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語録部二四

（59）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4）第103681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ISBN 7-5013-2602-9

書名　禪宗全書（全101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1230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年12月第1版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108
定價　18000圓

解題

編譯組

一、**大休珠禪師語錄**：十二卷。明・大休淨珠撰，廣熙等編錄。清順治十五（一六五八）年刊行。係即念淨現法嗣淨珠的語錄。集錄師住南華、白蓮、定隱、妙清、密印、天華等寺的上堂、晚參、示眾、法語、行實、頌古、佛事、雜著、百問、書問、普說、偈、讚等。

二、**林野奇禪師語錄**：八卷。明・林野通奇撰，行謐等編。清順治十五（一六五八）年跋刊。又稱「林野和尚語錄」。係密雲圓悟法嗣林野通奇的語錄。集錄師住通玄、東塔、棲真、景德等寺的語錄，以及示眾、開示、小參、晚參、普說、警策、誡勉、拈頌、行實、書問、入室勘辨、應答機緣、問答機緣、答問、詩偈、像贊、佛事。卷末附行狀、塔銘。

三、**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十二卷。明・覺浪道盛撰，大成、大奇等編。清順治十五（一六五八）年序刊。係晦臺元鏡法嗣覺浪道盛的語錄。又稱 覺浪禪師語錄 。集錄師住國歡、靈谷、天界等寺的上堂語，以及小參、晚參、示眾、普說、機緣、法語、頌古、偈、贊、佛事、雜著等。卷末附塔銘。

四、**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三十三卷，別錄一卷。明・覺浪道盛撰，大成、大峻、大壯、大浩等編。清康熙十九（一六八〇）年刊行。又稱 覺浪禪師全錄 。係道盛語錄的集大成本。收

錄師之上堂、小參、示衆、普說、法語、機緣、頌古、贊、佛事、偈、詩、論、記、說、書札、題跋、襍記等。卷末附雜錄〈杖門隨集〉。

五、天界覺浪盛禪師嘉禾語錄：一卷。明・覺浪道盛撰，大樞、大英編錄。係集錄道盛禪師住於浙江省嘉興縣時的上堂法語、小參、題句、序、偈、詩作等。

目次

貳、林野奇禪師語錄……九三

肆、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

原書目次

伍、天界覺浪盛禪師嘉禾語錄……八一一

大休珠禪師語錄

明・大休淨珠　撰
廣　熙　等編

曹溪大休珠禪師六會語錄總序

自達祖傳衣止于盧祖是有一花五葉之識曹溪爲禪門之大宗猶夫洙泗爲儒門之大宗也儒門以日月傳自十哲迄孟子藉有六經微言而諸儒輩出瞬蝕反深禪門以一燈傳自馬駄迄葦渡始稱西來直指而嗣法爭光長夜復旦洙泗澹泊收拾不住者翻藉曹溪以灌溉之金絲堂鼓鐘參閱無間者悉托大雄殿鐘鼓以導揚之自唐宋迄明如王右丞蘇玉局王文成一輩世出世間伶俐英傑漢子日在詩書禮樂場中而濡染曹溪一滴以佐汪洋作略者固指不勝屈突況乎前身後身前波後波改頭換面翻筋轉斗總不越無始劫來個中一副性命根罷者乎此儒佛圓通之解也五宗各別門庭究不越截斷衆流函

蓋乾坤兩種義趣能截斷者必能函蓋而自青原迄曹洞畢竟函蓋之義趣居多能函蓋者必能截斷而自南嶽迄臨濟畢竟截斷之義趣居多二宗所有觔立可久可大若潙仰雲門法眼三宗就流傳語句離郎叅觀究無越二宗義趣其宗一出南嶽二出青原名分實合有傳無絕也埽道人目擊雲門湛天童密兩大老標幟江南繩鞋拄杖往還相錯得法於湛者輒自密來得法於密者輒自湛來只就大休和尚淵源遡而上之爲象田卽念爲龍門石雨兩和上以洞上眞鋼刮人眼膜者謂於濟上淵源不水乳針芥于曹洞不可也獨怪比來截斷門庭一切消歸函蓋欲剖濟與洞不得何煩以濟侑洞此又洞濟圓通之解也埽道人滄桑後從南雍奉假還居東皋

與白蓮古刹咫尺時得偕休和尚落草盤桓嘗屬作妙濟定隱兩錄弁辭矣甲午秋應張總鎮雲臺之請飛錫曹溪南華道場爲余本師憨山肉祖中興之地余以步趨夙因瓣香托供棹送北闈外十餘里遇雨大汪而返自此法翰數臨萬里覿面方委筆曹溪全錄總序附藏流通于楞嚴般堂而寂音俄至踐諾未遑賴有嗣法堂頭某

公鳩工授梓于諸錄中約略存半始自越城天華而茗溪容印而大覺妙濟而檇李白蓮定隱而特首之以曹溪實終之以曹溪六會中橫說豎說熾然說無間說年來廣長舌已從一指頭徧覆三千大千世界矣到南華時安衆普說有云此道場六祖去後冷落千餘載憨山大師謝世又經三十餘秋法門衰相祖道荒涼山僧既入祖師門當行祖師事六祖憨師所立法則不可違犯所行規矩依而行之不可動着一絲毫許何故佛佛道仝豈有他哉又有設供獻六祖肉身拈香法語設供獻憨山大師肉身現在天峙崗法語又與埽道人手書有曹溪仗憨大師法則叢林尚井井有條大師自著年譜一到合山大衆如飢渴之得飲食望發板來永垂不朽云云因憶

憨山曹溪大衆苦請匡山大衆苦留時有徵六祖靈得托骨之語再度庾嶺時有到水窮山盡處梅花無數嶺頭香之句意終曹溪兆已早見一到即擇地營塔恰歲而示寂更歷二紀之久其間迎龕五乳歸龕曹溪數四反覆始得肉身出現媲美盧祖死生去來全得自主的的威音那畔所希有事今休和尚一入曹溪而緇白歸之如

市佛祖揚于中天五千衆集挈洞濟之綱
維碁月化成振宗敎之領袖更復預知時
至不昧先幾從曹溪與嗣法定隱鶴林茂
公書㖃㖃諄諄累一千四百餘言無非雙
樹垂足遺敎痛切話頭直云今生不能再
來不可說破令諸子動念又云九峰三徧
出定灌溪七步而亡有七日來有擲筆逝
有沐浴焚香陞座別衆上來尊宿恁麽自
在只緣四相皆空五縕不有二六時中不
落意思信口便道信步便行直來直去不
見有一絲毫許佛法世法云云只此一書
於末後一著何等徹底分明恰任二載年
未及艾疾非沉痾遽命造龕刻期集衆立
亡坐脫與祖師先後一揆曹溪耆宿始信
寶林堂上行解齊彰死生無礙者自盧祖
憨祖兩大師以迄休和尚而三也此真曹

溪一滴可爲洞濟圓通宗敎圓通佛祖圓
通儒釋圓通之明效大驗也因系以賛賛
曰靈山記莂萬古曹溪風幡大樹寶林菩
提掀翻溟渤踢倒須彌優鉢羅花虛空三
現先覺先知去來快便說法度人誕登彼
岸

順治戊戌嘉平月望國子司業前戊辰二
甲進士工部虞衡郎大理寺副憨祖親
侍弟子福徵檇李道一居士埽菴譚貞
默槃談謹譔



大休珠禪師語錄目錄

大休珠禪師語錄目錄終

大休珠禪師任曹溪南華禪寺語錄卷第一

侍者廣熙錄
瑞鹿法孫行信編次

順治甲午年六月初六日受總督兩廣大廳都督張國勛請任曹溪南華禪寺師於十月十五日進院當日總督兩廣部院大廳都督張國勛同鎮守南韶總府張瑋任進忠暨闔山勤舊請上堂師至法座前拈疏云三千里外消息在試問諸人會也麽不是張公誠三請吾人焉肯入山阿維那宣疏畢指法座云一不做二不休放出從前六不收任他十地三賢聖看我全提向上酬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恭惟北闕之至尊仰祝南山之萬壽洎滿朝文武闔國公卿伏願衛國衛民爵愈高而祿愈豐立綱立紀志愈堅而功愈固又拈香云耑爲現今請主都督葵軒張公及韶州道鎮府縣廳衙儒學諸位尊官并鄉紳孝廉文學遠近檀那本山耆宿惟冀生生植般若之靈根世世結菩提之種子又拈香云此一瓣香佛佛授受祖祖相傳端爲本寺開山六祖大師下傳曹洞正宗第三十四世象田即念現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僧問

寶林古刹六祖道場佛法重興請師酬唱師云千聖不傳進云今日蒙師親指示立地承當有幾人師云阿誰無分又僧問萬古乾坤一朝風月如何是南華新氣象師云一朝風月萬古乾坤進云恁麼則獨踞寰中權誘進看他天下幾知歸師云是甚麼人講恁麼話進云曹溪灘上水推磨也勝文殊向上機師云文章禮樂垂皇化劍戟干戈定太平僧禮拜師乃云襄本無意如谷傳聲有響卽應假名喚作第一義不過應彼來機原無拘繫旣無心於彼此豈有象於去來漸中來時未嘗來錦帆高掛絕安排會得其中端

的旨喫飯穿衣事事諧曹溪任定今已任始終一如無個事無中發用不尋常海納山容非容易四方八而一齊來就其爐鞴不見鍛煉得身形似鶴形念念錯鎔事事備驀豎拂子云現前諸仁者聽取末後句上首復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結制上堂拈香云這些子從來匝地普天今日拈來普天匝地爇向爐中供養象田卽念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乃云年年此日有此結只爲應個好時節拄杖靠壁冷光生竹篦底下黑漆漆擲拄杖云是甚麼聲高聲云不得動着（問答不錄）

佛成道日張鎮臺請上堂盡道釋迦今日成道我道釋迦今日全身落草秖個無位眞人踢着一跌便倒所以云道可道非常道十二時中休做造名可名非常名只貴一箭中紅心於中薦得端的旨喫飯穿衣本現成大休原不曰大休示現僧中爲知識鎮公本不曰荆翁亦爾應身在張宅一爲宗門主一爲儒門客車之輪鳥之翼扶持全憑一臂力靈山別後多年也冷地相逢不相識大衆還見靈山一會儼然麼良久云還委悉麼飯罷更節看山色滿目青松滿耳風下座

上堂曹溪從來無佛法只要諸人盡放下趙州昔日曾有語新到師僧且喫茶

上堂僧問清淨本然業從何來師展兩手云清淨本然業從何來乃云若恁麼問答直下會得不落意想清淨本然業從何來然而清淨俱不得善財彈指見彌勒下座

上堂南贍部州打雷北俱盧州下雨東勝神州栽苗西牛賀州長米山僧縱目一覷不出吾王國裡喝一喝下座

說戒上堂三次登壇四番羯磨正眼觀來一場懡羅

大衆登壇說戒也是好事爲甚麼又道是一場懡㦬
卓拄杖云自從舞徧三臺後拍拍原來總是歌
上堂諸佛不曾迷衆生無悟處衆生不曾悟諸佛無迷處山僧不曾說大衆無聽處大衆不曾聞山僧無說處若能透此數關古今日月古今星辰古今天地許汝善入衆藝三昧證四十二般若波羅蜜門其或未然不得動着一絲毫許何故蹔人歸大國方知貴水到瀟湘一樣淸下座
上堂僧問全機大用請和尚道一句將來師云不打老頭皮乃云曹溪不打老頭皮佛法何曾有欠虧是耶非耶三十棒個中那許着思惟卓拄杖下座
元旦上堂拈香罷乃云百年三萬六千日惟有今朝最吉祥
皇恩佛德眞難報每每年初三上香七尺烏藤無枝葉耀古騰今體放光秖恐諸人猶未會老大頻頻爲舉揚大衆山僧舉揚去也卓拄杖一下
上堂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落二了也要會第一義麼向父母未生前會取山僧未陞座前會取大衆未雲集時會取若還不會憤丈夫志抑巳而叅叅到極則處見天不是天地不是地山

不是山水不是水向這裡翻轉身來見天依舊是天地依舊是地山水依舊是山水正是依然不改舊時人原是舊時行履處大衆且道差別在於何所良久云佛祖未生空劫外敎我如何說向人僧問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和尚陞座如何師云你這一問也是多的進云恁麼則四海英靈受煆煉五湖衲子盡鉗鎚師云闍黎亦不在外進云垂絲釣盡千江月出海金鱗得自由師云三十棒進云輕輕提足龍門過惹得天花動地來師便打僧禮拜師卓拄杖下座
解制上堂西堂心白禮拜起師豎拂云是甚麼堂云擁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師云早知子如此春梅折一枝堂云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定太平師云試行一令看堂云劈開華嶽連天秀塞斷黃河水逆流師云任你就有翻雲手總在山僧掌握中堂云惟憑一滴曹溪水散作皇都內苑春師擲拂云與子一枝梅堂云不是狂兒多氣度秖因曾踏上頭關師云珍重遂付衣卷乃云垂手江頭數十秋不見金鱗吞釣鈎法戰場中能得勝拄地撐天出一頭東西南北從君去曹溪山中跡莫留騰身一擲千峰外葉落歸根始是秋舉圖書云大衆若向這裡道得一句今日

與西堂同付與無語師云印空印泥印水下座
幻寄師設齋請上堂事理須知不外佛法豈可容情讓他英傑漢子一脚踏倒便行師召衆云且道向那裡去了揮拂子云從來東土無消息此去西天十萬程復舉僧問古德如何是本來空德云業障僧云如何是業障德云本來空大衆與麽會去如來禪祖師禪一串穿却其或未然聽取一頌要知業障本來空語默言談露此宗龍歸大海滔天浪虎出山前一陣風遂下座
佛誕南韶兵巡道周鎮守韶郡總府張韶州郡丞梅韶州別駕周南韶道大廳謝總府守備鄭請上堂師陞座拈香云恭惟釋迦文佛捨金輪之寶位子夜踰城脫珍御之龍衣青山斷髮又拈香云端爲
當今皇帝聖壽萬安欽願干戈寢息八表安康更冀滿朝文武及道鎮府廳諸位尊官生生游戲法海共作善友提携世世廣作津梁佛法付囑有在歛衣就座云指天指地口唠叨識得曹君罵老曹杓柄落在兒孫手未免惡水驀頭澆大衆還委悉麽拈拄杖云雲門大師來也卓一卓云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上堂舉芭蕉因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一不得

問二不得休僧云學人不會師曰第三度來與汝相見師頌曰一不問二不休法身不在嘴尖頭若然三度來相見走殺溈山水牯牛
佛誕上堂今朝正是四月八處處叢林洗悉達惟有曹溪則不然從始至終無一法若謂說法度衆生淨眼無端着砂撒丈夫志氣本天然是則名爲摩訶薩喝一喝下座
端午上堂張聖翁問折蒲爲劍如何斬魔殺鬼師云
祖乃云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毒蝎盡消除大抵侯門深似海不勞枋上釘桃符喝一喝下座
祖涅槃日上堂今朝正是八月三祖師示滅師尊顏來時無口去無舌前三三與後三三下座
結制上堂南華結制別無他格外風規略露些今日山僧來下鈎離鈎一句辨龍蛇英靈不食鈎頭餌脫體相逢見作家還有是般人麽良久揮拂云眞言無意眞正無偏眞悟不立眞道不玄放曠無有來去縱橫不見其然只恁麽去猶涉廉纖不恁麽去掘地覓天畢竟如何大衆曹溪法道疎來久貴得其人接我肩下座（問答不錄）
解制上堂百日期場今日解試問諸人悟未曾塡滿

塞壑無人會那事從來一坦平一坦平則且置如何是那事良久云墻角老梅生白玉溪頭嫩柳長黃金
師到栴檀林衆弟子請上堂色心不二彼我無差迦葉微笑世尊拈花一似人前賣俏一似勾賊破家不若濤中居士各各守定生涯佛意祖意看破時中一一放下且道放下後如何秉心不負靈山囑堪作人天大丈夫下座
晚叅監院問如何是本來意師云本來無意進云揚眉瞬目竪拂敲牀即且置請問和尚畢竟本來意在甚麼處師云即此揚眉瞬目處分明一着報君知張

居士問菱角尖尖尖似錐意旨如何師云風吹柳絮毛毬走士云畢竟是甚麼意師云雨打梨花蛺蝶飛
士禮拜云乞和尚分明指示師云此係圓覺經中所說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明明兩手分付了也妙喜恐人不會便頌云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將經安在上頌安在下看也得將頌安在上經安在下看也得但不得意想卜度恁麼會去便會去擬議思量無了時

晚叅師云我有一句子要與諸人說破恐汝開眼後罵我若不與汝說恐汝暗地裡疑我也罷看汝等俱是英俊上士特達高賢不若爲汝說破良久云將謂我瞞你
示衆前日昨日都說了何勞更用再躊躕學道只要心地空叅禪秖貴偷心死憤憤然而用力叅甕裡何曾走却鱉會不會趙州東壁掛葫蘆金剛腦後三觔鐵喝一喝
示衆雲生嶺畔風生雨雨後晴明一色天但得時中忘去就開言句句占機先

示衆師以拄杖擊香卓云太煞不近人情動着胡打亂打未曾讀得古書不解之乎者也是以直不藏曲智者如聾如啞卓拄杖云哪於此若也薦得何勞東扯西扯擲拄杖下座
除夕示衆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煖入醾酥諸人打個回光看此事從來若個無叅禪人豫先若不打徹臘月三十日到來眼光落地時如螃蟹落湯悔之晚矣看來當勇猛自警舊歲已過新歲又來大衆切莫唐喪光陰虛消信施異日閻羅老子盤算飯錢莫謂曹溪老漢不道豈不見只因差一念現出萬般形

師到南京普慧寺衆請說法師云大辯不若訥大巧不若拙大智不如愚大音不如默世間人不肯退步者只管倚能向前壞了許多事辯士舌壞文人筆壞一切人善世事者俱被世事壞若肯退步看但將能會者一齊放下如初生孩子相似自然以混沌之氣撓廻天地之間原天地未分先有此理可見此理包乎天地若未會此理時中以智眼察之久久自會去珍重

示禪人從上諸祖並無參話頭發疑情之說因今人偷心不死業習深重故方便將個話頭令人晝參夜參正要人人淘汰偷心業習耳但依此究到水窮山盡處銀山鐵壁時正與麼時過去事已過去了未來不必預思量現在心亦無所住只虛虛然隨緣過日久久定有輕安分

參禪人心不恒或有一期而休者有半途而廢者或有住小院受徒衆而擔閣一生者皆是宿無靈骨於般若緣淺耳若能信力堅持深造大道管保出世無疑

邇來禪者愈廣禪病愈多宗鏡詳之矣更有今時禪病略為說破或我慢自高而下視人者或心識紛飛學打口頭三昧無刻停息者或心術不端立身不正而學聖道者或空腹高心希望付授圖張虛名者禪病固多不克枚舉冀乎智者知非即捨他日共支祖道豈可量哉

禪士家道不可不悟既悟捨悟名眞悟福不可不脩如不脩名眞脩悟不能捨爭奈猶存聖跡脩不能無必定心著馳求須是目前無鬧黎此間無老僧始得

南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說了也且道他說個甚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說了也作麼生會參

象田先師云天大事放下便了絲毫念繫之無窮誠哉是言也時當末法人心澆漓不遵古式纔得一知半解便肆口狂談非但不存厚道亦且長養全無秖恐臨行有失請看古人一生領衆有沐浴焚香別衆而逝者有擲筆而逝者有一喝而逝者有談笑而逝者有坐立而逝者試問諸兄能若是乎不然正所謂休頁方子人皆有秖恐臨時不丈夫

示渠演監院

達磨西來直指單傳不立文字何等乾淨今不稽古

以文字障正理用道理塞天機悞人平生豈不見少林面壁二祖安心五祖栽松六祖舂碓這一起老漢眞千古規模不似如今之人苟圖虛名東也亂統西也亂做小知小見蝸角之名不惟無益於人智者傍觀可發一笑上座是老誠人但行老誠事切莫混此惡套中至囑

示映輝知客

達磨觀東震旦人得道者如蔴似粟想子亦不在一粟之外萬望不可自棄子一發明自了而了人師恩親恩盡報也妙哉妙哉子一迷非不能度人亦且自

墮苦哉苦哉

示皎環上座

人人本有一段光明一被物蔽則不現前也子能事理俱遣人法雙忘自然如日月當空無所不燭也

示以慈長老

佛法如大海公須具傾湫倒嶽之量而入法海洶鎔若以缸鉢之罷取去不見其淺添來不見其盈不惟不見邊表亦且徒其疲勞耳

槩木椎師云百丈淸規埋沒久矣本皆木作法訛將磬作椎乃鑿椎云第一義一椎粉碎從他作者也愁

眉

掛鐘板師云旣行曹溪道當扇曹洞風板宜三擊板鐘宜三擊鐘普願大衆齊出手不妨從此入圓通遂鳴

卷第一

曹溪大休珠禪師住嘉興白蓮寺語錄卷第二

侍者德常錄

住持嗣法德一編次

入院上堂宣疏拈香祝聖罷乃就座維那白椎〻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竪拂云是一是二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但自懷中解垢衣誰勞向外誇精進眞覺大師好與一頓不合作賊人心虛今朝法筵初啓四衆雲臻倘有騎賊馬趁賊的出來對跳看僧問如何是白蓮境師云門前雙井口朝天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山僧今日多饒舌僧禮拜

又僧出師問云你向未開口已前道將一句來僧擬議師振威便喝居士問我爲法王卽不問於法自在事如何師拈棒士便出師云恁麼則不自在也乃云有問有答落七落八無問無答守山鬼窟休問答莫守窟淨梵王宮生悉達吐水九龍天外來捧足七華從地發指天指地獨稱尊一棒當頭要打殺白蓮仔細簡點來動着些〻正眼瞎大衆動着卽正眼瞎作麼生是不瞎的正眼良久合掌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維那再白椎〻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乳源上座請上堂師纔入法堂顧視左右〻云大衆有甚麼事麼衆無語遂陞座〻云法門寥落祖道垂秋若要扶起全賴大休休則不無作麼生說個扶的道理作抖身勢〻云抖擻多年穿破衲襤毿幾片逐雲飛復擧南泉云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如今不免隨分納些〻總不見得師〻云山僧亦有一頭水牯牛也不向溪東牧也不向溪西牧也不隨分納些〻不使奔逸不縱驕奢得放下且放下是甚曲調歸堂喫茶下座

上堂一不是二也非守眞志滿逐物意移擲拂子下座僧出衆〻云大衆證明師〻云證明個甚麼僧便喝師便打

結制本寺衆勸舊請上堂封起拄杖頭結却衲僧口大家團圞頭畢竟有來由大衆有甚麼來繇擊卓拄杖〻云不是冤家不聚頭又卓一卓〻云不妨頭上又安頭下座 問答不錄

虞居士誕日請上堂白椎竟僧出禮拜起擬問師〻云維那說底甚麼僧無語師便打乃〻云居士今年五十九甲乙丙丁庚戊丑屈指從頭數得來數目總在山

僧手其中一個好因緣自古春秋俱不有因齋慶讃示諸人只要人人獅子吼僧問如何是寒灰枯木去師云荷蓋巳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進云恁麽說則易轉身似覺難師云不啣嚼漢僧禮拜師下座

檀越汪振華封翁同李聖徵姚子謙二居士請上堂師云今日是本山護法汪居士同李居士姚居士設供請山僧陞於此座爲大衆說些佛法若論佛法教山僧無下口處若說佛則汝等諸人各各脚跟下放光動地是個甚麽若說祖則白蓮恢張法席廣聚人天鉗錘衲子又是個甚麽若說禪則終日拈的示的露的又是個甚麽若說道則心裡悟的口裡說的耳裹聽的又是個甚麽與麽說話猶是隨緣赴感應彼來機若論佛法向上一毫也用不着何故聱說佛佛之一字吾不喜聞說祖祖師與來洗脚若說禪道禪道不在口頭恁麽則說佛亦不得說祖亦不得說禪說道纔不得只此不得亦不可得既不可得秖如今日護法設齋命陞此座又且如何舉揚卓拄杖云流布葛藤無用處不如收捲過殘冬下座

姚敬田居士誕日請上堂姚老今冬六十四問着生年不知數自謙老拙百無能我道其人有大智西天

達磨不會禪東魯仲尼不識字山僧倒讀番本書却把張三喚李四大衆爲甚麽却把張三喚李四喝一喝云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元旦上堂一年三百六十日今朝又是從頭起拈香祝

聖賀新年試問諸人委不委又拈香云更有一炷重拈出供養象田和尚爲甚麽不熏他鼻孔聱擊拂子云鼻孔在我手裡下座

師誕日本寺衆勸舊請上堂師拈拄杖云拄杖子今年又添一歲了也且道拄杖子年多少與山僧齊年且道山僧年多少與拄杖子齊年擲下拄杖云拄杖子與山僧縛作一團抛向諸人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下座

上堂出鄉半月餘眼睛對鼻孔囊中無一物拾得個骨董送入常住中庫司供大衆莫作佛法商量休作世諦儱侗召衆云既不許作佛法商量又不作世諦儱侗畢竟如何理會聱卓拄杖云步行踏斷流水聲大地山河掌握中復舉高峰云盡十方世界是個鉢盂汝等諸人喫粥喫飯也在裡許屙屎放尿也在裡許行住坐臥乃至一動一靜總在裡許若也識得這

磨大師只與你做得個洗脚奴子若也不識二時粥飯將甚麼喫叅師云白蓮則不然盡十方世界雖是個鉢盂喫粥喫飯也不在裡許屙屎放尿也不在裡許行住坐臥乃至一動一靜俱不在裡許若人識得達磨大師與汝做個同叅若也不識燒茶用水炊飯用米喫得屙得福不思議僧問爲尋知巳郎不問格外玄提事若何師云三塔灣七曲八曲進云恁麼則全機獨露超調御意外明宗信不通師云四依亭橫行竪行進云白蓮堂上獅子吼鳳凰州內浪滔天師云不勞讚嘆下座

結制本寺衆勤舊同崑石王居士請上堂一年一度解一年一度結不是白蓮新規乃是諸方舊轍禪客相逢沒故新須信其中滋味別寒山騎虎入松林倒拈茗蒂是拾得普化四方八面來臨濟堂前罵老賊二祖斷臂乞安心及至安心不可得大衆山僧從不解欺人所以一一爲拈出擲拂子下座

護法李斗如俞少泉同衆居士請上堂西堂問前百丈不落因果爲甚麼墮却野狐身師竪拂云不離這個進云後百丈不昧因果爲甚麼脫却野狐身師竪拂云亦不離這個進云不落不昧畢竟喚作甚麼師復竪拂云亦不離這個西堂云若無風攪雪怎顯凍梅香師云你只好做西堂侍者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爲甚麼亦如喪考妣師云果是銅頭鐵額漢銀山鐵壁必須鑽者云如何是大事師云掃地去者禮拜起云恁麼則飢來喫飯睏來眠也無佛法也無禪師云纔沾滴水便解興波乃云前百丈不落因果墮野狐身竪拂云不離這個後百丈不昧因果脫野狐身竪拂云也不離這個不落不昧畢竟喚作甚麼復竪拂云總不離這個這個那個一齊按過要行便行要坐便坐擬議尋思成話墮放下拂子云阿

呵呵還會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兮是非多

侍溪馮居士請上堂僧問鐘鼓已鳴識得了也正恁麼時請師答話師云但看未鳴前進云龍生金鳳子撞破碧琉璃白蓮相肯也無師云但識琴中趣何勞絃外聲進云覿面若無宗正眼焉知全露法王機師云三十棒乃云一路來一路去業識茫忙無本據如刀割水風吹光個裏孰分麤與細喝一喝下座

護法同香客請上堂叅也叅到無叅處說也說到無說時叅到無叅處正好叅說到無說時正好說假饒叅說一齊撥孟八郎漢如何止遏所以道逢強卽弱

選菜郎副厨房施主設齋香衆聞鼓響俱進齋堂莫管東來西來飽食饅頭粉湯或問其中旨婆舌爲宣揚果珍李柰菜重芥薑若還不會再扣方丈下座

上堂不談佛法不談禪暮雨連連朔月天會得其中端的旨大家喫飯了瞌眠忽有人來索飯錢作麼生支遣不見維那道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你還是龍象衆麼若是龍象衆第一義作麼生觀若謂維那白椎處是第一義侍者送拂子來是第一義擊鼓撞鐘是第一義燭臺香爐是第一義佛殿三門是第一義說者聽者是第一義若與麼會秖成個逐色隨聲漢子於第一義中總沒交涉汝若要於此事相應當內不存知外不立見世法佛法一攝撒翻但飢來喫飯寒來着衣無絲毫繫念在心自然開口道着動步踏着且道踏着個甚麼今朝不覺連綿雨明日天晴再主張下座

元旦淨圓勤舊請上堂拈香祝
聖畢乃云年新月新日新人人慶賀新春個個東拜西拜撞着無位真人新舊當家齊着力大家扶起破砂盆山僧亦不中途倦拄杖竭力把門撐卓一卓下座

佛日師翁三周忌日上堂僧問昔日巴陵爲雲門大師設忌有三轉語高峰爲雪巖和尚設忌單單只有一句今日和尚爲先老人設忌又且如何師云我這裡一句也無進云昔年今日先老人向甚麼處去也師云即今抖的進云即今又是個甚麼師豎拂云會麼進云雖然面目儼然在一番提起一番新便禮拜師乃云盡道師翁今日死某道師翁今日生生死去來尋常事爲甚諸人特地驚若能言外知歸去撥着須教解翻身於中弗能親薦取十字街頭等個人卓拄杖下座

解制上堂師云結制時東來西來解制時南去北去雖曰結拂子未嘗結何必東來西來雖曰解拂子未嘗解何必南去北去山僧老實爲大衆說個事中間不在東西南北有飯喫飯有粥喫粥一日三餐千足萬足僧問九旬禁足大似畫地爲牢忽有羅籠不住呼喚不回且道此人還在解結內麼師云風吹不響鈴兒草雨打無聲鼓子花進云獅子吼處乾坤裂毘盧頂上任縱橫遂以坐具頂頭而出師云可憐出盡家中醜致使傍觀笑破唇下座

結制上堂百日期場今日始個事諸人自擦磨牙關

咬定疑生死面皮翻轉疑團破疑團破銀山鐵壁都推倒得失存亡俱按過衆中還有是般人麽如無山僧下座往街收供擔頭上爲諸人說破堂王問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未嘗說着一字和尚今日高登寶座闡揚大法未審說個甚麽師云汝見我說個甚麽堂云正令已行全體露那分南北與東西師云但得時中不瞌睡碧空原是舊蒼天堂云各家門首無爲鏡炤破虛空舊面皮師云爭奈門對千竿竹猶有屋後萬株松堂云男兒不具超方眼焉識吾師顯大機便禮拜師下座

師誕日衆職事請上堂山僧今年三十七辰巳午未申酉戌乙卯年己卯月丙午時辰丁酉日若將這些作生辰猶是眼中重添楔復召衆云既不將這些作生辰且道將甚麽作生辰良久云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堂王問開口只說無生話如何是和尚生辰師云生也堂云恁麽則金風搖動澄潭月嶺外梅花徹體香師云但得無心並無事何勞南北與東西堂云洞上一宗開正眼分明全露法王機師云痛上加鞭策辭中更看詩下座

解制晩參師垂語云日遵不住資聖不居衲僧家向甚處安身好（時江南資聖寺請師）維那云擺手出長安師云新維那說舊話一僧作咳嗽聲師云作麽僧云某甲傷風師云子是眞病乃云諸兄弟東去西去那事中間須仔細三條椽下好安身七尺單前非容易福薄身輕心不安途中切莫生他計逢溪先把杖頭探脚底恒將草鞋繫何故聾石頭路滑

無瑕庵主請晩參師云久不到家鄕相逢語話長途中多風雨搭船坐中倉及至歸家已拄杖左右壁長不是短圓不是方若能不在方圓上踢倒門前枯樹椿

除夕晩參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云晉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云任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今晩三十夜初一早商量乃云一年一年又一年一月一月又一月光陰易過人易老忙忙日月相催逼未透前三與後三脚跟底事黑漆漆朝參暮究不相似只爲馳求不肯歇但把奔邀盡抛離此是山僧眞秘訣秘訣不假於心思那許其中着言說龍樹昔年誹大乘自悔持刀把舌割諸大德參禪學道不爲別事只要臘月三十日眼光落地時這一片田地四至界分着實分明今正其時還有着實分明底人麽良久云莫

把是非來辨我平生穿鑿不相關
晩叅言前薦得猶成滯句後承當早已遲爲恐諸人未勦絶吾今暫說不如斯擲拂子云吐膽傾肝俱說了不是飽叅人不知

結制示衆師云結制不覺經一七個事諸人畢未畢如未畢山僧爲汝重剖析大衆但不得動着動着則頭破腦裂僧纔出師便打云動了也

示衆有收有放鞭繩在手能殺能活鮮血淋漓是者等人方能喫佛飯穿佛衣受佛戒罵佛非不脩福不造罪隻手提起利剛錐佛也錐祖也錐何故斵艮久云者裡無處着落莫怪山僧用鉗鎚

示衆卓拄杖云如是見如是知如是解不生法相拈拄杖云法相生也是凡是聖擲下拄杖云今夏常任淡薄一日二飡冷飯大衆喫得肚脹行任坐臥如然好個叅禪榜樣

示衆僧問入理深談即不問七縱八橫事如何師云非公境界僧無語師云果然乃云入理深談朝三暮四出長安道七縱八橫具如是作略方堪荷擔吾宗復顧視左右云還有克家種草麽如無山僧爲爾道破卓拄杖云者裡親薦取獨步任西東

示衆僧纔出師便打又僧出師云三十棒倘無語師云蒼天蒼天乃云拄杖子橫打竪打不曾打着一個還有向未拈棒前撩起便行底麽

因侍者有省示衆師云禪不屬叅道不屬悟佛亦不成衆生不做向這裡摸着鼻孔一任隨緣放曠任性逍遥拗折拄杖放下腰包其或未然一狐疑了一狐疑江北江南問王老

示衆師云寸絲不掛自然赤條條粒米不嚼各各飽齁齁即今身上穿底日裡喫底又明甚麽邊事還有撥轉此關者麽

示衆師云三祇煉性脫落只在暫時八定四禪取證不離當處還有不假脩證者麽

示霞山道者
四生六道盡爲此○不明故有輪迴之相汝幸生富貴之家無衣食之逼正好趁色力康健時叅究此道但看未生董宅之時這能語能言一點靈明在甚麽處安身既生之後能語能言復是何物者裡看得破念佛是誰不須問人矣
叅究用工之法不得放緩緩則被散亂妄想混擾難得成片名爲問斷古云學道如鑽火逢烟切莫休直

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思之
人身難得佛法難聞世人匆匆混過一生向此門中問道有幾幸汝夙植善根得遇善知識發心叅禪求出世因實難得耳但要信得及久久不退定有相應分也至囑
掛鐘板師擊板一下云打破趙州關又擊一下云擊碎雲門普雪峰三輥毬禾山四打鼓普化掣風顛面壁是晷祖白蓮爐鞲新開大者歡欣小者舞休歡舞復擊一擊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

卷第二

曹溪大休珠禪師住定隱寺語錄卷第三

侍者德聞錄
住持嗣法德茂編次

結制上堂定隱今冬結制要且不比往年多處宜減少處宜添或問添減何意向道千聖不然山僧直心直行從來不敢欺瞞不是德山托鉢亦非婆子燒庵諸禪衆爾既一總不會切須擦褲磨肩咬緊一具牙齒捏定兩個粗拳莫管眞如妄想將伊攪作一團上來一一都拈却一處安兮處處安下座

師誕日衆請上堂昨日觀音良誕今朝休老生辰古

今從無二致何勞棄舊迎新大衆既無二致且道如何是一致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是瞿曇之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是老聃之一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仲尼之一作麽生是衲僧之一窑契出師問云如何是一窑云拄杖子撐天拄地師云拈却拄杖又如何窑轉身一喝師拈拂云識得一萬事畢我今付子龜毛拂長養十載後抽枝莫似諸方成很籍付拂下座

裕之西堂謝法請上堂佛佛授受祖祖相傳不過爲寄信人七佛已後傳我釋迦文佛釋迦以祖位傳摩

訶迦葉迦葉傳至達磨達磨爲東土初祖初祖傳至六祖六祖傳靑原靑原傳至洞山价价傳至雲門澄師祖爲三十二世祖傳寶壽方師翁翁傳象田現先師先師之道傳於山僧山僧傳付裕之滁公亦是寄信人耳大衆且道要他寄個甚麽信聻良久二云問取裕之西堂拂拂子下座

德慧道人六旬請上堂靈利衲僧不消一言良驥追風不加一鞭若還擬議思量向道且待驢年不擬議思量又且如何聻人天交接兩得相見所以道仁於慈合釋於儒合明於暗合悟於迷合智於愚合唯有拄杖子不屬諸數既不在數內且道要他何用拈拄杖云閒來携去聽瀑布夜深拋向　峰西卓一卓下座

上堂擧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雲門二云佛亦是塵師頌曰撥塵見佛時如何那事還曾撥得麽佛亦是塵塵亦佛木人撫掌笑呵呵下座

任公載居士四旬并祈嗣請上堂一有事二有理事理相融可知禮也拈拄杖卓一卓二云惟這裡不屬事不屬理撥轉關頭可知禮也然後可以垂手三界之中任你求壽命得壽命求智慧得智慧求男女得男女求官位得官位遂拈拄杖劃一劃二云若不劃斷葛藤幾乎流布都監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得個甚麽師二云各各眉毛眼上橫曳杖便下座

師誕日湑中弟子就栴檀林請上堂僧問世尊初生卽不問吾師壽量事如何師二云今年四十進二云恁麽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師打二云也少這一棒不得僧禮拜二云謝師之恩師二云面赤不如語直乃二云山僧今年方四十本命元辰記不得六十甲子數將來未出母胎度人畢師召衆二云大衆還會麽若也會得佛殿咬任山門脊若也不會山門咬任佛殿脊會與不會卽且置秖如者僧問山僧壽量山僧答伊今年四十謂復是佛法聻謂復是世法卓拄杖云還委悉麽揭諦揭諦僧揭諦摩訶般若波羅蜜下座

師誕日湑中必成無瑕上生定水菴主請上堂僧問法身不墮諸數幻身豈能長久法身向上事乞師指示師二云脫下破襤衫不着淸淨襖乃二云脫下破襤衫不着淸淨襖法身不墮諸數幻身豈能長久向上向下一齊拈到處逢人誇好手南北東西任意遊牯牛食盡溪頭草喝一喝必成問自古至今原不二不生

不滅事如何師云領取話頭成便禮拜云法王座上
獅子吼點破娘生鐵面皮師下座
巨木知藏爲師慶誕請上堂僧問個中事不涉春秋
今世門登免法臘請師指出無量壽師云天之高地
之厚僧禮拜云謝和尚答話師云口是禍門乃云天
之高地之厚便是當人無量壽任他地裂與山崩更
於何處添休咎個中事不涉春秋今世門未免法臘
不惟山僧獨如然歷代祖師亦如法源禪人休兆搭
我今指你安身法但得身心總不依於此百中而百
發喝一喝復舉韓文公訪大顚問曰和尚春秋多少

顚提起數珠云會麽公曰不會大顚云晝夜一百八
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
旨如何首座扣齒三下及見大顚復理前問大顚亦
扣齒三下公曰原來佛法無兩般大顚云是何道理
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大顚遂召首座是汝如此
對否座曰是大顚便打趂出院師以拂子拂一拂云
若向這裡會得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將大顚首座鼻
孔一串穿却試問諸人還簡點得出麽若簡點不出
聽取山僧一頌三三兩兩絕商量個事從來不覆藏
擬問其中何意旨車行陸路水行航下座

付階一禪人上堂一處眞處處眞頭頭盡是本來人
眞實顯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沒却身遂顧視左右云
作麽生是堂堂正體向這裡道得一句與汝一柄拂
子去爲人階一出師云那裡是堂堂正體階云頂天
立地師云未是更道階云那個男兒不丈夫師云爲
甚麽要從這裡去階云怎怪得某甲師云珍重遂付
衣拂下座
都監領西塘衆居士請上堂昨日一場佛事今朝揭
過一班以如意擊香几云文殊堂裡萬菩薩夜來盡
向此中叅下座

師誕日解制衆鄉紳爲師祝壽請上堂僧問中人以
上不可以語下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秖如上下人
一齊來和尚如何接待師云山僧任持事繁乃云昨
夜偶爾燈花爆知有文星入寺來門前波浪如雲聚
始信潮音迅似雷手携仲尼日月腰懸佛祖靈符毘
盧頂上大方獨步到這裡說甚麽中人以上不可以
語下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更有甚麽生可慶更有
甚麽制可解說生說滅說解說結總是眼中着楔殊
不知衲僧胸量寬如海窄相肚裡好撐船拈拄杖卓
一卓喝一喝下座

上堂若論法身向上事有口道不得諸人睡着時若薦得略較些子忽然翻身推下枕頭略較些子縱目觀來眼前無物略較些子信口道來胸中無義略較些子信手拈來不見一法略較些子信步行去不意高下略較些子驀拈拄杖云拄杖子聞山僧與麼道傍不肯卓一卓云略較些子大衆若到諸方莫道山僧與諸子說老婆禪復卓拄杖下座

晚叅師云結制已來經二七那事全然没巴鼻擬欲將心待悟時敢保老兄猶未徹更有一個好良方但把追求一齊歇行住坐臥總如然撞見銀山并鐵壁

朝鐵壁暮鐵壁十二時中俱鐵壁人人没奈鐵壁何我道鐵壁好消息大衆且道是甚麼消息以竹篦擊案云百雜碎

解制晚叅師拈如意云正月二十這公案四月初一方剿絕即今這裡許多人人人有口難分雪不使意馬亂奔馳其中有個真消息且道是甚消息以如意打○云急急如令勅

結制慈風大德請示衆看看不覺十月一農家收割將已畢衲僧急透那重關撥着從教腦門裂直須一箭透巷天十八諸天也驚喫炷香禮拜白方丈拈棒劈頭便打出屈屈屈

護法振華汪居士同聖徵李居士彰甫徐居士并兩序職事請說行脚

師云醜態多年不敢輕布逼不由人今朝始露山僧生於楊州府泰州華家莊家遭回祿移居柯家堡父周公南津早喪母紀氏寡居三十餘年因家務牽纏不習儒業十三歲月素十五歲畢婚雖娶而律身童真從無慾念共房七載故不生養每見破衲僧喜甚追隨不捨凡見人死心甚驚怖自謂形骸尚在說話的到那裏去了忖想如癡欲訪明師出家母親不許

耽遲到二十二歲因不事家務不喜室人室人是年自縊雖家貧罄盡心中甚喜又少一種纏縛也一夜自坐房內將剪刀剪去頭髮一半并寫遺書表散田園什物因兄不孝將母親拜托二姊明晨早起假稱討債逃至河埜揚西方菴德心老師處欲求剃度母親得遺書痛哭自尋到西方菴逼回家山僧苦求云老母若肯放子出家近所還可相見若決不肯逃上天童恐今生不能會面也老母見苦留不住只得許可山僧是日設茶胡䟫姊丈趙楚雲前告曰老母終身全仗老兄老母哭倒於地時丙子冬臘月八日也

母送至安豐塲淸淨菴越門和尚披剃蕭民台爲我
設齋師命厨房燒火三月師一日見山僧手指碎裂
復命方丈充侍者吾師待人尊嚴日不許蹔刻坐夜
不許伸足臥目不許邪視咳不許大聲夜則以繩縛
足而睡日則拱立端莊如是一年不幸我師長往臨
終囑本源兄曰此子儘可彫琢子善提携勿使狂往
丁丑同本兄往天童受具叅密雲老和尚一見胡跪
問曰弟子千里而來特爲決擇生死請師一決童打
云小小年紀有甚麼生死出方丈後憤憤然行住坐
臥只憤憤然在厨房菜鍋上燒火兩月忽患手瘡一

病幾死半月少瘥有同單中和老師云汝是初出家
此是聖人道塲汝夙有愆尤故多魔障乃護法神不
許汝登三寶地當精誠懺悔山僧依教三年衣不解
帶脇不至蓆但五更初拜大悲觀世音香一炷然臂
香三炷以懺往昔寃愆是冬結制藏堂進堂後行不
知行坐不知坐普椰雖隨衆如有氣死人相似一日
立在方丈外聞有人言無心方合道卽身心廓落一
輕得個入處便進方丈問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
土某卽今覔心了不可得又識個甚麼心童云你卽
今在甚處逐頓足云在者裡童云你且去明日來郍

時山僧便會得個擘拳竪指道理時朝宗和尚爲西
堂一日山僧纔跨入門堂拈棒便打山僧奪住棒云
剩貨多年不勞賣弄堂奪杖云偏要賣把你山僧推
西堂一推云切莫塗汙人好便行西堂趕出云今冬
五百衆中剛得半個聖人一日又進方丈問曰不涉
凡情不作聖解便恁麼去時如何童纔拈棒山僧把
住云到這裏總用不着戊寅年往紹興府顯聖寺叅
爾密和尚正值講華嚴合論一見就跪問云尋行數
墨猶涉廉纖作麼生是了生脫死一句密云一覽大
藏証無爲山僧纔擬開口密大笑推出山僧復疑又

叅三年己卯年往五雲門六如和尚處過夏是冬起
單往廣孝寺叅具德和尚命燒火一期一日具師問
曰趙州道無你作麼生會山僧便喝具曰不是你何
不問我山僧問曰趙州道無意作麼生具云嗥嗥嗥
山僧於此決疑其冬具師鉗錘妙密脫卸許多礙膺
庚辰春復上顯聖聽爾密和尚思益梵天經一期期
畢往紹興府昌安門外硃砂菴聽慧融法師法華經
一期期畢復進雲門尋本源兄大病一塲病中作王
不得那時慚惶容身無地又上顯聖親近爾密和尚
時病未全愈十月結制假乎進堂不得預夜然香禱

告龍天十方諸佛願加被我願此期內徹法源底報
佛深恩進堂後胸中逼逼塞塞雖不參話頭只是萬
緣放下着力逼撥去逼到半期一日浴堂洗浴只是
迥迥然凝定正穿衣時似乎乾坤翻轉四大分散隨
頌凴率三問 一 即今性在甚麼處舉止何時不露布
會得綱目是菩提達者同遊涅槃路 二 眼光落地作
麼脫逼身是口難分雪也要當人獨自知不知却問
天邊月 三 四大分張甚處去撩起便行無拘繫脫下
草鞋赤脚行無住處時無住處辛巳年往上蔣甘露
菴又聽慧融法師楞嚴經一期期畢同本源兄往東

山再覲爾容和尚是冬鋪堂行苦行求福見首座小
參不濟自打點爲人期畢參象田先師正値平地先
師問曰趙州道無又道有汝試道看山僧云師手中
是把木扒某手內是把鐵搭隨頌曰趙州狗子佛性
無眼上眉毛會也麼刹竿頭上挑日月木人撫掌笑
呵呵先師云有聻又頌曰有無佛性趙州狗七七依
然四十九可笑當年老趙州好路不行草裏走先師
大喜親近一載毎室中盤桓深相契合便欲分付山
僧不意欲速又往天華聽法華經經畢聞先師示寂
慟哭流涕者幾幾法華期畢竟往天台護國寺參嘯

雲和尚一見嘯問曰那裏來曰象田來嘯曰到這裏
做甚麼山僧曰到則親到做則不做甚麼嘯曰要做
洞上兒孫須會吾家宗旨且問如何是正中偏答曰
和尚問學人曰如何是偏中正答曰學人答和尚曰
如何是正中來答曰某甲昨日到天台曰如何是兼
中至答曰濫泥之中防毒刺曰如何是兼中到答曰
泥牛踏破潭底月嘯大喜壬午春參石奇和尚於靈
鷲寺正値上堂山僧出問曰某向江南走一回不曾
看見個乾淨衲僧且道衲僧家如何行履靈曰你自
摸索看山僧曰學人到這裏無下手處靈打云也少

這一棒不得山僧搖手云也是多的因石和尚退居
仙居景星岩山僧往台州府雲峰寺湛明律師處閱
藏二年湛師命爲尊証一期癸未復到象田拜先師
龕時古靈兄閉關象田爲之盤桓此人道眼不明重
言貶駁古云某非其人先象田有法衣一領臨終分
付以待兄來山僧不顧直往寶壽參雨老和尚古將
衣卷客送寶壽方丈老和尚一見問曰那裏人答曰
楊州人老人曰我不問汝楊州答曰和尚背後是甚
麼老人拈起禪衣角山僧舉袖云其是件衲衣老人
曰有甚交涉山僧曰有甚交涉老人點頭三下命上

龍門充維那和尚一日上堂山僧出問曰昔日薰長老今日是吾師一來又一往且道爲何事老人曰你道爲何事山僧顧視左右云大衆莫是這件事麽甲申正月乃老和尚誕日將象田法衣源流當堂分付因不敢負象田雖親承寶壽付囑而嗣法象田老和尚偈曰一領破袈裟今又缺一角汝師留與汝我今爲荅却象耕鳥爲耘異類行不群有時茵秀實表信露衣紋付後卽受古靈兄請并老人命主持象田冬間結制一期因舊當家作祟臘八期畢飄然辭謝是夜出山自恨年幼行淺意欲陸沉衆中潛行密行故

三年無襖五年無褲直往天童茶房燒火未久衆知不能果願卽往南海普陀山意欲行苦供衆奈人境紛紛難以駐足乙酉年往滃州山頂黃楊尖上住靜禁足掩關一載後象田得知命僧午輪連請者三以偈却曰看他上古亦曾爲驀直渡江不我歸此去去時眞果去合國人追追不回午輪再四請應秀峰山權結冬期因年荒糧不足又受倪周二鄉紳請住上虞瑞象寺丙戌年有剛章請住持會稽天華寺其冬結制開堂說戒相從者衆自念世亂紛紛聚散不久且象田一枚佛法將斷全賴山僧一人恐一不測則

辜負先人故不避譏呵付囑幾人丁亥春往佛日打齋謝法老和尚命爲西堂期畢受烏鎭唐沈孔衆鄉紳請住持密印寺二載巳丑冬赴白蓮之請自悔從前狼籍如今把緊繩頭雖坐方丈更慚福薄日負栲栳打飯供衆以效潙祖遺風卽今出世弘道不敢自懈抖擻精神接引後昆報佛祖恩汝等諸人參須如是參悟須如是悟行須如是行知識如是做不枉爲人不枉爲僧方名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山僧久蘊不發正恐斷送平人今夜因護法懇請之誠只得揚沙撒土明眼人前一場笑具且道笑個甚麽良久

云阿誰不掛眷間鉢何必搖唇惑亂人

曹溪大休珠禪師住大覺玅濟寺語錄卷第四

侍者行海錄

瑞鹿法孫行信編次

入院上堂師至法座前拂坐具云大衆向者裡一肩擔當有甚麽難遂陞座拈香祝

聖罷又拈香云者此一子前已三番洩露而今再四披宣令其未聞者聞未見者見爇向爐中專申供養象田堂上傳曹洞正宗第三十四世卽念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乃就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今當八月二十五玅濟擊動虛空鼓十方世界一齊聞免得昭公道徧普山僧竭力爲法門信手拈來俱是土前壁倒梁修後壁崩渠補瓦礫翻成帝釋宮草木叢林咸起舞一舞舞到兜率陀天驚得主空神主風神奔競無門連聲叫苦良久云休叫苦此是衲僧之莽鹵喝一喝維那再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重陽日石林上座請上堂一處淨時處處淨九月九日重陽令一處垢時處處垢說法陞堂成漏逗衲僧獨脫兩重關到處從緣獅子吼召衆云還有獨脫者麽衆無語師良久云不見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下座

結制上堂維那問大冶爐鞴烹佛烹祖惡辣鉗鎚鍛聖煆凡秖如個鐵額銅頭的人到來又作麽生師云趂出三門外進云爲甚如此師云自首免罪進云恁麽則玅濟堂前遭點額翻身湧浪出蛟門師便打那便喝師又打云再跨跳看那云早已露布了也師復打乃云諸方今日結制個個說寒道熱玅濟一味尋常不解費唇費舌火種頭邊本自然前後枯柴任我折滿罐水煑地爐茶飲不飲兮從君悅若還向外打之遶分明平地上喫跌不將閒事掛心頭乃是山家第一訣下座

送法衣至錦山觀音寺越峰徹公領居士請上堂老人信步出山遊倏爾金風體露秋糞掃堆頭燒黃葉杖藜撥出火柴頭驀拈拄杖云着個火柴頭從容印堂前分付已久老僧囑云住山燒這火柴頭行時踏這火柴頭動手捉這火柴頭示人擲出火柴頭徹公則依教奉行住山也燒過行時也踏過動手也捉過示人也擲過一擲擲向他方國土乃至四大部洲東洋大海外却來陳白老僧老僧曰恭賀恭賀恰好恰好與麽爲人庶不草草連卓拄杖下座

出隊歸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眼上眉
毛八字栽僧禮拜師乃云幾番去了幾番來眼上眉
毛八字栽一一與君都說了何勞特地問西來下座
霞山請上堂佛非佛心非心撥轉天關正眼親佛即
心心即佛冷地看他是何物穿衣喫飯謂平常與作
平常又怎得既道平常總不然糞掃堆中堆荆棘荆
棘堆頭夜神珠炤天炤地明歷歷薰菴主須委悉他
日逢人謾拈出忽然拈出時如何黑漆漆
元旦上堂拈香祝
聖畢乃云舊年已過了新年無處躲新舊與去來同
坑無異土擲拂子下座
師誕日職事請上堂若論佛法向上則三世諸佛歷
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到這裡也須亡鋒結舌說生說
滅說解脫說眞如說佛祖說衆生總是平地上喫交
若向下論則山林樹木草芥人畜鳶飛戾天魚躍於
淵乃至十二類生一一具大作用放大光明助顯實
相義如山僧去年生日也是者一日今年生日也是
者一日明年生日也是者一日又作麽生論即今拜
的拜賀的賀又是甚麽義還委悉麽良久云三世古
今包不住何妨赤脚上天台僧問風恬浪靜絕無入

知是個甚麽師云我亦如是子亦如是進云還得相
續去麽師云又要從始起進云不相續但知有去去
後又如何師云甕裡何曾走却鱉僧禮拜師下座
上堂昨夜有個師僧到今晨作別上天台為我傳句
知心話寄信寒山拾得來大衆且道要二大老來做
甚麽良久云我亦不知
廣慧和尚至引座師云生平秪個知心友十載相分
似夢塲幸而法駕臨門也須知兩兩不成雙大衆既
是兩兩為甚不成雙聻良久云問取本源和尚下座
天童護國二和尚訃音至上堂一謂天童林一謂護
國嘯一人教通禪一人禪通教宗教並拈提無處不
驗到惜哉度世師法幢今已倒麈尾尖頭蛛網結法
堂門前長青草因緣謝世是其時折合終歸淡裡好
付四禪人衣拂上堂三十年來海上覓昨夜撞着四
個賊和贓捉敗俱打翻各與三十齊趕出南天台北
五臺東西南北從君適及至歸來白父知假鼠咬櫃
因緣說乃揮拂云不消說不消說綽綽有餘做得做
得下座
大悲菩薩誕日解制知浴明心請上堂百日期塲方
始解大悲今日受生時明公擬問源頭路白藕池邊

栽一枝栽不栽即且止試問諸人如何是源頭路還是知浴打化爲衆勞心是源頭路耶還是監院上香大衆作禮是源頭路耶若謂知浴打化爲源頭路假饒盡大地是個檀那以那個爲源頭路若化不着且喜没交涉若謂監院燒香大衆作禮爲源頭路秖如堂外燒火的燒火掃地的掃地迭客的迭客迎賔的迎賔擂鼓的擂鼓撞鐘的撞鐘處處是源頭路若摸索不着且喜没交涉且道畢竟如何是源頭路聻擲拂子云横身一擲是非外獨個閒人天地間後堂問機前薦得絶廉纖離見離聞出葢纏不用拈提弃棒喝請師速道個中玄師云放子三十棒堂云龍門浪暖翻身過霹靂何曾透頂來師便打

必成菴主領衆請上堂上首白椎竟師云第一義諦一椎粉碎了也一粉碎後便盡却今時盡却今時却向那邊行履那邊行履時見天不是天見地不是地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向那裡打個轉身却向這邊行履見天依舊是天見地依舊是地見山依舊是山見水依舊是水正是潙山道這邊那邊應用不鈌大衆且道作麽生甄別良久云鵝王擇乳素非鴨類必成問秖如大地無寸草且道木牯牛以何爲食師

云一日三飡飽不休進云畢竟是甚麽食師豎拂子云我不欺汝進云恁麽則口吞佛祖眼葢乾坤去也師云不信道成禮拜師下座

上堂盡道萬法咸歸一據我觀來一也無家貧亦骨條條地渾身上下任摩挲摩挲不着處徧體生光徧體生光時摩挲無處所此事不惟山野如然則君亦如然臣亦如然智者亦如然愚者亦如然即今説者聽者一一如然若如然者也是若不如然者也是大衆如然者固是爲甚麽不如然者也是良久云羿善射時無他力奡盪行舟却宛然擲拂子下座

佛誕日爲眞念禪人披剃上堂出家本爲無爲法脫下藍衫着破衲莫謂修行不苦辛我也曾把辛苦踏朝也叅今暮也叅四威儀中如是叅叅得萬念冷如灰個裡討個安心法但得心安身亦安夙種靈苗從此發更加四願以相資愍心再把衆生扳行一丈來説一尺十二時中當觀察念禪人且道觀察的是個甚麽良久云今朝是初八下座

付臥雲禪人上堂披衣登法座識者合知歸問着曹源路君當爲指揮遂授衣拂下座

章婆子請上堂衆臺山婆子凡有僧問臺山路向甚

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婆云好個師僧又恁去
趙州聞云待我去勘破這老婆州如前問婆如前答
州回謂衆云這老婆被我勘破了也師召衆云前後
問答一般且道那裡是他勘破處聾衆無語師云未
出門時先動棒猶然遲却幾多時僧問勘破婆子卽
且置覿面提持事若何師云背後的一場懡㦬僧禮
拜起云咦夜深不向蘆灣泊迥脫中間與兩頭師云
氣急殺人下座
結制上堂拈香云此一瓣香冤有頭債有主偶爾狹
路相逢至今恨入骨髓爇向爐中供養象田堂上郎

念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僧問大開爐韝
鍜鑄聖凡末後重關請師拈出師云但得雪消後自
然春到來乃云盡道今日結制山僧今朝結舌結制
與結舌是同還是別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
二一搕𢶍堆邊蘿蔔頭十字街前攤瓦礫擬心於此
覓玄微管保驢年猶未徹喝一喝下座
解制晚叅僧問一句了然如何得脫塵離垢師云團
圝離㵎嶠漸漸出雲衢進云恁麼則葢天葢地去也
師便打云不出山僧這一棒乃舉洞山云諸兄弟東
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去有者道出門便是草

又有道不出門亦是草芊芊地師云二尊宿恁麼答
話未免落草山僧不解落草諸人不得草草要識洞
山麼一句明明都說了行人莫與路爲仇
晚叅僧問如何是大道師云恁麼大道僧無語師便
打乃云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既在目前因
甚麼難覩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
因絕糧師客至湖中打化歸示衆鐵鎚無孔向空拋
多少時流陷寂寥大道若無過量者如何留得到今
朝
掛鐘板法語昨日有今朝今朝有昨日昨日與今朝

切忌生分別莫分別板是木鐘是鐵輕輕擊着俱漏
泄遂鳴
示客嚴定書記
南禪師住黃龍四十年坐鎭道場不動聲色令人侄
一破院逞僥倖爭人我遂使攪壞叢林分煙散衆有
傷法門規範深望吾徒萬勿鹵莽
近時學人有多種病捨迷求悟是病避喧求靜是病
好名爲人是病好利授人是病汝但一齊放下入荒
田不檢草信手拈來却好
爲善知識道眼清明透盡今古差別然後出世導人

開口動舌翻人窠臼點人病根令人心悅誠服久則聲名流布寰宇浩歸湖海衲子望振佛祖之道夫復何難

至誠之極可以感天地動鬼神始名道人或面是背非虛詞裝點從無一實非特不能感天地動鬼神祇恐人亦不足信矣

爲人師者不是細事自悟自說自行自了然後以斯道而覺斯民若說在一邊行在一邊非但不能自悟欲令人出世難矣哉

上堂說法單提向上所爲決了生死不曾教你鋪文理念詩章任汝年年念期期念念到臨末稍頭門下出了許多詩僧致使法門衰敗祖道寒涼殆將佛法掃地矣念詩章者罪過不少

示石林起叅頭

佛法凋零人心膚淺少有一知半解打點爲人再不忖己之才足不足德業充不充人品端不端一味希望付授貪名圖利使人人厭憎何益之有擔荷此事者原非小小一人悟道出世地神告報虛空神虛空神告報非非想天非非想天遞相告報下界有人得道有濟人分子能若是乎不則無益有損作之胡爲慎之

道人家直須一物不攀始似衲子氣宇若攀佛被佛礙攀祖被祖礙乃至攀禪道被禪道礙所以道上無攀仰下絕己躬佛祖禪道尚不許攀何況孜孜于貨利耶出家本是個無事人反生多事累及身心山僧以直言告子能箪瓢隻杖破衲翛然有時雲行鳥飛於天地有時埋頭褁足於人間得不快哉

出世弘道豈屬有心時節若至如水朝宗遮攔不住何得求繼聖道圖耀虛名討院開堂濫厠法位徒增笑具何益之有子肯抱道暨德二三十年待龍天推出自然馨香徧界比前強圖則霄壤矣

天然羽公從北京封一白紙上師師接開笑謂來僧曰子行與我寄三十棒去即大書偈曰脚跟未動猶乖步萬里程途白紙來三十烏藤今贈子昔日同風且謾猜

問答機緣

僧問正恁來時如何師以拄杖左邊卓云走過這邊着進云不恁來時如何師以拄杖右邊卓云走過那邊着進云總不與麽來時如何師放下拄杖云速禮三拜

師一日落堂見僧瞌睡師打二云無見無聞無夢無想時主人公在甚麼處僧拍膝一下二云在這裡師打二云不是僧二云且謾打待某甲再道師二云速道僧二云醒醒的直是醒醒瞌睡的直是瞌睡師復打二云蹉過不少

師問衆二云乾屎橛作麼生會衆黙然侍者以蒲團頂頭而出師休去

師問僧甚麼物恁麼來僧二云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師二云知後如何僧二云甚麼物恁麼來師二云如人飲水冷煖自知

僧問依然不改舊時人一句作麼生道師二云那個舊時人僧擬議師二云吹了也

僧問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在甚麼處師二云不在內外中間

僧問善財參徧處黒豈未生芽意旨如何師二云縱横不落有無機

僧問不立階級的人如何接待師二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一夜衆經行師伸足攔住二云道道看衆無語師二云彼此是隻脚爲甚不會

渚濱侍者問大千世界終歸毀壞且道世界壞時還有不壞的麼師二云有進二云那個不壞的師二云鎮州蘿蔔頭

僧問動者靜之基靜者動之本除却動靜又將甚麼喚作基本師二云逢人但恁麼舉

問承師有言伸無臂手捏任天下人假若没影的人來又作麼生捏師打二云説得有理

僧問從縁薦得相應疾聲未絶師翹足二云薦薦看僧佇思師復問適纔汝從那邊走來這邊會麼僧二云不會師起身走三步復坐下二云莫謂我瞞汝

僧問那個是本來面目師仰身二云眼閉脚直

一晩衆進方丈開示畢將出師召二云走來衆回首師二云將謂別有那

入室師問維那僧問雲門一念不生還有過也無雲門二云須彌山意旨如何那二云某但一念不生師二云須彌山聻那禮拜起便喝師打二云好一座須彌山

僧二云請師直指師以竹篦擢退二云曲多少

僧問一念未生前那個是學人自己師二云一念未生前僧二云畢竟那個是自己師二云苦哉

一僧忽跳下禪牀叉手問二云這是個甚麼道理師亦叉手二云是這個道理

一僧辭師〻云途中善爲僧〻云某甲參禪則不能途
中善爲師〻云也非分外僧〻云如何是分內事師以手
指〻云驀直去僧便行師〻云當眞那
師問客契惠〻云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日用中
日用中收不得且道是麽物惠作抖身勢〻云遍身是
徧身是師〻云雲門道扇子跨跳上三十三天汝作麽
生會惠〻云拄杖子向和尚道了也師〻云拈却拄杖子
又道個甚麽惠便喝師便打
僧參師問那裡來僧〻云湖廣師〻云黃梅近日有人麽
僧〻云有一人只是不會這一着子師〻云如何是這一

着子僧〻云卽今舉似和尚師〻云放汝三十棒
師問僧喚作是不得喚作非不得畢竟如何僧〻云某
甲便恁麽去師〻云急走過
僧問猛虎當路時如何師打〻云喪身失命
師謂僧曰我莫打汝莫喝覿面提撕意若何僧便喝
師打〻云爲甚麽忘前失後
師問裕之〻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麽裕〻云
不識師〻云因甚不識裕〻云恐落諸數師又問狗子無
佛性你作麽生會裕〻云殺人不用刀師〻云狗子有佛
性澼裕〻云活人須用劍師又問我手何似佛手裕〻云

切忌擧三道九師〻云我脚何似驢脚裕〻云逢人不得
動着師〻云人〻有個生緣作麽生是你的生緣裕便
喝師便打〻云不得忘却這一棒
僧參師問那裡來僧〻云下路師〻云未動步時早喫三
十棒也僧〻云恁麽與麽師打〻云恁麽與麽個甚麽僧
便喝師亦喝
因狗子在方丈內師問巨平〻云獅子窟中因甚麽有
狗子平〻云現大人相師休去
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〻云破褌子如何是法身向
上事師〻云不是破褌子

僧纔入門便問學人不問佛不問法不問僧不問向
上不問向下師隨聲打〻云截斷葛藤
僧不二一參師〻云旣是不二一如何是一僧〻云不識師〻云
還是識了不識不識不識僧〻云不識不識師熱鞭〻云
不打自招
必成菴主參師〻云聞汝悟道是否必〻云是師〻云試道
看必拍案一下師〻云死了燒了又如何必曰和尚師
〻云嗄必曰何曾燒却
聞普參纔跨方丈門便喝師〻云性急作麽普遂展具
師〻云不勞展具速道普〻云性急作麽師便喝普〻云和

尚近日萬安師休去
師問心白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在甚麼處白云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師云乾屎橛麻三觔庭前栢樹子作麼生會白云一串穿却
師云諸佛菩薩騾馬畜生都到那裡去了白云何處不稱尊師云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意旨如何白云唵啊𠿒嚕娑婆訶師云明日再來還有一道真言問你白拂袖便出
師一日問望侍者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望云撒手便歸去師云未在望云和尚又如何師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望遂有省云將謂有多少奇特師云且道有多少望拂袖云不要瞞我師云古人道後園驢喫草意旨如何望云門前江水流師云趙州道狗子佛性無又作麼生會望云這畜生師打云惡口傷人
卍昱叅師問雲門道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汝作麼生會昱云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師云佛法不是這個道理昱云和尚疑則退院別叅師呵呵大笑昱問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和尚作麼生主持師云你因甚剌腦入膠盆昱云請和尚另下一語師

云意不在言來機亦赴昱禮拜師云好與三十棒
心昭問云正法眼藏親吞却涅槃妙心付阿誰師云是甚麼人講恁麼話昭云曹溪夜半春風急九朶曇花此夜開師云即今在甚麼處昭躬身云這裡是甚麼所在師云舉似看昭便喝師云老僧疑你這一喝照禮拜師休去
茶次渠演問虛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時如何師云一口一盞演云恁麼則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一口一盞作麼生會演云某甲是曹溪當家師云如何是當家一句演便喝師云且莫草草匆匆
師問渠梵一念未生時如何梵云何不問某甲師云即今動問梵云若是別人即禍生師豎拳云你向這裡親切道將一句來梵云覿面相呈無回互師然之
師問輥石狗子佛性是有是無石云一口無兩舌師云正睡着時有人低聲問你祖師西來意作麼生抵對石云古洞有龍吟出窟巖前木馬嘶無形師云好與三十棒
師問曇宣無夢無想正睡着有人問祖師西來意如何抵對宣云萬籟有聲聞不得孤巖無耳却知音

師問宇寛如何是你本來面目寛〻云好個高妙問頭只是無人荅得師〻云我信你不及更道看寛〻云虚空跌落地處處是青天師豎拳〻云這個是甚麼寛〻云某甲不懸手頭師〻云三十拄杖且待別時

師問格新如何是你本來面目新〻云多蒙和尚提綱師〻云即今在甚麼處新〻云某甲不會註解師〻云一口氣不來向那裡安身立命新〻云金香爐下鐵崑崙

師便休

師問澄心趙州道狗子佛性無子作麼生會澄〻云合取口好師作掩耳勢澄便喝師〻云老僧被你一喝

師問侍者老僧是何人你是那個者〻云同坑無異土

師〻云我當拜你者無語師〻云老僧罪過

師一日見僧出坡問曰出坡去麼僧〻云是師曰是個甚麼僧〻云出坡去師〻云壓殺闍黎

一僧纔入門師〻云未在僧〻云如何是在師〻云桑樹窠裡倒抜蛇

僧問承聞我師有言有一句子分付諸人未審是那一句子師〻云忘記了僧擬議師打〻云莫妄想

卷第四

曹溪大休珠禪師住桐鄉客印寺語錄卷第五

侍者德滿錄

瑞鹿法孫行信編次

入院日總憲存憶唐公同衆護法暨本寺勤舊請上堂師陞座祝

聖拈香畢維那白椎竟乃〻云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治天下大夫得一燮理乾坤衲僧得一收放縱横風以時雨以時萬彙霑榮是天地之一也舉賢才薄稅歛萬民歡而天下樂不動干戈自太平是君王之一也不忘靈山付囑永作法海金湯生生爲柱石世世作津梁此是唐大夫之一也如何是衲僧之一山僧有時拈頭作尾有時拈尾作頭頭尾無拘其則須知收放自由縱横無礙收起時鬼神難測放開時葛藤偏滿豎拂〻云葛藤椿子豎起也前廊後架也是葛藤東西方丈也是葛藤佛殿山門也是葛藤十字街頭也是葛藤使其若佛若祖若智若愚若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六道四生一個個蹋脚絆手跌倒爬起〻云和尚唐府請你上堂爲甚麼有這許多葛藤山僧即向他道客印多年古道場佛法無人爲舉揚而今四衆焚香請謾將葛藤作商量商量即且

豈且道爲甚麽入舉揚復竪拂子云俞任袁柳鄧鮑史唐擊拂子下座

結制上堂結結解解無他事竪拂子云秖要諸人會這個擲拂子云而今撒向堦前也試問還曾薦得麽僧出衆禮拜起師打云三個孩兒抱花鼓莫來攔我毬門路下座

佛日老和尚送法衣至上堂高峰出身處密印古道場佛法疎來久無人爲舉揚遂舉袈裟角云舉也舉也放下袈裟角揮拂一拂云揚也揚也放下拂子云借問諸兄作麽生會古今不異當年事不妨拈出大家知下座

上堂三百禪和二百洲無繩自縛舊山頭若能言外知端的鞭起泥牛下海游大衆端的還知否脫或未知達磨西來原無意妄想狂心歇便休擲拂子下座

圓戒上堂師拈如意云若論那邊事說佛說祖不可得此持作犯不可得山僧說底不可得諸人聽底不可得爲用鳴鐘擂鼓集衆陞堂正眼觀來合喫拄杖此棒當山僧代喫衆大德分中又作麽生若教將錯還就錯日用毋令毫髮差下座

南潯董氏法名德熏爲薦先母顧氏孺人請上堂生是死之生死是生之死生死與去來竪拂子云總不出於此若向這裡會得方知顧氏孺人生而不曾生滅而未常滅不生不滅識根源始信山僧眞實說作麽說蘇三觔乾屎橛擲拂下座

師誕日上堂叢林秋晚實堪悲百丈淸規孰護持拂子頭邊如不薦衲衣下事復吾欺遂竪拂子云還薦得也未象田先師來也現今在山僧拂子頭上爲諸人葛藤云天也如是地也如是山也如是水也如是見今請主也如是珠上座說的也如是諸闍黎聽的也如是山僧則拔劒攪龍門當仁不讓師只向他天也不如是地也不如是山也不如是水也不如是見今請主也不如是珠上座說的也不如是衆闍黎聽的也不如是畢竟如何拂拂子云不是不是僧問拂子頭邊即不問吾師壽量事如何師云拂子頭邊薦取進云恁麽則淸風敲竹韻紅日綴花梢師云衲衣下事如何僧禮拜師云也非分外下座

佛日老和尚訃音至上堂一生峋嶁頭今朝驀直去合掌微笑休日照山河麗大衆且道這老漢向甚麽處去了咦東家作驢西家作馬要騎便騎要下便下

付雪山濟禪人上堂雪山問如何是曹洞宗師云腦

後見䏮莫與往來進〻云恁麽則超出言詮外不落有
無機師〻云子既親薦得須知我不私雪禮拜云也要
大衆證明師乃云山僧布個漫天網子意欲撈摝滄
海錦鱗使其一個個大者大成小者小就今日蛟龍
出現也擲拂子云佛祖大事親相付作浪興波任汝
為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如何是出門一句師〻云看脚下乃云
去卽印住住卽印破不去不住二俱有過大衆作麽
生免得此過良久云四維上下絶遮攔東西南北無
回互下座

結制示衆師云真獅出窟吼林間絶野干若是獅子
兒請出來相見衆默然師〻云只此就是礙膺不盡所
以臨機用不着了也山僧此番結制不比尋常各各
將自已從前眼裡見底耳裡聞底心裡記底盡情放
下將放下又放下放到無放處大家摸索看若摸索
不着參

落堂示衆山僧作事狂却被無明障僧也三十棒俗
也三十棒從頭至尾打將來秖為婆心而放曠究竟
底事意如何各各眉毛横眼上

示衆師〻云洞上知識此時多唯有山僧第一拙不會

長四與短三動動就是乾屎橛驀拈拄杖云雲門大
師來也且作麽生會若也會得方許你具隻眼居士
問何是佛意師〻云拄杖横擔不顧人進〻云如何是祖
意師〻云直入千峰萬峰去進〻云如何是和尚意師〻云
奈山僧無意士禮拜師呵呵大笑

元旦示衆年新月新日新四方八面開門南山狸奴
白牯恭賀無位真人大衆無位真人在甚麽處衆下
語不契師下座連揖云年年相見歲歲相逢

頌古

五祖至碓坊見六祖腰石舂米乃問曰米熟也未六
祖曰米熟已久猶欠篩在五祖擊碓三下而去能會
祖意三鼓入室五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囑云流
布將來無令斷絶頌云

一法無為萬法親相傳只貴有知音黄梅消息今猶
在擊碓三更上祖燈

祖示惠明曰不思善不思惡云云頌云

不思善不思惡人人到此難摸索村裡婆婆不着鞋
未到人前先露脚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頌云

一滴水潑天波五百高僧没奈何謾云祖師不識字

且道其中有甚麼
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頌云
昨夜得箇黃粱夢四顧山光一點空末劫比丘閑戲
論又云旛動又云風
永嘉玄覺禪師叅遂遶座三匝振錫而立祖曰夫沙門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覺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頌云
釣竿直墜萬重波豈肯輕輕放過他體即無生生亦了曹溪路上有人過

世尊陞座文殊白椎頌云
無端平地起干戈猶是將身入賊窩劈面一椎成粉碎至今分散滿娑婆
翠巖令叅禪師上堂曰今夏與諸兄弟東語西話看取翠巖眉毛在麼長慶云生也雲門云關頌云
發言必須心無怯行事當知理要長擬動唇皮先墮意觀來也是錯商量
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燒山頌云
陌面人傳家裡信聽得分明說不清及至歸家問端

的忘却從前寄信人
石門徹禪師因僧問如何教外別傳一句徹曰東村王老夜燒錢頌云
東村王老夜燒錢月映長江水映天野老不知何處去翻身依舊枕頭邊
玄沙三種病人頌云
玄沙三種病人話個段光明夜不收天曉依然還一樣出門踏着脚尖頭
澧州大同普濟禪師因僧問如何是本來人濟云共住不相識頌云
同行同坐不知名徹手相將秖麼行萬仞峯頭休駐足還須踢倒鐵圍城
磐祖因僧問如何是不言言祖曰汝口在甚麼處僧曰某甲無口祖曰將甚麼喫飯僧無語頌云
這僧置一問似乎討棒打自云不識字猶念之乎也
阿難獲本妙心頌云
南北東西處處通何須特地捉虛空爲汝指個安心法踢倒門前雙徑峰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云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世尊召仙人仙人應諾世尊曰那一通爾問

我頌云
那一遍這一遍四方八面盡包容聲前略露些些子
遍地春光遍地風
志公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頌云
結個茅菴在嶺西山深不聽五更雞侵早起來燒淨
水撥盡寒爐火一堆
般若經云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墮地獄
頌云
大千俱捏碎何復有形骸不踏涅槃路定不受三災
卽心是佛頌云

軟似蔴繩硬似錐甜如蜂蜜毒如砒諸人若餂刀頭
味割舌毋嫌馬簸箕
南泉任菴被僧打破鑊子頌云
作家把手泛江湖湖客逞兇打破鍋從來好心招好
報惡人自有惡人磨
乾屎橛頌云
雲門乾屎橛咄咄咄咄咄老鼠拽須彌烏龜爬上壁
女子出定頌云
說出說入棹棒打月罔明文殊一齊趂出舌頭從來
在口中牙齒純是一具骨

法眼指簾頌云
指尖頭上露鋒芒逐塊師僧自喪亡若能連座俱掀
倒落得當堂戰一場
疎山造塔頌云
一文二文與三文倒指分明數目親羅山古佛多饒
舌爭奈重增痛上疼
德山托鉢頌云
鐘未鳴鼓未響家常茶飯任君嘗客啓意善恭詳遲
着思惟手脚忙
趙州勘婆子頌云

趙州特去勘婆子覿面相逢秖如此婆子指路與趙
州也是班門弄斧頭
無夢無想頌云
無夢無想主人翁到晚歸單睡正濃山家忘却山中
境伸足柴牀日巳紅
梳子落地頌云
忽然梳子撲落地花落鳥啼原不異網羅跳出任施
爲拈取須彌塞海水
佛事
總憲存憶唐公請爲正法禪師封龕

生悠悠死悠悠衲僧似海水長流曾爲弁獄叅禪客更挼天童法乳儔仔細從頭一打算萬事無如歇了休休則不無且道臨行一句作麽生道遂掩龕云事已了意已休那事須知觸處周

又　祭正法師

一炷香一杯水法門相知供養你且道知後如何良久云唯

元旦祭高峰大師

來來去去入娑婆秪爲時人太多事山僧年初三上香誰識其中自拜自顧視大衆云那個是自聻良久云相看原是舊時人不合而今新指示

高念祖汝揆兩居士爲薦祖考巳未進士玄期府君祖妣居太宜人顯考庚辰進士寓公府君請對靈小叅

道遠乎哉觸事而眞曾經鬧市街前過眼裡何曾見一人聖遠乎哉體之則神自携瓶去沽村酒却着衫來作主人大衆今日高府請薦亡小叅且道亡靈即今在甚麽處師良久彼彼不相干涉處何必叨叨更問渠下座

爲覺非沈府君對靈小叅　諱一乃沈君之别號

寂處如何論淺深應之於手得之於心玄機不藉他人力石上栽花孰可親坏土三䏰眞活計再四思君不見君山僧重重爲指示枯木抽芽别有春師乃召衆云既是别有府君神靈在甚麽處卓拄杖云唯此一事實又卓一卓云餘二則非眞

爲雲心叅頭火　叅頭圭㬇

曾經千槌萬煆而今爐鞴俱銷衲僧别無奇特臨行撒手逍遥擲火炬云山僧從來無妙訣一把枯柴萬事消

爲歸仁禪人火

生不涉死無干那事須知總一般擲火炬云索性與汝重道破火裡團光君自看

爲宗聞禪人封龕

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生死兩關如鳥出巢海濶天高任鳥飛掩龕云這裡不得錯過好錯過且置且道這裡是甚麽所在良久云了

又舉火

父母未生前衲僧舌頭遍大千父母巳生後阿誰不具窮相手拈却前後這些些從教火裡翻觔斗翻觔斗蘇州有兮常州有還有一句臨行語途中緊絆草

鞋走

為靈源菜頭火

天台出迹天華菜頭々俱不任燒了便休休則不無且道靈源即今在甚麽處擲火炬云撒手相將無任處靈源何處不風流

又入塔

盡大地是個普全且道向甚麽處入擲骨云向這裏入

為圓覺禪人火

生未圓死合覺撒手懸崖日昇月落且道落後如何

擲火炬云一把乾柴一堆灰是則名為眞解脫

為空我老師火

空我空人何處不親便與麽去少分相應

為新耕禪人入塔

昨日纔燒今朝又煆兩段不同請君一看舉骨云與麽會去便會去不會更入紅爐煆

為智華禪人火

智華智華切忌周遮驀直行去管保不差灰飛烟滅後何處不為家

為一徑言菴主下火

師以火炬打圓相云生也全憑爾死也全憑爾透過生死兩重關内中別有些々子言菴主須記取擲火炬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為開石禪人下火

生不錯死無差夜半翻身摸着他通身顯現通身露一回煨燼一回賒

為聖襄禰維那封龕

不是吾徒輔禰幾乎流落村莊吾今道已行也子猶長往他邦更有末後一句不會為子商量大衆商量則且止如何是末後一句遂掩龕云藏身處須没踪

跡没踪跡處不宜藏秖麽坐斷毘盧頂十方世界總家鄉

又下火

刀難砍火難燒俊哉無形本寂寥撩起便行眞衲子不存毛髮於絲毫切須記我臨行句大覺山前走一遭

為守齋朱道人火

客歲死今歲燒勝熱門前怎肯饒今歲燒客歲死生死兩途俱如此就中一着絕商量欲假言詮須止止舉火炬云個段光明亘古今擲火炬云不妨拈出些

些子

　為空上座火

師云眞性無任眞心無心眞滅無滅眞生無生空上座向這裡撩起便行說性說心說滅說生總是閑家具不若休長老助汝丙丁送入火光三昧

　為開石禪人封龕

眨上眉毛事若何卓拄杖云這些還曾薦得麽遂以手指龕云驀直去莫蹉跎回途入室再指磨

雜著

　　僧約

良材不彈而自直智人不令而自行楩楠自具眞繩爲松自嫺法墨其如品類問有不齊是以百丈立叢林所至有理法以接淳厚之士有擯辱以懲躍冶之徒務使人人舉措得宜威儀整肅預防不肖之心以登正覺之路略取數條以砥智刃庶使溝澮之流共入法海南山之竹不扶自直耳

　　募修造

白蓮山僧初任爭奈百無一有欲要整舊如新只貴大家出手龍象蹴蹋交叅頻破時流窠臼且道破後如何咜瓦礫翻成帝釋宮草木叢林獅子吼

齋單

金牛撫掌處堂前喫飯來滿盤俱托出何用別疑猜莫疑猜須知慶讚遇香齋

　募知浴

大地法王身諸人作麽洗若將水洗塵決定無此理更問事如何擲筆云急須自薦取

　跋成中理書記手書金剛經

金剛大義無住處擬假言詮落躊躇但得言空義也空三十二分誰分數曹谿當初聞此言我從源頭今流任不敢作解別生枝只將斯語爲緇素

　　高念祖居士以白蓮寺十景詩見示次韻奉答

身似孤雲任卷舒雙谿澄碧遶僧廬渡頭春漲堪間泛村落烟迷好卜居羌逐秖因苔徑隔胡笳不到柳塘紆靑田龍臥聲光赫白社蓮開香影孤月朗天中禪定起風恬簾外諷經初有詩漫和逵夫韻無酒難留元亮車貧至兩餐纔給粥聽君匡坐讀奇書

　大休和尚屬詠白蓮寺十景漫成長律應之 附

　　念祖高居士原韻

繙經水國壯懷舒漢魏分流映佛廬桯史抽簪貽勝覽文成携笈重幽居鐘聲夜度龍山近帆影朝

懸刖里紓散步農疇春事好閒聽漁唱物情疎繞
簷翠竹搖風細拂檻香桐漏月初五柳塘邊堪載
酒沓豊橋畔少驅車余家四世留吟案半是逃禪
半讀書

卷第五

曹溪大休珠禪師住越城天華寺百問卷第六

嗣法弟子德明答頌
瑞鹿法孫行信編次

問振動乾坤卽不問絲毫不挂事如何

答脫殼烏龜飛上天

頌滿面慚惶不識羞溪山浪説笑顛頭黙然打破
扶桑國放出金烏劫外遊

問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作麽生說個
超底道理

答尾礫翻身

頌尾礫翻身透古今從敎何處不稱尊直饒無句
言前薦猶落牟尼後子孫

問歷劫深恩終難報爲甚雲門又打伊

答家富小兒嬌

頌指天指地老狐精世間若個是生盲當初早遇
雲門老免使人人墮塹坑

問賊來須打客來須待且道作麽生辨別

答二俱不受

頌惱得心中怒氣中反將一箭射虛空嚇得須彌
心膽碎至今千古鬧哄哄

問古是今人去今是古人來不涉今古句試請拈出來

答平地兩條溝

頌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

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

答也須喫棒

頌金烏夜半逞風流黃鶴峰高得自由驀地踏翻千尺浪盲龜跛鼈也優游

問德山托鉢且置勿論巖頭密啓其意又作麼生

答暗裡藏春色

頌德山老德山老托起鉢盂沿街討出門撞着帶角虎擬議遭他一口咬雖然只得三年活金風吹動殘花草

問頭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會與不會則不問且道如何是末後句

答明破卽不堪

頌句裏乘機劈面來虎頭虎尾任君猜泥牛踏破天邊月收拾胡兒鐵草鞋

問淮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髆上且道其中意旨如何

答山之南水之北

頌申出兜羅綿手把任四恩三有撞着覓醫童子不可放他逃走

問趙州勘破婆子且道那裡是他勘破處

答露

頌婆婆慣要逞風流淡抹濃粧不識羞自從趙老親相識只得逢人暗點頭

問大顚一般扣齒爲甚麼擯却首座

答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

頌嚴令當行痛下錐眉毛竅裡沒些些可憐一片婆心切千古流傳法不違

問三冬無暖氣枯木倚寒崖爲甚麼燒却菴

答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裡過來香

頌杜撰老婆把火燒菴燎却面門無處伸寃一時不了千古流傳

問來如穿衫去如脫襖在今時可謂罕聞爲甚麼九峰不肯泰首座

答錯錯

頌從來不着這藍衫脫却方知恁麼閒虛空放出

拿雲手播滿乾坤任意頑
問天童曩來惟抱王栢落無依反叱非畢竟天童底
是雲門底是
答總不是
頌深深直到歸山處反罵胡僧老古錐雲門不識
白拈賊鼻孔撩天向下垂
問問佛答佛問祖答祖不問佛不問祖答個甚麽
答請和尚再舉看
頌山自高來水自深野雲處處不相親可憐不遇
拈花手狼籍枝頭多少春

問一口氣還轉得一大藏敎也無
答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頌碧天千古月寒潭曉夜光截斷葛藤處溪山路
轉長
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
答切忌動着
頌眉鋒剔起幾重關木偶難移心膽寒乾坤收在
毫端上捏碎千山與萬山
問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作麽生說個入的
道理

答不動干戈自太平
頌靑靑山色滿祇園倒跨長溪月一潭龍泉飛出
張牙爪不斬蕭何令不傳
問多寶塔前合談何事
答揭諦莎婆訶
頌寶塔橫呑四部洲掌中珠子孰能收夜深不許
蒼龍現牛斗光寒萬里秋
問齋時一鉢和羅飯未審時人作麽消
答滿鉢盛將來
頌粟子無觔也大奇倉厫沒底任施爲和盤托出

家常飯萬古叢林作話頭
問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且道明甚麽邊事
答張公喫酒李公醉
頌樓閣遲遲月影新淸風多在好園林浮苹不落
靑山外花雨紛紛滿月津
問橫按拄杖當門坐且道如何過此關
答脚跟未動
頌把斷三關不漏機威風凜凜孰能窺正令從來
行到底不與人間理是非
問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即今說也說了言也言了且

道是甚麽義
答灼破一天秋
頌說說原來無說說石女何曾失却節言言不失
無價珍也是區區眼裡楔
問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既不作一喝用畢竟作甚
麽用
答三千里外定誵訛
頌喝下當陽震大威攔胸好與一千椎撥轉吹毛
空裡去也是區區拍馬歸
問十二面觀音那面是正

答東西南北
頌大悲觀世音無剎不現身相識滿天下知心能
幾人
問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個親
答今朝正是娘生日
頌行棒行喝絕狐踪長安道上不相逢等閑拈起
鐵橛子勒馬加鞭不露鋒
問臨濟云一人在孤峰頂上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
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個在前那個在後
答兩個泥牛鬭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

頌青峰頂上浪花鮮樹子無根葉滿天須彌頂上
翻觔斗海外漁翁把釣竿
問有一人輪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
在途中阿那個合受人天供養
答無底鉢盂盛將來
頌擊碎窓前月冲開萬里雲含光成一片大地盡
生春
問饑來喫飯困來打眠愚人笑我智者知焉且道知
底事作麽生
答露柱懷胎

頌三條椽下逞風流踏着源頭水逆流策馬乘車
千古事無心明月上鈎頭
問牛頭橫說竪說不知向上有關棙子作麽生是向
上關棙子
答眉毛簌裡翻觔斗
頌鳥啼日暖百花新放出枝頭幾瓣春佛祖位中
留不住虛名流落到而今
問牛頭未見四祖百鳥啣花諸天送供見後爲甚麽
覔他蹤跡不見
答當初祇謂茅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

頌放出傾湫倒嶽威虛空撈得雪花飛鶩鶩一對
無踪跡千古流傳作話題
問宗說俱通底人爲甚麼我又道他不是
答拈得鼻孔失却口
頌宗也通兮教也通聾人聽見五更鐘一聲霹靂
驚天地凡聖從教立下風
問古人道識得此事便休爲甚麼道認着依然還不
是
答青天也須喫棒
頌識得根源即便休有何煩惱有何憂更深夜靜

淸光皎萬里長空萬里秋
問空生晏坐花狼籍語若雷兮聲若霹且道他說個
甚麼
答隔壁聽敘聲
頌空生巖畔花狼籍山色溪聲舌廣長滚滚波濤
流不竭長江日夜水忪忪
問無陰陽地生個甚麼
答放出枝頭劫外春
頌無影山中無住基生盲截地不施爲獅兒哮吼
連星月鐵馬加鞭曉夜嘶

問學家叅禪貴脫生死且道生死作麼生脫
答眼閉脚直
頌脫下破草鞋赤脚平地走踏着南山鱉鼻蛇冷
地遭他咬一口
問脫得生死便知去處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去
答白雲只在靑山內
頌脫得脫不得生死如何决决决决六月炎天下
大雪
問前有猛虎當路後有萬丈深坑左右劒樹刀山正
與麼時如何迴避

答云娜
頌猛虎當陽誰敢立起便起兮擊便擊擊便擊左
右逢源虛空霹靂
問踞虎頭收虎尾的衲僧且道具甚麼手段
答打一掌云某甲一向粗糙
頌虎嘯山兮山笑虎大地拈來一撮土羅紋結角
深藏處那個男兒敢莽鹵
問道得也打道不得也打假若總不與麼時如何
答隨聲便打云某甲觸忤尊顏
頌昨夜東風遶四鄰今朝脫骨又重新棒頭點出

金剛眼透過威音與古今
問大德無德大道無道大富無糧大地無草且道居乎師位者以何爲人
答一條拄杖驀頭該
頌浪蕩江湖數十秋得意忘言卽便休衣錦不知公子貴山自高兮水自流
問以禮接待是通行事爲甚南泉打破鍋
答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頌底事分明作者希通身毛羽似剛錐南泉打破閑家具莫向人前理是非

問前三三與後三三且道是多少
答晝夜一百八
頌金針透出幾山頭脫體和衣得自由匝地一聲空宇宙春來桃李趁溪流
問不達法源故多諍論爲甚居乎師位者東鬪西鬪
答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頌遠山風送幾千里白雲深處日輪紅撒手一拋金彈子擊破威音那畔踪
問言滿天下無口過爲甚麼道口是禍門
答錐頭利鑿頭方

頌山色深深月影希淸虛冷淡少人知識得個中消息子爾是何人我是誰
問無頭無尾是甚麼不妨當堂試道看
答雪峰輥的
頌無尾無頭栗棘蓬當陽拈出絕狐蹤塞斷咽喉人不會昔人飛劍斬黃龍
問建法幢開門戶我道好事不如無且道有甚麼過
答一波纔動萬波隨
頌金風吹動浪差差無底扁舟過海西釣起鈎頭波底月驚得沙鷗兩岸飛

問踏翻大地尋常事踢倒乾坤當戲毬此人具甚麼力量
答不爲分外
頌個事分明記得淸牧童遙指杏花村倒轉黃河翻白浪金鱗那怕禹門深
問一聲彈指樓閣門開且道彌勒在甚麼處
答兩眼對兩眼
頌明月家家有分大道不離方寸照破鐵壁銀山金剛腦後一頓
問學道先須識自宗莫將眞際雜頑空且道眞際頑

空如何辯別

答賊是小人做

頌蛟龍困臥幾千秋吐出明珠孰敢收忽遇風雲時際會紅光穿透碧峰頭

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畢竟如何卽是

答画虎画皮難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頌靈山千古振宗風列聖㙛中一線通縱有高賢留不住夜深明月掛青松

曹溪大休珠禪師住越城天華寺百問卷第七

嗣法弟子德明答頌

瑞鹿法孫行信編次

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且道句歸何處

答夜來牀席煖伸脚到天明

頌一條白棒没頭埋脫落一聲天外來獅子翻身擒住也至今懸挂在眉台

問若論此事直饒辦若懸河答如流水總與那事没交涉如何是那事

答某甲忘却了

頌東風昨夜到天邊吹落寒光隱翠巔縱有兜羅攀不住夜深倒挂月明前

問千說萬說不如一决且道决個甚麼

答鼻孔大頭垂

頌古澗溪頭楊柳青黃鸝處處弄機聲東風一陣吹將盡花蕊紛紛滿四隣

問喝一喝云是賓耶是主耶

答某甲昨日從天台來

頌耀武揚威振萬兵一番提起一番新紅輪透出金鞭响得勝歸來萬國欽

問拈拄杖云一千七百則葛藤皆從這裡出且道這箇又從甚麽處出

答且放下着

頌驀地翻身透萬峰吹毛揮處落霜紅展開兩隻修羅手百億須彌不露踪

問不是嶺頭傳底事豈從雞足付將來卽今手裡拈的口裡道的畢竟從甚麽處得來

答拂子頭邊

頌昨夜泥牛翻海底今朝木馬吼春風須彌撥轉青霄外大地收來掌握中

問心明能超曠劫英雄力破重圍爲甚麽道秖爲分明極番令所得遲

答太平原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頌百戰場中得自由將軍韜略掌中籌揮開日面驅雷電萬里關山暗點頭

問如是我聞與乾屎橛是同是別

答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

頌犀牛驀地翻身轉踏破烟霞幾萬重滿目春光留不住海門迸出一輪紅

問東家作驢西家作馬要騎便騎要下便下且道此人得何三昧

答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楊州

頌金毛擺尾出雲峰搖落桃花遍地紅踏破珊瑚枝上月木人起舞笑春風

問夜深不向蘆灣泊迥脫中間與兩頭且道此人如何行履

答風力扶帆行不棹笛聲邀月下滄洲

頌梁王追尋過別峰流傳千古與誰通秋江暗渡無人識不住蘆花兩岸中

問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手曰捉在足曰奔便恁麽承當還有過也無

答親者不問問者不親

頌一葉扁舟江上遊十分春色許誰收獰龍迅轉千層浪曾把須彌作綉毬

問高峰四句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且道是那一句

答問處甚分明

頌芒鞋踏破鐵城東聊借烏藤下別峰格外乾坤都掃蕩輕拈向鉢盂中

問趙州東壁挂葫蘆意旨如何

答無意旨
頌一毫頭上露天機凡聖由來總不知輕輕撥轉
關棙子枯木花開劫外枝
問此衆無枝葉惟有諸眞實作麼生說個眞實底道
理
答人人脚跟點地
頌八面玲瓏遶翠微通身毛羽利如錐豁山怪石
都穿過脫殼烏龜也解飛
問摘葉尋枝則不問直截根源事若何
答曲了也

頌長空迸出一輪秋萬國驪龍捧玉毬拍碎寒光
飛遍地還他作者始能收
問殺父殺母向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處懺悔
答燈籠露柱
頌怪石叢中白象王六牙纔現紫雲彰玉蹄踏轉
千溪月撲落寒梅遍地香
問無舌人解語無手人行拳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
人說個甚麼
答逢人但恁麼問
頌四十年來懶坐禪常將古佛枕頭眠睡中無甚

眞消息鎭夜齁齁大打鼾
問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缾瀉二千酬且道問底答
底從甚麼處來
答隨聲便喝
頌紫氣騰騰山色奇靈峰怪石露天機三間茅屋
從來住一滴曹溪遶翠微
問多年塵土無人拂一身常鎭在天涯爲甚長安大
鬧
答錦上鋪花
頌抛出傾湫倒嶽機虛空凜凜雪花飛夾山無限

清平樂不值山家兩道眉
問有語成謗無語成誑有無俱遣且道作麼生商量
答老漢忘却話頭了也
頌夜深無事躡高巓獨步携筇到壑邊惟有一輪
明月照棒頭獨破木中天
問風吹日炙還當得祖師西來意麼
答爛却多少
頌虛空吐出一枝花馥馥清香映碧霞一陣狂風
吹欲盡紛紛幾點落誰家
問三脚驢子上天台且道日行多少

答一去二三里

頌良馬追風不用鞭誰將雲影挂青天翻身不覺騰霄漢踏破長江月一團

問叅禪學道人秖要會得本命元辰的落處假若四大分張本命元辰落在甚麽處

答只在此山中

頌叅禪須要識元辰枯木花開劫外春杖頭點出無心月堪作人間第一燈

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個壞不壞

答長安雖鬧我國晏然

頌那事明明徧剎塵何須特地問知音哮吼一聲天地裂大千無處不稱尊

問玄沙三種病人如何接得

答便與麽去

頌沙裡淘金始見真百般揑怪度殘生本來一個風流漢何必人前叫苦聲

問道遠乎哉觸事而真如何是道

答飢來喫飯倦來眠

頌萬念灰來一物無悠悠何事涉程途推開日西月面佛透出江心月下波

問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向上一路千聖不然不傳不然則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

答觸破天邊月

頌翠竹黃花古佛心銛刀利刃耀乾坤夜深碧澗寒潭底透出團團月一輪

問般若如大火聚動動則燎却面門為甚麽又道眼光爍破四天下

答不離當處

頌坐臥經行總一般更無一法襍其間悠悠踏斷山頭路香滿溪山花滿園

問一即六六即一一六俱忘時如何

答家家門前火把子

頌密密綿綿不漏機山花澗水兩相宜誰知六一俱忘後千聖從來不識伊

問拈一莖草遍覆大千還信得及麽

答少賣弄

頌金風吹過碧峯頭赤脚胡僧得自由蒼松白石融心劫逆水長江晝夜流

問觀世音菩薩將錢買糊餅放下却是饅頭還是神通妙用還是法爾如然

答粟棘蓬
頌粟棘蓬邊得自由原來放下是饅頭夜半日輪當午照金雞啼在五更頭
問開口早經千萬里低頭思慮萬重關指人若也無正眼何當前程作野犴作麽生是指人底正眼
答爛冬瓜
頌風寒吹凜烈碧雲千古絜牛頭未見時百花頻落葉
問雲門扇子踔跳上三十三天築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試道道看

答打云放過則不可
頌扇子何曾跳上天雲門拈向鼻頭尖嚇得釋提心膽碎幾乎躲在碧巖前
問肅宗夢發菩提心誌公向宗道十二其中還有道理麽
答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頌菩提寶鏡映三台漁翁把釣送將來換得驪珠藏世界休將世界挂心懐
問江山改而心不易海嶽遷而志不移爲甚麽有得有失

答石人無夢
頌山河改變有當人花發枝頭樹樹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問瞬目已經千萬劫揚眉猶隔萬重關作麽生得勦絶去
答未開口前
頌雲從山裡過撞着火柴頭燒盡虛空界紅光射斗牛
問徹底掀翻的我道未在鼻孔撩天者尚不放行且道山僧具甚麽眼目

答瞎
頌掀翻大地有何難莫把烟霞仔細看劃破長江流汪涇鷓鴣啼處百花殘
問世尊言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驀拈拄杖云與作個甚麽
答沒有名字
頌雷轟電閃一條白練兩個古錐佛也不見
問談眞郎逆俗順俗則違眞如何得不相違去
答君明臣良
頌寂寂本來空虛名待雪峰松下問童子只在此

山中

問法不在內外中間未審在甚麼處

答鳴指云在這裡

頌法法頭頭得自由將軍有令定機謀手敲石鼓玎琮響撥轉機輪向上酬

問會得那邊事却來這邊行履且道那邊事作麼生

答逢人切忌錯舉

頌雞足山中等個人龜毛頭上解翻身赤脚波斯空裡走悠悠獨步在江濱

問莫向白雲深處坐切忌寒灰猥殺人畢竟如何出得此過

答刹竿頭上風車子

頌獨坐孤峯看月華眼裡何曾着得沙踏斷浮雲千萬片如何及得老僧家

問拈拄杖云喚作是亦不得喚作非亦不得畢竟喚作個甚麼

答胡張三黑李四

頌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處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問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未審是個甚麼

答石女不揚眉

頌閃電光輝當門霹靂作家相見東墻西壁

問一輪超出三界外當軒照破萬家門即今山門佛殿作麼生說個超破的道理

答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

頌撾毒鼓震大千水裡無筋透碧天杖頭點破摩醯眼撥轉乾坤風月前

問猿抱子歸青嶂裡鳥啣花落碧岩前不得作境會且道作麼生會

答舌頭無骨

頌細雨紛紛灑玉樓佳人對鏡早梳頭忽然打破菱花鏡一道寒光射斗牛

問劫火洞然而常靜步行踏斷流水聲還有是般人麼

答十字街頭石敢當

頌金雞聲唱太平歌兔子從來不出窩語若雷兮轟劫外光鋩一點射娑婆

問汝若胡喝亂喝我即橫打豎打且道賓主相見還有過也無

答赤眼撞着柴火頭

頌擊碎重關拈出衲衫有過無過揭過一班
問善財參徧處黑豆未生芽且道明甚麼邊事
答踏着秤鎚原是鐵
頌藕絲縫裡步雲霞榔栗橫擔日月斜黑豆而今
拋出也從教何地不生芽

卷第七

曹溪大休珠禪師書問卷第八

侍者德瀾錄
瑞鹿法孫行信編次

附鎮臺張公國勛請任曹溪來書 法諱愚

自三請鬧口拜違慈顏於十月十九日抵江寧十
二月初十日鼓棹長行矣俟到粵任諸事役務少
有頭緒當使迎接吾師聽風旛話千祈慨允不勝
榮荷翹首瞻戀不盡依依

復

去冬拜送使我懸心神馳左右奈關山迢遞不克問
候爲歉忽接來翰方知萬福則樂然也承諭風旛教
我某才疏德涼急欲覓一山窩以盡殘喘若以南華
累我力弱難支請另擇高明尊宿恢復祖道況某浙
中一人身羈兩刹百務勞心公亦深知胡不諒之

二請書

愚自舒城虔修小函差王中軍送至蓮座嗣來湖
洄江水遠企慈雲如挹吾師德範茲月二十一日
度庾關將至端峽矣韶陽於曹溪僅隔一水彼中
爲南派正宗愚懇請再整虀鹽弟子去彼匪遙得
吾師駕至使菩提樹下復光乃弟子之深願粵中

士民之深幸也萬萬放心振錫而來愚則已之不來不休而已矣特遣舍侄奉迎翹首錫音無既瞻切

又復

某自出世以來叢林七住六處開堂於中千辛萬苦不記數也此時此際荒亂交加出頭不如縮頭好進步無如退步高定隱白蓮尚不願住欲休老于深山再加一曹溪破院任在我身可謂苦中之更苦也不是生退屈實乃怕事多端若弘法者俱肯如斯法門不致寥落便恁麼休去亦不負老象田冀高明再訪

達者寬宥余情

三請書

懇拜辭吾師曾三具荒函想俱投蓮座矣粵中情況寇賊作祟生民不得安枕回視嘉禾吾師教化之所宛然另一世界吾師何不普慈雲于炎海令吳越獨私造化耶懇其飛錫萬勿固辭駕過嶺東慈航早發使登彼岸愚敬拭一單躬迓南華道左矣弟子身沉宦海苦不可言冀法幢高豎慰心教我臨楮不勝懸切之至

三復

承請者三致不奉命欲到肇慶一面不意南韶道鎮府縣預下請書南華耆舊欣然迎接於是十月十五日進山滿子昔日之願矣冀欲再會奈因結制日近戒子遠來諸事匆匆又不克如願爲歉曹溪久無主法者可謂荒涼之極意欲聊拓數椽以闡宗風子宜留心與李制臺爲我致意不及另草待時世少寧把臂一笑何如

附汪振老書 諱裕

白蓮寺乃荒蕪久矣天假大和尚駐錫於茲五六年拮据之苦漸漸可觀不謂忽有粵遊聞之若爲

所失彼乃佛祖道場虛席以待佛祖接踵無計挽留裕恐白蓮旦夕間仍然鞠爲茂草數年前荒蕪之景象復見于今日矣昨欲借重雪山師主持方丈觀其言語尚在吞吐之間必望和尚委曲慰留須在初一法駕未發之前擇一吉期請坐方丈緇侶幸甚外護幸甚和尚雖在數千里外得無顧慮矣代布不盡

復

某住白蓮萬苦千辛愧福薄耳承台下多方衛護且喜得安今東粵之行已決如果不負我心請再擇明

眼宗匠主持方丈接納方來某心亦足矣雪首座似有西山之行領命苦苦相留乞台下作速安頓以慰我懷雪山果主白蓮

附天華遠和尚書

曹溪乃余之所住過極欲與和尚到菴細談其中情節二回兩度俟駕不來但吾人襟懷廓落法道從此馨香徧界此行大振吾宗也欣慶欣慶

復

某欲拜辭起身敷四奈各府縣善信踵門拜謁不絕一刻不暇不及拜別罪歉罪歉復望吾師爲法爲人

莫生疲倦衆生難度方便垂慈轉見師之深願耳法門凋零之際乏人弘道之時主法者以包天括地之量撐持末運是某之至禱曹溪機緣非偶舉措聽憑龍天但抱道化導用酬佛祖進退得失付之造物豈由預備哉

附蔡公張護法來書

頃聞飛錫過庾嶺深幸吾道南來矣途路修長跋涉爲勞雖筏渡不憚津梁而弟子之心則甚感且念也肅請往肇大闡性宗丐楊枝法雨普濟殘黎爲望臨函神往

復

一載不面如間三秋送肇之念勃勃但韶石衆護法虔請之誠似不可郤待進院後諸事少有就緒來作不請友也

又上

吾師重振祖庭人天歡喜弟子愁擬膜拜法座瞻仰慈光但疎節爲慾彼中同衣如水乳否山川風上能容錫否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吾師願力弘深大千皆領法旨也舍弟素稱信心業已托爲外護諒能料理俟少刻暇當晤三生石

上必留弟子片席以話無生耳冗中草泐慚愧不盡

又復

世事如穽塵勞困人返照迴光萬中無一公人情善世道義兩全浙粵二山無不稱讚托清光遠映林下且安淡薄難支我領衆衲篋東肚皮守去可謂入定已忘三秋事起來不見四時推法喜禪悅爽我襟懷山中滋味特與公說

又上

自秋徂冬、今且春半曾未特一走耑候弟子之罪

誠莫贖矣雖吾師慈悲知我塵緣所縛而弟子寤寐之間眞無處置顏面也二舍弟來肇云吾師宗風日振淡薄自甘誰爲爲之豈無慚汗日來制臺巡行高涼弟子居端城守冗忙更甚玆以鱗便附候慈祉卽啚差員虔叩不一

又復

殘冬接來翰深知公冗爲羈邇來國事匆匆莫生罷倦更宜耐心耐意煆煉眞空但恁麽去則事理不外也令侄至深知來意山中諸事色色妥當不勞掛心老僧放出補衮調羮手撥轉如來正法輪呵呵

又上

吾師南來梵臘皆前禪心江上祖庭自當大轉法輪矣但弟子去歲自秋曁冬靡監晝夜而硜硜株守味澹如水一切餽遺槪爲峻謝卽獻歲方升不遑馳一介叩賀慈祉不特地主之誼歉然且拈花以上椒頌俱爲缺節罪誠莫逭藉和尚慈悲或邀懺釋耳待地方調劑之後當有餘暇拜晤金容以消積歉秖此附候新禧不旣神往

又復

自進院以來說戒三壇結制兩期百務匆匆不及遣人問候彼此相思何緣一面某亦諒公想公定諒我也今應元長老舊爲南華住持甚的當因水月當家輪着卽退任而任之也亦是我門下老弟子乞淸目垂顧將水月轉爲法地浩歸四方衲子亦在公一臂之力耳小徒來久何以不回懸念懸念乞發行爲快衷曲之談筆下難盡秋末冬初盤譚不宣

又上

我師重振祖庭緇素雲集可謂法海信哉道高龍虎伏者也使人人盡歡喜讚嘆得所未有但弟子一官束縛未得頓脫塵緣碧水青山徒有神往然

而二十餘年戰場味如嚼蠟到頭一着未猛惺將圖兩隻芒鞋一個蒲團孤雲野鶴五葉一枝亦願侍從蓮花座下也不識吾師許可否前兩師兄來端諗悉道範淸吉捧誦月上三更坐釣臺之句尤感吾師接度之切具大手眼領敎與惠漢水峨山不足喩高深也侍師回南華無物將敬聊吟近作錄之扇頭請政幸叱存之臨緘寅依

又復

渴想君家神馳久矣忽接來翰爽我心目山僧以麤言冒瀆公不介懷可謂言外取意小徒在府承惠擾

齋傳聞公之切心道心使我思師徒飽領清誨我亦放心行道也闔山耆舊欲來拜謝公請山僧任持曹溪眞水乳相合也闔山相安也山門穩固則法道凋而再整枯木謝以重榮全賴吾人之力耳

又上

祖庭一席風冽山寒弟子三月登埤疲于奔命玆者責任亦無能爲也吾師法眼視之特蝸角耳獨弟子終日匆忙勞怨叢集蠅鑽故紙不克一了究竟吾師婆心甚切乞爲弟子下一金篦何如節届重陽冗甚未遑耑役奉賀

又復

某以法眼觀之如飲淡水如刀剖空用世眼觀之蠅鑽故紙誠哉是言矣幸有此心此念切不可忘忽時鑽透方識天外天不待問人也

附聖翁張大老書 諱世臣

數日不聞問諒法體康泰祖庭諸事已整頓有緒矣幾畨欲趨侍猊座載聆麈譚弟子爲俗務所羈弗克如願適蒙手教儼然耳提面命深慚企思眼前雖不能卽居山谷然于此事亦知用心爭奈只在心性義理上穿鑿疑不發起古德有言若事上覷則疾若在意根下思量卜度卽没交涉如何是向事上覷下手工夫乞和尚直捷指示弟子依而行之至懇至懇

復

接尊翰方知前字已蒙台覽矣承問事上如何下手老休有一問盡大地俱是事且道向何處覔理試拈出事看若拈不出依舊賊入空屋且問說事的又是個甚麽卽如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老休云說了也且道他說個甚麽老休云乾屎橛與作事得麽便恁麽會略較些子乞老居士舉起慧劒一揮

兩段將此葛藤椿送到東洋大海外則可也豈不聞知之一字衆禍之門正此之謂歟

又上

弟子在熱閙塲中輥了一世自已安身立命處全未打點幸得諦聽法旨覺此中恍然有躍的光景及離座下仍復憒憒不知是業深根鈍于此事無緣耶抑年老氣衰弗能承當耶或心不眞實志未決定耶懇請開示諒大師老婆心切當必爲我直指也霜林寒色大異城中願言珍攝以葆天和有懷如縷嗣容面悉

又復

前在韶城過蒙冉力眞一箭射入九霄也靑天亦須喫棒但向後亦宜箸箸相承自然箭箭中的也文武須知不外則事理盡在其中何有老少之分別根基之純鈍耶來云雖然的光景此乃塵心暫歇一時輕安老居士根性勇利拂塵而行久久自然相應若依舊涉事依舊走作喚熟習難忘要到四稜踏地不亦難乎必須退居山谷晝夜用心管保歸家穩坐也然雖年尊色力尙健氣宇過人叅究此道綽綽有餘萬不可中途生倦失老休之望也

寄張鎭臺書 諱璋

屢承厚誼感佩殊深此因非淺定在靈山同願今日方滿也賜額一至草木增輝即法堂前煥然一新矣更冀移玉入山爲戒壇主盟山門有慶衆僧有慶即山野亦有慶也是望

復周道臺書 諱日燦

捧讀瑯函超超玄著非受靈山之囑能于紅塵堆裡作世外想耶從來佛法付與大臣如趙淸獻張無盡蘇子瞻黃山谷以宰官而傳祖燈尤彰明昭著者也昔憨大師弘法曹溪君家海門居士竭力扶持至今

（編按：此處原稿模糊。）

傳爲美談浴佛戒期承高軒徃顧泉石增輝某披拂汪懷澄之不淸撓之不濁可勝慶快且蒙賜佳額名聯字字珠璣前無古人後無作者藏之祖室永鎭伽藍當與天壤同不朽耳公事之餘倘惠然命駕入理深談一番了過去生中般若因緣此大丈夫之所爲而某之所喜出望外者也夏日炎蒸惟冀台臺爲道爲天下自愛臨楮曷勝瞻依

寄南雄鄭太尊書 諱龍光

某在浙中聞淸名耳熱及至南雄不敢擅自造謁權任靑蓮庵兩三日張公促行又不克一面爲歉承游

揚張鎭臺何太尊色色周全或徃來其間乞致謝一聲于是月結制也但齋糧之少衲衆來多特遣小徒拜謝或有外緣爲我指南

寄韶州何太尊書 諱鳴鳳

屢承厚貺感佩殊深山中頗安全賴覆庇某府抱五內前聞道體違和某甚懸念特差小徒問候想弗藥有喜也鄙寺前任持已退今有一老誠者某見其爲人近古勸任住持接待高賓乞台臺垂靑爲幸

寄韶州梅二府 諱叔

老老大大尙沒料理雖擔世外之名竟業識忙忙爲

尋歸路有遵尋召至今歡然幸相忘形外恕我可也周岐老進山某亦面訂至端午後偕駕同來某灑掃苔徑迎于南華道左矣

復韶州周三府 諱憲章

城中握別又易一冬可見光陰如電山野常切切于斯如夢不來又隔一生也台下神情凜烈雅致清高某時復三思不啻台臺不棄山野乎托清光遠映是月結制也臘月初一日說三壇大戒乞駕進山一敘以慰我懷

復曲江諶縣尊書 諱紹津

恭惟大居士台臺豫章宗匠盛世循良筆端吐造化鹿鳴興歌心上起經綸牛刀暫試喜燕臺之市駿在即幸雲山之付囑未忘其藏拙亞地深愧入鄙仰瞻德容飲醇心醉正擬借光于戒室猥蒙隆施于山廚禪流之枵腹果然檀那之慶餘無既肅楮申謝嗣容圖晤清誨不盡

復會旅老書 諱弘

久向道雅不克瞻依拽杖南遊爲尋知己台臺高名朗于寰宇某未發足以前早與神契也粤中土廣人稀相逢者少即今垂鈎四海爲釣獰龍未卜台臺不

棄山野否

寄滄然侍者書

數旬不見使我夢寐心驚云莫非中道而止之耶俗務牽纏耶不然何不過我以完未了公案世事如身之與影愈走而愈急也貴乎識得破就陰而止之則影自消也跡自滅也山中諸事極妥四方衲子如雲觀曹溪風景當有興色但我丈室無人談談希子速來慰我神馳不盡

寄德盟黃道人書

山中寂寞無可談心公何意久假不歸懸念懸念爾我飄然方外與如泡影何勞奔馳于聲色之場乎千祈策杖而回慰我遐思

寄五倫侄 果然出家即坤雷

自到浙中不無眷想母兄俱亡時痛切焉我在外晝夜忘眠爲成道業道業已成又承先冢田將法門大事累身因不敢負先人苦心咬定牙關恢弘祖道以報先祖道以報爾先祖母一片撫育之心正是一子出家九族生天也舊歲有朗徹禪人爲衆多特往吾里募米方見吾侄親筆來書兼以道心深信三寶今又差雷空書記自如禪人一同過我求出世法趣汝

後生時還可策勵二任分付他守定家業汝一一倒斷來自有安頓之方所謂卽今要休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至囑

寄本源和尚書

時景易過轉眼風光不覺二秋矣侍者來時弟尚望兄候至冬底法駕不來不知何阻使我歎然浙中衲子檀護根基純熟彼此信然不料張葵老夙以願力興復曹溪七月初一日乘舟初二日長行湖嘉四衆不勝依依南華機緣甚偶弟欲恢復然而孤掌不浪鳴特令黙之來請乞兄偕往庶滿昔日同叅之願耳

更冀舉起慧劒斬斷葛藤撩起便行垂模萬古舟次匆匆不盡欲言南都翹首細談衷曲

與客宗庫司書

古聖遺訓云作福如搶寶在吾徒不惟搶寶亦寶內擇其至寶也叢林一肩擔當盡心料理使老僧安心行道來衆依棲在子一人之力耳貴乎如悉達取寶入海不見其深没頭没腦全身在裏許一踏到底管保唾手而得矣

復天界浪和尚書

此際法門下衰宗風寥落在乎老人坐振此道使洞宗源遠流長也此行某仗老人慈光庇蔭南華再整六祖重輝某在東粤焚香頂禮不盡

寄穀山金峰和尚書

弁山法道海內橫行在乎吾師之力耳乃先人高明達見付授四十餘人彼時小見局隅之流皆紛紛議論不料末法全賴諸善知識慈航普渡庶使玆輩杜詞抱愧流落在常行粥飯僧數裡某道過南華聞和尚法道之隆僧俗讚嘆不已某亦欣然惜乎弁山諸善知識長往者多幫手又少似覺法門寥落某則莽然無措幸吾師在急流中下一椿石且喜老雲門道

振天南也

寄汪爾老護法書　諱挺

去秋握別倏爾金風又至矣流光如電誠不我待也台臺近履更勝否造詣更精否太封翁萬福否冀一一回音慰我遐思某在天南荷台臺庥庇四衆欣欣龍象常盈數千乃六祖遺風尚在耳山僧鼓舞餘勇痛加鉗錘但得法雲四出則此一番公案畢也白漢乞大護法加覆之今差小徒耑候淸吉端溪一方引意惟希鑒茹不旣

寄實行兄書

自江寧一別不覺一秋也一路切念我兄㸔腸奈因行促不克細細盤桓令人歎然于十月十五日曹溪蓮院也結制說戒來衆益多托兄之福內外俱安弟孤雲野鶴翩翩無侶如江寧事畢速還南華釋弟之遠望

卷第八

曹溪大休珠禪師書問卷第九

侍者德瀾錄
瑞鹿法孫行信編次

附佛日雨老和尚書 時師任寮印

每見人來知吾孫法道將隆兼能自愛不輕許可寔爲我懷久久無倦不愁雲門佛法之不復耀也佛日禪衆俱精進兩堂共二百五十餘堂外亦二百五十餘兩堂首座一爲革故易號大兕一爲達門二俱老誠衆皆悅服完得一期或有一二可煅煉者不可知也

復

前別老人某心亦不捨依棲奈烏鎮鄉紳懇請之誠只得勉強從之進院以來無刻得暇不克問安爲罪邇來法門混濫病諸輕授某決不輕意許可坐斷時流舌頭亦不苟圖安逸畢竟煅煉方來以報老人萬一恩也

又附

隱玉來知道場勝槩又知吾孫爲人眞切能如是不輕許人不唯超我他日大起吾宗不可量哉止溪去既不淸以事汝卽事我故不責之今復不淸

而來故不擯而擯聽渠自愧若再至密印當略責而已如象田僧燒渠衣單覺太過也

又復

隱闍黎戒期勞他因初任不周待慢也期內禪衆總二百餘凡佛事陞座四衆不下萬餘可見佛法初興信心而使其然也止溪圭角太露某爲之摹稜倒縫琢磨之止溪難當卽飄然也和尚分付再來姑恕之象田僧粗糙非常人品不正戒律不通欲充尊證因某不命在期內作炒遂逐之竝無燒衣之說乞和尚更察如虛責以誡之

寄白龍氷懷和尚書

久不晤面夢寐時勤恩及深譚宛爾在昨起程匆匆不克細領敎益爲歉承訂法嗣之後懸懸在心近見人心不古觀其言未保其行有其行而無其才縱才德互行於此事難得徹透者得人之艱正爲此也前遣二僧上天台有一靜主本源徹公向與弟爲同參友此是抱道之士或仗兄慈光來時當明窓下安排則白龍宗風有賴也（本公果嗣白龍）

寄本源和尚書

旣擔荷善知識之位寔非小小當寬以臨衆精以治己行一事可爲天下法發一言可爲天下則舉足動步如獅子王百獸見而潛藏哮吼一聲百獸腦裂若然者不說法而說已竟不行事而事已周非但叢林井井有條亦且衆心仰服行事推誠發言推重正是少出爲貴少語爲珍縱居闇室如對高賓兄若遵而行之非特報佛祖深恩亦且老人有賴予心樂矣白龍愈增光輝法門重添柱石觀兄氣品時節還未至切不可輕意鼓弄邀來人心輕浮動輒欺心學談聖賢之妙論履踐凡愚之劣行此是法門衰替之時欲要挽回深蓄厚養飽學深操事理兼備宗說俱通具

獅子牙爪祖師巴鼻衲僧眼目鈌一不可近有一種貿販之徒喫善知識飯行魔家事鎭日商量禪道佛法心心攀緣念念不住觸境生情造生死業撥着不知憒憒然胡打亂打問着不會悱悱然胡喝亂喝爭人競我唐喪光陰輕慢好人以爲具眼批判毀謗賢聖自謂總不及伊種種造業不可枚舉祖師東來有利有害正此之謂也吾兄當坐斷千差異路不得帶水拖泥落草盤桓不然則愈增魔業熾盛何益之有兄當甄別勿使流布若流布之名一出縱有超古之作不足信矣豈不見眞點胸過章江政禪師之門一

日掘衣露脛而過政問其故曰前廊後架俱是葛藤恐絆倒耳可見落草有時不一槩論或閑暇之際從容論道觀其法器亦可陶成欺心狂禪切不可助彼之臆見如是提挈人正人觀之自親不肖者自退法道之興由此而至矣

別雲松和尚書

前承一紙得保無虞感也何如邇來法體想弗藥有喜也因携杖匆匆竟違面別途中歉歉況此時景更不同也一味直心婆舌激切爲人久久恐致招尤所以某負拂而長嘆者也衲子之家蕭然物外豈肯拘

小節哉此去任緣他往未卜幾時再會此書作別烏鎭撮爾之地不足爲高艮化導倘和尚別有定度又非其所知也臨行倉卒不盡所云

與鐵幢禪人書

細看汝行寔於中無大徹處故不意此際分付汝古人親師三二十年尚未盡其妙況今人浮淺猶不及古此一段大事豈可草草況汝年幼才德未充正好放下身心操履當割切速成之病根庶不墮旋蒸熱賣之醜態不可不慎

別孔文在皜居士書

前蒙手啓請山僧主持寮印勉力承當寔非本意奈貴鎭宗風未到之地可與談者寥寥無幾惟吾子深相契合滿望爲法門艮器許久不來時勤懷念邇來銷金之口不一動則煩人因時景愈褰哲者知幾故爾携杖他往恐雲水無期草此致別如不負我心他日披緇以佛門爲歸計是山僧之萬望也

寄廓朗兄書

光陰迅速日月推遷拜別慈顏十有三載未發明時恐負出家之志不敢速返既少窺見又被法門事累故遲心眷想時復徒勞念先師塔事未曾入山兄等

不及再晤何歉如之待世稍平卽返鄉拜晤不盡

與定隱鶴林茂公書

粵中僧俗望善知識如大旱之望雲霓山僧一到如龍得水我已放心行道也合山耆舊衆等各各體心擧措合法六祖遺風猶在我只接罣而行毫不費力我之道緣意在斯乎特爲子說各剎諸徒行道切宜兢惕不可濫付匪人滅法門之光萬萬曹溪語錄先有八十餘張帶來在乳源清公處子同解公到譚樑老處求序文刻全錄全錄中俱以曹溪出名開堂數剎附在錄後送到楞嚴經房永垂不朽至緊至緊曹

溪深山窮谷正是道人化導之所我不想回浙也子住持定隱方丈寮宗是苦惱忠厚人子看我面上好好安頓使之少者懷而老者安則叢林不興而自興法道不振而自振子亦是老實人若心行不端者性情暴戾者俱不可悞任我有未了之事盡在子了前分付兩三個老人家倘或不測俱造塔葬在定隱左右子到五十四五亦造一小塔錐在寺之直北想我今生不能來也將我之言且緩欵不可說破令諸子動念所說幾件大事一一依我足見子始終厚情也懷旭長往爲脩證說聲時中用心操履芥菴一枝全

在他流通若避煩偷安不以法門爲事者老僧作不肖論但要操履成人出世不出世聽憑龍天後無悔也即將此語轉爲我門下開堂者說浙江乃獅子窟不得草草倘有壞事者白蓮方丈與定隱方丈懸老僧像鳴鼓集衆擯出法門外永不許爲人二子既坐我方丈代我行道代我之言亦將此語傳入我衆門人耳或有不法之子擯過寫字到曹溪我方可刪去聯芳中偈語不可怕人見怪正是怕生怕死非丈夫不爲法門非丈夫苟徒安逸非丈夫豈不見當言不言則失人也子一一依教奉行我在東方合掌讚嘆

不盡全錄板送到楞嚴已將白蓮寮印天華定隱妙濟弁普說板一總發來曹溪經房流通以法濟東方也子到潯中將我所說一一代言安慰諸子勿使動念方可安心操履古人坐脫立亡全憑定力意識不行只爲全身載道即垂手三界出生入死不被生死繫縛皆此等人佛法衰替時逢像季以貪嗔癡爲戒定慧將爭人競我竟作平常不知全身在生死裡還要高揮大抹瞞人自瞞只有一處瞞不得假若老苦臨身百骸將散要死不得死要活不得活那時叫天叫地四面無門悔之晚矣即善知識亦是虛名只要

當人四稜踏地十二時中不自欺心豈不見心如墻壁方可入道有等狂禪見恁麼說便掩鼻而出子宜穩當把住莫受他惑九峰三遍出定灌溪七步而亡有七日而來者有擲筆而逝者有沐浴焚香別衆者有陞堂辭衆者說他不是得麼恐子不會再下個註腳上來尊宿恁麼自在皆是四相皆空五蘊不有二六時中不落意思信口便道信步便行直來直去不見有絲毫許佛法世法情塵愛念繫在心中便恁麼自在我在深山中老虎爲伴正與諸禪子提唱此事亦常於此切也實要生生受用豈可掠虛耶從上佛

祖亦如是古今知識亦如是老僧亦如是復望吾子亦如是不負靈山荊記也賀賀

寄譚埽老先生書

光陰如電日月如梭瞥轉眼時颷然異世喜台臺身不涉世善養天機胸懷廓落則包羅世出世間以古今未來之理事以筆尖頭點出耀古騰今山野亦深服焉曹溪仗六祖之餘光憨師之法則叢林尚井井有條人心幸而素朴奈久無法王者人人本有光明湮沒也山野一到合山如瞎得燈不勝踴躍予遂舉筆云遺風猶在今冬開堂說戒來衆益多但隨力隨

分亦不強圖乃道人之本分耳大師年譜一到合山大衆如饑渴之得飲食乞台臺將板發到曹溪永垂不朽如何山野曹溪拙錄先有八十餘張祈一統序以曹溪出名開堂諸刹之語附之錄後送到楞嚴寺經房久遠流通是荷

寄錦山觀音寺越峰堂頭書

我佛遺言千經萬典秖囑後弘法者以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廣度衆生並不見有打罵擯斥而度衆末法之時只宜柔和善順而接物謙讓厚道而益人則自也安衆亦安叢林亦安如惡性比丘不服善者只可默擯而已若加以擯逐視如寃家則我與彼何殊何名善知識善知識能調物情自尚不能調其心性何能調物耶幸子道場相去山僧不遠事有決斷不下不妨過我請益凡事子只把大途瑣屑小事置之無聞正所謂不啞不聾難做阿家翁若件件責之以禮久久衆心不安便有參商鬪暇接人之際不得帶水拖泥端居丈室律身清潔將日前所得所證一着子單提本分令人直下承當使後學有眼叢林有主是者還他是不得欺心瞞昧非者斥他非使有進趨分不可以非說是羅籠當世熱鬧門庭賤賣佛法亦不

可以是說非欺心瞞昧使學者岐路亡羊若然智者日退不肖者日進法道焉能振作耶上堂說法切不可敘人情鋪文理人情文理乃世諦流布事不見題目就云當觀第一義擬議之間落七落八了也何況敘寒溫耶卽方丈內尚不得說世諦況擊動法鼓諸天龍神俱來聽法寧無畏乎於陞座時直須胸中常坦坦無名無我無佛無祖目前無礙便如獅子哮吼也家常之法豐儉隨宜切不可以飲食哄小人任一犯此咎便非正經人正經人只貫道眼清明爲人的當雖飲食菲薄何妨乎道若以豐衣飽食混帳過日

有何益哉凡夫習氣同乎與沸縱一言一語相應於行履中未必相應於一切境界上着眼看他若逆順境界過不得便見生死宛然此人決定付法不得今有十宜以誠將來子宜珍重胸襟宜寬眼目宜明授人宜擇操行宜古處事宜長發言宜當臨衆宜容立身宜潔導人宜慈規諫宜聽守此十宜自然見處寬通受用廣大法道日隆災害日遠扶末世於將來弘吾道於今日是我之萬望也

寄滄濵滿侍者書　時師住定隱

世間淺見之流觀起倒風聞氣色便曰某是某非皆

是相時宜而後往前說惟老僧從前往後說當初執侍我時晝夜忘疲徹談爲廣子見聞望爲人耳何得自輕賤自泛濫耶烏鎮是子剃髮之地十聞而九指目焉豈可荊蓬自居使智者掩鼻當擇一明眼宗師終身依棲了子大事即我爲子剃度訓導片片血心烏鎮到嘉興不遠竟不拜謁置之無聞五年也此一節是子不情況沒意氣無孝道忘仁義使我懸心看子大凡一切割然不肯轉頭況智眼不明志向暗短但不知去向何如耳千萬蕩去執情圓融無礙則事亦在其中理亦在其中仁亦在其中義亦在其中乃至終身結果盡在其中也或來不來其中意旨望子回音囑囑

復潛菴座主書

昨專使來聞知吾子出世明真甚喜但非老僧之本願子年輕才力未充恐徒氣力耳洙涇到此不遠不來白我輕意開堂似犯欲速之病自古大鵬決不小就若小就非法門之望不見道不鳴則已鳴則驚人不飛則已飛則冲霄況衲僧家上半生辛苦爲已下半生慈仁爲人若小菴小院小就譬若螢火之光太陽一出即掩耳老僧苦口非不助子懸望過我操履

一番得大機顯大用那時放手百發百中也

復定襄書記書

昨子去後連日冒暑一病幾死邇來少愈起問吾子不在又添一種煩悶也子之行履滴水滴凍闔寺孰不知之爲甚自跌大凡聞言冷語置之無聞無辯是大人之用心胡不知演祖之喫掌雲端之錯聽違師之無聞侍者之折足乎久而自明後說法利人機辯縱橫受用廣大光明炤映古今皆是含養工深道充德備返觀從前衆生乃諸佛之鉗鎚耳吾子氣度聰俊似乎過人及至小小境界現前便過不得多年之

用心自徒然了若背我不來到弄假成眞也爾我是最契之師資今生不面耶不則速速過我以完初志能克苦工深六根自脫根塵一脫智慧朗然向朗然處說是不見其是謂證非是之是是道非不見其非謂斥非是之非非卽三界中不過借路徑過何有拘絆于我哉卽弘法利生也爲繼其佛祖之制以待其人若以正眼觀之也是臘月扇子思之

復落雲鏡菴西堂書

語錄看畢內中有強用文理多說說話似乎不知利害漸中乃獅子窟不是兒戲以多爲得只宜删繁取

要如天目禮虎丘隆不滿二十餘張自然大行于世所以說話不必多以驚人爲最得人不必多以龍象爲最此時法門草草師資反目皆因付時不的當故多過謬吾子是老成人只做老成事守定法門久住叢林不可輕意換院子時常過我以慰我心既得所又得人當好好安頓少者懷之老者安之則近者悅而遠者來則吾子安叢林安法門安老僧亦安心也囑囑

寄巨平西堂書

裕之來知吾徒開法圓通四衆欣然老僧亦增喜也

此際世態非常切宜仔細安衆不必多但隨力隨分自然省力也時中安頓上下一衆和平則道在其中也垂手之際直心片片亦宜細心萬勿鹵莽久之勿倦以至誠心接待方來自然法道彌布矣

復張總鎮書 法名德愚

兩辱惠臨深談衷曲至人德言別後馨香襲襲也幾欲恭候台臺佩念未獲申承偷與復煙雨隆嘉禾風輿之大觀深爲勝舉愧山野德薄才涼不能企力卽覓之衆中皆是捨事就理炷香究巳之流於福緣事皆言留在悟後況人生在世如一大夢但於夢中作

佛事卽佛事亦好夢耳在乎智者識得破自跳得出也前台臺與山野徹談皆出世之因亦以夙植靈根於般若今現宰官身不昧本因兼之舉一明三目機銖兩別後山野時時欣慕再冀廻光扣己而參忽然摸着自巳鼻孔方知推車共劈非他力陸地行舟事坦然臨楮不勝瞻仰

又

淸晨跏趺摹想台前選佛休官古今希有見的淵深海濶胸襟某亦合掌讃嘆也某出世有年僧俗相交其數雖多似有太過不及吾道不行焉惟台臺善識

時宜可謂俊極矣某入山脩道弘法利生若得台臺輔佐如鵬有翼也況如鏡對鏡光光相照世出世間不言自明正謂叅禪須是英靈子學道還他大丈夫荷荷

又

睽違許久每切瞻依憶昔齊會今已易裘矣想台臺日來履福惠吉乎聞旌旗有高陞之喜將樹鉅鹿之功未審行裝吉時期在何日某欲恭賀麾前併祝不日凱歌之慶幸示一言爲慰

又

日昨台駕光臨實不預聞褻慢也幸而知心人料不罪我亦冒雨而回使我神馳左右夜深伴燈細想尊意此時作官不被官累以弘法爲心定靈山莂記兼以智眼圓明高明朗鑒仁慈育人領人銘刻是以某用遠見相待聚首深山者不忍將良罷伴俗之類耳某意若是萬萬留神至囑至囑

示孔文在皜居士書 法名德皜

昨日付囑汝後禪堂大衆個個歎息於中涕淚悲泣者五六人可見佛祖慧命利益人天正在此時山僧任客印半載內中契我心者寔鮮故我長歎息若如此出世利生有何益哉僧俗盤桓不下千餘望子久矣唯恐不能大翻身幸得個安樂處我心樂已故將佛祖慧命兩手分付亦是法門萬幸但居家抱道實不容易一切處當着精彩如珠混於淤泥弗使纖毫汙染于無汙染處亦能千變萬化應現諸塵實不與諸塵作對卽名物外閒人此一行履從上諸聖若是山僧亦若是子亦若是卽名以心印心傳佛慧命盡是此等人雖具如是作略亦不可稱性但恐中下之機又生退毀一生退毀則無益于人恐其無益山僧亦將高就下屈於自己口吞日月眼益乾坤之氣象

何以故夫爲善知識似天普蓋似地普擎風以時雨以時使其三草二木悉皆沾榮正是能利益中上下三根耳是名調御丈夫丈夫觀盡大地如赤子他人饑猶我饑他人苦猶我苦他人流落惡聚亦似我無異矣此名大慈大悲救濟衆生今子分中似覺還少向後當依我言興慈運悲救濟群迷若以世法禮儀而得度者卽以世法禮儀而爲說法若廣學多聞好辯論得度者卽以廣學辯論而爲說法若有卑劣之形者卽垂手現卑劣而爲說法如此三根普利則少合我心別後未久不覺叮咀我察衆心悲感交加特

示寸楮以增法喜時中珍重

卷第九

曹溪大休珠禪師普說卷第十

侍者廣熙錄

瑞鹿法孫行信編次

南華寺安衆普說大海水波浪浩渺何曾有意禪和子機鋒峻利盡屬無心大事不由人計較做來自然恰好小哉只用小見識說法難以投機曹溪乃天下之法席兒孫徧滿大地即今祖庭攤損避懶者袖手旁觀孰肯支撐然而成與不成聽憑龍天擁護但主法者具此心念庶不上愧祖師下接後昆葢此道場自六祖去後令落千餘載憨大師謝世又經三十秋

法門衰相祖道荒涼慕道者無人接引發心者無人提持緬想心酸痛哭流涕山僧既入祖師門當行祖師事六祖和尚憨山大師所立法則不可違犯所行規矩依而行之不可動着一絲毫許何故佛佛道同豈有他哉所有百房八百年來立定亦爲擁護山門守定故基實非分外善知識難得接續甚虧百房勤舊衆等鎮守而有今日相聚之期大人宜用大見識包羅萬象向道者皆入吾門所以山僧以此管見略窺大道不貪浙中叢林之次第一旦卸却曳杖南行者正爲此也曹溪門下五千大衆有志向道者甚多

若能一念回機便同本得何愁法道不布衍於天下況此際世亂紛紛多事之秋貴吾人深山窮谷修行以善法障回百川使國家安而天下平萬民樂業正所謂最尊最貴法王孫圖名圖利被人輕但顧大衆守分過時此世碌碌者何啻萬倍哉若然爾即是我我即是爾爾即是祖祖即是爾佛祖不是別人便是不起衆生念衆職事既領其職當知我心山門八字打開要來者任他來要去者任他去莫分貧富貴賤休別智慧愚癡恁麼就是法法平等無有高下則人人霑共利益方合道人本懷且道如何行履會得吾言良久云遇曲逢灣無彼此凹凸高低一坦平珍重

結制普說擊風掣顛老頭陀天下禪和沒奈何佛來祖來齊喫棒大都年老變成魔師良久云三世諸佛如是說歷代祖師如是說天下老和尚如是說山僧今日如是說要知所有一切法爲治一切心若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既無一切法則三世諸佛不恁麼說歷代祖師不恁麼說天下老和尚不恁麼說山僧亦不恁麼說嗟哉末法之人信根淺薄智力衰微不肯刻苦參究焉能徹法源底或一年半載略用功夫以聰明見領略一知半解認着個主人公逢人便喝

爲師不下鉗錘懡㦬放過使野犴遍地瞞昧人家男女正是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若有法與人名野犴鳴說法無可說名曰獅子吼正是義中無句句中無義如五臺山上雲蒸飯如此說不妨熾然說若以文字塞人天機若以道理障人真智非但不能爲人天眼目抱甕之流自了無暇大衆生死事大各各扣己而參一時一刻清淨一時一刻是佛然而清淨俱不執何勞更問祖師禪

說戒普說大衆今夜羯磨明日說戒身三口四之愆尤從頭發露俱消雪所以道罪性本空猶心造心若忘時罪亦忘心忘罪滅兩皆空是則名爲眞懺悔若忘心自忘物忘物則忘人人物俱忘看是何物這裡識得破善入戒體去來本自在眞心任遍知其或未然古人道着相持戒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有等外道聞恁麼說他也道無爲無爲末法當代去聖時遥如粤地天邊之所無智人辨別竟遞相聾瞽瞎人眼目又扯無爲無所不爲便縱行婬怒癡廣肆殺害亦曰無妨罪過罪過如山僧不涉世諦遠離塵囂心中亦無遠離之念信口道來不假

思議自然恰好從朝至暮覔絲毫生相不可得覔絲毫滅相不可得將不可得又不可得又不妨應用千差此名無爲無所不爲山僧爲諸人說破當捨妄歸眞皈依佛佛者自性之覺體皈依法法者一念心清淨皈依僧僧者即自性之眞體也如此自心受持不涉外緣即不皈依邪魔外道外道者心外有法名爲外道或見光見花見佛見菩薩幢幡寶蓋童子來迎俱是外道魔王眷屬在正教觀來趂出法海邊外永不聞佛法之名何故謗大般若畢竟如何即是我要你正不許邪要你是不許非要你上不許下前有

僧問山僧如何是向上事山僧向他道但莫向下語旣如然事事如然大衆粤地法道無聞善知識難遇當生慶幸不可空過時光努力今生須了却莫教永劫受餘殃下座

解制普說師云龍牙道天下名山到因脚辛苦多年與襪着而今老大不能行手裡把柄破木杓又五祖演道脚也不能着草鞋手也不能把木杓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又千巖常云盡大地是隻破草鞋盡大地是個破木杓要把便把要着便着佛祖何曾摸得看山僧則不然到晚歸單長伸脚爬下眠牀便着襪日食三飡即便休没有工夫去摸索向摸索時摸到無可摸開眼也着無可摸處再摸索合眼也着正謂時逢末運山僧以不欺之心爲諸人點破今時參禪人認着昭昭靈靈爲主人公縱有省悟處悟跡猶存已見尚在騎個驢兒不肯下不道不是怎奈矮子泥壁不肯虛心親覲明眼師家煆煉見地不辯青黃性理一味儱侗自瞞瞞人自欺欺人正是一盲引衆盲不特今人如是即古亦如然石霜禪師有泰首座請益霜云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冷湫湫的去一念萬年去古人素樸得師一語便恁麼二十年後石

霜圓寂衆擬請首座居方丈位時九峰爲侍者乃曰會得先師意某亦執侍遂問曰餘俱不問秖如先師道一條白練去作麼生會泰云此明一色邊事峰不肯泰云不肯某耶峰曰是泰云裝香來香烟起處泰便脫去峰撫背曰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旨未夢見在且道過在甚麼處只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可謂智眼不圓見處偏枯昔婆子燒菴也爲坐在者裡若會得九峰不肯首座便會婆子燒菴會得婆子燒菴便會高峰覰五祖演眞贊得省因雪巖問着無夢無想便去不得復疑又參數載忽夜枕子墮地方得

瞥地古人亦云悟後若不遇人必定杜撰爲人不得
山僧往往見僧入門擬呈見解大棒打出正爲不許
坐在淨白地上不見馬大師叅見南嶽讓得旨之後
直往江西讓遣僧探問有語記將來正值上堂云自
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大衆你看他徹的人出
言吐語你還知解得他麽便是徹底掀翻和窠攫碎
渾身跳入法海方可利生接物放口說禪各各摸索
看還相應也未若未相應莫道無事好若眞有悟入
處不存悟跡十二時中灑灑落落離對待絕是非無
絲毫隔礙通身慶快機辯縱橫名曰度人師方登祖

位作衆人之依止亦名菩薩應世更有一種叅禪人
少有見地見地不脫遇逆順境便過不得胸中逼逼
塞塞通身窒礙此人決定不了生死山僧在天童親
近密老和尚正擬此事在方丈外聞有人言無心方
合道即身心廓落一輕得個入處便進方丈問曰若
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某即今覓心了不可得又識
個甚麽心密云你即今在甚麽處遂頓足云在者裡
密云你且去明日來復到顯聖叅爾和尚纔擬問爾
大笑推出山僧復擬又叅三年一日正疑此事值穿
衣時似乎乾坤翻轉四大分散方得目前無礙受用

自在機辯縱橫大衆山僧將古今一齊拈出了也還
有末後一句說向諸人顧視左右云路遠夜長休把
火直須當道與人看擲拂子下座

普說付法一事付無所付於無所付中接引人人歸
正路耳況此事人人本具個個不無在善知識淘汰
成就使大者大成小者小就既將佛祖慧命委付其
人自然拳拳服膺守持勿失久則道力自充不覺爲
出世人矣山僧既蒙寶壽雨師翁將象田一枝兩手
分付我不忍斷故接之若據本懷舉世無可我意者
若一味單提格外一着子令一切人攀攬不着雖使

宗風振於當世後絕無人得不辜負先人一片苦心
乎況世亂紛紛光景不長危如壘卵恐一不測將象
田一脉斷却得不愧於心乎丙戌余主越城天華寺
只得放倒頭來付囑幾人正使宗風不致寂寥後學
還有依棲或天下善知識乃至一省一府一縣一山
成就他爲人啓迪後昆縱是佛來與祖來一一收歸
法海裡益之也廣利之也深如博山亦是大善知識
開堂二十餘年未曾付囑一人使江西法道寂寥會
下縱有英靈之士不過爲粥飯主人耳天奇付三百
七十人唯無聞聰一枝天童接起宗風大振海內洞

山亦付四十餘人唯雲居膺一枝雲門湛然祖翁接起兒孫遍滿天下若非上人高明遠見焉有今日事出世弘道與獨覺自了實天地懸殊諸人胡不看大人之用心乎若守定一隅淺見薄識名小家子祖庭傾頹無人恢復衲子挑包無有投奔故大聖興慈建叢林立法則興教化者正爲此也子問付法之益故將本意酬之千個參學者不如一省發者千個省發者不如一付法者千個付法者不如一出世者以此較之付法出世者必有長不付法而流落者必有短長短岐分子當自辨珍重

普說乃云大凡善知識向古人說不到處說學人向聞所未聞處聞說不到處說只貴悟徹源頭七通八達目前無礙自然談說亦無礙不見巖頭示雪峰語直須一一向自己胸中流出方乃蓋天蓋地法性汪洋波瀾濶大滔滔不竭名辯才無礙三昧若能全身跳入法海中信口說禪如壯士伸臂自然省力有義路話易說易聞無義路話難說難聞不見古德云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屎天剎竿頭上煎餹子三個猢猻夜簸錢如朝宗和尚頌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曰唐家浜裡沈秀才頭上頂個木棺材手裡拏片車岸板白眼洋洋叫死來又頌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話三十夜裡月亮堂堂我去看稻賊來偷秧翻身跳板頭上夾頭毛一把揪來端端是個和尚你看他豈不是信口說麽學者若漆桶不破實是難聞欲爲人天師範須效朝宗和尚法則邇來輕意爲人師者問着口裡水漉漉地勉強支吾倘有施主請上堂小參晝夜不安叉手尋思似鬭袈裟縱然鬭來是片錦繡有甚麽交涉粗看則有文理細看無有益處後學初機無可開豁致使學文字語言看詩韻學平仄做詩偈空過時光失正修行路日用施爲一

味莊點無明滿肚此皆今時人之習氣嗟哉生死命根不斷臨終之際要死不能死要活不能活懊㦬而去到眼光落地之時悔亦晚也若眞正達道之人由他罵由他譽禮三拜不喜打三拳不嗔一味平等如須彌山相似八風撼而不動管保出世無疑矣珍重珍重參頭問香烟繚亂燈燭煌煌正與麽時請師拈出師舉杖云一條拄杖兩人扶進云口說謊訛無淵底推門落臼總歸源師云你這些葛藤從那裡來參頭便喝師便打進云恁麽則夜半泥牛吼日午打三更師云不是時節進云須彌山上紅波滾大洋海底

火燒天師云照顧眉毛進云一脚踏翻流水路南山下雨北山晴師云露下座

戒子請普說師豎如意云四生六道皆爲此事不明所以爭名奪利此乃一念未覺與作無明不覺生三細忽然一起轉爲境界見於六根名爲境界爲緣長六麤此教家極則之談宗門參究掃盡根本無明要你當人徹去若見得徹透撮土成金直指三細六麤了不可得庶幾免地獄三途之苦所以道得人身如大地之土爲僧如爪上之土爲僧如大地之土參禪如爪上之土參禪者如大地之土于中悟道出世者

如爪上之土況生逢中國六根具足難得中之難得耳諸人不可放過乃佛乃祖不得已而爲之建叢林立規矩說個參禪說個律儀不過陶汰當人習氣乃至傳衣付法傳者傳此事付者付此事悟道成聖者成此事此事既明方免流浪六道若一念嗔心起遞相攻競卽受虎狼蛇毒之報不見波斯匿王請佛齋時佛指螻蟻云此蟻從七佛時曾爲蟻身至今尚在可見一失人身萬劫不復豈虛語哉佛祖出世具大慈大悲奈業報使然豈能替之乎卽此時人心遷變喜怒不常奸心巧計業滿貫盈遂感時世大變殺戮

可止之乎然一日萬死萬生者只爲業心不盡耳若能一身清淨則多身清淨度一衆生卽能度大地衆生領一人造業則能令大地人造業古人訓導防於未萌千崖禪師云要做出家人須行四種事參禪爲第一持戒爲第二作福爲第三禮誦爲第四而今只好口說時當末法僧行衰微欲眞參實究者鮮矣參不眞誠去道轉遠出家人難行能行難忍能忍是道人之本懷若苟圖安逸虛消白日柴不搬一束菜不擇一莖不思農夫勞役之苦不去回光返照可不嘆耶不見大慧和尚云近來有三種僧上者坐禪習定

中者點筆作詩下者圍爐說食豈爲道乎若然父母空生汝身朋友枉增汝志師長虛爲剃度天地虛爲蓋載得不負四恩乎所以山僧細細說者要汝戒愼恐懼使不落三途況此事人人本具個個不無豈可唐喪光陰若一念精進道眼圓明卽上報四重之恩下濟三途之苦可受人供養可使在家人邀福懺罪始得不愧若不勉力行持他生改頭換面雖有大慈大悲心無可替得近來主法人多如我寄印說老婆禪者極少爲知識出言吐語莫不皆親履實踐正以斯道覺斯民安貴口耳之學也而今爲人師者不可

爲法式爲徒者不可爲敎誨皆由人我不除妄爭優劣豈可作人天眼目乎不見汾陽三召不赴詎同今時土地廟裡出世沿街尋院開堂法道下衰誠爲痛心奈何時當末法山僧未嘗有意致身人前初住象田時把衣單文書散盡仍欲陸沉衆中願不能果遂任靜於瀚洲深山若將終身無奈越中三請之誠只得混入此惡套中免使法門寥落近爲師者不以菩薩心而爲事雖有三百五百舉目皆是後生晩輩或有老邁不堪者便不容納豈佛祖心行乎佛法至此掃地矣今日戒子請普說不覺葛藤至此爲汝初機

晩學當別邪正識是非不可因南面而認爲知識也良以一人錯之於前多人效之於後遞相聾俗誠不可返山僧爲汝點破生死事大不是兒戲努力殷勤莫空過日上來所說行持也在裡許警戒也在裡許具眼也在裡許了生死辦道業也在裡許復召衆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生下座

卷第十

曹溪大休珠禪師普說卷第十一

侍者　廣熙　錄

瑞鹿法孫行信編次

晟溪衆居士請利濟寺普說師云昨日爲賓客今朝作主人離却賓主何個裏始相親良久云大衆還相親也未其或未然山僧爲汝葛藤一上所以三寶是人間福田世出世間若聖若賢若富若貴皆從斯門流出如水以江海爲源源不流水萬物何以發生水性本無高下在乎受者各適其宜在聖四相皆空五蘊匪有脩然物外作世間人然後興慈運悲向五濁

境中垂手拔濟三有衆生出生入死于三寶門中在凡仗叢林種福田依知識爲恃怙皈心投誠時聞法樂則近道也晟溪雖是一方善地之一接衆之所莘本村居士各房衆等募造藏堂殿宇爲十方賢聖相聚叅究之地成辦道業一人出世多人無異矣此事不論僧俗但信得極刻苦叅究視眷屬如路邊人只借路徑過無絲毫情念汚染心田無事于心無心于事卽名出塵上士世人心相不定近善則善生近惡則惡起此刹興則四方善者相從善根堅固惡境遠離則惡念不生四生六道管保不墮善根堅固世世

生生佛階可期秖如善惡兩忘復是何物卓拄杖〻云不起纖毫善惡心來去須教常自在沈仰疇居士問弟子誦金剛經且道從何門而入師拈拄杖〻云從這裏入沈〻云不會師〻云不會正相應蔡仰橋居士胡跪〻云請和尚細說四句偈師良久〻云說過了也蔡不起更要和尚慈悲師〻云纔說四句皆是接引寔指不得一法爲定山僧卽與汝事相上發明眞實達道人目前無是非爾我之相一味如初生孩子相似雖然啼叫自若不見有彼此是非之相此名無我相旣然無彼無此也不見有身心世界雖任世界猶若空華則

無人相也衆生者衆念俱生故名衆生旣彼此是非不可得身心世界不可得然後將不可得亦不可得則無衆生相也衆生相旣無朝生暮死也得山崩地裂也得幷無一念貪生怕死此則無壽者相也蔡禮拜起吳三錫居士問旣不得者分付阿誰師〻云阿誰要分付吳禮拜起〻云正要請問和尚師〻云自起自倒下座

立兩序普說僧問叅禪學道秖爲了脫生死且道生死作麼生了師〻云從來不掛一絲毫撒手逍遙無奇特進〻云如何是無奇特的事師〻云背後薦取僧頓足

〻云莫非是這個麼師笑〻云似乎猜乃〻云叅禪貴了生死僧問作麼生了山僧爲汝點出識得生死根源方可了得我慢貢高是生死人我是非是生死貪嗔癡愛是生死慳貪疾妒是生死目前業力覆却自已本有光明胸中妄想紛紛無刻凝靜是生死但將上來這些病根一一脫落二六時中虛虛然不與萬物爲伴侶恍恍然不涉境風蕩蕩然如鳥飛空自然塵勞迥脫本有光明卒爾通達若有一毫不盡他日在閻老手中喫鐵棒莫言山僧不道上來恁麼話說須是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若自不能正而欲正人者無有

是處山僧是龍門石雨師翁付囑的命嗣象田然象田論老人門下是弟兄而復嗣接者豈非山僧無我無人旣然無我無人豈非自正而正人者乎若也攀高頭圖虛名苟非其寔則吾不爲也從上諸祖只爲汝等空腹高心自高自大渾身輥在生死窟裡故建法幢立規矩淘汰諸人業根奈汝等見善知識多了便生輕忽正眼不開邪識主者鼻孔端正東邊不住又向西奔不肯虛心請益亂走一生白首無成眞可惜許而今人心澆漓古風將墜山僧行脚時一進方丈不弄虛頭一味傾心陳白某如是叅如是見如是

受用以求決擇是非可否若是某便與麽去若不是更如何用心得徹透去爾寮和尚向某搖手大笑一聲又叅三年方得目前無礙談說無礙三年無綿襖五年没小衣不似今人穿長直身戴大帽子撇臂做大老山僧見汝等昂昂然只恐生死岸頭總用不着父母生汝身朋友長汝志爲甚甘伏下流汝之不悟也有緣故汝之夭壽也有緣故汝之愚癡也有緣故乃至薄福少德各各有緣故在山僧自蓮初任執事不周今定者欲舉賢才重道德如國家之興必有良佐叢林之興全在執事執事竭力則大衆安和大衆

安則山僧亦安山僧安則衆亦安心造道祖道之典從此而致即禪和立品當知乎時識乎節初出家時行盡苦行細窮道理熟覽遺言理路通戒律精然後叅禪若有悟處求眞善知識決斷再諒巳之能而加操履學問氣象天資福報四者缺一不可若有氣象學問不通還可操履若四種俱無不若把茅葢頭把本修行庶不取笑識者若假裝禪相詐現威儀求彼恭敬只恐跎子喫仰跌兩頭不着實汝若悟處固深自然波浪也濶發用如海水奔潮遮攔不住良久喝一喝云百千涇流皆歸這裏下座

護法請普說師云時當末法人多乾慧有說到行不到者有行到說不到者有行說俱到者有行說俱不到者若是說到行不到者口中說得千般妙脚下難忘半點塵若是行到說不到者脚下雖無半點塵口中難說千般妙若是行說俱不到者無目之人沿壁走忽然不覺墮深坑若是行說俱到者口中能說千般妙脚下全無半點塵所以達磨大師道向後說道者多行道者少當今要一法眼清明指示後人者即爲難得若看語錄學轉語拈弄偈頌以相似語言爲人師者只恐你脚跟下猶有絆索在倘遇萬緣交加

之際逆順境界之時便耳紅面赤此是從文字而入者其力未充豈非說到行不到之過咎歟從此一念知非捫心自悔遇有礙處放不過即名懷下聖胎久久恁麽去定有脫落時節在若自欺不悔只掠虛頭則自瞞瞞人終日渾帳過日若遇明眼宗師但將手搖向汝兩搖早巳七上八落了也明眼人覷破不肯你則諸天鬼神亦不肯你既不逆道而弘道豈非自欺乎若是行到說到者日用轉轆轆地在天而天在人而人在四生六道隨類現形不曾動着一絲毫許若是行說俱不到者當任叢林入海衆親近知識如

慈母相似寸步莫離發堅固心行菩薩行自然福至心靈昏眼一開善聞法樂甕中不怕走却鱉山僧不是好爲人師覩法門寥落祖道衰微大丈夫在天地間當立身行道如天普葢似地普擎法雨均霑三草二木悉得受潤若也苟圖安逸躭聲聞行則被佛祖所呵今有一種法眼不明不能觀機逗教一味昏懂懂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只要出世爲善知識無慚愧相聳我慢幢三家村裏瞞神嚇鬼豈不是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欲速則不達當剗速成之病根庶脫招愆之過患不然非但自誤亦且誤人可不戒歟昔亮座

主遯跡西山守山終身不出世楄擔拾橡栗爲食大梅以荷葉爲衣還說他不繼祖位得麽汝等一無所長免強作麽果然悟徹底人天機一發不看一字不記一語打開胸中寶藏運出自巳家珍名理無礙事無礙事理無礙事事無礙名無盡藏亦名三昧總持辯才陀羅尼說之不竭用之無窮塵說刹說熾然說無間歇說說之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轉不可說不可說說亦無間歇方融世法即佛法佛法即世法若佛法世法不相融名解語之流且居門外直須佛法不住世法不居不居之念亦不居到這裡始有語話

分山僧常悲人心狹劣捨智隨愚若也把住不肯放行不但難領汪洋之佛法往往望風而退若也放開便見雍雍肅肅仰止方展旋轉乾坤之手段下斷送衲子命根之鉗鎚汝諸人既來白蓮門下一番當各各具如是作略如是氣宇始不負山僧苦口切囑山僧因初住恐人心不安故下身行道將佛法漫天放去把世法匝地收來今日因衆請普說不覺葛藤滿地葛藤且置因齋慶讚一句又作麽生這些說話五味調湯今朝施主在東方馮陳褚衛蔣沈韓楊拽拄杖歸方丈

南潯衆居士請普說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豎拂子云大衆是自彰的理耶時節因緣耶適纔雨落地下濕而今天晴日頭出雨落濕日頭出爲甚諸人會不得會不得山僧爲汝細剖析波羅提尊者曰在胎曰身在世曰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手捉拏在足奔運應用現在一切不用體亦無形識者名之佛性不識與作精魂山僧不然識者曰之精魂不識曰之佛性所以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故對梁武道不識何曾有長篇大章汗染當人耶邇來法門混濫或貪

名圖利者或是非攻訐者人我不除妄爭優劣總是生滅心行耳克紹眞乘得不愧乎嗟哉凝人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棄俗爲僧欲超凡入聖利已利人詎可貪小小聲名將光陰虛喪山僧深爲嘆息正恐袈裟下失却人身㝎爲苦爾若根劣志微不能直下領略從上列祖皆有方便但將個話頭朝叅暮叅如敲門瓦礫相似忽然擊開漆桶方得歸家穩坐諸人不可自棄人人可以爲堯舜人人可以爲聖賢幸生中國六根具足況善知識滿目紛然汝自生退屈不肯依棲茸服下流以圖安樂得不哀哉所以建法幢立宗旨六種成就以接待之不過要汝諸人歇下狂心各知本有不然他日改頭換面莫言山僧不道此說是棒打石人頭㬋㬋論㝎事使汝知非今日衆居士揮金辦供請山僧舉揚此事大衆須當眞㝎叅究叅得眞悟也眞出言吐語直心直行若假說悟由粧點知識求彼恭敬則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山僧常嘆云深嗟末法㝎堪悲凡夫求倩付拂衣老僕衹貴門庭閙不肯痛苦下鉗錘你若眞得悟明日用之際能一念不動乎過逆遇順能坦蕩蕩乎睡夢之中不顚倒乎惡病纏身得自在乎若悟處不眞受用不着順則

生喜逆則生嗔喜怒之念萌於心欝勃於色見於面便見生死宛然山僧苦口相勸各各深知利害昔洞山价禪師預知時至辭衆端坐而逝衆號痛不止師忽開目呵誡復辦愚癡齋畢入棺長往九峰三遍出定太首座香烟起處便去鼓山看壽塔而坐逝灌溪走七步立地而亡鄧隱倒終于五臺山你看上古眞操㝎履從唐宋以來往往如是皆因行解相應而今求一眞實爲道者鮮矣故生在正法時唯恐揀擇時當末法唯恐不揀擇當具法眼別是非庶幾得歸於正路上來如許叨咀還有一句子分付諸人擲拂子云這裏若能親薦得何必當來問彌勒下座

師誕日執事請普說師拈如意云這個人人本具個個不無秖爲無明葢却行人到此盡糢糊諸人有不遠千里而來者有百里而來者所爲何事葢欲决了生死成辦道業出永劫之輪迴耳然欲出輪迴甚難實甚易爾若是有一點情念愛念胸中不能消殞卽便爲情愛所移不免輪迴是爲生死所以甚難若識得破跳得過卽出輪迴是爲甚易如是易得去毀也如是譽也如是若能一切俱如是則無明煩惱也關汝不着貪嗔癡愛也關汝不着生死輪迴也關汝不

着則倏然物外成佛作祖之基本唾手而得也一得之後穿衣喫飯也尋常行住坐臥也尋常名爲達道人生生世世於佛法中出生入死爲善知識以悲願心廣度群迷則知山僧此說亦不虛也不然被上來如許貪嗔癡愛無明煩惱染着墮輪廻入六道生生若趣世世波吒再爲汝說個行的道理世人在此五濁境中爬起跌倒若胸中妄想紛紛不達眞理此名跌倒內有細惑不除外見六塵麁相些些境界現前有礙有絆此名跌倒欲要不跌倒直須內不見有根身器界外不見有山河大地但與麽驀直去再爲汝

說個譬喻若謂世間山川草木澗水溪聲松直栢曲人馬駢闐千紅萬紫以爲礙汝却得掃盡三千大千世界諸有物像讓汝成道不則山也憑他水也憑他松直栢曲也憑他人馬駢闐也憑他千紅萬紫也憑他但目前無法義在目前若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此一說是對機而發你若諸色相無礙即目前義也莫存佛也不爲衆生也不做虛虛然迥出二邊之表放下如意便是這樣個人下座

卷第十一

曹溪大休珠禪師偈讚卷第十二

侍者廣熙録

瑞鹿法孫行信編次

偈

贈雲松和尚

且喜柴門對竹開綠陰終日覆蒼苔從教夏熱炎如火到底無能入得來

寄宗始兄

法門寥落冷如灰爾已休心我已頽山任總忘人世夢自閒閒地自徘徊

寄大田兄

獨坐山關懶世酬蕭然不覺幾時秋法門此際難爲也聊把枯茅且葢頭

示越峰關主

見得分明識得他莫貪水草臥烟霞直須倒嶽傾湫去始露宗門利爪牙

示重目禪人

離亂韶光弘道難衆緣相逼不身閑數載精勤方休歇却被休心趂出山

示嘯石禪人

大用無用用現前信手拈來覆大千點開上古金剛眼炤徹今時天外天

示無瑕禪人

終日談禪口不開不開口處可疑猜忽然看破開口處謾云千里賺吾來

示一魚禪人

個事分明本現成何勞特地向他尋從教事事無心去眨眼由來隔幾層

示彰甫徐居士

但自無心塵不染開談句句占機先予能善具超方眼我與袈裟搭半肩

贈張玉可居士 善眞

墨未濡時面目眞纔形半點更精神誌公閃爍難爲筆老衲那伽豈易臨萬里碧空惟朗月一天虛皓絕纖雲從來此處無人見子與僧繇寫得親

姚子謙居士爲先君懷泉公徵放生河偈

聞說生兮思惘然勿云何處覓因緣從前誤出焉烏話以後相隨亥豕傳活潑自忘萍跡遠機關豈到蓼花邊哲人幻去恩波外獨有觀河見不遷

示不遷勤侍者

禪家萬事俱拋去潑天作略一時來山僧切囑宜相信不信吾言任子猜

示應元長老

六十年來老比丘形容萃與我同流山門體段須謹愼仔細而今多事秋

示僧官道生

僧中宰相俗中僧二諦融通悟未曾顧問也無三昧法腰間不墜愧盧能

示渠演監院

老來無事可干懷一榻高眠萬念灰入定久已忘出定童子敲門喚不回

示映輝知客

山僧從不解欺心吐膽傾肝說向人擬問西來何意旨向道眉毛眼上橫

示覲石侍者

宗主拈提貴正眼陞堂聚衆令雙行禪門此際惟知解徹底掀翻第一人

示石愚書記

蓬壁寥寥接水涯野雲無住卽爲家經行飯罷山前遠亂石橋虹燕子斜

示心白維那

禪翁何事到山家拾得松芽且當茶問我西來無抵對携籃圃外採藤花

示吉中知藏

不是嶺頭傳底事豈從雞足付將來老僧一語告吾子終日談禪口不開

示渠梵書記

謝世飄然繫短蓬半肩破衲斷麻縫有人問我西來意笑指庭前雙徑松

示宇寬知容

丈室蕭然竹數椽門前流水是清漣老僧心地常如此論物遷他事不遷

示郄塵悅衆

不煩着意打重關但得心閒物自閒一味郄塵塵亦了茅苫一片伴青山

示溪舌悅衆

溪邊黃葉隨流水流去無心趂落花舉目望來長舌所返觀總屬道人家

示瀨昌知事

存心一處細心窮窮到無心始合宗不是老僧來道磅焉能整作舊家風

示仁哲知事

仁慈背育物事理盡雙彰古哲無他法菩提心歇狂

示體瑩貼案

體遍虛空界瑩光映十方分明都說了莫謂我囊藏

示德彰道人

大德化兮小德川曾聞斷臂乞心安我今高報諸仁者但得心堅石也穿

示懋芳耆舊

衲僧氣宇絕遮攔禪道是非俱不攀爲甚超然渾不顧皆因打透那重關

寄體印老宿

久埋寶鏡不當軒包括先天與後天日食三飡高枕臥鼻頭焉着用繩牽

示愚道人 即請主

枯木逢春花未開花開要等個人來南華嶺畔重爲望月上三更坐釣臺

懷張嶧老

食了松華又食槐門前不見故人來遥瞻樹影疑君至拽杖遶山走幾回

示玉寰張居士 法諱坤

青山緑緑如相侶萬里程途跋涉來他日逢君今日始倒拖拄杖上天台

讃

徑山大慧杲讃

牙如劒樹口似血盆呵罵諸方不近人情罹難一十八載且喜致之無聞比今脇肩諂笑者慚惶殺人

洞山价祖讃

寶鏡三昧印心過水覩影打徹臨終來去自由吾今常干此切

黄梅五祖忍讃

面如滿月具四十齒周家繼女所生世謂無父之子肉身千載鎮黄梅爲甚又敎衣鉢止咄

佛日石雨老和尚像讃

叢林九任道振八山若論向上褐過一班咄舉世有眼人皆見若個男兒用手攀

覺非沈居士像讃

爲國柱石力護吾宗儒釋幷拈心空法空其形蒼古其音黄鐘學貫今古惟一老翁 惟一別號

懷泉姚居士像讃

滅之日隱生之日微生滅滅已名曰道基達道逍遥是阿誰檇李懷泉老古錐

高念祖居士松菊叢中拈拂坐石小像讃

穎墨未濡一眞獨放纔形朕兆便落比量即此離此妙觀儼焉念祖模樣天縱體用雙彰顯現拂子頭上

自讃 雪山瀞請

這個漢出頭早信口呵罵諸方討得許多煩惱不啻是之與非一味只是掀倒野犴驚走無門獅兒聞之碎腦有時直截根源有時盤桓落草費盡一片婆心深嘆無人知好

又 若水華長老請

山僧做底事諸方做不到非但玄中玄亦且妙中妙少者授年尊見聞俱笑倒舉世所不信父少而子老

又 越峰敬請

面容自覺年將半眉端雅有法門愁踏遍諸方無可意得子吾心巳罷休

又 錢鳳溪居士請

胷襟海濶無涯拽杖東走西走更問如何若何便棒不容開口這般慶快是誰客印堂上老朽

又 河南府王大士張啓聖二居士請

荊棘叢中駐足是非堆裏安身隨方開堂說法到處攪亂叢林世人或憎或愛龍天且喜且欣禪者扣其提要直心一味披襟生辰岡岡四九海內聞汝臭名不管是非得失拽杖驀直前行將謂硬鋼打就似乎生鐵鑄成拈來抛向河南府點開時人的眼睛

又 亘目絲那請

者個漢眞個強坐若獅猊行若象談禪不動唇皮應機橫棒竪棒與麽鹵莽接諸方如何做得人榜樣

又 雲心祥請

假既不住詎可立眞眞假不住分付雲心

又 無㝵禪人請

叢林東住西住拄杖南打北打恁麽不順人情只要時人放下更問放下如何良久云哪

又 離塵本請

像不像三十棒留與後人作榜樣咄是何形狀

又 稀之溪西堂請

這漢作事十聞九怕動手便打動口便罵爲甚用此辣鉗鎚秖要時人盡放下而今要報這冤仇短短麻繩長空掛

又 智栢容後堂請

法道浙東行遍意思更往西遊願力如山似海異乎淺見之流子若描渠供養切勿效彼之尤喚本色住山爲活計一把蓬茅且蓋頭

又 巨平止請

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咄懸起了也急着眼看

又 翻林茂侍者請

三玄三要齊拈卻那許其中話正偏定隱門下眞消息貴在當人接上肩

又 白如原禪人請

親近山僧數十秋也無歡樂也無憂洞上一枝無孔

笛分付原禪老實頭

又 可敬請

浙地開堂數十秋談禪說道水長流此行拽杖曹溪去端坐從容伴帝侯

又 必成尊菴主請

這漢拈提向上事從來不肯鼓唇皮或問其間何意旨只貴當人自絕疑

又 應期發若上請

願力如山重胸襟似海深慣吹無孔笛大休珠道人

又 心白西堂請

這個老禿口快心直法嗣遍布江楚不怕法門狼藉
胸懷馬祖遺風要付八十之一不懼諸方所呵任在
曹溪山窟作略潑地潑天棒人棒得骨出更有末後
句子分付宗禪心自哦

又 樂然公請

一生討便宜不解看文墨轉看轉繁轉跛䟶胸中徒
爾多推塞出言吐語不驚人如何教人爲法則吾家
有個善超方十二時中如癡兀

又 慕賢公請

老休做人極條直高拱手兮低作揖佛法會也得世

法會也得高下隨宜爭定他水銀墮地無踪跡

又 義成公請

一生搜索之極揀人痛處下針知我者百病自愈不
知者沓作生嗔極寬極恕極仁便是大休道人不動
聲色坐振叢林現王曹溪法席海內個個遍聞放出
調羹之手內外如水之平時逢像季人多鬪爭法門
振作借重老僧

又 若虛公請

讚了一軸又一軸大休如何有許多尋常語話來搪
塞大家靜坐薩婆訶

又 僧官道生請

家無四壁八面玲瓏是非不到處形跡杳無踪閑挑
野菜和根煑循讓山家老禿僕

又 茂芳公請

說大又不大說休又不休有時隨宜上下法道處處
周流咄

又 天濟公請

果是法門中龍象極肯低頭極謙讓不二不四好爲
人不是機呵便是棒

又 體印公請

牙爪俱備事理兼通坐象王山下振六祖家風這是
何人像曹溪大休翁

又 應元公請

檢點人之短處便請捨短從長恐子不知長短我爲
橫量竪量喝一喝云長多少良久云劒號巨闕珠稱
夜光

又 寶舵公請

古云平常心是道試問當人薦未會悟了尚要除悟
跡三玄三要不須爭

又 澡演監院請

這個漢眞奇特一條白棒到處很籍人來問着答云不識藏頭露尾作白拈賊行道五郡不肯休息潛行容用令人難測渠演上座莫受他惑掉在屋角頭邊免得時人邈模

又　悅禪知客請

佛祖之冤對法門禍害頭聞名較些子相見没來繇自讚自罵這老漢世世還同佛祖儔

又　宇寬知客請

無心說法有口談空是這般人堪繼此宗

又　心照首座請

胸襟海濶願力弘深一條拄杖不近人情隨方說法報上皇恩雖然橫說豎說從來不曾動唇八不思議三昧便是大休道人

又　敬止禪人請

機用臨時辨得親一喝何妨三轉身若還不會山僧話懸在高堂問此眞

又　體中直歲請

這老漢雙眼圓明慣要雷轟電捲又要盤桓葛藤電捲時偷心頓歇盤桓時追人脚跟驗到諦當處僞自不藏眞

又　致中公請

自喜還自讚這個休和尚細察於秋毫大包虛空量仔細又思量還有一處長巨細俱不管隨緣而放曠涉世無心心亦無閑坐曲彔木牀上

又　洞玄副寺請

這漢做事令人疑謗叅知識四十餘個個當人不讓早早出世人前一味胡揮亂棒氣宇凜烈蓋諸方不晉尊卑及長上一切從頭按下來如何做得人榜樣索性實告諸仁者誌公不是閑和尚

又　仲月副寺請

行藏不拘出入無束應現千差將錯就錯高下隨宜不定宗如何教人能摸索

又　澄心書記請

千叮萬囑別無他只貴當人遇作家句下翻身須領略曹源一滴灌天涯

又　解脫典座請

這漢做人極謙下不喜愚夫自莊大爾要莊腔我不然送到天王脚底下動手就要打開口就要罵或肯一念自知非從前惡習都放下爾也心休我也罷流通正在今朝話

又 吉中知藏請

這個和尚人天榜樣眼空四海胸中浩蕩願力弘深不肯休想受付囑靈山上

又 渠梵侍者請

這老漢眞古怪雲門拾得死猫頭持來兩廣街上賣東也請開堂西也請說戒一生跋碌不停留想是欠了閻浮債

又 聖石侍者請

不似僧兮不似俗曹溪山裡休老禿眼目高兮胸襟濶不是熈兒難湊泊知我言兮繼我宗他日逢人謾拈出

又 蓮玄侍者請

不住無兮不住有活潑潑兮如珠走不啻象王背上行還要跨下獅子吼

又 三洸侍者請

旣來求我讚豈可太謙讓一尺說一尺一丈還一丈行道五七郡橫身江湖上九坐道場心不休更要以疏鬧皇上收拾海内的珠璣送入龍宮鎮寶藏行藏古怪是何人曹溪山裡休和尚

又 樂宜禪人請

個阿師囫難測量可形迹難覓寬不處於太虛窄不處於毫跡一生熱腸太過人人攀仰無極或曰法門之禍根或曰法門之柱石一味道心付人被人呵爲老賊子得我之眞髓切莫似我狠籍嘵

又 熙和禪人請

出世爲導師不是小兒戲上報四重恩下將三有濟可笑面南人聚衆爭閑氣不若三家村裏翁也有仁也有義不覺說到這裡我也替你慚愧

又 道開禪人請

作事不假爲法心眞得法數十餘載每每坐到五更煅得形同槁木爲報佛祖深恩若不直心直說誰人知我苦心告報來學仔細法門擔子不輕

又 止水禪人請

順之喜名爲讚逆之嗔名爲謗當知毀讚不同途順逆依然成兩樣我以正眼看將來都緣好與三十棒

又 鄴塵禪人請

作獅子吼百獸潛藏爲人天樣個個驚慌英風凜烈逼人寒眞個末劫大宗匠

又 客生禪人請

突出無位眞人且道作麼描摸一個紙上形容驚動

粤東僧俗裱者畫者各勞其力個個欣然莊香點燭
行道會經數往還携帶人天造大福

又 格新禪人請

不讀詩書滿腹文章不叅禪道堪繼後芳法門擔子
甚重勉力一肩承當或問大休何所長這裡就是真
榜樣

又 月輝禪人請

胸中曠濶無遮擋若不深知謂我狂便是而今這等
說自家好處自家揚

又 每文庫頭請

慣摟法門人短大家竭力支撐放出包空之量勿有
爾我之爭不見浮山遠代付投子青容地思量真可
法令我特地向南尋

又 容新禪人請

人曰再來大鑑我今只曰大休盡道應身說法我亦
不知來繇

又 行海禪人請

不是老漢饒舌要捄法門狠藉不諳中道行太過太
不及太過不付一人不及付到百十這則誵訛公案
當來再問彌勒咄

又 密宗禪人請

這漢辨才無礙所爲胸中梗直時人作用不似渠只
爲此中多委曲

又 行果禪人請

熟處要人忘生處要人熟最惱傳衣付法人鎮日忙
忙讀語録定不修緣不熟勉強出來呈醜拙題自已
讚罵諸方禿冷地一念自慚惶水邊林下保養足

又 舒剛禪人請

上不得師之扶下不得徒之助一根中心樹子大海
波心直柱觸破龍宮海藏七珍八寶露布禪者扣問

有何能即此就是真常住

又 曙翠禪人請

自喜這漢一處好發願弘法弘到老不是靈山莂記
來怎肯全身入荒草

又 有餘庫頭請

這個倔僥漢逈出於常流不比諸方老禿牛一日對
鏡三梳頭

又 自省禪人請

細如秋末大如山過了重關又一關山僧智向極猛
烈幾翻悟後幾翻叅

又 達磨禪人請

分明拈出特人不識畢竟如何拄杖三十

又 可宗菴主請

四壁無門處處通從教八面得相逢拈起豎拂多年也不識誰人契此宗

又 張無瑩法名德崑請

步長松石下居曹溪山巔侍六祖之側伴五千狂禪不動聲色內外如然携後昆手接佛祖肩婆婆和和似禪非禪飢來喫飯困來打眠噫老僧只麼閒閒地夢想渾忘兜率天

又 羅菴王居士請

婆婆和和說禪說道是耶非耶少與草料不喜落平常豈肯存玄妙佛祖位中尚不留埋頭曹溪深山裏愈要潛形衆要追老休定作衆生棄

又 無住克居士請

這個老禿眞宗門容文又不通字又不識橫扯豎扯却又去得仔細思量有些奇特

卷第十二終

林野奇禪師語錄

明・林野通奇 撰
行謐 等編

林野和尚語錄序

余讀我友黃元公作天童密雲和尚語錄序始知臨濟一脉嫡派兒孫迄今三十一傳矣林野師則親稟承於密雲悟和尚者凡所至處緇素雲集余雖未及參承而與其高弟二隱謐公交以師語錄見示受而讀之知師之道逈出常情吐語縱橫無容意解正如轟雷迸地聲聲谷應是不一聲却無第二聲如百川赴海水水逢源是不一水却無第二水快矣哉昔船子和尚從西川來扁舟往來三洲其與夾山一段因緣一向截了當余家東干去覆舟處一水相望每

誦夜靜水寒滿船明月之句往往從烟水間覩其顏面至握六尺漁竿何異一條白棒今師與船子暨謐公皆同鄉而師與謐公針芥水乳處余得窺一班豈東干叟與峨眉山有夙世因耶敬附數言以致嚮往

順治戊子新春禮部右侍郎曹勳題

林野禪師語錄序

自達祖有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之偈而後來南嶽下有潙仰臨濟二宗青原下有曹洞雲門法眼三宗合爲五宗以應五葉今見所代傳者止南嶽臨濟一宗青原曹洞一宗則是二葉集菀三葉集枯豈達祖之偈久而不券哉埽道人獨謂二葉非並枯二葉非獨菀也何以故禪宗無上義止在截斷衆流函蓋乾坤兩言截斷之義似於臨濟偏勝而函蓋貫具焉函蓋之義似於曹洞偏勝而截斷貫具焉二宗要旨究無踰此二宗合此兩言究難別立門戶潙仰之所

以歸併臨濟雲門法眼之所以歸併曹洞薪盡火傳絕終不絕五燈一燈惟白地風光超方越格之人乃能以一門深入使萬法歸一則眼前所見如林野奇和尚者的的不假聲援不立標幟而以一身擔荷大法永紹孤峻之門庭者也江南法席莫盛於天童密老人爲明代三百年所希有而一時得法於濟者多自洞來得法於洞者每從濟往朝參暮楚投足匪輕者不少獨有一林和尚自十九歲出蜀南游閱歷講肆十有四載一知有西來直指大事因緣即皈向密老人相與眉毛厮結寸步不離自丁卯至己卯十有

三載三登九上總在天童趨侍痛棒熱喝中究得當陽付囑親爲墮地獅兒遂繼通玄之席弘法五載乃應吾禾福城東塔之請自此而棲眞而苕溪度生而終主席於天童五會大道場說法浩浩竝當滄桑陵谷之際無非入泥入水爲人所最洽衆心者全在廓然平等澹然虛游無我無人時行時止而縱奪神明自現筆舌明眼人直作無字句觀所謂若形楮墨豈有吾宗者也卽如林和尚主天童時於東谷諸影堂不分洞濟悉見冑新之績爲諸方所讚服葢當其得法則能深入一門及其開法又能衆善歸一是豈尋

常行解所能彷彿萬一者也余嘗于甲申丁亥間兩得瞻師道貌因知其間得法機緣之最奇特者寄老人末後一日於吾里素園付浮石賢林野奇兩法嗣而林和尚最初一日於天台通玄付二隱謐自聞覺兩法嗣先後勝因一彩兩賽若合符節閒公主龍淵時擬梓林師全錄旋應請芙蓉而未果比隱公從沫涇來值淸白常公主東塔相與尋舊盤桓而剞劂流通之願力始就卽向有佛古聞公所梓編次未盡莊嚴而乳峰凜公近主吾里石佛適有九華之行非得隱公矢志弘深未有能圓此附藏慧業而埽道人所

得交四公竝林和尚法嗣中之最軼群邁等者也特附筆之

順治戊戌浴佛日國子司業前戊辰進士曹溪弟子

福徵道一居士譚貞默槃談書



林野和尚語錄序

宗風新接祖禰雲昆後先傳衍其間法諦昭流有筆墨而無文字有文字而無區等此無慮百千萬億言正使相視同堂撫肩大笑林野和尚為寄雲老祖正系兩坐天台者數十年枲聲禽語牧唱樵歌總屬唐宋以來諸鼻祖交盤至意近山多搶攘丁亥之秋渡浙來不不固師舊遊地望中廬郭鞠為煙莽而近遠之衆聞師至止咸來瞻禮邀留師益憫而安之師善病烟霞舉體縮縮如畏見人杖屐而外衣不蔽脛食不兼蔬時有布絮作供養者每亦屏謝澹泊刻苦見未曾有若其應緣響答所謂寂處聞音音中聞寂者師櫟以為着衣喫飯之能事第不得代他人饱煖耳山中語錄合若干卷先以壽梓顧余不知師之書者也竊計數十葉以來至於今日凡師觸手衝口灑灑離離者其於守先待後之指究未嘗添減一字縱橫一義此無論師不能添減縱橫也卽嗣師而興者又誰得而添減縱橫也門外捉影浸謂梯航一切烹鍊龍象不愈滋狂瞽哉剞成輒附數語深幸結此一段文字因緣遡師於百丈光中作何豎此饒舌漢也

順治戊子仲春月雙谿汪挺沐手題

林野奇禪師語錄目錄

目錄終

59 册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一

任華亭船子法忍寺嗣法門人行謐等編

住浙江台州府天台山通玄禪寺語錄

師於崇禎癸未四月四日就本寺受請開堂拈疏示衆云此是姚江諸護法於毫端上吐出底一道寶光闡布法筵光輝泉石諸人還見麼若也見得不復者也則蘇其或未然却請維那宣過宣畢舉起衣云者是先師用不盡底爭之不足讓之有餘只得信手拈來大似鋪花錦上乃披指法座云此者華王座從來無沮壞山僧不免縱步踏破毘盧腦蓋遂陞拈香云

此瓣香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龍圖永固帝道遐昌寶祚彌隆亘河沙劫次拈云此瓣香奉為滿朝文武各省尊官并本郡在任官僚今辰請王鄉紳文學遠近檀那本山耆宿伏願同明般若正因共證金剛種智又拈云此瓣香光吞群象氣絕諸塵烈燄堆裏拾來奔流刃上拈出爇向爐中供養再任本山傳曹溪正脈南嶽下第三十四世先師密雲大和尚用酬法乳乃斂衣就座維那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諦未白槌前早已露布了也還有委悉者麼若有不妨出衆與山僧相見僧問高提祖印獨振寰中且道祝聖一句如何展演師云天高群象正海潤百川朝進云恁麼則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都師云一句道著進云可謂聖明恒慶泰臨濟又重光師云誰不恁麼進云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釋迦老子來也和尚如何相待師擲拂云恁麼相待進云賓主相逢二俱作家和尚如何相見師云兩眼卓竪進云謝師答話師云向你道甚麼僧擬議師便打問選佛場開花雨紛鐘鼓交祭龍象集玄峰適出衆峰巔無上法王登寶座今日陞座卽不問個

中結解事如何師竪拂云會麼進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師云且不是者個道理僧擬議師便打乃云今日諸公畢集咸欲山僧陞座既然推免不下只得將錯就錯鼓已擊座已登爭奈無禪可說無理可伸幸喜時逢結夏綠樹垂陰水流碧澗鳥囀幽林歷歷無回互分明沒兩人所以昔日韶國師道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先師亦道通玄峰頂別是人間只緣不薦錯認青山此二老宿與麼吐露山僧與麼舉揚大似難忘熟處汝等諸人還薦麼若薦得方知不費纖毫力便登解脫場其或未然山

僧不免重為顯示玉竹高高揮驟雨楊柳紛紛舞翠烟復喝一喝以拄杖卓一卓下座維那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佛誕上堂昔日吾佛降生却向金盤澡洗便乃指天指地大似不知羞恥更道惟吾獨尊山僧未敢相許且道山僧有甚長處便乃開許大口以杖卓一卓云當門不用栽荊棘後代兒孫惹著衣

上堂今日端陽節諸所咸無有幸有化王歸做得大饅首且道與觀音將錢買餬餅放下手却是饅頭又差幾許以目視左右云座中亦有江南客休向樽前

唱鷓鴣

解夏上堂四月初四雨灑長空七月初一涼生蘆首山僧如此告報切忌腰包浪走所以古人道不離當處當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不妨拗折拄杖高挂瓶盂其或未然黃葉清秋多勝致天涯一鉢任遨遊

中元上堂此日中元節令士庶咸欲報祖禰我林下道人當合鳴鐘擊鼓然雖如是不用感傷但能情無倚托便見祖父乘祥且薦拔一句作麼生道接引慈尊僧非隱大千無不體全彰

新方丈師以杖指門云實相妙門廓通內外等閒出入全無障礙何以見得拽杖便入據座云踞此室坐此座任伊伶俐衲僧到來頂門一一按過何故如此驗人端的處下口即知音

上堂去冬結制囊裂十虛今春解制廓通萬象然雖結解不同個裏會無背向所謂歷歷明明絕覆藏勸君不必苦思量倦頓不妨勤打睡自然無夢到諸方

師誕上堂等閒坐斷聖凡路那管人間說死生今日香儲須飽食免于此外別搜尋所以道動則乖乎自性靜沉昏醉之鄉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良久云

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

上堂問轉凡成聖即不問祈福延齡事若何師云天長地久進云且喜福星臨北極願同王母壽齊年師云萬古長春乃云木叔陳檀越忠孝素誠篤而於途次問切囑吾禱祝山僧但願今上龍圖固鎮斧扆彌隆再願陳公萱慈壽算遐齡恒居廸吉今茲願祝正其時自是谷聲而響應雖然且道融攝一句如何衆唱良久云金殿御前班列早端恭朝拱聖明君

元旦上堂拈香云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就中一句了了分明且道是甚麼句乃插香云以此祝君壽壽算

59冊

等須彌

景星奇和尚至上堂連日天降瑞雪片片不落別處且道落在甚麽處若道落在地上未出當情若道不落地上却又無處著落脫或未知幸逢景星和尚到來宜當端肅焚香同申拜請惟冀不捨慈悲俯垂開示

誕日上堂窮訖歷劫至今日舉拂子云個裏未嘗有生死既然無死亦無生何用慶吾誕日子然雖如是正眼看來猶未是衲僧省要處且作麽生是衲僧省要處遂擲拂云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貢法衣上堂昔日吾佛道柔和忍辱衣諸法空爲座山僧肩披踞此諸人不得錯過所謂見之不取思之千里敢問諸人取不取則且止且道不得錯過個甚麽還有解通消息底麽試道看良久無人出衆乃云設有也未免喚鐘作甕何故遂拈起衣云不諳者紅色將謂赤袈裟

武林金剛菴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虛行遇緣卽應茲因鳳儀曹居士四旬誕日謹命山僧舉揚般若既爾諸聲於前不免一陞斯座且喜四衆臨筵人天駢集眼眼相對面面相看歷歷孤明纖無翳障若人於此徹根源猶勝靈山親得記且道應時一句如何演唱乃展手作擲菓勢云象外仙桃端拱獻壽山高到大椿年

師至金粟費和尚請上堂僧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未問已前先露面如何是主中賓師云起坐甚分明如何是賓中賓師云三千里外辨誵訛如何是主中主師云無你話會處進云賓主道合一句又作麽生師打云向者裏薦取進云秖如乾闥婆王奏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迦葉起舞作麽生會師以拄杖卓一卓進云徧界且無尋覓處分明一點座中圓師云聞言語乃云未到此界時移舟諳水脈及乎到此界忘却別波瀾同門知己驀相逢不用楹辨列賓主不意堂頭法兄有此嚴命理難固辭然雖信口諸聲未免忘前失後且喜行同行坐同坐無絃琴曲須同和且道無絃琴曲作麽生和驀拈拄杖卓一卓云擊目皆子期何妨再一曲復卓一卓下座

師過當湖德藏上堂山僧昔年曾寓此今日又重遊在座諸名貴請予指路頭驀拈拄杖云大衆還見路頭麽若然於此見得折旋俯仰無非本地風光其或未然業識忙忙無本可據且作麽生是諸人本據莫

是百姓日用而不知麼莫是終日圓覺而未常圓覺麼莫是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麼莫是百年三萬六千朝翻覆元來是這漢麼若作如是商量正是癡狂外邊走且道畢竟如何即得復拈拄杖卓一卓云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當湖西林請上堂云紅塵堆裏全彰古佛家風猪肉案頭發明祖師心髓但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所以道禪非意想道絕功勳當下承當猶爲剩說且作麼生是無剩底句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出隊歸上堂昔日五祖道出門半個月眼不見鼻孔忘却祖師禪拾得個骨董且道向甚處着一分奉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寳佛答五祖恁麼道正是緊提虛吞誑小兒山僧則不然出門兩月餘兩眼却能見不貴祖師禪衆是甚經便其實空手去空手回且道與五祖相去多少還有人判斷得麼若然判得便可安閑過日如判不得瓶盂高挂禪牀角棗棘蓬當猛力吞

當寺先老和尚大祥上堂先師住世七十七生平舉止忘得失手中擬條榔栗杖有問如何驀頭扶前年此日撒手行信步縱橫離影跡汝等諸人還知先師去處麼若也未知好向真前普同作禮至真前云大衆先師去世雖見兩載舊日容儀纖毫不改何以見得遂上香云面目現在

師五袠送法衣至上堂山僧五旬之年生平一無所蓄禪侶既贈法衣普請諸人證入遂拈起衣云高著眼莫躊躕擬議尋思不丈夫然雖如是也須自肯若不自肯終須不敏且道敏捷一句作麼生道乃合掌云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

上堂吳寧何居士好善果誠篤乃不惜家珍遣使遠

植福設供飽諸僧其功難盡述但願悟無生時時親面佛我作如是言須信無委曲今此現前大衆無有不信者信則不無且道喚甚麼作佛遂顧視左右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結制上堂每歲到冬方結制知浴化主甚辛勤遠近檀越功猶勝炷香懇請轉法輪殊不知山僧居常十二時無一時不轉法輪但是諸人情關固閉識鎖未開故不聞耳如不聞得又何待山僧搖唇鼓舌而爲說法者乎然雖如是也不無些子好處不見道一翻提起一翻新一度贏來一度快若是過量人全超格

則外且道超格一句作麽生道等閑散步離門外笑
問客從何處來

白雲洞靜王請上堂善友設齋緇侶開懷不用跏趺入禪寂從來個事絕安排若便與麽薦得始升得通玄堂未入得通玄室若欲得入通玄室須是等閑無固必以拄杖卓一卓下座

资雲先老和尚忌日上堂纔説有生早是誑更説無生轉見睽兩種牢關如踢脫方堪上奠先師茶諸兄弟莫則不妨上奠且道先師還來也無若道來以何為驗若道不來又成虛設到這裏如何剖決良久云

冬不寒臘後看

二隱自聞兩書記嗣法上堂吾居此以來將易三寒暑蓄得數虎兒小半可解乳且放兩隻行須用藏深跼秪待力勝克方踞路猛阻擒縱殺活在臨時隱顯奔騰任意施遂各付衣拂

元旦祝聖陞座拈香云元旦初一釋子翹勤遂上香云以此誠祝答報聖恩惟願聖君無量壽永息干戈樂太平

上堂僧問陽春初放萬木舒光格外之機請師道看師云昨夜雨滂澎進云恁麽則通身顯露處處圓明師云如何是你圓明處進云禮拜和尚去也師云脚跟下失却乃云連日山僧掩室自若既請登壇當為宣説喫飯濟饑飲水定渴二六時中莫亂斟酌何故春風初解凍萬象便舒容

解制上堂舉洞山道衆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石霜聞云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又有老宿道直得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此三尊宿與麽激揚個事各各將謂見地絕倫仔細簡點將來猶是節外生枝通玄雖則舌頭甚活終不教諸兄弟向這三途着足何故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

上堂舉古德道即色明心附物顯理山僧今日分明剖陳諸人也須一回猛鑒舉起拂子云這是色何者是心次指爐云這是物何者是理若人於此明辨多生罪障冗解氷消歷劫愆尤當下頓釋如未明得等閑拈匙把筯切忌熱碗鳴聲遂卓拄杖下座

出關上堂山僧掩室月餘胸中了無順逆口雖漢語胡言究竟佛祖難識所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只饒不承言不滯句底到來山僧拄杖子尤未放過在何故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上堂連日刈麥挿秧㴞院道侶俱忙今朝方得少暇又煩普衆趂堂然雖如是須知日用動靜有不涉閑忙底一着子始可飽食高眠若或未知喫水也須防噎

同門和尚至上堂昨夜燈花開今晨喜鵲噪低首方忖量却報同門到到底恰好到迎底恰好迎兩兩檯眸覷元是舊時人驀拈拄杖云唯有這條拄杖不屬舊新等閑越量力鎮乾坤只是不得將眼見并耳聞何故若知撲落非他物始信縱橫不是塵復卓一卓下座

師過法祥請上堂僧問佛祖從來無法可說今日法祥請師直指師云兩眼對兩眼進云請師更道師云堪作甚麼乃云夙聞法祥寺耆舊甚有體者回親到來果見無彼此可謂全賓即主全主即賓賓主通同一天和氣卷舒自在定動一如不息化城端安寶所且道主賓慶賞之句作麼生道驀拈拄杖卓一卓云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寄雲先老和尚三周上堂上前年此日午先師撤杖超今古徧覆三千及大千分明覷見沒可覩然雖如是設有個忍俊不禁底衲僧出來道既是分明覷見因甚沒可覩山僧但向他道丹青描不就終不爲君通

上堂月半已前已往之事已往了月半已後陰晴風雨固難知今朝正當十五日門外幽松微露濕諸禪德莫動着動着三十棒何故青山只解磨今古流水何曾洗是非

上堂僧問要知端的事須問個中人世尊未降王宮達磨未來東土已前佛法如何舉揚師云突出威音上萬象莫能該進云恁麼則紅日當空炤清風帀地寒師云未是你立地處進云珍重師云普乃云毎月

有個初一日月運行不息臨濟無位眞人全無些子定力若人當面識破管取日日好日便將雲門二十五遺來今朝當初一乃呵呵大笑下座

臘八上堂昔日吾佛微時胸次偶生惑亂慌忙走入雪山坐得通身疲倦究竟虛度六年何嘗用得思算且喜夜覩明星一見不復再見既然如此且道轉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

師誕上堂維揚秀禪德來山避其亂慣破舊時囊供衆曾不倦尚切慶吾年願吾綿壽算今既獲飽飡各須乘快便且作麼生是乘便底句等閑踏斷千差路

直向毘盧頂上行
同日上堂悉達四月初八生老朽本月今日産彼此出世各乘時個中初不較早晚所以道過去諸佛亦如是現在諸佛亦如是未來諸佛亦如是且道如是個甚麽乃擧起拂子云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
光炤夜
歲旦祝聖云聖化無私等育萬物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乃拈香云林下道流肅此上報惟願萬邦歸聖化八表樂昇平
解制上堂歷祖出興各有施陳驀拈拄杖敲香几云

怎如山僧者拄杖信手擘開不二門復擧杖喚衆云者是山僧拄杖且道不二門在甚麽處若向這裏辨得出不妨緊悄草鞋如辨不出莫道通玄山勢險前頭猶有最高峰
上堂擧昔日文殊問菴提生以何爲義提云生以不生生爲生義殊云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爲生義提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爲生義又問死以何爲義提云死以不死死爲死義殊云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爲死義提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

隨其所宜是爲死義看他二聖如此酬對眞是棒打石人頭𥕢𥕢論實事汝等諸人還委悉麽如委悉得便見中也上座昔本不生今亦無滅妙淨明體曾無變異設使劫火洞然大千俱壞亦不動着秋毫許動不動且止只如古今不與一句作麽生道死生同一際萬化悉皆如
上堂承懷善士兩到深雲不獨捐已資亦且勸他施廣設香饌謹供緇流用薦宗親令登淨域吾旣導衆當爲指陳佛祖有通津古今無二致切勿暗地躊躕乃擧拂子云請從這裏直入且道這裡是甚麽處彌

陀非外得即此是西方
佛誕上堂維那問我佛誕生四月八閻浮禍事從玆發開張大口獨稱尊惹得雲門要打殺學人只恁麽未審師意何如師云坐却你頂門也不知進云恁麽則當臺一鑒明如日萬古晴空絶是非師云須知有轉身句始得進云此心能有幾人知師云知的事作麽生那便喝師便打乃云黃面老子示生此日指天指地有損無益所以後代兒孫至今以虛爲實乃擧起拂子云且道這個是虛是實若向這裡薦得佛病祖病死解氷消聖解凡情悉皆坐斷如未薦得山僧

更與諸人下個註脚復以拂子作點勢云點石化爲
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端陽上堂問艾葉桃枝翠色映垂門之曉包金切玉
朱明迎午漏之祥正當恁麽時摧邪輔正一句作麽
生道師云當堂補正坐那赴兩頭機進云恁麽則道
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師云易開終始口
難保歲寒心進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師云快
便難逢乃云時值端陽節世俗咸戴艾惟我林下人
而不作此態不用貼鍾馗自然遠諸害但願秀公當
慈從此身心慶快無論百姪千妖到此一齊挫敗且

道憑個甚麽乃有如是威權自從擊碎陰魔窟舉首
低頭總是符
因亢旱上堂今朝鳴鼓無別舉揚糜將絕粟須用商
量現前大衆雖則個個意底無私分文不蓄須知有
貧而自適處始稱行脚高士即今還有貧而自適底
麽試商量看良久無人出衆乃云既然一衆悋慈山
僧有個貧而自適之句對衆拈出乃以拄杖架肩云
榔栗横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師至靈峰山翁和尚請上堂主欵客優客從主便既
請登壇當無疲倦國師驅侍者諸昆諒巳爲其間過

量者自是喜成現同門復聚首開懷忘爾鑒忘與未
忘則且止且道主賓順適一句作麽生道覷左右云
酒逢知巳飲詩向會人吟
師過金峨上堂古釋迦不先今彌勒不後所以百丈
祖面目仍如舊舉起拂云現前大衆還見百丈祖在
山僧拂子頭上放大光明照十方界麽若向這裡薦
得便見自他不隔於毫端始終不離於當念如未薦
得未免捨近趣遠且道不涉遠近一句作麽生道遂
擲下拂云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
師再過法祥請上堂昔日釋迦老子初生下地一手

指天一手指地乃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所謂面赤
不如語直雲門老漢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
子喫貴圖天下太平語直不如面赤不若未生巳前
不露這般消息然雖如是文彩巳彰了也且道文彩
未彰巳前作麽生道他家自有通霄路不用當陽指
畫伊
師過作城請上堂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等閒運
慈力接引無間歇驀拈拄杖云現前大衆還見觀音
菩薩在山僧拄杖頭上現隨類身演不思議法麽若
然見得轉凶星爲吉曜更短壽作長年其或未然山

59册

僧不免重爲指出復以拄杖卓一卓云將謂春歸無覓處誰知轉入此中來

師過西林請上堂僧問百帀千重關不住縱橫遍界自昂然今日相逢呈舊面慇懃末後請師宣師云有棒且待別時喫進云光天化日憑渠力一句無私耀古今師云你向甚處見得僧便喝師便打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未信你在乃云鷲嶺家風曹溪的旨一切現成切忌取與若或厭凡欣聖正是對面千里豈不聞僧問古德云月朗當空時如何德云猶是階下漢僧云請師接上階德云月

落後來相見有般漢聞恁麽道便道還家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山僧要問他即今祖父在甚麽處若或眼目定動未免連棒打出何故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又奚爲

送法衣至上堂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云流沙河濶進云不會師云待汝渡了來向汝道進云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打進云如何是和尚家風師復打進云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打云汝試分析看僧擬議師以杖擲退云鈍根阿師乃云昔日庾嶺提不起今朝道裏却省力雖然成就未曾披草木昆蟲皆獲益現前大衆如解看觸目分明無異色所謂塵塵爾念念爾法法爾等閒如鷹得不用分彼此且道互融一句作麽生道舉起衣云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一

信士胡行榮助刻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二

任儁李秀水龍淵寺嗣法門人行覺等編

任浙江嘉興府福城東塔禪寺語錄

順治丁亥十一月廿四日入院

山門以杖指云解脫門八字打開沒量漢今朝始至寶王殿已相逢切莫停思佇步何故復以杖指云寶處在近便入

佛殿煒煒煌煌容儀自在禮拜燒香不爲分外

伽藍靈山致囑正在此時吾今來此須賴護持

祖師道一將漢殃害非小累及兒孫至今不了

方丈以杖指門云此是住持棲息之處亦乃歷祖辦驗之場雖然險似虎穴魔宮到此難以却步且道正當此時如何剖決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

上堂指座云此道寶華王座歷祖共登山僧既忝隊中豈可更途易轍便陞拈香祝聖畢次拈云此瓣香嚗不碎撲不開收來久矣前曾通玄拈出今再爇向爐中奉爲先師密雲大和尚用酬法乳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問人天交接四衆臨筵爲人一句請師速道師云鳥飛毛落進云恁麼則臨濟綱宗今復振福城重闡舊家風師云雲從龍風從虎進云禮拜和尚去也師云切莫錯會乃云第一義諦迥絕安排纔擬分疎便成窒礙所以道心若不異萬法一如眼若不寐諸夢自除若是英靈漢聞山僧恁麼道向文彩未彰已前直截擔荷却較些子苟若滯於塵思未免困於途轍秖如不歷程途一句作麼生道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結制上堂問今日大開爐鞴煅煉聖凡煅煉聖凡即不問如何是和尚底鉗鎚師便打進云忽遇個沒面孔底來和尚如何下手師復打僧便喝師又打進云恁麼則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裡看師云未信你在問九旬禁足三月安居秖爲陶鑄聖凡忽遇個不受煅煉底出來如何相見師云打出三門外進云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師云[illegible]跳乃云結則大千沙界總結解則大千沙界總解結解雖殊舉拂子云這裡未嘗動着毫髮許所以道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寥非內其間倘有一個半個開山僧恁麼道便踴身出衆道堂頭長老不用亂說這裡是甚麼所在說事說理說內說外直饒伊恁麼道山僧㮛栗杖猶未放過在何故試玉須經火

求珠不離泥

臘八上堂昔日釋迦老子十九踰城將謂別有及至雪山堆坐六年徒費辛勤然雖夜覩明星悟去也是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若是英俊道流終不作這般去就只如釋迦老子最初省力一句作麼生道大底還他根骨好天涯何處不稱尊

祈禳上堂三世諸佛說不着底句歷代祖師用不到底機山僧今日一并拈出乃舉起拂子云潛淞毘仲還委悉麼如委悉得不特保令萱慈并諸小大福長災消亦見從上佛祖大受用處豈不聞道行禪師云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有僧問曹山古人道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是甚麼病山云攢簇不得底病僧云一切衆生有此病也無山云人人盡有僧云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云正覔起處不得僧云一切衆生為甚麼不病山云衆生若病即非衆生僧云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山云有僧云既有為甚麼不病山云為伊惺惺師云曹山老漢如此酬對可謂不煩瓠帝一九藥凡痾聖病悉安痊然雖如是仔細揀點將來猶涉迷悟在秪如不涉迷悟一句作麼生道復舉拂子云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

上堂舉金牛老子每自做飯供養僧衆至齋時舁飯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後有老宿拈云大似因齋慶讚山僧不免也着隻眼務要諸人共知敢謂大似因齋賞鑒汝等諸人要見二老宿及山僧麼但信手擎甌飽飡香飯何故不見道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師誕上堂老僧年五十四遡來全無意智每嘗無別思量一味只貪瞌睡今朝衆賢請登堂自是不將語默對且道以何酬對驀拈拄杖卓一卓云還委悉麼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始知

上堂舉朱行軍入南際寺設齋執手爐行香云亘下是亘下是時有僧問亘下是甚麼軍便喝僧云行軍是佛法中人惡發作麼行軍云你作惡發會那僧便喝行軍亦喝云鈎在不疑之地遂呼左右認取者僧着師云行軍拈出無孔鐵鎚當陽拋擲若不得者僧明辨端倪幾乎勞而無功今日衆善士來此設齋雖無如是問答要且不在行軍之下正所謂男兒自有冲天志不向他人行處行

梁公張行人請上堂林下高賢方外禪客二六時中遇緣莫惑所謂境緣無好醜好醜起于心萬法本閒

爲人自關須知塵塵剎剎物物頭頭但得意遺情忘便見自他不隔且道和光混俗一句作麼生道相逢相見呵呵笑更有春風春又春

上堂昔日達磨老子云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據山僧則不然內須放出外須放入如盤走珠可以入道不見臨濟大師曰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此二人那個合受人天供養便下座現前大衆要識此二人面目麼驀拈拄杖卓一卓云也不出者個消息且道是個甚麼消息復卓兩卓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

勢長威獰

上堂檀信設齋各須飽食坐臥經行不勞辨的所謂但有纖毫即是塵舉意便遭魔觸擬直須行便行坐便坐郤較些子然雖如是切不得作無事會去何故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

上堂舉普化一日同臨濟赴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法爾如然化便踢倒飯牀濟云太粗生化云這裡是甚麼所在說粗說細濟休去次日又同赴一施主家齋濟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踢倒飯牀濟云太粗生化云瞎漢佛法說甚粗細濟乃吐舌師云普化老漢如此激揚可謂獅子筋琴撫之則群音絕響若作佛法理論何異指鹿爲馬且道誵訛在甚麼處驀拈拄杖卓一卓云他家自有通霄路不用當陽指畫伊

解制上堂九旬禁足三月安居正眼看來乃是愚癡本來成現事何得自遲疑心地但無諸所見不妨哮吼奮全機不聞昔日釋迦老子初生下便解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大獅子吼汝等諸人猶向這裡覓些甚麼驀拈拄杖下座一時打散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二

蕭山縣弟子吳徹皅助刻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三

住華亭船子法忍寺嗣法門人行謐等編

住浙江嘉興府秀水縣棲眞禪寺語錄

順治丁亥十二月十八日入院

山門以杖指云重重寶樓閣無礙解脫門須從這裏直入不得俛首躊躇何故大丈夫兒合自繇拽杖便入

佛殿昔日釋迦老子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山僧道若不以色見不以聲求亦是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且作麽生得見如來乃

上香云且看新長老展拜

伽藍你無我不得我無你不成彼此今際會護衛要殷勤

祖師西天東土這夥老賊山僧今日一齊捉敗免得諸人暗裏妄測且道山僧有甚憑據乃上香云公驗現在

方丈以杖指云此是抛綸擲釣之所擒龍捉虎之處一任擎頭戴角入來不容停機佇何故擬議不來旁脊樓更嫌何處不風流

上堂指座云這曲彔木上須彌燈王如來已爲諸人說法了也汝等還見麽其或未然山僧不免土上加泥去也便陞座祝聖畢復拈香云此瓣香明如杲日寬若太虛今第三回爇向爐中奉爲先師密雲大和尚用酬法乳維那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

問昔日臨濟大師云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今日和尚建立甚麽人宗旨師便打進云這一棒與臨濟是同是別師復打云汝試分析看進云通玄古佛隨方現棲眞又見一番新師云你向甚處見得進云牖學人不得師云切莫詐明頭乃云等閑不欲出深雲何意而今逆志行只爲先人案未了繞方掛鉢又還

更且喜在彼在此初無間然若定若動元無二致直得四方并應高下等平塵塵普現端倪物物全彰正鑑在市盈市居村滿村君王以此澤及萬邦臣宰以此股肱王室佛祖以此利物士庶以此脩身大道既爾如斯且道恩歸何所豎拂子云諸人還見麽此日釣天無可報故園先放一枝春

復舉法燈上堂云山僧本欲深棲巖竇隱遁過時奈緣清涼老人有未了公案出來爲諸人了却時有僧問如何是未了公案燈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甚麽處燈云過在你殃及我師云法燈與麽

爲人可謂赤心片片怎奈者僧飢逢王膳不能食辜負法燈不少山僧本志深棲巖竇隱遁過時只緣先師有未了公案出來與諸人了却且道如何是未了底公案喝一喝云齊可截舌莫犯國諱復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本山耆宿請上堂山僧日昨至此已曾陞座今復重登未嘗有過主賓相見何不妨重說破驀拈拄杖云且道這個是賓是主若作賓主相見正是揑目生花不作賓主相見亦是眼中著屑設使總不恁麼猶是野狐見解且道畢竟如何乃擲拄杖高聲喚侍者云

與老僧收取

上堂今朝檀信設齋供養五湖衲子任其儘量飽飡切忌沾着唇齒若或沾着些兒酬償未有日已所謂生心受食淨名早訶我此會中設有受食不生心者山僧不免拈棒打出何故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上堂問道玄峰頂卽不問棲真堂上又重新如何是重新句師云雨下地濕進云恁麼則一句迥超今古不異師云正要汝恁麼道進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師云且道是何意旨進云處處洛陽花似錦家家盡賞上元燈師云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進云和尚莫埋沒人好師云上座又錯會了也乃舉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胡餅雲門恁麼答話且道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也無若道有正是謗他先德若道無又却埋沒已靈且作麼生用這公案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上堂春到百花香秋來黃葉落吾儕叅玄人有錯有不錯有等學解漢聞山僧恁麼語話便道一切衆生迷已爲物被物所轉是錯若能轉物卽同如來是不錯殊不知正是抛却甜桃果沿山摘醋梨要見他本

色衲僧遠之遠矣且道本色衲僧有甚長處良久云客來無茶點當湯備禮儀

上堂問繼紹門風端的旨請師露出大家看師云一棒打殺進云也知和尚令不虛行師云你見個甚麼道理恁麼道僧便喝師便打乃舉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有省師云趙州老漢如此提持可謂書一不着畫其僧雖則有省正眼看來也是無端揑目山僧如此批判汝等諸人還見趙州老漢麼乃云漆桶歸堂去下座

上堂問師翁所托千觔擔今日分明付阿誰師云無可付者僧展手云便將無可付的來師云未肯打你在僧便喝師便打進云又道不打師云莫作打會好問如何是棲眞境師云四野桑田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多見緇袍縁鉢至罕逢檀信送錢來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汝但喫棒乃云棲眞初開法席且喜衲僧雲集今日檀信設齋長劫不妨飽食若或用意參禪究竟徒勞心力所以先師道禪不須參道不須悟直下承當超佛越祖且道超越一句如何舉唱脫體無依知見外謳歌此日樂昇平

上堂昔日相見不談禪今日重逢堂談道非是山僧沒些權宜只為個中點卽不到所以道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須是出格英靈始不向此二途入作只如不涉迷悟一句作麼生道當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上堂大道本非男女相只緣念異有差殊但得不生諸所見了無一物可分疎不見昔日末山尼了然開堂灌溪參問如何是末山了云不露頂灌云如何是末山主了云非男女相汝等於此如委悉得便見日用頭頭總非外物其或未然但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上堂脫離塵網異於世俗履伽藍地披忍辱衣今既放下諸緣何須更用覓佛不聞昔日僧問歸宗如何是佛宗云不辭向汝道汝還信否僧云和尚誠言焉敢不信宗云卽汝便是僧云如何保任宗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新菴主還委悉麼如未委悉一時喫粥喫飯切忌碗鉢作聲

上堂月望月朔時人盡覺唯有無陰陽地要且未曾省覺須是脫略見聞者始不妄意摸索不摸索則且止且道無陰陽地如何通透驀拈拄杖劃一劃云今古常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

佛誕上堂舉起拂子云大衆還見釋迦老子在山僧拂子頭上現身現土麼若然見得不復忉忉如未見得不免更與打些葛藤兜藍園裡示現受生雙林樹下示現入滅雖現世人有去有來極其本體不變不動且道釋迦老子憑個甚麼得恁麼自在復以拂子擊香几云天人群生類皆乘此恩力

結夏上堂檀信普設香饌衲子結制安居若或進前求解白棒打破頭皮須知本分中擬親返疎欲近轉

遠設使總不恁麽猶非衲僧正眼畢竟如何乃仰視
二云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
上堂寒則普天匝地寒熱則普天匝地熱須是沒量
人寒暑侵不得不見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避
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
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又僧問一老宿時
節恁麽熱向甚處迴避宿云向鑊湯爐炭裏僧云鑊
湯爐炭裏如何迴避宿云衆苦不能到後大慧云二
老宿一人在寒暑裏垂手一人在寒暑外垂手寒暑
裏垂手者不見有寒暑之相寒暑外垂手者通身是

寒暑師二云且道二老還有優劣也無驀拈拄杖二云莫
待是非來入耳從前知巳返爲讐
上堂都監昔日學儒邇來披緇學釋雖然儒釋不同
驀拈拄杖二云不出這個消息現前大衆還有不涉儒
釋者麽復卓杖二云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解夏上堂問秋初夏末卽不問不結不解事如何師
云八字打開進云覿面全彰無背向一句無私亘古
今師云看脚下僧喝師便打進云一場漏逗師云自
領出去乃云山僧邇來不欲結制切恐諸人無本可
據只得期限九旬務要人人皆地怎奈不善祭詳未

免反爲鈍置不聞睦州見僧入門便道現成公案好
與三十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德山見僧入門便棒
看他先德無不直截提持猶恐承當不性燥山僧如
此告報汝等還委悉麽卽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
無了時
上堂擧龐公忽一日道難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
婆云易易易如下眠牀脚踏地靈招云也不難也不
易飢來喫飯困來睡師云此三人互相賣弄將謂無
人證明殊不顧千載之下遭人檢點山僧如此批判
且道爲人眼在甚麽處良久云待驢年有個新見處

卽向諸人道破
上堂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
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今辰齋主還見從上佛祖
於一切處轉無上法輪麽若然見得不獨資薦巳往
雙親高登淨域亦與從上佛祖同一受用如未見得
以拂子畫一畫二云信手畫開千聖眼何方慈氏不舒
顏
上堂擧道吾至檀越家弔慰漸源拊棺云生耶死耶
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爲甚麽不道吾云不
道不道師云道吾如此荅話可謂文不加點庚郴昆

季于斯委悉得去劬勞深恩無不報畢如未委悉山
僧更與分析一切衆生輪迴不息皆因妄想攀緣但
能息念忘緣便與佛祖無異異與不異且止且道薦
抜一句如何舉揚乃舉拂子云不須他處尋彌勒這
裏分明現勝身

結制上堂白兆問未出方丈時已覷破了也即今無
問請師答話師云答汝了也進云法座當軒人天駢
集權借一問請師不答師云舌頭不出口進云能生
金鳳子衝破碧琉璃棲眞門下還許相見也無師云
不許進云因甚不許師打云且道是何道理進云有

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便禮拜師云且信
一半乃云今日緇素交羅人天并集耳聲眼色無非
本地風光淨玅體圓初無向背其奈薦者還稀過於
聞見山僧不免令汝諸人九旬禁足三月安居須將
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并作一個話頭叅到
羅紋結角弓折箭盡時是汝諸人放身命處其或未
然努力向前須了却莫教累劫受餘殃

上堂問借塵勞而爲佛事假世相以演眞乘從緣薦
得即不問糍盤投地意如何師打云也須喫棒進云
大抵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師云汝見何道
理便恁麼道僧呈坐具云總在這裏師云錯認定盤
星乃云鐘鳴鼓響談眞諦翠竹黃花爲舉揚欲識彌
陀眞面目從來徧界不曾藏現前大衆無不是眼開
心悟者且道彌陀即今說甚麼法乃擊拂子云若將
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始知

臘八上堂釋迦老子當年沒志纔擬逾城早已失利
不見永嘉道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爲佛性
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大慧道好與這老漢
三十棒何故不合將甞住物入衣鉢下山僧敢道大
慧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既是招提之物人人有分又

爭怪得伊老僧恁麼批判大似路見不平抜劒相助
然雖如是待汝心肯處是我運通時

師誕上堂問昔日世尊降生金蓮從地湧寶蓋自天
垂和尚今日華誕有何祥瑞師云日照寒光澹進云
畢竟與世尊是同是別師豎拂子進云恁麼則一句
頓開千聖眼三千里外絕誵訛師云只恐不是玉乃
云昔日釋迦老子道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
度人已畢已是八字打開和盤托出了也若是英俊
道流何更忉忉然雖如是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委悉
威音那畔只在目前觸目分明了無二致恁麼也得

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且道山僧憑個甚麼
自從踏斷千差路便向毘盧頂上行
元旦上堂元正啓祚本無量數萬物咸新吾道亦亨應時納祐肶略聲臭慶無不宜不涉迷悟驀拈拄杖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解制上堂棲眞今日大開門戶小大獅兒聽其去住前途彼人撥著切忌躊躇罔措直須驀面咬伊以免喚作狐兎若或爪牙未全還須這裏乳哺且待氣勝力強始好騰身縱步卽今可有奮迅底麼拈杖卓云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

上堂昔日黃面老子道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充滿甚可怖畏這般說話大似晴乾開水道無事設曹司未免令人兢兢業業山僧則不然三界安如三禪天衆樂充滿無怖畏只憑這滴眞甘露四生九有悉清涼卓拄杖下座
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卽神古德如此提持雖則堅著磕著凜凜風生應物現形如月映水其奈金屑雖貴落眼成翳若是過量人終不作這般去就要識過量人麼人從陳州來不得許州信
爲大渠璧長老繼絕上堂山僧昔居通玄也曾分燈數餘不憶一燈忽滅今朝復爲然之乃舉衣拂云現前大衆還見麼以此分付明輝去大千沙界永光輝
上堂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緇素參玄客任運莫乖違所謂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諸人還委悉麼如未委悉擲拂子云放待冷來看
上堂山僧出外月餘禪房寮舍孤冷今朝法鼓聲喧草木昆蟲俱惺觀音大士顏開釋迦老子歡允驀卓杖云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復卓杖云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通又卓一卓云未來脩學人當依如是法然雖如是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結夏上堂古人道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如此提持大似隔靴抓癢有甚快樂處山僧敢道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也不印住住也不印破去住聽憑伊以免其顛錯汝等諸人還甘麼若或未甘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薦取好
上堂徧明禪人冒暑遠來懇請山僧舉揚般若答報劬勞深恩若論此事直下無啓口處記得古德道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參禪自從識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徧明禪人還識曹溪路麼若然識得不獨答報劬勞深恩亦見六祖大師面目其或未然

山僧不免更爲指陳驀拈拄杖云水歸巨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閑

商尊玄長老貢法衣上堂拈起衣云須知此領濶袈裟拈來不費纖毫力從今搭上左肩頭大地有情俱饒益驅耕奪食乃慣嘗務要兒孫赤骨律雖然分化各一方以拂子擊香几云共誦般若波羅蜜

解夏上堂汝等尅期取證大似黠兒落節直饒意遣情忘怎如放下安貼今朝布袋口開聽憑往南之北雖然如是也須自肯何故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上堂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乃舉拂云汝等還見古佛面目麼擊香几云還聞說法麼若能聞處精明見處透脫穢土淨邦無非正覺即此正覺也須吐却秖如驀拔一句又作麼生莫謂內宮慈氏遠時聞一陣藕花香

結制上堂汝等來此結制切忌以佛覓佛縱然覓得相應究竟乃是自屈若是英俊道流不消彈指證入然雖如是入之一字吾不喜聞

上堂月半已前寄寄綿綿月半已後疎而不漏正當十五日毋固亦毋必檀信辦香饈一飽忘得失且道將何報答乃舉拂云秖將這柄越塵拂切祝檀那無盡春

上堂歸源性不二方便有多門所謂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猫頭撞著一個無思算喫著遍身冷汗流汝等可曾喫著也未如曾喫著慶快平生如未喫著好來山僧手裏請棒喫

元旦上堂正月元日群象光熙緇白大衆慶無不宜山僧今讚祝徧界悉無虞且道慶讚一句如何舉揚擊拂子云八方霂霂無爲化四海謳歌樂太平

貢法衣上堂問如何是祝壽一句師云爐烟結篆僧云不會師云恰好僧禮拜師云錯乃云拔福田衣坐法空座梯航九有津濟四生乃舉拂云全憑這個威光不向他處流轉會得途中受用不會世諦流布會與不會總拈却定動卷舒無不樂以此慶檀那壽算等南嶽

順治己丑冬受寧郡當道并諸鄉紳請住天童上堂拈疏示衆云權衡佛祖丕贊宗猷惟憑這個威光便爾聲和響順既然符到奉行豈可囊藏被蓋又云曹溪的旨少室眞機總在這裏欲令四衆普聞須煩一一剖露宣畢師云宴息深村不幾時又移瓶錫入雲峽非是老來無定力生平慣聽業風吹雖然如是要

且去而無去意任亦無任情去住儼似雲閑定動宛如谷響曾無向背焉用拘留去住既不隨他卷舒畢竟繇巳正恁麽時作麽生道宿鵬欲展摩霄翅誰顧奔騰六合雲

住湖州府地藏禪院語錄

當道護法并諸鄉紳請上堂師以杖指座云從上先德於這曲彔木上曲盡機宜頂額一句未曾道著山僧今日横草不拈竪草不抜且貴正眼流通便陞拈香祝聖畢乃云第一義諦周遍一切非染非淨非實非虛五目不覩其形四辯莫談其狀非智可知非識可識須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有相應分所以道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何言哉萬物生焉君何言哉無爲而治四海晏清群情安寢草木昆蟲無不乘其恩力且道林下道人以何報答良久云蒲團燕坐無餘事永日寥寥賀太平

上堂吾有一句普天帀地舉似諸人切莫擬議大衆且道是甚麽句便下座

程太守請上堂問第一義諦即不問未審人王法王是同是別師云坐斷舌頭進云秖如今辰太守大人請和尚唱無生曲還許學人湊泊也無師云許進云

恁麽則天高群象正海濶百川朝師云理合如是問五派綱宗即不問大開爐鞴事如何師便打進云蝦凡成聖又作麽生師復打進云棒頭迸出金剛眼昆蟲草木盡沾恩便禮拜師云切莫詐明頭乃云今朝結制起七汝等切忌外覓但捨內根外塵普取剎那證入翻轉業識塵勞總成解脫道力如得執卸情忘白棒還須扁喫何故眞金須假紅爐煆一回入火一回新

上堂問鳴鐘擂皷喚醒江畔魚龍棒喝臨時捉敗穴中狐兎竪拂拈槌明甚麽邊事師云高著眼進云即此一句千古希聞且道是堂奥中事門庭邊事師云截舌三斷進云恁麽則苕溪波湧曹溪脉地藏今開臨濟宗師云一任卜度乃云山僧横拈榔栗無論凡聖俱打雖然太煞傷慈以免說眞道假怎奈知恩者少負恩者多此間若有一個半個瞥爾知歸山僧未肯放過何故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若是英俊道流自然因指識月乃舉拂云且道是指是月遂擲下云相逢自有知音知何必春風動天地

上堂酒肆茶坊三門佛殿萬象森羅吾道一貫二繇一有一亦莫守任運度年華共慶無何有遂擊拂子

下座

上堂倚天長劒凜凜寒威以拂子劃一劃云劃破塵勞結綱截斷生死根株直得上無攀仰下絕己躬淨倮倮赤灑灑離向背出沒卷舒定動圓轉仔細檢點將來猶未是衲僧脫略處秖如脫略一句作麼生道披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上堂不慕諸聖不重己靈底人始受得人天供養與他佛祖為師到處為祥為瑞且道將何利物擊拂子云秖憑這柄越塵拂為雨為霖遍九垓

上堂問昔日棲真今朝度生未審是同是別師云橫

穿碧落進云如何是度生境師云門臨綠水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往來不斷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一句事如何師打一拂子云喫得棒也未進云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云閑言語乃云無垢淨戒光徧滿河沙界不離見聞緣迥超聲色外然雖如是若論過量人亦不作此解所謂纔有一絲頭便有一絲頭秖如脫盡廉纖不涉迷悟一句如何舉揚驀拈拄杖云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欄干

解制上堂結制三七餘日汝等似覺頑疲不若豁開門戶一任南北東西倘能信腳踏著復來上解莫遲

擬著如解翻身轉驀拈拄杖云三臺須是大家催師過利濟請上堂緇白大衆胸次莫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拈來便用超宗越格如或停機佇思出他陰界不得且道越格一句如何舉揚拈杖劃一劃云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三

秀水縣秋涇太平坊信士金行[illegible]室田氏唐氏
孫二郎　俞淨隆同室金氏法名明覺男永庚
龔世華同室周氏　虞承祖同室夏明悅　金有
忠法名上安　同室錢氏　徐明照母超福　施繼
宗同室顧氏　錢忠憲同室楊氏梁義　同室王
氏法名明心　周吉同室宗氏法名明慧　明宗
曾師沈茂仟同室吳氏法名明源　優婆夷施
氏法名明[illegible]　羅門顧氏法名行明　虞道昇同

室鄒氏　黄門楊氏法名明心　衆信仝助刻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四

任檇李秀水龍淵寺嗣法門人行覺等編

任寧波府天童山景德禪寺語錄

順治庚寅五月初三日入院
山門萬派朝宗千差一致以杖指〻云總持門大開入
者不思議且作麼生是入門一句見月休觀指歸家
罷問程便入
韋駄若欲降魔及諸外道不消別法乃揷香〻云惟用
此要
佛殿一葉一釋迦一塵一彌勒如如不動尊從來無

間隔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也須作禮三拜
伽藍堂昔日靈山不異今日若欲遠諸魔累遂揷香
云者裏彼此莫逆
祖師室拈香〻云者夥老賊偷心未歇今日一齊捉敗
管取四時安貼
方丈以杖指〻云此處甚深寬濶非外須是沒量人運
用始自在且作麼生是運用底句復卓一卓〻云釣竿
斫盡重裁竹不計功程得便休
昇宇栁居士請上堂以杖指座〻云者曲彔木上從前
老宿無不說黃道白究竟有損無益山僧今日信足

跨上務要諸人踐實便陞座拈香祝
聖畢復拈〻云此瓣香奉爲台寧兩郡當道尊官及諸
鄉紳文學遠近檀那緇白大衆惟願人人懷才抱義
謙讓溫良祿位高升千祥駢集再拈〻云此瓣香得來
久矣欲隱彌露第五回爇向爐中供養先師密雲大
和尚用酬法乳白椎竟乃〻云第一義諦如小兒戲不
用尋思直下便是英靈衲子未言先知後學初機不
妨啓問問祖印光騰雨法雨法雷震地事如何師打
〻云好喫痛棒進〻云一句當天開茅塞截流峰頂鼓洪
波師〻云閒言語進〻云恁麼則嵩呼嶽應海晏河清也
師〻云築著磕着問從上老古錐總向者裏說靑道黃
未審新天童如何施設師便打進〻云棒頭拈出無私
旨四衆齊沾雨露恩師〻云未信你在進〻云自有一雙
窮相手未曾低揖等閑人師〻云有甚長處不妨拈出
僧擬對師又打進〻云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他人行
處行師〻云要且跳不出乃〻云年來諸子馳騁四方歷
盡辛勤終無有益殊不知人人有一坐具地從來不
欠一絲毫秖爲契券不明所以受用不着山僧契券
審來久矣復擧拂子〻云今日對衆顯示汝等急須薦
取若向者裏薦得便解一多互用小大相融出入無

難遊戲自在此回錯過後悔難追況值時清道泰勳貴護持士庶欣心人天交慶自利利他無所不宜且道知恩報恩一句作麽生道山房晏息無餘事永日焚香賀太平

上堂問法雨霏霏天上人間皆普潤紅爐焰焰銅頭鐵額總陶鎔且如何是陶鎔一句師云好與你一頓進云漫道學人力氣小一拳打碎石金剛師云喫力不少僧禮拜師云脚跟下錯過乃云山僧慣羨無生米接待五湖雲水僧不若今朝衆檀信捧金缾供愈慇懃雖然如是須知施而無施受而無受施受無心

始成無漏且作麽生是無漏底句乃擲下拂子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

結夏上堂問今日大開爐鞴煆煉聖凡只如不受煆煉者又作麽生師打云盡汝神力向甚麽處去進云渾身當宇宙徧界任縱橫師云正好喫棒乃云山僧二十年前倒一口令地東將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衆生性命攝在一微塵裏並無一人得知所謂藏山於海藏舟於壑夜半有力者負去寐者不覺耳今日山僧普告大衆還信得及麽如信得及見得徹便好休去歇去如信不及見不徹不妨朝叅暮叅一朝叅到無叅處遂顧左右云始知無處不家山

上堂佛說一切法爲治一切心不治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所謂以智方便而演說之其所說法皆悉到於一切智地須知一切智地通無障礙舉拂子云要用便用無不自在離四句絕百非本來成現事不用涉思惟復舉拂子云以此慶檀那壽算與嵩齊

定海防禦使請上堂藥師光如來週遍一切處不離見聞緣時人不解顧若解顧剎剎塵塵全體露所謂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物同物在巳同巳並無異緣亦無異念山僧如此舉揚用祝遐齡鶴算且道以何

爲據以拂子擊香几下座

觀音成道日上堂鐘鳴鼓響鵲噪鴉鳴咸啓圓通門普請直截入汝等於此薦得便與觀音菩薩同得同證同坐同起示隨類身演不思議法以無緣慈導利群品且不思議一句如何吐露乃舉拂子云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

解夏上堂問齋王虔誠普飯僧請師爲衆唱無生今朝解制即不問如何是脫落無生句師云縱橫得自由進云不恁麽時如何師云不到烏江不刎頭僧罔措師叱退乃云山僧於此初番結制四來禪侶咨決

心疑長期短期以悟爲期如未徹悟解則不宜所以道學道如鑽火逢烟未可休直待金星露燒然始到頭汝等還得恁麽一回也未如未得恁麽一回不得唐喪光陰空消歲月仍把瓶盂安舊位莫教虛費草鞋錢

結制上堂問當陽無一物句裏絕囊藏請師道一句師云好個消息進云西風吹葉落大地盡皆秋師云未是汝立地處進云山頭白浪沸海底盡風生師云莫眼花乃云太白天童曩稱法窟汝等來此結冬自是不類庸俗須憤決烈志堅金石心粟棘蓬勇吞金剛圈猛跳一朝伎窮力極便省從前面貌乃舉拂云且道者是金剛圈是粟棘蓬衆中可有判斷得底麽若判得不必跏趺禪榻禁足九旬便好掀倒禪牀喝散大衆豈不暢哉如判不得須惜寸陰金不易莫教空白少年頭

朔日上堂了得一萬事畢坐臥經行無不適但得心安處處安那管山林并井邑既無取亦無捨照頭便是歸來也歸與未歸且止秪如一作麽生了還有道得底麽直饒道得了處分明木上座未肯放過在何故真金不假紅爐煆濟衆安能遍大千

保安上堂問箭鋒相拄卽不問單刀直入時如何師便打進云懸崖撒手去也師云險進云太白峰頭忽粉碎玲瓏巖上現全身師云閒言語乃云山僧每常陞座要且無法可說此日檀信致誠權引善財拾藥乃舉拂云善財來也汝等見麽於此見得佛病祖病當下豁然黑業白業刹那解脫不用祈福迎祥管取四時安樂且道以何爲驗復舉拂云自從解用無根藥縱有耆婆也不中擲拂子下座

臘八授戒上堂堪笑釋迦老子當年志不丈夫捨却皇宮內院撞入雪嶺躊躇偶爾明星夜燦撞眸打失烏珠至今無人救得鑑物不解分疎衆中可有救得底麽如救不得是者老漢自作自受若或救得三聚淨戒不待攝而自攝矣只如饒益有情一句又作麽生煩惱海中爲雨露無明山上作雲雷

上堂汝等未到天童寺將謂天童異世間及乎到來親目擊依然松竹倚青山明明松竹林明明祖師意若或瞥爾情生未免觸途成滯且道不涉程途一句如何顯示驀拈拄杖云還家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復卓一卓下座

上堂問鏡清道新年頭有佛法明教道新年頭無佛

57

法到這裏如何得恰好去師〻云還見老僧麼進〻云坐斷有無俱不立斬新別是一乾坤師〻云奈汝脚跟下錯過進〻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以拄杖卓一卓進〻云却是和尚錯過師〻云山僧失利乃舉起拄杖〻云歲朝把筆諸事大吉應時納祐慶無不宜遂畫一畫〻云只消一筆書盡三藏惟許山僧不時轉唱且道山僧有何憑據便乃如斯復卓一卓〻云自從舞徧三臺後拍拍元來總是歌

上堂問從上宗乘即不問作家相見事如何師〻云有眼如盲進〻云可謂一箭中紅心大地無寸土和尚向

甚處安身立命師豎拂〻云見麼進〻云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師〻云錯進〻云謝師答話師〻云若作話會入地獄如箭射問天開壽域則且止如何是慶讚一句師〻云庭前獅栢進〻云恁麼則常將日月爲天眼指出須彌作壽山師〻云四季長春進〻云且道威音那畔空劫已前還有壽量也無師〻云腦後薦取進〻云作家宗師天然猶在師〻云老僧不受汝塗汚乃云欲識生前面目切莫前思後算但能息慮忘緣觸目頭頭露現自他不隔一毫始終不離當念大衆切莫含元殿裏更覓長安慈氏宮中望生內院遂擊禪牀下座

師過松陵接待寺上堂仲廉問撥草瞻風秖圖見性只如性作麼生見師〻云未問已前會取士〻云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師〻云眼閉脚直士〻云脫得生死方知去處四大分離時向甚麼處去師〻云八方通透士〻云與麼則絕學無爲閒道人也師〻云看脚下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未審笑個甚麼師豎拂〻云會麼士〻云和尚高登寶座現大人相與世尊是同是別師〻云分身兩處看士〻云杲日當空大衆仰賴去也師〻云且信一半乃〻云松陵勝地自古通衢世

外道人無不遊歷三王賓會合快意倍嘗竿木隨身逢塲作戲無生曲子妙絕希聲如未離見超情莫能聞其極致且道無生曲子如何舉唱木人把板雲中拍石女銜笙井底吹

師過崑山西寺上堂春光灼灼和氣藹然法法頭頭總非外物此事從來無間何須列三王分賓十成八字打開徧界光輝溢目點即不到親之不得到即不點疎之有餘若或俯首躊躇未免當面晦却且道不立三王賓混融一句如何展演長安市上家家月春草池塘處處蛙

師過海昌佛牙石樵法孫請上堂威音王已前塵塵佛牙露自古至今時覿面無回互所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取不得捨不得動念即乖強言則隔且道畢竟如何乃擲下拂子云爾目不須他處覓大千何處不毘盧

解制上堂舊冬結制將無作有新春解制以實爲虛縱有十分相爲怎如覿體提持所以山僧素常接待問着便棒其實赤心片片怎奈負恩者多不見昔日德山道老漢者裏無論凡來也打聖來也打只要打着個獨脫底此間設有獨脫底山僧不似雪竇壓良

爲賤喚伊洗脚但更與一頓趂出門外何故秖因信義從來切未肯糢糊放過關

師過武林報國院請上堂問擊鼓鳴鐘法王陞座四衆雲臻願聞法要只如鐘鼓未鳴時如何師云好個消息進云恁麼則好音在耳人皆聳一句無私亘古今師云錯會者多進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師云只恐不是玉問一天風雨本從太白峰來徧灑群情緇素咸蒙潤澤即今報國家風則不問如何是直上天童一句師云有船乘船無船步行進云獅子遊行芳草綠象王回顧落花紅師云照顧脚下進云有

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正好喫棒乃云法無定相建立由人列王分賓無可不可若也分去落霞孤鶩齊飛若或不分秋水長天一色然雖如是猶涉程限不見五祖道我者裏如馬前相撲倒便休那有計較安排處可謂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片言能折獄一諾千鈞重諾與不諾且止且道報國裕民一句如何舉揚道泰不傳天子敕時清休唱太平歌

上堂日昨瑞雪滿庭普賢全彰勝行第恐南泉到來未免痛喫一頓何謂如此眼裏着沙不得耳裏着水

不得惟許無依道人聽憑隨處安貼且道無依道人有甚長處驀拈拄杖顧左右云汝等還見麼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讐

披剃上堂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一念絕羅籠塵塵盡解脫若能於此領略得去不獨脫離塵網釋其受纏親恩佛恩悉皆報畢如未領略還當剃除鬚髮圓頂方袍依止叢林親覲宿德一朝築着磕着慶快生平須知世俗家易出無爲家最難出得無爲家定動始相安且道出後合作麼生置拂子云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

端午上堂今朝端陽節妖姪齊兢出世上諸男女門挂菖蒲逐惟我衲僧家没些子伎倆幸無彼此心群魔悉皈向直得魔佛混融互爲主伴縱有大力魔王也須合掌讃善且道山僧有甚長處乃爾如斯遂拍左肘々云從上家私俱蕩盡惟有神符肘後懸

上堂人人有個生緣究竟不離目前如十日並照無不分明怎奈問着十人五雙不知落處只因觸境情生迷而不悟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茲因虎山錢檀護母難之期謹請山僧陞於此座舉揚此段因緣用報劬勞罔極之恩殊不知未陞座前早爲說法報答了也如委悉得去親恩佛恩悉皆報畢如未委悉也須朝祭暮祭始得且道應時慶祝一句如何展演乃擊拂々云洞裏無雲別有天桃花似錦柳如烟仙家不解論春夏石爛松枯是一年復擊一擊下座

上堂師々云窮崖僻壑古寺禪房入秋已來不勝清冷內外道流幸安寂寞今朝撾鼓登堂宛如大死復活眼裏也着耳裏也着英俊者契證無餘偏癖者未免自縛何故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上堂昔日先師會下萬指圍繞染法味者頗多追法乳者誰切山僧舉揚般若以報先師莫大之恩可謂寃有頭債有主從前得力處一句超今古且道是甚麽句驀拈拄杖卓一卓云汝等還委悉麽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上堂師々云今朝九月初一日務要諸人盡徹的既然請登曲彔木乃舉般若波羅蜜大衆般若如大火聚四面莫能入擬之則燎却面門如未超情越量未免焦頭爛額遂舉拂々云山僧者裏素無障礙若要便舉無不暢快且道這裏是甚麽所在復畫一畫々云驀直一條官馬路晨昏曾不禁人行

上堂千里同風彼此知聧違許久不無疑日前接得眞消息始信渠儂不負師然雖如是且道同聲相應一句如何展演擊拂々云妙舞不須誇徧拍三臺須是大家催

結制上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吾門衲子陶誘相當乃舉拂々云大衆須知這個陰陽攝不得寒暑莫能催處動嘗寂居塵不染淨躶躶無依赤灑灑全露轉無上法輪顯示正法眼于斯領略始不負行脚初心如未諳此不免重說偈言遂擊拂々云正法輪已轉復舉起々云正法眼已示胸次更若狐疑連擊拂々云大家急著眼覷

上堂欲造佛祖閫域須知本無難易乃擊拂云這裏挨身入得管敎千差一致苟若情生智隔郤被五陰魔昧所謂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趨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從上佛祖莫不于無是非處與無緣慈度諸含識然而終日說法無法可說終日度生無生可度彼旣丈夫我亦爾切勿于中分彼此且道截斷是非一句如何舉揚復擊拂云萬國醉心當大門相逢携手上高臺

上堂今日雖則陞座其實無法可說惟囑現前大衆切忌妄生卜度豈不聞昔人生心受供尚被淨明所

訶況卜度乎所以道息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但得本何愁末舉止施爲無非妙作且道自利利他一句如何剖露恒持清淨無爲化爲雨爲霖遍九垓

冬至上堂法身無相遍滿乾坤智鑑洞明十虛無間一陽來復萬物春回大地群情均承恩力且道無陰陽地上還承此恩力也無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上堂雪菴問今日陞堂卽不問單刀直入時如何師便打進云怎奈鉤頭有餌秤尾無星師云汝不是衝浪金鱗菴云自從踏破千差路直向毘盧頂上行師云險菴云大衆證明師復打且道是賞汝罰汝乃云昔日懶融未見四祖時百鳥銜花人天送供及見之後百鳥無踪人天絕跡汝等還見懶融麼不見道了鬼神覷不破之機絕是非不相干之地非常情可測山僧這裏雖無如是人郤有過他處不惟消得檀信施亦與後人作標榜且道不涉迷悟一句如何舉揚三事衲衣青嶂外一罏沉水碧雲中

上堂常言道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依然只是舊時人不是舊時行履處靈機廓徹習染消融蓋色騎聲卷舒自在且道應時慶讚一句作麼生道拈

起衣云汝等還見麼將此袈裟常掛體時與緇流結法緣

歲朝上堂止休問數樹梅花向日開無限春風匝地來不涉新舊一句子請師指點暢人懷師云好喫痛棒進云恁麼則獨露無私去也師云如何是你獨露無私句進云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師云非汝境界進云也要和尚疑著師噓一噓問世尊住世四十九年未曾說着一字不審和尚陞座說何法耍師便打僧一喝師復打乃舉拄杖云去年歲朝把筆一揮書盡三藏雖然文彩已彰究竟毫端未放

今年歲朝把筆遂書一畫云一揮書盡儒典雖然毫端已放究竟文彩未顯且道其中義理還有優劣也無便下座

解制上堂肯喏問天童解制龍象雲興和尚還是放行好把住好師云不在這兩頭進云恁麼則橫擔榔栗獨步大方去也師云走煞闍黎進云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外師云脚跟下錯過三千里得本問解制結制即不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是甚麼人師云老僧不識進云摑碎太虛空毘盧頂上行師云開言語進云和尚不得壓良爲賤師云開言語乃云三冬結制把斷要津不通凡聖縱有牙如劍樹口似血盆的到來也只結舌有分今朝不免放條活路江北江南聽其去住前頭如遇把關人當頭揆著勿罔措且道出門一句作麼生道驀卓拄杖云獅子吼時芳草綠象王回顧落花紅

上堂山僧四大不強無能爲衆說法遂拈拄杖云惟這木上座雖則全無孔竅却能善說法要擊香几云切莫隨伊顛倒不見古人道毋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毋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智須知智不到處切忌道著何故他家自有通霄路不用當陽指畫伊

師誕上堂老僧年來癡癡憨憨懵懵懂懂尚不見有世法焉有佛法可說茲因老朽母難之辰內外堅請不免陞座且道說個甚麼即得若道老朽今日生乃是誑言不道今日生亦是妄語若道生本無生滅亦非滅正是三家村裏座主見解自是唐塞諸人不得幸有從前脫盡廉纖的一著子略爲顯示遂擲下拂云莫把是非來辨我從前穿鑿不相關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四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五

住華亭船子法忍寺嗣法門人行謐等編

示衆

通玄示衆大衆現成公案不用叅詳等閒起坐乃正覺場汝等諸人還委悉麼若委悉得受用無窮如未委悉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示衆以拄杖卓一卓云者事本自現成不假絲毫造作擬欲叅禪早錯了也所以山僧素嘗接待方來不用尖新辭句唯用一條白棒凡擬議便棒不擬議亦棒擬不擬俱棒何故殺人刀活人劒具眼者辨取設有個衲僧聞山僧恁麼道湧身出衆震威一喝返驗山僧且道這一喝是殺是活山僧但徐徐向伊道紅霞穿碧海白日繞須彌

示衆諸兄弟無不急切叅禪殊不知有心叅禪成妄想無心叅禪落無記敢問諸兄弟且作麼生叅有伶俐底試出衆道看時有云云者師皆不諾乃云一衆旣然不善叅詳拄杖子不免爲諸人通個消息遂以拄杖卓一卓便行

示衆舉風穴在南院會下作園頭院一日到園問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穴云作奇特商量院云我這裏

卽不然穴問和尚此間作麼生商量院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穴便豁然開悟山僧今將二老宿見解與諸人決破南院恁麼商量棒頭下事正是管見窺班若論全虎須是棒下情與無情如桶底脫去始乃相應風穴雖則一期悟去未免向無生忍裏坐地若要做個沒量大人更須喫棒始得卽今還有沒量大人麼不妨出衆與山僧棒頭相見良久無人出衆乃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示衆昔日臨濟大師道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先師亦道一棒不作一棒用已是八字打開了也若更踏步向前眞是皮下無血之輩昨晚山僧舉揚南院風穴二老宿商量棒頭下事未免剗削古人雖則打草驚蛇其實看孔着楔汝等諸人要識二老卽易要識山僧則難何故驀拈拄杖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

示衆日來諸人不倦叅請只是往往錯過山僧棒頭不惟不知錯過處而返生多種狂解道者棒如大火聚四面不能入擬之則燎却面門又道者棒如金剛王寶劒截斷聖凡情不落有無見破除生死窠窟逈脫羅籠之表如斯狂解深屈山僧棒頭汝等諸人要

識山僧棒頭麽驀拈拄杖云莫將聞學解埋没祖師心

示衆諸佛諸祖頂顂門一一棒頭俱漏泄若作佛法會知君猶未瞥不作佛法會眼中已着屑畢竟如何驀拈拄杖卓一卓云不别不别適纔有僧問棒頭下事山僧隨手下一探竿切恐諸人錯會若道知痛痒底是正是奥奴作郎認賊爲子若道不知痛痒人非土木安得不知不見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州云還假趣向也無泉云擬向卽乖州云不擬怎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

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猶若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耶卽今還有不落是非底麽試出衆道看時有僧纔出師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示衆昔日釋迦老子道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乃舉起拄杖云這是拄杖子諸人共知共見且作麽生是知見無見底道理遂靠拄杖云莫待是非來入耳從前知巳返爲讐

示衆舉趙州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又道老僧不在明白裏汝等諸人還護惜也無

趙州老漢恁麽舉揚可謂寸刃不施皇化巳徧雖則騰身闖外要且躲避無門汝等諸人要識趙州老漢麽也秖是個觀音院裏燒牛糞底老和尚

示衆從上老宿大有韜畧能擒能縱能殺能活山僧雖無如是伎能單單秖善解黏去縛解却黏釋却縛珍重諸君休咬嚼適纔惟德禪人進方丈問棒下意旨如何山僧荅一棒一條痕一握一掌血德罔措山僧云擬議卽不得德猶問畢竟意旨如何山僧云猶要打在德禮拜而出卽今惟德可在這裡麽德便出衆師云汝若作打會入地獄如箭射德云畢竟意旨

如何師云被子一問瓦解氷消德便禮拜師云汝是何道理便禮拜德擬議師驀頭一棒歸方丈

示衆汝等若要易明此事須向省力處看若或着意忖量終無透脫之期二六時中但能於心無心於物無物心心不異念念無私便見透脫分曉有何心而不契有何法而不融如肯直下承當頓證自家境界且安分一句如何通信飢飡渴飲閒坐困眠

示衆法身報身化身山僧一串穿却雖然太煞省要免得諸人摸索大衆好快樂驀拈拄杖卓一卓云祥麟只有一隻角

示衆昔日古德道離心意識叅絶凡聖路學又有者道欲明此事須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又有者道不怕念起惟恐覺遲這三尊宿雖則爲人痛滴滴地仔細撿點將來不無鈍置人家男女山僧不然但道念起隨伊起念滅隨伊滅一切聽憑伊莫管甚時節何謂如此不見道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示衆吾有一券超情離欲從古至今光新萬物舉起拄杖云衆兄弟見麼萬派皆歸海千山悉仰宗

示衆昔日雲門道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此老如此提持可以稱善但不經撿點何故等閒行便

行坐便坐用舉用顧作麼然雖如是手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

示衆昔日德山老漢道聖名凡號總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若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汝等諸人即今還有與德山老漢相見底麼如無山僧與伊相見去也乃云夜來伸脚支頭睡不怕人來偷枕頭

示衆舉敎中道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有等無智慧男子聞知便向無分別處成窠作窟殊不知正是避溺而投火且作麼生得無過去意地但無諸所見天涯何處不逍遥

除夕示衆一年三百六十日今晚乃爲最後晩佛法禪道不須提大家且只捧茶盞何故爆竹已催殘臘去明晨依舊日東昇

棲眞示衆古人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汝等諸人還有向耳目不到處道得底麼試出衆道看時有云云者師皆叱退乃云有等超聲越色底未免太孤有等和聲混色底又却太沓還有不落孤沓底麼好來山僧手裏請棒喫

示衆獅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驀拈拄杖云

這不是獅子吼復卓一卓云豈不是無畏說汝等若或眼孔定動性命早已失却山僧恁麼道也須是個獅子兒始得若非獅子兒未免貪觀白浪失却手橈

示衆叅禪無秘訣只要生死切生死若切千差路絶一道直如絃古今無異轍若或打入知見網中永劫無有了日所以道離心意識叅絶凡聖路學敢問諸兄弟且道絶却凡聖二路作麼生學試出衆道看時有云云者師皆不諾乃云汝等既不解道老僧只得自道去也壁上安燈盞堂前置酒臺悶來打三盞何處得愁來

示衆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所謂眼裏着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汝等還委悉麽如未委悉老僧再將平日受用處與汝諸人通個消息明明見了非他見了了常知無別知村月如銀牽老興閒行不覺過溪西

示衆昔日高峰祖師道海底泥牛銜月走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人撿點得出一生叅學事畢老僧亦有四句雖無如是奇特亦不在高峰之下天晴日頭出雨下地皮濕小盡二十九大盡

三十日此四句內亦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人撿點得出一生叅學事畢且道是那一句試撿點看如撿點不出普請喫茶去

示衆古人道繇心生故種種法生繇法生故種種心生設使心法雙忘猶未是衲僧親切處且如何是衲僧親切處舉起拄杖云拄杖子踍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汝等諸人還見古人與今人麽晚來微露濕庭堦復喝一喝云若不喝任只管念去有甚了期

示衆叅禪被禪縛不叅却成現舉似諸禪人切恐生厭賤不厭賤却成片萬象森羅全體現然雖如是也須自肯始得若不自肯終非俊敏衆中還有自肯者麽若有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示衆結制二七日內外咸作逆若或不作逆老僧便歡適汝等還知作逆處麽尋言逐句是作逆攝心內照是作逆觀心內澄是作逆忖度思惟是作逆若欲不作逆胸次莫固必何故苦瓜連根苦甜瓜徹蒂甜脩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

開示現成公案不用忖量直下洞明了無異轍但是諸君情存知見意涉多途故不證得若肯直下承當便見根身器界萬象森羅一一宣明第一義諦然雖如是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何故不見道分明月在梅花上看到梅花早已遲

開示現前諸公欲明此段大事因緣須是外離塵境內絕忖思坐斷聖凡情不落有無見始明得他古人道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底說話在座諸公要明這卷經麽乃舉扇云下文繁長付在來日遂放下扇云請茶

開示汝等若欲洞明此事須是千差路絕念慮情忘

分別心息始有人首處若或將心內照觀心內澄總是無風匝匝之波于本分中了無交涉不見龎公道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遶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看花鳥木人本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只這是何處菩提道不成汝等若能于此見得便隨緣消舊業更不造新殃如未見得異日閻羅老子大有著汝諸人處在

開示年來四方兵戈擾攘無片地可安唯天童祖席慈光照耀一衆平穩所謂我此土安隱天人常充滿若不於此打敎徹去乃是自棄豈不聞昔之喆侍者

脇不沾席有勸其寢者渠曰我於般若緣分素薄若不刻苦勵志恐彼妄習所牽汝輩何人乃爾懈怠此事雖則本來成現不假安排其奈無量劫來習染濃厚彼心意識使得七顛八倒無自繇分若不滅裂一回終難負荷汝等要識不涉心意識句麽驀拈拄杖顧左右云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

小叅

壬午冬結制小叅今日通玄結制且喜全無做造雖然一衆端肅未嘗別更衣帽唯有露柱燈籠旦暮不勝冷笑大衆且道露柱燈籠笑個甚麽還是笑結制

欠嚴笑說禪不當若道結制欠嚴居山衲子當合如是若道說禪不當曹溪一脈豈在言豐既然不在這兩端畢竟誵訛在甚麽處還有人道得麽若道得便是出格道人脫或未然且聽山僧直截剖判以拂子擊禪牀云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藉四時推

小叅個中一著迥脫情塵纔涉思惟白雲萬里汝等諸人何不直截承當以免勞神役志若然承當得下不枉趙居士施金辦供可謂功不浪施脫或未然山僧不免葛藤一上若道有解有結正是無繩自縛若道無結無解大似平地喫交若總不恁麽猶是野狐

見解畢竟如何解開布袋無拘束放出溈山水牯牛

小叅敘吾陳居士時值耳順之年方始回心向道故偕子來山施金辦供乞吾舉揚宗旨殊不知宗旨不可以言語造不可以寂默通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若欲透脫死生須是坐斷情塵意想不落見聞覺知始有相親分若到與麽田地切不得舉意承當若舉意承當則遠之遠矣所謂有念盡成煩惱鎖無心端坐水晶宮

除夕小叅古德烹露地白牛分歲山僧煑透海烏雞過年不用文武火燒放下自然頓熟普同供養一任

飽食此時休論王賓便見滿門和氣不嫌滋味薄便是好禪和且道應時一句如何舉唱乃云今宵當合勤斟茗明晨端祝聖明君

小叅昔日大慧遠祖慣以竹篦子話勘驗來學往者以謂此話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而本形自現如此証脚乃是依通誠非的旨其奈久久轉見弊生邇之學者凡遇宗師舉此話便下喝及乎向伊喝下搜看咸在無觸背處繫根然不知纔有一絲頭便有一絲頭若無一絲頭縱橫得自由設有問如何是自由底句但向伊道山月如銀寺老與閒行不覺過峰西

小叅今晨此衆乃玉城韓居士爲令先君誕生之日并先慈三週全吉之時謹請山僧舉揚般若用酬至恩但般若分上生死二字無處安着豈不聞先德道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又道未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卽不生於分別不生法中識取不變不動若然識取得去於聲色堆頭脫略見聞自古及今曾無間隔現前大衆旣是古今無間且道韓公郎今在甚麽處安身立命還有道得底麽如道不得山僧只得借渠鼻孔爲汝諸人通個消息遂顧左右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

小叅都監今夜設茶座元不勝虔請旣然一衆臨筵須是一同痛飲飲則任君飲啜則任君啜須是知些滋味始得所以古人道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唯我衲僧家又且不然無論智與愚强與弱信手拈杯無不快樂且作麽生是快樂底句遂舉杯云大衆見麽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小叅今朝此設端爲薦資還有助哀者麽僧問朔風凜凜萬木凋傷未審亡靈向甚麽處去師云左山右

林進云恁麽則從教寒暑重遷變青山依舊白雲中師云這是甚麽所在進云言前頓入無生忍人間天上獨爲尊師云閒言語進云蒙師法施恩大難酬師打云更須喫棒乃云生是死之基死是生之本生死兩超然始徹無生忍無生忍絕傷嗟放下從前愛想便見凡聖不差差與不差則且止且道嚴氏孺人郎今在甚麽處一毫頭上通消息刹刹塵塵現勝身

除夕小叅古之叅學高士以今晚爲生死交謝之時處道業不辦故乃如此我此現前諸兄弟雖則爲道不下古人但契悟者指不多屈雖有數輩奈何見尚

未圓有向聲色未萌之先契悟者未免死了不得活有向言句中解會者又郄活了不得死活了不得死說之判論死了不得活者山僧今晚不惜脣皮與伊點破須知聲色初非外物所以古人道見聞覺知是法法離見聞覺知又道郎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個中若了元無物體用何妨分不分若也分一隻孤雁撲地高飛若也不分一對鴛鴦池中獨宿分與不分與汝諸人一并拈郄喫飯濟饑飲水定渴管取二六時中灑灑落落設有問據個甚麼得恁麼自在但道自從舞徧三臺後拍拍元來總是歇復舉

僧問安澄禪師舊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受歲者麼澄云作麼生僧云恁麼則不受歲也澄云城上已吹新歲角窓前猶點舊年燈僧云如何是舊年燈澄云臘月三十日師云高安與麼答話可謂順水行舟不貲餘力若據山僧則不然如問舊年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受歲者麼但向道隨分不獨坐斷者僧舌頭且與后人作個標榜如何是后人標榜從來無向背那得有親疎

小參師以拂子擊一擊云陳氏孺人還知超生死越涅槃不離這個消息麼若或未知山僧更爲解說三界非有萬法無實妄念不生諸緣寢息所以道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既然悉皆是幻何更求生西方但能捨郄妄緣徧界無非淨域

小參現成公案迥絕安排纔擬分疎便成剩法所以道參禪被禪隔看教被教隔持咒被咒隔念佛被佛隔設總不恁麼亦被總不恁麼隔且道誵訛在甚麼處良久云叮嚀損君德無言最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

小參以拂子擊杌云悔公還知這裏古今不異麼如向這裏薦得便見昔日名標金榜聲播寰中這裏未嘗榮適來剃髮披緇韜光晦迹這裏亦未嘗辱既無榮又無辱須信這裏無委曲況今全身放下巳臥寂塲正恁麼時切勿疑惑何故復以拂子指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

小參光陰迅速時不待人纔方結制巳是二十餘日了也若不得一回猛惺異日閻老子算飯錢有日在須知此事是極現成底纔擬尋思便成剩法纔入陰界便不堪也還有道得底麼設使道得未免落七落八拽杖便歸方丈

除夕小叅四來兄弟道聚山中內外相安禪林慶幸惟愧老朽素無所畜無可分歲喜得曩時於火爐邊拾得五祖底一枚鋏酸餡拋向諸人面前眼親手快者當下咬破便見百味具足永息饑虛饒益將來綿綿不絕如咬不破自是諸人根性遲鈍莫謂荒疎無可欵待時寒久立各宜珍重

小叅以拂子擊幀云張氏孺人惺惺著愛河滾滾識浪汪洋若欲浪靜波平切勿生疑怖畏但將從前愛想一時放下不假慈舟彼岸登矣所謂繇心生故種種法生心若不生諸緣不有張氏孺人若向這裏薦

得便見無量劫來至於今日未嘗生未嘗滅未嘗去未嘗來如如本體湛然不動且道即今薦抜一句如何顯示復以拂子擊影云內院不消輕一擊妙寶樓閣應時開

除夕小叅師云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世人生異見將謂有年期殊不知古之天地日月即今天地日月古之萬物性情即今萬物性情從來不移易一絲毫何得於中說新舊看他先德或同衆或自處如癡似兀任運度時一言半句載之方冊千古之下令人欣慕以今較昔何啻天淵雖是逆耳之言三十年後

却用得著各請歸寮善時保愛

晩叅古寺山房不勝寬廣經行坐臥常在其中老幼安居平等性智若起一毫凡聖情念乃是自生障礙不起一毫凡聖情念亦未是衲僧了事處且作麼生是諸人了事處試出衆道看時有僧出師便打云脚跟下錯過三千里復云還有麼良久無對師云汝等既不解道老僧自道去也驀拈拄杖云數聲清磬是非外一個閒人天地間復舉雲門道舉不顧即差誤擬思量何劫悟只如不思量時又悟個甚麼試道看有麼衆無對師云無端無端遂拽杖歸方丈

法語

示九霞劉公諸佛諸祖所貴成現只要當人自肯耳若或入于意想逐其聲色於本分中翻成分外檀越之省要處料不在此說中第恐智人面前有三尺暗故引筆及此如能體之言外則大智現前矣

示周居士思劬勞奉甘旨至今猶惓惓于念爲人子者之所當然如論大孝此亦小節須向情未生念未起時一眼覷破本來面目劬勞之恩不待報而報矣又豈在侍慈顏奉甘旨而爲孝乎然令先慈生平節操水霜以念佛爲急務而志不可奪殊不知未舉念

時早與彌陀覿面矣

普說

普說近時參學者大有誵訛偶有一知半見便爲極致不求深進坐在窠窟中不自覺知如此輩人誠爲痛惜有輩以擊石火閃電機眨眼便錯過上將謂越格超群殊不知未出大慧遠祖排擯縱然會得的的當當不過拾一所知耳有輩道言句乃載道之器不可不知便向言句中作穿鑿直饒穿鑿得攢花簇錦於己分中了無交涉有輩道此事不在言句上便與言句爲仇敵凡舉言句便乃搖首一坐坐在無事甲

裏千牛挽他不出如此等輩猶爲可笑有輩道以總不恁麼爲越量一味硬作主張如此見解閻老面前喫鐵棒有日在

警策

警策師云適纔座元并諸執事進方丈請落堂警策大衆彼時聞之不覺冷笑何故我此一衆咸是英特之士豪傑丈夫況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以棄離不辭千里之程來到通玄峯頂豈肯因循過日荏苒度時待予警策而後猛發哉然雖如是第恐在外年深參尋日久四大疲懈不或增進者有之老僧只得向

諸人前舉則現成公案以成助發之緣記得古人道結制三日也水牯牛作麼生又道結制三日也燈籠露柱作麼生又有道結制三日也諸上座作麼生這幾尊宿各各一期稱提將謂不落窠臼仔細檢點將來未免黏牙綴齒若是林上座則不然但道結制三日也汝等諸人幸各無恙是則也是切忌作無事會去旣不作無事會却作甚麼會仲冬嚴寒伏惟珍重時有僧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師和聲便打僧擬進語師復打僧轉身顧首座云適纔錯打這僧座擬議師與驀頭一棒歸方丈

因事策衆老僧幼時曾閱教乘記得釋迦老子於過去因中行菩薩道能以國城妻子布施乃至以身命布施了無吝惜山僧將謂無第二人今去釋迦老子二千餘年復有其人截指布施以作供養若非夙乘願力者莫能然耳觀此善士其解脫可知現前大衆須知信施難消若不了道酬償有日在

誡勉

時臨末法而吾佛慧命將沉之際凡有志繼紹法門者須當深藏雲壑晦迹韜名眞操實履無論歲稔直待霜露果熟人天推出方可爲人若或輕意苟爲者

此乃禪販之輩非吾徒也嗣後如有不遵其訓者吾
當鳴鼓攻之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五

皆士弟子助刻姓氏列于左
羅明震同室許氏法名明泰 羅明能同
室張氏法名明朗 懷尚珍同室鄒氏次
俞氏 錢門沈氏法名明昱 高行芳同
室[illegible]氏法名行吉 吳吉士 沈應芳
張明南 馬爾仁 黃繼芳 陳士昌
陳益 曹邦相 錢邦信 姚國昌 許
闞任 羅萬里 夏士賓 黃國臣同室
戴氏 莫瑞同室朱氏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六

任檇李秀水龍淵寺嗣法門人行覺等編

拈頌

興化云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三聖云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

此二老宿一期稱提可謂出人頭地若欲扶樹臨濟正宗猶未得在

長劒倚天光燦爛千敲百搜煉將來而今擲出從君看凜凜清風徧九垓

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道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不入曰總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槌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卽便出院

興化爲人可謂深入虎穴只是不得虎子克賓雖則咬牙喫棒大似夢還故鄉若是伶俐衲僧管教興化棒折

正令全提佛祖迷那許禪流墮窠窟殺活棒頭親喫了如何不碎腦門骨

臨濟上堂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還有賓主

也無師曰賓王歷然召衆曰要會臨濟賓王句問取
堂中二首座
這兩個漢大似兩口古鏡若無臨濟與伊稱賞怎
得交光相映皎皎圓明
直下輪槌也不殊謾將涎舌費分疎眞誠報與叅
玄客那個男兒不丈夫
臨濟示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
曰怎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
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
邊滅却

臨濟口惡心慈三聖便揚家醜
氣盡形枯話斷腸隨聲一喝爲宣揚信知喪業亡
家子肸體涼颼鼓大唐
興化示衆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
化與你證據時旻德長老出禮拜起便喝師亦喝德
又喝師亦喝德禮拜師曰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
較不得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便下座
這兩父子大似一隊無孔鐵鎚看他你擲我抛遮
相抑揚有準雖則二俱斂手旻德未免輸他一籌
被伊塗汚面門至今羞慚無地

大開東閣接高賓下榻還他臥榻人不是侯門貴
公子那能杯酒遞相斟
德山示衆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
禮拜師便打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麼打某甲
師曰汝是甚麼人曰新羅人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
十棒
德山行令果嚴只是不合捨此趣彼這僧棒雖喫
了只是不知落處
抛綸擲釣擬鯤鯨却值鯨鰲躍別津可惜一雙擘
海手未曾攪得臥龍鱗

德山一日因飯遲托鉢下堂時雪峰作飯頭見便云
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師便歸方
丈峰舉似巖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師聞令
侍者喚來問汝不肯老僧那頭密啓其意師乃休去
至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頭至僧堂前撫掌大笑
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雖然如是只得三年活師果
三年而沒
德山父子善能六韜三略文武齊施可惜不逢識
者當時我若在會見他父子與麼但向他道瞞我
不得不惟令他父子伎倆全消亦免後人鑽龜打

死
兵行詭道應防險佛口蛇心何足誇可恨不逢穿
耳客當陽錯過好生涯
丹霞訪國師問侍者國師在否曰在即在只是不見
客師曰太深遠生曰佛眼覷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
生鳳兒國師睡起侍者以告國師乃打侍者二十棒
遣出
侍者瞠眼寐語累他國師寢食不安丹霞雖解就
地埋人殊不顧傍人看破還有知他侍者喫棒丹
霞稱賞國師底麽試道看

端居丈室獨安眠不憶春花落檻前可恨遊蜂胡
亂弄至今趕向草堤邊
溈山示衆曰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條水牯牛左
脇書五字曰溈山僧某甲此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
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喚作甚麽即得
溈山一身充兩役到底功不成名不就仰山雖解
扶竪終是家業喪亡
脫却皮毛卸却衣一身爛潰徧邦屍熏天臭氣無
回互襯着些兒萬鬼悲
僧問雪峰古澗寒泉時如何峰云瞪目不見底曰飲
者如何峰曰不從口入僧後到趙州舉此話州曰不
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
州云苦曰飲者如何州云死峰聞得乃曰趙州古佛
遥望作禮自此不答話
這僧擔枷帶杻罪犯彌天只得泥首求救二老雖
與敲枷打鎖雪罪釋刑第恐情理難容還有識他
雪老不答話底麽堪笑堪悲
此僧罪狀實難描惟有兩翁手段高冷被雪峰藏
筆法至今疑殺幾英豪
陳操尚書一日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一官人

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
來勘過須臾僧至樓前公驀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
諸官曰不信道
陳操可謂善識休咎鬧裏換人眼睛這僧雖則舉
首還奇可惜還同受屈
驀喚抬眸已露珠神光不覺射群儒可憐逐塊迷
源者錯過蹉前爵大夫
文殊師利在靈山會上諸佛集處見一女子近佛座
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佛云汝但
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子三匝鳴

指一下乃至托上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佛云假
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子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
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定須臾罔明至佛
所佛勅出此女定罔明卽於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
於是從定而出

瞿曇女子敲唱俱隨罔明文殊接拍成令雖是胡
羌梵曲却也令人瞻觀

縱然弄得機關巧只是不經識者看今日與君說
破了瞿曇女子爲誰瞞

南泉菴主時有一僧到菴師向伊道我上山去作務
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自作飯
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牀臥師待不見來便歸菴
見僧臥師亦就伊邊臥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
住菴時有個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

這僧與麼行脚驢年也沒個住處南泉與麼接待
極是沒量大人爭奈彼此不無鈍置

這僧擬識南泉面打破家私就榻眠不憶二邊俱
看破至今千載見無緣

昔有一婆供養一菴主經二十餘年常令二八女子
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云正當與麼時如何菴
云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女歸舉似婆婆曰我二
十年只供養得個俗漢遂趂出燒却菴

這僧只解閉門造車不解開門合轍者婆不但貶
眼殺人亦能貶眼活人當時我若作這僧待伊抱
定正當與麼時如何只向伊道是甚麼飯待擬開
口便乃呵呵大笑不惟令這女子疑殺亦令婆子
終無異心

正與麼時仙掌露如何不解鼓風烟當時便與驀
面吐婆婆只得哭蒼天

趙州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師云水
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
亦豎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

二菴主懷藏至寶以待奇人趙州更是大海經商
酬價罕有人識

從來趙老生涯別殺活縱橫得自繇自此一番相
見後至今彼此各含羞

香嚴示衆曰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脚不踏
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
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
麼生卽得時有虎頭上座出衆云樹上卽不問未上

樹時請和尚道師乃呵呵大笑

香巖描寫甚的奈何知心者少虎頭雖識好惡只見一邊當時我若在會但禮香巖三拜

香巖年老覺心孤百計千方邈画圖不是虎頭伸一問至今懸得嘴盧都

行者因化主至宅乃問化主是甚處主云藥山者云還將得藥來麼主云未審有什麼病者忻然取銀百兩施之復云山中若有人此物乃回主尋歸山納疏藥山問子歸何速主即敘前問難藥山云急送還他子遭賊了也主即送還者云山中有人更添百兩施之

這僧雖任藥山而不知藥忌及乎看病不識病源殊不知行者病在膏肓良醫拱手若非藥山識病幾乎錯下藥頭

無量劫來寃債病者僧那有好醫方惹得一身傳藥老累他化主草鞋長

雲門示衆曰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

雲門一期施設不妨新鮮只是難逃抱贓叫屈

堪笑雲門老作家無端拄杖化龍蛇縱然吞却乾坤了看來終是眼睛花

古德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德曰我今日在莊上喫油糍飽者曰不曾出入師曰你但去問取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糍

一條拄杖兩人扶

埋兵掉鬬令成功幸有名公與助風媒竊縱然巢未破管教坐臥不停蹤

睦州示衆不見無事人到來因緣

睦州恁麼早是自己昏昏焉得使人昭昭

未話已前先有事此僧相向事如麻人生若解隨時過到老無聞枷上枷

殃崛持鉢入城至一長者家値其婦產難子母未分長者云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當去問佛却來相報遽返白佛具陳上事佛告曰汝速去說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往告其婦聞之當時分免母子平安

長者此問險事罕聞殃崛不知辭勞不得瞿曇與麼道未必靈驗婦聞免難賺殺幾多人

發言先已露家私那得胡人不放癡堪笑堪悲逐塊漢一狐疑了一狐疑

臨濟因黃檗普請鋤茶園檗後至濟問訊按钁而立檗曰莫是困那濟曰钁也未動何言困檗便打濟接杖推倒檗呼維那扶起我來那曰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檗却打維那濟钁地曰諸方火葬我這裡活埋

臨濟喫得棒快黃檗喫跌甚甘維那扶起死裏復生那返喫棒代罪者不得辭其責臨濟與麼道太煞欺人

父子相逢各逞奇累他愚婦却成癡有時若解翻身句和賊和贓捉敗伊

行實

二隱盜書記及大衆請問和尚參方因緣望爲吐露以起後學師曰吾乃蜀之合陽人也俗姓蔡母余氏自之江南今已三十年生平履歷得不忘乎設言之未必備記兒時先母以雞肉置羹中餵之即嘔吐如粥飯不潔即不食先母惜之故嘗與予推命似不可婚遂送本里金鐘寺依道然叔出家時年十歲然雖志存釋典無奈資質愚鈍縱勉力如不習相似凡見燕坐者心多喜之至十七歲遂南遊入講肆屈指十四年至丁卯歲息肩當湖會毛俞諸公於德藏譚楞嚴有水乳之契即留掩關閱藏未及半載偶染痢幾死俄想生死無常瞬息異世豈有閒心尋於紙墨彼時即欲破關參先和尚因毛公再三苦留遂止雖身不動而渴想猶馳正躊躇間忽接友人送先和尚語錄讀至參禪偈曰一念未生前試看底模樣頓覺疑情猛發寢食俱忘研窮兩載竟無趣向至庚午春先師過當湖因遣護關俗子傳語問先師師〻云教他關中莫妄想疑情愈發又將一載竟無所知如木人相似偶爾散步不覺失足墜樓正當跌時如夢忽覺便會一念未生前底道理隨口一偈曰一念未生前六戶絕消息瞥爾揚雙眉大似眼無力遂破關走姑蘇

見先師於清涼菴中便問學人絕迹而來特爲親近和尚答〻云莫妄想進〻云未審還有堂頭也無答〻云看脚下進〻云不因漁父引怎得見波濤答〻云莫錯會好予便禮拜至辛未春先師赴育王請予亦追隨入室問〻云和尚還認得學人麼答〻云不認得進〻云也知和尚認某甲不得答〻云不識羞予便喝先師拈棒予便禮拜設茶次先師舉洞山泰首座話索衆下語時下語者甚多俱未恰先師意予於稠人中高聲〻云食到口邊被人奪却先師〻云何不道菓到口邊被人奪却解制上堂先師舉世尊初生便解指天指地汝等諸

人擬討甚麼碗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老朽自此全身脫落深徹棒喝之旨又於天童入室先師問汝從甚處來予拂袖便行先師隨卽一棒予云蒼天蒼天又癸酉秋予自新安歸克搬運一日擔瓜值先師云你揀大底挑那予云信手搬底先師休去又一日將破碗入庫取桐油值先師云你爲甚麼打破當任碗予云不是某甲打破底先師云爲甚麼在你手裡予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先師云賠了碗去予便展兩手先師休去其年冬克維那先師入堂見數僧不出坡先師訶云爲甚麼不出坡予云俱是告假底先師云只如死去閻羅老子鐵面無情將汝打入鑊湯爐炭牛頭馬面不容告假汝等諸人又作麼生予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先師猶怒罵出堂又乙亥冬先師上堂予問今日四海衲僧雲集各各壁立千仞還許他諸人悟麼先師云你還夢見麼進云悟尚不悟夢個甚麼先師打云你卽今是迷是悟予云學人不在迷悟裏先師云且道打在甚麼處予便禮拜先師因事出山予亦隨侍至姑蘇有千如諸居士請先師於張宅園中暫憩未半月而寧郡當道并諸鄉紳力延先師還山道經檇李時先師有微恙履素黃公留於

園中忽一日先師陡然改意必欲單丁遠行乃力却隨侍輩遂付拂致囑却之再三方受老僧念先師病體仍勸先師還山以滿衆望先師方允諾老僧仍隨侍還山其年冬先師命作西堂這都是先師會下時因緣其他未能備舉邇來之狀汝悉知之不待言也謚卒衆禮拜而退

書問

復益城姚中丞 附來書

荒齋對坐曾見如來已三年矣吾師手握摩尼珠照清濁水大道淵源群生仰沫天童法席今日便是靈山如文頑涎不退畢世癡迷臘月三十日只在眼前瓶中雀兒能向西飛便好苦認路不眞所望慈悲明明指點不說破三字凡夫不識啞謎也夢中語四章用塵法眼

忽接手教并佳偈甚適積懷像季中如台下之爲道者實爲希有然云頑涎不退畢世癡迷迺台下自生障礙殊不知本分一著從來現成了無迷悟安有生死去來之相西方可生耶以其台下妄想不息有此說耳欲識西方只在目前擬議尋思則錯過矣雖然如是不審台下以謂何如

與佛古聞長老

日前老僧應請天童祖席乃過婁東見古唐形勢不下棲眞然修造一端甚是苦事惟願吾徒以法門爲重不可苟順人情衲子相信不日而成矣時當末季钁頭邊得個眞正種草庶不負從上佛祖出世亦是老僧有所望也今物外侍者來寄物付與回山但以爲衆克勤自然人天有眼至囑

與北嵩巖謚書記

近來法道澆漓人心不古欲爲後昆標榜擔任法門者宜當苦心力行始可不負爲佛祖兒孫含玉來因知汝關中苦淡尚樂然自遣想吾徒於道大有進益甚慰吾懷況聞黃巖一帶緇素咸欽雖然亦當要待時瓜熟自然蒂落此勉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六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七

任華亭船子法忍寺嗣法門人行謐等編

入室勘辨

師問自聞書記如何是不落聖凡句聞便豎拳師云老僧不曉得者是甚麼意思聞云老老大大拳頭也不識師云老僧年邁聞云怪和尚不得

師問純樸副寺你在庫房執掌一切帳簿忽遇賊來盜去將甚麼算樸云捉敗了也師云賊無你所見作麼生捉樸與師一掌便出

師舉趙州洗鉢盂話問出岱意旨如何岱云何處不逢渠師云適纔有人恁麼答咬牙喫棒去岱云却是和尚驗得端的

師出值僧洗襪問云愈洗愈不淨僧云一洗便淨師云喫力不少

師至山門外見數僧立問云門裡門外俱莫立僧皆無語師乃云近日山荒

師隨衆普茶無人問話師云倒也恰好一衆無語師云我適纔道恰好是恰好喫茶便起

師問徹侍者云古人道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只如離却心機意識你如何用心徹擬開口師云了徹

復擬開口師便掌

僧纔進門師一把搊住〻云你向不落心機意識處試道一句看僧擬伸手師便一推〻云莫妄想

師問秋衲雪峰輥毬意旨如何衲彈指師〻云畢竟是何道理衲便出師〻云也是持鉢不得強道不饑

師問喝石〻云不落是非句作麽生道喝〻云雨過後天晴師便休去

師見悅可問作甚麽悅〻云煑荳師〻云荳是境不得動着境與我取荳來悅呈荳〻云和尚請師〻云者是境悅〻云蒼天蒼天師微笑

敷僧參師問汝諸人各各來處不等入門則一我這裏只是不許參禪有一僧〻云某甲不爲參禪來師〻云你爲甚麽來僧禮拜師〻云錯

印月尼呈世尊陞座文殊白椎拈〻云世尊平地風波文殊將無作有檢點將來不勝逗漏且作麽生是逗漏處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頌〻云巍巍頂相最難描惟有文殊手段高當下一椎輕漏洩至今千古累兒曹師看畢伸手〻云還有麽月〻云者老漢還嫌少聻師頷之

師問卽香昔日僧問夾山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嵒前法眼道老僧二十年只作境話會師〻云既不作境話會作甚麽會卽〻云行觀直得結舌有分師〻云畢竟作麽生進〻云適纔禮拜和尚了也師微笑

師問了源〻云世尊夜覩明星時如何源〻云撞着自家的師〻云我卽不然進〻云和尚又作麽生師〻云大似瞎進〻云和尚也只在這裏師〻云者裏是甚麽所在源便喝師〻云好與一頓進〻云不勞矢上加尖師便打

師問友雲臨濟道一人在孤峰頂上無出身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你道此二人還具參學眼也無友〻云兩口金剛王寶劒師〻云你那裏見得友豎拳

〻云見麽師便打〻云亂做友〻云捉敗這老漢師〻云更要一頓在

師問古人道肯喏不得全汝號肯喏如何得全去喏〻云個中無肯路師〻云如何得悟去喏便喝師打〻云亂喝作甚麽

師舉僧問五祖拽磨因緣問芥子芥〻云若是某甲但云識得上座也師〻云且道是拽磨不是拽磨芥〻云無毛鷂子過新羅師〻云自首者原其罪芥禮拜師休去

師問印月〻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如何是你歸家一句印便喝師〻云好與一頓進〻云起動和尚師拈

棒印便出

師問默權侍者國師三喚侍者三應意旨如何默云和尚道甚麼師云不是這個道理默云和尚是何心行師打云汝作心行會麼默云蒼天蒼天師復打

師問物外遠侍者昔日兩堂首座同時下喝臨濟云賓主歷然且道那個是賓那個是主外云兩眼對兩眼師云未在外一喝師便打外云蒼天蒼天師云蒼天蒼天

師舉趙州道我向南方行脚時火鑪邊會得個無賓主句直至如今未曾舉着問權侍者云汝試舉看權便禮拜師云未在更道權云請和尚珍重師云錯

師問臥雪古人道臥雪眠霜貴圖見性上人性在甚麼處雪云和尚道甚麼師徵云畢竟在甚麼處雪便禮拜師云也是持鉢不得詐道不饑

師舉德山參龍潭因緣問純樸云汝向親到龍潭處代一語看純云禮拜有分師云汝見個甚麼道理純便喝師云二喝四喝後作麼生純連喝兩喝

師問芥子云汝向文彩未彰已前道一句來芥以手畫一畫云啐師云這是文彩已彰的消息如何是未彰已前的事芥喝師便打云你一喝我一棒且道是賞是罰芥又喝師復打

衆侍次師問一僧云如何是浩然之氣僧豎起拳師云死了燒了又作麼生僧擬議松濤知客便喝師云桑樹着箭柳樹出汁

師一日拈起扇問破夢喚作扇子則觸不喚作扇子則背畢竟喚作甚麼進云行辯向這裏却不會師云因甚不會進云和尚不妨着眼師云老僧分疎不下破遂禮拜師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師問道安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速道一句看進云和尚道甚麼師打云汝且喫棒着進云何不別具眼目師復打進云三玄戈甲不須展函蓋乾坤樂太平師云又恁麼去也

師舉麻谷問臨濟大悲千手眼因緣及古德拈語此二大老可謂百千手眼一時俱露師遂問破夢既是百千手眼一時俱露因甚前不遘村後不抵店破云這老漢將謂無人證明師頷之

師問灌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你向未有是非之先道一句看頂云露師云露個甚麼頂作掌勢云這老漢猶要掌在師拈棒趂出

師連掌打出

伯涵問日昨失禮未審有過無過師云山僧分析不下涵擬議師一喝涵忪然師云且喫茶

潛九居士舉拳云不得有語不得無語畢竟作麼生道師云山僧舌頭甚濶士罔措師云且道是語耶非語耶士無語師云錯良久又問猛虎四遍時如何師云黑士云如何是轉身句師垂一足士無語師云此樣出先朝

問答機緣

問七日已畢事如何師云要打米

問僧問大慧眉間掛劒時如何慧云血濺梵天設有人問和尚作麼生師云鼻孔噇地進云未審與古人是同是別師云始末一時收僧禮拜云恁麼則向火去也師云切莫錯會

問一物不將來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云你即今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僧擬議師驀胸一推云莫妄想僧禮拜起師云你眼目定動早錯了也僧罔措師云去

僧問把斷要津即不問高提祖印事如何師云倒退三千里進云恁麼則某甲直饒擔荷去也師云擔荷個甚麼僧一喝便拜師當頭一踏僧拂袖便出師隨後一掌

僧參先人事師云何不將本分底送此僧云覿面相呈請師一鑒師指禮云收下着僧云恁麼則昔日國師今朝和尚師云如何是你自底僧云通身明宇宙覿體振乾坤師微笑僧禮拜

僧問孤峰頂上即不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云門外千峰秀進云恁麼則眉毛八字橫師云溪深一帶烟

僧一喝師云你這一喝是甚麼道理僧罔措師便打

僧問通玄峰頂即不問大雪紛紛事若何師云滿眼滿耳進云恁麼則普天匝地去也師云這是甚麼所

在僧便喝師便打僧云謝和尚痛棒師云猶欠打在

問明歷歷聲未絕師便打云你見甚麼僧擬議師復打僧云莫亂打師云你作亂打會那連掌打出

問今日安單意旨如何師云油燈挂壁上云恁麼則一毫頭上定乾坤師云見甚麼道理恁麼道僧豎拳師云驢蹄馬蹄僧一喝師云亂喝僧禮拜師云果然

僧呈偈師接過便覆却與你看了僧擬議師驀面一啐僧擬語師仍與一啐僧復問盡大地是大圓鏡爲甚麼炤不見那邊師云這裏無兩個僧云這是甚麼所在師打云你道是甚麼所在僧罔措師直打出

僧問不涉離微不落二三請師道一句師云速禮三拜僧便禮拜師云隨人言語轉

僧叅問明心見性還了得生死麽師云性在甚麽處僧以手指云收取銀子師云亂道僧云若作亂道會入地獄如箭射師云你作甚麽會僧罔措師便打

僧問動靜卽不問如何是一念不生師云未問已前百雜碎云如何得命根斷去師云休着力

僧叅問學人有一問師云未問已前錯僧沉吟師云錯進云錯在甚麽處師云錯錯僧懡㦬而退

問如何是新年人師云穿衲頭底云如何是舊年人

師云戴帽子底僧禮拜云和尚請菓子師云干汝甚麽事僧懡㦬而退師噓一聲

僧問臨濟問黃檗佛法的的大意因甚三度被打師連打數棒云你道因甚被打進云且道意旨如何師連打云且道意旨如何速道速道僧擬對師又打僧佇思師云我欠你些甚麽僧方作禮而退師云費我多少氣力次早復喚僧云你昨日問臨濟喫黃檗痛棒話山僧便打汝若作打會入地獄如箭射僧云旣不作打會作甚麽會師又打僧云打卽任打畢竟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復打

僧呈頌末句云信手拈來皆具足師遂問信手拈來皆具足具足個甚麽僧擬議師云七錯八錯了也僧云何不高聲舉師云亂道作甚麽僧無語師云一着不到處滿盤都是空僧懡㦬而出少頃復進方丈禮拜師云適纔禮拜過了僧云還要禮拜湊師云爲甚麽僧擬議師便打僧云莫亂打師復打云你若作亂打會入地獄如箭射僧云這是甚麽所在亂打師連棒打云是甚麽所在

僧問一息不還時如何師云待你死了向你道僧便喝師便打僧又喝師復打僧禮拜

僧問如何是格外酬唱句師云庭前風弄竹僧云某甲不會師云不會吹不休僧云謝師荅話師云切莫作話會僧擬議師震威一喝僧禮拜師云却是我失利

僧問金粟山頭卽不問通玄峰頂事如何師云冷煞人僧云今日得見和尚了也師云似個甚麽僧彈指師云錯認定盤星

僧問某甲無言師云會耶無言不會耶無言僧便喝師便打云亂喝

僧問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如何是古路師舉起

晚叅師云不慕諸聖不重巳靈底人汝等且道伊有甚長處試道看道安云座中既有江南客何必慇懃唱鷓鴣師云老僧失利

師又問安云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安云某甲與他一拳師云因甚如此安云爲伊粧模作樣師云若無後語前話不圓

又問安古人道一喝不作一喝用且道作甚麼用安便喝師云老僧過在甚麼處進云再犯不容師云老僧失利

師舉香嚴示衆口銜樹枝話問謐書記意旨如何謐云直須拍掌呵呵大笑師云你還是笑他有過無過謐云和尚試分析看師復大笑一聲謐云且道有過無過師云山僧分踈不下謐云也只得與麼道師云要且不在這裏謐云且道在甚麼處師以脚一踢謐云大好不在這裏

又一日師以手撫香几問二隱云正恁麼時如何隱云四稜着地師復拈起數珠云這個又作麼生隱云一任衆人看師云何不道輪珠一百八隱云行謐不如和尚

師問僧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你與我分分看僧

便喝師便打僧又喝師復打

師問大罷四大敗壞時大罷在甚麼處僧擬議師便打

師問本初如何是你本初一着僧云者裏無處開口師便打僧一喝師復打云是賞你是罰你僧擬議師直打出

師問濟眞眞妄不立一句作麼生道僧無語師便打

師問萬安舉心卽差動念卽乖只饒不舉心不動念猶是立地死漢如何是你獨脫一句僧云學人無說師云會了無說不會無說僧無語師便打

師問幻脩既是幻如何脩僧無語師毃云退去

師問僧古人道出息不涉衆緣入息不居陰界嘗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作麼生是你嘗轉底經僧擬語師喝出

師問崑崙秖如毘嵐風一起盡大地吹爲微塵崑崙在甚麼處僧擬議師便打

師問妙圓你前日道盡十方是個大圓鏡因甚照不見那邊此時照見也未僧云原不識師打云不識個甚麼僧云到底不識師復打

師問直歲你做甚麼來歲云挑沙師云幾不問過歲

禮拜師云還有事麼歲便行師云有事在
問壁書記你善寫文章山僧有一篇文字不落是非
長短且道其中意作麼生聲未絕壁便作舞而出師
云也是亂做
師問破侍者昔日洛浦辭臨濟濟云汝向甚處去浦
云南方濟以拄杖畫一畫云過得這裏則去浦便喝
濟便打師云只如洛浦作麼生抵對免得臨濟打破
便喝師便打破禮拜師云三十年後不得辜負老僧
師卓拄杖問會元試道看元無語師便打
師問光如光即不問如何是你如底道理僧擬語師

打云動了也
師問憨璞古人道描不成畫不就昨夜三更白如晝
且道喚作甚麼句璞擬議師便打璞便喝師復打
師問了源如何是趙州無賓主句源一喝師便打源
又喝師復打
師問僧臨濟道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你與我分
分看僧便喝師便打僧云賓主歷然師復打
附天童西堂寮應答機緣
僧問未結制前即不問如何是堂內事師云諸燈交
互照僧禮拜師云汝見何道理便禮拜僧擬議師驀

面一掌僧懡㦬而退
問諸燈交互照且置喚甚麼作燈師云還見麼僧以
袖拂燈師連掌云亂做
問某甲生死不明乞師開示師云我比你更不明僧
擬議師驀面掌云會便會不會休沉吟僧禮拜
僧纔禮拜師云你未禮拜時早錯了也進云為甚麼
錯師云錯僧一喝師便掌僧禮拜師與當頭一踏
僧問棒喝意旨如何師云汝但喫棒僧云恰好師云
見個甚麼道理便與麼道僧便喝師乃掌僧云除却
棒喝又如何師復掌僧禮拜

僧問某甲不曉得做功夫乞師開示師云汝未問時
先已錯了僧禮拜師云我且問你汝未問時先已錯
了且道如何得不錯去僧罔措師與一推云去僧沉
吟而退
問某甲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奈何四面無門師驀
面一掌云打破這漆桶僧禮拜師云汝作麼生會便
禮拜僧擬議師與一推云出去未有據在僧茫然而
出
韓居士問如何是向上事師驀面一掌士便禮拜師
云汝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士云若有道理則不禮拜

數珠〻云見麼進〻云古路已蒙師指示如何是到家一句師〻云禮拜着進〻云恁麼則親見和尚了也師〻云不得錯會好
致虛孫居士進方丈纔禮拜師便推出門〻云擬問則失
僧問痛棒未蒙賜喫今朝一句如何師〻云恰值烘火
僧〻云恁麼則截斷葛藤隨處風光師〻云如何是你風光處僧便喝師〻云亂喝僧禮拜
僧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且道笑個甚麼師〻云你道笑個甚麼僧〻云還是笑和尚笑大衆師〻云分身兩處

看僧擬議師便打僧禮拜師〻云一塲敗露
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〻云除却同別問將來僧擬議師便棒僧禮拜
僧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不假一言還成聖否師打〻云你試道看僧禮拜師向傍僧〻云我直下疑着這漢
僧問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師〻云不識
僧〻云和尚又如何師〻云向你道不識僧禮拜〻云天上天下師〻云亂道作麼僧喝師便打
次日又問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畢竟喚

作甚麼師〻云離却觸背問將來僧擬議師便打僧〻云將謂別有師復打〻云識甚好惡
僧問古人道言前薦取未審薦取個甚麼師〻云你問底僧〻云有甚奇特師〻云你試將無奇特處道一句看
僧擬議師便打僧〻云要且打不着師復打
僧問某甲有一問不知落在甚麼處師〻云未問已前
僧〻云未問已前是甚麼師便掌
僧問覿面相呈即不問作家到來如何指示師〻云相識猶如不相識僧〻云恁麼則孤峰呈法座清風拂面寒師〻云上是天下是地僧頓足師打〻云着忙作麼

瑞侍者問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便打瑞禮拜師〻云見甚麼道理便拜瑞一喝師又打瑞〻云家家有路透長安師〻云亂統瑞拂袖便出
僧問直須揮劒若不揮劒漁父棲巢師〻云太喫力生
僧〻云忽遇遣不去喚不回底如何師打〻云切忌停囚長智僧禮拜〻云謝和尚證明師〻云面皮厚多少
僧問虛空粉碎大地平沉語未竟師〻云且莫嚇老僧僧擬議師便打
一僧呈頌師〻云頌甚麼僧〻云頌和尚師〻云山僧有甚麼公案僧作掌勢師打〻云亂作

僧叅問古人公案卽不問如何是和尚爲人處師云老僧這裏一句也無進云恁麽則同古人去也師云你向甚處見古人僧擬對師便喝

僧問一物也無如何開口師云問甚麽僧擬議師云大好一物也無

僧問箭鋒相拄底應機乃絲毫無差邊方人語未諳悉未審如何辯他仔細師云今日天色稍晚僧云還別有麽師云不得撞着鼻孔僧云一句明明該萬象大千從此振宗風師云閑言語

僧叅問百尺竿頭進步時如何師云退後卽得進云

請和尚安單師云薦蓆厚暖進云謝和尚安單師云少作活計

僧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個甚麽師云描不成畫不就僧云爲甚麽描不成畫不就師云無你下手處僧禮拜云學人向這裏去也師云這裏是甚麽所在僧擬議師便推出

破雲叅問榔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時如何師云看脚下進云脚下無私誰肯任着師云你卽今在甚麽處破喝師云者裏也不是你立地處進云謝師答話便禮拜師云險

僧問不落不昧意旨如何師云今日天熱進云有甚交涉師云汝又作麽生僧擬議師便打

師與念泥王海憲相見次公云還是南禮北禮師云山僧分疏不下公罔措師云何不與山僧相見公亦罔措師云請揖公揖云還是上座下座師云兩頭俱不着中道亦不安公云請出門外師云者是甚麽所在說內說外公又無語師乃笑遂坐少頃公問南泉打破粥鍋意旨如何師云不妨疑着公云畢竟如何師喝指公云還有麽師便掌

師與道衡相居士話次言及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

能解士便問如何辨師云問辨卽乖士云不辨時如何師云呆了也士云辨與不辨且止卽今一句作麽生道師云速禮三拜士便禮拜師云隨人脚跟轉士云早晚禮拜何妨師云是則也是是則未是

師過婁東沈門王婆子叅維宇錢居士云者婆子近日留心此道有個入處婆云和尚自然具眼誰要你者俗漢多口師云難瞞地頭人婆云和尚也在裏許師云老僧不是汝同流婆云今日捉敗和尚拂袖便出師云老僧失利

僧叅問生死到來如何躱避師云眼閉脚直僧云不

會師云不會恰好僧禮拜師云莫向者裏躲根

尼問弟子參狗子無佛性話不得明白師云向未作意前會取進云畢竟如何趨向師云動念即乖進云不動念時如何師云眉毛在眼上進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錯

僧問覿面[illegible]呈事若何師打云正要你恁麼問僧喝師復打

師病寢次顧道安靜云待個正命時安云一切尋常師展臂云得與麼瘦進云晉渠作麼師云隨他去也進云何處不稱尊師微笑

師病中自問覺首座問云古人臨末稍頭留下一言半句作將來眼目即今有何垂示師云動即禍生進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師云多口作麼進云不爲分外師驀面一拳閒便禮拜

師將示寂出台果自天台歸師急問云汝來了台云適纔到師云於今是甚麼時候台云午時師瞪目視之台云前蒙和尚記莂今請和尚更取法名師云行果圓成台禮謝師安祥而逝

答問

華頂講主大道問諸佛諸祖出世有所施爲建立門庭總是第二義我今所問不問第二義

答幸不別問又云合取狗口

法華云盡行諸佛無量道法未審作麼生是盡行底道理

答山僧是没伎倆底又云昨日有人與麼問打出門外了也

二隱謐書記因病瘡偶有三問四大本來清淨因甚膿滴滴地

答始末全彰

通身紅爛和尚如何相救

答求救即禍生

皮膚脫落後如何

答通身慶快

兵垣蔣楚珍問即今通玄寺氣象一新家風重展白棒頭利害比舊日如何

答切忌分疎又云喫着便知

垂足通玄爲甚天童移搭日光先後誰是高原

答瞻之仰之又云突出難辨

商尊維那問結制也無風起浪解制也掘地覓天不結不解又在死水裡浸殺畢竟如何得相

應去
答飢飡渴飲
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卽今三春已到千花爛熳
百鳥喧譁爲甚枯樹不抽枝
答別是一壺春
從苗辨地因語識人只如苗未生語未發作麽
生辨識
答不消一句
賊來須打客來須待客賊一齊來打卽是待卽
是

答一切臨時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因甚又道賊來須打客來
須待
答還規則得麽
一人欲出長安出不得一人欲入長安入不得
設或二人相逢作何話會
答有眼如盲
富從升合起貧從不算來爲甚麽龐居士將家
財沉没湘江
答問取龐公

慈鴉反哺土梟噉母未審是同是別
答慈鴉土梟
嘗言道有眼曰見有耳曰聞爲甚麽芭蕉無耳
値雷開葵花無眼隨日轉
答時節不相饒
斬首灰形其無以損生金丹玉液其無以養生
且道肇法師具甚麽眼
答量等乾坤
但得本不愁末本卽不問如何是末
答此問便是

從門入者不是家珍爲甚世尊覩明星而證果
靈雲見桃花而悟道
答築着磕着
奇怪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龍是相似句
如何是不相似句
答石頭松樹
時挑野菜和根煑旋斫青柴帶葉燒是本分句
如何是不本分句
答待山僧別有個見處卽向你道
含彰益侍者問棒頭有眼因甚盡力打不着

答非汝境界
破家蕩宅因甚日用而不竭
答渠儂得自由
君臣道合因甚樞密不得旨
答聽候即乖
此事分明因甚自生退屈
答好事不如無
謚書記入嵩巖掩關聞秋江祖師凡見取魚螺
而食者即贖以放生其間有削鱗魚敲䗩螄入
水皆活仍聞虎見祖伏即此三義呈請三問

魚在涙中游泳無虞全賴鱗甲爲甚麽毒龍潭
魚削去甲鱗亦更翻波
答全身獨露
螺螄憨睚䝟在命存因甚麽活死池螄敲䝟得
活
答無毛鷂子拍天飛
常言道見虎不死脫層皮爲甚麽秋江祖師獨
把雄虎驅放自由
答縱横得自在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七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八
任楊李秀水龍淵寺嗣法門人行覺等編
詩偈
示慈水董奇塵
偶憶當年無盡老一見東林便契好若非兜率痛針
錐安能脫却鶻臭襖近來緇素參玄人孜孜悉向途
中討縱然贏得舌頭滑究竟何嘗有分曉山僧如此
苦叮嚀務要英賢大了了倘能直下肯承當便是吾
門鎭家寶
酬念尼王海憲 并序

來偈甚嘉但云大知識前不欲絲毫相讓雖見
爲道眞切其奈熟習未忘正所謂以所知心測
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
着特步原韻以博一笑
從來個事絕疎親領略還須過量人識鎖未開徒有
辯情關脫落豈妨聲但拋學解空諸蘊便契元初不
二因可惜瞑眸拍未惺當天猶問雪山辰
寄上洋肖泉高邑侯
幽鳥飛來息殿墀悄然向日竟忘饑不因拽杖沿廊
翫焉識蒼梅吐玉時爲報檀那鳴法鼓欣拈麈尾示

緇兒這回猛唱無聲曲咸謂名公亞子期

寄懷岸生陶太史

往歲携筇到越城樓頭喜鵲也曾鳴笠瓢有意依崖壑翰館無心顧客情不問投林何處僻惟思晤面罄丹誠從前痛弊紛紜起尚待維摩慰我寧

答獻吉沈文學

輕帆短棹逐春臨喜慰緇衣燕翠林未問芒鞋何處遠先施華翰致情深墨香尚惺塵中目禪寂應明物外心如到坐忘諸念息還須更用頂門針

步空林達兄韻 并序

先師去世十週法社雖未衰落較昔遠矣惟兄道誼頗切步韻酬之

析檻聞來已十秋每思象季不勝愁代申歷祖援沉手等與群生豁兩眸素志尚懷恩擬報緇門安得淚無流先師靈骨如星日何用追尋枉荷鍬

畱雪獅子

從空產下一獰獅張口仰天欲噉誰利爪未申狐兎伏冷聁纔展鳥猿怪因憐素質遁霄臥始識無心向外馳來日寒威如愈勝還留於此踞丹墀

送謐書記任蓮華峰

當年有個祥菴主曾主蓮華最上峰喜子而今仍踐跡將來卓立振吾宗

壬午秋招二隱謐書記

當年送子任蓮華今日招來也不差脚下且無絲線絆他年吾道可承家

丙戌秋勉自聞覺書記

年來法道甚澆漓珍重吾徒善護持直待風雲雷電合始堪爲我直提撕

與白兆新書記

曹溪一脉絕支離紹績還他越格兒此際汝能肩任去逢人須用逆風吹

與巍石周西堂

年來徵詰了無私聽子深雲穩處棲異日倘能恢我道但將無孔笛橫吹

與雲父徧侍者

終日憨憨近斗牛了無餘慮掛心頭等閒父子一團聚不風流處也風流

與道安靜都監

濟地家風汝已曉入林兎閃宜支早將來如遇問禪賓好拈白棒當頭掃

與破夢辨西堂
正法瞎驢已滅却而今何更說傳持秖有現成一着子倒用橫拈任汝施

與雪菴如西堂
從上已來白拈賊相承未有不越格子今旣入其隊中好唱胡笳十八拍

與芥子彌書記
邇來法道不堪聞荷任還須特達人異日風雲如湊合爲我扶起破沙盆

與印月琳菴主
曩時有個末山尼曾道本無男女相覩汝機用不下渠好與後人作榜樣

示程純甫
曾到君家坐許時不將臭口話支離而今太白重相見依舊橫分八字眉

示章靜觀
等閒啜茗醒雙眸何必寅昏向紙求但得胸中取捨盡不難騎鶴上楊州

送慧初禪人居山
痛憶而今末法時深雲掛鉢甚相宜但能一念萬年去莫問當年馬簸箕

別嘉禾闇齋黃公埽菴譚公曾城汪公諸護法
兩載村居意始舒綸竿未許謾垂湽而今舞棹浙東去太白潭深有巨魚

留別棲眞衆禪德
鱗濱古寺綠陰深老幼緇兒可適情無奈江東春信迫難教客夢頓然成

偶宿乾元
欲識乾元初闢人細看墨迹却凝神前賢未盡當年詠病衲何妨續舊賓

示看一關主
聞說終朝誦法華須知門外有三車而今不必生驚怖徧界無非長者家

示賓化上座
等閒識得自家底日用施爲無不宜此際旣逢華誕日何妨禮佛着緇衣

瑞初侍者母難日乞偈書示
徃歲萱慈此日憂一聲匝地始無愁而今爲報劬勞切圓頂方袍出衆流

示直指禪德募佛龕

危坐虛堂久㸃然也須檀信力莊嚴此時若不欣然施爲恐將來少福田

示省如禪人莽齋僧

普賢妙行徧河沙日用頭頭渾不差汝今有志期共行彼此同歸不二家

勉郎香徒養母

諸緣放下侍萱慈莫管人間歲月移但得晨昏無倦念勝他人贈百齡詩

示樵野養母

搆得數椽傍水邊不將形影被人牽等閒一味無私

樂相對萱慈已熟言

復益城姚中丞 諱宗文附來偈四首

他人盡喜花開獨我喜看花落遣去萬紫千紅依舊春風草閣

看得五臟玲瓏此際方成回向爲問面壁老僧眼光可在壁上

認錯生死路頭說出去來閒話惹得一世人忪終日求籤打卦

竹林謾作秋聲牛背莫吹短笛待我聽徹西風說與西風端的

一念未生已前何嘗見花開落以其觸境愓生誤認春風草閣

此事本來現成安得更用回向欲識達磨老子眼光不獨壁上

要識生死路頭居常莫說閒話但能息慮忘緣不用求籤打卦

如得任性浮沉牧子何妨吹笛莫待聽徹西風西風早已端的

武塘輓君謨周孝廉

昔年曾共詠梅詞誰料幽香伴冷泥今日重來堦下

立難將淚眼視空枝

示福嵩禪人書華嚴經 并序

福嵩禪人於閒暇娛戲毘盧性海書此華嚴大教蓋令大地有情發明事事無礙之大旨作未來之饒益豈心思言議可涯量哉偈曰

法界勝樂援毫揮紙普賢大士全彰妙體一點一畫昭著分明釋迦老子不隔一塵若禮若誦意莫定動但恁麽去人天供重

示念佛僧

覩體彌陀何須尋覓未作意前花開蓮實

贊

觀音像 君藻周孝廉請

倚石危坐惟其自肯默對淨瓶眉目俱惺口中雖不吐名言尚許弱楊落疎影

送子觀音像 王亦含居士請

大士之責有感即赴娑婆界裏乃其熟處但能瞻敬目無疲自然克紹有佳兒

又 默雲行擁請

群情多仰護爲合此方機妙耳三眞實尋聲慣恰時

又 密節禪人請

跏趺默危坐妙耳自圓通應赴曾無間隨觀露舊容

泛海觀音像 司空高寓公諱承埏請

無緣慈力隨機赴感從古至今未嘗疎懶此時若不泛蓮舟誰使魚龍開正眼

達磨像 曉初智侍者請

者貝穿耳客獨坐甚威猛引此東土兒類彼西胡種曉初禪子可認渠將來省得眼膺睫

三教聖人像 吊士朱象禪請

燕坐幽齋不若樹下默播淳風助無爲化

三大士泛海像 念祖高文學諱佑釲請

此三大士曾無定跡雖泛蓮舟未嘗固必以其爲度諸沉迷故向烟波宣秘密

密雲老和尚像 給諫蔣楚珍諱鳴玉請

這個白髮老子吾曾遭伊鈍置至今痛恨難忘所以素無迴避然雖面面相覷要且弗容籌議只得信意瞻依方乃不求而示却請蔣公挂之高齋一任時人呼名喚字

又 衛宜禪人請

者位尊慈乃我本師開雙碧眼別無所知等閒問着個中事劈面攔腮痛下錐

又 圓融禪人請

吾師之面素未嘗藏於四威儀弗涉閒忙若欲不分寒著供也須日爇幾懷香

又 無倚禪人請

極欲讚師却非言表未動舌前已話墮了既難可贊亦難可貌聊且命筆打個之䢖曇花點點撲頭顱不知香味噴多少

又 體眞禪德請

橫拈榔栗杖王持本分宗掃除玄解路振起禹門風迥來四海說禪者盡出吾師爐鞴中

又 能銓禪人請

掃其玄解去其偏淺捨先師外孰開正眼而今雖見續不亂竊恐將來翻舊臉

自像 自問覺首座請

者漢素性脫灑應接那涉機思無論貴賤問着一味白棒提持年來老大甚疲極且喜擔任有親兒

又 破顏祖首座請

者漢久近尊宿未嘗容說道理所以向來接人一味棒頭直指弗論貴賤智愚從教究入骨髓切囑破顏莫效伊效伊日後怨無已

又 商尊玄維那請

者川巴老棒頭甚辣勘辨方來無不痛劄非是逞俊如斯切恐兒孫不拔

又 純樸汝監寺請

通玄汝監寺曾喫吾痛棒以痛恨難忘描寫這形狀請歸供在蓮峰頂一任青紅華爛放

又 普應禪人請

者禿子無定體有時嗔有時喜其喜也詞氣溫和其嗔也卒風暴雨個樣沒繩僧供養他怎底普公寫此乞吾題信手揮來話不虛

又 尼月朗請

者川子素樸直凡定動忘得失邇來拈杖打人頭直欲時人盡豁眸

聞巳上座小像

孤松之下默坐甚安非不欲伴志不容攀擬把石幢高卓豎那許聲韻落人間

六如禪德小像

如意既然在握不妨信步經行倘若撞着露柱還須照顧面門

潙山養拙上座像 慈恒禪人請

久聞者漢會近先師其後嗣法五兒之兒操守甚真實妙悟許誰知雖則法任遺其傳道行何嘗減一絲

程宏先請題母影

治家素有法節操若氷霜孝子及賢孫劬勞永不忘既爾憶其慈自是懷其養女中之丈夫千古之標榜

黃魯山像

魯山居士喜自燕處雖持白拂未嘗浪語試問六旬已前且道是誰伴侶

會城汪進士像

瘦竹不滿數枝且喜根壓危石雖然不在深雲君子

可以燕息倘時輩見賢思齊好與道吾這裏多少安
適

錢聖月侍密老和尚步趨圖

老人雖見不語其聲已播四方騷客執杖隨後想曾
抖擻詩腸如有借問渠何適但道偶然散步訖滄桑

王亦含居士長君南伯文學遺像

孝子由來不蹔違何須分外想容儀但將情念輕拋
却晨夕殷勤侍有期

佛事

通玄掛板

舉起板云此乃從上佛祖之權衡亦乃今時衲僧之
巴鼻功超曠劫德播今時拈來禪室光新用處群情
聳耳不整而整不齊而齊不嚴而嚴不令而令擊開
解脫門顯示正法眼且道正法眼作麽生顯遂懸板
云兵隨印轉將逐符行

棲眞掛新鑄雲板

師以杖指板云頑銅鈍鐵釵釧瓶盤烈燄罏中融爲
一汁好手鑄成一片自當舉用乘時今逢結夏良辰
高懸雲廚之外禪悅法喜悉賴均資四聖六凡亦假
饒益復指板云劫石有消日洪音無盡時

掛鐘板

師舉板云此二上座樸素端莊逈超衆表輝騰今古
光庇群情以此表帥叢林無衆不齊以此播揚祖道
無機不被以此降伏諸魔無魔不遠以此蠲除戲論
無不雍肅且道即今舉用一句如何顯示遂掛板云
任是三頭六臂漢也須聳聽令行時

又

兩手捧板云從上佛祖號令人天全憑這木上座任
是出格英靈到來也只得結舌有分何故遂掛板云
澤廣藏山理能伏豹

天童先師密老和尚小祥拈香云去年此日先師獨
行今年此日兒孫痛甚非謂訓誨難忘惟念鼻孔端
正且道以何爲驗遂插香云以此爲驗便展拜

先老和尚九週忌辰師至眞前高聲召衆云先師面
目今不異昔若欲見其端倪觸目未嘗隱匿乃上香
云汝等還見麽遂展拜

奠寶華朝宗和尚

寶華法兄昔曾鄧峰聚首其後各有前程雖則形跡
文疎就中未嘗間隔與其同條生却不同條死彼此
不隔處不妨對衆舉遂奠茶召衆云見麽此際茶行

三莫須知非是偶爾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爲心一師兄掩龕

師兄師兄昔日來無有伴今朝去亦無侶來去旣獲自繇在處莫分彼此須知藏身處没踪跡没踪跡處莫藏身乃拊龕云這裡從來無障礙全體收歸不二門遂掩却

爲與南指南二禪人入塔

以兩手托骨舉左手云這是與南勝舉右手云這是指南高披緇乃有先後歸根總在一朝且喜同登不二門此回切莫外追尋遂置靈骨云不須他處覓卽此是蓮娠

示一門禪人掩骨

大家寄任在閻浮曠劫昇沉生死流白骨塡溝無主認骷髏徧地有誰收草枯幾度秋風恨鬼哭三更夜雨愁普願指歸同一處福田莫把外人求

爲淑之禪師火

舉炬云淑之兄淑之兄生平氣宇塞寰中開堂兩處獨演濟宗今朝忽唱還鄉曲十方世界現全容且道如何是現全容底道理擲下火炬復以手拭目作哭勢云蒼天蒼天

爲純一禪人火

舉炬云純一純一名須稱實果若稱實無事不畢雖然本自現成恐汝諦信未及擲下炬云吾今助汝把火任汝縱橫自適

爲化城禪人火

以火炬指壇云寶所化城化城寶所左之右之無可不可撒手便行全身躲躲恐汝未能擔當擲火炬云吾今助汝把火

爲一安禪人火

舉炬云一安須安宜應自適正恁麼時莫留朕迹汝若未能脫灑更與通個消息擲下炬云信脚便行休擬議大千沙界任縱橫

爲慈航禪人火

舉炬云慈航今日解纜切莫前思後算直須順水張帆管取長安覿面慈航上座還會麼若然會得橈棹不施平坦坦如或未會擲下炬云火光觸處難迴避滿航渾載絕烟霞

爲遵道禪人火

舉炬云吾今爲汝舉火無異於汝調漆信手便用初無朕迹恐汝臨行忘却更與指個端的擲下炬云本

業不須他處覔無痕赤手任施爲

爲中也書記火

舉火炬云中也上座見麽這是昔年汝契悟底到此時節切勿生疑吾今旣與作證據在處家山任所之擲下炬云但於個裡無拘滯再來荷任不爲遲

爲本如上座火

少室不傳之旨今日分明顯示遂舉起炬云如向這裡薦得一切總無忌諱且道因甚如此擲下炬云天涯非客旅在處是家鄉

爲滿緒典座火

以杖擊龕云滿典座惺惺着從前拈鏟把杓悉是神通妙作今旣全身放下不妨隨處快樂吾今助汝把火乃擲炬云任徃天台南嶽

爲妙圓上座火

以炬指龕云妙圓上座生平行履眞實昔曾通玄奧棒去秋復來棲眞雖然未呈見解知其已獲平貼叅禪旣爾有驗老僧當與證明今朝更助汝把火乃擲炬云普天匝地任縱橫

爲無念塔主火

舉起炬云無念塔主生平正直紀衆南山了無順逆一旦撒手長行可謂名稱其實吾今爲汝作證明遂擲炬云足底優曇處處春

剃度徒梅竹菴瑞初祥幇刻

林野奇禪師語錄卷第八終

天童林野奇和尚行狀

明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前左春坊庶
子兼侍讀學士掌院事纂修國史經筵日講冊封
魯藩正使正治卿中奉大夫禮部右侍郎曹勳拜
撰

師諱通奇號林野四川重慶府合州人父蔡母余生於皇明萬曆乙未十二月廿六日幼時深靜沉默不多言笑衆皆異之遇葷不食有日者一見飄驚謂此寧馨兒他時當振祖佛家風母聞遂不議婚至十歲送本里金鍾寺道然師薙染習諸典籍宛如夙諳見

有嶷神燕坐齋居淵穆者必喜敬之蜀中風氣崇尚有爲師每厭薄雖居梓里惟以參訪爲懷至十九南遊歷講肆十四載南中數大老欲以大座相歸師略不顧丁卯歲息肩當湖德藏遇毛俞諸公請演楞嚴嘆爲希有遂閉掩關閱藏義雖無疑實有一種放不下處如負他人宿債不半載忽染痢垂危覺生死無常瞬息異世何暇窮年紙墨便欲破關參尋知識奈毛俞諸公苦留遂止身雖羈縻渴想猶馳偶閱密雲悟和尚語錄看至參禪偈曰一念未生前試看底模樣頓覺疑情猛發寢食俱忘將從前所知所解一應

抛却詩文註疏盡投之火如周金剛親到龍潭時也至庚午春聞悟過當湖道護關者求開示悟云教他關中莫妄想師愈覺疑情熾盛全無所知如木人相似一日散步失足墮樓若夢初覺會得一念未生前面目隨口說偈曰一念未生前六戶絕消息瞥爾揚雙眉大似眼無力遂破關走姑蘇見悟於清涼菴中便問學人絕迹而來特爲親近和尚悟云莫妄想師云未審還有堂頭也無悟云看脚下師云不因漁父引怎得見波濤悟云休錯會師便禮拜自此心意泰然對境逢緣如江河之行地辛未春悟赴育王請師

入室問云還認得學人麼悟云不認得師云也知和尚認某甲不得悟云不識羞師喝悟拈棒師禮拜悟便休是時法席雖盛悟實雅罷於師一日茶筵悟舉洞山勘泰首座話索衆下語俱不契將撤菓師於稠人中高聲云食到口邊被人奪却悟大悅允喫茶解制上堂悟舉世尊初生機緣拽杖下座一時打散師於此全身脫落深徹棒喝之旨自此機用軼格牙爪猛利莫之敢攖悟應天童請師入室悟問云你從甚處來師拂袖便行悟便棒師云蒼天蒼天爾時天童初興開疆闢土諸務煩劇師雖道體恂恂悟誡勿過

勞卒不以懦軟成習欣執搬運之役一日挑瓜悟問
云你揀大的挑耶師〻云信手拈來悟便休又一日將
破碗入庫取油悟問〻云爲甚打破常住碗師〻云不是
某甲打破悟〻云因甚在你手裡師〻云城門失火殃及
池魚悟〻云賠了碗去師展手便行冬期立師爲維那
於堂中調燮群衆整肅紀綱往來衲子有林古佛之
稱一日悟入堂見數僧不出坡訶〻云爲甚不出坡師
〻云俱是告假的悟〻云如死去閻羅老子鐵面無情將
汝打入鑊湯爐炭裡牛頭馬面不容告假又作麽生
師〻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乙亥冬結制悟欲命師爲

元座或有議者以師色力欠強師正色而言曰這個
不是管三軍遂堅辭不就一日悟上堂師問〻云今日
四海衲僧雲集各各壁立千仞還許他諸人悟麽悟
〻云你還夢見麽進〻云悟尚不存夢個甚麽悟打〻云即
今是迷是悟師〻云學人不在迷悟裡悟〻云且道在甚
麽處師便禮拜悟乃休金壇王內翰喬梓入山一覩
師容若有宿契即恭請掩關師固辭悟勉〻云佛種從
緣勿過却也爰題像送別〻云咄哉這秃有眼如盲有
口若啞手拈條棒問着便打不知落處問取林野遂
受請掩關於東禪寺忽聞悟有溈山之行即破關復

入天童未幾悟因事出山師隨至嘉禾寓黃闇齋觀
察素園中受付囑焉時己卯秋九月也其年春黃夫
人夢見庭前丹桂二株叅天盛開其兩公子俱赴秋
闈擬係此兆豈意選佛昭兹嫩瑞遠近皆爲仰止顧
瑞屏宗伯同寧紹兩郡當道縉紳再三敦請悟和尚
復返天童冬期立師爲西堂爾時天童氣象聿新規
制咸備龍象駢闐鍛鍊之責悉皆屬之於師庚辰六
月辭悟任靜於餘杭之廣化寺杖履風高門庭孤峻
學者登堂莫敢攀躋壬午秋聞悟訃音奔赴通玄衆
推結席枚卜龜前及師者三義不容却乃居方丈孫

司馬碩膚諸檀護堅請開法風雨晦明歷諸艱閱五
載其付授者二隱謐自閑覺大衢壁博融本慧日昇
破顏祖大用志佛古聞法澍長雲將清商尊玄漢日
杲牧菴則一十三人所有機緣俱在全錄平素書問
訶禁跋藏天台惟陳木叔司馬爲所雅重乙酉春有
詩贈嶺外遊雲來又去忘年拙衲定荒嶺之句丙戌
秋陳以絶命詩十二章手書告別師又有才敏忠良
世少儔赤心報國只君謀之語以誌悲感通玄峰頂
高峻衲子奔趨殊爲艱苦師逡逡托病以謝往來力
追高峰行履無如聲聞四表龍象聿臻法堂寮舍尚

有未了之局難以多衆是以拽杖出山丁亥冬至嘉禾黃觀察闇齋高水部寓公汪進士曾城諸縉紳檀護請住東塔寺安期旋爲錢閣學塞菴公暨諸緇白請住棲眞古刹次年春湖州當道士紳請師開戒於護生禪院己丑冬寧紹台三郡當道諸紳於棲眞寺請師住天童此時得法者空生慈佛海雲破夢義乳峯湶白兆新戣石周悅可明了悟能捃拾學雲峨喜默雲耀無礙敕了源昭法壇海含章益雲父徧卽香觀月瓢度十有八人庚寅五月初三日入天童雲龍風虎百廢俱興緇素依皈眞如怙恃臨別棲眞四衆號泣若失所天比住天童連年荒亂米價騰貴人懷憂恐師每入堂安慰且屢謂客司云萬勿阻撓方來此間若不容納更向何方行乞五六千指處之裕如當師初入之年公門如許藤葛師一味以恬退自居其生端者各知慚愧至如賦役之累法門所憂師與念尼王海憲不壞世間相而譚實相則立自運之戶師於東谷諸影堂岡分臨濟與洞上悉見禺新之績道法衰晚人多趨炎卽欵客亦尚奢華師入山便復悟和尚舊式久而勿諼冬夏布衣草履見有衲子輕裘緩帶則曰非吾類也淡泊之操始終無間師初恙

時衆不以爲意師便對侍司云病來便作死承當我之報緣將盡凡事所當決者勿復怠緩忽一日師謂衆云古之住持有病遷居延壽堂理當然也老僧猶且端坐丈室何以表率後昆遂設榻於新菴杜絕酬應有參叩者直掌粗拳鉗鎚倍辣雪竇和尚問病而至必欲師歸方丈師從容而返築塔無基堪輿擬以新菴定穴師聞之斷不許可印山乃以玲瓏一穴舉侶師肯之病中機緣不能悉載一日自閑覺首座見師病危問云古人臨末稍頭遺下一言半句作將來眼和尚卽今有何垂示師云動着禍生覺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師云要你多口覺云不爲分外師驀面一拳覺禮拜一日師顧道安云得個正命時安云一切尋常師展臂云得與麽瘦安云管他作麽師云隨他去也安云何處不稱尊師點首時壬辰三月廿九日也日輪當午出洽從天台回師瞪目眎之問云汝來也洽禮拜師云是恁麽時候洽云承掌記莂求和尚更名師云行果圓成遂安祥而逝室中先後付授衣拂得法者梵欽中印山先道安靜破夢辯雪菴如芥子彌止休淨三默權物外遠獨朗日自安悉肯諸滿松濤敏出洽果雲高慧慧闇定友雲陰純樸汶印

月淋十九人焉按師僧臘四十有一壽五十有八全身塔於太白玲瓏岩新菴之左師之生平懿德令儀無所容其贊嘆以高弟二隱謚公與余最稱道契憶二十年前師與余同年周孝廉君謨知微善追仰清徽緬懷亡友所謂千里一堂百年一日也乃爲略述天童一脉授受之大槩如此以俟後之作者攷鏡全容

天童林野奇禪師塔銘

吳興道場山萬壽禪寺住持比丘道忞撰文

李白之送友入蜀也則曰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其早發夔城也則曰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盍蜀地山川險阻自古記之矣惟山峻水湍故其人類性剛而果決堅忍耐苦勞以之向道則勇往易於入作殆亦風土使然不然或蹋殺天下人之馬駒間世而一出焉斯有之何以緇雄代作半起蠶叢之國無論法眼雲門從金剛大士劈華嶽以分流郎臨濟兒孫光明烜赫統系相承以來十傳則有東山演十一傳則有昭覺勤十五傳則有臥龍先十六傳則有徑山範二十四傳則有海舟慈沿流至先師悟和尚閱世且三十矣復有今林野禪師豈五丁鑿道天固爲法社開象龍之路與師名通奇林野其字也合州人本姓蔡氏生而澄靜不類孺子不喜肉食時年十歲父母度其志向非塵綱中人因命依金鐘寺叔父道然爲童行十七歲剃落性樂禪寂耽讀誦至年十九恥州縣僧庸碌不足尚郎慨然動他山之念繇是出峽南遊馱餀江南講肆十有餘載業息肩當湖方期掩室千朝翻閱如來一代時教俄患痢瀕死

乃知經綸之學非究竟法也時先師悟和尚正王化金粟渴欲就叅爲緇素留不果往適有傳粟示衆叅禪偈師聞之懷疑不已極力冥搜茫無所入會粟過當湖則加頷曰天賜我也亟遣僧請益粟曰教伊關中莫妄想益溟涬莫測所謂心智爲竭殆如土木偶人者經歲時忽一日失足墜樓恍然而覺遂成偈曰一念未生前六戶絶消息瞥爾揚雙眉大似眼無力聞粟在吳門卽日破關走金閶不以寒暄起居玉帛見粟直奪角衝關左屬槖鞬右執鞭弭與粟相周旋粟固奇之逮明年粟赴鄮山師亦隨往偶檀越入山

設茶粟舉洞山與泰首座喫果子因緣命衆下語諦當方許安排師時在衆卽曰食到口邊被伊奪卻粟爲首肯叢林以此知名又粟因佛誕示衆世尊纔出母胎便解指天指地你等諸人猶向山僧擬討甚盌推拄杖下座一時打散師於此全身脫落透頂透底無復纖機留礙凡侍粟十年逢場對壘兵交刃接每每倒捋虎鬚未或當仁少讓既受囑累猶居天童座下踰年始應禹航廣化之命至壬午秋悟和尚示寂師奔赴通玄衆議任持枚卜同門三卜而得師名不容推遜乃繼席焉提策方來直據本有雲雍雪擁五

見氷霜群峰讓其高寒禪侶慕其慈嫗雖極枯澹寂寥學者恒轂湊如歸以出隊嘉禾爲閒齋黃觀察寓公高水部曾城汪進士堅留勉任東塔未幾移主棲眞既而天童席虛明州當道士紳公議歸師復遷居太白前後莅衆十年夙興夜寐寅畏小心雖在安常處順之中每懷臨深履薄之懼然居申以道持正不阿苟道在必申不以利害權勢稍爲貶損方師初赴天童山門以夙釁搆訟在郡郡司李欲一瞻顏色左右亦謂乘間得以相浼師堅志不往及司李常人請齋爲一赴然竟席未嘗片詞干訟事其持正皆此類

所以四坐名坊非有子夏之先一出輿情共舉視彼巧力而謀與夫詭遇而獲者顧不可風範一世也邪師應機接物出語渾樸不爲趙昌之華葉公之龍徒事藻繪以炫燿見聞至其一二見狀中者則所謂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任二年感微疾衆請辭世偈師瞋目曰要去便去害甚熱大時有出冶上座求更名師援筆書行果二字乃曰行果圓成遂擲筆端坐而逝世壽五十八僧臘四十一塔瘞全身於寺前新菴之左予葢有語封其戶矣其門人二隱謐自閑覺佛古閑來乞予銘其塔予媿不文無

以行達然孱在同門知師最悉念非子恐師行業久
而遂湮抑後有景行之賢將無繇攷鏡而仰止夫師
則予責也乃論次其大端序而銘之銘曰
達磨一宗丕顯曹溪南嶽衍長曰讖於西馬駒是育
血染霜蹏躃躚一蹋四海平夷臨濟振興光賁五燈
有嚴孫子碩大無朋世更太白六五親承雲蒸霞蔚
鳳翥龍騰十二人中師其後出蘿苴川儈性實難匹
撒手危樓翻身榔栗機警用圓風雨暴疾起坐通玄
衆山爲低騰空漢迥華頂雲迷蘭滋芳甸蕙紉春畦
聲馳湖海著意攀躋櫂謌東塔灣弄棲眞幔天布網
萬里垂綸鰲山連釣丹穴齊縉鼓須彌浪楊渤海塵
睨據天童奠安太白風漾文波池涵素魄逸翮摩蒼
神魚縱澤合浦珠還風規猶昔馭衆圓合律已端方
逢強不弱遇柔寧剛孤風卓卓燁燁謙光下無輿儓
上無侯王行果圓成出世功終破沙盆碎正法眼空
一錐無縫八面玲瓏嗣燈有人光照無窮

後跋

先師林和尚自出蜀棄講歸禪根性猛利於道直入
不遊紆徑凡叅叩機緣俱載行實至於受請倡緣自
崇禎壬午秋天童密師翁示寂於台之通玄寺旣虛
席四衆堅請繼席焉一據方丈屆丙戌凡五臘結制
大設洪爐峰頂雖高寒而衲子叅尋不斷如縷至丁
亥冬受嘉禾東塔請越明年戊子春受棲眞請已丑
冬受湖州度生請庚寅夏赴天童景德請迨壬辰春
三月廿九日示微恙而逝然五剎記室所錄上堂法
語機緣謚今編次總有八卷約五萬餘言字字剿絕
命根句句掀翻窠臼從無一字繫縛於人直使當下
頓入至於入之一字猶是敲門瓦子是知先師十載
從無一字所說行謚到這裏不存一字法脉懸絲欲
存一字罪犯彌天且道畢竟如何始得恰好去只得
向纖毫不敢動着處付梓流傳庶千百世具眼高流
一見與先師覿面始不負吾師一片熱腸耳
順治戊戌佛歡日龍淵行謚謹跋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

明・覺浪道盛 撰
大 成 等編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序

余下根鈍器衰老失學每見世間文字及諸方語錄堆牀積案便眼昏頭運不能開卷每拈頻贊語那有閒工夫替俗人拭鼻涕邪肰每於燈殘月落夢回寂醒先佛古師一二染神刻骨語句影略逗漏時時落齒牙喉吻中如小兒弄語時婆婆和和有人詰之茲肰不能置荅有掩口一笑耳與覺浪和尚相聞十餘年始得把臂不交一語頓覺心脾清凉輒伸筆爲文以贈頃又見其天界初會語是四十年前與焦弱侯諸先生聚首提唱者迄今藏弆篋笥未有人著語而公之上首鶴谿猥以見屬每欲下筆輒作婆婆和和肰是又可一笑也常聞長者言本朝禪門自琦楚石泐季潭後一燈迢肰而憨山大師盛稱壽昌無明以爲法眼圓明振起末俗今浪師實壽昌的骨子孫建大法幢獅絃繼響讀斯語者有以洞見其提挈綱要照用縱奪之機無以斯世顢頇儱侗冬瓜瓠子之禪同類而舉揚之庶不爲延津刻舟之人所竊笑也昔吾憨師贊壽昌之像曰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博山見之以爲知壽昌之深無如憨師也今吾幸於暮年得見浪師相與敲空作響無舌而談善財童子登妙峰頂不見德雲比丘及見德雲乃在別峰之上蓋余與浪師所謂千里遙相見者如此鶴谿以爲肰否

歲在戊戌夏五望日海印弟子虞山錢謙益和南書於杭城之報恩院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目錄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一

門人 大成 大奇 等編

師於萬曆巳未任福州蓮山國懽寺受林宗伯請開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諸佛頂顎上透出正眼法藏中拈來祝延今上皇帝一人有慶天下太平此一瓣香同胞共乳窟裏生蓮一氣連枝各自横出今特拈來供養堂上曹山本寂國歡文矩二老祖藉此穿過天下人鼻孔撩出大地人眼睛此一瓣香烈如鴆毒猛似靈丹刼火光中奪得黃龍頷下探來供養中興洞宗壽昌先祖無明老和尚東苑本師晦臺大和尚用酧法乳之恩上首白椎竟僧問少室二株分五派逆流意旨事如何師云妙高峰上飛雲麽逗出鐘聲徹九天進云莫是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麽師云行人更在千峰外進云東苑獨出一枝與少林分披五葉還有同別也無師云解笑還他碧眼兒進云恁麽則心心相印無差互也師云直須親透此消息始得問昔年竈裏如何解生兩朶蓮花師云雷部主青山曰恁麽聲震古今也師云惱亂水火神進云曹山文矩一毋所生皆證祖位是何願力師云烏碗

飛白碟走進云莫是各顯神通麽師云山門無口石碌咬人進云今日重主法席則又徹見洞水逆流也師云線穿紅葉奉雙親進云恁麽則千古兒孫皆得力也師云誰撫梧桐思鳳皇進云今日開堂祝聖一句作麽生師云闔國歡呼無量壽普天樂唱太平年乃震聲唱云會麽千聖齊拜下風未爲分外十方同時鼓舞乃見希奇到此還有領畧承當處也無復咲云可惜許當年老達磨初遇梁武帝不曾推上此高座子看他將西來的意作麽生舉似人若只是廓然無聖對朕不識可謂面皮厚三尺不被明眼人掀翻座子亦當自打退鼓折蘆渡江而於鄴復出垂遺醜以累及後世哉秖如今日蓮山新長老出世爲人莫是特爲初祖雪屈麽兒孫各有超羣志豈肯區區較是非然則斬新條令特地乾坤端爲祝聖一句當作麽生謳謌不識羲皇德海濶天空日月高結椎下座

海澄諸居士請上堂今朝十月十五手提貫珠慢數高聲只念彌陀不敢呵罵佛祖活寃家恰值順風耳聾生魔障剛遭千里眼瞽决定今日蓮山又是呵罵佛祖翻身急報閻羅忿氣衝冠大怒撞幽冥鐘擊陰

司皷會同十殿閻君要使刑罰得所商量重鑄油鍋計較新栽劍圍必須活捉蓮山親身受此極苦牛頭阿旁奉命而來爭奈先聲奪其氣主近前却要近前觸忤不敢觸忤苦啞苦蓮山見之不覺大笑一聲直得十方法界與地獄天堂一時化爲水乳正當恁麽時如何天涯何處覓靈雲桃花亂落如紅雨

羅山碧天請上堂羅山拈頭不便蓮嶼捉尾誰能三人證龜成鼈木蛇笑倒枯藤曹家女切莫作怪蜘蛛絲咬殺蜻蜓石倉居士且披禪衣作李夫人叫救的妻碧天長老好提數珠敲葉相國底棋枰歸厺來兮

聊寄三十拄杖莫教我擯出首座只因差一着賺却古傳燈

佛誕日上堂問纔出生時已自指天指地如何又到雪山六年然後乃觀星悟道還是真實還是方便師云燒羹易喫冷債難還進云畢竟如何師云嚼破舌頭不是肉乃云拄杖子忍饑耐渴不過坐地喫了須彌山曾不見謝土吸了大海水亦不見酹源夜來創出箇奇論謂世尊生時原不曾指天指地後來亦不曾悟道觀星此皆是揑怪所以雲門欲一棒打殺又諸祖皆呵爲打失眼睛今特來告訴和尚明日上堂舉出此意便見斬新公案也蓮山大喝曰這妖怪便乃拗折抛在大火聚中燒厺了今乃拈得這條新拄杖子頭正尾正不敢妄生節目若有問世尊初生意旨如何但打云恭喜你好彩頭又有問雪夜觀星時如何但打云恭喜你好結款更有問中間與出世爲人事作麽生但打云恭喜你千古春風常在手但教隨處有生涯喝一喝下座

小年諸莊夫請上堂問南泉不出方丈到莊上喫油糍是何作用師云邪言不入正人耳進云秖如莊主親到方丈謝和尚降重是如何師云何似時衰鬼弄

人進云和尚尊重不受請今日諸莊送供養時如何師云好好與他一痛棒進云還有過也無師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進云恁麽則感恩不淺師云打皷爲三軍乃云風俗作小年竈神送上天天帝有何說更不與人傳果是箇泥瓦合成靈從何起昔曾驀地却生出兩朶蓮只今誰能向我杖頭討箇壓年錢

除日上堂南泉提起猫兒刀前誰能救得洞山收却菓桌句下孰能轉身子湖捉住賊僧如何承當不下大隨隨劫火厺直下無能知歸汝等這裏一一道得箇出身句我與你分歲尚且大有事在若不透過銀

山鐵壁如何得倒嶽傾湫不見洞山老祖云三途地獄未是苦衲衣下不明此事最是苦諸兄弟好言語抖擻眉毛巳是墮坑落塹誰能平日不急得急整理手脚如獅子游行哮吼返擲而去虎狼野干聞之遺尿失魂誰敢當前與之作敵哉奇男子須是如此氣槩始可與佛祖撐門拄戶受天人供養消世間凶危不然暫時失念瞥起偷心打在那軟洋海子底挣命不起來他時後日莫怪蓮山不曾痛爲汝等道破珍重

乙亥秋住麻城龍湖寺李太宰請于寶筏開堂拈香

祝聖白椎竟乃畫一〇云見麼大鏡中天物物自照若更待揚眉瞬目巳是增金之黃添玉之白也雖然今日山僧陞此寶華王座還有向上全提也無其中有得此先聲者正好對衆酧唱庶不負本分風光有麼有麼人人頂上有金輪萬古威靈光聖代

邑宰請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本分風光須自領悟山僧恁麼下座還有親切爲人處也無大衆便恁麼禮拜而退還有不相孤負處也無雖然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正好錦上添花水中撈乳石女夜拋梭文彩煥然滿目木人朝唱曲音聲杳爾難聞其中還有

正偏兼帶不落是非者出來唱和看如無山僧倒騎露地白牛游戲十方刹土去也以如意畫〇云見麼自古輪王全意氣不彰寶印自然尊

大雄庵上堂擊香臺云聞麼良久朗聲云巍巍獨坐大雄峰一喝曾教三日聾今日當陽明舉似西江吸盡有龐公大衆山僧今日爲太宰公一門親屬陞座秖如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輩一僧出衆云閤靜不須重借月三更自有夜明簾師顧視云乾闥婆王親托出摩尼光影照三千更有於光影門頭出身者太宰出云近日有提婆達多一頌呈上大師頌云平地孤堆最悞人枉將法座賺寃親瞿曇自有金針度認影迷頭又隔津師云何不道提婆別有金針度輩太宰撫手云此又是老婆勘破有來繇也師震威一喝便下座

六安齊頭山水晶寺上堂脩竹彬公禮拜請云今日某甲毋難之辰伏乞和尚法施使先親速獲超往幷示某甲末後大事師良久云會麼午夜日頭紅石女臨盆急囫地叫一聲生個鐵棘栗性猛利情奇崛假龍舒陳氏裔苗託齊頭獅子躑躅吒吒呀呀齧破巢敲五十年來虎蹤狼跡不覺逗遛至今且道承誰恩

力乃畫一圓相云若於此薦得不惟頓破生死牢關至於彼此寃親總向這裏七花八裂還會麼五色彩霞籠玉像分明一點座中圓

丙子冬住新城壽昌寺受鄧太史涂冢宰黃司理請上堂拈香祝聖畢白椎竟問答當年獅子吼今朝據座又嚬呻一聲震動乾坤句請師分明舉示入師云纔望刹竿影擺手出章江進云初機未會玄微意請向從前話一周師云兩手分付與阿誰進云擎出滿盤皆具足當機領略事如何師云退身三步乃云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明時候無私序帝王

無私德臣民無私功聖賢無私心善惡無私報所以靈山拈無私之花少林面無私之壁二祖安無私之心曹溪傳無私之法青原南嶽開無私之二宗馬祖石頭列無私之五派百丈撥無私之火溈山直下知歸黃蘗揮無私之棒臨濟頓徹婆心雲巖示無私之鏡洞山錦縫重開雪峰陞無私之堂雲門當機獨領地藏竪無私之指法眼妙契天然乃至千七百沒巴鼻漢一味無私心心相印法法相傳至我壽昌先師翁觸發大好無私之山重興曹洞之旨洎我東苑先和尚勘破臺山無私之路透過趙州之關迄我道盛

偶入東父無私之室勒回鞭影之駒親承壽祖無私之宗振起簫韶之鳳是故二十年來縱橫方外無私任運到處稱尊今日歸家幸逢法屬推上法王無私之座重揚先祖無私之風何異削雪爲銀火不銷白戰未曾持寸鐵雖然如是今日開堂祝聖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高提祖印當空照一道無私謝太平結椎下座

寶方上堂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且道如何是密付的意旨昔青原老祖命石頭遷禪師往南嶽通個書信大似撥開一條衝天大路自非足下生雲的也

不容易進這一步你看他石頭如獅子游行一蹴便到那南嶽見讓和尚即問不慕諸聖不重巳靈時如何讓公眼似電光舌如利劍何曾放過天下一人即道子問太高生頭云寧可永刧沉淪不向諸聖求解脫即拂袖便行不啻鯤鵬奮怒水激三千扶搖九萬自此石頭一宗傳至雲巖曹洞至我寶方燈燈相傳而不絕全因此青原一足之真風也後世人徒知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殊不知青原垂足石頭萬刼心死極如山僧今日紹登我祖法座既爲承嗣子孫畢竟密傳個甚麼玉璽不離天子手金箱那許外

臣知
師誕日上堂特特陞堂爲證據要人透我秘密句一句父母未生前一句纔生便囫地一句四十五年的若人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爲師切忌靜沉死水二句中薦得堪作人天之主切忌動落今時三句中薦得堪與隨流入妙切忌自救不了若能三句一齊薦得方能情見不偏始終超脫不縱不横如摩醯天眼相似此猶是門庭施設邊事須知向上一路尊貴自別但能相續名主中主

結制上堂木人採空花持歸誇石婆盈盈插高髻風流果更多阿呵呵會也麼參得透莫昧滅我正法眼藏參不透莫孤負我金襴袈裟諸禪哥自家消息自家摩兒此生涯隨分足莫嫌伎倆不如他

上堂十道不通風啞子來傳信夜半漆崑崙皎肰雪萬仞若向這裏會得可與洞山老祖把手並行其或未肰壽昌爲汝說破噫鋸鏰秤錘易决撑生死難石上栽花易安立性命難難不難心上看黑豆未生芽太處善財童子未曾參易不易境上覷阿難欲速成寶王五濁惡世誓先入如何入無位眞人乾屎橛釋迦調達暗承當賺殺文殊與彌勒

黃司理海岸居士請上堂師陞座士拈香云這一炷香特爲新壽昌拈出師震聲云速道士便喝師云且莫詐明頭士云却是和尚顢頇乃禮拜歸位白椎竟師喝一喝云大衆見麼黃海岸居士穿一雙没鼻草鞋向南方諸知識肚皮裏踏過一遭今日特歸壽昌且作麼生爲他證據聻良久云請君吸盡西江水看取馬駒踏殺人士云半滴不留師云已蹉過也士從西過東立師竪起如意士云張牙露爪卽不無和尚且無轉身句師云你且向脚跟下透出着士從東過西立師云東走西走卽不無本分底事尚未在士云且道居士立在那裏師云脫却草鞋着士云如何是途路中事師云莫向三千覓大千士云如何是入門句師云泥牛踞地吠呵呵士云如何是出門句師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士云如何是不出不入句師云露柱向你道士遂禮拜云須是這老漢始得白椎將下座士復問云朗月當空時如何師作女人拜云深深拜到月兒高進云月落時如何師云相隨來也

廣照上堂覺城東際會同參古佛堂前孰指南薦得文殊垂手處百城煙水逼人寒大衆還見文殊垂手處麼良久云彈指頓開彌勒閣慈門何處不皈依

東湖上堂孤峰迥秀不掛煙蘿丹鳳冲霄略舒風彩這裏薦得始知壽昌拄杖子未離廣照已到東湖白雲鎖斷厺來機紅日印開高下意雖然如是更須知有金針未露玉線不彰底事始透向上玄關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報恩寺上堂一家有事百家忙杓柄誰能較短長壁上葫蘆偷眼覷掄頭鈴子舌根長且道鈴子吐舌作個甚麼莫謂鯤鯨無羽翼紛紛金翅海中飛

淨居寺上堂師以如意畫〇云會麼寶鏡三昧明暗交叅洞上宗風正偏妙叶如何大通智勝佛佛法不

現前正以根根塵塵周徧法界本是如來藏心若是一法不現前則不名為佛法也所以外紹十八界梵王帝釋乘光而來請轉法輪佛雖默許只能開人之天至于內紹十六王子親承血脈請轉法輪佛乃許可為說三轉十二行微妙大法於是佛法乃得現前諸法王子與諸聞法個個分散十方立地成佛始是開天之天且道如何是全提向上底主中主聻良久云自古輪王全意氣不彰寶印自然尊

藻林菴上堂城中多佛法爛賤沒人要我今輕舉時却恐大家笑且道有甚麼佛法沒人要聻只是未深叅所以不得妙不見古人問如何是小乘錢貫如何是大乘井索如何是有漏笊籬如何是無漏木杓如何是教外別傳的事分付典座咄切莫動着磕着噢若不動着磕着千年故紙爭堪合藥

上堂司理黃公問萬佛臨筵時如何師云開藍且喜得抽頭進云阿誰作主師云五鳳樓前籠彩氣進云爭奈傍觀者哂師云對管好凝眸公禮拜乃云滔滔起別峰誰是釣龍翁前頭風浪惡淹沒幾船蓬若向其中作得主何如一鏃便遼空會得底三關透出親相見不會底當央迷殺主人翁眾中還有劈開胸襟

相見者麼僧纔出師震聲喝云敗將不斬復以如意打一〇云大衆還透得這箇麼一二三四八九十無限奇兒數不及數不及兩眼星星黑如漆金烏戴雪夜閻飛玉兎披星天曉出

福山上堂乃畫〇云常啼菩薩賣心肝求般若壽昌杖人賣般若求心肝看看雙林佛殿騎簫曲峰入諸人鼻孔厺也紹隆大師合掌云唵嘛呢叭咪吽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會麼欲將我語同他語須是他心似我心

丁丑住新城福山寺上堂司理黃公問紹隆出世七

佛證盟和尚出世甚麽人證盟師云星池重建幢幡影進云瓔樓寶殿甚麽人居住師云簫曲猶聞鸞鳳音進云滿堂龍象師還辨別得也無師云空王嚼碎赤波斯乃喝云覆船和尚無生可度撒手太孤危紹隆大師面目多端惑亂人不少西竺老子靈龜曳尾狼藉幾叢林更有許多藏頭露尾老古錐仔細簡點將來不免一齊斷案且道今日新福山出世爲人當作麽生聻良久云寶杖指開千聖眼普天之下共傳心

臘月八日上堂山僧昨夜正熟睡五更鐘響方瞥地醒來猶自眼眯瞴拈得口時失却鼻低頭吃粥乃思量不勝令人太慚愧愧個甚麽愧彼雪山徹骨寒半夜星兒獨自覷獨自覷叫蒼天說向人前不值錢

師誕日上堂擊如意云去年四十五大擂壽昌鼓今年四十六重撾福山壽福山壽山相對高紅日先生白玉毫迦葉頭陀不忍俊橫披倒舞金襴袍且道迦葉意作麽生也是家富小兒嬌

除日上堂崑崙奴着鐵袴打一棒行一步打發根本無明撞翻從上佛祖逗到臘月三十日來折合不下依舊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

祈嗣上堂良久云佛未出世曹山不如金烏抱子歸青漢佛已出世不如曹山玉兎懷胎入紫薇正當出未出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一句作麽生道黃公出云雲從龍風從虎師云春風開竹戶夜雨滴花心公云且喜曹山猶在師云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公云威音王千佛爲子轉輪王千子成佛且道還有同別也無師云金冠頂上玉麒麟公云露柱生兒也師云看取五花今復開公云三千諸佛只有一子且道認那個作父親師豎一指公云作家作家師遂下座

監造上堂實際理地不捨一塵應化門中不取一法若向這裏薦得始知福山入林不動草梵刹已成入水不驚波覆船重泛雖然如是秖如世尊指地帝釋揷標又作麽生擊如意云夜半金烏生海底日中玉兎照天門

解制上堂福山於四月十五日也無生擒活捉底手段與諸子結生死冤家正當九十日也無烹凡煆聖底爐鎚與諸子敲骨打髓如今七月十五日也無殺人活人底刀劒與諸子作性命開交所以結制也燈籠攙露柱懷胎解制也木人倩石女原憂無端陷殺

平民不妨咲倒作者雖然如是汝等諸子於三個月中特地喫了福山底金蚕蠱毒他時後日毒藥發作卽大有事在便下座

戊寅住匡山圓通寺上堂拈香祝聖白椎畢乃云靈山花發親示別傳少室雪寒全提正令坐斷十方無間石笋横空洞明一道無殊泥牛出海所以八萬四千非鳳毛獨許三十三人入虎穴繇來此事奇特非常數百年來紹續不易今日壽昌杖人特登匡嶽入圓通禪院巳全身披露與十方塵刹諸佛巴鼻老古錐及一切黧奴白牯覿面相見了也且道開堂祝聖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天開瑞色光河嶽萬國謳歌賀太平

上堂牛頭北馬頭南三脚驢兒上刹竿匝地一聲驚石耳森羅萬象作同參露柱咲燈籠歡善財脚瘦草鞋寬回首百城煙水渺觀音仍在洛伽山

黃元公主監院上堂道濟擔紅巳應再來之記圓機碑白方符同日之刋折半破三海岸道人今承斯讖拈一開五壽昌杖者正主其盟信是天緣有在神理自交啄啐逢時芥針叶妙所以心空及第選官選佛卽圓通學契無爲監世監家眞自在秪如頂門具眼

肘後懸符寶印當空全提向上一句作麽生道居士禮拜云專爲流通師乃授拄杖云恁麽則圓通新拄杖分付居士去也士云謝大衆證盟師云大好山中枯木秀少林室內祖燈新士禮拜師下座

黃元公設合山齋請上堂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去西天震旦更無別路兒孫脚下親傳旣然如是匡山諸祖添席列刹可以相望如何數百年來都成土曠入稀相逢者少聻今日新圓通特提得壽昌一把浚柄钁頭湧向匡山峰頂着力一掘直得十方國土六種震動歷代祖師靈龕舍利各各踴躍放光猶如出窟獅子一箇箇翻身返擲使大地山河草木叢林皆作獅子返擲圓遶寶華王座作大哮吼去也師召海岍居士云前日分付底拄杖子今在何處士豎一指師云信手拈來無別物頭頭用得始全眞便下座歸方丈士問歸宗以钁頭斬毒蛇圓通用钁頭斬甚麽師舉手云撚土定千鈞士云親見歸宗了也師云爲山成九仞

元旦荊國王請上堂師陞座拈香竟乃云元正啓祚泰運維新恭遇荊藩國王聞圓通之風特使進香匡嶽命臣僧陞座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壽此正國王

眞能與普天之下萬國臣民同奉王中之王共尊天中之天也所以瑯琊云掃除狂寇蕩滌欃槍此是功勲邊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淸此是法身邊事臣謂功勲邊事撥亂反正少不得法身邊事居安思危放不過至於功位雙超猶須橫按鏌鎁傳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始得雖然如是向上尊貴一路又作麼生乃喝○云欲識誕生王子父九重深處御飛龍

到龍湖新建法堂上堂卓拄杖云會麼三世諸佛於此安身立命歷代祖師於此返魂奪魄一切魔外於此換骨脫胎六道有情於此出生入死秖如山僧拄杖子縱橫顛倒時又作麼生復卓一卓云盡大地是一棋盤有能於黑白未分已前占得敵手全勝一着我許你着着有眼自能結成一大局面盡大地是一戲場有能於開臺時唱得超絕古今一齣我許你齣齣自能演出一大傳奇是事且劃斷秖如此一坐具地當年周柳塘於此釣魚臺淸損漁父李卓吾於此芝佛院刻削化身黃蘗念於此龍潭湖浸殺辰菴這三老雖則同床打眠未免各自作夢今日浪杖人將從前事一齊擄欵結案至於杖人本分受用一句又作麼生坐斷十方傳正令點開大地看飛龍

師歸圓通上堂拈如意云異類分披作戲場縱橫殺活絕鋒芒仰山久不見臨濟瘦却法身三寸長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物理齊種麻還得粟直須倒吊虛空考出本來面目你不見大鵬奮翅絕侶孤風擘開千聖網羅光咪出頂門眞舍利擊如意下座

上堂偶向江頭採白蘋閒隨女伴賽江神衆中不敢分明說暗擲金錢卜遠人既對衆不敢明說則是心上底人既是心上底人卽鬼神有所不知何更向外卜麼乎噫無限相思空自委尋常觸着最難禁

結制上堂烏入一白開三丫角妹兒解玉環且喜且疑猶且根俄然撲落破愁顏驚起文殊仗劒迦葉作舞空生流涕傳大士東山水上行十字街頭廖鬍子騎牛背面着靴衫復云放過卽不可喝一喝下座

解制上堂師陞座良久云風冷雪寒特特向這三片板上坐有甚麼意趣便下座

師過歸宗寺履雲上座請上堂靈光不昧逈脫古今妙用無私超絕凡聖所以馬駒踏殺天下人獨有歸宗較些子且道歸宗有甚麼長處擊如意云當場放出斬蛇手千聖從敎立下風黃公便問歸宗斬蛇蛇在甚麼處師云居士護出頭

艾千子居士請上堂大地是沙門眼大地是㳒王身
且道趙州寄一把鍬子與雪峰當安在何處良久云
是事且置山僧作得匡山誌略一冊欲請諸公作一
序文今將眞本呈似諸公幸一言弁之乃展兩手云
便請黃公出云臨川一筆光照山河大師還拈得起
麼師云則文不加點也進云右軍墨本還會臨得也
無師云僧繇別有丹青筆一點龍睛破壁飛
庚辰住書林一枝山上堂擊如意云會麼空王殿上
未捲珠簾儸苑林中已騰瑞氣紫微轉處玉輪輝彩
鳳歸來金闕啓還鄉一曲韻出丹霄特地知音同人

拍掌秖如不涉正偏一句又作麼生夢回夜月依稀
曉丹桂香飄天下秋
魏玉台薦妻請上堂秋江清淺時白露和煙島良哉
觀世音無端落荒草荒草忙忙何處尋此有心彼有
心山不高兮水不深金針閒把鴛鴦繡不犯鋒芒用
得親倒刺橫拈都泄盡何嘗不肯度諸人
九日上堂問桂花已發菊方開請師指示不遷義師
云鐵牛不喫欄邊草直向須彌頂上行進云古人一
言說盡山河界如何是一言師云舌頭拖地進云恁
麼則一枝獨出東籬外不許時人着眼看也師云須

是時人眼始得乃云重陽九日菊花新一句明明玄
要親昔日汾州曾指出今朝得意許誰人知有者特
地登高閒笑傲不知有者風吹帽落惹塵埃秖如今
日圓通與建山諸公作麼生舉唱良久云忽見南山
秋色好風光豈獨讓陶君
祈嗣上堂從佛口生從㳒化生得佛㳒分是㳒王子
如何是得佛㳒分聾卯生日戌生月芙蓉點燈來投
子喜不徹喜不徹若樸劉公太奇崛春色秋光兩袖
生丹桂枝枝撐着月
上堂碧落淨無雲秋空明有月許多閨閣中商量作

話說何如透出海藏人兩手呈來光洞徹不見大智
文殊客移一步看飛龍可笑小慧鶖子睜着雙眸如
跛鼈
葉爾亮慶母誕請上堂昨夜夢吾親父母恨無一物
奉尊堂醒來始覺身心幻獨有靈衷不可忘不可忘
男兒莫昧此恩光不見葉君能具慶椿萱舉案喜雙
雙斑衣可舞菽水堪將清機妙密空劫全彰滿庭玉
樹臨風皎繞砌金蘭凝露香秖如山僧作麼生慶讚
翡翠簾前還合伴兩眉珍重白毫長
甌寧黃巖上堂拈拄杖云燈心刺着石人腳驚得拄

杖鳴剎剎大索天下了無形蹤直得大海甒波須彌倒卓浛身化作螢籠揮今耀古而文彩不彰古佛變作露柱撑天拄地而針劄不着忽然有個芭蕉老大呼曰你有拄杖我與你拄杖你無拄杖我奪你拄杖又作麽生復卓拄杖云歷劫烏棲無影樹少林花發不萌枝

上堂拈一放一未是作家拿三道三亦非好手機緣合處針芥容投大浛現前天機自叶所以有忌諱無巴鼻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恁麽不恁麽總不得蚊子上鐵牛無你下嘴處無忌諱有巴鼻恁麽也得不恁麽也得恁麽不恁麽總得拔劍攪龍門風雷天上起諸仁者還知今日時節機緣麽揚道熈求授金剛寶戒為世出世浛故

辛巳春住福州鼓山湧泉寺上堂拈香竟乃擊如意云一擊響玲瓏轟喧宇宙通丹山飛彩鳳碧海起神龍若向這裏薦得更須知屴崱峰前有古今不墜之意且如何是不墜之意聻鼓山一枝聖箭子射入九重城裏太超然有路自通霄所以稱尊於處處直饒倔强太原孚莫能把斷於中路心折歸來捋虎鬚雪峰牙爪猶可怖與聖風高天下驚共詫不跨石門句

從斯浛語如湧泉師吼象迴追武步至我博山父與兒先覺後覺相承續攸入於此笑軒渠東土西天齊露布無非打鼓弄琵琶莫若會歸於一處且道會歸在那一處復以如意畫圓相云一花五葉此中開奕奕傳芳照天地

南禪碧池初度請上堂蚌含明月兎懷胎一點光生莫浪猜殃崛漫勞傳佛語聖賢不向殺中來諸仁者今日是甚麽時節南禪碧池公初度特於鼓山請杖入喧此石鼓舉揚第一義以報母難之恩且第一義作麽生舉有條攀條有例攀例

上堂師拈起如意云文殊仗劒逼佛為甚麽靈山五百比丘一時悟無生忍涅槃會上廣額屠兒為甚擲下屠刀便道我是千佛一數且道他提起底是放下底是直饒這裏透得過猶在圓通門外若要入圓通門乃揮如意作那吒展八臂勢云也須恁麽恁麽始得

上堂六陰剝盡一陽旋夜半泥牛耕石田天曉細看何所似新婦騎驢阿家牽阿家牽不肯前手舉珊瑚鞭笑看鬧喧天善財龍女齊打鼓觀音大士打鞦韆且道是甚麽時節天長地久獨斯先

東苑老行者請上堂喝一喝云這箇白拈凡宗門舉唱道箇甚麽一句須具三玄張三有錢不會使一玄須具三要李四會使又無錢有權有實瞞人瞞不識有照有用欺人欺到底復喝云且道圓通恁麽判斷臨濟大士還有出身路也無臨濟不是小厮兒浪公豈是閒和尚

地藏院上堂師擊如意云這一鎚會得大千沙界百雜碎又擊云這一鎚會得大千沙界圓陀陀且道會與不會意作麽生看看地藏菩薩來也手持金錫掌明珠惜死憐生入水泥何事忍心幽暗坐不令地獄即空虛咄是何言與不見一切衆生於無住法起諸生死而生死本無一切菩薩於無住法立諸誓願而誓願如幻所謂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夙債秖如誓願與業障如何得如明珠透悟去聻復擊如意云罔象過時光燦爛離婁行處浪滔天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一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二

門人　大成　大奇　等編

癸未住金陵靈谷寺上堂拈香祝聖畢白椎竟監院問蔣山虛席已多年今日吾師重布宣遂拂拈鎚即不問太平一曲若爲傳師云紫金山上撞金鐘進云恁麽則寒松一色千年别野老拈花萬國春師云合掌山門禮至尊進云木馬嘶風雲布彩泥牛吼月水波生師云徧是詐明人弄影維那禮拜起便喝師云紅爐飛片雪進云大地起波濤師云闍黎在何處安身立命進云和尚還見學人也未師云你須仔細進云翻身擊碎黃金鎖露出山河一片春乃以如意畫一圓相云會麽千聖頂顫上建法幢立宗旨方能振佛祖不傳之真機威音王那邊旋天關轉地軸始可提聖凡無犯之正令至於入鄽垂手臨難救人都如大醫王治脉調元唯扶血氣而延年壽又如大將軍伐謀制勝不動干戈而見太平是故我爲法王於法自在何有世出世間生殺定亂而不繇於神妙之先着哉且道承誰恩力乃能恁麽聻萬代金輪全妙密不彰實印定乾坤結椎下座

天界寺三方丈禪堂暨諸㳒侶請上堂師擊如意云一眞印現大㳒門開超日月之光華透乾坤之秘密萬化不能逃其性羣機無所遁其情葢善逝世間之有主則妙盡身心性命之無虧也故先皇統百王之至治集三教之大成以如來萬德十號而勅建天界禪寺爲善世㳒門特欲會盡千聖之眞宗以致天下之太平也議者以佛之戒律足以弼世爲不治不亂佛之禪定足以正身爲不言而信佛之智慧足以正心爲不化自化所以三卽一一卽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葢我震旦孔子稱賛吾佛西方大聖人之意

也秖如吾祖宗門下鸞鳳冲霄其誰能覩先彩如羚羊挂角何處得覓踪緜正當覿面全提卽三世諸佛不敢正眼覷着覷着則瞎却渠眼歷代祖師不敢赤體承當承當則殃及兒孫直得海底塵生山頭浪起木人拍掌石女謳歌底幾通得箇太平消息豈不見宗泐禪師初叅天竺廣智和尚智問國師三呼侍者三應意作麽生泐云何得好肉剜瘡智云將謂你有甚奇特元來無所得也泐便喝智擬棒泐拂袖而出於是頓見秘密㳒門而後大闡宗風以助無爲之化此非千古之大奇特哉如今善世諸㳒侶英材拔萃

不讓當仁拨入此宗其誰能敵且作麽生相爲撥轉上頭關棙子大千㳒界現全機

結制上堂諸佛不出世亦無㳒與人泥裏洗土塊何如金博金艮以事無一向故能振㳒大機昔日達磨大師初到金陵見梁武帝早已漏逗了也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云佛心帝主天然有在磨云廓然無聖師云撥開白霧透出紅輪帝云對朕者誰師云聖執未忘可惜蹉過磨云不識師云灼然帝不契師云也怪不得磨乃渡江過少林面壁師云這個沒孔鐵鎚復云諸仁者你看他一個如臨寶鏡胡漢自彰

一箇如拂吹毛聖凡絶跡達磨過後又有一箇寶誌公恐後不禁問帝云陛下還識此人麽師云這老漢惑亂人不少帝云不識師云較却些子誌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師云借紅羅扇遮面帝乃驚覺卽欲遣人去追師云鷂子過新羅誌云莫道陛下遣人追卽闔國人亦追不及師云誌公齒不關風自呈敗闕召云諸仁者這便是我初祖西來第一則公案也雖因舉古驗今實乃錐劄向上箇箇須是頂額喫痛始得不肰特地受人欺瞞去也更以一偈向上全提聖莫知電光石火較猶遲當機點得龍睛活破壁風

雷天下飛

劉水部蘇明府王孝廉請上堂威音王如來於空刼已前得一箇沒孔鐵鎚以爲鎮藏之寶命無知無識二臣子守之於是端拱無爲得大受用當能出生諸佛而諸佛不能授傳當能降伏諸魔而諸魔不能窺測所以一切衆生雖沉沒生死而不爲生死磨滅至有賢聖能超出治亂而又於治亂游戲者是皆承此沒孔鐵鎚之力也昨夜三更紅日現時二臣子偶生奇特希有之想欲誇耀於人忽被無明業種大王一時將此鎚攝去及乎天曉威音王摸索不着乃忿胸

大怒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沉驚起釋迦彌勒揭古掀今文殊普賢追凡窮聖竟不能得及至求告於毘婆尸佛正當無可奈何之際值我金陵大護法宰官居士暨諸法侶入靈谷山請杖人舉揚向上事以明治亂之機杖人方陞座如意子驀然跨跳上三十三天高聲大叫曰諸佛子莫癡迷其誰曾失沒孔鎚從來天下元無事祇爲奇怪人亂之莫攪亂無明自化爲光煥依然半夜日頭紅鐵鎚是甚乾屎彈

師誕日上堂乃舉如意示云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若向這裏薦得則世出世法皆從此透去也且作麼生透父母生我身生前誰是我知我未生前親恩可報也國土立我身誰爲立土者能了此立人君恩可報也師友出我身此身如何出真得出身路師恩可報也佛法明我心何以明心法能明此法心佛恩可報也衆生及魔外能成我道果度盡能度人無恩不報也雖然如是可中還有次第同別也無若是個人直須一一透過始得若乃拈一放一不是作家拿三道三豈是好手直饒就裏能抽骨明中不展眸須知更有一人不肯在畢竟如何透得聻虛空不假鉗鎚煉日月常旋天地機

元旦上堂看紫金山中炤耀日日無私大寶殿上光明時時不昧天地不能掩其質劫數莫能移其精佛性之妙義昭然時節之機緣自至今當木宿揮鞭泥牛運步踏出故鄉田地放開格外春風所以帝登寶座發政施仁朝野協和神人欣悟各證性命之當共樂無爲之化萬國仰呼嵩嶽聳聖明仁壽與天齊

陳光祿請上堂向上機關一撥便轉十方慧命一點即通我今將此如意子攪動四大海使一切蛟龍魚鼈妖怪等皆知以水爲命諸仁者魚龍是有情海水是無情如何有情却以無情爲命祇如能知之心與

所知之命是同是別乃擊如意云看看山門騎佛殿向汝諸人鼻孔裏去也阿剌阿剌若向這裏打得個大噴嚏管取你見百草頭上不動干戈定太平鐵壁崖前迸出華嚴眞法界

上堂過去心不可得萬里山河憑點墨未來心不可得千古老鴉一樣黑現在心不可得天上有星皆拱北取不得捨不得相逢誰是知音客雖然向下文長須看一則兩則世尊乞食歸空生特地歎希有德山托鉢出巖頭皮裏作陽秋一箇感悟流涕空谷生春一箇撫掌呵呵吹毛露刃雖則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爭奈車不橫推理無曲斷還有向這裏作得主麼兎馬有角牛羊無角

上堂師拈如意示云會麼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穿過諸人鼻孔去也饒你能衝流度刃疾燄過風到這裏不論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不見淸涼法眼禪師初開堂日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舉唱眼曰大衆旣盡在這裏山僧不可無言舉一則古人現成公案去也乃云珍重便下座這老漢大似臨嫁醫癭轉見醜處敗露雲門大師上堂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原是箇饅頭這老漢卻似大蟲戴紙帽好笑又驚人且道此二老如此舉揚還有出身路也無逢人須說十分話莫負平生一片心

大司禮請上堂天地有眞性知性方能立命古今有大機知機始解通時知性而不知機靜沉寂滅知機而不知性動落支離性機不失其嘗正偏妙叶動靜不違其旨時命雙超所以有時寒則普天寒貧者賤者思向紅爐火邊攢有時熱則徧地熱富者貴者長向淸涼亭上歇有時天也不寒地也不熱忽然撞箇師姑是婦人踏着秤鎚是生鐵這裏也有文章經濟

也有道德功業也有性命宗旨也有生死秘訣黃面老人四十九年費盡分疏碧眼胡兒十萬里來難爲辨別更若如何若何轉見傷龜恕鱉若能一切現成自然合他古轍雖然如是也須知箇時節且道是甚麼時節寶鈴迥出空中響震攝閻浮同異心

千秋節上堂師以如意畫○相云會麼迥日輪而叶夔夜半正明乘象駕以按機曉來不露天然貴胤纔生卽指顧稱尊正位靑宮初立便紹承大統優曇示現長春之花蓂方新寶祚隆膺億代之本支遠茂繼天地祖宗之慧命啓朝廷社稷之光輝今當皇太子

睿誕之辰特陞座舉揚慶讚永祝千秋同日月曾瞻
萬壽等乾坤

甲申祖堂結制上堂如天普覆如地普擎如日月照耀如時序運行魔外無因而得執計佛祖無因而得證盟既肰如是這裏又特地結制作麼從來海嶽歸王化也要人民見太平

上堂問法王登座龍象交參三墮明宗請師指示如何是類墮師云狗藪揞走陡進云如何是隨墮師云賊側勤則華進云如何是尊貴墮師云珍中鄰陳嚚進云未審學人如何用心即透此三墮師云打皷鼕鼕震大唐乃云虎跑泉畔煙鎖幽林佛字巖前月窺古洞千載風光不昧特地開眼其誰昔牛頭第七世徑山道欽禪師因馬祖令人送書到師發緘見一圓相乃於相中著一點却封回忠國師聞之曰欽師猶被馬師惑諸仁者何處是被他惑聻若向此中透得便見三老如摩醯首眼竪亞縱横炤徹乾坤一道平等會麼驢駝馬載無人識踏上崑崙最上頭

上堂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事故無一向何妨垂隻手諸仁者不可作尋常茶飯看須知有古今一眨逈出尋常流公案以作法施昔臨濟大師云第一句薦

得可與佛祖為師第二句薦得可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還有薦得此三句意旨麼山僧却有四句前三句不敢舉似何故第一句能令人七顛八倒不敢舉恐汝等皆七顛八倒忩我亦禁制你不得又誰奈你何第二句能令人昏天黑地不敢舉恐汝等皆昏天黑地忩悶殺了你教阿誰償命第三句能令人大徹大悟不敢舉恐汝等皆大徹大悟打筋手忩了吽那箇守這禪堂若恁麼則第四句可以舉似乎且緩着此時天氣炎熱人命無常得坐且坐得行且行五月二十九昨日已過了臘月三十日大盡尚遠未必閻羅大王即吽你們還飯錢但自耐煩切莫性燥燥則打破汝頭畢竟第四句作麼生大喝一聲云剖心不用刀

上堂大道原來絕異同無功勲處立奇功魔宮虎穴能穿過掉臂歸來笑自濃復舉甘贄行者一日到南泉設齋黃蘗為首座甘曰請施財蘗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若恁麼爭消得某甲䞋便將下去須又復來曰請施財蘗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䞋師云你看南泉門風壁立萬仭黃蘗作略坐斷聖凡甘贄機鋒善能殺活雖然如是不免各自把定要關

未有天然尊貴事在何如我圓通高坐湛公爲之支撑高道特地設供不分大小親疎平等一例行䞋可中更無一人敢居功恃德以巳方人且道還有爲人處麽不因今日事爭識古人心

鳳林上堂二十七年中兩度曾到此今還特地來誰是舊知巳莫是吹布毛底古烏窠麽須是會通侍者始得莫是問佛法底白侍郎麽須是八十老翁始得莫是重陽九日菊花新麽須是汾陽老漢始得莫是牛頭一枝今當重于鳳林橫出麽須向杖人良久處透得不觸不背始得雖然今日得到鳳林全是姚愚谷前年於廬山先與諸公通一消息相挽始得從金陵一路來此以酧勝願其鴛鴦繡出妙在金針不落文彩更須着眼祇如杖人旣巳親到與諸公親見了也就中還有親切提持事也無明聖湖中龍躍起越王臺上鳳飛來

師到龍門石雨大師請上堂石雨大師問君臣未定賓主先分賓主叶和如何開示師云彩霞籠玉像個裏自分明進云祇如低處低平高處高平又作麽生師云顧鑒本無私天然成照用雨顧衆云畢竟是這老漢師云也須法兄證明僧問佛祖近傍不得的人

未審和尚如何與他相見師云腦後着雙眉進云莫這便是相見處麽師云蹉過了也進云此邦不入彼邦不居且道他居何國土師云頂門突出進云杲日當空又作麽生師云誰敢妄自瞻仰乃卓拄杖云爲訪同人度遠峰龍門聳峻賴孤節相逢不更傾心膽共看浮雲弄太空諸仁者正當浮雲弄太空時作麽生到這裏縱是明眼作家誠難話會在今日徑山特訪龍門承堂頭法兄及諸禪侶深用激揚宗旨命登此座不免客聽主裁相席打令去也還見龍門風景殊特麽蓋主人立處高巍會同雲月谿山之同異可中嚴密妙盡君臣偏正之尊卑孰有門庭施設堂奧深微能過於是以故門下英才濟濟克紹芳規大法振興正未艾也又何有浮雲之弄太空哉雖然如是古人云萬里無雲靑天亦須喫棒今此浮雲弄空我與法兄當何處分使彼爲霖爲雨去好知淵默有眞龍

甲申冬住杭州徑山寺上堂拈香祝聖畢白椎竟師以如意畫圓相云會麽大圓照內凡聖交參雙徑峰頭人天圍繞到這裏文不加點新長老祇好證盟雖然如是也須是頂門具眼肘後懸符底人始承當得

昔唐朝本寺開山㳒欽禪師道風聞于京師代宗皇帝遣中使詔至闕廷咨詢㳒要同弟子之禮一日師見帝乃起身帝曰禪師如何起身師曰大檀越何得以四威儀見貧道帝大悅謂南陽忠國師曰朕欲賜欽禪師一號國師欣然奉詔賜國一焉師辭歸山帝曰彼地衆生當得度與此地衆生何殊師曰實無有一㳒可度衆生者帝益深重之諸仁者你看他一個佛心天子一個㳒眼宗師一唱一酬如兩鏡相照是㳒平等妙密圓明然山僧既膺㳒席正當於黃金殿上揭開日月之光華白玉毫中指出古今之王宰一

人有慶千載同風世出世㳒了無彼此且開堂祝聖共致太平一句作麼生道金輪迴出中天照萬世謳歌頌聖明結椎下座

結制上堂舉妙喜禪師云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屋裏坐趙州和尚吐心吐膽恁麼告報也還有知恩報恩者麼師云大小妙喜不識好惡盡大地人被趙州老漢剜了眼睛鼻孔將箇無位真人推下萬丈深坑至今求出頭不得徑山別出隻手救拔他厺且作麼生救拔金佛須度爐木佛須度火泥佛須度水真佛不許他在黑山下作鬼家活計

直教他劍刃上行火焰裏走入生死流闢聖凡路顯全機大用向如意子頭上續佛慧命厺會麼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手眼更須叅

除日上堂舉趙州一日到僧堂後見一僧曰大衆總在甚麼處厺僧云普請厺州於袖中取出利刀遞與曰老僧住持事繁請上座爲我折倒便引頸向前其僧驚走師云趙州老漢生平血性爲人末後要尋個英烈底作個結果不期遇這跂死禪和反成一場敗闕這僧祇圖一時脫根那知撞着冤家路窄即欲逃厺其如天網恢恢當時若能將計就計便援住云學

人亦怕常住事繁正求這條路不得幸和尚有此快刀先將學人倒斷然後待學人倒斷和尚這僧果能如此祇應趙老無下手處亦特地欺人不得汝等且道此僧性命既斷如何又能斷趙老性命若向這裏透得則知臘月三十日於生死結交處自有出身活路其或未然北斗藏身人不見驀然踏破也還難

覲音殿上堂古佛堂開不二宗杖頭指處盡圓通新年佛㳒如何道萬壽峰前祝聖躬且道祝頌意旨作麼生龍圖統御三千界鳳曆弘光萬世隆

蘇司禮初度請上堂東海曉雞鳴南海紅日湧雙徑

頂門開一輪天上逈秖如光明普照與光未發時還有同別也無若向這裏會得始知吾人已生後與未生前曾無變異所以傅大士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秖這不凋的人阿誰不有直須深參實究一朝打破羅網始得定國安邦畢竟如何爲公助發聱寶杖振開空刦夢超然頓醒主人公

湖州陳公薦室請上堂諸佛與衆生說了生出死之法細刮龜毛付與人衆生向諸佛求安身立命之方擊碎太虛重砌起只此迷悟兩重關誰見空花生雖嚼復舉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問曰屍在此處此人何在一女云作麽作麽衆女皆悟無生師高聲云諸仁者若向這裏薦得不但知自已性命落處則世出世間情與無情蠢介羽毛蜎飛蝡動皆了元因雖然點即不到到即不點天上人間惟自知覿面全提如電閃

結制上堂盤山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云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妙喜云向上一路熱碗鳴聲徑山又則不肰向上一路天下太平既如此又結箇甚麽制也須到這裏囫地一回始得

杭州妙香諸善女請上堂卓拄杖云看看徑山拄杖子放白毫相光吞却東方萬八千世界了也若凡若聖若依若正如黑漆桶裏相似直得彌勒騰疑文殊決義到這裏一些分疎不下獨有八識藏海龍女一念瞥然頓破妄執透出妙性明珠便乃立地轉女成男向南方虛明境界作大佛事若向這裏薦得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說甚麽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不得透脫還會麽雪滿千峰白天晴路不迷姨姨娘姊妹嫂嫂阿哥妻卓拄杖下座

乙酉春住杭州淨慈寺受方相國張無臺請開堂陞座白椎竟良久云會麽威音提宻印法界盡稱尊兩輪交互照永啓大明門諸公到這裏直須別起向上眉毛立定向下脚跟於自已歷歷孤光不可昧滅處薦取始知永明體露宗鏡心開洞徹古今輝含刹海魔外無能逃其跡死生不足亂其神爲佛祖之鑑衡作人天之眼目更須知別有天然貴特之旨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拈拄杖云揭開日月爲天眼指出須彌作壽山

佛誕日方相國請上堂師拱手云會麽恭喜諸公人人頭頂天脚踏地眼放光鼻出氣從古以至如今未

會絲毫變異道個本來是佛自已糊塗更若向外馳
求轉成鈍置當年悉達太子纔生下來不守本分誇
張尊貴遭他傍觀不肯却成一場笑具既然如此今
日淨慈爲甚安禪結制舉揚宗旨不見道藥因病險
製尤奇劍爲仇深磨更利喝一喝下座
吳太史葉工部請上堂鸞鳳冲霄不留朕跡蛟龍出
海別有威神誰能到這裏窺其風彩測其隱微雖然
如是事無一向世出世洆有共有不共果是透過向
上大事底人已無凡聖生死影像可得故乃深入生
死同其憂危之根在彼實超超乎世出世間影象之

外也所以在天同天而非天在人同人而非人在異
類同異類而非異類在尊貴同尊貴而非尊貴故能
弘開不二洆門會歸性命宗旨而致君堯舜之上措
民熈皡之間全機大用解脫自繇還會麼春歸華嶽
千峰秀風起滄溟萬派奇
陳水部請上堂覿面全提不勞打筭兩個五百原是
一貫會得撩起便行不會重添公案那個是撩起便
行底昔宋時陳瑩中諫司立朝骨鯁有古人風烈甞
留心雜華有所詣因質正靈源清公清曰須離心意
識叅出凡聖路學始得公承示久之開悟有偈曰書

堂兀坐萬機休日煖風和草木幽誰識二千年外事
如今只在眼睛頭諸仁者還會得眼睛頭事麼果若
會得則風柯月渚皆契玄機煙島雲林咸提玅旨又
何心外別有洆哉今梅臣居士深究永明宗旨竭力
贊與淨慈可謂前陳後陳千載一貫也山僧作麼生
相爲公好亦有偈曰百草攙槍戰未休心隨境轉孰
能幽機前薦得太平意日照山河在杖頭
丙戌住淮安檀度寺結制上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
金剛手裏八稜鎚踏着𥻘鍾硬似鐵一朝風月萬古
長空江淮波浪雖相似熨手烹茶銚不同喝一喝下

座
王大來戶部湯右君孝簾請上堂乃云天地之心無
私而化育萬物聖人之洆不二而保合太和心是無
私之心範圍天地而不過洆是不二之洆叅贊性命
以無違果能如是扶顛危而復正率殊異而同歸又
何難哉復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和尚云弟子家中有
一片石亦甞坐亦甞臥今擬鐫作一尊佛可得否泉
曰得陸曰莫不得否泉曰不得師云南泉一對眼爍
破古今三寸舌殺活天下何故隨風倒柁問得荅得
問不得荅不得陸大夫於威音刦外拈出本地風光

以驗作家就中一片頑石誰能覷破還有知他二老
落處麼金鎚撥出娘生眼玉笛吹開太古音直下洞
明尊貴事共相贊助太平春
靜川上座請上堂見麼石火與電光結個同叅友驀
地問空王生死如何了父母未生前還有安立否教
外別傳機作麼生得取空王震威喝石火顛倒走亦
復打一棒電光全不有驚得南泉猫咬殺趙州狗庭
前栢樹子藏身於北斗拄杖趂不及怒作獅子吼寒
山拾得笑呵呵豐干老子饒舌不落瞿曇之後簡點
將來却是木扎羹鐵釘飯使那沒面目衲僧與那胡
張三黑李四一個個喫得飽飹飹地曰希有希有便
下座
正觀如是二法師請上堂世法出世法各有時與機
時機如湊巧悟發自神奇北溟有鯤忽而化鵬怒而
飛水激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水力耶風力
耶造物之所使耶畢竟承誰恩力而怒其誰耶昔長
水法師問瑯瑘和尚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
地瑯瑘憑陵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長水
言下有省這瑯瑘老漢雖能以機奪機爭奈只有殺
人刀而無活人劍長水雖則悟去爭奈落在法身邊

未知有向上關棙子在若問我徑山清淨本然云何
忽生山河大地但呼云座主待應諾便向道當時渭
川叟八十遇文王後持的釣竿子分付與誰渠若向
這裏悟去更不作開眼屎牀漢便捋虎鬚又何肯落
他窠臼哉雖然末法之際求如恁麼人也難得清淨
本然一句話誰不能知誰不解講果能如彼于此語
痛起疑情終有開發日也茲正觀法師前日謁山僧
有感特請舉揚宗旨山僧昨問公作甚麼來曰曾叅
竹篦子話未得親切山僧曰如何太原孚上座纔得
輙講于聞鼓角聲處便道更不敢扭捏娘生鼻孔公
如是益疑故今特拈長水公案以助發其向上之機
使公果于此宗如結寃讐痛奮不已則自有囫地時
節如鯤怒鵬飛不亦超然出凡聖之外哉乃擊如意
云會麼正令全提處英雄好轉身
上堂上不是天下不是地南北東西無定位十字街
頭石敢當天涯走盡無碑記忽然撞着露柱兒拍掌
呵呵說妙義說甚麼玅義教訓三世諸佛不得弄精
魂指點歷代祖師休得無諱忌直得㸌奴白牯跳上
虛空乃稱讚云善哉善哉蔴三斤乾屎橛十八女兒
不繫裙三脚驢兒夭蹄行會得直下成佛不會領取

下文

上堂一二三四五禾山解打鼓六七八九十楊岐橫楖栗哽殺須彌喉嚨出虛空汁既是虛空爲甚麼嚌得出汁紅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雲石禪人請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舉起不會祇畏麻纏如何是生死事上天無路如何是本分事利刃切豆腐如何是向上事努力殷勤空裏步如何是道撥碎紅塵闊浩浩如何是禪痛將頑石着油煎如何是自己作得主若是跛猫兒也解捉老鼠如何是得自繇拔子提來的是油果然會得有意氣時添意氣其或未然趙州衫子是青州

居士請上堂至誠可以格天眞參必然妙悟不見誦苕箒人一旦心花發露大聖有所不知可與造端夫婦天機只在目前旁煎各自有趣所以肉案頭邊擲下屠刀更無一塊不精爭鬧市裏驀地一拳打着沒面目漢雖則獨事投機要是肯心倒斷有漏笊籬無漏木杓大乘井索小乘錢貫一副陳爛葛藤千古奇特公案向這裏薦得則心地清明事理光顯火裡蓮花朵朵開不出塵勞登彼岸

祇樹上座請上堂突出神難辯拈來鬼也愁聊通消息子接取斷途橋且道如何是斷途橋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寒則思衣饑則思食于諸妄心亦不息滅順之則喜逆之則嗔于妄想境不加了知挑花見紅李花見白于無了知不辨眞實大者是兄小者是弟諸仁者祇如山僧恁麼着語還與隨順覺性意旨有同別也無禾山打鼓雪峰毬俱胝逢人一指頭若向此中能薦得更嫌何處不風流

解制上堂今當解制之日是誰通此消息惟有兩堂聖僧用盡娘生氣力致得拄杖子起佛見法見彼山僧一捏碎爲微塵撒向十方刹土其有見此塵聞此塵者皆得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其塵點落處皆成大菩提樹而新悟入菩薩于此樹下成等正覺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汝等衆生應如是知如是見雖然莫將容易得便作等閒看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二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三

門人　大成　大奇　等編

丙戌冬住金陵天界寺上堂拈香白椎畢師良久卓拄杖云會麽過去諸佛呑盡鐵丸心已爛退步一邊未來諸佛欲上刀山脚未登齊立下風現在諸佛鑊湯滾處正翻身聽令有分秖如今日新杖人又作麽生不行諸佛行不受諸佛報聊借此戲游以闡解脫道三世諸佛性命在杖人手裏杖人性命諸佛摸索不着所以放行也繇我把住也繇我不放不把也繇

我須知放行也大地山河心眼露白牯黧奴笑不休把住也鐵壁銀山風不通黄頭碧眼呑聲氣不把不放也横拈拄杖當軒坐殺活古今人不知雖然如是也須有異方便助發第一義昔裴相國一日捧一尊像跪於黄蘗前曰請和尚安名蘗呼云裴休公應喏蘗云爲汝安名竟杖人曰這兩箇弄泥團漢互相鈍置不少若是杖人見他請安名但震聲一喝使他兩手放下翻騰而去也若作裴公見他云爲汝安名竟便好將像驀面一擲使黄蘗通身手眼無所施設杖人如此也不是埋沒他何如我天界諸公人人鼻孔撩天箇箇脚跟點地又何待依草附木而弄精魂以自昧其本分乎會麽五色彩霞籠玉像超然一句報昇平

蔡司馬顔農部沈侍御請上堂當央直指未免誵訛出格全提却成鈍置何似春日融融消落銀山之雪春風拂拂吹開鐵樹之花木人得趣以高歌石女知音而密和此段天機太煞超絶正當恁麽時釋迦熱肝膽達磨冷眼睛與山僧開拄杖又如何分付噫到這裏也須是箇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底漢子轉得身來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拈一莖草作丈六

金身拈丈六金身作一莖草方可與他通此消息從來海嶽歸眞化未有乾坤陷吉人

風雋薦蒼森禪人請上堂盞子撲落地碟子成八片斬釘截鐵人不肯通一線昔龕上座住山這漢太孤絶生一日賊來索寶撞着對頭也龕云僧家之寶非君能用猶弄死蛇在賊云你但將來管我能用不能用迫得鮎魚上竹竿龕震聲一喝果然果然賊大驚揮刀便砍痛快痛快可惜這賊一場懡㦬去也蒼森禪人嘗參天童諸老每於棒喝下不能頓斷命根去年偶遭奇禍直得一刀兩段今日其弟與諸道友特

請薦拔他若要我薦拔更須與一刀何則懸崖撒手自承當絕後重甦欺不得

諸薦紳請上堂一不成八不就任穿鑿不漏逗勘得破呵呵笑且道笑箇甚麼笑他跛脚老雲門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將山門來佛殿裏拈佛殿向燈籠上這漢移星換斗即不無若是此寶三生六十刼也未夢見在或有問山僧如何是此寶向他道天晴日頭出落雨地下濕啞子喫黃連誰知甜如密

圓通社萬緣社西方殿請上堂佛殿裏燒香山門前禮拜鐘樓上念讚牀脚下栽菜若也會得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賞你一箇沒孔鐵鎚若也不會八稜着地一竅通天賜你一掛寬皮腰帶常啼菩薩賣心肝無厭足王好捏怪觀音騎得三脚驢撞倒街頭憨布袋憨布袋笑呵呵一毫不了萬般差薦得西方日出卯便能火裏種蓮華

無為州懶子請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秪如無為作麼生學心作麼生空心空之後又作麼生一人曰夜來有一大變事十字街頭一口井不知被誰偷去了一人曰怪道我早起開大門只見街頭上濕一人曰不必忙我遣虛空去追捕他怕他走向草裏去不成一人曰莫道虛空去捕他直饒遣萬象森羅去敢保你尋他落處不着一人曰你這一隊大妄語漢一箇箇好與痛棒三十一人曰你這不通漢的痛棒叫阿誰喫六人爭競不下乃共告訴於沒蓋藏大王大王呵呵大笑曰聽訟我猶人也安得必也使無訟乎我今為汝判斷汝等當自悟之斷曰脫殼靈龜上酒樓從來醉不解眞愁忽聞妓女一聲曲你若無心我也休我若休與你腰纏十萬貫大家跨鶴上揚州

解制上堂刻期取證何如畫水成文解制忘機孰能懸崖撒手到這裏須知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不見古人此處經冬彼處度夏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好與三十棒直饒一箇箇卸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做箇洒洒落落衲僧也須透過向上關棙子始得如何是向上關棙子倒得門前刹竿去不風流處也風流

丁亥住金陵大報恩寺受陳侍御蔡司馬諸護法請上堂拈香白椎竟師召云還知你各各自己徹底無私最尊最親的正法眼藏麼雖然爭奈黃面老人於

百萬人天衆中付囑迦葉一人皆好與三十棒何得以常住公法私相授受山僧不敢蹈他故轍乃打圓相云這個便是最親切的正法眼藏且道又作麽生相付金輪迴出中天照大地同成妙法親

上堂有時相逢不相見有時相見不相逢東山起雲西山雨南山燒炭北山紅無位眞人面門出入沒縫塔子透徹玲瓏現成公案好與痛棒三十禮拜了退一任齊立下風吽吽太平日月無人識大坐當軒吠浪公

上堂杖者笑呵呵諸人還會麽眉毛繞别起鷂子過

新羅既已過莫吟哦且喫雲門餅再飲趙州茶打起關南鼓唱出德山歌阿呵呵會也麽墻角一株梅生得兩個乂未結黃金子先開白玉花卓杖下座

上堂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日頭東畔出炤見十方諸如來個個眼前黑似漆因甚個個眼前黑似漆秖爲覿面相逢不相識尋珠不必翻海求玉何勞鑿石知亦不可知得亦不可得木馬嘶開碧落天泥牛踏破澄潭月汝等畢竟如何切忌眼横鼻直遂拈拄杖下座

師誕日解制陳侍御金沙諸大宰官請上堂杖人今年五十六自愧生平如轉轂欲求天下知心人使我此宗無斷續痴人面前不待說夢有智人前亦須愼獨不輕以楔出楔豈易以毒攻毒此番解制如何就中有飛有伏罔象自獲神珠卞和無勞泣玉且喜牛在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中東觸西觸驀肰觸着須彌燈王呵呵大笑一聲直得輝天炤地徧界是曇花馥郁諸公以此祝予予亦以此自祝願我大衆精勤各自乘時納祐

掃浮山遠祖塔上堂卓拄杖云會麽過去諸佛祖沒奈這個何既已藏身退步未來諸佛祖沒奈這個何

不敢冐命出頭現在諸佛祖沒奈這個何直得浮逼逼地且道這個是甚麽得恁麽威力復卓一下云你知這個能出生三世諸佛祖是三世諸佛祖沒有奈得他何者麽設使有個不惜性命底出來便好喫杖人痛棒何故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戊子住蕪湖吉祥寺上堂趙州云有佛處不得住這沒膽量漢若是杖人偏要此中安住如有古佛如來却教他與杖人提瓶挈履指示他解脫法門州又云無佛處急走過這沒機用漢若是杖人偏要此中從容如有邪魔外道却教他與杖人酌水獻花指示他

秘密法門何則不見道舉頭天外望誰是我般人也
須知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始得不肰繫驢橛漢又與
麼去也何處有恁麼事
奉新嚴省齋請上堂卓杖云横拈拄杖咲呵呵徹底
風流奈若何慚愧古人無伎倆大家撞入葛藤窠古
人爲甚麼撞入葛藤窠秖爲他要與人通消息何則
若棒能與人通消息則盡大地當連架打去若喝能
與人通消息則盡大地當雷轟霹靂去若言語機鋒
能與人通消息則盡大地之乎者也夢想顛倒去秖
如西江嚴省齋居士到此還與他通消息麼好看旭
日臨青嶂喜對山河炤眼新卓拄杖下座
比丘尼請上堂踏着秤鎚渾是鐵啞子得夢向誰說
驀地醒來眼忽開珊瑚枝枝撐着月昔歸宗和尚座
下有僧大叫云悟也悟也宗上堂召僧云你悟箇甚
麼僧云師姑原是婦人做宗呵呵大笑歸方丈這老
漢通身手眼若不見此僧眞個透切如何肯放過伊
今比丘尼偕祝夫人請山僧指示教他轉女成男立
地成佛巳是不着便也更指示個甚麼此僧自悟則
巳如何說師姑是婦人會麼脚頭各有通霄路肯向
他人行處行

上堂師舉手云會麼拈得虛空撒向人撒向人前人
不識臨濟德山觸着之直得東壁打西壁打得來避
不及有言時如寶劍拂揮無言時如轟雷霹靂没踪
跡處莫藏身藏身處却沒踪跡所以古之今之無能
通此消息既無能通此消息爲甚麼無位眞人在汝
等面門出入你若擬議是甚乾屎橛下座
住太平無相寺上堂會麼須彌山舞紫金襴四大部
洲齊合掌笑殺靈山百萬人迦葉儼肰無伎倆空王
佛不惜眉毛出來白椎曰法王之法更無有上於是
大千世界有情無情及萬象森羅蜎飛蠕動皆作獅
子吼放大光明汝諸人還得此消息麼得則直下而
去不則庭前露柱咲呵呵徒把機關說與他
大音惲道生大劍唐祖命二中翰皈依請上堂蔡五
岳云三界是大戲場究竟傀儡係何人提弄杖人云
十方爲空棋局始終着子繇自巳主張有能於此問
荅透去不妨縱横自在更須知有向上關捩在不見
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少時養一鵝於瓶中漸見長
大如何得不毀瓶而令鵝出南泉召大夫陸應諾泉
云出也這老漢只知欲使人出瓶不知自巳被語瓶
轉却若是杖人待彼應諾但云瓶在那裏豈不令他

超然神解一任逢場作戲當局能提又如古調發音天阿出匣則其全機大用無有不妙叶也一呼震醒威音夢古劍揮來凡聖驚

惲道生內翰薦嚴請上堂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牡丹花下睡猫兒向上之機須自悟諸仁者父母生子於未生前父母不知子生於父母未生前子亦不知父子不知故以恩愛而成能生所生之因緣父母旣生子後養育之恩大於天地子旣生父母後親愛之至性與天成有其身者不敢遺其親有其親者不敢虧其身不遺其親不虧其身而能全其生身之本此眞

世間之奇男子也惲道生孝友慷慨人所共推嘗參三峰大師於此必須知其源本今是先嚴參軍生忌特請杖人舉揚宗旨此中生意貫通世出世法之妙何則乾爲父兮坤爲母乾坤交而生六子六子交而萬物生萬物化生生不已生不已原始反終只此子世尊心悟證無生孔子朝聞夕可死死而不死生不生聖凡界外任縱橫惲公能悟此生意百尺竿頭進步行一口吸盡西江水聽取日午打三更

陶自淑奉拄杖請上堂師舉杖示云我有能無法界之有我無能有法界之無我放能收法界之放我收能放法界之收使迷不能迷使悟不能悟在聲色而超聲色在異類而超異類在尊貴而超尊貴雖然別有一條根抵也須向這裏斷却始得

上堂古佛空王傳正令揷草交蘆齊選聖十字街頭石敢當儼然入會求盟證文殊問獲何圓通昂首仰天渾不應頻使枯木與寒灰發燄生花明自性明自性如今四海淸如鏡一句靈然定太平個個超凡還入聖汝等諸人到這裏也須辦個鐵石心腸莫被他石敢當瞞定

王季優請上堂有事切於心寤寐亦耿耿兢裏未分

明終須求大惺忽然惺却笑罔明文殊徒向空中掘井君不見王季優夫婦同驚生死事求子指示誓同修明明祖師意明明百草頭火裏蓮花能結子别有風光世不儔

上堂豁開戶牖當軒者誰靑霄散彩白日揚輝丹霞燒木佛却向寒爐添炭翠微供羅漢何似閙市鼓吹馬大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正是如蟲禦木偶爾成文薛與凡祈嗣特向靈山飯十方賢聖端有感應會麽爲兒不識承渠力養子方知父母恩

庚寅住棲霞寺上堂卓拄杖云三十年前在此金陵撥着達磨脚跟三十年後在此攝山刺着㳒度鼻孔直得千佛嶺撥破面門舍利墖裂開眷曉智者九旬談妙不覺咬斷舌根素菴半個秤鎚俄然迸出心血今日杖人到來與你諸人喝開向上一竅振動十方刹塵各各眼光爍破古今聽我全提正令遂喝一喝下座

觀音殿上堂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䭔子三脚猢猻夜簸錢洞山老祖劈腹剜心與天下人道破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獨

有三寸舌錐殺三世祖師無出氣處今日不肖兒孫爲他別通一線貫圖門風遠振㳒乳長流且道如何通一線厺卓拄杖云震旦雖濶無別路要假英奇杖下行

結制上堂拄杖子與三世諸佛作個同參至於向上句末後句未免匿怨而友其人攝山與他作個明證以全此結契直得大唐打鼓新羅作舞南山起雲北山下雨無孔鐵鎚走向鑊湯爐炭裏藏身將謂衆苦不能到那知禾莖粟幹上頭長三尺頸短二寸底漢橫按鏌鎁不令與聖凡躲跟要他向荊棘林中轉身

夜明簾外稜步打破靈床底酒顛漢尚不放過何故今日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卓拄杖下座

上堂歸宗斬活蛇圓通賣死猫徑山躍鯉魚淨慈捉飛彪各有全機大用何妨隨處風流自古祖庭多創於義學郎彼仙苑嘗揷佛標此山開闢已來幾經教觀㳒席時節機緣有待金地仍以手招秖如今日建立我洞上宗旨又作麼生覩影便能微咲厺拈花不落箭鋒機

解制上堂鐵生銹自食其鐵珠生光還自照珠同是天地所住何一物自生自滅一物自生自全有能辯

得許他具一隻眼僧纔出師便打曰自生自滅漢僧云某甲未開口如何便打師云你還知這一棒麼僧云謝和尚點省師又打曰賺殺一船人僧云過在何處師云不關汝事且退三千里外師復顧衆云攝山今日失利乃擲拄杖云且救取這一半

壬辰再住金陵天界寺結制上堂拈拄杖示云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驚起鐵崑崙高聲叫奇絕何奇絕乾峰拄杖畫斷十方路頭雲門扇子打翻㳒界門戶直得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三十三天洪波浩渺大鵬展翅直取龍吞若向者裏奪得此拄杖子則一任

他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面八方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總不恁麼來時正好和盤攧却且道汝諸人向何處安身立命復喝一喝云莫怪儂家多意氣要君蹤轉上頭關卓拄杖下座

師居毘盧閣方丈張綠雪陳旻昭請上堂以如意畫圓相云會麼毘盧遮那如來於此中不動眞際與十方諸佛作一處而塵塵剎剎天人羣生所立無不卽此一眞清淨圓滿莊嚴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所以法界莫大於此中十方無處覓虛空聖凡莫尊於此上法王有師佛有父古今莫間於此時感應全憑有大機不見我洞山价祖於雲巖老祖處悟得渠我一如權開五位妙叶全提曹山寂祖於寶鏡三昧悟得無變異忿忿亦不變異妙唱嘉猷拔諸邪見雲居膺祖於秖這是中悟得門裏出身身裏出門乃知向上一路尊貴各別於是敲唱迴出當時而立門庭堂奧有正偏君臣父子主賓功位王種臣種內紹外紹三綱宗三滲漏三墮四禁十玄門以辨魔揀異全提千聖不傳之秘妙叶世出世間之宗直至山僧久然斯要普集佛祖宗教大成會通法界聖凡而歸於毘盧之性海也今日機緣時至將見六種成就還有會得主中主麼擧如意云大千種滿菩提樹處處春開五葉花

師誕日棲霞咲峰耿首座請上堂乃擧如意云花開千樹覺夢斷兩番清試問威音事恰然咲自盈不見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又僧問雪竇竇云千峰寒色雨滴巖花又僧問圓悟悟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秖如此三老古荅話還有同別也無設使問着德山臨濟不知作麼生秖對他莫是當頭一棒麼莫是劈面一喝麼莫是用祖師巴鼻宗門牙爪敲唱雙行麼噫也須有個出身活路始得設使問着我杖人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秖云逢人不得錯擧或更問如何是天界出身處秖云逢人但恁麼擧或更云便恁麼去時如何秖云三千里外摘楊花呵呵會也麼孔子不識丘乙巳所以温故而知新上大人以能可知禮則亦可以爲師矣復擊如意下座

佛成道日上堂知有者其神乎知幾者其神乎知時者其神乎震雷喝一喝云突出毘盧印放收諸佛機正中諱妙叶今古有同時孰同時靈山尊者正狐疑夜來忽覩明星現賺却眼中這點兒噫

上元解制上堂拈如意云如意子向這裏成最正覺却於十方法界一切處解結汝等還會麼這個如意子無門無毒無門爲選佛之門無毒是心空之毒不見文殊仗劍能斬五百比丘之結心彌勒騰疑善啓十六王子之紹位更須知日月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則有容花在空不動聲色游遍百城煙水驚起白拈不露爪牙提敗五十三人還有知此向上一竅者麼慇勤爲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

癸巳住杭州虎跑大慈寺上堂乃震聲喝云頂門好一推還見六種震動麼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

天未曾分皮分髓骨肉本自完全熊耳峰前一花常開五葉嵩山壁上面目誰敢鑽研一自求心斷臂便有密結恩寃若非者個恩寃如何見得教外別傳有從這裏薦得則能擒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祇這一句子有時如斷碑橫古路使他失後亡前有時如忤逆聞雷使他偷心立死有時如馳書不到家使他叫屈無分有時如紅旗閃爍使他驀地迷䰟有時如惡人犯夜使他自投法網且道這句子得恁麼利害若不是恁麼利害又何處見此大闡提漢子於五無間中以毒攻毒救正此佛祖心眼續不傳慧命

還有知此落處者麼識得個中親切句虎跑泉湧少林泉

師誕日天界石招焦石公諸大師偕徐王諸居士請上堂古德老趙州一百零八歲當門一個齒下下都咬著不知咬著個甚麼杖人今年六十二當門亦一個齒下下都咬破且道咬破個甚麼雖則年牙不同却也切齒不異所以千古風流驀過隙一身歷事如蝟集都總西來碧眼胡特地要討此毒喫此毒喫六遭不死還吐出那知還著於本人誰能出手爲收拾要收拾直須是鐵石心肝智可及其愚不可及底乃能

同杖人拏波波東擊西擊使我少林九鼎浪花新千聖宗燈照奕奕

師至顯聖愚菴和尚請上堂九年別去甚相思今喜重逢別是奇不特同宗深法乳祇緣一咲未曾施諸昆仲千古關切獨有咲悲正以三千年前黃面老人未能發得一咲至是杖人乃忍俊不禁特從三吳兩浙訪我愚菴法兄及諸護法證據我金針雙鎖挾路全該之宗旨以昔日靈山會上有魔王指佛曰瞿曇我今沒奈何你待你滅度後於你法中爲你弟子披你之衣破你之法你又柰我何哉世尊不覺痛爲悲

拄杖人曰大小世尊尚欠悟在我若見此大發一咲
敎這魔王伎倆俱盡無所逃遁雖然衹如世尊這一
哭還有負墮處也無杖人這一咲還有利害處也無
若於此簡點得出則知我與法兄諸公明暗交互敲
唱雙行之客如簡點不出儘他魔佛同恩怨愈見曹
山三墮神喝一喝下座
能仁百愚禪師請上堂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塵點當
年許玄度於此捨宅爲寺可謂攪長河爲酥酪變大
地作黃金近代祁德公於此復古鼎新可謂拈莖草
而建梵刹從火宅以現優曇至於諸尊宿與今堂頭

百愚斯公於此全提正令大振洪規開人天之眼目
揭佛祖之綱宗又何待更推杖人敷揚家醜取咲傍
觀正以法乳相關見此魔氣蠭起且喜芒索未搓兒
子已先受縛劍鋒不舉賊身中自難藏旣如此則我
輩正好特地觀光何用運籌決勝正當恁麽時又作
麽生相將知巳閒談咲看此山高與水長
雲門惟岑禪師請上堂諸佛出身處石上好栽花打
皷曾請看大地舞婆娑若能於此薦得則知我西江
東越重興洞上宗風萬派逆流從斯奔出故我與愚
菴法兄來此雲門老和尚標宗濬源之地門堂尅客

法度森嚴正値堂頭岑公親承祖父之印符紹述尊
貴之宗旨自當有重見叠出之機用又何必增黃金
之色琢白玉之文哉
汪本和比部薦先嚴宮保大司農請上堂問世出世
法以孝爲先老雲門以一棒酧恩汪居士藉大法報
本二公手眼請師定當師云金雞啄破琉璃殼海門
別有一輪紅進云恁麽則恩酧罔極法利寘升也師
云天上玉樓春正好人間衹見彩雲飛進云曹山孝
滿巴陵供高不妨一賽兩彩師云又被拄杖子吞却
了也僧以坐具打圓相云大衆還有向這裏透得公

麽師云也須解翻筋斗始得進云且喜大慈山上雲
蒸飯虎跑井底火燒天師云看汝着得手麽僧禮拜
乃喝一喝云擎乾蓋而無私卓拄杖云持坤輿而有
力這根源須端的賢哉汪老大司農尅有嗣君獨超
軼濟美旣巳振家風克孝又能達唯識徧謁諸方提
見知不辭血戰渠營壁曾來天界扣吾門三擊犀牛
眼赫赤復到虎跑探虎穴空中寫出飛禽跡生身不
敢昧恩親山藤與決眞消息古鏡臺前毒皷誰撾石
頭路滑看你返蹶喝一喝下座
上堂偶然垂足曾非坐久成勞驀地白椎切忌喚鐘

作甕鈯斧子誰能拈㕘住山鞭影兒未可掠來試馬直下針鋮相似何如大地火發雖然還知天界門下出身底消息麼棒頭別有通霄路看取男兒脚下行
爲師請上堂望儒橋上儒何在白日紅塵看負戴誰把虛空烹㕘滄浪渫熱血還清快阿呵呵且喫茶趙老風流知幾多欲識上禪眞歸處一鈎煙月在松蘿
慕如禪人請上堂鬧市滚花毬擊著紗高頂喫殺常不輕箭穿紅日影我不敢輕於汝等東頭買貴西頭賣賤汝等皆當作佛本店交易分文不賒棒下放收消息容恩怨深處起龍蛇

聞心德彰二禪人請上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爲源含識之流郎凡心而作佛好個消息太煞漏逗了也大小老黃龍却於百尺竿頭弄佛手驢脚輥出一個花毬子直得南斗七北斗八使各自生緣至今無著落處權借金針用通玉線撒手到家人不識咲看花鳥滿庭前
趙居士請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大打鼓普請看添桶不會祇這些子便是擒虎頭收虎尾覿面機鋒如同電拂如何又向平地上打喫交使造物及常人民陷溺性命不知所歸生死無從出息到此須有個

不被心境惑亂底手眼始得從來有道歸明聖獨有精誠感地天
上堂南高峰北高峰與汝諸人眉毛厮結了也爲甚麼相逢不相識聻西子湖蘇公堤與汝諸人心眼照徹了也爲甚麼相見不相知聻更到大慈山中還見寰中老漢苕帚柄東抛西擲麼汝若不見天界爲汝點出乃卓杖云這裏透出虎驟龍驤
上堂天開日迥照徹阿誰透網金鱗激浪追風良馬驚鞭還別有爲人處也無復舉大慈上堂云老僧不解答話只解識病有僧纔出便歸方丈師云杖人只

解答話不能識病有僧纔出劈脊便打且道與古人相㕘多少相逢不必盡教知別有風光動天地
上堂古佛留心不得妙拄杖拈來忽大笑彌勒稽首問威音擊鼓陞堂徵朕兆撑向頂額上不前拄向脚跟下不後突然創出此宗卓爾敲來別調直指全提傍穿曲逗玉轉珠迴龍驤虎驟千聖不能傳萬靈曾莫料古今承此恩威始終何以報効噫嘻嘻我自與你同條共命只覺快活不徹頭頭巧湊從此橫拈倒用任法界交叅更勿輕易與人通此一竅
癸巳秋到嘉禾梵受請上堂古帆飛影到鴛湖坐我

同人笑傲圖何似雲門捓鉢漢東山水上倒騎驢若向者末後句子薦得則知諸佛出身處別有生機一路所以德山云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秖如這箇句子若非我同人如何得通者消息不知我龍門顯聖二㳒兄從何處放了這毒氣創發此保社於屍陁林內掀翻活埋死人頑石堆頭火葬無依漢子拈一莖草建立梵王宮殿入此門限使他頓斷偷心斲枯木椿示現丈六金身瞻此影光令彼全機脫頴不論船來陸來底不涉程途底各與三頓了忩佛到祖到無可安排中也要爲他處分打圓相曰向者裏出得身者始能消我同人毒氣使我此宗遮天蓋地忩也九萬里鵬從海出三千年鶴遠空歸

借靈巖儲和尚應朱葵石郡侯於眞如寺建塔請上堂喝一喝曰向者裏會得則許他是箇頂天立地漢子脚跟下有眼頂門透尖迸出胸襟掀翻㳒界古佛今佛分座儼然賓主交叅正偏玅叶十方分影敲唱同時似拂吹毛如擊毒鼓斷他凡聖命根開我佛祖正眼且道這一著子落在阿誰分上黃檗呼來風凛凛裴休應處日團團長水於佛頂上生波彩雲向拄杖頭弄影於全王卽滅處湧出大光明幢所以三峰和尚於此提智證傳使覺範老人七花八裂文彩縱橫許多人向這裏要死不得死要活不得活正是羅紋結角處乃有追古遺風如龐裴者朱居士父子一門紹述祖先皆是從佛口生從㳒化生發此重興眞如願力振起創造機緣故有印白上人之造端文節㳒師始終成此更有三箇漢如常不輕現三頭六臂敲磕無限頂門親見㳒華一會諸佛同時驀劄相逢機輪互換使現前人人眉光爍破今古忩也還有明證者麼杖人適於舟中有一偈子對衆拈出以似諸公載得鐘聲震水雲筆尖不點已成文裴公風度今猶在孤鶩殘霞落一羣

方荆溪請上堂天花處處鳥啣飛浩蕩春光却自微尼父曾言吾與點風流千古幾知歸天不言而時行物生將謂藏舟於壑以爲固有力者負之而趨正在昧昧又安知藏天下於天下有不可得而遯之者乎到此須是通身手眼已曾再三撈摝始得於指尖頭彈忩迷魂蝴蝶眉睫上掀落啼血杜鵑移步荆棘林中轉身月明簾外於有佛住處竿木隨身無師表特斫衣垂手出鄽入鄽縱橫異類還有向這裏能撩起便行者麼乃喝一喝曰看脚下

五龍坊衆居士請上堂有物先天地呼客灼龜無形本寂寥隔靴搔癢能爲萬象主堠生招箭不逐四時凋平地喫交有箇漢於此能抽腦後釘玄眼中屑許他與傅大士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切忌龍淵門下過直教打折老驢腰何故相逢若不親錐拶千古啀喍恨不消

息波上座偕王文學張觀察項別駕諸紳衿請上堂乃振杖曰會麼孔子不夢周公萬古人昏弗醒莊生能化蝴蝶大千物幻成迷文殊莫出女子禪德山不會巖頭意大悲菩薩甕裏坐道士酩酊捧漏巵原始

返終天地可測橫施逆用鬼神亦疑看我杖頭指點便能突出神奇是何奇龍生金鳳子象趂玉麟兒太平曲調從斯唱振起新豐向上機

佛誕日上堂佛眞應身如井覷驢黃鶴樓詩崔顥漫題一棒撩空打出甕中之鼈誰能垂手無底籃兒自提正當恁麼時還有撞着至親更問是甚麼人者麼於百萬人天中見一箇跳出指天指地有箇傍觀不肯欲處分他者麼若有好與一棒若無好與一棒何故平分風月會無異痛癢還他各自知如不知年年空將惡水澆頭皮

眞如鑄塔頂文節大師偕朱葵石曹秋岳諸公請上堂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重言不當喫瑯琊搜轉長水鼻吹散九霄雲天花仍亂墜拈莖草而建梵王宮拈一花而傳西祖意薦取目前機莫作等閒戲法華以童子聚沙爲塔漸漸積功德皆已成佛道既云皆已成佛則漸漸所積即圓頓玅道也如文與可胸中不有成竹何能疾筆一揮而枝枝葉葉皆成竹之清風高節哉只今現前諸公儼然一會心中如不有佛何能敬禮如不有塔何能瞻仰如不知有向上事何能親向上事不見文大師朱居士與衆耆宿

纔創造此七級之機則咳唾掉臂無非多寶玲瓏十方影現又況有生鐵鑄成底三箇漢子東敲西擊使六種震動舍利飛光凡有見聞誰不平分此風彩今日特爲開鑄合尖一句作麼生杖頭點出千花影箇箇遮那頂上行

天寧修千佛閣靜聞監院暨諸薦紳爲張觀察祈嗣請上堂問莖草重拈畢竟是誰能出手師曰天開瑞象光河嶽八表飛騰五彩霞曰若然則樓閣重重見至尊師曰彈指一聲超劫外剎塵於此各抽身曰大千覺海洪波靜三世間名不待安師曰箭穿紅日影

珠湧海濤深曰秖如不立峻峭不居正偏還有轉機也無師曰自巳脚跟知落處自然光彩照人天曰輕將一句詩題出致使清風匝地來師曰頭頭別有好生機曰昔日長沙今朝和尚師微笑乃擊如意曰會麽正令全提驀地憑空霹靂桃花浪暖燒尾跳過龍門正當恁麽時難逢此快便昔長沙岑因秀才問弟子嘗見千佛名經不知此佛居何國土亦化物也無沙曰秀才曾見黃鶴樓崔顥題詩後還有人題也無才曰未有沙曰得閒題取一篇好杖人曰這箇岑大蟲太煞奇㑃且留一句子與諸佛作出身路好秖如

今日天寧重修毘盧寶閣必欲使天下同見法身同聞妙法同得悟入又何妨別開一路乎驀振杖曰看看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麟現瑞鳳呈祥太平盛事有輝光所謂諸法性無常佛種從緣起一花開而萬國春一佛生而千聖喜金盆捧出活孩兒寶閣重重添紫氣夜明簾外臣進位以朝君畫錦堂前子轉身而就父秖此感應道交天機妙合豈不使千佛慧命常續此王中王還會麽靈山今日親分囑花蕚聯輝萬世芳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三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四

門人　大成　大奇　等編

甲午住信州博山上堂問黃閣簾垂真音沸露紫羅帳合密信罔通如何得臣奉於君子歸就父師曰揭出妙高峰頂日爍開東土與西天曰金鍼暗度到即不點玉線曉穿點即不到如何得敲唱俱行正偏兼帶師曰少林巖上花含笑誰見風光特地新曰當機微笑窺見一斑依位無言猶虧全體如何得心髓相符門庭克紹師以手握拳曰還有窺此中機密者麽

曰向上棠師親指示格外明宗一句作麽生道師曰放收別有家風在曰恁麽則虎出渡河皆此日珠還合浦喜今朝師曰還須透過鐵壁銀山始得乃卓拄杖曰看看先老和尚騎了青金山王額虎雄視耽耽也還有衝風激電拚命直前不犯耳邊之鈇能追足後之塵者麽試出來探我此藏身沒蹤跡之消息待我痛與一棒教你皮毛脫落血濺梵天此何等暢快惜乎一等沒眼腦漢將謂此老人最初把斷太危末後收來太急殊弗知不遇傾湫倒嶽之作那有掀天揭地之奇以故將此華亭釣竿子分付我雪關師兄

聽他自弄當此時正是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若有箇不貪香餌浪激三千一怒而飛搏風九萬者正好展開金翅劈破滄溟直取龍吞游戲自在厺也何肯類盲龜跛鱉陷於昧昧自誇一隅以取笑於大方哉祇如全提正令一句作麼生道復卓杖曰臨風拈出吹毛利天下凝頑莫睬根

上堂五更睡起手牽衣纔下牀時脚踏地擡起頭來不見天幾多打失娘生鼻有箇不打失底却又笑他君子時中小人無忌何待伐鼓考鐘引出這沒搨㨯老儂上此曲彔木指東畫西不勝魔魅迫得露柱奔

忏燈籠跨跳惱亂無位真人向黃瓜茄子上挖肉作瘡苦無出氣何似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偏界覓醫人灸猪左膊上咄莫錯會好不見龐公老潑皮偏能不畏石頭路滑吸盡西江眼赫赤地咬殺了多少泥猪癩狗有如此活脫設使到我博山門下教他衣穿骨露無地藏身在何故不到洪爐親煅過爭得吹毛殺活人

遠門柱公禪師訃音至上堂石耳峰寒擂毒鼓龍門浪暖躍春雷昂藏頭角摩霄漢洞上風生天地開天地開烏飛兎走笑奇哉如何龍峰倒卓湖水飛埃黃

梅石女夜生子仗劍橫行甚可猜諸仁者還知我姪遠門禪師底出處麼惜乎天機容用太煞神馳厺道夜長方喜燈幢高樹祖庭秋晚俄驚喬木下摧血淚濺天痛遠山之花落悲風刮地傷厺脈之心灰既爾斯人云亡豈非吾宗不幸雖然我姪自從吾廬山石耳發蹤而後得龍門雨兄之厺出世於兩浙如祥麟威鳳文彩風流其座下之英才自濟濟其能振起祖燈如日月麗天此又豈邪雲逆蝕之所能掩滅乎此摘欺之話既已大行則千古之下無論智愚之人自不能昧此本心之良也吾初聞訃已哭不成聲特地

舉揚又喜而無憾且道博山今日表彰底意旨作麼生滿棚弄鬼慚無地敢望丹霄一羽毛

佛誕上堂乃卓拄杖曰會麼鐘未鳴鼓未響博山未出方丈有箇衲僧撩起便行好與三十棒為他無事生端鐘已鳴鼓已響博山已出方丈有箇衲僧便歟倒厺座好與三十棒為他劒厺刻舟正當恁麼時利害在那一處博山拄杖子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笑他悉達太子纔出母胎便不守本分稱我獨尊及至四十九年如蟒蠏落鍋相似獨尊在甚麼處更笑他跛脚雲門被睦州挨斷秦時轆轢鑽無出氣處要

將一棒打他二千年前悉達太子與狗子喫自陷陷
人恩怨誰雪博山恁麼舉還有與佛祖作王者麼出
來喫博山痛棒若無少他一頓不得卓拄杖下座
佛音禪人請上堂舉南陽忠國師於肅宗内殿見侍
臣有善奕稱國手者帝問國師和尚亦善奕否國師
曰老僧亦知奕但異於此帝問何謂國師曰世人只
知以黑白相爭勝負老僧能用兩奩黑子奕還有能
同老僧對手者麼侍臣大驚帝亦大笑杖人曰大小
國師大似白拈賊既已明中打劫又且暗裏翻盤不
免欺他大唐國裏無能敵手博山今日不著便特地

拈破國師這一著黑子還有知落處者麼若有知得
好與他三十棒若是不知緩緩自領出厺
端午上堂五月五日天中節毒鼓擊兮甘露滅風從
虎也雲從龍笑看紅爐飛白雪到此幾括最微也須
分明剖決六陽既升龍已亢此龍無首孰能降六陰
欲兆虎將姤此虎無尾孰能揉有能降此龍揉此虎
則玄黃交戰之機原始返終之故皆在此斡旋中所
以風同聲而相應雲同氣而相求火就燥而上炎水
流濕而下潤然非聖人之能慎獨以致中和何能使
天地之氣化自位萬物之性命自育雖然此猶是治

世邊事秪如格外全提又作麼生以杖敲空曰毒鼓
擊也還有絕後重甦者麼復卓一下曰甘露滅也還
有覺道頓成者麼若有出來與汝證明其或未然就
中殺活無人見爭椎當機六不收
上堂借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此段風流事幾人可
與知咄直饒恁麼厺更須有西山擒白額東海捉蒼
鱗底手眼始得不見甘贄行者到南泉設供請和尚
念誦南泉白椎曰大衆爲貍奴白牯念摩訶般若便
歸方丈甘贄乃拂袖而行南泉見贄厺乃於厨下打
破鍋子看他這作略須鐵眼銅睛亦覷他不破獨我

壽昌老祖拈曰拂袖便行鈎有餌鍋兒打破玉無瑕
千古又誰能如此唱彩哉且道我博山門下還有恁
麼人也無拈拄杖曰劈開華嶽漆天色放出黃河動
地聲
乙未歸憂筆上堂舉僧問先憂筆和尚如何是佛師
曰不誑汝僧曰莫便是否師曰汝誑他杖人曰金剛
圈栗棘蓬閻王請齋次問師還帶得筆來也未師曰
不是稽山繡管原非月裏兔毫大王既垂啓問山僧
敢不通呈杖人曰通呈箇甚麼打鼓普請看又問如
何是淼王師曰不是憂筆家風杖人曰太孤峻生諸

仁者還知此老法脈麼秖此便是雪峰老鼈鼻底毒氣彼曾三到投子九上洞山漆桶不快翻轉米盆都於德山棒下打折驢腰猶不能點胸自肯及被巖頭驀地剗削始得大吽鼇山成道便能迸出胸襟遮天蓋地門下傑出千五百人如雲門輾轢鑽玄沙老凍膿輩要出此夢筆家風一頭地也未易在雖然如是千百年來又誰知彼落處杖人自壬子於此誓死掩關打破諸祖窠臼業方外四十餘年今日親歸得以全提向上綱宗揭示佛祖正眼使此慧命如火傳薪諸仁者各須知自己性命落處始有出身活路且如何是出身活路聻拈拄杖下座

立觀濤首座上堂問荅竟乃舉拂子震聲曰看看昔日青原老祖親行此令直得曹溪簾捲鈯斧風生藥嶠吼出鐵牛威天皇拈起胡餅毒洞山覩影而寶鏡光寒雪嶺翻盆而木毬踏活於是三宗競秀獨新豊之曲調深長大好中興在夢筆之家風遠振立僧立法必須首出爲人選佛選官所貴心空及第秖如今日立僧結制意旨作麼生道復揮拂子曰當陽揭露空王印放出吾宗千古機

師誕辰上堂卓拄杖曰看看六十四年阿箇癡一條拄杖路千岐任言狂事人難構惱亂古今甚可疑能痛疑自有時習氣那堪搔着痒聞琴不禁舞斑衣乃舉衣曰喜此衣雙見披打皺㜸㜸看是誰夢花石上寒梅發大好山中咲展眉

丙申元旦付衣拂與奇首座上堂問吾師已擲煙波釣幾個金鱗上鈎來師曰高著眼曰忽遇擎頭帶角底來時作麼生師曰自有雲雷相送在曰恁麼則擲釣拋竿去也師曰更有英奇蹶浪來以拂子打圓相曰元正啓祚拂端新多子峰前花孕春最喜金襴光奪日剎竿旛動咲偏親咲何親法王令旨誰能委夢

筆家風已有人是甚人即此奇乎曾密囑今特當陽更印眞乃召奇首座曰即此衣拂用付與汝以表吾宗傳續有在汝尚愼哉座禮拜曰和尚慈悲太過實是恩大難酬師復曰九苞瑞鳳來天際十影神駒度海涯

崔公濤山明府率闔邑紳士爲夢筆山主建選聖場請上堂卓拄杖曰會麼拄杖立處法界成感應道交佛祖現隼上載而運化工傳多子而分慧燄若於此薦得則知指天指地唯我獨尊法位法幢隨方表豎家家門前火把別是格外風光人人脚下兒孫各自

袞中驟步機緣有在啐啄同時今當覺塲啓選聖之祕正是東魯築杏壇之日喜神童於空中磨轉奇真秀於天上星旋夔叶江令之筆花文占章元之翰撰全提向上統攝普門雙選宗風一賽兩彩秖如杖人特地興建以祈祝護一句作麽生道復卓拄杖曰指出好山宗子秀騎來玉象趂麒麟

上堂夜半金烏帶雪飛家家門前有把火照破瞿曇黃面皮吽箇奇哉成箭垜此箭垜誰廓爾張三解使又無錢李四有錢不解使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崔顥題詩在上頭一拳拳倒黃鶴樓莫嫌伎倆不如彼得優游處且優游

上堂擊如意曰嚼碎鐵崐崘滿口達磨髓喃彼石女兒全賴此洨乳賴洨乳知幾許攤十石油麻於樹上百草弄影太煞分明指驀直路頭於臺山就中勘破儼然有在此有在誰痛快春風浪暖桃花飛一棹蘭江歌下載

上堂問如何是心相體信師曰三尺杖子攪黃河曰如何是出入無難師曰夢中摸着摩訶石曰如是則祖父家私全歸掌握師曰何不問取拄杖子問三藏十二部千七百則公案皆是葛藤如何是不葛藤師便打曰恁麽就不是葛藤那師又打僧便喝師又打僧曰猶是葛藤師連打僧便翻觔斗出師乃卓拄杖曰百草頭邊識取老僧覿面如何話會鬧市叢裏撞着拄杖當機作麽支當到者裏有能衝流度办八面旋機正好垂鈎於不疑之地撒網於無漏之天月裏爇油鐺風前吹玉笛又何妨千峰頂上獨足立腰纏十萬上揚州復卓拄杖下座

烏龍深谷禪師請上堂杖頭撥劚千山曉笑看天風醉花鳥峰巒峭異不停機相逢相慰知多少堪笑趙州老拈出秦時轆轢鑽重新詔國師滿目青山灼然是曹源一滴不斷知不知好向玉泉澈底深深處乘此風雷變化飛

靈明禪人請上堂金牛呼喫飯大地沒饑人烏窠吹布毛天下無佛法月裏墖高十二層天上星羅八百杪山之南江之北者些茄子瓠兒水土節氣力尚未克却有多少人眼吧吧地望着你在

丁酉住杭州皐亭崇先寺上堂拈香白椎竟喝一喝拈起拄杖曰看看新長老拄杖子全提正令也三世諸佛祖齊立下風各各鼻孔被拄杖穿却直得出身也由我吐氣也由我佛祖三昧杖子盡知杖子三昧

佛祖不知正以此無自欺三昧能使日月自麗乎天山海自列乎地春自開花秋自落葉鳥自飛空魚自躍水凡自忘情聖自離解佛祖由斯而生邪魔由是而正更須撥轉向上關棙透出教外別傳始知刹竿倒而千聖迷蹤骨髓空而二株永秀風旛不動而心開歸根無口而體露廬陵米價震旦驚聲鈯斧風規神機莫測乃至新豐一派洛乳橫流崛起皋亭開宗歇祖矽喫一掌血濺梵天歷世面門痛痕猶在迄我壽昌先祖突出好山東苑先師奇生武曲及今杖人主此祖庭重標宗旨還有承此無欺三昧者麼卓拄杖曰指來皋嶽千峰秀放出曹源萬派清

中秋上堂千峰秋色遠撩人玉笛橫吹別調新桂子庭前花正發月明簾外唉誰親今值中秋月明諸人各別眉毛猛着精彩還見我丹霞淳祖示衆麼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言外旨莫向寸心安彼時獨我歇祖聞之大叫曰此回瞞了上座不得也汝諸人直須到恁麼痛快始得噉當央得月須忘指黃鶴風高有大機

愚菴和尚至引座上堂卓拄杖曰看看一棹湖中發千峰引領來火燒衣帶急不禁唉奇哉大衆各須別

起眉毛猛着精彩好聽杖人大驚小怪與汝說一奇特何則杖人四十年來以一霜藤橫行海嶽於刀兵隙殺天翻地覆中求個眞傷心人不可得眞快心人不可得而心伏口伏之人又豈易得哉自我千百年上祖宗服毒不死者別遺下一種丹頭作千古補偏救弊之毒藥使於此宗得皮者毒殺他皮得肉者毒殺他肉得骨者毒殺他骨得髓者毒殺他髓得心者毒殺他心正要他自有超脫活計以故留難於今獨有生死同條老弟兄相與感傷不徹痛快不徹如究家斷結斧斫不開入佛入魔縱橫三墮若非毒毒相激安能與我傲睨於古今上下哉適此特來皋亭於一掌開宗快活不徹底歇祖無縫塔前燒此一瓣香用酬毒乳之恩老祖已自破顏一笑汝等何幸落此沒量大人局內卽我亦攀躋不及寧論汝等拚得命拚不得命搆得上搆不得上直須盡行撥入這愚菴老漢大毒海中翻騰一上翻騰得太許汝是個哮吼獅兒使祖父俱盡翻騰不太已在他金剛圈裏終有透露汝等但隨我禮請陞堂自有一痛快打發汝也復卓拄杖下座

開鑪上堂當陽拋出擡眸鷂過新羅直下承當正好

驢腰打折佛祖無湊泊處就中誰得安排特地奮起英奇不免全身撥入所以峰巒峭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於此薦得新豐老子玄中別唱密用全提也須向崇先拄杖頭有個轉身吐氣始得還會麼鐵額銅頭須着力大家踏轉上頭關

嚴三求居士請上堂文殊眉稜挂劍慣於落草橫身淨名舌本藏雷善向晴空着㰀坐斷金鎖劈破玄關月映蘆花飛鷺春潛枯木龍吟十五年前靈谷杖痕剌骨十五年後皋亭錐影驚心當道青松空手把鋤昌種碑文白字寒蟲禦木爭刊秖這些子誵訛便是

嚴三求昔年喫棒屎牀底勾當今偕胞弟於崇先增廬陵米價出甘贊藥金杖人一一按過也要他親自拳倒黃鶴樓踢翻鸚鵡洲方許他北斗藏身於此入作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訪愚菴和尚於古報恩寺請上堂欋引桐溪獵曉霜山光痕我影低昂仰山久不見臨濟瘦却添身三寸長正當恁麼時還有能見杖人與我愚菴添兄底眉毛厮結處麼雖則同條共命各自步趨及彼超軼絕塵仍自瞠乎其後即其宗乘衆妙奇出異常一棒撩空八面受敵直使他西天東土者一隊沒巴鼻漢當

機也進不得前退不得後況其餘乎饒彼五祖演欲形容五宗之密如逆耳聞雷紅旗閃爍斷碑橫古路語亦不過彷彿其一斑我又何能刻畫無鹽唐突西子也哉雖然今日客聽王裁如何得不方命厺莫怪馳書不到家竊恐巡人還犯夜

上堂一句最誵訛當機殺活多剎竿曾倒却千聖盡投戈忽逢無鼻漢把臂入爐韛山海坦然平敲氷來煑茶或長嘯或高歌就裏風流誰得似未嫌伎倆不如他

上堂巢知風穴知雨天機幻出誰爲王嶺梅綻玉占

先春午馬凌空看子鼠百尺竿頭五兩輕四升斗裏呼相杵却有彰禪客偕友來於此助揚禪悅以乞添乳杖人點汝頭點汝尾者風流須自許切忌向明眼人前錯亂舉

武林諸縉紳請上堂舉如意曰看八字不須撇十字未添畫鶴割兩相交天機成造化復以如意畫卜曰秖如這個是甚麼老聃執大象而天下往芻狗是民仲尼各於黨而斯知仁居易觀過瞿曇拈出勾引傍咺倒却剎竿撩天索價烏窠布毛逐空中鵓影橫飛大隨草鞋驚巖下靈龜爆卦真天子不假堯舜勅文

大英雄肯賣陳年滯貨曹山按劍八面風生龐老吸江萬機俱墮大藏切腳鉢羅娘五宗不傳精骨挫逗到今日物換星移江流愈下却幸武林諸公具擇叅眼能鑒千古神奸重開雙選宗社且道斬新條令一句又作麼生不見道驀劄兩相交天機成造化

永覺和尚訃音至上堂山蒼蒼水茫茫藤林荒滯肌尫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捏斷咽喉何處出氣咄咄咄皷山叅叔永和尚蹉翻盤子也還有見秋清月轉霜輪河漢手垂夜柄默默全提正令者麼此老叔初於壽昌師翁處得旨後於博山大師納戒深得門庭堂

與之密及歸隱荷山著書自娛偶受知於瓶窰聞大師付以雲棲戒叅遂推揚於溫陵出世繼而主真寂叅席大振宗風光搖海嶽及山僧主皷山聞師退居金華特與護叅延歸山中不動聲光坐成寶所摩天峭巽鶴不停機年登八十如太陽去之高致且喜頂相皮鞋不更求人今者訃音初至使我換手搥胸哀泣不已正以壽昌一枝叅燄光爍八方忽而撲滅直得天昏地暗魔魅橫行及讀歸真記始知正叅眼已付囑霈首座乃翻然大喜一枝聖箭射透重關一棒霖益發生大地使異苗靈根而深密也山僧忝在叅乳相關特以表揚復綴一偈霜飛葉落金風冷岁崩峰頭慧日頹莫道叅幢今已滅好看鐵樹正花開

觀星日圓戒上堂白雲向寒崖而斷明月隨夜船而歸曉起一聲漁唱蘆花宿鷺驚飛無位真人向汝等面門出入無蹤跡可得纔眨上眉毛已打失眼睛也那堪于雪山冷冰冰處半夜大叫觀星悟道賺殺了多少演若多迷頭認影至今無能為無位真人雪屈者杖人不借饒舌直與道破汝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既已披披搭搭鉢盂口朝天草鞋鼻着地下雨在家彈指穆力陵天晴托鉢底托鉢搬柴底搬柴切莫

辜負好

上堂懷牛吹禾益馬脹杜順叅身沒使倆却笑潑皮皓布裩葡萄棚倒誇向上這向上甚無狀大似杖人住皋亭臥月眠雲却難禁古殿子欲隨風頹墮不免煩知事行人撐撐拄拄欲還舊觀分疏那叅身更向上雖然功不虛施作麼生慰藉他好摧殘枯木方新秀且喜寒梅春正歸

師誕日上堂真歇老祖叅我五百年望我於無陰陽地上建大光幢壽昌先祖叅我四十年望我於無影樹頭開花結菓東苑先師叅我廿八年望我於六毒

峰前摐翻五乳爭奈這孟八郎子孫以一條血滴滴拄杖子火馳水突目命忘危坐不溫席行不辭疲踏殘芳草斷送落花黃鶴樓前倩秀才次不成崔顥底一韻曹山井畔騎驢子覷不見法身莖眉凜艮久邈眞遡無言得髓誰堪振向上深微自應續主中尊貴逗到於今已六十六白接得幾枚沒勾拄底嗣子東穿西沒南掐北撈大似錢貫井索木杓笊籬何足塞祖宗之厚望慰慧命之傳持甚愧馬齒徒長難肋無力醍醐毒藥快意傷心滯貨與此遺艱都盧皆屬分內是何初度受此祝辭新豐之曲調既高藥嶠之皷笛猶渺朝無猿摘之金菓曉乏鳳啣之玉花如此荒疎實難酬酢然隨時應節也須吐露一句且道吐露底又作麼生法界不容吾自委敢推樓至與威音

立春上堂昨日年正今立春雙分錦縫露天眞夜明簾外無私照金殿光含化育新秖這東皇秉令元首尊親三陽交泰天下歸仁木馬嘶開空刼夢泥牛踏出故園春正好門前扶起風旛吹動海嶽堂上唱來米價喜薇高深阿誰不承尊貴之力何地不樂太平之音惟諸仁者各自珍重

燈節解制上堂制曾何結今何解可有點胸自肯無

刦好連宵風雨息佇看銀浪湧芙蕖刦訝蒼天助興還教燈月交輝半夜摸着枕頭突出通身手眼五更吹來皷角驚生漆桶爪牙明不越戶牆不棲巢赤脚上刀山超生活計橫身遊毒海出死神機寰中勅旨宻在九重塞外威風權歸三尺更須知閫提行狀異類諸訛始許你入作不見道金鏃慣調能敵勝鐵鞭多力孰能欺

諸薦紳請上堂驀劄心交格外微刹竿扶起飲光機油鐺月裏親煎煮北斗南辰驚罕希秪這臯亭春暖梅萼香霏丹霄鳳舞碧海龍飛是誰撥轉關棙疾使草偃風威主明者全身撥入作倡者把手同歸不必指庭前花夢何待訊壁上僧儀但得髻珠迴露自能錦縫光披骰子擲下滿盤紅香煙迸破一爐灰到者裏大開笑口底你道孤負阿誰

普門大士誕辰張方伯范兵憲李權關劉給諫暨諸薦紳護法請於報國院上堂五更欲覺忽聞鐘夢裏風光一擊空醒起六根齊感應普門何處不圓通諸大士還見過法正法明如來於現前出生爲大悲觀世音菩薩者麼看看天際日上月下檻前柳綠桃紅水流濕而火就燥風從虎而雲隨龍正以聖作而物

覩寂感而道通聖人具足凡夫淡聖人不知春風吹起百花枝凡夫具足聖人淡凡夫不會荊山璞玉自藏粹感之時義大矣哉且作麼生慶讚聾千聖不傳貢慧命薪薪麗火作燈宗

上堂丹霞燒木佛累他院主墮眉鬚翠微供應真慈彼懷牛脹壯腹到者裏須知有驅耕奪食格外全提拈山門於佛殿裏拈佛殿於燈籠上呵呵呵何如我臯亭春光明媚桃李錦披靈雲與劒客相逢驀劄渾成一、笑且道笑個甚麼漁郎漫把竿絲弄縱浪金鱗別有機

上堂以能分人已愈有火之傳燈以能出生已愈多種之佈穀乃於左邊拍曰向者裏與諸人分燈也於右邊拍曰向者裏與諸人出穀也若於此中薦得則能與普賢乘大願王出入藏身三昧撒漫天絲綱設編地鈎錐使人人就路還家處處轉身歸父其或未然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中元上堂春生夏長是化毋底勤勞秋收冬藏是化毋底儉約好於此知原始返終變生化死之故自連尊者之毋既能生聖子如何自已無出身路却向鬼窟裏作活計尊者於靈山會上稱神通第一如何却假十方僧伽作蘭盆會始能度親莫是示異方便從井救人麼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無始化毋向六根門頭放光動地開秘密門示忠孝行如何不知本始顛倒行事以自淪墜若於此薦得便能穿却瞿曇與十方鼻孔不則汝等鼻孔被我拄杖子穿却向天蒼蒼地茫茫去也會麼鴛鴦繡出自金針

來雲現公禪師掃歇祖塔請上堂雙輪合璧泥牛入海如神五曜經天石馬廻途自妙微雲淡河漢秋露滴梧桐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若有箇漢向這裏發得一笑許他親見歇祖八字打開別施手眼衣被

萬物乳育羣英使箇箇遮天蓋地去還會麼夜排月戶清光遠山拭秋稜秀色多

立僧上堂乃喝曰看沉毛江上波湧鐵船忽爾浮來沒底籃裏風動玉花驀地笑開瞿曇漏失消息達磨脫落皮鞋是誰於此扶豎佛祖綱宗表正人天眼目振大機而展大用擢羣秀而拔羣才神珠影吞海嶽寶劒飛拂塵埃不勞敲骨出髓自能地轉天廻且道今日臯亭立僧底節文在甚麼處欲親撥入遮那藏好見文殊腦後腮

結制上堂十字街頭結制唯有石橛子自敢承當急

水灘上白椎秖許竹篙兒全機活脫杖人恁麼舉忽有箇出來捲却席子也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伊罰伊箇點得出黃頭碧眼剜肉成瘡箇點不出白拈賊奴開眼作麼秖如今日與衆造箇欵端又作麼生巨靈擡手無多子擘破華山千萬重

青原專使送衲衣至上堂曹溪得髓超超登拂青原盧米吹毛凜凜全提震旦師承各稟誰破天荒敲唱同時獨標宗眼在昔行倒竿之令方今逗微笑之機怪習氣以舞琴聲奇金襴而竚鷄足秖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直得雲巖禪牀震動洞山偏體汗流

時又作麼生開拈拄杖風前立看鶴飛鳴上九皐

壽昌南嶽兩專使至上堂先聖曰寄諸空言不如行諸實事與其舉古何似驗今秖如壽昌兩長老之交代亦可恣也還知竺菴成公之行履麼獨龍擺尾風雷迅雙鳳啣珠氣象新扶起祖竿不恃成功汗馬呼來弟喏能催躍浪神鱗到處好山春色秀隨方相見倍相親橫拈鉏斧歸衡嶽誰識石頭滑殺人如此已是一擲骰子滿盤紅何待遙觀添喝彩況此原是渠之出身處也須有俊快衲僧竿木隨身者去探他一噓兩噓或如豹披霧而毛文象聞雷而牙爍不使古祖宗猷益遠大乎雖然更須知先雪存公之出處石耳凌空劃佛殿前之風草皷峰放箭騎聖僧上之危肩此子天然踏翻釣艇直得通身頑爛於濃滴滴處徧着艾焦始悟天界杖下骨疼掘起向大好山無縫影裏吽屈撞着同門冤對特地鈍置恨更難消飛符皐鶴亭前惹杖人一笑且道笑箇甚麼疾風知勁卉傲雪見新條

汪本和比部施材倡造大殿請上堂拈拄杖曰向上不傳脚底踏通諸聖路獨尊在我杖頭點發大千機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直須向自已胸中迸出始

能遮天蓋地到此也須知者箇消息始得碧眼胡留嵩山半片影石震旦敷五葉之花陳亞仙創曹溪一座祖庭萬世傳二株之命以故青原垂足南嶽追風洞水逆流霞峰喫掌宋高宗御龍而聽法真歇祖奉詔以開山寶殿瓊樓妙麗參於覩史祥麟瑞鳳聲光叶自中孚五百年隱見有時千古下心燈不夜今當慨復首倡遇人拈莖草而梵刹重新添九籌而洪鈞盡轉碑文刊白字主明更有亞仙當道種青松鳴皐自來靈鶴秖這便是天都汪比部剔起鬚眉大舒手眼自堪取足何待三千里外賣布单索我一笑而後

能搆夯杖人只合率奇褦諸子於佛殿裏燒香念囊謨三湍多任彼船來陸來風動播動向山門前合掌讚曰異哉希有豈非我顯孝中興一大奇特公案哉復卓杖下座

馮崑石居士倡社請上堂不與萬法為侶一口吸盡西江且喜龍師火帝鳥官人皇乃能化被草木賴及萬方鼻孔生來雄面目移他腦後不昂藏青州衫子俄穿破逗出錦繡銀香囊互換風流非易識引商刻羽謾歌揚驀然撞着麻衣道者於塵埃中偏能物色這箇訝郎當却大叫非常正是尋龍得真脈於彼草

蛇灰線又如相馬取神駿而略牝牡驪黃請放眼光試擇今之馮何似古之龐

上堂空中着點文彩已彰句裏藏鋒殺活不測南陽忠國師無端向天津橋上弄猢猻却被大耳三藏追得鮎魚上竹竿未免勘破落處何如良山門曹大郎一味本色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到此社伙與可禪隨覷下餵子掀髯笑嘻嘻他家自有通人愛應時納祐無不宜

茂安領衆尼請上堂料峭鋒苾五臺會上雲蒸飯軒渠絕倒水牯欄邊雪散花老潙山擊來石火之機劉鐵磨閃出電光之眼不是天然妙叶安能啐啄同時莫怪者裏斷岸把竿水寒魚少或到春風浪暖振鬣而起者應不減在試為拈出相見不揚眉君東我自西紅霞穿碧海白日繞須彌

妙詮言法孫請上堂疎山手握木蛇自命是曹家女吞吐八面鋒機肯諾不得全許似者等聱頭禪若非推倒有句無句的枯椿子徹見他笑裏有刀安能向猛虎口中奪雀兒餓鷹爪下爭兎子我這裏潦倒隨時跛跛挈挈無暇縛鬼左搓苾繩且喜一掌峰前尚有尋宗問祖者來此酌水獻花亦可慰在

臘八曹華國居士請上堂寒則普天寒熱則匝地熱刺眼不但是星透骨非止是雪胡為乎悉達太子獨於此夜大叫悟徹況此世人逆之則嗔順之則悅饑則思食渴則思啜按之一例皆然何有迷悟之別秖如曹華公得甚消息特來飯僧問多子社如何能結杖人只令首座引到大雄殿上遶佛堂中巡視一回乃大喜點首曰且莫洩且莫洩我已得不言之秘訣夫如是則古今又各自有親切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四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五

門人　大成　大奇　等編

峩峯小叅師良久策起眉毛云見麼某甲曾親見峩峯和尚來莫道今日始到此中也秖如踏斷千峰轉身兟爻更將個甚麼呈似諸公聻乃舉如意云噫無影枝頭凝玉露滴滴能開五葉花

小叅明夜虛空悟道今朝萬象告報驚起北斗南星飜天撲地跨跳幸有日月證盟晝夜如常照耀無端沒孔鐵鎚開口呵呵大咲咲個甚麼咲他過去毘婆

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玅豈有頑空之徒能通向上一竅新壽昌長老本當夜明出生爭柰聞之恐俊不禁向孃肚皮裏大喝一聲咄你這斯你何知不特虛空能悟道虛空成佛已多時

小叅過去心已過去電光石火杳難追未來心又未來兎角龜毛挑不出現在心雖現在水月鏡花爭摸捉良以昏沉成國土散亂作衆生釋迦從無始刦刻畫魑魅之空彌勒盡未來際鈎鎖色雜之妄仔細簡點將來大是開眼作夢秖如今日壽昌又教人叅究個甚麼一語頓消千古恨自教天下免干戈

小叅一性融通一切性文殊莫出女子定一法徧含一切法圓明彈指便超脫一身普現一切身瞿曇弄假却成真一命示証一切命坐斷聖凡行正令性法身命曾無別日可冷兮月可熱不是死中得活人誰能解此同心結這箇結甚奇絕饒是德山托鉢與岩頭雪峰這般毒口蛇心畢竟三人證龜不成鼈便歸方丈

蓮山小叅昨夜得一夢無人原得若是潙山仰山香嚴一等糊塗人互相鈍置不少還有原得者麼僧纔出師便打僧云某甲未開口如何便打師云我原得

你未夢見在

小叅展兩手云會麼復顧大衆云各展兩手看衆無對師震聲云饒君掬盡千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

塔樓峰小叅雨打虛空濕自愁無驪眼急敲石火烘汗滴龜毛上這一滴西天東土真消息

廣照寺小叅師擊案云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此香嚴悟後句也只今衆中還會麼衆無語師復云山門前金剛為甚常努目佛殿裏羅漢為甚常欣眉圓通殿觀音為甚常自在若會得我這三句便會得香嚴悟後句大衆汝等終日山門前走

佛殿裏坐圓通殿行為甚麼不會這箇消息聻良久云智者聊聞猛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

小參[illegible]時鏤鑠鑽頭新枯起偏能殺活人精久也須加一劄髑髏半夜發淸吟且道吟個甚麼咦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小參木人特地[illegible]鐵皷大蟲吞却石老虎八角菱花北斗藏驚短汝身三尺五若向此中會得來打破虛空許誰補你若不會且待臘月三十日參取雲門普

冬至小參羣陰剝盡一陽復生欲見天地之心須識乘除之汝汝無異汝妥自取着乃舉如意云看看如

意子吞却乾坤去也汝等向何處安身立命一跛僧出問梅花未發時如何師云太早生進云梅花已發後如何師云太遲生進云恁麼則風霜都喫盡獨占普天春師云切忌道着進云丹霞寒燒箇木佛某甲寒燒箇甚麼師云抛却拐子着進云全得他力師云好與三十棒僧禮拜而退

小參自入院來三閱月猶兒捉鼠咬生鐵東逃西竄轉茲然何如捉箇直下嚙直下嚙無點血惹得傍觀底叫道添鹽添醋却也料掉沒交涉沒交涉且歇歇眼睛莫定動自有好時節

除夕小參道頭便知尾不如蘇州有我在獨龍崗畔拾了一副剪鏡尺至今無人折合得若折合得莫拋向炭堆裏去更有臘月扇子一把亦混在裏許直須尋索出來還我其有個犀牛兒在何故以彼解三十日夜看圓月

福山徒衆至小參卓拄杖云這個杖子前年住壽昌穿却西竺鼻孔去年住福山獨瞎紹隆眼睛今年住匡廬敲出圓璣骨髓且道這拄杖子三處主持那一處最得力復卓拄杖云受恩深處親骨肉不是寃家不聚頭

西方菴請小參一棹輕舟泛碧流小蓮花剎正當洲江山繞檻機全勝誰向其中不遠求且道如何便得自肯去聻偶因風便登沙岍笑看波間數白鷗

解制小參皷山結制已百日也只是打得個草稿且道這草稿還是山僧與諸人打底還是汝諸人自家打底若向這裏認得題目分明不妨執裡歸家大好一個落處其或未然縱你扭捏得成爭奈東里子産拱身退後

延平華藏室小參卓拄杖云古佛堂前誰共參百城煙水有司南杖頭到處風光好指出門前大好山且

道大好山意吉作麽生會若作大好山會又蹉過長安道若作長安道會又蹉過大好山畢竟作麽生始得不相違厺若向這裏會得不惟親見先壽昌和尚抑且不勞彈指華藏門開與文殊彌勒把手共行其或未然須學善財親著力莫嫌脚瘦草鞋寬

師誕日小叅良久云會麽山僧在母腹有一則公案如今已分明舉似諸人了汝等須親切記取莫待囫地一聲時又忘却了會麽衆無對師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君通

小叅叅學須先有個痛切心傷感心如雪恥報仇底

人始能斬截生死頓明心性不見德山號周金剛為蜀中義虎聞南方有直指人心成佛之說乃謂魔鬼子敢自妄言吾當往摟其巢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這個便是能與佛祖為生死冤家者也及遇婆子賣點心被他問金剛經以三心不可得上座要點那個心直下便打折了金剛擔子矣若是如今弄虛頭禪客便好劈面一掌或推倒點心架子厺何肯輕放過他此古人不親見得決不肯自欺也乃到龍潭直以不見自已落處問云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既不見龍又不現龍潭不合為他下註脚曰子親到龍潭若

見今人便拍盲領會曰不見處便是我親見也即死在他語下瞎弄將厺又安肯必須親自見得乎於是乃親依龍潭一夜因接紙燭驀被潭吹滅乃大悟曰從今不被天下老和尚瞞也以故龍潭大稱之曰可中有個漢牙如利劍口似血盆於孤峰頂上呵佛罵祖厺在使德山當時無摟人巢穴滅人種類之痛心到此焉能為婆子摟其巢穴又為龍潭滅其種類而立地如獅子之出窟寶劍之揮空乎此皆其痛心傷心不欺心之所致也又豈別有叅禪之㳺乎又如臨濟亦無別叅禪法只是一個不肯自欺當三遭痛棒

不得囫地痛快終日不肯妄意領略必須于大愚言下頓悟老婆心切然後得大痛快始能于黃蘗面上捋虎鬚也是彼何曾因叅玄要賓主人境照用而後始頓悟哉他大徹後人得座披衣自解作活而生擒活捉天下英雄全是這些子鋒鋩彼又何曾以死語死法厺繫綴于人乎今人皮下無血無為生死心不厺本分上一口咬斷却如狂狗逐塊咬他文字語言道理機鋒以為叅禪真個掩彩殺人如何得到德山臨濟底機用不見古人頌他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飜鸚鵡洲有意氣時增意氣不風流處亦風流蓋從

上諸祖只是與人助得發機如放大銃砲相似你腹中無許多猛烈火藥我雖有火引如何點發其驚天動地之勢你果有古人如此痛憤傷感自能觸發得大徹大悟也只此一個痛憤感傷便是撥亂反正定國安邦之眞作略也乃喝一喝而起

立春小參春王秉令萬物咸新小徃大來地天交泰拄杖子衝散三十六員天罡撞倒七十二座地煞剛剛太歲頭上打一棒泥牛忍痛不禁直得掀翻刼外拶斷命根乃囫地一聲曰恩大不能窮罔極將此深心報太平

同禮高軔礿居士普同塔前小參內秘外現東湧西没卸蟒玉榮隱龍王窟成祖刹之莊嚴攝梵行之律窣鼻孔撩天雙筋垂脚跟點地千峰突生秉金剛心滅純堅固骨感神鴉之啣薪入靈龕而超忽三世相承願力深千生不昧靈明揭不同生死能普同無縫塔中藏日月

小參人人脚下有一地步爲甚麽踏不着人人眼前有段風光爲甚麽看不破人人全身在這裏許爲甚麽無個入處不是踏不着秖爲向外馳求不是看不破秖爲妄生分別不是無入處秖爲承當不下雖然也須是親自踏著親自看破親自承當一回始得何則不見道精金烹大冶美玉出藍田

小參十五日面前黑似漆兩眼對兩眼見見不能及不能及揭地掀天無處覓忽然吹滅龍潭燈萬仞峰頭揮楖栗揮楖栗大地聖凡齊吽屈卓拄杖云還有爲大地聖凡雪屈者麽衆無對復云大地聖凡有甚麽屈聻

小參拈拄杖云橫按鏌鎁傳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正當恁麽時還是太平還是擾亂試出來定當看衆無對云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

小參坐久却成勞出門又是草風吹瓊樹枝紅日照杲杲昔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大梅山見常公夾山便舉問未審二人見處那個較親梅曰一親一疎夾山復問那個親梅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梅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自云當時失一隻眼雪竇云當時換得一隻眼山僧云定山只見錐頭利夾山不見鑿頭方那堪更問誰親所謂一字入公門九牛拖不出大梅雖似當斷不斷不同德山臨濟用事然其陷虎之

機殺活有在秖如雪竇道他換得一隻眼還有箇點得出者麽若有亦許他具一隻眼

小叅道是則觸道非則背觸背雙超是誰自在可笑野狐不落百丈不昧未免滯句迷宗乘言逐塊直饒他是個斬釘截鐵漢也須能喫杖人痛棒得個轉身始到佛祖不能安排超出聖凡格量之外汝諸人會不會大家共唱太平歌乃知叅施眞個大

小叅古德云我若一向舉宗門中事直得叅堂前草深丈二何故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徑山則不然我一向若不舉宗門中事直得世界

黑漫漫地無有向明處何故宗門玅唱如日麗天凡有目者無不皆見諸仁者且道山僧恁麽舉還與古人有同別也無到者裏也須具眼始得不然饒他古人不舉宗門中事叅堂前未免草深丈二饒我已恁麽舉世界亦未免黑漫漫地

太平各菴請小叅眞獅子兒一擲便轉大香象足截流而行若是羣小野狐則疑慮不濟何堪作者之機用昔有僧問古德云如何是佛德云我向汝道恐汝不信僧云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德云你即是佛僧云如何保任德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此便是師資奇特之遇也古德太煞狠手如將一千二百斤擔子便教此僧擔窺見他是個鐵骨漢一肩即能荷負乃引上萬仭懸崖極力一推且喜此僧却能撒手横趨而去豈不痛快今太平諸禪人發勇鋭心來親杖人使諸禪人有出問如何是佛我則道問佛且止如何是你果是有血性漢子被者一撥即猛省曰便恁麽去時如何杖人不妨荅個錦上添花色愈鮮豈不更痛快哉雖然且道山僧與古人有同別也無噫也須你各各別具隻眼始得擊如意云珍重

諸善人為求慧壽嗣請小叅日南午聖人作而萬物

覩水流溼而火就燥雲從龍而風從虎野老門前歌太平三歲孩兒打花鼓打花鼓莫來攔我毬門路紛紛齊跨玉麒麟鳳凰山下叅老古老古摩頂稱善哉信為道源功德母智慧壽命從茲生一切嗣子從此數汝修善則得樂汝作惡則得苦汝能戒殺放生則有慈悲種子可免輪迴寃報與刀兵之災危汝能念佛叅禪則有智慧種子可超生死業識與開心性之與府汝能一一於此信受奉行則不異靈山親授記於你汝

諸居士請小叅信人不如信法信法不如信心信心

不如透脫則有機有用有殺有活能驅耕夫之牛可奪饑人之食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其或未然不免弄光影子有甚交涉昔大梅禪師嘗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梅有省即往四明山隱居後馬祖遣人來驗他曰馬大師近日施設又別也梅曰如何僧曰非心非佛梅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只即心是佛祖歎曰梅子熟也這個便是信滲而能信心也汝諸人皆是為滲而來還信得自心麼若信得及則心外無佛若信不及切忌向光影門頭自埋沒好珍重

小參天不高地不厚俯仰之中誰永久超然能悟此靈知天上人間何表表汝諸人須自保莫隨妄想空顛倒斬釘截鐵出九流只今成佛未云早既不早急奮吼我不輕於汝等汝等皆當立地構來則一切功德智慧莊嚴曾無欠少我不孤負你你無自負好為仁請小參良久云會麼此中有個定盤針佛祖聖賢皆取正有能覷破此幾微生死海中超性命諸仁者針在何處以如意指云見麼這裏見得便見重陽九日菊花開一句全提千古令驚起石埭沈總戎仟攜妻子道快走快走一拳打破陽臺鏡拍手相將出

闊藍繫與永處那伽定且道誰為作證不見似舅底外甥親到靈山代飲命

非遠請小參鼠咬頭巾破火燒裙帶香這些消息子不待更商量非遠昔來石耳峰前正值猛虎當路今到靈山堂上方逢毒鼓驚天到者裏直須拚得性命全機撥透始知有急切相趨事鞭起泥牛耕石收

小參有無偶欲結交特地反成憎愛更擬合避嫌疑究哉沒處躲背露柱撞碎額頭直得血濺梵天虛空爛破肚子却乃皮如乾豌德山臨濟路見不平一個棒如雨點一個喝似雷轟洞山雲門傍觀最親一個機外殺生一個句中利害轉使兩下寃深流毒汝輩杖人到此作麼生柰得彼何乃為他擒出板齒生毛老趙州問渠狗子有佛性也無向者個道有向那個道無成此兩邊隔礙者老妖精却道皆是出彼狗口問有問無爭怪得我杖人大咲曰勘破者老誵訛也到此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凍殺者法身風月難遮蓋汝等諸人會也不會你若果然不會自有露柱當罪虛空當罪與你無干各自請退

小參拈竹篦子云佛也靴尖綻線祖兮腰帶生蟲之乎勿左者也地水豈右火風堀石舂爛難碎太虛打

破易縫白拈黨奴何所恃而貢高我慢黃頭碧眼作麼的乃作啞粧聾拄杖子決斷不下自巳巳喫了三頓竹篦子指點得透未免孟浪無所適從今日潦倒憐兒不覺醜抖擻屎腸爲汝盡底說破他時大徹大悟之後切忌逢人靠實脫空如何不靠實脫空有僧出云石女彎弓射斗牛師云他爲甚麼要射斗牛僧擬議師喝云這脫空漫語漢以竹篦打散

小參拈如意示云會麼知有者始解奉重到者裏自作得主始能于生殺法中逆順自在不則自救不了何能出生佛祖慧命哉雖然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

人同門出入者非冤即是親不見鴦崛摩羅尊者是箇殺人不貶眼漢六親不顧只圖快心驀地被箇佛口蛇心的老瞿曇輕輕一句皷殺乃命他托鉢去却好撞著長者是個冤家彼有婦産難求爲救濟者漢到此一毫鋒芒用不着乃曰我是初學待問世尊來著甚死急爲俗人討催生散者瞿曇舌裏藏刀且撥一鼠粘子毒似砒霜曰我從聖賢刼中來未曾殺生誰知正攻著殃崛負痛處將謂代人傳語不幾喪身失命哉且喜彼姆子不曾沾著毒氣兩得分娩使沾著了些豈得俱活若恁麼則我此現前大衆與央崛

等誰不聞此未曾殺生之語者箇誵訛在甚麼處何不超然分娩去復拈如意云者箇便是杖人取底疎山曹家女乃吾洞上血脈服侍我久懷得一胎未曾出生還有道得一句使此即分娩者麼噫驀能撞出頭來者便是指天指地人

小參冷竈裏也有人能下火熱鍋裏也有人能著水秖如四壁蕭然一貧如洗時還有奇男子巧媳婦能不爲無柴無米所苦困而不餓殺凍殺且能自作活計者麼若有許他生死海中迥出魔佛界裏橫行不則如汝等終日穿衣喫飯忽被一人撥著便無出身

路也豈不痛哉且道是甚麼人乃能于此施殺活轡喝一喝下座

冬至小參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正令全提十方畝命正恁麼時直須識得主中主始能爲毘盧師法身父與十方塵刹諸佛作藏心與法界聖凡依正造慧命所以不動心印華藏全彰主伴交參古今無間若向者裏透得去則求其一毫潛見剎復與迷悟終始之異同了不可得也雖然若不親的覷破此個機關又誰能向塵中作主使化外來賓於類不齊混不得處傳此佛祖不傳之慧命爲世法出世法之宗本哉曾

麼各自儼然好生尊重

鈕天倪薦室請小叅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還知現前這一念不生不滅底主人公麼若知得則天上人間隨意自在復云七賢女共入林游覿面全提各展眸谷響山中應作麼春花春鳥十分幽孰能幽鐵牛不食欄邊草直入孤峯最上頭

嘉禾歸居士薦子請小叅鏡光無異影眼幻却生迷驚破玉人夢黃鸝枝上啼諸仁者嬌花易謝誰憐弱喪知歸嘉實晚成自喜傳芳有在父子之恩親不爽

去來之義命靡常就中撥轉機關格外濬通淤脈只今當如何撥濬心契可能形再合春還應見樹重榮

嵩乳和尚訃音至小叅逝者果如斯夫猶有不舍晝夜者在花卸萫林清浦渡頭煙棹冷月洸東海通玄嶺外夜猿哀雖然此是今時門中世諦流布邊事秖如淤乳相關別有親切一句作麼生神其鑒諸𢁉叶斯在

博山小叅賓頭盧尊者應阿育王齋乃策起眉毛云大王會麼我於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亦預其數者箇髏鬍子雖則冷面毿髗却能撩人巴鼻何如我博山座下有個老骨董不學長汀子於十字街頭伸手乞人一文錢偏於龍象蹴踏底脚跟下緊峭他底草鞵也不曾放過一個今當從心之年却做此饅頭餡子與一衆橫咬豎咬忽肰咬著舌頭乃知老骨董有紅線穿人鼻孔在杖人不免打個呵呵且道笑個甚麼一把榔𣔻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杆

小叅欲行奉馬當食進鹽王索僊陀婆智乃在機先鳳林關鍵太容十字街多白拈靈龜脫殼方堪占不下孫臏無飯錢況乃久雨不晴打濕眉毛無處曬眼只得橫眸讀梵字彈舌念眞言爭奈吹火常尖嘴柴

生㵼竈煙

小叅卓拄杖云天晴日頭出雨落地下溼可憐見打失了許多人眉毛脚跟也六祖問南嶽甚麼物恁麼來當時便好打何待八年後始道得箇說似一物卽不中堪作何用先博山逢人便道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去當時便好打何待黑牛臥在死水裏更不見出個蹄角踏殺天下人去如今還有與六祖作主與先博山出氣者麼出來與拄杖子相見放過卽不可拈拄杖打散

小叅召大衆脚跟下事作麼生衆無對師云剔起眉

毛看巳蹉過也復擊如意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可笑韶國師無錢做買賣無端撞着把破木杓底老龍牙兩個漆桶渾不快直饒向曹源一滴水裏翻身依舊赤土塗牛妳分付汝等橫三豎四中切忌被那沒面目大王捉敗

壽昌使至小叅舉玄沙遣僧致書上雪峰峰揭開緘見三張白紙乃拈示衆云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沙聞之曰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杖人云以尋常觀他父子大似家富小兒嬌殊不知雪峰慣撒漫天絲網玄沙却肯向明眼人前打失鼻孔今日壽昌成長老遣使到博山爲杖人作供乃有一牘卽以火焚之不妨千里燒却人眉毛但汝等喫他油麵䭔子切忌東飼西飼

小叅舉雪峰一日云此事如一片田地相似一任衆人耕種無有不承此恩力者玄沙云且作麽生是一片田地峰云看玄沙云是則是某甲則不然峰云你又作麽生玄沙云秖是人人底師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父子親承作恁麽舉止雖好一片田地未免互相拋棄若問博山作麽生是一片田地便與一棒教他知些痛癢則種田博飯有餘力皷腹謳歌樂太平

小叅舉龍潭一日問天皇云某自到來不蒙和尚指示心要皇云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潭曰何處是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與汝接汝行食來吾與汝受汝禮拜時吾與汝合掌汝更疑何處不是示汝心要潭忽然大悟笑巖拈云龍潭恁麽問天皇恁麽荅若不悟太幾成世諦若實會得凡聖秖有虛名迷悟皆爲剩法若實未會不可瞎驢趂大隊師云大小天皇雖則一期點化爭奈將石頭一宗打破狠藉那堪笑巖又向糞埽堆頭添了許多臭穢薰人博山恁麽道汝等又向何處措手足各自散去切忌磕破瞎驢鼻孔

小叅卓拄杖云我有一句到你不如拄杖子一句到你拄杖子一句到你不如你一句到拄杖子如何得你一句到拄杖子擬議卽打折你驢腰

小叅舉紫湖禪師一夜大叫有賊大衆皆驚起紫湖於涂堂前捉住一僧曰賊在者裏僧云某甲不是湖曰是卽是你不肯承當師云我聞紫湖有惡狗善能咬人性命原來也只是吠聲無能唖實雖然做賊人心虛暗地裏咬死一個半個也不見得我博山門庭廣大不養此物只有一把吹毛利劍掛在冷處有不

識奸惡者俋其鋒芒教他自喪身命我者裏不動聲色坐致太平汝等大衆也須防愼始得

小叅舉長慶示衆云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叅學事畢杖人云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究結不開且道長慶與杖人撞著是個甚麽道伴而利害如此秖如汝等摩肩接踵在者裏又是個甚麽試道看衆無對師云也怪汝等不得

小叅舉巖頭見菴主拈一把斧云道得也一下道不得也一下主不對巖頭擲下斧云草賊大敗乃舉似德山云洞山門下不道全無德山門下未夢見在師

云惜乎德山放過問他德山門下又作麽生待擬對便好痛棒打出雖然秖如巖頭拈斧問汝大衆又作麽生對他他道洞山門下不道全無何處是洞山門下底事若透得去可以全機敵勝不則盡是立地死漢要夢見古人也未得在

入堂小叅舉良遂叅麻谷谷見來即拈鋤入園遂即隨入谷見彼來即出園入方丈閉却門遂乃敲門谷云是誰遂於言下大悟曰和尚我若不至洎被者兩部經論悞殺便歸散却衆曰汝等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汝等不知師云麻谷未曾與一語如何纔敲門便悟去杖人亦敲門進堂汝等面面相見如何不悟又如何是良遂知處汝等不知秖者些子便是古人急切處觸著磕著便嚗地折撲地碎知此則亮座主之見馬祖太原孚之聞鼓角一等是此毒發也汝等既不急切何處得此毒發可惜許可惜許便歸方丈

小叅明鏡當臺纖毫不隱靈鋒出匣凡聖不存須知向上一機如擊石火閃電光相似還有轉得身吐得氣者麽良久云沒孔鎚

小叅卓拄杖云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博山今有最急

切事先要個能奪我拄杖者始分付他衆中還有麽衆無對師云勞而無功歸方丈問侍者適間爲何不秖[illegible]者曰鷂子過新羅也師便打侍者云和尚也是虛[illegible]撅師云我撅破你頭也沒交涉者無對師自代前問云和尚不能與拄杖子作主也代侍者云也是勾賊破家

小叅解白玉大連環開黃金無縫鎖也須是個超絕佛祖底妙手今日六月小盡一年已爪分半個去也雖足山中飲光尊者作麽生思量兜率天上逸多大士又如何計較秖如壁上掛錢財老鼠咬腰帶者個

消息也須透過若透不過問取西樓笑長老師歸方丈笑公隨進師云如有人問長老壁上掛錢財老鼠咬腰帶是甚麼消息如何荅他笑曰直待禪床震動師云祇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時是誰禪床震動笑曰多煩和尚挂齒師云恁麼那笑曰誰敢擊雷門師微笑

小叅菴提遮女問文殊明知生是不生之義死是不死之義如何又被生死之所流轉文殊云其力未充杖人云當時只合扣齒三下進山王亦以此義問修山王修云筍畢竟成竹太如今作篾用得麼進云老兄欠悟在杖人云我只將一把稻草與他修云老兄又作麼生進以手指云者個是監院房者個是典座房修卽禮拜杖人云我只震聲一喝大衆汝等若於此三轉語薦得許你與古人各有出身活路汝若不薦且一坑埋却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五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六

門人　大成　大奇　等編

小叅舉雪庭裕和尚因僧叅庭問甚處人曰青州庭曰識得趙州布衫否曰趙州布衫近被人裂破了也庭曰因甚裂破曰風流不在著衣多庭便打曰因甚打某甲庭曰咄風流在甚麼處杖人云者僧雖是青州人不知地頭事却被雪庭老古董捉敗發配在趙州叅渠乃將錯就錯恰得個快活處

小叅舉裕和尚示衆云北斗似杓南斗似瓢任伊斟酌暖日凉飇冬至寒食一百五須知節候不相饒到此莫有解吞吐者麼杖人云不見青源白家酒三盃猶道不沾唇若有點頭知尾者應笑大悲菩薩甕裏坐道士酩酊捧漏巵

小叅舉松庭子嚴和尚因僧問巖頭叅洞山不肯洞山嗣德山不肯德山巖頭有甚長處庭曰若肯二師則孤負二師太也曰他道洞山古佛只是無光是若何庭曰渠却有光不是古佛杖人云者老漢舌頭墮地也任山沒柴燒近河無水喫作甚麼家計若是問我巖頭叅洞山不肯洞山嗣德山不肯德山巖頭有

甚長處但荅云巖頭向鋒刄上念供養咒曰他道洞山古佛只是無光是若何但荅云你者般嘴巴骨驢年㕘在秖如杖人恁麼道擬向何處撒屎尿

小叅舉熊耳子定和尚示衆云洞山金針玉線大似花前弄影臨濟三玄三要無非醉後添杯諸人還勘得破麼良久云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杖人云熊耳老漢滿口含氷還於洞山臨濟二宗旨中有出身路也無若能勘破不妨一賽兩彩與千古人抽釘拔楔其或未然且試勘取千尺絲綸直下垂句子保你徹㕘在

小叅舉凝然了改和尚示衆云昔日祖師初來販得久遠滯貨無人承當只得九年面壁後來二祖却似癡猿捉月問安心者老漢也是憐兒不覺醜向他道將心來與汝安二祖便爾承虛接響喚作得髓看來也好與三十棒何故纔涉唇吻便隔千山諸人還會麼咄山僧今日恁麼道也好與三十棒杖人云要與佛祖爲師開鑿人天眼目直須有抽筋不動皮換骨不見髓底手眼始得凝然老子不妨快絕只顧步步登高不知正在古人脚底要與上下平分風月尚欠一著在杖人也有三十棒不輕分付看那個能承當者領去

小叅舉僧問俱空和尚如何是空刼已前事空云烏龜向火杖人頌云天下人情多不疑更詢空刼欲何爲烏龜向火分明事舉似儞陀應皺眉

小叅舉南陽忠國師因南泉來叅問甚麼處來泉云江西陽云還將得馬師眞來麼泉云秖者是陽云背後底聻泉便休長慶云大似不知保福云幾不到和尚此間雲居錫云此二尊宿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㕘爲當扶面前扶背後杖人云南泉井架高樓國師漆桶裏斫額此外兩兩三三扶面前扶背後正是揚

州拾馬糞却㕘蘇州賣合香

崇先小叅春山青秋水綠明月淸風四時自足常不輕菩薩來也向阜亭作賀曰恭喜新長老多嗣多壽多福而我生平廣行禮拜往往受人毀辱你是何神通恣力不招人自皈依不言心自信服弗吝埀慈爲我指此幽獨杖人莞然而起曰善哉大士我何人斯敢當此高視秖緣我昔曾供養以故今還來報復大士禮謝曰善哉長老我從今更不敢改此題目

薦亡小叅月澄香閣冷花謝玉樓空雲外秋聲切孤鴻喚遠風向者裏薦得一靈原不昧生死未曾迷則

知靈照女奪龐父之機於百草頭邊透祖師意龍王女獻海藏之珠於無垢世界成等正覺秖如薦抜底受用作麼生超超桂轂無私鑒獨運靈光透刼前

小叅百草頭邊見老僧千峰黃葉弄峻嶒鬧市叢中識天子家家門前火把子何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農夫陌上歸機婦家中織此段風流說與誰個中未許明端的杖人拈出太平景致汝等好自委悉鳶飛魚躍見天機社舞村歌忘帝力

小叅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翻身撞倒老空王捉敗真贓還吽屈誰見此真贓誰雪此寃屈

欲識真金火裏看杖頭有眼明如日

小叅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王老師賣身無人酬價未遇甘贄行者到留得竈上個破鍋不見山門前御龍橋畔草離離金家堰毎有賣糖人打鑼子向者裏過此中有一僧聞此鑼聲却於糖上著到將一文大光錢托道友買一塊來壓饞此友過手擲地曰若作一文錢會入地獄如箭射此僧猛省曰捉敗我偷心也杖人聞之乃呼此友來問曰是你恁麼點發他麼曰是被杖人一頓打趂出太汝等還有知此消息者麼

小叅三七日前釋迦掩室於摩竭三七日內海底波斯嚼生鐵三七日後大家笑龜不成鼈無論是七後七前只要你自奮自烈不有傷心人爭解死寃結說甚麼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若作一場鬼戲徒自掉棒打月

小叅異方穿心國有一好事自以出人頭地者忽被大鵬金翅鳥擒向虛空拋擲尋落下我震旦國中彼陡見此中人箇箇胸次嚴密渾無縫隙乃詫曰原來者夥人皆是一竅不通者中有個眼光爍破四天下漢迎風與一痛掌直使血流披面疾奔杖人處吽屈

杖人曰你道者一掌打著阿誰彼人目瞪口呿杖人曰徒自仰寒空那討金翅影

除夕小叅百丈老漢不識好惡却於臘月三十日夜始問人作麼生折合大似老鼠尾上擊研鎚若是趂狗追墻掉過頭來性命却在他口裏雲門道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也是錦井陷人壽昌云是者等過日子不是者等過時光未免金鎞刮目北禪欲烹露地白牛與人分歲正是窮人多詐者隊老古錐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兒自謂有殺活手眼消不得杖人一笑薦得此咲許他做個本色衲僧脫脫灑灑去若

也不薦明年更有新條在引得春風吠不休

小叅舉秀才問長沙弟子只見千佛名經不知居何國土亦化物也無沙云秀才曾到黃鶴樓否曰曾到沙曰崔顥題詩後還有人題否曰無沙曰得閒題取一篇好師云岑大蟲灑食大地皮毛有滴血落處可成甚麼種族若是我但呼秀才待應諾便向道你好個彩頭一試便中狀元頌云飽腹文章半字無儼然毀試便傳臚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觀花滿帝都

小叅巖頭雪峰欽山同到德山三人並行尖的先露欽山便問天皇也與麼道龍潭也與麼道未審和尚

作麼生道德山權衡在手乃云汝試舉天皇龍潭底看欽山措手不及擬開口被德山便打得一個痛快欽山歸寮却又劄彼同伴曰是則是打得我太煞人却道欽山落節殊不知他藏鋒有在巖頭果肰曰你與麼他後不得道見德山諸昆仲既彼三個同上人門戶如何巖頭便靠倒德山還見者利害處麼於此見得不妨於千載萬載洞徹古人又不妨於千里萬里喫杖人痛棒不則徒自冷地叫蒼天盡是墮身死漢有甚救處咄

小叅鳥作巢于大樹梢上謂先取得定風柴一枝在裏許雖八風吹亦不傾覆此鳥具何眼便認得此枝此枝不知從何樹上釆得來底鳥能如此亦可謂不如人乎更有奇者鷦螟飛在十字街頭巢于蚊睫上乃大叫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不知此亦有定風枝否汝等須抖擻精神看或有一枝落下來一喝云看取眉毛好

小叅舉瑯琊覺和尚拈起拄杖作靠山猛虎放下拄杖如入水蛟龍靠山猛虎作麼生商量入水蛟龍作麼生話會若也不知者一竅拄杖子咲汝去也卓拄杖一下師云大小瑯琊孤負者拄杖也杖人則不然

拈起拄杖不許猛虎靠山放下拄杖不許蛟龍入水若纔擬議者一竅打折你驢腰且道瑯琊還有出身路也無放過郎不可遂打地一下

小叅若有與從上佛祖言教如生冤家相似底不消我一拳若有與十方凡邪魔外如生冤家相似底不消我一掌還有與自已舉心動念如生冤家相似底麼良久云我不怕你走向草裏去

小叅舉長慶示衆云淨潔打疊了近前就我索驀脊與你一棒有者一棒到你你須具大慚愧若無者一棒到你你向甚麼處會師云天界則不然不消先打

叠了來到者裏便驀脊與你一棒有者一棒到你你作麼生會若無者一棒到你你也須具大慚愧還有知長慶與天界落處者麼石壓筍斜出巖懸花倒生

小叅物見主眼卓豎新羅渡海僧撞倒庭前柱三滲漏誰敢傍通四禁墮何勞過許卯出日戌點燈多少癡人以蛇爲藤驀地遭他一口待你叫得阿爺日午巳打三更

小叅今朝八月朔是日月合璧且道金烏玉兎商量甚麼良久云兩個沒孔鎚相對不相識

小叅生意要逢時出處不如聚處奇我笑當年湖南箇箇飯在布袋江西米在簸箕沒鼻孔衲子無不飽齁齁地佛祖亦有所不爲面皆爲名聞利養之所羈縻至於今日不是狐狸之在桃廓便是鬼魅之在薄帷噫嘻嘻爭怪伊

小叅有利無利但看行市我欲叫汝等一聲汝等若解應秖恐三十二應十四無畏一時都通達去了若叫汝等一聲汝等若不解應又恐十方無壁四面無門一時都逼塞去了仔細思量不如寄此三寸好何故開口叫人多悞事令人自肯始相親

小叅民之溺如巳溺民之饑如巳饑此禹稷之心誰能識彼之迷即我迷彼之墮即我墮此佛祖之心自不欺纔作如此說無厭足王來大喝曰你者小廝兒何敢發此阿耨多羅大貪大嗔大痴之心我見他勢頭來得不好乃合掌云不審你也太殺無厭足生欲來使我皈依你麼你若收了我者個門弟子教你此身沒骨沒皮去在彼呵呵大笑忽然不見乃顧視大衆云你道他與我是甚麼心行衆無對乃云盤陀石上栽松栢别有風流人不知

小叅舉僧問好大哥月生雲際時如何三個孩兒打花鼓莫來攔我毬門路杖人云者漢快活却快活也只是沙裏輥骨碌乃頌云月生雲際是如何出格風光消幾多摸却虛空眞面目木人拍手唱巴歌阿呵呵會也麼會則明眼落井不會則啞子喫瓜

祈晴小叅前纔求雨火燒海藏龍王今又祈晴水浸日宮天子水火互相凌奪誰能感格救民沒孔鐵鎚忍俊不禁走向臨濟求晴臨濟曰不消我一喝教他迷霧頓開及喝得口啞愈見淋漓不絕又走向德山求晴德山曰不消我一棒敎他太陽迸出及棒著東海鯉魚轉見盆傾不止更走向洞上求晴洞山曰不消我一劄教他大地如火發相似及劄得上天如米

箭愈見滲漏不徹惱得沒孔鐵鎚直得爆地破方乃到杖人處求睛杖人以雙手扯自己兩耳大笑曰阿呵呵好大哥我知你者一夥潑皮沒柰何却來累我長耳定光喫撻巴復喝曰天晴了么

小參舉熊耳慈和尚云般若無知應緣而照山僧今日撒屎撒尿那邊放者邊碥東山西嶺笑呵呵幸然一片清涼地剛被熊耳染污他師云者漢大似抱贓叫屈有甚出脫處杖人要駁他一上般若無知不緣而照誰解屎誰解尿杖子乘夔到中原東山西嶺眞堪笑老胡好坐熊耳峰無個衲僧聞屁臭者也是無

贓抱屈徒自悶氣作麼平生怪底害相思草動風生禁不得

小參舉巖頭與雪峰辭德山云子他後作麼生頭云不忘山云子何所據頭云不聞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智與師齊減師半德德山曰如是如是當善護持師云汝者隊黃瓜茄子聞德山巖頭如迅雷不及掩耳那知他末梢如臭蟯螂弄糞毬子相似當時若能於問子何所據便推倒禪床縱者老漢有追風捉電之機亦無及處豈不使後世子孫赫奕光明不致如今之灰冷哉噫前途更有險危在吹滅火光作麼行珍重

小參舉白馬喜彼太陽玄叫一聲便得一個入處或問佛法大意却云善犬帶牌問如龜藏六時如何却云布袋裏弓箭杖人云者漢却也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又誰知有高著眼底在雖然更須知他有個出處在

小參舉巖頭與羅山卜塔基羅山中路忽云和尚巖回顧曰作麼山舉首指曰者裏好片地巖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歇次山禮拜問云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巖曰是又云和尚豈不

是嗣德山而不肯德山巖曰是山云不肯德山即不問秖如洞山有甚虧闕巖良久云洞山好佛秖是無光山便禮拜杖人咲曰者兩爻子雖則恩深義重却又互相活埋好個在洞山不肯洞山嗣德山不肯德山末上被羅山一拶却乃死去十分曰洞山好佛秖是無光轉見即當不少若是杖人便反轉鎗頭道是則是汝於何處見我不肯待羅山擬對劈脊與一痛棒教那賣瓜漢撲地碎不死在句下不亦別得個通霄路乎雖然殺人須有活人刀活人須有殺人劍擊如意一下

小叅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雞不亂啼犬不亂吠此是
甚麼境界衆無對秖如僧問曹山和尚國內按劍者
誰荅云曹山杖人云險且道是者僧險是曹山險衆
又無對師云汝等旣是爲生死爲甚向者裏不敢道
一句冶公云險師云喪身失命也公云太平原是將
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師云也是鬼門關上賣骷髏
小叅師顧衆云選舉以三塲爲憑據秖如選佛以何
爲憑據衆無對師云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且道
如何是不露風骨句良久云我昔在玅法寺曾有一
語還有記得者麼衆又無對師云何不道天界堂上

亦不少一僧云知音不在頻頻舉達者須知暗裏驚
師云餓狗嚙枯骨僧咄一咄師大喝曰還知者一喝
落處麼僧禮拜師云可惜許者未語先分付底句子
無人道得不免皆是立地死漢
小叅舉大慈寰中和尚因僧辭問甚麼處去曰江西
去慈云還將老僧去得麼曰非但和尚更有過於和
尚者亦將不去慈休去師云大慈與者僧將欲把臂
並行爭奈前不爬村後不迭店汾陽代云知你力微
大似作死馬醫法眼別云和尚若去某甲提笠子也
是看風使帆若是天界見他恁麼道劈脊便打若云

和尚爲甚打某甲與他道到鄱陽湖裏見五老峰時
切不得忘却者一棒還有知天界落處者麼衆無對
師咄云禮拜了退
薦亡小叅師擊如意云夜半放金烏通身黑似雪北
斗裏藏身拔出眼中屑且道誰能拔出眼中屑者裏
薦得玉線金針逗出風彩是甚風彩復擊如意云十
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枝上月皎皎
壽昌晚叅大衆其中有脚跟不踏著祖父田地者麼
良久云秖如山僧二十年前在此壽昌親見師翁翁
問山僧曰子日後當作麼生山僧云不敢孤負和尚

翁曰如何是不孤負事山僧云待和尚涅槃後向和
尚道秖今已二十年矣且道師翁曾涅槃也未山僧
曾與師翁道也未現前諸公個個皆和尚子孫畢竟
如何是不孤負事若向者裏透徹道得者請出舉揚
山僧相爲證盟僧出問先祖郎今在甚麼處安身立
命師云禮拜著進云恁麼則覿面無回互相逢不展
眉師云你見天上鷂子麼進云見師云過新羅也僧
禮拜師乃云日日日東上日日日西沒寒則普天寒
熱則匝地熱惟有大好山應時還及節且道只今是
甚麼時節聻噫一語喚回鸚鵡夢九霄奪得鳳凰歸

寶方晚叅師舉雲門大師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雪竇云挂在壁上達磨大師覷不見覷著即瞎却眼師云者二老漢撩亂乾坤即不無若是安邦定國尚未夢見在祇如山僧今承寶方老和之方應得寶方受用且道寶方受用又作麼生復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一體同觀龍蛇混雜凡聖交叅噫無限珍奇無用處前三三與後三三

晚叅儼然未散同一會眼橫鼻直各相對設茶爲我慶生辰若個生辰肯自昧愧我四十有五年生計何曾値半錢乃伸手云展手示人人不會復將拳云那

堪更堅者空拳鳳山老却天然一盃先爲密相傳但願年年此夜月與燈相照未生前

晚叅舉長沙岑禪師有一秀才問曰弟子見千佛名經祇見其名不知居何國土亦化度否沙云秀才曾到黃鶴樓否才云到沙云崔顥題詩後亦有人繼作也無才云無沙云秀才閒時題取一篇好師召大衆云會者秀才問麼青蛇口裏醱會者長沙荅麼黃蜂尾上針雖然如是若有人問我但荅他云今日山中

大衆禮千佛辛勤楚中廣上人問予身外無餘之說估自巳長衣設茶供衆山僧不著便待無人時來與你將那一隊貍奴白牯一一按過且道壽昌與長沙之荅有同別也無若也會得儞人有待乘黃鶴若也不會海客無心戀白鷗

除夕晚叅大衆會末後句麼開頭句是會開頭句麼末後句是會成佛作祖句麼發諸真實心是會生死輪迴句麼用諸妄想心是會臘月三十夜折合底麼初一早造端底是會得正月初一早造端底則一年三百六十日與百年三萬日乃至百千萬億刧底都折合了也你今夜折合得明白則明朝造端更明白也一年底事豈待今夜始知迷昧之人雖於今夜始

知未必能知始終之故如人或放帳或欠債或勤儉或惰傛或得力不得力或決絕不決絕至于今夜公案方定業局巳成急處先牽重邊先墜故人一生之事都于臨終將見益闇羅之業鏡臺元在自巳方寸中也其中有能作主宰有自繇分有出身路者雖于今夜見効而實操持在平昔也大衆如人到了懸崖萬仞始能撒手歸家不然日暮途窮寃敵相遇爭免喪身失命之患哉噫手把金剛鎚有無俱擊碎時你又作麼生遂歸方丈

晚叅世出世間事秖要有個承當底心無有一事不

成辨也秖如帝王纔一承當此大寶位則萬國民物禮樂征伐善惡損益皆入方寸中如明鏡對像也故曰道遠乎哉體之即神又云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又如一僧閒居叢林數十年更不察常住中事一日住持以家事托付管理此僧纔一承當不一日間將千百年開創本末及山場田地房屋器用與人境順逆都明白了交往之善者知密邇之不善者知迴互之急事則先之緩事則後之其中主賓照用與奪權衡儼然于心目之間凛然于感應之外此非一念之承當在巳安能直疾洞察之若是哉故凡事必先認得題目明白其中行文自不難耳所以古今佛聖帝王乃至百工技藝纔有一念承當皆能善其用心占其地步取其提徑討其精微也我等參學之人不先承當此性命大事安能認取本命元辰之下落生死顛倒之根原哉故千年秘藏一旦打開萬刦靈心一念透露其亦在直下承當而巳矣珍重

邵武肴壽庵請晚叅師召云大衆汝等要壽昌說晚叅麼壽昌先要與你斷過你若肯掩却耳即向汝道衆無語復云恁麼則待壽昌無口時向汝等道遂歸方丈次日庵主進方丈更求開示師曰待我有口時

向你道

晚叅師召云大衆見麼同門出入夙世冤家所謂冤有頭債有主只今海岓居士特請山僧開示畢竟爲個甚麼事大家在者裏相賛簇攢大衆試道看衆無語師乃拍案一下云燈連鳳翅當空焰月映蛾眉顆面看黃居士問冤家聚會時如何師云千刀同一割士云頭落時如何師云跨跳上三十三天打破彌盧腦頂士云還是和尚安身立命處麼師云居士慣隨人脚跟轉士禮拜歸位云還有問話者麼問波湧斷橋人喚渡柳陰撑出獨舟來時如何師云淚出痛腸阿誰知得進云竿頭絲線從師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師云且待我打三橈著遂歸方丈

晚叅聞公大師在衆師領曰先和尚云忽然踏著死猫頭從前所有皆分付如今亦有踏著者麼聞公曰踏得著不惟所有即所無亦分付也師曰大師太濔逗生聞公曰先和尚末後有偈遺博山大師曰吾道五十年大闡不合元來亂統之分付諸方爲痛責相逢復以重加鎚近見諸方往往謬爲議論蹉過先師深旨和尚當一舉揚毋使後學失眼目也師笑曰者叉爭怪得他此我先祖末後全提之大爐鞴亦未免

爲憐兒不覺醜耳如大富長者謂人曰我有如意寶珠被不肖子偷去你爲我捉敗奪轉贓物來相似此正與南陽忠國師對肅宗皇帝曰檀越不會山僧有傳法弟子躭源者卻請此事可詔問之其旨同也若諸方謬議是他無眼豈特不知先壽昌落處卽彼臨濟末後所謂不知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卻并雲巖相次欲絕之語皆不知也又安能滅胡種族自作斬新條令之人也閩公曰和尚今夜將者一隊老賊底死猶頭一齊捉敗也師曰莫太累我

新城縉紳諸公請晚叅邑宰廖公因譚青原山有挂角寺靈跡甚奇師乃云善于名山挂角者莫若蘇東坡輩也如匡山東坡亭雙徑東坡池西湖東坡堤之類何處非彼挂角哉至於佛印住金山寺昔人論蘇公與佛印法戰不勝輸玉帶鎭佛印山門蘇公亦自爲詩云鈍根猶墮箭鋒機殊不知蘇公慣用陷虎之計以一腰玉帶占了佛印千古金山者則公案孰能辨其勝負所以吾宗獨貴有轉身活路耳廖公云請大師剖判師顧司理黃公及諸孝廉云諸公各下一語看黃公云弟子前日作金山語錄序有佛印以衲衣授記東坡東坡以玉帶授記佛印甚矣東坡之善

作賊也正叶大師微旨師云者兩個白拈賊須是山僧捉敗始得雖然官不容針且從私通車馬處道取一句來諸公愕然異之師云天地造物機權古今功名事業皆天下公物從上佛祖出世爲人宗旨及世間聖賢英傑或明取其名或暗取其實以爲自巳本分受用此非大白拈賊而何黃公云今日者裏著賊底也不少也師云且道無位眞人是甚麼乾屎橛衆公相顧師云靈羊又挂角去也衆大笑

諸孝廉公請晚叅司理黃公問云滿筵英傑各具機鋒大師如何接待師云鐵關夜鎖千家月金烏常照不當門進云銀碗盛白雪意旨如何師云數點漁燈溪上發夜來明月出蘆花進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今日大衆當機事又作麼生師云夜靜水寒魚不餌公云此是古人底師云依舊尋流更入流公云恁麼則隨波逐浪去也師云海昕阿誰把釣竿公云幸遇大師垂手師顧云離鉤三寸何不速道衆無語師復問諸公六龍起舞將如何衆愕然師云雙陸盤中齊唱采其中那個是么頭黃公云大師著眼始得師云我在公眼裏公云雙眼瞎却將如何師云恁麼則山僧兩手劈開新日月去也黃公拱手

云作家宗師天肰有在

廣照晩叅師舉南山鼈鼻蛇話黃公問玄沙還是官話還是土音師云西天東土進云恁麼則又用南山去也師云喋喋論實事進云鼈鼻蛇出來師云藏頭露影進云忽遇雲門攛殺時又作麼生師云又向杖頭突出進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也師云未必有此靈利漢進云大師不要顢頇師云弄蛇須是弄蛇人進云雪峰道底師云玄沙再來公拱手而退

放生社諸居士請晩叅司理黃公問十方是佛為甚麼專主西方師云沒底藍兒盛皓月公云如何是殿裏佛師云井裏蝦蟆跳上天公云如何是路上佛師云赤脚波斯無鼻孔公云如何是山裏佛師云寒岩枯木發奇花公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時如何師云山門前合掌

圓通晩叅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其昧昧者渾不知也又安知藏天下於天下且能握其機乎其機是甚麼人能握良久云崑崙騎象藕絲御就裏抽牽意自殊

晩叅師顧視大衆云與人實法喫土難消又云與人實法將金不換如何是金不換底實法莫是頭長三

尺頭短二寸麼莫是麻三斤乾屎橛麼莫是庭前栢樹子青州布衫重七斤麼莫是即心即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麼莫是舉一不得舉二麼莫是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麼如何便喫土難消又如何便將金不換只此誵訛在甚麼處有一人終日把刀殺虛空殺露柱殺燈籠又有一人每逢人不論是凡是聖即抉了他的眼刳了他的心又有一人殺佛殺祖黨魔黨外作大闡提其墮無間且道者三個人如何只今還有此三人也無若有又如何判斷他若無何故我老和尚又恁麼舉　且道者是實法不是實法莫是老和尚捏怪欺誑汝諸子麼莫即此是喫土難消麼即此是將金不換麼良久乃呵呵大咲曰此根難消

晩叅道得也一斧道不得也一斧巖頭勘僧兩不頭握地討天徒自若洞山門下不道全無德山門下未夢見在能斬不平之人作家別有痛快且道巖頭還有出身路也無聲前古毳爛咄救取那一半

晩叅夜來雷震虛空如何門窓動禪床動若能知此落處見曹溪則易見天界則難何故風動旛動放過一著仁者心動好三十棒還有與六祖出氣者麼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悞殺李將軍

晚叅五百尊者渡海各顯神力降彼毒龍忽有異方尊者來輕輕彈指便自平伏或有以此與文殊出不得女子定唯罔明能出其定意肯無異杖人云雖則刁刀相似爭柰魚魯參差若如此則一板腔曲子誰不解唱或問畢竟此二公案誵訛處作麼生剖決會麼水不洗水金解博金毋見恩多成怨太誰於根極感黻深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六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七

門人　大成　大奇　等編

示衆峰巒峭聳鶴不停機靈鳳無依獨翀霄漢且道是何人境界以如意畫圓相云會麼太煞天朕漆桶不快太煞誵訛野狐作怪真機不發枉屈死生正眼不開徒償業債秖如真機如何得發正眼如何得開復舉如意云看看如意子踍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十殿閻王打一鐵棒怒氣不禁直得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黃檗山上月白風清淡眼寺中紅爐飛雪會麼良久顧視大衆云隴上梅花開也未我將先寄有心人

示衆因一夕出視工課有私趨藏堂禮拜者師呼之曰你不功課在那裏偷懶么曰禮佛也是好事師以如意擊云莫道我打你是不好事復召衆曰早晚功課乃一叢林人之功課也有一人不同始同終即不得爲公也葢誓願以激發一日之操持晚懺悔以較勘一日之心行是僧家一日之考察也朝乾夕惕使此身心不致少懈進德修業使此言行以及其時是故早晚對佛哀求證明以表不敢自欺此心免使異

日於閻羅大王業鏡臺前消魂喪魄也今天下行人學人戒入禪入至於談玄說妙便擬精義入神及乎兩堂課誦如秦始皇驅窮民築萬里長城不勝逃匿畏塡溝塞壑厺也卽有職事在身正如官差應赴雖具威儀何異沐猴而冠與使傀儡爲戲口雖念曰猛火熖熖燒鐵城鐵城裏面熱鬼魂鬼魂若要生淨土聽誦華嚴半偈經你那方寸鐵圍猛火燄燄中魂魄曾不自聽一字一句教他地獄裏底肯來隨堂課誦聽你半偈經乎爲僧者喫了佛飯尚自不肯禮佛受戒而彼餓鬼孤魂肯來七跪八拜受戒聽法飽食捨

貪而生淨土乎秖此恐彼鬼也哄他不得又况哄那泥塑木雕與銅鐵鑄成底佛菩薩肯證明你昏頭搭腦口喃喃地告訴甚麼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乎只者一個懶惰欺心衆生也度不得只者一念昏亂妄想也斷不得只者一時課誦經呪也學不得只者一刻精誠淨念也成不得又說甚度盡衆生斷盡煩惱學盡法門成盡佛道者乎嗚呼獅子捉兎如捉象皆用不欺之全力尊者一彈指而降大海業龍以能不輕學一突吉羅葢一汲泉清則一井泉清一斗水濁則

一海水濁全心是栴檀析之則片片皆香全體是瓊枝截之則寸寸是寶一堂佛尚念不淸白一刻經尚誦不精誠說甚持戒修行明心見性道甚父母未生前騎聲跨色與甚針劄不入斧劈不開之綿密語頭諸訛公案之事此皆得罪三寶得罪叢林得罪師友檀那得罪身心性命之根本了也其餘何足道哉其餘何足道哉你諸人果能早晚精誠懇切則直下身心明淨聲色純眞令見者聞者皆得頓見一眞法界于一時也卽你自謂能了生死自能於心境作主者試于此自考察看果輕安不輕安果濁亂不濁亂當

自明見不特此也卽念一飡供養呪能慚愧以何法食濟鬼神乎能一舉筋拈匙不昧飲啄之人乎如何七粒卽能徧河沙聻如何三彈指卽超法界聻果能叅透者七粒者彈指則你日消萬兩黃金及受我粉身碎骨供養不足多也若是恁麼昧亂而去則知你尋常起坐日用交參出入屎尿處打失了多少性命他日滴水粒米又如何免得啣鐵負韁還他債負去聻乃彈指一下云珍重

示衆一日師出牌命侍者鳴梆云今日新正大吉普請大衆幹運那事衆齊集聽之悚肰閴然大師傳語

云伏惟和尚新正萬福師笑云大師太斯文生至晚召大衆云今日普請幹運那事何如衆無語師振杖云須知祖師門下不得草草我壽昌師翁開數十年叢林我是他脚下兒孫今日特要爲他證據一番有麽僧纔出禮拜師便打曰燈籠露柱師又打云是甚麽曰露柱燈籠師云是何意旨曰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師又打云者個是甜是苦僧禮拜歸衆師云拋鉤釣鼈拈拄杖便行

示衆空谷傳聲皆因人之呼應昧已者自驚自怪而魂魄齊飛明鏡現像本爲物之露呈迷頭者自惑自疑而形神俱失不知自心取自心以故非幻成幻法若知不取無非幻則此自心常湛然矣今之坐禪昏亂不明定者雖是夙習現業流識根因未絕亦是現前爲生死心不猛切耳爲生死心若切則雜想浮昏自然不生如金剛出匣寒光逼人鬼魅邪魔悉皆消殞安能於此張形弄影哉永嘉云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胆此正直指吾人現前者一念金剛心也汝等不能頓發真心只去排遣昏散猶如亂軍以追賊寇而亂軍反自爲寇矣故必大將軍全提正令則軍威自嚴而

賊寇自敗也祗如汝等嘗侍立大人之前心上亦還凜然肅靜乎亦還頹然昏散乎亦還三業孤迥乎亦還六識紛飛乎暫立大人之前尚能惠汝三昧如此又况自能頓起本心金剛三昧王而不能威伏八萬浮塵幻想哉參禪人不能透出者離相離名之金剛王而聖凡情解生死命根終不斷絕也復震聲一喝曰是甚麽

示衆自從胡亂後不曾少鹽醬者個馬簸箕不惟占覆大千亦乃眼空萬象雖然如是其中還有箇點得此老脚跟下事者麽噫從來踏殺天下人誰識渠儂非莽蕩

示衆因機利物就路還家此是杖人尋常活計到處稱尊遇緣作主此是杖人本分宗風尋常活計本分宗風還有分別也無昔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度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問迦葉汝擬擯那個文殊迦葉無對汝看者一隊弄泥團漢還知他底關棙子麽今日杖人應僊亭黃巖兩處禪期茲當一月以來幸有剡兄唱和成其始終更當別過黃巖幸有海兄輔弼盡其善美忽又廣福大兄過我正不妨虛此

丈室而待使我兄弟兩地開宗一念無私渾忘彼此視他人之相呵擯與視我今之相讚揚末流之弄鬼眼睛妄生譏毀者詎能辯其優劣還有具擇法眼者麼乃喝一喝云劈開華嶽連天色放出黃河動地聲

除夜示衆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云正月初一降嚴敕曰如何是開頭一句師云臘月除夜放赦書曰如末中間透脫一句作麼生師云羅經背後定南針乃云周天三百六十日一年大事今宵畢特地抽筋不動皮暗裏殺人不見血了得底早已轉身了不得底莫在此叫屈更問折合事何如鐵牛撥出黃金汁

靈谷示衆近日參究作麼生還有進步處麼的的確確出衆說看爲汝決擇不得掠虛頭衆默然復云參須真參悟須實悟無門爲解脫之門無意爲道人之意雖則無門無意直須透過鐵壁銀山使此命根斷絕大死活來始得受用不然說時似悟對境還迷又何勞於此結制今此結制正爲參了生死禪非參道理知解禪也不見藥山初參石頭問云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云是個甚麼你看師

資相遇各有個至誠真實處所以石頭知是個人也不肯孤負他藥山罔措石頭更不與他鑿破乃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藥山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師曰你看馬大師到者裏何不以本分事直截他祖云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師云是個甚麼藥山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子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山曰某甲在石頭如蚊子上鐵牛祖曰子既如是善自護持師云藥山既在馬祖言下契悟爲甚道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是個甚麼又一日祖見藥山乃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山云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于心體布於四肢師云藥山悟到證到無自欺處故馬祖亦不欺他乃讚歎如是若以此公案舉似今人著語拈頌更有十分尖新奇巧自謂者個公案早已透徹得也至于真真實實能如古人頓斷生死命根如皮膚脫落而協布心體秪恐說食終不能飽說衣終不免寒也大衆到者裏也須親自透徹始得

牛首示衆昔者開山懶融禪師終日宴坐觀心以至

天人遶供鳥獸銜花世人不知以四祖謂觀者何人心是何物爲破其錯用心此非冤誣古人及陷誤後學捨眞實叅究而别尋道理乎使彼觀心果錯則亦不足以感動天人鳥獸與四祖遙觀奇異氣象而躬訪眞道人也既彼是錯四祖何不教彼别叅而但曰觀者何人心是何物殊不知秖此一語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妙旨也融公如花蕋之將開如夢熟之將覺忽聞此指直下領悟而驚起乃問還識道信禪師否豈非公已深悟此旨非達磨直指之宗安能有如此微妙眞可謂一句了然超百億粉身碎骨不能

酬也不然何以後來遂節作怕勢寫佛字猶有者個在是皆重重指歸此百千三昧於一心之源故曰如是之法汝今已得與佛無殊不必更作觀行正謂彼得魚可以忘筌到岸可以捨筏也如今人流浪在生死業識海中全無把柄可據亦可不作觀行不深叅究本心而能一經指點即開悟乎如汝諸人現前歷歷明明與融禪師悟底曾無有别汝能於中作得主宰於夢想顛倒逆順縱横有自由自在分也無如果不能則何敢放肆輕易不勇猛觀心深自叅究到那寤寐一如孤迥獨抜安得有相應分有點化分有斆倖分哉前日鐵漢一公問予曰時人但以牛頭一宗爲旁出其以四祖不曾傳衣鉢與融師之故乎抑大法之有正偏乎予曰四祖當年先得五祖恐大師傳付衣鉢四祖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遊廬山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一道横分六道汝等會麼衆皆默然忍師曰莫是和尚他後横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善即此便知付五祖在前訪牛頭在後也不見四祖與融師云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祖付法遂還雙峰自爾牛頭法席大盛此語

不可爲後世之據證乎若但以牛頭未有衣鉢爲旁出則後來六祖之下不傳衣鉢者皆謂之旁出可乎蓋彼後人不過以彼子孫之繁衍長遠者爲正傳子孫稀少短促者爲旁出耳豈心宗大法亦有正旁之别哉漢公大喜云此正某甲欲爲辯正幸今和尚爲發明之使牛宗一枝復横出於天下古今也師復召大衆曰汝等皆在此山不可虛度必須各各眞實日夜觀心畢竟何者是我本心我本心上還有生死凡聖能所是非也無若於本心無一法可得則何有生死聖凡與你爲迷悟讎不特融祖觀心如此即二祖

神光亦以覓心了不可得初祖始爲安心三祖以覓罪了不可得二祖始付其衣法你不知覓心覓罪觀心即今日之參究也工夫不極到處安得見自巳本心汝諸仁者各各旋機悟此本有則不惟融宗不墜而一花五葉之宗旨皆振起也勉之勉之

示衆卓拄杖云會麼昔平田岸和尚示衆云靈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者老漢龍頭蛇尾靈光不昧萬古徽猷便了更說甚莫存知解既是靈光不昧則如杲日當空無不照徹矣又何有知解之不化爲光明哉不見僧問趙州狗子有佛性也無州

云無有甚麼知解又僧問狗子有佛性也無州云有有甚麼知解又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有甚麼知解五祖演云如何是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恁麼會爭得有甚麼知解又云如何是西來意庭前柏樹子須是恁麼會始得有甚麼知解汝等若向者裏透參佛祖也不柰汝何且道山僧今日畢竟爲個甚麼不見道靈光不昧萬古徽猷你若擬議打破你頭卓拄杖下座

示衆汝等果的要參了生死禪須向我者裏將身心性命徹底放下又放下無一毫物爲障礙則悟門自開本地風光當體逬現纔有一毫利欲世情心文字道理心知解玄妙心欲作善知識心及種種心留滯在腔子裏便障却本地風光不得大徹大悟何則成佛作祖與爲人天眼目皆是世諦流布於我本分結根生死無明是最利害不令人開悟況彼利欲世情與妄想執著又可容留夾帶于其中古人出世爲人作佛祖事皆是悟後涉俗利生垢濁邊底事此豈未悟之人可存此心爲生死性命之迷障我今既以成佛作祖之心爲障礙則此參禪豈非障礙盡參禪者乃借此大斧鉞開闢我本來性命之秘非以此法爲

我本分事近世流俗阿師不勘驗人于死生性命如何只要人著語拈頌便以爲悟豈不大相孤負殊不知古人以此驗人能了生死也無果了得生死則自能透此牢關非是今日參透者一則明日再參透那一則一千七百我今已透三分之一尚有二分未透容我漸次透參然則拈花巳前都無公案只透一則便不足以透千百則不成此古人驗人端的處全在此語中今日只管著語頌古其如生死心未破生死心破底人出諦定不落人格套你纔開口我早知了何必你與善知識爭說我自有妙處善知識不知我

若是則如何與做善知識汝等要叅了生死禪必須拚捨此窮性命則能透脫此性命不見大兵殺賊你若不惜性命去殺不惟能殺賊亦全得自巳性命若乃先惜性命臨陣畏怯不惟不能殺賊亦乃被賊所殺你還知否此不怕生死心即所以破生死證性命之心麼汝等切勿自委努力努力

博山元旦示衆今日新年別無佛法可說只有一則現成公案重新與衆取決五百年前本山無懸子經禪師元旦上堂云和氣生枯卉寒雲散野郊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爻先和尚云山僧今晚亦有四句燭

影搖紅處香煙結白時現成的佛法也要大家知如此會得如金之黃如玉之白曾無變易也二老前後拈提如此今日杖人亦有四句新年頭佛法拄杖未開封驚起丹山鳳攪翻碧海龍大衆既是拄杖未開封為甚能驚鳳攪龍於此會得更不逐驢年馬年而去會麼手搌虛空成彈子打透天邊白鳳兒其或未然瑤臺悞却來時路莫恨神僊不指迷

上元示衆達磨大師以解行相應是名曰祖此是何解何行若不曾向大冶紅爐中煆煉過得個脫胎換骨自能作活何能一言一行開人天之眼目作佛祖之師宗不見雪峰三到投子九上洞山末後始道得一個盡大地是個解脫門把手拽人不入長慶叅驢事未去馬事到來纔悟得個萬象之中獨露身要人自肯乃方親洞山道一個雲巖秖者是於過水覩影始悟得個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此豈不是古人於脫胎換骨始得個解行相應自能作活之真消息今日誰不在裏許若是不肯拚捨身命求個入處設得個入處又不能踢脫窠臼求個出處所以古人竭盡婆心下盡毒手不過欲控人個入處與控人個出處使渠自得轉身吐氣始不被人欺亦不致於欺人

也惜乎時人不自痛心頭頭蹉過如五更鐘叫誰不在夢中打開眼光還曾見有威音王佛與日月燈明佛底神力者麼若論者個誰不能知我問你香巖是甚癡子如何因擊竹始悟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靈雲是甚瞎子如何因三十年尋劍客一見桃花更不疑又玄沙是甚瘋子如何於飛鳶嶺上踢破脚指乃悟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去西天至於溈山之拈出火柴頭百丈之扭郤鴨子鼻雲居之因呼出本名各各始得知歸而有出身路此何故正是佛祖言句與師資相遇如生冤家相似兩不放過始得啐啄

同時水乳相合又如擊石乃得火迸鞭草乃見血流也若是聚頭打鬨互相賺悞何異飯蘿裏餓殺大海裏渴殺更怨誰乎又誰能自怨大衆如今還知非非想天爛泥裏有刺者麼噫看脚下

示衆前日常住走却一隻水牯牛大衆還有知彼去處者麼問取監院却云不如當時聞走却牛時已向汝心頭東觸西觸也如何謂不知曾杖人試召南泉溈山懶安石鞏諸牧人來問南泉道擬向溪東溪西牧不免犯人苗稼不如隨分納些些只今何處納此些又問溈山道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脇下書溈山僧某甲五字如今脇下還有個書博山僧某甲者麼又問懶安道如執杖人看牛行則同行止則同止如今行止在何處又問石鞏道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如今鼻孔索子在那裏者一隊銚事底人還敢自語不知其落處乎而南泉又云不特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又失却火也杖人大笑急得佛殿裏燈籠如黑漆桶相似踍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打失汝等眉毛只願天晴晒眼看取隔墻或見彼角隔山或見生煙正好來杖人處討棒喫莫說不先爲汝道破吽吽

示衆問僧作甚麼來曰摘茶師云茶摘人人摘茶曰火爐裏翻身師云好喫三十棒曰劍刃雖快不斬無罪之人師云你自招承那莫孤負拄杖子好不見溈仰父子摘茶溈云終日只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溈云子祗得其用不得其體仰云和尚又作麼生溈良久仰云和尚祗得其體不得其用溈云放子三十棒仰云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溈云放子三十棒者兩個漢打葛藤不了雖然也須知他父子有時捨身飼虎割肉餵鷹有時虎口中奪雀兒鷹爪上爭兎子還有於此中明殺活者麼直饒於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叢中識得天子也須喫博山三十痛棒始得

除夕示衆大人無我自黎同收放全機妙始終獅子吼時芳草綠象王回顧落花紅可中還有能哮吼者麼古人以臘月除夕爲末後一著與諸人討個折合者也是作死馬醫何知有最初底句子雖然走路走到家辛苦亦自喜做事做到頭喫虧亦自巳祗者自喜自巳也須自有分曉始得不則豈但業識茫茫迷頭認影與觸途成滯無路出身也哉且道臯亭今夕底風光又作麼生且喜寒林消息密梅花引得早春

歸

示衆古人立不許期要人言語道斷撒手縣崖立枯木堂要人心行處滅絕後重甦不是商量通消息得的直須拚性命與生死疑情討箇分曉憤激不已如輪刀上陣不能殺寃必被寃殺果能剷平魔佛始許別立乾坤

示衆磁石之微能吸天下之鐵春風之密能發天地之生此氣機之必致非人力之所能也羅經盤之方寸以一無知無識之針能定乾坤之中分卦爻之正天地卦爻之神化無敢違此一針而此一針不能違

天地卦爻之中正也吾人身世性命上此一針今在何處須能先自定之則十世古今微塵剎海咸不出此無知無識之針而自能無所不知無所不識而不爲自欺欺世之人也

處州龍泉西寺孤舟和尚請爲衆證戒師云昨日已與諸兄弟滿口道破也今日又要麼筆杖子爲汝等斬新敲磕我問汝等脚跟下誰無立地也要有處出身頂門上誰不撩天也要有處開眼到者裏直須不行心處路而得縱橫不挂本來衣而得嚴密雖不正恁麼而得透脫切忌未生時而有殺活如此則不負盧舍那如來當當常有因當當常住汝身而能出入華光三昧戒光從口出與十方諸佛作心地印也如此持得證得則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會麼一毛端上開心眼梵網光中咲雜華

蘇州居士供千佛衣奉祝文爲慶師誕請示衆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爲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若向者裏薦得則今古會無昧分明在目前那堪蘇州有常州有一段天然尊貴煥乎其有文章底呈獻杖人且道與昔年一宿覺於曹溪稟承底宗旨還有同別也無良久云多子塔前親體露千

華菜裏現優曇

示衆趙州云世人皆被十二時辰使老僧却能使十二時辰雲門云十五日以前即不問十五日以後道將一句來又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壽昌云是者等過日子不是者等過時光是者等過時光不是者等過日子看者三箇老漢大似有驅耕奪食定國安邦手眼簡點將來於爾三十一中九下七處也只是坐地說兵機何曾有一些子交涉秖如杖人恁麼道有瞻風辯色底出來捋虎鬚看良久擊杖云險

示衆翠巖夏末不借眉毛洞山秋初無端落草七棒

對十三一棒也較不得天界恁麼舉還免得麼若有
動絃別曲落葉知秋也好分取一半若是守株待兎
緣木求魚也好分取一半何故爲衆竭力也要他知
得失別休咎爲人即不禍生雖然一棒也較不得

示衆圓通賣死貓頭無人著價徑山鬻臭皮襪索值
遂天棲霞鋸解秤鎚賺殺江南江北長干舍利塔與
天界毘盧閣相顧曰我高底高出雲霄你大底大如
山岳爭奈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者一枝慧命不知拄
杖子作麼生廣爲傳續拄杖子笑曰止止不須說此
中別有機北斗藏身須有語出羣消息許誰知

示衆先壽昌門庭高峻迥拔當時以克紹古聖宗風
全提向上使洞水逆流故諸方推爲古佛以行解相
應與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巍巍獨坐于大雄峰之百
丈相震鑠於古今也先祖悟不讓於古人功必齊于
諸聖嘗有偈警衆曰冒雨衝風么撥星帶月歸不知
身是若惟慮行門戲汝等亦知此行門二字切莫輕
易看過正是獅子捉兎如捉象用不欺之全力何能
入生死流驪珠獨耀于滄海踞涅槃岸桂輪孤朗於
碧天乎須知今日博山家風更別若非銅頭鐵額漢
始終不易其操者未易承當在

示衆聚百草成藥聚百蟲成毒聚百毒成冊聚百冊
通神通神則能破有飜空而超凡越聖所以龐公云
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無爲作麼學知此則神於破有飜空以毒攻毒也汝
等須著精彩始得

中秋示衆廣寒儒子拂銀床玉樹飛香徹夜凉引發
皐亭俄一笑驚飜月裏煮油鐺

師見月上高峰因示衆云夜色生寒翠清光漸可掬
鐵骨披秀頴明鏡欲忘痕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七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八

門人 大成 大奇 等編

普說吾宗門下須先認得正偏賓主向內向外則立地歸根得旨而不隨照失宗也故石頭云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若不知其尊卑之語又安知其本末之宗哉此豈直曹洞立君臣之旨即臨濟諸祖入境等皆不離此法式也今且方便示汝參究之法秖如業海飜騰以一掌能平其風波乎惟提敗其識藏業龍則生死波濤化爲覺海圓澄矣雖然若非頓發根

本大智誰能秉金剛慧而剖此秘密藏哉故文殊嘗於生死海藏中提出八識龍女捨厺闇閣瘖昧而呈掌上明珠佛爲印可即立地轉識成智爲大丈夫子虛明法界而成正覺者也所以欲止鼎沸須抽其薪欲除賊亂須擒其首我此宗門秖貴單刀直入萬重圍中斬其將帥其餘部屬不待招勦自降伏也你今不求自巳本來眞心只向用他妄想以妄止妄以思繫思念念相續如火益薪何日得甦著心開與妄想機息哉蓋此排遣昏散遏止念慮正大慧所排默照邪禪亦古人所謂落空王外道魂不散死人在鬼窟作活計者也又何日能破其巢穴斬其精靈哉又況此門元非專以止觀爲工以煆煉爲行以修證三昧爲歸宿以破障除惑爲根因蓋欲當人直下發明自巳本分大事耳你不見六祖云我法門秖貴明心見性不論禪定解脫故彼但教你不思善不思惡正當與麼時阿那個是你上座本來面目亦何曾說不思善惡時即是你本來面目乎即初祖亦云心如墻壁乃可入道亦未嘗說心如壁處即是道也蓋祖師恐人心逐今時根境迷惑未能返轉刀頭向空刧前討出生死伏藏耳故曰橫按鏌鎁行正令太平寰宇斬

癡頑是也今時門頭縣根者尚易勦除於空刧前縣根者寔難斷絕也正雲居所謂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自非向鐵壁銀山迸出金剛王劍安能斷此法身上貼體無明之知見根本哉故我常教人單求一念未生前自巳本命元辰落處者正欲學人直搗根源於無生滅前看透者個則無明知見自然消落如使演若達多自見巳頭本來現成則彼狂心自然頓歇不復向外馳求矣噫也須是六根不具七識不全底大闡提漢子能一斷一切斷者始得擊如意云珍重

建安王修源殿下請於永寧古上藍寺普說師舉如意云諸仁者會麼昔世尊於靈山會上親自拈出示衆獨迦葉尊者領悟微笑故得傳此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宗又以此付囑諸大菩薩於十方剎土示現國王宰臣長者居士等身而爲內外法護使此慧命流通不盡傳至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逆見震旦神州有大乘氣象特囑達磨大師云汝於此方有大法緣後來獲菩提者不可勝數二百二十年後林下有一人當得道果聽吾讖曰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

僧此正識十祖馬大師也後六祖亦囑南岳云汝後當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果於磨磚成鏡良駟窺鞭而馬祖大興洪都與石頭大興南岳於是江西湖南二支分派五葉分燈天下宗風獨盛于此直至宋元之末祖燈寂寥近世幸我壽昌先祖突出大好山法乳橫流爲博山東苑以及山僧前年因李宗李黃司理劉尚寶諸公請住匡山圓通乃有廬岳之舉今過洪都果見有大乘氣幸建安殿下不忘付囑特請山僧開堂於永寧古上藍寺重新提唱向上宗風且道向上宗風如何提唱復以如意示云若於此薦得便

當與佛祖把手並行其或未然更與通一消息乃畫圓相云會麼天得此以清地得此以寧帝王得此以參天地之精公侯得此以輔日月之明仲尼得此以始終條理集羣聖之大成老聃得此以常無常有合衆妙而無名釋迦得此以指天指地等法界而證明達磨得此以一花五葉傳心法之絕繩馬祖得此踏殺天下海岳俱靈潙山得此以撥出星火而蟲木發榮臨濟得此以悟無多子而鬚尾雙擒洞山得此以邈祇者是而渠我相應雲門得此以撥斷秦鑽而拄杖直行法眼得此以心石撲落而法界崢嶸壽昌得

此法過大好而曹洞中興東苑得此以一枝橫出而萬物敷榮圓通得此以一聲因地而今古齊轟且道今日始終全提一句又作麼生復打圓相云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昇平僧問法王與國王說法意旨作麼生師云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踪僧擬再問師震聲一喝下座

雲棲掃塔請薦紳請普說師打圓相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末後牢關直須親到達磨大師特來東土遇梁武帝不契即渡江於少林面壁此時震旦義學相高多滯名相驚見斥相指心不能領略輒生嫉害乃

至六遭服毒末遇神光安心歸位始付衣鉢併授楞
伽經以印心嗣是東土一花五葉徧燦寰區皆是親
悟親證始得使此眞宗不墜也或謂達祖旣以不立
文字直指人心何復以楞伽爲印乎此正明一切佛
語皆以心爲宗旨不特楞伽是離文字法如能親悟
心印則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皆是離文字爲宗
旨也達祖斥相指心正以彼時教家執著名相不見
心宗斥者斥其名相也非斥彼不當開闡教義也如
能悟此心宗又何經律論觀淨諸教非直指之妙心
哉不見我雲棲大師最初發心卽以生死大事而起

疑情剃染之後卽徧參諸方尊宿嘗於京師參笑巖
和尚求指示笑巖曰阿你三千里外來開示我我有
甚麼開示你特大師言下有省因過東昌聞譙樓鼓
聲乃悟其旨作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
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此後見法
門師承大壞參學無眞乃大權設教開戒律闡教乘
標淨土而歸于心宗世人不知大師悟證之由以大
師乃教中圓人何必程歸禪宗以亂其統又訛知大
師先悟禪宗而後開教海收攝羣機消歸正覺之若
心乎世間開戒闡教標淨者甚多未必皆悟道之後

設施也獨大師於悟心之後弘法是以說戒戒卽金
剛戒相也設教教卽妙明眞心也立論論卽直剖宗
旨也標淨淨卽全提佛心也輓近主法之人孰能如
大師眞參實悟而後舉揚宗旨振作玄機密用哉今
之參學曾起二十年前可疑之事乎曾有於三千里
外一聞譙鼓而不疑乎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
悟如今人疑也未疑安得有遇而且悟此奇特乎雲
門湛和尚或問中嘗載大師宗門機用甚悉如拈外
道問佛空生宴坐公案云若於良久處欲望開迷陰
霽萬里宴坐邊擬聞般若說竟多時既然如是鞭頭

得指空裏飛花者是箇甚麼參又拈自性西方惟心
淨土云若直指自性不但過此娑婆十萬億國土爲
非也設個自性已涉程途若實談性心不但寶蓮金
地種種莊嚴爲非也設箇自心早成垢穢你看大師
如此起疑如此参悟如此提宗門向上機緣如此指
示惟心淨土此豈與未悟拈心宗而代佛揚化敷文
演義者可比擬哉吾大師深念如來一代時教爲後
世分門別戸互相矛盾之弊故於悟心之後密移一
步始能會通佛語諸教而歸于無門法門之心宗也
不然達祖只須傳心不必以教爲印矣予舌短何足

以舉揚萬一但稟承法蔭今敬入山掃拜靈塔諸護
法尊宿命登此座辭不獲免強為贅疣慚愧無地還
知此一舉揚底意旨麼親到須彌莫問山旣遊大海
休誇水下座

福山普說司理黃元公居士請師云山僧出處那堪
對衆舉揚事不獲已聊為今日法門點綴故事或藉
此為啓發之助則亦不負生平與先聖後聖作一明
證也予族栢浦張氏父存三居士萬曆壬辰生十五
入贅十九歲庚戌值祖父卒見其談笑而化輒疑此
個靈明向何處去此時視世界我人便如輕塵浮沫

矣即走慶源忠堂岡禮孤舟和尚求出家父兄執之
歸求脫心益急一日上街正痛疑此個沒分曉忽聞
猫子墮地聲頓令身心豁然自此孤光迥迥愈切寤
寐偶書林瑞巖識源和尚過浦詢之乃密投其剃落
時年二十辛亥六月也及秋問又為親友執歸父兄
知不可奪遂求邑西夢筆山令住即誓死閉關決大
事因看高峰錄至枕子墮落處喜得為我印契却於
門前倒刹竿日面月面青州布衫密啓其意等言句
全無理會心益苦無可詰問追成病亦幾死幾生乃
於五燈會元单单只看古人未悟以前如何參究如

何開悟始得大機大用反覆自勘自對輒多開發輒
多疑惑然終不曾透過祖師就中秘密關捩復因閱
百丈扭鼻彼已有省及再參於即此用離此用處被
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乃大驚悟曰者馬駒亦復
踏殺天下萬世人也於是乃知古人所謂雖得悟明
自己還須透徹大法然後垂手為人始能殺活自在
所以祖祖相傳獨授此心之法為真印耳偶見人書
壽昌和尚頌臨濟曰三十棒頭開正眼何曾傳得祖
師心輒大叫曰此時尚有若而人乎我當嗣之丙辰
出關造董巖從博山和尚受具即問從上佛祖如何

行履山曰直須工夫透徹始得曰佛祖行履豈因工
夫得到耶山曰我者裏不許人論機鋒子且去做到
那田地著予即呈偈曰試問古人行履事如何特地
誤梯堦相逢若是知音者豈待揚眉眼始開山看曰
後生家莫輕易承當此事如挑千斤擔子過獨木橋
稍有差遲即喪身失命也予禮謝及解制即辭往江
西參壽昌和尚道經書林訪故人余繼泉偕見東苑
和尚苑問你在董巖曾聞博山提唱維摩經否曰曾
聞苑曰彌勒得一生受記作麼生曰大有人疑著苑
曰你又恁麼去予異之向火次因衆僧問古德剗火

洞然者個壞不壞有云壞有云不壞此意如何苑曰你又恁麼來子遂折節過冬時方病勞苦雙目幾瞎苑與繼泉親調藥餌為救療之有間苑輒細究其平生叅證處及徵詰五家門堂差別之旨子恣意披其所見苑感歎曰不期子乃能深入此秘密法門吾壽昌者枝慧命屬子流布去也即付壽昌宗派并書偈云道盛羣英祖德尊萬古師欽承諸聖旨啓我永懷思子拜受明年即隨苑往禮壽昌師翁及見翁即問從上佛祖如何行履翁曰子曾作甚麼來曰某甲今日幸過和尚翁曰今日事作麼生曰明日日頭東畔

出翁曰元來在者裏弄虛頭曰和尚也較不多翁曰子在何處與東苑相見曰不在別處翁曰在那裏曰和尚眼聻翁良久予珍重而出後入方丈侍立次翁顧曰做甚麼曰親覲翁曰親覲事作麼生曰和尚搬石辛苦莫要槌腰麼翁曰從不慣恁麼曰和尚得恁麼矯健翁曰安肯以死驢橛子繫人子不聞吾有言發非聲須慎王色前不物要司南乎曰此和尚不止為一世人也翁曰我尋常以三則公案驗天下人子試為我道看如臨濟道佛法無多子畢竟見個甚麼曰放你老漢肋下三拳翁曰何處是趙州勘破婆子

處曰絕好個何處是趙州勘破婆子處翁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何處是他未徹處曰夫是之謂靈雲夫是之謂玄沙翁更令予頌之其頌臨濟曰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臨濟不疾流路斷高安路頌趙州曰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捨命陪君子以表此生平頌玄沙曰劍客旣呈劍詩人復獻詩欲開千古眼更別兩莖眉翁深頷之一日復問曰子今擬作甚麼事曰事恰無事但佛祖者枝慧命要人傳持耳翁曰子作麼生曰阿儂自有通霄路翁曰有人求子向上開示作麼生曰禮拜著待他拜起曰會麼曰

不會曰向上一路千聖不肰彼若更擬議即喝出曰你做我子孫不得翁曰你若恁麼爭起得吾宗予喝曰者個老凍膿何不一向如是爭見得承嗣底到如此也翁愕然曰子何所見乃言及此曰從上石頭馬祖之下五家宗師之上咸能如是直五宗下大不肰也翁曰子道五宗之下如何曰彼實不得已各設門庭宗旨揀絕邪外之徒後世復因門庭宗旨妄生穿鑿轉為計著障却自己悟門自非大聖垂慈為法檀度隨其顛倒以使自肯其詭能出此陷穽哉翁曰子看吾門庭何如曰種田博飯則不無奪食驅畊猶未

在翁曰予太奇特生曰老漢毋乃忽却正令不行先
新首大機一發聖賢悲乎翁大喜曰予幸珍惜予復
問某甲與日於和尚法道如何翁曰予自說看予禮
拜曰某甲不敢孤負和尚翁曰如何是不孤負事曰
侍和尚涅槃後與和尚道翁於是復密囑之曰雖然
古人往往爲發露太早不得大其受用尚愼哉正先
聖所謂得此法者命如縣絲也時丁巳冬予二十六
歲深念翁年七旬矣而語錄尚未流布此誰之責[illegible]
與師請較刻翁親許之集成予已請戴今梁觀察作
序將授諸梓偶爲人竊其本稿予因是避厺金陵而

師亦辭歸武夷明年正月和尚示寂人傳至金陵予
大悲感時和尚侍者謐公自燕歸到天界寺會予時
方晤焦太史約與周海門曾金簡二公議作壽昌中
興曹洞記因囑謐公曰公歸厺幸勿草草求人作塔
銘但打一片好石立於塔前人問其故但指曰此吾
大師塔銘也如問何無文字但應曰未有具眼人在
公笑曰須是浪公始得公歸壽昌而博山乃命首座
求憨大師作銘銘甚工亦甚激揚海內亦因是而發
宗奉壽昌與博山矣予於金陵爲父弟挽歸閩因訪
雪峰玄沙遺跡時巳未春偶曹能始觀察陳泗游侍

御諸公延於羅山結制冬間往興化因林宗伯請下
國歡寺開堂庚申返建寧王柯督學家及寓光孝寺
辛酉春東苑和尚開法書林復上建陽苑命住武夷
虎嘯洞又爲彭本之藍嵋石諸公延居別業壬戌予
乃同黃心鏡居士到博山和尚見予禮拜曰聞子在
興化出世以棒打人今日到者裏邪曰和尚莫亦要
棒某甲麼山曰且記下著曰謝和尚放過一日山陞
座正白椎予出衆以手指上震聲喝曰住住鐘未鳴
鼓未响早捉敗你者老賊也猶在者裏抱贓叫屈麼
山默然良久予復一喝作掀座勢曰恁麼則掀翻法

座趕散大衆一任諸方剖判乃拂袖歸衆山呼好痛
棒時一衆疑議首座闇公曰此非汝所知乃到予寮
曰師兄適問太莽和尚說曹洞下不是如此問話予
曰早知要曹洞相見合辦得幾個正偏君臣問來座
乃微笑予後一日進方丈禮曰前日觸忤和尚山曰
向後須珍重始得予諾諾而出山曰頑石你者賊子
曰者頑石頭又惹禍那頑石進曰和尚莫輕視覺浪
他却有陷虎機山晚設茶命侍者請予入方丈山曰
頑石謂予大有見處吾不許你用機鋒只要你本分
商量幾則公案看且如僧問龍吟霧起公案作麼生

曰水到渠成又問法眼再詰者僧乃吐光而死何如
曰鵓鴿相持問婆子燒菴何如曰鈎在不疑之地問
法眼與修山主毫釐有差前後一般語意在何處曰
將金博金也難得問文殊謂佛猪子也不識如何曰
爛泥中有刺問畢竟一歸何處曰魚咬箭頭酸問如
何是曹洞宗旨曰石虎吞大蟲山復曰別道一句來
予曰道即不無恐又觸忤和尚山曰我總不恁麼說
予作禮曰謝和尚茶果便出翌日早呈上六頌其一
曰知何會會何知拂袖呼回失變宜鵓鴿相持俱喪
命老漁贏得笑攜歸其二曰燒菴婆子不知有好手

之中呈好手被逐阿師解縮頭寒崖枯木藏家醜其
三曰毫釐有差天地隔一番提起一番新自非法眼
通行貨誰解將金去博金其四曰目前露柱三千刺
脚下爛泥八萬針徇往猪來無個事等閒舉起却愁
人其五曰一歸何處問阿誰撥著通身痛不欺猪破
青州衫子從綠楊處處展春眉其六曰石虎林間吞
大蟲金烏鬪破海門東欲知曹洞親親意父子相逢
不借中山閱畢云說也說得頌也頌得秪是不從做
工夫來底你不見當時壽昌和尚令我頌吐光公案
云殺活爭雄各有奇模糊肉眼豈能知吐光不遂將

流意依舊春風逐馬蹄予曰和尚也只是強醫死馬
山指予頌曰你以老漁爲誰予曰若非某甲今日誰
能捉敗者老賊山笑曰你者小賊敢者裏白拈那子
禮拜而出一日經過鵞湖峰頂見養菴和尚即問予
曰聞子在博山上堂問話甚峭絕子試代博山荅一
語看曰山僧今日敗闕頂曰子此時又作麼生曰予
當禮拜曰某甲罪過頂欣然執手曰妙妙不負你曾
見壽昌來我見子氣宇英特但恐不肯喫家常茶飯
耳若肯平平實實行去他後天下人不柰你何因命
子作鑄鐘文援筆立成頂大喜曰只此一文足見雄

才大略善保護之丙寅雲門湛和尚入閩宿夢筆三
夜兩相盤詰因謂予曰吾嘗疑壽昌老人離師太早
恐不得古人門庭堂奧不期因公得見此老師予問
開和尚判斷雪庭信公燒菴語有是乎門曰公斷雪
庭代感恩不淺語何如曰彼語亦奇但錯認奴婢之
殷勤耳門曰公當恁麼時如何予曰只向他女子道
我有深情不在君門撫膝曰吾老矣乃今得聞此言
渠能如是予敢斥其非哉然則信公亦心服之乎門
不語予復問外江還有人否門曰若先輩不必論矣
適見三峰漢月有可與者此公雖近嗣金粟然猶未

會住脚曰漢公(果)是其人安肯兩相詭遇於大法乎門曰吾別存以取之耳予微笑於是與雲門和尚甚愜嘗和予山中八景及贈予詩其上首爾密公亦相欣遇門深勸予(無)久住故鄉極擊節予雲棲壽昌二眞贊及憂筆三(頌)帶至越示人時墨浪瑞白拂石諸公各和其頌寄小子玄應持歸其時諸方妄爲承嗣出世者甚多然不待敗落可以見其後事矣况此宗旨賴以經大□□而無弊者以能扶樹正統善續宗嗣留其淳朴不□之風爲子孫繩繩不絕之脈寧不負將此身心奉(塵)剎也因閱博山和尚歸正錄最喜

於余集生居士(論)法嗣書及不忘靈山親付囑偈迴與尋常不同惜生平少遇其人故未盡展其殺活之鋒耳方嗟歎不(置)忽聞東苑和尚於七月遷化而博山和尚又於八月遷化于時仰天號曰法門何不幸如此豈我壽昌此宗遂爾掃地乎不勝風穴懼識之悲雖有長弟亦(無)從下也乃翻然追先聖爲法求人游化諸國意及(三)武夷視先師後事忽疾作誤服烏附幾爲毒殺偶一異人以草藥蛇蛻救之特幸不死乃于虎嘯洞將壽昌師翁崛起中興祖道之旨提六種綱宗爲法印記及重集東苑先師語錄并述行實

等以識祖父親承密證之縣絲慧命因憶先壽昌有居士門人黃元公見任寧波司理何不先一訪之以激揚此未了公案明年壬申正月即策杖武林聞公已丁母艱歸於是之西湖主宗鏡之雙徑主石住之金陵主天界碧峰之楚黃主天臺白泉正擬之中原嵩山禮鼻祖塔到汝寧商固主灌潭北禪值寇大亂因之潁州主圓通之壽州主化城之六安主齊頭復之西陵主龍湖黃蘗出閩六年隨處遇諸護法敦訾有記錄一十二卷至是乃思自丁巳冬離壽昌至今年丙子已二十年今當歸掃先師翁塔也遂返匡山

還黎川晤謐公大師留住壽昌重整先祖家法今年秋末偶元公居士復以丁父憂歸一見莫逆兩相傾倒特地振作江西宗風今又請住覆船山秖如正恁麼時千峰頂上白浪滔天重新翻轉者覆船子且道者把篙底主人又當作個甚麼去就聾黃公云和尚猶自看風使帆在師招手云快上船快上船衆禮拜師大笑曰相隨來也便歸方丈

浮山閣中普說師在浮遠閣因諸門人請問五家宗派事師曰山僧昔年在圓通時嘗與黃元公居士論及雪嶠大師欲承嗣雲門事會昌言之也公問洞上

臨濟二宗今子孫皆有其人而溈仰雲門法眼三宗已絕斯有人欲續之可乎山僧曰但續之貴在當時有其正明眼師友爲之印授則可不則是篡竊也何取義于傳燈乎如道明得悟於六祖而嗣黄梅雪峰得悟于巖頭而嗣德山漸源取證于石霜而嗣道吾興化取證於大覺而嗣臨濟皆此義也公曰洞上至太陽玄已絕投子青未見太陽而懸續之古塔主去雲門殁無慮百年讀其語錄有省即嗣之是則有何印授乎山僧曰投子雖未見太陽而親得浮山遠印授茲浮山親得印記于太陽如此師承有據又何疑焉若古塔主雖有省悟彼自負太高不肯低首時人我慢太過不顧法之所重其忝吾宗之春秋何公曰博山先大師論二宗在則諸宗俱在二宗絕則諸宗俱絕此意何如山僧曰曾亦有不知者駁此語也曰若以二宗在則諸宗在何如樹有二枝豈可使諸枝俱在若以二宗絕則諸宗俱絕何如人無二指豈可使諸指俱無乎此議但以形似耳博山論者是宗旨血脈也少林是達磨一人傳至震旦千燈萬燄不出少室一燈使千燈中一燈在則少林之眞燈在少林眞燈在則五燈千燈之眞火俱在也是豈可以一枝

一指而難其宗脈乎即如浮山故印證于濟宗之葉縣後印記于洞宗之太陽投子故悟道于濟宗之浮山後傳法于洞宗之太陽此二師資皆稟兩宗之眞印固足以表信于傳燈非可以古塔主全無師承自爲躐等過高以亂統宗而承嗣古德者同日語也夫浮山之爲兩宗祖者正不負二師之所印授也今人能如浮山有二大宗師印授而傳續二宗之法脈者乎浮山取師之法千古無對故借天衣懷輩見葉縣省皆一見便知是法器乃以格外痛毒鉗鎚而加之於不可隱忍之地而浮山儼然身任之不啻善財之入勝熱婆羅門與無厭足王境界而不生退屈者公乃大稱歎對衆付法繼開太陽之道高天下復借天衣懷輩久親炙之太陽嘗歎曰吾宗異日全屬遠懷二子矣後太陽年高其嗣法者八人皆出世先化去因以頂相直裰皮履作偈寄浮山代爲求嗣而浮山拜受憂得青鷹已授心印如出太陽遺法示之青果大悟其旨乃付囑曰代我續洞上宗風旣謂代我則親相授受之不昧也後來出世僧問投子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子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如何是相傳底事子曰全因淮地月照見郢陽春子當

時分明拈出親得二家之宗旨也卽浮山付其偈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羣峰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捲金鳳宿龍巢宸台豈車輾觀此則浮山所望于投子非等閒矣旣謂之日月輔而轉又云少林風起曹溪簾捲且以金鳳而宿龍巢其尊貴中之奇特又如此蓋以臨濟洞上二家與少林曹溪宗旨親相付囑也後世讀語錄者何可草草乎哉此意吾嘗散見于會祖規鑒五燈藂中今以親到浮山不可不重爲拈出以酬先聖淤乳之恩使後世二宗之明眼者有以景仰其高風振勵其將來也

諸門人感泣曰非和尚深慈則吾後人安知此微旨乎乃踊躍禮拜而退

問答機緣

李太宰問三玄五位是發明悟後事是發明悟前事師云臨濟開眼尿床洞山合眼投水宰云大師意作麼生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宋戶部問返聞聞自性自性如何聞師召居士士應諾師云山僧戒口

太宰問我聞圓相從耽源傳仰山是否師云公見西天十五祖覩龍樹現月輪相否宰云見師云提婆卽是外道宰云此意甚深師以手畫圓相云西天外道六師及九十六種皆向者裏折伏但得其旨則千變萬化無不暗合圓機也宰云師從何而得此旨師云白雲斷處見明月黃葉落時聞擣衣

居士叅師云魚因甚麼卽跳過龍門一士云全仗風雷力師云如何又有點額底士云是他氣力未克師云話墮也士云和尚還須方便師云喫茶去

僧問生死大事不明乞和尚指示師豎起如意云見麼僧云見師云見甚麼僧云如意子師云有眼如盲去

師一日與太宰坐僧堂中因舉壽昌和尚頌臨濟喫棒公案云醍醐土味出乎乳滴水攙中便不成三十棒頭開正眼何嘗傳得祖師心師顧太宰曰如何是正眼聾公悚然僧一悟出問如何是正眼師劈面掌曰問甚麼悟云莫祇者便是否師又掌曰不識好惡漢悟禮拜再請開示師云逢人不得錯舉太宰因有頌曰無影堂前萬木森松風蘿月度知音秖須覓個瘋顛漢一掌酬他徹困心師看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

師問黃元公江西稱爲選佛場且道當日選甚麼人

作佛公云便請和尚指點師云我要個鼻孔遼天底公云須令他具個宗眼始得師云水上駕鐵船還讓他龐老公云和尚手眼何在師云一箭射一羣也

元公問昨日公案作麼生師云明朝拄杖子向公道公云今日底事又如何師云前日有人喫一頓也公云和尚扯前拽後作麼師云牽牛不上壁公云和尚今日陞座弟子要對衆問倒師云恁麼則功不浪施也

元公問父母俱喪時如何師云也須打破靈牀始得公云孝滿後如何師云慣把金罇勸醉人公云恁麼

則追隨曹山去也師云我者裏爭容得伊公云雲巖路相次絕也師云且喜山僧重得一破天荒公顧諸公云真個是洞水逆流也

師月夜閒立與璞首座併諸子譚及習氣難除之事座云璞亦思及於此有詩二句云最喜懶安解牧牛歸宗宣老可為儔請和尚代續末後二句師即云欲知今日門前事車過分明兩道溝座禮拜師復曰予在博山與雪關頑石二兄坐石曰二兄可作一詩讚我何如關應曰近日看山頭不動阿師却有幾分頑予曰此結語也關曰兄何不為起語乎予曰芒鞋踏

破幾重關未得身心徹底閒近日看山頭不動阿師却有幾分頑當時三人撫掌大笑座曰不因和尚今夜重舉幾遺此奇事

僧問心境交參不得個入處時何如師舉如意示云見麼僧無對師云物見主眼卓豎

居士問蚊子上鐵牛如何下嘴師云新豐洞口打鍬戇士云和尚是個蚊子師云直須頭帶角始得士云和尚就是鐵牛師默然

聞雨聲居士問背後是甚麼師云面前聽士云和尚蹉過了也師云夫居離婦州士云許多年參禪為甚

麼不認得聲師云婦住思夫縣士云且喜檀郎認得聲師云又恁麼去

居士問如何是門裏出身易師云海東棗子樹頭心士云如何是身裏出門難師云後園驢喫草士云和尚還有出身也無師云有士無語師云且居門外

僧問今日為荊國王設齋還有受得王者供養也無師云香風吹萎花更雨新奇者曰恁麼則梵王帝釋皆當稱贊也師云莫怪山僧不下床

一日因僧問方丈紙窗七穿八穴和尚破一切人看破也師云直饒與我同衾枕未必夢見曰佛祖之道

如日麗天和尚得恁麼隱微師云你又穿鑿作麼僧愕然而退

僧問大冶洪爐爲甚陶鑄無成師云須識山僧不汝欺曰莫是無真骨性不堪烹煉麼師云黃金臺下駿骨成堆僧禮拜云某甲慚愧師云有錢千里通無錢隔壁聾

僧問藥山令化主送銀還其贊何處是他著賊師云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曰畢竟意旨如何師云待我陞堂舉似大衆

僧問和尚曾言拄杖子不輕用如何往往打斷了如

意子師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曰恁麼則勞而無功也師云千家喫藥一家還錢

僧禮拜次師云那裏人曰雲南雞足山師云迦葉尊者捧底金襴袈裟還好麼曰好師云門前倒却刹竿意作麼生曰者個却不會師云你却靈利僧罔措師云你會種菜麼曰者個却會師云果然靈利

僧叅師云何處來曰雲居來師云明月湖有人試探竿否曰謝和尚指示師云脫空謾語漢指示你甚麼僧無語師叱出

師下客堂有僧問學人有一問師即云我今日不著便曰學人急切處請和尚指示師云向道不著便又急切甚麼僧禮而立師顧曰上座是那裏曰嘉興東塔師云我聞東塔被雷擊破你知得麼曰某甲不知師云死髑髏雷擊也不知僧悚然曰此是和尚無風起浪師云淹殺你也不知急切個甚麼

建安王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云風前不露影王云一念已生後如何師云脚下泥三寸王云正當恁麼時如何師云金輪腦後看王云三千里外逢人時如何師云殿下須向頂門上行始得王云恁麼則萬里翶翔去也師云黃河徹底清王云謝和尚指示師云

須殿下自肯承當

僧問犯七遮人得叅禪否師云如何是第一遮曰弑佛師云那個是佛弑佛者誰僧無語師云大妄語漢出去

僧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正當恁麼時阿那個隨化去師云看取鼻孔曰現對和尚師云如何在我手裏曰某甲正疑著師云揑住你咽喉

二僧叅師問一僧什麼處來僧云天童來師云太白峰高多少曰與凌霄峰差不多師云你具什麼眼僧擬議師云瞎弄作麼師又顧次僧你同來底麼曰某

甲在雲門解制來的師云解甚麼制曰禪制師云什麼禪曰和尚莫瞞某甲師云蝦蟆禪

師問僧何處來曰金粟師云在金粟作甚麼曰閒住師云金粟那有閒飯你喫曰者裏未嘗不閒師云我者裏容你不得僧便喝師云者弄精魂漢便打出

僧問大慧竹篦子話和尚也拈提否師云不拈曰爲甚麼不拈師云沒者閒工夫曰莫是和尚親切爲人處也無師云浪蕩拾花針

陽羨居士來參師云幾時到者裏曰昨日師云見受霄峰麼曰不曾見師云參訪須是帶眼始得士便問

某蒙善知識指教參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如今皆是巳生後事請問者個話頭須如何參師云誰教你安生分別曰畢竟如何是未生前事師喝云你又者裏謗善知識士禮拜因示偈曰謾謂曾參知識來徑山有路滑如苔凌霄峰頂如能見父母生前眼自開

僧問狗子如何無佛性師云狗子佛性無曰狗子如何有佛性師云狗子佛性有曰某甲不會師云我不如你曰畢竟意旨如何師云你不如狗子

僧問馬師圓相纔拈出國一重鋪錦上花如何是新徑山的家風師便打曰泥牛踏破千峰月雙徑巖前震一聲師又打曰和尚不得胡亂打師又打云還喚作胡亂打得麼曰幾回親到此直上萬峰頭師云猶亂道在

師一日示造東苑和尚塔因緣榜於殿左有僧見乃到方丈禮云某甲見東苑和尚塔已造了也師云塔造在那裏僧展兩手師云未在僧乃珍重而出復呈頌曰東苑靈塔逼塞虛空通身焦爛處處無踪塔門沒縫八面玲瓏喫交路挑花風雨後馬蹄無處避殘紅師覽云馬蹄無處避你作麼生承當曰承當則有避處也師云煙霞生背面時如何曰處處耀日輪師

云待塔合尖著僧云合尖了也師云如何得一枝橫出曰三十年後待某甲與和尚別通個消息師云即今作麼生曰終不敢造次便禮退

僧問如何是一大藏教詮不出底旨意師云淚出痛腸曰末後拈花又作麼生師云要頭砍將厺

監院白師本寺坐東向西宜開離門出入師曰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院云趙州東院西師云栖霞又作麼生院云明月照見夜行人師云杖人則不然院云和尚作麼生師云三十棒自領厺院禮拜云起動和尚師休厺

開池僧問法眼云泉眼不通爲沙礙汝眼不通爲甚
麼礙眼云爲眼礙此意如何師喝云瞎漢不見者一
條溝向那裏叅曰不問者個師打云你問那個曰如
何是汝眼師打云瞎漢换人痛棒作麼連打退
僧從浙中來以諸方尊宿拈古呈師師云且拈今日
底著曰某甲拈不得師云著甚死急搬人屎屎曰和
尚也有些與人搬師云錦繡銀香囊風吹滿路香曰
好箇下韻寄言十八子好好事潘郎師云千年古樹
不開花曰如何又道風吹滿路香師云狂蜂浪蝶徒
自迷帨曰如何是十八子師云禐線繫風箏曰如何
是好好事潘郎師云斬草蛇頭落曰專爲流通師云
泥揑直符使
監院問洞山初見南泉泉以馬祖還來否問山山云
待有伴卽來此時具何眼目師云土宿善騎牛曰旣
於無情說法處有省如何又從雲巖邈眞師云爲君
幾下蒼龍窟曰如何過水覩影乃大悟玄旨師云逆
水之波經幾回曰洞山悟後分渠我與臨濟悟後立
玄要有同別也無師云直敎佛祖重烹煉鑄盡規模
脫體新曰有者多用機鋒有者多用棒喝此意何如
師云其如一點水兩處使龍飛曰如曹山不變異還

有別機用否師云如何是不變異處叅曰虎口裏活
雀兒師云一將難求院便喝師便打院又喝師又打
院禮拜師云草草打著個瞎驢院拂袖便出明日相
見師問正汝眼藏向瞎驢邊滅却子作麼生會曰大
小臨濟憐兒不覺醜師云抽筋不動皮換骨不動髓
院便禮拜
首座問南院嘗舉臨濟云不知吾正法眼向者瞎驢
邊滅却話問風穴云臨濟氣宇如王如何臨終妥尾
帖膝如此風穴云密付將終全主卽滅此意如何師
云可惜許各自失却一隻眼曰如何曹山說不變異
叅又得風穴說全主卽滅却不得師云出身旣無路
脫體道猶難曰使南院問和尚時如何師云便好掀
倒禪床莫敎孤負臨濟三聖曰曹山何不掀倒洞山
禪床師云不見曹山巳奪叅洞山拄杖子也曰南院
又問風穴三聖如何亦無言風穴云親承入室之眞
子不同門外之游人此意如何師云此中大有利害
處待他問如何三聖亦無言正好撫掌大笑云勘破
了也使他南院吐舌叅在座乃禮拜云和尚尊重
師問僧甚處來曰鼓山師云不跨石門句有人道得
麼曰無人道得師云可惜眉毛曰請和尚指示師云

緊峭草鞋去
師問僧甚處來曰和尚不知某甲來處麼師云野狐精跨跳作麼曰情知和尚有此一機師云若不是新羅僧便禮拜師云村夫喫橄欖
師問僧你是延平來底麼曰是師云交劒潭兩條龍還在否曰不知師云斬𠜎穿過東海蝦蟆撞倒須彌跛死禪和打瞌睡未醒在
師問僧曾見天童和尚否曰金粟時曾見師云如何是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曰須是和尚始得師云掠虛頭漢自領出去
僧問如何是常住三寶師云兩粥一飯曰如何奉持師云朝看東南晚看西北問有問石頭和尚如何是道頭云木頭又問如何是禪頭曰碌磚此意如何師云藝壓當行曰或問和尚如何是道作麼生師云好皮不染皂曰如何是禪師云好人不倩錢曰此與石頭荅有同別否師云白馬廟前好傘鋪曰不會師云木屐店在對門開
梅逢忍公到崇先師云何處來曰盧山師云在彼何爲曰若有所爲即是似和尚師云脫空謾語作麼曰某甲終不敢負心師便掌曰和尚探頭太過師云逢人切莫錯舉忍禮退
笑峰然公從牛頭山歸禮拜師問云牛頭山下草野縱橫親自去來作何風度曰象王行處絕狐踪師云忽遇獅子吼時如何曰當機不讓渠師云威獰何在曰同途不共轍師云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意旨如何曰猛虎何勞當路避師云黃檗勝如何恁麼道曰儂家自有路通霄師云也須恁麼來始得笑禮退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八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九

門人 大成 大奇 等編

法語

洞宗標正

師室中因諸門人侍立有僧出問洞上宗旨乞和尚指示師良久云會麼曰不會師曰你不如西天外道曰某不會問有言無言師云却又似西天外道進云惟大慈悲曲垂方便令我得入師云雪竇道邪正不分過由鞭影如何是鞭影進云莫是良久處麼師云

一翳在眼空花亂墜進云外道見箇甚麼便得悟入師云劫賊入空房進云莫是疑根斷絕去麼師云我說你不如西天外道僧禮拜歸位師乃顧衆云汝等還知价公始終機緣之妙密乎公初為沙彌時念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輒自捫其面以問師曰我分明有何故經言無令人讀經能如此觸發天機即其師亦可使猛然自討入處乎從此參方首謁南泉因為馬祖諱辰營齋泉問衆馬祖還來否公乃出曰待有伴即來南泉是箇通身手眼底漢也只得道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公曰和尚不得壓良為賤正如虎生三日氣已食牛尋常輩詎能當其爪牙嗣于忠國師無情說法話有省已向荊棘林中能下足矣及辭雲巖問此去有人問百年後還邈得師真否如何秖對此正向沒孔鐵鎚重下楔也不是此老大難酬他乃良久云秖者是殺人刀活人劍不妨利害若是德山臨濟未免以棒喝用事且道良久云秖者是還與棒喝有同別也無公既已悟無情說法到此如何又開眼尿牀沉吟不下莫是識法者懼所謂承當個事大須審細麼秖者一劄愈見銀山鐵壁大火聚中無你進步處無你躲根處無你轉身吐氣處從此所

悟所解底命根不容不斷但不能向月明簾外因地一聲跳出身裏之門而得全機大用奮激不已忽于過水覩影乃打失眼睛大悟前旨正如德山於上座欲點那個心處不能出脫乃以潭不見龍不現致個疑頭逼得無路無門忽於吹滅紙燭處乃絕後甦來大叫曰從此天下老和尚欺瞞我不得也明眼人試看价公與德公悟門是何如哉故公乃作偈自述悟證與石頭參同契之明暗妙叶雲巖所付寶鏡三昧之渠我交參深相符合即以重離回互而立正偏五位之宗旨使公不於此得真正全機大用何能自云

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卽有悟得自巳若不見人以妙密鎚鎚打開九重錦縫透過百種寃門則大法不明觸途成滯終不能自我作主折攝法界之擧機也正以理明而自神動神動而自天隨如聖人作而萬物覩凡夫視爲高遠之事殊不知萬物皆備于我我之聖心一發則天地萬物皆隨我而全現也人無聖心安得謂之聖人此价公頓悟眞我之大機大用故能我今獨自往而法界皆全彰我之神用此正以我能作主則先天而天不我違後天而天奉我時也如盧舍那佛頓出藏身則三身四智十方應化皆互

爲主伴交參若但於頭頭上明物物上顯不知向上尊貴一路自別則不免於處處得逢渠卽認渠爲眞我却又落在驢前馬後之階下漢何能作主於法界攝重重涉入之三昧又何能處處逢渠卽是我處處稱尊卽我是渠哉師說至此驀呼云大衆正當恁麼時是個甚麼畢竟洞山祖面目作麼生衆愕然師云打破鏡來誰炤燭鶴冲霄漢出銀籠衆禮拜

師曰吾洞上之旨不特能會通五宗之秘卽如來一代時敎之始終本末與儒道九流尊卑體用事理功位之名分無有不收攝而闡發者也此宗無語句亦無實法與人正以明破卽不堪法死則不能活人難吹毛擊塗毒無論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矣不獲巳立個正偏賓主玄要人境暗機圓相六義三關九帶十眞等巳是刻畫虛空雕鑿渾沌但先聖深恐法久成弊邪異繁興若不爲物作則立此宗旨則萬世何從揀別眞僞使此法眼妙心不昧滅哉古人之立法立言正如大易之立象立辭也使無大易之象辭則天下萬世何從而得天地造化之幾微人物生死之性命哉所貴於觀象玩辭而顯仁藏用也人每以理爲活數爲死不知理雖活或以意見自用而反

落於怪邪數雖死能存法則而可悟其天然有不得於象則求之于辭有不得于辭則求之于象或于言辭有盡而得象意無窮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不于此可悟耶吾于疊三變五中見其象畫之奇偶妙叶乃知偏中至不可以兼中至而重犯兼中到也何妨拈出以待神明之者如太極含四象爲五位卽是河圖洛書以中五含十不過一奇一偶之參兩錯綜而成其中和位育也六爻之偏正回互者卽奇偶之兼帶妙叶也葢萬物無不負陰抱陽陰不抱陽則孤而不產陽不負陰則寡而不生陰陽偏勝則散亂斷

滅何以承天命之化育乎故聖人深幾裁成之揭其奇偶之樞機而燮理其太過不及以致中和則天地人物各自正其性命此參贊位育之功能惟其善用九六轉變其乾坤造化所以爲至神至妙也重離如太極之含四象者⊕即五中之十如莖草之含五味金剛杵之具五楞也⊕之中一圈爲天地人物之心即太極爲重離含四卦之兼中到也⊕東方一圈即少陽之正中偏也⊕西方一圈即少陰之偏中正也⊕南方一圈即太陽之正中來也⊕北方一圈即太陰之偏中至也覺範洪公以互卦爲回互以單卦爲互疊先大過中孚而後單巽單兌特一說耳少陽少陰體尚未純但能疊進而未可即變太陰太陽體已至純但能變轉而不可復進吾洞上借此配喻偏正回互以用疊爲三變盡成五誰得此意象外之深旨乎回互者如教中之回向也內外上下因果本末皆各相含攝之謂也或回正向偏以理奪事則無事而不理可奪色法以明心也或回偏向正以事奪理則無理而不事可奪空心以明法也或回正中事理之全體而來向全用則事理俱奪而可即妙有以成等正覺也或回偏中事理之全用而至向全體則事理

俱不必奪而可即正覺以成大化權也或回此正偏事理之體用向此天然尊貴無著真宗全提法界則向上兼中到又何言哉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三變五天然妙叶原非意見所能強爲之分合也此☲重離之偏正混融也以重離初爻之奇疊上爲☴重巽下斷如正中偏也以重巽初爻之偶疊上爲☱重兌上缺如偏中正也以本離疊上成巽兌爲三卦則不可更疊矣更疊之則又成一重離矣既爲重兌☱則當用變變則當先從內卦之兌翻轉成巽合外卦之兌變爲䷛澤風大過則四奇在中兩偶在初上如坎中之滿爲正中來也大過既成則又當變䷼此內卦之巽爲兌變外之兌爲巽以成此䷼爲風澤中孚則二偶在中四奇在初二五上如離中之虛爲偏中至也以四而疊變既盡則兼到自成中五耳或謂正來偏至聚訟至今究何決焉曰疊如二少變如二太約幾易簡矣舉二而參統之如陰陽之藏太極如寒暑之藏天舉四而中五統之如太極之含四象如天之四時蓋象數奇偶費隱先後可互微也吾槩舉其綱幾而變化在其中矣正偏兼中兼何須重舉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感爲易體也吉凶悔

杳生乎動不有感而動之則何卦爻之疊變哉經中以應觀法界性一切由心造而心不動則十界聖凡之名相了不可得有何四句可離有何百非可絕說個絕代靈心亦强名也正以十界之機感乃應之◓正中偏者以上黑下白爲少陰兼少陽也◒偏中正者以上白下黑爲少陽兼少陰也◉正中來者以中黑外白爲太陰之全體叶太陽來也○偏中至者以中白外黑爲太陽之全用叶太陰至也◍兼中到者以全放全收其黑白而混融之不可以黑白表顯名跡到此俱化類之不齊混則知處不落是非無敢和

矣此大總相一眞毘盧華藏法界圓融行布不可得而互表互遮者也大易以陽爲奇爲正爲君爲白以陰爲偶爲偏爲臣爲黑吾宗則借奇爲陰爲正爲君爲黑借偶爲陽爲偏爲臣爲白所謂夜半正明爲正中偏天曉不露爲偏中正又不當執此以相反其奇偶也引而伸之何處不具掃而置之原自不壞此後之說吾何能限然寧有逃于中五者哉祗如八八六十四卦中奇即此一奇偶即此一偶奇偶太極即費即隱分之則大絕方所合之則細入無間就中行布圓融彌綸一際死不得活活不得死詎能分合此中之奇偶正偏渠我賓主哉此惟親悟親證無我無位之眞人入于剎那際無間三昧者始能傳受此千聖不傳之秘旨也

洞曹君臣正偏及功勳父子主賓五位參同宗旨

◓正中偏者即君視臣也以上黑下白而體尚與用分方將使合如堯之聖君乃能求舜之賢良是勞于求臣以盡君道此所謂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也亦謂君向臣亦謂父垂慈養子亦謂主能接賓

◒偏中正者即臣向君也以外白內黑而用始從體

歸方將得一如舜之賢臣乃能求堯之聖明也勤于事君以盡臣職此所謂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也亦謂臣奉君亦謂子承歡孝父亦謂賓能對主

◉正中來者即君御極也以黑在白中而體已成其用如不顯惟德百辟其刑此所謂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也惟我獨尊故又謂之功無能與比即篤恭而天下平亦謂父全業付子亦謂主能作賓

◙偏中至者即臣攝政也以白在黑中而用已成其體如玄德升聞重華協帝此所謂靈機弘聖道眞智利羣迷也率賓歸王故又謂之共功同歸至化即共

樂無爲之治亦謂子全身紹父亦謂賓能爲主

◎兼中到者即君臣道合也以黑白渾融而體用一無分別如堯舜之揖讓德成舜先賓能相續爲主而堯退位又作主中主堯既不居正位舜亦不居偏功此所謂渾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也亦謂之功功是無功無不功也亦謂之父子恩忘斧斫不開向上尊貴之正命食亦不取矣此秘密藏千聖不傳豈言所可盡哉

示諸學人及衆居士

予昔年常會吾漳戴今梁觀察及予父弟于維揚舟中戴公曰聞佛教有超凡入聖之說師果能親證其旨乎予曰須深悟得游戲三昧可也公曰如何則能悟予曰公見夫戲子乎在臺下即凡在臺上即聖公曰何也予曰戲子在臺下人或稱之你爲人眞周公孔子戲子必大喜人或毀之你爲人眞仲子齊人戲子必大怒及至登臺則親身爲周公孔子却不自喜儼然仲子齊人却不自怒吁豈你眞能爲周孔而仲齊亦豈你眞不足爲哉此何以故蓋彼臺下以無爲有故喜怒生臺上以有爲無故是非泯以無爲有故妄執成凡以有爲無故妄解成聖然則凡夫墮落與

聖人超脫只在一念有無之轉機也而聖凡何曾有實法乃迷悟自成其墮超耳公大喜曰此天下奇論讀盡千言萬語不如臺下臺上一念有無之轉機而成聖凡之一語令人開悟無迷眞痛快斬截也予父存三居士曰審如此語則觀音所以三十二應者非獲此如幻解脫法門乎予曰正是此意第當局難得不迷耳所謂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若主人公心眼不惺則未免又爲夢幻空花所惑亂也予弟季玉曰璿前日見林間錄載王文正公當大拜時宴會官僚作戲公題詩曰諸優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是同以故無欣厭覺範大師曰謂此老通身是眼一點也瞞他不得正符此意予咲曰吾弟從此爲人處世須是眼睛鼻孔端正始得戴公曰善善決不可少師末後者一錐劄也嗚呼此予戊午年寓金陵天界因戴公挽予過廣陵一番游戲時吾徒大方大圓二子侍側猶能記之計今二十餘年戴公與吾父弟皆作古人可勝歎哉我今重新舉似你諸學人及衆居士果能忘軀爲法依止叢林叅承師友切不可於名言相法中妄生分別執取而起是非憎愛寃親苦樂之心以自惑亂其身心性命亦復惑亂他人之解脫

知見也予嘗示諸職事曰汝等叅學略能叅破生滅妄想之窠迹則自不爲世間名言相法所顚倒也我試令你首座今日退席爲本堂侍者卽令本堂侍者立居首座之位侍者儼然以首座自任首座安然以侍者執持毫無上下彼我之分庶于解行少有證據若纔令悅衆退下作副悅衆令副悅衆退下作散單便如奪了封侯印心憤憤口悱悱寧可知識不親覲生死不叅究者個體面决不成得特於半夜捲单而行豈眞有爲法求依止善知識之心者乎嗚呼此天下弄虛頭好名學人通病以類推之皆若是也雖有

醫王亦當拱手矣凡住叢林之人毋論事之巨細皆痛治偷心求親證雖羣居雜處能使上下相忘于道術凡聖相忘于戲游何復有生死是非之能惑亂又何慮身心性命之不超脫伏惟珍重

示熊仁者

舉雪關大師拈丹霞訪龐居士公案云龐公若無後語幾乎被靈照喪却家風秖如道赤土塗牛奶意作麼生不令蜂蝶悞認隔墻花師云雪關師兄蹉過也龐公雖是沒牙大蟲其爪甚利靈照如鸞鳳冲霄隱顯莫測于丹霞處明露秋光于龐公處暗藏春色不

然何處見靈照機捷哉熊仁者旣已貞節自持復能叅悟自性若於此誵訛處透得過始有出身活路也更示之偈曰靈照把金針妙密超今古丹霞其龐公繡出鴛鴦譜

示梓如上座

太原孚公常于維揚講涅槃經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正當談鋒縱橫處座下有禪者失笑孚公下座便請問發笑意禪者曰上座秖說得法身邊量事全未識自已法身在孚云便請大德指示禪者曰若要指示請暫輟講且向靜室放下諸緣收心斂念返已自

烱當自見之孚依教卽於是夜靜坐密觀至五更鼓角聲振動忽然大悟乃扣禪者門曰大德我從今日更不敢扭揑我娘生鼻孔也後見雪峰得蒙心印秖此一則便是千古叅學做工夫底標準也天下人誰不向外馳逐世緣與言語文字道理知見殊不知饒你說得天花墜石點頭皆是光影門頭生死業識何曾與本分一毫相干使太原不遇禪者指點則盡平生以豎窮三際橫遍十方爲法身佛性也又安得一旦回光便悟從今更不敢扭揑娘生鼻孔哉今上藍梓如上座素有叅究之志善能撑持法門弟惜未遇

人與之指點今特請圓通開示倘能於此一念旋機則上座當追捲席耳聾者以振起馬祖之向上宗風也

示胡調仲居士

李遵勗都尉常問法谷隱隱舉崔相國問徑山弟子出家得否山曰出家乃大丈夫所爲之事豈將相之所能李公於言下大悟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後來機鋒迅捷與楊大年慈明圓爲方外友大振臨濟之宗亦秖因一言激勵遂深悟宗旨之妙又何曾以棒喝機鋒而

指點哉於此觀之乃知將相之功名勳業重大而其貪欲恩愛愈深故於生死結縛難得解脫耳豈眞將相之才不足爲出家之利器哉使李公不深悟世法之纏與心法之障安能慨然曰須是鐵漢而是非莫管然則不唯世法之將相是非莫管卽于心法之佛祖是非亦莫管矣故佛祖出世秖與人解三種縛一凡夫爲事縛聖人爲法縛宗門人爲玄妙縛透此三種縛始可與語本分風光向上尊貴也調仲居士能以此意時時提撕則金剛在握雖佛祖當前不容覿面也又何有世情心法所能當其鋒哉舊召居士云

看劒

示諸喫齋及戒殺放生者

一日諸居士來參師問汝諸人來此何爲曰求和尚慈悲指示出生死路師曰我不指示你你不肯行雖指示何爲曰和尚未指示安知弟子輩不能行師曰我被人哄得多了費却許多老婆舌頭他何曾行逢人皆說我曾參某知識來我曾皈依來甚麼相干却反令人謗曰行如此事底豈不是曾參知識者行如此事底豈不是曾皈依知識者善知識有甚用處參得底到不如我不參不禮底此等不是我哄他却是

他哄我也居士禮拜曰卽此是大慈悲也乞細爲指示必不致哄和尚孤負和尚也師喜見眉宇曰眞個能恁麼那我且問你能喫長素斷殺業否曰衆中一二十人也有喫長素底也有喫花素底也有必喫不得素底也有決不能斷殺業底請和尚方便指示師曰你不喫長素底也禮敬三寶否曰我等現在敬禮師曰能信得佛是大慈悲否曰我誰敢不信師曰禮則禮你恪信不及在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但因殺業不除墮落三途爲畜生類佛稱三界大師四生慈父則胎生卵生溼生化生雖則互爲父母妻子佛視之

皆如一子之想皆有佛性者也汝等既知禮敬佛又去殺佛之子喫佛之肉及殺自巳父母妻子及喫自身之肉佛還歡喜也無喫人之子禮人之父其父必切齒恨之必怨報之佛不同世人必須救汝莫殺害衆生即是不殺害諸佛不殺害父母不殺害自身也豈有殺佛之子與殺父母妻子之人不墮地獄及輪廻寃報者乎一切猪羊雞鴨魚鼈鰍鱔之類皆是殺業最重者也汝等既知人身難得佛法難逢知識難遇今纔離雞鵝鴨等身而得人身便不肯保全人身却又去喫猪羊雞鴨等身猪羊雞鴨曰你者强惡衆

生承佛威力纔得個人身却便忘却佛力又來喫我教你再打一轉又來作我猪羊雞鴨不知那强惡衆生又來喫你也只是汝等無六通徒見他苦不聞他怨以强凌弱寃寃相報有何了日佛菩薩費了千辛萬苦勸化你誘引你如醫藥人以你病苦九死之地用了許多良藥救得活來教你不要喫此犯諱忌物若再喫則病又返了要死了我救不得了你今只圖一時口腹不圖萬刼寃報有甚于喫藥忌反病喫了一個月藥又返了病醫生與父母亦恨之欲棄如不顧也我佛菩薩費了千生萬刼苦心救得你脫畜生

身得人身不肯忌口喫了反藥則不爲自負巳靈其孤負佛菩薩與父母養育之恩何刼能酬報哉儒者尚云寧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汝今殺生害仁殺佛害身其生生自殺又誰能救哉今所謂戒殺者若非喫長素皆非眞戒殺也但自手不操刀以爲戒殺殊不知假手殺人之罪更甚也喫素戒殺不名善人只喚做不作惡人如人曰我不殺人放火我不奸淫犯義此但喚做不敢作惡人何可名善人若是善人則自巳喫素斷殺又能勸人喫素斷殺又能放生布施救濟饑荒憐愍孤苦修橋布路造亭施茶設渡施藥

賑濟死亡收瘞骸骨及念佛度僧建剎造經種種功德與化導惡人同修善事乃名爲善人汝等殺業未斷則此刀兵盜賊夭枉災危尚免不得躲不過敢以禮拜善知識作些小佛事喫得肉巳飽來尋僧說禪公然自稱爲善人則閻羅大王異日差牛頭夜叉下請書請到刀山劍樹鑊湯爐炭與入披毛戴角之類皆是此身身行惡而口口稱善之人大有分也莫怪山僧惡口益勸人須用殺人言的的苦口是良藥如今天下刀兵不息殺人徧野流血成河骸骨如山城邑如莾者是何罪使之皆是殺淫盜業使之也使世

人早能聞我如此斷惡之言戒殺之語則天下太平萬民極樂如蓮花國裏人也前年予在淮安見數居士來叅禮予問此是誰曰是久皈依嵩乳印蓮二和尚者久爲道場護法予深喜之與他提起古人公案問他父母未生前一著子事彼不能對予曰說你久叅知識久護道場如何問者本分事開口不得既不知本分事又叅甚麼知識護甚麼道場此中好茶好齋沒人喫要你來喫麼不喞嚁漢恁麼則嵩印二公也不得無過傍邊一僧曰他肯喫好茶好齋還好他還要喫鮮奇之貨山禽野獸海錯珍異之物也予驚

曰莫謗他好僧曰和尚前敢作拔舌業予大呵之曰快取紙筆來我出一擯帖先將嵩公印公二人稱和尚者擯出如此人不足較也你爲一方知識如何藏此殺佛殺父母之人於此佛道場中破壞佛法乎嵩印二公大驚而諸居士乃痛哭流涕深爲懺悔曰大慈悲父救我等出此不赦之苦也從今之後永斷殺生永喫長素更當放生救殺也予乃歡喜曰若是則超凡入聖全在此一轉機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息曰命成佛成祖是此生機作聖作賢是此生機爲父爲母養子育孫是此生機百工技藝故生意皆此生機也捨此生機則皆是死路皆是殺機人藏此殺機則此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乃至文章事業無往而非殺機又何可與天地合德與生民立命哉汝等果能克此戒殺放生之心則生生之意克此如來藏心成此一眞法界也何復有餘蘊哉於是諸居士痛哭感泣發誓并乞授三皈五戒深叅究父母未生前者一著爲超凡入聖之本也因請侍者書之以示未聞

示笑峰諸禪人

杖人不能學達磨於少林面壁却要學孔子集衆聖

大成學得孔子集衆聖大成則能傳達磨心法正印能傳達磨心法正印則能集孔子衆聖大成或時學達磨則易或時學孔子則難至於達磨巳於西天維辭深辨收伏六宗特泛重溟來我東震斥相指心不顧諱忌九年面壁六遭服毒乃得傳此心印然後隻履西歸如此則又有難於孔子只轍環於我東土之天下也雖然此土宗風至於二枝五派之後門庭堂奧各出異同不有刪定作述之手眼安能存此千聖不傳之眞宗旨哉知此則西天之達磨卽東土之孔子東土之孔子卽西天之達磨也此世法出世法之

大關鍵又詎能窺之哉會麽此中別有同條意留與古今能撑人

示室中諸子

善學魯男子之閉戶不納者則能作柳下惠之坐懷不亂今人動輙欲學超佛越祖之談絕不學了生死性命之行眞是自暴自棄爲背馳之人深可哀也杖人先教人學一乞兒行然後大事可成彼乞兒六親無靠骨肉無情六根敗缺藝術不能無所可用於世且上無片瓦下無卓錐之祖業根基可賴求食不得充饑求衣不得遮體到處遭人擯斥此身無所安生

雖極苦不傷至勞無怨却也風寒暑溼不能侵榮辱得喪無足感至於功名富貴利欲恩愛旣已不來尋他他亦無可繫戀惟有絲命是存却似個避難英雄潛機奇傑又似個參禪慕道捨身命學行菩薩行底漢子只恐有些子偷心不斷使能撒手甦來却是無人柰得他何也又何富貴之所能淫貧賤之所能移威武之所能屈恩愛之所能奪與夫生死危疑之所能變亂其性命哉能行如此丐兒之行者則又無事不可爲無厄不可度無蘊不可破無㳒不可行末法之秋安得有能學此行者與之入如幻解脫㳒門哉

予又常教參學人先須行三種行亦不異此是何三種一奴僕行二畜生行三糞草行能行奴僕行則已歸命於主人只唯主人之命是從故難捨能捨難戒能戒難忍能忍難行能行難止能止難入能入至於畜生行又進於無身命之可惜至於糞草行又進於無物我之可忘所謂以無心意無受行自能超出於聖凡以成大事也今人有能爲㳒忘軀求了生死以證性命者能取㳒一二於此行者乎有能取㳒此一二之行則自不護惜皮毛與貪戀骨髓自爲暴棄之人也卽爲善知識者亦須別具手眼勘驗此人與成

就此㳒又如看地理之眞脈或穿海過峽或起伏隱微或如草蛇灰線馬跡蛛絲必要求其眞正氣脈不可爲形勢變亂而失其眞龍之結作也夫如是豈可輕易入此㳒門哉諸子須著精彩始得

示某居士

有一居士來參請曰某切欲求個出世之路苦不能解脫身家之累乞師指一捷徑師曰我有個直捷㳒子居士可歸家將一片大白牌置在桌子上思量我此一生必不能解脫者何事此一生必可爲者何事寫一行又思我十年內外三五年中五倫之內決不

可推委必欲爲者寫一行又思此一年內此一月中必欲爲者何事寫一行又思此一日中朝夕之間必欲爲者寫一行又思此一時中忽有不測之禍福危急之事我當如何處分寫一行又思或一口氣不來分付朋友妻子不及時與功名富貴勢利恩愛及文字道理知見功行皆用不著時欲如何得個轉身出路寫一行居士大驚曰到恁麼時如何是好師曰絕妙最直捷也又何不好之有士再拜求示一切要言師曰你但拚了命便萬事都了更有甚麼不親切士曰者一死却也難拚師曰啐死自然拚却你何待汝

去拚却他士不覺通身汗下禮拜而去

示韓叔夜居士

初祖達磨西來不爲別事只求一個不自欺不被人欺底人而已矣二祖神光初見達磨更不求西來所傳底意旨但曰弟子此心不安請師爲我安心達磨亦不教彼叅究我西來所傳底意旨但曰將心爲汝安光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爲汝安心竟光於言下大悟異日磨復問諸門人各言所得獨神光作禮三拜依位而立磨曰汝得吾髓只此便是達磨與神光不自欺亦不被人欺也使達磨不深見神光眞見不自欺處雖與曰爲汝安心竟神光安能直下證悟使今人亦曰我亦覓心了不可得心旣不可得則一切法亦不可得眞如佛性菩提涅槃乃至一千七百機緣公案皆不可得且道此人還眞自欺否若眞不自欺則不被人欺亦終不肯欺天下古今也今居士能叅悟此一則心法則一千七百皆是不自欺之心法也又何佛祖心法之不在我哉因與立一軒名曰在我以自警云

示潘臺平諸居士

諸公持普門品是經有不可思議自在神力但因以何心念而求開示悟入則大士卽現如是神力而爲開示悟入耳譬如洪鐘大扣大應小扣小應不扣不應又如寶鏡胡來胡現漢來漢現不來不現而普門之隨機感應又豈菩薩之有大小差別哉須知經中所謂心念不空過能滅諸有苦之旨若能叅透此心念不空過則心心寂滅念念圓常其十方諸佛三身四智諸大菩薩萬德莊嚴皆向此心念不空過中開示悟入而圓滿無餘矣又豈但能滅度解脫此三界二十五有之苦厄哉持是經者切要返己自求每日不致空過念念不致空過叅究之久忽然超越世出

世間獲二種殊勝照佛之知見本來現成不假外爍
也

示知白關主

從上佛祖秖是一個指迷人一切參學秖是一個自
求人是故諸知識更無實法與人秖教人憤起自求
生死性命之心一朝瞥然自悟了無一毫得失於其
間也譬如失珠之者日久不知珠爲何狀因問知識
指示知識曰此珠清淨圓照覺明無礙更無纖毫損
缺瑕玼你但能勤而求之則平生如意受用不盡也
其人不知彼之所指但自心念口言此珠有如是清

淨圓照有如是光明無礙又且毫無損缺瑕玼行住
坐臥語默動靜如是想念思惟至於廢寢忘食勞精
疲神重增迷悶終不能獲反以善知識誑誕誤賺我
如此參求之法絕無靈驗遂至退墮不信此古今參
學之通病也彼知識秖與你說個形狀恐你妄認一
切瓦礫土石泥丸魚目以爲此珠使昭昭心目冷地
尋求忽然親見則一切言語比況皆無所用也又何
曾教你口言心念自障其參求之事哉故知識又爲
此一等執著語言知解之徒不能自求心性下落者
更說方便曰你一切都莫思量莫念善惡但於一念

未生之前看畢竟那個是你本來現成的尋來尋去
自有一個觸著磕著乃知元來在者裏也其人依舊
不會雖撥轉那些念頭不知又走在者絕思量想念
處何日能得所失之物乎所以古人不得已而行棒
行喝用格外威神不知此等又復向他機境七花八
裂如狂狗逐塊益見癡迷也又況此自心求自心借
喻於覓珠與機鋒耳你能返已自憤不滞知解自參
自覓如神光至於覓到了無可得之處始知本來不
從外得亦非清淨圓照之所能比況也又如德山之
於龍潭所謂潭又不見龍又不現忽然吹滅紙燈大

徹悟者正風穴所謂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
應知也信不吾欺矣嗚呼近世參禪人例皆向古人
冊子上念言念語謂之參話頭做工夫至於頭白齒
豁徒成一個自綑自縛漢何刦能自解脫哉知白上
人一向參求師友爲發明大事前已閉關三年今復
禁足特使友人懷楮山中求開示參學直提之旨并
爲諸友警策予嘉其誠因不惜葛藤爲之叙其近日
參學之獘使知自憤自力自求自悟不可執著一切
知解以自障其悟門也勉之

示潤白禪人

叅禪別無捷逕秖要吾人於日用動靜好好惡惡中急切返轉刀頭向自己主人公現成下落的命根上剖折一番看者主人公畢竟在那裏安身立命還有生死可依倚也無還有生死可了脫也無當時主人公因甚麼便自迷倒如今主人公因甚麼便不開悟希向者主人公討得一個明白透徹了無一法可得則更不疑佛疑祖疑生疑死自解作大活計然後再叅知識亦不過與汝决擇見地之邪正及機用之殺活耳不見五祖演和尚悟道投機頌云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

引清風使演公不是自叅自悟自到自證安得自述明悟如此今之學者飄蕩塵情昧滅心性大似迷子落他鄉絕無一念思歸故土安能叮嚀叉手親問祖翁而自知現成家業有此松竹清風之可受用哉潤自潤白你秖今還是在他鄉還是在故里你若擬議尋思又是萬里崖州去也

羯磨後示大衆

眞如界內絕生佛之假名平等性中無自他之形相何以眞如平等乃爾盖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良繇眞如不守自性忽起一念淨染之殊所謂身口意清淨

是名佛出世身口意染汙是名佛滅度從上佛祖出世亦不過欲人守此清淨自心使無染汚而已不見南岳叅六祖祖問甚麼物恁麼來岳云說似一物即不中祖云還可修證也無岳云修證即不無汚染則不得祖云善哉善哉即此不汚染是諸佛之所護念南岳旣云說似一物即不中更有何自他生佛垢淨是非之可擬議秖此一則公案便是經律論禪之宗古誰能叅悟此宗而會通戒定慧之妙旨乎是故從上佛祖種種設化無非欲人護持自巳各段清淨靈心更無別法為修證也今人只知受戒不知發此清

淨戒心有此清淨戒心則有此清淨戒相有此清淨戒相則有清淨戒行有清淨戒行則有清淨戒德有清淨戒德則有清淨戒性旣有此清淨戒性則諸根清淨則諸塵清淨諸塵清淨則諸識清淨諸識清淨則我及法界擴而充之無不清淨矣又何有罪心而可得乎正以世人不能發此戒心安得了此罪心有此罪心則有罪相有罪相則有罪行有罪行則有罪業有罪業則有罪性若求此罪心了不可得又安有罪業罪性之可得哉如達磨大師來我東土亦未嘗將西來戒律教我東土人叅東土二祖亦未嘗要叅

達磨西來底禪但云我心未寧乞師爲我安心達磨亦不別指一法與彼但云將心來爲汝安祖云覓心了不可得磨曰爲汝安心竟若二祖不親自覓到了了不可得又詎能爲彼安此心不惟二祖如此三祖求二祖懺罪亦使他自己覓罪了不可得乃曰爲汝懺罪竟我等世人詎求安心如二祖懺罪如三祖之親到了不可得之妙密乎果能如是則戒定慧解脫知見等五分法身曾無差別又何有頓漸偏圓之可異我等現前大衆若能以今日如此發露懺罪而時時如此發露懺悔則清淨靈心時時不昧無染智行時時現前是名佛子受佛戒即入諸佛位矣雖然直須知我宗門有頓悟法要始能如是參如是持如是護念如是行道則佛祖法慧常住於世如日月燈常相接續永無斷絕也何可自生分別此爲戒此爲定此爲慧此爲禪之妄相隔越哉惟大衆善思念之不勝奇特不勝珍重

示本空禪人

適有僧問杖人某甲欲住山去時如何杖人以拄杖於地上畫一畫云會麼僧云不會杖人曰諸方火葬我者裏活埋僧禮拜杖人便打僧云某甲話在杖人云你道看僧擬議杖人復打云鈍漢者一柄鋤頭也不解弄住甚麼山即連棒打出復有本空禪人持紙一幅求開示住山杖人熟視久之乃書此現成公案示之曰你若向者一座山子裏會得許你者裏作者裏息者裏喫者裏屙你若不會不如向十字街頭討冷飯喫去撞著一個半個也不見得不然且向諸方叢林裏東撥西撥或觸著磕著也不見得會麼咄

示陳玉尺居士

古人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不得已纔與人說個本分事却是將惡水驀頭澆也詎能見門前剎竿即撩起便行雖然佛祖出世豈無方便激發使人自悟去蓋人之所以不悟者爲有物障其悟門耳何者是障悟門之物但能不生異念則全體光明全體透徹如百千大海不起風波則徹底澄清無一毫迷昧雖然若執此理猶是偏見一邊更須會得繁興大用舉體全眞曾無異物一任澄淸與不澄淸風浪與不風浪元不是他家事則自無聖凡是非可得染汚此本分也不染汚之旨又不是絕無一念爲不染汚但不見心外有法法外有心凡非他凡聖非他聖識非他識智非他智若眞達不疑之道則聖凡魔佛淨

業智識皆是自心限量之法故三祖信心銘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六塵不惡還同正覺迷生寂亂悟無好惡知得此意則不特與佛祖把手並行亦與大地衆生一時同成正覺自古及今何曾有一法非心法何曾有一心是異心哉若能體會此意如人夢中說夢及乎憤地得一醒來或得親友驀地呼起則求夢中一法了不可得夢中一切幻法皆是吾心之幻法也知得是吾心幻法則夢非是夢不知是吾心幻法則覺亦非覺矣今參學底人秖要見得一法是心外之法則不見一心是法外之心也又何本分性命之不開悟無端生死之不了徹哉居士能久久於此親自勘破囫地醒來則見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矣雖然尚有向上關棙子直須撥轉始能驅耕奪食異類中行秉殺活刀開佛祖眼乃不墮於聖凡情解到者裏畢竟作麽生撥得轉向上關棙子請君吸盡西江水倒駕鐵船陸地行

示石潮寧西堂

吾宗末裔傳至少林金沙太混若非吾廪山翁于宗鏡書祖拔出純精別行一路幾于人天目昧何能迥拔今時哉篤生壽昌老祖掘出大好山中掀翻黃龍頭角正是胸中迸出始能遮天蓋地也及接我東苑先師便驀地推下險坑使自跳出捉敗者老漢莫作怪即杖人擅開祖父之門全是赤身挨白刃以故生平不拘拘于三玄甲胄五位鎗旗別施符劍八面破敵今時之獎正坐在各執名器不能伸其殺活終屬獨智流轉不鑑潙仰雲門法眼之後因何而自絕乎吾子始于太平棒頭得火燒裙帶消息今復來此烹煉自應如九轉神丹變化不測異日大起吾宗則皐鶴之聲光自遠矣子當慎之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九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十

門人　大成　大奇　等編

頌古

洞山邈師真

洋銅銕鐵家常食今特拈來供十方莫怪知恩人少
有祇今渠我滚如湯

德山不荅話

死人平地已無數把火齊驅作夜行險絶還教吹滅
去新羅日午打三更

臨濟思蒿枝

生平別有一深心撫景觀時自不禁慷慨悲謌如識
得何勞琴劒寄知音

興化擯維那

誰云虎不食其子爭奈恩寃業在中棒打爛泥誇好
手忍心雖伏見飛雄

三聖透網鱗

瞎驢園後喫荒草驢鼻山前吞活人雙眼突來空日
月其如一對總無筋

洞山初喫棒

再三問處淡鈎錐棒下驚來石火遲飯袋忽然開口
笑幾多平地受人欺

僧問巴陵如何是道陵曰明眼人落井

爭雄弓馬最危微背手能拈嚙鏃機自笑老來忘意
氣看他雲鳥自閒飛

僧問巴陵如何是吹毛劍陵曰珊瑚枝枝撐著
月

舊劄相逢各展眉此心千古詎能欺可憐一句全生
殺劒挂徐君墓上枝

僧問巴陵如何是提婆宗陵曰銀盌裏盛雪

吾宗無語若爲人東土西天負墮深明月蘆花間索
索臨風何處覓秋砧

僧問香林如何是室內一盞燈林曰三人證龜
成鼈

百城煙水幾間關誰敢當機更顢瞞桂子飄香秋色
遠大家看月縣同參

臨濟喫棒

打狗迫墻門路斷絶翻轉頭來咬教你做

首山荅僧問佛話

新婦騎驢阿家牽賣盡風流不值錢多少五陵貴公

子看渠失却手中鞭
問南泉路
拈起鎌兒路太玄當機何處見南泉不移半步便歸
得作麼酧他三十錢
經首
以字不成八不是春風拂檻花猶聽王孫何太未歸
來芳草凄凄愁滿地
報恩明和尚問座主經云一人發真歸元十方
虛空悉皆消殞從上有多少大悟者天台山巍
然如何不消殞主無對師代曰和尚更須買草

鞋行脚
曾伴浮雲歸晚色猶陪落日泛秋聲世間無限丹青
手一段傷心畫不成
良遂叅麻谷
特地扣人門呼之忽自悟歸來舉似人月上花梢露
僧問那吒太子析骨析肉還父母然後現本身
爲父母說法如何是那吒本身師撫掌三下又
曰天花吹不盡處處鳥啣飛
不假胞胎未是親曹山一咲起風塵夜來玉笛從何
發惱亂深閨夢裏人

僧問臨濟和尚道有一人淪刼在途中不離家
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個合受人天供
養師曰者小厮兒更要乞蒿枝在且放過一著
無端亦學寫焉烏誰要人天供養乎幸是風顛人不
在飯床推倒笑狂驢
僧問南泉師歸丈室將何指示泉曰昨夜三更
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
野老忘機事事閑柴門雖設未嘗關偶然拾得無鬚
鎖依舊抛他途路間
太陽托浮山接投子公案

虎口翻身也是奇青鷹夢裏已驚飛太陽頂展今猶
在謾向胡僧問故衣
南院示啐啄同時至僧再來舉似風穴曰者漢
會也
啐啄同時用却奇移星換斗許誰知騎牛海上穿衫
子十字街頭放鷂兒
興化到大覺至言下薦得臨濟於黃檗喫棒的
道理
豪傑無王亦自興難兄難弟作宗盟當時法眼誰能
滅磨出吹毛決不平

西院因天平漪下四錯至漪住後自曰發足行
　脚時早是錯了
天下干戈共戰爭朝秦暮楚盡求名不知真命將何
屬那識眞人有主盟
　長沙因秀才問千佛名經
飽腹文章半字無儼然殹試便傳臚春風得意馬蹄
疾一日看花滿帝都
　明招到坦長老處坦曰夫參學一人所在亦須
到半人所在亦須到招便問一人所在卽不問
如何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後令小師問招招曰
你欲識半人所在麼也秖是個弄泥團漢
陷虎須還有險機放收誰敢透重圍憑空弄得泥團
活瞎漢便生惹是非
　洞山五位
正中偏良久誰敎馬覷鞭曾悟無情閒說法沉吟肯
掘井求天
偏中正眼光擊破雲巖鏡我今獨往笑逢渠背上莖
毛傳正令
正中來一位纔彰五位該夜明簾捲無私照枯木岩
前花自開

偏中至三墮縱橫無變異類不齊兮混自知天然的
有眞尊貴
兼中到王中王也何深與拈花微笑喪家風向上不
傳誰敢道
　世尊
指地指天成賣小覩星說悟更無慚平生伎倆至窮
處冷把花枝對衆看
　達磨
冒命西來已負機那堪梁殿失便宜此時不肯空歸
去雪裏掬他半臂兒
　六祖
應無所住而生心厺厺黃梅受苦辛畢竟一塵無著
處却將衣法付何人
　馬祖
牛不打兮徒坐佛磨磚成鏡果神明照開心地無門
路的的從他脚下行
　石頭
南岳高登書不達天生强項不堪親翻然更作參同
契別買青原鉏斧行
　潙山

大雄言下偷心死踢倒瓶兒羸了山驀地忽成頭角
公故園風月更間關

臨濟

三頓蒿枝赤肉招老婆徹困不相饒惜乎舌上通些
子脇下還拳恨怎消

洞山

臨行乞得巖晨久覩影方知不是渠却自無中能唱
出一門偏正詭分疎

雲門

拚命挨傷瞎老鉾如王氣宇絕中通再來象骨呈機
變北斗藏身趣更濃

法眼

地藏門前百雜碎大千沙界太森森唯心唯識天機
泄誰解𩥇𩥇見密鍼

偈

壽昌師翁七旬猶自躬耕呈之

山頭老子年七十猶似西施未嫁呉絕世風流人不
見浣紗溪上獨容與

僊亭上東苑和尚

袖中些子防問藥留待他年毒逵磨試問當年傳底

聲呉江隔岈越山多

董巖上博山和尚

相逢休太不妨奇豎拂輸他第一機不見門前楊栁
樹無人問汝自依依

侍東苑和尚觀梅

百花盡放媚春風獨有梅含幽谷中不是時來香不
吐精神雪裏倍喬松

酹和李太宰三

一滴曹源是處生誰教枯木裏龍鳴玉鞭敲惺維摩
黙粱八原來親弟兄

誰培大樹影森森瞎老當年知此音一掌虎鬚曾捋
得令人千載憶婆心

正眼開來心不傳鷄巢棲鳳雪連天西陵老子輕拈
出賺却他家漿水錢

示石象雲題副

黄梅石女夜生兒秖應栽松道者知驀地相逢惟一
笑者些消息却堪疑

寄懷廬山觀一老宿

五老峰頭一老翁眉毛如雪貌如童近來有種難醫
病寤寐相思是浪公

送達虛上座歸圓通

圓通若箒曾安柄令子重爲灑掃之待到天寒飛雪下看他風裏舞楊岐

送惟心上座主清涼事

清涼久踞金陵勝曾以顛師一主之更喜君能承父業解鈴須是繫鈴兒

倚杖葵湖精舍示元蒼上座

絕秀湖山敵畫開却奇千里賺吾來春光媚極憐將莫不勝吾其與點哉

示王以介太史

歐公曾試浮山遠棋局拈來別有禪今日儼然相賭對當機一著讓君先

權部蘭陽陶菴陳公過訪

孟子善言乎慎獨亦存二字最幾希分明指出兩條路千古令人不自欺

登金山示韓居士

拄杖到來無不有千峰如畫列眉間爲君指點雲中鳥幾度飛鳴去復還

挽覺居禪人

平生不肯眞求死今日死來何所逃試問死生誰是主須知火後一莖茅

寄蕭伯玉居士

新秋乍洗青山骨一片孤光冷照人物外是誰能拂袖寥寥千古想丰神

示朱葵石居士

没分曉句逈常流放鶴洲前笑自孫七佛秖應無覓處却能空手把鋤頭

答埽菴諸公過訪二

春色招搖煙水中喜君一棹快如風龍淵六過何奇特不怪務同善脫空

斫盡絲竿還自尋於焉笑傲入高林陸公不是閒敲唱呼出龐鵝別有音

偕余繼泉諸友觀雪

輕白飄飄一夜寒千巖盡鎖玉珊珊誰知妙極天工巧莫躲微陽炤後看

稽城有懷

雪嶺遺風八百年木毬無恙尚欣然謝郎不在漁船上椰線垂垂曲水邊

初住玄沙

玄沙自是再來僧象骨先師眼裏瞳一座淸風寄明

月秋山朶朶許誰同

寄榕城曹能始觀察

幾年不見曹居士手裏數珠奪得無痛切聲聲親收我羅山石上憂誰呼

答沭城曾心葵大史

兜率憂搏張運使象王鼻孔果撩天無端一撥真贓露挺敗香嚴太煞玄

丙寅小華山除夜

逆旅渾忘是歲除燒燈細讀古人書笑他周孔多才思强擬乾坤作馬輿

題李白青山墓

李白奇骨撑青天此墓秪應埋不得借斯留待千古人看誰喝起清任巴

寄祖心上座

儼然不食空王俸一任人看背上毛脐有風光透金石何煩飛鴈喚聲高

寄古雪喆侍者

新新草薦路亭芳此日機緣不可忘珍重少林親切古人深雪有行藏

示曹雲上座

兩磚相熠密重重魔佛無因得號通黃鶴樓前翫古鏡何妨疑殺洞山聰

示嵛石禪人

無事胸中藏塊石石中有玉無人識玄沙踢破指頭尖却笑桃花未端的

示大印羅繡銘居士

祖師心印鐵牛機提起能令絕百非笑殺子韶聞物格無端換却兩莖眉

示余周生祭戒

護生須殺始安居善用吹毛真闡提就裏不容他佛祖超超獨掃悟中迷

示憂持禪人

憂裏持來覺乃無儼然親對又何如不須打破鏡相見拄杖頭頭識得渠

示嵎之禪人

前身你豈是僧繇造物揄來任放收画得壁龍天外衣普門猶在一毫頭

示彬雅冲禪人

子能見我便焚疏更不尋他舌頭路甘受一棒一條痕拚此性命求自悟忽自悟笑殺德山破落戶

示張坤含居士

厚能載物體含弘光為之貞以類從有美足章王化事勉哉無負履霜功

示方春作居士

卦含明月兎懷胎豈許他人妄擬猜密用潛行神忽悟不禁喝采叫奇哉

示潘中懿居士

欲知格外旋機事好識薰風殿角生特地嚴花齊結子暗香吹向玉樓清

示淼音禪人

與人說破還成謗何似令人自起疑不見香嚴燒畫餅一朝擊竹豁雙眉

登廩山禮蘊空祖塔

憶我祖翁王老師賣身覷得一窮兒靈光舍利歸何處玉兎金烏漫著追

登峨峰

天下於今仰此峰峨峨曾出淼中龍化生頭角知多少反顧都應拜下風

鎮衣潭

峨峰師翁初入山見龍湫騰激因解裹衣包石之鎮

貼肉衣衣旌石頭重巖之下定須湫勝他爺老驪龍手因倒慈明冷汗流

示辛卿居士

你問鄉音我不知我荅正字你不會且喜傍無通事人兩眼青青獨相對

示梅惠連居士

古人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始是難試問自憐身命者如何透出不顱預

示瑞巒蔚禪人

獅子捉兎如搏象全力精神不汝欺能自置身爐冶

內折旋語默盡鉗鎚

示朱遂初大行

密旨尊來直至今要須善撥沒絃琴分明一曲超空劫引發威音那畔心

示朱南美宗侯

隨分生涯花藥欄大圓鏡裏絕蹤攀金毛獅子翻身去凜凜風生匝地寒

示鄧信之居士

紅爐猛燄烹何物佛祖生緣業在中凡聖力窮煙火盡廻途石馬出紗籠

示王玄發居士

敲空作響木無聲害殺相思解不清昨夜三更江月上半窺松影到窗前

示王子展居士

逢人展手問如何覿面親呈意就多欲得魚龍頻變化不妨折筋攪黃河

寄衡陽漚和法師

博山叢裏嚼雙肴晤對風前意已奇十九年來何所似一聲秋鴈報相知

示白花菴憂衡禪人

白城煙水各呈機指點翻成耳目癡不識善財何處參白花巖上望多時

示劉受斯明府

楚陵曾作我金湯賊殺叢中建法幢且喜各歸全勝地鐵船共泛此西江

示開生

香嚴畫餅不充饑一擊俄然忘所知大展溈山深感拜令人咬斷樹頭枝

示胡蘭石

大悲菩薩通身口八萬毛端獅子吼了能一念通呪心夜半日輪天地曉

示宋山肴居士

青山具眼能觀世千古煙霞孰展肴却憶風流蘇伯子令人特地想其奇

寄出泥尹洞庭

天幽山中騎小驢翻身踏破古西湖俄於泥裏出頭看搽背金剛首肯無

寄石溪上座

年老心孤博得閒無人知處即深山無端倚杖看風色千里雲生喜破顏

送奚籟禪人歸西江

受汝先師遺命來是何風力却吹回如能歸去燒他尾快趂龍門變化雷

送薛吏翁從吳門

南昭曾遭漢誘來何如薛老解差排將他蕩狗輕敲醒吠得閻浮夢眼開

薛吏生居士頌 莊子天下篇喜而和之 二

蝶吏藏身化惠施托孤天下弄支離春風暗結無根逗出南華寂毒枝

莊易古今成聚訟是誰老吏斷曾來爭如久害相思

病自嫁親於強用媒

過中都臨水寺觀聖跡

中都自是潛龍地大士曾茲示現來應以帝王身說
法手提日月向天開

中秋看月　二

橋上橫眠無事僧神前盞子醉何曾可憐紅爛難扶
客掘地深埋已不能

月生雲際事如何笑殺郎當好大哥切忌夜行休踏
白水光如石賺人多

示滴投曾青蔡

不曾做到傷心處平地喫交徒自嘸憤極忽逢眞毒
手生平怨恨一時消

和愚菴和尚游蘭亭

招得奇峰趣棹行入林飛鳥杖頭鳴古人神理難磨
處亭樹俱頹偏有名

贈西遯祁居士

東海曾聞有一人能猫良久古精神正當倒瀉迸流
水洗我嵩山壁外塵

贈魯青海居士

背觸拳頭驀面釘可曾透過此關扃死心灰裏俄相

見推倒龍峰兩眼青

壽湛持如公

牛山早有一枝橫花落花開見幾更撥轉上頭關捩
子笑他黃蘗點龍睛

慰張與公悼內

人生難媾是知己且喜君能得造端究到兩心無憾
處何當天地有遺歡

常山早發

曉山凌雪日初浮始射乘風影未修慚愧問津無吏
隱荒煙斷岍看西流

吊桂轂大師

簫曲風吹妙法林眉毛厮結老知音夜來鴈叫霜天
冷誰見氷輪度遠岑

答三宜和尚

善人與世偏能怨君子存誠獨慎機果有春秋之筆
在何妨萬古見危微

和譚梁生居士　二

令行吳越幾多年誰識皐亭別有天一棹鴛湖風月
好故人到處繫吾船

相忘道術不知年潛見緜來御此天訂我宗盟能妙

叶何方不是杖頭禪

挽慧持上座

幾度看花笑瀁倒俄隨雲去追飛鳥夜來明月照亭前寂寂松陰誰却掃

寄金陵焦太史

一鑑孤光萬里同慇懃遥寄雪箵翁床頭麈尾應無恙爲我常揮逸格風

與梅長公中丞 二

曾聞三尺定邊夷此地長城復倚誰君父於今忘寢食比來臣子欲何爲

環中造化正中奇神道陰符殺活機仲父桓公齊見鬼蕩教振起霸之威

與客譚易湯成 二

朝能潛則夕能亢原始反終道最微參透羣龍無首處許君一貫死生機

環中之妙絕乘除天運無端易自虛獨有神尭能允執大哉蕩蕩孰能窺

題甯侯詩示吳大煥冠軍

老父何心獨見知圯橋遺履試英奇果然孺子堪承教半帙書爲王者師

贈豫章熊銓部

天下方嗟行路難豈公亦欲弄淸寒如今有道誰能易松栢靑靑雪後看

九江黃闇齋兵憲過訪

功輔曾親訪白雲枕邊頌子太尖新等閒勘破小兒戲笑倒風前上大人

寄薛更生居士

闍藍偶爾抽身去却被狂風吹轉來笑殺曹山顛酒漢靈床打破舞塵埃

示郭天門居士

提起廬山太儼然別峰晤對妙難傳殷勤白紙親相寄千里何妨駕鐵船

鄱湖秋夜放舟偶追憶心鏡雪生二子恨不得與同觀此景 二

匡衹是山湖是水高深之意若爲詩昔年以此酧吾子今日親看欲語誰

人生難得是相知旣得相知苦別離幸有此心能密邇相思深處更神奇

示陳彬吾居士

離婁有意偏難見罔象無心却易逢悅道當年曾撞

彩一聲霹靂頂門通

送研窮上座歸徑山

雙徑風高古木森孤笻來往意何深大人峰下鉗鎚
處好識當年百煉心

靜虛老僧從無爲州三步一拜至太平覲杖人
因示之

步步踏著誰脚跟拜拜叩著誰頂門大地法身當震
動俯仰緣來無別尊

讀黃元公決命辭之作

學道於今始識渠從容慷慨兩何如江南不有公能

死天下幾無人讀書

示大輔徐居士能孝以淨業

法界最親惟母子念頭切處死生穿好知一句光明
佛即是金池上品蓮

示左子忠居士

伏羲當年不識字雙眸烱烱窺天地無端畫出一橛
頭棒喝縱橫無諱忌

示左子厚居士

斯文無忝乎其喪但得存吾之所天鳳鳥不來圖不
至何妨自把孔丘傳

示密印禪人

古搆凝雲雙樹間四時花鳥伴幽閒就中能盡今時
事何必逃塵向遠山

示梵文禪人

鬼使來催告寬限七日再來尋不見霍光曾賣假銀
城不識當時誰作券

示天然禪人

何故風吹到此中石頭路滑善能從等閒拈得無痕
斧不負曾親見浪公

臨濟喫棒頌示雙烱瞳子

三年含恨不勝愁挾路寬家却撞頭拚捨者條窮性
命生平恩怨一時酬

辛卯冬祭黃元公居士靈柩二

爲法奇君認得真自甘劍刃上翻身剛剛撞著好題
目一死獨成千古人

喫官酒醉臥官街笑斬春風不用埋爭奈強爬弗肯
臭未曾觸嘔我同儕

示思子聞子

接人橋又斷人路此故英奇未易知試問三年親近
意拈來利害莫相欺

與奇侍者看雨舉古示之

杖人與奇偶看雨捉敗藥山須自許打鼓吹笛太譇詿賞翫之家休錯舉

示密傳健禪人

一念精誠子得母儼然四大性自復可中旋轉天地心浩蕩春歸花簇簇

示蓮勺瓊公歸武林

英雄不作欺人事真是英雄肯自欺大死活來投曉到吹毛千古用方知

示奇侍者栽石

當央抛出鐵牛機東土西天脫骨皮鼓舌馬蹄無著處石中栽得毒花枝

示王子京兵憲

當陽抛出駭雞犀手眼通身幾不迷捉敗老胡無覓處一聲嶺外夜猿啼

示我文禪人

克賓倔强徒洨戰不入保社茸出院博山嚴令疾風馳飜轉面皮如掣電

示與珠子叅

奪得觸背竹篦子不特放過他妙喜肇山别有箭鋒機一笑千江龍躍起

因僧問二六時中如何叅究曰鑿壁偷光僧曰不會曰傷心題柱乃以偈示之二

鑿壁偷光有好鄰男兒迫極自通神可憐南浦傷心處題柱何能得此人

無書不更思魚鴈天下之風巳可知試問故人何所在一痕月宿乳峰僧

示石谿

尋思便瞪青原拂直使西天亦奪之索斧機先曾不讓石頭路滑孰能欺

送麗中洺姪歸省嵩乳和尚

諸方鋸拂喜能前深入蒼龍窟幾旋吳越春風生兩袖海東咲看樹頭鮮

送千丈英子還閩省親

儒霞是我出身路子以椿高亦入探分付謝郎休把釣雪峰今巳在江南

壽石照禪師

東山鏡裏擊寒煙展手雲飛鳥道玄桂轂香光磨錦縫洞巖高捲夜明簾

壽好木禪師

九日全提意自開菊花枝上露珊珊分明漏逗西江事獨許千峰月破顏

壽南山天愚禪師

立處孤危行處深白雲爲蓋水爲琴南山有句誰收拾振古風流只在今

示禪人二

仲尼笑見溫伯雪目擊道存驢著櫪莊周物化弄不齊引得夢來作蝴蝶

木塔老婆勤掃地河陽新婦懶梳頭是聖是凡誰具眼不妨各自逞風流

付松山衲子

臨風勘破迷兒慾堪笑明招更莫逃迸出獅王眞滴乳頓教孳子盡能哮

付梅逢忍子

廿年忍俊省皐東仍似黃梅路上逢未挂古帆看草料桃花浪煖趂雷風

示松山孝禪人

誰解靑山不別求蕭騷風景有來由種田博飯渾閒事何故璨公豎指頭

示廉謹可師

管氏緇金渾不顧華歆拈起擲還拋二人身分旣如此何故管寧欲絕交

原人

一點精交成具體胎完誰教你翻身出頭便解尋娘乳養得堅强無不神

原才

人生最苦害相思最苦是無相思病古今妙絕獨才情天地藉斯行正令

示侍者

白玉駒兒透骨明黃金索絡四蹄輕瞥能掣斷追風去天下驊騮盡吃驚

示靜者

淨拭瑤琴擬自彈焚香更待月來看幽思一曲難成調費盡描摹在指端

示續宗恣師

拈得虛空信手栽大千種性一時培可中有點眞消息賺殺華嚴小善財

壽春方孩禾侍御招住眞歇了禪師道場次韻

環轍不從他歇處可中誰復破天荒八公山下遺踪在拱手爭看頷有光

卷十終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十一

門人 大成 大奇 等編

贊

釋迦牟尼佛

究有頭兮債有主生來作怪噴毒乳淨梵王宮恩怨深一箭射透九鐵鼓驀然踏破漆桶城斷貫索穿邪外虎雪山打失眼中星賺殺迷頭幾千古撒五時之漫天網拈末後之不傳拏多子搭前成浪開金襴破綻待誰補

接引彌陀佛

釋迦特地拈花彌陀常自垂手一等徹困婆心不知幾人知有忽知有大地草木叢林箇箇作獅子哮吼

三大士

有者一個不可無者兩箇恰好三箇可以同行同住同坐同臥同做些子事同說些子話試問做甚麼事說甚麼話噫你不是我同流卽與你道破又堪作箇甚麼

觀音大士 三

此是何時袖手閒坐一片婆心堪作甚麼若能救苦尋聲是向外馳求安知掩室面壁非向上墮畢竟如何得箇出身免遭明眼特地勘破

盞子撲落地碟子成八片忙殺小善財百城尋不見者消息誰能薦黃鶯啼斷洛伽春幾點落花浮水面

枯木崖前下毒火五臺路上透金塵赤脚波斯弄明月驚得姑姑似婦人 姚門方氏画

文殊大士

終日相見人習不察其故無端將刃磨欲決阿誰事黃鶯啼斷樹頭花擬張彈打又飛去

尊者閱經

此方教體在音聞舉世誰能不躲根却怪阿難竿倒後鶖鶩無處覓針痕

洗象圖

者白象王純一無雜有大威雄善能蹴踏何故三五成羣重新與他洗刷咦不是曾經汗血之勞爭得如此通身快活

飲象圖

能負願行之奇必濟生死之險鼻孔旣由我牽脚跟何妨你轉飲盜乳之恩深勞汗血之報顯咄只今是誰具得者般手眼

第一代菩提達磨大師東土十代祖師

尊貴天生王子內紹透頂神珠手眼俱照開佛知見
救正六宗雷起蟄飛日出氷融聲震竺乾般若留記
觀光支那有大乘器西來無路折蘆可航面壁無門
弔影可藏命毒不死千聖寸絲髓分不得一花五披
笑彼蕭梁後悔何追葱嶺熊峰徒見鞋皮少室石頭
萬古寃對遺恨兒孫誰敢欺昧

第二代大祖慧可大師

老胡未來霜刃先利光奪神州骨生秀異具擇法眼
獨能識師立雪斷臂不惜微肌幸蒙曰可求開甘露

雖欲已安端在廣度命之自覓徹底搋撈了不見心
潭月俱抛善破人憂如駭雞犀更令各道白日誰齊
三拜歸位豈敢不對謂吾得髓諸子之罪衣法所繫
寧弗是競付囑有在道不虛行婬坊酒舍汝事非干
且試調笑或者知懸花飛鏡中何債可償仲侃偶來
敲空作響

第三代鑑智僧璨大師

皖公山下業風俄吹病不瞋眩厥藥何施遇折肱人
笑而指點覓罪不得九重雲卷日麗中天光吞萬象
三寶燦然光生花上心珠獨露明白無瑕隨照失宗
門出千差得吉歸根現前大用能徹悟之自知奉重
謂吾處得反成相誣獅子游行肯落轍途不負來機
此法可續千聖同路無勞更囑

第四代大醫道信大師

大解脫門把手不入平地忽迷乃悟得失遇可空老
一言洞明攝心無寐憂縛俱清戒定發光羣情喝彩
神衛吉城賊圍盡解破頭山上橫出一枝牛首求人
懶虎展眉路徃黃梅小兒秀異性空無常花開種智
朝廷嚮風三詔不起引頸受刃彌加欽企真身不滅
塔戶自開勝猶不帶千古巍巍

第五代大滿弘忍大師

雙髻峰頭手眼有在栽得青松盤如紫蓋法道可間
無賺我老師既能遲再來尚早借宿浣衣女子肯肯
果育英奇濁港光耿蓊地相逢真堪一笑知是宿緣
誰能巧奏東山法門愈為大闢七百高僧以秀首席
俄有獦獠根性太利知心是佛槽廠安置米熟將篩
推倒鏡樹皮縣擦了寒眸獨注三杖碓頭時為證悟
衣鉢南行還令自渡能者得之儼然脫穎花雨紛飛
塔光永炳

第六代大鑒慧能大師

大法東流時節已熟道無南北宗有所屬至人乘願隱顯甚奇如服金剛終自出之聞無住心柴擔忽折辭母南行忍祖獨接西來衣鉢付之令止命如懸絲爭端必起大庾嶺上誰敢輕提汝反面目密在何迷懷懲會藏機緣有待指點風旛印宗擁戴曹溪大啓山海齊歸舌本瀾翻殺活全機浛周震旦碁布星聯首出原岳兩峰揷天風捲雲飛以網張取知解之徒空欲高舉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末後牢關千聖不曉

第七代江西青原行思禪師

倒刹竿後此宗甚密豎義赤旛多所破立碧眼試來吹毛草創馴至六傳聖諦全蕩廓然無務更落何階如得髓人獨抜羣才首命分化雄踞青原廬陵米價震國衲傳曹溪嫡子特指尋思箭鋒相拄不讓於師豎起拂兒東土未有屈殺西天移星換斗荷澤來叅振身而立瓦礫精金無揀得出從前祖令誰曾與齊意句藏鋒始此全提

第八代南岳石頭希遷禪師

室中眞子的是內生親承顧命掉臂西行十影神麟超異衆角獨出青原瞻風南岳一書不通諸聖不慕旣驚太高翻然返步汗血成功誰賞蓋代鉏斧住山

垂足何邇賣從祖游乘龜智海密契參同心宗有宰惟馬簸箕知石頭滑再試隱峰噓之跌殺卅霞麗老來大寂門皆歸衡臺深植靈根藥山天皇英英兩展嗣出三宗源高流遠

第九代澧州藥山惟儼禪師

一代時教整理脚手不被浛羈始能掣肘緊峭南轅錐刺直指四路不得敢子落嘴血濺馬駒眉毛搭印篾縛鐵牛皮膚脫盡恩歸有毒石上栽花不許千聖閒殺鴉丫玩弄獅兒爭游異類巖巒無角那討巴鼻各任榮枯誰獨藏密立高行深斫口迥出

第十代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大雄虎子忽追風來俗氣不除一訝眼開乃驚藥山別有長處折脚鐺兒出手提去百丈廿年心燈不續頂上花冠輪王最獨禪之深旨女不繫裙日夜未眠不字成文默笑同條生死何别嚙指把鍼末後始決善來价公親傳寶鏡鸞鳳冲霄不啚兆朕

第一代筠州洞山悟本良价禪師　洞宗

鵓突元頭命世必異衲心摸著娘生鼻虎生三日氣食牛牙爪纔開何猛利探草南泉供馬師有伴即來誰敢忌返竿抜郤無情舌雲巖拂子寧截鐵邈得影

兮眼破光軒笑銀盆盛白雪五位縱橫兮揀類不齊之滲漏知歸九重深密兮續混不得之尊貴自別二雄玅叶兮神兩刃之交鋒秖者兼中兮透三綱之橫絕不傳向上炭奚藏千聖全收風獨烈

第二代洪州雲居道膺禪師

噇得翠微羅漢飯不虗參見作家來我名向上不能道問著祖師罪敢推思大如何佛不作火爐汗下稍毛落大闡提漢孝難酬誰能把住渠羊角喝他諸佛田庫奴那不沿盤乞丐乎寸絲不挂行仍撲笑倒新羅老趙驢游子歸來朝捶暮打何親切尊貴迴異金

鑾玉鳳沒分疎价公末後獨憐兒一棒撩出雲巖路

第三代洪州鳳棲同安丕禪師

鳳棲山中無縫塔白日旿旿人不襪金雞玉兔展家風客來秖待曾不乏短販夜行不覺曉要踢要拳須自了孤峰迥秀出煙蘿江西湖南休亂走盲頭亂喝賊身自迷和贓捉敗劒甲安施藕絲繫得大象鐵鎖拴來石牛乃知佛出不出不傷王道風流同安一隻箭子腦後看來已過饒你唱祖師衣打教蒼天話墮

第四代洪州鳳棲同安志禪師

向上玅全提可中肯落草不是鳳凰兒卻向那邊討多子塔前是誰宗子能秀五老峰下看吾正令斯行夜明簾外臣奉重以排班萬里歌謠樂太平之至化須是驢漢始得何殊鷲嶺親承不落今時機自密迴然不換貴天然標的不乖玄旨在同安繼世玅難傳

第五代鼎州緣觀禪師

梁老門風太煞孤峻資陽水急白鹿松高縱能透出波瀾更須善騰霄漢家親作賊識得無寃活水果能神龍收來袈裟角下蔥嶺不傳印胡人謾唱歌孤舟會不犯海上棹煙波格外玄機末後喜逢知已急索自肯當場已遞全真不辭放出牙關影子上碑去在

第六代郢州太陽警玄禪師

置毛義虎獰風已奪汗牛撞彩梁山打破吳處士畫點出秦鏡狐疑夜放烏雞帶雪三句驗盡諸方浮度瑯琊玅叶八子逝兮誰嗣遠公奇兮代傳頂相皮鞵白象藏異苗翻茂青鷹夢

第七代舒州投子義青禪師

猛省性自泯離快便浮山一走三年鞭影悟玄機狗口那堪斯一嘔深契太陽宗旨洞然日月繞須彌能使鳳宿龍巢簾捲曹溪風少室且試鋒於鐵面美食不飡果握手以瀕頑高價已償唱底誰家曲子威音

一箭透重關淮月炤見郢春入水長人能獨出

第八代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

佛祖言句家常飯咬斷爲人命根天子假勑堯舜無一拂打開頂眼衝流度刃擀耳便行密用潛機年尊得力卯生日戌生月燈來甚奇食進鹽行奉馬僊陀未俏道行冠絕不受寵褒仵旨再三寧甘下獄徙淄州而不涅疾受刑而不礙果能石上插芙蓉橫身界外何風彩

第九代鄧州丹霞子淳禪師

劍州賈子甚奇特自能徹證芙蓉室卻笑德山入水

泥我宗無語眼一隻丹霞有句可示人玉女懷胎吉自深一任金刀裁剪看六戸風光別有春打破形山寶何處日午如迷夜没趣拄杖頭邊見得親蘆花明月何能秘昇天底事須颺卻擲地金聲熱碗鳴石牛不舉人間步類不齊兮洗不清

第十代眞州長蘆眞歇清了禪師

丹霞遭箇問空刼開何堪踏著鉢盂口一掌如倒竿日照孤峰秀妙訣不容心此度難瞞我紅爐出鑛金纔抵長蘆卽能繼席徧王祖庭聲光赫奕覓箇如吾快活人先師掌下便徹底卸鐵負鞍徒苦辛莫惟山

僧銊出髓是誰桶底忽然脫一衆失聲無箇活死欸難翻空作灰可惜老婆輪棒唱何如自作舞老歐較此兒隔岸花香村酒美者様風流卻也奇

第十一代明州天童大休宗珏禪師

長蘆漁父迷青眼奪得鈎錐好斗膽十字街中問道人臨風斫額休招欸刼前運步丫角童兒吹玉簫於太白峰頭世外橫身蛾眉女子散天花於玲瓏巖畔妙契非意門槌與拍板謾計家風眞證非傳鏡水弁秦山何妨擊節白雲向寒巖而斷驚起雋公一棒之龍明月隨夜船而來釣歸乳竇千層之雪

第十二代明州雪竇足菴智鑑禪師

小兒生緣太煞奇母子俄然觸密機洗蕩伸出劈佛手那得囊藏此利錐長蘆看明月休公卻傍瞥就中置毒果難逃象山遯迹妖風絕悟來肚大要吞人再試岳林風愈烈佛祖不柰你何長汀且分半擬尊貴位中收不得觸處相逢笑不徹主中主誰敢別丙丁吹滅火燒天花雨滿城落金屑

第十三代明州天童長翁如淨禪師

沒來由處有來由柏子庭前眞怨仇捉敗枯枝俄蹼跳眼睛鼻孔一齊收便解拈頭公作尾燒香自首彌

天罪夫卻乳峰阱穽深短販天童笑若輩火爐燒殺鐵臭夆水牯生卵叫飛鳶紅日出來天下逕過橋梁急活油煎禹門浪暖頭生角抛出多年老鼠藥毒死春風勾鵓鴿文殊作怪無錐卓一欵招承供是菴黃泉路上好相見兒孫各有冲霄志誇你祖宗寧不慙

第十四代襄州鹿門覺禪師

初參太白老長翁聞舉靈雲走下風莊周劍殺三千客從此桃源路不通誰啗蜘蛛能結網打得蜻蜓無使倆恰似烏梅咬鐵釘跂死禪和追影響不禁叫笑奇知燈飯已遲打破東瓜印鹿門別有機大地是經

何玅密鴨吞螺螄眼突出不如食我箇油糍一飽百饑無復喫牛角不用有風流不沾白家酒兎角不用無笑他東壁挂葫蘆天下無情可怨那知有理難圖

第十五代青州普照一辨禪師

大地是經函乾坤是眼孔試問如何見得親卻被牛皮遮骨董狗口擬開對鹿門搖手打翻者漆桶放步青州賣布衫七花八裂不羞慚通身紅爛膿滴滴不啻玄沙得自耳室中百問細盤詰正令旣行眞僞別節度全憑密印符守關有禁誰能越笑癡狂弄水月莫怪渠儂賺殺人不到傷心情未瞥

第十六代磁州大明寶禪師

青州隊裏橫行索取老胡親的一箇沒孔鐵鎚打透東壁西壁不識痛癢潑皮棒折乃驚汗脊剛剛夜半桃頭驀被鍼兒一刺輪王寶藏腰帶徒資赤窟洞上家私拳踢許多痛快風前構得電光機虎尾虎頭齊捉敗笑他玉犬能夜行天曉不知誰作惟

第十七代太原王山體禪師

生臺烏拾食拍手便飛去撫你背一掌囘眸何卓豎幸自可憐生兩兩成孤負大明塗毒撾侍者吹毛露十載抽單疑只今諸方來笑吟吟非栽頭角滅風

彩參學絲來印契深異目超宗師子自有眞種旋機轉位尊貴不落階梯陞座白椎誰見衝流度刃東行西立巳見棺木瞠睛不是活捉生擒手爭見王山有大機

第十八代磁州大明雪巖滿禪師

普照寶門排闥入俊年佛法是生冤不徙千里來相見握手驚看下榻前死灰忽有一粒爆跪受同參勝黙敎愧殺諸方獅子蟲一室操戈何怨報未造王山聞邈眞能疑言句病誰毒忽然藥發非歸炭始悟兼中意最深料掉沒交涉此回不我嫌夜行曾不到迴

出月明前

第十九代燕京報恩萬松行秀禪師

徧謁還趨勝默風大地自巳如何轉根利那堪令且進玄沙未徹語俄薦雪巖不點頭腦後箭誰放頭上出角自能擎雲手上生芽正好喫棒鷄飛忽悟不讓當鋒捉敗謝三猛虎收來岑老大蟲不怕阿師高笑我超超秀出萬山松

第二十代西京少室雪庭福裕禪師

萬松門下得何消息而來老大低聲卻向學人納敗作家有眼接人活句自藏鋒衲子出奇老賊和贓能

葢覆親炙十年還得髓聖兒果作帝王師馳驛而火僞經賜號而建精刹面壁一花開五葉好知官不容鍼誰買黃金鑄子期就裏私通車馬趙州衫子破風流不在著衣多孝子諱爺名立雪庭前看血刄

第二十一代少室靈隱文泰禪師

當機一句試拈來開口家産被人沒撫掌其誰奈我何風顛箇漢能顛脫塵刹底事喝彩示人笑他覿面太分明翻自抱贓而呌屈僧參纔展具天網何恢恢禹門曾未跳驀與一聲雷撐得飯袋子有頭無尾可惜桃花浪徒自睞腮

第二十二代西京還源寶應福遇禪師

講壇雄辯如流靈隱拂子截倒欲透此事且驢年面熱汗下卻也好切莫向他求老賊我捉了西來大意是何風送泉聲笑倒老胡又甚月移花影弄假引子賣私鹽醋裏蟲兒呼不醒

第二十三代鄧州香嚴淳拙文才禪師

悟得證道歌幻化法身句便作獅子兒直吞諸佛祖及謁還源老古錐問君不見是阿誰覿面親呈不回互剔起渾家兩道眉墮坑落壍呵呵笑秦時轢轢還蹲跳勘破白拈與黨奴熨斗烹茶不同銚撲落四法

界拈示不成文清風伴明月更與訛相親鍼不容官線能牽馬善翻公案野狐涎滿盤者著誰能下

第二十四代萬安南陽松庭子嚴禪師

參了江月照卻被松風吹再謁息菴讓臨機不見師撞開淳拙鋪毒蟲能吞吐蒼天連呌寃靈鑰眞風度五乳獅子兒哮吼超羣去巖頭何過師不肯洞德老賺殺一船人煙波誰解討秦槐不聽法面壁巳遺殃左搓箇芒繩秋草空斷腸

第二十五代少室凝然了改禪師

香山月印再三撈還來松庭覓甚碗路逢死蛇盛將

歸鹵莽鄉來弄潑杖笑裂山僧臭口門一一獨拔出
行款久販滯貨捉月癡猿句外明宗大蟲紙裏得髓
須教三十棒莫聽千峰啼杜鵑

第二十六代少室與空契斌禪師

特和攸翁未指示老胡未到何碑記慣得秦槐下喝
來賊諢還教重失利乃知趙老勘臺婆荊棘林中陷
弄多石頭不通南岳信禍事誰能奈你何洞山一宗
機獨玄鳥飽向火刼空前吉內曾未兆切莫亂拋錢
上堂個指從頭數西天四七東二五算來不出我指
頭從向泥中太洗土罷罷罷歸歸歸癡得嵩山明月

在杖頭隨處有光輝

第二十七代西京定國無方可從禪師

龍潭未見龍超化卻將化空裏打箇筋斗來許明道
上鐵鎚墮天下掠實無掠虛不打自招笑殺渠慣用
老人今勘破何妨收拾者蠻驢未後關還透過百丈
拄為野狐九峰不肯首座果能平地生波許你家中
穩坐

第二十八代少室月舟文載禪師

夢中撞出風光露便解撒沙為佛事驚見拙明善藏
鋒劈碧巖者是何故老無方手段好嵩山影石冷推

倒捂得大龍殺活機山花澗水真神巧祖庭王鼎久
如絲泛月千峰看抖擻

第二十九代北京宗鏡大章宗書禪師

水冷石邊山風香花裏來習儒心上判眼自頂額開
踏上載月舟棹得清波別追上古參同宗明千聖轍
天下正偷安誰砥此狂瀾先人何付囑幾希獨把竿
末上將歸鐘鼓墮心淼分明鏡忽破無影樹下訛逢
渠年牙似者騎風過

第三十代建昌廩山蘊空常忠禪師

早識良知是禍門偏搜方外無當意拂衣重到五乳

峰指我青黯黯處聾捉敗指東話西老宗鏡拂開何
皎皎新豐此道復南行歸隱廩山誰得討羅鄧瞻風
喜唱酧突有兜家來聚頭宗眼授之看究竟峨峰鞭
起吼大牛一生快活笑不徹折腳鐺兒還自挈莫怪
渠儂太陸沉誰知劍已付豪傑

第三十一代江西建武壽昌無明慧經禪師

金剛印上出娘胎此箇經兒帶得來終始脫如盧行
者好山何讓樹臺推西江喝起新豐月海岳風生趨
下列策杖重登少室堂大鑪塗毒聲何烈北太臺山
過福峰兩相酧唱候斯宗濟門尚有個知巳渠亦因

之始露蹤此事不難於自了管窺天地一何小寥寥千聖賴於今行解相應堪不朽钁頭舉起識還希奪食驅耕別有機垂足巖前苦路滑孤峰千古幾能歸阿阿阿者老漢究竟你生平喫飯與人一般香屙屎與人一般臭何故滿天下人箇箇稱支讚妙莫是你于世法出世法別有一竅麼噫不是你脚下者箇兒孫爭解向你面前發者一笑

洞上家風幸翁振起惟彼好山從茲仰止一把钁頭千里活埋不立門庭八字打門嗣有二子博山東苑類之弗齊隱則愈顯再繼其後悟者自知是眞慧日出必先輝我哲侍者請作斯贊親筆受之萬古血汗

第三十二代建州武夷東苑晦臺元鏡禪師 二

虎嘯風生龍蟄起聱頭便掩丹霞耳高呈知見老龍峰推下陷坑飲毒水驀然撞倒維摩牀仍欲擊彼當門齒勘破不值半文錢和贓捉盡把關子钁頭不復能作惟憐兒打失風流袋相持正印付全提具眼天然應有在特以同門訪博山當機不讓自應甘命根斷處眉毛豎三日喝驚秋露寒武夷奇突難逸狀汾陽藥縣差可況臨行一吠自全提六六峰頭聲獨放造維摩室覷破佛土皆空過趙州關喝倒壽昌作怪訪大仰幾番盤錯阿兒出東苑一場漏逗故物性情孤僻事迹疎違入夷山而折杖遇浪子而覆舟遯世無依至死絕侶就地草埋誰請塔樣欲見龍眠雲起須聽虎嘯風生

杭州崇先眞歇清了禪師 留供皐亭

秀骨擬雪峨於天半丰神拂春曉於眉端空劫全提撩象王鼻孔丹霞一掌奮獅子爪牙路轉生機句開活眼七據緇海寶座籠雲五捧紫泥金襴耀日捲洞簾於鶴嶺標宗塔於皐亭燈傳法界眞光脈接遮那慧命

雲棲蓮池宏和尚

者箇老古錐作用太希奇全提一句佛迴出五時機如日輪之含熠法界如獅子之吼破羣迷三乘進修湧向此中尋階覓級千聖心眼須從者裏入離出微噫誰能於此親見我雲棲

紫柏達觀大師

有牙如利劍口似血盆之氣槩惜無吹滅紙燭者與激揚有肋下築拳面上揮掌之豪雄惜無徹底痛棒者與剔發雖則生不逢人然而道已驚世至於重開眼藏爲法忘軀此又誰曾不飲其法乳者乎咦

北京徧融大師

個賣柴漢何似猾猻五老峰前話會廟堂之事千佛寺裏歌來斤斧之聲無彌勒夢震宸宮有長汀咲掀華藏知因果識罪福脫却野狐之皮速收心莫犯禁放出金毛之吼兜率天中破布袋大明國內老婆禪

曹溪憨山大師

長干拔劍五髻搖鈴弄牢山之牙爪激天闕之雷霆鼓龍驚而啓蟄海岳震而飛腥民其衣而執戟冠其髮以著經重闢南華吹風旛之遠影獨留肉像配祖殿之高楹誰能眼開作天夢之游戲公善憨密發海印之光淸

華山三昧大師借香雪見月二公同軸

父子三人面孔各別豎亞而出交光自攝摩醯首眼笑縱橫千華影裏天然叶

雲門散木澄禪師

誰射南方一個兒濺出新豐枝上血石傘驚生散木花蹈發秦望山頭月膽懸越門獅吼禹穴從斯毒氣不能藏千古寃深難與雪

天童密雲悟禪師

者個老凍膿還有勘破你生平利害者麼拈一枝杖

子幾乎打殺天下人弄一枝拂子幾乎賺殺天下人今日性命果然落在圓通手裏也好與劈頭痛棒三十且道是打殺伊是賺殺伊天下衲子各爲伊領太

聞谷大師

頴脫𥨊窑禿號掌石鬧藍裏抽條冷灰中迸擲𥡴路曾逢渠撥敎牛上壁將我鼓山箭上加尖柰棄禹門跳浪一霹

頴愚大師

禀童眞身奮大人志參空印之無文挈淸涼之末墜策杖撥天下兩眼自奇退步占寰中四依獨貴半生善病以破情一味平常而得意末後振作金陵別有孤光照世

三世眞有引

少林一宗之有洞上至我壽昌此時無此人可乎繼有我東苑而獨有天界此時無此人可乎彼此一時此三人爲何人乎吾奇子試自視之如此則千百年前千萬世後更是何人題曰

鵂鳥影落水中魚鼈觸之皆死毒鼓聲過耳外遠近聞者立亾你者三個老怪物無始積毒化人此時還曾有佛祖邪魔千名色前殺活裏別有出身路麼喝

一喝曰收（奇侍者請）

博山無異來禪師

壽昌得箇不肎急水灘頭抛篙藥山無藏身處見人上樹忽號黃金弗與增色打破雪關拴牢活埋天下英雄漢萬里雲霄飛羽毛誰見毛鳳鳳山上烈風愈高

鼓山永覺賢禪師

大好聖箭射透石鼓賺殺太原幾遭猛虎如何影弄鷲湖驚得木人起舞爲甚麽起舞只爲悞沾著了他的毒蠱

見如大師墖院像

鐘聲撞倒金樓月惹得寶方棒幾折低頭誓欲忲活埋却恠杖人輕漏洩以故末後於祖庭結此業到來人剔眉睫黃龍角上弄風光無縫塔前咲不徹

天童山翁忞禪師

前天童以一棒撼臨濟復起後天童以三玄振太白高風棒不透玄終非所出玄不透棒將何所宗一任明眼擇其異同吾以心交有在是故獨讓山翁

愚菴三宜盂禪師　二

秦望山兮何高鑑湖水兮何濶鳥飛不度兮誰獨弄月吟風驀地相逢兮防他一劄且分付那傍邊的人好生看他杖鉢

一向不見相思煞你既相見後剪迫煞我大似風世究家的是同人天火如此痛快風流那更討個比可

佛日石雨方禪師

兄從雪峰輥毬來我往鼓山放箭忲恰直黷淡灘頭招手一笑直得船驚目注旋於南屏徑山又隔角相思却成箇巖頭道底末後句咄且放過者一著

靈巖夫山儲禪師

濟下已仆之宗决不可無天童又不可無三峰更不

可無夫翁如孤賒易於流獘須正偏妙乎叶中面門豎亞機如電棒眼三玄活似龍問誰爲靈巖知巴莫不是棲霞老儂

龍塘遠門柱禪師

初潛石耳次躍龍門始終神變龍塘歸根續五燈之後談於濟有光表二桂之中興而洞愈遠欲識無位眞人好知面目何在

策杖嵩山圖

杖人到嵩山必有開示嵩山之句杖人扣祖影必有指點祖影之機如無此句與無此機則何足以使嵩

山欵待又何足以慰祖影相思憶此唯杖人知之嵩山知之祖影知之此外更有能知斯者則亦可謂中天之至奇千古之至奇

行素亨公壽圖

雙徑巍巍兮已傳八十七代祖師之慧命五峰屹屹兮應開天下萬世祖庭之宗風公獨留神於此山之㳒席兮予將與公把臂共登淩量大人之峰曠視天地日月之不可終窮

黃海岸儀部真

者一著子誰敢當鋒公能拚命深入吾宗入吾宗何

所得却又能殺能活於世㳒出世㳒作白拈賊咄

周湛源大將軍真

者大闡提忽隱忽顯殺人不眨眼底能立地成佛立地成佛底能殺人不眨眼我不看你外貌雄偉作畧神奇但看你脚跟下一著能向空刼前瞥地否瞥地時如何橫拈三尺吹毛劍佛界魔宮蕩不平

陳大乾居士小像

咄者是阿那個曾向辭賦中學彭澤游又向松石上習嬾瓚臥今于韜光峰頭踢出活埋關却來烏窠樹下撞著吹毛墮不勝欣喜不勝愁馬祖龐公須踏過

踏得過始知方寸中有萬古太平天下

曾波臣居士小像

不昧本來人請公高著眼一枝筆無毫妙盡諸神變覿面正全提天下誰能薦試問東海波臣我面何如佛面公與弟子笑軒渠僧繇寶誌親相見甚處見長鯨一吸海水盡森森露出珊瑚枝

姚愚谷居士真

孔子品題其門人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回也其庶乎屢空蓋空之一字尚未許回以空進於愚也龐居士見石頭馬祖二大師始悟心空及第歸

及示于頔亦曰但願空諸所有愚谷子從予三年學愚已久今進之以心空居士勉之自當不讓龐公擅美於前矣

自題三十一

活猫兒叫出恠頭死馬駒踏出奇腹刼火中燒出惡脚涅槃後迸出蠱毒者裏識得吾真攧瞎佛祖眼目咄

若剜眼與人入却嫌眼臭以脚踏之若剖心與人入却嫌心腥以狗食之然則何能以黑豆子換他底眼以熱鐵丸博他底心他既不用你底你却要用他底

做甚麼此話却似爲他閒事長無明而實是親的的
肯試不可傳底妙密若也會得則途中受用不會則
切忌平地喫交

一生從井救人誰知别有出身却是難爲親近要箇
眼裏有筋鎮州蘿蔔休誇大拄杖頭防鼈鼻瞋
描不成兮我不如渠畫得似兮渠不如我大煞分疎
又不脫灑年來隨分納些些一任天明失却火
者漢今年五十九碌碌來人幾到手到處空開大臭
口傍觀何似喪家狗如此贊罵還可否或此餘生有
幸忽朝踏著箇馬簸箕踢著箇石糞斗與你播揚打

掃豈不光我之前巍我之後

者漢大言不慚放狂無賴不惜身命爲盜來人直得
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豈大國通都與海岳名勝在此
纔見推倒刹竿在彼又聞揚起征旆忽而登杏壇取
孔子斷貫索穿堯舜文武鼻孔忽而拈沒影針定古
今宗旨利害忽而刀兵賊殺中施奪命符忽而地獄
餓鬼裏繫還魂帶或疑斯文未喪雖棲棲遑遑而木
鐸猶存或喜吾道有憑卽死死生生而金剛愈快只
此是老不歇心底從前癡頑不知末梢業緣難避要
作甚麼奇恠

奓筆一枝花賣徧寰中無人著價初擬持向嵩山問
達磨看他識得破識不破不期二十餘年逗遛於變
幻風波幾成話墮嵩子問曰忽一朝和尚親到面壁
崖前尋伊如神鳳冲霄了無踪跡可得又作麼生杖
人大笑曰且喜浪公得箇全身安坐 門人友蒼嵩請

江南踏白多年洒掃幾成破帚被人描出請題拶得
慚無措手非關湊了前後底行迹一篇又何異乎糞
穢中再加抖擻立時扯碎焚之掉轉逼墻狗口乃爾
大罵你者松影斷兒何不如他掣風顛子爲我打一
箇痛快筋斗 松影麟子請

太平拄杖敲空地乃與天關頷石女孕懷鬼胎木人
笑歸火宅燒殺英雄腳跟踏出死生血脈吹毛不露
刃殺活古今塗毒未傳聲斷送神魄陷虎機裏是誰
有路通霄棲鳳林中似箇無弦中的描者分身影子
任西乾東震以如何爲我渠拋此沒鉤搭話頭儘漢
語胡言作麼生丕翻譯驀呼曰肯菴公好自惜三千
里外宬諸訛勿讓當鋒鬍要赤 張緣雪居士請

舉起筆自題也不難拈起棒打退汝諸人也不難拽
破者軸子便行也不難每日焚香禮拜者影子也不
難直饒能體此老志有大機用建一梵刹如尊正規

莊嚴將此供養於正宗堂爲創法祖也不難秖是要與此老親相見却也難嗯好貨定要你相見作麼即別有相見處又堪作甚麼不能與你相見又怎生聻呵呵呵秖者些子便是汝諸人難相見處便是汝諸人沒奈何處可不是難可不是難

曾上皖江逆爐渡而弄棹特登浮渡呵毒霧而驅風怂楚之計未成留吳之意有在後來姑龍平陸俄起骨堆笑入圖扉地藏重翻公案不使兩間道沒故令七論聲騰既頌果以天全亦快心于奇遇秖此一叚涵子頗知別有風規還須親見　涵禪人請

者漢一生自強故能眼空膽大有箇沒皮肚皮所以見怪不怪江南將四十年今得兩椿痛快笑公可承我宗攝山可傳我代杖人特地開宗千古慧命斯賴　棲霞然請

廬山三百年毒皷死猫頭兒忽開口石耳馬耳峰齊聾驚得西江藏北斗北斗藏消息別峨眉飛來一片雪拄杖頭上叫蒼天觸處難逃此血熱　支蒼嵩公請

者個沒巴鼻漢自入楚來搆了天臺龍湖黃檗三則公案此話雖已大行尚未有能判斷末後卓一枝拄杖于芝佛院裏贏得湖山怒號春風惱亂或有個不惜軀命底拈掇得起殺活得人當不使此終成恠誕　留供龍湖

江南三月杜鵑啼血染梅枝日日迷不許夜叅先捲席傳薪獨聽旦時鷄是何鷄天生疾固自棲棲不妨有客能歌鳳咲看河圖出欲齊　竹關智請

平生所說的法是甚顛魚嚼藥一世所行底事是甚急水木杓想你末梢到尖不過驢唇馬脚沒巴鼻底相逢不妨令他疑著

大地噇醩自醉屈指幾個醒人痛口無禪無師忍使千古陸沉故將毒醫死馬別有活法如神莫惟杖頭

高遠胡天擊出石磬　門人大英請

姑就火燒裙帶香無驢新婦拖泥走過橋村酒已親嘗拋却盃兒開笑口此笑口驚星斗阜竿風急閃紅旗齊射鵰心看好手　門人大補請

瘦節曾刺遮那血造論風驚泥鉢沙誰似殷勤奴見婢大光日月兩挨磨今湊拍還唱歌喜看拔禰能起舞何妨習氣震山河　石湖寧公請

馬耳石耳齊聽鼓叟老重來何所補很藉天花遶聖瑒折半破三誰薦取者聻　好講古崇先血掌復開宗喫痛兒孫應作祖　相逢忍公請

霜藤忍俊自相扶勾引春風啼鷓鴣一片韶華開玩弄諕能有也諕能無雙眼碧似愁胡不辭絕倒水枯處笑看龍巢生鳳雛 阿劉別公請

一向浪行朱雀街那知踏破皮鞋底放然赤脚下桐城袈裟裹得抗腰紙無端驚倒皓布裩物見主眼卓竪 標侍者請

杖頭喜擊秦時鑽莫惟相逢俱失算就中殺活機戰陣經久慣須知我者裏一點水墨兩處龍飛也勝紅爐金彈遶破鐵面闍黎 昂侍者請

生平許多將謂就中又或不肰正是時機所逗斯道

妙乎屢遷吾嘗於此切良久固難傳自笑玄之玄殷懃捲起夜明簾 巨音遐公請

道自天申機非人卜比彭不知老至夢周何惜吾衰嵩影正在乎中阜風已是翔集多子各能取材時哉從容拾級 雜那大龍請

杖者嘗要箇人向三千里外拔一莖草來即擲却更命向三千里外取一盃水來即潑却且道是甚麼心行若有此人他自會得 依杖行者請

筋莫筴匙莫挑春風無故忽抽條拈來海上辨刀才笑戴草鞋收甚猫 弟子心戒請

披詩之竹萌抱靜節是創先句心史之宿火藏永畯是旗後句楚衍子請杖人自題杖人無善狀何足露布將此二語作我與子始終警策不亦可乎 弟子大衍請

法界是大家共底誰能厺此獨存彼不計有利與無利一任各自做行市西天不知東土東土不見西天衣穿瘦骨露爭怪異端並起葫蘆咲倒老頑皮儘教邪法難扶拄杖擊翻死猶但或有覷得者消息與他八面受敵 中塔與越請

者漢生平癡絕秪緣病在膏肓有時遻佛會祖有時驟帝馳王有時託孤堯孔有時別傳老莊有時千峰

外厺有時異類中行要有末後一段疑殺我家令郎我不假人以顏色阿誰特地能豁得饒他良久裏傳來未是雙徑真骨血如何是真骨血自有人常于此切 竺二菴成公請

者漢拈條拄杖乎作麼不惜從井救人來惜入夜諱人不惜破舌告人不惜剜心示人不惜深責佛聖托重人不惜痛棒古今欺逆人原來是個多不自量人絕不自慚人何物小厮兒乃敢大膽師者沒葢載人我也疑你是個不可測識人 門人蒲菴健請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十一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十二

門人大成 大奇 等編

佛事

安慈氏像迎軒坐笑等一個人卓卓到來是誰最親無筋底眼見你乞一文疑爲小利有血底背當機承一掌汗下通身且喜廻途復妙草綠花新布袋收歸三會滿龍華放出十分春

安迦葉像咄者個尊者刼也怪哉靈山會上失笑多子塔前張乖鷄足山中鈍置枯木巖裏活埋今日浪杖人推汝出一頭地撥轉天光令汝看取寒潭龍起空刦花開

挂鐘板拈鎚示云會麼未入堂前脚跟下好與一鎚旣入堂後頂門上好與一鎚進前燒香禮拜兩班依位而立腦背後好與一鎚若向者三鎚下薦得便知汝等安身立命太處要須者裏有個出身活路方可到我方丈中喫棒爲汝撥轉向上關棙子雖然也須爲汝等通個消息乃付鎚與維那擊鐘板一下復云會麼千聖不傳眞秘旨當機一震定乾坤

博山老和尚像入師表堂坐久不成勞機來還奏巧

儼然良久時神彩眞師表請你沙老師移過湖東踞斯晝錦堂中捲起夜明簾子一雙碧眼靜看月上花梢鳥啼春曉最奇是繞砌金蘭浥露香盈庭玉樹臨風皎想你沙老師當此時豈不點首笑曰不期你者放浪子乃能位置得我如此恰好

眞歇了祖眞入師表堂拈香云看左綿雍氏生祖身丹霞淳翁發祖神萬世兒孫續祖命今日曹華公供祖眞儀保嗣慧命正是火有新而愈傳法得人而益遠秖如顯孝重興歇祖出現又作麼生稱慶多子堂前分覺亂千華叢裏擁優曇

徑山祖師堂告香西天東土與本山八十七個沒孔鐵鎚今日還欲向新長老如意子頭上求出氣麼你要求我爲你出氣須我後來人登你向上位

龍王堂告香退已讓人地步深遠付囑靈山內秘外顯海底生塵山上魚萬古宗風因你闡

韋䭾前告香匹夫橫行聖人所恥眼光爍破四洲豈肯一隅自委權在手已非一朝令能行乃見風旨

國一欽禪師像牛頭一枝賴師拔起無法可傳遇徑則止試巾子山人喝石以救佛法之危見代宗皇帝立身而啓龍顏大喜點開馬祖圓機惑亂天下無已

無上忠禪師塔國一宗風因公大振白日雷轟獅子奮迅兩賜紫衣天子尊千古常光無上印秖今印在那裏彈指云者裏看取

大慧杲禪師塔眉間挂劍血濺梵天平地骨堆千古令兒瞎臨濟小厮兒法眼吐圓悟老巴子狐涎今朝撞著對頭頂門痛與加尖咄

元叟端禪師塔者破坐具能展能收三十痛棒迥出常流兩裰金襴眼睛突出重振妙喜宗風高縣雙徑佛日

達觀可大師塔舍巳求人忘軀爲法剖正眼藏照十方刹無影樹下誰同船鵬摶峰前逢老達相逢時如何以手捉云鼻孔拈來阿剌剌

鳥窠道林禪師塔類不齊混知處凡聖位中留不住隨緣寄跡鳥窠賺殺鬼家活計白侍郎到者裏始驚坐鎮江山有薪火之危通侍者十八年乃悟欲叅諸方求佛法之意悟個甚麼聻布毛拈起一吹三藏十二部千七百公案都被無影樹頭風吹厺吹到那裏去以如意指塔云高著眼

寶方師翁像前上供南泉爲馬祖作供洞山謂待有伴時卽來某甲爲寶方設齋我翁却不待請而自至

且道我翁如何得恁麼不惜眉毛聻獨不聞不是寃家不聚頭秖如我翁儼然親臨應將何物以爲供養乃作拜云謝翁降重無可秖待

先祖忌辰塔前上供拈香示云會麼二十年前我先祖以者個指示諸人雲巖路相次欲絕正當今日我法孫以者個指示先祖洞上水灼然逆流且道先後壽昌恁麼指示還知有也無噫年年此日難欺昧須是知恩解報恩

東苑老和尚訃至設奠舉哀獅子遊行要無伴侶毒龍攪海無不匿閉者個沒面目漢死厺見閻羅只應翻亂地獄無安措處直饒佛祖異類中爭奈恣意僻性無一個人近傍得他亦可謂自苦自窮誰能代替咦賴有此個拄杖子放他不過在于是擗地大叫曰蒼天蒼天徒添寃酷

東苑和尚忌辰燒香庚午七月十三東苑先師入滅武夷六六峰前長笑一聲而別如今一十九年誰見鼻孔遼天不肖當陽拈出賺殺東土西天且道爲甚麼如此兒孫別有真奇特肯把親親作話傳

忌辰拈香禮畢乃召云看者個老聱頭的是傷心江上客不遇故鄉人昔在東苑退茹時有一等人視彼

青黥黥處疑有一大毒物而畏避之至於風吹草動亦能斷送人命根無端撞著不肖逆子輕輕將生平底鶻突奪去直得忍氣吞聲以至不肖四十年來亦未敢輕試肰又賺殺多少射覆之徒今於博山堂上正當揭出始不負此隱微也乃彈指云見麼飲光不是酒顛漢毒氣難消舞不休

雲棲蓮池和尚忌辰臘盡砸脫蓮出氷池三千里外驚悟何奇東昌譙鼓穿心過擲戟焚香笑大機轉身一步指日西馳集佛學大成啓禪關密椎當機一個鐵餕餡嚼斷六方長舌臨行一句莫作怪拈起千古

全提今日博山堂前重開生面誰於栴檀篆上親見寒眉

峰頂養菴和尚忌辰昔年峰頂親逢今日博山作忌不啻梅花枝上笑春風茶銚爐邊增意氣至於黑白圈子誰敢描摹無縫鎖門豈容鬭諍推原此當當常有因稟明斯歷歷是何位鐘聲驚起七條飛栴檀穿却木乂鼻

壽昌老祖百歲忌辰拈香云見麼百年寃對不開交今日分明還自招應是業緣無避處焦瘡仍著艾頭燒乃炷云艾頭燒轉使萬世兒孫恨不消

嵩乳和尚起龕棲鳳嶺雲飛臥龍江月露白日不移輪青山常舉步本自有來由不是無緣故不見愛才人取之必以度恭惟菩提堂上嵩乳密和尚泗洲阿個唐柴頭穿得淮平牛鼻孔蔣八鎦季是何人出格隨鄉不打哄皐亭杖者原與同條新豐苗裔抽刦外之靈枝大好風光運寰中之寶鏡如公初入諸方棘藪踏斷沒耳草鞋末登博嶠鐵門死盡偷心活路故能急水灘頭奪竹篙而跳出裂石崖裏藏古錦以春歸晚香吹萬里之海天碩果結上林之笑傲秖如者一笑落在何處咄咄多子塔前親看取

石冷舉火召云石冷你今一口氣不來也畢竟向何處去咦突肰撒手令人驚咬斷繩頭別路行翻憶當年開喫棒於今痛快此生平杖入作麼生助你轉身吐氣擲炬云大火流金曾不換千峰秋色月初清

龍門峻上座靈骨入蓮華寺塔擊石鼓毒斷偷心棒石頭驚銷駿骨重磨寶劍光射棲霞飲鍔蓮華薪傳沒縫藏機太速遊刃應神還有知上座轉身處麼坐斷威音開別眼密移爻象看飛龍

雜著

安禪警語

從上諸祖凡有一言一動無非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曾不肯將文字名相義理知見與修證地位參究工程以昧滅人本來現前面目也使人能直下領悟此本來清淨之心要不生一念分別是非聖凡善惡又何有生死迷亂苦樂顛倒之幻惑哉因人根思有利鈍或直下便明或良久而悟或參究而入或困苦而知或積久而豁然或窮極而頓省此特機緣時節遲速不齊耳如人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原自親密偶遭賊亂一時失散或跟隨而不離或暫別而即會或經日月年歲而逢或有意而反乖或無意而偏合此皆

不可刻定相見之時雖不可刻定相見之時然此求見之心決不能暫止乃終有會遇日也又如一丈夫有妻無子乃娶一妾周年即生一子聰慧有福相妻心生嫉妬見其子如毒物每思加害夫諭之曰你但不生分別此子即汝親子異日養生送死皆得他力其妻亦自恨偶聞人言有能稱禮觀音菩薩者求男得男遂如其言至誠稱禮甚切然妬心愈深一夜忽夢生一子奇特倍勝及長養成人連登科第乃以勢利陰謀殺妾及子而親子爲顯官偶遭橫事親子逃去丈夫憂痛而死妬婦亦拋家奔走饑寒困苦至爲

乞丐只欲覓子偶到一大河畔見子在小舟上即跳上舟其子驚墮水中婦隨跳水救子流急水深奮踴不上乃大叫觀世音菩薩驚破夢魂通身流汗還復大叫其夫與妾及子驚奔來前婦良久神定追憶夢中事及平日恩愛妬嫉命根一時迸斷乃自悲喜感悔曰我悟也我悟也且拜丈夫曰因我有分別心妬嫉心故不信你直指之言若非夢裏到苦極處投於生死海中大叫菩薩驚醒夢魂爭得我頓悟此無分別之父子骨肉團圞哉嗚呼佛祖豈不欲人直下頓明本心正以衆生無始無明業識結習在心不能頓

斷若非百千方便煆煉其心使之自追自擬自撞自苦至於懸崖撒手絕後重甦詎能於生死殺活中得其全機大用乎今參禪人既不能直下悟此無分別之心則當參究佛祖言句話頭如生冤家相似不能直下殺其所憎必須直往救其所愛使此憎愛之極奮斷命根則囫地一聲驚回大夢不亦痛快平生哉祖堂懷白湛持二公嘗立禪期約諸同志參究本分大事爲金陵樹一祖庭標幟聞予於靈谷結制特入山設供荼次湛公問予古人如高峯參悟履歷及學人參究用心之旨皆扣關擊節并欲予一語警策以

發軔機子因引高峰打破拖死屍之疑以至日間浩浩作得主睡夢中作得主無夢無想不知那個是主人公至於自巳無可奈何處忽於枕子墮地作聲乃廓然大悟自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如此一則公案何異妬婦之夢中見子悲痛呼號直至拚命入水驚破夢魂始乃大悟不復分別嫉妬而還其本來親愛之道耶因聊書此以爲拋枕驚睡云

武夷山東苑晦臺鏡老和尚行狀

師諱元鏡字晦臺別號湛靈閩建陽馮氏子父天載

母吳氏生於萬曆丁丑六月念五日師生而穎拔有英俠氣年七歲習書歌詩篤于孝友聞名利事輒厭棄之年二十一慕姚江良知之學因謁趙豫齋居士乃開發以性命根本更指見董巖古心法師機緣相契知有法華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一事及甲辰年再叅虎嘯麗空禪師祝髮深究楞嚴知見無見之旨稍有入處弗能決擇遂謁寶方無明和尚呵爲墮大嶮坑師歸乃晝夜叅尋看五燈會元諸訛公案幾至死絕一日細看維摩詰經至此室何以空無侍者維摩詰言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豁然大徹復于解行不

相應處忽起諸疑又因閱圓覺經隨順覺性章乃一切疑情永拔再閱諸祖機緣勢如破竹矣是年庚戌重九日復往江西叅無明和尚于壽昌纔相見禮畢便問曰元鏡特以此事求和尚印證昌曰如何是此事師彈指昌曰猶可疑在師拂袖便出復呈偈曰識破不值半文錢可憐摸索幾多年宗流盡是欺心漢說甚祖師別是禪昌看曰識得破果然不值錢乃令且去著明日茶次昌曰昨日公案尚未銷繳師曰請和尚再舉看昌曰你且道何處是趙州勘破婆子處師厲聲曰和尚莫作怪昌大笑曰叅禪要到者一著

子始不受人牢籠也師禮拜昌因囑曰子從此直叅深隱自有機緣成就你若强出爲人便可惜也卽付偈曰正印相持時刻愼逢人惟勘印其心不依執範通消息秖驗生機是志眞上下來因無忽略始終叅就有誠明天然未具通方眼決勿私饒冒感承復曰向後逢人不得草草師禮拜而退乙卯年博山大師入閩大仰開堂師特訪之相見次山曰禮佛著師端立山又曰禮佛著師把住曰那個是佛山曰者是那裏來的師拓開曰者是那裏來的山就坐師大笑便出少頃曰雖然如是不可草草復具威儀相見茶次

山曰聞師兄親見壽昌且道壽昌和尚當年命根斷在什麼處所師劈面一掌曰在什麼處所山起身師掉首而出山乃曰可惜侍者不在寄下三十棒山即日上堂師將出衆山即呼曰晦臺誰呌你師出震聲一喝山曰好喫棒師曰此是宿食不必拈出且道當時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是那三日山曰秋風多帶殺秋露愈加寒師拂袖歸衆山曰你只學得一個走師不顧丙辰年不肖道盛因董巖講博山大師受具後特往江西叅壽昌和尚道經書林訪故人余繼泉偕入東苑見師師因問曰子在董巖曾聞博山拈

提維摩經否盛曰曾聞師曰彌勒得一生受記作麼生盛曰大有人疑著師曰你又恁麼去盛異之向火次因舉僧問古尊宿劫火洞然者個壞不壞有云壞有云不壞此意如何師曰你又恁麼來盛乃折節過冬時方病劳苦雙目幾瞎且欲死師與繼泉親調藥餌為救療之有間師輙細究盛平生叅證處及徵詰五家門堂差別之旨盛恣意披其所見師感歎曰不期子乃能深入此秘密法門吾壽昌者枝慧命屬子去也因即付壽昌源流并書偈云道盛羣英祖德尊萬古師欽承諸聖旨啓我永懷思盛拜受明年即隨

師往慶壽昌師翁七十歲翁特勘驗而印記之亦自深喜末年得此托囑復示師偈曰信知自有那一著直俟機緣純湊泊不假思議聖凡安樂怠斟酌受用寬廓翁明年正月示寂師向因書林余繼泉居士延居東苑靜室間亦來往武夷虎嘯城高繼泉弟太學猶龍率諸檀護曰壽昌既沒則東苑當出世矣時庚申冬力請師于一枝菴開堂師強起就一枝開法解期即辭歸隱武夷誓不出山師搆室于最孤絕處名石屏巖常隨採汲行者二三人而已間有衲子撥草叅求者師佯為不采如癡如狂自歌自詠或有逼拶

不得已者師喝曰你者禿厮失了䰟在者裏作麼又策杖絕險處蹲坐僧曰和尚在者裏作甚麼師召曰你上來我與你說衲子疑訝望崖而退師每多病至庚午年忽疾作時二行者在側曰和尚羸瘦不食病甚危也有何施主弟子有何親友鄰人可速呼來分付後事師曰我從來無親友可分付行者驚曰我等如何區處師指靜室前石屏巖下曰此處可以埋我要不必如何若何行者曰設使死了埋了又作麼生分發師大嘯一聲曰恰好也再問已蛻去矣時當七月十三日子夜行者乃走建陽請親友為安厝後事

不肖在浦城聞訃乃驚起即奔石屏巖則師已示寂三月瘞于所指之石巖下矣師世壽五十四僧臘二十六有語錄一卷山居詩集一卷盛見師全身雖已安土肰未及造塔因作祭文云嗚呼吾師乎吾師乎惟師生平奇崛腦後見腮處俗而惡發癡迷居僧而毒侵狂駿脊於壽昌門下擊碎驪龍之珠還於博山社中拗折羚羊之角我昔親逢異路勤回十影神駒幸能獨步層霄翀起九苞瑞鳳故師五十四載凡聖莫窺其涯垂手入鄽混勞侶而愈峻轉身出類棲巖壑而彌孤迄今秋首告寂武夷舉目了無寸親侍側

徒有二士臨行長嘯一聲驚惺千峰就地草埋三月訃聞小子隨即奔命四顧矛肰木落泉枯雲飛鳥沒山中狐鼠競爭殘食之餘野外豺狼強據空巖之穴所恨未獲荼毘示作千燈慧照終當銘塔遠彰萬古蔵献嗚呼大洽機緣不易酬再來完此未了案如斯告奠伏惟尚饗祭奠畢即書此文于寶冊靜室復囑之曰兄爲我守護師塔吾當策杖中原一行俟後歸來完此大事因即述其大略爲吾師始終之實狀云

崇禎庚午長至日書于武夷虎嘯洞

武夷石屏巘塔地記

吾師東苑和尚向隱武夷石屏巖爲人孤峻衲子無能親依獨二行者服勤庚午七月欲示寂先指石屏下地曰我死須瘞於此俄大嘯一聲而逝行者走於建陽報其姪甥輩遂厝師於指處三月後盛於建州始聞訃及奔至山行者亦夵矣盛登穴禮拜觀之雖不知堪輿亦覺奇異遂作奠章并托人守護自以時機未至當以行道始不負祖父付囑也庚辰黃元公與盛擬遷靈骨於壽昌及同到山見三十六峰之秀九曲來朝之奇公乃驚曰此殆天授也雖爲天下三十六洞天之僊地旣有三教峰而大隱屏爲朱文公

得今石屏之遊龍爲東苑和尚得豈非山靈之有待乎因相與作祭文以表之武夷從來無宗門人今得先和尚靈塔在此則武夷開山第一祖也公後要爲塔銘特稱明之不期時世多變至太平時乃托建州太守吳公崇安令殷公爲先師造窣堵波及塔院又爲兵火所焚前年因余繼泉嫡孫典標者相從於博山剃落命往重搆石屏塔院僅爲草屋彼偶於先師族姪處得石屏放閒集又於彼俗家得玉函秘要有涅槃和尚鈐記曰武夷久作神僊府要應興王崇世儒三教中峰能迴拔西坤道有臥龍居曰此中當歷

世出諸聖祖在逆龍爲最奇也乃詫異此地與彼鈐記劵合特持於夢筆盛甚惟之風水之理甚微雖有稱贊者皆浮誇之辭未足信也况世間功名美器造物不與人全柰何人敢掠天之功謬爲已有不亦重損其德乎卽今有司馬頭陀指百丈潙山爲萬世祖庭而涅槃和尚指雪峰爲千古法窟與武夷爲三教聖地亦必於後世始信其說如九曲龍潭之出趙王與大隱屏之出文公此雖可信而西坤之宅何敢據爲必在此邪涅槃卽曹山寂祖同胞弟國歡文矩禪師之別名以其有涅槃秘要行世故也盛不肖不能

親守師塔罪莫此大今特命敏之訥子歸武夷以奉祀石屏先師塔乃引前事以鼓其志趣使始終堅密成就祖庭安知後世不以成驗爲此記之不謬以遺厥遠嗣哉巳亥春日不肖盛書於皋亭鶴飛處

自叙年紀略

杖人自萬曆壬辰生於閩浦城張氏九九山房至庚戌十九歲見大父歸寂有感走慶源求孤舟和尚出世是冬獲歸追極聞猫叫有省辛亥走書林瑞巖求識源和尚剃落冬復捉歸壬子春乃就本邑隨師住夢筆山癸丑春誓死閉關因見百丈再參公案頓徹馬祖機用有夢筆集丙辰參博山和尚於董巖受具有機語是冬病于書林遇東苑和尚掖機有囑丁巳春到江西慶壽昌和尚七十壽親承密印有機緣冬往金陵因待輿寓雞鳴戊午春因優曇無方寓報恩因僧錄襲明寓天界南菴會焦漪園太史諸公有問答因戴今梁觀察邀到廣陵會父弟勸歸閩己未春因福州曹觀察陳侍御林都諫諸公延于羅山結社秋寓玄沙冬因獅林欲偕隱九座到國權翠林留結制庚申春返建州柯氏諸公延主雲際山辛酉赴看東苑和尚開法傳亭及歸武夷壬戌偕黃心鏡省博

山和尚會諸友度歲癸亥春遇孤舟和尚隨往峯頂禮叠菴和尚及歸龍泉西寺度夏甲子寓柯督學家會漳泉諸公譚經濟乙丑寓斗峰閱藏因楊檇若孝廉延于龍巖丙寅歸夢筆會雲門湛和尚及爾密諸友有唱和詩丁卯偕父弟死襄事戊辰因王大光寓光孝及黃蘗會諸孝廉文學論佛聖與義己巳欲隱匡山爲雪生諸子留建不果有筆華影揮鞭影庚午於夢筆値金粟密和尚應黃蘗因費隱諸友有書往返敲激秋東苑博山二師相繼滅度冬奔至武夷居虎嘯洞作千燈熱西來草辛未春因崇安藍毗石彭

本之二公延于別業遭大病復歸奓筆乃作壽昌法
印記壬申擬往嵩少祕到武林會黃元公不值寓宗
鏡堂晤吳惺陽諸公有西湖草因宗印挽上徑山靜
室作三古詩三百首有雙徑草因大石來同往金陵
寓鐵佛碧峰會鴻臚顧惺而諸公作碧峰贊有白門
草因遇友人濟然拉到楚黃天臺會耿九一喬梓及
守開法印求授戒結制有楡聖草臺山草癸酉秋到
麻城因不違支浮公樨諸公留新禪會梅中丞及允
中請到白泉作道一塔銘及寓鷲山有楚山草甲戌
春往潁州寓圓通會張李王甯劉韓諸縉紳及鹿門

法師留結制有潁水草乙亥春擬應壽州方侍御藜
桂之席遇流寇大亂破潁州諸城因偕鹿門到霍丘
化城作三互別傳擬寒吟夏因修竹請至六安齊頭
山復因商城汪太僕諸公請于北禪開戒說法秋因
心融同大運延主龍湖會李冢宰梅中丞陳司寇周
司馬諸公請寶筏開堂有錄作宗門盟值寇亂以直
延於黃檗結制有錄丙子秋辭往江西掃壽昌先祖
塔因閩狀諸公請主其席丁丑秋應新城黃元公諸
護法請于各大刹說法有錄冬鄧太史涂司寇諸公
請主福船山結制有錄戊寅秋因黃元公偕李冢宰

及江西諸護法請主匡廬圓通作尊正規五燈熱諸
錄於南康歸宗九江能仁皆有法語著作己卯夏往
楚慰李冢宰建芝佛上院遇寇與諸公定守禦策法
有西陵別錄冬因蘄州荊王請于內庭為世子宮眷
授記說法以歸匡廬庚辰夏應劉尚寶諸公泰定法
席建安王請上藍開法有洪都語錄及于臨川因陶
明府諸公留于天寧淨名說法有錄秋應閩儀亭檀
越余公及黃巖期有錄結冬於董巖淨名菴有建陽
語錄辛巳春應鼓山請結制作會祖規鑑有語錄冬
歸福船壽昌過五十歲壬午夏寓南昌饒淨念金粟

園有錄冬歸圓通癸未夏寇破武昌因王稚公侍御
何養純副總同到金陵寓長干寺會三昧師契玄諸
公喬王諸司禮及陳侍御請于報恩大殿上堂復延
于西華門選聖林因王福山諸大司禮魏國衆宰官
及印海容源延于靈谷結制有錄及李小有諸公所
集癸甲全提甲申春車高諸司禮延于興善印吾處
結制有金陵錄忽遭國變遇新聖登極天下奠安阮
圓海蔡明藩諸公及湛之法侶延于祖堂結制及論
學有錄秋因姚愚谷到西湖寓鳳林寺上堂往雲棲
掃塔有普說因余未也方子九江道闇邦玉諸公延

主黃山光明時以徑山有故徐大玉與若谷諸公會
餘杭鄒明府及吳江諸護法請主此席是冬杖人年
五十三歲也因諸子問歷後事昔在福船巳與黃元
公脩述之矣今復叙其歲月以作年紀之略按諸語
錄則得其詳也吾嘗云人遇行事每自畏逆怕難及
逆行狀求一逆境難事以表習險心亨不能得也予
所處逆順之微不可畢舉若以全機大用殺活聖凡
比吾於古人則笑殺鐵崑崙矣末後一著尚有下文
珍重珍重

附塔銘

傳洞上正宗三十三世攝山棲霞覺浪大禪師

塔銘并序

宗門自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遂開西天四七東上二
三之祖曹溪一滴思讓分流厥後五宗岳峙而二柱
獨出洞濟代與互有降替至明嘉靖間其道寥寥幾
不問矣先輩歎之壽昌崛起奸山不獨挽洞山於逆
流實分揭心燈於再明東南宗風蔚起豈不賴此老
人乎昌得博山大震海內東苑山隱武夷得之吾師
覺浪大和尚師出傑然龍象杖錫所到雷厲風馳世
出世間無不攝化宗說兼備言行雙律真淡海津梁

人天正眼可謂金聲玉振道光德輝者也嗚呼至哉
按狀師諱道盛號覺浪別號杖人閩浦張氏子父存
三居士師生而穎異幼習舉子業年十五入賫十九
因大父坐亾有疑遂生出塵想求慶源孤舟榕公出
家不果疑益切偶於街次聞猫墮聲有省因瑞巖識
公過浦密求鬀落棲邑之夢筆山誓死拚關讀高峰
梳子語若相印合復於倒剎竿等句有疑迷悶成病
乃取古人未悟既悟機緣返復參勘一日閱百丈再
參語不覺輾然曰者馬駒亦復踢殺天下萬世人也
及見壽昌頌臨濟三頓棒頭開正眼何嘗傳得祖師
心語大叫曰此時尚有若而人乎我當往嗣之始出
嶺之董巖從博山和尚受具問從上佛祖行覆不契
辭往壽昌道經書林見東苑和尚投機遂折節過冬
因一病瀕死苑親調藥療之有問苑究其生平忝悟
及五家堂與之旨大驚曰不期子深入此秘密法門
吾壽昌有枝悲命獨子流布矣也因付壽昌源流并
贈一偈師拜受遂隨苑禮壽昌和尚重重參詣昌頷
之自是荷擔大法當仁不讓初下金陵與焦太史周
海門曾金簡諸公游大有敲擊諸公重之未幾壽昌
示寂東苑說法書林師歸省覲曹能始諸公請師於

興化開堂師時年二十八而提唱卓然古德也期能復上博山與山問荅雷轟電掣山奇之殆所謂智過於師者邪雲門湛和尚入閩留夢筆三宿論法門近事多激揚門歎之金粟密雲和尚過浦師投書有源流拂子濫付非人之語密回書云上人何處見老僧濫付且盡大地誰是非人者試指看若指不出自合縣梁縊死夢筆山中師覷大笑曰焦磚打著連底凍也併刻其言行世未幾密公住天童父子鬬妄諸書出海內始訝之東苑博山兩和尚一年相繼入滅師得訃大痛有風穴深憂之感乃一杖復出閩般般爲

法東人榔標横擔席不暇暖四方啓請鉀王名剎如楚之李太宰梅中丞陳司寇周司馬諸公請住龍湖蘄州荊王豫章建安皆延說法內庭江右黃元公司理鄧太史涂司寇諸公請主壽昌福船及匡廬圓通如金陵魏上國及王喬司禮倪樸菴陳旻昭蔡二白李小有諸公請主靈谷天界報恩祖堂如虎林姚愚谷方子凡及徐太史諸公請住鳳林徑山特爲雲門湛和尚入祖堂請雪嶠大師歸千指法筵勝會得未曾有十千高步萬里香花未足以喻其旺化也師乙酉離金陵丁亥復還天界應太平請會有嫉師者以

原道論下師獄師不辯居圜一載著金剛諸書見意陳太宰遣人省師索偈師書問予何事棲碧山詩遺之太宰嘉歎不已謂其蒙難不驚𥺝生死如游戲雖大慧覺範諸公不是過也事解金陵諸護法請主攝山棲霞師欣然有逸老計未幾受博山請命笑峰然公代座及囑無可智公高座掩關二公棄縉紳而游師門久矣師過嘉禾譚埽菴諸公延師天寧龍湖各剎說法因覩費隱容公嚴統復還天界修傳燈正宗以衛大法及博山夢筆出陳鉋菴諸公請王阜亭崇先聞竺菴成公重興壽昌推雙峰存公住持特爲上

堂舉揚未幾吉州李梅公劉平田諸公請主青原師命笑峰然公住持誕日上堂歷叙生平浩然長歎有法界不容吾自委敢推婁至與威音之語時師年已六十六自覩法門衰落能無中痛乎谷語輪公監院念師年老復持金陵諸護法書請歸天界故晩稱天界和尚師因報恩大藏板朽命松影麟公募修囑石溪杲公較刻休夏毘盧閣偶示微恙命移錫禪堂舊方丈一日旦起禮佛畢特開示大衆回寢室飲茹如常亭午取紙筆作五位頌至偏中至云萬象指頭明卓異縱擒不換機何利擲筆而逝供堂中三日始入

龕顏色不變觀者如堵陳旻昭侍御周凝圖司空請三誼和尚掩龕江南宰官居士及衲子善信無不悲號如失慈乳海內士大夫同諸方知識作詩製誄千里赴唁感歎法門梁木之摧也師生明萬曆壬辰十二月十六示寂清順治己亥九月初七世壽六十有八僧臘四十有九嗣法弟子二十七人記莂居士四人往來問道及歸依縉紳孝廉文學若干人得戒剃度弟子不可數計師說法四十餘年坐道場五十餘處著作百餘種皆載師全錄將奉師龕建塔竺菴成公與衆三卜皆得棲霞遂全身歸塟千佛嶺下之右

延庚挹辛既竣竺一公述師行狀丐余年友陳旻昭爲塔上銘以旻昭數十年金湯從師患難流離知師之詳無出其右者會旻昭卽世稿未就乃命餘謨卒業謨憶五歲時隨先老父宮諭公禮博山和尚於皖城迨乙酉宗師南還矢心白業始隨先府君謁師金陵戊子居廬復謁師於余中丞濟生菴述先君臨終憂幻泡影一空依舊刂天明鏡語師爲陞堂及後謁師皐亭晨夕參叩屢多機鋒自謂疑團終古破師時贈偈有奪却南泉老爪牙之句則謨於師數世淵源法乳之仁可謂不淺矣且與旻昭爲一人交不敢以不

嫺辭竊觀唐宋以來舉揚宗風代不乏人其間儒佛兼總者惟明教嵩覺範洪然猶不無二岐若師則易象詩書乃至老莊諸子百家幷世諦文字偶一拈提言言妙諦謨嘗服膺眞儒必不闢佛眞佛必不非儒二語以爲名言肰前此諸儒崖異未免角立門庭卽宗主高自標詡多輕外典自姚江倡學以後龍溪海門諸公始不諱言佛若以儒說談宗上下千年獨我師一人而已葢東魯西竺兩聖人此心此理之同不容終秘者也至於師之陞堂入室大機大用殺活縱奪如金翅鳥直取龍吞如大將搴旗探囊取級故衲

子卽久參宿學亦多望崖而退彼以師憂筆非人之辭爲兩家方柄者安知古人當機作用别有出身路邪故師揀魔辯異拓述傳燈正宗諸書源流所繫筆削謹嚴肰不肯輕遺一眞參實悟之士至語及濟宗出世諸老未嘗不極力推轂豈末法詬諍我見崢嶸之輩所能窺其涯涘哉竺一公之狀師曰師雖嗣法洞宗五宗並舉主盟佛教三教並弘非阿私其所好葢實錄云謹依狀序其大槩合十稽首敬爲銘曰靈鷲拈花首傳葉祖少林演泛始闢東土五葉二株天撐地拄幾危之間豈不握吐卓哉洞曹聲振寰宇突出

好山壁立風雨博山東苑兄龍弟虎吾師嗣之一麟獨武開正法眼滴師子乳如大火聚如塗毒鼓觸之魂飛聞者毛竪杖錫至處海岳驚舞法幢雲興肅規凜矩重興寶鏡新鑪鉗斧揀異辯魔鍼劄鎚砧全提向上驗主中主橫擔楖㮚高揮玉麈吳楚閩秦緇素爭覲五十餘刹慈心嬰撫金湯霞簇法流川組道扶聖教名正燈譜宗集竺震文憲鄒魯臨難不避遇嫉弗怒流水桃花蕭蕭起舞垂老益堅憫世益苦適肰譚笑坐脫鳳塢雙樹潛輝金河影掤兩間哀恃百靈泣怙哭崩繖峰六朝偕府千佛環坐儼同玄圃浩浩長江亭亭窣堵我師高風千古萬古菩薩戒弟子大印皖城劉餘謨頓首拜撰

住棲霞嗣法門人南岳大成立石

諸山嗣法門人併記莂居士

青原大肰　虎跑大瓚　壽昌大存

大峻　壽昌大浩　廪山大智

崇先大奇　天目大聞　弘濟大健

洞庭大燈　仰山大英　福山大寧

大別　興國大忍　枝山大選

明招大補　蒲澗大韶　青原大權

天界大璽　報恩大麟　大量

普濟大龍　祖堂大杲　黃檗大嵩

上塔大文　大玉　安隱大充

李公長庚　陳公丹衷　凌公世韶

毛公大斧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十二終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

明・覺浪道盛 撰

大成 等編

序

佛以大權示現法華顯實未後惟拈一花東渡別傳直指五宗燄興認花認拈祇供棓喝雷奔電拂愈出愈奇然識法者懼能免逋藪耶凌官球曰不可獨行不許僭竊陳旻昭曰須是其人始得非可以依樣按水葫蘆鬬鹵莽也杖人於刀兵水火中求大傷心人窮盡一切超而隨之乃集大成乃定宗旨恰好托孤于竹關則吾友也今出世且二十年龍天推出下青原七祖倒插之枯荊竟發枿矣龍象駢集緇素景從鼓金戛玉節拍蕭森法乳流通奉者得寶拙菴凡夫

覽而歎焉愚生近溪壽昌之鄉親炙海岸黃公又遇竺師磁磚終懸影事後聞藥地炮莊僅乃汗出今展此錄隨場示應惟禮拜退而已更何語乎然因時而徵一寔有不得漫然過者聞之曰單提法身尚有法身向上事擬欲承當劍去久矣合啄敲唱本無奈何欻起斗絕無棲泊分不見一法猶牛提耳全提綱要包舉彌綸更有不煩掃建處一切現成然倚此膠杯乃大病也無方裁方應病予藥須歷事在萬古茶飯析薪炊煮事理圓畢從來增減不得何容毫釐繫念乎雙鎖金鎚意句相劃他出繆刺隔治更靈展演出

格亦是偶然揮劍則利握刀則傷忌執而有之所以隨分拈提胥練無迹人但見其三墮縱橫不可擬議而不知其秦豆氏舞交衢也八音繁會應接不暇而柷敔歷然絲毫不動或以爲理窟殘壘或以爲淵雲餘技不知其吞吐古今皆我指爪拈花落草豈限町畦木舌揵椎異響合奏正是隨類現身入田不揀耳所至道場翼翼謖謖千指樓閣不日巍然按其踐履斲氷噴雪布袖平澹來往翛翛正是本色光明寸絲不挂懸寓大畜總作藥籠多生一生具足淵源三才一心之故自少徧窮行布本圓五地五明至頤象宜

直鹽醬也嗟乎莊語不信戲語不敢姑從旁而質叙之時哉雉噫百淬金剛委土新硎不涉方便天以世界爲爐冶人以疢疾生德慧歷濶奇緣大聖或脩偏行集大成後鳥道不妨橫飛況乎夙願大人應此午會徹頂徹底條理其中超一切隨一切而乘時統御之深心大力藏密無間風雨露雷莫非恩也夫豈世出世間測度所能及哉生死本無生死何用贅疣泥洹乎竿木乎任人牛馬矣果然二十年劍爛不必爲何事自信三十年後此話大行爲何事感此絡索千載旦暮不妨覆葉于掌就其一莖而消歸之更不妨

挈多于林舉其全集而熏沐之故以愚管為之嚆矢願同心者勿滯籬門無負此午會可也

康熙庚戌大鄣道中老山學人徐芳拜書

序

生死發藥見于大宗師易則以寂感蘊示端幾而神明其故者也卓立幾幾誰肯研極而與語通神明類萬物質俟不惑其詎信乎關尹曰以可得可行者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善吾死牛翼馬手是悟出否佛以因果障狂瀾以戒定慧仁智交圓為理事以拈花為契證以法住法位為誠諦此其槩也生來死去為疑城天竺外道以有無四見矯亂而惟惟決之猶不豁然感佛恩乎麻三斤乾矢橛一種棘栗蓬果為何而設耶習氣難以卒除及盡今時藥病展轉噓噓固然逐貴滑疑之耀現士造閉以困駭或掩行布以求圓而詭隨目之安得無午會之醫醫者乘夙願力因法救法哉藥地大師淵源三世靚閱窮盡息喘杖門點睛飛潛非偶然矣世無具眞心細心者疇能合鼎薪炮莊而通其故乎公因反因殊破天荒實乃如此自上叩之時乘現身自下鐸之隨分自盡而已此冊切切豈無攻堅以解者杖人曰冬煉三時乃享無冬無夏之天此冬灰之旨乎石頭大師曰本末盡歸宗當知用及處玅叶何疑但背與庭代錯為用耳時為流通以待神明者東海學人典翶趙嵊謹識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序

今日之佛法不謂之極盛不可今日之佛法不謂之極衰不可徧道場皆宗師徧棗梨皆語錄人以為盛吾以為衰故欲從今日佛法之盛救今日佛法之衰則必舉天下之證法王寶座者盡奪其席焉而後可舉天下之稱支那撰述者盡火其書焉而後可夫所謂證法王寶座之人與所稱支那撰述之書遊其門者方共儀之以為為人天作眼目為佛祖續命脉而一旦謂必奪其席必火其書而後可則彼之遊其門者方羣起而議吾言之肆而且督而欲從今日佛法

之盛救今日佛法之衰將遂勢窮于無可如何乎曰聖賢設教有極盛之時亦有極衰之時亦無有極衰而不可救藥之時則為今日囘光長夜砥柱狂瀾亦不過從法王寶座支那撰述中而觀其孰為數十年來所共宗之人數十席中所共傳之書表而出之以教天下而天下之凡遊其門者亦或有以自止而今日諸方名衲亦或藉手以補救之而有餘叩其人其人如在讀其書其書大成則惟天界之覺浪杖人蓋杖人于一切處成等正覺無住無不住當時諸龍象奔走庭堂者實繁有徒諸名卿鉅儒獲聆片晌透一

針者亦無不心悅誠服薰沐歸嚮而某以生晚緣薄從未一親其庭乃于今佛法極盛卽極衰之時謂其人為世所共宗之人謂其書為世所共傳之書而推崇之以為此眞正令全提救時良劑天下之人不幾謂吾為隨聲附影徇名失實而悵悵然其何之乎曰非也吾儒道統之傳有見而知者有聞而知者不得謂見知之人可以同堂共討而聞知之人遂不可隔世傳心孟軻居戰國去聖人之世若此其遠而自謂予未得為孔子徒予私淑諸人究之知言養氣願學孔子千百載後宗其道者至躋之七十二子之上與

泰山曲阜俎豆鐘鼓億萬斯年推之于佛何獨不然吾雖未登杖人之堂不覩其父覩其子而猶及見其門之能嗣杖人之傳者前則有青原笑峰今則有藥地愚者此兩人在吾儒中皆天民先覺擔當斯道以文詮木鐸之秘以心維幾希之微以身繫綱常之重百尺樓上千仞巖前死生榮辱俱無足以動其心者使非杖人煅煉鉗鎚使生平豪氣盡歸淡漠絕代聰明相忘渾沌而欲俾其葉落歸根灼破兩頭悟本超宗回互妙叶頭正尾正永不退轉甘心出入門下不其難哉往笑公來住青原吉人士屢請正席方丈每

謙讓未遑一則曰待老人至再則曰待老人至及閔老人圓寂奔喪東下不啻孝子哭其考妣藥公繼主青原揭地掀天不落階級四方來學以爲儒宗者以爲禪宗而于杖人語錄及別種著述時手一帙以教同人且欲舉各刻重行參訂彙付剞劂用垂來茲較之析薪負荷徒讀父書者大相逕庭兩人且不以予爲不可教而每于沉迷依戀之中時施警策間行喚醒噫兩人之于杖人固所稱見而知者而予雖未親杖人猶得從杖人之徒以聞杖人之教亦豈敢遂謂聞而知者而乃于佛法極盛即極衰之時獨尊杖人

以挽回補救使天下讀杖人之書者從此爭自濯磨爭自悔悟不得爲見而知之人猶得爲聞而知之人則舉杖人之書而彙梓之以行于世功豈淺鮮若夫杖人正法眼藏變化機權御一乘車摧五魔道片詞微旨觸類旁通不特有益于禪而且有益于儒則已有李蔓白黃元公馬培元李小有陳旻昭諸先生序以不朽而予以未夢箇中之人敢與諸見而知者談伎倆味醍醐今日藥地前日咲峰告之杖人杖人有靈得無急遣侍者曰此鹵莽漢推出門外也哉　豈

康熙戊申秋月青原弟子張貞生薰沐拜題

龍湖寶筏語錄序

乙亥丙子之交流寇方熾予與同參友特延龍湖覺浪大師於寶筏禪林開堂說法正欲藉此以一番振作也人初或疑之曰爲此迂事斯何時者及大師陞座顧鑑嚬呻激揚闡發人天圍繞無不欽悅所謂王登寶殿野老謳歌正令全提羣邪皈命豈非諸法性無常佛種從緣起也哉夫出世宗旨大師已弘宣其寄余世內人也請以世諦重爲質之賊勢孔棘時士民之饔飧如故乎市肆如故乎誦讀如故乎是皆不廢何獨廢說法耶法即飲食之知味出入之門戶定

亂之兵符也夫旣如是而又孰能廢哉況今聚而聞法之士即合而城守之士也總斯人也饑而食寒而衣寇至而登城寇遠而聞法城守不礙於聞法聞法亦何礙於守城乎葢守城之害有三一畏心二慳心三分別心見賊輕逃困乏不濟左右分祖者此三心之祟也大師說法首破此三心單刀直入大震全威出死入生神變自在人人如此心心如此何憂乎辦賊已哉毋論瞿曇舉步殃崛旋機慈指放光狂象奔伏唐不空三藏持護國仁王經致毘沙現身而吐蕃歸化即吾儒分中驅鱷渡虎單車詰壘賊不入境者

一皆精貫天人而成此功用也況大師祖印眞傳門庭孤峻委心亂世調御攝持獨揭剛圈嚴施棒喝太虛空中抽釘拔楔普門示現度脫無方於兵戈中惠諸三昧處危城裏轉大法輪斯可謂眞能大與寶鏡宗風善入不變異處任他三墮縱橫者也跡馳火宅大事之賜豈迂掉撥煙波寶筏之乘何快謹集斯錄用廣法施具眼高人言前薦取崇禎丙子楚黃學人李長庚拜題

覺浪大師歸壽昌序

余少從丘長孺處望見龍湖老子顏色書生乿乿然未知領解在長安從袁伯修兄弟游始知吾宗門大事時時激揚每歸來輒向綦隆黃檗呈之念公屢遭痛罵十餘年間前後不啻十餘次雖根鈍機遲不蒙印可半字而于不蒙印處覺有少分入許不覺念公先往自嘆大事無緣止將性相經論度目過日世路風波又歷十餘載此念亦閒置矣山居值寇盜干戈謀生無計一日有僧慈遍以雪關大師問答語見示觸動風機不惜敗缺一二妄呈雪師婆心因徹批駁鉗鎚極力相為于托鉢公案尤加針劄會覺浪大師主龍湖益二師皆博山龍象也一見深相契合有所問答另具錄中一日與諸英衲同集偶舉時節因緣有舉衆生心緣起諸如來者有舉如來爲一大事因緣出世者舉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者余因問座僧恒鑒比如文殊不能出女子定罔明出之是何因緣鑒曰此罔明有緣師震威一喝曰不是看取托鉢公案余拍案曰大師何得平地殺人恒鑒通身汗下余亦默有省會師坐禪堂舉拄杖子連問余二次余不置對益余是時於世法內事有所回互故不欲當機以三頌呈之頌曰荆棘叢中解敝衣旋風八面解重圍須知微服兼章甫孔子曾呈第一機師因出世

婆心徹我爲世法徹婆心同是一般琴與笛無絃無孔說知音四十年曾坐艸衣秘宣内外有玄機沒踪跡處藏身是谷口寒雲自在飛師笑頷之値夢筆山僧衆來迎爲了先壽昌大師掃塔之約欲暫還江西同參大衆悲泣挽留如喪考妣一夜忽夢一蠑螈長七寸一躍下逐之蠑螈走入艸中余曰險哉回首見師曰俊哉驚寤復合眼見師喝云休去歇去余曰余歇去矣師又喝曰誰教你歇來余驚起披衣待走禪堂則師已戒行矣僧允中請師陞座請末後一語師說畢下座復坐門外大衆齊集時多儒者師舉云顏

子喟嘆一章書仰鑽瞻忽求之于道孔子一傳一約指出我來所以教中云萬象之中獨露身余問曰云何清淨本然忽生山河大地師云遮一問何處起來師因問余曰比如纔舉末後句儒家也有麽余曰和尚放過某甲師云放過了余曰羣龍無首師云遮是當頭話余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師曰再舉余曰子出門人曰何謂也師良久曰情到不堪回首處一齊分付與東風葢龍湖爲邑先輩周梯塘先生開堂卓吾老子及念公久住以三大師之區非大師不能復與一時大衆殷留是地出余母曾氏故曾氏諸君子留之更摯師于佛前證盟掃塔後即還龍湖大衆方爲安心余又獻頌三章曰黃金靈骨尚依然萬里清空塔影圓月印千江同一點龍湖先掛夜明簾谷口雲深路不迷青山行令正全提蓮花出處楊花著池面浮萍池底泥灑淚綿綿別去津莫言離別念非眞更將末後頻頻問兜率如今笑轉新師云雖然不可艸艸更爲陞堂一說師陞堂說畢問余曰聞汝在看法華有何言句余曰昨看提婆只有一頌呈上頌曰平地孤堆最悞人枉將法座賺寃親瞿曇自有金針度認影迷頭又隔津師云何不道提婆別有金針度余曰恁麽是老婆勘破有來繇也師大喝一聲下座丙子六月楚黃學人李長庚稽首題

壽昌覺浪大師語錄序

先壽昌得無師智特唱玄風末後以一枝佛法囑付東苑諸方咸訝之余見東苑嫡子浪公機用勦截雷轟電掣有德山臨濟門風公嘗親見先壽昌默受心印故手眼與諸方迥殊耆宿見其言句尊之曰新壽昌葢謂吾師獨傳先祖眞命脉也諸方悟得乾蘿蔔禪口如扁擔安得縱橫自在如我師之辯才無礙哉三種滲漏獨我師能脫格單行洞水逆流吾見其人聞其語矣崇禎丁丑中秋壽昌法子黃端伯和南題

圓通語錄序

長庚昔嘗參諸尊宿或指示或商確或機鋒或棒喝然未有如今覺浪大師之奇迅超絕縱橫妙叶者也葢師於世出世法已透內聖外王先佛後祖之微故其神發秘旨光闡玄猷不特爲學人衲子點眼剜心直當與儒師宗匠返魂奪命此非庚獨佞於師試請披讀龍湖壽昌新城福山與今圓通諸語錄及植聖尊正別傳法印宗盟諸著作始知古今衡鑒非一人敢私也師嘗云治世之道以堯舜爲正始文武爲正

終其删定作述獨孔子能始終一貫集衆聖大成不則堯舜文武之道亦支離而失其渾全矣至於出世之宗以達磨爲正始五家爲正終若不有如孔子者出則此宗猶未免于散滅也卽此足見宗門孔子當仁不讓矣師方出世年淺且多涉賊亂中故海內知師者尚少而黃元公乃今之楊大年張無垢也本出先壽昌博山之門所以於師獨親庚亦係是得與密交方外共事大師不啻馬祖石頭當世豈非夙生承禀今復同時者乎況茲應匡廬圓通旻古佛折半破三於三百年後重來大作佛事之讖則師爲古佛再來信有徵也根庚老矣使得加我數年以隨天下英傑共覩厥後奇特不亦快哉謹序其斑窺以質正同參云崇禎已卯年上元楚黃學人李長庚伏首撰

洪都語錄序

向上事語忌十成若錯認定盤星則河陽新婦當側身局影三日不出聲艸昧初基人情沕穆不設觸諱之禁不架箭鋒之機拈花倒竿而已垂衣拱手矣當時傳法僅憑一金襴袈裟或偶垂半偈而法窮則變衣止不傳則各立一赤幟或秉拂子爲爪牙或推枕子爲鋒刃不過一節度使信旗五家異軍特起倒用

魔印假道虞境火牛木馬俱從幻出雖使血濺梵天入壓出蟣尚不許將軍見太平豈有把上兵書可相授受而韓盧逐塊捫響追空狡已脫而數者尚待於株亦宗門之季世矣覺浪大師自壽昌得法後應古佛縣記建圓通一剎竿乾闥王瑟任指出聲法界不藏駒蹋天下遂慧章門演泰定列缺雷雨九土膏墳隨三根人而接誘之各赴來機豈非時節因緣使然表衛旋三十年未得噴地一蒙溪劄更無伎倆可呈誓奉溪心塵剎永依座下獨怪老人舌覆大千未留一字徒吸盡西江而去矣親到圓通再爲拔本弟子丁立表題

靈谷語錄序

不孝於衰絰中方悲慕罔極忽憶古德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轉覺痛切親不知親之去處我不知我之始終此眞亘古今所共之生死大疑情也安得不疑又惡容自已偶故人羅君邀過靈谷訪圓通浪大師予初以宗門多拒絕人及見師接塵笑談高開雄快因從容問曰學人參道可以開諭乎師曰道也者常也其性則主乎天地古今爲獨靈非身世生死所能變滅故佛稱曰奇哉正以人皆有之而人多不能自

有之反以至常爲至奇也孔子能發憤好學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惟孔子能自得之故生死不足爲累其謂孔子不悟無生大道不與佛同大權示現前後唱醻吾不信也今儒釋自畫爲二道本大同而不相爲謀者則不善學之病也予不勝傾倒因相與游於松風石澗之上盤踞而坐烹茗對酌師忽指澗水曰公見麽予曰逝者如斯夫師正色曰公又恁麽去予時悚然良久復問曰幸師指示師曰莫被人欺瞞好予於是脫然始知大事未明不可不見明眼人也乃于所寓循公房題其額曰遇浪處識所感耳時予太座師姚太僕公子愚谷世兄前於江右棄官從大師學道深得鉗鎚之力自丙子夏仲都門别來幾及十載始復晤談甚愜世兄以大師全集及靈谷新錄示予曰此新序必藉一言予雖不文然感師指示不敢不勉焚香披閱一二見其白椎說法處或掀天揭地電捲雷轟或化日春風花香鳥語或呵佛罵祖顛倒英雄或驟帝馳王權衡治亂至於熱呵痛棒拔楔抽釘收放殺活之間眞不可得而思議也然忠孝之故剖肝膽而不辭徹困之深擒虎狠而獨提要其指歸則尊正命覘集成佛祖之統宗談易論學繼述周孔

之道法其欲會同世出世法以定天下萬世宗旨也人孰測師之深意哉昔歐陽文忠公見明教嵩書曰不意空門有此郎予謂師實總南陽明教與覺範妙喜不足多也予暫得及門未悉堂奧中事僅述所窺如此大方明眼有深知師者當别有向上一著在崇禎癸未古滇學人王錫袞稽顙拜題

金陵語錄序

古今持世之功存乎佛法王道故二帝有施濟猶病之心諸佛有度盡衆生之願無其事有其理有其理非無其事也漢唐宋歷代之君臣或棄王道以奉佛法或闢佛法以尊王道尊王而不及純王奉佛而同於謗佛皆爭於其末之分未窺於其本之合耳獨我太祖聰明睿知臨照萬方於龍興之初即建諸梵刹顯彰宗教陰翼皇圖傳一貫之心杜紛爭之口非惟相萬於前代之闢佛者亦相萬於前代之奉佛者三百年來久安長治此其徵矣邇來緇俗相沿多迷本智師承大壞搆忿執迷假儒衣書士非眞士傍佛門戶僧非眞僧貌儒佛津梁入塵勞韁鎖莫覺莫悟迷者愈迷罕聞身心性命之眞宗遂釀水火刀兵之劫運天人減損魔外縱橫洶莫甚於此際圓通覺大師

以正法眼直指全提行世難行度人難度李夢白冢宰之叙師云不特能發揚先佛後祖之秘卽聖學王道之宗旨亦無不抉盡其微可謂知師矣歷觀佛祖出世妙在救時無法不收無機不被師於今日若但如德山之見人便棒臨濟之見人便喝睦州之見人便閉門俱胝之見人便竪指此又何難正使鑑顧動容開悟正性談笑拈指銷落偷心此乃師之全機大用妙辯宏才熠用縱擒正偏妙叶世間出世皆有證入之門上智下愚悉受平等之法師嘗謂扶陽太過則抗扶陰太過則慘使諸方參學知其門庭高峻不

專在棒喝拒絕之嚴正當如春風時雨起其焦枯不期榮而自榮不期化而自化何籍肅殺之氣行於慘害凋傷之世乎師且目擊弭亂之轉乖心傷陰翊之靡度恐貽佛法無靈之謗痛自責成於己之淺故能示不殺機立無死地開龍戰勿疑之血脉復碩果不食之貞元爲法求人爲國資治通二帝施濟猶病之心行諸佛度盡衆生之願必祈今日佛法指歸上報皇恩至化如斯救世誰謂無人或謂留都宰官駢集龍象諦觀師結制靈谷時節因緣正大化宣流之日師益以金陵爲龍興之地固王奉佛精神可求發揚於此振其末必循其本也至於萬法同時亦如楞嚴會上十方微塵國土一時開現佛之威神令諸世界合成一界寧止續達磨之燈超寶誌之塵乎盤舊聞道風新漸法化然根性下劣于師未知少分茲從所見而言之僅入門之歌嘆云爾淮南弟子李盤拜題

鳩茲語錄序

覺浪大師胸有智珠舌爲寶筏天龍推出爲大地兒孫飛灑法乳余亦仰乳兒孫之一也今茲中春師不果棲賢之游以浮丘作化城余亦適省沐居里函丈有期魔嬈間生梗我良覿及余游寄姑溪聞師將赴

堂席於姑之白紵爲停歸馭以遲之已而遇師鳩茲江滸磬折纔終世緣相嬲提命無幾語然滿堂目成遽然心服知祖印固在師肘間衆仰所歸固不虛矣余往之知師不離文字因緣諸鍰行法錄比諸寶瑤所至必俱嘗舉謂友人鳩茲瑯柯羅子大師行世文字何必藏妙喜幻住二老人乎今師鳩茲法語踵行句公屬余爲弁適瑯柯別余江上指示水濱高刹前此千春杯渡道場在焉以神通論應讓前人若云單提祖印一代津梁定屬今日浪杖人矣余雖斯言敬錄以引龍眠史參學王大訥題

編按：此處原稿模糊。

覺浪和尚語錄序

天下之盛會莫若江南江南之大善知識莫若覺浪和尚年未古稀而闡楚吳越江淮以底舊京建業展坐具者閱歷五十會聲名洋溢無間華夷到處雲行雨施影從響附欽爲明神戀如慈父實目前所罕遘迨昔所希有也艮谿洞上眞鋼刮人眼膜夢筆靈悉直射斗牛居恒澄徹一門該練三學遂使儒門澹泊收拾不住者都得皈師換一頭面翻一筋斗而禪門之徒無論玄門之徒又無論矣不急嘗讀孟子七篇至末章敘述堯文至孔子見知聞知道統皎於日星

歸結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兩句著語阿圇敳嚼不破全似言語道斷見聞雙泯從此無復擔荷魯道之人金綵堂鐘皷章縫刹那間交付西來衣鉢矣又嘗讀莊子有東郭子問道惡乎在莊子疊答以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甓在矢溺又有與物無際不際之際等八全似麻三斤乾屎橛前後際斷爲呵佛罵祖西來大意無義話頭最先嚆矢抑何奇物吻合甚也是知孔教而孟宗老教而莊宗釋迦教而達摩宗宗中教教中宗參同妙叶臭腐神奇則浪和尚之坐進此道而集三聖大成固有不可思議者在矣是以筆

說舌說實說權說橫說竪說旁說曲說纖然說無間歇說語大莫載語小莫破毫末不足窮至細之倪天地不足窮至廣之域所謂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尺水可使興波狂瀾偏能砥柱逝者不舍晝夜瓷潑若決江河卽令四隩橫流大地陸沈畢竟大覺海中前波不動後波後浪一如前浪眼見傾湫倒峽換谷移陵總不越曹溪一滴青原牛點洞山五位東苑一指呼吸飛灑中萬派朝宗處源頭活水來遇此解者可許讀浪和尚等身著述少分相應乎不慧自從白下滄桑之日塵

刹相對浹歲盤桓數數然望洋向若而歎拊髀雀躍而遊比來檇李兩番卓杖諸刹翹首企足瞻禮趨迎恐後旬月之間說大戒於龍洲而眞如而楞嚴而天寧幢幡爭致皷吹同聲浩浩說法狠籍如許悉憑朱葵石郡侯矢無邊心締最上契純陀之供屢修維摩之坐常滿圓就衆黎脊積終始輪藏勝因自憨山雪嶠兩大師飛錫我禾檀緣輻輳以來未有如浪和尚之擎扶象教拂拭禪門咄咄後先輝映者也神豹寸斑吉光片羽禾錄之視諸錄特芥子之納須彌耳而明眼人見偏得全聞一知十不止作東土文字觀併

不止作西來無文字觀則於標一兩三之旨思過半矣曹溪侍者福徵譚貞默槃談謹撰

天界初錄序

余下根鈍器衰老失學每見世間文字及諸方語錄堆牀積案便眼昏頭運不能開卷每拈懶贊語那有開功大暜俗人拭鼻涕耶然每於燈殘月落夢回寐醒先佛古師一二染神刻骨語句影畧逗漏時時落齒牙喉吻中如小兒弄語時婆婆和和有人詰之茫然不能置答有掩口一笑耳與覺浪和尚相聞十餘年始得把臂不交一語頓覺心脾清涼輒伸筆爲文以贈頌又見其天界初會語是四十年前與焦弱侯諸先生聚首提唱者迄今藏弆篋笥未有人著語而公之上首鶴豀很以見屬每欲下筆輒作婆婆和和然是又可一笑也常聞長者言本朝禪門自琦楚石泐季潭後一燈迢然而憨山大師盛稱壽昌無明以爲法眼圓明振起末俗今浪老實壽昌的骨子孫建大法幢獅絃繼響讀斯語者有以洞見其提挈綱要照用縱奪之機無以斯世顢頇儱侗冬瓜瓠子之禪同類而舉揚之庶不爲延津刻舟之人所竊笑也昔吾憨師贊壽昌之像曰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博

山見之以爲知壽昌之淡無如憨師也今吾幸於暮年得見浪老相與敲空作響無舌而談善財童子登妙峰頂不見德雲比丘及見德雲乃在別峰之上益余與浪老所謂千里遙相見者如此鶴豀以爲然否歲在戊戌夏五望日海印弟子虞山錢謙益和南書於杭城之報恩院

崇先語錄序

臯亭浪和尚眞不可以名狀也自弱冠即得無師智自然智自能悟道特定宗旨於壽昌東苑二祖父從此以一杖拄天地雙眸爛古今放九界身光施十方法乳剖三藏秘旨透五宗全機直使橫亘豎窮負此靈性者皆知自已心中有法界主中主之恩力也古云寄諸空言不如行諸實事而師四五十年來坐道場五十有餘會著作佛祖儒老內外篇集百有餘種無一不是創語無一不是活機無一不是痛心無一不是刺骨每於刀兵慘殺中開創興復行人之所難行道愈高而心愈下已愈損而人愈欽無彼此而能曲順機宜忘悟迹而得大同物類參同法界麗化宗燈寄金鍼於錦縫提向上於牢關托三教之眞孤寄九流之正命千聖混而知處諸方類之不齊尤於洞

上之君臣父子功位正偏與濟上之主賓入境玄要照用有關於聖學王道處處加意發明使天下無此名教則不成天下古今無此宗旨則不成古今矣師昔有詩云吾人性所全用舍有獨至其存萬世謀惟一知巳地秖遮萬世謀知巳地是何宗旨之妙寄乎即洞山之邈眞臨濟之喫棒德山之見龍潙山之撥火雲門之掘杖法眼之豎指不有知巳地而能存萬世謀乎推此則可見師之性所全矣且根識闇昧何足以窺一班三十年來仰師之名前讀諸刻直下令人心炙汗下去冬始得到皐亭參謁一瞻眉宇如天

日春光一聽法音如迅雷啟瞽潑知此崇先之眞歇宗脉眞不歇五百年後有能使宋高宗勑建之崇先顯孝昇以光被於天下而昔時之文章道學節義更當超超振起於兩間巳有在於此錄也且何幸獲附一言於千古大光明之下哉當湖鐵雪弟子行旦焉

嘉樹薰沐拜述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目次

目錄終

螺川 王騰霄書 曾鑛梓行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一

門人　大成　大峻
大然　大浩　較

上堂

巳未冬莆田林宗伯偕諸大護法及住持翠林大心獅林大燈等請於蓮山國歡寺開堂

師云此一瓣香佛頂𩕳上透出正眼藏中拈來祝延今上皇帝一人有慶天下太平此一瓣香同胞共乳竈裏生蓮一氣連枝各自横出今特拈來供養堂上曹山本寂國歡文炬二老祖藉此穿過天下人鼻孔

撩出天地人眼睛此一瓣香烈如鴆毒猛似靈丹劫火光中奪得黄龍領下探來今特供養中興曹洞宗壽昌先祖老和上東苑本師大和上用酬法乳之恩上首白椎竟僧問二株五派以何相傳師云雲度鐘聲徹九天進云莫是突出大好山千里遥相見麽師云行人更在千峰外進云東苑獨出一枝與少林分披五葉還有同别也無師云解笑還他碧眼兒進云恁麽則心心相印無差互也師云直須親透此消息始得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云露柱貼膏藥進云如何是九年面壁師云洗手解煙包進云神光三拜見箇甚麽師云怕死不稱寃進云達磨謂之得髓時如何師云喫土須噤嗞進云便恁麽去時如何師云平地莫跌交問昔年竈裏如何解生兩朶蓮華師云雷部王青山進云恁麽則聲震古今也師云惱亂水火神進云曹山文炬一母所生皆證祖位是何願力師云烏盤飛白蝶走進云莫是各顯神通麽師云山門無口石礫咬人進云今朝重主法席早見洞水逆流師云線穿紅葉奉雙親進云恁麽則千古兒孫皆得力師云誰撫梧桐思鳳凰進云今日開堂祝聖一句又作麽生師云闔國歡呼無量壽普天樂唱太平年

乃震聲喝云會麽千聖齊拜下風未爲分外十方同時鼓舞乃見希奇到此還有領略承當處也無大笑云可惜許當年老達磨初遇梁武帝不會推上此高座子看他將西來的意作麽生舉似人若只是廓然無聖對朕不識可謂面皮厚三尺不被明眼人掀翻座子亦當自打退鼓折蘆渡江而去那復出乖遺醜累及後世秖如蓮山今日重新出世莫是特爲初祖雪屈麽兒孫各有超羣志豈肯區區較是非然則特畫乾坤　祝萬曆王一句當作麽生道謳謌不識羲皇德海潤　天空日月高下座

海澄諸居士請上堂

今朝十月十五手提貫珠慢數高聲只念彌陀不敢呵駡佛祖活寃家恰値順風耳聾生魔障剛遭千里眼瞖㲉定今日蓮山又是呵罵佛祖䬙身急報閻羅忿氣衝冠大怒撞幽冥鐘擊陰司鼓會同十殿閻君要使刑罰得所商量重鑄油鍋計較新裁劍圃必須活捉蓮山親身受此極苦牛頭阿旁奉命而來爭奈先聲奪其氣王近前却要近前觸忤不敢觸忤苦啞苦蓮山見之不覺大笑一聲直得十方法界與地獄天堂一時化爲水乳正當恁麼時如何天涯何處覓

靈雲桃花亂落如紅雨

羅山碧天師遣徒持曹能始居士書來請上堂

問春問羅山結制冬下蓮嶼開堂總是和上高蹤還有門庭堂奥之別也無師云羅山喫白飯蓮嶼飽青精進云紫羅帳裏撒珍珠到處光明還燦爛師云莫須倚拄錦屛衅令人旁指作阿嬌乃云羅山括頭不便蓮嶼捉尾誰能三人證龜成鱉木蛇笑倒枯藤曹家女切莫作怪蜘蛛絲咬殺蜻蜓石倉居士且披禪衣作李夫人叫救的嫪碧天長老好提數珠敲棊相國底棋枰歸去來兮聊寄三十拄杖莫敎我擯出首座只因差一着賺却古傳燈

佛誕日上堂

問出生時已指天地何到雪山六年後乃悟道師云燒羨易喫冷債難還曰畢竟如何曰嚼破舌頭不是肉乃云拄杖子忍饑耐渴坐地喫了須彌山會不見謝土吸了大海水亦不見酬源夜來創個奇論謂佛生時原不曾指天地後亦不曾觀星悟道此皆捏怪雲門故欲打殺和上明日上堂衆出此意豈非斬新公案乎蓮山大喝曰遮妖怪便乃拗折抛在大火聚中燒去了今日拈得遮條新拄杖子頭正尾正不敢

妄生節目若有問世尊初生意旨者但打云恭喜你好彩頭又有問雪夜觀星者但打云恭喜你好結欵更有問中間與出世爲人事作麼生但打云恭喜你千古春風常在手但敎隨處有生涯喝一喝

上堂

文殊普賢忽起佛見法見被世尊攝入二鐵圍山蓮山拄杖子忽起佛見法見被我一捏粉碎撒向十方微塵國土皆成大菩提樹根盤大地葉覆三千各各樹下有世尊成等正覺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拄杖子忽然䬙生又變出許多神奇魔王來毀佛

謗法滅僧惱亂十方諸佛佛大笑曰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魔王呵云猶自念曹子建底詩章在佛曰你亦念個詩章看魔王曰歡在粉牆上儂在粉牆下細語歡不聞壓碎鴛鴦瓦驀喝一喝拈拄杖將大衆打散

小年諸莊夫請上堂

問南泉不出方丈到莊上喫油糍是何作用師云邪言不入正人耳進云莊主親到方丈謝降重是如何師云何似時衰鬼弄人進云和上尊重不受請今日諸莊送供養時如何師云好好與他一頓進云有過

也無師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進云感恩不淺師云打鼓爲三軍乃云風俗作小年竈神送上天天帝有何說更不與人傳果是個泥瓦合成靈從何起驀地却生出兩朶蓮只今誰能向我杖頭討個壓年錢

除日上堂

南泉提起猫兒刀前誰能救得洞山收却果桌句下孰能轉身子湖捉住賊僧如何承當不下大隨隨劫火去直下無能知歸進裏一一得個出身句我與你分歲尚且大有事在洞山云三途地獄未是苦衲衣下不明此事最是苦諸兄弟抖擻精毛已是墮坑落

塹平日急急整理手脚如獅子遊行哮吼返擲而去虎狼野干聞之遺尿失魂誰敢當前與作敵哉暫時失念瞥起偷心打在軟洋海底拚命不起後日莫怪不爲汝等道破

乙亥九月麻城劉邑宰李太宰梅中丞周司馬陳司寇梅惠連李公楫請於寶筏寺開堂

師云此一瓣香天然尊貴巍巍莫讚蕩蕩難名奉祝皇帝陛下聖壽萬歲伏願位育建中和之極統御慶日月之光諸大護法宰官居士親扶法座共振宗風伏願生生示現普門身世世莊嚴眞佛刹此一瓣香

昔日無欺今朝不昧光明妙密拈對人天供養中興曹洞正宗始祖江西壽昌師翁大和上用表親定宗旨之嗣即此一瓣同氣結根連枝發秀供我信州博山本師大和上建州東苑本師大和上用酬一參一證雙垂法乳之恩伏願大衆同生欽重堂主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良久云觀見麼大鏡中天物物自照若更待揚眉瞬目已是增金之黃添玉之白也雖然今日山僧陞此寶華王座還有向上全提也無其中有得此先聲者正好對衆酬唱庶不負本分風光有麼有麼衆無語師乃舉如意云奇奇標

天指地曾爲傳語之人而壁安心可是分燈之種今日山僧出世一句更作麼生道乃畫一〇云會麼人人頂上有金輪萬古威音光聖代珍重復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李公梅居士設供請上堂

師就座白椎竟師振尺云寶鏡已當空誰是出頭者恒鑒出云箇中全無事師云灸漢不斬進云古澗寒泉水作何色師云拖出去進云如何是不萌艸下藏香象師云臭也不知進云徹底無依作麼生轉身師云那裏討遮穢人僧問四方流寇八面兵戈學人向何處安身立命師云頂門上僧禮拜云謝師答話師云也須向鋒刃上翻身始得支浮法師問大明國裏清平世界流寇因緣從何處起師云旣是大明國裏清平世界誰見流寇誰見刀兵聻進云見今國家不寧百姓不安又作麼生師畫〇云消歸得麼支禮拜起云乞師曲垂方便指示中下之機師云列位久立列位知得僉山聖人拈出各安生理一句麼理則不作非爲矣更有甚麼亂事若不知自已遮箇生理則舉身眼耳鼻舌皆爲流寇之城池也何獨以四境之外者爲流寇哉秪如在上位而璣衡廣運在下位而

金玉振聲一皆得此中危微之機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爲君爲師制禮作樂無非藏密同患而參贊此兩間也不外從何處立達何處位育哉大衆直須親自透遮箇〇生理始得其中有能別出手眼者麼玄韞問寶鏡重揮請師指示師畫一〇云莫向遮裏灸卻進云寶筏新開事如何師云問津之人多錯路進云寶鏡寶筏還有賓主也無師云打破大散關中間得自在進云賓主相去幾何師云此中無問答人進云賓主相見亦有言說也無師云待侍者與你三十棒韞禮拜師震聲云太宰何在太宰近前作禮擬問師云再禮拜着宰禮拜起云向上宗風大師已舉示何方便息此干戈師云問取當事人宰云如何得太平去師曰盡在明君方寸中宰云和尚也須認一半師云高着眼宰云君臣妙旨隸師示人境俱奪事如何師曰法王寶劍當央舉八極光天慶太平宰云謝和尚大法師云大衆正好遮裏唱太平歌去下座

邑宰劉公同李太宰諸公請上堂

師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本分風光須自領悟山僧便恁麼下座還有親切爲人處也無大衆便恁麼禮拜而退還有不相孤負處也無雖然官不容針正好

添花錦上石女夜抛梭文彩煥然滿地木人朝唱曲音聲杳爾難聞其中還有正偏兼帶不落是非者出來唱和看衆無語師云恁麼則山僧倒騎露地白牛游戲十方刹土去也舉如意云見麼自古輪王全意氣不彰寳印自然尊下座

太宰中丞同闔邑諸縉紳請上堂

師撫尺云見麼見山僧登法座麼登座爲箇甚麼莫是爲大衆舉頭不見天麼莫是爲大衆低頭不見地麼莫是爲大衆開眼不見人麼莫是爲大衆伸手不見掌麼畢竟爲箇甚麼衆無語師復云拚得性命

方爲得性命不怕生死方出得生死衆中還有好手中呈好手者麼出來與山僧相見有僧在衆中喝一喝師云是那箇出來莫要藏頭露影僧出舉坐具云正要問和尚遮箇喚做甚麼師云禮拜着僧禮拜起云畢竟喚作甚麼師云斬頭求活漢僧一喝師云再喝一喝看僧連喝歸衆師云衆中有箇點得遮僧落處者麼若箇點得出方知喝中有賓主句更有不惜性命者出來百戰場中當有敵勝者不可如他一合便退僧復問云向上事如何師云敗將不斬僧理前問師云拖去遮死漢僧歸衆師乃云極力舉不起底

圭峰山覿體承當滿口道不出底百子塔照頭領畧更有從上佛祖無量機緣卻是五腦山土地悉能理會獨有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西來大意門曰久雨不晴土地不契因并呈似龍湖龍湖云恁麼則一切皆不會也土地乃問如何是久雨不晴龍湖答云氣急殺人土地大咲云我悟也龍湖云你悟箇甚麼土地云前日一連陰雨我那冷廟無人燒香賽願忽然一滴漏落在我土地婆頭上被他埋怨了半箇月眞箇氣急殺人龍湖震聲一喝土地直得冰消瓦解你諸人會麼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遂下座

解制上堂

師云龍湖和尚又要去也其中有不惜性命出來掀倒法座者麼僧出問未出母胎有一句子請和尚道師云舌頭拖地進云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意作麼生師云眉毛拄天進云更請和尚方便垂示師云斬頭求活僧歸衆師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秪如透脫牢關大方獨步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抛一片心下座

大雄菴上堂

師陞座擊香臺云聞麼良久朗聲云巍巍獨坐大雄

峰一喝會教三日聾今日當陽明舉似西江吸盡吐東風且如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聻一僧出衆云閤靜不須重借月三更自有夜明簾師顧視云乾闥婆王親托出摩尼光影照三千更有於光明門頭出身者麼大宰出云近日有提婆達多一頌呈上頌云平地孤堆最悮人枉將法座賺寃親瞿曇自有金針度認影逃頭又隔津師云何不道提婆別有金針度聻大宰撫手云此又是老婆勘破有來繇也師震威一喝便下座

臘八日期王李栩偕鹿門法師請師因戒壇爲

先君尚書褎貞公上堂說法

師拈香竟振尺一聲良久顧視大衆曰見麼我佛昔於臘八子夜觀星悟道大叫奇哉普見一切衆生本來成佛但因妄想執着而不證得秖如現前香爛騰輝箘光相射與昨日風雲驟與雷雨交作比昔日覩星悟道有同別否若無同別何佛於天地日月萬象森羅之中獨覩星而悟聻於此透得則知現前衆生本來成佛亦無古今生死之異也何獨父子血脉相承本無斷絕者而不立地成佛哉會耶不會且看昔日乾峰示衆云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路頭在什

麼處以拄杖畫一畫曰在遮裏雲門云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觸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你若於此會得雲門拈扇子意則知乾峰畫拄杖落處亦知十方諸佛并一切衆生與尚書公落處本自無生無滅又何有執着更解脫哉衆無語師曰孝子李栩當體父子血脉親承何不出衆舉揚聻栩出日月在中天水在波師曰與你有甚相干何不向自己分上道取一句來栩以手打一圓相師曰未舉手時遮箇落在什麼處栩卽禮拜師曰俊哉直須猛着精采始得不然又向腳根下蹉過了也珍重

六安齊頭山水晶寺上堂附

修竹彬公設供禮拜請云今日某甲母難之辰伏乞和尚法施使先親速獲超往并示某甲末後大事師良久云會麼午夜日頭紅石女臨盆急囫地叫一聲生箇鐵棘栗性猛利情奇崛假龍銜陳氏裔苗託齊頭獅子喝嘟吒吒呀呀𡁠巢破敵五十年來虎蹤狼跡不覺逗留至今且道承誰恩力乃畫一圓相云若於此薦得不惟覷破生死牢關至於彼此究親總向遮裏七花八裂去也雖然猶是彬公就地掃塵邊事秖如我夢筆杖人受彬公淡心供養如何是親切相

爲處耶乃于○相中畫一卍字云會麼五色彩霞籠玉象分明一點座中圓其中有能爲彬公祝贊一句者麼衆無語復云噫祝不得讚不得赤肉團邊光赫赫雪峰打鼓請同看寶誌杖懸剪鏡尺剪鏡尺明歷歷願公常在此人天直待當來問彌勒珍重

壽昌語錄

丙子揥壽昌祖塔闐然謚大師偕諸護法請師任壽昌本寺開堂

師以如意指法座云見麼若向遮裏明得不惟坐斷十方直教三世諸佛齊拜下風有分雖然如是更須

知有向上全提一着在大衆看取新壽昌向毘盧頂上行去也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結根鷲嶺發秀熊峰遙付囑於當時寄傳持于斯日爇向爐中祝延皇帝聖壽萬萬歲伏願佛心不二慧命無疆王華藏之莊嚴致刹塵之位育此一瓣香兆自衆生腳底透於諸佛頂門覩面無虧全機不昧爇向爐中專奉爲益府殿下宗室賢明闔郡縉紳諸大護法伏願同扶慧日以高明共贊宗風而妙寄此一瓣香刦火洞然曾拾得今朝對衆特重拈爇向爐中專伸供養我壽昌先師翁老和尚東苑先師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

斂衣就座上首白椎竟僧問法窟當年獅子吼今朝據座又頻呻一聲震動乾坤句特請分明舉示人師云纔望刹竿影攏手出章江也須是個漢進云初機未會玄微意請向從前話一周師云兩手分付與阿誰進云龍峰白浪掀天舞湧出漚花遍界香師云大衆不消徒着力自有鉗鎚露與人進云擎出滿盤皆具足當機領畧事如何師云退身三步僧以手作拈香勢云學人作恁麼話會得麼師云已過去也進云雖然數樹蒼松古也秪一灣流水長師云壽昌自有眞源在進云不是枝頭開玉蕊爭得乾坤處處春師

震聲云大衆見壽昌放箇間白毫相光麼良久復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明時候無私序帝王無私德臣民無私功善惡無私報所以靈山拈無私之花少林面無私之壁二祖安無私之心曹溪傳無私之法青原南嶽開無私之二宗馬祖石頭列無私之五派百丈撥無私之火溈山直下知歸黃蘗揮無私之棒臨濟頓徹婆心雲巖示無私之鏡洞山錦縫重開雪峰陞無私之堂雲門當機獨領地藏豎無私之指法眼妙契天然乃至千七百沒巴鼻漢一味無私心心相印法法相傳至我壽昌先師翁觸發大好

無私之山重興曹洞之旨洎我東苑先和上勘破臺山無私之路透過趙州之關迄我道盛偶入東父無私之室勒回鞭影之駒親承壽祖無私之宗振起簫韶之鳳是故二十年來縱橫方外無私任運到處自強今日歸家幸逢法屬推上法王無私之座重揚先祖無私之風何異削雪爲銀火不銷白戰未曾持寸鐵雖然如是今日開堂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高提祖印當空照一道無私謝太平結椎下座

寶方上堂

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且道如何是密付的意旨良久復云昔我青原老祖當時曾命石頭遷禪師往南嶽通個書信遂撥開一條衝天大路自非足下生雲的也不容易進遮一步你看他石頭如獅子游行一蹴便到那南嶽見讓和尚即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公眼似電光舌如利劍何曾放過天下一人即道子問太高生頭云寧可永劫墮沉淪不向諸聖求解脫即拂袖便行不啻鯤鵬奮怒直得水激三千扶搖九萬自此石頭一宗傳至雲巖曹洞直至於我寶方燈燈不絕全因此青原一足之真風也後世人徒知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殊不知青原垂

足石頭萬劫心灰秖如今日紹登我祖寶方法座既爲承嗣子孫畢竟密傳個甚麼眾中果有明眼者請出來證據如意子便磕着也有麼良久云玉璽不離天子手金箱那許外臣知下座

誕大師壽日上堂

僧問大好山頭雲靄靄寒潭波底月團團父子無功即不論君臣道合事如何師云雨滋山艸秀玉片本來輝進云如何是正中偏師云木鷄啼子夜進云如何是偏中正師云芻狗吠天明進云如何是正中來師云八萬里鵬從海出進云如何是偏中正師云三千年鶴遶天歸進云如何是兼中到師擊如意云會麼進云正偏已蒙師指示祝壽一句又何如師云西竺峰前橫紫氣壽昌橋下湧春潮進云和尚已恁麼學人又不然師云速道速道進云須彌頂上蒼松古廣寒宮裏桂花香師云劃斷千峰上紅輪滿一堂僧禮退師云向上一句威音未敢先聲末後一句彌勒安能措口當央一句直饒釋迦纔生作獅子吼未免雲門遮一棒在所謂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我當時若見好與一棒剔了更說甚與狗子吃貴圖天下太平以至後昆紛紛接響不相孤負誰是其人惟我

禪伯諡公大師於五十八年前正當此日雖曾囫地一番却不虛張聲勢且于道盛屈尊就卑推登祖位自非善於門裏出身身裏出門孰能致從上佛祖慧燭常燒終不見敗也耶雖然如是秪如今日祝揚慧壽一句作麼生道舉如意云優鉢華中旋日月靈光直透未生前下座

師誕日上堂

特特陞堂爲證據要人透我藏密句一句父母未生前一句纔生便囫地一句四十五年的若人一句中薦得我堪與佛祖爲師切忌靜沉死水二句中薦得我堪作人天之王切忌動落今時三句中薦得我堪與隨流入妙切忌自赦不了若能三句一齊薦得方能情見不偏始終超脫不縱不橫如摩醯首羅天王眼相似此猶是壽昌門庭施設邊事須知向上一路尊貴自別不見寶鏡三昧首末云如是之法佛祖密付但能相續名主中主且作麼生能續主中主去良久擊如意云日日是今日下座

元旦上堂

今上皇帝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恭遇元正啓祚泰運方新壽昌寺僧謹以正直方便舉第一義祝延

聖壽普令光天之下一切臣民開示悟入帝之知見且道如何是帝之知見而一切臣民又作麼生悟入彈如意云樂麼康衢擊壤者何有于我哉

涂季玉居士因大乾寺祈夢歸請上堂

僧問雨打墻前濕何人得所繇師云烏龜向火進云和風開地凍枯木爲生輝師云白鷺吞冰進云滿山香馥馥百艸獨青青特如何師云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進云其如淸夜月還應落前溪師云閒話作麼進云非欲強來呈舊面只因特地太惺惺師云放過一着又僧纔出禮拜師云冒刃衝鋒僧郎退師云一場大夢良久復云世人有夢鬼神能解鬼神有夢天帝能解天帝有夢聲聞能解聲聞有夢菩薩能解菩薩有夢諸佛能解諸佛有夢虛空能解虛空有夢拄杖子能解拄杖子有夢山僧能解且道拄杖子有甚麼夢山僧作麼生解乃拈拄杖向空中擊一下云一擊震寒空觸倒妙高峰石人衫子破拍手笑春風笑個甚麼笑壽昌新長老白地裏拈葛藤掠虛空秪如新長老又作麼生噫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石人石人你也須夢見遮個消息始得卓拄杖下座

上堂

十道不通風啞子來傳信夜半漆崑崙皎然雪萬仞若向遮裏會得可與洞山老祖把手竝行其或未然今日壽昌為汝說破復曰噫鋸鮮秤錘易決擇生灰難石上栽花易安立性命難難不難心上看黑豆未生芽去處善財童子未曾參易不易境上覷阿難欲速成寶王五濁惡世誓先入如何入無為真人乾屎橛釋迦調達暗承當賺殺文殊與彌勒

廣照寺諸耆宿請上堂

師纔到座鐵雲便喝師不顧遂陞座雲出問訊卽歸位師擊案云何不速道雲又喝師云野干鳴進云亦見我烹祖的手腳師云且退一邊着進云今日且放寬一線師云不容你不立下風進云恰好恰好白椎竟僧出問當陽一機請師指示師云白日青天轟霹靂進云若是則萬象之中常獨露孤峰頂上現全身師云一馬生三寅進云可謂一切無收攝觸處盡圓成師云踏殺天下無幾個進云知音不在頻頻舉達者須知塘裏驚師云且向雲飛鳥沒處尋消息去進云將謂烟籠海口窄一匝紅輪徹底輝師云閒話太多生進云也少他不得遂禮拜師擊如意云太法有

時機激揚開秘密棒打石頭人嚗嚗論真實如何是論真實聻若論登臺說法有甚麼難只是一提一唱使人直下心開意解為難耳鐘鳴鼓響直得通身光逈逈地恨不得將此光逈逈底心肝五臟提示諸人使見者聞者心肝五臟一個個光逈逈地爭奈皮下無血似鴨聞雷安有崖崩石裂之事乎諸佛欲說法時必先六種震動天雨四花吹大法螺擊大法鼓無非欲翻破衆生無始刧住無明透出光逈逈底以照天照地去也至于祖師門下棒喝交馳龍象蹴踏拈鎚豎拂擊又輥毬種種激揚將謂爭奇弄恠亦不過敲骨打髓裂碎頂門光逈逈地不暇安排心行處滅耳今日廣照元尚諸師特來壽昌設供勸請舉揚山僧特地一場光逈逈中亦有人葢覆得去麼亦有人透脫得去麼良久云石牛步步火中行反顧休嘲日邊草果是好山腳下人自然不昧來時道擊如意下座

解制上堂

師云南贍部洲上堂西牛賀洲擊鼓東勝神洲解制北俱盧洲作舞須彌頂上撞金鐘直得三十三天梵王帝釋一個個退位求出身活路乃至天魔外道知

非便捨與二乘聲聞緣覺離涅槃床及至五十五位菩薩直上階梯造等妙二覺纔得捨功就位卽便轉位旋機復於向上竿頭更進一步爭奈須彌山底金剛際下那一個強遭瘟底騃根漢子不肯放下偷心若能全心放下豈不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橫身刧外獨步大方也哉雖然此猶是指蹤極則秖如壽昌全提祖令爲諸人結制且道曾與諸人向何處結聻今又向何處解聻解制之後諸人向何處安身立命作甚麼活計聻乃擊案云一拳拳倒須彌山一踢踢翻金剛際不向如來行處行男兒自有衝天志擊案下座

黃海岸司理請上堂

師陞座士拈香云遮一炷香特爲新壽昌拈出師震聲云速道士便喝師云且莫詐明頭士云卻是和尚顢頇乃禮拜歸位白椎竟師喝一喝云大衆見麼黃海岸居士穿一雙沒鼻艸鞋向南方諸知識肚皮裏踏過一遭今日特歸壽昌且作麼生爲他證據聻良久云請君吸盡西江水看取馬駒踏殺人士云半滴不留師云巳蹉過也士從西過東立師豎起如意士云張牙露爪卽不無和尚且無轉身句師云你且向腳跟下透出着士從東過西立師云東走西走卽不無本分底事尚未在士云且道居士立在那裏師云脫却草鞋着士云如何是途路中事師云莫向三千覓大千士云如何是入門句師云泥牛踞地吼呵呵士云如何是出門句師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士云如何是不出不入句師云露柱向汝道士遂禮拜云須是遮老漢始得白椎將下座士復問云朗月當空時如何師以手拜云渼渼拜到月兒高進云月落時如何師云相隨來也

黃海岸同諸護法請上堂

師擊如意云達磨大師又來也且道又來做個甚麼若向遮裏薦得不徒作我腳下兒孫亦乃重開五葉有麼黃海岸出問如何是重開五葉師云特地相逢不相識士云達磨大師來也師云儼然相對不相知士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如何是賓主相見底事師云高着眼士禮拜云謝師答話師云畢竟達摩大師又來做個甚麼衆下語不契師乃將一隻鞋拋下地云昔日曾遺一隻履如今特要湊成雙下座

中天剡木大師請上堂

師擊案云指南一路作者自歸格外玄機爲求知巳

所以一雙孤鴈拍地高飛兩個鶖鷺池邊獨立於斯薦得妙叶正偏覿面相逢別有話會須使大好山重重突出要令曹洞水派派逆流且道秪今是甚麼時節良久復召云大衆見我中天剡水法兄麼昔日曾見我博山先大師來壬申九日我於金陵天界寺兩相欣逢亦復各分閩楚彼時送別詩云相逢不是喜同門囊裏昆吾一劍存君既入閩吾入楚風雲湊處自無痕討今別去六載果然法兄特來壽昌掃塔正當九日請我陞座激揚祖父宗風秖如重陽菊花巳自湊巧畢竟一句忘言作麼生收科聻剡水師作禮

云請和尚歸方丈師云推倒門前刹竿着遂下座

黃海岸偕中天剡公往金樓峰雷關然大師請

上堂

師陞座拈拄杖云天不能葢地不能擎一條拄杖八箇眼睛中間一箇透頂睜僔復卓一下云口吱鼻孔誰察其情夜來捉得白月天曉太煞分明且道捉得白月在那裏衆黙然師云豈干三昧寒山不知將謂不是我同流誰知賺殺老文殊寒山三昧拾得不知將謂失却來時路恰好相逢攜手歸畢竟歸向何處良久云呵呵呵惟我知一任時人痛着疑印光出拍手云惟我知惟我知師云又錯空也海岸居士云文殊饒舌師云何不出來再道一句士禮拜歸位師卓拄杖云黃龍翻倒天河水萬派千流逐我來士云黃龍出洞時如何師展兩手士云黃龍歸洞時如何師振身而立士云興雲作雨時如何師云金翅鳥王在此士云復欲傾湫倒嶽時又作麼生師云性命在我手裏士遂禮拜云須還他一隻手始得師便下座士復問金樓掀起時如何師劈開胸示之士云推倒金樓時如何師云吞却居士

福山語錄

丁丑仲冬新城諸縉紳居士等請師住持福山

禪寺上堂

師擧如意指法座云會麼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看看壽昌杖人騎黃龍峰登雙林寶華王座去也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如天普葢似地普擎特供養今上皇帝無量壽佛伏願龍顏多喜天下太平此一瓣香針錐不出法界難藏特供養覆船開山和尚紹隆大師西竺禪師及危王大檀越伏願靈光不昧萬古騰輝此一瓣香靈山付囑天然有在茲特拈出奉為諸大護法伏願成就慧身齊登正覺此一瓣香少

室峰前不傳消息茲特拈出供養壽昌先師翁老和尚東苑本師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乃就座司理黃公問云紹隆出世七佛證盟和尚出世甚麼人證盟師云星池重見幢幡影進云瓊樓寶殿是甚麼人居任師云簫曲猶聞鸞鳳音進云滿堂龍象師還辨別得也無師云空王嚼碎赤波斯公禮拜海公問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和尚出世畢竟為個甚麼師云大好山中第一人進云恁麼則長天日月輝今古大地笙歌處處新也師云特地誰登千仞壁謾教千古仰標題進云龜毛揮電影兔角攪空華是誰分上事

師云一曲無絃獨自操海禮云謝和尚證盟張拱之問今日福山遮瓣香從那處拈起師云穿靴人打獵進云如何得不斷絕去師云赤腳人食肉進云斷絕時如何師云君子愛財進云如何得斷而不斷師云取之以道張禮拜何長白問今日福山大衆請和尚開示師云凌空駕出覆船子驚起波濤風拍天何禮拜云今日親見覆船也余三明問如何是山中主師豎如意云會麼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蹴蹴巉巉最上層絕頂阿誰頻舉手進云賓主相見時如何師云相樂自相知余禮云謝和尚指示師云雲開天上路今古試高蹤上首白椎師震聲一喝云覆船和尚無生可度撒手太孤危紹隆大師面目多端惑亂人不少西竺老子靈龜曳尾狼籍叢林更有許多藏頭露穎老古錐仔細簡點將來不免一齊斷案且道今日新福山出世為人當作麼生噁良久云寶杖指開千聖眼大明天下共傳心喝一喝下座

臘月八日上堂

師云會麼山僧昨夜正熟睡五更鐘響方瞥地醒來猶自眼眯瞞拈得口來失卻鼻低頭吃粥乃思量不勝令人大慚愧愧個甚麼愧彼雪山徹骨寒半夜星

見獨自覷獨自覷叶蒼天說向人前不值錢不值錢千古萬古空自憐珍重

師誕日上堂

師擎如意云去年四十五大擂壽昌鼓今年四十六重搥福山毒福山壽山相對高紅日光生白玉毫迦葉頭陀不忍俊橫披倒舞金襴袍且道迦葉意作麼生良久云也是家富小兒驕

除日上堂

師云崑崙奴着鐵袴打一棒行一步打發根本無明撞翻從上佛祖逗到臘月三十日來折合不下依舊

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且道福山正當重關門庭斬新條令作麼生與大衆折合喝一喝云踏倒須彌第一峰太歲頭上添新土珍重

壽昌先和尚忌辰上堂

司理黃公拈香云此一瓣香供養壽昌先和尚且道壽昌還來也無師云月夜三更穿市過進云先壽昌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擊香臺云會麼進云且喜壽昌猶在師云雨滋三草秀花發上林春公禮拜師云僧問巴陵如何是道陵云明眼人落井雲門大師憐兒不覺醜將以此一語可與他後作忌僧問興善如

何是道善云大好山興善乃馬祖脚下兒孫以故垂示一言半句猶足踏殺天下萬世我壽昌師翁聞此一語特地發明本分大事闡揚洞上宗風且道師翁如何不承嗣馬大師聻若向遮裏簡點得出始可與先師翁作忌衆中有簡點得者麼請出舉揚公云他家自有青山在師云誰向其中半出頭進云謝大衆證盟師云畫得眞符打眞鬼倒騎玉象趂麒麟特龍湖桂穀大師在筵公因問作家相見時如何師云腦後着雙睛進云今日龍湖龍現也師云突出驪珠頷下照進云張牙露爪時如何師云妙作通明一點秋

進云風雷迅速時如何師云端坐定乾坤進云忽遇金翅鳥王出現又作麼生師展手云一任掌中飛公禮拜師云且喜收下了也便下座

解制上堂

僧問未登寶座已涉蕪纖大衆叮嚀請師再振師云口力希中肴乖進云官不容針歇後語也師云東路突西路横進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何是末後一句師云待闍黎瞥地一回着進云樹倒藤枯又作麼生師云三十文錢沒人償你僧禮拜又僧問十五以前即不問十五以後事若何師云頭上痛針錐進云

鈎錐會着一任縱横又作麼生師云遍身紅爛進云恁麼則福山獨露無私雨又向匡廬覆大雲去也師云臭氣衝天僧一喝師擊如意一下乃云福山於四月十五日也無生擒活捉手段與諸子結生死冤家正當九十日也無烹凡煆聖底爐鞴與諸子敲骨打髓如今七月十五日也無殺人活人底刀劒與諸子作性命關交所以結制也燈籠攪露柱懷胎解制也木人倩石女原夢無端陷殺平民不妨笑倒作者雖然如是汝等諸子於三個月中特地喫了福山底金蚕蠱毒他時後日毒藥發作却大有事在便下座終

59冊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二

門人　大存　弘鍔
大瓆　大奇　較

上堂

藻林庵上堂

師云城中多佛法爛賤沒人要我今輕舉時却恐大家笑且道有甚麼佛法沒人要聻只是未湊參所以不得妙不見古人問如何是小乘云錢貫如何是大乘云井索如何是有漏云笊籬如何是無漏云木杓如何是教外別傳的事云分付典座行人咄切莫動着磕着咦若不動着磕着千年故紙爭堪合藥良久云會麼賺殺文殊與罔明萬古長空飛一鶴遂撒手下座

南城覺海寺席居士設供請上堂

黃公問覺海圓澄爲甚麼無風浪起師云正好一帆風到岸進云忽然乾盡時如何師云六隱虗映芥投針士云泥牛入海時如何師云當頭迥出玉輪輝進云泥牛出海時如何師云拽着鼻孔進云忽遇龍王把住時如何師云鐵鞭打斷士禮拜云老漢慣得其便師笑云應以竿木得度者卽現竿木而爲說法與

人有緣則易信掬水月在手與法有緣則易入弄花香滿衣秖如露柱與古佛相交燈籠與佛殿鬪額是甚麼道理擊如意云紫微轉處夕陽輝白鶴飛來仙菓熟將下座士復問古佛陞堂爲甚麼被露柱看破師云展手不逢士云請下座師云居士前引

臨川艾子子居士設供淨明刹請上堂

僧問雲從龍風從虎且道如意子從個甚麼師云長劍倚空寒進云臨川自古多奇士選佛選官獨許誰師云曹源一滴猶在進云恁麼則揮起毫端風雨快此回不作探花郎也師云霜天飛一鶚僧顧衆云傷觀更有出頭人師云秋岸立千峰僧禮拜師乃擊如意云大地是沙門眼大地是法王身且道趙州寄一把鍬子與雪峰當安在何處良久云是事且置秖如山僧從黎川壽昌應匡山圓通之請道經臨川淨明巳先作得匡山誌畧一冊欲請諸公作一序文今將與本呈似諸公幸一言弁之乃展兩手云便請黃公出云臨川一筆光照山河大師還拈得起麼師云恁麼則文不加點也進云右軍墨本還曾臨得也無師云僧繇別有丹青筆一點龍睛破壁飛士禮拜師下座

初登匡山歸宗寺履雲上座請上堂

黃元公問三百年來重提祖令金輪寶壇普放光明如何是三百年前事師云寶劍揮空進云如何是三百年後事師云光吞萬象進云正當三百年祖師在甚麼處去也師云明珠出海岸進云今朝塔頂紅師云萬峰齊點首士禮拜僧一無問金輪峰頂古劍衝天和尚登壇作麼生用師一揮云了麼進云如何是君位師云向上不通風進云如何是臣位師云波中摸龜六進云如何是君臣道合師云黃紗帳裏示慈容僧出一喝云我遮一喝有賓有主有照有用請和尚分析看師震聲一喝云是甚麼進云併却咽喉道一句來師云獅子吼時天地震千妖百怪盡潛踪履雲問廬山八面高峰那一峰是廬山眞面目師云山中一夜雨樹抄百重泉進云歸宗曾出三十六代祖師未審和尚是那一位師云鼎湖開玉浪進云金輪頂上放毫光也師云寶座正高登雲禮拜師乃云靈光不昧迥脱古今妙用無私超絕凡聖所以馬駒踏殺天下人獨有歸宗較些子且道歸宗有甚麼長處擘如意云當場放出斬蛇手千聖從教立下風珍重黃公問云歸宗斬蛇蛇在甚麼處師云居士謾出頭

戊寅八月黃元公同諸護法請住匡山圓通寺

入院上堂

師喝一喝云獅子嚬呻象王迴顧華藏門已大開且看遮那一步師入方丈卓拄杖云入此室據此位千聖同居不相識正當恁麼時阿那箇人全提正令聻黃公問圓通二十五門門門俱入爲甚麼專選耳根師云杖頭有眼明如日士云大士現三十二應和尚還應得麼師云要識眞金火裏看士云此是維摩方丈師云今日被世尊坐却了也士禮拜卽日上堂師陞座云此一瓣香根盤刦外秀發寰中歷今古以常新超位育而獨貴茲特揭開寶藏拈出金爐祝延皇帝聖無量壽伏願一人有慶天下太平此一瓣香般若智中流出金剛心內迸開奉爲諸大護法宰官及期王黃司理等伏願福慧莊嚴齊成正覺此一瓣香法界難藏眞機獨露拳爲匡山圓通開山弘法歷代諸祖師伏願燈傳不夜之光花結不凋之果此一瓣香大好山中突出仙亭枝上傳來今特供養新城壽昌師翁老和尚及東苑本師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維那白椎竟僧問西江一派不異曹源廬嶽千峰何似靈鷲師云一九當面擲大地着睛看進云如何

是圓通家風師云石耳峰前驢覷井進云圓機古塔今常在三百餘年復放光師云海雲遮處洛伽淺進云恁麼則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云金烏撥出海門東僧禮拜又僧問三百年前舊公案今日重新意若何師云蒼海月明光不夜進云看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師云廣寒宮照白銀床進云爲甚麼在和尚拄杖頭邊放光動地師云闍黎珍重進云遍界不藏無覓處一溪流水却知音師云妙翅更翻身僧禮退師乃作圓相云通麼靈山花發親示別傳少室雪寒全提正令坐斷十方無間石筍橫空洞明

一道無姝泥牛出海所以八萬四千非鳳毛獨許三十三人入虎穴緣來此事奇特非常數百年來紹續不易今日壽昌杖人特登匡嶽入圓通禪院已全身披露與十方塵剎諸沒巴鼻老古錐及一切黧奴白牯覿面相見了也且道開堂祝聖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天開瑞色光河嶽萬國衢樽盡唱歌結椎下座

黃元公主監院上堂

道濟噲紅已應再來之記圓機碑白方符同日之刋折半破三海岸道人今承斯讖拈一開五壽昌杖者正主其盟信是天緣有在神理自交啄啐同時芥針叶妙所以心空及第選官選佛卽圓通學契無爲監世盬家眞自在秪如頂門具眼肘後懸符寶印當空全提向上一句作麼生道居士云專爲流通師乃授拄杖云恁麼則圓通新拄杖分付居士去也士云謝大衆證盟師云大好山中枯木秀少林室內祖燈新士禮拜師下座送居士入室云金粟如來曾據此室今日海岸重振宗風士禮云親承旻佛記普現白衣身師云多子塔前知我貴夜明簾外法王尊珍重

黃元公設合山齋請上堂

師云達摩不來東土二祖不去西天震旦更無別路

兒孫脚下親傳旣然如是匡山諸祖法席刹刹可以相望如何數百年來却成土曠人稀相逢者少聾今日圓通新杖人特提得壽昌一把沒柄钁頭湧向匡山峰頂着力一掘直得十方國土六種震動歷代祖師靈塔舍利各各踴躍放光猶如出窟獅子一箇箇翻身返躑使大地山河草木叢林皆作獅子返躑圍遶寶華王座作大哮吼去也師召海岸居士云前日分付底拄杖子今在何處士竪一指師云信手拈來無別物頭頭用得始全眞便下座歸方丈士問歸宗以钁頭斬毒蛇圓通用钁頭斬甚麼師舉手云揪土

定千鈞士云親見歸宗了也師云爲山成九仞

荆藩國王元旦設供請上堂

師陞座拈香竟乃云元正啓祚泰運維新適恭遇我荆藩國王特使進香匡嶽命臣僧道盛于此日祝延聖壽此國王眞能與普天之下萬國臣民同奉王中之王共尊天中之天也所以瑯琊云掃除狂寇蕩滌攙搶此是功勳邊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清此是法身邊事臣謂功勳邊事撥亂反正少不得法身邊事居安思危放不過至於功位雙超猶須横按鏌鎁傳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始得雖然如是向上尊貴一路作麼生道乃畫○云須識誕生王子父九重深處御飛龍下座

夏月重到楚龍湖新建芝佛上院諸護法請上堂

師拈拄杖云看看龍湖杖頭落處卓一卓僧問達摩西來已不守分和尚正當賊亂直入西陵意旨如何師云慣騎鐵馬驟高樓進云今於龍湖特建明堂開大法又作麼生師云金鞭指盡劫人路進云且喜和尚好一則斬新公案師云兩重鐵作圍僧禮拜又僧問龍湖波浪粘天湧時如何師云也須有箇弄潮人

進云平步虛空駕鐵船時如何師云把舵之人誰好手僧禮拜云謝和尚指示師云快便難逢風忽生又僧問和尚今日開堂所爲何事師云神龍起蟄雲行雨施進云卽今神龍在甚麼處師喝云瞎漢僧亦喝師云是甚熱盌鳴聲進云學人一喝還有賓主也無師云聞神倒退三千里僧嘎嘎而退師顧衆云其中誰解摘楊花衆無對師復卓拄杖云會麼三世諸佛於此安身立命歷代祖師於此返魂奪魄一切魔外於此換骨脫胎六道有情於此出生入死秖如山僧拄杖子縱横顚倒時又作麼生復卓一卓云盡大地是一棋盤誰能於黑白未分已前占得敵手全勝一着我許你着着有眼自能結成一大局面盡大地是一戲場誰能於開臺時唱得超絕古今一齣我許你齣齣自能演出一大傳奇是事且劃斷秖如此一坐具地當年周栭唐於此釣魚臺淸損漁父李卓吾於此芝佛院刻制化身黃檗念於此龍潭湖浸殺瓜茄遮二老雖則同牀打眠未免各自作夢今日浪杖人將從前事一齊據款結案至於杖人本分受用一句又作麼生乃卓杖云坐斷十方傳正令點開大地看飛龍下座

庚辰受李梅公朱遂衫劉西珮鄧左之余小星諸公請于泰定寺上堂

拈香畢泰定監院鑑可禮拜請云梵刹重新古佛登座秋風拂地法雨飛空伏乞大師慈悲指示師命白椎着僧問自古江西稱選佛場今日和尚重開馬祖門庭還是選甚麼人作佛師舉如意示云選甚麼進云設選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底又作麼生師云知你倒聽有分進云恁麼則單刀直入堂奥去也師云速退僧拜云大衆證盟又僧問金風落葉秋水澄清是甚麼人境界師云山僧前日渡江來進云未離

圓通巳居泰定是甚麼人底事師云三十棒自領出去進云打即不無畢竟意旨作麼生師云倒退三千里進云馬駒踏殺天下混亂江西和尚今日重來添鹽添醋麼師云非公境界進云恁麼則法雲彌布法雨普施去也師云且退着又僧問圓伊三點縱橫妙普門示現事如何師云高着眼進云大士三十二應和尚是那一應師拱手云看取當人進云今日劉居士請和尚開堂說法還有爲人處也無師云兩手接乾坤進云秪如不涉機緣一句又作麼生師竪拳示之進云氷輪高掛須彌頂大地山河一片清師云放

過即不可僧禮拜而退師震聲云看看以如意立起云會麼圓通浪杖人今日全提正令也其中有不受人瞞眛者麼若有則相逢覿面更無真若無則莫怪相逢不相識所以龐居士問馬祖大師云不眛本來人請師高着眼祖直下覷士云一等沒弦琴唯師彈得妙祖直上覷士禮拜祖歸方丈秪這便是全提也耶爲甚上覷下覷聾今日劉尚寶居士若非親知有本分遮段光明安能挺身特請圓通於此泰定陞座舉揚唐宋已來無上無下不可眛滅之宗風乎且道如何是不可眛滅之宗風聾放下如意云會麼天然

寶鏡當空照華藏重重錦縫開珍重下座

吳使君李銓部朱大行諸宰官居士請上堂

師陞座白椎竟僧出問諸宰官居士恭請和尚登覺王之寶座演少室之宗風請問和尚如何是第一玄師云一棒一條痕如何是第二玄師云一掌一握血如何是第三玄師云獅子翻身也折腰如何是第一要師云公打婆哭如何是第二要師云小兒莫亂啼如何是第三要師云將軍不用刀進云三玄三要蒙師示堂奥中事又如何師云門外威風萬里進云金風從地起秋水到江清師云且喜吹毛未出匣僧禮

拜云謝和尚證盟又曾出問馬師一踏絕消息今日重新事若何師云頂顙一吼至如今進云雲覆青山隨去任月沉潭底任縱橫師云一吸西江猶未乾進云和尚莫是馬大師再來麼師云莫錯認好進云今日親見馬祖師云拄杖頭邊會僧顧視左右云龐居士在傍師云各領三十棒去進云盡大地是一句佛法和尚作麼生拈提師云盡大地舌頭拖地進云恁麼被和尚一口道盡也禮拜歸衆師震聲召云諸仁者會麼劄向遮裏剔得眉毛起麼劄向遮裏立得定脚跟麼劄向遮裏作得主轉得身麼劄向遮裏超得

生脫得麼劄果能如是則圓通杖人別行一路去也恰好撞着馬大師捏定喉嚨劄你說甚即心即佛劄說甚非心非佛劄說甚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劄你扭痛野鴨子鼻孔劄你見舉拂子云即此用離此用震聲一喝使百丈直得三日耳聾劄劄劄且道如何遮一則連下三劄聻秖為圓通當時曾遭他此毒則今日狹路相逢放他不過也設使座下有一人掀倒禪牀將杖人痛與一劄時又作麼生下座晒穀石大蓮上座禮拜請偈師云盧山不曾帶得來泰定無你尋覓處於斯特地得翻身一嘯長風萬里去　終

庚辰秋建陽諸護法請于仙亭一枝菴上堂

師擊如意云會麼空王殿上未捲珠簾仙苑林中已騰瑞氣紫微轉處玉輪輝彩鳳歸來金闕啟還鄉一曲韻出丹霄特地知音同人拍掌秖如不涉正偏妙叶功位一句又作麼生擊如意云夢回夜月依稀曉丹桂香飄天下秋珍重

九日上堂

問桂花已發菊方開請師指示不遷義師云鐵牛不喫欄邊草直向須彌頂上行進云古人一言說盡山河界如何是一言師云舌頭拖地進云恁麼則一枝

獨出東籬外不許時人着眼看也師云須是時人眼始得乃云重陽九日菊花新一句明明玄要親昔日汾州曾指出今朝得意許誰人知有者特地登高開笑傲不知者風吹帽落惹埃塵秖如今日圓通與建山諸公作麼生舉唱良久云忽見南山秋色好風光豈獨讓陶君

劉開侯居士薦先嚴大參淇菉公請上堂

師云銀蟾出海共覩光華玉鳳翀霄莫窺文彩諸仁者還見劉大參淇菉公於書林開此文章德業之靈幻者麼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浪杖人云未知死焉知生未能事鬼焉能事人何則是生或可偽而死不可偽苟能知死則可盡生人或可欺鬼不可欺苟能敬鬼則可務民按此猶是經世變通邊事至於聖人則洞視幽明之有故迴出生死之無端又豈心迹之所能繫累哉山僧今歸闕里嗣君開侯設供請杖人舉揚還有爲得大參性命之所存處麼開侯居士禮拜問云大孝釋迦尊累刧報慈親請和尚指示如何是報親一句師云蚌含明月珠吐秋光進云未有世界先有此性未入胞胎時此性在甚麼處師云鐵關無縫石牛鳴士禮拜若樸居士問祖師門下壁立千仞正不立玄偏不附物和尚將何表示師云空刧難藏諱轉身人是誰進云內不放出外不放入中間事作麼生師云秖今覿面時居士又作麼生會進云曹洞一曲耀古騰今師云你又攀他古今作麼士禮拜師下座

劉若樸居士祈嗣請上堂

師云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是法王子如何是得佛法分顰卵生日戌生月芙蓉點燈來投子喜不徹害不徹若樸劉公太奇崛春色秋光兩袖生丹桂枝枝撐着月

上堂

師云碧落淨無雲秋空明有月許多閑閣中商量作話說何如透出海藏人兩手呈來光洞徹不見大智文殊寄移一步有飛龍可笑小慧鶖子睁着雙眸如跛鱉

熊仰宗居士小祥請上堂

師云去年今日笑吟吟今日去年笑更親且道笑還有落處麼今日杖人也不得放過要與我熊仰宗居士重新勘驗一番始不負曾與同參也仰翁曾參壽昌還識大好山來路麼曾覲鵝湖還喫過他家常茶飯麼曾參博山還見得藏身處沒蹤跡麼曾結識瑞巖還有真機寄麼曾追援東苑還透徹他心行麼曾稱賞雪關與浪人還具擇法眼麼雖公平生有如此參歷也須是有證據始得如今拈來問取外人何異隔靴搔痒有甚交涉然雖如是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始有着處也我杖人更如何追拔仰公聾良久云重教別起生前眼識取當年解笑人下座

庚辰秋諸護法請黃巖結制上堂

上堂拈香祝聖畢白槌竟師云會麼如天普覆似地普擎靈樞寄運萬物化成看圓通杖人指開天門也

直得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點點滴滴不落別處鷲起六祖大師歡喜讚歎曰善哉善哉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諸仁者你看遮種子從何處得來須知諸護法與念海二公高高峯頂立深深水底行始得秖如我杖人今日全提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紫雲掩映千峯秀劫外靈枝依舊新下座

福州諸護法請于鼓山湧泉寺上堂

師拈香竟乃擊如意云一擊響玲瓏轟喧宇宙通丹山飛彩鳳碧海起神龍會麼若向遮裏薦得更須知岃崱峰前有古今不墜之意且如何是不墜之意聻良久云鼓山一枝聖箭子射入九重城裏去超然有路自通霄所以稱尊於處處直饒倔強太原孚莫能把斷於中路心折歸來捋虎鬚雪峰牙爪猶可怖與聖風高天下驚共詫不跨石門句從斯法語如湧泉獅吼象迴追武夷至我博山父與兄先覺後覺相支柱杖人於此笑軒渠東土西天齊露布將謂打鼓弄琵琶莫若會歸於一處且道會歸在那一處以如意畫⊗相云一花五葉此中開奕奕傳芳照今古復擊如意下座

林衡亭居士偕弘龍弘鳳二子請上堂

問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露當央虛空擊粉粹時如何師云秖如巴陵道珊瑚枝枝撐著月意旨作麼生進云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師云爭奈杖人不點頭進云和尚也須着眼師云你還得箇立地處僧擬議師云闍黎喚去了也僧禮拜師云看當央放出鼓山箭特地拋來象骨毬直下阿誰親領畧於中能放復能收能放收謝三郎在釣魚舟柱子天香雲外秀明月蘆花兩岸秋兩岸秋吾無隱二三子兮齊振振庭前作舞彩衣班惹得阿翁特微哂特微哂須得意不負博山曾授記更能悟入杖人機龍遇水時增猛利喝一喝下座

南禪住持碧池初度請上堂

問弘度今日母難之辰恭請和上陞座說法作麼生得報四恩去師云彩雲影裏神仙現進云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求和上直指師云親言親口問堂前進云除此外更有向上佛法也無師云袈裟角又拖地了也度禮拜問法鼓齊催人天皆仰報恩一句即不問一念無爲是如何師云千峯最有一峯奇進云樹影月明現秋風徹夜寒師云闍黎脚下薦取著進

云蘆花霜裏映一片白雲收師云不必將他來蓋覆進云和上共闍黎師云是箇甚麼僧禮拜乃云蚌含明月兎懷胎一點光生莫浪猜鶩蝸漫勞傳佛語聖賢不向殺中來諸仁者今日是甚麼時節南禪碧池公初度特請杖人喧此石鼓舉揚第一義以報母難之恩且道第一義作麼生舉有條攀條有例攀例昝南禪契璠禪師有超第一義句七百年來曾未有人道破卽有道者不免落二落三何故以彼作第一義會故當時獨乾峯和上有向上巴鼻乃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而雲門動絃別曲葉落知秋便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今日向徑山去乾峯通身是眼有殺有活便道來日典座不得普請若向此二老處薦得始知有超第一義亦可令普天匝地知所歸也秖如杖人又如何令碧池上座自知壽量可以報親恩聾聽我頌曰玉蕤金綵承露盤彩鸞飛在五雲端要知華藏人人具樓閣全憑一指弾下座

地藏院王檀林偕四鶴門衆居士請上堂

師擊如意云遮一鎚會得大千法界百雜碎又擊云遮一鎚會得大千法界圓陀陀且道會與不會意作

麼生看看地藏菩薩來也手持金錫掌明珠惜死憐生泥水塗何事忍心幽暗坐不令地獄卽空虛咄是何言與不見一切衆生於無住法起諸生死而生死本無一切菩薩於無住法立諸誓願而誓願如幻所謂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夙債秖如誓願與業障如何得如明珠透悟去聾復擊如意云罔象過時光燦爛離婁行處浪滔天

順昌廖廣文吳孝廉偕諸文學請普慶寺上堂

師云千峯寒色雨滴巖花若是知音何勞舉似杖頭秋月處處生輝特地拈來太煞奇特所以向上舉去直得壁立萬仞千聖齊立下風向下舉去直得垂手入鄽寶山從地湧出秖如雙峯諸居士請山僧於普慶座舉揚本分大事且道如何是本分大事聾乃擊如意云若向遮裏會去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其或未然且聽山僧舉一則現成公案昝陸亘大夫問南泉師云開口成雙槭揚眉落二三肇法師甚奇怪卻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師云且道陸亘大夫知有不知有南泉雖是作家卻指庭前花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師云且道南泉有出身之路也無若於他二老處會猶未知有向上事在若是

山僧見陸大夫恁麼問但呼大夫待他應喏卻云去你不會我語待他擬議便震喝一聲直教虛空粉粹大地平沉看陸大夫向何處安身立命雖然如是也須是他絕後重甦始是欺君不得且道畢竟作麼生得透脫去出草消息少人知別有長歌在天地下座

選佛社余宜振諸居士請上堂

師云將欲選個甚麼天有所不蓋地有所不載日月有所不炤歲運有所不遷鬼神有所不窺生死有所不變是個甚麼又如何選雖然如是凡愚為甚而迷淪佛祖為甚而出世福山為甚與諸衲子結制選佛

社諸公又護箇甚麼法壽昌聞大師又證明箇甚麼會也不會正好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人人撐開向上眉毛箇箇豎起本來脊骨忽然囫地一聲呵呵大笑始可向杖人前討木頭喫何故若不分明賞罰安見天下大平卓拄杖下座

建寧通覺庵偕衆居士請上堂

師云石頭門下壁立萬仞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也不得不恁麼恁麼也不得直饒馬祖大師四蹄翻空到遮裏也祇得隨其顛倒以緇為素若不是藥山老肯心自許驀地眼開爭知得蚊子

上鐵牛若是鼓山門下不妨奇特行也大好山坐也大好山住也大好山去也大好山只得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覿面不相知卻是好消息雖則如是祇如綏安瞳禪人偕張甯余諸居士成羣逐隊帶水拖泥特來鼓山作麼生始得不孤負他去咦一箇箇與他箇鐵酸餡若是滿口嚼得破更與他濃煎苦辣茶出卻一身冷汗待得天明日朗牽那折角鐵牛兒與他顛顛倒倒騎將去豈不快哉喝一喝下座

黃道授居士設供請上堂

法海公問東方來者東方立西方來者西方立其中

還有賓主也無師云金烏一點萬里無雲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袖裏弄金鎚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風前拋玉尺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逢人且說三分話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更有知心在後頭進云向上一著還容分賓主否師云也須老兄承當始得進云果然處處圓通也師云那箇親見杖人來乃云人人有箇真下落佛手驢腳誰摸著夜來夢與黃龍游折得頭上一隻角今朝拈出示諸人滿堂莫不齊驚愕纔驚愕忽有一十八箇偉人從地湧出作禮而稱嘆奇哉希有祇遮箇豈不是黃麗泉公與其

子道授晉年於東苑和尚室中親授記莂乃同念公海公於此黃巖拈出一莖而建梵刹以致今日紫雲冉冉花雨飛飛親見你圓通老漢於此震大法雷擊大法鼓卽此物也耶杖人大笑曰善哉善哉靈山付囑果然有在你諸仁者還會麼撐天拄地非他物好向當機徹底參

赴齋上堂

師云普化搖木鈴云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忽被臨濟小廝兒捉住問他總不恁麼時來如何直得推開謂明日

大悲院裏有齋遮箇掣風顛漢龍頭蛇尾若是圓通杖人便好將臨濟劈脊便打不惟光前徹後亦乃正令全提雖然如是若不就中輕放過何從見得活人刀擊香臺下座

余爾錫居士薦先嚴請上堂

師震喝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激得漸源浚孔竅打卽任打道卽不道道吾鉄山都推倒忽聞應以此身現此身特地驚起泥牛生蹄跳直得石霜門下從東過西白浪滔天正好著力鍬子拈來卽便行千古清風猶未息猶未息正是我余繼泉居士今日忌辰其

子若孫請我圓通杖人陞座舉揚方知古今之端的如何是古今端的居士當年曾自描貞作相其文云左丿不成右乀不像直伸一腳堪作榜樣若能會得與他供養其或不然緣木作網諸仁者還識得居士親供養我東苑師先太後有得力處麼衆無對師云速道打速道打設有掀翻法座時作麼生打蒼天蒼天原來我居士猶在便下座

董巖趙檀越請上堂

問如何是法身體師云大冶爐中添烈焰進云如何是法身用師云鋒前不許犯光芒進云法身體用承

師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進云恁麼則頭頭顯現法法全彰去也師云更須透脫始得問洞明不覺時如何師云千峯生秀色一日正當天進云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出女人定不得師云藏身弄影漢好與三十棒進云世尊未出世度人已畢和尚出世度甚麼人師云闍黎在那裏來僧便喝師云瞎乃云會麼廿五年前親到來博山於此一塲開湛翁能具文殊眼獨撑圓通亦異哉今日重來禮祖庭趙門果是好家聲繼述能光先世業雪翁豫老意分明且道如何是雲陽翁豫齋老底分明處諸仁者還見趙心惕

心闍二居士偕愛公一門子孫及監院應公闍山耆宿雍雍肅肅主伴交參麼蓋我東苑先師曾受業於豫齋一心麗空三老而三老出自雲陽太師東苑末後雖得法壽昌而遡本追源於董巖最親切又況壽昌博山曾開法於此山杖人親承法乳且先受知於湛虛公則此經脉相連根宗妙叶孰能如此而親疎之然則杖人陞座還是提唱還鄉曲調還是舉揚父祖家風橫如意而敲唱曰金針雙鎖妙如神錦縫重重掀古今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

書林諸居士請上堂

師拈起如意云文殊仗劍逼佛爲甚麼靈山五百比丘一時悟無生忍涅槃會上廣額屠兒爲甚擲下屠刀便道我是千佛一數且道他提起底是放下底是直饒遮裏透得過猶在圓通門外若要入圓通門乃揮如意作那吒展八臂勢云也須恁麼恁麼始得

東苑老行者請上堂

舉臨濟玄要畢隨喝一喝云遮箇白拈凡宗門舉唱道箇甚麼一句須具三玄張三有錢不會使一玄須具三要李四會使又無錢有權有實瞞人瞞不識有照有用欺人欺到底復喝云且道圓通恁麼判斷臨濟大士還有出身路也無臨濟不是小厮兒浪公豈是閒和尚便下座

李勉吾居士請上堂

師卓拄杖云震動麼人人有箇拄杖子從來逼直無虛僞有能拈得便用時自解掀天與揭地有時點開諸佛頂門有時穿過衆生巴鼻有時伏虎降龍有時辨魔揀異有時沙叶正偏有時玄超功位且道今日在山僧手裡又作麼生復卓一卓云百歲老翁入場屋誠哉不是小兒嬉其中還有出衆者麼來雲上座纔出禮問師云一釣便上雲便喝師亦喝進云與柱

杖子是同是別師卽打一棒云也不得放過雲推出傍僧便歸位師云牽扯別人作麼雲禮拜師便打云還好一棒復問還有出衆者麼衆無對師云三級浪高魚化龍痴人猶戽夜塘水卓拄杖下座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三

門人　大龍　大徙
　　　大燈　大文　較

上堂

壬午春豫章饒元瑛居士請師金粟園値佛誕日設供請上堂

鄧大超居士問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萬物覩正當物覩時如何師展兩手示云會麼進云師行芳草裏我又入深村師以手畫圓相云是甚麼進云家住海門東扶桑最先照師云紅爐片雪飛須是眉毛見進

云夜半負趨誰有力秖許空王獨自知師云退步着士禮拜饒大齊居士問如何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師云脚跟下分明看取進云是法住法位世間常相住時如何師云頂門別有路通霄進云秖今當如何進步師云直須徹底無私始得士禮拜師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木鷄啼子夜芻狗吠天明向上一路千聖不然石人衫子破大地沒人縫且道我佛爲甚幾出摩耶母腹便乃指天指地周行七步將謂是脚跟下是頂門上耶大抵還他肌骨好排場搬演自風流秖如今日饒大齊居士請山僧陞座舉揚弁求授菩薩大戒可謂塵勞之儔爲如來種也且作麼生舉揚聱良久云龍袖拂開全體現指天指地不徒然

下座

庚辰秋臨川宰陶弘持景陵譚蹤偕本邑湯季雲諸公天寧監寺大通設供請上堂

師陞座宗侍者問黃蘗道大唐國裏無禪師秖如今日臨川諸縉紳居士請和尚於天寧古刹陞座又作麼生師云一箭透九關進云和尚也須照顧傷有不肯者師云痛棒頂門敲進云恁麼則擊碎虛空通身手眼師云活中有路孰能行進云幾度扣門呼不應

翻身直入裏頭看師云放過卽不可便打者禮拜云作家作家雙烱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和尚重振荷玉宗風斬新條令一句作麼生師云秋水斷橋橫進云瞿曇無說迦葉無聞和尚又作麼生師云扁舟空載月進云滿筵龍象師還辯得也無師云杖頭有眼光如電進云恁麼則學人蹴踏毘盧頂顙去也師云露柱堂堂笑殺人徹凡問古人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今日天寧諸公請和尚說法且道如何是向上法師云清波無透路進云和尚也須珍重師云拔劍攪龍門進云恁麼則太阿藏匣去也師云喪身失

命僧歸衆師確如意云會麼天寧法窟凉來久荷玉風吹樹未休今日圓通重振作喜看明月正當秋諸仁者古之天地日月卽今之天地日月會無變異今之山河人物與古之山河人物屢多改遷秖如遮多改遷底與無變異底還有同別也無若向遮裏薦得說甚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其或未然則異端互相隱恠百姓泓無所知又安能向其中透徹他古今同異去不見唐時曹山本寂禪師親受洞山良价和尚寶鏡三昧宗旨一日辭去洞問子向甚處去曹曰不變異處去洞曰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曹曰去

亦不變異諸仁者秖遮去亦不變異透徹雲巖秖遮是與渠我交參之旨所以建立君臣正偏五位之宗縱橫三墮一念無私透過三無滲漏以大闡洞上宗風而開古今之心眼也且道重重錦縫文彩奇徹遮箇金針玉線是誰拈得聻今日圓通到此臨川天寧諸公請山僧陞堂重振曹山本寂家風山僧是自家屋裏人不妨重重拈出秖要求箇明眼底人透出生死牢關全提向上機用其中還有不被天下人瞞底麼復打圓相云看看向遮裏透徹牢關去彩鳳銜開霄漢碧光昭海嶽盡文明珍重下座

癸未司禮車喬高張諸大護法設供請于靈谷

結制上堂

師指法座云巍巍堂堂正位中央面南而看北斗西成而震東方欲祝聖明無量壽須登此座寶華王卽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根盤空刦之前葉布大千之外七聖王位育以無私赫濯亙古今而永久專奉爲二祖列宗當今皇帝伏願拄天之靈齊佛之位御金輪而成正覺統法界以證莊嚴兼願滿朝文武共秉忠貞一統八荒同遵治化干戈底定禮樂振興時雨光風登三咸五諸公見拄儼然不忘靈山付囑作人

天之柱石爲佛祖之金湯此一瓣香刦火光中迸出黃龍峰上拈來端爲供養江西壽昌師翁慧經老和尚建州東苑本師元鏡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伏惟大衆各生珍重師就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監院容源問蔣山虛席已多年今日吾師重布宣竪拂拈鎚卽不問太平一曲若爲傳師云紫金山上撞金鐘進云恁麼則寒松一色千年別楚老拈花萬國春師云合掌山門禮至尊進云木馬嘶風雲布彩泥牛吼月水波生師云偏是詐明人弄影僧禮拜喝一喝師云莫鹵莽維那禮拜起便喝師云紅

爐飛片雪進云大地起波濤師云闍黎在何處安身立命進云和尚還見學人也未師云你須仔細進云翻身擊碎黃金鎖露出山河一片青師云好生禮拜進云謝和尚答話便禮拜印明問三百年重興佛事此日大闡宗風如何是和尚爲人處師云個個頂門着一鎚進云還有不入爐鞴者麼師云脚跟好與三十棒進云且喜高低嶽瀆齊稱賀萬象森羅拱手歸師云且看令行時僧禮拜又僧問學人不服諸方胡棒亂喝喜今日親覲和尚作麼生接引師云家家有路通車馬進云老人眞子眼師云見個甚麼道理僧

禮拜又僧問向上一路諸祖不傳和尚登寶誌公座傳個甚麼師云誌公不是開和尚進云誌公三百年外有一句說不到底佛法請和尚衆師云何不當央識浪公進云百花全仗春風力果熟香飄事若何師云捏得怪來無用處僧便喝師云不必不必僧禮拜師曰果然果然師以如意打圓云靈麼千聖頂𩕳上建法幢立宗旨方能振佛祖不傳之眞機威音王那邊旋天關轉地軸始可提聖凡無犯之正令至於入鄽垂手臨難救人却如大醫王治脈調元唯扶血氣而延年壽又如大將軍伐誅致勝不動干戈而見太平我爲法王於法自在何有世間出世間生殺定亂而不繫於神妙先看哉且道承誰恩力璺諸公還見太祖高皇帝遺下千古不易之公案麼定鼎之初即于金陵勅建大靈谷寺爲天下第一禪林及建諸大梵刹詔請禪講律論淨觀諸大沙門而主其教是以天下英奇各相求而成志古今道術總殊途而同歸益渙知佛氏之學誠有以陰翼王度之不逮也嗣是成祖列宗歷世相承崇奉不替法久成弊內外難生皇上御極以來無日不焦勞求治求之不已乃感九蓮聖母陰佣皇五子啓廸聖心紹隆佛法萃祖宗未

渙之精神集國家永興之祥瑞於是天下臣民益自知身心性命之道爲天下國家之根本也使世間人皆知此身心性命爲重則何有名位勢利爭奪殺害以壞天下國家之大經大法哉況三百年來養天下臣民豈無忠臣烈士一旦奮發展生平經濟爲國驅除戮力者乎三百年來養天下僧道豈無眞僧高道一旦奮發展生平機用爲國說法破迷者乎山僧何幸得遇金陵諸大護法及諸法侶目擊時危心傷類慘人人有忠孝之心個個求佛祖之力延山僧登此大靈谷三百年虛席之座舉揚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之旨以銷此鋒鏑慘殺還彼本來平正之心庶使赤符靈應有臣有僧能不負洪永建刹之意以佛法能陰翼王度之語非虛誑也卽世間人家庭有難父母有災爲人子者不勝泣血籲天求醫割股凡有可以解危救命雖肝腦塗地無不爲也今山僧身受君父之恩淚恨未全道力不能如康僧會求舍利於空中不能如寶誌公懸剪鏡於衆外不能如金碧峰現神變于國初第此一念痛心爲法爲國疾歷刀兵水火之中不啻嘗啼大士賣心肝以求般若於天下也此中般若如何可求聻祇是人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

人氣平則天地之氣亦平但求此正平之心見在一念靈明不可自昧不可自欺底參而證之擴而充之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卽在是而施戒忍進定慧機用亦在是諸忠孝直下便好參證擴充此正平之心以祝聖明則萬壽無疆以此推文武則天下協和以此及萬民則天下太平豈非盡世界享此甘露餅直古今不逃箇大寶鏡哉秖如今日特地舉揚護國又作麼生收場耶萬代金輪全妙密不彰寶印定乾坤維那結椎下座

天界寺三方丈禪堂暨耆宿無蘊大休一味崇麓澄心善權得一若無諸法侶設供請上堂

師擊如意云一眞印現大法門開超日月之光華透乾坤之秘密萬化不能逃其性羣機無所遁其情益善逝世間之有主則妙盡身心性命之無虧也故我太祖高皇帝統百王之至治集三敎之大乘以如來萬德十號而勅建天界禪寺爲善世法門豈非會盡千聖之眞宗以致天下之太平乎議者以佛之戒律足以辭世爲不治不亂佛之禪定足以正身爲不言而信佛之智慧足以正心爲不化自行所以三卽一一卽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益吾震旦孔子稱贊

吾佛西方大聖人之意也秖如吾祖宗門下如鸞鳳冲霄其誰能覩光彩如羚羊挂角何處能覓蹤縱正當覿面全提卽三世諸佛不敢正眼覷着覷着則瞎却渠眼歷代祖師不敢赤體承當承當則殃及兒孫直得海底塵生山頭浪起木人拍掌石女謳歌庶幾逼得箇太平消息諸法侶還見昔日天界宗泐禪師初參天竺廣智和尚智問國師三呼侍者三應意作麼生泐曰何得好肉剜瘡智曰將謂你有甚奇特元來無所得也泐便喝智擬棒泐拂袖而出於是頓見秘密法門而後大闡宗風以助無爲之化此非千古

之大奇特哉古即今也今即古也如今善世諸法侶英材拔萃不讓當仁授入此宗其誰能敵特來設供請我衆揚宗旨畢竟作麼生是相爲處乃呼云諸法侶會麼撥轉上頭關捩子大千法界現全機下座

桐城吳雪厓農部張坤安兵憲暨吳聖脩吳豹文吳敬伯諸居士及法侶九一設供請上堂

師陞座僧問法王正令師已全提某甲今日無問請師不答師云千峰頂上起清風進云且喜和尚現大人相師云十字街頭石人舞進云恁麼則禮拜去也師乃云向上全提十方坐斷施大機用展殺活鋒始

能掃清魔外定奪聖凡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且道祕密關鍵是甚麼人纔通得昔妙喜和尚說法于徑山張子韶侍郎與馮濟川給事諸公議格物妙喜曰公秖知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子韶茫然妙喜大笑子韶曰師能開諭乎妙喜曰公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閬守有畫像存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像首時閬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子韶聞之頓領深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個五百喜乃許可之諸仁者還通得遮個消息麼若向遮裏透得不妨一賽

兩彩其或未然山僧打葛藤去也物是何物格是誰格二公秖知有物有格而不知無物無格如明皇當時秖見閬守爲冤對更不知此是畫像而入且在千里若謂必能斬其像首則祿山亦可以畫像而擊之矣又安能以不思議之神力擊其冤對之首乎不見耿恭拜井而湧泉李廣射虎而入石王祥臥冰而得鯉商丘奪錦于火中此葢以一念忠孝誠信之心所成也使彼當時有知識道埋生死利害之想則自心已陷於物累又何足以感格天地哉昔山僧閉關時有奇禍驟至建州柯賓明居士乃寄偈云釋迦牟尼

佛歌利割截身一刀斷不斷能忍是真心山僧答云欲截牟尼體揮刀斬太虛本來非幻化能忍者遭誅居士見之大驚曰我以能忍爲真心而浪公以能忍爲生死根本吾今乃知悟道人了生死在先了能所之心矣諸公皆鼎鉉重器忠孝天成尤能會世出世爲不二法方今天下多難能爲朝廷扶其元氣即此至誠足以感格天地矣又何內外殺亂不化爲清平哉雖然山僧又作麼生振起全機聳宗風吹醒乾坤夢佛日照回聖王心下座

博山碧潭遠覺雪琪一如靜休默觀諸上座請

上堂

約素問色身不入法身不任畢竟在何處安身立命師云大衆眼睛在你舌頭上進云謝和尚慈悲畢竟作麼生會師云你底舌頭在大衆眼睛裏進云承和尚指示師云閉着眼睛看取素禮拜師云若向上擧去直得黃頭碧眼忍氣呑聲若向下擧去直得白拈賊奴歡天喜地若總不與麼却使法堂前草深丈二土曠人稀相逢者少若總皆與麼未免胡張三黑李四分疎不下到這裏作麼生爲人也須是有縱有奪空假空眞殺人不見血痕活人便有生意始得不見

我博山先師初於此宗自視甚易及閱船子囑夾山云直須藏身沒踪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在藥山三十年始明此事乃大驚曰古人尚自如此我何敢輕視乃痛自苦參久之忽於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語下打失布袋趨見寶方先祖恰如方木逗圓孔了不相入自此再加逼拶偶一日見人上樹始大豁然方能於先祖處逼箇消息然山僧曾親從祖父參證過來今於靈谷開法汝等諸兄弟特地入山設供請我擧揚大事且作麼生是相爲處諸兄弟旣曾親近博山先師當必能參究此事如有入處正好出衆擧似爲爾證明其或不敢輕覷直須於祖父行履處參究箇透徹不然挾路撞着個沒面目漢把斷你咽喉大喝你速道一口氣不來畢究向何處去你到這裏也須是有轉身吐氣始得且道秖今又作麼生不是究家不聚頭各須拔出吹毛劍下座

牛首融悟接引閣體玄淨業堂見樸三上座暨傅仁宇鍾弘儀孫啓南胡耳門諸居士請上堂

師擊如意云會麼過去心不可得萬里山河憑點墨未來心不可得千古老猲一様黑現在心不可得天上有星皆拱北取不得捨不得相逢誰是知音客雖

然向下文長須看一則兩則世尊乞食歸空生特地歎希有德山托鉢出巖頭皮裏作陽秋一箇感悟流涕寒谷生春一箇撫掌呵呵吹毛露刃雖則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爭奈車不横推理無曲斷今天下多是兎馬有角犬羊無頭到這裏誰能作主得大自繇良久云有意氣時無意氣不風流處是風流下座

獨峰竹山禪師請上堂

師云壽昌先祖平生爲人壁立萬仞如一大好山相似卽我博山東苑二先師秖瞻仰有分此外雖有伶俐衲僧求窺其光影不可得故博山先師云山僧平

生得壽昌老人一箇不肯東苑先師亦云壽昌老人如一箇鐵橛子相似所以二先師一顯一隱各立先祖家風又非天下衲子所能造詣山僧爲他兒孫盍親從祖父堂與中來去秋到天界過張興公居士問曰弟子聞古今師資授受必親承許可何博山和尚自謂得壽昌一箇不肯便出世爲人山僧曰你知壽昌不許天下衲僧還有衲僧能如博山得壽昌一箇不肯者麼又問聞和尚昔曾親見壽昌不知得個甚麼山僧曰得箇不肯壽昌居士乃驚愕禮拜今山僧寓靈谷獨峰竹公先曾見山僧因問公於何處曾見

博山先師竹曰在天界寺山僧曰何不親到博山竹曰某家多病近於獨峰住靜山僧震聲曰死水不藏龍竹曰因先師令日得見和尚山僧曰見我且止何不掃先師靈塔竹曰某甲要約陳旻昭居士同往山僧曰此是你本分事何得扯他人作伴竹曰也要扯他一把山僧曰是你脚跟不得力也竹曰因自無力所以扯他山僧曰敗也竹公今復入山請山僧上堂山僧見其欲出世爲人恐其離師太早未盡其妙須於人天衆前與他決擇果於先師有得力處一一舉出與之質明其或不然正好如巖頭劃削雪峰成今

日之鰲山公案也竹公出衆看竹出禮云適勞和尚神用大衆證明已竟師云你自已本分一着作麼生竹云瞞和尚不得師云你當時從何處得入竹云不從他得師云遮箇還是現成話你別道一句來竹進一步竪兩指云遮裏怎瞞得和尚師云看你脚跟未點地在竹云佛祖也放不過師云何處見佛祖竹禮拜云謝和尚慈悲師云也須再來參始得下座

鳳林語錄

甲申重九師到杭州護法葛屺瞻徐大玉吳若谷徐九知張頤存嚴認公嚴無粅宋孔章王昭

平洪載之方子凡龔華茂宋子堅嚴子餐沈冠東錢亢子王以中洪玉衡姚愚谷偕子期兩設供請入鳳林寺院

師禮佛拈香畢陞座良久云會麼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知有個甚麼直下會取好復云二十七年中兩度曾到此今還特地來誰是舊知已莫是吹布毛底古烏窠麼須是會通侍者始得莫是問佛法底白侍郎麼須是八十老翁始得莫是重陽九日菊花新麼須是汾陽老漢始得莫是牛頭一枝今當重於鳳林橫出麼須向杖入良久處透過不觸不背始得雖

然今日得到鳳林全是姚愚谷居士前年於廬山先與諸公通一消息相挽始得從金陵一路來此以酬勝願其鴛鴦繡出妙在金針不落文彩更須着眼秪如杖人既已親到與諸公親見了也就中還有親切提持事也無復云會麼明聖湖中龍躍起越王臺上鳳飛來珍重下座

師到龍門寺石雨大師偕諸法侶請上堂

石雨大師問云君臣未定賓主未分賓主叶和如何開示師云彩霞籠玉像個裏自分明進云秪如低處低平高處高平又作麼生師云顧鑒木□□天然成

照用兩大師顧大衆云畢竟是遮老漢師云也須師兄證明僧問佛祖近傍不得的人未審和尚如何與他相見師云腦後着雙眉進云莫遮便是相見處麼師云蹉過了也進云此邦不入彼邦不居且道他居何國土師云頂門突出進云杲日當空又作麼生師云誰敢妄自瞻仰又僧問青青翠竹片片白雲賓主相逢合論何事師云獨許當機作者知進云龍吟鳳舞是何祥瑞師云可中消息誰能會進云恁麼則月色四時好秋光君獨知師云且莫閒說話又僧問古云任他風浪起只是不開船不開且置假如船至江心風浪倏起時如何師震聲云把舵人在那裏僧禮拜師云險進云但看中流橫擊楫直教海外不揚波師云須是其人始得乃卓拄杖云爲訪同人度遠峰龍門聳峻賴孤筇相逢不更傾心膽共看浮雲天太空諸仁者正當浮雲天太空時作麼生到遮裏縱是明眼作家誠難話會在今日徑山特訪龍門承堂頭石雨法兄及諸禪侶渙用激揚宗旨命登此座不免客聽主裁相席打令去也諸仁者還見龍門風景殊特麼益主人立處高巍會同雲月谿山之同異可中嚴密妙盡君臣偏正之尊卑孰有門庭施設堂奧渙

微能過於是以故門下英才濟濟克紹芳規此後大法振興正未艾也又何有浮雲之弄太空哉雖然如是古人云萬里無雲青天亦須喫棒今此浮雲弄空我與法兄將何處分使彼爲霖爲雨去好知淵默有真龍

甲申仲冬南浙諸大護法宰官偕餘杭邑侯諸鄉紳居士及闔山耆宿大衆請師住持徑山入院上堂

師到山門喝一喝云入門須辨主端的此中明如何是端的全身撥入始得到彌勒殿云大坐當軒等閑

那箇特地撞着知音我唱須是你和到大殿禮拜起指法座云正令全提當央直示更有向上一路麼千聖不傳聻且看新徑山長老爲汝大衆逼箇消息去乃陞座祝聖拈香訖維那白椎竟師以如意畫圓相云會麼大圓照內凡聖交參雙徑峰頭人天圍繞到遮裏文不加點新長老秖好證明雖然如是也須是頂門具眼肘後懸符底人始承當得昔唐朝本寺開山法欽禪師道風聞於京師代宗皇帝遣中使詔至闕廷咨詢法要同弟子之禮一日欽師見帝乃起身帝曰禪師如何起身欽師曰大檀越何得以四威儀見貧道帝大悅謂南陽忠國師曰朕欲賜欽禪師一號國師欣然奉詔賜國一焉欽師辭歸山帝曰彼地衆生當得度與此地衆生何殊欽師曰實無有一法可度衆生者帝益深重之師云諸仁者你看他一個佛心天子一個法眼宗師一唱一酬兩鏡相照是法平等妙密圓明山僧旣膺法席正當於黃金殿上揭開日月之光華白玉毫中指出古今之主宰始不負一人有慶千載同風敲如意云若於遮裏會得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又何有世法出世法彼此先後之不平等哉秖如今日諸護法特請開堂祝聖共致

太平作麼生道金輪逈出中天照萬世謳歌頌聖明

結椎下座

結制上堂

師舉妙喜禪師云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屋裏坐趙州和尚吐心吐膽恁麼告報也還有知恩報恩者麼師云大小妙喜不識好惡盡大地人被趙州老漢剜了眼睛鼻孔將個無位眞人推下萬丈深坑至今求出頭不得徑山別出隻手救拔他去且作麼生救拔他金佛須度爐木佛須度火泥佛須度水眞佛不許他在黑山下作鬼家活計直教他劍刃上行火燄裏走入生死流闢聖凡路顯全機大用向如意子頭上續佛慧命去會麼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手眼更須參

臘八日上堂

今日正是二千年前黃面老人在雪山於此夜觀星自謂悟道之時也殊不知當時巳打失一隻眼直得四十九年撈天摸地無有尋處忽於糞掃堆頭拾得一個泥彈子於靈山會上百萬衆中驀爾拈出獨迦葉不知好惡破顏微笑特地被渠將眼換去却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於汝勿令斷絕從此西天東土被

遮彈子換了多少人眼也且道世尊初生時指天指地顧視四方稱我獨尊是個甚麼眼如何更到雪山始稱悟道又是甚麼眼再至末後拈花付囑迦葉遮又是甚麼眼如此簡點還有同别否遮個法眼還是本有耶本無耶若是本有何更分付若是本無雖付何用秖遮誵訛如何辨别須知諸佛悟處是衆生迷處衆生悟處是諸佛迷處若向遮迷悟關頭透得過始可與佛祖爲師開人天眼縱横凡聖隨類投機雖然如是我試問諸人衆生迷處即是諸佛悟處人皆易會及究其衆生之所以迷諸佛之所以悟未免昏

天黑地更問彼衆生悟處即是諸佛迷處衆生既悟則不得爲衆生諸佛既迷則不得爲諸佛矣秖遮個迷悟畢竟作麼生此不惟未開眼者決擇不下即有已悟此事而未透末後牢關者亦未免認影迷頭也況其餘乎不見古人云須知迷中迷悟中悟迷中悟悟中迷若向遮裏一一透得過始能勘破從上佛祖敗闕更不向從上佛祖納敗闕也秖如今日徑山全提一句又作麼生擊如意云擊開封外無私眼印破古今凡聖心

太倉惠明禪人設供請上堂

舉南泉和尚云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犯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不免犯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云遮偷懶撈天漢好與一頓痛棒既有個牛兒便當隨處放牧但勿犯人苗稼使他水足草足自然不東觸西觸矣如我山中許多大衆必求饑飡渴飲豈可空腹高心強謂隨分納些些即飽足也又況國王水土如天地養物曾不限人孰不取足以負其大檀施乎還有爲南泉雪屈者麼惠明禪人從太倉來於此設供請山僧與他舉出本願尚欲爲閤山作財法等施之會雖然更須

知有普供養意旨始得如何是普供養意旨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剎旛竿上煎鎚子三尾猢猻夜簸錢若于此薦得則供養也足俵䞋也足無佛性狗子喫得飽[食朋]餑地撒糞撒溺去纔是平等也會麼欲得不招無間業須轉如來正法輪

淨慈語錄

方書田相國張坤安撫臺偕諸宰官居士四月八請于淨慈寺上堂

師拱手云恭喜諸公人人頭頂天腳踏地眼放光口出氣從古以至如今未曾絲毫變異道個本來是佛

自已糊塗更若向外馳求轉成鈍置當年悉達太子纔生下來不守本分誇張尊貴遭他傷觀不肯却成一場笑具既然如此今日方相國諸公爲甚請來淨慈發揮大事不見道藥因病險製尤奇劍爲仇深磨更利喝一喝下座

丁亥夏陳旻昭同宋其武呂霖生石象雲譚粲生董孔昭朱成之趙蘊伯施元引甯仍叔王彝如朱允升周吳昉王奕文顧與治謝載之王爾玉余未也張季筏胡星卿紀伯紫曹粲父張僧持監院耆舊諸法侶請于大報恩寺結制上堂

師良久云會麼黃閣簾垂誰通密意紫羅帳合謾擬眞音可中別有生機天上人間罔測所以尼山耳順已曾知命而來百丈耳聾却因捲席之後到遮裏也須是親的透過始得諸公還知耳順消息麼敲香案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此正是孔子見溫伯雪目擊道存時也還知耳聾消息麼震聲喝云虛空俄粉碎大地忽平沈威音王未睡彌勒豈惺惺此正是海公被馬大師喝倒雄峰時也若不是進步竿頭全身透脫安能橫身异路到處稱尊今爲陳旻翁壽　諸大護法合請山僧舉揚向上還知所以壽佛祖慧命底意旨麼旻昭居士夙承願力以法界莊嚴作老萊子斑衣妙舞供奉十方慈父各各破顏而笑曰善哉我此正法眼賴汝護持者之增年即使我佛生之慧命常住不滅也如此妙舞現在諸公目前露地矣於此薦得何待別起眉毛始存道妙耳聾三日乃振全機也耶復擊如意云特地豁開千聖眼大千花笑法王機

劉良弼翰林爲薦封翁爾敬居士請上堂

世間多少英奇誰知自家主使自家主使不知如何了得生死試問是誰使汝生死誰是了生死者誰能

入聖超凡又誰了無取捨須知吾宗有賓中賓賓中主主中賓主中主如何是賓中賓眼迷徒自墮風塵如何是賓中主百花叢裏有歸趣如何是主中賓垂手街頭等箇人如何是主中主不動聲光動寰宇於此一一能發明頭頭各有稱尊處諸仁者今日是劉良弼太史爲薦揚封翁爾敬居士請山僧陞座封公昔皈依博山先和尚即參究父母未生前事後受華山昧師大戒而操履益精嘗與余未也居士同參互相激發客秋偕賢橋梓參予于濟生菴呈見請益自謂於良知性善有契入處予曰此孟氏之學固不易

到據吾教旣爲良善正是六識功勳邊事至于知見立知是無明本必須參透向上活句始得本地風光封君於是執計頓消大有省發先是其弟司馬公嘗夢封君手持五燈會元一卷訝之至今春餓然坐逝即命司馬書偈曰身心本來淸淨父母未生可證夢幻泡影一空依舊靑天明鏡始于此徵其平生參究之得力正余所謂百花叢裏有歸趣是也使公更假數年自當湙參諸祖門庭堂與如裴公美楊大年振大機用也雖然太史能承父志不讓當機直下勇銳向上全力荷擔則扶樹吾宗傳燈千古豈非遭際之奇特哉且更作麼生薦揚聻偈曰風光匝匝廻埃塵就路還家妙轉身空刦那邊移一步大鵬生下玉麒麟

孝廉巫瞿庵薦父思眞公母孫氏文學孫仲長薦父益繁公母陶氏李仲宋薦父愁庵少參公請上堂

人非法不行法非人不立人法兩相成超然還獨出如何是獨出底消息卓拄杖云向遮裏薦取遮裏薦得不惟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亦可攬長河爲酥酪指大地作黃金玆有巫瞿庵孫仲長李仲宋三居士爲薦嚴慈求超生出死與存亡兩利之法此須人子有至誠心方能感通父母如何是至誠感通處復卓拄杖云向遮杖子上感通得便知自己性命落處知得自己性命落處則知父母性命落處亦足以感佛祖通鬼神參天地贊化育所謂你有拄杖我與你拄杖你無拄杖我奪你拄杖忽然跨跳上三十三天觸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作麼生復卓拄杖云咦向道是龍曾不信天田飛舞始驚人珍重

高玉鉉同繆華閻吳台衡居士請上堂

師云有時相逢不相見有時相見不相逢東山起雲西山雨南山燒炭北山紅無位眞人面門出入沒縫塔子透徹玲瓏現成公案好與痛棒三十禮拜了退一任齊立下風吽吽太平景象無人識大坐當軒笑浪公珍重

獨峰竹山禪師請上堂

師陞座獨峰禮拜問云先師在昔一登天界和尚於此四坐道場佛祖盡力道不出的和尚作麼生爲人師云一箭透威音當機誰中的進云即今宗風大振英傑堂堂和尚未出方丈全身已露誰是知恩報恩

者師云拍拍是令少能和進云恁麽則博山之道應隆壽昌之脉愈遠也師云性命却在杖人手裏進云和尚不得孤負他人師云別有一機去向在進云和尚也須珍重始得師云當知有辨驗處峰禮拜歸位師乃云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何勞重指點各自應開眸雖然淸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猶墮位到遮裏直須知有出就入就底宗旨始得博山先師一枝撑天焰地底法道自雪關師兄示寂後此事耿耿在我心中前年在靈谷開期獨峰竹公特來相見請我上堂會於人天衆前大爲激勵竹公亦潸爲感發

嗣後竊念先師法道不可斷絕乃勉自應世爲人然尚有數人出博山門者皆各化導一方亦是使先師門風不致寂寥其誰親承付囑覿體承當者哉今予主報恩法席竹公復來請予上堂足見虛懷就正之誠予旣不忍負先師寧忍自負負公而不爲光揚前後之事乎昔巴陵鑒答僧三語僧舉似雲門門云老僧今日忌辰只消舉此以爲供養杖人亦有三語今問竹公若答得的當正好于此供養先師竹公出衆答話竹進前師問推倒與善大好山如何是壽昌祖翁田地峰云今日與和尚親相見又問擊碎船子沒蹤跡如何是博山先師法身進云道嚴特爲先師來又問喝斷洞上逆流水如何是曹溪正脉進云大衆俱有分師云答也答得恰好只是門庭邊事堂奧中事還須問取杖人峰云道嚴親從祖父堂奧中來師云脚跟下地深三尺渤海難將雨露酬進云總瞞和尚不得師云白浪滔天須着力持鍬歸去骨毛寒進云困龍飛上天去也師云好好在遮裏着竹禮拜師下座

雪嶠大師示寂訃聞金陵譚梁生司成同張如盤太史錢文靑兵憲黃玉耳總戎蔡二白職方

黃觀之解元劉今度明經薛更生謝狂之顧與治姚伯右余未也諸文學請上堂

從上東西老古錐更無一法奈何伊渠儂却得超心法欺盡世人人莫欺噫嘻嘻有誰知天上人間儘着疑疑情脫許他悟此超心法諸仁者還知徑山雪嶠大師行狀麽其生平參悟已自希奇出世爲人偏生怪異以故不落諸方格套使依門傍户者無能凑泊乃目之爲散聖正是他凡聖不測處不妨惑亂天下人瞞殺天下人留此一種毒氣于千百世下有人向遮裏知得活得許他與大師相見不見唐宋二支五

派正盛之時有丹霞燒木佛玉泉書布袒蜆子臥錢爐普化翻筋斗輩縱橫格外傍打正敲破盡五大宗師門庭施設之執計雖彼承接難得其人然其法乳風流自足潤沃千古如龐梁生居士親大師四十年來自謂不能不疑不敢不敬始終覷他不破山僧謂此正是他超心活法若使人覷得破何處見得他不落聖凡之機今當大師蛻然不寂公深有感激乃偕諸公請山僧舉揚大師末後秘旨諸公直須向遮裏親得大解脫法始不相孤負也會麼紅爐餤裏看飛雪白刃霜前拂大旗

藥師庵法侶暨諸居士請上堂

師拈如意云會麼門迎柳色黃金嫩院送梨花白玉香特地東君能自薦肯如蜂蝶去來忙諸仁者那箇是東君輊果能于此薦得則隨緣作主遇物明宗出入自繇縱橫無礙擲大千于方外納須彌于芥中何有凡聖眾生世出世法而不歸此大圓鏡智雖然也須是開得頂門眼提得肘後符始得不見儒門高弟如子貢尚乃末年始窺得孔子堂奧中事乃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此道深微非見聞所及而學者不失于淺正昧于淺也何故聖人之道形色即是天性事人所以達天會無內外淺深之分何有文章性道之異若非親見此旨安能一貫天人哉此惟我佛說法嘗于聲色塵勞示人本分大事故文殊末後乃請佛再轉法輪佛咄云文殊汝將謂吾曾轉法輪耶吾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若于此薦得則知孔子之言文章與世尊之轉法輪皆不可以語言文字會也秖如山僧今日陞座拈出現前人境還與孔子世尊有同別也無莫將聞解會埋沒本來人乃擊如意下座

桐城倪資生臣北伯姪夏廣生生生兄弟設供

薦親請上堂

師舉如意云會麼當機不昧透徹古今一念現前迴超夢覺親莫親乎父母大莫大于眾生若欲頓拔生眾開悟性靈不從參證過關何能報此罔極不見宋時有樞密師川徐公每侍先龍圖請法昌及靈源語論終日徐聞之貌如也及法昌歸寂在談笑間徐異之始信此道後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因請靈源歸孝址說法源登座曰諸仁者秖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着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遮着萬卷書底又向甚麼處着徐聞灑然

有得遂曰吾無憾矣源曰學士見箇甚麼道理便恁麼道徐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源曰恁麼則老僧不如徐曰和尚是何心行源大笑于是徐公嘗與朝士同志者挂鉢于天寧參究此旨以故傳燈至今煥然不昧今桐城倪資生臣北伯姪夏廣生生生兄弟昔常侍其先人參朗目憨山博山諸大師深參性命故倪司空致仕林下與雪琪上座爲方外友臨終八十歲握手談笑而逝其夏明府與倪處士皆超然獨脫而終此鄉黨中人人瞻仰發心以佛法爲有靈也今資生居士長齋繡佛誓心與諸君從山僧挂

鉢于祖堂求明自已着落不鈍置于則諸君與徐樞密千載同風且與世出世開法身慧命妙密相傳爲至親至孝也山僧更爲頌曰夜半方明朝不露劫前消息孰能知于斯不昧真宗旨彩鳳繽紛天外飛下座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四

門人　大機　大忍　大寧　大別　較

上堂

戊子六月期王曹溧父文占吹臺特臣倡興靈山古刹偕陳涉江杜退思惲道生湯秩斯孫仲長陳六符暨本寺法侶請上堂

師陞座僧禮拜問靈山昔日拈花無相今朝遥佛不落古今一句請和尚舉師云目前無異路千聖不存機進云恁麼則釋迦拱手彌勒低眉也師云闍黎何

自陷其身進云某甲不敢弄影師云草裏漢僧禮拜歸衆問龍游雲刹四海皆驚爲甚德山親到龍潭却言不見不現師云自眼不見眼當局反成迷進云爲甚吹滅紙燭乃大徹悟師云撞破虛空始痛心進云某甲今日親見和尚也師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僧禮云謝師答話師喝一喝乃云天飛花片地湧靈山一場雙選千指同參諸仁者參個甚麼諸佛嘗示人父母未生前事有能參得透則可以超生死出輪廻證菩提成法界諸祖嘗示人向上不傳之旨有能參得透則可以超迷悟出聖凡闡大機明大用聖人嘗

示人未發之前一着有能參得透則可以擴致中和彌綸位育今大檀護乘夙願力共扶靈山剎竿以續太平慧命仲掌云卽此是花更將何拈若問靈山親付囑春風拂面誰儼然且道親相付囑以何為驗柳渠全身擔荷處滿江花片是同參

大圓張季山封君偕侄輿選旭海居士設供飯依請上堂

師云奇特不奇特當陽常赫赫諸佛及衆生皆承此恩力且道承甚麼恩力看看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原來是個饅頭臨濟到此却喚作無位眞人雲門到此却喚作乾屎橛雲巖却喚作十八女兒不繫裙趙州却喚作青州布衫重七斤楊岐却喚作三脚驢子弄蹄行楊大年却喚作八角磨盤空裏走杖人呵呵大笑遮一隊老古錐掠得些子光影便能掀天揭地越聖超凡倒用横拈得大自在請問是何等恩力尚漫漫耶今有張封君偕侄特來飯禮靈山自言先年因病得學玄門與修止觀持素二十餘年及見禪關策進傳燈諸錄始知向上宗旨必求如何得到透徹田地杖人曰只今有甚不透徹處若透得無論大小淺深世法出世法皆是本分上事卽如顏

子未聞克已復禮之前不免向外馳求仰鑽瞻忽愈於已遠及夫子善誘文以博我禮以約我於我自已上求未見我時雖欲罷不能及至才情俱盡始見眞我如有所立卓爾自此之後雖欲如從前更為仰鑽瞻忽末由也已如顏子自述豈非世法之最直捷哉猶是明了意識邊事因更進以馬祖扭百丈鼻孔機緣便當直下知歸無復如野鴨東飛西飛去也百丈知歸之後便能當堂卷席及聞一喝三日耳聾頓發全機大用翁能如此參去則今日機緣更奇况令嗣緣雪公淡飯心於杖人從此賢父子遊行之處相與出大手眼拽回天下人鼻孔靈山慧焰豈不快哉諸仁者還知快此直下麼捏一拳拍一掌下座

大音惲道生大劍唐祖命二中翰飯依請上堂

僧問和尚開選聖場還選甚麼人先入師云門外漢問甚麼進云某甲一無所能請和尚垂手攜入師云點卽不到到卽不點僧禮拜曰謝和尚婆心師云自撞人不許在此師舉恭五岳云三界是大戲場究竟傀儡係何人提弄浪杖人云十方為空棋局始終着子總自已主張有能於此問答透去不妨縱横自在更須知有向上關棙子在昔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

少時養一鵞於甁中漸見長大如何得不毀甁而令鵞出南泉召大夫陸應諾泉云出也遮老漢只知欲使人出甁不知自已被語脉轉却若是杖人待彼應喏但云甁在那裏豈不令他超然神解意陸公設此一問不知千古多少人為他所甁極盡佛祖神力有呼拔不出者其孰能於此自神解哉惲唐二居士為人博雅慷慨志趣非常適於姑孰一晤卽傾倒生平且日夕周旋山水之間扣擊古今疑義茲特皈依求向上拈提使於此公案透得則一任逢場笋舞當局開提又如古調發音太阿出匣有何不神叶耶更作麼生收煞聻一呼震醒威音夢古劍揮來凡聖驚下座

結制上堂

師卓拄杖云會麼拄杖從來秪一根出生佛祖了無痕如今卷地揮天也誰解當機承此恩諸仁者還有知此杖頭落處者麼古人云識得拄杖子一生參學事畢又有云識得拄杖子正好買艸鞋行脚又有云你有拄杖與你拄杖你無拄杖奪你拄杖靈山門下則不然須要與拄杖子作得主底方可兩手分付秪如今日一結又作麼生復卓杖下

惲道生內翰薦父神武參軍敬止公生忌日請上堂

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牡丹花下睡猫兒向上之機須自悟諸仁者父母生子於未生前父母不知子生於父母未生前子亦不知父子不知故以恩愛而成能生所生之因緣父母既生子後養育之恩大於天地子既生父母後親愛之至性與天成有其身者不敢遺其親有其親者不敢虧其身不遺其親不虧其身而能全其生身之本此眞世間之奇男子也惲道生居士孝友慷慨人所共推嘗參三峰大師於此必須知其源本今是參軍敬止公生忌特請杖人舉揚此中生意玅叶同難言也請作一歌歌曰乾坤而交生六子萬物化生生不已生不已原始反終只此子世尊心悟證無生孔子朝聞夕可死死而不死生不生聖凡界外任縱橫惲公能悟此生意百尺竿頭進步行一口吸盡西江水聽取日午打三更

陶自淑奉拄杖子設供請上堂

師舉杖示云我有能無法界之有我無能有法界之無我放能收法界之放我收能放法界之收更須知縱橫於十方法界中使迷不能迷使悟不能悟在聲

色而超聲色在異類而超異類在尊貴而超尊貴別
有一條根抵也須向遮裏斷命根始得今陶自淑偶
得一奇特拄杖敬奉山僧拈提縱衡用舍只今當央
拈出還有薦得者麼復卓拄杖云卓開千聖頂顱上
擁腫支離橫古今

法音偕諸居士請上堂

古佛空王傳正令拂艸交蘆齊選聖十字街頭石敢
當儼然入會求盟證文殊問獲何圓通昂首仰天渾
不應頓使枯木與寒灰發蹶生花明性命明性命如
今四海清如鏡一句靈然定太平個個超凡還入聖

汝法音諸人到遮裏也須辨個鐵石心腸始透脫得
然干證噫切莫被他石敢當瞞定

俞陵霄焦得所等薦頓子禪人請上堂

月落潭無影春歸谷不知枯木龍吟處紅爐水結時
頓子平生苦心未必透得如今然矣還有知他落處
麼若不知他然處則汝等生處亦不知也又何異於
然哉汝等須直下踢破遮生然關頭與他打個合同
始得不則依舊孟八郎也

薛異凡吳君重請上堂

豁開戶牖當軒者誰青霄散彩白日揚輝丹霞燒木
佛却向寒爐添炭翠微供羅漢何似鬧市鼓吹馬大
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正是如蟲禦
木偶爾成文薛異凡祈嗣特向靈山飯十方賢聖端
有感應在會麼爲兒不識承渠力養子方知父母恩

師在太平萬壽寺陳旻昭劉瀞楦惲道生湯秩
斯吳玉林楊容如楊巖公王允大諸居士請上
堂

師卓拄杖云會麼今古會無昧分明在目前有能知
此意紅日麗中天諸仁者還知從上佛祖出世意旨
麼秪要求個不被人欺與不自欺底人始能自安性

命及與盡大地人安立性命成就本來法界我試問
汝諸仁者還有能取東方虛空安於西方者麼還有
能取西方虛空安於東方者麼還有能取南方虛空
安於北方者麼還有能取北方虛空安於南方者麼
還有能取上天安於地下能取下地安於天上者麼
若有能者好與三十棒有不能者好與三十棒何故
賞罰分明正令行自有知音能點首復卓拄杖歸方
丈

戊子午月吉祥寺法侶請上堂

師卓拄杖云會麼趙州云有佛處不得任遮沒瞻量

漢若是杖人偏要此中安任如有古佛再來却敎他與杖人提瓶挈履指示他解脫法門州又云無佛處急走過遮沒機用漢若是杖人偏要此中從容如有邪魔外道却敎他與杖人酌水獻花指示他秘密法門何則不見道舉頭天外望誰是我般人也須知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始得不然繫驢橛漢又與麼去也何處有恁麼事

西江奉新嚴省齋居士請護國上堂

師卓杖云橫拈拄杖笑呵呵徹底風流奈若何慚愧古人無伎倆大家撞入葛藤窠古人爲甚撞入葛藤

窠祇爲他要與人通消息何則若棒能與人通消息則盡大地當連架相打去若喝能與人通消息則盡大地當雷轟霹靂去若言語機鋒能與人通消息則盡大地之乎者也夢想顛倒去祇如西江嚴省齋居士久欲親依杖人乃今特地請陞此座又作麼生杖人到此更不與他要通消息然則又上堂作麼祇因旭日臨青嶂喜對山河焰眼新卓杖下座

一　丙戌臘月少宰陳百史宮詹方坦庵司成譚梁生侍御李少文陳旻昭沈得一司馬蔡二白農部顧遂初憲副易起也水部萬遇庵董孔昭別駕劉廣生中翰梅生生明府李石蘭孝廉朱允升王穆如劉純之吳二公明經劉今度文學張興公李何事顧與治張文寺季筏幼仁謝在之陳非白余未也于大宗紀伯紫歐陶正周子方淑子徐冲而李子猷宋亮公倪止先雨先陶肅公張僧持期王谷語千輻幻愚偕本寺方丈無蘊人休智林潤石諸耆舊請入天界院上堂

師到山門震聲一喝云善世法門開也大衆向遮裏入到天王殿云佛祖門庭也須是撑天拄地底漢子

始支持得不因今日事爭見此中人登殿禮拜起云見麼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指法座云看取新天界王法杖人直上須彌燈王佛頂額上全提正令去也卽登座拈香白椎畢師良久卓拄杖云會麼過去諸佛呑盡鐵丸心已爛退步一邊未來諸佛欲上刀山脚未登齊立下風現在諸佛鑊湯滾處正翻身聽令有分祇如今日新王法杖人又作麼生不行諸佛行不受諸佛報聊借此游戲以闡解脫道三世諸佛性命在杖人手裏杖人性命諸佛摸索不着所以放行也繇我把住也繇我不放不把也繇我須知放行也大

地山河心眼露白牯黧奴笑不休把住也鐵壁銀山風不通黃頭碧眼吞聲氣不把不放也橫拈拄杖當軒坐殺活古今人不知雖然如是今日山僧陞座還有異方便助發第一義麼昔裴相國一日捧一尊像跪于黃檗禪師前曰請和尚安名檗呼云裴休公應喏檗云為汝安名竟杖人曰遮兩箇弄泥團漢互相鈍置不少若是杖人見他請安名但震聲一喝使他兩手放下翻騰而去也若作裴公見他云為汝安名竟便好將像驀面一擲使黃檗通身手眼無所施設杖人如此也不是埋沒他何如我天界諸公人人鼻

孔撩天箇箇脚跟點地又何待依草附木而弄精魂以自昧其本分事乎會麼五色彩霞籠玉像超然一句報昇平結椎下座

太平府素褒勝公偕諸法屬請上堂

壽昌先祖登峩峰云踏上雲頭第一峰眼中廣博小虛空當初欲見無縫見今日相逢處處同博山先師云分明都道破了若向遮裏會去洞山大師在汝諸人脚跟下放光動地入寶鏡三昧山僧云若向遮裏會去也須鋤破大好山始解使洞水逆流不然慧命一綫猶自怕風匿影了也素褒勝公嘗親參先師力究此事先師寂後潑自掩關每於寤寐念先師之意輙感泣不置今聞山僧在此特來謁見予問公見先師有何言句公曰曾問如何是某甲本來面目師曰只今是甚麼面目某云不會師呵呵大笑某更乞和尚方便指示師云但恁麼看去自有契會時節杖人曰遮老漢龍頭蛇尾可惜一箇好笑分付得沒着落公曰此某甲不會處杖人曰上座正鬧在且去別日來公禮拜今日請山僧陞座不免重重舉出祖父家私盡底拋向諸人目前也還有徹見本來面目處處逢渠者麼若有則從上宗風曾不用畫蛇添足也其

或未然家家門前火把子照破虛空舊面皮

蔡司馬二白顧農部遂初沈待御得一易大參起也請上堂

當央直指未免誵訛出格全提却成鈍置何似春日融融消落銀山之雪春風拂拂吹開鐵樹之花木人得趣以高歌石女知音而寄和此段天機太煞超絕正當恁麼時釋迦熱肝膽達磨冷眼睛與山僧鬧拄杖又如何分付噫到遮裏也須是箇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底漢子轉得身來入林不動艸入水不動波拈一莖艸作丈六金身拈丈六金身作一莖艸方

可與他通此消息秖如今日山僧當作麼生舉揚若論此事瞞也瞞不得人欺也欺不得人但要諸公於脚底下命根爆然迸斷便能截生死流出聖凡路于無佛處稱尊也雖然畢竟如何是向上宗旨從來海嶽歸眞化未有乾坤陷古人

風雋偕諸居士薦蒼森禪人請上堂

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斬釘截鐵人不肯通一線昔龕上座任山遮漢太孤絕生一日賊來索寶撞着對頭也龕云僧家之寶非君能用猶弄死蛇枉賊云你但將來管我能用不能用道得鮎魚上竹竿龕震威一喝果然果然賊大驚揮刀便砍痛快痛快可惜遮賊一場懡㦬去也蒼森禪人常參天童諸老每於棒喝下不能頓斷命根去年偶遭奇禍直得一刀兩段今日其弟與諸道友特請薦拔他若要我薦拔更須與一刀何則懸崖撒手自承當絕後重甦欺不得

劉令度朱允升同李侍御張僉憲萬工部鄺明府及顧與治謝在之馬泰昭許青玉陶爾公李坤宇宋振南諸居士無塵洞一諸法侶請上堂

一不成八不就任穿鑿不漏逗勘得破呵呵笑且道笑箇甚麼笑他跛脚老雲門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

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將山門來佛殿裏拈佛殿向燈籠上遮漢移星換斗卽不無若是此寶三生六十刧也未夢見在或有問山僧如何是此寶向他道天晴日頭出落雨地下濕啞子喫黃連誰知甜如蜜

翁元所諸居士求嗣請上堂

師舉拂子云會麼瞿曇老子向門上被我遮一拂正拂着他平生痒處乃大叫曰奇哉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着而不證得作是語已時三十三天善法堂前法鼓自鳴諸天帝釋皆悟無生法忍十八重地獄悉皆頓空餓鬼畜生諸阿修羅皆得捨貪嗔痴愛證解脫道地藏菩薩顧閻羅王撫膺大喜曰省我等多少氣力娑竭龍王大震波濤湧出無量寶藏充滿世間遂使富貴者鄙吝併消貧賤者貪求俱息瞽者兩眼洞明聾者雙耳通徹病者不藥自愈跛者不扶自行乃至五逆十惡賊盜爭奪之心一時俱化爲清淨妙覺而少林老達磨回頭一覷生大慚愧羸得隻履西歸獨我天界禪堂諸子尚自不覺不知於七尺單前睜着努目正當挨撥時山僧拄杖子忍俊不禁一頓趂出山門外諸子面面相看不覺大笑設供諸居士見此奇特生大歡喜却如求嗣

之久忽聞房中𠚕地一聲生下一箇男子相似且道承誰恩力乃得恁麼復以拂子一拂下座

圓通社萬緣社西方殿淨如同衆居士請上堂

佛殿裏燒香山門前禮拜鐘樓上念讃牀脚下栽菜若也會得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賞你一箇沒孔鐵鎚若也不會八稜著地一竅通天賜你一掛寬皮腰帶常啼菩薩賣心肝無厭足王好捏怪觀音騎得三脚驢撞倒街頭憨布袋憨布袋笑哦哦一毫不了萬般差鷹得西方日出卯便能火裏種蓮花

無爲州諸居士請上堂

師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秖如無爲作麼生學心作麼生空心空之後又作麼生一人曰夜來有一大變事十字街頭一口井不知被誰偷去一人曰恠道早開大門只見街路上濕一人曰不必忙我遣虛空去追捕他怕他走向州裏去不成一人曰莫道虛空去捕他直饒遣萬象森羅去敢保你尋他落處不着一人曰你遮一隊大妄語漢一箇箇好與痛棒三十一人曰你遮不通漢底痛棒吽阿誰喫六人爭競不下乃共造訴於沒盍載大王大王歎歎大笑曰聽訟吾猶人也安得必也使無訟乎我今爲汝判斷汝等當自悟之斷曰脫殼烏龜上酒樓從來醉不解眞愁忽聞紅袖一聲曲你若無心我也休我若休與你腰纏十萬貫大家跨鶴上揚州

南菴得一上座偕諸孫請上堂

大法有機緣當央誰感發若是英特人一通還百達昔龍潭信禪師家居近天皇寺信少年時常日以十餅饋道悟和尚悟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信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因而問之悟曰是汝持來我還復汝又何疑乎信於是有省遂投

出家得悟心要後信龍潭出德山雪峰一枝子孫果滿天下山僧曰天皇雖慣向冷竈下火龍潭却是皮下有血之人昔萬曆戊午山僧偶來金陵會印王襲明燈公一見感發即延居南庵命孫白業無文侍參學時予正與金正希焦漪園陳乾室吳遠菴諸公論道燈公喜曰此燈當開花矣不久予有事還閩而燈公亦謝世及予重來靈谷說法其諸孫頓悟輩復依止參學今又於本寺結制得一上座念其師之風志特請上堂舉揚從前機緣將以激勵後人不可不親師友求向上事也予亦感其繼世不倦故舉龍潭

公案示之安知非一餅之遺以啓法門之智種乎聽我偈曰一餅遺之蔭子孫從茲開我此宗門杖人三十年前事今日還它一餅吞

解制上堂

刻期取證何如畫水成文解制忩儀誰能懸崖撒手到遮裏須知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不見古人此處經冬彼處度夏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好與三十棒直饒一箇箇卸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做箇灑灑落落衲僧也須透過無上關棙子始得如何是無上關棙子倒得門前刹竿去不風流處也風流

癸巳秋至嘉禾梵受靜闍監院偕闔郡諸護法請上堂

古帆飛影到鴛湖坐我同人笑傲圖何似雲門枷卸漢東山水上倒騎驢若向遮末後句子薦得則知諸佛出身處別有生機一路所以德山云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秖如遮箇句子若非我同人如何得通遮消息不知我龍門顯聖一涂兄從何處放了遮毒氣剏發此保社於屁爬林內掀翻活埋欵人頭石堆頭火葬無依漢子拈一莖艸建立梵王宮殿入此門限使他頓斷偷心斷枯木椿示現丈六金身瞻此影光令彼全機脫頴不論船來陸來不涉程途底各與三頓了去佛到祖到無可安排中也要爲他處分乃打圓相云向我遮裏七花八裂卓卓出得身者始能消我同人毒氣使我此宗遮天蓋地去也還有當陽跳出者麼九萬里鵬乾海出三千年鶴掃空歸

偕靈巖儲和尚應朱葵石郡侯於眞如建塔請上堂

喝一喝云還有向遮裏入得者麼又一喝云還有向

遮裏出得者麼又一喝云還有向遮裏放得去者麼又一喝云還有向遮裏收得來者麼又一喝云更須向遮裏透得則許他是箇頂天立地漢子脚跟下有眼頂門上透尖迸出胸襟掀翻法界古佛今佛分座儼然賓主交參正偏妙叶十方分影敲唱同時豎拂吹毛如擊毒鼓斷他凡聖命根開我佛祖正眼且道遮一著子落在阿誰分上果有向遮裏得箇轉身出路則如昔日黃蘗呼來風凛凛裴休應處日團團長水於佛頂上生波彩雲向拄杖頭弄影到遮裏須知於全王郎滅處湧出大光明幢所以三峰和尚於此

提智證傳使覺範老人直得七花八裂文彩縱橫許
多人向遮裏要死不得死要活不得活正是羅紋結
角處又誰能於此透去乃有追古遺風如龐叟者朱
居士父子一門紹述祖先皆是從佛口生從法化生
發此重興真如願力振起創造機緣故有印白上人
造端文節法師始終成此多寶奇特更有三個漢子
如常不輕且現三頭六臂敲磕無限頂門正當親見
法華一會諸佛同時以故驀劄相逢機輪互換直使
現前人人各光焰破今古去也還有親體承當者麼
正好於此明證杖人適於舟中有一偈子對衆拈出

以似朱公載得鐘聲震水雲筆尖不點已成文裴公
風度今猶在孤鶩殘霞落一羣珍重

譚埽菴居士偕諸護法請於龍淵上堂

舉灌溪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演祖云同門出
入夙世冤家秖如遮兩箇恁麼道還有立地處也無
昔有老宿於門上寫心字壁上寫心字有老宿云門
上但寫門字壁上但寫壁字又有老宿云門上不必
寫門字壁上不必寫壁字何故文彩煥然杖人云遮
一隊沒孔鎚東敲西磕未免在門戶上起見何似泥
裏洗土塊有甚分曉處諸公也須知杖人此來舊水
須到龍淵是何緣故便是遮譚居士惹下此沒頭腦
公案要杖人與他剖判也還知此中底利害麼喫劍
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荆溪方舟請上堂

天花處處鳥銜飛浩蕩春光放翠微尼父曾言吾與
點風流千古幾知歸天不言而時行物生將謂藏舟
於壑以爲固有力者負之而趨正在昧昧又安知藏
天下於天下有不可得而遯之者乎到此須是通身
手眼已曾再三撈摝始得於指尖頭彈去逃魂蝴蝶
眉睫上掀落啼血杜鵑移步荆棘林中轉身月明簾

外於有佛住處竿木隨身無師表時垢衣垂手始許
他出鄽入鄽縱橫異類其中還有于藏舟不可得遯
處撩起便行者麼復喝一喝云看腳下

五龍坊衆居士請上堂

喝云會麼有物先天地呼客灼龜無形本寂寥隔鞋
搔癢能爲萬象主臨生招箭不逐四時凋平地喫交
有箇漢於此能抽腦後釘去眼中屑許他與傳大士
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切忌龍淵門下過直教打
折老驢腰何故相逢若不親錐撥千古喠噤恨不消

息波偕王文學張觀察項別駕諸公請上堂

師提杖云孔子不夢周公萬古人昏弗醒莊生能化蝴蝶大千物幻成迷文殊莫出女子禪德山不會巖頭意大悲菩薩甕裏坐道士酩酊捧漏卮原始返終天地可測橫施逆用鬼神亦疑看我杖頭指點便能突出神奇是何奇龍生金鳳子象趂玉麟兒太平曲調從斯唱請看新豐一手提

浴佛日高念祖請上堂

佛眞應身如井覷驢黃鶴樓詩崔顥漫題一棒撩空打出甕中之鼈誰能垂手無底籃兒自提正當恁麼時還有撞著至親更問是甚麼人者麼於百萬人天中見一箇跳出指天指地有箇旁觀不肯欲處分他者麼若有好與一棒若無好與一棒何故平分風月曾無異痛癢還他各自知如不知年年空將惡水澆頭皮

眞如鑄塔頂文節大師偕朱葵石曹秋岳諸公請上堂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重言不當喫瑯琊拽轉長水鼻吹散九霄雲天花仍亂墜揷莖艸而建梵王宮拈一花而傳西祖意薦取目前機莫作等閒戲法華以童子聚沙爲塔漸漸積功德皆已成佛道既

云皆已成佛則漸漸所積爲何物乎文與可胸中不有成竹何能疾筆一揮而枝枝葉葉皆成清風高節哉只今現前諸公儼然一會心中如不有佛何能敬禮如不有塔何能瞻仰如不知有向上事何能親向上事不見文大師朱居士與衆耆宿纔創造此七級之機則咳唾掉臂無非多寶玲瓏十方影現又況有生鐵鑄成底三個漢子東敲西擊使六種震動舍利飛光凡有見聞誰不平分此風彩耶今日特爲開鑄合尖一句作麼生杖頭點出千花影箇箇遮那頂上行

師於天界受請主博山

拈請啓云金風體露玉桂秋澄曹溪葉落歸根去時已是無口博山活埋不然有伴還能自來正當此際還有見棲鳳嶺橫抽撐月之枝浴龍池躍出拏雲之爪者麼既然如是何當年先師以沒巴鼻金鍼是好因緣時節乃於急水灘頭抛竹篙故溺殺無限英雄客乎乃喝一喝云看快返擲莫驚魂杖頭拏出雲巖路毒手推開良久門

乙未進博山方丈

卓拄杖云有時掀翻海嶽有時坐斷乾坤正當春風

拂座花烏盈庭能於未展坐具前翻得身未拈拄杖時開得眼更有誵訛在復卓杖云放過即不可笑破老門牙

博山上堂

僧問黃閣簾垂眞音弗露紫羅帳合寄信罔通如何得臣奉於君子歸就父師云揭出妙高峰頂日爍開東土與西天進云金鍼暗度列即不點玉線曉穿黙即不到如何得敲唱俱行正偏兼帶師云少林巖上花含笑誰見風光特地新進云當機微笑窺見一斑依位無言猶虧全體如何得心髓相符門庭克紹師

以手握拳云還有窺此中機密者麼進云任從天下樂欣欣我只是不肯又作麼生師云放收別有家風拄進云恁麼則虎出渡河皆此日珠還合浦喜今朝師云還須透過鐵壁銀山始得進云不因舊地雷聲發爭得先天春色回便禮拜僧問逢人則出因甚出則不爲人師云風前吹玉笛那箇是知音進云逢人則不出因甚出則便爲人師云倚杖當央立其誰驀地來進云出格人又作麼生相見師云戴箇硬頭來承去進云衝破碧琉璃也師云袈裟圍下是甚麼消息僧喝師亦喝僧禮拜師呵呵云看破了也僧問如何是先博山大體師云老鼠咬心肝猶兒痛不徹進云如何是次博山大機師云剝了鐵牛皮誰見眞心印進云如何是新博山大用師云撞破兩重關來喫拄杖子進云歷世家風獅子吼驚天動地震乾坤師云打折你驢腰僧禮退師乃喝云會麼秖爲孟春猶寒恭惟當山堂上先老和尚起居萬福且喜尊者躍躁羣英氣生卓拄杖云看看先和尚騎了青金山王額虎雄視耽耽也還有衝風激電捺命直前不犯耳邊之鈌能追足後之塵者試出來探我此藏身沒踪跡之消息待我痛與一棒教你皮毛脫落血濺梵天

何等暢快惜乎一等沒眼腦漢將謂先老人最初把斷太危末後收來太急殊弗知不過傾湫倒嶽之作耶有掀天揭地之奇以故將此華亭釣竿子分付我雪關師兄聽他自弄當此特正是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若有箇不貪香餌浪激三千一怒而飛搏風九萬者正好展開金翅劈破滄溟直取龍吞游戲自在去也何肯類盲龜跛鼈陷於昧昧自誇一隅以取笑於大方哉秖如今日杖人全提先老人正令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臨風拈出吹毛利天下痴頑莫躲根

吳本德居士請上堂

僧問巖頭因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巖云銅沙鑼裏滿盛油未審端的也無師云箭穿紅日影進云後來招慶舉問羅山山名大師慶應諾山云獼猴入道場又且如何師云火發水晶宮進云只如箭穿紅日影爲復別展家風爲復春行冬令師云觸發老僧拄杖頭進云設有問和尚浩浩塵中如何辨主更作麼生答他師云一任平地喫交進云慣從五鳳樓前過策起金鞭賀太平師便喝問磨劍常看寸心欲報知已當軒擊鼓那箇的是知音師云滿地髑髏誰躍

起進云好音在耳人皆聾只恐人間作見聞師云好知枯木有龍吟進云大好山雲橫古路庭前樹日浴青蒼還是向上巴鼻還是時人窠臼師云拄杖頭邊弄彩毬進云恁麼則機輪截斷不許帶水拖泥師便打僧一喝師亦喝進云不惟丁一卓二抑且匝地普天便禮拜師又打復振杖云還有箇漢跳出場來趂此拄杖熱辣衆默然師云放過遮一著乃云五更飈起手牽衣纔下牀時脚踏地擡起頭來不見天幾多打失娘生鼻有箇不打失底卻又笑他君子時中小人無忌何待伐鼓考鐘引出遮沒搦搵老儂上此曲彔木揩東畫西不勝魔魅追得露柱奔忙燈籠跨跳惱亂無位眞人向黃瓜茄子上挖肉作瘡苦無出氣何似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徧界覓醫人灸猪左膊上咄莫錯會好不見龐公老潑皮偏能不畏石頭路吸盡西江眼赫赤地咬殺了多少泥猪癩狗有如此活脫設使到我博山門下教他衣穿骨露無地藏身任何故不到洪爐親煅過爭得吹毛殺活人復卓拄杖下座

遠門柱姪禪師訃音至上堂

拈拄杖云石耳峰寒趯毒鼓龍門浪暖躍春雷昂藏

頭角擊霄漢洞上風生天地開天地開鳥飛兎走笑奇哉如何龍峰倒卓湖水飛埃黃梅石女夜生子仗劍橫行甚可猜諸仁者還知我姪遠門禪師底出處麼惜乎天機密用太煞神馳法道夜長方喜燈幢高樹祖庭秋晚俄驚喬木下催血淚濺天痛遠山之花落悲風刮地傷法脈之心灰斯人雖亾實不忘也我姪自從吾廬山石耳發蹤而後得龍門雨兄之法出世兩浙如祥麟威鳳文彩風流其座下英才濟濟振起祖燈日月麗天此又豈邪雲逆蝕之所能掩滅乎摘歎之語既已大行千古之下無論智愚自不能昧

此本心矣吾初聞訃哭不成聲特地舉揚則又喜而無慽且道博山今日表彰底意旨作麼生滿棚弄鬼慚無地敢望丹霄一羽毛

佛誕上堂

僧問世尊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剖脇而生當爲阿誰師云鐵棒擊雷門進云直得九龍浴體心月孤圓四瑞呈祥光吞萬象爲甚有知有不知有底師云爛泥裏不妨有刺進云只如不知有底還解奉重也無師卓拄杖云遮沒血性漢進云恁麼則人人皆仰德箇箇悉承恩師云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進云設遇雲門來又作麼生師打云也放過不得僧禮拜云作家宗師天然有在師又打乃卓拄杖云會麼鐘未鳴鼓未響博山未出方丈有箇衲僧撩起便行好與三十棒爲他無事生端鐘已鳴鼓已響博山已出方丈有箇衲僧便掀倒法座好與三十棒爲他劍去刻舟正當恁麼時利害在那一處博山拄杖子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笑他悉達太子纔出母胎便不守本分稱我獨尊及至四十九年如蝌蚪落鍋相似獨尊在甚麼處更笑他跛脚雲門被睦州拶斷秦時轆轢鑽無出氣處要將一棒打他二十秊前悉達太子與狗子

喫自陷陷人恩怨誰雪博山恁麼舉還有與佛祖作主者麼出來喫博山痛棒若無各各亦少他一頓不得卓拄杖下座

結制上堂

問閉門打睡接上上機顉鑑嚬呻屈爲中下和尚登曲彔床還是接上上耶中下耶師云鐵牛喫盡黃金艸露地風光許孰知進云古人道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卽同魔說今日和尚說法還是依經耶離經耶師云水上掉紅旗問九旬結制無端畫地爲牢驀地追尋猶若水中撈月不假金鎚請師直指師云倒騎玉象趁麒麟千峰頂上呵呵笑問大唐國裏行令長安路上藏兵鋒鋩未露天下太平向上全提請師分付師云烏龜鑽破壁進云若非獨步丹霄外誰解峰頭駕鐵船師云肚上貼門神進云秖如有人孤峰頂上翻身十字街頭撫掌大笑和尚還許他也無師連打云更撈摸箇甚麼乃卓拄杖云萬里無雲靑天也須喫棒老趙州乃呼胡釘鉸打一棒曰釘得遮一縫我與你拄杖子忽然黃面老瞿曇來謂杖人曰聞你博山今日結制有一句禁忌先與長老說破諸衲子儘他參究切不可令他一念發眞歸元使十

方虛空一時銷殞則我與你向何處安立杖人大笑曰念你世尊潦倒放過三十棒渾家自有制度何必為我耽憂卓拄杖下座

佛音禪人請上堂

拈不成兮畫不就祇遮是兮難湊泊到處逢渠不識渠打失眼光笑不勾笑南陽忠國師於肅宗內殿見侍臣奕者師曰世人只知以黑白相爭老僧能用兩奩黑子奕還有同我對手者麼帝大笑杖人云大小國師大似白拈賊既已明中打刦又且暗裏翻盤不免欺他大唐國裏無能敵手博山今日不著便特地

拈破國師遮一著黑子還有知落處者麼若有知得好與他三十棒若是不知緩緩自領出去

端午上堂

師云五月五日天中節毒鼓擊兮甘露滅風從虎也雲從龍笑看紅爐飛白雪到此幾括最微也須分明剖決六陽既升龍已亢此龍無首孰能降六陰欲兆虎將姤此虎無尾孰能擒有能降此龍擒此虎則玄黃交戰之機原始返終之故皆在此斡旋中所以風同聲而相應雲同氣而相求火就燥而上炎水流濕而下潤然非聖人之能慎獨以致中和何能使天地

之氣化自位萬物之性命自育雖然此猶是治世邊事秪如格外衲僧分上又作麼生以杖敲空云毒鼓擊也還有絕後重甦者麼以杖卓一下云甘露滅也還有覺道頓成者麼若果然紅爐飛雪出來與汝證明其或未然就中殺活無人見爭怪當機六不收

徐太越居士請上堂

師振杖云了得麼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此段風流事幾人可與知咄直饒恁麼去更須有西山擒白額東海捉蒼鱗底手眼始得不見甘贄行者到南泉設供請和尚念誦南泉白椎云大衆為貍奴白牯念

摩訶般若便歸方丈甘贄乃拂袖而行南泉見贄去乃於廚下打破鍋子看他遮作略雖鐵眼銅睛亦覷他不破獨我壽昌老祖拈曰拂袖便行鈎有餌鍋兒打破玉無瑕千古又誰能如此喝彩哉且道我博山門下還有恁麼人也無徐居士問大唐國裏無禪師意旨如何師云破鼓通天打進云如何又道不是無禪只是無師師云拔劍攪龍門進云秪如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棙子何處是他不知有關棙子處師呵呵大笑曰可惜許士禮拜師乃振杖云劈開華嶽參天色放出黃河動地聲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五

門人　大選　大補　大聞　大汕　較

上堂

丁酉從龍泉到虎跑諸護法請主皋亭崇先寺

上堂

師升座一喝拈拄杖示云看看新長老拄杖子全提正令也三世佛祖齊立下風各各鼻孔被拄杖穿卻直得出身也由我吐氣也由我佛祖三昧杖子盡知杖子三昧佛祖不知正以此無自欺三昧能使日月

自爾乎天山海自立乎地春自開花秋自落葉鳥自飛空魚自躍水凡自忘情聖自離解佛祖由斯而生邪魔由是而正更須撥轉向上關棙透出教外別傳始知剎竿倒而千聖迷蹤骨髓空而二株永秀風旛不動而心開歸根無口而體露廬陵米價震旦驚聲鉗斧風規神機莫測乃至新豐一派法乳橫流蝠起皋亭開宗敬祖初喫一掌血濺梵天歷世面門痛痕猶在迄我壽昌先祖突出好山東苑先師奇生武曲及今杖人主此祖庭重標宗旨還有承此無欺三昧者麼復一喝卓杖云指來皋嶽千峰秀放出曹源萬派清下座

安職事上堂

師召云還會彼一時即此一時麼昔世尊於多子塔前對百萬人天大衆召云善來迦葉汝能行諸佛清淨微妙頭陀梵行使我正法得久住於世後命座以金襴僧伽黎圍之告曰吾有正法眼藏密付於汝善自護持更令阿難副貳傳化直至補處慈氏佛出世親相授受勿令朽壞噫只此便見佛祖心法無敢斷絕若謂世尊獨以衣法傳付迦葉一人亦視世尊爲小家子無大人相矣又安知世尊以迦葉上行頭陀

之法令人天大衆各各承當也耶即後來達磨分皮分肉分骨分髓吁世間豈有得骨髓而不得皮肉得皮肉而不得骨髓可能成得人乎就中正欲其本末盡歸宗耳不見此宗之立君臣父子主賓人境乎立君便有臣立父便有子立主便有賓立人便有境也豈天下有境而無人有賓而無主有子而無父有臣而無君者哉於此薦得則知東西密相付皆是無中妙叶續此主中主之尊貴矣秖如今日樵公特請杖人舉揚向上安立兩序紀綱成此多子宗社意又作麼生千峰勢向嶽尤秀萬派聲歸海更奇

中秋上堂

千峰秋色遠撩人玉笛橫吹別調新桂子庭前花正發月明簾〻〻笑誰親今值中秋月明諸人各剔眉毛猛着精彩還見我丹霞淳祖示衆麼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言外旨莫向寸心安彼時獨我歇祖聞之大叫曰此回瞞了上座不得也汝諸昆仲直須到恁麼痛快始得咦當央得月須忘指黃鶴風高有大機

上堂

家家門前火把子青天白日卻迷人何如朗月當空

照長夜岐危使出身雖然紅塵撲面獅子已露爪牙碧草侵堦象王自雄蹴踏若是個伶俐漢脫灑得去過橋村酒美隔岸野花香何非悅可人心享大平樂咦也須高着眼看腳下始得

開鑪紗詮請上堂

喝云會麼當陽拋出㩫胼鷄過新羅直下承當正好驢腰打折佛祖無湊泊處就中誰得安排特地奮起英奇不免全身搜入所以峰巒峭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於此薦得新豐老子玄中別唱密用全提也須向崇先拄杖頭有個轉身吐氣始得今日

言孫紗詮不禁忍俊於紅爐添炭錦帳鋪花不妨引個呵呵一笑秖如大納乾坤底句子又作麼生道復喝云鋨頷銅頭須着力大家踏轉上頭關

結制上堂

問插標開鞴沒量人尋常作略不待問矣秖如密不通風一句未審作麼生道師便棒進云只此一棒已見全提撥轉風規請師更道師又打云還要第二杓在洸居士問五百年前事今朝重舉揚了然真歇處大地湧金光師云維摩一默切忌瞞頇進云千似梟亭風掃雪含元殿裏覩威顏師云紗喜佛國如何出

手斷取得好士便禮拜珍重而去師云且緩緩着乃震聲一喝云全提一句迴脫羅籠老胡不識千聖迷宗百怨門開施殺活羣英憤起奪機鋒青原塵毛曹谿分付未到石頭鈯斧南嶽書信不通龜鏡當空特地誰分形影鷄犀破處就裏作麼彌縫至若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何故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卻是饅頭正恁麼時多少有眼如瞎有耳如聾便好向這裏別尋個抽換處始得今朝結制好木法啞善于逢場借諸公來節拍相應同時喝彩頻開樓閣秖如衲人作麼生使當機者得心空及第去花開五葉

爲誰種八面風光爍我家振杖下座

嚴三求居士請上堂

振杖云文殊眉稜挂劍慣於落草橫身淨名舌本藏雷善向晴空着槪瞿曇笑看變化坐斷金鎖玄關月映蘆花但憑飛鷺春潛枯木卻許吟龍十五年前靈谷杖痕剌骨十五年後皐亭錐影驚心當道青松空手把鋤鬲種碑文白字寒蟲禦木爭刋秖這些子請說便是嚴三求爹年喫棒屎牀底勾當今借胞弟於崇先曾廬陵米價出甘贄藥金杖人一一按過也要他親自拳倒黃鶴樓踢翻鸚鵡洲方許他北斗藏身於此入作喝一喝振杖下座

訪愚菴和上於古報恩寺請上堂

擊如意云權引桐溪獵曉霜山光痕我影低昂仰山久不見臨濟瘦卻法身三寸長正當恁麼時還有能見杖人與我愚菴法兄眉毛厮結處麼雖則同條共命各自步趨及彼超軼絕塵仍自瞠乎其後即其宗兼衆妙奇出異常一棒撩空八面受敵直使他西天東土這一隊沒巴鼻漢當機也進不得前退不得後況其餘乎饒彼五祖演欲形容五宗之密如逆耳聞雷紅旗閃爍斷碑橫古路語亦不過彷彿其一班我又何能刻畫無鹽唐突西子也哉雖然今日客聽主裁如何得不方命去良久云莫怪驅驪不到家竊恐巡人還犯夜復擊如意下座

馮崑石七袠諸公即設供喻指菴請上堂

橫杖云古佛交通拄杖機毘耶城見彩雲飛大唐擊鼓新羅舞金粟花開玉蕖肥諸仁者秖這盡大地是個解脫門把手拽不入盡大地是莊嚴門妙筆寫不出盡大地是壽量門塵點數不及盡大地是秘密門義理所不立正以非智所知非識所測須知有個大頭力人乘此自性現量不可思議三昧於自己胸中迸出遮天蓋地若解脫若莊嚴若壽量若秘密一切三昧無不成就又何可以指馬而足喻之哉我愚菴兄嘗云馮居士以塵勞之儔爲如來種以知見力拄欲行禪故於彝倫物理無不貫徹抑且蓮花金蒂桂子蘭孫皆能承事供養諸善知識末上法喜杖人尤親今當古稀之年我又將何爲之稱祝要舉金華善慧傅大士機緣請公進之大士亦示現塵勞而有眷屬嘗經行於雲黃山中感七佛引前維摩接後而且于達磨未來前拈出敎外別傳意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如此提唱使黃頭

碧眼當機亦不敢正眼覷之也居士於此透去則與
大士把手並行同登向上又何佛祖慧命不我續哉
秪如杖人正當此時又作麼生復卓杖云一陽來復
天心見千古風流在秪今

鑑中禪人同孫歸南請上堂

一句具諸訛當機殺活多利竿曾倒卻千聖盡投戈
忽逢無鼻漢把臂入煙蘿山海坦然平敲冰來煮茶
或長嘯或高歌就裏風流誰得似未嫌伎倆不如他
諸仁者還有識這無鼻孔漢麼若也識得則能用這
句子挑海底明燈皷山頭白浪開大平寰宿垂秘密

光幢秪如昝日當山雪松法師曾拈一莖草建梵王
剎於微塵裏轉大法輪孫子雲礽流光奕葉特請杖
人舉揚意旨又作麼生振杖云手中杖子天台拔指
出雲山分外奇

上堂

稽州東西南北門是門皆有關棙子銅沙鑼裏滿盛
油浩浩塵中誰作主能作主須自許撥轉靈山根頭
頭咸法乳西江好木姪敀杖人曰鄧居士以克家之
子苦於病難特求大慈爲說延生續命之法以紹宗
祚杖人曰善哉郎我佛祖亦不辭游歷諸國求利根

人續佛慧命今能以恩愛而成父子義命發廣大願
而作無上刻履如捨恩愛而求德性又何異去美鑛
而搆精金棄良薪而傳明燄要聽偈曰佛視衆生如
一子其誰仰體于慈父能將恩愛作金針門門繡出
莊嚴路

愚菴和上至引座

卓杖云看看一棹湖中發千峰引領來火燒衣帶急
不禁叫奇哉大衆各須剔起眉毛猛着精彩好聽杖
人大驚小怪與汝說一奇特何則杖人四十年來以
一霜藤橫行海嶽於刀兵慘殺天翻地覆中求個眞

傷心人不可得眞快心人不可得而心服口服之人
又豈易得哉自我千百年上祖宗服毒不死者別遺
下一種丹頭作千古補偏救弊之毒藥使於此宗得
皮者毒殺他皮得肉者毒殺他肉得骨者毒殺他骨
得髓者毒殺他髓得心者毒殺他心正要他自有超
脫活計以故留難於今獨有生死同條老弟兄相與
感傷不徹痛快不徹如寃家斷結斧斫不開入佛入
魔縱橫三墮若非毒毒相激安能相隨傲睨於古今
上下哉適來皐亭於一掌開宗快活不徹底歇祖無
縫塔前燒此一瓣香用酬毒乳之恩老祖已自破顏

一笑汝等何幸落此沒量大人局內郎我亦攀躋不
及寧論汝等拚得命拚不得命搆得上搆不得上直
須盡行撥入這愚菴老漢大毒海中翻騰不上翻騰
不去許汝是个哮吼使祖父俱盡翻騰不去已在他
金剛圈裏終有透露汝等但隨我禮請陞堂自有一
痛棒打發汝也復卓杖下座

有彰請上堂

巢知風穴知雨天機幻出誰爲主嶺梅綻玉占先春
午馬凌空看子鼠百尺竿頭五兩輕四升斗裏呼相
杵有彰禪客偕半山橋友來此助揚禪悅以乞法乳
杖八點汝頭點汝尾這風流須自許切忌向明眼人
前錯亂舉

柔林諸薦紳居士請上堂

舉如意云看八字不須撇十字未添畫驀劄兩相交
天機成造化以如意畫卜云秖如遮個是甚麼老衲
執大象而天下往蒭狗是民仲尼各於其黨而知仁
居易觀過瞿曇拈出勾引傍喔倒卻刹竿撩天索價
鳥窠布毛逐空中鴿影橫飛大隨草鞋驚巖下靈龜
爆卦眞天子不假堯舜敕文大英雄肯賣陳年滯貨
曹山按劍八面風生龐老吸江萬機俱墮大藏切腳

鉢羅娘又宗不傳精骨挫逗到今日物換星移江流
愈下卻幸柔林諸公具擇法眼能鑒千古神奸振除
奇禍特於皐亭重開雙選別作同參且道斬新條令
一句又作麼生不見道驀劄兩相交天機成造化

永覺和上訃音至上堂

山蒼蒼水茫茫藤林荒滯肌骶上不見天下不見地
捏斷咽喉何處出气咄咄咄鼓山法叔永和上踏翻
盤子也還有見秋清月轉霜輪河淡斗垂夜柄默默
全提正令者麼此老叔初於壽昌師翁處得旨後於
博山先大師納戒深得門庭堂奧之寄及歸隱荷山
著書自娛偶受知於瓶窯聞大師付以雲棲戒法遂
推揚於温陵出世繼而主眞寂法席大振宗風光搓
海嶽及山僧主鼓山開師退居金華特與護法延歸
山中不動聲光坐成寶所摩天峭異鶴不停機年登
八十如太陽玄之高致且喜頂相皮鞋不要求人今
者訃音初至使我換手搥胸哀泣不已正以壽昌一
枝法談光爍八方忽而撲滅直得天昏地暗魔魅橫
行繼讀歸眞記始知正法眼已付囑霈首座乃翻然
大喜這個猔㺉子將此一枝聖箭射透重關跨跳上
三十三天觸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霖雨盆

頃彼大地異苗靈根潑寄也山僧忝在法乳相關要有一偈以表舉揚霜飛葉落金風冷劣削峰頭慧日頽莫道法幢今已滅好看鐵樹正花開下座復率衆上祭云不跨石門句阿誰道得親一散塗毒鼓法界盡平沉且道我法叔永和上遷化向何處去也橫吹玉笛威音外喚起新豐調愛新

觀星日圓戒上堂

白雲向寒崖而斷明月隨夜船而歸曉起一聲漁唱蘆花宿鷺驚飛無位眞人向汝等面門出入無蹤跡可得纔眨着毛已打失眼睛也那堪于雪山冷冰冰處半夜大叫觀星悟道賺殺了多少演若多迷頭認影至今無能爲無位眞人雪屈者杖入不惜饒舌直與道破汝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既已披披搭搭鉢盂口朝天草鞋鼻着地下雨在家彈指穆力度大晴托鉢底托鉢搬柴底搬柴切莫辜負好

師誕日上堂

振杖云會麼眞歇老祖去我五百年望我於無陰陽地上建大光幢壽昌先祖去我四十年望我於無影樹頭開花結菓東苑先師去我廿八年望我於六毒峰前掀翻五乳爭奈這盂八郎子孫以一條血滴滴拄杖子火馳水突冒命怂危坐不溫席行不辭疲踏殘芳草斷送落花黃鶴樓前倩秀才次不成崔顥底韻曹山井畔騎驢子覷不見法身些看稟良久邈眞邈無言得髓誰堪振向上淡微自應續王中尊貴逗到於今已六十六白接得幾枚沒勾挂底嗣子東穿西汲南掐北撈大似錢貫井索木杓笊籬何足塞祖宗之厚望慰慧命之傳持甚愧馬齒徒長雞筋無力醍醐毒藥快意傷心滯貨與此遺骸都盧皆屬分內是何初度受此祝辭新豐之曲調既高藥嶠之鼓笛猶渺朝無猿摘之金菓晚乏鳳啣之玉花如此荒疎實難酧酢姑隨時應節也須吐露一句且道吐露底又作麼生良久云法界不容吾自委敢推樓至與威音

臨院澗堂同護法陳瓠菴沈大匡姚爾含陳階尺胡長民趙聲伯衆居士請上堂

驚劍星芒奇不奇刹竿尖透飲光機油鐺月裏親煎煑北斗南辰驚罕稀秖遮皋亭春暖梅蕚香霏丹霄鳳舞碧海龍飛是誰撥轉關棙疾使草偃風威王盟者全身撥入作倡者把手同歸不必指庭前花憂何待訊壁上僧儀但得髻珠逈露自能錦縫光披骰子

擲下滿盤紅、香爐迸破一爐灰到這裏大開咲口底你道孤負阿誰

普門大士誕辰張方伯范兵憲李權關劉給諫暨諸薦紳護法請於報國院上堂

師云五更欲覺忽聞鐘夢裏風光一擊空醒起六根齊感應普門何處不圓通諸大士還見過去正法明如來於現前出生爲大悲觀世音菩薩者麼看看天際日上月下檻前桁綠桃紅水流濕而火就燥風從虎而雲從龍正以聖作而物覩寂感而道通聖人具足凡夫法聖人不知春風吹起百花枝凡夫具足聖

人法凡夫不會荊山璞玉自藏粹感之時義大矣哉秪如今日慶讚大士示現底意旨又作麼生聻良久云薪薪丽火喜燈花下座

樵師請上堂

丹霞燒木佛累他院主墮眉鬚翠微應供貞惹彼懷牛脹肚腹到這裏驅耕奪食格外全提拈山門於佛殿裏拈佛殿於燈籠上呵呵呵何如我皐亭春光明媚桃李錦披靈雲與劍客相逢驀劄渾成一笑且道笑箇甚麼漁郎漫把竿絲弄縱浪金鱗別有機

上堂

以能分人已愈有火之傳燈以能出生已愈多種之佈穀乃於左邊拍云向這裏與諸人分燈也於右邊拍云向這裏與諸人出穀也若於此中薦得則能與普賢乘大願王出入藏身三昧撒漫天絲網設徧地鉤錐使人人就路還家處處轉身歸父其或未然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中元敏之元章領衆請上堂

召云春生夏長是化母底勤勞秋收冬藏是化母底儉約好於此知原始返終變生化死之故目連尊者之母既能生聖子如何自已無出身路卻向鬼窟裏

作活計目連於靈山會上稱神通第一如何卻假十方僧伽作蘭盆會始能度親莫是示異方便從井救人麼也須別具隻眼始得皐亭試爲點破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無始化母向六根門頭放光動地開秘密門示忠孝行如何不知本始顛倒行事以自淪墜若於此薦得便能穿卻瞿曇與十方鼻孔不則汝等鼻孔被我柱杖子穿卻向天蒼蒼地茫茫去也會麼鴛鴦繡出自金針何嘗不肯度諸人

界滋禪師請上堂

秋色撩人引興長山樓幽噴木樨香無端指點吾無

隱應笑當機乞撫掌曰作麼生是應笑處秖爲渠向淨地上賺人躱根不得灑灑落落去何似泉亭這裏峰巒峭異鶴不停機片月橫空白雲自在今有崇善法姪久不見杖人特來探問我近日風光當如何款待不致更有哂者噫好大哥千古風流須解笑出羣消息幾人知

破幻開心偕曹德長請上堂

僧問夜明簾外臣退位以朝君寶鏡臺前子轉身而就父且如何是父子投機的句師云怪石不鐫字苔紋孰與成進云即此見聞非見聞爲甚二祖斷卻臂

師云葉落千峰露進云血下一回親自薦爲甚華亭覆卻船師云風來水面痕進云秖如欽翁親遭淳祖一掌爲甚露柱吽咽師云須自曾地問雲生大野雨灑千峰還有西來大意也無師云鶴來秋色遠進云恁麼則點點滴滴不落別處師云鳳去彩雲橫進云已把金針暗度鴛鴦綉出何新師云別起眉毛仔細看乃云雙輪合璧泥牛入海如神五曜經天石馬迴途白鈔微雲淡河漢秋聲滴梧桐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若有箇漢向這裏發得一笑許他親見欽祖八字打開別施手眼衣被萬物乳育羣英使箇箇遮天蓋地去還會麼夜排月戶清光遠山拭秋稜秀色多

結制上堂

卓杖云十字街頭結制唯有石楖子自敢承當急水灘上白椎秖許竹篙兒全機活脫杖人恁麼舉忽有箇出來捲卻席子也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伊罰伊簡點得出黃頭碧眼剜肉成瘡簡點不出白牯貍奴開眼作夢秖如今日與衆造箇欵端又作麼生巨靈擡手無多子擘破華山千萬重

青原笑峰然公專使送衲衣至上堂

曹溪得髓超超豎拂青原廬米吹毛凜凜全提震旦師承各禀誰破天荒敲唱同時獨標宗眼在管行倒竿之令方今逗微笑之機怪習气以舞琴聲奇金襴而妨雞足秖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直得雲巖禪牀震動洞山徧體汗流時又作麼生閑拈拄杖風前立看鶴飛鳴上九皐

壽昌竺菴成公重開祖刹推光雪存公主席自應南嶽之請兩專使至上堂

先聖云寄語空言不如行諸實事與其舉古何似驗今秖這壽昌兩長老之交代亦可法也還知竺菴成

公之行履麼獨龍擺尾風雲迅雙鳳啣珠气象新扶起祖竿不恃成功汗馬呼來弟啱能催躍浪神鱗到處好山春色秀隨方相見倍相親橫拈鉏斧歸衡嶽誰識石頭滑殺人如此已是一擲骰子滿盤紅何待遥觀添喝彩况此原是渠之出身處也須有俊快衲僧竿木隨身者去探他一噓兩噓或如豹披霧而毛文象聞雷而牙燦不使古祖宗猷益遠大乎要知得光雪存公之出處麼石耳凌空刻佛殿前之風草皷峰放箭騎聖僧上之危肩此子天然蹈翻釣艇直得通身須爛於濃滴滴處徧着艾焦始悟天界杖下骨

疼掘起向大好山無縫影裏㕚風撞着同門兊對特地鈍置恨要難消飛符皐鶴亭前惹得杖人一咲笑彼疾風知勁卉傲雪見新條

息波禪宿偕孫傳我請上堂

人從賢溪來請擊皐亭皷策杖獨登堂一喝驚今古是誰直下耳聾又誰當央舌吐不勞象骨要抛毬且看玄沙是甚虎巢知風穴知雨動植飛潜各有主電捲星馳龍驤鳳翥這些兒須自許大平一曲韻渋長流水高山何足譜

汪本和比部施財倡造大殿請上堂

師振杖云會麼向上不傳脚底踏通諸聖路獨笻拄我杖頭點發大千機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直須向自巳胸中迸出始能遮天葢地到此也須知這箇消息始得碧眼胡留嵩山半片影石震旦敷五葉之花陳亞仙創曹溪一座祖庭萬世傳二株之命以故青原垂足南嶽追風洞水逆流霞峰喫掌宋高宗御龍而聽法真歇祖奉詔以開山寶殿瓔樓妙丽參於覩史祥麟瑞鳳聲光叶自中孚五百年隱見有時千古下心燈不夜今當愀復首倡遇人拈埜草而梵刹重新添九籌而洪鈞盡轉碑文刻白宇主盟要有亞

仙當道種青松鳴皐自來靈鶴秖這便是天部汪比部剔起鬚眉大舒手眼自堪取足何待三千里外賣布單索我一笑而後能搆去杖人只合率奇越諸子於佛殿裏燒香念曩漠三滿多任彼船來陸來風動旛動向山門前合掌讚曰異哉希有豈非我顯孝中興一大奇特公案哉復振杖云珍重

竗詮言法孫請上堂

疎山手握木蛇自命是曹家女吞吐八面鋒機冐諸不得全許似這等聱頭禪若非推倒有句無句的枯樁子徹見他笑裏有刀安能向猛虎口中奪雀兒饑

鷹爪下爭兎子我這裏潦倒隨時跛跛挈挈無暇縛鬼左搓苎繩且喜一掌峰前尚有尋宗問祖者來此酌水獻花亦可慰恁

臘八曹華國居士請上堂

寒則普天寒熱則匝地熱刺眼不但是星透骨非止是雪胡爲乎悉達太子獨於此夜大叫悟徹况此世人逆之則嗔順之則悅饑則思食渴則思啜按之一例皆然何有迷悟之別秖如曹華公得甚消息特來飦僧問多子社如何能結杖人只令首座引到大雄殿上遶佛堂中巡視一匝乃大喜點首曰且莫洩且

莫洩我已得不言之秘訣夫如是則古今又各自有親切

元旦僧祚培元馬公請上堂　馬名嘉楨

振杖喝云看看毘盧遮那如來與十方三世諸佛過出阜亭拄杖頭上同聲唱言上大人丘乙巳我等皆承此恩力是你塵刹諸小生盡可於此得知禮爾時一切有情無情皆踴躍稽首曰奇哉拄杖子我已洩知此你乃能出生諸佛法身示作法界依止方今元正啟祚共慶新祉八表仰旦旭初光九天欽重華叟始果你拄古撐今而能中立不倚杖子笑曰正當爲汝恭喜我此上大人卽你丘乙巳但能相續卽王中王復振杖下座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六

門人　大嵩　大權
　　　大韶　大麟　較

小參

師於萬曆丁巳冬從江西壽昌到金陵寓天界西方丈孫千枝居士傳壽昌老和尚像求授記

小參

師據座良久云會麼雲巖不著便洞山邈不眞誰知親入蒼龍窟儼然臨水影頓省定盤星何如吹滅瞎驢眼居士於此薦得則能不與萬法爲侶一口吸盡西江直得赤身撥入大好山應見東苑花獨秀又何讓他龐老鐵船浮水韻徹青霄也哉會麼當機展出娘生手好把旃檀日夕燒

覺悟老宿請於毘盧閣爲弟子祝髮授戒小參

毘盧頂上高拂吹毛古佛殿前横劃荒艸直下揜耳而去鐘聲已掛七條更能坐斷聖僧愈見天然有在雖則如是果要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闤闠中物一毫捨不盡未免成滲漏去至於向上向下大有事在到遮裏直須拔足荆棘林轉身明白地始堪來討我底棒喫

黃檗山乙亥王楚龍湖小參

師云峰巒峭異鶴不停棲靈鳳無依獨翀霄漢且道是何人境界以如意畫破云會麼大煞天然漆桶不快太煞誵訛野狐作恠眞機不發枉匿死生正眼不開徒償業債秖如眞機如何得發正眼如何得開復舉如意云大衆看看如意子踍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十殿閻王打一鐵棒怒氣不禁直得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黃檗山上月白風清法眼寺中紅爐飛雪會麼良久顧視大衆云隴上梅花開也未我將先寄有心人

李太宰有書到山小參

師振尺云天開治象誰得太平先聲衆無語師復云彩毫現出人間喜靈鷲御來天上春會麼太宰書云聖王宵衣惻然下詔普天之下重滌肺腸試問我諸法王子法戰亦有何消息耶乃以手加額作望勢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半鈎猶有三星拱大地山河掩映中復振尺云珍重

夜參

師舉昔日長慶禪師悟道頌云萬象之中獨露身要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方知火裏冰

大衆其中有自肯者麽且道如何是火裏冰聻獨露身是如何是獨露身聻火裏冰是獨露身與火裏冰是同是別你大衆各自簡點看衆下語不契師乃云古人云承言須會宗不是亂統說得如實不會宗旨但將自已痛切處出求決擇發問不起便好痛自討箇落處不可揑怪造語熱鬧人耳目也我要人各各發明自已本分事然後始有酬唱分你看自已本分上還容得三藏十二部底元字脚麽還容得一千七百底公案麽還容得生死涅槃種種名相麽還容得成佛作祖底道理麽若皆容不得如何佛祖又設了

許多機緣聻你試仔細自看從無始來在那裏安身立命得恁麽堅牢從十二類中受了許多磨折如何還有我遮箇你如何反不自知聻你若向遮裏直下看透方許你聊通一線方許你判斷古今機緣如自已尚不知自已落處強欲分別古今之事何異枉狗逐塊乎僧問狗子有佛性也無師云你有佛性也無進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那箇教你恁麽問進云不知師云我遮裏棒不輕打人底乃云各各立地欠箇甚麽莫向別人討好別人豈有剩物與人我不要你參佛祖禪只要你參取你自已本分事果有生死可了也無果有佛祖禪道也無參透了始知我不肯輕欺你也噫可惜了遮一對好明燭孤負了遮一瓶好蓮花僧向前提起花瓶便行師云提起那裏去僧云請和尚歸方丈師叱云你偏好恁麽揑怪

堂中小參

師方坐次恒鑒問云雜念紛飛時如何師云放下著進云一念不生時如何師云提起著進云如何行履不犯國王水艸師以如意畫一畫云截斷路頭著鑒無語師云會麽進云不會師乃云大衆立地自看畢竟是箇甚麽得恁麽難見難會也須是親向其中逼

拶到無可逼拶處始有自肯分所謂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秖如我遮如意子若不是眞的識得如何要提起即提起要放下即放下要截斷凡聖路頭即截斷凡聖路頭要殺即殺要活即活蓋繇我知得用得始不爲他所欺也不然總是業識忙忙有何可據如人自已不知自已鼻孔向人曰我有鼻孔我無鼻孔我即有即無鼻孔我非即有非即無鼻孔此豈眞知鼻孔也哉若果一朝親自摸得始信從前皆是自已妄想顛倒也故從上佛祖出世種種方便無非助人發機使人自求自已落處一朝親見始

知佛祖無實法與人也如當時慈明偕諸同志於兵戈中混爲厮養直造汾州參無德昭禪師昭知彼中有大法器更不爲彼說法一味以世諦媟媟之事以毒發其毒業寄置於烈燄猛鏈之中直要煅盡他無始習氣命根然後始知臨濟之道迥出常流也所以大愚之寄激雲峰悅葉縣省煅煉浮山遠皆非常手眼近世學處不玄師宗不紗類以死語死法接人如按牛頭喫艸令無傷人舉哀又安得有眞性情之激烈哉今日參學之弊皆是參言語文字禪非參了生脫死禪皆是參知解機鋒禪非參見性明心禪所以

秖啚說得頌得心意識卜度得更不求身心性命落處畢竟如何始了生脫死也雖然如是直須知有三種喫緊事始得一要痛惜光陰不可蹉悞一要依止師友恐墮迷途一要親自痛切始有生機所謂欲知佛法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然此時節因緣不是自肯自切雖遇佛祖現前安得有啄啐同時之機用哉是以佛祖出世百千方便亦不過爲此肯切二字著力耳肯切二字即是你話頭即是你疑情即是你發機即是你入路即是你百千三昧法門即是出生死取心性之金剛王寶劍從始至終超凡越聖直是此肯切二字你若肯切三世佛祖也没奈你何你若不肯切三世佛祖亦不奈你何故何弊把手教他行不得要人自肯乃方親予有何言哉

夜參

衆請師堂中小參陳司寇公偕入禮拜坐次建幢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云直公牙齒疼進云寒暑煎逼學人向何處迴避師云去著幢禮拜而退師曰昔富鄭公見投子顒禪師陞座顒舉目作象王回顧勢富公特地有省及下座隨入方丈顒見公即厲聲曰相公已入室富㢢還在門外公直得汗下師曰秖如

陳司寇公昨日從刀兵中來爲箇甚麼弊我道公已入堂汝等還在門外其中亦有出白汗者麼覺空問渠無國土何處逢渠師曰大光明中那容罔兩進云恁麼則請和尚歸方丈師曰要且不見我在司寇公問昔有何心隱講學時張江陵相公忽來耿天臺出接入何不起座揖手曰方外人不爲禮張公曰你見在方內如何說方外適大師謂其在堂內諸人在堂外何也師哂曰公猶作堂外會那公曰元無內外師曰公只今在那裏公曰在遮裏向火師曰尚隔一案在公曰師只今是坐是立師展兩手示之復曰善財

於玅高峰爲甚麽不見德雲乃向別峰相見公無語師曰衆中還有道得者麽覺空出禮拜師曰鍋子過新羅也陳公又問撥盡寒爐如何愈撥愈不見一星子師曰火燄正消天公無語師曰大衆切弗回頭轉腦燒卻眉毛也建幢云和尚向何處迴避師呵呵大笑曰我卽熱勝婆羅門也幢曰莫瞞人好師曰癡者自癡懞者自懞因有輕出問話者陳公云今蒙大師直指如金剛王劍著著斬人知見正爲不肖輩因病下藥不與尋常接引人也如大師欲因機利導不妨說他人話我輩參學只須說自巳話若也說他人話

便失自巳參學事也師曰古人欲直下發明自巳事決不隨人語脉所轉若是信口領畧與本分有甚相干復舉杜順大師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遍界覓醫人炙猪左膞上及傅大士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二頌及皓布裩將諸佛名號寫裩上有人劾之立得惡報皓嘗謂杜傅二頌秖明得法身邊事尚未明法身向上事因示衆曰昨夜雨霶霶打倒葡萄棚知事呌行人拄底拄撐底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若於此薦得始知有向上事師復曰向上事且置且道如何是法身邊事良久喝一喝便歸方丈

丙子到峩峰小參

師良久策起眉毛云見麽某甲曾親見峩峰和尚來莫道今日始到此中也秖如蹋斷千峰轉身就笑更將箇甚麽呈似諸法親聻乃舉如意云噫無影堆頭凝玉露滴滴能開五葉花

壽昌小參

師入堂坐定召云大衆是甚麽良久云莫被人瞞好復良久云還有一箇不受人瞞底麽復良久云動著卽三十棒衆無語師乃起身縱步一匝而立項佩曰

出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師云誰恁麽穿堂直過佩掩耳歸位師云茗帚柄聊與三十佩云和尚莫瞞人好師云隨人脚跟轉有甚麽來繇進云請和尚歸方丈師云遮裏沒有你開口處進云和尚也不可道破師云是你耳聾佩一喝師咄云你遮野干進云過在甚麽處師云罪不重科佩云恁麽則拆角泥牛飜自浪衝開海底起紅煙師云還呌喚挪乃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秖爲分明極飜成八不成且道如何得十成去顧視云也須仔細始得遂歸方丈

堂中小參

過去心已過去電光石火杳難追未來心又未來兎角龜毛挑不出現在心雖現在水月鏡花爭摸捉良以昏沉成國土散亂作衆生釋迦從無始刧刻晝晦昧之空彌勒盡未後際鈎鎖色雜之妄仔細簡點將來大是開眼作夢秖如今日壽昌又教人參究箇甚麽雖然如是肯心未許難清業惑之狂倒想不除誰享本來之妙且道作麽生參究得肯心自許去一語頓消千古恨自教天下免干戈良久復曰堂中連日亦有省發與有疑情者麽首座擬開口師大喝曰看劍便起座曰大衆有疑出來問師以如意驀頭便打曰頭落也不知

小參

一性融通一切性文殊莫出女子定一法徧舍一切法罔明彈指便超脫一身普現一切身瞿曇弄假卻成真一命永證一切命坐斷聖凡行正令性法身命曾無別日可冷兮月可熱不是死中得活人誰能解此問心結遮箇結甚奇絕饒是德山托鉢與巖頭雪峰遮般毒口蛇心畢竟三人證龜不成鼈

小參

僧問德山小參不答話和尚今夜還答話否師云把

髻投衙進云昨夜不期山上雨滿溪流出落花香師云擔枷過狀題出去進云行行不借雙關路鈎鎖從教直下拋師云罪不重科進云採葉弗將題姓字恐隨流水到人間遂禮拜師云一箇大禪堂兩邊刻長牀一箇聖僧一爐香日有日光夜有夜光三時粥飯叮噹響四時止靜響叮噹一任剔起眉毛豎著脊梁捏緊拳頭釘定脚椿你要行也不妨立也不妨坐也不妨臥也不妨只有一事汝等也須仔細承當且道承當箇甚麽良久云黃連樹上出生薑復顧衆云是事且置只如汝等久在此中畢竟于自己分上事作麽生僧答語任亂師切齒痛責云汝等在此所爲何事肯自欺瞞作此大妄誑語汝等正如新官上任一等無賴之徒偏去告哄狀考問將來何曾有一點真情若遇清正之官豈容汝如此奸僞是必處汝以重法也知麽況從上古人出世種種施設無非欲使人發明本分大事如有對頭人閉門在屋裏坐有人必欲與彼主人相見一回或用瓦子敲其門或用石用木用棒用喝或叫喚其名或好言誘引或惡口罵詈或投名刺或傳書柬或親抵其門或差官擒捉或圍屋搜拿種種施設不過要他屋裏主人相見一回便

了何曾有實法哉是故古人或良久默默或揚眉瞬目或拈鎚豎拂或打鼓吹毛百般拈弄正打傍敲全機寄用亦無非欲人發明自己主人本命元辰一回親見便了豈可執定一法爲何如乎然古人師資相求皆是一段真實心不欺誑心不瞞昧心始得機教相投針灸中病不是妄呈妖異互相惑亂也汝不見世人欲聽響卜與祈神夢者乎亦必齋明盛服端肅身心或求功名或求子息或求貨財或求仕進必須明告其心謹白其事以我精氣合神人之精氣以我靈機動神人之靈機始得感應道交朕兆發見雖其

言似吉似凶似好似惡當下不可測度及其機緣時至明彰較著毫髮不爽乃知神人不我欺也又有一等欺心罔聖之徒不畏鬼神恣行奸僞每欲托夢於神人而神人安肯授汝之正夢哉即使神人授以屎尿令彼食噉而彼心亦自知其爲惡或有問之乃佯爲大喜曰昨夜夢神君延我明堂揖我上座奉我以如意之珠贈我以彩毫之筆懽喜褒讚而慰諭我將來有大顯貴有大受用此必他日有靈驗乎世間癡人聞其神人待彼如此是必大顯貴也乃爲捧擁奉承無所不至矣嗚呼如此等人豈非天地間之大妖孽大奸險天地鬼神之必誅戮者哉彼自以爲得計又安知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乎噫慎之慎之生死海中不能奮然自出者正以自欺自昧自沉自沒不受人之提拔也誰奈之何誰奈之何

爲福山大衆授記早參

師陞座爲大衆命名畢黃司理問云眞佛無名爲甚麼安名立字師云聖聖相傳緣生無性進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誰與安名師舉手云謝居士好箇問頭進云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師合掌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已作佛公便禮拜師下座

塔樓峰小參

師云會麼雨打虛空溼自愁無曬晾急敲石火烘汗滴龜毛上遮一滴西天東土眞消息

匡山圓通夜參

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其昧昧者渾不知也又安知藏天下於天下且能握其機乎其機是甚麼人能握良久云崑崙騎象鷺鷥御就裏抽牽意自殊

除夕小參

師卓拄杖云百丈大師云今朝臘月三十日到來大

衆作麼生折合去僧問年盡月盡日盡時盡恰好一句請師速道師云爆天驚碎五須彌進云馬耳峰高雲不斷一溪流水古今然師云劃斷千峰更許誰進云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師云太早生師復云同門出入夙世冤家末後牢關如何透脫透與不透今日總要向圓通手裏乞命衆無對師云會麼抽刀不入鞘萬里髑髏寒卓拄杖入方丈

癸未王靈谷堂中小參

師入堂衆禮拜立定師良久云正當與麼時何如復云剔起眉毛復云立定脚跟復云是甚麼復云動著

三十棒復云還有入得虎穴者麼還有下得龍潭者麼還有登得刀山者麼還有上得劍樹者麼復云動著喪身失命復云是甚麼得恁麼利害聻直須向遮裏透過始得消此業識始得了此生死復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有僧欲出問師曰若要我說破須啞卻我口若要你領會須壞卻你心畢竟作麼生不許夜行剛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良久復云到遮裏雖則忍氣吞聲必須得箇出身活路始得不然自欺自陷又爭怪得山僧大衆須猛力斬截你自心上底偷心活路與向外馳求底心則單刀直入不顧危亡殺出生死重圍始保你有箇出身活路始保你有箇完全性命猛之猛之毋自失悞

除夕小參

末後一句始透牢關今當臘月三十夜汝等諸人作麼生折合去良久云若在遮裏透去始有轉身吐氣分不然如世間人到今夜業債纏身安能自繇自在而結此局汝等既于此參究果於本分上透得生死聖凡善惡苦樂底心境麼若透不得則妄想顛倒將法身流轉五道無有已時何日折合得去直饒如靜夜鐘聲寒潭月影猶是生死岸頭事直饒你因果歷

然不落不昧亦未脫得野狐身直饒一絲不挂徹底無依如萬里無雲青天也須喫棒直饒四至分明中心樹子不得爲我動著正是探生招箭未免爭端直饒破衲蒙頭萬事休此時一切都不會遮瞌睡漢正好爛熟打醒推出門去秖如到恁麼田地在我遮裏尚折合不得況生死業識未空聖凡情境未透又如何免得閻家老子考較哉秖如在山僧今夜又如何處分此參禪事如軍國之事必須考其虛實或有血戰汗馬之勞或有復土開疆之績然後享士椎牛論功行賞今到遮裏總無甚功績可見何有北禪之牛

可烹何有曹山之酒可飲何有禾山之皷可打何有德嶠之歌可唱以冐昧法喜哉雖然如是不可一例抹殺我靈谷今日結制已至半期肯自施功於無用之地乎若欲珍重其事且放過諸人一著秖如山僧自已為人處又作麼生折合去聾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甲申徑山堂中小參

師顧云還有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無棲泊無奈何者麼此正是汝等放身捨命去處僧出禮拜師便打僧云六橋俱斷時如何師打云還斷不斷僧又進語師

又打云你又揑怪作麼連打退復云若要急切打發直須拚卻性命始得山僧今日見磬山錄中有示衆舉雪峰問僧甚麼處來僧云浙中峰云船來陸來僧云二途俱不涉徑山看到遮裏謂雪峰行棒已遲也峰云爭得到遮裏僧云有甚麼隔礙峰打趂出去僧過十年後再來徑山道遮僧又來是甚麼心行峰又問甚處來僧云湖南峰云湖南與遮裏相去多少僧云不隔徑山道遮裏虧了雪峰又放過他峰豎起拂子云還隔遮箇麼僧云若隔卽不到也峰又打趂出徑山道天下參學人往往向遮裏打失眼睛此僧往後凡見人便罵雪峰徑山到遮裏卻疑著遮僧得恁麼痛入骨髓耶一日有同行者聞之特去訪乃問兄到雪峰有何言句便如是罵徑山道遮僧果的親見雪峰來遮裏便好與雪峰報寃以一頓痛棒將同行打出豈不勝於痛罵哉他遂舉前話乃被同行訴叱與他說破徑山云卻反被人坑陷遮僧乃自悲泣嘗向中夜焚香向雪峰遙禮徑山道遮裏更是坑殺人磬山云雪峰老漢行其正令遮一條白棒不忝德山之風可惜當時不遇其人重重蹉過遮僧既不憚勞苦撥艸瞻風何其鹵莽以至如斯及遇同參逼箇消

息悔之晚矣雖然此猶是君子禪也若是今時不服善者寧招謗法之愆永無悲泣之事可見今人不如古人多矣大凡參學須自具眼目莫當面蹉過以貽後日之悔今日有新到者麼衆無語乃復頌云憧憧往返隔千山覿面相承與話難不得知音痛呵叱到頭終是一顢頇師云大衆汝等還見磬山和尚今日特地痛相鎚揆麼所謂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同門出入夙世冤家汝等眞箇為巳躬事肯如此僧頭頭痛切乎眞箇為生死心切必須不顧性命始有透脫一路徑山亦有一頌好生聽取父母之仇不共天提刀

必報此洨寃忽然撞著真頭[illegible]性命元來不值錢衆中還有性命不值錢者麼出來爲雪峰與遮僧雪屈衆無語師擲下拄杖良久一僧拈起遞與師師接過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作麼師又打云你是那箇衆俱禮拜師云放過郎不可一齊打和而出

堂中小參

參學須先有箇痛切心傷感心如雪恥報仇底人始能斬截生死頓明心性不見德山號周金剛爲蜀中義虎聞南方有直指人心成佛之說乃謂魔鬼子敢自妄言吾當往摟其巢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遮箇

便是能與佛祖爲生死寃家者也及遇婆子買點心被他問金剛經以三心不可得上座要點那箇心直下便打折了金剛擔子矣若是如今弄虛頭禪客便好劈面一掌或推倒點心架子去何肯輕放過他此古人不親見得決不肯自欺也乃到龍潭正以不見自巳落處問云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既不見龍又不現龍潭不合爲他下註腳曰子親到龍潭若是今人便拍盲領會曰不見處便是我親見也郎死在他語下瞎弄將去又安肯必須親自見得乎於是乃親依龍潭一夜因接紙燭驀被潭吹滅乃大悟曰從今

不被天下老和尚瞞也以故龍潭大稱之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利劍口似血盆於孤峰頂上呵佛罵祖去在使德山當時無摟人巢穴滅人種類之痛心到此焉能爲婆子摟其巢穴又爲龍潭滅其種類而立地如獅子之出窟寶劍之揮空乎此皆其痛心傷心不欺心之所致也又豈別有參禪之法乎又如臨濟亦無別參禪法只是一箇不肯自欺當三遭痛棒不得囫地痛快終不肯妄意領畧必須於大愚言下頓悟老婆心切然後得大痛快始能於黃檗面上捋虎鬚也是彼何曾因參玄要賓主人境照用而後始頓悟

哉佗大徹後得座披衣自解作活而生擒活捉天下英雄全是遮些子鋒芒彼又何曾以死語死法繫綴於人乎今人皮下無血無爲生死心不去本分上一口斅斷卻如狂狗逐塊斅他語言文字道理機鋒以爲參禪真箇掩彩殺人如何得到德山臨濟底大用不見古人頌他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飜鸚鵡洲有意氣時增意氣不風流處亦風流益從上諸祖只是與人助得發機如放大銃砲相似你腹中無許多猛烈火藥我雖有火引如何點發其驚天動地之勢你果有古人如此痛憤傷感自能觸發得大徹大悟

也只此一箇痛憤感傷便是撥亂反正定國安邦之眞作畧也乃喝一喝而起

振宗傑禪人爲父鄭仲翁五旬請小參

頂天履地須知身自何來立意成人應識本之所在識本於一念未生之前則生死聖凡全機超越知身於父母正生之際則世間出世當體圓明所謂識心達本源是則爲沙門豈尋常之所能哉今日是大傑禪人生父鄭仲翁知命之辰自念少入空宗未酬罔極特求徑山爲父母授記命名大高大厚蓋欲報其雙親如覆載也秖如傑禪人在浙其父親在蜀不啻

數千里之隔況此身心本不相代如何能使其父增此慧命若于此有箇透露乃知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豈有骨肉天性不可以當體感通雖然更須知吾宗別有不傳之旨昔僧問曹山子歸就父如何父全不顧山云理合如是僧云何成父子之恩山云始成父子之恩僧云如何是父子之恩山云刀斧斫不開諸仁者你看他古人敲唱同時著著皆是親悟親證若非全機超越安見得有斧斫不開之妙審乎乃說偈曰祖父從來不出門兒孫得力始爲尊了知斧所不開處厚地高天共報恩

丁亥報恩結制堂中小參

良久云正當恁麼時何如杖人性命在汝諸人手裏汝諸人性命在杖人手裏我要與你生作麼得同我生我要與你死作麼得同我死直饒能同我生同我死我要與你打箇開交你又作麼得同我打箇開交擊竹篦子云點即不到復擊竹篦云到即不點度刃衝流雷揮電卷到這裏也須是拚得性命底絕後重甦始許他通此消息復舉僧問趙州狗子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忽然絕後甦來又作麼生復云險僧問趙州狗子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忽然絕後甦來又作麼

生復云險僧問趙州如何是西來大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忽然絕後甦來又作麼生復云險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領布衫重七斤忽然絕後甦來又作麼生復云險忽有箇漢聞我恁麼舉不惜性命向前掀倒杖人禪牀又作麼生乃拈竹篦拍地復打云放過即不可復云險拋下竹篦歸方丈遯菴隨入方丈禮拜師擒住云狗子有佛性也無速道遯云道甚麼有無師云你猶作道理在速道遯云道不得師云爲甚道不得遯云道不得師云你爲甚又道得遯云領師便打云領箇甚麼遯擬對師

又打云我要你向遮裏絕後甦來許你親見趙州遮
禮拜師又打云直須向遮裏跳出始得師復顧出之
旻昭盧伯幼仁諸公云趙州一任道有道無杖人不
許你等道有道無別道一句來看不然汝等也須防
我杖人毒手始得衆禮退遯菴卽笑峰

楊龍友監軍太夫人作五十三參會設供請小
參時天正亢忽得雨

師云一句全提超今越古六種震動吟龍嘯虎忽爾
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且喜點點滴滴不落別處與法
流相接而黨奴白牯卻似知有耕𤖶故園田地使一

切種智得生實性淨土盧舍那如來與十方諸佛不
動寂場坐普光明殿卻不知有文殊普賢及十方塵
剎大菩薩各各師子哮吼象王起舞誰知遮箇蓮華
藏世界根源皆生於香水海中全是遮一法雨之所
溥哉善財童子承佛威神而稱讚曰奇哉世尊自我
一念圓明游歷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南詢一百餘城
偏參五十三大善知識教我觀察若聖若凡若僧若
俗若男若女是皆稱性平等法門自本自枝自花自
果乃至法身慧命功德相好眷屬刹數國界莊嚴壽
量差等皆是一點圓明無今無古且問抂會諸公曾
會否樓閣重重是誰吞吐

丁亥主天界慈秀法侶偕趙梧崗徐祥宇衆居
士請小參

坐久郤成勞出門又是艸風吹瓊樹枝紅日碎杲杲
昔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卽
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卽不迷生死互相不肯
同上大梅山見常公夾山便舉問未審二人見處那
箇較親梅曰一親一疎夾山復問那箇親梅曰且去
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梅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
夾山住後自云當時失一隻眼雪竇云當時換得一

雙眼山僧云定山只見錐頭利夾山不見鑿頭方那
堪便問誰親所謂一字入公門九牛拖不出大梅雖
似當斷不斷不同德山臨濟用事然其陷虎之機殺
活有抂秖如雪竇道他換得一隻時還有箇點得出
者麼若有亦許他換得一隻眼

小參

山僧今日午前寫書午後與人說話直得口乾舌燥
到晚來幸自可憐生無一星子事汝等無端將那無
血性底死牛皮打得轟轟響又牽引出老漢來大家
攢簇做一塊生且道爲箇甚麼事有甚麼虧負汝等

處有甚麼欺瞞汝等處汝等又欠少箇甚麼大家喫了現成飯問我討甚麼碗汝等自看大家在堂內底箇箇睜起眉毛豎起脊梁皷定牙關捏緊拳頭如屎淋鬼子相似是何道理堂外底擔柴底擔柴運水底運水燒火底燒火煮飯底煮飯你來我往打躬作揖撐撐狂狂忙忙憧憧是風耶是顛耶做盡模樣弄盡精魂從朝至暮畢竟是箇甚麼事與本分上還有一些交涉也無到這裏還用得著箇甚麼假借人箇甚麼行住坐臥語默動靜穿衣喫飯屙屎放尿這裏何曾因人說破借人氣力你卽不參不究你底主人公

本來面目亦何曾失來只今佛祖出世還有加損你一毫來一切語言文字道理知見玄妙機鋒於你六根門頭八識心中有三毫加損也無卽汝等無始刼來不是纔得爲人三途六道一切異類無不變弄過來何曾奈得你何閻羅大王牛頭阿旁何曾奈得你何鑊湯爐炭刀山劍樹抽腸拔腹碓擣磨挨無所不爲乃至披毛帶角受盡苦楚何曾奈得你何直至如今依舊恰恰好好地依舊業識茫茫地還是你今日累我還是我今日累你你也沒奈我何我也沒奈你何若了直下各自了去不了一任七顛八倒去我也

是爲他閒事長無明徒怕虛空爛壞與鏡花水月就憂與夢幻泡影喫力著甚欸急大家散去免致特地相賺悞也僧纔出師便打僧云此是第二等師連打云一任你第三第四第九第十僧云畢竟是第二等師又連打云我與你第一等上上等無上上等與你有甚交涉一頓打出又僧出云某甲今日謝和尚慈悲師打云我有甚麼慈悲僧云打得痛快師又打云有甚痛快復一頓打散

戊子太平無相寺非遠淨修偕楊元長請小參

鼠齩頭巾破火燒裙帶香這些消息子不待更商量

非遠昔來石耳峰前正值猛虎當路今到靈山堂上方逢毒鼓驚天到這裏直須拚得性命全機撥透始有出身處會麼欲知急切相趨事鞭起泥牛耕石田

爲无可智公圓具小參

師擊尺云善哉時哉撒手不易是誰肯上懸崖全眼用偏本于正人夙願淅米矛頭煉成鬱刃舍身業樹卽全其天信是本事修行刼在藏機斂垢將謂一咲入雲中恰好聚頭來屋裏果然放下十八界何須瓶瀉二千酬峰頭澥底蹈過揚塵上律下襲同參不二且道萬世旦暮遇者如何乃擊尺云震醒徧界了也

甲午王博山小參

賓頭盧尊者應阿育王齋乃竪起眉毛云大王會麽我於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亦預其數遮箇縣鬍子雖則冷面熱瞞卻能撩人巴鼻何如我博山座下有箇老骨董不學長汀子於十字街頭伸手乞人一文錢偏於龍象蹴蹋底脚跟下緊峭他底艸鞵也不曾放過一箇今當從心之年卻做些饅頭鎚子與一衆橫齩竪齩忽然齩著舌頭乃知老骨董有紅線穿人鼻孔拄杖人不免打箇呵呵且道笑箇甚麽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杆

室參

欲行奉馬當食進鹽王索仙陀婆智乃在機先鳳林關鍵太密十字街多白拈靈龜脫殼方堪占不卜孫臏無飯錢兒乃久雨不晴打濕眉毛無處曬眼只得橫眸讀梵字彈舌念眞言爭奈吹火長尖嘴柴生滿竈煙

雨後小參

卓拄杖云天晴日頭出雨落地下濕可憐見打失了許多人眉毛脚跟也六祖問南嶽甚麽物恁麽來當時便好打何待八年後始道得箇說似一物卽不中堪作何用先博山逢人便道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麽處去當時便好打何待黑牛臥在水裏更不見出箇蹄角踢殺天下人去如今還有與六祖作主與先博山出氣者麽出來與拄杖子相見放過卽不可拈拄杖將大衆打散

枯堂請小參

召云大衆脚跟下事作麽生衆無對師云剔起眉毛看已蹉過也復擊如意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可笑韶國師無錢做賣買無端撞著把破木杓底老龍牙兩箇漆桶渾不快直饒向曹源一滴水裏翻身依舊

赤土塗牛妳分付汝等橫三竪四中切忌被那沒面目大王捉敗

壽昌使至小參

舉玄沙遣僧致書上雪峰峰揭開緘見三張白紙乃拈示衆云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沙聞之曰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杖人云以壽常觀他父子大似家富小兒嬌殊不知雪峰慣撒漫天絲網玄沙卻肯向明眼人前打失鼻孔今日壽昌成長老遣使到博山為杖人作供乃有一牘卽以火焚之不妨千里燒卻人眉毛但汝等喫他油麪饅子切忌東屙西屙

田寮請小參

舉雪峰一日云此事如一片田地相似一任衆人耕種無有不承此恩力者玄沙云且作麽生是一片田地峰云看玄沙云是則是某甲則不然峰云你又作麽生玄沙云秖是人人底師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父子親承作恁麽舉止雖好一片田地未免互相荒棄若問博山作麽生是一片田地便與一棒教他知些痛癢則種田博飯有餘力鼓腹謳歌樂太平

王居士請小參

閨中產難婦人底三昧堂上飽暖底長者不知堂上

飽暖長者底三昧門外托鉢底殃崛尊者不知門外托鉢殃崛尊者底三昧靈山打瞌睡底老瞿曇不知靈山打瞌睡老瞿曇底三昧新撞出娘肚皮底孩子不知新撞出娘肚皮孩子底三昧無人能知獨有我遮拄杖子能知忽有僧出來道彼此三昧各各皆不能知如何和尚底拄杖子卻獨能知便好與他痛一拄杖看他知不知待他更開口又與他一痛拄杖何故博山三昧從來別拄杖偏能决是非

客至小參

聞聲悟道見色明心古人恁麽道已是將白淨人細縛了抛向糞坑裏淺殺要能使彼橫身物外別出殺活之機昔玄沙和尚一日見三人新到遂自打普請鼓三下卻歸方丈新到具威儀了亦去打普請鼓三下卻入僧堂久住來白沙云新到輕欺和尚沙云打鐘集衆勘過衆集新到不赴沙令侍者去喚新到纔至法堂卻向侍者背上拍一下云和尚喚你侍者至沙處新到便歸堂久住乃問和尚何不勘新到沙云我與你勘了也師云玄沙門庭雖峻自有高賓其落節不少然而爐鞴之所鈍鐵尤多博山遮裏則不然今日亦有故人新到一見即勘過了也何必大驚小

怪擊鼓敲鐘於雪上加霜且道博山有甚長處寰中天子無私敕塞外將軍令更嚴

山下設供小參

舉龍潭一日問天皇云某自到來不蒙和尚指示心要皇云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潭曰何處是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與汝接汝行食來吾與汝受汝禮拜時吾與汝合掌汝更疑何處不是示汝心要潭忽然大悟笑巖拈云龍潭恁麽問天皇恁麽答若不悟去幾成世諦若實會得凡聖秖有虛名迷悟皆爲剩法若實未會不可瞎驢趁大隊師云大小天

皇雖則一期點化爭奈將石頭一宗打破很藉那堪笑巖又向糞埽堆頭添了許多臭穢熏人博山恁麼道汝等又向何處措手足衆無對師云各自散去切忌磕破瞎驢鼻孔

落堂小參

卓拄杖云我有一句到你不如拄杖子一句到你拄杖子一句到你不如你一句到拄杖子如何得你一句到拄杖子良久復卓拄杖云擬議打折你驢腰你又作麼生跨跳得

夜參

達磨獨自面壁魯祖逢人面壁杖人與汝等每日面面相見還與古人有同別也無若是同則古人恁麼生無乃多事若是別杖人恁麼道其意謂何汝等還簡點得出麼若檢點不出放待冷時看

半期小參

紫湖禪師一夜大叫有賊大衆皆驚起紫湖於法堂前捉住一僧曰賊在遮裏僧曰某甲不是湖曰是卽是你不肯承當師曰我聞紫湖有惡狗善能噉人性命原來也只是吠聲無能啀實雖然做賊人心虛暗地裏皎然一箇半箇也不見得我博山門庭廣大不養此物只有一把吹毛利劍掛在冷處有不識好惡者犯其鋒芒教他自喪身命我遮裏不動聲色坐致太平汝等大衆也須防慎始得

立兩堂小參

南泉兩堂衲子爭猫不知爭箇甚麼南泉提起猫云道得卽不斬衆無語泉卽斬卻師云大小南泉沒奈船何打破屎斗猫子有甚麼罪晚間舉似趙州州脫草鞋頭戴而出泉云子若在救得猫兒且道果救得救不得趙州是甚麼心行大似箇幫惡的秖如猫兒已斬也草鞋已戴也兩堂僧又作麼生杖人今日重新舉似放過則不可一時趂散

晚參

明鏡當臺纖毫不隱靈鋒出匣凡聖不存須知向上一機如擊石火閃電光相似還有轉得身吐得氣者麼良久云沒孔鎚禮拜了退

避暑菴請小參

洞山門下寒暑到來寒則寒殺闍黎熱則熱殺闍黎遮老漢太煞利害若恁麼則盡大地皆無一活人也曹山門下天時熱極卻敎人鑊湯爐炭裏廻避使衆苦不能到遮老漢太煞偷心秖遮鑊湯爐炭還容你

絲根麼若於此二則公案透得許汝等向東山水上行與諸佛共一出身處若也不能透過秖恐八苦交煎教你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縱有薰風自南來殿閣下那到你乘涼在秖如博山門下又作麼生金鏃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孰能仇

六月晦小參

解白玉大連環開黃金無縫鎖也須是箇超絕佛祖底妙手今日六月小盡一年已瓜分半箇去也雖足山中飲光尊者作麼生思量兜率天上逸多大士又如何計較秖如壁上掛錢財老鼠齩腰帶遮箇消息

也須透過若透不過問取西樓笑長老師歸方丈笑公隨進師曰如有人問長老壁上掛錢財老鼠齩腰帶是甚麼消息如何答他笑曰直得禪牀震動師曰秖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時是誰禪牀震動笑曰多煩和尚拄齒師曰恁麼那笑曰誰敢擊雷門師微笑

徐門請小參

菴提遮女問文殊明知生是不生之義死是不死之義如何又被生死之所流轉文殊云其力未充杖人云當時只合扣齒三下進山主亦以此義問修山主修云箭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筏用得麼進云老兄欠悟在杖人云我只將一把稻艸與他修云老兄又作麼生進以手指云遮箇是監院房遮箇是典座房修即禮拜杖人云我只震聲一喝大衆汝等若於此三轉語薦得許你與古人各有出身活路汝若不薦且一坑埋卻

室參

巖頭云大統綱宗先須識句杖人云識得句門裏有出身之路識得宗身裏有出門之機僧問巖頭古帆未掛時如何小魚吞大魚進云已掛後時如何後園

驢喫艸杖人云且道此僧具何知見能恁麼問巖頭具何宗旨能恁麼答在吾人分上還有交涉也無有交涉試拈出意旨來看無交涉則古人如何敢唱既在我博山門下也須出些手眼始得忽有問杖人古帆未掛時如何向他道錦繡銀香囊風吹滿路香古帆已掛後時如何杖人云寄言十八子好好事潘郎

重陽解制小參

卓拄杖云兎老冰盤光滴露烏棲瓊樹影蹁空重陽桂菊交相發倚杖看來笑獨濃笑箇甚麼博山夏中結制火傘炎炎飛冷雪白玉駒兒流汗血博山秋深

解制霜輪寂寂散香彩黃金索子須自擺就中更有末後牢關須知有時解期不解人有時解人不解期有時人期兩不解有時人期兩俱解於此一一透得拄杖子不妨當堂分付其或徘徊未免羝羊觸藩徒望冲霄鸞鳳復卓拄杖僧問如何是期解人不解師云花開葉落渾閒事縱目其誰與巳親進云如何是人解期不解師云煙雲渺渺關山隔能作生涯孰敢欺進云如何是人期兩不解師云折角鐵牛鞭不起無腔牧笛漫相催進云如何是人期兩俱解師云浩蕩乾坤隨放步吹毛不露太希奇

丁酉王舉亭崇先寺小參

敲如意云此事如擊石火閃電光無論搆得搆不得不免喪身失命舉紫湖和尚夜半大叫有賊一衆皆驚走湖驀遇一僧捉住曰賊拄遮裏僧駭曰某甲不是湖放手曰是則是只你不肯承當師云大小紫湖龍頭蛇尾無殺活手無端與賊過梯若是崇先待他道不是即便推倒曰你遮賊走向那裏去亦不負下手一場也雖然秖如今日捉住汝等又作麼生好乃喝云饒你度刃衝流早落遮箇坑裏

近菴請小參

英雄不作欺人語英雄不作欺人事秖如世尊於諸佛大集會處絕世英奇不知多少獨一女人得近佛座入定文殊稱為大智乃不知其得何三昧世尊既命文殊自出其定問之及文殊用盡神力竟不能出世尊卻云非但一箇文殊直饒百千文殊亦出不得遮黃面瞿曇豈不將人玩弄復曰下方有罔明菩薩始能出之罔明至果一彈指便出彼定汝等看遮一棚傀儡各有綫索當在何處世間英雄尚不肯欺人而出世佛祖肯自欺欺人乎設使現前有一衲僧突出道老漢不得東扯西拽或喝一喝或彈指一下或

拂袖打之遮如此還了得此誵訛麼不如此畢竟遮段公案如何剖判汝等試自簡別看若簡別得出不負我崇先杖子與汝點頭如簡別不出更須猛著精彩莫被自巳瞞頇好

薦亡小參

向上去高且清向下去厚且寧中間去和且平迷時去縱橫皆惑亂悟時去逆順盡神明夫如是安得透脫迷悟貫徹聖解凡情顧大衆云大千世界拈來如粟米大打鼓普請看漆桶不會忽有燈籠沿壁上天台大叫曰通玄峰頭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

左邊被寒山打一巴掌右邊被拾得打一茗帚翻箇筋斗下平地復叫曰灼然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卻知有又遇著騎虎老豐干笑云莫道山僧饒舌汝參示橋一隊居士也須吞得浪杖人棘栗蓬透得金剛圈始可與你向毘盧頂上逍遙去呵呵覿面相逢何處去知音知後更誰知

一七小參

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翻身撞倒老空王捉敗眞贓還叫屈誰見此眞贓誰雪此冤屈欲識精金火裏看杖頭有眼明如日

室參

趙州在厠坑上呼文遠此處不可與說佛法文遠於狹路傍把斵趙州要討箇公驗此是鎮州蘿蔔頭開花青州布衫裏石被臯亭拋向東洋大海底惹得鐵牛背上蚊子飛到十字街頭自歌自唱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汝等遮隊沒料掉禪和子在長連牀上打瞌春那知有恁麼事

堂中小參

昨夜三更失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王老師賣身無人酬價未遇甘贄行者到留得竈上箇破鍋不見山門前御龍橋畔艸離離金家堰每有賣糖人打鑼子向遮裏過此中有一僧聞此鑼聲卻於糖上著到將一文大光錢托道友買一塊來壓饞此友過手擲地曰若作一文錢會入地獄如箭射此僧猛省曰捉敗我倫心也杖人聞之乃呼此友來問曰是你恁麼點發他麼曰是被杖人一頓打趁出去汝等還有知此消息者麼

結七小參

三七日前釋迦掩室於摩竭三七日內海底波斯嚼生鐵三七日後大家笑龜不成鱉無論是七後七前

只要你自奮自烈不有傷心人爭解效冤結說甚麼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若作一場鬼戲徒自掉棒打月

炤空領葛龍泉衆士請小參

梅花未發讓取影於臨水橫斜春色如分任尋芳而乘興傲岸此時霜風雖洹且喜參謁猶多近鄉金堰更奇特能問西來意若何欲指彼庭前柏樹子恐賺他缺齒老達磨何似相逢開口笑敲得寒氷煮活茶呵呵呵痛快麽千古風流屬作家

室參

異方穿心國有一好事自以出人頭地者忽被大鵬金翅鳥擒向虛空抛擲尋落下我震旦國中彼陡見此中人箇箇胸次嚴密渾無縫隙乃詫曰原來遮夥人皆是一竅不通者中有箇眼光爍破四天下漢迎風與一痛掌直使血流披面疾奔杖人處呌屈杖人曰你道遮一掌打著阿誰彼人目瞪口呿杖人曰徒自仰寒空那討金翅影

除夕小參

百丈老漢不識好惡卻於臘月三十日夜始問人作麼生折合大似老鼠尾上繫研鎚若是趂狗追牆掉

過頭來性命卻在他口裏雲門道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也是錦井限人壽昌云是遮等過日子不是遮等過時光未免金鎚刮目北禪欲烹露地白牛與人分歲正是竊人多詐遮隊老古錐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兒自謂有殺活手眼消不得杖人一笑聻得此笑許他做箇本色衲僧脫脫灑灑去若也不薦明年更有新條在引得春風笑不休

晚參

舉秀才問長沙弟子只見千佛名經不知居何國土亦化物也無沙云秀才曾到黃鶴樓否曰曾到沙曰崔顥題詩後還有人題否曰無沙曰得閒題取一篇好師曰岑大蟲灑食大地皮毛有滴血落處可成甘蔗種族若是我但呼秀才待應喏便向道你好箇彩頭一試便中狀元頌曰飽腹文章半字無儼然殿試便傳臚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觀花滿帝都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七

門人　大壐　大量　大彔　大汕　較

示衆

處州龍泉西寺孤舟和尚請爲衆證戒示衆

僧問悉達纔生如何便手指天地師云撞出娘皮袋進云如何是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云磨刀恨不利進云一棒要打殺時如何師云忍痛叫蒼天進云後來又覩星悟道是如何師云驅雷打夢人進云特地出世說三乘法爲人時如何師云開眼尿牀進云既

如此今日堂上和尚請大師證戒又作麽生師云點燈照人喫飯進云如今白日青天又如何師云突曉途中眼不開進云如何是金剛自性戒法師云胎中童子眉如雪進云恁麽則潔白身心絕點埃也師云夜半金烏帶雪飛進云飛向何處去師云那裏漢亂跳作麽僧云括蒼千古風流事今日龍泉冒獨高也師云且待冷時看僧禮拜師云昨日已與諸兄弟滿口道破也今日又要夢筆杖子爲汝等斬新敲磕我問你等脚跟誰無立地也要有處出身頂門上誰不撩天也要有處開眼到遮裏直須不行心處路而得

縱橫不掛本來衣而得嚴密雖不如恁麽而得透脫切忌未生時而有殺活如此持得證得則不負盧舍那如來當當常有囚當當常住法身而能出入華光三昧戒光從口出與十方諸佛作心地印也揮尺云會麽一毛端上開心眼梵網光中笑雜華

偕黃心鏡到松林寺訪本靜老宿請示衆

相將策杖訪同人猛虎當途松色新何事衆徒先逐去不令喫我杖頭親秪如昨日途中撞著大蟲時如何靜老出衆作虎聲師云假老虎威作麽宿云也須識法而懼始得師曰恁麽則當機不讓也宿云丈者

是甚麽心行師云老宿惜取牙爪好宿禮云作家作家師笑曰取笑旁觀乃云工部山前與公眉毛廝結壽昌堂上猶能追我步趨各自轉過身來且喜更自滚入梅子熟也未索核喜有龐公臘月火燒山祖意還他香老到遮裏搜盡舊時骨董重添雪夜紅爐還有辨別得賓主互換句子者麽宿擬出衆師云老宿合取口好宿笑曰大衆禮拜了去

壬申龍湖垂示

師良久云大衆見麽龍湖和尚又來也雖然一回相見一回新也須道箇不審始得乃拱手云恭敬寶筏

大師時當仲夏炎熱伏惟𧼈居萬福忍坐此大火宅現清涼月吹微妙風使十方塵刹諸佛及一切有情各得歡喜利益善哉善哉大衆龍湖寳筏原是山僧一人如何特地自分賓主聻若向遮裏會得正好把臂弁行其或未然且參透遮不觸背句來我方丈與木侍者相見便下座

黃檗落堂示衆

師云馬祖開選佛塲要人人學無爲而心空及第石霜建枯木堂要人人休歇去而絕後方甦今日龍湖乃於黃檗山上立鐵漢堂箇箇須如生鐵鑄成拚著

性命共相挨拶所謂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你大衆果能辦此鐵漢心腸直敎世界身心一時坐斷豈不立地心空萬機寢息如演若多之狂心頓歇哉僧問狂心作麽生得歇師云吹滅燈去打破鏡子去鐵佛頭上屙屎去進云某甲不會師云難道屙屎也不會僧歸衆師乃云鐘樓念讃口喃喃牀下裁菜葉斑斑猛虎當衢誰敢犯勝老坐龘黃檗山參

室中舉示梅李

舉昔日世尊欲將諸聖往第六天說大集經勑他方此土人間天上魔王外道獰惡鬼神悉皆集會受佛

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門天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勑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天衣懷云臨危不變眞大丈夫師云龍湖則不然若果有眞丈夫魔王則應出衆云瞿曇我當斷盡諸佛命根掃空十方刹土無有佛生名字始快我心正恁麽時代世尊著一句甚麽語始得乃作金鷄叫一聲云天明了天明了大家起來作事好珍重

開示

僧問其初入禪堂不知如何用心師云你欲用那箇心曰不知師云誰敎你入禪堂你入禪堂所爲何事曰求參禪師云禪與你有甚相干要參他曰爲生死不明師云你只今有甚麽生死不明曰生不知來死不知去師云你只今來來去去是那箇作主張又誰敎你恁麽禮拜參請曰正乞和尚慈悲開示師云只今那箇是你迷不了底本心曰不知師云是誰見聞知覺是誰語默動靜是誰喜怒哀樂是誰拖死屍走曰莫即此便是迷不了底本心麽師云父母未生前遮箇見聞知覺底語默動靜底喜怒哀樂底拖死屍

走底在那裏安身立命曰不知師云只今日醒夜寐那箇是不生滅底主人公曰莫即在日醒夜寐中爲散亂昏沉所迷倒否師云然了燒了四大分離了遮箇散亂昏沉所迷倒底又在何處去也曰正是遮裏不得明白師云見聞不脫如水中月心境兩亾誰徹不徹所以先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只貴當體便見因人機智遲鈍不能當下脫然反於心境照應中更起知見思量分別取捨結成五蘊幻妄展轉與本心愈遠不能頓歇狂迷所以無可奈何乃復教人外息諸緣旋機自省看當下是生是滅是有是無親見一

回自當頓絕又因學人擬置不開乃就彼紛飛雜亂中教他看那箇是兵中之將那箇是奴中之主畢竟遮兵將奴主有分別否人或執此見聞知覺便是語默動靜之主故又教看一念未生前了無見聞知覺并父母未生前了無語默動靜時那箇是你本來真主面目或人又將心空空想著箇虛無境界去做工夫不知又失卻現前天真明妙底主人也及至指彼參取天真現前底彼又執著能昭昭靈靈弄精魂者是乃又教看然了燒了遮箇昭昭靈靈底又向何處去了此正與彼打破五蘊精靈窟子也若是伶俐漢

子何處不可開眼其奈妄惑深重者不能於此透脫反向此中思惟卜度不得已又將一箇無義味話頭如吹毛劍塗毒皷者與彼揮舞提撕如何是佛麻三斤如何是西來意庭前柏樹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如此縱橫殺活便當立地蕩然也不喞𠺕漢又不肯拍盲死心拚命挨拶只管於古人言句妄自穿鑿起疑東咀西咬胡思亂想忽得一轉語或別一機鋒以爲省悟透關或更進言呈解知識乃於當機或呵或罵或棒或喝或正按傍提或敲骨出髓或知非而頓釋或見過而深參或

激觸而發明或困頓而打徹雖則機緣不一是皆痛切爲心汝須徹底真參莫自捕風捉影衆禮拜師震聲云賺殺人賺殺人速退速退

淨明剎示衆

黃連苦甘艸甜快將猛火著油煎醋不酸鹽不醎猢猻上樹尾常顛纔擬腰間柯斧爛棋殘局破不逢仙不逢仙幸自憐特地眼睛人換去枉教鼻孔去撩天

丙子壽昌示職事

人性亘古不磨人命繇心自造如天子勑命臣下有相才命之爲相有將才命之爲將有六部九卿才命

之爲部卿有百司庶職才命之爲司職惟才之未成命之未下須先立命至才之巳成命之巳下當自奉命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是也若棄才逆命是誰之過歟故曹洞立君臣正偏之旨蓋大有關于世間出世間法也共一各一分即是合尚狐疑耶參同契曰萬物各有功當知用及處本末盡歸宗尊卑用其語官骸盡職指臂不爭其樂何如

堂中開示

谿谷傳聲皆因人之呼應昧巳者自驚自怪而魂魄齊飛明鏡現像本爲物之露呈迷頭者自惑自疑而

形神俱失不知自心取自心以故非幻成幻法若知不取無非幻則此自心常湛然矣今之坐禪昏亂不明定者雖是夙習現業流識根因未絕亦是見前爲生死心不猛切耳爲生死心若切則雜想浮昏自然不生如金剛出匣寒光逼人鬼魅邪魔悉皆消殞安能于此張形弄影哉永嘉云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此正直指吾人現前遮一念金剛心也汝等不能頓發眞心只去排遣昏散猶如亂軍以追流寇而亂軍反自爲寇矣故必大將軍全提正令則軍威自嚴而流賊自敗也秖如汝等嘗侍立大人之前心上亦還凜然肅靜乎亦還頹然昏散乎亦還三業孤迥乎亦還六識分飛乎暫立大人之前尚能惠汝三昧如此又況自能頓起本心金剛三昧王而不能威伏八萬浮塵幻想哉復震聲曰看是甚麼

示學人自看

僧問學人不識自巳請和尚指示師指火爐曰在遮裏拈出一莖毛來看又問如何用工始得親切師又指火爐曰放一莖毛在遮裏去看曰恁麼則無有六處也師曰你只今在那裏曰在遮裏師曰遮是甚麼

進曰莫是自巳麼師曰牛馬畜生也有爲甚又披毛戴角去曰不知師以如意示曰你見遮個麼曰見師曰誰見僧擬議師曰只因你遮擬議所以轉見差別轉見惑亂轉見深遠也此正所謂想中物色意裏丹青是爲微細無明最能遮障我妙明眞性不見三祖云歸根得旨隨照失宗而楞嚴亦云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亾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若能一念回光返照則當體歸根復命而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也又何有夢裏明明之六趣哉故信心銘云不用求眞唯須息見但莫憎愛洞然明

自繞有是非紛然失心一念不生萬法無咎初祖亦云一念回光還同本得又云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乃可入道今人只以意言分別妄自比度妄得見自心現量之境界哉六祖亦云汝若返照密在汝邊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從上諸祖皆教人返此照心則本地風光自然現前也故曹山有四禁正以參學人心意識之細微路頭不絕所以知見橫生不惟昧滅法身亦乃爲諸濁智流轉成種種滲漏去也又安能使枯木生花與此道相合哉又一僧問曰承和尚示學人看自己用盡心力展轉看他不出過在何

處師以如意子示曰你見麼曰見師曰你作麼生見曰見他是如意子師曰他何曾說我是如意子秖是你妄生分別所以不見也曰終日見面不見是何也師曰秖爲你將見去見你眼上已生了一翳也又安得見此睛明空哉經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此豈以眼能自見眼者乎我教你冷地看自己不是教你意裏念自己心上思自己以念覓念以心覓心何異畏影逃形形逾逃而影逾多乎如意子失了汝但到處看則見到處想則轉不見也若不去尋看但自去想念及你想念既勞則眼中妄見鬼神夢中妄見顛倒必成狂疾不可救也汝但一切放下冷地自看自然海印發光天機呈露那時爲汝打破鏡子再來與我如意子相見也愼之勉之

僧問古人教人看公案提話頭和尚只教人看自己亦有同別也無師曰今日有三四十人下田我見田頭在那裏東看西看田中人如一棚傀儡相似那個搬弄沒有一個不精采你道線索在阿誰手裏曰恁麼則一堂禪和子底線索都在首座悅衆首座悅衆底線索都在和尚也師曰我底線索在那個僧擬議師叱曰死傀儡去

六祖云我法門秖貴明心見性不論禪定解脫故彼但教你不思善不思惡正當與麼時阿那個是你上座的本來面目亦何曾說不思善惡時即是你本來面目乎即初祖亦云心如墻壁乃可入道亦未曾說心如壁處即是道也葢祖師恐人心滯今時根境迷惑未能返轉刀頭向空劫前剖出生死伏藏耳故曰橫按鏌鎁行正令大平寰宇斬痴頑今時門頭緣根者尚易剷除於空劫前緣根者最難斷絕也正雲居所謂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自非向銕壁銀山迸出金剛王劍安能斷此法身上貼體無明哉

師曰個個皆說妄想放不下疑情發不起偷心不肯死命根不肯斷你且將你底妄想疑情偷心命根簡點出來我看你簡點不出秖爲你不曾眞有爲生死心與眞到那田地耳若眞到那田地自然有眞消息也

黃子安問如何得頓發大機大用師曰要到生死結交頭上纔追得出亦不是預爲扭揑得來者公看水滸傳麼宋公明命石秀打探楊雄獄中消息要夫刼他回梁山石秀纔到城官府正恐梁山人來刼獄刻日令先斬之石秀事急忽生一智驀向法場邊高樓

上從空跳下大呼曰梁山泊全夥在此滿城人各相踐踏不知誰是人誰是賊石秀斬其杻械攜手直上山去梁山人見之大驚曰設使統全夥去未必容易如此也士大笑曰奇哉師曰更有一段宋江命燕青去請安道全全爲一名妓繫戀燕青是夜帶刀入妓舍將一家殺盡以帶醮血書壁曰殺人安道全大點其燭于中而歸及夜半道全乘醉入妓舍方呼嬌嬌驀見死屍滿地壁上書名直得魂不附體驚走歸家叫燕青哥與你上梁山去青故高臥不理全急跪拜哀告青瞪目叱曰你如今肯去梁山了麼

師曰個個皆云最初看經教尚有入處尚可理會及看一歸何處又無入處看無字又無入處和尚教學人看那個是本來自己又無入處你看一房人皆睡着如何叫張三則張三應叫李四則李四應不是張不是李如何則不應如何叫打刼則大家驚起叫着不着皆是個好消息惜乎自不省悟耳你不看那做賊人忽聞叫着拿強盜賊自不覺神消色喪也如秀才聞叫提學來也自不覺其悚然如我在百千大衆前罵人只有那一個動念發嗔是何也葢彼各自有命根所屬耳你眞爲生死心切則鷄鳴犬吠亦自傷

心驚神亦自疑情頓發亦自有悟入處隔墻影動疑是人來況一切色相皆是你心相一切音聲皆是你心聲或叫着你那可思議可分別底本命元辰故有入處故有理會或叫着你那空刼前底本命元辰不可得而思議分別蚊子上鐵牛無你下嘴處擊如意云會麼噫頻呼小玉元無事認得聲來魂已消

示成峻等參學門人

師曰我見古人師資之契眞如移花接木其枝根元雖異種及其相接處妙在皮骨精氣兩相孚合其生生之意乃渾而爲一也非其花果種性得眞根枝又

安可哉若今之師資相承者初心不過欲藉源流法派爲異日出世拈香取信于人故強爲苟合耳至一等雖藉名分而中心矛盾轉面悖戾更不足言矣何曾眞如古人心心無欺燈燈不昧如一血氣精神之相貫于無窮者哉亦何曾眞如古人所謂某不敢自欺此中實未穩當實不敢妄自爲人而先師授記不敢違越及與某自有師在而某此瓣香不欲向兩頭炷者哉吾所謂今之師資但存名器尚有破綻若其神器眞種久已混失斷絕難可尋討矣孰能挺然以自求其眞授受之慧命者乎正如三代之帝王禪位

實乃禪此內聖外王之道也三代已後所謂春秋無義戰即有得天下者能有幾人是眞受天命眞禪天位而不爲偷安自立者哉嗚呼世道交相喪矣雖然人能弘道亦何患於喪乎噫果有能以此道自任者吾溪有望于斯

室中示

功莫大於重法罪莫大於欺心從上佛祖出世無非欲人重此法而不欺此心耳捨全身而求半偈斷隻臂而乞安心所以法乳滴于一時慧澤傳于萬古此非精神氣脉眞正種子之不斷絕乎吾子能不自欺其心而重吾法至于立身爲人發言行事能如對醫說病臨冶烹金此是吾子眞愛我指示吾子能于我受用隱微中能使我心肯口肯心重口重此是吾子眞能承事我眞能承事先佛先祖如丹出九還無不靈也爲吾弟子尚不能盡心竭力而無自欺又安能承事十方知識而曲盡其門庭堂奧哉若第籍此師資名目鼠竊狗偷以耀見聞又何貴出自壽昌門下耶天下眼毒講得誰過

痛誡學人莫自欺

爲法而參師友如求水火之不敢欺也欺此一滴水

則盡大地水皆被汝欺盡大地水皆能溺汝欺此一星火則盡大千火皆被汝欺盡大千火皆能燒汝汝能不欺此心則徧異類亘古今更無有能欺汝者

匡山圓通示諸職事

師云古人言恩義不可相掩汝等須知之恩乃父子兄弟天性生成不可解也義乃君臣師資天理合[illegible]不可苟也所以古人易子而教使成其義蓋父子之間不責善恐以義傷恩也故大舜處父頑母嚚弟傲日以殺舜爲事舜不敢責親及弟惟怨慕號泣以自反終獲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所謂聖人

者人倫之至也而終成大義以全天性也若君臣師資之間則當以義爲質義成則能生大恩矣如文王武周則以父子爲師資爲君臣如孔子顏曾則以師資爲父子爲兄弟若此則恩義相生不相掩兩盡而兩成也故吾曹洞宗旨獨揭君臣父子之道以明世出世法所謂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但能相續是王中王正得恩義相成爲正中妙叶也吾且以處人情世事論之卽如我等今住匡山圓通山中諸刹及諸靜室僧衆萬計與兩郡相連若僧若俗交接之道須以恩惠爲主則不失其敬重鄉黨

和睦鄉里之意而法義自行至於本寺四十八房主僧旣彼各來合衆聽命常住職事則當明敎而善導之然此寺宇尚未拓充其房中僧行多未慣習禮法尤宜加意如父子兄弟骨肉天性處之而彼薰蒸日久潤澤歲深親愛之意漸生諱忌之念漸化則此恩惠之至自然變成法義也故吾天下名山祖刹說中極言主法者須知六弊能善調御則成六妙若夫諸方衲子不辭跋涉爲法而來此當以法義自行不可包荒姑息以負其求師友受鉗鎚之心若側以委順成璷則何處是善知識爲人抽釘拔楔敲骨打髓以

斲學人生死命根之作略乎雖然亦看其人何如耳使本山本寺果是爲法之人不得不以法義相成卽諸方遠域亦有爲名色作門面特來參訪者或是宰官士子或是知識學人亦須審辯來機善巧接待葢彼非爲法而來若專以法淚錐痛劄不惟彼不能領會而我失其誘引反令彼生毀謗而退息其親覲將進之心矣已上所論恩義之權皆主法之事也分而言之似有二旨豈恩惠法義眞有二道乎你諸職事俱當行平等心無分彼此皆應恭而有禮敬而不濫則可以延攬遠近學人護衛叢林法化矣又有說焉

俗諺云近寺不重僧何也吾當以近寺則重僧可耳葢僧衆道行不端嚴無褻慢於附近人不足以感化於彼往往爲彼覷破所以不生敬重遂生毀謗乃至盜砍樹木侵占田地以致興訟結冤皆由是而起也豈有近火而不先焦近法而不先化者乎故吾再致意於附近居民葢彼多是耕作澹泊之家卽化盞鈑亦不敢強其有無必擇誠實不雜話者任之恐以言行壞彼初心也其餘小緣更勿攪動寧可遠處募化聽其自家發心則可吾嘗以此山或大建造皆當令彼澹泊居民爲百工事業及搬運作務使彼因利得

安生理弁獲親近佛法日久亦可化爲善俗互相愛親即有荒亂足相賑濟亦無悖逆爭奪與作非爲之事豈非佛法善爲陰翊無爲以作持久之至治乎故予前日與江州司馬楊公云我等雖是借人與山而實借山與人雖是借宰官居士護法而實借法護宰官居士公等宰官居士及諸世人若非佛法禪宗孰能使之忘勢位而捨恩私公大道而愛民物決生死而證性命乎楊公大喜曰大師太煞以一語盡道破也予笑曰若能向道破處解善用心占地步乘時機下先着則不妨是眼親手快人也公曰此大師過人

作略始有如此婆心敢不唯命哉諸子知之只此一串言語皆棒打石人頭㬥㬥論實事者汝等須常思念之則我與汝不負相與際會於此名山古刹以承佛祖之恩義也諸子勉之

室中示諸衲子及衆居士

師云予昔年嘗會吾漳戴今梁觀察及予父弟于維揚舟中戴公問曰佛教有超凡化聖之說師果能親證其旨乎予曰須渼悟得游戲三昧可也公曰如何即能悟予曰公見夫戲子乎在臺下即凡在臺上即聖公曰何也予曰戲子在臺下人或稱之爲周公孔子戲子必大喜人或設爲仲子齊人戲子必大怒及至登臺則親身爲周公孔子却不自喜儼然爲仲子齊人却不自怒吁豈你眞能爲周孔而仲齊眞不足爲哉蓋彼臺下以無爲有故喜怒生臺上以有爲無故是非泯以無爲有故妄執成凡以有爲無故妄解成聖然則凡夫墮落與聖人超脫只在一念有無之轉機也而聖凡何曾有實法乃迷悟自成其墮超耳公大喜曰此天下奇論讀盡千言萬語不如臺下臺上一念有無之轉機而成聖凡之一語令人開悟無迷眞痛快斬截也予父存三居士曰審如此語則觀

音所以能三十二應者非獲此如幻解脫法門乎予曰正是此意第當局難得不迷耳所謂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若主人公心眼不惺則未免又爲夢幻空花所惑亂也予弟季玉曰瑋前日見林間錄載王文正公當大拜時宴會官僚作戲公題詩曰諸優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是同以故無欣厭覺範大師謂此老通身是手眼一點也瞞他不得正符此論也予笑曰吾弟從此爲人處世須是眼睛鼻孔端正始得戴公曰善善決不可少師末後遮一錐劄也嗚呼此予戊午年寓金陵天界因戴公挽予過廣陵一

沓游戲時吾徒大方大圓二子嘗侍側猶能記之計今二十餘年戴公與吾父弟皆作古人可勝歎哉我今重新舉似你諸學人及衆居士果能忘軀為法依止叢林參承師友切不可于名言相法中妄生分別執取而起是非憎愛寃親苦樂之心以自惑亂其身心性命亦復惑亂他人之解脫知見也予嘗曰汝等參學畧能參破生滅妄想之蹤迹則自不為世間名言相法所顛倒也我試令首座今日退席為本堂侍者飭令本堂侍者立居首座之位侍者儼然以首座自任首座安然以侍者執持毫無上下彼我之分㢈

手解行少有證據若纔令悅衆退下作副悅衆令副悅衆退下作散單便如奪了封侯印心憤憤口悱悱寧可知識不親覲生死不參究遮箇面皮決成不得半夜捲單而行此豈眞有為法求依止善知識之心者乎嗚呼慣弄虛頭占好名色不肯自盡寔事雖有醫王亦拱手矣凡在叢林之人毋論事之巨細皆當痛治偷心以求親證雖羣居雜處能使上下相忘于道術凡聖相忘于戲游何復有生死是非之能惑亂又何慮身心性命之不超脫乎珍重

開示堂中人

僧問某疑情發不起乞和尚開示師云你甚麼疑情發不起曰念佛是誰師云不念佛是誰曰不會師舉如意示之曰不會師云如手執如意非無如意手曰不會師舉拳示之曰不會師云如手自作拳非無不拳手僧擬對師叱云尿床鬼子又與麼去僧再禮拜乞方便垂示畢竟為甚麼發此疑情不起師云你畢竟為甚麼要發疑情蹔曰爭奈不知生死落處何師云是你為生死心不痛切耳昔有孝子幼年兵亂失母因號哭乞食徧尋天下至十八年乃于河南村落見一老婦骨肉俱驚詢知是親母子一時悲慘黃河

為之逆流又一孝子以父死于邊塞奔求父骸骨不得乃大悲慟震倒邊城白骨縱橫不知誰是乃嚼指以血灑之父骨隨血躍起只此二事徹見吾人眞心頓發足以驚天地感鬼神曾無人物山河之能隔也又況參究性命乃自心求自心不同身外而求考妣如求濕于水求熱于火不離于當體而本有者哉但以衆生業識堅強眞心微弱如劣主不勝悍奴耳使能痛發為生死念則金剛慧心躍出于無明業識中也何復有曠刦疑情之不破現前靈覺之不開哉勉之毋自墮落

金陵報恩堂中示衆

師入堂衆禮拜立定師喝云看脚下良久復云古人道衆人路上有活人出身活人路上衆人無數若向這裏撿點得出卸灸脂帽子脫鶻臭布衫也不難山僧云衆人能與活人出身不能行活人路活人能與衆人出身不能行衆人路有一箇漢子衆人路上能行活人路于活人路上能行衆人路着着皆有出身處正好山僧這裏喫棒指他箇寶鏡三昧入五位正偏還須知有向上尊貴之事不然觸途成滯隨照失宗于本分上總未得大解脫在如今參學衆了不得

活活了不得衆頭出頭沒總在生死海裏有甚透徹處從上佛祖皆謂不立文字直指見性必須悟此法眼始可傳授不絕且問你諸人既此宗不許文字道理知見玄妙只貴悟心如何後世祖師又云不疑言句是爲大病每每以問答機鋒令人參悟如迦葉示阿難云倒却門前刹竿着只這一句便是金鎖玄關使人難透也且道這一句子還與後世棒喝玄要人境王賓五位君臣正偏妙叶暗機圓相一鏃三關啐啄同時等機用有同別也無若向這裏撿點得出山僧今日不妨兩手分付如若佇思停機早已喪身命也如何透脫得去有僧出衆誦偈師便打云你這不知衆活漢只顧念你篇章不知當機蹉過也你果是人何不向我拈提結交處衝破陣頭不妨是個好手若不能構見我恁麼來便當傷心痛哭愧死無地如見生冤家相似始有透脫分若此逃倒可不哀哉有僧出問推倒門前刹竿着還有君臣也無師便打進云和尚是曹洞如何用臨濟棒師又打云你且喫箇曹洞棒着僧不肯師連棒趁出便歸方丈

爲監院七淨悔過開示

監院七淨偶以事與陳受法使人相觸忤因自悔責

以頭觸柱陳公聽歸知之以痛棒責其使人乃親于方丈禮求懺悔言生平敬依佛凡見僧不論賢愚皆尊敬卽有過亦不敢以瑣屑譏議恐傷法門大體但力爲護持以挽迴之今小僕無知有犯監院師此不惟是某教令不嚴亦是恭敬有所未至以致僕輩無忌憚也并與監院及堂內外大衆前皆自求禮悔師聳然稱歎之七淨益生慚愧但向韋馱前然頂香乃進方丈求痛棒責罰師曰子適與居士言之矣自古佛聖只是一箇能降伏自心之人所以能降伏天下萬世彼使人雖無知汝平日能以慈悲誨導則萬萬

無有見主人所恭敬者反來觸忤之也故我責彼曰不見你主人如此尊貴尚乃敬重于僧你何敢如此縱恣彼曰偶外出飲酒故也予曰你知天下許大好人皆被酒陷乎你從此齋戒敬禮三寶則罪可懺福可集彼翻然受戒亦到處禮求懺悔此非善挽轉者便能因禍致福不善挽轉者便因福致禍乎七淨你還知此機緣否我杖人為法求人幾徧天下最初于楚中遇李夢白太宰次于江西遇黃元公儀部今乃于金陵遇陳旻昭侍御此吾三十年歷盡苦辛始得此數人能挺身為我護法故我得展生平懷抱你又

何因何緣乃今同我感此而成就你為我說法場中大首領耶若論發心出家天下更有勝汝者參學精進亦更有勝汝者乃至根性相貌行業福德種種皆有勝過汝者獨是此一時便能遭此機緣乘此法會表表為衆中首領則又是尋常人所不能勝過汝也汝今既膺此勝事則汝此身是我首領之身則汝此頭是我佛祖法會之頭汝何得私以小忿不忍而觸犯我佛祖所關之頭輕毀我方丈所係之身哉可惜許爭奈此露柱昏夢未醒也如此過犯何可懺除汝今既痛自知過忘身然香還須知此頭首非名在人前行在人前坐在人前為頭首也須如古人為法忘軀勞苦在人前忍辱在人前謙退在人前不知有己只知有法有規矩有大衆此乃是為常住真首領而後為汝自己始占得好高地步也不然徒似今人為軀忘法看得自己甚大養得自己甚豐更不知有大法規矩與人天大衆此真所謂自暴自棄得罪佛祖得罪名教得罪叢林大衆并得罪于天下見者聞者生毀謗退息作無間業也你道叢林首領是易為哉正所謂功之首即罪之魁誰能于此自量自裁退步求人分功讓德樂取諸人為善始可為我法之真首

領也天下之事皆成于能自知非皆敗于爭為己是又況天下只有是非二字是字被你一箇爭去了將那箇非字推與天下人而天下人誰能爭取非字于己推此是字分與天下人哉正所謂不自是者取盡天下之是不自非者天下之非皆歸之也又況更有高人終日于是非中而能超脫人是非而不可以是非測度者乎汝其勉之庶可成此首領亦可振與此叢席也陳公與監院皆大感激禮謝

吳時猛居士請開示

大法本現成隨緣須識主不為妄想流機輪轉今古

諸仁者還識得現前遮箇主人公麼若也識得則隨緣赴感體露眞常在天主天而化神在人主人而超越故能在君主仁在臣主忠在父主慈在子主孝在夫婦主敬順在兄弟主親愛在朋友主信義在世入主和同乃至主出世法則不爲生死所流而能轉凡聖之業或爲賓中之主或爲主中之賓或能主中之主皆能不昧眞常游戲法海吳居士發殊勝心作出世倡汝諸仁者速速同向遮裏參透無常迅速時不待人眨上毛眉千里萬里去也吳居士禮問弟子輩在家不免家累如何做工夫便得出此生死苦縛師

云但要你先以萬劫性命爲重一生身世爲輕則二六時中自能念念提撕時時返照自已遮箇主人公自然頭頭迸露而生死虛妄之迷不求頓徹自能頓徹也今人見有問着本分事者輒以父母妻子家計之累藉口其實不曾眞爲此也你看世間幾箇主家之人于一日能以一二時眞爲孝養父母敬愛兄弟嚴正妻妾教訓子女奴婢及調停家計之事苦心與周旋親友鄉黨救濟患難困厄之事苦心若眞有一二時能于倫常物理苦心則身家之事日見分曉日見省力日見簡易日見融化而不致爲本分參究之累也只恐眞正爲生死性命事輕而爲世間名利情欲事重使此身心昏惰散亂不振即有一念敬信佛法與參究之心爭奈正念未立欲根未除而心事夾雜徒有參究之名而無肯切之實雖積歲月于此本分靈心無日得透悟也你輩眞欲參究自已主人公必須將家事擠一二時仔細決斷一番無使互相負累即有朝廷軍務之重大若是眞參究人不必偷閒始能做工夫殊不知輪刀上陣正好着力也又况此事原不離喜怒哀樂中語嘿動靜中顚倒錯亂中八苦交煎中若不于中參透終是頭頭錯過所謂捨燈

覓火掉手求拳也若能念念自看自擬畢竟是誰恁麼是誰爲主是誰生死去來即看不透而于心境漸有得力處如看得透做得主自然一切妄心妄境皆化爲常住眞心妙明境界矣何復有水外之波能奪大海之水光外之影能迷中天之日化外之妖能竊我宰政之權形外之事能亂我自身之主人公哉諸居士禮拜師喈曰爲甚麼

靈谷堂中示

師下堂衆禮拜各歸位久立師顧衆云正恁麼時也恰好有甚麼相辜負處復舉南陽忠國師云青蘿貫

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泊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閒惟人自閙諸仁者還識遮本閒麼上至諸佛下至衆生天堂地獄外道邪魔刀山劍樹鑊湯爐炭牛頭阿旁碓搗磨挨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兎走烏飛輪廻生死法法皆是本閒無有一法不閒者旣無一法不閒爲甚又道惟人自閙且法是何法人是何人閒是誰閒閙是誰閙人與法是一是二閙與閒是同是別若向遮裏透得去則知如何是佛麻三斤本閒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本閒如何是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本閒狗子有佛性也無無本閒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我

本來面目本閒死了燒了在那裏安身立命本閒日間浩浩作得主麼本閒夢想顚倒時作得主麼本閒無夢無想那箇是主人公本閒乃至一千七百公案機鋒是甚麼本閒透得透不得是甚麼本閒只今大衆在此堂中只遮行住坐臥是閒是閙秖如人也是閒法也是閒閙也是閒閙也是閙畢竟是箇甚麼聻忽然囫地迸開則天下太平又何人法閒閙之有又何聖凡生死之有會麼是甚麼本閒忽有僧出禮拜師大喝云你又閙也僧擬開口師又喝云你又閙也衆禮拜師云我也太煞閙也遂歸方丈

參禪人須有必悟之志若愚若痴始有立地㬥折見性成佛之候如無願力自起眞疑斵非挨牛喫草所能成就或止是死水浸頑石耳又況惹出種種怪病最爲難治不如且說依法而任矣姑就世間指之不見王祥臥氷之愚痴乎彼只知有孝親之心一往直前更不管身可保不可保氷可臥不可臥魚可得不可得纔有此分別計較則爲道理知見所障終不能成此不思議之事矣又如商丘開忽聞子華氏能使貧者富賤者貴死者生生者死之威力彼自感其窮苦直往而求之彼門下人百般排擠開亦不懼門下

人視彼愚痴因令入海拾珠彼竟得珠令入火取錦彼竟得錦何則以彼信子華氏有威神也及聞子華氏不能有威神加人則心怯气喪更不復如前之能入水火矣他如李廣之射石虎耿恭之拜湧泉與康僧之空中求舍利玄奘之西域取經何莫非有必行之志而得成此奇緣哉今人袮不知十界聖凡依正報相是皆循業發現乃不信自心可爲佛祖自心可爲聖賢此界可爲華藏此世可爲唐虞以故參學者不能悟道成佛建刹度生用世者不能開道化綂成無爲之治是皆自心知見之所陷無有勇奮必爲之

志而求之也如果見義能勇而有必成之志雖佛祖聖賢與水火生死亦怕愚痴勇奮之心又何心外有法而能爲彼障礙哉陳旻昭曰若謂至誠自能驚天地感鬼神此豈不妙和上却言水火生死亦怕彼愚痴之勇此眞吹毛寶劍刺天下人心肝血滴滴也

示戒子

一言一動必須戒愼恐懼無使心行有少過差勿待形迹發露而後爲破戒也念念能戒懼之人纔知心行有過差處不戒懼人都無忌憚雖有過差如何能知所以受戒人與不受戒相去甚遠受戒不能持固

是罪也卽不能行尚有慚愧尚可懺悔惕勵而行尚可洗滌而勝進也惟不受戒人則不可語以罪福雖不可語以罪福所作業能自逃乎正以受戒爲人定慧之初門最初持戒未必能盡如法未必能盡精純如初學順紅硃上大人相似與摹本黃庭經相似初則未免順在硃墨外摹在字跡外久久不捨習之不厭自然在硃墨內且能棄硃墨而自寫其格式自然在字跡上且能捨字跡而自成其法度所謂不怕念妄惟恐覺遲念念能自如是則喜怒哀樂不越度見聞知覺自能貫語默動靜而攝六度萬行直此一念

戒心圓明露地則見性成佛將謂別有哉切勿嬉戲放逸以破此千生萬刼之大事也

太平聖印偕朱調元陳起子設茶請開示

師召云大衆此一時舉天下有幾人能參究此事而有悟入者衆無對師曰天下廣矣祇如一府一邑有幾人能參究此事而有悟入者衆又無對師曰府邑尚與此隔祇此同會茶有幾人能痛心參究而求悟入此事者衆又無對師曰我遮裏喫茶喫菓子也不曾隔礙我此事汝等亦有在遮裏於此事不隔礙者麼世間人以世事羈縻不得入叢林親師友爲恨如

此居士輩能捨家下事來設茶求指示汝等既已有此機緣若不能痛心參究則眞可謂自暴自棄也汝等也須生大慚愧始得不然如坐鐵圍山中望天日何時得見哉如坐鐵圍山中人能有一念求望天日之心則此人終自迸破鐵圍徹見天日也今人坐在大海中甘自渇殺雖大海又安能奈之何哉

慧淵雲谷偕吳鄭諸居士請開示

世人所以不能奮發者皆是甘處逃淪不發向上志也有欲爲聖賢之人自能日夜進德修業惟恐陷于不義見不義事如見水火賊盜避之不及豈肯樂從

而爲之不厭哉有欲爲佛祖之人自能日夜眞參實究惟恐一念之差墮自己法身慧命雖舉世功名富貴利欲恩愛不能繫縛也不見古人云入山不避虎豹樵夫之勇也入水不避蛟龍漁父之勇也入道不避死生丈夫之勇也世人之於求功名富貴爲利欲恩愛雖前有刀兵水火賊盜毒害之事亦不惜性命而勇爲之無論求得求不得皆甘心也嗚呼人之迷而不返如此佛祖聖賢又何法以救之雖然此皆薰染成性習俗成風使人不自省覺不知慚愧如此愈趨愈墮也若非大慈悲人以同體之心安能於此濁

惡世界垂手入鄽行此難行也哉諸仁者各各須猛省始得

垂示

師良久云大衆會麼我觀汝等個個皆能立地成佛只是汝等不肯立地成佛所以終不得立地成佛良久又云我觀汝等本來立地成佛不必更求立地成佛更求立地不成佛也不可得良久又云汝等也須悟得立地處始得不然終是自孤負也良久又云此却是我孤負汝等却不是汝等孤負我汝等還知我孤負汝等處也無還知汝等不孤負我處也無良久又云噫喫茶去

示笑峰諸子

杖人不能學達磨於少林面壁却要學孔子集衆聖大成學得孔子集衆聖大成則能傳達磨心法正印能傳達磨心法正印則能集孔子衆聖大成或時學達磨則易或時學孔子則難至於達磨已於西天雄辭深辯收伏六宗特泛重溟來我東震斥相指心不顧諱忌九年面壁六遭服毒乃得傳此心印然後隻履西歸如此則又難於孔子止轍環於我東土之天下也雖然此土宗風至於二支五派之後門庭堂奥

各出異同不有刪定作述之手眼安能存此千聖不傳之眞宗旨哉知此則西天之達磨卽東土之孔子東土之孔子卽西天之達磨也此世法出世法之大關鍵孰能窺之四顧曰了然否此中別有同條意留與古今能擇人

示室中諸子

師云善學魯男子之閉戶不納者則能作柳下惠之坐懷不亂今人動輙欲學超佛越祖之談絕不學了生死性命之行眞是自暴自棄爲背馳之人深可哀也杖人先教人學一乞兒行然後大事可成彼乞兒

六親無靠骨肉無情六根敗缺藝術不能無片瓦卓錐之祖業根基可賴求食不得充饑求衣不得遮體到處遭人擯斥此身無所安生雖極苦不傷至勞無怨却也風寒暑濕不能侵榮辱得喪無足感至於功名富貴利欲恩愛既已不來尋他他亦無可繫戀惟有絲命是存却似個避難英雄潛機奇傑又似個參禪慕道捨身命學行菩薩行底漢子只恐有些子偷心不斷使能撒手踃來却是無人奈得他何也又何富貴能淫貧賤能移威武能屈與夫生死危疑能變亂其性命哉能行如此丐兒行則又無事不可爲無

戹不可度無蘊不可破無法不可行矣古人示三種行一奴僕行二畜生行三糞草行能行奴僕行則已皈命於主人只唯主人之命是從故難捨能捨難戒能戒難忍能忍難行能行難止能止難入能入至於畜生行又進於無身命之可惜至於糞草行又進於無物我之可忘矣今人有能取法一二於此者乎卽知識亦須別具手眼勘驗如地理之穿海過峽或起伏隱微或如草蛇灰線馬跡蛛絲必要求其眞正氣脉不可爲形勢變亂而失其眞龍之結作也夫如是豈可輕易入此法門哉諸子須着精彩始得

博山元旦示衆

今日新年別無佛法可說只有一則現成公案重新與衆取決五百年前本山無隱子經禪師元旦上堂云和氣生枯卉寒雲散野郊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爻先和尚云山僧今晚亦有四句燭影搖紅處香煙結自時見成的佛法也要大家知如此會得如金之黃如玉之白曾無變易也二老前後拈提如此今日杖人亦有四句新年頭佛法拄杖未開封驚起丹山鳳攪翻碧海龍大衆既是拄杖未開封爲甚能驚鳳攪龍於此會得更不逐驢年馬年而去會麼手撮虛

空成彈子打透天邊白鳳兒其或未然瑤臺悞却來時路莫恨神仙不指迷

上元示衆

達磨大師以解行相應是名曰祖此是何解何行若不曾向大冶紅鑪中煅煉過得箇脫胎換骨自能作活何能一言一行開人天之眼目作佛祖之師宗不見雪峰三到投子九上洞山末後始道得一箇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人不入長慶參驢事未去馬事到來纔悟得箇萬象之中獨露身要人自肯乃方親洞山遡一箇雲巖秖遮是於過水覩影始悟得箇

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此豈不是古人於脫胎換骨始得箇解行相應自能作活之真消息乎今日誰不在裏許若是不肯捺捨身命求箇入處設得箇入處又不能踢脫窠臼求箇出處所以古人竭盡婆心下盡毒手不過欲控人箇入處與控人箇出處使渠自得轉身吐氣始不被人欺亦不致於欺人也惜乎時人不自痛心頭頭蹉過如五更鐘叫誰不在夢中打開眼光還曾見有威音王佛與日月燈明佛底神力者麼若論遮箇誰不能知我問你香嚴是甚痴子如何因擊竹始悟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靈雲是

甚瞎子如何因三十年尋劍客一見桃花更不疑又玄沙是甚瘋子如何於飛鳶嶺上踢破脚指乃悟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去西天至於溈山之拈出火柴頭百丈之扭却鴨子鼻雲居之因呼出本名各各始得知歸而有出身路此何故正是佛祖言句與師資相遇如生冤家相似兩不放過始得啐啄同時水乳相合又如擊石乃得火迸鞭草乃見血流也若是聚頭打鬭互相賺悞何異飯籮裏餓殺大海裏渴殺更怨於誰乎又誰能自怨大衆如今還知非非想天爛泥裏有刺者麼噫看脚下

閒坐軒示

前日常住走却一隻水牯牛大衆還有知彼去處者麼問取監院却云不知當時鬧走却牛時巳向汝心頭東觸西觸也如何謂不知聾杖人試召南泉溈山懶安石鞏諸牧人來問南泉道擬向溪東溪西牧不免犯人苗稼不如隨分納些些只今何處納些些又問溈山道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脇下書溈山僧某甲五字如今脇下還有箇書博山僧某甲者麼又問懶安道如執杖人看牛行則同行止則同止如今行止在何處又問石鞏道一向入草去驀鼻拽將

回如今鼻孔索子在那裏遮一隊執事底人還敢自語不知其落處乎而南泉又云不特昨夜三更失卻牛天明起來又失卻火也杖人大笑急得佛殿裏燈籠如黑漆桶相似跨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打失汝等眉毛只顧天睛曬眼眉毛看取隔牆或見彼角隔山或見生烟正好來杖人處討棒喫莫說不先爲汝道破吽吽看脚下

室示

昨宵偶得一境見觀音大士相接甚歡吟自慶生詩

曰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淸夢中花發知多少復曰有薦得此意則可與我同生分身塵剎杖人曰如此則大士秖具一隻眼要使塵剎人於此逆順中得大解脫未可在大士曰長老試簡點看杖人曰我問大士秖如常不輕菩薩見盡大地人皆當作佛逢著人便撞頭磕腦雖瓦礫打擲不惜自悞悞人何也又提婆達多見塵剎諸佛皆是仇敵不共戴天多方為之加害雖墮地獄猶不自甘何也至於江西馬簸箕却道卽心是佛非心非佛一脚踏兩片板不怕跌斷驢腰何也又南泉水牯牛却道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却使人向黑山下鬼窟裏作活計何也又趙州老宿問彼狗子有佛性也無曰無又問狗子有佛性也無曰有如此隨風倒柁水裏按葫蘆相似何也南嶽鋤斧子問他禪道佛法又不說是說非說有說無但拋出木頭碌磚直得東壁打西壁賺殺許多人此又何也大士試判斷看大士曰我將謂你長老是箇大手眼人原來為古人語脉轉却在不免為你點破乃曰秖因恁麼所以恁麼若不恁麼爭得恁麼杖人大笑曰果如此則大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也未夢見遮箇在大士却大笑云謝供養不知向何處去也贏得博山如今與大衆說此一場夢話擊竹篦子一下便下座

一頓請示

天覆淸而成文地載寧而有理草木人物各能生尅制化而正性命且承誰恩力寶峰和尚云洞山門下從無佛法與人只有一口劍凡見來者一一斬斷使伊性命不存見聞俱泯直向父母未生前與他相見見伊纔近前便為斬斷師云遮老漢只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不知錯過任持多少大事我博山門下則不然也無甚閑佛法與人卽有此劍亦用他不著凡

見來者遇茶與茶遇飯與飯遇常住有公事立地敎他成辦自然見聞不昧性命常存處處逢渠殺活自在若作佛法世諦商量未免喪身失命更作生前生後計較未免失命喪身忽有箇出來道旣不許商量計較如何得箇殺活自由杖人便喝道遮墮身奴漢一頓拄杖逐出何故吾宗自有家風在天下其誰敢妄傳

悟田請示衆

龍牙云學道先須有悟由猶如乘勝鬬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到此正莫任頭如何云

方始休如我先當山和尚以此現成基業使一旦無人主持則先聖道場也荒廢人心法道也荒廢山場田地一切皆荒廢也如何休得去今山僧任此法席要重整門庭堂與大振宗吉風規即汝等監院諸職事未承當箇事猶可無督責今既職事在身有一法不到則過悉在一己推不向別人也若不由此悟由何能濟大事乎五祖演悟道偈云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殷勤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遮老凍膿叉手問阿那箇祖翁切忌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只遮自賣自買也須是有箇轉變處卻妙

枉爲憐松竹引清風只遮箇松竹也須保護始得不見近世許大乾坤失其所守一旦殺亂直得人亾家破何處能受用此松竹之清風乎如今只愁他不悟又誰知悟後底事更是誵訛

入堂開示

舉良遂法師參麻谷谷見來即拈鋤入園遂即隨入谷見彼來即出園入方丈閉却門遂乃敲門谷云是誰遂於言下大悟曰和尚我若不至洎彼遮兩部經論惧殺便歸散却衆曰汝等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汝等不知師云麻谷未曾與一語如何纔敲門便悟去杖人亦敲門進堂汝等面面相見如何不悟又如何是良遂知處汝等不知秖遮些子便是古人急切處觸著磕着便曝地折撲地碎知此則亮座主之見馬祖太原孚之聞鼓角一等是此毒發也汝等既不急切何處得毒發可惜許可惜許

崇先落堂

師攜杖入堂顧衆曰汝等在遮裏攢攢簇簇還有人欺負你底麼僧纔出師便打云是誰欺負你擬進語師又打云是誰欺負你又僧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事師連打云是誰欺負你復顧衆曰還道我欺負得

你麼乃一路打出

堂示

舉南泉云我十八歲上便能興家創業趙州云我十八歲上便破家蕩産且道他父子十八歲已前在何處立地與又與甚麼家破又破甚麼産秖遮箇誵訛分曉何在又有箇如巖頭底執把斧子入此堂中云道得也一斧道不得也一斧還容得汝等性命麼汝等又當作麼生一僧纔出師便打你敢冒命出頭麼又有僧擬出師喝云動着三十棒衆聳然師振杖而起

結七期語示諸居士

世尊出世爲此一大事因緣嘗於三七日思惟又於祇陀林中示方便中之提要教人七日一心不亂得入念佛三昧至於達磨以教外別傳示神光二祖謂諸佛法印不從人得一念旋機還同本有又謂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乃可入道故歷無有一人不從斷絕外緣而得悟入無念心體也如馬祖出世龐居士叅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麽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公大悟乃稱讚曰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石霜

置枯木堂令人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即此便是從上佛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頓悟法門也今諸居士能以三七日思惟是大事乎能七日一心不亂見自心佛乎能一念旋機即同本有乎能外息諸緣心如墻壁而透悟乎能不與萬法爲侶而吸盡西江乎能個個無爲而心空及第乎能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頓使枯木生花寒灰發燄乎諸居士果能如是則可將三條篾縛取肚皮結個生死冤家與他討個開交去所謂銅頭鐵額漢俱在我山中山僧當翹足而待諸居士個個於懸崖撒手絕後重甦來喫山僧痛棒豈不快哉

結制或一七二七三七爲期最便於在家居士不能長期入社恐家務事分發不下特設七日每年四季隨分尅定期限亦怱裏偷閒斬斷塵勞之第一方便法也此不特於居士即住菴院僧能暫放下於此而日少工精尤急切於進取不使蔓衍易於懈怠也別立十禁以警同叅一不得開口說話二不得求人說破三不得看諸文字四不得恣縱昏散五不得修觀習定六不得卜度道理七不得枯坐不叅八不得畏怯病患九不得妄作解會十不得將心待悟

此制無論在寺在菴在花園在別業俱可而期中最宜閉戶嚴密定香止靜當坐七行三秉巡昏板者尤須痛切忌作齋會多迎送及夜食以動亂生昏大妨正業早晚亦不必功課唯讀警策二篇資其勇銳可也予昔於楚見一長者求嗣遇僧勸彼齋十萬八千僧適予至問其齋法予曰此方多不知好善與信佛者正以無一梵剎任明眼知識爲之開示也與其每年十二個月怱怱秖設十二筵齋不勝其營辦奔走之煩何若捐資修葺近處一菴寺將此放堂齋銀置田於常住永遠供僧於此衆禪脩戒論經使此方知

有明心見性之道以傳續佛慧命不致斷絕豈非求嗣之大功德乎此公喜動心志別後不知果能依予言否嗚呼大抵世人作福布施秖好熱鬧虛花孰知探本窮源爲無上希奇之法施也哉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八

門人　大庾　大斧　大中　大康　較

普說

天臺植聖寺開戒上堂普說

拈香云此一瓣香不是尋常所有即我盧舍那佛於心地初發心中一毛頭許已曾熏遍法界所謂當當常有因故當當常住法身有緣非無因故念念不去其心我今登此金剛寶座將此五分法身之香供養本師盧舍那如來及千華臺上百億釋迦世尊十方三世諸婆伽梵當來下生彌勒尊佛大智文殊師利菩薩優波離尊者與西天東土前傳後受諸大律師南山聖祖雲棲大師鵝湖大師及諸護戒護法八部聖衆即此眞香普同供養此一瓣香雖受國王水土實乃劫外靈根今日山僧傳持無上戒法先當恭祝皇帝萬壽入地合符文武共秉忠貞兵氣銷爲日月風雨時若五穀豐登此一瓣香靈山親囑隨處流芳奉爲本山護法生生常現宰官身處處同成功德聚此一瓣香果然太煞分明正要知其所自其十八年前曾於博山堂上親得聞此消息今日天臺座上傳

此戒法不敢自昧來因特拈出供養本師博山堂頭無異大和尚用醻戒法之恩遂斂衣就座維那白椎竟師召大衆云今日山僧陞此寶座且道是慶讚我佛生辰耶是薰發汝等戒性耶若謂慶生授戒無非皆爲此事祇如悉達太子未入母腹之時汝等以何日爲降生之辰以何人爲得戒之師若於此薦得則壁立萬仞頂天立地去也又何容彼囫地纔生小孩子稱尊作大目空世界旁若無人者而從其乞戒也哉雖千載之下有子孫如雲門者欲一棒打殺貴圖天下太平爭奈賊過後張弓乎即如諸方叢林四月八日莫不浴佛慶讚以此激揚諸佛出世遮段因緣且道太子初生既有如此奇特不知當時淨梵王與摩耶夫人及迦毘羅國人民皆見否若見則人人皆當頓悟去也又何待臨涅槃後復陞忉利爲母說法哉若不見也是靴裏動指是誰爲他盟證彼且如何纔沾乳臭便自迷失本來而要妻耶輸陀羅生子羅睺羅至游四門觀生老病死等苦乃大驚畏夜半踰城出家雪山六年苦行又復於臘月八夜始覩星悟道大叫奇哉又復現千丈盧舍那身於華藏世界說華嚴圓頓之法又復於摩醯首羅天宮說此梵網心

地戒品乃至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總是覩之亦無非描寫誕腳初生指地指天稱我獨尊遮一段事至於末後拈花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亦不過心心相傳密密印證此指地指天之前遮段消息也所以盧舍那佛自說心地初發心中當當常有因故當當常住法身者正是如來親口直說此心地中當當見性成佛之妙旨非所謂戒光從口出光告千華上佛哉若於此會得則知世尊著衣持鉢乞食而歸須菩提冷眼覷破大叫希有如來以此付囑護念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與迦葉破顏微笑與指天指地皆無差別大衆汝等既求我受菩薩大戒正是上承佛化下度羣生之時若不於此發明盧舍那佛心地發心當當常住之因及我佛初生指地指天及著衣持鉢之事與拈花付囑之事不特非眞佛子非眞受佛戒非眞入佛位非眞代佛揚化且不知自己性命落處終日業識泓泓無本可據又安知自皈依之當當常住法身哉又安可以令一切衆生皆知所自皈哉大衆從今已去當知我所示之當當戒本須向父母未生前冷眼看破始知日用當當皆是盧舍那佛心地所現之事所謂一切是情是心皆入佛性

戒中益心外無戒戒外無心你諸人會麼宗我等云今月諸弟子不知夙生何幸得聞和尚如是指示敢問千華臺畢竟當當所為何事師震戒尺一聲下座

庚辰建安王修源殿下請永寧古上藍寺上堂

普說

師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瞻仰有分讚歎無窮祝延
皇帝聖壽伏願一人有慶萬國咸寧此一瓣香專奉
建安國王莊嚴福智振祖機以弘聖道開真智以利羣情此一瓣香覿面無私當機不昧穿過馬祖大師鼻孔透過壽昌東苑眼睛念茲慧命懸絲特此酬報

法乳維那白椎師舉袖云諸仁者會麼昔日世尊於靈山會上親自拈出示衆獨迦葉尊者領悟微笑故得傳此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宗又以此付囑諸大菩薩於十方剎土示現國王宰臣長者居士等身而為內外法護使此慧命流通不盡傳至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遙見震旦神洲有大乘氣特囑達磨大師云汝於此方有大法緣後來獲菩提者不可勝數二百二十年後林下有一人當得道果聽吾讖曰震旦雖濶無別路要假兒孫腳下行金鷄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此正讖十加馬大師也後六祖亦囑南嶽云汝後當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果於磨磚成鏡良駟窺鞭而馬祖大與洪都與石頭大與南嶽於是江西湖南二支分派五燄分燈天下宗風獨盛於此直至宋元之末祖燈寂寥近世幸我壽昌先祖突出大好山法乳橫流為博山東苑二先師以及山僧前年因李冢宰黃司理劉尚寶諸公請住匡山圓通乃有廬嶽之舉今過洪都果見有大乘氣幸
建安殿下不忘付囑特請山僧開堂於永寧古上藍寺重新提唱馬祖向上宗風且道向上宗風如何提唱復舉袖云若於此薦得便當與佛祖把手並行其

或未然更與通一消息乃畫圓相云會麼天得此以清地得此以寧帝王得此以參天地之精公侯得此以輔日月之明仲尼得此以始終條理集羣聖之大成老聃得此以常無常有合衆妙而無名釋迦得此以指天指地等法界而證盟達磨得此以一花五葉傳心法之繩繩馬祖得此踏殺天下龍象皆驚石頭得此以滑殺天下海嶽俱靈溈山得此以撥出星火而蟲木發焚臨濟得此以悟無多子而鬚尾雙搶洞山得此以邈祗遮是而渠我相應雲門得此以撥斷秦鑽而拄杖直行法眼得此以心石撲落而法界呼

嵊壽昌得此透過大好而曹洞中興東苑得此以一枝橫出而萬物敷榮圓通得此以一聲因地而今古齊轟且道今日始終全提一句又作麼生復打圓相云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昇平珍重僧問法王與國王說法意旨作麼生師云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孤踪僧擬再問師震聲一喝下座

黃檗堂中因事普說

師曰佛昔嘗轉差僧看病非獨愍彼苦也欲藉病以省發未病者耳如洞山所謂老僧看他有分也須親自決擇始得你且看他未病時與我同此行住坐臥

說會說能不肯降心自求徹底受用及一朝病發卻自錯亂毫無一法相應自作主宰不得荅人人有箇幻化空身雖無作者受者而彼四大毒蛇偶然觸發互相凌噬乃至五陰熾盛八苦交煎轉不能自治也既見如是何不平時早求一箇徹底受用聻自狂曰堂主無緣特地病發不得徹底操持師曰彼緣更勝直下便討證驗也汝等於此參究如習武藝人著不著不見利害彼今已到教場操練便比尋常手段不同益參禪原爲敵病患了生死而發銳也今遇病小試耳若值閻羅大王下戰書時符到奉行便不顧性

命始見眞本事也雖然千兵易得一將難求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亦要他素有此種性耳復進語云謾說了生脫死秖如其等在此堂中全不覺察自己是非偏去簡點他人過失如某人好說欺心話某人惡人巡昏沉某人粗糙出入不循規矩某人慣觸惱人身語意業令大衆不得安意參究如此人者和尚必須以擯罸從事始得師笑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雖然此靈山會上不能無者爭怪得你此正汝等承佛祖秘密威力熏發積集之種子也所謂爐鞴鍵鎚正欲使你變化習氣脫胎換骨切不可輕易蹉過

試問汝等尋常住靜未入叢林誰見得你等虛憍愛著有如是乎你底散亂昏沉有人肯警策汝乎你底執計疑難有人指摘剖決汝乎天下名山有幾處叢林爲參禪爭性命者乎你出了此堂更無人見你過也噫你見戲劇麼尼姑下山遇一僧偷目看他尼曰遮比丘如何看比丘尼彼僧乘其機曰遮尼子你不看我爭知我看你即此便是古今人境是非之緣起也世間豈有人境是非爲孤起之能所哉皆是人自招架耳彼之伎倆有盡我之不釆無窮木人看花鳥有何心境可惱亂哉雖然此猶是石壓艸語未是發

藥病語不見釋迦文佛恰遇提婆達多爲彼發藥也
耶故曰我非提婆達多善知識安得疾成此莊嚴無
上佛菩提哉你謂其人能觸人無明惱亂人身心我
謂你等尚未有眞對頭在所謂棋逢敵手見高著將
遇神兵顯異謀汝等如此根解正汾陽所謂鬧神野
鬼不消數盃酒幾陌紙錢斷送他千萬里外去也安
得我此堂中有彼提婆達多作首座善星比丘作西
堂障蔽魔王作後堂那吒太子作堂主摩登伽女作
悅衆寶蓮香比丘尼作侍者維摩不二開士及華嚴
諸善知識作隣對單令十方邪外爲值日服事則我

等有此一會不消歷三大阿僧衹劫而頓證法身亦
不消承事無邊刹海而徧證三昧也何故十世古今
不離當念一念看破事事圓融看得破看不破燈籠
露柱一齊懡㦬將謂捨此衆生無明業識別有所謂
妙湛總持乎我但恐你發不起此業識耳眞發得起
如敵勝愨匹夫一呼出入九軍龍象蹴蹋信非驢所
能堪也若捨一法不明滿足菩提八萬塵勞門開則
八萬種種智門開矣上根聞此上了則一切了如金
剛慧心頓發則根本無明化爲寶覺眞心若彼初心
別學不免經一事長一智入一地斷一惑若不反轉

刀頭去性命上撥入卻在塵情上分剖何異欲入含
元殿人反向長安城外打之遶何日夢見根本無明
之妙覺又何日到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哉汝知無明
與佛性是一是二麼衆禮拜師復云我也是爲他閒
事長無明亦但願你大衆向沒孔鐵鎚裏盡底發起
遮根本無明一椎粉碎我當爲汝助喜也

圓通上元滿期劍峰時禪人設供請上堂普說

師擊如意云看憍陳如尊者來也請向東邊立著你
尊者最初聞佛聲教而悟道畢竟道如何悟試舉似
圓通爲汝證據看大迦葉尊者來也請向西邊立著

你尊者末後明佛心宗而傳法畢竟法如何傳試舉
似圓通爲汝證據二尊者大笑曰你圓通無乃太過
高乎我等悟道傳法已有世尊證據自玆以降一皆
取證我等你何人生於末法之世自稱全提佛祖號
令踞坐匡嶽之廬大開爐鞴鉗鎚煅煉天下英傑卽
今結制三月你曾激勵幾衲子有省發聾我等正來
爲汝證據你若刀錐不寄鈍置學人大言不慚全無
的實我將爲汝倒斷去也知麼圓通儼然而笑曰噫
今日當仁不讓卽三世諸佛且立下風況你二尊者
乎你尊者且看圓通底作略也乃震聲云衆中有眞

師子兒麼出來爲我與二尊者打箇開交僧纔出師便喝僧頓足師叱云短販樵人徒誇書劒僧拂袖一匝師云这塊村寵又僧出問龍鳳呈祥時如何師云我遮裏未足貴進云獅子出窟時如何師云打折你驢腰進云入人氣宇如王那箇是當家種艸師云三千劒客今何在僧擬議師大喝云速退又僧纔出問師便喝僧便禮拜師云艸賊大敗復問衆中有眞能出手眼者麼良久云特地一塲懡成敗闕雖然我更須問尊者我佛出世幾年四十九年說法幾會三百餘會得道證果者幾人如我潛修密證者不計其數

得如來正法眼藏者幾人獨遮迦葉一人靈山百萬人天如何獨彼一人當機領旨元自希奇圓通乃解顧曰夫如是則爭怪得我圓通耶如我世尊現法界身說稱性法而座下猶如盲聾遮箇消息何曾夢見次至鹿野苑示應劣身衹爲你憍陳如五比丘輩略施方便次于方等曲唱傍敲洎及楞嚴選擇圓通本根未免依義說解向上玄關總未蹋著復次般若乃淨洗幾徵當法華時始付家業然其無上寶藏猶未分疎得下逗到末後於靈山拈花方得付囑你迦葉一人嗣及達磨航海西來九年面壁服毒六遭秖得

半臂神光所以傳此法者命如懸絲迄至我今滅如所言生於末世法弱魔強人多癡怠戒律未能精持經論無因深究若非夙根利智到此總須茫然我又何人安敢以佛祖慧命自欺欺人而令後昆如彼童子聚沙爲粟以輕心慢心高自許可而爲彼證據者哉我寧可身陷泥犂終不以此互相孤負也二尊者相與浩歎曰善哉希有我此如來正法眼藏有所付囑也你請速歸鹿野苑我仍捧金襴袈裟立於鷄足山中以待彌勒下生也我圓通大愧曰今日屈尊慶幸不小敢伸一偈奉爲餞別偈云相將携手思何窮

感觸之機趣轉濃解釋春風無限恨靜依石耳一叢叢珍重

閩然大師請上堂普說時值武林雪關和尚有書并語錄至

師將陞座鐵雲把住云把斷聖凡路頭時請師速道師劈頭便打雲又把住師又打云觸犯當頭遂陞座又出問黃龍峰毒皷纔撾選佛塲阿誰得中師云不用命者雲禮拜起一喝師云瞎漢進云無位眞人是如何師云誰與你分疎進云也具一隻眼師云且放汝三十棒著雲禮拜云要大衆證據自椎竟閩然大

師出啟請曰四方雲集海衆臨筵懇請慈尊為衆普說作人天之眼目為萬古之洪規師召云大衆見古佛現前放光麼三世諸佛為一大歡喜因緣出現於世以種種方便譬喻言辭欲令一切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生大歡喜自知作佛所以世尊乘歡喜緣故降神母胎已作佛事何等歡喜於無憂樹下左脇出生便稱天上天下唯吾獨尊何等歡喜直至雪山剃髮自落六年苦行泯絕身心夜半觀星豁然大悟曰奇哉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着而不證得我今既悟當令彼證何等歡喜乃于菩

提樹下成等正覺降伏魔軍制諸外道何等歡喜於是下動寂場示現盧舍那身十方塵剎王伴交參同證華嚴一真法界何等歡喜復卸珍御上服現丈六化身於鹿野苑說阿含教化度人天小乘何等歡喜復於方等彈偏叱小歎大褒圓令諸二乘漸入佛慧何等歡喜復於般若陶汰諸根純一清淨妙入醍醐何等歡喜乃至法華會權歸實大暢本懷一切授記皆得作佛更付家業各有所歸何等歡喜末後於靈山會上多子塔前拈花示衆迦葉破顏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與摩訶迦葉復以金襴袈裟命向雞

足山中以待彌勒下生佛佛授受法法親傳何等歡喜至是始欲涅槃能事已畢無佛可成無生可度誓願已滿撒手跋提何等歡喜佛有金剛舍利付諸羅漢等有大律藏付優波離等有大經藏付阿難陀等有大論藏付迦旃延等有大法藏教外別傳獨付迦葉傳佛慧命久住于世不令斷絕何等歡喜嗣是迦葉阿難以親兄親弟一呼即諾密相付囑推倒剎竿何等歡喜乃至西天心心相傳次二十八祖達磨大師觀此方有大乘氣特特西來為法求人面壁于嵩山之下六遭忍受毒害九載始遇神光斷臂安心傳

佛心髓何等歡喜至于三祖覓罪相不可得四祖求解縛不可得五祖求老少不可得六祖求一物不可得乃知機緣會遇命如懸絲性相宛然本自清淨何等歡喜至是一枝橫出得道如林南嶽青原兩宗特異南嶽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青原腳下出一石頭滑殺天下人何等歡喜至于溈山之寒灰發燄臨濟之直捋虎鬚洞山之覩影逢渠雲門之出身象骨法眼之一切現成遂為五大宗祖何等歡喜乃至一千七百全機大用妙唱玄通刻燄分燈光天照地何等歡喜迄我壽昌先祖親悟惟寬之好山中興曹

洞之正脈宗風大振法慧橫流乃有博山東苑二先師如南嶽石頭之嗣曹溪何等歡喜博山已有我雪關法兄震吼于東浙聞谷大師偕古德諸公請雪關闡法於雲棲先祖之古剎東苑有我不肖道盛蹴蹋於江西師伯聞然大師偕諸山法屬推不肖主法於壽昌先祖之禪林天下見聞無不歡喜曰聞谷聞然二大師眞古佛再來也本高迹下屈尊就卑向高高峰頂立於湥湥海底行向湥湥水底行於高高峰頂立於此二師觀之乃知古風不墜至於正偏兼帶賓主叶通類之不齊混則知處湥明寶鏡三昧大興曹

洞宗風豈非千古希奇萬世標榜之一大歡喜因緣哉只如聞大師爲衆請新壽昌陞堂普說畢竟千聖不傳寄付不絕一句作麼生道聻良久以如意繞三匝云大衆歡喜下座

雲棲掃塔徐大玉吳若谷徐九如張顧存嚴認公嚴無勅宋孔章王昭平洪載之方子凡姚愚谷龔華茂宋子埜姚期兩嚴子餐沈冠東錢亢子王以中洪玉衡諸居士并耆舊行素了幻幻成無住蘊玄善徵等請上堂普說

師打圓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末後牢關直須親到

達磨大師持來東土遇梁武帝不契卽渡江於少林面壁此時震旦義學相高多滯名相驚見斥相指心不能領畧輒生嫉害乃至六遭服毒末遇神光安心歸位始付衣鉢并授楞伽經以印心嗣是東土一花五葉徧爍寰區皆是親悟親證始得使此眞宗不墜也或謂達祖旣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何復以楞伽爲印乎此正明一切佛語皆以心爲宗旨不特楞伽是離文字法如能親悟心印則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皆是離文字爲宗旨也達祖斥相指心正以彼時教家執著名相不見心宗斥者斥其名相也非斥

彼不當開闡教義也如能悟此心宗又何經律論觀淨諸教非直指之玅心哉不見我雲棲太師最初發心卽以生死大事而起疑情剃染之後卽徧參諸方尊宿嘗於京師參笑巖和上求指示笑巖曰阿你三千里外來開示我我有甚麼開示你時大師言下有省因過東昌聞譙樓皷聲乃悟其旨作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此後見法門師承大壞參學無眞乃大權設教開戒律闡教乘標淨土而歸于心宗世人不知大師悟證之繇以大師乃教中圓人何必揑歸禪

宗以亂其統又孰知大師先悟禪宗而後開教海收攝羣機消歸正覺之苦心乎世間開戒闡教標淨者甚多未必皆悟道之後設施也獨大師於悟心之後弘法是以說戒戒卽金剛戒相也設教教卽妙明眞心也立論論卽直剖宗旨也標淨淨卽全提佛心也輓近主法之人孰能如大師眞參實悟而後舉揚宗旨振作玄機密用哉今之參學曾起二十年前可疑之事乎曾有於三千里外一聞譏謗而不疑乎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如今人疑也未疑安得有遇而且悟此奇特乎昔雲門湛和上或問中嘗載大

師宗門機用甚悉如指外道問佛空生宴坐公案云若於良久處欲望開迷陰靈萬里宴坐邊擬聞般若說竟多特既然如是鞭頭得指空裏飛花者是箇甚麼參又拈自性西方惟心淨土云若直指自性不但過此娑婆十萬億國土爲非也設箇自性巳涉程途若實論性心不但寶蓮金地種種莊嚴爲非也說箇自心早成垢穢你看大師如此起疑如此參悟如此提宗門向上機緣如此指示惟心淨土此豈與未悟拈心宗而代佛揚化敷文演義者可比擬哉吾大師淡念如來一代時教爲後世分門別戶互相矛盾之弊故於悟心之後密移一步始能會通佛語諸教而歸于無門法門之心宗也不然達祖只須傳心不必以教爲印矣予小子舌短何足以舉揚萬一但禀承大師法蔭今敬入山掃拜靈塔諸大護法尊宿命登此座辭不獲免強爲贅疣慚愧無地還知此一舉揚底意旨麼親到須彌莫問山既遊大海休誇水下座

請雪嶠大師主徑山祖庭爲衆普說

師呼大衆云至道無難惟嫌簡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從上佛祖出世爲人別無奇特直是要人了此分別是非之心則與此道相應何有聖凡迷悟之異哉

近世此道寂寥幸雲棲紫柏憨山禹門壽昌雲門博山天童磬山瓶窗諸大老遞相振起今亦取次示滅獨有雪嶠老宿住此徑山靜室三十年來少有知其隱微者如能觀其爲人及語錄頌古諸作則古峭奇絕處非今人所能及然而奇僻曾不掩也正彼奇僻不掩所以換卻人眼睛鼻孔具眼人乃見其奇不見其僻不知者只見其僻不見其奇此老不合時宜故故如此夫古人之峭絕有人搆得上使此老如汾陽之說夢作祭不將幾盃冷酒幾陌紙錢斷送盡天下之孤魂野鬼乎葢彼時尚有慈明輩驅奪他不得竟

爲其嗣今則罕見其儔矣獨怪黃海岸余集生二公偏能知之再三再四欲推出主徑山祖庭惜此主僧不知退讓乃至又請主廬山開先而廬山正值荒亂衲子難尋而此老復歸此山是亦不忍自棄其湊根固蔕之地也此中又幾人能知之哉即黃海岸亦但能創發其始事而終不能效生以之成其末後也洪覺範謂張無盡見眞淨如葉公好畫龍眞龍現前則棄而走何以解耶傍觀者淸而當局迷耶嗚呼世間求知己豈不誠難乎哉此老惑亂天下人處欲嗣古雲門匡眞大師欲矯特獎不知轉甚然有可原者非彼近世絕無師承而強欲嗣古人也此老昔嘗受知於禹門雲棲二大師而二師亦非輕易肯許可人者一乃末後有所付囑一乃已前有所印契況二老皆親承笑巖和尚法脈有自來者也禹門之下有天童磬山是其同參兄弟皆欲推出爲人此老偏強掉頭漫罵欲別行一路此其犯人指目又何辭焉禹門雲棲之印可天童磬山之推重此老雖不藉此爲重亦足表信于人使其樹高千丈葉落歸根一著終不能不嗣笑巖之下爲師承有據也余集老以雪老嗣雲門如壽昌嗣曹洞此又大不類矣壽昌乃廩山之嗣

雪老則愛慕雲門宗旨也壽昌因馬祖下興善之大好山而悟道亦可爲馬祖法嗣歟然而雪老脫落又妙在末後終不忘所嗣拈禹門香則海內久參衲子皆勃然更仰矣予亦曾以此意于廬山時達之今復得住此山正欲全其末後大事庶使宗門有公道在亦不致後人效尤亂統也去年遭此一變足見諸護法能別具隻眼用一段苦心爲祖庭到此終有一人成就其事是亦因果之不可昧滅也故予亦感海岸生平爲法之心成之于先今予爲彼成之于後使海岸末後更能入勝熱厭足之門則亦不負予與相知之久今來徑山爲作祖庭一完局也使予果不知其爲人則不必言矣既知其人而置海內老尊宿于度外不互相激揚而成其事是則爲忍心欺法罪人也又安可高坐千峰眼空四海自爲人天圭表也哉汝諸仁者幸深念此相贊成之始不負今日親相告報之意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九

門人　大成　大浩　大然　大竞　較

茶筵法語

乙亥龍湖黃檗茶話

耳城潤光法師命門人素如輩特過圓通設茶請師開示師曰你從法席來乃問我法耶素云不知師曰不知解恁麽來素云乞大慈指示師曰聞潤法師說法華經至何品也素云壽量師曰壽量作麽生素云正是不知師召云大衆汝等遮立地底如何是壽量

聻鹿門法師云乞大師方便使初學始有入處師曰參學人不得入處正以聽人說楞嚴便作大佛頂句看說法華便作壽量句看聞宗師說機緣便作公案句看更不向自已本分上看何者是我大佛頂究竟堅固何者是我眉間光本來壽量何者是我自已本分一段公案只管在冊子上意言分別計較有無是非不知特地蹉過了也又安得有入處不見昔者疎山問溈山承聞和尚垂語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設使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値溈山方泥壁放下泥盤呵呵大笑卽歸方丈疎山忿然曰某三千里外賣布單特來參問師何乃笑諢我也溈山命侍者與遮上座布單錢令去異日遇獨眼龍爲他點破在果疎山見隻眼明招重舉此問招曰可使溈山笑轉新疎山大徹曰元來溈山笑裏有刀大衆汝等似古人聞一句言語便能自發疑情也無若是箇人見角知牛見煙知火又那肯逐語生解且道疎山知得溈山語意也無若知則不於此句更生枝節且不以溈山爲諢若不知卻聞此語又能發疑而舉一明三且於明招言下悟溈山笑裏有刀汝等參學直須一言一事消歸自已本分果有下落不爲三藏十二部破故紙埋沒

亦不爲一千七百則爛葛藤糾殺故古人參到極處如上百尺竿頭始有撒手進步斷送此命根也其或不能拚捨言語文字知識情解之命根太煞顢頇安得撲地折嚗地碎哉我如此饒舌不過欲打艸驚蛇耳衆中還有知痛痒者麽素云如何是蛇師曰你遮死蛇不打衆禮拜而退

西堂茶話

師與李太宰伯仲及毛克舉周更生馮西星諸公會茶毛公問朝聞夕可之旨師舉如意示之曰諸公聞麽衆無語師曰且聽一喻主人請客侍人取玉盃來

失手撲破衆客失色主人怡然不驚客歎其高致主人曰此假玉盃也客復詰曰惟道不驚元來已先勘破了也更請眞玉盃看主人笑曰方撲破特眞玉盃已儼然呈獻矣乃諸君自不具眼耳於是客皆感悟毛公大喜曰靈源論參禪須死偷心今夕可撲破矣太宰曰此一鉗鎚非同輕小不惟親見妙道亦使親見孔子眞正面目也

北齋茶話

李公楫云昨與家伯快談何事師曰太宰云昔一名公嘗言燈錄有禪師言解鄙淺者亦入之或有宰官一時聰辨撞彩者亦入之此未必盡悟或爲後人引進乎予笑曰勘破此公也吾初會令侄公楫嘗舉二祖安心話問予云如我等亦覓心了不可得使大師因爲汝安心竟我等向不徹去予曰要人之偷心自死耳使二祖不眞到此而達磨亦決不如此也如孔子呼參曾子曰唯了出看他師資之啄啐同時亦何嘗弗思議哉更有一喻如若有十友偶托一誠信者行事及返命彼語尚未完君卽領之又托彼九友素行詭異者彼雖語意條貫君心徹底不肯且再四徵詰如公家斷案果有被告與干證俱是欺詐又不容

不窮奸辨僞以折伏其心也按彼名公正是自視聽明而無實證乃疑古人亦猶已也殊不知勘驗人之眞見豈在言語之工拙哉昔歸宗聞一僧自叫大悟謂尼姑元是女人做宗卽許之若非眞見得此僧卽問一答十問十答百如香嚴之見潙山亦安肯輕放過哉果眞有悟解之人明眼者遠遠望見卽賞識矣又何待彼開口乎令伯爽然謂人決不可不遇眞手眼知識也楫感激曰此大師搗塗毒鼓斷千古命根特先施我以法乳也敢自欺哉楫又問今人有專以機鋒棒喝爲向上宗旨者何如師曰是卽是恐人多錯認了機鋒棒喝也一居士聞法師談金剛忍辱波羅蜜喜極歸家見小兒失跌啼哭士曰此處正好說能所體空之無生忍也士愈說兒愈哭其妻窺見丈夫不救兒且口喃喃地乃拈一火柴頭走出將地打一下喝曰你如何跌我兒子聾兒見母打地便不哭而起矣士忽踴叫曰今乃悟我老婆善談般若之無生忍也師復曰知此意乎使此士他日學老婆拈火柴頭打地又何異昔日之學法師談般若乎楫大喜顧席中白梟惺公曰此大師眞機鋒棒喝也眞能殺能活能縱能奪大權方便也眞足破近世學老婆拈

火柴頭以爲機鋒棒喝不作機鋒棒喝用者也幸記之以示同參

黃檗塵談茶話

師在黃檗與陳司寇以直二公圍爐司寇公問向於此中用心不得明白何也師曰此正公不肯直下便見要將心會道理故耳公急曰是是正以覿面隔一重便不得見師曰世出世法皆有單刀直入之捷纔著意言分別便惑亂也若欲與人解惑發智又須有善巧方便耳如齊桓公與管仲出郊見鬼致疾及聞皇子告敖言有見如此鬼者當霸桓公輾然一笑而

愈此非分別成疾復以意言釋疑乎予前日正以此意作詩寄梅中丞公或管仲佯爲不見而使之乎公甚奇之因舉揚大年八角磨盤空裏走頌師曰公雖是恁麼舉且道八角磨盤如何向空裏走鬱公沉思師曰向道要見直下便見不可向磨盤上安眼睛鼻孔也公爽然喜極次日公曰昨蒙感大師示不肯直下便見一語乃知往往皆是自不肯承當耳師曰承當箇事亦不容易前者與李太宰談及彼令即當時因唐宜之與言八識不肯信及臨終曰惜不能修書與唐宜之言我今知有八識也予曰學貴乎自信此

正是知之爲知之也若今人聞禪便謂知禪聞道便謂知道此輩終身自障不得眞見禪見道也若今即者不知既不輕信若肯信則必有眞知矣又安得此人與之入此道哉陳公曰此正所謂當觀時節因緣耳師曰古人謂時雨之化蓋亦因其種性成熟耳杜詩云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若非欲覺雖每日聞鐘熟能發深省哉即此欲覺二字乃千聖傳心之妙如孔子呼曾子唯是欲覺之候也諸門人仍不覺耳故不能開悟者以中心之生意未發如桃仁杏仁之在核中皆未有浸入之功薰發之力其仁中之枝葉

花果皆藏隱未得發現也故吾佛稱爲悟無生法忍忍者仁也藏也即如來藏心也以能藏萬法於一心又能藏一心於萬法也即無生無不生之種智也即至誠無息天命之性也即太極含二五之純粹精也即歸根復命窅窅冥冥其中有精也不然貞下安能復起元哉故參必須開示悟入此歸元之旨不然隨照愈出而愈失宗矣公大喜曰欲覺與法忍數語誠發千古未發師曰此亦因機指點耳種杏仁核正有事在

李長庚曰世無不知看杏花者誰知一樹千花在

此枝中之仁乎可惜見核而紙裹之耳吾師慶心
見誰知感

壽昌諸山請茶話

師云日日月月東上日月日西没乎則晉天寒熱則匝
地熱惟有大好山應時還及節且道只今是甚麼時
節聻噫一語與囘鸚鵡夢九霄奪得鳳凰歸珍重

寶方茶話

舉雲門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
拈山門向佛殿裏拈佛殿向燈籠上雪竇云乾坤之
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掛在壁上達磨大師覷不見

覷者即瞎卻眼師云遮二老漢撩亂乾坤即不無若
是安邦定國尚未夢見在秖如道盛今承寶方師翁
之力應得寶方受用又作麼生復云乾坤之內宇宙
之間中有一寶一體同觀龍蛇混雜凡聖交參噫無
限珍奇無用處前三三與後三三

茶話

師舉長沙岑禪師有一秀才問曰弟子見千佛名經
秖見其名不知居何國土亦化度否沙云秀才曾到
黃鶴樓否才云到沙云崔顥題詩後亦有人繼作也
無才云無沙云秀才閒時題取一篇好復召大眾云
會遮秀才問麼青蛇口裏毯會遮長沙答麼黃蜂尾
上針雖然如是若有人如此問我壽昌但答他云今
日山中大眾禮千佛辛勤楚中廣上人聞予身外無
餘之說估自巳長衣設茶供眾山僧不著便待無人
時來與你將那一隊驁奴白牯一一撥過且道壽昌
與長沙之答有同別也無若也會得仙人有待乘黃
鶴若也不會海客無心戀白鷗

福山茶話司理黃元公請

何長白問七星橋還在南還在北師云日頭露出土
云落在何處師云碧沼重開黃司理問鄉關萬里一

步為初如何是最初一步師云天風醉花鳥進云如
何是途中事師云此句有人讀進云如何是門庭事
師云蓮花石上競機緣進云如何是堂奧中事師豎
一指進云到家後如何師云洞庭峰頂再相敘黃敬
授問福山茶還供得天下人喫麼師云白花浮出此
冰壺進云還有滋味也無師云兩腋風生便是仙進
云七碗喫不得時如何師云玉川子醉也進云如何
是趙州茶師云盧仝不肯喫進云喫後如何師云脫
骨換胎難張拱之問如何是朱槿移來釋梵宮師云
峭壁本無苔進云如何是老僧非是愛花紅師云灑

曇圖斑駁進云如何是花開花落渾閑事師云百萬一時盡進云如何是秪要人知色是空師云含情無片言

茶話

司理黃公問如何是後天一著師云拈出當陽句進云如何是先天一著師云金鎚打不開進云莫緣在混沌無記空裏麼師云凍鷄未報家林曉進云天開時如何師云隱隱行人過雪山進云地闢時如何師云石笋穿雲路公舉手云謝答話師復問云垂條意若何公云一株獨秀師云如何是一株獨秀進云開花結果師云阿誰摘得進云請和尚喫茶師云莫顚預好張拱之問古人云無佛轉身和尚還有轉身處也無師云不與外人知進云如何是泥佛轉身師云水裏失錢河裏撈進云如何是金佛轉身師云火燄頭上風車子進云如何是木佛轉身師云大斧劈了手摩娑士禮拜師問大衆云還有未到此山者麼黃公云秪有大師未曾到師云蒼苔古道行應遍進云還記得舊時事也無師云落日寒泉聽不窮進云恁麼則與大師同行也師云更有千峰最高處進云遮裏不容大師師云此心期與故人同進云卻請大師

同住師云大如拂彩黃敬授云恁麼則大師被古人句轉也師云且在脚跟後走著黃公云截斷脚跟時如何師云遍遍地公云如何是夫子之文章師云滿筵道火不燒唇進云如何是夫子之性道師云無限淸機如歷掌進云大師還見夫子也無師云鋸解秤鎚進云恁麼則大師無分也師云八字少一丿敬授問浩然之氣與凡有血氣是同是別師云漆桶中辨取何長白云打破漆桶後如何師云土宿騎牛

茶話

邑宰廖公因談青原山有掛角寺靈跡甚奇師乃云善於名山掛角者莫若蘓東坡輩也如匡山東坡亭雙徑東坡池西湖東坡堤之類何處非彼掛角哉至於佛印住金山寺昔人以蘓公與佛印法戰不勝輸玉帶鎭佛印山門蘇公亦自爲詩云鈍根猶墮箭鋒機殊不知蘇公慣用陷虎之計以一腰玉帶占了佛印千古金山遮則公案孰能辨其勝負所以吾宗獨貴有轉身活路耳廖公云請大師剖判師顧黃公及諸孝廉云諸公各下一語看黃公云弟子前日作金山語錄序有佛印以衲衣授記東坡東坡以玉帶授記佛印甚矣東坡之善作賊也正叶大師微旨師云

遞兩箇白拈賊須是山僧捉敗始得雖然中不容針且置旁通車馬處捉得衣帶賊否諸公儕然異之師云天地造化機權古今功名事業皆天下公物從上佛祖出世爲人宗旨及世間聖賢英傑或明取其名或暗取其實以爲自己本分受用此非大白拈賊而何黃公云今日遮裏者賊底也不少師云且道無位眞人是甚麼乾屎橛羣公相顧師云羚羊又掛角去也衆大笑

臨川天寧寺茶話

朱長文長源齊寅生陳伯幾茶次文公問人人皆知

參禪一事直探根宗如何學人終日參不透徹何也師云人人皆知是直探根宗爭奈探根宗之心不能直捷湊入耳此不但參禪卽如子事父臣事君亦未見有能直捷湊入者也孔子嘗曰臣之事君當以大道若瑣屑數末之事則反辱君命與辱已身也又安能陳善閉邪而格君心之非哉如大舜之事頑父嚚母友愛傲弟可謂眞能事親而不見親有不是處秪自怨慕號泣所以終至底豫文王天下有其二而服事殷但曰天王聖明而小心翼翼雖至美里而無不敬於是感悟昏紂而釋其囚故夫子以大孝稱舜以

純至稱文皆歎美其能直心事親事君也故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一則唯舜與文足以當事之一字世儒不達聖意以須幾諫又安知事之至極自然底豫感悟何況孝子忠臣之心一往直前秪知有君親可事不知有廪之可完井之可浚美里之囚昏亂之惡也臣子纔見得君父有不是處便有弒父弒君之漸矣今之參禪學道秪愛用知見情識去公案機鋒上領略卜度如何得湊入門庭堂奧而見本生之君父哉此旨唯吾曹洞祖師湊悟直指之宗故立如子事父如臣事君之旨以開示

世間出世間之後學必如是念念歸根心心得旨若纔隨炤則失宗矣你不見倒刹竿青州衫廬陵米價日面月面栢樹子麻三斤諸公案皆是直截根源不容擬議而親見祖父於一乳俱盡乎諸公大喜曰此不特爲少林一脈直通元氣卽舜文周孔乃於今日始得見其眞面孔也幸侍者記之使天下後世悟斯旨者皆得致君親樂太平於大師言下矣

諸縉紳請茶話

師云山僧逢人莫不箇箇說解脫法亦竟不得解脫者何也良以全身坐在現成文字道理知見窠裏展

轉反側終是不得踢翻窠臼如何得此身心與世法出世法相解脫哉正如人欲運甕須身在甕外始運得他動若將身坐在甕裏不惟甕運不動而甕被我踢定我又被甕關住元非是甕累我乃是我累甕也今之治天下者纔有天下便爲天下所累惟不有天下則天下不爲我累而我且運天下於掌上矣故唐堯見得有天下便要以天下讓許由許由見得有天下便恐天下所累故寧死而辭是二者皆以有天下故有授受之累也及至於藐姑射山中見四子之無所知始乃窅然而喪天下乃不期逍遙而自逍遙矣

故曰列子御風猶有所待若彼至人則又烏乎待哉正以聖人無已故無所待矣今之參禪欲了生死是生死爲何物乃若是黏皮綴骨繫識纏心之不可解哉殊不知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不取則無非幻矣而幻化又何從立乎諸公了知此意則我與公皆是戲臺上人誰僧誰俗誰眞誰假誰是誰非之有哉諸公大喜曰此千古之大惑不消片語而解脫之也婆心徹困曷勝傾倒

靈谷茶話

師云諸公纔見堂中諸學人參究本分事麼二公云近日視諸禪師從容恬寂眞覺得箇箇有入處相似師云居士你知各人本分事麼旣謂之本分事則不假借分外一毫也平日不依名利恩愛則依文字理解不依文字理解則依玄妙知見凡佛祖機緣公案皆是依通識揣又安能踢翻聖凡生死窠臼顯發本分機用哉如近來江北富貴之家兵賊未亂時則奇衣美食華堂嬌妾金寶珍玩車馬侍衛喜人呼老爺相公跪拜叩頭及賊將臨城則求穿奴婢衣作乞丐狀任破屋用惡器損其容貌斂其儀態痛恨人呼老爺相公夫人小姐何故怕賊識其富貴美好欲索他

珍寶傷他性命也即貧賤人平日喜富貴不能得假至此日有以奇異衣服換其垢弊者亦必叫喚馳走何故恐殺害之禍及身也殊不知賊亂時之富貴珍寶秖能招賊兵害我四大幻身太平時之富貴珍寶最能招貪欲害人萬劫慧命世界之荒亂尚有靜平之日而自心之貪欲荒亂一念陷其心性則隨業輪轉千生萬劫墮落異類慘殺之苦無處可逃自非逃於佛祖域中聞解脫法參超悟禪又孰能免一切生死業惑哉是故吾宗欲人參此本分禪者正使自全此本來法身慧命也豈非天上天下大奇特機緣乎

陝西鄧自親偕諸文學請茶話

鄧自親居士禮請曰弟子陝西人客南京聞故土賊亂有老母不知存亡雖亦久信佛法不知如何始了生死而度父母乃痛哭流涕乞和尚大慈開示師曰居士還知遮痛心人底出處麼若知得此人出處則父母故土雖歷歲月程途亦易到易見若不知此人則現前不歷歲月程途本來面目卻是難見且了不得遮生死若了不得遮生死你即得見母親大哭一場以盡百年孝養亦須歸盡安得超他出生死哉秖如目連尊者上得天堂入得地獄必須先有一箇了生死法始度得他母若無此法終是千生萬劫徒自纏縛于生死恩愛又何濟于大孝哉你諸居士急宜直下透徹始得不見龐居士云難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云易易易百艸頭上祖師意靈炤女云也不難也不易饑時喫飯困時睡你看他雖是塵勞中人卻能父子闔閭說無生法且道他說難說易是箇甚麼若以百艸頭邊饑飡困睡即是無生則大地人皆是無生也又何難易之有又何他父子如此提唱雖是極平常話卻是極諦訛事到遮裏也須著隻眼始得又不見孔子云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

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我見天下如此林林總總差別雜亂亦不易均縻一身之爵祿為一家之欲亦不易辭捹性命之生死白刃亦不易蹈而聖人反不為難豈非中庸是天下古今人底安身立命之極平常極奇特之事乎先聖語言最簡最易如揭日月於中天但人不肯痛心參究所以不得真實受用以致天下卒不可均爵祿卒不可辭白刃卒不可蹈若悟入此中庸平常之道如饑飡困睡相似則人事無甚奇特天下有何不可均勢利無甚奇特爵祿有何不可辭生死無甚奇特白刃有何不可蹈只此極平常之道人不肯參透所以費卻許多奇特功能終是不可能也若不親切透過此事如何龐家父子炤耀傳燈拋家業于湘水了生死於笑談豈今人所謂平常中庸之所能哉正以天下古今之人輕易視此平常反使此中庸之道人鮮能也諸居士欲了世法出世法可不參究自己本來面目遮一著子又何難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以了此平常生死性命哉諸公還知坐立儼然當機不昧底與父母未生前底本自平常原無一毫差別麼復說偈云少小離鄉老大回阿爺相遇復相猜偶因傍客呼名姓頓使從前眼豁

開珍重

徑山觀音殿除夕茶話

我等林下道人當此除夜享清淨無爲之福是皆受朝廷之恩澤誰知有宴安鴆毒之害乎方天下遭此大變民竆財盡慘殺不寧當宁焦勞文武忘命千瘡萬孔莫爲救療安得頓還元氣使朝野甦息乎即前代名山古刹往往爲饑荒賊亂兵火所焚即諸祖亦常避難如巖頭隱於渡子石霜藏於瀏陽慈明浮山輩結伴參汾陽葉縣直可謂赤身挨白刃撒手跳懸崖也若不如是捨死忘生安能破此生死牢關得出

身路今參學人自己無忘軀爲法之心只管去觀望知識看他有意於我無意於我世間豈有如此捹生死而求妙道者乎使慈明浮山輩纔有一念觀望之心則早被他熱呵亂罵潑水撒灰斷送去三千里外安得頓悟臨濟之道逈出常情往往靈谷常與凌官球倪樸菴諸公言做行狀者紀述將來自覺淡泊不好看百計搜求出數段要大聖大賢說不出底忠臣孝子行不出底入在裏面纔成一篇文字及乎自己爲人生怕說一句難話死怕行一步難事半毫毛也不敢惹著既行時要如此好境好緣如何做行狀御又要如此險難怪異豈非背馳其言行而欲自欺欺人乎昔吳遠菴與予曰我南京宗風久寂幸余集老請博山和尚於天界開堂引發多少人知有此本分事爭奈護法神不加被他不知是他夙業否今爲山東作巡撫事收在刑部獄裏御不退息人之信心乎予笑曰大好信心公且道佛法有靈驗乎吳大驚曰莫是他錯因果乎予曰是你錯因果也吳益驚予曰誰教他要參博山和尚及諸方善知識禪吳曰請大師破我驚疑予曰此正蘇子瞻所謂佛祖恐我難化故特遣於萬里之外折伏之也公又安知非護法善

神感集老爲法之心欲以道法速成其參了生死禪之行狀乎集老既能參博山諸老禪且試向刑部監看此刑部禪與諸知識禪是同是別若是同則參得刑部禪亦可參閻羅大王禪也刑部禪是操兵演武禪閻王禪是輪刀上陣禪刑部可以寬假閻王不順人情又況閻羅王與牛頭阿旁多是不通文字道理佛法禪道者諸大善知識尚可以著語呈解拈古頌古棒喝機鋒相見與他閻羅王獄卒相見一些也用不著只要你參他刀山劍樹禪鑊湯爐炭禪參得他地獄極苦禪庶幾可以參他佛祖向上禪也諸公大

笑絕倒曰此千古棒喝使世出世人皆當透骨透髓矣汝等諸仁者到遮裏也須當眞參了生死禪始得不則臘月三十夜易過涅槃堂裏生死結交禪恰是參不透也汝等可不痛心驚覺此世出世法當此大難必如何始得透脫乎果欲參透此禪則當不惜皮毛欲樂便從今日做一箇能透萬死千難之人免使他日悔不曾做得眞行狀以致自陷於欺心之大罪也

觀音殿燈節夜茶筵垂示

師指花燈云見麽南斗六北斗七趙州喫茶口不濕

當機誰肯便承當甘如鴆酒毒如蜜醉倒街頭李八鬍騎牛穿靴海底立跛鼈踢碎須彌燈白玉毫中黑漆漆徑山長老笑呵呵千載惟有今夕吉吾有正法眼藏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付囑與摩訶露柱摩訶燈籠摩訶鴆酒摩訶蜂蜜善自護持毋令斷絕驚得他諸佛諸祖搖頭吐舌云我從本已來未曾聞有如此奇特我從本已來未曾見有如此奇特復拍案云急急如律

胡洪胤盛高姚諸士雲蓮淨修禪侶請茶話

中峰大師云參禪無秘訣秖要生死切須知遮一切字便是斷生死命根剖如來藏性底金剛劒從上佛祖百千方便秖是拈提遮一切字此外更無別法也人能痛切爲發明生死性命則一切勇猛精進自不待人教詔所謂如輪刀上陣一人與萬人敵更不顧生死危亡所以能殺敵而自全性命稍一不切則生死性命皆落人手矣可不切乎今人不有眞爲生死心徒云我疑情發不起殊不知此心若切卽是話頭卽是疑情卽是金剛劒卽是大闡提也到遮裏更有何生死不破何性命不透哉我嘗與儒者云夫子稱詩可以興觀羣怨此怨之一字卽吾禪門疑情也所

謂臣不得君子不得父乃至不得于朋友百姓皆此自怨之疑情孟子善于形容大舜謂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此正是自怨自艾自起疑情曰我何以不得于父母兄弟哉非有怨恨于頑父嚚母與傲弟也纔有怨及父母兄弟則此自怨自艾之心終無以自悟亦終不能感格其父母使底豫也參禪人不返求諸已我如何不明我自已性命如何卻被妄想之所流轉畢竟我如何作得主妄想生死又從何而有只如此痛切參去更無第二人更無第二念久久伎窮倆盡一旦頓斷命根便是大事了明也今人參究而不悟

者皆是爲生死心不切與不能久遠痛憤耳非古人言句話頭不能令人開悟也如本艸綱目中上藥不可枚舉獨難者是久服二字若能久服則無藥不靈矣今人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正是無痛切久遠之心又安能得大徹大悟如古人哉

爲宴林影竹松閣開遠及諸居士茶話

開遠因舉其師叔祖宴林與影竹之戒行精嚴因財立義有如實訓之風杖人曰季札掛劍於徐墓能斷人千古偷心亦足以義利風世如宴林與影竹如此則於生死交際亦可頴脫矣開遠當此奇窮不濫與

松閣之能力行堅忍則其他事之不敢自欺亦可知也世人嘗以貧賤不能苦守而爲非義又或因求慕名利富貴恩愛迷倒喪心予謂人自負名利富貴恩愛耳如堯舜桀紂皆富有四海貴爲天子彼則有德有位名震萬年利澤永世此則失德失位名穢帝王利敗今古此富貴名利何負於人耶如孔孟汲汲遑遑不得君相而行其志然皆不敢自濫於貧賤乃能爲千聖百王之師此亦豈貧賤之能負人哉總之能不負自心則不負大義亦不負富貴貧賤與名利恩愛也又嘗見父母子孫欲保其名利壽命皆以恩愛之故自能立心行義求福於天乃至割人難割爲人難爲以開悟性命天道乃成不世之大業者此非以恩愛度恩愛而出恩愛於生死性命乎故杖人生平秖教人悟此靈心爲主能使此心靈悟則盡大千法界若聖若凡皆是全機大用何更有心外之法爲剩物爲留礙哉諸人但能勇憤求明此心不負此心則千聖不傳之玅不待求人開示而自悟入矣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十

門人　大存　弘詡
　　　大瓚　大奇　較

法語

洞宗標正

師室中因諸門人侍立有僧出問洞上宗旨乞和尚指示師良久云會麼曰不會師曰你不如西天外道曰某不曾問有言無言師云却又似西天外道進云惟人慈悲曲垂方便令我得入師云雪竇道邪正不分過由鞭影如何是鞭影進云莫是良久處麼師云

一翳在眼空花亂墜進云外道見箇甚麼便得悟入師云劫賊入空房進云莫是疑根斷絕去麼師云我說你不如西天外道僧禮拜歸位師乃顧衆云汝等還知价公始終機緣之妙密乎公初爲沙彌時念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輒自捫其面以問師曰我分明有何故經言無令人讀經能如此觸發天機卽其師亦可使猛然自討入處乎從此叅方首謁南泉因爲馬祖諱辰營齋泉問衆馬祖還來否公乃出曰待有伴卽來南泉是個通身手眼底漢也只得道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公曰和尚不得壓良爲賤正如

虎生三日氣已食牛尋常輩孰能當其爪牙嗣于忠國師無情說法話有省已向荆棘林中能下足矣及辭雲巖問此去有人問百年後還邈得師真否如何祇對此正向沒孔鐵鎚重下楔也不是此老大難酬他乃良久云祇這是殺人刀活人劍不妨利害若是德山臨濟未免以棒喝用事且道良久云祇這是還與棒喝有同別也無公既已悟無情說法到此如何又開眼尿牀沉吟不下莫是識法者懼所謂承當個事大須審細麼祇這一劄愈見銀山鐵壁大火聚中無你進步處無你躲根處無你轉身吐氣處從此所

悟所解底命根不容不斷但不能向月明簾外囫地一聲跳出身裏之門而得全機大用奮激不已忽于過水覩影乃打失眼睛大悟前旨正如德山於上座欲點那個心處不能出脫乃以潭不見龍不現致個疑頭追得無路無門忽於吹滅紙燭處乃絕後甦來大叫曰從此天下老和尚欺瞞我不得也明眼人試看价公與德公悟門是何如哉故公乃作偈自述悟證與石頭叅同契之明暗妙叶雲巖所付寶鏡三昧之渠我交叅湊相符合卽以重離回互而立正偏五位之宗旨使公不於此得眞正全機大用何能自云

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卽有悟得自已若不見人以妙密鍵鎚打開九重錦縫透過百種宼門則大法不明觸途成滯終不能自我作主折攝法界之羣機也正以理明而自神動神動而自天隨如聖人作而萬物覩凡夫視爲高遠之事殊不知萬物皆備于我我之聖心一發則天地萬物皆隨我而全現也人無聖心安得謂之聖人此价公頓悟眞我之大機大用故能我今獨自往而法界皆全彰我之神用此正以我能作主則先天而天不我違後天而天奉我時也知盧舍那佛頓出藏身則三身四智十方應化皆互爲主伴交參若但於頭頭上明物物上顯不知向上尊貴一路自别則不免於處處得逢渠卽認渠爲眞我却又落在驢前馬後之階下漢何能作主於法界攝重重涉入之三昧又何能處處逢渠卽是我處處稱尊卽我是渠哉師說至此驀呼云大衆正當恁麽時是個甚麽畢竟洞山祖面月作麽生衆愕然師云打破鏡來誰炤燭鶴冲霄漢出銀籠衆禮拜

師曰吾洞上之旨不特能會通五宗之秘卽如來一代時敎之始終本末與儒道九流尊卑體用事理功位之名分無有不收攝而闡發者也此宗無語句亦無實法與人正以明破卽不堪法死則不能活人舞吹毛擊塗毒無論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矣不獲已立個正偏賓主玄要人境暗機圓相六義三關九帶十眞等已是刻畫虛空雕鑿渾沌但先聖深恐法久成弊邪異繁興若不爲物作則立此宗旨則萬世何從揀别眞僞使此法眼妙心不昧滅哉古人之立法立言正如大易之立象立辭也使無大易之象辭則天下萬世何從而得天地造化之幾微人物生死之性命哉所貴於觀象玩辭而顯仁藏用也人每以理爲活數爲死不知理雖活或以意見自用而反落於怪邪數雖死能存法則而可悟其天然有不得於象則求之于辭有不得于辭則求之于象或于言辭有盡而得象意無窮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不于此可悟耶吾于疊三變五中見其象畫之奇偶妙叶乃知偏中至不可以兼中至而重犯兼中到也何妨拈出以待神明之者如太極含四象爲五位卽是河圖洛書以中五含十不過一奇一偶之叅兩錯綜而成其中和位育也六爻之偏正回互者卽奇偶之兼帶妙叶也蓋萬物無不負陰抱陽陰不抱陽則孤而不産陽不負陰則寡而不生陰陽偏勝則散亂斷

滅何以承天命之化育乎故聖人洩幾裁成之搊其奇偶之樞機而變理其太過不及以致中和則天地人物各自正其性命此參贊位育之功能惟其善用九六轉變其乾坤造化所以爲至神至妙也重離如太極之含四象者⊕即五中之十如荃草之含五味金剛杵之具五楞也⊕之中一圈爲天地人物之心即太極爲重離含四卦之兼中到也⊕東方一圈即少陽之正中偏也⊕西方一圈即少陰之偏中正也⊕南方一圈即太陽之正中來也⊕北方一圈即太陰之偏中至也覺範洪公以互卦爲回互以疊卦爲

互疊先大過中孚而後單巽單兌特一說耳少陽少陰體尚未純但能疊進而未可即變太陰太陽體已至純但能變轉而不可復進吾洞上借此配喻偏正回互以用疊爲三變盡成五誰得此意象外之洩旨乎回互者如教中之回向也內外上下因果本末皆各相含攝之謂也或回正向偏以理奪事則無事而不理可奪色法以明心也或回偏向正以事奪理則無理而不事可奪空心以明法也或回正中事理之全體而來向全用則事理俱奪而可即妙有以成等正覺也或回偏中事理之全用而至向全體則事理

俱不必奪而可即正覺以成大化權也或回此正偏事理之體用向此天然尊貴無著真宗全提法界則向上兼中到又何言哉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三變五天然妙叶原非意見所能強爲之分合也此☲重離之偏正混融也以重離初爻之奇疊上爲☴重巽下斷如正中偏也以重巽初爻之偶疊上爲☱重兌上缺如偏中正也以本離疊上成巽兌爲三卦則不可更疊矣更疊之則又成一重離矣既爲重兌☱則當用變變則當先從內卦之兌翻轉成巽合外卦之兌變爲䷛澤風大過則四奇在中兩偶在初上如坎

中之滿爲正中來也大過既成則又當變䷛此內卦之巽爲兌變外之兌爲巽以成此䷼爲風澤中孚則二偶在中四奇在初二五上如離中之虛爲偏中至也以四而疊變既盡則兼到自成中五耳或謂正來偏至聚訟至今究何決焉曰疊如二少變如二太約幾易簡矣舉二而參綜之如陰陽之藏太極如寒暑之藏天舉四而中五統之如太極之含四象如天之四時蓋象數奇偶費隱先後可互微也吾槩舉其綱幾而變化在其中矣正偏兼中兼何須重舉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感爲易體也吉凶悔

各生乎動不有感而動之則何卦爻之疊變哉經中以應觀法界性一切由心造而心不動則十界聖凡之名相了不可得有何四句可離有何百非可絕說箇絕代靈心亦強名也正以十界之機感乃應之◓正中偏者以上黑下白爲少陰兼少陽也◒偏中正者以上白下黑爲少陽兼少陰也◉正中來者以中黑外白爲太陰之全體叶太陽來也◎偏中至者以中白外黑爲太陽之全用叶太陰至也●兼中到者以全放全收其黑白而混融之不可以黑白表顯名跡到此俱化類之不齊混則知處不落是非無敢和

矣此大總相一真毘盧華藏法界圓融行布不可得而互表互遮者也大易以陽爲奇爲正爲君爲白以陰爲偶爲偏爲臣爲黑吾宗則借奇爲陰爲正爲君爲黑借偶爲陽爲偏爲臣爲白所謂夜半正明爲正中偏天曉不露爲偏中正又不當執此以相反其奇偶也引而伸之何處不具掃而置之原自不壞此後之說吾何能限然寧有逃于中五者哉祇如八八六十四卦中奇即此一奇偶即此一偶奇偶太極即費即隱分之則大絕方所合之則細入無間就中行布圓融彌綸一際死不碍活活不碍死孰能分合此中

之奇偶正偏渠我賓主哉此惟親悟親證無我無位之真人入于刹那際無間三昧者始能傳受此千聖不傳之秘旨也

洞曹君臣正偏及功勛父子主賓五位參同宗旨

◓正中偏者即君視臣也以上黑下白而體尚與用分方將使合如堯之聖君乃能求舜之賢臣是勞于求臣以盡君道此所謂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也亦謂君向臣亦謂父垂慈養子亦謂主能接賓

◒偏中正者即臣向君也以外白內黑而用始從體歸方將得一如舜之賢臣乃能求堯之聖明是勤于事君以盡臣職此所謂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也亦謂臣奉君亦謂子承歡孝父亦謂賓能對主

◉正中來者即君御極也以黑在白中而體已成其用如不顯惟德百辟其刑此所謂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大虛也惟我獨尊故又謂之功無能與比即篤恭而天下平亦謂父全業付子亦謂主能作賓

◎偏中至者即臣攝政也以白在黑中而用已成其體如玄德升聞重華協帝此所謂靈機弘聖道真智利舉迷也率賓歸王故又謂之共功同歸至化即共

樂無爲之治亦謂子全身紹父亦謂賓能爲主

◎兼中到者即君臣道合也以黑白渾融而體用一無分別如堯舜之揖讓德成舜先賓能相續爲主而堯退位又作主中主堯既不居正位舜亦不居偏功此所謂渾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也亦謂之功功是無功無不功也亦謂之父子恩忘斧斫不開向上尊貴之正命食亦不取矣此秘密藏千聖不傳豈言所可盡哉

示普侍者歸圓通

予侍者鑑曦普子隨從九年今命歸廬山因以一紙

禮求警策予曰知我平日痛爲汝乎你師解那日子甞親依舟山寶壽諸知識咸器重之丙子隨予於西陵李家寺諸公稱爲英敏予曰此子病不能愚恐難善後及從歸壽昌閒然翁黃元公亦撫而慰之予見其好勝喜名輒露淺鮮益痛叱痛逐之你師亦感泣不忍去予主圓通你師以綠事携你往粤禮曹溪祖塔及歸以汝乞予曰大日不能承事和尚此子樸實可代日奉侍惟痛鉗鎚即日之受命也後你師掩關福山旋到雪峯出而殁於旅次予時主鼓山命汝去荼毘其骨歸壽昌普同汝師雖死予每以你師痛策汝使汝勤勞忠心用命是應當事但習氣不自嚴切好刻責人非惟參究不力而心亦終日不快樂你自視能如汝師之英敏乎尚不能自善其後汝如此資質可不深爲自警而追思汝師乎普因告欲閉關誓死心徹究以不負平日督責之恩予因書此令從此去果能不忘督責之深痛自裁抑潛自參究則何大事不發明乎予深勉之無負始終之心也

示眞儀準禪人

古人參學必至於悟證有足以驚天地感鬼神而超超乎聖凡之外者皆由最初發心爲欲了生死正性

命也今人最初未有爲了生死心以故所參者是文字道理機鋒公案之禪所學者是知識爲人門庭施設之事縱使參得學得秖成一箇無明業識虛憍我慢以欺誑世人而圖名聞利養爲法門之賊任其流弊又有不勝言者是何曾有求了生死之功行哉此正如蠶之用盡心機吐盡絲繭適足爲自巳生死自纏自縛之計爲可悲也眞儀準子甞親依予於圓通別去參諸方尊宿近復歸見予天界因追究其所以正吾前言所參學之流弊以自爲有進予深斥之必欲其以求了生死自悟性命爲本則其爲人天軌範

皆悟證後之事也因書以勉之

示旌川慧生禪人

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睦祖見僧入門便面壁趙州見僧入門便云喫茶去無業見僧擬問便云莫妄想睦州見僧便云現成公案好與三十棒或纔入門便捉住云速道速道擬對即推出去此一等老古錐刺骨刺髓徹困爲人若纔擬議便墮坑落塹陷身死漢無出頭路矣那堪更踏步向前逐語生解打葛藤弄鬼眼睛問如何承當如何透脫乃至如何參究如何下手如何看話如何起疑如何進

步轉身如何出言吐氣豈但白雲萬里枷鎖千重也哉若不恁麼又如何始得箇入處又如何得出離生死悲哉胡餅討甚麼汁雖然到遮裏也須是箇真正爲生死底斬釘截鐵漢子始有箇趣向分不然總恁麼縱汝意識從世諦流布去孤負天下人寧有限量哉慧生禪人求予指示已是要教棒折如何又恁麼放行山僧也是慣向冷竈裏下火不免將錯就錯或死灰裏爆出一粒豆也不可知

示郝子荆居士

新安郝子荆居士才奇志異絕侶孤風常參諸方獨折節於三峯藏和尚因游戲于頂目問石二公之門一日訪予於長干一見傾倒因出藏公父子所示參禪須參宗門之句其法語反覆拈提皆足開發人知見予閱畢居士禮拜求一語以相激揚予呼曰居士秖遮一句作麼生士曰不會予曰好箇金剛圈棘栗蓬士擬議予展開兩手士以手來搬予即劈面一掌曰遮老賊士笑而退予曰蹉過了士復禮請于指示予曰我宗無語句亦無實法與人或不得已一語一默一作一用一棒一喝一指一示是皆欲人直下了然于心絕未嘗以語默作用棒喝指示及種種言句

機鋒爲宗旨令人參究也即靈山會上迦葉見佛拈花而悟阿難聞倒刹竿而悟亦何常以拈花之機倒竿之句而參悟耶正以後世學人根性遲遲未能直下豁徹因而返自參究以至苦勞積久歲月或後遇師友機緣感觸而後開悟乃知從前種種言句機鋒等皆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妙其爲方便接引初心入路原不執一也辟如世間有欲見王人者或了無一語直入堂奥而相見或通謁者而後相見或投名刺書柬而後相見或借親友引進而後相見或値門閉乃以拳擊手拍瓦敲口叫以至罵辱激憤始開

門而出相見或主人畏避犯法事情官府豐家擁兵使困繞其屋宅搗其門庭搜其藏匿生擒活捉而後相見此皆因其主人事勢親疎緩急不得不如是非先必定有如此種種之法也雖求見之法種種不同而所以令主人相見之旨豈有異哉後世師法不妙根性不齊不知從上直指見性之旨徒以語默作用棒喝指示及種種言句機鋒以爲一定宗旨得非淺昧直指當下之旨執指爲月也哉自拈花倒竿投鍼示相以及廬陵米日面佛蔴三斤乾屎橛青州布衫重七斤十八女兒不繫裙與三玄三要主賓炤用君

臣正偏三句一鏃九十七種圓相等神變不測是皆透出我本來宗旨之方法也若但以各相而求語句而討不明就中方法所以得相見之意何異執敲門瓦子而不打開大門安從得見主人之面目乎以是後世不緜自已直下發明乃於古人言句機鋒分別計較穿鑿扭捏支離破碎陷墮識情不幾悞入邪外稠林而不可救援也哉汝正骨人發心直須透破了擔荷調御之任不須更作廋謎相撮弄也珍重

叢林藥石法語

古之禪林號爲百怨門要人於千不自繇萬不自任中煆煉出千得自繇萬得自在底三昧來所以始終有大受用將來亦爲得人若參禪人有一法不能透有一事不能爲有一人不可與有一處不可居又安得向異類行而變化其異類哉吾嘗曰若叢林有一等人收拾不得未足爲通方叢林若衲子有一叢林居住不得未足爲通方衲子人生之器量淺淺於此可以見矣今有一等說我來親覲善知識元爲向上大法豈來此修苦行習禪定哉若夫堂外作務從來不慣也沒那心去做禪堂會坐過來也沒心更去受職事人瑣碎規矩我有個絕好規矩法度他又不肯

把職事與我當我看那一班人也沒幾個似我遮般有開發底不是十二點底斗子便是攢死蛇底痴人必須與我一個小房但要明窻淨几文書紙筆幾味茶菓可以點心或看語錄寫草字或做些詩偈歌頌或困倦時稍睡一覺同參道友三五人常着幾個轉語論幾則公案吃些茶譚些語或簡點諸方或議論時事或笑口拍掌或揚眉吐氣亦不負我等有方外風味若不如此豈肯蹐跡跼跼如那一等不曾大有省發底終日打椿搖櫓如繫驢橛子如三家村書地相似叢林之規矩法令元爲彼一等初心行人嚴設

豈可加我通心之士又有一等素出頭者曰我非爲參學求依止我看彼會下無人屈爲輔弼特地裏扶持他出世爲人乃至爲他代筆代座又豈可不破格以禮遇我嗚呼你眞是其人豈特明窻下安排當果熟香飄龍天將自推出也豈可強自炫鬻乎若祇如是任妄過高則二祖立雪斷臂百丈不作不食潙山種畬插鍬雪峯三登九造葉縣擯叱浮山種種爲法忘軀沉陸下賤如龍潛九淵者皆所謂十二點斗子之活計也又何處有今日之事哉佛法宗風自此掃地魔祟妖孽自此塞天矣可勝歎哉又有一等自謂

我特來親依善知識爲决擇生死偶遇知賓行人或侍者同事有一言稍拂其意卽時捲單便行心憤憤口悱悱不勝訕謗知識毀罵叢林而終身含恨雖過門亦不入也嗚呼如世間有眞央科秀才因學官門子一言不合卽將巾衫送還宗師有是事否眞爲生死人正要將此身心性命入大冶洪爐煆煉盡無始劫積習業識鉗鎚盡無始劫生死命根豈肯包藏禍心蓋覆毒種爲自刑自害之人哉又安肯取一時之利便造萬劫之迷坑而不求自出哉又況古佛大士尚欲示同凡夫入異類中行同事攝示種種功過爲

人天標榜今爲生死垢重之人于生死性命絕無一毫解脫又安能爲人與爲將來人之眼目乎吾嘗云欲向千人頭上坐必須萬人脚下眠欲向高高峯頂立須向深深水底行欲爲尊貴中之尊貴須爲卑賤中之卑賤善游魔界乃眞游佛界善入五陰乃眞度五陰今人未能發一智消一惑行一非常之事安有非常之果嗚呼哀哉我嘗見許多英靈衲子遭此惡疾遂致終身自棄不惟不能成人末後業報苦果有不可勝言者吾深有感于此故不惜口業爲汝等先進此一服良藥而已惟不我吐法門幸甚

復示圓覺化上座

昔普化沿途掣風顚遇巡街御史出隸人喝道而行普化攛向道前作咄咄聲御史呼隸捉下打五棍普化曰似則似是則不是復欣欣徜徉而去山僧嘗問諸學人且道御史賞罰分明否普化有出身路否似則似是則不是一敲一唱妙審希奇向遮裏覷破眞可入如幻解脫法門也今上座到處唐突不妨衝流度刃何以怪人呵叱驅逐乎巡街御史與我知賓職事還有同別否你果能如普化當呵呵大笑不敢以已妨人不見無厭足王之門庭而斬首剗眼支解衆

形未嘗以身語意業惱亂六道羣靈者乎又不見寒山拾得放曠不羈每遭人叱逐自撫掌笑傲打鎖敲枷又何嘗以人不知而自愠怒乎必欲使人禮敬不敢怠慢則自當循規蹈矩周旋上下所謂機貴回互不敢觸犯鋒芒也今既不能入荆棘林游獅子窟如躶形之人責人不以禮貌又如賊兵之專以放殺擄掠爲事却怪人以刀杖禦暴即世諦中亦無是事況我祖宗門下劒戟縱横特欲破除學人之偷心妄法哉我亦知上座是學脫畧不羈之人但可恣意於艸昧荒踈之外何可放縱於規矩法度之中如上座前

日謂巔愚大師唐突無禮且輕擊其背大師以不采無窮你自納敗闕若使諸方拄杖打折不放你在何可以善知識勘學人之機而倒用於善知識之前哉你既如此行事當盡天下無措足之地矣還敢大言世人昧於名相而不知超畧幻惑豈非當局自迷者乎

示石潮寧西堂法語

吾宗末裔傳至少林金沙太混若非吾廬山翁于宗鏡書祖披出純精別行一路幾于人天冒昧何能迴扳今時哉篤生壽昌老祖得無師智掘出大好山中

訞齦黄龍頭角正是胸中迸出始能遮天蓋地也及接我東苑先師便驀地推下險坑使自跳出捉敗遮老漢莫作怪即杖人撞開祖父之門全是赤身挨白刃以故生平不拘拘于三玄甲冑五位鎗旗別施符劒八面破敵今時之弊正坐在各執各器不能神其殺活終屬濁智流轉不鑒潙仰雲門法眼之後因何而自絕乎吾子始于太平棒頭得火燒裙帶消息今復來此烹煉自應如九轉神丹變化不測異日大起吾宗則臯鶴之聲光自遠矣子當慎之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十一

門人　大龍　大燈
　　　大文　大健　較

機緣

乙亥龍湖問答

太宰問三玄五位是發明悟後事是發明悟前事師云臨濟開眼尿床洞山合眼投水公云大師意作麼生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周司馬問流寇有何法力可退師云有一行咒公云甚麼咒師舉如意云吽吽傷者云便恁麼持去如何

師云狗咬赦書諸侯避道

陳司寇問大師出世如何爲人師云此問最親切公云畢竟如何師云然水不藏龍公云日夜波濤洶激時如何師云張無盡曾作無佛論

周赤城毛自明二太守過訪恒鑒云師以何法開導二公師云一人云昨夜十字街頭井被人撞去一人云只見今早街上濕一人憤然不平爲無此事鑒云二公信得及否師咄云癡漢你見百千塔縣頭也未鑒無語

米戶部問返聞聞自性自性如何聞師召居士士應諾師云山僧戒口

太宰問我聞圓相從耽源傳仰山是否師云公見西天十五祖覩龍樹現月輪相否宰云見師云提婆即是外道宰云此意甚深師手畫破圓相云西天外道六師及九十六種皆向遮裏折伏但得其旨則千變萬化無不暗合圓機也宰云師從何而得此旨師云白雲斷處見明月黃葉落時聞擣衣

恒鑒引僧來參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師云禮拜着僧禮起師云你如何在遮裏欺誑我僧擬議師震威喝出鑒云和尚還須方便師以如意驀口便打又僧問

云那何是學人自已師云吉獠舌頭三千里進云某甲不會師云入海提波斯進云還許參究否師云反脚穿靴水上立

僧立次師問云阿誰僧云堂中學人師云山門騎佛殿向聖僧鼻孔裏去你見麼僧云不見師云打二板也未僧云打也師云喫茶去

王康伯王見虛諸居士來參師云魚因甚麼即跳過龍門一士云全仗風雷力師云如何又有點額底士云是他氣力未充師云話墮也士云和尚還須方便師曰喫水去又僧問魚因甚麼即跳過龍門師云逢

人但恁麼舉僧擬議師云徒遭點額

問某看古人言教激發此心不起如何師竪起如意曰教中會說着遮箇麼僧云不知師曰今見了還知麼僧云此須和尚始得師叱曰自暴自棄漢

僧問生死大事不明乞和尚指示師竪起如意曰見麼僧云見師曰見甚麼僧云如意子師曰有眼如盲去

僧問學人無箇入處乞和尚指示師以如意擊香臺云會麼曰不會師曰賴你不會到有箇好消息僧云秖遮不會便是入處麼師曰又被風吹別調中

賀秀禪人持一杖贈太宰師卽奪之曰若道遮杖是太宰底如何又在龍湖手裏若道是龍湖底如何又是太宰杖道道秀云請和尚道師卽以杖擊之太宰笑曰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眼師擲下拄杖曰放過一着

太宰一日命使持所作頌古一則請政師撫使者曰去請太宰公親來領證據公又遣使云明日必親來但和尚莫虛哄師曰却是公先哄我也次日公纔入方丈師據座震聲一喝曰入門須辯主端的請公分公近前不審師曰何不速道公乃趨傍就座師曰我要公當機便透如何又恁顢頇去公云我特來領證據原來又是虛哄師曰是公自納敗闕爭怪得山僧寶公大笑曰今日和尚又勘驗一箇衲僧也師曰山僧棒折那

梅中丞問孔子知世不可為而欲為地藏知生不可盡而欲盡如今日和尚於刀兵荒亂中說法度人同是一副婆心奈如此時人情危險之終不可度乎師曰孔子地藏葢將自已看大了將世界看小了如一身一家有一小事不妥貼便是自已一大事不了當也若僧者以生在遮人世便逃不得遮人世如同舟

遇風亦因其患難而行乎患難耳豈有大過人之事乎公大喜曰如此說法惟上根利智則一聞千悟矣若夫業重痴迷何可與說道理哉予又竊疑佛嘗以密言真言度諸鬼神明說與人尚自不知密說與鬼又安知乎不知則不信不信則疑疑則謗謗則無所不至矣師又何法以開此痴迷哉師曰如公昔掌兵權凡出一號施一令令惟主將謀士知之使三軍皆知則心志不一精神不專擬議愈多而是非愈起則水火不足以趨生死不足以敵也故從上先聖皆以神道設教而一天下之性情正以智者太聰明不可

與之道理與道理則聰明愈亂愚者太痴迷又不可與之道理與道理則痴迷愈惑故寄語與言正為上智下愚者設也公大笑曰奈何泄盡太宰問寶鏡三昧中所云如虎之缺如馬之馵此二句若以道理註解或即應下文以有下劣故拖泥帶水以示敗闕因為救人不嫌自敗捨位就功故云寶几珍御如此解不知合否望師以道理判示不敢當上上機也師曰寶鏡謂佛道垂成云者正恐大通智勝自滯空劫猶十劫觀樹而佛法不得現前也故有三墮之設欲其不觸虎頭之缺與犯馬足之馵而逈超於功位耳故以寶几珍御之驚異類奴毛角之下劣空劫守株之尊貴互相救其觸背之非予所謂邪食作病以毒為醫云者元無實法也自非三墮忘玄之人安得妙叶寶鏡之不觸背哉

師一日與太宰坐僧堂中因舉壽昌和尚頌臨濟喫棒公案云醍醐上味出乎乳滴水攙中便不成三十棒頭開正眼何曾傳得祖師心師顧太宰曰如何是正眼彈公快然僧一悟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劈面一掌曰問甚麼悟云莫祇遮便是否師又一掌曰不識好惡漢悟禮拜再請開示師曰逢人不得錯舉太宰因有頌曰無影堂前萬木森松風蘿月度知音秪須覓個瘋顛漢一堂酬他徹困心師看頌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

太宰公祈度師問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意旨如何公曰請大衆各下一語看衆下語不契公再請師指示師曰待公出母胎着公曰我知大師婆心也

太宰曰袁中郎嘗引羅近溪云聖人乃安心之百姓百姓乃不安心之聖人猶是道學窠臼不許夜途剛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鄧豁渠末後見解又出於近溪耶然中郎輩所見亦止此耳師曰此正盤山所謂拈縱極則也安知有向上一路太宰曰寒輝因達大師舉竹篦子話曰道是即觸道不是即背將謂此中有一語參數年乃白大師曰某今知此中無一語也達師乃撥轉曰此中正有一語還須參取豈非達大師善縱奪乎師笑曰只遮竹篦子話當時纔舉起巳太煞漏逗太煞落艸了也那堪更引入此葛藤哉郎彼向後有個淺入處爭奈紆曲途路何祇如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此問不妨奇特而馬祖父子自然能出手眼不負來機日面月面頭白頭黑真可謂不負西天讖語馬駒踏殺天下人也

公曰此去漢陽不遠黃鶴樓上題詩一頭白一頭黑今日恰見大師師曰踏

黃檗直公問大師曾見黃元公丁艱歸時雪關有把關一語否師曰未聞直曰雪關問元公見壽昌與天童事何如元公曰虎頭虎尾一齊收天童聞之曰元公正似做官人受了分上止斷得一平和官私師笑曰天童却要說箇相似惜當時未遇一打老虎腰者耳

雅虛問張無盡見兜率悅後其頌馬祖一喝江西從此立宗風特翻雪竇之案何如師笑曰無盡見地固

是超絕仍跳不出大冶精金無變色之殺活鋒也如雪竇拈德山不答話公案云德山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狂如此舉唱孰能及哉凡看古人公案不可執一偏知見彼固各有出身之路如僧問馬祖離四句話祖謂今日困問取智藏雖是他父子踏殺天下人你知此僧問智藏問海兄再問馬祖始終却勘破此三老底意乎虛云此須是和尚始得師曰你也不得草草又問石霜聆首座答九峰一條白練去爲明一色邊事九峰不肯首座即坐脫有何過處師曰可惜首座當機蹉過却乃尋死大可笑也虛云九峰意旨何如師曰你道九峰夢見先師意也未虛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若我作首座見他曰若明得先師意我當如先師服侍便不待他舉話即應聲以大棒打出曰我這裏容不得你這般侍者豈不坐振先師宗風使九峰向三千里外自瞥地去哉虛禮謝而退

李冢宰問如何是圓通爲人處曰慣將飛劍斬精靈曰也有能斷命根者無曰死機不犯如何是向上事曰赤脚上刀山如何是末後句曰淚出痛腸如何是學人自己曰六親無靠骨肉無情如何是學人自己

命根曰鏡裏栽花如何是命根不斷曰水中撈月如何大修行人命根亦不斷曰不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如何不自肯去曰餓鬼思沙袋如何得自肯去曰刦賊入空房如何得大自在去曰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如何得成人自在自在成人曰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曰恁麼則大解脫去也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如何得正偏妙叶曰類之不齊混則知處如何得功位雙超曰須知尊貴一路自別曰祇這是向上不傳之妙否曰居士作麼相續去公作禮曰恩大難酬師默然

戊寅圓通問答

僧來參師曰何處來曰雲居來師曰明月湖有人試探竿否曰謝和尚指示師曰脫空謾語漢指示你甚麼僧無語師叱出

荊藩國王聞師入楚過蘄州差官迎入宮庭供養王問曰大師慈悲降重願示法旨令得悟入師云殿下因何得知山僧王曰大師宗風何處不聞師云殿下自有法旨但能淡心體究則無一時不悟入也王云如何得佛法時時現前師云山僧本是方外如何得入王宮王云此是大師願力師云不因殿下何緣得

入王云覿面相對還可當佛法否師云殿下現前指出那一事是世法王云須是大師點破始得師云殿下還記得靈山付囑的事麼王曰不因今日未免忘却師微笑世子禮拜師云世子還記得麼王曰請大師授記師云授記已久也王曰若不夙生授記安得復遇慈顏師云此可謂與從靈山付囑來也因請法名大登字嗣聖世子禮謝復請為王妃授記及開示宮中慈悲喜捨戒殺持齋參究自己性命兼修六度莊嚴為世世依正報相之事于是闔宮歡喜王因問太祖從何修而獲此師云此夙修已成菩提示現帝王身以說法度生安立世界者也王曰今日大師不異釋迦入波斯王宮轉大法輪令宮內外皆得種成佛因緣惟大師常應願求使終得成就也師云殿下常使摩尼不昧則與蒼生作大檀施矣王問法要五日師堅辭乃差官送歸圓通設供謝法

九江兵憲黃公過訪圓通問云弟子常參此宗歷年已久曾未得箇入處大師何以指示師云台駕冒雪而來跋涉甚是不易公云大師亦還以話頭指示人否師云只今話頭亦不少也公云爭奈了無入處師云公也不得當面諱却公唯唯及出門師顧公云還

記得藥山門前風景麼公云是甚風景師指空中雪云片片不落別處暫公云謝大師指示師云前頭更有數峰奇還須與公看過公乃笑揖而別後師因赴能仁會與公茶次因問云我等自知此事大難今日出來做官更覺多事也師云公正須向此處一一透過始于生死得力不見古人要於異類中行即刀山劍樹須全身撥入乃得大解脫法若在死水裏浸殺何處有出身活路公云遮般作用恐亦不易承當師云甕裏何曾走却鼈公喜甚一日又過圓通問師近來參禪人皆依大慧中峰提話頭起疑情今大師何

以接引後學師云宋元已前但能使人疑情起不肯教人起疑情山僧雖無實法與人然亦不敢孤負來機公云畢竟有何方便師云公且將自己本命元辰掀翻着公不語師云公曾參究甚麼來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秖如趙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意作麼生公云不會師云趙州當時見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如何不下一喝打一棒却乃恁麼答去此正古人殺人刀活人劍也何曾以死語死法使天下人作焦芽敗種哉公曰如何是生機一路師驀呼公二侍人二侍人趨前師拈一片菓子問云

遮箇是甚麼對曰核桃肉師云不是不是去侍人去師云且喜二人俱無所知若是穉子瞻葷又作許多禪道佛法會也師復呼侍人前來侍近前師云遮箇你也應有分各分一半喫去二侍接去師云好生喫公時悚然師云山僧太煞罪過公云遮箇境界不能時時現前何也師云公雖參究此事秖為尋常日用打作兩橛耳若要與本分機用相應直須頭頭物物不得輕放過耳無分世法出世法即妻子煩雜公事綢繆正好時時提撕此事令主人常自惺惺便能游戲聖凡操縱殺活所以於一切生死處自能作主有

自繇分有出身路始可向有佛處坐斷無佛處稱尊也公云一向也知世法佛法元是無二及乎臨機應事又打作兩橛所以往往當面蹉過今幸大師拈點頭頭不得放過令我全身摋入不勝痛快不勝警醒師云欲得省力須於直下便見所謂萬象之中獨露身弊公大喜揖謝

金正希太史過訪茶次問師曰見箇甚麼道理便自肯去師云如刦賊入空房金曰賊以有所獲心始休既入空房則心益不休也師云誰教他妄起偷心又問如何能使弟子如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云我是

千佛一數師云好與三十棒公曰過在何處師云直饒公放下扇子曰我是金正希也好與三十棒況道我是佛乎公曰若不親自見是佛如何肯放下屠刀師乃揕其胸曰秖遮箇是甚麼還容得佛與金正希公乃喏喏良久又問大師如今日用還作麼生師因拈如意子示云遮箇是甚麼曰如意子師云知得秖遮是便自休去歇去將謂別更有不免向外馳求公曰知得他堪作何用師云與人敲枷打鎖起死回生全得渠底大機大用所謂知有者始解奉重不知者枉自顛倒耳公時爽然問難徹夜而去

南昌問答

建安王請齋問曰久仰大師宗風今幸慈悲降重師云殿下還記得靈山付囑底事麼王拱手曰全仗大師開示師云今日覿面相對儼然未曾相異王問法王與國王還有同別也無師云在法為法王中尊在國為國王中尊王云即國王亦必須以法為尊師云殿下一賽兩彩也王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云風前不露影王云一念已生後如何師云脚下泥三寸王云正當恁麼時如何師云金輪腦後看王云三千里外逢人時如何師云殿下須向頂門上行始得王云

恁麼則萬里翱翔去也師云黃河徹底清王云謝大師指示師云也須殿下自肯承當始得師因與諸宗侯問答開示後王又問曰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大師適纔指示還曾道着也無師出舌云看取山僧舌頭王云無舌時又作麼師云還要問麼王微笑

南美宗侯因談及曾到曹溪師云見六祖大師麼公云見師云見衣鉢麼公云見師云衣鉢作麼生公云衣已燒鉢已破師提袖云我遮個還好在公不語師云鉢既破六祖將甚麼喫飯公云遮個須問大師師云恁麼則勸公一盃茶着公擬對師云擬議時大庾嶺頭便提不起也

建安王問永寧古刹馬祖道場今朝大師陞座人天瞻仰設何權巧方便接引師云今幸殿下親自證明問鳴鐘擊鼓說法已竟大師莫是重下註脚麼師云殿下已向聲前具得遮隻眼麼問臨濟一喝有賓有主賓主且置如何是一喝師云也須當機承領始得問千聖籠罩不住的萬魔窺伺不得的還有壞時也無師云且喜話頭猶在問玄沙要一擔無底桶子不知要他作麼師云縱有遮擔子秖恐玄沙無安置處

問有拄杖子又與個拄杖子未審還與個什麼師云圓通遮箇如意從來無人疑着王大喜曰不特江西從此立宗風將令震旦從此開佛國去也

鄒端侯居士問云弟子嘗自參究了不與此宗相應何也師云如今見前有甚麼不相應處秖為盡天下人參禪皆是念念放過了自已好好底安身立命處乃用他傷暫分別識心轉轉活不得死所以於此無分別自覺聖智境界轉轉不相應也間或有一二人能承當此宗者亦秖是知有箇事而此心於無分別境中尚在半死半活間較彼世諦粗惡習氣稍稍輕

清灑落此子然此根本偷心未能大死到盡安得絕後重甦振發此本分機用於三墮縱橫中超出正偏功位情見語意而絕無滲漏哉果有一人念念不敢昧滅自己忽然勘破此幾一念死盡傷瞥偷心則此真大闡提秉殺活劍橫揮直掃更無有一毫生死究親聖凡是非之法而得當此鋒也今人參禪所以不能大徹大悟直截根源者正以未達念念本自無私所以妄起凡聖是非之心自為顛倒障惑豈此念念無私之外別有一法能為我心之障惑哉故吾洞上宗旨全在初心知此一念無私如獅子哮吼頓斷一

切傷瞥之念則始終造詣皆有轉身出路更可以不斷聲色不捨異類不執尊貴如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不銜日邊草也又何有逆順是非之相應不相應哉居士大喜曰此大師擊塗毒鼓揮吹毛劍斷盡天下萬世參學人之命根也乃禮拜而謝

師問舉公江西稱為選佛場且道當日選甚麼人作佛黃公云便請大師指點師云我要個鼻孔遼天底進云須令他具個宗眼始得師云水上駕鐵船還讓他龐老進云大師手眼何在師云一箭狀一舉也進云畢竟還有選去的麼師云我這裏個個都選來進

云玉石何分師云華嚴五十三善知識還有主伴正偏也無公云莫是一味總成真麼師云碧眼胡僧不點頭進云他有甚長處師云好手之中呈好手紅心中裏貫紅心公云恁麼則今日重開選佛再見馬駒也師云且看遮龐公能攪亂叢林不公云弟子不敢造次師微笑云毒物

司理黃公衆余集老問雪嶠大師云徑山不動軻為甚被大水推倒請和尚着一語師云隨流始得妙公云雪師答云禮下千人必有所求師云求個甚麼公云聽殺人復舉雪師問余中丞我欲隨喜南京報恩

塔未審塔頂門幾時開請和尚亦着一語師云霹轟轟地公笑云余老答云尖溜溜地師云一任人卜度

黃公問如何是有禪無淨土師云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進云如何是無禪有淨土師云草枯鷹眼疾雪淨馬蹄輕進云如何是有禪有淨土師云腰纏十萬貫跨鶴上楊州進云如何是無禪無淨土師云舉頭天外望誰是這般人進云淨土與禪宗還有同別也無師云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進云永明壽作四料揀意旨如何師云為憐三歲子不惜兩莖眉進云和尚全提祖令亦教人修淨土也無師云坐斷十

方還我本分事來公云恁麼則一賽兩彩也

鄱湖舟中別黃司理答壽昌蘊石關主十二問

問新壽昌開法圓通爲是用惡辣鋤钁抑是單賣㲲猫頭黃答曰惱亂叢林師云看取令行時問投子在圓通打睡醒了也未黃答曰徹困師云遮屎牀鬼子問太陽以皮履寄遠公爲是預先知有爲是夜半雙陸亦是別有道理黃答曰冤有頭債有主師云賊無種相哄弄問知恩深處報恩深投子恁麼承嗣恐亦報恩未盡黃答曰小蟲吞大蟲師云問取石女兒問覆船之舟楫未備好山之耕作未收和尚遽爾他往

不亦辜負兩頭麼黃答曰我從來疑着這漢師云怎怪得老僧問華嚴會上不離菩提座上昇天宮和尚今日全身出沒亦伎倆有限麼黃答曰你向甚麼處見禿驢師云寐語作麼問今日匡廬之行仗甚麼過鄱陽湖黃答曰隨風倒舵師云借闍黎背上着草鞋問若遇麁行沙門作麼抵對黃答曰圓通賣弄㲲猫頭師曰一鋤兩投問廿年開先撞倒鐘樓今日打在門首過亦欠他草鞋錢麼黃答曰心不負人面無愧色師云闍黎也須親到一回始得問目暑過匡廬往還經數次拄杖頭撥着一個兩個也無黃答曰三三

兩兩師云驗取居士拄杖子看問圓通開場一着居士先下手矣又用新壽昌重整旗鎗作麼黃答曰耕問奴織問婢師云你見山僧底邊幅麼蘊曰某甲仍有一問托大居士俟和尚進圓通最初上堂時節呈之不得着訛字句先後時刻也黃答曰仲文不作賣書郵

別黃司理答余用晦居士九問

問馬祖踏殺天下龐公吸盡西江如何學人終日奔波爲是那邊不明遮邊不了黃答曰蚊子咬鐵牛師云何不濃煎薑茶喫兩三盌問三脚驢子因甚千里

駒也趁不及黃答曰畜生不得無禮師云破頭山下拾枯枝問三人翫月南泉超然物外如何是物外黃答曰剎竿頭上掛燈籠師云弄光影漢有甚麼限問巖頭兩舉末後句畢竟是有是無是同是別黃答曰矢上加尖師云滿口雌黃心似蝎問一里兩里狗眼見鬼三工四工牛目知風何也黃答曰好與一坑埋却師云見怪者心惑問捏殺三千祖樋扁作翁搖上古一箇字兩點又三勾是何心行黃答曰狼藉不少師云不許攙行奪市問雲巖不知有意旨如何黃答曰東家人死西家助哀師云他家自有靈符拄問無

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過在甚麼處黃答曰露師云
墻壁瓦礫問捏鼻捲席已太多生如何震威一喝直
得三日耳聾聾黃答曰傷弓之鳥聞弦聲而驚師云
遮納敗闕漢焉知有今日事
師月夜閒立與璞首座併諸子譚及習氣難除之事
座云璞亦思及於此有詩二句云最喜懶安解牧牛
歸宗宣老可爲儔請和尚代續末後二句師云欲知
今日門前事車過分明兩道溝座禮拜師復曰予昔
在博山與雪關顏石二兄坐石曰二兄可作一詩讚
我何如關應曰近日看山頭不動阿師却有幾分頑

予曰此結語也關曰兄何不爲起語乎予曰迭鞋踏
破幾重關未得身心徹底閒近日看山頭不動阿師
却有幾分頑當時三人撫掌大笑座曰不因和尚今
夜重舉幾遺落此奇事

徑山問答機緣

僧問徑山八十七代祖庭今幸和尚中興請問如何
是中興事師云山僧拄杖未開封進云和尚大煞慈
悲師云謝子慇勤請喫一棒僧禮退
僧問諸祖各有門庭請問如何是和尚門庭師云幾
時到遮裏僧云昨日師云在那裏安單僧云客房師

云原來是門外漢進云如何是門內事師云闍黎且
繞天下行脚去着僧便出師云一任滔滔
師問僧何處來曰金粟師云在金粟作甚麼曰閒住
師云金粟那有閒飯你喫曰遮裏未嘗不閒師云我
遮裏容你不得僧便喝師云遮弄精魂漢便打出
僧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如何
是句師打云逐語生解漢在遮裏作麼僧云畢竟句
歸何處師打云且打斷葛藤着
僧問百萬松杉雙徑杳三千樓閣五峰寒有人道杳
字是繞字寒字是函字還是那個字更妙師云你曾

到凌霄峰也未僧云曾到師云你那一對瞎窟眼只
好出氣僧云和尚因何罵某甲師云好貨我罵你因
僧問五位王子有同別也無師云一有多種二無兩
般曰如何是誕生王子師云銀盤盛雪曰如何是朝
生王子師云明月藏鷺曰如何是末生王子師云類
之不齊曰如何是化生王子師云混則知處曰如何
是內生王子師云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進云五位王
子還有父也無師云東宮雖正嫡不面帝堯顏進云
恁麼則九重深寄人難見也師云須知向上一路尊
貴自別僧禮拜云謝師指示師云山僧失利

僧問大慧竹篦子和尚也拈提否師云不拈曰為什不拈師云沒遮閑工夫曰莫是和尚親切為人處也無師云浪蕩拾花針

僧問和尚往年嘗用如意如何近來亦用拄杖師云禮防君子曰和尚也怕遮些狂禪和子麼師便打云正為如此

行者問初祖云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乃可入道古人又道從緣薦得相應疾就體消停得力遲豈不與前相違師云兎角杖挑潭底月龜毛拂縛樹頭風進云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始得相應觀音大士

又道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師云拋出沒孔鎚打碎空王腦進云馬祖陞堂百丈捲席已洩明昨日事後來一喝直得耳聾又是甚麼師云荊棘林下拔足月明簾外轉身進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即不問空生巖中晏坐帝釋因何雨花師云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兒盛將歸進云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消殞未審斯人何處安身立命師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者禮拜云今日某甲小出大遇師打云你道甚麼

僧問昨日和尚開示二居士看一切公案與自已着語無論巧拙須先得個自已痛快痛快處莫便是省發麼師云痛快處是搔着痒處曰不痒不痛時如何師云頑皮怪肉有甚麼血性曰泥牛吼月木馬嘶風又如何師曰正是頑皮怪肉曰如何又解吼月嘶風師云爭奈你不痛快

師一日示造東苑和尚塔因緣榜於殿左有僧見乃到方丈禮云某甲見東苑和尚塔已造了也師云塔造在那裏僧展兩手師云未在僧乃珍重而出復呈頌曰東苑靈塔遍塞虛空通身焦爛處處無踪塔門沒縫八面玲瓏咦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無處避殘紅師覽云馬蹄無處避你作麼生承當僧云承當則

有避處也師云煙霞生背面時如何僧云處處耀日輪師云待塔合尖着僧云合尖了也師云如何得一枚橫出僧云三十年後待某甲與和尚別通一箇消息師云只今作麼生僧云終不敢造次便禮退

崇先機緣

師問僧甚處來曰鼓山師曰不跨石門何有人道得無曰無人道得師曰可惜眉毛僧云請和上指示師曰緊峭艸鞋去

師問僧甚處來曰和上不知某甲來處麼師曰野狐精跨跳作麼曰情知和上有此一機師曰若不是新

羅僧禮拜師曰村夫喫橄欖
師問僧曾見博山先和上否曰天界寺曾見師曰有甚麼言句曰有則有忘卻了也師曰前孤負眼睛後孤負耳朵曰如何得不孤負去師曰手長衫袖短腳瘦草鞋寬
師問僧曾見天童和上否曰金粟時曾見師曰如何是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曰須是和上始得師曰掠虛頭漢自領出去
師問僧去年貧不是貧今年貧始是貧你道香嚴在那裏安身立命曰錐也無立甚麼命師曰亡命漢向

艸裏滾作麼曰何處是艸裏滾師曰黃連作馬鞭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未夢金人如何是法師曰不見白馬如何是僧師曰王庫無此刀如何是常住三寶師曰兩粥一飯如何奉持師曰朝看東南晚看西北還有知恩報恩者無師曰畢竟水從海裏去到頭雲信嶺邊歸
僧問有問石頭和尚如何是道頭曰木頭又問如何是禪頭曰碌磚此意如何師曰藝壓當行僧云或問和尚如何是道作麼生師曰好皮不染皂問如何是禪曰好人不倩錢問此與石頭答有同別否師曰白

馬廟前好織鋪僧曰不會師曰木屐店在對門開僧曰恁麼一副要用也師云天晴不肯去直待雨淋頭僧禮拜師大笑曰消得消得
僧問雲巖良久云秖遮是便可傳得真麼師曰洗木屐進云洞山爲甚沉吟師云石頭搖進云如何又因過水覩影始乃大悟玄旨師云穿心國裏日如脂進云某甲不會師曰溺水如堪渡蓬萊人易登
僧問知有底人如何行履師云燒火不用薪進云不知有底人如何指示他師云煮石念摩訶進云一朝驀地時如何師云矮子上天梯

病中垂六問
問馬祖安因甚道日月面佛　代云且喜和尚無恙
維摩獨寢一牀世尊問甚麼疾　代云送人入火坑
石霜首座自能坐脫立亡九峰侍者因甚謂他未會先師意　代云須知石霜門下劍戟縱橫
佛鑑佛眼憤出五祖祖具甚眼道待他大病一番始思量我　代云還知祖父利害麼
洞山病遣問雲居云雲巖路相次絕也如何先教伊遠立聲未絕果被一棒　代云瞎驢滅卻正法眼
吾有大病非也求醫　代云某甲放參去也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十二

門人　大機　大忍　大寧　大別　較

頌古

文佛

指地指天成賣小觀星說悟更無慚平生伎倆至窮處冷把花枝對衆看

達磨

冒命西來已負機那堪梁殿失便宜此時不肯空歸去雪裏抝他半臂兒

六祖

應無所住而生心去去黃梅受苦辛畢竟一塵無著處卻將衣法付何人

馬祖

牛不打兮徒坐佛磨磚成鏡果神明照開心地無門路跔的從他腳下行

石頭

南岳高登書不達天生強項不堪親鎌然更作參同契別置青原鈯斧斤

潙山

大雄言下偷心死踢倒瓶兒巔了山驀地忽成頭角去故園風月更間關

臨濟

三頓蒿枝赤肉招老婆徹困不相饒惜乎舌上通些子脇下還拳恨怎消

洞山

臨行乞得巖良久覩影方知不是渠卻自無中能唱出一門偏正証分疎

雲門

拚命挨傷睦老鋒如王氣宇絕中通再來象骨呈機變北斗藏身趣更濃

法眼

地藏門前百雜碎大千沙界太森森唯心唯識天機泄誰解鴛鴦見密鍼

六祖行狀十頌

放下柴擔試一聽曩生習氣忽通明謝他布施搬供母輒向東山驀直行

佛性何嘗有北南猲獠根器已非凡著渠糟廠淡安置羸得黃梅冷眼看

菩提無樹鏡非臺以巳妨人太賣乖最好庚龔都擦

了聽他豆自爆寒灰

米熟也未欠篩在碓頭三下眞可怪何期半夜入袈圍付了衣囊吾自載

大庾嶺頭提不起就中何幸茲消息翻言不為衣鉢來授首與人求活計

善惡不思何面目老盧開口齒先寒饒他直下便明去未必能超百尺竿

汝若返照密在汝如人飲水自家知會須撲破秦時鏡解使泥牛顛倒騎

不是風旛動自心無端插觜強錐鍼一朝瞥爾知羞灕始信眞鍮不博金

獵衣卸下便登壇灼灼婆心示肺肝生得克家原嶽子兩峰爽出一溪寒

歸根亦復來無口大庾嶺上綱張取曹溪末後句滚滚特地浪花為一吼

五家宗旨頌

溈仰宗寒灰發出井中煨柴頭吹起還源焰兩箇蟭蟟吞大蟲

臨濟宗痛棒痕痕絕路逼赤肉團頭心膽裂兗兗相報立家風

曹洞宗渠我相參迴不同透去可中無變易玄關金鎖密重重

雲門宗腳跟撥斷始英雄翻身擲出秦時鑽驚倒南山鱉鼻翁

法眼宗豎起指頭奪別同直下頓明心地印一簾捲落兩機鋒

溈仰三生六種

寶鏡三生靈焰發超超圓相六名通沙彌識得主中主妙用縱橫展至宗

臨濟三玄四喝

棒頭突出喝中玄句句金剛作用全探艸輙成獅子踞許誰擬議迅雷前

曹洞四墮四禁

秖這是誰能變易類墮何處不稱尊為憐顛倒成緇素墮禁滚滚解脫門

雲門三句一鏃

捉住推開生殺急拈來便用太很心等閒三句收天下一鏃輕輕喪古今

法眼一滴六相

信手纔沾一滴水儼然六相此交參本來成現風光

好誰把牛頭尾上安

師因挺瞳石遠諸子請問從上源流及五家宗旨門庭事師乃拈前隱夢筆時所作七十頌示之挺等拜受謹錄出以公同參足見我師久默斯要如此學人大瞳錄

洞山五位正偏頌

正中偏大會孟津盟誓言受命觀商誅厥罪同心同德敢違天

偏中正一戎衣而天下定乃反舊章復釋封大賚庶邦安萬姓

正中來武王即位祀燔柴追親及遠崇明德成命尊周休震哉

偏中至訪於箕子洛收敘重推洪範九疇言皇極之敷帝訓是

兼中到文武聖明巳大告垂拱端然四海清熙熙天下知誰造

曹山五位君臣頌

正位君穆穆緝熙巳自申克配上天終弗易嗚呼不顯德之純

偏爲臣西伯從來有至勳開國承家膺錫命獨能翼翼致其身

君視臣忍使如傷赤子均枯骨沾恩禽獸若廓然胞與一成仁

臣奉君盡瘁鞠躬服事殷三分天下有其二聖明咫尺敬尤勤

君臣合天命人心一周匝文王至德誠自然武王周公孝其達

石霜五位王子頌

誕王子天生虞舜正斯紀濬哲文明足有臨大孝終身慕弗止

朝王子完廩浚井何憂喜蒸蒸乂以不格姦瞽瞍豫哉天下底

末王子麋鹿山中偕樂只耕稼陶漁自若焉明明揚側有鰥氏

化王子玄德升聞師錫疊詢事考言績可嗣受終文祖於茲始

內王子重華協帝至尊矣恭巳無爲自太平部樂雍容盡美矣

臨濟四賓主頌

賓中賓子路停車試問津沮溺自耰渾不輟途窮況

復厄於陳
賓中主制作自是天王事知我罪我惟春秋萬世亂
臣賊子懼
主中賓斯文未喪漫沉吟天將夫子爲木鐸獨使周
流作正音
主中主杏壇設教尊尼父王振金聲集大成百王千
聖齊師魯
賓主一自從心不踰矩大哉博學無成名吾執射
乎吾執御
臨濟人境四料揀頌

奪人不奪境世危不足整誅彼一亂魁天下自安枕
奪境不奪人舊邦維命新有王能大賚萬國自來賓
人境兩俱奪正令一時發列爵更封疆天下靡侵越
人境俱不奪世治無征伐端拱自平章朝野忘休烈
人境四料揀切忌刻欵版當機覿面提好生透心眼
師坐夢筆倚杖室時潘雪生大嗣偕諸儒者請問
禪門以性命爲歸趣何諸祖以正偏君臣主子主
賓人境立爲宗旨豈出世間法亦合於處世間法
乎師曰此皆托世法有貴賤尊卑內外親疎正依
之道爲諭使人易於因名思義以法求心不使邪

外僭越失宗亂統參究之久自當悟入玄旨迥超
名言也遂以武王頌正偏文王頌君臣大舜頌王
子仲尼頌主賓以周頌人境此亦借事明宗隨機
設化幸勿以無泥牛木馬爲太異也潘生等大喜
曰吾師以四大聖頌此四宗旨讀其題者當於世
出世法思過半矣乃拜而識之曈錄
洞山正偏五位頌
正中偏木人揮掌拍蒼天虛空墮地毘嵐起吹落含
那眉半邊
偏中正消磨大地渾如鏡單單照見瞎王婆手把無

星屈曲秤
正中來夜半猴穿沒底鞋踏著茄子呱聲叫驚得蝦
蟆輒活埋
偏中至八十翁翁報毬氣可憐費盡老無明白眼看
他兒仔戲
兼中到一條拄杖牀前靠忽然狂狗來探頭不覺笑
曰可知道
其一以類墮披毛戴角頌正偏五位
正中偏折角泥牛露地眠覿面牧童尋不得卻隨芳
艸過晴川

偏中正忽爾一吽山水靜正擬回頭把索穿寥寥復失渠踪影

正中來夜深亦自出林隈踏踏不知何處去長安一逕絕塵埃

偏中至狹路相逢曾不避信手牽來勿用鞭聲聲遶向前村吹

兼中到人牛各適忘幽蹤月落潭空天色沉家家密邈休相報

其二以隨墮不斷聲色頌正偏五位

正中偏獨倚欄杆淚潸然無限傷心難卻寄花啼鳥笑又經年

偏中正歛衽簾前喜定定夜來親夢夫婿歸精綉鏡囊謝神聖

正中來特地八門忽見倩自是別離情思久相逢猶怯夢時回

偏中至魚鴈音書重展覩肝腸片片可憐人面目分明渾不是

兼中到琴瑟不調元自好閨閤風流人莫知春花狼藉長安道

其三以尊貴墮禮絕百僚頌正偏五位

正中偏纔出頭來便指天目顧四方行七步十分尊特向誰憐

偏中正英英意氣能傳令四門遊罷獨傷心半夜踰城求究竟

正中來冷冷雪嶺勿疑猜驀地擡眸星獨朗不禁這點叫奇哉

偏中至落艸為他尋便利四十九年舌斷根拍盲拽轉娘生鼻

兼中到滿口於茲難自道試把花枝對衆看飲光一瞥隨傾倒

世尊初生指天指地　龍湖

纔子出頭來便恁逞奇特要省力為人卻自不省力

世尊雪山觀星悟道

六載雪壓眉一夜星破眼何似我聞貓囫地一聲喊

世尊陞座文殊白椎

是誰迫上堂是誰迫下座不知我迫人不知人迫我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

我拈如意子亦嘗全提此不遇這般人自起還自止

文殊罔明女子出定

誰謂物理齊種蔴還得粟莊周為蝴蝶蘧蘧夢初足

迦葉阿難倒卻刹竿

身外無長物片衲如懸絲呼來還自諾推倒復何疑

達磨面壁

西也壁東也壁來也壁去也壁梁王壁也神光壁

二祖安心

覓心不可得又得甚麼髓雖非關我事也要我相許

馬祖日面

兩眼星飛四蹄電閃殺天下不見血濺

百丈野鴨

出門是艸何處尋討信手拈來恰好恰好

洞山觀影

邈之不眞賠來太切平步丹霄拈弄日月

雲門損足

引上懸崖一手推倒特地翻身如獅子吼

德山托鉢

翻卻面皮下這毒手末後全提自揚家醜

趙州勘婆子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捨命陪君子以表此生平

玄沙諦當

劍客既呈劍詩人復獻詩欲開千古眼更剔兩莖眉

香嚴樹枝

口齩樹枝不敢相欺分明道了你知不知

婆子拋兒

秪這不消大地水漲浸殺法身全無伎倆

大隨覆鞵

脫鞵覆龜鬼見鍾馗計較不成皮骨如麻

一歸何處

絕好這一揆揆揆百雜碎虛空喟然曰未有是處在

經首

以字不成八不是春風拂檻花猶睡王孫何去未歸

來芳艸萋萋愁滿地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特地出乖弄醜早已勘破禿奴快須合取狗口

我腳何似驢腳扁頭無異木杓逢人撒屎撒沙便好大棒打卻

人人有箇生緣從來活計失錢只得唱這囉哩到處討些盤纏

趙州四佛

金佛不度爐擲刀廣額屠自稱千佛數不覺面糊塗

木佛不度火丹霞卻脫灑賺殺任菴僧一任眉鬚墮
泥佛不度水青原垂足指可惜任山人無風波浪起
眞佛屋裏坐南陽招箭垜塔樣描紛紛千古成滯貨

雲門三句

函蓋乾坤句臺山驀直去趙州也恁麽勘破何容易
截斷衆流句猛虎當路踞大家看首座獨得黃檗任
隨波逐浪句如藤還倚樹千里賣布單一笑歸何處

圓通作

悉達纔生好勝橫行如今老大天崩不爭
世尊陞座生意易做不遇知音卻成滯貨

趙州布衫駁駁斑斑皮穿骨露也勝金襴
五臺問路有故無故喫盡醎酸不知鹽醋
洞山邀眞佛面剝金下手不得忽然失心
玄沙塑指回曠作喜笑倒達摩平起堆起
曹山不異卽秖這是慣發酒顚全無諱忌
圓通猫頭太煞崎嶢劝口纔開天下魂消

洞山邈師眞

洋銅熱鐵家常貪今特拈來供十方莫怪知恩人少
有秖今渠我滚如湯

德山不荅話

劝人平地已無數把火齊驅作夜行險絕還教吹滅
去新羅日午打三更

臨濟恩蒿枝

生平別有一淚心撫景觀時自不禁慷慨悲歌如識
得何勞琴劍寄知音

興化擯維那

誰云虎不食其子爭奈恩寃業在中搭打爛泥誇好
手忍心雌伏見飛雄

再參獨眼龍

誰知矮子善觀場度刃衝流異類行沒尾大蟲牙爪
怪倒局惱亂好人腸

洞山袮喫棒

再三問處涉鉤錐棒下驚來石火遲飯袋忽然開口
笑幾多平地受人欺

僧問巴陵如何是道陵云明眼人落井

爭雄弓馬最危微背手能拈嚙鏃機自笑老來忘意
氣看他雲鳥自閒飛

僧問巴陵如何是吹毛劍陵云珊瑚枝上撑著
月

驀劄相逢各展肴此心千古孰能欺可憐一句全生

殺劍挂徐君墓上枝
僧問巴陵如何是提婆宗陵云銀盌裏盛雪
吾宗無語者爲人東土西天負墮湠明月蘆花閒索
索臨風何處覓秋砧
僧問那吒太子析骨析肉還父母然後現本身
爲父母說法如何是那吒本身師撫掌三下又
云天花吹不盡處處鳥銜飛
不假胞胎未是親曹山一笑起風塵夜來玉笛從何
發惱亂湠閨夢裏人
中天竺雲屋珂禪師以宋鼎遷卽謝事金山黙

菴言於伯顏請珂公住靈隱親持疏叩其門珂
抽關露半面曰汝是誰黙菴曰和上故人某甲
也珂落關曰我不識你後斳江恩公贊曰雲屋
今支四十年高風凛凛尚依然徒令丞相拜床
下不肯爲渠來冷泉師別珂公落關語曰我已
識你也
雲屋曾將宋紀年落關一語自危然故人多已不相
識更有何顏對冷泉
僧問南泉師歸丈室將何指示泉云昨夜三更
失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師云恁麼則住持不

易雖然須是南泉始得
野老忘機事事閒柴門雖設未嘗關偶然拾得無鬚
鎖依舊拋他途路間
舉禾山普參黃龍南問阿難問迦葉金襴袈裟
之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呼阿難難應諾迦葉云
倒卻門前刹竿着意旨如何南云上人出蜀曾
到玉泉否云曾到南云曾掛搭否曰一夕便發
南云智者道場關將軍打供與結緣幾時普座
主良久理前問南公逸首主趨出大驚云兩川
義虎不消此老一唾師云大小黃龍一生弄佛

手驢脚特地被遮座主捉敗
舉世皆聞蜀道難誰知平地有牢關假鷄任吽休瞞
我一唾千門萬戶開
舉大陽托浮山接投子公案師云浮山的不是
欺心漢又誰知接得投子青滅太陽正法眼藏
勝於平侍者鑿出塔中頂骨雖然如今天下能
有幾人不於三义路口喪身失命者乎
虎口翻身也是奇青鷹夢裏已驚飛大陽頂履今何
在謾向胡僧問故衣
舉南院示啐啄同時至僧再來舉似風穴云遮

漢會也師云南院棒頭已折此僧擔板過高就
中燈影裏行風穴太煞逗湊若是杖人當別有
處分
啐啄同時用卻竒移星換斗許誰知騎牛海上穿衫
子十字街頭放鷂兒
舉興化到大覺至言下薦得臨濟於黃檗喫棒
的道理師云興化的是個亾賴賊以一條杖子
撥出三聖大覺與他作箇對頭無端要討痛棒
喫才好公然燒烓香
豪傑無王亦自興難兄難弟作宗盟當時法眼誰能

滅磨出吹毛決不平
舉西院因天平漪下四錯至漪住後自云發足
行腳時早是錯了師云西院寸鐵殺人不容喘
息共汝商量兩錯別有鉤錐天平跌後思痛開
眼說夢爭奈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天下干戈共戰爭朝秦暮楚盡求名不知真命將何
屬那識真人有主盟
舉佛印元入室次蘇子瞻適至印云此處無內
翰座子蘇云借和尚四大作禪床印云我有一
問道得即坐道不得解下玉帶蘇云便請印云

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向何處坐蘇無語印
即命侍者解下玉帶以鎮山門　代蘇荅云若
恁麼則被某坐斷也又云遮箇破禪床我不坐
佛印禪床信手推七花八裂墮塵埃如今多少往來
客丈室門前滑似苔
舉玉泉皓因蘇子瞻過訪泉問官人高姓曰姓
秤泉曰甚麼秤曰稱天下衲僧秤泉喝一聲云
重多少蘇無語　代蘇撫掌云果然是個野干
鳴又云草賊大敗
偶因撥動玉泉喝稱得果然野干鳴千古禪流高着

眼莫教錯認定盤星
國一禪師初登徑山頂上於龍湫邊宴坐五百
龍神不安因讓其窟宅湧爲寺基且道國一宴
坐何得令龍神不安而徙其宅龍代云密移一
步看天機
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遮些消息子不與外人傳
巾子山人參國一求薙度往京救佛法之難國
一試其神通彼因大喝一聲將坐後大石震爲
三斷如今滿天下許多吹聲之徒還有能一喝
使彼髑髏粉碎者麼　代云婆心徹困爲阿誰

不問遮老馬踏殺天下人饒是白拈賊無處着渾身

妙喜室中不許人下喝下一喝者罰十金了明長老先將庫司銀十兩放方丈几上大喝一聲而出日道下遮一喝堪作甚麼事　代云衲不入慎家之門

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須知今日事古佛莫安排

昧劣莫過於毛會如何徑山大殿鴉叫得甚則大殿有人做供觀音殿鴉叫得甚則觀音殿有人做供　代云向我到山不聞此事

鬼窟作活計添得鴉只氣八十翁登塲莫比小兒戲

杖人前日上堂云迷中有悟悟中有迷迷中有迷悟中有悟此四句中各有意旨一一道來看　代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不辭向汝道恐瞎天下眼透過向上機自不遭人點

妙喜常以竹篦子驗人杖人以如意子驗人喚作如意子則觸不喚作如意子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且作麼生得個出身活路　代云要識真金火裏看

當機覿面提關棙如何轉奮迅獅子兒須防此中險

破籃莖草頌　有序癸巳孟冬書付佃歸

文殊與善財採藥殊曰是藥者採將來財曰盡大地無有是藥者殊曰不是藥者採將來財曰盡天地無有不是藥者殊信手拈起一莖草曰只此能殺人能活人杖人曰從上手眼自別一挨一拶直要控人於生死得箇入處又要控人於性命上得箇出處門裏出得身身裏出得門然後自能作主破格為人一切聖凡只是不知出入之機故於變異不得自在也故吾宗獨貴知有惟知有者始解入作如藥山與雲巖伐木次巖問擬斷箇底是甚麼山拔刀作斫勢巖悚然此藏鋒出入殺活無痕大用全提佛祖難搆也僧問洞山和尚于雲巖處有何所得洞曰無所得我不重先師道德只重先師不為我說破又問先師還知有也無洞曰若知有爭肯恁麼道不知有爭解恁麼道只此便是金鎖玄關全無肯路人能於此如生寃家相似疑憤不已傷盡偷心自有出身機用如寶之明瑞形影嬰兒之哆和去住莖草之味味五金剛杵之殺活諸見重離之回互交參此大似死法而存活機使此法式不毀有足揀別真偽也如水火是名濕燥是實而實用之神化豈名言所可執或又藥物之

辨性味其殺人活人原在人而不在藥出入之機各有親切溈山入於撥火德山入於吹燈臨濟入於喫棒洞山入於覩影雲門入於損足法眼入於竪指若是其入即是其出又何妨於妙盡淆訛乎故予於綱宗有明暗句入出句雜毒句百怨句殺活句向上句與之扳屑抽釘敲骨打髓擊許宗門別行一路始能呵佛罵祖異類縱橫然此挫人之機不先使之傷心痛憤何能絕後重甦此師子教兒迷子法從緣薦得始相應也予今年倚杖天界無可智公從生死危難中來皈命于予受大法戒乃捲闢高座湊求少林服毒得髓之宗披吾參同證熱之旨喜其能隱忍堅利真足大吾好山之脈予時歸博山武夷掃二先師之塔特潜為別予因囑之曰聖人無憂不能神大海無波不生寶使聖凡無怨艾之毒則皆無出身之機也予當以大法自命痛此懸絲寧不自憤乎智曰不肖何人且在鬼門關上賣破盞耳予笑曰此非吾家毒草能出入乎正好打殺死蛇吞活龍以大闡提行無間行作常不輕起吾三墮之客不負此一蕩劄乎因更為破盞莖草頌以識之頌曰秖這一莖太綽約神農嘗來親背着大地迷茫無處尋文殊拈出露鋒鍔殺活爭如老藥翁雲巖蕩劄眉毛嬰楊廣山頭翻異苗無底藍兒盛諾諾鬼門關裏賣危疑五逆撩之鷲雀啄探竿影毒常不輕後園驢喫三禪樂緊箍咒發曹酒顛佛祖鬼消魔膽落幹向憂中勸石人切忌醒來空索模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十三

門人　大遐　大補
　　　大間　大渡　較

贊

毘婆尸佛 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

身從無相生巳是招箭垜擒賊須擒王射人先射馬阿誰傳謂早留心至今不知燈是火只這一箇不得訬兮纔見你槃頭婆提亦自安排不下

尸棄佛 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

試問父母未生前明相光耀何處見此身如沫心如風芬陀利花春巳徧幻出無根實性空我不是渠渠孰薦

毘舍浮佛 莊嚴劫第一千尊

舉終便見始那有可借你喚作前境甚脫空心不有兮誰主使笑殺婆羅樹下人畫箇石丸與飢子

拘留孫佛 見在賢劫第一尊

因父得禮我而母善抽枝安和城中坐尸利撒泥打僂太煞奇了得身心本性空留些佛火燒口皮

拘那含牟尼佛 賢劫第二尊

知之一字訬禍同根坦然不怖於生死清淨城中月一痕半爲晳兮銀盌盛雪赴來機兮導師雷門

迦葉佛 賢劫第三尊

放光開此迷幻打鼓大集三軍唱出無生曲子尼拘樹下如雲只要檀郎認得何辭呼玉頻頻

釋迦牟尼佛 賢劫第四尊

寃有頭兮債有主生來作怪噴毒乳淨梵王宮恩怨深一箭射透九鐵鼓驀然踏破漆桶城鐵貫索穿邪外虎雪山打失眼中星賺殺迷頭幾千古撒五時之漫天網拈末後之不傳弩多子墖前成浪聞金襴破綻待誰補

第一祖摩訶迦葉尊者 西天二十七祖

假金粧佛面誘來好女成媓糞艸滅意根藉沒靈山家產見拈花而微笑瞿曇驀地轉機將法眼以傳心飲光憑空受累更結集兮藥中多毒入鷄山也雪上加霜

第二祖阿難尊者

侍佛出頂取頷下驪冷竈著火而發爆慾鉤牽人於不疑善啓無門鑰慣鋸沒孔錘撥師兄別傳漏逗倒刹竿刺狂爛泥更有弄綠兮可危乃於撒手兮得兒

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九枝艸未萌聖人已自表五百同參獨吼獅降伏火龍光北斗吒利逢問年髮老心自否如金解傳金心法還自剖枯木巖前懈慢生指空香乳從何有千聖三昧不相知十八變中看突曉

第四祖優波毱多尊者

狹路投機悟性卽爲給侍波旬作嬈入定已見狂迷人狗蛇底花冠誰不喜戴從地倒底法子我豈相欺落艸壽尼觸鉢是何粗行置籌度衆克肘得箇馨兒捉敗無相好佛和臟總與荼毘

第五祖提多迦尊者

此是何香穿卻西天鼻孔出家無我通達諸佛常心夢金日光炤乾坤湧寶山法流今古不變異處去逢渠是我同參何物阿私仙懸記報分六刼從緣薦得自相應到此方能無滲漏

第六祖彌遮迦尊者

受人付囑此身何敢躲根游化北天覩氣而思法嗣觸器負淨閼闠中手眼誰靈識我何方稱名後心因自在禪祖第七如來寶座已先登賢刼再來宣傳至教符尊記癡人面前切忌說夢湧身多樹快且自焚

第七祖婆須蜜尊者

靈衣不掛奸發酒顛賺殺平民其狂不醒遇知已而投器承印記而出鄙撥艸迦摩快逢智者就機論義一點谿然證得虛空七花八裂慈心三昧者也之乎

第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頂中肉髻突照人天特地瞻光果得半箇口掛壁上心佛誰親七步復行踏殺恩怨無限春光收不得好看花鳥任時更

第九祖伏馱蜜多尊者

不惜艸鞵撞著香荅此子處胎二十年不知作箇甚麼恠一見便除鬚髮復乃祥光徧界付法得人旣奇

手持箇赤旛兒將他邪外一時捉敗

第十祖脇尊者

開眼不尿牀擁脇不至蓆一付鐵脊梁撐破虛空壁指地成黃金夜奢面前立來處太分明諸佛亦不識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化被五百人親證已如掌果後至一長者紹法乃知馬鳴鋸解木義出與師平佛不識知汝被我解悟祼露而分身作蠶笑披衣而漆桶不快

第十二祖馬鳴尊者

隱顯神通迷悟自迴功勝於有作無作推伏彼外道

邪宗仆地湧金人變女傍敲亦奇指空現金龍降魔全提更異化性海而建立激怒飛以乘風

第十三祖毘摩羅尊者

曾爲外道善攻異端幾度扣門呼不出翻身直入裏頭看遇蟒盤而受彼戒瞋毒冰消訪龍樹而決先心疑情瓦解此中紗曲有知音何怕風吹於別調

第十四祖龍樹尊者

龍之潛飛神於機感九十六宗執計根痛於我慢下一刻誰悟性空如月輪提婆金鎞刮青眼就中殺活兮縱鋒象外明宗兮絕罕後遺六代付南陽駝仰奇

能翻匁欵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樹王妙在不傳尊者貴於自悟座上虛明訖見銀盆盛雪言前寄吉喜逢鉢水投鍼師資啄啐既同時那外難與齊負墮赤旛縱奪淸風起自足羅睺法眼開

第十六祖羅睺多羅尊者

杖頭撥出五佛影指點難提金出井我無我故義何成上苑春歸花夢醒寶鉢擎來飯獨香令渠分食齒生光娑羅樹下翻筋斗莫怪欒山弄子任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莊嚴王子仗劍生能裂世網神助行金水河邊承祖胤紫雲峰下遇奇嬰手持圓鑑心眼徹諸佛之機一笑決風鈴心靜印南能無影樹留千古月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寶鏡形影夢中來兩人相見不疑猜爲法求入震月國鳩摩羅佛耳如雷一喝是誰心眼露西天打鼓驚東土自焚火後一莖毛鶩鶩飛去鍼何度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積代簪纓肯自受聊成落魄償人債瑞舺還於嘉運生輪王寶冠曾不戴中竺逢渠闍夜多何疑好手旃

陀羅屠刀拈起俄能爲諸佛當鋒奈若何

第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如幻門中開宿智神機撥出盤修利無絃有韻妙能彈大地琴聲何習氣以杖倚壁畫佛光就中奇特莫驚任幸然失卻二乘果今獲親承妙法王

第二十一祖婆修槃頭尊者

明暗二珠前後步羅漢卻來試其故顛倒父母表聖兒夜多機下親分付那提國裏覓摩拏自在王宮摘異花五百年前承佛記朔師資繼聖非敢矜誇太子儼然嗣眼藏鐘聲披出古袈裟

第二十三祖摩那羅尊者

既傳慧命游西印指來塔影王機迅大器遙覩鶴勒那龍宮諸子誰堪任福薄還生羽族中免敎負重轉難逢一笑隨流俄得性飛鳴而去弄宗風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金幢七佛授金環夢覺神童來破顏化鶴異香先嗣法無心用我絕蹤拳祖令藏機密獅乎窺此班吉凶須自試生死狂覩刪白虹一道橫天地黑氣五枝貫亦間東北竺中當難起汝能吼哮出重關

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五衆撥開知見沙奇哉拳握索斯多是珠莫道龍宮覷古佛於今得也麼吾嘗於此切無箇似年牙要頭砍將去那更問如何師子不返蹦獅王非作家白乳光吞天外月亦脈血濺鏡中花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神劍何來化掌珠解鈴師項得眞符南天奪默非名義置毒邪人禍自殂國王有大德二子御殊途最奇不如密乘機上祖圖得法自應絲作命焚衣愈見火中芙師承險絕能通變敎外傳來別有樞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王子儼然傳祖令白光印土適相映若他長瓜捏空花太山壓頂誰能競巳先有神童纓絡自稱命緩急汝何行出處我同姓師並王車雙眼明遠劫未曾離智鏡勢至重來證二人震旦南天分法柄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不辭爲法向南征香至王先作主盟無價寶珠呈慧鑑試三太子獨高擎縱奪當機驚互顯汝心過量自天生如來法藏轉相授震旦二株花果成設大法藥留難預明毒中最密腳下能行分手舒光還遠照東西一吸笑長鯨

第一代菩提達磨大師　東土十代祖師

尊貴天生王子內紹透頂神珠手眼俱照開佛知見救正六宗雷啓蟄飛日出冰融聲震竺乾般若留記觀光支那有大乘器西來無路折葦可航面壁無門弔影可藏命毒不死千聖寸絲髓分不得一花五披笑彼蕭梁後悔何追葱嶺熊峰徒見隻皮少室石頭萬古寃對遺恨兒孫誰敢欺眿

第二代大祖慧可大師

老胡未來霜刃先利光奪神州骨生秀異具擇法眼獨能識師立雪斷臂不惜微肌幸蒙曰可求開甘露

雖欲巳安端在廣度命之自覓徹底摝撈了不見心潭月俱拋善破入夢如駭鷄犀更令各道白日誰齊三拜歸位豈敢不對謂吾得髓諸子之罪衣法所繫寧弗是競付囑有在道不虛行婬坊酒舍汝事非干且試謂笑或者知悲花飛鏡中何債可償仲侃偶來敲空作響

第三代鑑智僧璨大師

睆公山下業風俄吹病不瞑眩厥藥何施遇折肱人笑而指點覓罪不得九重雲卷日麗中天光吞萬象三寶燦然光生花上心珠獨露明白無瑕隨照失宗

門出千差得旨歸根現前大用能徹悟之自知奉重謂吾處得反成相誣獅子游行肯落轍迹不負來機此法可續千聖同銘無勞更囑

第四代大醫道信大師

大解脫門把手不入平地忽逃乃悟得失遇司空老一言洞明攝心無寐夢縛俱清戒定發光羣情喝彩神衛吉城賊圍盡解破頭山上橫出一枝牛首求人懶虎展眉路往黃梅小兒秀異性空無常花開種智朝廷嚮風三詔不起引頸受刃彌加欽企眞身不滅塔戶自開脇猶不蘼千古巍巍

第五代大滿弘忍大師

雙峯頭手眼有在栽得青松盤如紫蓋法道可開無嫌我老師既能遲再來尚早借宿浣衣女子首肯果育英奇濁港光耿鶴地相逢眞堪一笑知是宿緣誰能巧湊東山法門愈爲大闢七百高僧以秀首席俄有獦獠根性太利知心是佛槽廠安置米熟將篩推倒鏡樹皮鞵擦了寒眸獨注三杖碓頭時爲證悟衣鉢南行還令自渡能者得之儼然脫穎花雨紛飛塔光永炳

第六代大鑒慧能大師

大法東流聘節巳熟道無南北宗有所屬至人乘願隱顯甚奇如服金剛終自出之闘無任心柴擔忽折辭母南行忍祖獨接西來衣鉢付之令止命如懸絲爭端必起大庾嶺上誰敢輕提汝反面目客在何迷懷懟會藏機緣有待指點風旛印宗擁戴曹溪大啟山海齊歸舌本瀾翻殺活全機法周震旦棊布星聯首出原嶽兩峯插天風捲雲飛以網張取知解之徒空欲高舉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末後牢關千聖不曉

第七代江西青原行思禪師

倒刹竿後此宗甚審豎義赤旛多所破立碧眼試來

吹毛艸劌馴至六傳聖諦全蕩廓然無務更落何階
如得髓人獨抜羣才首命分化雄踞青原廬陵米價
震國初傳曹溪嫡子特指尋思箭鋒相拄不讓於師
竪起拂兒東土未有屈叙西天移星換斗荷澤來參
振身而立瓦礫精金無揀得出從前祖令誰曾與齊
意句藏鋒始此全提

第八代南嶽石頭希遷禪師

室中眞子的是內生親承顧命掉臂西行十影神麟
超異衆角獨出青原曕風南嶽一書不通諸聖不慕
旣驚太高翻然返步汗血成功誰賞益代鉏斧任山

垂足何邁夢從祖游乘龜智海客契參同心宗有宰
惟馬簸箕知石頭滑再試隱峰嘘之跌叙丹霞麗老
來大寂門皆歸衡臺深植靈根藥山天皇英英兩展
嗣出三宗源高流遠

第九代澧州藥山惟儼禪師

一代時教整理腳手不被法羈始能掣肘繫峭南鞍
錐刺直指四路不得蚊子落嘴血濺馬駒眉毛搭印
篾縛鐵牛皮膚脫盡恩歸有毒石上栽花不許千聖
閑殺鴉丫玩弄獅兒爭游異類巖巒無角那討巴鼻
各任榮枯誰獨藏密並高行深斫口逈出

第十代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大雄虎子忽追風來俗氣不除一訝眼開乃驚藥山
別有長處折腳鐺兒出手提去百丈廿年心燈不續
頂上花冠輪王最獨禪之深旨女不繫裙日夜未眠
不字成文默笑同條生死何別嚙指把鍼末後始決
善來价公親傳寶鏡鸞鳳冲霄不离兆朕

第一代筠州洞山悟本良价禪師 洞宗

鶻突元頭命世必異初心摸著娘生鼻虎生三日氣
食牛牙爪纔開何猛利探艸南泉供馬師有伴即來
誰敢忌返竿拔卻無情舌雲巖拂子寧截鐵邈得影

兮眼破光軒笑銀盌盛白雪五位縱橫兮揀類不齊
之滲漏知歸九重深密兮續混不得之尊貴自別二
雄妙叶兮神兩刃之交鋒秖這兼中兮透三綱之橫
絕不傳向上炭奚藏千聖全收風獨烈

第二代洪州雲居道膺禪師

噇得翠微羅漢飯不虛參見作家來我名向上不能
道問著祖師罪敢推思大如何佛不作火爐汗下眉
毛落大闡提漢孝難酧誰能把住渠羊角喝他諸佛
田庫奴那不沿盤乞丐乎寸絲不掛行仍撲笑倒新
羅老趙驢游子歸來朝捶暮打何親切尊貴逈異金

鸞玉鳳沒分疎价公末後獨憐兒一棒撩出雲巖路

第三代洪州鳳棲同安丕禪師

鳳棲山中無縫墖白日吽吽人不識金雞玉兎展家風客來祗待曾不乏短販夜行不覺曉要踢要拳須自了孤峰逈秀出煙蘿江西湖南休亂走盲頭亂喝賊身自逃和贓捉敗劍甲安施藕絲繫得大象鐵鎖拴來石牛乃知佛出不出不傷王道風流同安一隻箭子腦後看來已過饒你唱祖師衣打教蒼天話墮

第四代洪州鳳棲同安志禪師

向上玅全提可中肯落艸不是鳳凰兒卻向那邊討

多子塔前是誰宗子能秀五老峰下看吾正令斯行夜明簾外臣奉重以拱斑萬里歌謠樂太平之至化須是驢漢始得何殊鷲嶺親承不落今時機自密迴然不換貴天然標的不乖玄旨在同安繼世玅難傳

第五代朗州緣觀禪師

梁老門風太煞孤峻資陽水急白鹿松高縱能透出波瀾更須善騰霄漢家親作賊識得無寃活水果能神龍收來袈裟角下葱嶺不傳印胡人謾唱歌孤舟曾不犯海上棹煙波格外玄機末後喜逢知已急索自肯當場已邈全眞不辭放出牙關影子上碑去在

第六代郢州太陽警玄禪師

置毛義虎停風已奪汗牛撞彩梁山打破哭處士畫點出秦鏡狐疑夜放烏雞帶雪三句驗盡諸方浮渡瑯琊玅叶八子逝兮誰嗣遠公奇兮代傳頂相皮鞋白象藏異苗翻茂青鷹夢

第七代舒州投子義青禪師

猛省性自法離快便浮山一走三年鞭影悟玄機徇口那堪斯一嘔深契太陽宗旨洞然日月繞須彌能使鳳宿龍巢簾捲曹溪風少室且試鋒於鐵面美食不飧果遲手以懶頑高價已償唱底誰家曲子威音

一箭透重關淮月照見郢春入水長人能獨出

第八代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

佛祖言句家常飯咬斷爲人命根天子假勅堯舜無一拂打開頂眼衝流度刃搶耳便行密用潛機年尊得力弥生日戊生月燈來甚奇食進鹽行奉馬仙陀未當道行冠絕不受寵褒忤旨再三寧甘下獄徙淄州而不涅疾受刑而不磷果能石上插芙蓉橫身界外何風彩

第九代鄧州丹霞子淳禪師

劍州賈子甚奇特自能徹證芙蓉室卻笑德山入水

泥我宗無語眼一隻丹霞有句可示人玉女懷胎自深一任金刀裁剪看六戶風光別有春打破形山寶何處日午如逃夜沒趣拄杖頭邊見得親蘆花明月何能秘昇天底事須颺卻擲地金聲熱碗鳴石牛不舉人間步類不齊兮洗不清

第十代眞州長蘆眞歇清了禪師

丹霞遭箇問空劫闢何堪踏著鉢盂口一掌如倒竿日照孤峰秀妙訣不容心此度難瞞我紅爐出鑛金纔抵長蘆即能繼席徧王祖庭聲光赫奕覓箇如吾快活人先師掌下便徹底啣鐵負鞍徒苦辛莫怪山

僧敲出髓是誰桶底忽然脫一衆失聲無箇活奴欸難翻空作灰可惜老婆輪棒喝何如自作舞老歇較些兒隔岸花香村酒美這樣風流卻也奇

第十一代明州天童大休宗珏禪師

長蘆漁父逃青眼奪得鈎錐好斗膽十字街中問道人臨風斫額休招欵刦前運步丫角童兒吹玉簫於太白峰頭世外横身蛾眉女子散天花於玲瓏巖畔妙契非意門槌與拍板謾計家風眞證非傳鏡水并泰山何妨擊節白雲向寒巖而斷驚起膺公一棒之龍明月隨夜船而來釣歸乳竇千層之雪

第十二代明州雪竇足菴智鑑禪師

小兒生縁太煞奇母子俄然觸寄機洗殤伸出劈佛手那得囊藏此利錐長蘆看明月休公卻傍瞥就中置毒果難逃象山遯迹妖風絕悟來肚大要吞人再試岳林風愈烈佛祖不奈你何長汀且分半㯳尊貴位中收不得觸處相逢笑不徹主中主誰敢別丙丁吹滅火燒天花雨滿城落金屑

第十三代明州天童長翁如淨禪師

沒來由處有來由柏子庭前眞惢佽捉敗枯枝俄踍跳眼睛鼻孔一齊收便解拈頭去作尾燒香自首彌

天罪失卻乳峰陷穽深短販天童笑若輩火爐燒殺鐵臭拳水牯生卵叫飛鳶紅日出來天下濕過橋屎急活油煎禹門浪暖頭生角拋出多年老鼠藥毒殺春風勾鷓鴣文殊作怪無錐卓一欵招承供足菴黃泉路上好相甘兒孫各有冲霄志誇你祖宗寧不慙

第九代任襄州鹿門覺禪師

初參楷老於芙蓉聞舉靈雲走下風莊周劍殺三千客從此桃源路不通誰悟蜘蛛能結網打得蜻蜓無伎倆恰似烏梅咬鐵釘跂然禪和追影響不禁叫笑奇知燈飯已遲打破東瓜印鹿門別有機大地是經

何紗答鴨吞螺螄眼突出不如食我筒油糍一飽百飢無復喫牛角不用有風流不沾白家酒兎角不用無笑他東壁掛葫蘆天下無情可恕那知有理難圖

第十代任青州普炤一辨禪師

大地是經函乾坤是眼孔試問如何見得親卻被牛皮遮骨董徇口擬開對鹿門搖手打翻這漆桶放步青州賣布衫七花八裂不羞慚通身紅爛膿滴滴不啻玄沙得自甘室中百問細盤詰正令既行眞僞別節度全憑箚印符守關有禁誰能越笑癡任弄水月莫怪渠儂賺殺人不到傷心情未嘗

第十一代磁州大明寶禪師

青州隊裏橫行索取老胡親的一箇沒孔鐵鎚打透東壁西壁不識痛痒潑皮棒拆乃驚汗脊剛剛夜半枕頭驀被鍼兒一刺輪王寶藏腰帶徒貧赤窮洞上家私拳踢許多痛快風前搆得電光機虎尾虎頭齊捉敗笑他玉犬能夜行天曉不知誰作恠

第十二代太原王山體禪師

生臺烏拾食拍手便飛去撫你背一掌回眸何卓竪幸自可憐生兩兩成孤負大明塗毒撾侍者吹毛露十載抽單綻只今諸方來去笑吟吟非栽頭角戚風衫參學繇來印契深異目超宗師子自有眞種旋機轉位尊貴不落階梯陞座白槌誰見衝流度刃東行西立已見棺木瞠睛不是活捉生擒手爭見王山有大機

第十三代磁州大明雪巖滿禪師

昔照寶門排闥入俊年佛法是生寃不徒千里來相見握手驚看下榻前欸灰忽有一粒爆跪受同參勝默敎愧殺諸方獅子蟲一室操戈何怨報木造王山間邈眞能疑言句病誰荨忽然藥發非歸炭始悟兼中意最深料掉沒交涉此回不我嫌夜行曾不到迴

出月明前

第十四代燕京報國萬松行秀禪師

徧謁還趨勝默風大地自已如何轉根利那堪令且遲玄沙未徹語俄爲雪巖不點頭腦後箭誰放頭上出角自能擎雲手上生牙正好喫棒鷄飛忽悟不讓當鋒捉敗謝三猛虎收來岑老大蟲不怕阿師高笑我超超秀出萬山松

第十五代西京少室雪庭福裕禪師

萬松門下得何消息而來老大低聲卻向學人納敗作家有眼接人活句自藏鋒衲子出奇老賊和贓能

蓋覆親炙十年還得髓 聖兒果作帝王師馳驛而火
僞經賜號而建精刹面壁一花開五葉好知官不容
鍼誰買黃金鑄子期就裏私通車馬趙州衫子破風
流不在著衣多孝子諱爺名立雪庭前看血刃

第一十六代少室靈隱文泰禪師

當機一句試拈來開口家產被人沒撫掌其誰奈我
何風顛箇漢能穎脫塵刹底事唱彩示人笑他覷面
太分明翻自抱贓而叫 屈僧參纔展具天網何恢恢
禹門曾未跳驀與一聲 雷撑得飯袋子有頭無尾可
惜桃花浪徒自縢腮

第一十七代西京還源寶應福遇禪師

講肆雄辯如流靈隱拂子截倒欲透此事且驢年面
熱汗下卻也好切莫向他求老賊我捉了西來大意
是何風送泉聲笑倒老胡又甚月移花影弄假引子
賣私鹽醋裏蟲兒呼不醒

第一十八代鄧州香巖淳拙文才禪師

悟得證道歌幻化法身句便作獅子兒直吞諸佛祖
及謁還源老古錐問君不見是阿誰覷面親呈不回
互剔起渾家兩道眉墮坑落塹呵呵笑秦時轅轢還
踍跳勘破白牯與黧奴焚斗烹茶不同銚撲落四法

界指示不成文淸風伴明月更與訛相親鍼不容官
線能牽馬善翻公案野狐涎滿盤這著誰能下

第一十九代萬安南陽松庭子嚴禪師

參了江月照卻被松風吹再謁息菴讓臨機不見師
撞開淳拙鋪毒蠱能吞吐蒼天連叫屈靈鑰眞風度
五乳獅子兒哮吼超羣去巖頭何過師不肯洞德老
賺殺一船人煙波誰解討秦槐不聽法面壁巳遺殃
左搓箇芒繩秋艸空斷腸

第二十代任少室凝然了改禪師

香山月印再三撈還來 松庭覓甚碗路逢死蛇盛將

歸鹵莽卻來弄擔板笑裂山僧臭口門一言獨拔出
行欵久販滯貨捉月癡猿句外明宗大蟲紙裹得髓
須教三十棒莫聽千峰啼杜鵑

第二十一代少室俱空契斌禪師

特扣改翁未指示老胡未到何碑記悞得秦槐下唱
來贓誣還教重失利乃知趙老勘臺婆荊棘林中陷
穽多石頭不通南嶽信禍事誰能奈你何洞山一宗
機獨玄烏龜向火刦空前吉凶曾未兆切莫亂拋錢
上堂屈指從頭數西天四七東二五算來不出我指
頭徒向泥中去洗土羆羆歸歸麤得嵩山明月

拄杖頭隨處有光輝

第二十二代西京定國無方可從禪師

龍潭未見龍超化御將化空裏打箇筋斗來詐明道土鐵鎚墮天下掠實無掠虛不打自招笑殺渠慣用老人今勘破何妨收拾這鑾驢末後關還透過百丈甘為野狐九峰不肯首座果能平地生波許你家中穩坐

第二十三代少室月舟文載禪師

夢中撞出風光露便解撒沙為佛事驚見提唱善藏鋒勞碧巖者是何故老無方手段好蒿山影石冷推

倒悟得大龍殺活機山花澗水真神巧祖庭主鼎久如絲泛月千峰看抖擻

第二十四代北京宗鏡大章宗書禪師

水冷石邊出風香花裏來習儒心上判眼自頂顴開踏上載月舟棹得清波別追上古參同宗明千聖轍天下正偷安誰砥此狂瀾先人何付囑幾希獨把竿末上將歸鐘鼓墮心法分明鏡忽破無影樹下詎逢渠年牙以者騎風過

第二十五建昌廩山蘊空常忠禪師

早識艮知是禍門徧搜方外無當意拂衣重到五乳峰指我青黯黯處聾捉敗指東話西老宗鏡拂開何皎皎新豐此道復南行歸隱廩山誰得討羅鄧聽風喜唱酧突有寃家來聚頭宗眼撥之看究竟莪峰鞭起乳天牛一生快活笑不徹折脚鐺兒還自挈莫惟渠儂太陸沉誰知劍已付豪傑

第二十六代江西建武壽昌無明慧經禪師

金剛印上出娘胎此箇經兒帶得來終始脫如盧行者好山何讓樹臺推西江喝起新豐月海岳風生趨下列策杖重登少室堂大撾塗毒聲何烈北去臺山遇瑞峰兩相酧唱展斯宗濟門尚有箇知巳渠亦因

之始露蹤此事不難於自了管窺天地一何小寥寥千聖賴於今行解相應堪不朽钁頭舉起識還希奪食驅耕別有機垂足巖前苔路滑孤峰千古幾能歸

第二十七代建州武夷東苑晦臺元鏡禪師

虎嘯風生龍蟄起聱頭便掩丹霞耳高呈知見老龍峰推下險坑飲毒水驀然撞倒維摩牀仍欲擊彼當門齒勘破不值半文錢和贓捉盡把關子钁頭不復能作惟憐兒打失風流袋相持正印付全提具眼天然應有拄特以同門訪博山當機不讓自應甘命根斷處眉毛竪三日喝驚秋露寒武夷奇突難邈狀汾

陽羨縣差可況臨行一牖自全提六六峰頭聲獨放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十四

門人　大嵩　大權
大韶　大麟　較

贊

三大士贊 夢筆山常住請

有遮一箇不可無遮兩個恰好三個可以同行同住同坐同臥同做些子事同說些子話試問做甚麼事說甚麼話噫你不是我同流卻與你道破又堪作個甚麼

又 無欺禪人請

壁立萬仞石不自知漩復千里水不自疑烟雲生處望者自奇良久云我不欺汝汝無自欺

又 古拙上座請

大千撮來如芥子大拋人面前七奇八怪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墮二鐵圍至今莫辨獨觀自在袖手默然如伏太阿橫截三世咄誰是不用命者便恁麼去

又

此是何時袖手閒坐一片婆心堪作甚麼若謂救苦尋聲是向外馳求安知掩室面壁非向上墮畢竟如何得箇出身免遭明眼特地勘破

又

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忙殺小善財百城尋不見遮消息誰能薦黃鶯啼斷洛伽春幾點落花浮水面

又 姚門方氏清芬閣畫年七十一

枯木崖前下毒火五臺路上透金塵赤腳波斯弄明月驚起姑姑似婦人

普賢大士飲象圖贊

能負願行之奇必濟生死之險鼻孔既由我牽腳跟何妨你轉飲法乳之恩潑勞汗血之報顯咄只今是誰具得遮般手眼

題達磨大士贊

一函未開一鉢未付獨坐堆堆做個甚麼只遮些兒已便惑亂了西天東土

又

遮箇老臊鬍抱膝坐蠍谷肩攢天竺愁眼疑震旦毒不知欲何為咄

又

流支遇你藥不毒圓通藥毒不遇你如今見你真裔苗毒死渠則你禍止咄不見道士為知已者死

又

折蘆渡江時惜不遇黃檗打斷你腳跟何處去作賊遮賊賊那知千載下有人捉得捉得後如何拈拄杖便打云還不知黑白你會折蘆過江我會穿鞋走路捏怪讓你西來安分輸我東土秖有一可疑可恨底緣故害又害不得毒又毒不死卻能使我此土萬世之人不是此悟便是此悞

杭州崇先真歇清了禪師贊

秀骨挺雪我於天半手神拂春曉於肩端空劫全提撩象王鼻孔丹霞一掌奮師子爪牙路轉生機句開活眼七據緇海寶座籠雲五捧紫泥金襴耀日捲洞

簾於鶴嶺標宗墖於皋亭燈傳法界真光脈接遮那慧命

先壽昌師翁真贊

阿呵呵遮老漢究竟你生平吃飯與人一般香屙屎與人一盤臭何故滿天下人個個稱玄贊妙莫是你于世法出世法別有一竅麼噫不是你腳下遮箇兒孫爭解向你面前發遮一咲

又

面不如翁面心已是翁心雲巖不良久洞山不沉吟覷影逢渠人不識閒聽鳥語落花陰

紫栢達觀大師贊

有牙如利劍口似血盆之气槩惜無吹滅紙燭者與激揚有肋下築拳而上揮掌之豪雄惜無徹底痛棒者與創發雖則生不逢人然而道已驚世至於重開眼藏爲法忘軀此又誰曾不飲其法乳者乎噢

雲栖蓮池大師贊

全身撥透娑婆不與人共天日拈一句截斷聖凡命根煉百毒消盡古今秘密不是太煞利害正要使冤親打箇生死開交始可同門出入大哉古佛無所不用其極

曹溪憨山大師贊

長干拔劍五髻搖鈴弄牢山之牙爪激天關之雷霆蛟龍驚而啓蟄海嶽震而飛腥民其衣而執戟冠其髮以著經重闢南華吹風旛之遠影獨留肉像配祖殿之高楹誰能眼開作天夢之游戲公善憨密發海印之光清

東苑老和尚眞贊

造維摩室覷破佛土皆空過趙州關喝倒壽昌作怪訪大仰幾番盤錯阿兒出東苑一場漏逗故物性情孤僻事迹疎達入夷山而折杖遇浪子而覆舟遯世無依至死絕侶就地帀埋誰請塔樣欲見龍眠雲起須聽虎嘯風生

天童密雲和上贊

遮箇老凍膿還有勘破你生平利害者麼拈一枝杖子幾乎打殺天下人弄一枝拂子幾乎賺殺天下人今日性命果然落在閻老手裏也好與劈頭痛棒三十且道是打殺伊是賺殺伊天下衲子各爲伊領去

又

昔入閩時冤家相遇曾施陷虎之機特驗出身之路要奪你拄杖愈是橫行既罵我懸梁何妨高壁咸驚

法戰斬新誰識兵符密御方今欲買棒棒見血之蒿枝切莫錯認遮老橛頭底招牌始得不悞主顧

雲門散木澄老和尚眞

誰射南方一箇兒濺出新豐枝上血石繖驚生散木花妬殘春望山頭月膽懸越門獅吼禹穴從斯毒气不能藏千古冤淚難與雪

聞谷大師影

頴脫窰瓶禿號掌不鬧藍裏抽條冷灰中返擲狹路曾逢渠撥教牛上壁將我鼓山箭上加尖奈棄禹門跳浪一霹

顓愚大師像贊

稟童眞身奮大人志參空印之無文摯清涼之未墜策杖撥天下兩眼自奇退步占寰中四依獨貴半生善病以破情一味平嘗而得意末後振作金陵別有孤光照世

三世眞贊 有引時奇侍者請

少林一宗之有洞上至我壽昌此時無此人可乎繼有我東苑而獨有天界此時無此人可乎彼此一時此三人爲何人乎吾奇子試自覗之知此則千百年前千萬世後更是何人題曰鵓鳥影落水中魚鼈觸之皆殀毒鼓聲撾耳外遠近聞者立亾你遮三個老怪物無始積毒犯人此時還曾有佛祖邪魔于名色前殺活裏別有出身路麼喝一喝云收

博山老和尚眞贊

壽昌得箇不肯急水灘頭抛筒藥山無藏身處見人上樹忽驀黃金弗與增色打破雪關拴牢活埋天下英雄漢萬里雲霄飛羽毛誰見毛鳳凰山上烈風愈高

聞殀大師塔上贊

鐘聲撞倒金樓月惹得寶方棒幾折低頭誓欲去活埋卻怪杖人輕漏洩以故末後於祖庭結此業到來人剔眉睫黃龍角上弄風光無縫墖前咲不徹

鼓山永覺和尚像

大好聖箭射透石鼓賺殺太原幾遭猛虎如何影弄鴛湖驚得木人起舞爲甚麼起舞只爲悞沾著了他的毒蠱

天童山翁和上像

前天童以一棒撼臨濟復起後天童以三玄振太白高風棒不透玄終非所出玄不透棒將何所宗一任明眼擇其異同吾以心交有在是故獨讓山翁

佛日石雨和尚影

兄從雪峰輥毬來我往鼓山放箭去恰值黯淡灘頭招手一咲直得船驚目注旋於南屏徑山又隔角相思卻成箇巖頭道底末後句咄且放過遮一着

靈巖儲和尚

濟下巳仆之宗決不可無天童又不可無三峰更不可無米翁如孤睽易於流弊須正偏妙乎叶中而門豎亞機如電棒眼三玄活似龍問誰爲靈巖知巳莫不是栖霞老儂

撒眞人贊 示道人俗號王靈官者

嘗聞撒真人誓愿學仙道王靈官執鞭隨之以察考
伺其一念差鐵鞭擊破腦覷捕歷年多一毫無滲艸
畏敬而神明身心氷月皎千聖無別傳此鞭須自討

黃海岸儀部贊

遮一着子誰敢當鋒公能拚命湊入吾宗入吾宗何
所得卻又能殺能活於世法出世法作白拈賊咄

題金正希太史寫大士像

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是箇饅頭試問金
太史正恁麼時如何着筆速道速道

以有叟堂為妙意庵贊 有引

予愛陶靖節詩二語妙絕有云汲汲魯中叟彌縫使
其淳于此足以想見五柳先生雖不以名教自命其
于拈提聖人刻的處若身有之其為任持名教亦大
矣唐空翁今之處士也能以名教挽世不辭落草入
泥其于性命指歸能決焚舟破釜視其身世已如薪
盡而火將別傳得其名教又似薪傳而火愈不盡夫
如是無乃將娑婆極樂打成一片就中以金針玉線
而彌縫之亦可謂汲汲者矣乃為之贊曰龍之有潭
兮何潛見之不可以變通其能用九用六兮何亢戰
之不可以始終闡朝夕以知其故兮妙乎環中之道

以應無窮吾以是知唐翁之無不可以西東

自贊

既欲傳我真如何傳我假果然傳我假卻也真脫洒
不見龐公一遇馬大師便解將那沒柄笊籬撈盡他
天上天下

又

遮箇半夜教化不知向那裏討彼嗟生不逢時我喜
來得恰好不辭從井救人何嫌赴溺援嫂肉白骨須
用靈丹醫死馬弗煩本艸刀斬刀殺活無痕毒攻毒
神奇莫考卻有箇絕後重甦底來應咲他投曉不早

又

活猫兒叫出惟頭死馬駒踏出奇腹刦火中燒出惡
腳涅槃後迸出蠱毒遮裏識得吾真擣瞎佛祖眼目
咄

又

咄遮箇放浪漢五十三年腳不點地圓通選聖未開
場會祖圖來百礁碎今任雙徑峰頭亦且不曾發市
一片熱心海底燒兩隻冷眼天上視視何意竊笑達
磨卻似折本了歸日久收得震旦許多大利噫正當
恁麼時我也疑着你

又　門人竺一菴成公請

我不假人以顏色阿誰特地能描得饒他良久裏傳來未是雙徑眞骨血如何是眞骨血自有人常于此切

又

遮漢於一切法不敢作奴看不敢作假看不敢作難看不敢作易看或曰早哩或曰未必或曰恁麼那或曰是甚的或曰我也不知我也不會或曰我恰活卓卓地見得有絕沒交涉底奇特事或曰你還識浪杖人麼有箇曰我也不董得不妨大咲打他一棒曰放

過郎不可

又

一生從井救人誰知別有出身卻是難為親近要箇眼裏有筋鎮州蘿蔔休誇大拄杖頭防鼈鼻瞋

又　門人松影麟公請

江南踏白多年洒掃幾成破帚被人描出請題揆得慚無措手昨鬬湊了前後底行迹一篇又何異乎糞穢中再加抖擻立時扯碎焚之掉轉逼墻狗口乃爾大罵你遮松影厮兒何不如他掣風顛子為我打一箇痛快筋斗

又

舉起筆自題也不難拈起棒打退汝諸人也不難拽破遮軸子便行也不難每日焚香禮拜遮影子也不難直饒能體此老志有大機用建一梵剎如尊正規莊嚴將此供養於正宗堂為創法祖也不難秪是要與此老親相見卻也難噁好貨定要你相見作麼郎別有相見處又堪作甚麼不能與你相見又怎生聻呵呵呵秪遮些子便是汝諸人難相見處便是汝諸人沒奈何處可不是難可不是難

又

天無頭地無腳須彌無腰日月無殼遮條拄杖子一生東敲西磕追得太虛空大叫冤屈無下落達磨特復來勸言老兄且放遮一線着如我小弟亦聽其得髓得皮又何妨於醍醐毒藥杖人大怒云都是你遮禍殃也放你不過那堪更錯錯錯錯

又　栖霞然請

遮漢一生自強故能眼空膽大有箇沒皮肚皮所以見怪不怪江南將四十年今得兩椿痛快笑公可承我宗擔山可傳我代杖人特地開宗千古破顏有拄

又　涵子請

曾上皖江逆烟波而弄棹特登浮渡呵毒霧而驅風去楚之計未成雷吳之意有在復來姑孰平陸俄起骨堆笑入圜屏地藏重翻公案不使兩間道沒故今七論聲騰既碩果以天全亦快心于奇遇秖此一段涵子頗知別有風規還須自見

又　門人大嵩請

廬山三百年毒藪奴猫頭兒忽開口石耳馬耳峰齊聾驚得西江藏北斗北斗藏[illegible]我看飛來一片雪拄杖頭上叫蒼天觸處難逃此[illegible]知

又　竹關智請

江南三月杜鵑啼血染梅枝日月逃不許夜參先捲席傳薪獨聽日鳴鷄是何雞天生疾固自栖栖不妨有客能歌鳳咲看河圖出欲齊

又

少年一味是痴中年一味是逃老年一味是疲不知末後何如切忌道着道得着卻也奇

又　門人大英請

大地喠醴自醉屈指幾個醒人痛口無禪無師忍使千古陸沉故將毒醫奴馬別有活法如神莫怪杖頭高遠倒天擊出石麐

又　門人大補請

杖頭擊處無他事卻笑空山呼應多不是緊箍些子客英雄何自出請訛滿盤誠莫測遮着又如何去任謾勞重劄印碧巖前看烏啣花

又　龍門法姪樵風妙請

雙徑看竿頭鯉躍南屏咲爐裏雪飛又別十五年移星換斗忽到臯亭仍撞着箇樵採底把住我鋤斧子問歇祖遮吳靈骨付與阿誰咄你問是非者卻來惹是非

又

姑孰火燒裙帶香無驢新婦拖泥走過橋村酒已親嘗拋卻盃兒開笑口此笑口驚星斗臯竿風急閃紅旗齊歛鵠心看好手

又　門人石潮寧請

瘦節曾剌遮邢血造論風驚泥鉢沙誰似殷勤奴見娌天光日月兩挨磨今奏拍還唱歌喜看披襴能起舞何妨習气震山河

又　門人梅逢忍請

馬耳石耳齊聽鼓灵老重來何所補狼藉天花選聖場折半破三誰薦取遮瞥頭好講古[illegible]先血掌復開

宗獘痛兒孫應作祖

又門人阿劍別請

霜藤忍僾自相扶勾引春風啼鷓鴣一片韶華閑玩
弄孰能有也孰能無雙眼碧似愁胡不辭絕倒氷枯
處笑看能巢生鳳雛

又侍者大渟請

大顛只此一條杖韓公首座兩人扶邢亏弦上半箇
聖人問我侍者皆嘴盧都于咲曰莫怪潮州碑上添
出馬烏

又侍者大勤請

從前行了多少不太平路偶又撞到調達埋毒於地
藏放珠處拉來較勘各失情由聊與據欵且作影響
衆好警策我執侍之儔

又侍者大圓請

近視瀾步大膽小心不修邊幅自展胸襟就中有不
容已此外別無所欽不是同天地混帳安得與古今
對針

又楚黃弟子大衍請

坡詩之竹萌抱靜節是創先句心史之宿火藏永猷
是慎後句杖人無善狀衍于為露布

又門人巨音選請

生平許多將謂就中又或不然正是時機所逗斯道
妙乎屢遷吾嘗於此切良久固難傳自笑玄之玄殷
懃捲起夜明簾

又依杖行者與旭請

杖者嘗要箇人向三千里外拔一莖草來卽擲卻更
命向三千里外取一盃水來卽潑卻且道是甚麼意
思若有此人他自會得

又戒弟子一僻請

七尺軀無椰子大往往分身作買賣將本求利沒一

文惹下古今多少債還得去㒵痛快還不去且莫怪

又門人叶妙權請

我亦不知遮厮所以併然病痛雜然頓起獨與佛魔
毒翻終始就裏請訛不容自已其誰特地不甘一任
分明處分你

又中塔法孫與越請

法界是大家共底誰能去此獨存彼不計有利與無
利一任各自做行市西天不知東土屋破看星眠東
土不見西天衣穿瘦骨露爭怪異端竝起葫蘆咲倒
老頭皮儘教邪法難扶拄杖擊翻冰鴴恒或有覷得

遮消息與他八面受敵

又　門人蕅菴健請

遮漢拈條拄杖子作麼不惜從井救人不惜入夜尋人不惜破舌告人不惜刳心示人不惜潑責佛聖托重人不惜痛棒古今欺逆人原來是個多不自量人絕不自慚人何物小廝兒乃敢大膽師遮沒益載人我也疑你是箇不可測識人

佛事

安慈氏像　甲午博山

迎軒坐笑等一箇人卓卓到來是誰最親無筋底眼見你乞一文疑為小利有血底背當機承一掌汗下通身且喜廻途復妙艸綠花新布袋收歸三會滿龍華放出十分春

安迦葉尊者像

咄遮箇尊者卻也怪哉靈山會上失笑多子塔前張乖鷄足山中鈍置枯木巖裏活埋今日浪杖人推汝出一頭地撥轉天光令汝看取寒潭龍起空劫花開

寶方和尚新像開光

寶方先祖於少林惟寬禪師大好山一鋤鋤破豁開正眼自是衡鑒天下照耀古今雖則滅度有二十年而元肅等重建祖堂重新祖像生氣儼然如當機呵佛罵祖時也今值開光之日命法孫道盛為先祖點眼盛大笑曰先祖眼在何處是豈我之所能點哉雖然眼以血能觀手以血能捉先祖雖已滅度遮一點真正血脉卻在我手裏我若不分明點出孰能見我先祖常住法身光明法眼之不昧滅哉乃舉筆示云會麼正法眼向瞎驢滅祖師心從夢筆傳為憐覷面

無人識點出雙輪照地天

徑山掛鐘板

拈鎚示云會麼未入堂前腳跟下好與一鎚既入堂後頂門上好與一鎚進前燒香禮拜兩班依位而立腦背後好與一鎚若向這三鎚下薦得便知汝等安身立命去處更須進裏有個出身活路方可到我方丈中喫棒爲汝撥轉向上關棙子雖然也須爲汝等通個消息乃付鎚與維那擊鐘板一下復云會麼千聖不傳眞秘旨當機一震定乾坤

崇先挂鐘板

拈圝板示云會麼次舉椎云看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圝陀陀光爍爍誰敢向遮裏觸背無情說法脫聽洞山開眼尿牀驚翻臨濟沒巴鼻漢漫坐瞞頂門裏出身不易身裏出門猶難驀然創發鐵牛機突出摩醯三隻眼到遮裏更須知有全放全收底殺活鍵鎚在今特分付西堂爲衆竭力堂擊鐘板各一聲師復云是甚麼一擊撥開無縫罅大千迸出不傳機

送老和尚神像入師表堂　甲午博山

坐久不成勞機來還湊巧儼然良久時神彩眞師表請你沙老師移過胡牀踞斯畫錦堂中捲起夜明簾子一雙碧眼靜看月上花稍鳥啼春曉最奇是繞砌金蘭浥露香盈庭玉樹臨風皎想你沙老師當此時豈不點首笑曰不期你這放浪子乃能位置得我如此恰好

送眞歇祖眞像入師表堂　云

看左綿雍氏生祖身丹霞淳翁發祖神萬世兒孫續祖命今日曹華公供祖眞儀保嗣慧命正是火有薪而愈傳法得人而益遠只如顯孝重興歇祖出現又作麼生稱慶多子堂前分覺亂千華叢裏擁優曇

祖師堂告香　甲申

西天東土與本山八十七個沒孔鐵鎚今日還欲向新長老如意子頭上求出氣麼你要求我爲你出氣須我後來人登你向上位

龍王堂告香

退已讓人地步深遠付囑靈山內秘外顯海底生塵山上魚萬古宗風因你闡

韋馱告香

匹夫橫行聖人所耻眼光爍破四州豈肯一隅自委權在手已非一朝令能行乃見風旨

禮開山國一欽禪師　甲申徑山

牛頭一枝賴師拔起無法可傳遇徑則止試巾子山人喝石以救佛法之危見代宗皇帝立身而啓龍顏大喜點開馬祖圜機惑亂天下無巳

禮第二代無上忠禪師塔

國一宗風因公大振白日雷轟獅子奮迅兩賜紫衣天子尊千古嘗光無上印秪今印在那裏彈指云遮裏驗取

禮大慧杲禪師塔

眉間掛劍血濺梵天平地骨堆千古含寃瞎臨濟小厮兒法眼吐圜悟老巴子孤涎今朝撞着對頭頂門痛與加尖咄

禮元叟端禪師塔

遮破坐具能展能收三十痛棒逈出常流兩被金襴眼睛突出重振妙喜宗風高懸雙徑佛日

禮達觀可大師塔

舍巳求人忘軀爲法剖正眼藏照十方剎無影樹下誰同船鵬搏峰前逢老達相逢時如何以手捉云鼻孔拈來阿剌剌

禮烏窠道林禪師塔

類不齊混知處凡聖位中留不住隨緣寄跡烏窠賺殺鬼家活計白侍郎到遮裏始驚坐鎮江山有薪火之危通侍者十八年乃悟欲參諸方求佛法之意悟個甚麼弊布毛拈起一吹三藏十二部千七百公案都被無影樹頭風吹去吹到那里去以如意指窣堵波云高着眼

冬至博山禮先和尚塔 甲午

拈香云從來刀斧斫不開臭道相逢不顧此時還有見我當山老漢底超越佛祖手眼者麼遮老漢每常自謂得壽昌老人一箇不肯以故生平不肯輕許一人卽天下衲子許多受其爐鞴蹋地躍冶而出其門者曾有幾人能不自欺欺人又能得此不肯以殺活聖凡定此不傳宗旨如遮老漢者乎雖然如是寃有頭債有主卽不肖雖猶子叅最初親從董巖求受大戒及依止此山迄示寂於今巳四十有年正値世道交喪徧歷如幻希奇不啻隱忍存神繫此懸絲慧命又况近日法門邪逆橫起亂我祖宗源流何敢自惜微軀不與同法者救正此始終流弊揭明我佛祖正宗哉幸此天機有定故乃不辭幾千里冒此風波以趨我師無縫塔前燒此一瓣痛心之香以上金剛慧壽更不自禁其悲欣交集也我老和尚寧不大創哀

憐爲之破顏微笑者乎二道燒此香後更有甚麼意旨噫自非退密藏天地安得全機振古今

禮雪關和尚塔

舉拂子云看大地是洪爐活飛此片雪東土與西天咬碎舌根血此處須知我雪關先師兄未出世時作我博山堂中首座眼光已爍破諸方也惜乎先和尚逝早致我兄如孤臣孽子保此不傳慧命於震吼閫淛光闡洞上玄猷而海內與奇聳不望風畏服又惜我兄抽身太速使門下亦步亦趨者見其超軼絕塵未免瞠乎其後雖然又安知無有自奮而追風同上者乎如不肖弟者雖不能與兄生死同條至有洪密靈根與法乳相親者猶足挨開無縫神光與之處分此事我兄灼灼威靈能不儼然爲之舉似尚饗

寶方師翁像前上供

南泉爲馬祖作供洞山設待有伴時即來某甲爲寶方設齋我翁卻不待請而自至且道我翁如何得恁麼不惜眉毛漸獨不聞不是冤家不聚頭乎秖如我翁儼然親臨應將何物以爲供養乃作拜云謝翁降慈無可祇待

先祖忌辰塔前上供　正月廿七日

師拈香示云會麼二十年前我先祖以遮個指示諸人雲巖路相次欲絕正當今日我法孫以遮個拈示先祖洞上水灼然逆流且道先後壽昌恁麼拈示還知有也無噫年年此日難欺昧須是知恩解報恩

祖塔前同諸法屬獻茶

師震聲喝云會麼獅子哮吼祖父俱盡盡後如何乃轉上向下云旋機逆躑全歸父會麼復轉下向上云一道圓明照大千遂作禮獻茶乃舉盃長吸曰乾復曰滴滴不落別處

接博山雪關和尚訃狀設靈座　十月日

師舉訃狀大哭云雪關師兄你忍心將博山一枝法眼特地斷絕去也蒼天蒼天你果斷絕得去麼紅爐燄裏雪山頹折角泥牛徧地吼嗚呼哀哉乃率衆上茶湯念誦

東苑和尚忌辰燒香

庚午七月十二東苑先師示滅武夷六六峰前長咲一聲而別如今一十九年誰見鼻孔遼天不肖當央拈出賺殺東土西天且道爲甚麼如此兒孫別有眞奇特肯把親親作話傳

東苑老和尚忌辰

拈香禮畢乃召云看遮箇老聱頭打是傷心江上客不遇故鄉人昔在東苑退爺時有一等人視彼青黮黮處疑有一大毒物而畏避之至於風吹草動亦能斷送人命根無端撞著不肖逆子輕輕將生平底鶻突奪去直得忍氣吞聲以至不肖四十年來亦未敢輕試然又賺殺多少欺覆之徒今於博山堂上正當揭出始不負此隱微也乃彈指云見麼飲光不是酒顛漢毒氣難銷舞不休

壽昌祖翁老和尚忌辰

拈香云看看有恩有怨不成法界無恩無怨法界不成遮箇沒巴鼻老漢便是佛界魔界中第一箇項尖底恩怨渠魁更有箇能於無諱無忌中道得箇不觸不背底堪為八面受敵者許他報此恩怨有分噫直須防遮箇毒物始得雖然今日於博山爐內炷此一瓣意旨又作麼生乃燒云鳳凰山上香光起文彩風流振古今

雲棲老和尚忌辰

臘盡砸脫蓮出氷池三千里外驚悟何奇東昌樵鼓穿心過擲戟焚香笑大機轉身一步指日西馳集佛學大成啓禪關密椎當機一箇鋏餕餡嚼斷六方長

舌臨行一句莫作怪拈起千古全提今日博山堂前重開生面誰於旃檀篆上親見寒眉

養庵老和尚忌辰

昔年峰頂親逢今日博山作忌不啻梅花枝上笑春風茶銚爐邊增意氣至於黑白圈子誰敢描摹無縫鎖門豈容觸諱推原此當當常有因禀明斯歷歷是何位鐘聲驚起七條飛旃檀穿卻木叉鼻

壽昌老和尚百歲忌辰

師拈香云見麼百年冤對不開交今日分明還自招應是業緣無避處焦瘡仍着艾頭燒乃炷云艾頭燒轉使萬世兒孫恨不消便禮拜

壽昌祖翁忌辰

梅花無諱忌遇伴卯來春色有特機不言自到誰於生死陣中與性命殺開血路儼若邪魔骨裏將佛祖抓出偷心推倒大好山突突兀兀滅卻少林種冤冤仇仇驀地相逢卒難回避老鑁頭莫作怪直饒掘盡十方塵剎作活埋坑爭奈慣向空中打筋斗底兒孫今日把你分明捉敗

辭先老和尚塔

千峰春色好日照百花新遮是甚麼人出身處盛不

忍說辭去恐驚塔裏人自有兒孫在還應一笑親

辭雪關和尚塔

兒既有授命敏者自能爲弟特此辭去兄須容速之何則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爲嵩乳和尚起龕

棲鳳嶺雲飛臥龍江月露白日不移輪青山常舉步本自有來繇不是無緣故不見愛才入取之必以度恭惟菩提堂上嵩乳容和尚泗洲阿箇唐柴頭穿得淮平牛鼻孔將八鑼季是何人出格隨鄉不打哄臯亭杖者原同條新豐苗裔抽刲外之靈枝大好風光

運袞中之寶鏡如公初入諸方棘藪踏斷沒耳艸鞋未登博嶠鋨門欸盡偷心活路故能急水灘頭奪竹篙而跳出裂石崖裏藏古錦以春歸晚香吹萬里之海天碩果結上林之笑倣秪如遮一笑落在何處咄咄多子塔前親看取

爲石冷舉火

名云石冷你今一口气不來也畢竟向何處去咦突然撒手令人驚咬斷繩頭別路行翻憶當年閒喫棒於今痛快此生平杖入作麼生助你轉身吐气擲炬云大火流金曾不損千峰秋色月初清

送龍門峻上座靈骨入蓮華寺塔

擊石鼓毒斷偷心捧石頭驚銷驗骨重磨寶劍光躰棲霞欽鍔逵華薪傳沒縫藏機大速遊刃應神還有知峻上座轉身處麼座斷威音開別眼容移爻象看飛龍

封塔

遮箇沒蓋藏底東西那有藏秘你底去處直饒摩竭巳喪全鋒殺活古今誰能見血畱此一箇封皮看是誰與作冤對底來裂破渠面門相見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十五

門人　大壐　大量
　　　大杲　大克　較

偈

自參歌

參禪人自憤發切莫斬頭去求活此個元來你現成自悟一回方洒脫若不悟必從迷其誰本分合大機自非打破達多鏡未免癡狂向外馳西來意何直指九年面壁冷如水神光設不乞安心焉得使渠求自已自覓了正依稀輕輕一點釋然疑萬古碧潭空界

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從此後心相傳衣法絲絲命若懸汝若返照審在汝如人飲水對誰言甚麼物恁麼來當頭一劄眼眉開說似一物即不中豈是顢頇可妄猜作何務不落級就手行拳不費力親口親供勿自欺徹底無依獨超逸佛非坐鏡非磚車不行兮牛着鞭果然窺影便騰踏腳下兒孫如湧泉特地裏解尋思纔出曹溪即自奇鉏斧無痕今現在幾人曾領此風規鴨子去扭痛鼻一喝耳聾尨駭異巍巍獨坐大雄峯吐舌踢瓶爭意氣如蚊子上鐵牛脫落皮膚真自繇從來千聖不相識皺指抽刀謾展睟秉金剛

滅胡種腹饑不得點心噇龍潭吹滅眼中花白棒橫揮佛祖愱我此宗無實法當機要你桶底脫從門入者匪家珍自胸迸出始開濶一支分五列派誰在井中叫出快三頓棒徹老婆心拶斷腳跟何慷慨無情說法我非渠三界唯心百雜碎看古人何榜樣今時參學須增上莫只隨波向下流自已打失真柱杖真參禪為生死豈是要圖作佛祖死生根本未曾空秖因未悟我自已既未悟須自參自參自已復何難若能瞥悟未來者佛法機緣太煞開方便說名禪宗自性通時萬法通百千三昧隨時用曲唱全提妙不窮

大丈夫肯自昧烈烈轟轟徹勘對翻身躑地獅子兒吒吒呀呀誰匹配哮一聲羣獸滅逼出娘生真汁血一朝奮發此神威踏破山河如片雪更囑你信自心休較禪機與古今公案話頭誰不有達磨未來須自尋依語解恣偷心墮他毒海枉沉吟個裏生機成敗種爭見焦芽發早春乖銀禪招箭埰骨教精彩難入火誰識無門解脫門玄情審意真羈鎖沒入頭無把柄正是向上人行徑象王蹴處絕狐蹤龍袖拂開全體淨無師智自然智不從諸聖求神秘頂額自有路冲霄豈借清風生羽翅竿頭步進毋遲絕後重甦不

你欺傍他家含安生理得便宜處失便宜宋元間有
阿那參扣機緣放不過或於語錄結冤讐日久疑團
忽打破直至今法成弊一狗見形羣狗吠倒將死語
當參禪除却驢橛無利市禪何物硬差排祖師活意
可憐哉顛倒不令渠自肯孜牛喫草一何猷雖機鋒
亦棒喝幾曾痛處湊錐劄爲伊本地未超玄爭免相
將成瞞瞎不中病不驚危誰能發藥彼生機正如孽
子孤臣事困慮衡心乃有爲生死切自通靈不必偏
於根境爭俄然觸發此堅密擊竹觀桃總現成禪何
病情何疑揑目生花更是誰不能撲碎空王鑑撥影
披光徙爾爲直下明須鈍漢着手心頭便自判回頭
轉腦益狂逝萬劫命根安得斷試再問何如參痛揮
一掌與羞慚風前驀見婆心切笑殺香嚴禮溈山

坐禪歎

坐禪者何所圖禪非坐臥非工夫爲調攝爾初機士
節制身心立範模四威儀坐獨靜嚴然端莊無不敬
外息諸緣內自寧心如壁處好參證無始來流識業
不知常住妄生滅誰能暫息此塵勞冷眼看茲驀地
瞥孤易憐衆難瘦形神相警密欽持不自在中觀自
在百怨爐鎚煆是非互鞭策共針錐散亂昏沉毋自

欺誠於中則禀于外其十歲乎指目爲意集起心攀
緣自視曾何肝肺然不覩不聞前揆透獨中消息許
誰詮空劫外命何安掀翻太極古皇盤冥冥杳杳精
烏有打破先天罔象關根境寂守幽閒法塵緣影鐵
圍山空亡外道常拘執萬劫痴迷愈石頭禪非定參
非思定境思情節外枝要你返將心自剖樹倒藤枯
好見幾幾何見莫狐疑水盡山窮更有誰拚死懸崖
親撒手命根斷處是生機無依寂勿隨照刀頭撥入
沒縫罅裂破娘生舊面皮驀地相逢堪一笑寂滅場
一真界緣起無生方廣大十世古今當念間一切法
成正覺快十劫滯不現前迸出眉光始豁然未來佛
莫生疑議過去燈明本自傳喫了飯洗足坐須菩提
却冷窺破即從座起歎希奇若箇當機無蹉過果能
如是便降心不勝令人悲淚墮畏生死自肯切三世
佛祖無妙訣秖這便是金剛鋒直剖此心千萬劫可
不佛可不禪自家性命待誰憐此生若不明來歷枉
入泥犁受痛鞭不自疑情不切所以真機不發越強
將公案作活頭那個甘心咬木橛不提話坐何爲我
欲公看自是誰莫只念他言與句道火何曾燒口皮
宋流弊世相沿調看話頭即是禪不識五宗前祖道

曾將何語作謗詮無一物不惹埃何期自性此奇哉
若能一念知非去自己靈光不用臺趙州狗性有無
天光猶執夜明符可惜猷郎無志氣空於水裏按葫
蘆竹篦子何觸背不疑言句眞叵耐成羣列隊弄精
魂驢皈依他語作解想得奇情愈妄迢迢向外渠轉
誰何如艮久自旋機乃識循途非向上主中主不出
戶門外兒孫休步武苟無一物獻尊堂却好承顏無
逆忤古佛住在何處返思靈燄妙而秘特地當央與
出來莫教癡兒井裏覷問的意三頓棒元來佛法無
多樣赤肉團邊薦得伊無位眞人非莽蕩提三千如

芥大放在目前朗朗箇打鼓普請衆同看一翳在眼
空花墮法身病非一種虛空莫妄剮空籠直饒澄徹
似寒潭光影門頭生死哄念不動如須彌黑山鬼子
正相依等閑撥斷秦時鑚北斗藏身解展眉三界心
萬法識浩浩商量没窮極當胸擊破碧玻璃大地山
河無影迹彼三關須自造佛手伸來驢脚到捉敗黃
龍斯爪牙生緣失却來時道透剛圈吞棘栗可中曾
費纖毫力知是般事便甘休三脚驢兒任跳躑傀儡
戲有機關舉止分明莫熱瞞俄然窺得抽牽者撫掌
呵呵出鬧藍正法眼本圓明一朝夢斷兩眉清看彼

拈花成甚事漫與莫奇作證盟能自肯復何言勘破
方知不値錢未是馬駒眞種骨徒教南嶽苦磨磚

呼惺佛偈

此念兼中更問誰可憐明極反成迷但能呼惺自家
底南北東西笑展眉

此心圓淨非凡聖亘古何曾昧滅來秖爲衆生迷本
有勞他古佛下塵埃

屈指伸來我獨尊新生孩子擲金盆無端驚起白拈
手捉得眞人一擫痕

迥出根塵鬚髮落儼然獨露古僧伽鵲巢蘆膝空生
影沒鼻彌陀咲眼花

一念超超六識空雪山寒透豁雙瞳明星夜半風光
凜徹見眞丹無異同

體露眞常佛已成更何妄想作衆生此心淨則六門
淨十世古今落葉聲

舉起分明大木叉當當常住古遮那千葉臺上法身
句心地金剛戒性多

頂門透出髻中光一句心銷億刦狂七處八還休賣
弄阿難玉線引針長

持鉢歸來誰見幾空生特地歎希奇分明一念無私

處般若花開白藕池
冏明彈指阿嬌還鸞颯傳言解產難却咲渠儂徒着
力超超四座自開顏
靈光獨耀逈根塵十八同時一照新彈指豁開多寶
塔呈珠龍女化全身
日月燈明轉法華三乘金駕白牛車堂堂體露真常
妙十六王原是一爺
日入西方月出東南山燒炭北山紅雙林忽唱荼毘
曲木馬嘶開無縫空
四十九年無一字文殊請轉是何輪須知教外別傳

寄一句當機迥見聞
一心不亂是真宗萬法都收六字中沒孔鐵鎚當面
擲十方三世盡銷鎔
懸披全開十六門九蓮花擁一慈尊誰知法藏安心
切四十八重同命根
靈山一會盡英奇偶爾拈花咲不知辜自可憐忘彼
我無端付囑彼風吹
金襴之外更何傳呼得阿難諾已全推倒剎竿消息
絕了然東土與西天
一句分明古月輪提婆說自着名言鉢水投針誰妙

叶春來花發了無痕
覿面梁王曾不識廓然無聖孰知機覓心不得安心
竟三拜堂堂得髓歸
信不達來書不通無痕鋤斧砍虛空往來不畏石頭
滑千里嘘嘘振古風
一句了然非向背揚眉瞬目轉無聊俄然脫體皮膚
落蚊子曾親上石頭
冷灰撥出一星兒燒却娘生兩朶眉信口吹來轟霹
木淨瓶踢倒笑吟歸
十方一路前鋒機扇子驚教天帝憶撥斷秦時轆轢

鑽鯉魚吞却涅槃飛
此是曹源一滴水誰於言下振全機僧繇落筆能神
變點着龍睛破壁飛
一句渾崙鑿不休千名萬號設相酬三斤麻繫庭前
栢笑倒潙山水牯牛
萬法無能與此儔西江吸盡自開眸鐵船浮水呵呵
咲一曲無絃百草頭
一句玄談八字門當機歷歷主賓存三三前後三三
後無着文殊設躲跟
一喚全機五位尊未容擬議正偏分當風寶印重重

妙錦縫花開不露文

撥塵見佛太煩勞一句揮來劍刃豪眞照無遺人不稟渠無國土孰栖巢

狗子誰將佛性呼漫疑是有漫疑無一歸何處知端的穿破青州赤骨盧

寥露君王三寸鐵森森大地是刀兵趙州古佛何神妙不用干戈建太平

中天好月誰能用寂子輕撩岑大蟲一脚踏翻眞痛快囫圇敲裂破九蓮叢

千佛堂堂有此名居何國土化何生秀才一句能題破黃鶴樓前崔顥驚

向上一宗無語句與人實法土難消何如喚惺沙盆破免教巫咸向外招

語默誰能通不犯鷓鴣啼處百花新須知一句無私度把斷咽喉有要津

從門入者未爲奇迸出心師乃可師千聖不傳眞命脉黛山大吽不吾欺

世界拈來如芥大雪峰打皷普同看當央漆桶不能會鱉鼻山前天地覷

試問春秋是幾多分明提示却誵訛即知晝夜一百八賺殺韓公打破鍋

六字通紅金彈子篕破威音劫外天三脚驢兒閒跳擲杖林山下漫揮鞭

大好山中突出奇石屏巘上倚藤枝俄然一嘯千峰震東土西天笑展眉

山上鯉魚海底塵三千樓閣五峰新杖頭正眼輕輕點雙徑家風指一輪

靈山拈出這枝花眼底風流不可誇咲殺飲光能獨笑別傳萬古破風車

酬和李夢白太宰四首

一滴曹源是處生誰教枯木裏龍鳴玉鞭敲惺維摩默梁八原來親弟兄

誰培大樹影森森瞎老當年知此音一掌虎鬚曾捋得令人千載憶婆心

正眼開來心不傳雞巢棲鳳雪連天西陵老子輕拈出嫌却他家漿水錢

此來愁悴不勝衣傷盡春心不出幃添得蛾眉千古眼連環終可惜金椎

贈埋菴禪師偈

先後同參老壽昌知君氣宇久昂藏諸方踏遍山川

別一杖攪來風月狂自憤有吾能作主何嫌無土莫
稱王少林劍已心相許忍不斬新剖此光

示寶方殿主

朝朝暮暮打鐘鼓蒼天蒼天叫冤苦可惜夜來風雨
中吹落開花知幾許

示張僧持五年

剔起眉自看三十五何度特地吶靈山月圓正當戶

寄示祁季超居士

天章有密意脩未得通風間氣關千古可無責季公

寄示祁文在居士

不作傷心人須作快心事振起自家宗闢出他家路

寄示葉配林居士

決不便如此乃知別有奇遮些兒古怪千古亦驚疑

問建安殿下疾

西園花鳥弄陰晴示疾毘耶眼獨清古鏡不煩龍袖
拂面如日月太分明

寄贈通政張坤翁

我既然逢逢拍手公必爾欣欣點頭人生秖有遮些
子得來何處不風流

聞曹山西阿祖塔有啟壙者見全身長可九尺
頭大如斗黃金鎖子骨儼然未散乃驚而掩之
今欲重新窣堵予乃寂祖三十二世嗣法孫又
何敢辭其責然亦見住祖庭人之責也因賦此
志感爲之先聲云

荷玉山中按劍人大唐國裏已橫身如今喜見頭顱
在千古西阿句獨新腳下兒孫驚法乳是誰能續主
中主祖庭塔上月光生三墮風高須薦取

與李灌溪居士

潛龍勿用神於九天地立心誰見首應笑青衫重七
斤元來却是蘇州有

挽汪本和大康偈并引

天都汪比部本和居士年七十七以家學兼
得儒佛二宗之妙生平所作功業已多末於
杖人笑峰處獨切施木建皋亭眞歇祖刹以
刻新集傳燈爲自慰今已亥夏蛻然知時遺
命而化不負吾法門眞弟子矣

淵源力究朝聞道仕宦猶勤出世鞭既撥博山關棙
子還叅諸宿棘蓬禪挨身入得虎跑窟拈草撐開眞
歇天獨喜傳燈能續命蛻然笑囑占機先

卓廢成子天目掩關作此示之

天目奇絕人能道天目險絕人能到獨是三個老古錐奇險無有人能效高峯死關真抵死斷崖命根真斷耳幻住真如幻術人誰能真似佗丈子吾徒自視何骨力乃敢膽大與爲敵嶄然擒彼上頭關當使三老齊辟易果辟易天目奇險增百尺不辟易且在三老脚跟下仰取佗鼻息咄

寄些菴郭天門

遮些些是那些些疑殺趙州東院西壁上葫蘆口欲破那些些笑遮些些

寄出泥尹洞庭

入闗山中騎小驢飜身踏破古西湖餓於泥裏出頭看擦背金剛首肯無

送劉開西攜毒子歸潯陽

丈夫各有不甘事肯使幾希負古今石耳峯前機已啓杖頭攜出毒尤深

示漪技曾青藜

不曾做到傷心處平地喫交徒自嗟憤極忽逢真毒手生平怨恨一時消

光雪存子從徑山辭歸闘於慘殺中行乞葬親今來大平省杖人正擯着苦所痛處因作此示之

我有考妣曾兩喪舉目無親空自葬打破靈林誰敢況搥胸着天成大於存子亦學汝師淚雙將父母俱勾當道個孝字真毁謗千古痛心秖此棒

示觀濤奇子

逝者如斯日下流其誰小鹿撞心頭驀然撞破疑團子撒手橫行笑不休

示石波藏子

欲知諸佛出身處須識東山水上行一句咬開空刼夢堂堂日午打三更傳藏子好參明莫教孤負此生平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十六

門人　大庶　大斧
　　　大中　大康　較

附載

初至天界隨處激揚開示語萬曆丁巳

師到鷄鳴寺値無隱法師講法華經遇支提待興長干優曇無方邀與法師相會談及從壽昌來歷優曇曰秖如我法王師適談娑竭龍女呈珠立地卽得轉身成大丈夫相向南方無垢世界成佛此與參禪頓悟旨趣何異師笑而彈指曰遮箇轉向何處去也衆

默然師曰須知此中發起機用卻自不同何則凡大經教多以表法喻其密旨此龍女表八識心王之業識一念能迴光破其覺明幽室之見則不墮三細六麤統於心王心所無明覆陰立地出纏離隱拾此閨閤中物如轉女成男向離明而成大丈夫證此圓明妙覺也雖然此猶是教乘義學非是宗門覿面全提不涉比況也雲曰如此拈提已非諸解所及矣師曰可不是秖如烏窠因侍者辭要諸方學佛法去窠曰欲學佛法我遮裏也有些乃於衲衣上拈取布毛吹一吹侍者直下頓悟遮箇是甚佛法又何待設喻乎

又如僧參大隨見巖下有一龜此僧便問一切衆生皮包骨如何遮箇衆生骨包皮此僧是何眼孔便能置箇問頭不妨如大火聚如鐵崑崙我問你此是彌勒所能騰疑乎文殊所能決旨乎舍利弗所能啓請乎試使黃面瞿曇透出眉間白毫也未易照破在請世尊下一轉語打發他看大隨不妨通身手眼且有東海探驪頷西山擒白額底作畧輕輕地拈一艸鞋覆在龜上使此僧如八臂那吒到此無可奈何也豈不是銀山鐵壁從空墮曠劫無明直下灰哉到遮裏更須有轉身出路始得還是作女人拜好撫掌大笑

好還是進云起動和尚好意好知荊棘林中下腳易月明簾外轉身難也不然世尊談經三百餘會末後又要拈花傳甚不立文字正法眼藏與迦葉阿難多聞總持爲靈山第一人世尊說法如水傳器到了教外別傳如何茫然無措乃因迦葉呼來倒卻門前剎竿一語始悟向上關棙子以傳此祕密法門爲西天第二祖也此豈佛祖欺人哉隱法師爽然自失又復勃然自喜曰我輩皆當如焚去疏鈔者從覺師參此眞悟道禪也向來我亦曾見有從少林來提唱宗門事與我談經何異不足以服我心聞如此話不服者

眞自暴自欺眞佛法邊外人也乃曰待與諸公我等皆當禮拜非等閒與人拜也

師因待與與雞鳴住持一心師請於懶融塔上靜室度歲每與隱法師盤錯宗教中事甚快時戊午元旦住持請齋與法師分席於大禪堂會茶師云當日賓頭盧尊者應天竺國王齋乃以手策起眉毛曰我昔於龍光佛時亦曾預會且道遮箇拈提是何宗旨還與世尊眉間白毫照見東方萬八千世界底義是同是別惜乎彼時無當機者未免爲風吹別調去也今日山僧與法主同此法席不用彈指不展眉毛還有見多寶塔如大雷震開見二如來分座說法者麼此不是自己誇張吾宗門舉唱直教三世諸佛齊立下風不爲分外況與之比較乎去年內下雪已十日飄白半堂積滿丹墀行人與學者擁塑彌勒獅子象王踞於庭前師顧衆云仰山當指雪獅子云曾有過此色者麼雲門後聞云當時好與他推倒雪竇云雲門只解推倒不解扶起且看此三老逼拶箇甚麼事若不知他拈提底意卻於一色與過一色推倒與扶起上敲擊不免打入鬼家活計何處能殺人活人出於情見之外此處最能換卻人心眼設使彌勒文殊普

賢到此恐無出頭分也將謂以片片不落別處拈起雪團便打是爲得手殊不知正是老老大大被人語脉轉卻也山僧最喜玉泉皓布裩因下雪示衆云今年無端十一月下雪但教他下到十二月明年正月從頭起下到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直下到十一月使他大地人盡凍殺餓殺免得胡說亂說不知者以皓布裩爲胡說亂說又誰知別有鋒機尋常莫測此非聖凡蕩盡大用現前如何敢開此口拈此語直是靈山少室不能過此要且破格人別有超佛超祖手眼始能以毒攻毒也大家照顧看莫教旁觀者眉鬚墮落也

莆田蔡心玄唱龍江林公三教於南都請師與福州陳達泉茅山王知白於朝天宮爲母慶壽師顧左右云東拜東皇公西拜西王母秪如蟠桃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實即不問且道遮箇桃核種子從何處來底知白曰此先天造化根也達泉曰此儒宗天命之謂性也心玄曰此禪宗本來面目也師顧待與了玄曰二公說看待與曰我道不得了玄曰推與別人不是師曰玄公試道看玄曰此三教同源底物師云只今源在那裏玄曰就在遮裏師云掀倒此座子時如

何玄曰遮又是禪家作用也師云莫謗禪家好玄曰我正是讚禪也師云你如何被人語脉轉卻知白曰大師將此核子慶壽看師云諸公被蔡母一口齩得百雜碎且已向十洲三島上撫掌打呵呵也還在遮裏討甚麽碗達泉笑曰知白老此回藉大師指引可直到武夷三十六峰去也師云大王峰頂有天鑑池十三仙嘗在彼照面孔一回照則一回慚愧知白曰為甚慚愧師曰他謂我神仙家只奈打不破遮箇光影子知白曰大師無乃打趣我畫做全真道人也師曰公又作打趣會在達泉曰不作打趣會則大師不發奇論也師云公是箇老賊卻做三教門下智過於師底漢子也泉曰又來打趣愚老師云敬老得老敬才得寶公老而且才是天下寶也今有此寶不可以為蔡母壽乎衆大笑因拈一偈曰八十風光花鳥度阿娘應未鬓毛斑華筵高侶翩翩集笑指崑崙作壽山蔡公乃禮謝

朝天宮王知白設供請於鉢堂隨喜道藏因問曰我見諸禪家多輕我全真獨見大師三教並稱使人無不心服一等謂我道藏是竊佛藏而作故語多類佛經此豈能使人信乎師曰然此必不信也山僧歎鄉有大老講道學者亦言我佛藏是彼漢儒作底何曾真有佛來予笑曰如漢儒能作佛經又能使汝儒家諸大名公皈依參悟超於羲黃堯孔則是汝青出於藍皈依佛即皈依儒又何必闢之如漢儒僞造佛經以駕於儒教使儒捨羲黃堯孔而皈佛是汝儒自叛儒如獅子身中生蟲自食獅子身上肉汝今闢佛亦是闢儒何處有佛到汝闢哉若是果有佛但不如汝儒教則汝當實實闢佛藏經底邪僞處乃顯真儒能闢邪佛也既不能闢又為佛所收拾則亦是汝儒自叛其儒只當闢叛儒者何必闢佛如隋朝有宮觀中

畫老子騎青牛出函關涉流沙化胡作佛圖與化胡成佛經時宰相楊素見之笑曰何不化胡成道若化胡成佛則是化道成佛也此作者自悞也又張商英入寺見佛藏莊嚴恨孔氏之教不如胡人奉佛之尊而中國儒者亦乃叛儒崇佛乃忿歸徹夜不睡作無佛論彼夫人向氏問其故乃曰既云無佛何論之有必須作有佛論方可論也要作有佛論必須熟讀佛經知其出處根源之邪僞則能闢之若只皮毛上闢何如韓愈上佛骨表闢佛不過自取貶抑轉使佛教大興於唐今無論道藏果竊佛經否如佛氏人假作

道士竊佛是佛氏欲以佛義充入道教使道暗暗化爲佛以眞獅子乳滴入驢乳以眞丹充入假藥不反奇乎惟恐只竊得皮毛糠粃不得骨髓精醇也使道教果有超佛之妙則道教之眞金肯混汞銀與假藥自亂之哉此又是道自叛道與不能守道藏之眞爲佛氏纂入而化道爲佛也使道教果有眞人如佛教誰能破滅又誰能混亂哉知白諸公大喜曰此千古至公至奇論妙絕如此則三教誰能混哉請問佛教之宗旨果與道教合否師曰大悲菩薩褁裏坐曰莫是別有同異乎師曰道士酩酊捧漏巵曰此我輩皆

不曉師曰參透此二語不特三教即大千法界九流百家皆透徹也道士大喜而謝

興善寺印吾公請齋有劉公者談及京師曾見壽昌和尚與元華大衲頭者取法名道隆並談及大衲頭於少林打殺狐狸精話時十八大司禮皆懇祈老和尚在京獨大衲頭不肯以彼曾誓送和尚回寶方不敢違也當時多求老和尚開示亦多教人念佛或持呪有根性者參萬法歸一庭前柏樹子話問其得悟因由曰曾參大好山我等不能領畧今遇大師則如見老和尚也幸爲我方便開示師曰公既見老和尚幾年何不勇奮如此當自求方便乎不見公云大衲頭打殺狐狸精他有何術只是氣雄心正彼少室許多禪師如何卻自畏避而世間人見有妖怪惑亂人家便自作主不得要往龍虎山告狀求張天師發符遣將去捉獲他此便是自己氣弱不勝而求人也今念佛持呪參話頭不得力多昏沉散亂去求人方便是何異無奈你狐狸精何去告狀求捉獲哉公曰念佛持呪者多人皆言不如參禪持話頭何也曰不然只以公輩靠著佛呪無憤然求透悟之心自埋陷也參禪人以立地欲求勘破古人言句超悟生死性命

之心肯切也使不肯切何異念佛持呪之因循乎此無他只看人急切不急切如敵勝怨乃可爲勇如殺父母妻子之讐肯自一念不痛憤乎痛憤即是疑情肯切即是話頭使無痛憤肯切則求救於張天師符亦不靈將亦不猛敵亦不可破怪亦不可獲也凡作巫師弄鬼妖之人亦必認眞痛切則靈汝不認眞痛切則天下萬事皆不成就況欲斷萬劫疑根而可不發大勇猛哉諸公大喜禮拜曰此世出世法皆藉此得一直指痛快也

焦弱侯太史請到園中因洞聞師親見壽昌有何言

句請舉似大衆師曰過時茶飯不堪奉人公曰不必各敎以示未聞師曰電光不可追矣公曰師之所得豈無據乎師曰覿面不曾藏何勞標月指公良久顧衆曰大似現成句語一般師曰可煞太新鮮諸公不領畧耳公拱手曰原來是箇作家師曰也不消得公更論及參究工夫事師曰秖如我喫粥已腹饑了公敎我作甚麽參究即好公大笑曰快討點心來師曰諸公有甚禪參不透有甚生死了不得正好向遮裏參遮裏了回頭轉腦論敎求宗敢保鐘山倒卓未夢見在公大喜曰我前日見瑞龍璋公上堂語有箇快處今日得師亦可以作一印證也

吳遠菴問曰李卓老與大師同鄉此公見地著作何如師曰此公與焦老先生最知已何用問我焦公曰師試斷其人品看師曰情人眼裏有西施焦曰此又是一往論也師云如焚書藏書眞有足以敲枷打鎖以毒攻毒令人心眼俱快然其爲人御虛懷肯心下人但彼頭上無人才力不勝過彼不免英雄欺人有強辭奪正理處自行胸臆以快其憤所欲言不顧人之諱忌此所以謂之文章中大豪俠也至於入堯孔之道則負氣魄多傷中和之致使孟子見理不眞任

道不力則亦流爲戰國之習如視大人則藐之舍館定然後見長者乎如此皆氣魄用事也焦公大快曰妙絕形容得活卓老出說到自行胸臆又能虛心下人此是人所不及處又問師所見壽昌何如人師云此當求之古人看其無師智自然智自能悟道又能於曠絕無對待時創立古祖風規其提唱宗風之渾雄高古即六祖南泉亦不多讓其爲人本色操履孤峻雖百丈地藏不能過之平生不肯輕許一人獨有博山東苑二人是其爐鞴下躍出之利器方今海內無人能彷彿也焦曰師承嗣壽昌麽師曰山僧初參博山受具次見東苑投機再見壽昌爲之印契此來源則祖孫相承也焦曰今見師亦可見壽昌之風範矣昨承惠壽昌語錄稿高極聞欲得一序發刻當候數日周海門先生到約與師一談當有大機緣得其手筆一序尤妙周公是此宗明眼如老朽於此未有所窺也師曰老先生太謙候周公來互爲讎唱尤妙前曾見聖學宗傳此眞千古不可少之書尚有一二品題語當請正之焦曰如此則又使聖宗增一番奇特也

何星房曰聞大師有大易宗旨幸大畧舉之師曰昨

偶與與伯元季爾康諸君解易字焦公曰易字解者甚多不知師解如何師云易者時也時時皆變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非此時之易也易而能中中而能時則可以建中立極與天地萬物正性命矣又易有七義一曰移易如初爻移二爻二爻移三爻是也二曰交易奇與偶交水與火交金與木交二爻與三爻交之類三曰反易如上卦反爲下卦下卦反爲上卦四曰變易如八卦抽爻互換成象五曰飜易六爻盡飜乾飜爲坤坎飜爲離六曰各易六爻各各自相飜易無窮者也七曰不易則千變萬化不能易此一奇一偶一奇一偶不能易此一畫正是不易而易之不易也若是凡夫百姓爲心境所易於生死吉凶而不能於天命流行而不易故無有安立性命身世之道如今人爲水者纔移到火裏水火便激變也何能金木水火土與八卦交相變易而處處能自保全有出身路又能創出神通妙用而變易凡愚之迷執乎至於賢人君子則於生死吉凶變易之處稍能求其不爲所易之理以增其所未能者以維持其名教然終未能如神聖於一念幾微未朕之際自能照察與照察天地人物更無易無不易之幾而能立卦

爻象彖吉凶悔吝以開發世人不特能不爲陰陽八卦之所變，而且能裁成天地處處表其節奏條理故道德又革禮樂刑政皆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使同得易而不易以傳此生生不易之心法也易更有七義一曰譯如卦辭彖象譯出天地人文也二曰繹使人精思玩索抽出義理之秘密也三曰驛此道乃率天命流行速於郵驛也四曰翼如孔子十翼卦象之幽微以羽翼其天道也五曰奕使奕葉相承交錯不絕也六曰螫此易之作於危微憂患謹其義則至靈忽其警則至毒能使人戒慎不敢犯其諱忌也七曰亦此易如此天地人物亦如此吉凶悔吝亦如此神而明之超凡入聖亦如此也此亦惟參透眞禪善入生死變易者始足以盡之又能變而化之焦公曰此千古奇絕矣請問更能進於禪爲之解乎師曰禪無卦爻名象亦無實法與人然亦可以意爲公解之禪者潛也穿也鞭也煎也犍也遷也旋也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此潛行密用如復見天地之心者也至於初生時指天指地卽穿卻法界人鼻孔矣觀星悟道以一切衆生但因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此非痛下鞭乎至於降魔說法正按旁敲此非猛火煎油烹佛喋

乎又如靈山拈花微笑以正法眼藏付屬迦葉此非末後關鍵牢其秘密無人漏逗處乎又於涅槃會上無縫無際中如羚羊掛角使天下人無尋覓處此非遷其性命身世於空劫外去也乎到遮裏又旋轉靈明於不生不滅處使此千聖不傳之秘密於不可傳中而傳也豈非旋哉雖然切忌開眼尿牀始得焦公大笑曰此又別傳中別傳也

師因天界龔明燈公請倚杖南菴碧空法師崇麓卓峰相看聚談時王知白特來問武夷路程師曰果要山中住直須是脫胎換骨之人始得不則徒自喫淡

泊受苦楚無益碧師云前者覺悟師是崇安來彼言山中多半是俗人種茶更無全眞道人在彼昔年多有仙蛻在絕壁上尚有肉身仙蛻在洞中如今僧家任靜亦多獨東苑和尚在虎嘯住來有數禪人相聚山水卻甚奇也師云人只知山水之奇全是一片忤逆全是一片杜撰全是一片蠻拗全是一片不通道理不近人情底怪物此所以為三十六峰之奇七十二巖之異九曲水之怪誕諸洞壑之譎詭使此山水如道學先生之端端正正雖千里只成得一大山萬頃只成得一潤水如何不百里周遭曲盡不經不法之奇詭乎諸公大笑曰說得忤逆杜撰不經不法處此天下志山水之絕奇者無人道著師云此不特山水如此我看楞嚴楞伽維摩諸經多如此吾宗門亦多如此所以成其疑悟也僧問五祖演和尚如何是臨濟宗曰忤逆聞雷如何是雲門宗曰紅旗閃爍如何是曹洞宗馳書不到家如何是潙仰宗曰斷碑橫古路如何是法眼宗曰巡人犯夜更有一喻切莫看弄引扇子可也只此武夷山如天王峰接笋峰虎嘯巖諸處眞有如忤逆聞雷之聳然欲絕紅旗閃爍之惑亂心神馳書不到家之天地無門斷碑古路之無

轉身巡人犯夜之無活計也豈不奇乎又如阿難為佛侍者多聞第一卻乃悞墮淫室此非巡人犯夜乎淫躬撫摩將毀戒體忽而文殊將咒往護提奬阿難摩登而歸一人悲泣自恨道力未全一人淫心頓歇即證初地此非忤逆聞雷乎七處徵心如煮荳燃荳箕又如七擒孟獲此非紅旗閃爍乎八還辯見換卻心眼此非馳書不到家乎三科七大礙塞殺人此非斷碑橫古路乎如此則天下事業機緣未有不從逆中而得還源也還圓通處皆是逆流而洞上亦云雖大闡提能作五無間業始得異類中行縱橫三墮也

故山僧以王知老任武夷先要見我東苑和尚脫得胎換得骨逆得流則可到幔亭峰前舒嘯直入大王峰上驀地一喝使他十三仙與諸骨蛻更不敢作守屍鬼子弄精魂則又不妨拍手唱步虛辭也王知老大喜曰太抹殺神仙也碧師曰你又作抹殺會那

焦弱侯諸公每月一會延碧空法師講楞嚴一段提唱公案二則時請師隨喜碧師再四謙讓曰今有浪師在此正好質疑快論何必拘拘舊套乎焦公喜曰妙絕此非浪師是作家碧師決不肯開心如此也陳乾室曰昨碧師言今海內獨北方洞宗南中濟宗未

見有大振起者以洞上立門庭宗旨綿密固可久傳也大師以爲何如師曰二宗末流弊皆不免因所傳者皆名相皮毛耳就中得其神髓豈易識乎今幸儒宗教宗禪宗皆有人在此所謂明眼人前不得說夢今秖與諸公舉之或有疑難不妨一激揚之當爐避火何貴於有精堅哉碧師曰只遮開場便當唱釆也使能一齣齣演出奇微不使大家絕倒乎焦公曰也須二師節拍相應始妙師曰予昔嘗論五宗獨洞上標旨能兼妙世出世法其名教義理猶濙於儒而宗旨機密更兼攝四家此非自樹洞上門庭也如七佛以前秖有此靈明妙密何曾有名義可表宗旨可分試看世尊初生指天指地是何名義宗旨與觀星悟道拈艸建刹陞座白椎以手摩胸拈花微笑倒卻刹竿等是何名義宗旨不知名義宗旨便從此處表分也此處表分能無真知真悟邪見邪解者互相掩奪乎此中便有辨魔揀異之法不惟使不敢借竊亦使於此有轉機活計也不然一法立而百弊生一正開而百邪入何嘗有心心相應法法相傳爲之創立爲之推揚爲之救弊爲之變通爲之擴充爲之收拾至於西天破九十六家及東土斥相指心全提直指曲

唱旁敲及二支五派信心銘證道歌參同契寶鏡三昧玄中銘五位正偏功位君臣父子主賓王子內紹外紹三綱宗三滲漏三墮四禁十玄門乃至九十七種圓相三燃燈三玄三要四料揀四主賓照用縱奪三關九帶一字關三句六相義種種皆是以楔出楔以毒攻毒此中非神心妙手能於生死誵訛中殺活人安有出身之路乎如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此處鐵眼銅睛亦看不破世尊也如良馬見鞭影不知阿難擔了一擔懵懂何能瞥地又外道在佛側侍

立世尊曰此中有外道如何便擡背偏處外道亦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世尊良久外道不言分明兩箇沒孔鎚御令人悟入而此名教宗旨能表分其邪正乎此處須別具隻眼始得又如達磨令神光將心爲汝安光覓心了不可得即爲安心今日學人亦曰我覓心了不可得我今日爲汝安心竟彼能如神光即頓悟復能末後三拜依位而立達磨謂之得髓乎此處還有君臣正偏玄要照用也無又如洞山問雲巖有人問還邈得師眞否如何抵對他巖良久云秖遮是遮箇良久與世尊良久有同別乎此如

德山親參不見能潭臨濟喫三頓棒溈山撥火不若仰山出井不得雲門破睦州閉門法眼見地藏竪指有同別乎洞山沉吟雲巖云价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即此何異百丈躬去撥火大愚呵爲尿牀龍潭吹滅紙燈地藏撥破心上石如此作用正是搗其五陰巢穴滅其無明種類使他出聖凡迷悟大轉變之時也如人病在膏肓不是如此靈丹妙藥如何拔出病根振起元氣又如紅銅中出血白銅中出鐵如今參學全是箇夾鑛金假汞銀不曾受過爐鎚煅煉如何敢稱了生死破無明此自暴自欺乎今日參學

果能如古人恁麽懸崖撒手絕後重甦一番手直饒恁麽更須見人洞山初見南泉即能破的又要透無情說法與過水覩影打透金鎖玄關始能拔聖凡見刺斬魔外稠林即臨濟喫棒得一自了重重於黃檗處煅煉及徧參諸方雲門拶斷秦鏡又向雪峰攧出杖頭更入重重錦縫玉線金針徧參疎山曹山乾峰曲盡三登九上之妙始能爲一代作手雄剣五宗此非能君能臣能偏能正又能妙叶超迴安能使此千聖不傳者不墜哉正以機不離位無有出身之路情存向背不能斷人命根體妙失宗不能撥向上人之

見刺今世徒見君臣五位爲門庭施設又誰能神而明之毒而攻之哉秖如世法擧世皆是人何彼獨爲君何彼獨爲臣何彼獨爲主何彼獨爲賓人皆有正偏何有正不能偏偏不能正正不能來偏不能至正偏不能兼到而妙叶不知君臣父子主賓皆有德有位有功也何嘗獨以君爲正臣爲偏君爲內臣爲外乎君臣父子主賓各皆有德有位有功始能互換交易妙叶融通超超乎皆有天秩尊貴之妙寄也但一切聖凡皆有事障理障以無明執計未破生死命根未斷故正是染汚之正偏是執計之偏如鏡與珠旣

有染污執計則鏡與珠皆不靈妙也何能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既染污則寂照皆失正偏皆邪也使非佛祖以本分金剛性智之正偏妙密以拔其無明執計之污染何能成此如來智慧德相三法身之德位功哉何故君臣主賓有此德位功然後君始能君而視臣臣始能臣而向君所謂一體妙合而中和位育於此天命流行不息中還容增減否耶請致

師偶偕陳乾室吳遠菴何星房季爾康諸公到莽蛇倉古昊菴隨喜坐禪時古昊師相見茶次陳公云我南京講席最多絕無坐禪者獨此坐禪參話頭做工夫始有與生死作對敵者昊師曾見達觀憨山諸大師以故雲臺見源諸公在此久住我輩每來愧不能有下手處徒望洋而退也遠菴曰昊師謹絕好一架鐵脊禪如壁立千仞昏散甚少可謂打成一片也師曰公說得也似此禪不是昏散少打成一片即得入也吳曰我等一生求一刻壁立不能古人亦有四十年始得打成一片話何大師以為未得入也師云天下人就是此處打不破無明關鍵無有出身之路不見道坐斷十方猶點額密移一步看飛龍乎玄沙云靜夜鐘聲寒潭月影隨扣擊以無私逐波瀾而不散

此猶是生死岸頭事洞宗人云莫守寒巖異艸青坐斷白雲宗不妙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如何出得聖凡窠窟吳曰如此則大師何以進之師云我將箇死話頭問汝諸公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如何趙州道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此處容你打成一片乎此處容你把定躲根乎此處容你坐脫立亡即夢見先師意乎吳曰如此則古人不必教人坐禪也師笑曰居士又錯也非是教不要坐也只是教人不要坐在死語死法死路上要人於坐中參著著有出身路不要被佛祖言句所欺不要為心行見解所欺不要於工夫綿密所欺要藉佛祖言句打破無明業鏡透過金鎖玄關所謂不疑言句是為大病如我壽昌和尚必透得大好山語過然後乃云知道始知出下好翻身直出祖師關透過此又要徧透古人詰角羅紋處始能以毒攻毒與人出生死結交得縱橫於類不齊混不得之秘密法門也昊公乃驚起與堂中諸公搭衣執香禮拜曰此不敢欺實未曾得聞此語雖不直下領畧然已打斷許多死語死法死路便見此身心輕鬆如大病之出一身白汗也陳公曰此處乃見浪大師妙密爐鞴亦見昊老師虛衷為法此不足工夫

到極處不能如此得一轉身也自是雲臺見源諸公次日皆相隨至三藏殿邀諸友結制

優曇於鷄鳴解經期卽與無方迎師於三藏淨室暫任請益參禪事時立宗法師在殿上講楞嚴經聞師至卽過訪談及壽昌博山悟道後開堂說法之事甚驚訝之曰此眞古佛再來也惜乎我輩生於西江不獲參禮但小弟雖講經亦嘗念學人聽過二三部教得箇理路逼便好棄卻冊子看公案參禪去師云不消棄卻冊子看公案別求參禪也如世尊曰無始以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眞心只遮一箇皆由不

知四字便是金剛劍剖破一切衆生無明根翳也使直下能知此常住眞心豈不立地始覺頓成本覺哉如看不破則此常住眞心何異庭前柏樹子乎又云知是空華卽無輪轉如何便知如何是空華此箇知字卽是塗毒皷一擊便能斷生死命根也此知是何知若不知便可疑便是箇鐵饅頭也便是箇乾屎橛也便是須彌山也便是麻三斤死猫頭也知麽如何不知旣不知何不疑疑不透則如何能使萬劫生死卽無輪轉哉正是不善疑則一千七百公案亦如大佛頂首楞嚴相似如水裏按葫蘆相似如何參得透

如今參話頭看公案與看解註無異何曾有一些拶入處秖如任心若歇歇卽菩提如何爲任心見色聞聲是任耶語默動靜是任耶如何歇得去眼不見色是歇耶耳不聞聲是歇耶如何是菩提此菩提是本有耶是新來耶只此何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相似又何如趙州勘破臺山婆子相似又何如洞山道有伴卽來相似楞嚴中句句是鐵橛子句句是金剛圈句句是蕀栗蓬句句是大病源只是人當作尋常看去也立法師大驚曰怪道優曇說昨老師在鷄鳴大振宗風全提密義眞得未曾

有也我輩如此看之眞可謂終日與人做腳夫搬糠粃矣愧甚感甚

師生父張存三老居士與胞弟季玉居士同戴今梁觀察在揚州聞師寓天界程相如大將軍遣使迎師於廣陵興教寺相會痛談思慕之懷及偕游瓊花觀吹玉臺各處晤諸公因機說法甚多師以焦公約會周海門先生使人促回乃辭戴程諸公同父弟返南菴時存翁老居士正五十初度閩中親友宋比玉孫千枝蔡心玄待輿了玄及魏考叔諸故交來作屛傳父子三人像作三教一家圖爲壽存老居士自題云

三教原來是一家無端能較此年牙銀盤盛雪誰渠
我明月堂開劫外花師自題云驀地重逢力口希儼
然顧鑑中眉垂杖頭敲出追風鴣逆拂人天壽影吹
弟季玉自題云仰鑽瞻忽笑馳求誰識諄諄老孔丘
鼻孔拽來還卓卓心齊忘後更風流諸公各有屏詩
復設供請小參爲壽師拈香後乃云尼山五十知命
仰見毘盧有師大衍全數一虛就中法身有父拄杖
子擬出威音王向上頂眼正令已行吹毛劍剖開婁
至佛未後牢關全提猶容就路還家有不出門底祖
拄轉身歸父無可獻呈底機瀉兒孫得力不繇人奉

重相忘原自肯秪如前三三後三三與九九山房所
存底尊貴意肯還妙叶否三點印開朱縫窄鶴冲霄
漢出銀籠衆大喜同爲拜
父弟一門未見壽昌老和尚今於聖像前求師皈依
授父法名元梵母潘名元淨兄瑚名道日弟璋名道
月請師法語表之父母未見翁不肖孫親見白玉毫
端飛紫電兄弟未見祖我卻展眉新禾粟幹中透法
身梵兮淨兮體覆載之恩力日兮月兮承巍煥之威
神吸西江而掉入南浦分法乳而脉貫宗親
師因優曇無方雲臺見源諸公延於三藏殿結制師

不許諸公以不敢請開堂但求激發諸友同集參究
使此宗風有以開端也師乃允之立規條令整肅乃
題客堂對曰黃面老來且喫茶試聽斬新法令赤鬚
子至休潦艸好看特地家風湛懷師過訪見之乃曰
佛祖到此也難拄我輩又當如何師笑曰公既已到
遮裏瞻前顧後作麼湛曰大師也須放一線道始得
師云公且喫茶著懷因言昨見大師與曇映一偈有
秖遮不知知月照清池上之句妙甚但不易會得此
與無明窟下一火炬子也將審之法師從高座論經
聞諸友舉與碧空無隱立宗諸公論議驚訝之曰彼

少年如此豈真活祖師哉我試看之特來訪方拄座
中論杜順懷州牛喫禾傳大士空手把鉏頭及皓布
裩打倒葡萄棚語拈提正快因舉問審公云師如何
著語看審之愕然又問之擬對師搖手曰不是不是
遮箇道理審愈愕之師曰打倒葡萄棚也阿那箇扶
起好衆默然師曰亮座主不信虛空解講經待欲行
彼馬祖呼來豁然有省便掉頭而去太原孚上座講
涅槃經被禪者一笑卽冰消瓦解夜來聞鼓角聲便
如鑽天鷂子雖雪峰弄蛇手亦捉拏他不住此皆是
曾親見作家來便能脫胎換骨別行一路而去諸公

果能於此打破自家葛藤窠正好如周金剛直到龍潭便徹底掀飜他底巢穴滅他底種類拈一條白棒佛祖也打得無地走豈不快此生平哉莫只作央庠座主被人當面欺負不知憤激以自鈍置也湛懷審之諸公大喜曰即此是演錐痛劄勝於開堂說法也聞然謐師偕大休老宿從北京歸至清涼門聞師在天界來會始知壽昌老和尚已示寂不勝痛絕然如失天地師云此老祖全提我輩別創乾坤各出手眼也師亦當自勵矣老祖遺命茶毘入普同大衆不忍以中興祖可無表彰乎擬於西方丈建塔將必請

塔銘海內大老獨有憨大師深服老祖曾有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之讚足以表揚此外大手筆唯周海門焦弱侯曾金簡吳觀我諸公可能為之不則公且立片石於塔前人問但曰此老和尚塔銘也或曰如何無文字但曰待具眼底人來著謐師曰此須是浪公始得師云師且恁麽去著謐師遂去師且與丈弟傾倒候壽昌消息隨後歸來可也時沈養素購新室請師住數日又聞中有書來以東苑和尚病劇並師之老母亦病老居士促歸諸公以三藏殿方欲結制再四苦留不能矣因示別諸公曰金陵是六朝勝

地天下人文之都會自後漢赤烏間有康居尊者從空中求得佛舍利於此長干建塔此震旦國一最尊特之神教也又有三大藏經版此諸佛慧命在此流通真世出世之至寶也達磨大師初來即此會梁武帝一則廓然無聖公案為東土開天之金剛王劍截斷聖凡命根惜乎無能領畧渡江而去只此遺風亦足剖千古人心瞑矣繼有四祖於匡山望氣而來牛頭講懶融乃得別出一枝至南唐後主延法眼益禪師大振宗風於清涼此後雖無創出之人誰謂真宗有果湮滅乎客冬天假之緣得來此會晤羣公同得

許多激揚較古人一言半句不契拂袖而去者亦未為不奇快也喜今有優曇無方雲臺見源諸公據身懇切此事為衆竭力即山僧暫時歸閩勾當祖丈之事隨來了此未了公案方今海內果欲振興此宗捨此南都則是捨須彌而求尊山矣諸公信得及耶自不負此一約也

長干結參同社引云石頭遷和尚以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為宗旨只此是千聖傳心之法必須參透此心靈源能於明中皎潔始不昧乎生參透此法枝派能於暗中流注終不滅乎死此則不執枝派之事

以迷函蓋之合其源不計靈源之理以悟箭鋒之拄
其派又何有明暗兩岐其清濁使本末不歸宗於此
心何有理事不一其上下使尊卑不用語於此法乎
即三藏教乘多用其語未必歸宗五家秘旨如不歸
宗終非得語此參究必意句俱到始能透脫牢關所
謂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者可作同社之警云

夢筆初集

師自萬曆丁巳歲見壽昌老和尚後到南京寓天界
戊午夏因閫中家難作父弟促歸夢筆遂於祖父師
友各有表章不敢忘其所自云

送大父子陽張翁大母唐氏合葬於墓前奠語大父
生平以家學所宗南軒公及侍御善公以西山心政
二經參大學衍義而訓子孫大父但能誠篤修己濟
好濟人之急專供西方三聖念切往生臨終自知時
至澡浴衣冠笑談辭衆我子孫不禁大哭翁笑曰你
哭將謂我去處不好我卻有箇好去處只是汝等業
識糾纏生不知生死不知死正當自哭耳何哭我爲
師爲童子彼時猛省即求出家走去慶源大母與母
哀號促父兄覓歸乃咒曰我祖宗無風水蔭出你不
肖子孫壞我家門寧可拜死你不使你玷辱我大母

亦嘗念佛但不知法門事及臨終乃召子孫曰到今
日乃知我那老子與出家底孫是箇活脫法我如今
更不恨且喜他也汝等念佛無哭送我往西去就中
一逆一順亦甚奇合也乃燒香祭奠云春生南北枝
一坑無異土何劫作同參生死還相覿誰知兩箇麗
公婆特地能撾塗毒鼓逆激世出世冤親此段風流
幾解舉文彩縱橫針線奇留下畫不成底鴛鴦譜也
是度他千古與萬古善於出入自家門戶
師之父存三翁元梵居士天性豪俠凡衣冠玩好皆
先創出人稱之爲大方家海內三九異人無不接納

賓明柯公贈曰家無半畝庄座滿三千客一日在賭
場解鬬値中傷人命坐入獄翁灑然日夕唱步虛詞
喜撫琴不計指法但適趣耳獄明乃出每傾身家救
人人負之絕無怨言嘗對人歎曰英雄不作欺人語
惜乎曹瞞亦千古英雄獨心行自負之如寧可我負
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此豈天下負彼哉使能曰
寧可天下人負我不可我負天下人不亦聖賢可造
乎善乎伊川之言甚簡甚切心口不可暫忘曰小人
枉做了小人君子樂做了君子又曰世界上做得一
分好事即救得世界一分此語不眞令天下人盡可

學乎或曰公能心口不異乎翁笑曰我借此自警耳一夕夢到一洞府會諸仙相盤桓贈一額曰九九山房別號曰存三仙曰此吾道術之秘旨也又從上轉入一叢林異常見羣僧在紺碧殿上踞坐談笑見翁到即相迎客坐因道及會諸仙贈言事有老僧曰吾異是翁更求指示僧豎拂子曰還有遮箇麽曰弟子家中有白塵底僧笑曰錯過也翁猛省曰是是僧曰尚有病未去在曰如何去得僧曰待病發自去曰還乞指示僧呼居士公力應即驚醒乃求曾心蕊太史記之於是更諱為去病號額皆如仙贈海內諸公讀

言積幾册軸及師見壽昌東苑後毎以生死事取決又曰九九何指對曰呼醒時是誰指翁曰莫是不昧主人公麽對曰摘揚花摘揚花翁曰待我透此著對曰又恁麽去翁亦覺自喜一日遠出有生平最珍惜古董玩好為大兒蕩去親友驚之曰此番乃翁歸當演避之無觸傷天性也及翁歸聞之忽叫曰好了好了機緣到了人訝之翁曰我一生毎遇功名事業將湊手忽然斷去毎與人結交至密處忽然反去毎遇玩好恩愛事忽然奪去我浪長老說不特世間恩愛當自斷即佛祖秘密如生死冤家亦須與他開交方

有自由分今日事事皆來斷我不待我去斷他使我去斷何時得斷今日乃知冤家是我恩人也我方整頓明年要往雲南四川作何勾當不賴此一斷與他做奴才也做不了自已拋身命在何冤井不知也何幸如之翁嗜茶日夕烹不離手嘗曰盧仝茶歌曰白花凝光浮碗面此得茶經之訣又曰紗帽籠頭自煎喫此非親手烹煎何能得此水火之候乎知交甚多獨與柯賓明戴今梁鄒愚谷甚密在西湖與界山德宗二法師相契洽初會東苑和尚於會心園語意不投謂其太僻做善知識須是大通人情而心亦敬之

最販命者獨是壽昌老和尚嘗曰我雖未見聞其為人真踞地師子吼也及雲門湛和尚入閩於夢筆快談門大稱曰使翁早年參禪真有驅耕奪食之手今尚未老也明年丁卯少有恙邀黃心鏡諸公到家曰此回別去也心鏡曰存老生平得力全在此時百尺竿頭須進一步翁笑曰老老大大作遮箇話在鏡曰畢竟如何翁曰莫寐語看取日頭尚高否乃拱手就枕而寂諸公屏息久之無不感者時師在建州及追歸乃三七日也師母早喪有繼母繼子同一居兄弟親屬問其家事者師曰天地既覆墜尚問山海艸木

乎極力止兄弟爾各有家何必更問此因而對靈奠
曰九九雲飛三三鳥度英雄語不欺人驀地呼來病
去打皷驚起夢蝶摘得楊花栩栩六月山房冰煮茶
自笑麗公是作家百尺竿頭呵看日鐵船水上唱三
巴

師之母潘氏元淨開士自初持大悲聖號不輟欲生
不肖初夜夢於堂前見一雪眉僧持蓮花一枝求宿
母曰問我男人去驚醒即分娩因乳名爲僧哥就外
傳時母欲命名爲蓮叔父曰大侄名瑚次侄名璉乃
聖賢器也母性善事祖父母盡孝養與父如敬大賓

多茹素念大悲號後臥疾三年四肢不舉忽一日命
沐浴起拜佛不用扶持一家驚謂得何神藥母曰非
藥也昨夢大悲灑我甘露謂我夙業盡消今當生歡
喜國也母曰我願生菩薩國菩薩笑曰即我國也汝
等可寄語夢筆僧哥我生他有好處也乃念大悲而
寂時辛酉三月清明日師自稱僧子盛奠曰無憂樹
下僧從何來大悲口出蓮花托胎法身大病磨盡鏡
塵夢回倔起歡喜自新可憐逆子不能割股調藥而
報此罔極徒以合笑不合哭賺殺曹山顛酒漢使他
三墮不變異者自求出身

師之弟瑋季玉道月居士少年英粹不知世故唯刻
苦讀書進庠早師掩關時從賓明柯先生游得竊聽
奇論柯公以壘莊堂稿示師師素不攻舉業因讀其
理題如率性之謂道吾道一以貫天何言哉如有所
立子絕四諸篇其義理不透徹因以八股法拈數藝
似之柯大驚曰禪是其本事也何從得此快義乎我
老於牖下當望塵而拜時翁壽如相從即批評命謄
之黏於寓所諸士紳謂之便指之曰此聖人文非特
禪師能爲　邑中親友亦未之信此或是柯公故爲
駭人視聽耳及李繡虎徐居之張丹晨諸君皆來採

問與之論始信曰此悟門也不關於外學季玉於是
愧然憤發力究宗乘謂非此不足爲世出世也惜母
又繼喪身弱入贅於徐吉源處又未周年季玉俄病
痢其岳翁善醫用峻製太傷遂不起無子秖一女其
岳翁亦無子感恨不七日亦終師乃爲主其事令之
合葬以弟媳別適於人傷其夭輓之曰嘗以卓立自
慰耳子在如何敢先死南浦源流當屬誰令予慟也
傷逝水

夢筆剃度師識源法和尚楚黃陂人嘗游雪浪諸師
法席後隱書林瑞巖不肖辛亥從師祝髮因得同歸

夢筆成我三年伙開恩力因有在也今庚申秋示寂謹此奠云嗚呼黃鶴樓前古鏡未磨黒漆桶底雪浪生花脚下誰抽紅線蹋碎南浦滌波鈎引箇冒命子上瑞巖眉毛幾乎盡墮無端又被業風吹向夢筆與犯苗稼者做伙寃家贏得我活埋關裏石笋生龍牙遮老大蟲心肝血滴滴叫吒吒無可酬報今朝博遮艾火燒尾巴

東苑和尚庚午秋遷化於武夷石屏巖報訃入覓子不見久之於建州始知乃哭奠云獅子游行更無件侶毒龍攪海無不匿閉遮箇没面目漢伙去見閻羅

只應黐亂地獄無安措處直饒佛祖異類中爭奈恣意僻性無一箇人近傍得它亦可謂自苦自窮誰能代替喫賴有此箇拄杖子放他不過拄于是擗地大叫曰蒼天蒼天徒添寃酷乃禮拜遂歸武夷襄末後事

博山和尚於庚午冬示寂報訃夢筆師時在武夷西來嵓乃哭奠云急水灘頭抛竹篙庵兒燒卻金增色惜乎廣種不及薄收將與他室紛紛添籌歸去早五湖風月空皎皎又誰知大好山尚有一枝横出玉珊珊

處州龍泉西寺孤舟榕和尚從浦城吳山出家受鵝湖戒以梵行作佛事感化甚遠初住慶源忠堂崗師適大父逝有感走到山求出家師不肯爲父母不聽師苦求依止舟曰你且將爲僧事習學熟待有機緣則現成也功課及律儀須先精之則聽教參禪無往不利不閱月爲家人執歸而感其撫教特甚壬戌在博山時師亦來設供因隨之到鵝湖峰頂見養菴老和尚機緣甚愜喜慰之極又隨同到龍泉西寺度夏舟師力命爲衆受戒力辭不敢因代爲之羯磨開示以夢筆入逼歸舟師灑淚曰古人亦有弟子度師者

老僧何幸而不幸也痛爲割別此後鼎新重建西寺甲干處州嘗千指親依以德行感人不言而化巳巳在建州始聞孤舟師歸寂乃感奠云春風拂拂萬物爭新造化何知自能屈伸忠信可行蠻貊道德足感鬼神戒月悲花拔楔剖塵可憐淚子不能任賺殺千年核裏仁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十七

門人 大成 大龍 大中 大玉 較

塔集

傳洞上正宗二十八世攝山棲霞覺浪大禪師

塔銘并序

宗門自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遂開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之祖曹溪一滴思讓分流厥後五宗嶽峙而二桂獨昌洞濟代興互有隆替至明嘉靖間其道寥寥幾不聞矣先輩歎之壽昌崛起好山不獨挽洞山於逆

流實乃揭心燈於再朗東南宗風蔚起豈不賴此老人乎昌得博山大震海內東苑山隱武夷得之吾師覺浪大和尚師出偉然龍象杖錫所到雷厲風馳世出世間無不攝化宗說兼備言行雙律真法海津梁人天正眼可謂金聲玉振道光德輝者也嗚呼至哉按狀師諱道盛號覺浪別號杖人閩浦張氏子父存三居士師生而穎異幼習舉子業年十五入贅十九因大父坐亾有疑遂生出塵想求慶源孤舟榕公出家不果疑益切偶於街次聞猫墮聲有省因瑞巖識公過浦寄求鬀落棲邑之夢筆山誓欲掙關讀高峰

枕子語若相印合復於倒刹竿等句有疑遂悶成病乃取古人未悟旣悟機緣返復參勘一日閱百丈再參語不覺躍然曰遮馬駒亦復蹋殺天下萬世人也及見壽昌頌臨濟三頓棒頭開正眼何嘗傳得祖師心語大叫曰此時尚有若而人乎我當往嗣之始出嶺之董巖從博山和尚受具問從上佛祖行履不契辭往壽昌道經書林見東苑和尚投機遂折節過冬因一病瀕死苑親調藥療之有間苑究其生平參悟及五家堂奧之旨大驚曰不期子深入此秘寄法門吾壽昌遮枝慧命屬子流布去也因付壽昌源流并

贈一偈師拜受遂隨苑禮壽昌和上重重參證昌領之自是荷擔大法當仁不讓初下金陵與焦太史周海門曾金簡諸公游大有敲擊諸公重之未幾壽昌示寂東苑說法書林師歸省覲曹能始諸公請師於興化開堂師時年方三十而提唱卓然古德也期罷復上博山與山問答雷轟電掣山奇之殆所謂智過於師者耶雲門湛和上入閩留夢筆三宿論法門近事多激揚門歎之金粟寄雲和上過浦師投書有源流拂子濫付非人之語寄同書云上人何處見老僧濫付且盡大地誰是非人者試指看若指不出自合

懸梁繼然夢筆山中師覩大笑曰焦甎打著連底凍也并刻其言行世未幾客公住天童父子鬪妄諸書出海內始訝之東苑博山兩和上一季相繼入滅師得訃大痛有風穴深憂之感乃一杖復出闘殷殷爲法求人㮚㮚横擔席不暇暖四方啓請押主名刹如楚之李太宰梅中丞陳司寇周司馬諸公請住龍湖蘄州荆王豫章建安皆延說法內庭江右黃元公司理鄧太史涂司寇諸公請主壽昌福船及匡廬圓通如金陵魏止國及王喬司禮倪樸菴陳旻昭蔡二白李小有諸公請主靈谷天界報恩祖堂如虎林姚愚

谷方子凡及余太史諸公請住鳳林雙徑特爲雲門湛和尚入祖堂請雪嶠大師歸千指法筵勝會得未曾有十千高步萬里香花未足以喻其旺化也師乙酉離金陵丁亥復還天界應太平請會有嫉師者以原道論下師獄師不辯居圜一載著金剛諸書見意陳太宰遣人省師索偈師書問子何事栖碧山詩遣之太宰嘉歎不已謂其蒙難不驚視生死如游戲雖大慧覺範諸公不是過也事解金陵諸護法請主攝山棲霞師欣然有逸老計未幾受博山請命笑峰然公代座又囑無可智公高座拚開二公棄縉紳而游

師門久矣師過嘉禾譚埽菴諸公延師天寧龍湖各刹說法因覩費隱容公嚴統復還天界修傳燈正宗以衛大法及博山夢筆出陳𧰼菴諸公請主臯亭崇先聞竺菴成公重興壽昌推雙峰存公任持特爲上堂舉揚未幾吉州李梅公劉平田諸公請主青原師命笑峰然公任持誕日上堂歷叙生平浩然長歎有法界不容吾自委敢推妻至與威音之語時師季已六十六曰覩法門衰落能無中痛乎谷語輪公監院念師季老復持金陵諸護法書請歸天界故覗稱天界和上師因報恩大藏版朽命松影麟公募修囑石

溪杲公較刻休夏毘盧閣偶示微恙命移錫禪堂舊方丈一日旦起禮佛畢特開示大衆回寢室飲茹如常亭午取紙筆書偈云萬象指頭明卓異縱擒不換機何利無端撥斷破蒲鞵翻然直入千峰去擲筆而逝供堂中三日始入龕顏色不變觀者如堵陳旻昭侍御周凝圖司空請三宜和上掩龕江南宰官居士及衲子善信無不悲號如失慈乳海內士大夫同諸方知識作詩製誄千里赴唁感歎法門梁木之摧也師生明萬曆壬辰十二月十六示寂清順治己亥九月初七世壽六十有八僧臘四十有九嗣法弟子二

十九人記莂居士四人往來問道及皈依縉紳孝廉文學若干人得戒剃度弟子不可數計師說法四十餘季坐道場五十餘處著作百餘種皆載師全錄將奉師龕建塔竺菴成公與衆三卜皆得栖霞遂全身歸葬千佛嶺下之右延虞挹辛旣竣竺公述師行狀丐余季友陳旻昭爲塔上銘以旻昭數十季金湯從師患難流離知師之詳無出其右者會旻昭卽世稿未就乃命餘謨卒業謨憶五歲時隨先老父宮諭公禮博山和上於皖城迨乙酉京師南還矢心白業始隨先府君謁師金陵戊子居廬復謁師於余中丞濟

生菴述先君臨終夢幻泡影一空依舊青天明鏡語師爲陞堂及後謁師皐亭晨夕參叩屢多機籌自謂疑團終古破師時贈偈有奪卻南泉老爪牙之句則謨於師數世淵源法乳之仁可謂不淺矣且與旻昭爲一人交不敢以不嫺辭竊觀唐宋以來舉揚宗風代不乏人其閒儒佛兼總者惟明教嵩覺範洪然猶不無二岐若師則易象詩書乃至老莊諸子百家并世諦文字偶一拈提言妙諦謨嘗服膺眞儒必不闢佛眞佛必不非儒二語以爲名言然前此諸儒崖異未免角立門庭卽宗王高自標詡多輕外典自姚江倡學以後龍溪海門諸公始不諱言佛若以儒說談宗上下千季獨我師一人而已蓋東魯西竺兩聖人此心此理之同不容終秘者也至於師之陞堂入室大機大用殺活縱奪如金翅鳥直取龍吞如大將搴旗探囊取級故衲子卽久參宿學亦多望崖而退彼以師夢筆非人之辭爲兩家方柄者安知古人當機作用別有出身路耶故師揀魔辨異拈述傳燈正宗諸書源流所繫筆削謹嚴然不肯輕遺一眞參實悟之士至語及濟宗出世諸老未嘗不極力推轂豈末法訴諍我見崢嶸之輩所能窺其涯涘哉竺公之

狀師曰師雖嗣法洞宗五宗並舉主盟佛教三教並弘非阿私其所好蓋實錄云謹依狀序其大槩合十稽首敬爲銘曰靈鷲拈花首傳衆祖少林濵泛始闢東土五葉二株天撑地拄幾危之閒豈不握吐卓哉洞曹聲振寰宇突出好山壁立風雨博山東苑兒龍弟虎吾師嗣之一麟獨武闢正法眼滴獅子乳如大火聚如塗毒鼓觸之魂飛聞者毛竪杖錫至處海岳驚舞法幢雲興肅規稟矩重興寶鏡新鏡鉏斧揀異辯魔鍼莑鐃替全提向上驗主中主橫擔榔㮾高揮王塵吳楚閩奈緇素爭覩五十餘刹慈心嬰撫金湯

霞犢法流川組道扶聖敎名正燈譜宗集竺震文憲
鄒魯臨難不避遇嫉弗怒流水桃花蕭蕭起舞垂老
益堅憫世益苦適然譚笑坐脫鳳塢雙樹潛輝金河
影栩兩間哀恃百靈泣怙岁崩纖峰六朝仙府千佛
環坐儼同玄圃浩浩長江亭亭窣堵我師高風千古
萬古菩薩戒弟子大印皖城劉餘謨頓首拜撰
康熙二季仲夏月住持棲霞嗣法門人南嶽大成立
石并書

愚菴老和尚爲天界老和尚封龕法語
吾從千峰萬峰入我自千巖萬壑來雲月溪山了無
異借婆衫子舞三台恭惟老法兄天界浪杖人大和
尚縣白澤圖佩秦宮鏡妖狐喪膽佛祖攢眉幾七十
載身雲蹤方陶鑄歷四十年法雨充棟琅函道通睿
聖錯鎔貫珠行比嬰兒渾金璞玉主中主不難於相
續借不借何礙於通途非以奉身陋於希世以不奢
於世故不累於俗若夫衞教禦侮假文章以撼動儒
林駕俊興賢借辭鋒以風搖曲學弘慈濟物若紫金
山砥柱中流立論摧邪似石頭城堅不可破八柱擎
天亭毒羣有是其法性廣波瀾潤左右逢源本根固
枝葉茂高低普應祖壽昌而大好山影落羣峰師東
苑而曹源水稽天洪浪維弟者擬附驥以追風黎庶
乎眩青燐於白晝舉拂云大眾這是山僧千里持來
個消息要向鳳凰臺上吹笙師子林中蹴踏不過要
顯這老漢一生來提持個威音王以前最上一著子
拈封云大眾看看玉殿無人虛夜月瓊林花謝掩重
門

三宜和上明盂爲雲門湛和上之法嗣晚住西湖
愚菴巳亥秋來天界法語　不肖法孫興化識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十八

門人　大成　大存　大然　大璸　較

詩

鑿逕

不問菴中主焉知逕與門幸詩先我過引水與誰吞
試展不疑峭探笻豈惜痕幽然成一曲正見古風存

架橋

隔江招手事此意久無聊未問人來地先觀自度橋
烟迷兩岸失霜滑一枝遙但得超然往扶藜亦不消

編籬

巧以茅為舍疎將竹作籬湖光棲半幅秀色遶雙眉
杖峭風前倚人奇天上窺潛形須忍俊發笑莫驚時

開池

大有臨濠趣其如枯坐何鑿天成古澗遮地種新荷
良夜自來月佳期或見波了然言外矣不用詰觀河

賞梧

龍門高百尺植者意偏深一葉當秋落全收天地心
凌虛聊撫手擊節待知音絃外誰能賞凭軒聽此琴

山中詠懷

天下藏所以時與機自爲業已方外遊出處聲一吞
甕牖轉日月竹杖挑乾坤深深謝今古敢恃青山尊

又

世久無歌鳳亦不聞弔湘而我竟何似俱慚聖與狂
澗石何落落飛泉亦皇皇一躍還墮地空歎浮雲翔

又

我亦生斯世寧求別所歸區區當自盡有事敢辭機
雖無君父責心輒繫安危一日立天地此恩難或欺

又

古人腹中熱五經按未寒搔首日伏几啼笑真無端

賴此足自娛舍此誰砥瀾析薪炊飯後咲汝竈觚看

山事

十年隨一杖所至艸離離樹是團焦屋石為無字碑
此中休夢語別路有誰知兩袖乘雲起飛花點墨池

又

小窗收黲黮古澗送潺湲苦竹常留徑高松自護關
眼惟憐白紙天只許青山出沒浮雲態惟餘坐看閒

又

今古皆如此山川遊不同簾垂黃落後人臥翠微中
擊磬誰相和題詩自起風隔溪隣友至咲破夕陽紅

荅石倉居士

紅爐雪水野生涯招客同消石火茶一葉秋驚天地
夢千年核貝古今花月函破鏡空搔首露滑縣崖試
作家爭似東軒高臥穩半牀枕籍傲烟霞

大藏峯

刺艇溪灘不畏疲岸峰壁立太嶽崎崖伸一掌三千
界風奏羣松十二時若問船從何處架漫云天不許
人知漆園藏壑誰能負徹去虹橋任汝疑

博山老參往桐城候何之岳相國吳觀我太史

博山雷雨過龍眠蟠窟騰空總電鞭瓔珞光中垂兩

手雲霞洞裏只孤拳浮丘金鳳飛還息投子青鷹夢
自圓赤脚油餅相見咲千秋一帶與誰傳

懷浮山遠祖

尚論宗門奇特事輙於遠祖不勝情五絲將絕誰兼
命二桂中興獨主盟葉縣盤根千古峭太陽翻茂兩
眉清兒孫碌碌盈寰宇幾識浮山脚下行

懷雲浪

孤節矜試入鷄鳴特地奇君獨出迎忍俊不禁潙老
笑虛懷能發太原驚長干鼓角聲應在棲鳳霜花影
自清且喜浮山當此局掀盤一着與誰評

董巖上博山無異和上　丙辰秋

相逢休去不妨奇竪拂輸他第一機不見門前楊柳
樹無人問法自依依

仙亭上東苑晦臺和上

袖中些子防閒藥留待他季毒達磨試問當季傳底
事吳江隔岸越山多

盱江上壽昌無明老和上　丁巳春

昔季曾飲醍醐語今日親承啄碎機應是淡心無底
止重來相挈未歸歸

壽昌師翁七句猶自躬耕呈之

山頭老子年七十猶似西施未嫁吳絕世風流人不
見浣紗石上獨嘘嘘

偕余繼泉觀雪

輕白飄飄一夜寒千巖盡鎖玉珊珊誰知妙極天工
巧空咲明朝日出看

榕城懷古

雪嶺遺風八百季木毬無恙尚欣然謝郎不在漁船
上柳線垂垂曲水邊

偕獅林尋隱九座

偶聞九座萬千峰驚起玄沙艸裏翁拽轉故人青竹

杖翻然直入翠重重

浦城夢筆山景

千僧講席

我亦登斯座誰爲繞此聽忽然成獨嘯疑殺萬峰青

萬井傳燈

溥夜鐘方度盈城花漸新少林消息密半點不瞞人

吳山朝雲

江夢非襄夢吳山登楚山枕肱看變態一片最孤閒

文筆凌空

迹寄烟霞杳詩傳夢裏奇若將毫彩會負我兩莖眉

爲雪生言

吾人所性全用舍有獨至其存萬世謀惟一知己地

其二

大聖有隱憂乃知天下故坐折英雄心能先其後步

竹杖

生平憐此杖砍斷絡其根珍重不堪看令人生痛痕一握天然節立處皆崑崙大咲鄧林擲坐臥承誰恩

登廪山禮蘊空忠翁老祖塔

憶我祖翁王老師賣身廝得一窮兒靈光舍利歸何處玉兎金烏漫着追

登峩峰

天下於今仰此峰峩峩曾出法中龍化生頭角知多少反顧都應拜上風

昔年曾見境中人今日爲人滴血親無數好山天外秀一回指點一回新

鎮衣潭

峩峰師翁初入山見龍湫騰激因解裏衣包石鎮之

貼肉衣衣惟石頭重岩之下定傾湫勝他谷老驅龍手四倒慈明冷汗流

甘露松

予登峩峰日與聞師伯見龍崗上松滿凝甘露喜而識之

湊翠峰前松獨奇日光掩映露珠垂分明滴滴曹源是領畧還須法眼兒

酬江觀其居士一偈

結角羅紋透最難當機勘破卻開關自非踏斷來時路誰得縱橫大散關

遊武夷山

此山作怪幾何年千古人誰不浪傳三十六峰齊按

過石頭依舊未云然

三教峰

三人弄影高峰立誰見相將淚水行萬種青蒼齊側耳風吹秋葉說無生

虎嘯洞

百丈峰頭倚杖看雲飛鳥沒窅無端劃然一嘯誰能聽巖得風生六六寒

庚午春竟陵張君空過夢筆問及鍾譚寫此贈別

霜根七尺性未倚擬登匡峰看湖水因知美才世所

難乃更委蛇就知已今年作計住家山閉門卻掃閑坐止覺然空谷聞履聲披衣見客君髮蒼快談闕楚珣玗琪一洗白門十年耳儼然瓦缶奏屢澆遠方一端情如此文章不使神為交千聖寥寥竟慷慨懸崖相聆心已傾君歸筆夢從此始他年策杖舞毫端此夢圓時只彈指

辛未九日洞上見桃花奇之

還山五月發臥疾支杖臨崖不勝立試看秋山瘦孰多峰峰倒影畏風過瑚瑚一咲一驚鴻三五橫斜淚碧空鼓聲若助予清遠不知肯入誰新卷俄見桃花

闕菊開悠然獨咏獨歸來呼小子書之歌之識我今年九日乃如此奇哉

再入武夷見玉女峰

山水有奇姿幽貞夙自負亦時懷隱憂未獲良人晤我憐窈窕情惻然返故步初見恍夢思如怨復如慕淚感白頭吟素琴猶在御一撫心為悲再撫心為悟指月盟寒潭佳期勿再悞

彭本之倚雲閣東望

天子昔已厚肯自負其才况此二月春一年尤佳哉幸我所主人雅好能相催領略念桑事東閣還為開

折東致高文惠然皆蚤來石溪多古意劍峰誰別裁英雄固爾爾天下無足懷起而壽南山諸君各舉盃

初還虎嘯作

浩然放棹入清流肯慕虛名犯飲牛尚有故人能擊缽夢中報我筆歸休

乍還如客已心安試名孤筇慰所難從此秖扶巖上叟莫隨雲水過前山

放艇

乘風疾駕小扁舟刺入烟波自在游一曲櫂歌還獨唱笑他天地一浮鷗

觀化居直語

古人常慎密每欲自焚書湲恐資奸僭寧爲截舌愚

又

我觀上世時不知俎豆器至於禮樂興干戈亦復起

又

干戈生禮樂天道在其中隱處非逃雨乘時善轉風

又

密心制井田寓兵於農事不欲使民知隱微費裁制

又

環中而寓庸果蓏各有理此外恐離歧情田生荊杞

又

太易之爲道一奇與一耦庖羲氏衍之天地復何有

又

艸野客吾放蒼天亦自開謳歌還擊壤風雅此中來

伊尹

空桑伸足破青天曠古誰知鐵稱權漫咲一生無收

與幾回擭履忽翻然

管仲

世孰有心如此人生平委曲竟成仁小哉一語休輕

覗尼父于茲獨愴神

張良

圯橋墮履是何機正惜沙中一擊奇用漢報韓還辟

穀果然黃石不吾欺

顏淵

時哉金口送途窮助發農山陋巷風嚼破杏仁何處

種且收天地一瓢中

莊周

混沌至今非怕死漫將一鑿與鴻濛至哉拚世湲謀

者莫謂一場蝴蝶風

嚴陵

豪傑于時競發身阿誰獨不致于人一生坐釣春風

裏堵護中興閣上麟

陶潛

五斗何辭不折腰翻然歸去獨翹翹北窗高臥渾閒

事千古涼風破寂寥

孫登

長嘯已教青眼醉微言還使玉山頹蘇門一去無消

息入水聊除薪火災

諸葛

鳳龍自可安天下要是漢昭三顧誠不負平生而後

巳君臣萬世見交情

懷武夷倣歸去來辭 寓光孝寺時作

歸去來兮武夷有山今必歸更不疑而直往寧待悔
而增悲振孤笻之長策峭雙履而高追秉吾心之確
是謝異見之交非出紅塵而掣肘入青霭以摳衣泛
三三之玄曲躡六六之離奇孤峰坐斷萬象亾奔昂
藏其行逈絕其門蘿幃未卷竹榻尚存甘泉可烹蕣
茗盈樽或點石而聽法或飛花而破顏雲閒閒兮淡
泊鳥幽幽兮間關妙萬物之信順虛一空而靜觀隨
芳草而朝出逐落花而暮還咀天地兮粒米乘秋雲

兮磬桓歸去來兮請畢世於茲游山山水水兮如是
詎逃兩兮能來臥烟霞以自適忘生死之殷憂咲古
洞之遺蛻留絕壁之藏舟或持寒木或掉輕舟玩潛
蛟之舞壑撫野鹿之經丘能各適其所適可源源而
入流知生平之出處庶志趣以行休已矣乎大事因
緣自有時豈可容心於去留胡爲乎遲遲居山兮夙
期感少林兮葉落返本地兮耘耔歌櫂歌兮何曲且
兩濯兮與詩山嵂嵂兮水洄洄春回寒谷兮復奚疑

臥疾蓮山國歡寺

莫怪世人輕笑罵自家笑罵許誰知如今臥疾更無
穎墮落生平兩道眉

寄樒城曹能始觀察

幾年不見曹居士手裏數珠奪得無痛切聲聲親救
我羅山石上夢誰呼

出谷吟

奇雛翻然出幽谷飛來高踏琅玕宿秋風初响金井
欄梧葉珠垂供美餘下聽鴟梟剥啄聲競爭腐鼠心
不平上窺忽訝青山墮啞啞亂叫羣栖驚阿誰推枕
夢初起風遞蘭幃冰衣履噴桃一笑天破顏雷雨昨
夜開後山

憶嵩詩

是役也謁少林也過潁州得交瑤席張公公
以汴城張林宗子襄酬唱詩示余曰此二公
湥于禪理吾中原大雅也師讀之異日適周
之鍼芥契者其在斯乎是詩用杜句翠柏苦
猶食明霞高可餐爲十韻予歎賞其風神亦
步十詩之韻爲憶嵩詩以寫吾志并爲向往
之先聲云

嘗愛雪竇詩二桂生寒翠因之念少林心髓輙如醉
一花開未休五葉還同致乃今風氣衰感慨生予志

策杖追西來振此宗無墜
前春出我閩吳楚幾成隔恨無長風乘搏扶此六翮
大法繫時機遲疾固難逆遙想霜雪林應有不死栢
行行重佳期不負吾夙昔
中原有鼓旗誰乎善作舞熊耳峰未聾喝之應娟嫵
隻履雖西歸所遺藏故府使不遇神光特地如騎虎
勢已不得下面壁良亦苦
異域來何事區區獨遡流三年適周輿祗傲嵩山秋
撥草瞻風色皮毛非所求知已是奇遺行藏幾豫猶
安知千古下法印不吾畱

天下多遺英一法焉羅織雖曰教外傳然終不可默
飛潛容激揚令自逬胸臆感觸有鋒機神心莫掩匿
御笑畫餅人過饑不能食
精氣斂天地歸根命獨榮行生方伏蟄一震起春聲
於穆握誰手薪火膏誠明寸心千古義致曲性其情
仲尼見伯雪不語平生傾
眞者比珠玉似者等泥沙此中有由來切者非浮夸
向上過關否苗頂藏雲霞邈剜紛灌莽誰信枯木花
空憐萬里外舉手額自加
斯來潁水上景仰古風高有所重如嶽有所輕如毛

此身能自惜潛隱甘蓬蒿吉凶盡陶鑄進退如桔槔
至味幾吞吐世盡毀人糟
細讀昔人書才情各坦左善哉會心吟領畧唯獨可
天地托七尺古今看擔荷世波日益狂中流誰把柁
吾豈無故哉信乎匏子果
文章有神叶此道盟已寒何期志堅公舞渡觀其瀾
東齋寄酬唱秀色誠可餐聲氣自相求毫髮天地寬
中原有所主十洲皆喜懽
　壽春方孩未侍御招住眞歌了禪師道場并示
一詩依韻酬之

環轍不從他歇處可中誰復破天荒八公山下遺踪
枉拱手爭看額有光
　商城汪太僕以詩見贈訂約龍湖因步其韻
中原自是大方家嵩岳居然占一華我欲登峰觀气
象喜逢毘奈散天花
　似梅長公中丞
曾聞三尺定邊夷此地長城復倚誰君父於今忘寢
食比來臣子欲何爲
　弔李溫陵龍湖舊蹟
客山何似弔家山千載龍湖怒未關厚責於人終薄

巳然猶血性逼人寒

與梅長公游小洛伽

大地驚危欲震鰲浮生何處脚跟牢洛伽原在風波
上誰解乘流占步高

姚愚谷卜居龍洞

人皆羨汝得幽岑誰識如今隱者心四火出門丹枕
在一鞭揮影白雲深野田鋤就堪遺種大樹培成足
覆陰珍重神龍潛勿用時當空洞莫相尋

谷簾草

康王千古欽幽襟澤廣藏山那得尋谷咲愚公移不

動簾垂洞上卷來深十洲風月圖吾壁三島煙霞許
夢吟爭似縣厓飛瀑下一盃烹卻觧空心

和西陵李夢白太宰

浮雲散盡一輪孤正好扁舟入五湖尚有珊珊風景
在看他撐破月華無
女子身中入定時文殊詎自擲鈎絲罔明衝浪便吞
卻穿在瞿曇栁外枝
生即無生巳兩關誰知平地起高山商量極處忘題
目伎倆窮時意自還
庚星一點最高寒北斗南辰作麼看八角磨盤空裏

轉幾人不被眼光瞞

附寄匡山覺浪大師詩有引予與浪大師有圓通
之約以孫亡暫負此願因寄四詩并呈黃元公居
士正之西陵後學李長庚昊艸生緣都盡此心孤
擬削顛毛向蠡湖師有活人刀劍在相逢肯示道
人無眷屬連纒無斷特天玆斷我藕中絲故人欲
問如今事咬着懸崖樹上枝歷涉從前生死關偶
因拄杖一看山忽然鳥散雲飛處獨有天光自往
還溪月松風玉露寒一條白練望中看金剛棘栗
尋常飯喫盡方知被爾瞞

夜話亭詩有引

歐陽公與訥禪師夜話後人高其風以名其
亭亭既沒今遇朱方伯屬楊司馬重建之予
適主圓通黃司理為之長賦予聊作一絕以
識其事云

歐訥風流巳擅前令人千載想猶玄不知當夜談何
事相對清燈太儼然

訊劉元卿太史

博山先師曾謦欬玉山之言猶記得急水灘頭拋竹
筏溺殺無限英雄客雪關承嗣稱冡子何忍折杖輙

叅炊父兄一點存不存問我同參劉太史

春雪後南康彭君宣別駕月夜攜詩過訪坐談達曙因步韻酬之

雪霽月明山夜靜蕭蕭班馬入光幢病僧榻上迎高客奇論風前吸大江敲落燈花春夢醒拈來墨艸佛心降冷齋白戰空千古無奈踈鐘過碧窻

似李公楫王柱明

漫道毘耶巳杜機闔爐鑄劍火星飛龍湖一浪楚江起多謝春風上布衣

寄雪庭老宿

一葉落驚天下秋孤笻特地更誰求廿年耳聳雙峰髻今日親瞻百艸頭古徑風清非用掃寒江月朗不須鈎比來未可輕相觸恐詫山中老臥牛

癸酉臘月於鷲山礽度値晴雪志喜

浮世共離氷雪事慚予四十二年生曉來光射簷間白笑見山河徹骨清

過中都臨水寺觀聖跡

中都自是潛龍地大士曾茲示現來應以帝王身說法手提日月向天開

別路答客

神駿讓支公法開以醫寓圓光送道子惠欽乃學塑東門既阻塞便向西方去千峰又萬峰藏身有別路丈夫超一切一切自回互六龍非優劣何況本無住腐士執優孟鼓瑟成膠柱猥民寡學問神錢矜瓦注借一藝以遊垂簾豈相負眼光牛背上萬世旦暮遇

礽倚杖金粟園作

南岳磨磚成鏡後窺鞭良馬踏如飛金鷄啣粟傳眞種玉髻啣珠賞大機試問西江誰獨吸且隨盧阜我同歸滿園種出眞金粟信手拈來知不知

坐金粟樓感古人徹困處偶拈一頌似雪堂居士

象骨峰前滾木毬玄沙就地抱來休一時邂逅閒相戲要解英雄萬古愁

滕王閣似劉西佩嚴羽宜

南浦西山相鬬奇風光千古總堪詩喜公坐斷閣中勝一笑驚開帝子眉

似朱子強孝廉

一葉驚飄天下秋英雄喜見大刀頭振衣直拂千峰月不逐烟波處處愁

似羅栗士居士

少年曾見諸尊宿英姿秀拔自姝俗亦有熱心馴我燈亦有虛心對我竹

似饒得淵孝廉

桂子生香秋色清歸帆風細浪花輕中流笑語知高興喜是千峰月正明

和湯季雲居士訪天寧上堂韻

曾思欲覺聞晨鐘今偶天寧驚浪公自訝曹山顛酒後悍來笑看日頭紅

竿木隨身上戲場儘教臺下說炎涼從來假事要真做莫怪山僧喜上堂

臨川陶弘持明府

白雲爲蓋水爲琴百里花光覆遠陰試問藐姑何處是一庭秋月靜人心

黃巖湯季雲尊公曾爲壽昌先祖作五燈序

高才奇識世稱湯先祖門庭亦有光強項一燈傳最密季公好續半爐香

畫鬼何如善畫人此言千載足傳神東風決定無欺處吹得衎毛日日新

酬新城鄧來沙太史見寄韻

光滿中天白玉樓當央誰復喚裴休金珠突出頂門眼擘樹還開彼岸流簫曲鳳鳴音正好笠峰桂發月方秋儼然拈得東園菊特遇重陽一句收

建安王修源殿下

靈山付囑天然在今日相逢意果奇笑殺馬駒無避處刹旛竿上八風吹

朱遂初大行

密旨傳來直至今要須善操沒絃琴分明一曲超空劫引發威音那畔心

示王于明余小星

曹溪一路譚何事千載鶴來巢澗松的的分明言外旨鳳凰飛向月明中

夜月遊龍光寺饒淨念云昔傳白沙高過城江西出聖人此讖難測茲見白沙平地圍繞梵宮不飄不墮漸與雉堞齊肩眞天下之奇觀也因得飛字

夜步龍光寺沙城世所希天將垂聖讖地特擁奇圍月映池如晤風生雪欲飛相看天上眼物外孰同歸

寄九江劉開西

古今云夢假我獨謂夢眞相識滿天下何曾夢幾人

酬中天剡水法兄

六載重逢入祖門相看却訝兩眉存好山幾處曾驚眼洞水其誰欲斷魂愧我中原空拆葦喜君七閩善盤根偶然一語渾如戲抵此方知劫絕痕

金僂峰偕聞公剡公看雨遲黃元公

倚杖臨風相指顧數峰偏向眼中開奇雲解作催詩雨猶待幽人續韻來

答餘杭鄒復齋明府

天下風波何處安生平有仗足盤桓禹城喜種春花滿雙徑驚懸古鑑寒彈指嘗將詩奉答洗心於此畫無端若非兩翼垂雲下羊角扶搖未許摶

遊西湖

湖愛湖上山山愛山下湖而我亦愛我蒼然在畫圖

贈傷維斗居士

海上風高競問奇艸玄雖就幾人知吳中石佛三更指誰見天明斗柄移

和語風大師冬日漫興

歲寒誰倚魯戈揮雪妬梅花戰瘦肥白乳沸山天欲墮紅爐安榻夢將飛誰燒寶王一瓢供我笑風流千指歸咏得好詩堪秘惜東君莫遣出荊扉

又

烟雲撥盡與無涯何似忘機老作家木石與居能自置寂寥為伴向誰誇掀天伎倆空中雪照世神奇隴上花瀟洒一生無底甑閒看今古共炊沙

覺範禪師昔嘗寓吾圓通崇勝寺見修竹千竿獨一根秀出呼為竹尊者有詩紀其異予任山雖久尚未暇及今來湖上偶見行素與諸公唱和此韻喜而賦之

多福門前眼不枯一莖斜出秀而癯其誰得似此尊者莫我知兮彼丈夫特地空心能及第臨風擊節許吾徒動容古路忘機處菊徑松風問答無

南屏懷古似左三山

重振孤節入武林湖山影影照人淡南屏一帶春風起吹我蒼茫节古心

訪龍門石雨法兄于寶壽不遇因讀三宜法兄詩序以石田禪師首創此寺今五百年值兩兄重興復其古塔而二石如合符焉予奇之乃次其韻以留正時崇禎甲申春也

重興古塔合符奇寶鏡新磨照兩眉策杖苔痕疑虎跡迎風花影落龍池幾人到此為君和二石相逢不我欺五百年中粥一掌北窗明月愛南枝

贈尹洞庭出泥

人日同舟正遇風誰將吳楚置胸中但能剌出乾坤
血即是全收不世功

次蔣古聞韻

千峰晚色醉明霞杖策來敲世外家湊興不須頻指
點夜深靜對剔燈花
古云學佛始知儒此處端然超有無特地擊開如意
藏笑他金谷賽珊瑚

贈陳旻昭侍御

博山會者已良久誰覓先師靈骨來破浪帆檣三老

柱橫肩上下一鍬開如生不道機先露節拍無心律
自諧珍重別將關棙轉世間出世起雲雷

寄楊內美侍御

文山守木護青原一任雙龍掌上翻空憶芙蓉山水
話善能高鑒此乾坤

浮山嚴公來

青鷹收翼入人懷赤脚桐城特地來話到指天金谷
下棋盤石爲掃蒼苔

贈蕭伯玉銓部

馬鳴三點曾拈弄肯別匡山一展眉今試白門懸剪
鏡秋光影裏破希奇

喜竺山法弟過我次韻酬之

浮雲空自亂江煙一葦南來亦偶然不惜洩心能見
我乃知好事有親傳先師靈骨今安在白浪滔天太
煞玄特地相逢提向上獨龍崗畔杖頭前

贈開一王海章

記得前生尚儼然去來一點獨親傳栽松在昔曾投
宿施水如今亦入鄽宮錦陸離依皓日寶刀凜烈拂
寒煙黃粱炊熟能開眼笑看千峰駕鐵船

皖桐王以介太史過訪

歐公曾試浮山遠棋局拈來別有禪今日儼然相晤
對當機一著請君先

昔登青山遇雨時同惲道生唐祖命

地步能高雙眼大何需泰山小天下游山不必因古
人乘吾興兮命吾駕謝眺李白稱奇才千古青山青
入懷竹杖麻鞋信一步十洲五岳非崔嵬驚人句須
驚豪傑讀之誰敢不心折談笑忽然風雨生驅去酷
炎眞快絕

示別曹文予

杖人費心三十年秖得一語不足怪如今珍重且難

之或是天機猶有待

與方爾止紀伯紫唐髯孫諸子夜坐尚論古今

忽及方子留少年英烈創感於懷賦此

人如比干心可剖心如比干人可友泰伯文王尼父取舜子丹朱誰下手文字知見怪掣肘痴忠愚孝覩破帚試問於今還有否驀然叫出方子某驚起杖人只搔首

林殿颺大行過訪

世間無謂問天心誰識天將問我今試讀古人於版築不勝瘖瘂更沉吟

杖人向恨潘子雪僧紀子伯紫此杖人傷心事其所恨者正以二子無一能渫恨杖人也今幸不然雖得見紀子尚不見潘子作此示之或此後不必專恨二子也夫

天下誰得杖人恨天下誰能恨杖人潘子紀子我恨之其如二子恨不渫從古恩寃難自解以故斧砍不能開翻思服毒少林老血臂親承何恨哉

從姑溪下金陵舟泊釆石磯偕紀伯紫諸子登謫仙樓賦懷

我聞太白騎鯨去何以青山復留墓世豈猶有尚才人播弄其名幻其處太白不因山水生釆石却爲太白有自古英雄力戰爭誰曾尺寸成不朽太白從來多似辱放懷天地自取足正如逆棹凌橫風烟波日影空相逐三十餘年舟幾過無端慚見老松蘿今攜諸子當風立放却蛾眉發浩歌

重聽蔣一個

大燥性漢欲快意痛罵藥師相鈍置作佛那堪願來世放下屠刀已失利幸天授子留此志正令全提誰敢異托底翻盤勢必至乘時踴起西華嶂尺埊未足撐天地日面月面當央示萬古本光如此瑞

寄郭天門中丞

提起廬山太儼然別峰画出妙難傳殷勤白紙親相寄千里何妨駕鐵船

永利寺示逢若

佛法無多舉似誰烏窠漫把布毛吹蛟臺日夕風光麗珍重時人好展眉

示白花庵夢衡

百城煙水各呈機指點翻成耳目癡不識善財何處去白花巖上望多時

龍山寄懷方仁植中丞

長干笑聒風流枉過眼浮雲幾度奇杖策龍山看變
化隱君不定此栖遲

訊雲居顓大師於謝公墩

雲居特地禪床動彌勒誰云不下生明月湖飛孤鶴
遠清風江度古帆輕五臺有會堪成队千里同堂可
作盟却惜謝公能折屐何妨大徽此中撐

王崑華少宰春日過訪賦贈

瞻然霓珮度龍岡春護梅花隱墨莊玉麈揮來香有
夢寒泉聽去響生光劍鋒穩寄疑泉石議論從容儼
廟堂飽享多生煨芋火衡山心與日俱長

贈陳公路居士

君能入谷不尋梅別有風光特地催試問山僧親切
意靈花偏向火中開

酬魏東曉

我昔奔馬西陵渚塵埃踏殺無人語此特七聖路猶
迷究竟何濟于我汝支離肩脛酬蘧廬蚊蝱那堪辨
秦楚天風吹到白門東特地相逢謝公墅舉世皆醉
許誰顛飯牀筋斗盤山前紛紛梅花落紅雨白浪忍
俊掀鐵船栩栩不知夢蝴蝶聊通一線人間天嵇康
引發蘇門嘯石壁斜陽池返照胡爲乎井覷驢北斗

跳君須于此逆一笑

示陳彬吾居士

離婁有意偏難見罔象無心却易逢悅道當年曾撞
彩一聲霹靂頂門通

寄印蓮禪友

喜君諸友自爲儔愧我孤筇獨去留安得春風湊着
力一齊吹向萬峰頭

華山香法師讀予會祖鑒有感寄以四頌和酬
其一以助金剛復出云

點心不賣若爲嘗親到龍潭自莫藏紙燭吹銷疑絕
影空王推倒殿無梁牙如劍利三生啞鈔已灰飛千
古香君有金剛能痛拔其誰病更在膏肓

清明日偕陳旻昭唐宜之韓聖秋楊玄州諸公
應佛國玉公懷白請作此贈之

相見未揚眉笙歌特地吹清明微雨後花鳥亂飛時
佛國誰爲主古風人不知杖頭空指點雲起太離奇

山遊次更生韻示竹關無可

神烈山前剩幾松冰霜有路護茅蓬竹關枕子墮地
否濺血漫天感此風

和譚梁生居士見贈韻

公生於浙我生閩特地相逢不二身道大同時謀似券天何言處轉如輪兩經手定誰知已三子書成自有因怪殺鶖鶖湖湊巧夜深却見把鍬人

贈西蜀熊完車居士

峨嵋天半雪方晴遙憶令人爽氣生何似匡盧眞面目毫端親見益縱橫

許天魚司理訂惠連梅公歸山

西陵杖子敲風雨紛紛見我誰似許特地知君如飲乳別久生苦不堪擧囊山道人欲作舞靈山花片遮黃土

送祖心法侄歸粵并致訊阿師宗寶兄

廬山一別幾年來重晤金陵亦快哉不問風旛還動否秖應仁者不疑猜忽辭歸粵心何急想見抵家禮師日必敘南中事若何開口杖人最親密

送法緯禪侄歸羅浮

羅浮曾入昔年夢喜見梅花鬭雪奇持語山中高隱客江南何故有相思

弘濟禪人爲母史氏七旬壽

撥影空山覓所思一朝忽憶母生時慇懃歸省庭前樹應見春風長故枝

和掃庵譚公韻

參到窮時故紙靈超超玄著孰能聽隨機應不泥三點善世猶空用五經春入上林花自媚鐘生大夜夢還醒了知今古無藏處何必呼鶖更出瓶

與薛更生談聖學有感

兩袖依然是大縫象環何用苦良工金聲出壁書誰讀布袋攤錢世不窮曉日爍消千幛雪春禽啼醒一天風時哉今古曾無間不必深山叩啞鐘

示載月舟

心爲萬法舟出入諸生死凡聖本同流兩岸何彼此了知把舵人逆順隨吾使敎外有何傳三墮縱橫裏

又

皺憶古艸亭斫盡重栽竹不遇衝浪鱗廿年空垂獨一竿不肯休悠悠自歌曲滿載月明歸俄然獲所欲

和譚朱重建眞如塔韻

一筆如湧出驚飛日月宮杖尖青白眼爍破幾花空童子戲聚沙拈來奪化工文同有成竹一揮凌蒼穹漸漸皆多寶枝枝撐八風影分五蓮華骨毫先射東謦咳古今開獒心布玲瓏儼然此寶王咲生無縫中梁公右掌擎刺破老鴻濛剗盡地雷復重離標我宗

誰見上士一枝一道光能照

和譚梁生迦塔心木韻

能樹地中湧天生多寶年一心能作王七級看飛仙日月隨身轉山河彈指穿與君期絕頂揮麈散兜綿

過朱葵石居士別業拈贈

沒分晚何過常流放鶴洲前咲自繇七佛秖應無覓處却能空手把鋤頭

答高念祖過訪韻

秋引龍門醉誰開古鏡頹鐘聲飛鳥外塵影拂松間結耐收前後開爐煅往還高賢如有往何必羨廬山

次韻答埽菴居士

杖引千岐路敲空咲幾回神鷄甘食火狂象畏聞雷驪海珠何去橫秋鶴自來獨憐刪定事知己急相催

次埽菴諸公送故司空高玄期寓公兩先生祀東塔功德林韻兼贈念祖居士捨石建大悲閣

拈將莖艸表高淡影掠風旛未易尋既有亞仙能捨宅豈無盧老獨傳心孝思直薦悲華閣法社今開功德林古道長如松下路仰觀足以厲來今

當湖朱鶴門明府招遊弄珠樓讀寶月巢雲驕合浦之句屬予題額適拈天湊并口占此

一棹南來不遠尋喜逢知己共登臨危樓尚有弄珠手奇句堪傳巢月心烟雨湖山秋已醉笑談飛躍意何淡青天輻湊窻櫺裏千古風流只在今

讀汝航兄次群老諸公時挑野菜和根煮韻

真箇能開解此探皮膚脫盡自相甘石頭路滑機斯密竿木隨身試所堪拔出有根驚得向來時無口咲何慚蓬鬆一盌真風味勘破吾宗較二三

飛來大士像為周摩雲道人題

大易命根斷是爻皆變化六龍無首飛疑殺四天下

張竹房居士像

五柳先生自作傳恐無知者汚其面竹房有面未展卷停筆沉思如想見忽親見春風吹醒瓊花院

譚東里居士痛飲讀離騷圖

屈平放兮離騷已為故紙日月昏兮偷光以何自處讀子亦痛飲此恨兮洩幽憤於幾許果詩之可以怨兮今之人於此又何所取此其所以讀之愈不容已兮抑自招其魂且不敢放只

浮渡行者至聞樂廬行腳

鐸隨道路曉聞鐘雲護青山千萬重且喜浮盃能駕浪虛舟使得八方風

石谿持此菴郭天門補山堂歌視予喜而和之
入山宜淺卻畏虎高飛不必能生羽道人退步水雲
寬一茅便足逃風雨門連七澤倚沙湖俛仰誰慚心
眼孤乾坤摩蕩幾經變近取遠來知有無大千描來
幅半咫放開揑聚毫端耳水山蹇蹇生波濤一躍乘
雲杖頭起隆中丘壑自裁成抱膝長吟梁甫裏從古
神奇生爛腐造化在手天可補赤松黃石漫追求碌
碌塵埃何足數獨憐懶瓚臥斯堂衡嶽瀟湘曾未荒
粟火灰深黃獨熟不輕分客莫徬徨

靈壽院十六景次愚菴宜和尚韻

華頂垂雲
山好誰先採披詩見靚粧九臯偏近玩孤杖喜同行
招我天之杪追風影欲昂寄言華頂石高臥待清狂

花心蓮座
儼然敷蕊海霞彩引天衣美睇凝秋月香風拂曉暉
猿啼松石夢春撼雪林屏谿口橋斜度看誰笑語飛

仙巘鳴珮
久矣媚幽獨盟斯益快心風高垂兩翼夜永拭孤琴
老解尋山水道能藏古今自憐狂興在雪棹訪山陰

水塢樵風
放牧多谿谷斧斤不犯痕鳥鳴春在樹花笑客臨門
泉石情無妬炎凉世自昏一肩秋放下帘影亂前村

白巘晴嵐
雪壓千峰秀光呑百雉新問天疑有路搔首是何人
奇句堪題石雄才少比隣得來登絕頂始見此山春

秀屏春樹
上苑春風早花開轉小鶯踏青人近陌試服詠初晴
天自不言述誰為無隱盟尼山能具眼何似竺先生

碧浪鰲飛
雪夜驚奔瀑風顛老石林嗔眠機太毒癡坐眼何深

迸出胸襟事遮來天地心此鰲能大叫腦後又抽簪

西江月闕
鷲嶺能標指分明不夜天賺他階下漢貪看那邊圓
白墮疑逃兔西傾怨斷絃臨風述顧鑑挑出杖頭懸

鉢池落照
寒色澄如染光分兩滴花乍看巘貯月拭手水生霞
洗瘦千峰骨飄沉萬點華夕陽仍返景低首數歸鴉

化亭且止
絕處山生徑翻憐壁倒花搆亭容小憇倚杖落新霞
谷響鐘聲近風香梅影斜入門勞遠到不敢尚高華

野徑雙橋

橋接分流水交參花木春把竿禁野叟縱壑快潛鱗節制山林客謳亭出處勻其誰歌扣角風起碧灣蘋

圍巒積雪

夜明簾不捲花擘玉樓入活火烹寒乳新枝挿曉烟烏饑愁哺食氷解喜聞泉人境誰能奪詩成怪爍殀

獅峰吼旭

瞖鐘山夢破海日漾花菴鳴鳥爭光動流雲曳石慾

象岫廻泉

綠翻春路艸晴拂碧天嵐烟水百城渺誰先踞地參

踏出不萌艸昂藏謁御宮撩天掀雪白截水激花紅香撲旋風遠霞飛玉色籠當陽無覓處昊眼亦朦朧

盂案呈珠

佳山如道者風負有其形席上珍能惜函中巻自明投鍼曾啓意合浦已成名莫怪不藏諱喜君一案平

雪松挺崟

風雨參天末驚聞幾代鐘根靈存造化勢勁敵蟠龍枕石看雲覆披濤聽日春破頭人去久有待振斯宗

甲午冬日偕愚菴法兄禮博山先和上塔十詠

觀海慚爲向若文展心聊薦此霜芹南陽良久金增

色樂嶠榮枯樹拂雲荷鍤堂前誰敢道香燒塔上石倘熏逆流句子能兼帶有伴還來創未聞

屈指矜參事已遙沙門咲眼奇來鍬力廻造化堪揮日氣奪狂奔可射潮拔漢千峰疑削玉搏風孤鶴喜凌霄昔曾責任横肩担今果危趨獨木橋

青艸巘生白玉烟夜明簾捲不痕天逃逢漫問歸家路曉突應飛出嶺蔦犀枕已消遷客夢竹筒猶聽上灘船登無拈得蟲文木吹出寒爐火自傳

客移孤杖探龍池詠出風雷變化辭道在象爻皆聽命人亡譜删莫能知清波不犯竿頭弄赤尾能收格

外絲浴日洗天惟一勺低個未喪賴於斯

荆棘翻爲祇樹宮敲磚打瓦孰家風多門又到珠成網別苑重關玉作籠雨滴巘花機太迴雲迷殿角眼

誰空禪牀拂子懸來久喝起令人幾失聰

當場幸自可憐生烟水何年滯化城垂手不辭攜落魄廻途自合悟簪纓不萌艸寄春應在無影林澆花幾更野老相親嗟故舉舌存細語聽難淸

大好山來脉獨微白雲常捲不開扉一從自肯雙肩豁乃爾心甘兩翅飛頂有把茅旋得座身無籌策解披衣前人歷履曾如此盆下誰窺星日暉

以網張他落葉風大庾嶺上笑盧公諸方有語將何答千里投機未易同辦物不眞鐘作甕求人多惑虎爲蟲較來燐火爭明滅愧炙光幢一點紅

玉山一誘燦寒花穴細金針刺晚霞借借伎鎗機活脫親親路絕影橫斜藏身迹渺羊亡角上樹棲空鳥破家却笑抛磚硟引墼火官頭上駕風車

最奇把臂上層臺千古悲風動地回謾道瞎驢全王滅應教枯木好花開儼然頂相何曾異珍重珠衣不偶來得此全僧眞種子自能受命永栽培

博山八景和韻

千里趍風路不齊入林喜見此芳堤從來長老門庭好到得無疑東院西　金繩界

羣峰蹴踏繞重圍雪捲寒流下翠微韶國自能甘一滴石津把斷谷雲飛　靈源橋

泠泠迸出孰知渠莫使於茲洗鉢盂策杖到來將吸盡且留半井覷閒驢　卓錫泉

聖者曾悲德下衰羽毛不敢作人媒如何山衲棲遲處不種梧桐鳳亦來　棲鳳嶺

枕流漱石是何心一片孤閒未可尋夜靜月明風在樹碧潭雲起有龍吟　浴龍池

鈍鋤博得活家風飽食橫眠咲脫空切忌閉門籠漆桶鐘聲敲破紙窻紅　禪那窟

山幽肯放鳥空啼花發寒巖春未迷句子無文非漏洩石頭大小自全提　講經臺

別峰遙見紫烟鋪漫擬山中耆與孤到處香燒驢馬糞誰爭輕向此拈無　香爐峰

寄无可智

漆瓠全標付竹關鐵椎信得造連環攖寧破鏡猶然咲一掌翻身何處還

偶與江子繡雯談及吾門人大時凌宦球曾作括蒼司李雯少年受知於凌有咏梅詩扇與之予感其人已化即其韻賦以示之

忽見雪中句淡思作者閒清分蒼劍水寒透白門山高潔人誰似風流趣不還時乎能自課肯去杖頭還

戹言

以酒遺敵帥慨能飲勿疑如何羊叔子信不酖人奇

其二

是何小厮見卻具一隻眼按劍立床頭英雄見破膽

其三

哀莫大心死生平不自欺墓門親挂劍千古凛人私

西陵李冡宰傳異詩 并序

李冡宰夢白公長庚予少時即聞公太夫人夢見僧投胎因乳名和尚在襁褓中能言往事歷歷可記及長連第嘗巡察山東至長庚寺有僧閉關坐脫究其年月恰與公生合寺中又有夢白亭公徘徊乃重新之蓋自表也每出仕必訪高僧知識如達觀憨山月川幻有雲門黃檗諸老無不扣激以性命大事檗嘗勉公入山無墮前志公告有夙因未酬當位至侍郎乃可檗後寄公書云昔在山中望

侍郎不至今作侍郎望山中不至蓋有以也不意公現業增上更進四部尚書始得致仕時乙亥予欲造嵩而中原寇亂公特遣人延歸西陵龍湖卓老舊隱處嘗與梅陳諸公日夕盤錯獨冡宰深相契入嘗以前事質之公曰明眼人難瞞予笑之此吾最初第一知巳也兵戈繼作別去匡廬復入鼓山公將捐館以書辭予曰和上遠去庚不得面別惟和上道高壽躋趙老之上庚此抽身再來作文遠侍者尚不遲也幸別具隻眼勿以翻轉面皮

卻放過也嗚呼自公與侮長公去後深傷吾道知巳難得其人方喜黃元公可繼亦巳化去豈世道之俱喪乎公沒既久幸今惠連巳出世號皜木相從吾游忽耿玉齊有書與李公楫詳述冡宰示現山東爲僧杖履飄然江右張方伯紹興沈分守皆親見之又以書囑皜木代爲尋訪其事皜木作偈六首示公楫因寄余余見之不覺大笑曰遮漢惑亂天下人無有了日在因增爲十以示皜木幷風後世之有志於生死性命者當自有眞云

此老生來便惑人山東僧又是前身閉關坐化曾親
啓夢白亭前咲轉新

太母臨盆見比丘乳名和尚此原繇襁中自訴前生
事今故重來志欲酬

黃檗當年拉入山公言夙業巳相扳爲官當在侍郎
上及至尚書不得還

我在龍湖公獨親生平投契更無人果然蛻去能超
卓手扎分明寄最眞

此公既化孰安排弄影空將人活埋豈是從前顛復
發卻於冷竈特添柴

如今幻世已多妖毒上誰能以毒銷又爾山東翻舊案皜公出手肯同燒

子侄情癡亦易移寄書代覓箇阿誰咲他李廣曾傷父射虎眞將以石爲

此話偏能傳世人張公沈老郎今身空花更望結空果爭奈英雄不認眞

家宰多應有異名令人特地幻三生坡公嘗道成仙去千古神情當更明

沒後誰爲喚采來逃徒好自眼先開世間多少乖男子說到衆生偏是獃

寄祖心上座

儼然不食空王俸一任人看背上毛剩有風光透金石何煩飛鴈唳聲高

寄石溪上座

年老心孤博得閒無人知處卽溪山無端倚杖看風色千里雲生喜破顏

秋海棠

儂見巴陵看語奇珊瑚撐出月中枝莫教妬此海棠般秋色醉於春醉時

宿松衢福海寺

分付秋風緊峭吹飄令鴈字幾參差撩空響落聲堪咏靜看松門月上遲

張興公六十拈此示之

在昔嘗高陶靖節退身一步爲晉傑門栽五柳自依依乞食不愧言詞拙如今想慕無其人喜君學道能耐貧甘老丘園課耕讀自呼六十葛天民

盤今斧子吟

混沌之時有盤古手執開天闢地斧試問此人從何生此箇斧子得何所此人既異斧亦奇不知此人今何爲此斧秪應不可壞我欲如今重用之問我如今更何用修合天地還無縫彼既盤古我盤今始終收放誰能共天地既判如何合人物既散如何收有能得此眞機用可與盤今作聚頭

浦城張氏宗祠當思堂尊親詩

我身當思所尊親生於天地作何人茫茫誰是無慚者好學毋欺火用薪

我心當思所尊親不善用時總失眞見獨知幾天地合超今越古此傳神

我事當思所尊親兩戒人間太要津利害衆生無別義驚天動地只成仁

何三者大濤曰倪文正言天一生火揭靜叔言火羅水精天昜知水火本一氣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十九

門人 大然 大斉
大中 弘鹆 較

論

尊火爲宗論

天地之德莫大於二五之精。二五之精莫貴於陽明之火。蓋火爲五行之至神。非同木土金水之成形也。故易稱陽爲天。陰爲地。以陽爲火而至神無形。故能生生不息。自古聖人莫不尊土爲中德。而予獨貴火德。神化爲天地之眞宗。世人只知火能生土。殊不知

而運之者眞陽火乎吾師此論特指龍際收到潛養正用如日中天

火能生金生水生木。蓋金非火不能生成。水非火不能升降。木非火不能發榮。至於克土剋金剋水剋木。制土制金制水制木。化土化金化水化木。是惟火力之兼能也。故伏羲以龍馬負圖而畫易。而易稱乾爲龍。至於八八六十四卦爻中。皆龍之神變起伏。蓋爲陽爲九。爲火之精也。五行之精惟龍通變。故有火龍土龍金龍水龍木龍。土中石中金中海中樹中。敲之擊之鑽之研之。無不有火出焉。則此火能藏神於萬物。而又能出生其萬物。古之帝王嘗以火鑄龍鼎。神仙以火煉金丹。號陽明。號純陽。非取此義而爲飛升

既丹衆大中曰不息法天王靜法地善用在人人宰天地神明其故而卽此用卽此養矣闕尹曰精無人神無我吾師提出一

還易者乎。或謂從上佛祖教人明心見性。必先以寂靜爲宗。卽老聃亦教人守靜篤。載營魄。卽易以寂然不動爲主。故周子教人主靜。似若皆尊北辰之不動。故坎卦在子宮。所謂天一生水。以陰先陽也。今以先火爲宗。無乃亂其先後之序乎。曰是又孰知其旨之密哉。夫陽爲君。陰爲臣。陽居中。陰在外。其來舊矣。卽彼北辰居子。是爲坎卦。還知坎中一畫眞陽爲天地之心乎。邵堯夫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轉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蓋子之半。正是坎中一畫眞陽。爲天之根。火之宗也。陽藏陰中。卽龍宮之在海。藏神龍

盡之幾鼎煉薪續曰不可欺天地之心何處不在然非復不見非剝不復愼獨備萬習坎繼總請從此析而息之不滯着不斷滅大陰以是一錯

之潛九淵。所謂陽在下而勿用。是佛祖教人明心見性之旨。卽大易寂然不動之宗也。寂宗非徒以寂靜也。眞性存焉。復卦先王至日閉關。后不省方。商旅不行。蓋以表神守中。則氣與形俱靜定而無紛擾也。養火伏火藏火尊火。如爐鼎之養眞丹。則妙於火候之有在耳。不然。如何天地亢旱之極。卽向此火性之龍王求雨哉。卽人投胎之始。非三緣之火不能結媾。生身之後。非丹田之火不能養成。是故四大百骸五臟六腑十二經絡。獸以心火爲君。命火爲相。始能傳生化食以資長其骨肉。此火不調則百病生。此火一散

則百骸廢矣所謂法界聖凡同此心造要當辯其邪火眞火。爲可傳也能知性火眞空性空眞火則知莊生之薪盡火傳吾佛以燈傳爲命續有秘旨哉。土分之則崩金分之則缺水分之則絕木分之則折。獨火愈分而愈多愈聚而愈勝愈與而愈有愈傳而愈久。四行皆有體質火無體而因物爲體者也神乎神乎。不傳之客分燈列燄誰能知此而永傳之乎。或謂五行皆能生尅制化共致太極之中和以成天地之位育陰陽五行一偏則五皆受病矣且天地之陰陽五行雖或過偏終歸於正以其無情不致於太越度也。

人心之陰陽五行礙於有情或偏而無所制上則反背越度顚倒錯亂無所不至矣故佛聖準天地二五之中和而制爲教以詔天下使無徇情爲太過不及。以率其天然之性也今以天地全功純歸於陽火無乃有偏黨乎曰不然此特指其神化之機使學者易於會通也蓋主乎陽則陰在其中矣又況三教九流莫不主陽而爲宗乎故陰爲臣道妻道坤卦以陰雖有美必從王事蓋不敢自成必成之以歸於上也五干皆陽惟丙火爲天上之眞陽六曜皆陰惟日爲眞陽無形之火周遍一切眞陽之質陰陽也眞知之貫

大慧曰一畫一刹那際正是當論于宇而燧之之初照處也錄燧燒者誰創此神智耶　潛州曰一云火用爲燈而發光一云火爲燈質而光爲用一云

知行也此中之無內外也一畫之貫乾坤太極也知之乎天地萬物非眞陽皆不能生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息之謂易心之精神是謂聖金剛先後智以無所住而生之伏羲之最初所畫只一畫也只此一畫是乾卦之潛復卦之初非此一畫又從何處得見天地之心乎而楞嚴二十五聖於三科七大中得圓通本根者即悟此一畫也初於聞中入流者入此一畫也寂滅現前忽然超越者正以般若之慧屬火能破癡暗無明而復還其全乾也即從上精一緝熙天人一貫之道與吾宗念佛參禪諸三昧門雖有

光體貫明暗末有燈火之前而光之理已具矣曾格此否審日不見依人之燈心引乎二機去華總足一莖燈艸

大小偏圓淺深頓漸而其取象於乾之潛復之初寧有異乎或謂得此一畫如何使之即能生尅制化曰非使之所能也如火之精神誰不具足正以委散於外不能凝聚而取足於己若能不向外馳求而取足於己則自能生尅制化於彼更不受彼生尅制化亦堪受彼生尅制化而縱橫摩盪無不自足也如自己精神未能取足則求彼生我尚不暇給何能生尅制化於彼又何能受彼生尅制化以成其通變哉至誠能盡己性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惟取足于己而已矣楞嚴以最初乾慧地入眞信位中中流入圓妙

開數以至五十五位金剛乾慧。妙覺果海。正如大易乾初爲復。以純粹精之一陽。始終推於八八卦爻中。而天地之心。何嘗爲生尅制化之所變易乎。生尅制化。其機用也。即吾人之根根塵塵周偏法界。皆如來藏心。妙眞如性之機用也。又如華嚴法界。以善財童子最初發心獲文殊根本智。乃至徧參五十三善知識。得差別智。以行普賢願海。末復從彌勒彈指歸毘盧樓閣。蓋始終不離此刹那際三昧也。童子者。少陽火之精也。即最初一念無分別之心也。文殊者。太陽火之純也。即全體根本無分別之智也。普賢者。即取

坎眞離之果行。育德。而成其差別行。以範圍天地而不過也。夫以無分別之初心。悟無分別之本智。而入一切差別行海。收攝羣機。而歸本性。所謂終日差別而未嘗分別者。是處處得還此一畫之根源也。於此悟得。則知復初。即善財不遠之初心。乾初即文殊勿用之初智。坤初即普賢履霜之初行。六十四卦之陽爻。即用九之妙智。智智必生其坤行。六十四卦之陰爻。即用六之妙行。行行必成其乾智。以乾智生之。以坤行成之。而歸覺性毘盧。即合陰陽而歸太極本體也。善財末後從彌勒彈指之一畫而入樓閣者。正是

大璜曰薪盡火何以得傳直教莊生向炊灰中爆出

始終一畫初心乾慧不越一刹那際。以獲末後純乾之金剛慧。而一生圓成佛果矣。又如法華之眘間白毫相光。火之宗也。日月燈明佛。火之體也。妙光法師。火之用也。文殊入龍宮。拔龍女出娑竭海。呈珠於佛。向南方無垢界成佛者。正是取坎塡離。爲轉女成男。以出陰還陽而成正覺也。聊且折攝如火之可分可合耳。若悟分即是合。則世法出世法。不離一心之畫。所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者。理气象數原自不昧。心外更無別法。法外更無別心。其顯仁藏用。與吾正偏妙叶之旨。寧可得而同異乎。大哉金剛鏇乎。有

形爲薪神爲火乎痕爲薪理爲火乎有謂火離薪則滅而無體之火不滅者有謂火滿空而用光在薪者但請善刀析燒而續之

能一念取足於己。又何一眞法界之藏而不自足哉。五行。五氣也。世見五材耳。無形之火。則遍周一切而無息者也。三一老人曰。學薪不厭。而心神之火傳焉。事究竟固。神明原亘古今。野同錄曰。滿空皆火。物物生機皆火也。火能生物化物照物。而有焦焚之禍。鑽燧發之。必賴灰斗養之。置竈與釭以用之。倫物協藝。即用即藏。非竈釭耶。先中丞易編約杖人此篇。而回互發明之。此眞貫宇宙之寔際。毋驚其創也。漆園之薪盡火傳。與蘇門之用光得薪。貫之者誰。浮山學人弘𥳑識于高座竹關

太鐸方兆及巳刻此篇而六州沈希孟又刻之日杖人婆心非特為三子重開生面要知天道倫義本自一貫無所逃也大斧毛㩦日杖人嘗云及汲骨

三子會宗論

易書詩禮春秋五經。皆具天人一貫之宗。是孔子所刪定述作。為千聖百王之師法者也。後孔子而生者有孟子。繼顏曾思三子而承孔氏之宗。其所著述亦皆直揭聖學王道之微。以光大五經之統也。此外有莊子之南華。屈子之離騷。其貌雖異。究其所得。皆能不失死生之正。以自尊其性命之常。曾無二致。豈不足與五經四子。互相發明其天人之歸趣。可為儒宗別傳之密旨哉。嘗試論之。莊屈二子。與孟子同生戰國。是時也。文武之道已廢。七雄爭噬。所尚者刑名法

千叟彌纔使其淳此陶元亮之尼山一气冊幕兒各弄性情妙此鄭所南之肅易以六帝目而彌縫各弄何唯九珠盤隨人變色也耶懸曰止有一畫

術欺詐縱橫。其天道人倫。幾乎滅絕。獨孟子能以私淑時中之聖自任。道人以性善。言必稱述堯舜孔子。大張仁義。直黜功利。正人心。闢邪說。距楊墨而尊君父。其道竟不能行。乃退而著書。使後世知有孔子之集大成者。全賴于是。孔孟同稱。不亦宜乎。然彼時世道既已变喪。不能即身而暢行之。雖有屈子忠貞堅白之才。事楚懷王。圖議政事。謀行職修。方將致君於堯舜之上。而同列害其能。共譖毀之。至於疏放。不能自達。乃憂思而作離騷。上述唐虞三代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正還巳。王卒為小人欺詐。

智曰王介甫魏了翁皆云其無扣馬屈未沈湘舊曰何必惜死以惜古人之死不培此藥樹耶巳乃歎兩未叩竭者寔際包決者苦心一也程子曰不食周廉

客死於秦。其子襄王。仍用讒言。遷屈子於江潭。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遂決志赴汨淵而死。後之君子。哀其不遇。繼為歌章以廣之。同名楚詞。使萬世之下。有能忠君愛國。不二其心。不改其度。不忍偷生而甘死于義命者。殆無有過於此也。孔子嘗稱殷有三仁。以伯夷求仁無怨。孟子亦以夷為聖之清。能廉頑立懦。使孔孟得見其人。讀其書。能不以殷之仁聖之清而許屈子乎。殷之仁。清。孤行自盡。而無述作開世。賴有大聖賢知之。特為表見。亦足以光烈千古。又況屈子有離騷之經。淡得思無邪之旨。足

耳道書謂屈仙去孫文介曰屈登天而入水莊入水而登天有悟者乎子思而天淵孟子塞兩間非怨湲怨飛一回者亦難語此區區數歎猶是膠杯

繼三百篇之後。正夫子所稱可以興觀羣怨。可事君父者也。善讀騷者。舉千古之自怨自艾。號泣旻天。與憂心悄悄。天王聖明。只以自求其不得君父之故。而終使之感悟者。孰以屈子之怨憂。未能格君之心。遂謂不逮于大舜文王哉。舜幸瞽瞍自能底豫。以獲玄德升聞。而卒協帝。使天下萬世之為父子者定。文幸暴紂尚有良心。賜西伯以專征。而服事殷。使天下萬世之為君臣者定。屈子雖不能即身使懷襄感悟。然其忠貞貫於天地。文與日月爭光。又何嘗不使天下萬世之為君臣者。不敢亂賊其心。以自陷其名義於

吞高子曰莊子輕物而上扶起人間大眂何嘗不表人道將謂鼓枻之漁父問道乎漁父卽稲子也屈子何嘗不知天道乎孟子兩不由而雙取風遊戲齊槃

生死而定天命之有歸哉。若夫莊子。則生乎自能高尚其志。奮其身如鵾鵬之化。潔其神如藐姑之游。故所著作。獨揭向上一路。以天命性道爲宗。并三代上下之以聖智仁義爲號者。乃直斥之爲大盜之資。如繼天立極之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與禹湯文武周孔顏曾。皆得借之以神其發揮。蓋其中有縱有奪。有權有實。有正有偏。有天人交相抑揚之密。在寓言重言怪誕奇詭之外。如所推尊廣成老聃。壺子。列禦寇。許由。王倪及哀駘它。無趾兀者。支離。桑戶。與不祥之人。是皆借客形主。互爲激揚。其旨趣淡秘。引而不發。使

百二十乃老何書不全其天乎但各素其時位各不得已耳

人於此驚疑怨恨感愴渺茫於無可奈何無可適從處。忽然而觸猛然而悟則自能如解牛承蜩累丸運斤。神行天隨而喀然劃然。如疑始之攖寧與季咸之却走也。是又孰能與莊子相質於言外而悟其以毒攻毒妙於破執而不破法也哉。當是時也有孟屈二子。能以王道人倫親就治政。尚至於遠出疎放而不能見用。又孰能舍切近之聖智功利。而物色於無何有之天哉。雖然莊不能卽身使人宗之。使其卽身。又何以宗之耶。方且以有用爲害。以無用爲殺。方且自逃於材不材之間。能使世人不得殺其身。而不焚其

大時曰智慧存乎疢疾孼子孤臣故達此孟氏猶一語也括出剩人心日孰謂微不拒危中乎別路易道大可憐生

書。是亦幸而免已。方且大言不顧而優遊乎漆園濠濮之上。與惠子之堅白自鳴者。尋樂魚水。而遽遽然與夢蝶俱化於不知之天。世所謂居易俟命。遵法善世。而不行險僥倖者。能如是乎。吾故以莊子者道心惟微之孼子也。天之徒也。先天而天不違其人也。屈子者人心惟危之孤臣也。人之徒也。先人而能奉其天也。此二子者。豈不交相參合天人於微危之獨乎。或以莊之爲人。獨貴於脫出塵坌之外。不肯敝敝以世爲事。謂天之徒則幾矣。何以謂能先天而不違其人乎。不見自著內七篇之大題目乎。逍遙曰聖人無

已至人無名神人無功。以堯之讓天下表之。以此外天下而治天下。堯御六氣卽藐姑山之神人。不與萬物疵癘。何嘗棄天下萬物哉。繼以齊物論。既謂之齊是則明其不棄物而齊之也。吾而喪我。正是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行其庭而不見其人。明鑒止水。光影昭然。雖心境兩忘。而不失照應也。一參兩行。環中寓庸春秋懷之。亦因是矣。養生主。則是不捨其生而有能養之主在焉。人之生也直。但不罔其生者。是其養也。蓋主其生之直而不罔者。乃緣督以爲經。故能爲於善而不近名。爲於惡而不近刑也。爲之也者。無爲自

然如庖丁解牛以無厚行有間恢恢乎不犯鋒鋏而
有餘地正是由於天理之固然也吾喪我而致知因
兩行而格物我物不傷則內率天命之性以為經外
御善惡之情而不犯是能誠正而養其主以此物我
無傷之主而遊于人間世使德充符以作大宗師而
應帝王修治畢矣如此七大題目何嘗不與學庸論
孟及五經之天命人倫相為發明哉第莊子全提其
緣督經世而御人物不拘執其形器以妨通變耳如
易所云乾道變化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各正性命卽
致中和之能位天地育萬物尚有疑耶世儒不知愼

獨之微每遺其天命流行而自滯於善惡刑名又何
怪後世之以功利為爭奪之資哉彼之知見如此不
特不知莊子之神化卽堯孔之神化與大易中庸之
神化皆不能知之矣如果知也又何獨視莊子為河
漢逕庭乎又且相襲以莊子為發明老聃之學開口
輙詹詹曰是老莊之學流於江左以故有嵇康阮籍
之流而廢名教以蕩晉業此風不可長也嗚呼還知
有世習五經庸孟而亦蕩其王道聖學之統者乎殊
不知莊子雖推尊老聃無為自然之旨以寓於經世
是彼善用不龜手之藥得裂地而封者也其拙於用

老聃者晉人之風流以鶩牛而捕鼠適足以自累耳
夫老聃之道高古渾雄獨跨百氏將與三皇五帝游
于象帝之先者也然彼未嘗一稱伏羲神農黃帝堯
舜文武之名德似乎獨立一宗據所云云簡儉而退
守者多何若莊子之浩蕩轉變為曲盡其妙歟莊子
所稱無為自然皆歸宿於人間世大宗師應帝王與
堯舜孔顏之事吾故曰莊子若托孤於老聃之無為
而實是神乎堯孔經世之孽子也不然所稱大宗師
與應帝王者請試觀開闢以來其孰有師如孔子之
可宗又孰有帝如唐堯之可應哉此所謂精于道心

高叔嗣曰知人而不知天者愚知天而不知人者誣可離非道也然曰言以倫顯貨知錯綜出生死而入生死其爲離卽錯綜也猶雲霧耶枝人駕論日輪當

之微而能先天而不違人者也蓋人倫而不知天命
則終惑於形器爭奪而不能死生以此身所出之天
為歸根復命之極天道而不知人倫則終惑于虛無
斷滅而不能死生以此身所在之倫為全體成人之
地矣夫子之生身於親也則當竭此身力以報其所
生竭力而不以孝則何以安此身於上下之生死哉
臣子之受命於君也則當致此身行以報其所受致
行而不以忠則何以當此身于榮辱之生死哉婦之
配命于夫也則當終此節義以報其所配終節而不
以貞則何以潔此身於離合之生死哉統此身世之

[illegible]合道 孤[illegible] 深可咲

因于性命也則當使此身世以尊其性命尊其性命
而不能以中正則何以超此身命于迷悟之生死哉
使天下臣子于人倫之道皆能如屈子之忠貞即不
得聖君而事不得賢僚同列不得善地而居但自不
變其操不易其世不辱其名不偷其生不惜其死惟
懷王之我君是褱惟楚國之我土是求作九歌以自
揚繼九章以自表漁父以自放天問以自問卜居以
自卜生死以之性命以之則胡爲乎天胡爲乎人皆
自有不容已也復何怨乎復何憾乎嗚呼此屈子所
以能盡臣子之心以極人倫之變而不失其性命之

玄鏡曰 兩而參之 之易之之 獨宗費 隱析攝 乃享其 中還能 進得否 警頭禮 疑何不 研極

常也人孰能以道事君自問天自招魂耿耿至誠死
而不已如屈子者哉又孰能使屈子奮于九淵之下
而申於九天之上哉惟盡乎人者乃能盡乎天惟盡
乎天者乃能盡乎人惟潔淨精微者乃能天人不二
後世之人孰能有能精道心之微如莊子者乎孰有
能一人心之危如屈子者乎又孰有能存天人幾希
如孟子者乎微者即於穆不已之天命爲不睹不聞
之獨也危者即顯見昭著之人心爲已發已形之幾
也天人交際皆性命流行之中和其惟聖人乃能慎
此獨于隱見之際是惟精惟一也天理易于昧滅故

惟精之則得中人心易于流蕩故惟一之則得和惟
莊子之精于中則立而不倚倚則住于中如子莫執
中而無權也惟屈子之一于和則率而不流流則溺
於和如告子順情而失性也此二者惟孟子得之故
能辨其危微於幾希以道其堯舜孔子適乎時中之
性善也以故莊子之與孟子皆能自全而不陷於死
此善於居亢而能無悔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
正之聖人也屈子與伯夷皆能自盡而不陷于生尤
善於居亢而能無所憾所謂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
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之聖人也使屈原伯夷二子

入中曰 此下六 龍首尾 獨取亢 潛之義 亢以濟 眞不起 一念潛 只解脫 [illegible]鋒

亦如莊孟而不死則天下之人皆藉此以偷生自全
爲名節而萬世之下又孰能高其汨羅首陽之忠烈
哉處亢之中有當慷慨捐生不捐則失道有當從容
就義不就則失身如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箕子之狂
與伯屈之死莊孟之生是皆重道尊身乃大聖大賢
以大仁大義善於處亢無悔無憾其于易地則皆得
而不失其正者也吾於是以潛而亢揭之用此三子
爲斯乾坤變化之證據也況三子者業已目竊千古
生同一時詎有昧昧不知不相爲尚論者哉夫固各
自潛行以泯其亢變各以怨怒戒懼而致中和其相

銘上帷無所不用其極而後知大濟耳大檐曰禮樂事物皆文此以萬世爲願方而各安其固然者在也宣心說性情而皆動靜者覺也仁智交圓而斯文傳

忘于無言也非世之所知矣以事觀之似皆不能即身行道於世不知皆能即身抗俗獨行此志以能自奮不委是眞善于亢潛而從心不踰矩也噫安得撼起此三子者與論天命流行之妙密以會其宗果如是乎安得驚起如此三子者與傳此儒宗別傳之妙旨而不墜此文仁大覺之眞宗乎

自許曰世不絕賢庸詎知此後無有若而人讀吾此論不大爲賞鑒倡同心者建一祠廟貌三子之像以孟居中而左右莊屈同堂共席相視莫逆以配享千古使景仰此天人不二之宗豈不爲甚盛事哉因題曰䖍新堂書其柱曰三目巳皆空萬古同堂更不許它人又曰自古歎生才戰國乃爾鼎足同時不相見今朝共放毫光又曰誰云道竝不行當世心傳惟有自強我謂天猶未喪斯文仁者見之先覺

心顯藏日新孰能以此酬所而鼓舞乎華嚴一乘是吾所望

薛旻曰方孩未嘗欲于濠梁圜中存此如白鹿洞祠濂溪淵明孔明何嘗不寓深旨乎繇李長者華嚴合論充之曼姝普賢爲佛兩足羅漢菩薩先後專通眞俗雙化而覺在其中矣釋迦牟尼佛譯曰文仁覺覺枝人之苦心其誰知之

李盤云大總帳月

天地無古今人心生治亂論 時自徑山請住祖堂

天地無古今人心生治亂其機神妙在能幹旋其中所謂最神之機者即吾人身心性命也世人不知此機而歸治亂於天運氣數安知天運氣數皆生於吾人之自心哉此惟佛祖能握性命之機使一切衆生悟此安性命之法不爲生死聖凡之所升沉聖賢能握身命之機使天下百姓知此安身命之道不爲善惡是非之所迷亂世界賴有佛聖出生以治易亂能使人有安身立命之法人與世雖有變壞而安身立命之法決不可一日不明於世也如我佛出生之時

楊廷樞曰說到此田地諸佛聖賢一齊點頭

滿世界是邪魔外道毀害正法其阿闍世王與提婆達多等無一時一事不是殺害佛慧命者佛不但不厭惡且生大哀憐而多方救拔彼伎窮倆盡悉皆皈化同佛轉大法輪爲萬古成佛度生之標格即我達磨祖師初到震旦斥相指心爲諸家妬害乃至九年面壁六遭服毒終得斷臂神光而傳心法以至一花五葉開徧支那脚下兒孫踏殺天下迄於末世各自分門列戶互相詆訾竟不能如從上佛祖挽回魔外以歸正覺是豈眞能得髓傳命之兒孫哉即世間法今人動謂三代之上風俗淳樸人民易化我問汝古

鬧自爐日古來聖賢之身却是

有堯生丹朱之子嚚訟傲慢有共工之臣象恭庸違世有洪水之災人民厄於饑溺舜有頑親傲弟日以見殺爲事國有三苗逆命四凶之誅禹有水土之役過門不入焦勞勤苦鞠躬盡瘁湯武救生民於水火不辭征誅之名而受慚德之罪文王有羑里之囚而忍食子之痛周公有管蔡之亂流言之加孔子汲汲遑遑削跡伐木厄陳畏匡轍環天下至於出妻如喪家之狗孟子不得行其志闢楊墨禁邪說豈好辯哉不得已也如上諸大聖賢遭此父子兄弟夫婦人倫大變賊寇猾夏洪水滔天衰說橫議矯亂陷溺今人

山河大地一拄杖耳世界上許多惡冤對苦惱光界却是大聖賢全付切磋琢磨之刀礪耳不是一番寒徹那得撲鼻梅香

有一於此則殺身亾家敗國亂世無所不至矣如何能成此熙皥治平而端拱無爲哉故謂堯不難以天下與舜最難是使嚚訟之子與九男二女事舜而不敢作亂爭奪使此不肖之子能爲人敬順之臣是堯不謂之神堯可乎舜不難於攝堯之政與作九男二女之主而難於自處父子骨肉能使瞽叟底豫傲弟忸怩是舜不謂之孝舜智舜可乎推之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無一不是行人難行處人難處化人難化治人難治者也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能使如此人倫以至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非以至誠

湯斯祐曰點出三代爲惡世界大奇蓋要見得聖人下手處以激今人下手耳

金剛努目是大慈悲

盡已性命之道能如是乎由是觀之世界治亂何嘗有定惟知性命人處亂亦治不知性命人處治亦亂須知性命之機最神全在人能幹旋則天地古今皆在我矣今人動輙怨恨世界惡人倫壞世界之惡又有惡於三代者乎人倫之壞又有壞於堯舜時乎惟堯舜諸聖處之則治惟堯舜治之所以謂之堯舜即如桀紂處祖父見成好天下不解享受將好世界弄作壞世界將好人倫弄作壞人倫不是湯武之來重爲新命新民則天下復成洪荒人獸相食去也吾故曰使天下萬世之君不敢爲桀紂之君者湯武之力

出泥曰不但勝義超人即文字是大蘇一派

也使天下萬世之臣不敢爲僭逆之臣者夷齊之力也使天下萬世之父子不敢爲忤逆父子者堯舜之力也使天下萬世之兄弟不敢爲管蔡之兄弟者周公之力也使天下萬世之夫婦不敢爲不正之夫婦者孔曾之力也更有使天下萬世之朋友不敢爲原壤之朋友者亦以杖扣脛之力也吾佛祖之道至於五宗亦當有集大成者故吾作會祖規以追孔子集大成之意假如世法無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正大易作春秋使天下萬世三綱五常爲聖帝明王傳授心法則堯舜中道之正始與文武和道之正終皆不得

璩中堂曰非大過人之志大過人之才誰與擇當然不可不知

致中和成位育爲萬古天人一貫之道矣大哉天下萬世有不知孔子集大成之意而能爲天下身心性命之治者未之有也有不知孔子之治而能知佛祖之道亦未之有也有不知佛祖之道而能會同世法出世法者斷斷乎未之有也

泰伯丹朱合論

古人隱德有潛行密用非古今之所能測者不得一泱心人闡發之則其人終被不白之名吾欲爲泰伯丹朱作一合論可乎吳泰伯逃之荆蠻斷髮文身使不悉其隱亦可謂忘厥天倫自甘狂廢者矣其誰以

其過也觀過知仁耕見至聖非湛然哉先而以萬世爲我者誰知以語揚而轉風方耶 何[illegible]曰[illegible][illegible]數語[illegible]卷發爲長篇[illegible]間言[illegible]有同[illegible]否

至德歸之自孔子以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許其爲至德蓋原其心有成父之志成其弟之子之賢使非身入無知之俗晃然自放則太王之意舉之是廢長也兼廢賢也寢之是不能成季也兼不能成昌也身爲人子奈何使吾父有未遂之衷乎故佯狂自棄以示已無可立之德生平行事概乎未見所謂至德是耶非耶至唐之丹朱政可與周之泰伯相提而竝論焉嚚訟自恣傲虐是作朋淫於家用殄厥世其誰以至孝歸之枚人獨謂不然孔子既可以泰伯爲至德吾獨不可以丹朱爲至孝乎堯取丹之天下而與

吳越春秋言泰伯采藥去聞喪歸而去吳韓嬰王充皆錄皆云歸讓季而去習曰異此疑而爲之說乎古事[illegible]賢[illegible]耳

之舜人雖甚不肖豈不知有天下之利豈不知有應得天下與不應得天下之故而拱手而讓之他人使丹朱即不稱戈作亂少有忌舜受禪之意少示已有可立之才與夫可立之德堯雖注念有鰥亦無如之何矣歷試諸艱之意見阻於子負神享民安之素望者終淹北面神堯之名何居焉使丹朱也始而非不肖則舜無得天下之理繼而猶不肖則舜無得天下之勢故寧與九男二女同心事舜轉不肖之跡爲敬順之臣始終所爲皆成父之志成父之名使與周泰伯相遇於九原亦當相視而逆笑矣以爲不肖何其

誣哉又何其微哉又不見武庚之與管蔡以殷之故而亂乎此可見丹朱之後萬世無能及者也或有謂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如大王既能知子季之賢與孫昌之聖可以大其後而不知泰伯之賢則其知亦有所未盡而大王與王季不又爲泰伯所瞞過乎又堯之所以爲神舜之所以爲智自古稱之矣豈獨不知丹朱之能退藏于密乎若大王者隱衷未之發也使泰伯不引去大王肯自爲廢長哉所謂泰伯能泱知父之意與知弟侄之賢故不陷之於不義以成父弟與侄之德而大先人之嗣此德之至即孝之至也爲

箬曰郝京山辨周公無殺管蔡事亦是一種隱揚維風也耶

人子者孝孰有大於是乎即如堯也使不洩知丹朱之能隱忍事人而讓位於賢則堯必不舉舜以成此揖讓之事如舜不知丹朱之能甘心臣事於己則舜亦必不敢承受堯之大位此各自相知相肯故能成此唐虞之至治也然則丹朱之不肖於堯舜之爲君則可而謂不肖於爲子則不可也故武庚之與管蔡萬萬不如丹朱可知矣至如周公之智亦有不及於堯舜乎雖然此正周公之知能通其變也周公非不知武庚與管蔡也事不容已勢如此行人只知以大義滅親誰知正以大義成其親乎周公以大義制天

杖又曰堯讓天下于許由由不受天下而先化丹朱矣

下萬世故寧居其過而弗辭正使天下萬世不敢以不義而自陷陷天下也此非周公之隱又何足成大事哉從上聖賢之隱幾人能知之觀過知仁眞孔子洩幾之藏密乎五臺弟子大續吳昌仍紀

潛艸曰田單可以有齊而不有郭子儀可以有唐而不有朱虛侯章可以有漢而不有皆隱讓也惜不遇孔子稱之史遷伯夷傳中惜許由亦此意歟泰伯自文周來不顯四百年後一布衣表之眞青雲哉杖人表丹朱之隱總以教萬世之讓而自造一青雲耳然則莊子協唐許謂之讓書可乎

郭天門曰凡人未嘗持志安知節宣時之之道而感聖人之恩乎心不見心以寓而顯可惜讀過

詩論

詩者志之所之也持也時也莊生曰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關尹嘗言道寓永言言志發其心苗其寓興也洩矣一闔一闢一正一變一直一曲一平一奇其音自諧其節自中始以法持其不可持者以時而節宣其所之也乎雷風恒風雷益有形者壞而聲氣不壞其明徵也風力最大隨處善入以轉人動靜歸風有轉之者風教風俗以是稱焉故曰風力聲氣寔傳心光心不見心以寓而顯故詩以風始是曰心聲興詩爲禮樂之端自咏勺以至白

箬曰果徹思無邪乎正變皆一致也衆悟道寓乎兩間皆比興也卽怨怒而致中和矣杖人求大傷心人與享

首相見喻志衝口妙叶未嘗離也詩有六義寔是比興賦三互而風轉古今之輪焉詩有四可寔是哀樂之兩端感于中而相生者也風寫情景雅敘事理頌稱功德用之鄉國朝廷宗廟其槩也約言之雅頌皆興于風而比興所以爲賦三自兼六而三自互焉古今之輪轉而不已就海洗海聖人因之四可者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也是遠近一多之貫也惟興乃觀惟觀乃羣惟羣乃怨或謂怨則何以消之予曰勿憂也怨不得已而興猶冬不得已而春也貞之起元也亢之于潛也言者無罪聞者以戒攄其鬱結

一眞上界非說冬蘭又爲知之山谷曰嗟歎咏歌以採劉勰天問佹詩諸亦與之思無邪也深公狀曰情節於法而泯于法沒傾詩蒼嚴滄浪所言

雖怨而不怨也。通乎貞元亢潛之道而知之。卽怒怨而致中和矣。四時行焉。六龍乘焉。詩還其詩。吾何言哉。皎然曰。詩之爲道。居六經之先。司衆妙之門。徹空王之奥。但恐徒揮斧斤而無其質。則伯牙所太息也。憨公曰。詩禪一也。吾宗以之接機。山川烟雲艸木飛躍。感物造耑。不卽不離。而叶在其中矣。區區與王孟李杜。磨戛聲律而巳乎。然王孟李杜諸人。諧音中節。時安正變。適其天然。亦未嘗非思無邪之陶鑄糠粃也。

虛舟子曰。尼山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攻亭曰。夫

上乘何如李屏山之言造適李長衡之言忘情耶才學識必悟而妙悟矣何間詩禪

詩何爲而作也。知一言之提轉風力乎。知一問而與之隨風申命乎。書陽也。詩陰也。古圓也。律方也。書以表禮。詩以入樂。其律則春秋。其變則易也。法度開合。吞吐性情。辟如食蜜。無中無邊。因其不得巳而轉之。一澄一流。一收一放。節宣之道也。

陳堦衷曰。孔子教學詩而及鳥獸艸木。其寓淡矣。蝶菴曰。詩祖伏戲之立象。伏戲祖鳥獸艸木。夫寓物而不敢正言。臣子之誼也。後來以奇聞僻事。捧硯提刀。是又下古之鳥獸艸水也。別峰相見。卽邊是中。誰知吾師之寓。一切以隨風轉風也乎。

傷曰一生二智山兩生一爻母子子其微也天

正命墮論

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又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秪如天命與易有何別。一曰知命。一曰學易。一曰無大過。一曰觀過知仁。一曰有過人必知之。此意安在。杖人曰。五十以學。過可以無大易矣。人之過而墮也。各於其黨類也。觀過而墮。斯知易中之仁矣。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杖人曰。太極有易。乃生兩儀。易不極則不仁。極不易則不生。君子唯能易則無所不用其極。唯能仁則無所不

墮子寒若相反中而追差以治曆命墮于順逆交錯中而誠明以養心一故神兩故化尚有疑乎不落有無之兩而太之不離陰陽而繼成仁智掩費見隱而

用其易。唯易則能習坎維心亨。行有尚。坎者陷也。唯習則能陷。雖過於滅頂之凶。能無咎也。過則能墮。墮則能險。險則能與人造命。能與人造命。則無不仁。仁則無類而不極。極則無命而不天。天則無不大過於人。唯過於人。則能不取正命之食。不執本分之眞。惟不執取。故能三墮縱橫。如圓伊三點矣。尊貴墮爲法身。言隨墮爲應身。言類墮爲化身。言三卽一。一卽三。不卽不離。非同非異。故能兼帶正偏。天然妙叶。隨分而昧。任之則礙。故曰類之不齊。混之不得。夫宗貴乎超。而乃曰墮。有疑者乎。孔子時乘用中。而發揮旁通

覲歷過多是兩頭忙

無可無不可而集爲四可超耶墮耶宗應無所住而去亦無變易大易不易周流六虛一切歷過而一毫不動苟非學過而反復自反孰能無所不用其極窮盡而至又安知向上無上之造命也哉余嘗曰學易乃知真宗而超宗乃能用易

環中堂曰易以大過收坎離以小過收既未濟大過送死小過行事有疑此而研極者乎人非賢智之過不能拔萃窮上反下乃享其中不然子莫耳世羣祝庸庸爲厚福而安圈欄爲淳謹何以服賢智之志又何以化賢智之我乎不超不足以爲拔而不墮不可以安常兩折三番教亦多術豈得已哉徒膠常格不能盡變變至則亂苟非精一神明而知其故者退而與民泯於日用又孰明公因之貫反因而因二所以致一乎親逆生死大過之關故如兩扇門闢還其本然歷過一切小過之事故時措之宜因物付物皆不起一念也別傳以專門激煉而展演出格偶然寧可以鄙猥短販而自夸不超不墮也乎翻曰息喘杖門益知淵源不二自非徹底掀翻窮過一回又安知其堂奧而時享此一事寔哉愚蕩膠荒均難語此小子弘翻謹記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二十

門人　大成　大奇　大然　大寧　較

論

維近溪情新建之傳時樂聖論以講學而異觀救大史以聖論發揮生即無生之理誠恰生所

安矣無其生以消心也縮變代錯誰知其故乎杖人此論殆應午運矣不肖因

各安生理論

高皇聖訓略曰各安生理毋作非爲祗此二語如揭日月行於太空普天之下三教九流萬國人民無不炤被而教誡之雖傳與天地終窮亦無弊也何以知其然哉洪荒之世神聖未生雖有人物滋茂而品類未分身世無制不免有人物互相噉食之混亂及至聖人迭作萬類區分三教乃與九流斯備使民各安生理勤儉自足而不作非爲矣夫三教九流豈彼人民之生成哉是皆聖人各因其材而教授之使其勤儉自勸各有所收則天地無棄物而天下無棄人也後世人事多亂而不治者亦以聖人務本之教戒未嚴遂有無救無歸之徒作非爲以致世人之不得安生理也使聖人務本之教戒能嚴則天下之人士爲儒者皆能調制禮樂刑政則世無不治矣道者皆能存養精神意氣則身無不壽矣釋者皆能明悟生死性命則心無不真矣如三教之大綱既舉則九流之

兼可大師而見杖人之中正變化如此豈牛極死浸一櫟葬諆者所可同年語哉大鐘謹識

衆目自彰故爲農者皆能苦力耕種五穀則食無不足矣工者皆能精勤營作器使則用無不利矣商者皆能交易出入貨物則資無不給矣醫者皆能燮理方脈藥病則生無不衛矣卜者皆能洞究卦兆吉凶則幾無不見矣相者皆能明辨骨氣貴賤則分無不定矣算者皆能推詳造化窮通則命無不安矣曆者皆能仰觀星象變遷則天無不敬矣輿者皆能俯察形勢聚散則地無不順矣知是三教九流之道無非爲天下務本安生之術若以事實覈之秖有士農工商四者可以通攝三九之術蓋士之一類足以通儒

壬辰日高原老人嘗語予天下之物之事之理莫不有兩端而其中之一端則不可思議茲虛實非兩端與講關中一端如何通如何執必自治而後互收可

釋道醫卜相算曆輿之術而不可代農工商三民之業何則理術乃通虛之妙事業乃執實之精虛通則三教九流可以互收執實則士農工商當以自治所以古聖立士農工商爲四民者是皆以務實之事而虛通三教九流之術也故予以爲立天下之事當以四民爲 王通天下之道當以三九爲經是則天下之農當倍於工則天下之食足工當倍於商則天下之用利商當倍於士則天下之資給而士又當倍於釋道及醫卜相算曆輿則足以收攝其諸術矣試以近世天下民戶推之食粟穿衣需器資貨而惰奢者嘗

三教亦可九流矣

有七八其爲士農工商而勤儉事業者嘗無二三孰能使二三之實事以充足天下七八之虛用而不困乏爭亂也哉禮義生於富足富足生於勤儉天下本弱文繫而致敗亂者正以聖人勤儉務本之教戒未嚴使天下人民惰奢趨末之所致也使天下人民各各自嚴聖人勤儉務本之教以安生理則自然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矣繇此言之則立天下之事莫過於四民治天下之道莫過於儒釋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教雖名三實以世出世法同互內外而收攝之聖祖御製文集亦嘗以老莊之學爲儒術

第三教之名已久不可廢故特以玄學養生以成其教至於推重釋教陰翼王度之不逮密輔至治之無爲以罪福因果而警醒其諸術以生死性命而開悟其通儒其補於聖帝明王之道豈鮮哉是則儒教能悟心性又足以統攝釋道之教而儒類當倍於釋釋類當倍於道類勢固然也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而本末知所先後條理自有始終僉山聖人首舉各安生理一句正是徹生死無始終而一貫者乎今謹捐出縣之中天更當編次崇儒崇釋崇道三集振其三綱士首三民挈其四紀曆算醫卜相表形家收其六目

端本條達邪說不能矯亂則中和易簡精一勤儉盡在其中矣

士爲治本論

古立四民以類天下而士獨統天下之治農工商實所攝焉蓋士爲出治之本使農知所以耕工知所以製商知所以貨百姓知所以能各安厥止守人倫而有常通物理而有變羣居方而不亂雜處分而不違生有養而終乎死有歸而順命世界賴而不壞道法因而得傳更於生死知所以悟聖凡知所以超是皆士之能治也夫士也者聖賢之通稱也三教九流能

以道術王輔治化者皆名爲士所謂儒士學士道士高士禪士大士無上士皆足以互相爲治也使農工商等能通道術又何莫非士哉但士獨以出治屬之耳是故古今之治獨統於士古今之亂亦責於士而農工商不與焉夫農工商等之能各安生理不作非爲者非彼自能也治之教之化之者士也治賴於教教神於化故王者勸農來工通商而先教士凡治教化之理皆士主之士之責蓋其重哉農工商等得以自食其力實各得食士之功也士得以自食其功實全得食民之力也士非民不得食其功民非士不得

食其力今日之士果能出治於民而食其功乎果能不亂其民而食其力乎嗚呼誰知今日之士全食先聖先賢出治之功全食窮民苦民出死之力也使今日無繼治之功則先聖先賢亦無功可食而窮民苦民亦無力可食矣安能繼遺功於後子孫世世享之繼遺力於後百姓世世食之乎士之所以爲士可一日虛食此名哉名無實不成不成之名誰能久保若欲久保此名必須真實出治以扶天下之危以安天下之生以成天下之業以固天下之本則天下萬世皆食士之功也若更坐使亂臣賊子竊士治之威福

敲天下之骨髓害天下之性命壞聖賢之治法滅國家之本元當此之際不出真方而救危亾尚可自謂能爲士哉自生民以來未聞有無功食力而能自全於天地間也士乎士乎真今日赤子之父母乎真今日大旱之甘霖乎真今日饑寒之衣食乎真今日刀兵之放赦乎真今日苦海之慈航乎真今日火宅之寶車乎予上不能預出治之賢聖下不能預食力之農商深愧乎不能爲士也敢以士自勉并勗同人凡主世法出世法者各當竭力盡忠輔治始不負食此國王之水土也

法爲國本論

開闢之初先聖與生民立法漸次皆從根本而成惟慮其不備不均必使人倫物理有常條衣食作息有受用生老病死有調度身心性命有依歸除此之外不敢添設恐因養生反害生也及其法之備也或因法而生弊聖人又出而立救弊之法去其先聖本法外之甚者奢者泰者救其本法中之變者失者壞者自後聖救弊之法一出而後人又於救弊之法而生弊焉或執救法爲本法而捨本法爲末法或於救法而生弊復於弊法而生弊而本法救法弊法交相混

亂無所據擇天下顛倒無所適從矣治心治身治世是三大本法也其法最易最簡人能反己求之有何難哉飲食充饑耳食中生出浮巧百端窮其財力亂也衣服禦寒耳衣中生出浮巧百端窮其財力亂也房舍庇身耳房中生出浮巧百端窮其財力亂也夫以身外一法尚生百端而亂天下之性又況三教九流外更有異邪妖怪遊手偷心壞國家務本安生之法窮汗血奪性命而不互相爲亂哉今欲追先王易簡之大治者莫先於明三教九流務本之正法而去其本法外之甚者奢者泰者則後聖救弊之法亦可

以去而救法上所生之弊亦無從而借影也本法者保生民世界之性命也聖人未有不死世界未有不壞獨此三教聖人之本法與九流之本法決不可一日壞於世間也此法一壞則天地無定位人物無安生古今無統紀矣是故儒氏之法在世可治也老氏之法在身可治也佛氏之法在心可治也士人之法在教可治也農夫之法在食可治也工匠之法在器可治也商賈之法在貨可治也醫藥之法在病可治也堪輿之法在居可治也星學之法在命可治也卜筮之法在數可治也風鑑之法在相可治也帝王師

相之法在則古今三教之道化天下萬民之身命皆可得而治也夫天下者天下人共成之天下也非一人獨成之天下也惟能以天下人共成天下爲天下者乃爲獨成天下所共成之天下第一人也天下一法不在則天下人人分上壞去一事矣試觀天下人人分上何事可壞世法可壞乎身法可壞乎心法可壞乎教法可壞乎衣食可壞乎器用可壞乎貨財可壞乎乃至醫藥造化吉凶趨避氣數之法可壞乎或小法不在因而壞大事有之未有大法不在而小事能保其不弊也是故君師爲大綱教養爲治本衣食

是而四維張禮樂行而刑罰措大同小康亦在其人舉之耳舉之必知天人性命之故而發一體均平之願安得此中正之法以使富貴者不欺凌貧賤不剝削貧賤不劫奪貧賤不激亂貧賤不受害於貧賤又安得此廣大之法以使富貴者憐愛貧賤謙敬貧賤賑濟貧賤教育貧賤化之而忘其貧賤共相贊成胞與以致天下之至治哉富貴貧賤元無定相言之似麤而行之甚細自古聖賢豪傑初陷于貧賤不得明其志而汲汲遑遑求行道於君矣宰輔之門亦似為富貴謀也求其在我素位自得因民好惡揚遏裁成

非固達者孰能知之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萬乘之尊無道法而徒擁虛器則天下危如纍卵幻如朝露又何足以恃哉惟能以聖人中正廣大之經法而求天下聖賢豪傑領之與天下富貴貧賤務本安生各正性命則萬世無弊之道也管仲曰各用所長使民不爭蘇軾曰材辯勇力齊之以學譚峭曰大人之幾鬼神莫窺忍俊讓讓亦不得已聖人始終條理就事言事而已初不露也君以統臣而化及於民師以化民而并以化君上古君兼師統後來師潛君德可曰民使由而我亦不致知乎知其故而基命宥密藏於同患矣神淡於幾但請學易

道治宗旨論

道貴中和治貴易簡勤儉安生精一傳心不息法天主靜法地善用在人此千聖不易之宗旨也易簡知險阻險阻皆易簡誰信之乎自反最易簡因物則而用物最易簡徵晝夜呼吸而知死生之故最易簡徵宇宙統類而知身心之故最易簡誰信之乎故必以大畏知本戒懼見獨學問格通薪火鼓舞而後知好學致道享其中和非以苟且為易簡也博我以勤勤法春夏約我以儉儉法秋冬誰信之乎窮盡惟精定

靜惟一精義入神參兩貞一誰信之乎眞心細心知泯於事非以俗累為勤漫慳為儉也史遷稱孔子傳疑為慎斷自唐虞而至文武以立人極尊為明證其所以建天地合外內貫古今而集大成則衡宇縱宙身心性命本自彌綸者也惟天生民有欲無主則亂故觀會通以行典禮制數度以議德行三立四教倫倫物物此其藏天下於天下泯知能於當務者也知乃能行知即是行同別何如神不可知日用不知同別何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又況知而無知知本無知知即無知豈齒舌所能及乎默識而

楊龜山曰中庸不言權時卽權也

已既然不知狂與知中吾言其可知者而已孔子棲棲轍環知道不行於當世故老以志事託之斯文曾子曰夫子之道始於詩書終於禮樂詩以情與性書以事立政禮以表其中樂以和其節春秋以律行其忠恕易則統御而無後先大學中庸傳爲禮經之心孟子七篇稱爲得易之用經正綱舉時卽乘權信得及乎噫今日之五經非昔日之五經也遭秦火之焚傳漆壁之漏兼以編集差錯僞言謬訛又爲傳註所昧晦師說所紊亂學者又無精心參討又無正眼揀擇遂使此學陷於曲學陋見卒至不明不行嗚呼安得有仲尼再生於世重爲刪定而集其大成哉而孔孟之後無超孔孟者萬萬無能重爲刪定而集孔孟之大成也雖然莫謂今人無制作古人制作自何來人能求諸自心天然之法則自我作祖中和易簡皆備於我矣人既知堯舜之後乃有孔子又安知孔子之後不更有其人哉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則學道者不可自畫而謂後起更無有孔孟也予不敏深有望於後起而續此宗旨者

生死重超論

世人只知重生不知重死卽知重生死未必知超生

死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生固死之本也生豈易知哉又云朝聞道夕死可矣此道非了生死之道何一聞之便可死乎莊子所謂善乎生者卽所以善乎死也然則莊子知生死之貫處否大覺氏曰知生之來處則知死之去處知生本無生可生則知死本無死可死此超然悟心之道也其孰能溕知之世人知生可重未必知生之所以既不能重且將害之知生之所以則老之所以病之所以死之所以無不知之也如不知生之所以則不知養生又安知養老養病與盡死之道乎老病難於著力死不可著力所可著力者獨於生爲易耳生能著力則老也病也死也不期得力而自得力也得力云者猶是幻妄相中作得主云耳真達本心無生之道又何著力與得力云乎生時可著力者只在一念旋機便足超生死聖凡之幻相其次于立命安身之事有如種植之法得好種子好地土好時節好溉灌則異日生芽抽枝開花結果不卜可知也死時著不得力者如睡夢中行事與所遇境界皆不能作主爲业力轉也所能作王者皆是惺惺時旋機行事與所遇境界能繇自己也惺時作得主則夢中自得力少時作得主則老時自得力好

王辰曰其得力者無道可聞無生死可超然者力則又似有道可聞有生死可超矣吾不言無聞有聞亦不言無生死有生死和尚婆心但訊曾著力否

時作得主則病時自得力生時作得主則死時自得力學時著得力用時自得力參時著得力悟時自得力行時著得力證時自得力聞時著得力怭時自得力病時著得力死時自得力此必然之理非強致也

儒者以世善生亦可善老病死而不暴棄此身命也道者以身善生正能善老病死而不損壞此精神也佛者以心善生獨超於老病死而能圓淨此靈性也世人信儒則能以生行世信道則能以生度身信佛則能以生悟心捨儒者是捨生於世也斥道者是斥生於身也闢佛者是闢生於心也人生天地自不容

生於世不保生於身不超生於心是真自暴自棄也雖三教大聖如此諄諄善誘切切爲人爭奈其自捨自斥自闢其心身世哉自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遞代致中和之道制易簡之治無非與人善其生老病死此四大事而已至於分其人倫別其種類定其方隅辨其貴賤與制飲食衣服宮室醫藥生有教老有養病有治死有歸尊其尊親其親仁其民愛其物參天地之全功贊化育之能事無不盡禮盡敬盡人盡天也是故聖人之道獨重在生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生生不息曰命不重此生則天地人物之性命於斯絕矣苟能克此生生之機在心養此一念生機自無妄想之亂也在身養此四大生機自無夭折之亂也在家養此骨肉生機自無悖逆之亂也在國養此胞與生機自無爭奪之亂也在天下養此神化生機自無敗壞之亂也是故王者興必先誠身明善而後家齊國治以教養天下之生以恩養天下之老以德養天下之病以澤慰天下之死所謂視民如傷問民疾苦仁沾枯骨化及昆蟲此文王善養天下生老病死之德之純者也今欲王天下者可不師古聖養生之道哉雖然人之有生也久矣幾

大朔劉帽儒曰[illegible]姿昭[illegible]叔人

能盡生生之理以超天下萬世生死之道而圓瀞靈性之妙者苟不湊參大覺氏了悟生死圓證真心之旨恐終未有超生死之大道也予見世人徒知重生不知孔老與佛之所以超生重生之旨適足爲窮生害生之事又安知有即身世而超生死即生死而超性命之大道乎故予特地拈出以示天下後世必有真能以性命爲重者相與使此正法不斷絕也

聖王當與世出世法論

或曰帝王宰輔崇尚佛教史多不取或有疑似於世儒者多作意分別之以彼不純法王道而以荒唐不

開口想不同時禪以彼風生正頭具一切智非專倚㨾喝儱侗以謀詒者比也此篇取互闘之理索性破盡皆不通書夜而享光天乎乘願開出信矣大

稽者誣世惑民吾師何獨不懼異端之鬪乃挺然以佛教會聖道而王其說乎雖可使後世有法王眞子能令正法常住又安能使後世儒者翻然點筆稱爲世出世法之功臣乎曰此葢世人見道有淺深耳予孩提時全不知有天地人事但聽吾親所呼我亦呼之長而見人之貪競貨財名色見人之讚毀古今見人求之有得失而生榮辱我亦以爲固然何哉葢據日用者指實而名之至有自不曾深造而親證之者如說古人之心與神人之境不免隨人言語淺深而托之想像矣以故求聖賢之典墳始知人倫物理之

親疎而人復有智愚賢不肖之太過不及賴有聖人作之君師教以節情率性之道安身處世之方禮樂刑政以爲勸懲平治予於是有思齊聖賢之志焉不意俄遭疾病生死之苦雖亦知壽夭不二安時委命之理奈何驚擾吾人之靈心妙性豈可冒昧於生死去來而不自知其主宰乎再求於書而不得其旨趣求之世儒葢不知其根繇轉見痛切如喪考妣亾子無依乃聞佛法使人自參一念未生前誰是我本來心性自是日夕自參自疑俄而有感悟焉始知生死皆妄想顚倒所使而常住眞性古今曾不昧滅乃少

自慰然猶未達天地人物善惡凡聖之差別遂入空門誓死拚闘尋求佛祖教典及諸知識反而參之以至疑疑而參之以至悟始於凡聖根因諸訛宗旨一一穿徹乃有大安樂處然又自念幸得人身生此中國初遇聖賢之教又獲佛祖之緣此君親佛祖之恩又將何以報焉乃思古聖皆謂若不傳法利生無有報恩德者於是晝夜自思古人云達道容易信道難信道容易參道難參道容易悟道難悟道容易行道難行道容易使世人同信同參同悟同行同證爲難中至難也故吾佛雪山悟曰奇哉一切衆生皆具如

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我今既得此道當以種種智慧善巧方便譬喻言辭開示一切衆生解其妄想執著使同證同得也吾受大法之恩敢自負哉亦當如佛於此堪忍世界說此難信之法行此難行之事雖虛空界盡終不敢自委矣是故從世間易見者而思之曰上古之人遠矣人不能知太極之理微矣人不能知外國異域渺矣人不能知生死幽明幻矣人不能知吾乃俯仰此身於日用倫常物理之間細而推之上古之人如今人也太極之理如今理也外國異域如今世也生死幽明如今身也何

以知其然哉洪荒忽闢古聖人仰觀天之有文俯察地之有理中審人之有倫本如是也爲耒耜教耕種以免茹毛飲血與禽獸爭製藥餌以療治疾病使人保身延命列鄽交易以通百姓之用修德教以撫萬民習干戈以征不享立五官以叙五事占五星以推五行作算數定律呂作冕裳定章服制陶木以利器用通水陸以造舟車規天條地畫野分州順天地山川之經達生死存亡之故我則親見古義軒諸聖矣至於讀易詩書禮春秋諸書而見內聖外王之大經法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時之錯

行如鬼神之誠不可揜我則又於此親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諸大聖賢也夫如是則我亦嘗試求聖賢墳典始能於此世界人倫物理禮樂刑政種種制度之中而得親見上古之神聖焉故吾曰是亦在人見道之有淺深耳蓋天之職秖能懸象其日月星辰也地之職秖能載象其海嶽山川也山之職秖能容艸木禽獸也水之職秖能涵魚龍珍寶也若夫聖賢之職則能明天地之理通萬物之情安人民之身制倫常之教而已至於窮天地陰陽之所繇生究萬物性情之所自出明身心性命之所以然悟生

死聖凡之所以異雖推之於盤古三皇之前荒唐不可稽也推之於堯舜周孔之後隱密無能測也使荒唐而可稽則世人不毀佛氏之微妙矣隱密而能測則世人不毀佛氏爲邪異矣今世人之毀佛法爲荒唐邪異者亦猶愚夫愚婦不知神聖創制之密而指盤古有巢燧人伏羲神農軒轅與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等之爲荒唐邪異不可稽何以異哉或曰先聖既能知立人安生之法何不知立人出死之法而獨留與西域佛氏言之何也是非此方先聖一人之所能爲也即三皇五帝三王之制作亦漸因時而制宜

耳孰能以一時即盡備其制作哉如天地之大不能一時成熟萬物亦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歷八節二十四氣以成周歲之運也故就治世之道言之盤古以來其荒唐有不可稽孔子亦但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制治之道於周始備其前此者疑則缺之已耳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述大易作春秋始終條理以集大成質鬼神而無疑俟百世而不惑雖法舊章而實創自神智後世雖有作者孰能過哉然此設教亦不過人世已成後之道也至於天地人物未成之先天地人物已壞之後及人父母未生前性命投胎之因

錄與人四大敗壞後聖凡生死之報應非佛神明又誰提之或曰然則盤古三皇與堯舜周孔猶未盡生死之道歟曰非此之謂也姑以治世而斷之耳然此神聖皆超悟生死性命之人特以大權示現安身世而治天下故未遑以出生死之道教世間也曰然則先聖何不早開此超生死之道以示後世乎曰有之但今人心麤未嘗窮徹其精微耳易傳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皆密示其槩此方之外存而弗論未盡闡其旨也況彼神聖出世不能頓立

教化至於周末而春秋之法倫常之道尚未盡行若非我佛弟子不辭跋涉以生死性命之道傳至震旦以驚覺之則此震旦之人又安知有超生死顯性命之道哉或曰誠如所言使彼西方佛教不來豈我中國之人皆沉迷生死不復爲人世乎曰非此之謂也吾佛示現於中天竺國其教化流布已克塞於三千大千世界視我震旦如京師視閩越之鄉邑也我之以震旦爲中國而視四夷則如吾閩越之視小聚落耳我震旦人不審國之大小乃以東視爲西即將中天竺國爲西域乃夷狄胡人豈不謬哉若是則我閩越視京師已在西北亦可指京師爲邊外乎又以吾震旦自有堯舜周孔之道足以安身處世矣何復用佛氏超生死顯性命之教爲擾亂哉是則有巢氏燧人氏之民乃曰我此世界自盤古渾沌開闢以來茹毛飲血以皮蔽身與禽獸相狎木石爲羣亦足以終天年度歲月矣何復用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徒以道德仁義而攖人心以創制造作而亂世界哉所謂亂天之經悖地之理害人之事皆此道德仁義之徒也自盤古至有巢燧人之世不知經幾何年不見虛空墜地春夏倒行何用此亂人之徒哉我等當相與

斥之逐之而後相安於無事爲快也誠果如是則今日世界猶然與禽獸爲羣矣何復見三代之禮樂乎誠不如是則堯舜周孔以安身處世之法而治天下之後又何求而得此佛氏之超生死顯性命之法完全此身心性命以成其世法出世法哉井蛙不可以語東海誠何怪焉或曰佛教以三千大千世界爲教化之地彼諸弟子何必拘拘欲以此教垂念吾此方乎予笑曰是何言與夫佛以大覺慈尊見大千世界衆生同一體性有一衆生陷溺其性命於生死猶自已陷溺於生死也不見禹稷之聖人乎見百姓之溺

於洪水也如巳溺之是百姓之饑於無食也如巳饑之故不辭焦心勞力爲疏濬九州而教種五穀初非有求於世人知之德之而後爲也又不見唐堯之民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我佛氏弟子不辭勞苦重譯來貢益欲使此出世之教行於震旦以開悟其人心耳或曰如此異域之人知他眞是佛國來否或托辭爲佛而文其說取此方之名聲利養以度活也豈必眞有是奇特之事乎曰彼異域人既能不辭勞苦又能具此聰明篤其說以超出此方與古神聖之文字義

理使此方人攻之不破摧之不折辨之不及思之不到又能使此方絕大聰明者心服而神往極大兇暴者心畏而情枯則彼奇特移來闡揚堯舜周孔致治之教不亦能取將相公卿之爵位乎又何苦自捐其妻子之情欲捨其財貨之富貴所食者不過穀粟菜果而非有餚饌珍饈之美味所披者不過緇衣壞色而非有錦繡羅綺之麗身或居千峰絕壑木食艸衣或居城市都闠托鉢乞食無勑賜印劍生殺之權又無官爵品位尊卑之職於心則恬淡無爲於身則孤潔無欲如此名聲利養何求不有乃區區入東土以

大法濟人而反受此方之詆毀哉或曰吾東土人正以佛氏之入我東土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建宮殿之莊嚴如朝廷奉佛法之尊貴如勑旨敬僧徒之儀軌如官府所有經律論禪之教門各自標榜而行化至於糜費國家錢糧混同天下士類專以教人絕夫婦父子之恩愛背君臣朋友之禮義是爲可闢可斥以清天下之至治也曰此蓋未之思耳夫佛之教以離欲清淨教化衆生使彼開示悟入身心性命之根源不致認色身幻世之名利恩愛以自墮其靈心妙性於生死業累也使佛不以神道設教建清淨宮殿奉

微妙佛法敬梵行僧伽以戒定慧而化貪瞋癡以正法眼而存眞慧命則安能漸使世人斷殺盜淫妄嫉妬爭奪之事又安能漸使世人悟超越生死契證心性之道哉正以世人不知大道之源而利天下國家輒以糜費國家錢糧與混同天下士類爲闢也况今聖帝明王神道設教而治天下使萬物各安身命即今僧徒在此國中皆此國中之人民也一人不安於衣食教化則是帝王不安此一人也况此人能以道法自安性命復以道法而助安天下人民其衣食於天下人民亦未爲過也如天下人民豈人人皆衣食

其自力乎。士農工商九流百技。皆交相食養於天下。如朝廷官府之滿天下也。皆衣食於教化治政文章禮樂之類。而工商技藝。則各衣食於天下。是豈盡天下皆耕織之徒哉。即我僧於此國中。較人民之類。蓋千中之一。而衣食於道法教化者。亦千中之一。其自食力於耕作工用者不必。如天下名山大嶽。世人有妻子親屬與功名恩愛所繫。而不能到者。則僧開闢之。綱制之。使彼寇盜不仁之人。不敢據占其地。居其國。則化其國。居其鄉。則化其鄉。居曠野。則化其曠野。居邊方。則化其邊方。遇功名富貴者。與言因果以悟之。遇恩愛利欲者。與言生死以悟之。遇盜賊不仁者與言善惡報應以悟之。遇孤苦貧窮者。與言三世罪福以悟之。故凡所遇。如觀音大士應以帝王宰官長者居士婦女等。皆爲說法以悟之。如此道化。不受朝廷爵祿。不有官守民責。而能到處與人民爲善。其陰翼王化之不逮。密助至治之無爲。雖與言堯舜周孔之禮樂。未必如此教化之易入人心。易救風俗也。百氏九流。孰有道化。如佛教之大小偏圓麤細俱化之妙密哉。即使天下受爵位之官。膺勅命之寄者。鎮守天下名山大川。以制曠野邊方。靡費國家俸祿糧餉

之輸運。未必有此道術之能與天下百姓。兩相忘於治化也。佛氏何負於朝廷。何負於百姓。而欲闢之除之爲快哉。況佛教以性命之法教人。且使人於世不敢造業以亂世間。勤修善事以助王化。以至超生死出苦輪。而人不知此莫大之恩。有過於天地君親師也。天地以一氣而養人民。父母以生育而養人民。君師以教化而養人民。此不過養此色身。居此幻世也。孰有如佛大慈大悲。能以出生死苦輪之道。教化人民。即色身而證法身之慧命。即幻世而證法界之莊嚴哉。或曰。漢晉以來。如元魏孝文之修齋聽講。石勒之於佛圖澄。符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鳩摩羅什。梁武之奉佛。餓臺城。而皆國祚不永。身家滅亡。何佛法之有靈哉。曰。數君者。皆於篡弒之後。畏殺戮之罪。而信佛。原未能盡信佛法之教化也。使早信佛。則自無暴虐篡弒之事。以取人之國爲已有矣。若不由仁義行。而但以奉佛即保國祚。則佛亦爲佞人矣。按三代之後。國祚之長。莫如漢唐宋。佛教初興於漢明帝。再盛於唐太宗。又盛於宋太宗。如數君奉佛最篤。何獨不歸功於佛。乃以亂世之君而責諸僧乎。蓋自古君臣有天下以來。誰不習知堯舜之道。而堯舜之

道亦未能盡使君臣人人成唐虞之治也即黃帝之
神不能化蚩尤而不戰堯舜之聖不能化四凶而不
誅伊尹終吉不能化桀而事湯微比箕子不能化紂
而去國文武周公不能化管蔡天生仲尼爲萬世師
棲棲轍環至無所容孟氏浩然充塞老作七篇皆不
能行道於當世由此觀之可謂諸帝王聖賢有不足
以化人行道者則亦闢而除之如秦始皇盡一坑乎
殊不知神聖之道其教化微密而成就世人者人不
自知之謂帝力於我何有也豈真帝力之無加於民
乎或曰如佛法之大人人固有所不見爭奈如古來亦

有不法之僧及殺盜淫穢身居梵剎心在利名口誦
佛經心行垢濁乃至慳貪嫉妬貢高我慢不知因果
罪福此等不執安得使世人見之不生瞋恨欲除滅
之曰誠可恨矣固不可以責佛教也此或讀書不成
學武不就工商不利技藝不售或犯王法而無所逃
或敗人倫而無所倚或官法爲之漏網或家教爲之
墮綱以致此敗壞之人竊入法門混爲僧侶包藏禍
心仍縱惡業不親知識不近高明以故於戒律不能
約束於禪慧不知歸依遂爲肆無忌憚之行所謂賊
人假我衣服破我律儀而壞我法門也此豈天竺國

來者哉是亦王正家法所不及教化而遁逃以壞我
教門也使有如我佛棄金輪王位及我諸祖見世道
之虛幻悟生死之無常捨功名恩愛而入空門慕性
命智慧而歸覺道者寧有如此可瞋恨可除滅之賊
人乎或曰既有如此賊人入此法門何不以微玅方
便攝化此種類乎曰然須知佛教慈悲於此等人未
常不攝化也蓋彼雖假托爲僧實不曾入真知識門
中受其攝化即或有之終難容彼非類彼自相容納
自成其非類也豈真與法門有薰染哉即歷代聖世
亦不能全無此人但教化之綱紀不壞雖間有不作

法者亦不足盡責於教化也如朝庭官府之治化大
權不移即必有不法罰之刑憲則亦懲惡勸善之道
豈聖王之世全無刑罰若是則聖王不制兵刑但制
禮樂矣蓋明刑正以弼教即吾佛戒律之嚴罪責之
重亦所以弼教化也不然賞善罰惡之教廢矣天地
有日月風雲不能無雷霆霜雪又況於人乎聖人作
春秋之大義正以明責罰而行上天之正道也今有
聖天子以天下爲一家以萬民爲一體爲當以三教
治化之綱宗九流百技爲治化之綱目使三教聖人
之法相與攝授九流百技之事相與維持即於佛道

之教。正者崇之尚之。異者闢之除之。如朝廷之官府。有陞降黜陟之法。舉賢退不肖。則教化行。風俗美矣。能使佛教。亦如官府之勅命職掌。使有道德者。主其經律論禪淨土止觀功行等教。以禁制之。則不法者法不執者執。又何有亂法亂僧以壞王化哉。如有聖王賢臣。能相與主持佛教。如主儒教。並行於世。則互相為理。豈不大翼王化為至治哉。或曰此議甚善。予竊有疑焉。使聖君賢臣專立佛法。將使天下人盡趣為僧而廢人倫乎。予笑曰吾佛氏之教。非欲盡使人削髮為僧。而棄人倫之道也。經云應以佛菩薩身得

度者。即現佛菩薩身而為說法。乃至應現長老身居士身比丘身優婆塞夷身阿修羅人非人等身而為說法。如華嚴善財童子。參五十三善知識。皆各類中人。曾無數人是僧也。即佛菩薩緣覺聲聞之稱者。非盡削髮之僧也。佛者覺也。如此方稱聖人也。菩薩者覺有情也。如此方稱大賢也。緣覺聲聞者。二乘小果也。如此方稱君子賢人也。况僧者眾也。亦非以削髮為僧。但此方僧與俗異。故以此削髮者稱為僧耳。以法義而論。僧乃梵行清白為名。非特圓頂方袍也。即佛法入東土。悟入此法者。亦多帝王宰官居士。豈人

盡欲削髮為僧。然後始可入佛道乎。毘盧佛皆有髮有冠。而菩薩位中。各各皆有寶冠纓絡。何嘗有僧俗哉。使世主能尊重佛法而行之。則世間出世間。原不相隔礙。又况學佛之心。獨寬於順俗。出家之行。尤凛於禁僧。先必絕欲枯情。不食眾生之肉。不行殺盜淫妄之事。今世間人孰能盡驅之。不愛功名利祿。捨其恩愛欲樂。而盡為僧哉。放心放心。不必如此過慮也或曰成佛之道。貴證一心正覺。原不分僧俗也。何從上佛祖。必以出家而成正果。如釋迦文佛。先自捨父母妻子王位國城。於雪山修苦行而悟道。此非獨以

出家教後世乎。曰此正所謂並行不悖也。使天下皆以名利恩愛幻妄身世為實證。則天下古今。無一人能捨妄想執著矣。惟佛能捨世間倫常恩愛之執著。則世間人始知妄想執著。為生死結縛。必須於倫常恩愛而不執倫常恩愛。始得心寓根身器界中。而不為根身器界之所迷昧也。不見堯之蕩蕩。民無能名。舜禹之有而不與乎。正所謂外其身而身存。不有天下而能治天下者也。如世間人好財者。不可臨財。好色者不可親色。好氣者不可平氣。好酒者不可監酒。然則有勢利恩愛而結心者。誰能即勢利恩愛而超

然不執著哉故必如佛祖能捨勢利恩愛以證自心性始可復於勢利恩愛中示現以度人也如觀世音初於聞中入流忘所寂滅現前而後㘞地一聲絕後重甦忽然超越世出世間獲二種殊勝上合諸佛同一慈力下合衆生同一悲仰所以能隨應一切身而爲說法夫能天能人者豈天人之所能哉惟非天非人乃能天能人是則觀自在照見五蘊皆空所以不自有其身乃能普見一切色身也世人不達五蘊本空以爲皆學佛則無人倫豈悟超宗過關者止有一蘊乎析言人倫恩愛乃色受二蘊所攝色受蘊破則

四惡道與人天二道之分段生死皆了不可得又安知有超出胎卵濕化等十二類身如二乘菩薩有戒身定身慧身願身意生身自覺聖智身不屬諸情識報應哉悟本空而發大願乃可諦耳土蟲不知水魚水魚不知空鳥空鳥不知山獸山獸不知人民人民中有貧賤不知富貴愚癡不知聰慧地獄不知天堂邊方不知中國村邑不知京都凡夫不知聖人處世不知出世色相不知法身小乘不知大乘何故各自陷於心境所差分矣何可互相責備求其逆幾順理費隱彌綸皆如通儒大聖之妙盡此旨哉使予當季

不親參此出世法透過向上宗旨不特與世法人難言即於出世法中人與言向上事亦猶與夢人說覺也何能使直下即頓悟哉入我宗門更須知有尊貴一路自別何況於世人乎故吾特舉從來神聖道治而發其終始本末蓋於先天不違後天奉時之中拈出向上一路千聖不傳之竅以待頂門具眼者神而明之天下幸甚法門幸甚

三教會同論

或問師欲會同三教有是說乎曰三教之道原本自同予何人敢會之哉昔之爲萬世師者集羣聖之大

成惟周孔子今之爲萬世君者會三教之統宗惟我太祖也或曰孔子前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豈有所未及歟曰非此之謂也天地定位文明方興堯舜授受是開宗明道之聖人也禹湯文武平水土定禍害乃撥亂反正之聖人也武王周公繼志述事制禮作樂乃參贊化成之君師也此時方成一王之法更無異道又何復有會同之事哉至孔子時伯夷伊尹柳下惠諸聖各得一道迹有異同獨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始終條理玉振金聲無可無不可之時中集羣聖之大成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此天地所

以爲大也老聃隱於周爲柱下史世無人識亦不能見用於世獨孔子屈身問禮乃退與門人稱爲猶龍而老聃潛出函關關令尹瞻紫氣留著道德五千言後世以孔子尊稱老子如此故道家別立門庭尊始祖也至於釋迦王於西域萬國外人何得而知之太宰嚭問聖人於孔子推及五帝從容謙讓乃曰西方有大聖人焉不治不亂不言而信不化自行嗣後千季至漢明帝獲金人之夢而佛教始入東土使當時孔子不親問禮於老聃誰知老氏其猶龍乎孔子不答太宰嚭問又誰知西方有大聖人乎夫老聃雖未出道德五千言釋迦雖未流教藏於東土而孔子乃能逆知老爲猶龍佛爲大聖則天下之能會同三教稱尊佛老者莫過於孔子矣故曰爲萬世師者獨孔子一人非敢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使七聖生與佛老同時安知不如孔子之稱老爲猶龍稱佛爲大聖乎蓋求其當機有據證者爲標的耳或曰老聃亦嘗稱西竺有古聖先生善入無爲眞吾師也乃獨稱孔子而遺老聃之言何也曰老聃當時未顯世道獨尊孔子唯得孔子一人知佛老二人則天下萬世莫不信服又何必拘老聃乎然則亦須問釋迦當時不

知能會同三教否耶而佛教中亦曰遣二大士爲之前矛故有迦葉儒童二菩薩先往東震示現不然何老聃孔子一稱眞吾師一稱大聖人乃儼合符節哉要不必舉老聃釋迦能會同直以世儒所尊尚之孔子言爲足徵則天下萬世未有不足徵也既徵信於大儒則老氏佛氏之徒不必求其信而又不敢不信也故曰三教之道原本自同乎何人敢會之哉或人踴躍而稽首曰此萬世不易之言也非師如此直剖本色孰能令天下人消其攻擊領其精微即以三聖之言爲會同之眞旨此眞所謂建天地而不悖俟百世而不惑也但今世人尚有未聞師論者不免竊疑太祖神聖何乃先得三聖之同然乎曰子不聞吾前言乎大凡聖帝明王御極能正人心成世道者莫非皆佛聖示現爲君爲師始能會通至聖之教以參贊位育而化成萬物不然雖出世爲君爲師未有不雜於偏僻之教而遺害於世道也故聖人迭出皆神明其故而因時制宜補偏救弊三代之後惟孔子顏曾思孟能維持三才之道後來君師不過循倣其邪廓而爲學爲治或倣之未善循之不精未免流爲雜霸異端後來生心亂政流毒日滋天下國家幾化爲賊

盜禽獸洪荒垢穢之域矣嗚呼使佛聖不重出生而龍飛九五現帝王身總三教之統宗則今日無復漢官威儀矣安望重瞻三代之禮樂哉且夫赤手開天成此德業復堯舜之世於已壞之時言豈容易是惟金山聖人乘夙願力以慈悲喜捨四無量心而憐愍濟度此蒼生赤子也所謂能尊三教正所以為三教之尊也自生民以來孰能握其樞紐以君臨天下若是者哉一為大成之孔子一為時乘之聖帝統宗既定雖千聖復起不能易也孔子知佛老於前而千季之後未有能知佛老與孔子原本自同能會其原者

孔子曰吾從周則今日之鼎定三教者誰之力耶門庭堂奧世皆泌然各恃所知互爭強鬬轉使天下萬世疑惑而亂其道治開闢至今有開必先既有三教之名應當盡三教之實而究心其源順理其委先立其大自反諸己乃能率循其固然之條理以順大同無我之至治不則人人私其學家家異其教遂使天下是非紛紛雖聖賢屢出扶偏救弊之不暇又何暇責天下相忘於大同無我之化哉吁以時乘統御之神聖洞徹古今鼎足三教而天下萬世尚有未知其微者盛為此懼故不辭僭議之罪斧鉞之誅以闡發

之寧得罪於無知不敢得罪於諸聖人也或人曰尚有意外之疑請更決焉如師云孔子稱老聃為猶龍此益孔子問禮見其超忽世教不可以度數拘束如龍之變化無常耳老子之道當身未試後世去聖已遠又安能效用於實事猶學屠龍者雖能曲盡其妙其如無所適用於人間世乎今師謂後世好猶龍之稱者遂尊之為道家之祖則可直謂孔子必取以適世用為會同之道則恐未盡然也又孔子答太宰嚭以大聖人為不治不亂不言而信此祇可行之於西域如中國自黃帝有涿鹿之戰堯舜有四凶之除湯

武有南巢孟津之舉周公有管蔡之變即孔子亦有三都之墮又安所用大聖人之不治不亂不言乎今謂後世好依聖之稱者遂以為釋氏之祖則可直謂孔子必取以適世用為會同之道則亦恐未盡然也太祖以道教可以治身佛教可以治心即如度數可以觀天時堪輿可以察地理醫之可以療病卜之可以知幾相之可以識神算之可以定分凡有利於于民用亦使民各安生理而已如必曰淡知孔子有必取佛老之道能會同儒教之治世而鼎定三教以垂統宗則不惟妄測神聖之淵涵亦且厚誣先聖之立

極聞吾師之論者如河漢逕庭無乃使天下後世復為不可論而重重翻案遂致異端紛紛不可以制止乎況孔子嘗云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師必欲捏合之不太多事歟曰善哉子之問子不見同人先號咷而後笑乎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同乎善而不貴同乎不善也夫孔子之云道不同者蓋曰聖人之道若不能同諸天地人物則天地人物之性情氣化皆不相謀於一人矣世儒不達聖人正言似反耳聖人無已而無所不已故曰會萬物以為已者其惟聖人乎乾九五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

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使孔子不能知來藏往內秘外現則近不聞老聃之賢有資大用何肯委質問禮於彼而稱為猶龍遠不知西方之化溪於至治何肯退讓當仁而且稱為大聖高於五帝耶鶴鳴在陰其子和之在大人之神明先天地通六合貫古今蘊寂感而冒其如斯蓋體度本如是也且聖人學無常師即三人同行必有一言一行之善可以擇為我師者況自稱為猶龍為天聖治而肯昧心以憚勝已不師而從之

哉是蓋確有據證為可徵信非漫言欲捏合之也至高皇以神武不殺而掃亂還治剏業之正大自古未有天生命世之聖固非世人黯淺所能窺測者又肯以佛老清淨無為不適世用之教與孔子會同為鼎定之統宗哉若以清淨無為即謂之不適世用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顯之德端拱無為與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惟天為大蕩蕩無名亦當稱之為不適世用不足以會同孔子之教也耶若以戰涿鹿除四凶墮三都等謂非無為之治則天地亦不應有霜雪雷霆之肅殺但當有風日雲雨之生長也禮

樂征伐因二以濟刑一勸百小懲大誡正小人之福君子之慶也夫又安知易之包決兩端用中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時之錯行而亨無為之化哉夫中國之異於異域者以有聖人倫物禮樂身心性命之道交錯成此人文而後鴻圖大業於斯為盛也不然何以為重輪繼照之昭代何以為並行不悖之天地亦何以盡此文仁覺之廣大精微也乎或人再拜曰予亦痛心於三教大聖之道世無知者不究天人費隱輒敢詆訾大聖為世亂階故予不惜狂愚之言扣擊廣大精微之論以為天下美利庶不負佛聖示現欲此

王辰曰洪覺範云受盡還無無可所慮則知達觀之圄中憨山之海上同一遭過文字禪祖師禪有何分別耶

道大同天下。使之洋溢覆載。凡有血氣者莫不俯諜此大公無私之道。而各自尊親。以高厚悠久無疆也曰。有是哉。予今與爾。亦可謂同心斷金矣。

戊子冬。因江院王公。屢慕師道化。求師語錄。因閱師原道七論。謂不應稱明太祖三字。遂坐師獄中師不辯。後陳太宰聞。命一吏省師。索偈。師援筆書云。問予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太宰得偈。嘉歎不已。晏聄居士。嘗問師安。師見惟談向上事。不及寒暄。故居獄一季。未嘗有一字干王公大人。日於獄中。著

金剛心經周易衍義。以明內聖外王之道。成自匡山圓通禮師足。問云。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瀾。某甲到這裏。請問和上。這是甚麼所在。師曰。看腳下。進云。鑊湯無冷處。和尚憑何立命安身。師曰。還要別求麼。進云。曹山三墮。和尚即今居那一墮。師曰。此中無人到。進云。風前吹玉笛。那箇是知音。師曰。要他知作麼。成禮退。師微笑。己丑秋。操江李公。先過太平。入獄。詢其事。道府諸當事。一時畢集。因索原道七論閱之。李公云。此論道書也。明太祖豈可不許人稱耶。明亦稱元世祖也。況其書刻在明崇禎時耶。遂一笑而釋之。師出。李公顧諸當事曰。禁之無慍。釋之無喜。此眞道人也。法子大成記

管東溟志道曰。迦文。聖之聖者也。老子。聖之智者也。孔子。聖之仁者也。高皇。聖之時者也。周六德曰知仁聖義中和。豈有次第哉。吾直以季歲舉之耳。郭青螺子章。吳觀我應賓。從而暢發之。吾師此論。正猶日月星辰常照天地間。午會人法齊彰。有開必先。信夫。門弟子大中陳丹衷謹跋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二十一

門人　大成　大存
　　　大然　大中　較

序

尊正規序

予昔以不知自己主人公落處忽因聞猫叫有省復於諸祖語錄如倒刹竿靑州衫等機緣疑慮橫生返參久之乃於一喝耳聾處豁然驚悟始知有宗門向上關捩子自是細究五家門庭堂奥曲盡賓主人境功位正偏之旨及閱華嚴法華諸大經論洞見佛祖建立開張妙出言象若不如是互換予奪則身心性命之機不得豁通廓徹嗣參請於博山東苑受印記於壽昌之後乃痛自感激曰佛祖深恩難爲酬報獨此弘揚法化紹續宗風使不斷絕庶無孤負耳於是思之先聖以法爲身以慧爲命以微妙爲食以功德爲衣以教化爲門庭以宗旨爲堂奥以參悟爲眞子以證成爲法王以叢林爲場地以衆生爲本根以規矩爲栽培以薰習爲雨露以莊嚴爲心花以秘密爲覺果以常住爲壽元以傳受爲生育是故一眞法界以舍那爲生父以彌勒爲導師以普賢爲長子以文殊爲發機以勝友爲助道以善財爲初心以衆生爲蕩子以華藏爲家鄉夫如是含靈之種性妙盡而佛祖之覺道圓成也故予嘗以世人不知普賢稱長子何義蓋一切衆生皆有一子之分特以捨父遠逃流蕩忘返故耳自非普賢以十大願徧入刹塵而接引其就路還家指點其轉身歸父安得使此衆生本有性中迸出一念初心之善財童子而念念圓成此正覺哉惟童子一念純眞全無變異始終參歷妙性如如以故末後初心愈明更不必成佛而本自圓成也不見他佛發願皆云願我來世得作佛時以如何功德智慧成就衆生獨此普賢十願則曰禮拜稱贊供養懺悔隨喜請法請佛隨學順生回向是皆特作弟子以奉父師之意始使諸子得從其後而有所趨向也故舍那爲父視子普賢爲子向父善財爲子承順觸背俱渾如火續火爲主中主所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赤子能全大人之性是也今之主法建叢林者當如是任則現世當身紹隆聖位不待來生求證莊嚴也讀尊正規知予此意能發是願則報恩有全矣

崇禎十三年庚辰元旦匡山圓通寺住持沙門道盛謹題

尊正規小序

觀我大雄調御丈夫之立出世法也必先制戒律以教誡諸佛子使不敢越外作犯始得直趨正覺之道迨至歷祖建立叢林亦必因時制宜以變化其戒律而折中爲規矩使參學之徒習知稱性之法然後循行安穩自無破律犯戒之事所以規矩立則僧徒齊而叢林之法化職此興矣今融會先聖之法爲尊正規凡住我叢林者必先命教授令彼熟習其規則自無賞罰之過與相賊之弊也然此非徒居衆者之所當尊也卽使單丁住山曠蕩行脚能領略此中之旨

則亦脫穎於凡聖叢中矣豈曰法門小補哉予昔嘗於本閩福州羅山結制時業臺山相國偕曹能始諸公過訪見禪堂所立規條乃大嗟曰是吾相業所不及也諸公毋忽之此正如二程子游古刹見僧威儀雍肅乃相顧歎曰不意三代之禮樂在是嗚呼使諸佛祖師之道不與聖帝明王之法相參贊則又安可以西方之教一日暫居此土哉故歷代國王宰臣之所以護持佛者正謂有此足以陰翼王化之所不逮也吾徒又安可自輕而不兢兢於尊正乎

尊正鑒序

人之有生也須遇三種大緣始易於成立三種者何一生于聖明之世而天下之化行俗美則此生如蓬生麻中不扶自植也二生于善德之家而天性之倫常養育則此身如旃林之木無有異種也三遇賢哲之師而教誨之明嚴竗密則此身如在冶之金日見其精也是故君親師之恩等于天地尤有殊勝者故難可酬報也人無三種之緣又無天資之禀則亦迷墮乎無可救援之地矣苟有天資之禀初無三種之緣後或遇善機之觸引或遭逆事之激成或披佛聖之典墳或逢知識之指示大生慚愧創發宿因頓捨

癡迷猛發正志將勤補拙下體求人深窮參證之功必盡性命之道此則眞自能成立之豪傑也是豈容易而得之哉予痛念末世法弱魔强成人之勝緣獨少壞人之惡境偏多或有法而不能全或有人而不盡善以故集先佛遐聖之法爲規更彙參證肯切之語爲鑒使此六種之機緣能就則此尊正之叢席可成千古法門始終可以概見天下參學庶幾可以統收而大多勝之三義乃於此備舉之矣卽不然有能深心讀此規鑒一身準此參同雖生來無三大緣之遭值而末後得入先佛遐聖之科亦可謂不負此生

乎之奇特也。夫古人豈獨異于今人也哉。蓋亦稱其超類拔萃能善用心。占地步。端趨向。以真參實悟佛祖心法之妙。而行事取證。皆有成驗者。足爲現在人天之規鑒後世師宗之權衡者也。古人亦有遇三種大緣而無天資之稟與無慚愧自勵之心。如今人之不足稱者。不稱何疚焉。若以言不顧行。解不考證。而亦隨聲稱之。則將須彌盧爲載籍。亦不足多也。可見古人之能善用心。妙在用佛祖之圓明妙心爲本心。如投胎于帝王。生來便尊貴無與等也。占地步。妙在占佛祖之廣大地步爲地步。如王子纔登于父位。天下之臣民皆皈命也。端趨向。妙在端佛祖之嚴密趨向爲趨向。如王子秉政爲帝主。全提其正令。殺活自在也。果能承當此事。則決不敢以淺小之法自欺欺人。決不敢以未悟證爲已悟證。決不敢以未廣大爲廣大。以故能超乎其類。拔乎其萃。爲人天之規鑒。爲佛祖之權衡也。今人有能追古人之尊貴如此者。豈非法門之大幸哉。

會祖規序

予昔閱五燈。見從上佛祖始終之事。乃作法印記。有六種綱宗。一參悟。二印證。三師承。四法嗣。五家風。六

付囑。始終雖分爲六。其實統于一參悟也。使無參悟。何有印證及師承哉。唯有參悟。則有印證。因印證則有師承。因師承則有法嗣。因法嗣則有家風。因家風則有付囑也。所以威音王前無師自悟則可。威音王後無師自悟而不有印證。則屬邪宗外道。等無所據證也。即我佛釋迦亦自謂我於法無所得。故燃燈佛即爲我授記。若我於法有所得。則燃燈佛即不爲我授記。然則佛佛相傳。莫不因自悟而後有印證師承也。如釋迦于賢劫爲第四佛。亦嘗以僧伽黎衣付迦葉尊者。轉付慈氏佛出世傳授將來。豈非佛祖親相授受而有所據證哉。故佛末後于靈山拈花。獨有迦葉微笑。乃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之旨。付與迦葉爲西天第一祖。而迦葉再傳阿難。以至達磨始來東震爲初祖。傳慧可。至曹溪衣鉢不傳。獨以心法傳授南嶽青原。分爲溈仰臨濟曹洞雲門法眼五宗。宋元間溈仰雲門法眼無傳。迄至昭代秖有臨濟曹洞二派繁衍天下。中有提唱臨濟曹洞宗旨者亦不過幾人。使今日濟洞二家不得其真正宗旨。安知不踵溈仰雲門法眼之流弊。以致無傳乎。予於是乎懼。慨然將西天東土以至五家宗師而會

其始終之旨為會祖規以表東西密相付曾無二法脈也或問師所會者東西諸祖及五家之宗旨也而五家之子孫全不會歸則何處見後世之流弊哉予曰若廣收則有五燈矣又何從見吾會祖有提綱以振其目舉直以措諸枉乎而後世之弊正以不悟上祖及五家之真正綱宗耳使能悟上祖與五家真正綱宗則心心相印法法相承傳於萬古如人之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等皆天然體用之法無有一法能自越踰亦無有一法能變易之也或曰如云天然體用者是世間有為有相之法也是出世法無

聖凡之得失無迷悟之是非何可以天然體用之法而比擬哉予曰子知心外無法法外無心乎佛祖出世之法正以人不悟真如自性而於根身器界妄生迷悟而自異其性相之法也不見法華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以不壞世相而成法性乎所以世尊付法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秪此一偈便是佛祖天然體用不可變易之微妙法印也若知此意則知吾作會祖規以存東西密相付之根本法印使後世子孫能悟此根本法印則五家門庭堂奧之宗旨不致流弊而無傳也或

曰會祖規乃會五家宗旨也今五家秪有臨濟曹洞二宗而三宗之後無傳又何以會乎予曰夫五家之宗旨即少林之宗旨也既五家能悟少林之宗旨豈有少林之宗旨不可以會五家門庭施設堂奧淺微之宗旨哉此吾深有望於具頂門眼懸肘後符者當使一花五葉之宗旨重重開敷於天下後世耳或曰近世叢林凋弊之極不見漢官威儀久矣況復得覩三代禮樂之猶在乎今日吾師立此會祖圖規以揭出西天東土及五家門庭堂奧之宗旨實為天然體用不易之常法亦乃振古所未有之奇特也予曰此

不過竊取祖述於迦葉達磨憲章於馬石五宗以六種綱宗而集始終一貫之大成耳豈別有所謂奇特之建立哉

會祖規小序

或問師著尊正規以佛菩薩及諸宗祖出世為人種種經律論藏淨土止觀懺法等門庭施設堂奧淺微始終本末折入禪宗為集佛祖大成已無餘蘊矣茲又作會祖圖獨以禪宗為一叢林之式今天下諸家學人見尊正規之妙正恨其集會之未能而師倏然復先折出禪宗自作一家無乃方招之欲入而又直

拒之遠去乎予曰非然予所制選聖場會諸家爲一者使知佛菩薩與諸祖無二道也如孔子當時刪詩書定禮樂述易經作春秋使此五經爲一內聖外王之道爲萬古不易之宗也今予重作宗門會祖圖式又如孔子述易之上下經爲之十傳以集伏羲文王周公創制之旨而明周易之大成使後世之宗易者則得其大全如五經雖共爲大全而詩書禮樂春秋亦不妨各於本經有大全也予今不特以宗門會祖別作一統爲大全卽經律論觀亦各有統爲一大全也如禪自有五宗爲統經自有五教爲統律自有五

部爲統論自有五攝爲統而吾經律論禪淨等而大統于佛者正如詩書禮易春秋之大統于儒也使經律論禪淨等各無統紀則選聖諸堂所學何事所宗何旨而諸堂又何足以成此大統于選聖場哉故吾作會祖圖則知經律論淨止觀懺法等皆當各會其宗以成其大全則殆可謂我佛始終一貫之大全也知吾此意則隨宗隨處皆可建立如治一經不妨會通五經治五經不妨會通一經也或又問如一經爲會通五經與一宗之會通諸宗亦可以取譬發明而會通之乎予曰我昔嘗以五經喻一歲之四時如吾

五宗與諸宗之相配亦然也五經之喻爲何夫書經有體仁之旨足以長人春也詩經有嘉會之旨足以合禮夏也春秋有利物之旨足以和義秋也禮記有貞固之旨足以幹事冬也易經則統此四德如乾元亨利貞以冒天下之道一歲之統四時也分而言之則五經各兼一時之正令合而言之則一經各具乾元亨利貞之四德也使五經各不具此四德則聖人之一言有不足爲天下法也此蓋論敎之大端如此耳若但以大易能定天地別尊卑以化成天下將謂詩書禮春秋皆不足以定天地別尊卑與化成天下

也耶若於此會得聖人述大易之意實是發揮四經之意則知吾作會祖圖之意正所以發明選聖場諸家之大宗旨也卽如經律論觀禪以一歲四時配之經則勃然開發春也律則燦然敷陳夏也論則凜然精覈秋也觀則寂然清徹冬也禪則渾然通洽如歲運無言而四時行也單以禪宗配之潙仰則如春之生育臨濟則如夏之明露雲門則如秋之嚴峭法眼則如冬之精純曹洞則如四季之統化也此亦擬其大槪有如此折攝耳豈潙仰臨濟曹洞雲門法眼之宗旨有優劣同異乎然必須悟此宗旨之妙密始可

會通諸祖爲一大成庶使此宗傳之萬古而不可昧㓕亦無有非人能破壞以纂亂之也予於是先爲是說使閱吾規者有以鑑于言象之外云耳

會祖鑒序

從上佛祖之宗旨心心相印法法相承傳至後世有不爽其印有相似其印有全失其印而且僞其印以爲眞印者夫印一也或印此而眞或印彼而僞何也祖師眞印如王右軍之眞帖善摹者則逼眞不善摹者則稍似又不善摹者則失眞而自爲僞矣與眞帖何與哉此益摹帖者之有工拙也如祖師之印必得

其人之眞則印之非其人也則不印之矣豈有眞人之印而肯印彼僞人乎不見古人云大匠能誨人以規矩不能誨人以巧諸祖之印猶規矩也誨之以規矩則巧從之而出也安能捨規矩而誨之以巧乎雖不能捨規矩誨之以巧又安能執規矩誨之以必巧乎從上如佛以一音演說法聞者隨類各得解是佛以一音之法印如印空印水印泥自成其所受矣即西天諸祖中亦有一師陷于牛跡而弟子分爲六宗各唱異端非達磨往而救之則彼陷溺又何自而出耶所以諸祖不惜性命爲法求人欲使此慧命不致

斷絕耳不計其人必得必傳亦不計其人爲正傳爲旁出也至於末後當機决擇傳受之際不得不精嚴而分皮分髓也此正法眼藏流我東土至黃梅有南宗北宗之分至曹溪爲一枝横出得法者無數獨南嶽青原二支子孫爲盛後人遂以爲正傳而南陽忠一宿覺荷澤會諸師子孫微眇後人遂以爲旁出如馬祖同參六人而南嶽以餘者得吾眉眼耳鼻舌獨以道一爲得吾心善古今而石頭於青原門下則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又如馬祖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而馬祖以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當

時之人豈不以南泉爲逸格之奇乎殊不知百丈海出溈山黃檗爲二宗之祖而仰山亦謂馬祖出八十餘員善知識惟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其餘皆唱導之師黃檗亦云馬祖出八十餘員善知識問着箇箇阿漉漉地獨有歸宗老較些子若是則仰山以南泉歸宗皆唱導之師而歸宗又謂仰山决擇不精爲之漏網乎而南泉歸宗雖其後世子孫不能傳遠然彼趙州長沙高安龔大機大用震駭古今世無與敵也又如睦州出自黃檗巖頭出自德山睦州能植臨濟之大樹又能接雲門之出羣巖頭能於鰲山以悟

雪峰若此二老之後亦竟不傳亦豈可謂法印之不眞乎雲峰悅嘗稱雲門氣宇如王亦白以巴陵鑒三轉語可與巳作忌而巴陵出泐潭澄嘗與黃龍南分座說法而悅公知南公未穩乃曰雲門語如九轉還丹澄公有法與人如汞銀見火則流誰謂死語能活人乎南公因此激發始入慈明之室遭其譏呵乃大悟及其接人亦如汾陽慈明其法嗣眞淨文輩出世五祖演稱其有雲門作畧東林總亦出自南公則說無事禪嘗印可蘇子瞻張無盡蘇公不能當佛印玉泉之機鋒張公又重受兜率眞淨之煆煉至於慈明

又出楊岐會會出白雲端端出五祖演演出圓悟勤勤出大慧杲虎丘隆而大慧之門網羅天下如馬祖臨濟之中興不知隆公之瞌睡虎出應庵華密庵傑之嗣直傳至于今也又如石頭之出藥山儼儼出道吾智雲巖晟船子誠三人相亞監而出道吾之出石霜諸雲巖之出洞山价船子之出夾山會而石霜夾山之後亦竟無傳獨洞山出曹山寂雲居膺而曹山名振天下咸推尊之曰曹洞宗殊不知雲居出同安丕以至太陽玄玄幾絕以托付浮山而得投子青青傳芙蓉楷以至少林雪庭裕直至于今也嗚呼孰知

佛祖以一時之慧命傳於萬世者皆賴有眞正法印而親相授受哉若謂南陽永嘉南泉歸宗趙州睦州巖頭道吾船子巴陵雲峰黃龍佛鑑佛眼大慧諸大宗師子孫後亦不傳則可若謂法印之不眞與不可傳于後又奚可哉如法印之眞也則天下後世自有能讀其法語聞其機用如吾先壽昌經和尚讀惟寬禪師大好山一語而頓悟從上宗旨者何代無其人哉或問古今之人有於佛祖言教一見其語而悟有參久而後悟有參而錯會遇師友剗除指點敲擊煆煉而後悟者有參久不悟至於決擇知識又不悟或

反於古人語及知識語下謬生知解自爲明悟更不受明眼指點煆煉者或終身參學毒入骨髓而不可救藥者若此輩其功過爲何在乎曰此無他也秖是最初一念無眞爲了生死心耳若有眞爲生死心者未有參學親炙知識而不悟自巳本分及佛祖宗旨者也其始過在無爲生死心其次見知識門庭熱鬧其貪欲之心轉爲求名聞利養乃至于佛祖言語文字道理知解慧悟五種執着爲障爲礙所謂語言文字道理知解慧悟愈高而生死情識執着計取之心愈甚故雖于佛祖宗旨上着到而實生死偷心不叅

如毒藥入於牛乳變爲酥酪醍醐之上味而此上味尤能殺人也故云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飜成毒藥正以最初無此眞正根本末後安得有眞正因果哉然則佛祖之道爲無救藥于此輩乎夫藥正爲療此等病也如能去害藥之忌則藥靈而病除矣用其藥而不去其忌則藥有夾毒不能單行矣况此妙藥能入人骨髓經絡而毒物夾入藥中則藥到于骨髓經絡之處而毒亦到于骨髓經絡之處矣大法醫王又奈之何哉此非佛祖法藥之過乃受法藥者之帶雜毒之過也不見古人云惟琉璃瓶始能盛師

子乳餘器盛之則裂而失其乳矣佛祖之道非人不傳傳之非人則破法而壞道矣故余集諸祖參悟眞機可爲心法正印者評之於五燈熱中可與會祖規參看則全得諸祖門庭堂奥宗旨之密也此卷但採諸錄中有可作鑒誡者評之爲會祖鑒以防其眞器去其雜毒純粹其宗旨精嚴其傳受使五宗之根本法脈常在於叢林可以經大傳遠而不混亂與昧滅耳

五燈熱序

圓通爍性杖人曰自予本來熱性一朝觸發直欲八面燎人因閱五燈會元愈覺火就燥而此熱燄愈不能自掩也何則夫世間出世間之最猛烈者莫過於火火性一發則大千法界無論凡情聖解殊相劣形入此性火眞空如紅爐飛雪了無可得故我釋迦於一切法了無所得始獲燃燈授記相繼日月燈明是知火之最親切處全在此熱性猛烈耳火乃熱燄之名熱乃火光之實惟此實相無相微妙法門獨我世尊於空刼之前因地迸出指天指地洞燒十方仍自潛匿雪山夜半忽復頓現及至五時設化於火宅中燒出諸子以迄末後拈花如大火聚人天百萬近之

則燎卻面門惹發迦葉煅金鳳火熱性不禁遂乃破顏微笑是則雄雄之尊唯火與火乃能親相授受也自迦葉以此熱心相傳燈燄相續傳至達磨火性急烈丞向東來燒得神光了不可得以至南嶽青原析爲五家分燈列燄熱性相炎所以古人師資激揚參證心法是皆熱性相摩觸發本有靈燄而傳此千聖不傳之密旨也若是炊水裏浸非魚龍之熱性攪動則寶藏不興頑石裏藏非錐鑿之熱性攻擊則火星不迸枯木裏隱非陽春之熱性吹嘘則花果不生冷灰裏埋非薪木之熱性燒燃則火種斷絕所以參學

之人若非熱心相激眞性洞明又安能迸出胸襟透出頂顊使此靈光獨耀逈脫根塵而光天照地耀古騰今也哉自宋元之末熱性漸微燈光散亂以致鬼火燐光互相起滅造妖揑怪比比然矣今之學者多無熱性秖向古人光影門頭藉此爲見識知解東戲西弄孰能捨此性命入大火聚如善財童子稟此根本烈性投身於勝熱三昧火中而頓發自心無差別智之光燄乎更有白癡不知何者是火竊相似語或以螢光爲火或以橘皮爲火則其弄光影者愈訛而愈背矣其弄光影者或能一念知非猶足投身火中

燒去從前妄計生死執著之根所謂近火易焦因風吹火尚不遠也蓋傳燈者傳此熱燄也惟此熱燄乃能燒絕生死知見透出眞性靈明若秖弄此光影徒益顚倒迷狂耳今人漫以爲喻殊不知獨有此火死中有活活中有死縱橫異類出入死生其火所觸之處更不容他一物而又能成一切物也雖則大千性相承此火力而成大千性相承此火力而壞而此熱燄之性且亘古今而不變超生滅而常存又孰敢以成與壞而擬議於其間哉雖然孰不有此熱性設使不遇師友眞火觸發又安能透此靈燄與佛祖爭光而照徹天地哉了知此義則此親傳熱燄之恩眞不可得而昧滅也以故乃於五燈中擇出師資參悟熱性相觸最猛烈者一一評出而激揚之或拈或提或徵或詰或揀辨其正邪或定當其宗旨蓋欲與佛祖發揮秘典使此法眼妙心眞實熱燄不致斷絕而傳無窮也或有人問秖如師資未相激發之時這箇熱性安寄在何處燥性杖人拈如意擊頂顊曰你不見東家點燈西家暗坐

壽昌悶然禪師指據錄序

從上佛祖出世及所留言敎直是與人指點與據證

耳使指點而不發機據證而無省悟則雖有出世言敎亦何預人之生死性命哉予丁巳年隨侍博山東苑二先師爲先壽昌師翁上壽時諸耆年羅列滿堂而目中巳默識其槩矣因就寢室詢其門下潛有所契之人翁從容曰潛契者不無何可盡說似人要自其老而逝者足以自了但出世爲人須如南堂所謂必得十全始可也彼元謐者其年尚未看將來操履之時緣耳予謹拜命因去金陵而聞大師亦去燕都明年正月翁忽遷化四月聞師從燕都歸會予天界

兩相悲感。更與訂約。以機緣不偶。隔去二十有年。客冬。予始迈壽昌。掃先翁塔。師乃屈身推揚。爲振祖道。適與師坐譚。因問曰。某聞海岸黃居士。湊與師伯投契。嘗有偈頌相激。且極力勸請出世。何固吝不爲先翁一光大乎。師曰。吾自度不暇。敢越分爲人。此黃公護法如是耳。予曰。聞黃公再三書來索法語。于浙中授梓。何不先付現前人作一題目乎。師笑曰。此是道璞竊有所錄。予已取而焚之矣。予數索不得。因密令侍者揭篋取之。師於是無可奈何。予曰。今日捉獲師伯賍物了也。師曰。賊聻。予曰。洞上這枝花影。自有人

承當。在予。卽書其事。以作緣起。至於發揮公之出世指據大事。則海岸未了公案。當自來結欵也。予直名其錄曰指據。異日于此錄中能發機省悟者。是亦不負立法與流通者之湊心云。崇禎丁丑孟夏法侄道盛題于祖庭方丈

憨山大師全集序

余嘗思聖賢立身維世。或開創。或繼述。或守成。或重興。或救弊。其大經大法制作之微。事無不周。義無不備。使千萬世下有能尋其旨趣。皆可因之而振起也。我佛祖出世爲人。以超生死立性命之法。而化凡聖迷悟之心。其示現普門感應異類者。豈非以續三世之慧燈。傳大千之種智乎。憨山大師生平。已見於著述。與諸明眼傳記贊銘。舉世莫不知爲再來肉身大士矣。余何能贊一辭。葢痛念法門而有感焉。當宗門凋落之際。憨山與雲棲達觀。稱三大師。相爲鼎立。以悟宗門之人。不據宗門之位。是預知宗門將振。故爲大防。獨虛此位。而尊此宗。使狂妄僭竊之徒。自生畏懼。而不敢眇視輕蹊。此其心又奚啻程嬰杵臼哉。嗚呼。有三大師如此光明赫奕於前。而後世尚有僭竊不恤爲大師之罪人者。寧不大可慨歟。雖然孔子作

春秋正萬世名義。雖不能使萬世之名義皆正。而不正者亦何能逃春秋之誅。余昔年見大師贊予壽昌先祖。及撰塔銘。卽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之句。已知與先祖把手共遊向上一路矣。至於平生說法著作。曲盡一代時敎。始終本末。全體佛心。全行祖意。其提唱拈頌。及指示偈語。曾何減於古人。曾何讓於今人。天下後世。自知師實祖位之人。不居祖位。豈可以師不自居。卽爲非祖位人乎。師沒後二十二年。而全身不壞。與曹溪六祖開創重興。無有二義。其進於維世大經大法。而能續法身慧命。誠無不周。無不備也。

茲者大師之孫堅如。欲募刻師夢遊全集。特請爲序而贊成之。予嘉其爲法忘軀之誠。因述余仰止慕慨之思云爾。

紫竹林集序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教中云宗通而後說通。蓋情見乎辭。不以辭害意。正是意句俱得。宗說皆通也。況文言爲載道之器。非文言則道不足以傳。如吾佛祖皆生西域。滅度之久。孰能知之。亦必籍此言教。始得親見親聞。始知吾人具有。秖因迷悟而差失耳。末法捨此文字言教。又從何而悟入乎。予癸未冬。于金陵會

顓大師。相與莫逆。偶別往浙扶竿徑山。今日重來白門。而師已示寂于紫竹林矣。予深悼而弔之。其室中有千幅佛地二子。集師生平法語著作。名紫竹林集。以請余曰。此吾師生平之骨髓。師意不欲人序。故闕如也。師獨推重和上。和上俄至。則此感應道交。甚爲奇特。末後光明。不待和上發揮之而誰望乎。余謂紫竹言教。久信海內。何用更贊。但師之法語著作。皆從胸中流出。稱性而談。所謂言與心親。行與道合。非世人揣摩摹擬之辭翰。與浮言過實者所可比也。有能讀此集。知其意句。嘿嘿落處。則亦可從此悟入心性

之密。恩逾父母矣。法乳所流。寧有窮哉。

重刻證道歌註頌序

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此惟吾宗門足以當之。故予嘗令學人熟讀寶誌公十二時歌。傅大士心王銘。三祖信心銘。永嘉證道歌。石頭參同契。雲巖寶鏡三昧。諸著作。參研久之。自能隨事觸機頓入圓明妙性。何則此諸祖如大醫王。從曠劫來。徧採奇異方藥。修煉微妙靈丹。末法之人。何幸遇此。如靈丹在口。但能信而吞之。便足起死回生。轉凡成聖。豈非證道歌中。所謂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

百億乎。世人以諸祖無有法嗣。又孰知愈於有法嗣者之法乳益深乎。吾弟子姚思谷。嘗隨予廬山圓通偶得竺源禪師所註頌證道歌。不啻如獲髻珠。深爲秘惜。去年攜來金陵。質顓大師。贊其梓行。亦自於林中剃落改號千幅。今復乞予序其流通之意。予曰善哉。從上諸祖。不吝修證之勞。以自受用者施於末法。而末法自惟。將何以報深恩。今子廣爲流通。何嘗非析骨刺血之意乎。雖然。莫將容易得。便作等閒看。惟具琉瓶能盛獅乳。其他則裂也。醍醐毒藥。辨之者誰。往往一等癡狂。拾得古人現成快活之句。以爲已得

更不思所謂證道。果證何道乎。果能證到絕學無爲不求妄想不求眞乎。果能證到縱遇刀鋒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閒閒乎。若不能親悟親證古人證道所在。直須生大慚愧始得。竺源禪師機用縱橫殺活自在。雖能箭上加尖。未免平地陷虎。不惜性命漢子。到遮裏也須別能破圍斬將。始有出身活路。

重刻悲華經序

予昔在潁州。同鹿門西公。嘗談釋迦牟尼佛。悲誓宏深。堪忍此五濁惡世。說難信法。行難行事。更令衆生。捨此方業苦。取諸佛淨土。其於極樂彌陀獨爲詳切

六方諸佛同稱希有。予意諸佛。亦當有說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悲願經。專以呵責彼土諸菩薩弟子。毋貪着勝妙境界。生娑婆親覲釋迦。即此濁惡心境成就六度萬行。而取正覺。予欲代彌陀說釋迦牟尼佛經。以互相酬唱不亦更顯發乎。西公大笑曰。此即夢筆和上本願經也。相與撫掌作一法喜。今唐空之居士。一見悲華經。即勸請流通。耿二憶居士。即捐資重刻。固知寶藏如來。與寶海梵志。一枝悲華。照十方刹。曾未昧滅也。又安知非寶海梵志。悲願所加被。而分身揚化。與予互爲證明乎。二居士旣深信此經。肯自擯棄其心。而不於生死海中作度人舟乎。顧空之居士。猶有出入生死海中未易遊行之懼。予曰二乘人以生死菩提爲二。以涉生死爲破戒。大士以生死菩提爲不二。以捨生死爲破戒。蓋大士以度生爲行。捨生死海。是捨諸佛菩薩之行願也。又從何而得證此功德莊嚴哉。不特出世法如此。即處世大聖人。以天下之溺爲已溺。天下之饑爲已饑。有一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諸溝中。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天下有道。吾不與易。此皆大菩薩之悲願。決非獨善其身之小賢可比也。至於教外別傳。全機大用。如洞宗禮

絕百僚之尊貴。墮不斷聲色之隨墮。披毛戴角之類墮。超超乎千聖不傳之密。何嘗非悲華心之所發哉。惟悟入此宗。乃能三墮縱橫。人境互奪。正偏妙叶。玄要同時。又孰謂宗教之不足以互相發明哉。眞參實悟之徒。尤當速速細讀此經。則佛祖之恩。酬報有地矣。

釋門眞孝錄序

天地生人。人孝天地。受中以生。苟不自覺。又何效焉。大小聖凡。惟反本者覺而化之。有以五欲自覺覺親以及人者。此俗孝劾在三途也。有以五戒自覺覺親

以及人者。此常孝効在人天也。有以十善自覺覺親以及人者。此淨孝効在釋梵也。已上三孝。世間覺也。六凡以未出分段生死。尚昧于妄覺也。有以諦緣自覺覺親以及人者。此勝孝効在二乘也。有以六度自覺覺親以及人者。此等孝効在大乘也。有以性靈自覺覺親以及人者。此妙孝効在佛祖也。已上三孝。出世世覺也。四聖以能出變易生死。證悟于正覺也。以世間覺論。則人之有身。本於父母。惟孝父母。則能成生身立身之事。以出世覺論。人之知孝。本於師法。惟孝師法。則能成入世出世之事。故戒經先以孝順父母

師僧孝順至道之法。爲宗旨。此正發明世法出世法。爲大覺之眞孝也。捨此生身生法之本。孰能成此立身出世之大孝哉。今年禮雲棲塔時。建公以張夢宅居士所集釋門眞孝錄示予。予讀之不勝擊節曰。此眞吾意中事也。而居士先得之矣。居士素皈依雲棲大師。受菩薩大戒。澳喜古航法兄報親庵之制。以爲盡善。今集佛祖經論眞孝之法。以自覺覺親以覺人。一心行持。恍然四顧。可不謂能覺世間出世間之孝子。而自取其至效者乎。予喜其有同然之舉。因爲之序。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二十二

門人　大奇　大忍　大健　大寧　較

序

合刻四當參序

予嘗欲以楞嚴僧寶傳大易南華。四種合刻。題其名曰四當參。先自作序。以發明其合刻當參之意。使學者知其要領。有所師承。而後參究。始得宗旨。不致亂統。無所歸也。今夏陳旻昭侍御。延于三藏閣避暑。薛更生亦下榻其中。一夕明月在樹。爽氣拂空。因談及

莊子天游。予曰。此老游戲處。無人窺得。正儒者之敎外別傳也。薛翁喜動顏宇。請予更痛快言之。予曰。儒之有大易。卽佛之有楞嚴也。儒之有南華。卽佛之有禪宗也。治世之法。莫尚于五經。獨大易爲諸經之本。蓋聖人之道。皆取法于易也。聖人未作易。則此易理具在天地人物中。聖人既作易。則天地人物之理。具在大易之中。所謂先天不違。後天奉時。範圍曲成。無先無後者也。諸經皆因時事而作。其宗旨皆法乎易。至于明天地之幾微。通生死之變化。豈諸經所幾及乎。雖然易之爲易。全在規矩準繩之中。自非神而明

之未免滯于名相。而不能超于言意之外。莊子憂徇名執相者。不達大道之原。往往自陷陷人。或流爲刑名術數。或流爲魭斷鬼窟。或流于謑髁矯亂。至于生心害事。僭竊鬪爭。豈不爲贅疣桎梏者乎。故特作寓言。詆訾羲軒。譏議孔子。正以不有帝王乃能爲帝王。不有天下乃能爲天下。其解膠釋縛也。正正奇奇。不可測度。大似吾宗之呵佛罵祖。別出全機大用。以激揚向上者。諸子之中。更孰能立言秘密。寓意高深如莊子者乎。此正與五經相爲表裏。而寔深爲大易標先天上截之真指歸也。五經後決不可少此一種

奇特之書。世人徒以文章微渺誕怪。而忽其立言宗旨。未免似乎毀謗先聖耳。若吾佛之藏海。浩瀚無涯。其指歸宗旨。無尚于楞嚴。蓋楞嚴所攝十界聖凡之依正。若性若相。若事若理。乃至始終本末。大小偏圓。無不備具。又況言簡義豐。旨深趣遠。大含華嚴。統該三藏。更無有過此經之廣博精微也。然此但能言中顯無言。而未及于無言中顯無言。至于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又莫過于禪宗。禪宗之備。又莫過于傳燈諸語錄。吾獨拈出洪覺範所著僧寶傳。八十一人。其人雖少。而二支五派。門庭堂奧。無不精攝。洪公大才。傳各爲贊。激揚此旨。其筆如太史公。得春秋遺意。大有關于宗門。又況此卷帙不多。足以配楞嚴。而偶于參究。吾故曰大易有南華。則天人之學通。楞嚴有僧寶。則宗教之旨徹。四種合刻。則內聖外王。先佛後祖。上下一致。表裏縱橫。而天下古今之道。從此擴充。更無遺漏矣。此刻人人皆當置之案頭。日夕研究。簡而易入。要而易從。無論治世出世。如如當當。皆不可一日無此以自參證也。若不自參。無有是處。

蓮峰紀事序

人生難得者知己。然貴自立始能知人。不患人不已

知也。不獨人也。天地萬物皆然。如吾廬山屹立於江湖之間。控吳楚而引甌粵。摩蕩日月。吞吐風雲。神聖爲之棲遊。英靈爲之萃止。故能與五嶽比宗。萬峰作祖。正以其自立之體。才雄偉而奇勝甲天下也。自匡續廬于此山。而山有姓矣。自晉大元慧遠法師興東林。而過江之宗雷劉張依之。以蓮社勝。陶淵明以風節勝。白樂天蘇子瞻以文行勝。劉道原李公擇以藏書勝。周濂溪以道學勝。赤眼諸公以禪宗勝。此皆有以自立。故能取勝於名山。而山亦因以取勝於天下。夫自古聖賢生於世。必與天地相參。然未有不能自

立而能受知於人也。至如蓮花峰祥菴主。纔聞洞山聰公答泗州大聖揚州出現一語。便知雲門兒孫猶在。千古稱知人者。未有不推祥公之知人。為尤異也。而周濂溪先生。獨能探祥公之秘。與作方外游。結室於蓮峰之下。至今想見孤峰獨秀中。有光風霽月之襟懷。泠然善也。如泗州聖祖。能以帝王之道自立。而取勝匡廬湖蠡之間。其天眼尊者。周顛仙。赤脚僧輩。便能相與酬唱。互為知己。而取勝於茲山天池之間。是非自立之能雄奇也哉。嘉靖間。有大安公慕祥公遺址。重為開刱嗣有澄捨上座。以此濮固幽遠。直欲

活埋此中。以期大徹。江州萬寓菴虞部。繼先人之志。追古宿之風。以周子達而自標致。以祥公眼而自空明。此其志則兼握世出世法之機。而結秀於蓮峰。又將流光於天宇也。今特以紀事屬予。一言表之。吾讀諸作。是皆逆破慧心。別寫蓮峰面目。就中指點天地之離奇。拈提山靈之知己。如顧虎頭傳神寫照。使人見毫楮間。有起舞之蓮峰。足以開示人之心胸。青青欲滴矣。靈山固難孤負知己。又難解逅。今澄公萬公。超然獨立。坐進此道。又何患靈山知己。不合兩釆于斯乎。

壽世篇序

耿孝廉九一先生。古之隱君子乎。人咸擬之五柳北窻羲皇上人。嗣君玉齊。去秋金陵一見。心叶。即挽予同歸天臺山。於是日夕與先生激揚向上事。機鋒峭拔。有似楊大年。惜予鈔寄鉗鎚。不及唐明嵩耳。始竊怪先生負天縱之資。何於世法出世法。一若付之天然。久之乃見先生濮心。正所謂默成旋斡之幾密逢造化之柄者也。夫先生秉性之清。而貞介易於方世。乃不輕其仕使。又安肯拖泥帶水。為此法門之累哉。故寧徜徉龍山梅水間。曲肱高臥。敲冰煮茶。未常不

為木鐸之振。毒鼓之撾也。今先生年方耳順。道貌瑩徹。如朝旭之初升。其長養於金剛無住心中。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居士欲為先生壽。商其至處。無一毫可加於先生。獨先生一念好生之心。不能自已。予曰。善哉。先生一家已躋仁壽之域矣。且集諸戒殺放生之事。以壽天下。則孝亦達諸上下矣。武林士夫為雲棲壽。共贖西湖為放生池。亦同此意。今居士以此壽世。即以壽先生慧命。如是莊嚴。何可思議。予又安能出廣長舌為讚歎哉。居士立將雲棲諸作。及予推衍。擇採成篇。題以壽世。予因讚曰。龍山梅水。音合鐘鐸。仁

者之壽仁者之樂樂與人同千古酬酢錫類不匱大
開樓閣

大觀馮席之遠復齋稿序

昔者仲尼之徒常以天以日月以山海以麟鳳以賢
於堯舜以自生民以來未有比擬其師稱尊其師非
漫然也至孔子問禮於老聃而聃以去淫志驕態與
聰明深察近於死者爲勉時孔子退與諸門人歎爲
猶龍夫以淫志驕態加於溫良恭儉讓之孔子何其
太過乎杖人曰非老聃之聖必不能出此語非孔子
之聖必不能受此語此惟聖人能遇聖人耳香嚴開

禪師智慧辨才一日參潙山山逼以父母未生前事
窘不能對遂棄平生所得後因擊竹大悟始向潙山
禮拜曰當日非承激勵安有今日事乎此千古殺人
見血刻骨相成者也吾故謂天下有眞人始有眞性
情有眞性情始有眞知見有眞知見始有眞事業有
眞事業始有眞文章孔子於干戈隱几時而歎文不
在茲是何等性情乎呼天呼死逼出一眞而已西陵
馮席之博學強識雖當搶攘未嘗廢筆墨也一日持
所著遠復齋稿問序于予并求指示向上事予讀李
家宰序已概見其志有足以語向上受本色鉗鎚者

因欲益其所未益損其所未損淫志驕態深察近死
孰能免乎乃以斬截性命之語投之居士立地欲然
不啻香嚴初參潙老時也山木聶公在坐撫几曰此
吾師已爲遠復齋序矣已爲擊竹發雷聲矣便直下
翻然而起則後死之斯文尚未喪也

大輪高篤生舉餘編序

文字之通神明其來已久自蒼頡後展轉變更至程
邈隸楷而書法定矣古人觀天地萬物艸木鳥獸而
得其自然之文如河圖洛書即一物可以窮盡兩間
之精微在人神而明之無不洽通造化玅叶性情也

至樂性餘惟有本者善用其餘耳屬文苟踰六書謬
失矣而人各逞其臆窖緩鋒銛無所不至古來渾噩
之意已殆盡無餘矣乃於印章中尚見有一二可存
古意者其雕而不雕琢而不琢猶足以悟天地造化
之心焉西陵高篤生好古博攷尤善印章纔一見即
問先天造命事余曰未篆一畫未下一刀自己本印
落在何處如其滋滋且請靜坐返其不足勿論有餘
也高子曰陳石弘先生示予兀坐荒齋自看直下今
得吾師筆頭進步退尚敢欺耶一日以舉餘編印章
稿質予并乞一題予乃拈古人作字之意并示之以

未雛未琢先天之文倘一朝神解則天地人物皆不出吾靈印縱衡也宗門三印特為之洗磨耳法名大輪字以玄照進退且置印出誰造

為周子彝立存存號序

甲戌春余之穎州次南詔正擬訪周元之居士而居士先知之已偕諸弟子羣從遇予於三皇閣一見握手挽予天樂丈室徹夜劇談居士自謂生平潦倒一痛快事也予亦感其精誠喜其風雅乃不自知其一夕之聒而翱翔百年矣其長公繼善子彝者於團圞頭邊囊錐忽露質予以大易之旨予良久乃彈指曰

若向此處徹去則伏羲畫後之卦可以加一倍法而通之矣長公跫然而喜曰此希有也即先聖未易措辭直寄微意於象外耳某雖不敏敢不謀事於造次顛沛間哉請以一號顏其齋則時時提命矣予曰易以生生為蘊存存為門開閉之樞惟竭卓而知之夫繼成而存其存者豈非卓然古今者乎呼則應扣則靈操則存舍則亡此一幾希敢不戒懼博約在我才竭而性如卓立矣雖欲仰鑽瞻忽末由也已予曰存存卓然立否不竭才無廻避也嘻良馬已隨鞭影去阿難仍在世尊前公喜曰踏殺天下請書一紙

重刻僧寶傳序

劉少師是庵公當阿衡大任嘗留心宗教極深研幾予一日寓泰定會嗣公西佩居士談及唐宋宗風之盛而元末已來寂寥之極予曰彼時諸大宗師建立法幢於此刹刹相望故所遇皆是爐鞴鉗鎚之所安得不人人激烈皆成利器哉今求古人典刑亦不可得又安知有宗門向上事耶予前日正與諸公敘及宗教中最要二書楞嚴經僧寶傳刻出流通使此方常得見聞如先壽昌閱五燈大好山一語便足以中興此祖道也況此楞嚴一經妙盡性相之旨此經一

通可以貫徹三藏之微僧寶一傳妙盡禪宗之旨此傳一通可以烹化五燈之秘我公為心法王盟而倡布之使西乾東震慧命常昭昭然豈不幸甚西公蹩然起曰此吾先少師之遺志也先少師嘗手自點閱僧寶傳不肖寶惜不啻佛祖符印因即捧以示予乃焚香披覽見其精心銳意不特能發揮宗旨機鋒之竅即一點最關如珪如珠毫無懈怠之筆足見深入精進三昧能使讀者洞徹法源無少昧滅也予即請而梓之西公曰先人以點黙乙止自一其心耳宗門不比教法有定式可以描摹不肖不敢忘先人之志

敬授之梓。以公天下。其讚歎點最處。則別存之墨欄外可耳。余大喜曰。是日白椎而揵鎚也。駭雞犀枕能破人夢。八面奇止焉。可一向示人。又何不可示人也乎。如此白椎揵鎚。是誰側耳。

湯季雲拈花社序

季雲湯公。正將卜臨川山水佳處。欲結廬以放天真。適浪杖人自匡山至。乃與景陵譚擬陶。欣然相顧曰。異哉此非天所授耶。因特造予而問吉焉。予欣然而咲曰。方今天下。非無奇貨可居。非無奇標可射。惟是不能以道術相忘。漸使天下互相異同。以機智相攻。

而世與道交相喪矣。天真不存。雖欲放奚以放。仲尼有川上之歎。莊生有濠濮之思。忽然歎。忽然思。何爲者耶。將謂大覺於末後。始有拈花之示。則前此者非花乎。古今之寄。藏于何處。傳不傳。別不別。詎有奇貨可居。奇標可射哉。知其無奇。是爲真奇。一咲而已。公等儼然何不豁然。豁然此一咲而已。則何復有天真之不放。道術之不忘哉。山川一花也。廬一花也。試自拈之。自咲之。如天下復有拈我之拈。咲我之咲。是則與我同參。即失之。亦不遠也。而天下又何思何慮哉。二公果然相視而咲。予因命其社曰拈花。

唐集生大參集序

孔子以思無邪一言蔽詩三百。果以魯頌駉駉而斷章取之乎。端木之以貧富磋磨。卜氏之于繪事禮後。皆斷章之別傳也。可與言詩。即可與言道也已。一艸一木。一喙一羽。無不可以引觸。而用爲素絢。寓其磋磨焉。亦視其人之正志所感何耑耳。性情槖於心而籥於思。思無邪而正用之。則性其情而旁遁曲成之情皆正矣。聖人同患至寄。其幾惟在閑以爲存。而存其存者誠也。誠與思誠果二乎哉。行無事。必有事。思本無思。非憧憧也。不出其位。非氿浸也。天下何思何惟

悟思無邪者享之。不然。執無思以契同。而不知正用即得。則中外橫裂。而反致危熏矣。又不然。苟非頑石槁木。則狂逞鴟張矣。是誰能集思之正。以享何思之天下哉。予前居廬山圓通時。李夢白大宰。以予集說通唐集生徵君。而徵君大爲賞鑒。已與予作標竿之先手矣。今始親晤于金陵。快談不二法門。公歎曰。昔有拙集。失於兵火。偶一遂務。拾而藏之。近得還吾故物。喜而奇之。而不忘其固陋。予與師神交想慕之久。今獲心眼相照。創我未聞。其喜而奇。孰更過此。請師一言。附之方外。庶亦無負千古之旦暮也。予何言哉

請拈孔子一言以贈公

丁蓮侶郡伯仗劍歌并序

蓮侶先生異人也居於世能不染於世而超超乎出於世此所以似蓮而異於人也先生天資粹拔有俠心劍氣雅自號為劍虹此何等等歟生平忠孝能讀書善文章其於功名富貴且斬然無所累此劍俠之利用也自皈心於雲棲得淨業直指之法此心愈俠劍氣愈精進乎技矣截無始之愛根斷見生之結使剖心佛之秘旨決品類之靈機如所行事與著述若的尚慈憫出世芥火淡話蓮漏清音故鄉消息等歟

十種皆妙盡直指傍提恢恢乎遊刃有餘地矣昔季訪予質正蓮社宗旨予與盤錯之久大快公心謂得未曾有予亦為作序證據之其嗣君菡生夙承父志而又篤於禪宗亦嘗偕李小有問法於予大有激勵去季先生西逝菡生以淡知先生無如予者乃徵予一言并光末後予讀素法師贊與唐宜翁傳見其始終露布隱顯畢羅誠震旦異人西方蓮侶也予又何贅哉多生種此蓮花而享其報人或言之始終用此劍氣而成其異人不能知也後世有慕蓮侶者當先得所仗之劍則所向無前矣以故無能為辭而別為之歌歌曰心何為而俠兮如劍之雄誰能得其柄兮凡聖不通排雲棲之審閫兮直奪其鋒一句兀然兮誰敢以怪為籠橫拈倒用兮披剝法界之蹤追歸于吾金剛上師兮令人齊拜下風咦嘻一劍兮誰欲知公請別雙眉兮觀公始終

吳二公半峰吟序

唐人之詩不言禪而可禪以其意句俱活不死於法而機趣躍躍然在言外故夫子稱詩可以興觀羣怨益深有味乎性情之隱微也而吾宗門每每引用下語頌古以發明別傳是又禪不言詩而自有詩矣荆

溪吳二公久參性命事偶寄迹於天界半峰而有吟焉其邁往之氣感慨之情乃在言句之表然居士方銳志向上一見予即絕倒將知異日進步竿頭則咳唾掉臂皆無聲之詩活句之禪更當坐斷唐人使無舌者唱和可乎半峰居士更勉其半

古人幾序

予倚杖匡廬時已識陳子伯璣矣嘗與其岳翁劉西佩稱其才又於泰定寺與論雷澤之所以事親牖里之所以事君喪家之所以感麟為萬古格致真宗王而伯璣憬然感焉又進之以吾宗示以偈曰大用當

前無執則縱橫誰辨往來源。就中受得徧蹤跡踏便解
木頭與碌磚。此又不特以天下才士。天下理窟望伯
璣也。別來九載。伯璣偶至金陵。先寄自著古人幾部
二冊請正。自唐虞以迄宋元上下幾千年間得數百
十人。皆以一幾字評斷之。余乃喟然曰。伯璣其進於
好學乎。夫幾莫尚於易。予嘗以易為幾書。知幾其神
乎。古今才性皆出天定。惟聖人功在知幾。德在無我。
惟好學則能格致。清明在躬。雷雨出雲。研幾如燧應
幾如鏡。誰謂知幾而猶自欺其好惡。自昧其短長乎。
稱物平施。謙之所以繼同人大有也。引而伸之。觸類

而長之。古今皆可與酬酢矣。夫人學焉而不能格者
欲累之。人之不能無欲者我蔽之。人之不能無我者
不知真我也。知有真我則萬物皆我也。天下有何不
平也哉。無欲而知幾。無我而物格。皆從格致研極入
此獨知之樂。而遊此同患之客。非恍惚影響可以決
擇聖凡迷悟。而遽託之浮沉游戲者。向上一路。非親
過關決不易言其為真知幾真無我也。昔予望之以
辨往來源。與受痛蹤跡踏。正在乎此。如或未然。人間世
大險阻場。何往而不顛蹶耶。伯璣其勉之。予欲去卻
部字。如余五燈熱。直謂之古人幾序。

金剛般若經修行會義序

予癸未秋從匡廬來倚杖長干。方與諸公提唱向上
事。唐安之居士以夙負才名。精心佛學。為雲棲授記
弟子。嘗徧參諸家尊宿。獨決志於淨業。一日過訪。即
問金剛經中凡一切句皆云即非是名。為何義。予視
曰。只今是何義。士曰。此宗門不問。但請示教義。予曰
秖此即非宗門。是名宗門。即非教義。是名教義。士不
語。予曰。太煞郎當也。且請吃茶。士默然。嗣後予主靈
谷天界報恩諸期。及武林橫山。士皆過從。每發問意
在剖析名義。予不忍鈍置輒以本分事錐拶之。使其

直下自見也。今己丑冬。復從姑孰來石城方園居士
乃持所集金剛般若經修行會義屬予為序。予曰。居
士曾見予金剛別拈否。曰。韓聖秋曾示某看矣。予曰
看到何處。曰。看到空生感泣處。予曰。居士意作麼生。
曰。某不獨不知空生感泣。即所拈漢高祖歸豐沛會
諸父老。悲歌慷慨泣數行下。不知其故。予曰。漢高祖
仗三尺劍。定天下。到此大快志時。是何以泣。又豈可
以項羽追於烏江亦悲歌而泣。比之也。知漢高之泣。
則知空生之泣。不異於迦葉見拈花而微笑矣。然則
世尊托鉢而歸。空生出歎希有。是真金剛般若。是真

修行樂處也。又何煩更問如何護念，如何付囑，如何應任，如何降伏。與打葛藤至如如不動，而後如幻如夢也哉。予道世尊面皮厚三尺，那堪更遭此惡水潑乎。雖知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到恁麼時節，設使補處大士，與無着天親及圭峰長水諸師各出手眼，論頌註釋，更與此會義修行之法，正須親自透悟，始得不然，空中鳥跡，水底魚踪，決非人之所能描摸也。雖然若非居士善入般若波濤，又安能別出一頭，與格外人相見哉。復呼云：居士，只今是何義，會麼。

如湧錄序

高名美器，造物不與人全。友蒼庭公，天何獨以不世之奇，如諄諄然命之而不惜。抑且巧獻其幾，以快成其事。噫，此豈冥冥之天哉。蓋是友公能以法當自任，乃必有為之志，故其事事皆天然妙叶。又誰能不全而奪之乎。友公前之所為未問，即近自都門，不避斧鉞，圖存大藏經板於不壞；又值紫柏尊者石像，奏送能于歸潭一事；又尋得笑崖月心和尚塔而重修之；又預聞祖心將至，即設法救護其炊命。此四者皆法門所繫，不歸於他人而獨歸於友公，得非公之手眼異常，乃能自取之乎。鄙夫不知義之與比，而兩容傾適，以消適莫，放利多怨，徒增患苦耳，何能成一事耶。夫但成得一事者，雖若靳于神化，而神化如嚮以命之。見義之轍，水火不敢與匹夫爭焉。一事即神化也。此如湧錄專為笑崖老人塔事，友公始終具述於前，祖心諸子唱酬之詩，隨附于後。讀此者足以風世矣。笑崖子孫且滿天下，必有感慨末世之尚有人能不以親疎而自輕其大法之心者，不亦幸哉。

吳瑟黃竹山歸來吟序

陶靖節能不為五斗折腰，而賦歸去來，門栽五柳，獨以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儼然羲皇上人。故其衝口清真古邁，直凌漢魏，追三百篇，令人讀之，蛻出塵埃之表，以為千古最樂人也。周濂溪嘗教人尋孔顏樂處，是真有味乎大歸者。夫馳騖一世而不知性命落處，可謂大歸乎。吳瑟黃今處士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其器何如，乃能見幾而作，從遠遊歸，卜居於桃溪竹山，躬耕畝畆，樂志潛修，不敢多求於造物。不可得而為者，則造化亦無從操縱其所以自為也。異哉，今且進於性命，以為大歸，樂以忘憂，有不可以已者乎。不徒以潔身獨善而高其志也。

薛邢谷孝經通箋序

孝之時義大矣哉。先聖以此呼出人性命之本源。天下古今無逃避處。特世人汨汨不自覺而不能自孝其本心耳。孝即覺也。覺即效也。效即教也。人不自覺而本覺固然。雖在淼淼中原自不昧滅也。隔壁有人呼其名。未有不覺而應者。雖則兩不相見。旣呼而應則此身心性命有無情域又何能逃此覺耶。大庭廣衆中或尊或親或王或官忽呼其人。獨此人起而應之則禮義儼然不言而喻矣。良乎哉。夢人醒人兩相懸絕。忽于連床各寢中呼其人。即驚起而應之。則此

迷悟之關。如未生之前從何來。已生之後身何屬。見今之身何所對與日何所歸何所全。皆儼然無能逃此覺中也。人能自孝其本心。即自孝其天矣。覺萬世之天以事其親。其達孝何如耶。故曰孝則覺。覺則處處見天。則爲不孝則不覺。不覺則處處傷犯。處處悖逆。又何能自享此身心性命而不觸不背于世出世法之折攝哉。邢谷翁年八十。不能一日忘孝。乃集孝經通箋。以其精一自覺覺人。屬予一語以呼醒之。予不敢以成佛成聖加于孝字之上。特拈出唯孝能覺。覺能效。效能教。以發先聖之命意云爾。

薛旻曰。六朝瑗禪師于定林寺講孝經禮記。廬山遠公箋釋孝經。誠有見于迦文以一大事出世。與東土聖人不隔絲毫耳。余故拈契經之言孝者。曰佛說孝經。如明教嵩禪師孝論暨蓮池大士闡繹孝義。陶靖節作孝傳。羅近溪諸公以向上發明。皆附于此。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正以最初方便爲諸佛客因而已。更生請杖人序之。示愚讀之。愀然痛曰。孝無終始。通於神明。孝無始則在髮膚之前。孝無終則在身世之後。身從何來。心從何來。天從何來。愀然先覺。灼然神明。自孝本心。即孝其天。若辱

其天即傷其親。一呼孝字。大地同應。閭巷皆樂。孔邇盜跖。難忘遺德。明發不寐。熏赫消歸。天人神鬼趨庭供養。是知禮樂文章。不過孝子之舞蹈。兵刑地獄。豈比孝經之迅利乎。故曰覺萬世之天以孝吾親。此謂大報恩。天界學人弘智謹記

杖人曾序釋門眞孝錄。又爲邢開初橋梓放生養親作致孝篇。一析世出世之孝爲六種。一述感通親切之故。由六種而析之。可以豁三藏之剃芭蕉。由感切而休之。誰不欲報恩耶。杖人一呼。大地震動矣。天界學人陳丹衷謹識

高玄期先生明水軒筆記序 諱道素原名斗光

天下乃古今人所公共之天下。此可能爲者彼亦能爲也。然而天下是非好惡未有不同。亦未有不異。雖萬有不齊。亦不能出此公共之同異也。以故有神聖出世爲人立極。以道德功行制作文章。與天地均其是非。通其好惡。爲安身立命處世爲人之法。是亦因其是非好惡以成公共。使天下萬世不可以各自異同而外此公共之異同也。神聖則能通其變於古今。賢哲則能定其變於一世。而愚迷者既不能通變。又不能學定。則自陷其身世矣。故天下萬世獨賴神聖之法爲之定制可變通也。其言定制者不知變通。言變通者抹撥定制。喙鳴鬭勝。逬入愈淺。夫豈知讀書學道成已成物。蓋有要焉。易言幽明之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求其故蓋有要焉。今閱高玄期先生明水軒筆記。獨能推明古人而得其五要。上可通於神聖。下可變其愚迷。自一身推之天下。自一物而通三才。本自如是。何患其異同。無不本如是也。先生之平日發心爲何如哉。予不能贅。請以此帙刮目讀之。當自有躍然起者。

高寓公先生示兒語序 諱承鋋

今之天地日月。與古之天地日月無異。今之世界人物。與古之世界人物亦無異。獨今之所謂聖賢仁義真僞虛實。與古大不相同者。其弊端安在。今之弊正如假炏汞銀。雖亦可觀。一入爐火。其形神立時俱喪。若古之百煉真金。雖經折挫。更入爐烹。愈見其精神堅密不可昧滅。何則古之君子。其於立身處世。必以戒愼恐懼爲主。決不敢肆無忌憚爲放僻邪侈也。三代之後無真聖人學術者。凡一切稱爲功名事業制作文章。多出於外騖。不肯研極。不知物則。又飾虛高之詞。遂無忌憚。所以真聖賢仁義少見於世。而風俗靡靡愈趨愈下。有不可挽廻者。雖然豈天下真絕無能戒愼者哉。予因高子念祖父遺稿屬予爲序。既述其祖。復讀其父寓公先生之示兒語。引用古人之格言以警策子孫之倣傚。真可謂戒愼恐懼有得於聖賢之啍啍者矣。子輿氏有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發願爲大人者。請事斯語。

壽嵩乳窩和上七袠序

法門有時決不可無此一人。有時決不可有此一人。何以見得如此利害哉。決不可有者。如演祖下開聖覺胸前似搗太陽下平侍者手丫難逃輩。使一有此

則亂統滅宗不勝危殆也不可無者如興化先侍臨濟次依三聖後于大覺言下始悟臨濟於黃檗處三頓道理而不頓三聖之孤大覺之賒直嗣法臨濟孰謂此一瓣香燒得不親切乎浮山先已師葉縣後與瑯琊覺同依太陽密有契證適太陽諸嗣早逝乃托浮山以接青鷹代承其後孰謂浮山不可為太陽之嗣以續洞宗乎使當年濟洞無此二人則不致有今日矣即近世吾洞宗自我廪山忠翁承宗鏡書老祖付囑後埋光鏟彩於盱江不啻石霜之隱瓦窰大隨之藏枯樹使不有我壽昌祖一人智過于師者自能

物色而取法之又誰見大好山之能突出如須彌之立太虛而得博山東苑如日月之輔而轉哉予初出即參扣博山如拳乘雲之龍後印囑東苑如撩瞌睡之虎既喜二師雙乘法乳尤幸親證壽祖獨接宗源則予之遇祖父真萬世旦暮也何敢自負此哉博山先大師有雪關誾首座為人天眼目如扶桑初旭巳不可掩獨師太煞孤峻無能扳躋輙于急水灘頭拋卻竹篙溺殺無限英雄之客使無雪關繼其法席與今嵩乳密公承其後則予又何忍袖手坐視而不為浮山之痛於窟寮為求興苗翻茂者以酬祖父一脉之法乳哉雪關逝矣日夕為博山求人到處採訪其有潛符密契者雖愧仰山之奉塵刹又何敢忘大風欲止之懼乎丙戌始于淮上遇嵩公挽予結制因得敘及見博山有投機之語并讀其語夢集有拈百丈耳聾大顛首座諸公案與予答問之語真有殺活之機鋒出於風影之外予蹵然而喜曰博山先師之正法眼有所屬也乃撾鼓集衆痛加責勵並囑諸護法相催出之更促其到山掃塔何忍使先師潑天熱酸之門庭坐致如死灰乎予復改其集為語錄特述其原委為之序自此又十餘年幸而強起開堂諸方尊

宿如鼓山天童愚菴南澗靈巖諸老無不推揚之近日衲子濟濟嗣其法者皆真參實履之英邁公雖古稀涵養自粹信其為從上祖父法身慧命將與高厚悠久矣予特推明法門幸有決不可無此一人者而為之壽更賦詩一章淋漓一紙以識之於不可淄磷云

書義全提序

天地之道生成聖人之道教養開闢以來皆因民生日用制其養為教即此身心性命制其教為養教莫大於慎獨以致中和養莫大於至誠以成位育致人

物之中和成天地之位育者非教養之道有主不能也三代之上有聖人作主教養法少而能治三代之後無聖人作主教養法多而愈亂天下古今何可一日無聖人作主也耶主教養者自三皇五帝而三王五霸不有孔子時集大成則中和位育無所統紀矣孔子後有顏曾思孟相繼申明孔子爲天地人物之師宗以故後之千聖百王皆得取法此慎獨至誠爲教養之道不致流爲無忌憚者率禽獸而荒之誰之力歟宋儒多墨守其法不知變通不免又流爲執計穿鑿矣至姚江良知之學一出犬掃支離惜未有幾

人能述此教養時中之道精至慎獨神於至誠原於天命爲天地人物之宗旨以定平此世界也所賴有大易五經四書之微言尚可尋繹故予自知有此道無時不全提此教養宗旨以統會三教九流百工人物歸於慎獨至誠以克此精一中和勤儉簡易爲標的使天下古今曉然不敢大過不及爲無忌憚以亂千聖之心法蓋切切也雖然求此一肩擔荷爲向上全提者豈易得哉前在天界值楚黃二毛誠心至意特師宗於余余見其根器授昆仲名大準大瓮期以準天地之始終窮古今之秘密使吾石頭一宗妙得

參同聖學而積年乃究各得逢源今尊素以書義全提質正余讀之蹷然起曰吾此聖宗密旨果授受有在乎其見知聞知自肯自慊一口吸盡無敢或欺故能定易書眼目辯聖哲源流儼如佛法大科禪門普說痛快直提殺活縱橫它手不能及也癸甲全提原道諸論劍川二刻諄諄在茲既當仁不讓之道在躬體道而行更何避焉天下自有至神至明之良不能揜此至公者在

老子騎青牛出函關圖贊序

余於皋亭山中機有所觸因與石道者曰老子甚奇

獨能跨青牛出函谷關不知果何所往孔子嘗稱爲猶龍卻乃化爲牛去此又見孔子之奇矣石公曰千古無人疑此故亦無人能道此末後句也余曰盍可引申矣洞山所參之老龍山似之問賓中主曰長年不出戶又曰見兩泥牛鬪入海直至如今不見蹤其謂何耶至若懶殘之不與俗人拭涕華亭之踏翻船子亮公之入千巖萬壑無尋處此不特爲们丁漢行履其孤風絕侶正爲坐高廣大牀不肯下執生傚寶物不能捨者剗去非時食尊貴墮之命根也惟善用九六不爲首尾所累者始能堯舜周孔用九六於揖

讓謙退而不致悔疑。如老子者。即不出關。何嘗不讓退。莊生以老聃死。秦失弔之。此別立薪盡火傳之熱。不必考其事果何如。我奇彼人。能以老了騎牛出關。表而圖之。獨見其神不可測。以逈異羣聖耳。明日偕石谿友蒼觀濤虛量諸子。到安廬精舍。見壁間挂李次公畫老子騎牛圖。石公訝曰。昨和上纔舉此。今日即見。異哉。友公請余贊。并敘其事。贊曰。尼山嘗問禮於柱下史。退而不敢加以博古君子道德眞人。輙稱之爲猶龍。固已先知其神聖不可測矣。果然。未後騎青牛出函谷。則千萬古下。又孰知其首尾所從。於玄

牝之門。爲天地根乎。噫堯舜之能揖讓。周孔之能退藏。予特引而申之。皆於猶龍有光。

寶壽位中符禪師拈頌序

法界雜毒海。禪林百怨門。不是曾捨此竊性命與之上天下地。出死入生。神面鬼頭。魔來佛去。斷盡怪異偷心。透過諸訛活路者。要做箇沒巴鼻漢子。與脫空弄影之狂。逃隨其顛倒。以逗其自肯。未有不互相誣陷也。位中符姪。親從吾龍門方法兄處。奮頭角而乘風雷。翻怨毒而出雲海。以故機用縱橫。變化迥拔而出世爲人。振作於法門者有年。今特以拈頌一冊。質

余。并屬一言。余笑曰。杖人到這裏。亦摸索你首尾不着也。何足以定當其玅密哉。即此便是怨毒於人。自應有捨性命者作報復去在。

義山且拙訥禪師語錄序

余丙寅年往夢筆。值雲門澄老和上入閩。特迎於山中。聚談三日。皆吾宗大要領。更從爾密兄詢及同門。各有標致。以知瑞白兄是堅確認眞者。將來出世必能得人。後以麥浪兄倡諸昆弟和予夢筆三頌。人見瑞兄語句不事華藻。未以爲異。予獨知其棒打石人頭能本色也。逮予住匡廬圓通。而瑞兄正隱崆峒。其

門人孤崖元潔輩來相見。皆一時傑出。乃知認眞者果能多得人也。今予又二十年來浙。住皐亭歌翁祖庭。會雲門下子孫尤茂。吾門人青原笑峰。南嶽竺菴來書。言江西湖南。獨是瑞和上之分枝列秀。深喜吾宗有人。不致孤寂爲可慰也。茲楚衡義山且拙訥姪。亦遣弟子來訊愚菴法兄。及同門。并到皐亭。貽我以義山語錄。法華直指。乃曰。直指序已承三和上作。此語錄弁言。須求和上。予笑曰。我未面義山。何足以序義山。時正病目。聊閱數篇。已見大意。遂強爲之。亦猶昔聞瑞兄爲人。見其語句。即知其解行相應也耶。如

義山錄及自述行繇亦徹見其家風不墜其語不滯正偏機鋒活脫於門庭宗旨自能不讓前人則光大此宗正未艾也予以法脉相關不辭固陋直敘其三世相親爾爾木本水源誰能忘之

報恩南菴依禪師語錄序

予住從山時南菴依子從竹林特來參扣見其風神穩密亦嘗有以策勵之方其與竺菴箔生喈喈諸子相盤錯已默識其異日向誰虀甕裏淹殺迄今十四年來果已各擎頭角客秋癯中來皐亭述其師嵩乳和上近日得人因出依子報恩院結制語錄見其超逸縱橫乃大異之昔我博山先大師生平勘驗學人獨於生死性命處控扼以故天下英奇難於攀附使雪關首座與嵩公不自崛起幾不盡溺殺於急水灘頭抛竹篙乎今者依子實是英奇衲僧嵩公實是本色尊宿一旦英奇能死心於本色而本色能授法於英奇此非師資之妙合更自親得博山家法獨有取於生死性命之不可欺者乎不則方今天下人正在門庭施設中鬬機智本色英奇多於生死性命了不相叶而二師資啐啄處乃爾正所以能使博山之家風復振也予忍俊不禁爲助喜云

新安仇氏家譜序

世法出世法皆有譜也同乎異乎曰可裁自同不可載自異何則人莫逃於有身身莫大於尊親既有此身可同尊親何有世出世法之能異雖然必如何能使此身同於尊親必如何能使尊親同於有身試觀天下林林總總孰不各有宗族幾人能以此身同尊親者語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予云不孝有三無前爲大使吾身前未修已盡倫可尊親於祖宗何吾身後能存道垂法可譜載於繼述此前後達孝無間然矣所謂可載者曾不擇三教九流百工技藝愚夫愚婦能以忠孝節義立身揚名垂三不朽者皆足以表章也或家譜載之郡志有不載郡志載之國史有不載國史有不載或外典載之同此心寫身中雖時位事例或異而尊親之道世出世法何嘗不互相發明此隱揚用中乎吾法孫虛量越者歙人也偶持其仇氏宗譜乞一言弁之予笑曰子固天性孝植乃能以此光大其族氏乎昔釋迦生西域中天竺爲淨飯王太子達磨生於南天竺爲香至國王三太子以出生死性命之道尊親而法流東土諸祖皆知木本水源表諸墳典傳記使非此法則吾東土亦不知有西天

宗族矣。如此。則吾孫之立身明志。必有可述而不愧於宗譜。使仇氏亦因此。不敢以子孫出家。能立身正性命。爲無後。又不敢以子孫相承不盡倫。失尊親爲有前也。仇氏之大也不更進乎。

僧祥馬培元近稿序

自古之言詩也。莫過於孔子。或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或言思無邪。或言可以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予以怨之一字。尤爲造化之玄樞。性命之秘藏。凡天下之事到於羣處。不能無怨。到無邪處。乃能歸根復命。貞下起元也。此非千聖不傳之玅密乎。須知有性命者

必有形色。有形色者須有造化。有造化者須有事功。有事功者。必有文章辭令。爲天下之風教。然此中之節次。未易窺破也。子貢多學強識。末年乃大悟曰。我昔以夫子之文章。與性道。作兩截看。不知夫子所言之文章。即夫子所言之性與天道也。使夫子非性與天道爲不可得聞。又何必提出以贅人之知見。此正爲世人徒見時行物生。而不見天命流行之玅也。彼時七十子從事夫子。無行不與。尚未有幾人領畧。又況風斯再下者乎。雖然。聖人之大德敦化。諸子之小德川流。亦何嘗不與天地交錯而成其變化哉。予讀僧祥馬公近稾。益有感於聖賢素逝者深矣。公負不世之資。值天下屯否而不遂其志。然忠孝性情。益見於杖屨間。其所寓言者述。又深有興觀羣怨於歸根復命處。固有世人所不可得而聞者在也。夫不聞何病。如莊屈與孟子同時。言論各不相及。其發於性命事業。足爲萬世之風教中節一也。公素以名教自任。更深參性命之事。於雪竇諸尊宿。以故玅得活句活法。有時影草隨身。有時入鄽垂手。有時孤峰頂上。有時異類中行。以爲龐裴楊李。善法喜遊。又何讓焉。公與予神交有年。客臘特抓棹來臯亭度歲。一見莫逆

空走磨盤。因出近稿相視。乃擊節而題此。以識一日之千古云。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二十三

門人 大別 大聞 大選 大權 較

記

武夷西來巖記

武夷以奇稱天下。固不待言。虎嘯巖頂有新獲之奇。出於三十六峰。此殆世人所未知也。試舉開創之故以自紀其歲月可乎。此山三十季前。人秖知有虎嘯巖至萬曆壬寅。予麗空翁於巖頂之右得一洞。以搆禪室。始知有虎嘯洞。天啓辛酉吾師東苑和尚囑予曰。此洞是我授業先師骨塔所在。子可棲之。予受命與普周行公策杖造巔。見此巖壁立萬仞於千峰環繞間。如老胡西來爲此方鼻祖。其捧鉢傳衣之衲子。咸接踵趨承焉。因指其頂之中曰。此處對千盃渡可建一梵刹。行公能苦力。輙自握鋤歷數載始闢成插草之地。此西來巖之所繇名也。崇禎庚午。予乃攜小子大銓隱此。以撥草于頂左復啓一洞。儼發天藏可以坐數六六之奇。予顧銓曰。異哉此天授吾與子也。右洞既謂虎嘯。左洞不謂之龍吟乎。前有岩圓秀可麈。配此二洞。三相掩映其中宮。正如洞山之正偏兼帶。大覺之三星偃月也。予且自幸獲其全勝矣。不期更於抵盡陡見參天斷崖。如巨靈所擘。其中猶聞瀑流淙淙。俯之莫測其底。遂以獨木爲橋。如天台石梁。雖慣乘險者。股慄不敢過。予與銓子直度於峭絕。又獲一小石龕。懸於立屏之上。寒山子云。上有安心窟。下有定命橋。今日得之矣。予與二三子礀礴翠微間。六時鐘梵每漏逗於九曲之岸。可中有臨風採聽。相尋於別峰者。我不箕踞巖前。遙見其步驟乎曲岸音別峰客。亦虛中之眞景耳。此巖孤峻。絕無攀躋之逕。是先祖于劍峽中。鑿石接梯而上。故唯一門而復俠小。此劍峽梯。誠登巖之第一奇也。惟岩峻。故水源亦高。枕巔之瀑。收而引之。遂爲石溜。滴滴不落別處。亦可叶高山流水之雅調矣。特命十景。付囑此山。藍彭潘王諸子之唱和。自不容已也。客曰此山奇則奇矣。比之五岳。不啻盆中小景。掌上怪石。秖資人翫弄耳。師獨戀此。頓忘匡衡之詩謂何。予曰。子知文佛示現於華藏不大。于娑婆不小乎。子知鹿野苑爲仙人居。楞伽峰爲夜叉宅。佛於此大轉法輪乎。子知五嶽不如崑崙。崑崙不如須彌。須彌不如我拄杖乎。吾闡素號出祖之鄉。武夷舊稱棲眞之域。即影不出山。亦何

負匡衡之志哉客謝曰小子幸甚一遊武夷西來巖而茅塞開矣請記以待來者。

天臺山植聖寺記

楚黃安僻壤也自天臺耿先生請命立邑偕仲叔及鄉士夫以性道文禮啓廸一世於是化行俗美而天下遂指之爲小魯國矣因有出世英偉若鄧豁渠李卓吾周茶仙輩咸相繼策杖而遊息焉復有於此開倡蓮漏若丧吾尊宿心如若無諸大士高標白社基布山林而世人又指之爲小樂邦矣蓮池上首獨守開濬然以禪學自命聞公曾受知黃檗濬公嘗親謁

博山嚌嚅道具每聚一處天啓乙丑有秦德茂慨然以天臺山下一袈裟地捨二公作阿練若李文齋首開殿宇而雲門子石雨三倪者適相與刀耕火種嘗有三間細雨斜風屋數亂寒苦瘦石田之句耿九一先生父子天資超頴有乃祖父之風漢與聞濬相洽不數載已成小祇林矣崇禎辛未聞谷大師入楚濬公特迎山中遂得吳浙佛像經典之莊嚴而大師始與四衆開導戒法衲子日漸歸從以何爲閩緣強去去年壬申余有嵩衡之役道過金陵濬公正擬撥棹閩越忽交値於天界遇耿玉齊居士一見契合即載子同歸此山因得時與九一先生及守聞諸公商推向上大事先生欣然獨出手眼激勵讚揚及諸縉紳君子互相唱酬不覺已成篇集西居緇白乘風而起立放生社背楞嚴經受戒參禪矣此時機緣非護法不忘付囑與二公能自留神則余犖犖椰子又何足以鼓舞振作此一方哉玉齊袖出馮漸淵書曰永嘉僧摩大士今日之雙林善慧也曾見吾師宗門不自欺說將爲不請之友特來臺山與師作大法喜惟杖頭鏡尺弗指別峰則亦不負響應之機也是夏若愚諸禪徒蹴踏而至因結制以慰之復有熏普從匡山

來素善泉石一日坐參之暇隨余扶策山中於指顧間得八石景普呼奇絕乞余留題彼獨親手描刻諸石余亦目擊天然各命一號復係以詩諸學人輒拍手歌咏如有以助其清機者怡然請曰吾師至此如是桴鼓非偶然也八景有作而此山開創所自可無記乎余頷之因仰天窩顔植聖寺以一切聖智皆從此種植也直推原其風敎之端歷述其建化之事泉鳴霞起鼓吹同時庶後之住此山護此法者讀記咏詩慨然雷奮雲興大畜山中荷天之衢則於今時一笑豈有隔耶。

西陵龍源記

痲城東七十里許有龍潭衝乃少司馬衡湘梅公之遺業也佳公子惠連熉公今年九月偕諸方外友不違師輩登高舒嘯杖屨周游於龜峰鷲嶺之間見其山水有靈氣民俗有淳風幡然思古人躬耕畎畝以樂堯舜之道之意乃復相尋於龍潭之源其中峰巒峭異巖壑幽深輒廓然獻一廣平之地若發之天藏焉公乃顧違師曰此非武陵之桃源摩詰之輞川乎違師曰是固開闢以來未泄之秘也乃於此時授公非天有厚望於公乎公矍然而喜曰有是哉予將以樂天存吾所性而俟命焉可也師其爲我相之公即植其杖於地曰皇天后土爲我盟證以成我此志庶幾不負天之所以與我也時諸山禪客與諸村鄰民咸聞此風共相推告曰我山主檀越亦藏修游息於此乎我梅家大叔亦隱居求志於此乎自是素衣緇衲白叟黄童相與提攜跋涉於岡澗繹絡不絕公方經營正室傍建書齋與諸精舍相爲主伴四向之民各來運木遂石薦芹負糧協助其事所有種種不啻城市之備也不三月基搆創制鼎然一新而欣聲載野聚落安堵復自相勉勵曰吾儕善爲孝友和順之

行毋使忤逆蠱獷之聲辱我梅大叔也盍想吾儕歷年以來日惟荒亂是畏刦爭是懼將無所恃此勞生矣今何幸大叔至此賴其德惠教養不猶鯤鯢蝦蟹之遇溟渤非特有所托命抑且逍遙乎相忘於化育矣噫吾儕將效華封而三祝矣吾之所以祝大叔正所以祝吾鄉之民也吾又安有疇昔之憂於荒亂劫爭哉吾又安有忤逆蠱獷之聲邑哉吾且將因大叔延諸高僧衲子於此白椎說法震我山谷啓我冥頑使天龍寂聽而生忻虎狼受旨而得度則吾儕身心性命皆有皈依也又何慮夫土苴糠粃之不變化哉中有長者掀髯而談曰此誠不世遇也然大叔春秋方盛功名富貴日迫況聖朝側席求賢不翅饑渴而大叔忠孝根於心性安忍退藏決不出之策乎使忽而出也則吾鄉仍爲落寞之地亦何從而仰望之耶猶今邑中鄉紳宰輔雖冠蓋如雲任朝廷治政之不暇亦何及此巖穴之隱昧哉復有一少年挺然出席鞠躬而應曰是不然夫諸大老雖未嘗親涉吾境而懸設身爲吾謀者固有不可測也茲大叔旣身歷其境心切其情則其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使異日登庸得志不特能擴充此鄉即天下可兼矣獨不僅嘗目

先司馬公之處鄉黨與朝邊之戚勳乎長者曰異哉
吾徒有此者也子可謂能有年矣卽今日觀大叔之
風教有如草偃則他日潛養變見非吾儕所得而端
倪也予當此時亦訪公於龍潭坐於會源石上忍俊
不禁振衣而起執公手曰公非靈山之付囑者安能
自致於苦空寂寞之濵而大作此不世之奇特乎違
師曰吾大師幸以鉗鎚之手援筆爲記并爲我歌揚
此緣以作法施俾異日者臺閣山林同心斷金信乎
無二道也余乃應聲扣石而歌曰楚山高兮瞻衡陽
楚水深兮睨瀟湘誰其人兮可比量克肖自命天顛

頑屢世閥閱冠纓裳生氣凜凜恩邊疆其子公然煩
而光天資粹美如鸞凰砥柱中流果自強浮華膴爵
何秕糠好古敏學能瞻膂尚友慕義寐不遑從容去
就慨而慷金剛斷玉成琮璜老天報施無弗償夢麟
吞日時所當錦帶居士玉藻藏澄潭九曲清肝腸野
人衲子同齋莊採取孺子歌滄浪瓶甕喏喏呼欲狂
笑看庭前花孕香春生大地皆文章一點水墨龍兩
驤鹽梅霖雨齊稱觴端以我今爲之倡

齊頭山水晶寺復山記

六安齊頭山水晶寺梁武帝爲寶誌公勅建者是山
昻然如踞地獅其光熊熊於中幽窈森嚴不啻文殊
之小清涼也地接南北遂通水陸有把斷要津收放
凡聖之勢焉當宗門鼎盛時如二祖三祖之舒皖四
祖五祖之蘄梅與夫浮山投子諸處皆在襟帶照映
間登巔長嘯震驚列刹固相望也中峰本國師尚有
庵基在絕峭菁處其廣錄之任六安山十詠正寄跡
此耳至正蘄碑儼然其山場之廣與靜室之多幾周
數百里今僅存此由旬之界猶屬它人爲恒產矣萬
曆末年桐城吳本如司馬漢願重興何芝岳相國吳
觀我太史出廣長舌伸毋陀手爲之激揚提持遂得

舒皖曉空賢公修竹彬公矢众戮力誓恢復之踴飜
鴉巢奪回龍窟古風接待鐘鼓肅然雖地未盡歸而
遠近相指如表焉崇禎庚午特請博山大師重立法
幢值師遷化乃與觀我太史議推鹿門法師涖此適
鹿門會予於穎正追罷講聞角之風不肯自任竟致
書太史彬公曰此古祖道場非眞具手眼足以振作
一世者孰能當齊頭哉今有夢筆浪師親承壽昌滴
乳方在穎州伸指中原倘能延主吾必贊襄使此水
晶宗風大播縣宇則吾與諸公之願不倍酬乎彬公
聞此大喜卽與諸護法合力來請予方決志造嵩不

意兇亂。公即挐舟挽歸山中。乃自敘其生平恨爲外緣所累。急欲委謝脫手。作一輸心爐鎚之人。屬予紀其復山之緣。以俟創繼。予亦感公體信之洪。敢漠置耶。時爲楚黃李梅諸公所邀。因畧述之。以告後來。毋忘前人苦心也。

湯開先別號黃巖記

袁石公云。人而無癖。則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然則其所謂癖。癖于奇也。黃茆白葦。彌望汩汩。安得一奇而驚醒之。奇以拔萃而言。癖以專好而言。山水無人情。而與高曠之士相合。有好之者。取以自命。是性命以

之矣。奇哉奇哉。季雲予生于臨川。出于湯氏。名以開先。別號黃巖。其父母未生前。已先尋一奇路。而投奇胎。儼然爲若士之奇男矣。若士公以奇才奇識。超超乎方之內也。季雲不肯自負其先人。命以匡廬之開先。故又命號以開先之黃巖。其身雖在風雅場中。其心實在烟霞物外。世人徒見其神清秋月。韻入春花。孰知其夙生之癖于奇。所使然乎。東林之館。四山之響。北窗之絃。香爐之記。何非靈山之花。嵩少之壁耶。癖固病也。士生末世。有病爲貴。古人癖于拔俗。而又拔其拔焉。先逃後得不癖不逃。但視其所癖何事耳。

今人無拔俗之志。而庸庸多厚福。日尸祝之。反假藥言以詆奇士之病。又安知湯公之癖于匡廬之開先黃巖。許身山川以孝不匱。是何旨趣哉。予因譚擬陶之癖于淵明者。屬予爲湯黃巖記。則亦同癖相憐。難免獵喜。故無辭于以病爲藥。而一唉記之。

小龍華山中方寺記

皖桐之南有山。號大龍小龍。小龍之華山。黃連山。踞衛桐湖之口。華山之中有阿。垂方。即古隱龍菴也。菴所自來遠矣。其廢已久。萬曆時有苦行阿練若。游方至此。遇林氏捨其地。與自募建。四衆感動。爲之運木

甃石。遂成庵院。時聞古心和尚傳律。乃藉何芝岳相國吳觀我太史延之開戒。至於千僧衣鉢登壇。自茲庵中以持戒修淨業爲儀範。天啓間。吳本如開府。請勅賜爲中方禪寺。及其徒證無主事。聞博山先大師將至桐。即趨迎於山中。留五日。作法喜游。先師乃指示修造之法。謂此可成叢林。近來數年。屢遭兵荒。庵舍漸爲頽落。今戊子春。予適在浮山。證公乃率徒開遠輩。恭迎至山休夏。爲諸子授戒。樅陽諸居士。亦多於此問法。予登山眺望。樅陽爲案。大小龍爲屛。鹿湖梅嶺諸湖滙之。七十二螺。點綴几席之下。洵隱龍之

地也。證公與諸子感激。必欲通方仁檀中丞諸護法。以此中方交授。請予令人主之。予以潛行無多從者。亦何能代爲之理哉。但得一日在山。即與之議千古不易之法。則庶幾矣。中方藏圓周邊作範。巍巍堂堂。非以大小限也。此山殿宇。疊層登頓。而橫翼甚寬。連絡周匝。則亦可成余小選聖圖矣。鄭侯爲漢高翔。平陽爲鄭侯守。世謂翔守異才。其實本行願品。久則感通。而大小依法。自然垂裕。十幢十林。詎謂一心行布。可須臾離耶。證公請予記其事。用泐諸石。予曰。中方已有何相國之碑。吳太史之文。足以光千古矣。何復

贊乎。但記杖人曾來華山。周旋一月。指出中方藏圓爲大小龍開此勝因。可也。將來必有人發揮者。

武夷石屏巖塔地記

吾師東苑和尚。向隱武夷石屏巖。爲人孤峻。衲子無能親依。獨二行者服勤。庚午七月欲示寂。先指石屏下地曰。我死須葬於此。俄大笑一聲而逝。行者走於建陽。報其侄甥輩。遂厝師於指處。三月後盛於建州始聞訃。及奔至山。而靜室皆空。行者亦去矣。盛登穴禮拜。雖不知堪輿。亦覺奇異。遂作奠章。并托人守護自以時機未至。當以行道。始不負祖父付囑也。庚辰

黃元公與盛擬遷靈骨到壽昌。及同到山。見三十六峰之秀。九曲來朝之奇。公乃驚曰。此殆天授也。雖爲天下三十六洞天之仙地。既有三教峰。而大隱屏爲朱文公得。今石屏之逆龍爲東苑和尚得。豈非山靈之有待乎。因相與作祭文以表之。武夷從來無宗門人。今得先和尚靈塔在此。則武夷開山第一祖也。公後更爲塔銘。特揭明之。不期時世多變。至太平時。乃托建州太守吳公崇安令殷公爲先師造窣堵波。及塔院。又爲兵火所焚。前年因余繼泉嫡孫興標者。相從於博山剃落。命往重構石屏塔院。僅爲草屋。彼偶

於先師族姪處得石屏放間集。又於彼俗家得玉函秘要有涅槃和尚鈐記曰。武夷久作神仙府。更應興王崇世儒。三教中峰能迥拔。西坤逆有臥龍居。曰此中當歷世出諸聖祖。在逆龍爲最奇也。乃詫異此地與彼鈐記券合。特持於夢筆。盛甚怪之。風水之理甚微。雖有稱贊者。皆浮誇之辭。未足信也。況世間功名美器。造物不與人全。余何人敢掠天之功。謬爲已有。不亦重損其德乎。即今有司馬頭陀。指百丈潙山爲萬世祖庭。文矩禪師指雪峰爲千古法窟。與武夷爲三教聖地。亦必於後世始信其說。如九曲龍潭之出

趙王與大隱屏之出文公此雖可信而西坤之宅何敢據爲必在此耶盛不肖不能親守師塔罪莫此大今特命敏之訥子歸武夷以奉祀石屏先師塔乃引前事以鼓其志趣使始終堅密成就祖庭安知後世不以成驗爲此記之不謬以遺厥遠嗣哉已亥春日不肖盛書於皐亭鶴飛處。

破皮鞋記

偶有箇沒巴鼻漢來求作破皮鞋記杖人曰破皮鞋有何可取而記之乎曰無可取也以此鞋是達磨所遺遞一隻於熊耳山定林寺漢恐此土人以爲西天所遺者爲詫異竊去而作怪故求大手筆記之以防閑也杖人曰何於今乃求記而防閑之乎正以今時事窮故也昔老達磨無端得得而來自謂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乃見梁武帝只道得一箇廓然無聖與對面不識便渡蘆過江去若後之好事而作宗旨者只這一則便可作也何必面壁立雪何必安心得髓何必脫身遺履而後立宗旨哉雖然若非彼時斷臂人以安心得髓遞則爲一花開五葉之宗旨則前所見武帝與渡蘆與面壁與立雪與後遺履節節皆可作宗旨者有誰能記之以附會於傳佛心印爲標宗立旨哉杖人曰既有彼斷臂人記之能使後人附會爲宗旨則妙有不可測者在矣又何獨於破皮鞋而防閑之乎曰非防閑此破皮鞋也葢防閑歷世之久宗旨窮時或竊此所遺之物以作怪也杖人曰若能竊破皮鞋而作怪則天下如河洛經史與三藏五宗及木頭瓦礫之類無有不可竊之而作怪也又何能令杖人一一記而防閑之乎曰不見彼渾沌乎偶與儵忽善厚爲穿鑿之七日而渾沌死則此鞋雖已被人竊去尚不知彼欲竊去作怪耶或彼恐人詫異故先竊去以滅其迹耶故須預作記以防閑之以免後來如倏忽亦穿鑿使之死也杖人咄曰天下豈有未痒先搔者乎若眞渾沌儵忽豈能鑿死哉鑿得死者一任鑿之何足惜乎彼果鑿不死卽汝沒巴鼻漢強欲爲彼防閑却是無端爲破皮鞋穿鑿與西天達磨一狀領過也汝以閑事長無明者罪又浮於達磨之無端遺此毒于我東土矣若我東土有眞本色漢自不爲達磨所惑亂豈復爲彼所遺之破皮鞋所惑亂而待汝爲之防閑乎乃以杖將此沒巴鼻漢逐出復大笑曰我雖不爲他破皮鞋作記如此沒巴鼻漢眞是毒物却須借此作記以防閑之耳。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二十四

門人　大壑　大寧　大杲　大權　較

說

古今決不可一日無師友說 補聖州

世間法與出世間法皆有三要。一要知有自己身心性命之事。二要師其能明身心性命之人。三要求其參悟身心性命之道。三法雖皆要領。其所重尤在得眞師友爲難也。所謂世間法者。此界自有乾坤已來。三皇氏出。仰觀焉。俯察焉。中審焉。而得法天之文。效

地之理。會人之事。所以開天下之物。成天下之務。通天下之志。達天下之情。俾其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生得其安。死得其順。由是天因之以淸。地因之以寧。人因之以貞。物因之以平。至於世久事變。類或不得聚。羣或不得分。生或不得安。死或不得順。而聖人遞出制治。救其不逮。仍使夫夫婦婦。父父子子。長長幼幼。以及萬物各得其所。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出。生自相師友。無非因其天地人物生成之理。而裁輔養正焉。或因治其心。所以安其身。安其身。所以適其世。或因治其世。所以安其身。安其身。所以樂其心。故有精一愼獨爲治心之統。有仁義禮智爲治身之統。有禮樂刑政爲治世之統。總而較之。皆欲完全其天地人物以生後之一段大法也。而所謂出世間法者。又豈捨此世別有所謂出世乎。自古聖賢遞出。制治人之身心性命。使其生安死順於天地間。亦已至矣。然彼尚未發明天地人物從何而生。身心性命從何而有。是故我佛因其生安死順之中。發其生死之所自來。始知有生無所生。死無所死者。爲天地人物之根本也。請試論之。盖一切人等。皆有本來不生不滅靈明妙性。非名非相。非事非理。非根身器界。非夢想顚倒。良

由眞常不守自性。不覺不知。一念妄動。故有無明。無明者。即自己妙明性中。妄立覺明。遂有能所對待。互相轉搖。變出三細六麤。而成根身器界。夢想顚倒。復於夢中妄見有憎愛生死。種種業境。所以生生世世。夢中作夢。識上生識。不能頓斷命根。囫地惺悟去也。我大覺世尊。悟此覺明爲咎。是知見立知。爲無明生死之根本。故教人返己自求。頓惺夢業。或使人忘情破相而見性。或使人悟心了妄而歸眞。或使人不迷於三界之空花。或使人不執於四聖之妙法。所謂即世間而出世間也。我佛教法最廣。無有一機不利。種

種方便設經律論。無非欲人知此一念未生前了無一法可得。所謂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亾。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漚滅空本無。況復諸三有。而世人孰知十方虛空。生我心內。如片雲點太清哉。又孰知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一時消殞哉。故永嘉大師云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友爲參禪。自從識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夫人之于生死。亦大矣。若實不能了知。孰能於生死不相干哉。是故不辭跋涉。徧求明師。決擇死生頓超法界。痛念生死不能了脫。則萬刼長迷昏睡之途。何日能自憤自惺。而不假師友之推乎哉。所以歷代祖師不敢一念自欺欺人。盤根錯節。敲骨打髓。參遍諸方門奧。透盡向上宗風。始能爲人釋縛抜楔。秉殺活鋒。游生死道。超出名言事理之障。迥開玄微玅密之關。自非訪求師友而得其參悟之法。安能任世間不爲世間之所縛。游法海。不爲法海之所沉哉。烏乎。當此世運衰微。法道凌替。苟於一日無眞師友。一日不自參求。則此幾希之脉。亦幾乎息矣。或謂世人必以聖賢爲師。而不知聖賢乃以天地人物爲師。夫天

王辰曰趙州八十猶行脚只爲心頭未悄然及至徧參無一事始知虛費草鞋錢此不欺語也

地人物之師。是古今不可昧滅。不可自欺欺人之眞師也。又孰知於一念未生前。求此心師。以自參悟自印證哉。

宗門以不肯自欺相授受說

達磨西來。初未嘗將禪與東土人參。神光斷臂。亦未嘗要參西來人禪。秖曰我心未寧。乞師爲我安心。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及乎覔心了不可得。乃云爲汝安心竟。因是豁然自悟。師資密符。當此時也。實有法可傳乎。實無法可傳乎。若實有達磨以何法傳彼。若實無。神光如何因此始悟。雖然直須親到遮般時節始

擊竹而悟見桃不疑豈人而授受于草木哉然悟矣不疑矣卽謂人授受于草木何不可也

得。不爾終是自欺欺人也。又何貴於西來而爲此土之初祖哉。試問當時此土。更有一人如彼不從心外求法者否。若有。達磨不必西來。若無達磨徒爾西來。葢斯時秖有義學最興。粗則執文字道理。細則執玄玅知見。尚未離文字相及心緣相。又安知有向上不傳之旨邪。故初祖有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語也。予嘗論古人生平。秖是不肯自欺欺人。所以徹上徹下。絕無一毫委曲隱昧。卽最初欲明自巳生死大事。不知性命落處。至有數十年求此中一問頭不得。及痛切不巳。發得一問。雖萬里銀山

衝開求決若未遇眞具殺活手眼者畢竟剖擊不破設剖得破則如巖崩石裂海晏河清盡大地人把捉不住千佛出世沒奈伊何所謂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且古人眞參實悟境界如擊石火眞有火迸似閃電光眞有光爍非若今日無火說熱無冰說寒不悲而哭不痒而搔達磨再來不第折蘆去矣如梁武帝初見大師即問朕建立寺宇寫經度僧有何功德曰竝無功德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曰廓然無聖看他如握一把金剛王寶劍世間法來不消一揮出世間法來不消一揮及問對朕者誰

曰不識末後遮一揮卽使從上佛祖也無駐跟處況其餘乎當時不遇其人便乃渡江而去於此亦何曾自欺欺人耶嗣後三四五祖如針芥不爽及六祖於黃梅夜半乃曰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自解脫若未親到不疑之地但向此語容易領略不會見彈而求鴞炙安從夢見古人故六祖接南嶽但問甚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曰還假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染汚卽不得祖曰如是如是善自護持接青原但問曾作甚麼來曰聖諦亦不爲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曰如是如是善

自護持秪遮便如寶鑑臨人形影畢見何曾費纖毫氣力亦何曾虛設唱酬至南嶽接馬祖則曰磨磚旣不成鏡坐禪豈可作佛而良駟已見鞭影而去矣若是劣跡徒受痛策青原接石頭則曰曹溪還有遮箇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而靈龜已先卦兆而通矣若是頑殼枉下淡錐乃若溈山踢百丈之淨瓶臨濟持黃檗之虎鬚洞山覩雲巖之鏡影雲門掀雪峰之鱉鼻法眼奪地藏之指頭各各如五行交錯感激成文生尅制化天然玅叶宗風顯密莫斯盛矣後世不知好惡不透幾微接嚮乘虛迷心逐迹參悟不眞而

欲決擇宗旨寧不喪身失命於古人之典刑哉審夫古人大徹之後橫機所觸倒用所通未有不能爲人抽釘拔楔去縛解粘者以其師資授受之際自有一段眞切之心奮起不可思議業用默默鼓舞作興亦何曾參他人口頭之禪與授冊子上之法耶試觀五宗之上師資雖少其綱宗正大作用弘深龍峻脈長源高流遠迄五宗之末如宋元輩豈無卓犖丈夫哉按其主張教人看死語執死法或偏以評隲拈頌爲提唱宗旨者雖則乘時穿鑿不無見小速成卽彼嗣人之數不在馬石之下求其如百丈藥山丹霞龐蘊

之大機大用何人哉於此亦可槩見世愈降而風愈下脉愈微而氣愈澆矣安得過量大漢本色眞人重振向上不傳之風規復還唐宋天然之氣象哉卽如治世之道自堯舜爲正始至文武爲正終設非集衆聖之大成孔子倔起則堯舜文武之道未免喪其渾全矣仲尼直自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明大易删詩書定禮樂作春秋標萬世帝王不易之師法建終古天地不壞之綱維眞可謂成始成終時中之大聖人也後世雖有聖智復起亦必守其成法以救其偏弊而已矣孰能於此加焉於戲我此法門至於五宗以下亦猶世運之値周末也安得若而人振此亂緒之綱哉

大法有內外護說

護法者護吾人身心性命之法也卽所謂王法與佛法相表裏也世人不知以爲護佛之法又何異愚民曰我亦行堯舜之道哉或謂佛教虛無護之亦何補於修齊治平曰非然吾亦有身心性命之人也能獨含此家國天下之法乎佛有三大藏法曰經律論更有教外別傳曰正法眼且始置勿舉如佛最初爲十方刹土國王大臣長者居士所授三皈五戒之法亦自奇特非常也其三皈者一皈依佛卽自皈本覺靈心如天下人先知有君父之當尊則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更無悖逆以自犯也二皈依法卽自皈本明玅智如天下人先知有國制之當欽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更無僭越以自棄也三皈依僧卽自皈本淨玅行如天下人先知有王事之當從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更無欺罔以自墮也其五戒者一不殺生卽不斷自己慧命也如天下之慘傷莫過於中外屠戮而佛戒不但禁其弑害君親卽蜎飛蠕動猶不敢損則以慈悲絕其殺幾有甚於威刑矣二不偷盜卽不虧自己幽靈也如天下之强暴莫過於刦奪邦位而佛戒不但禁其竊取神器卽無主花卉猶不敢折則以喜捨絕其偷心有甚於嚴憲矣三不邪淫卽不喪自己眞精也如天下之逆亂莫過於姦辱倫理而佛戒不但禁其穢汚閨幃卽隔壁釵聲猶不敢擬則以堅貞絕其欲朕有甚於肅典矣四不妄語卽不欺自己至誠也如天下之讒佞莫過於誣滅經綸而佛戒不但禁其飾僞侮文卽意言綺貳猶不敢恣則以嚴寄絕其妄隙有甚於聖制矣五不飲酒卽不壞自己淨明也如天下之失悞莫過於昏惑治政而佛戒不但

禁其酗酒敗事。即酣醉之人。猶不敢近。則以智慧絕其昧緣。有甚於明語矣。即此三皈五戒。爲在俗入道之初門。施之於修齊治平。尚有餘地矣。使天下之人。皆能遵此三皈五戒。隨次推而行之。則萬國永無干戈僭竊亂倫敗理之事。常如唐虞揖讓之世也。況能以根本具足。及菩薩大戒。與三德四智。六度萬行。而成就此莊嚴法宇哉。又況能以直指人心之全機大用。使人立地可以頓悟成佛之知見哉。故吾之所謂護法者。即所以自護其身心性命。與王法佛法相表裏也。何嘗執虛無寂滅而無補哉。或謂今天下人。多

護持三寶。而不聞有以補治政者。何也。曰三代已上。人心淳樸。易於敎化。降於秦漢。人物奸強。至難調御。乃若人情物理。有先儒所未明。性命身心。有聖敎所未發。希奇作用。有王法所不加。秘密威靈。有國制所不逮者。有富貴聰明之至極。非警以性命之大事。無以折其貢高。有懷憤瞞激烈之不平。非喻以因果之深緣。無以消其鬱結。有生於邊地下賤之陋劣。非設以神道之敎化。無以格其顓頑。有伏於深山窮谷之妖邪。非感以平等之哀憐。無以攝其不測。幸此佛法推廣於震旦。令其自肯自切。以自悟自度。即使徧諸

海嶽。以甲兵鎭守。勞民傷財。又何若分其敎化。各自相忘於道術。而共致太平哉。或謂今人亦有歸護此法。而復進銳退速者。何也。曰此蓋信道不篤。雖護門庭。設化於中。尚未深參。或遇明眼而正見暫生。或值邪師而眞機反謬。或自恃其尊貴。不能取善從人。或夙負其才名。弗肯折心受戒。或執先入之言。如毒食不化。或局小道之智。似蹄涔未充。或各主其師承。而疑信交戰。或私諱其標本。而藥病相持。更有說似是而行實非。陽爲此而陰在彼。有以名利侮佛傷殘功德之林。有以酒色逃禪。破壞定慧之脉。有以採藥逃

坑。而投爐失汞。何由值固命之金仙。有以登峰折屐而逐歧亡羊。焉得逢長春之肉佛。進之有爲法忘軀者。雖亦有彼作略。但以慧眼未開。或認人不眞。未免被他移轉。其大權方便之力。未能於無中猶唱出絕後亦吹起者之神妙。唯全身擔荷之人。乃能於無佛法處。建立無上法幢。無眞僞中。推出人天眼目。或起法師於故地。或延宗匠於他方。或誘引其不知生心仰慕。或激揚其未學憤智參承。或屈尊就卑而提攜弱喪。或攀高俯下。而光闡玄微。或振作其殊途。摩盪爲象。或鼓舞其同類。交錯成文。或陰發聖賢之心傳。

以資至治或容挽乾坤之氣運以致太平蓋機權之已在我而旋斡之應臨時也吾所謂聞法必藉大因緣發機猶須真種性者豈非欲人於此法門當生奇特難遭之想哉故靈山付囑諸大士發深誓願而現此國王大臣長者居士等身為內外護者正欲其同道化同儔以入世援出世斯可使正法久住表裏兼持也或謂表裏兼持之法從上亦有不易之常式乎曰有若欲使此正法兼持而久住者莫過於華嚴圓頓法門之綱要其普賢長子之十大願王也一曰禮敬諸佛即此開頭一着便欲人折伏身心全體受命

更無凌鑠上下向外馳求也二曰稱讚如來即此便欲人頓發心花光生長舌更無欺罔之言變亂聖訓也三曰廣修供養即此便欲人胸襟迸出蓋地遮天更無隱昧不顯偏執冤親也四曰懺悔業障即此便欲人掀翻業識剖露空王更無包藏禍胎雲生日面也五曰隨喜功德即此便欲人兩睫生光遍照塵剎更無草野遺珠特地按劍也六曰請轉法輪即此便欲人揭開日月朗行中天更無霜露所墜不聞雷霆也七曰請佛住世即此便欲人直見此心各自成佛更無不安生理背作非為也八曰常隨佛學即此便

欲人對鏡照顏自見眉目更無播揚穅粃昧已昧人也九曰恒順眾生即此便欲人一體神明羣靈效用更無燮理不和萬物失性也十曰普皆回向即此便欲人大緣性合全體圓同更無一微塵理不參兩間異類中行不顯正用也如是十願大法樞機一舉則一切舉一成則一切成以其自性現量稱性法門繁興大用全體即真而諸佛菩薩不發此願決不能成就一真法界圓滿毘盧藏身也噫世出世間有此法門誰能盡此報身行此十願而自護世身心性命與法佛法相表裏以紹隆十方慧命而常住不滅哉

人法必交相重說

觀夫佛祖出世始終設化惟有人與法而已矣即佛初坐菩提座於一切法成最正覺而說大方廣佛華嚴經是則以人為重乃稱性之法其全體盧舍不動寂場處華藏海而智入三世都無來往與十方塵剎諸佛菩薩主伴交參重重涉入實惟一真法界故普賢文殊為長次子出入藏身三昧全子即父身裏出門得大機大用以向上全提也所以有發菩提心學菩薩行之善財童子而稱童子者是最初一念真機即圓成實智而頓成正覺故其徧參離明之五十三

善知識造端卽得根本性智而後步步入佛自性現量境中無論僧俗正偏尊卑貴賤曾不動着根身器界儼然得證差別性智諸大三昧不彈指間入彌勒樓閣全成華藏莊嚴則又不同彼法華三變淨土龍女更轉男身始往南方無垢界成佛度生也故開品卽名世主妙嚴至於七處九會佛惟放光證明諸大菩薩互相酬唱皆是承佛威神如諸侯之號令皆出於天王始無僭越所以一切禮樂征伐悉名曰天蓋此經乃自性現量之法非心外比較所知所以二乘在座如瞽如聾益顯圓頓之妙非彼淺小所得領畧

也佛乃於是曲垂接引於鹿苑方等及般若會開示衆生漸入佛慧而最後涅槃將至先爲付囑家業乃說大乘妙法蓮華經是則以法爲重使彼轉身就冬有運載歸大寂場之義所謂諸法寂滅相也而授記作佛使彼行菩薩行莊嚴佛土而後始得有如是因果本末究竟等耳不然如世主道欲以帝王寶位直授庸夫安可以服天下之心而行天下之令哉卽堯舉舜於側陋亦必考功見績而後攝位傳此天德也又況舉此法王大位可以直授其博地凡小而爲圓滿菩提之主哉吾所謂必須得人得法之眞庶可荷

擔如來大事因緣而一一現於世耳近世稱知識者孰不自謂傳佛心印據法王位圖彼名聞利養與賤賣佛法至於廁坑頭屠沽舍爭逞機鋒鬬尚棒喝不惟鼠竊狗偷而爲生計抑且以魚目燕石爲希有之珍而濫相傳授故有一等未聞眞法之人爲彼所眩生輕慢心作苟且計便去聚衆白椎如黎園子弟之演戲如教坊娼妓之作歌所謂打鼓弄琵琶還他一會假也嗚呼悲哉夫如是還可謂之法王法正法眼乎夫如是還使達摩馬祖再來又別作如何激揚乎正以末俗不有眞求法者安有眞說法者不有眞說法

者安有眞聽法而得眞開悟者哉惟古人色心全勝故於語默舉止使人望之意消豈直於登座之顧鑑嚬呻能使人天感格如經中所謂是時若干人遠塵離垢若干人得法眼淨若干人悟無生忍發菩提心獲陀羅尼與夫某得吾皮某得吾骨及髓者又豈似今人猜三枚道兩謊之乾打油也哉當此凋弊穢亂之時孰能知廉恥覺惡羞而不敢自欺不敢欺佛不敢欺法不敢欺僧□敢欺人不敢欺天下後世哉又孰能識法而懼於此法門忘身爲法捨己求人忍難持經使身爲床座身爲奴僕身爲犬馬身爲塗炭而

扶植大法尊重法王護惜慧命奮發人心而報大法之恩哉又孰能以法爲重以人爲重以建立設化爲重使此諸佛眼目人天眼目衆生眼目不致昧滅而常照於世間出世間哉予嘗見近世有宰官居士濵心欲建立法化每多未具擇人正見徒事名相枝葉不知宗旨根本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即如三代之道沿至於今未有得人而不興未有不得人而不敗者吾此法門自禪宗之盛於曹溪馬祖石頭再盛於五大宗師之制作雜出則宋元之流弊吾不欲觀之矣雖然豈今日之人法實異昔日之人法哉葢人不得眞法而人非眞人法不得眞人而法非眞法有一人如神光馬祖之流者出或當別有手眼而返擲此天下後世於先佛之法界則非吾所得而知也且先佛之法界雖不可思議不可比況然有神而明之者亦未有不因其本來見成之法式得以設喻而開悟之耳予試舉易象以況之或有可以會盡天下之異同乎或亦有可以於此知建立之法式乎夫所謂佛法者即世間法也佛如易之有太極而普賢文殊猶乾坤之具全體大用純粹不雜至於諸大菩薩如坎離六子之破體而摩盪交錯成八八六十四卦以

至經天緯地無有餘爻其究竟指歸不過一奇一耦之謂道也所謂剛柔相濟以吉凶而生大業者豈非明暗交參正偏回互君臣一體功位雙超之妙叶哉所以五行之生尅制化相生即所以相尅相尅即所以相生使此太極不能發揮此五行生尅制化之道則太極是爲死物不得名爲無生法忍不得名爲如來藏性不得爲天地人物之始身心性命之宗也故吾洞上推此向上一位爲無着眞宗始知尊貴一路自別於君臣五位者其在兹乎聖君一位正配太極之淸寧無爲所謂不顯惟德百辟其刑居其所而衆星拱是則輔弼之大臣配乾坤六部公卿配六象與百官宰執之配諸卦則始終本末舒卷一氣也昔堯命官先以義和治暦明時舜初即位即齊七政者葢此乃天地人物之首務故曰易之爲道廣大悉備雜物撰德開物成務冒天下之事成天下之亹亹者皆以此道爲萬世君師建中立極而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知此繫辭之旨則天下古今之道思過半矣故儒獨以易爲天地人物不易之法至於餘經皆因時制宜之事也苟諸經一有不合大易之大經大法者則皆異端曲學誣世惑民之術又安足與天人一貫而

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無惑哉知聖人
制易之意則知吾所謂得人得法之真如五家宗師
之標宗立旨以使正法久住而非人不得破壞也有
一人焉觀此而興起者則予當身為床座而供養之
予惟日望之矣

建剎以扶植人心鞏鴻圖說

有懷杞憂者曰世語天下名山僧占多亦知其利害
乎曰自古天下名山非僧占也是世人自有所繫不
能到耳何也即今五嶽羣巒窮海絕島不是龍蛇之
所蟄即是鬼怪之所棲不為逃亾之所依即是姦盜

之所伏自非離塵拔俗不求聲色貨利之人忘形死
心弗戀恩愛名位之士安能孤踪隻影入無煙火之
鄉涉嶮躋危造不耕織之地或於此縛茅就樹草衣
木食以窮年或傷石為巢火種刀耕而畢世或致天
人送供或來猿鹿啣花或感獵人而捨業或激賊輩
而改途或啓鄉頑而惡羞或發村儒而悚惕或使憤
瞞而悔悟或令迷悶而開明或布施以格劫奪而無
害國害民之幾或持戒以消淫訛而無敗俗敗倫之
朕或忍辱以攝瞋恨而無弒尊弒親之端或精進以
鼓惰愚而無甘暴甘棄之疾或禪定以折僭亂而無

大逆大叛之萌或智慧以廓英奇而無索隱行怪之
異或權力以救邪僻而無跳梁猖獗之狂或悲願以
贊經綸而無太過不及之弊是故能使富者知盈而
捐財植福使貧者知乏而効力立功使智者知本而
興言歎仰使信者知性而委命參承或聞道行於朝
廷而三詔不起或播宗風於巖谷而異域皆從或使
蠻貊皈依自遵約束而免守衛之勞或使邊方寧靜
不見征誅而省勅命之費乃至默成聖制之無加陰
振治綱之不紊亦何曾非大同無我之創立哉亦何
曾非至公無私之尊尚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能使一介之民自安生理不作非為
即是一草莽之忠臣也能使一尺之土自守本分不
生踰越即是一太平之治地也世徒見一僧不法即
欲革天下之僧不知僧乃民作賊亦民為耳造妖孽
為顯異惑衆之事創淫祠倡殺生害命之幾自當除
滅以正憲章乃今有處拒僧出入城隍有處禁寺講
演宗教即有聽講宗教之僧不軌乃此僧之不軌也
豈宗教令僧之不軌哉若以一人犯法連罪天下之
人欲使天下平良不作悖逆之愆亂者未之有也若
以一僧不法連廢天下之寺欲使天下名山不為盜

賊之資使者安可得乎於戲況我佛法以慈悲爲教以智行爲門內無主不立外不正不行或授戒有嚴於國律或講法有與於聖經或立論有高於尊王或傳燈有超於盡性豈曰小補之哉卽國制有爵賞之誘且未能使百姓盡思立功有刑罰之威亦未能使庶民盡懷懲惡安能強以苦空寂寞之法妄欲鼓簧弄影於民乎而世人欲以異端爲闢異廬而焚異教而禁異人而驅竟不知何異之不同於大中至正之道哉竟不知何異之無益於身心性命之理哉吾所謂眞金不怕火者正以得火而愈精也眞佛不怕排者正以得排而愈顯也自古及今迭否迭泰何世不因排僧而佛道明何人不因闢佛而僧行振吾但患僧徒之不眞不患世人之攻衆但患佛刹之不密不患名山之占多所謂有佛在處龍天喜無僧說法鬼神愁也豈有盛德大業之世而患其佛刹之壯鴻圖耶

齋僧以自尊法行續佛慧說

自金身入夢漢明帝遣使西迎得摩騰竺法二尊者以白馬馱四十二章經特來此土因與諸道士設壇焚驗而我震旦始知有釋氏佛法僧三寶故當時王

公宰輔異道九流等乃於法天制地之教別得天地從我所生之旨乃于生順死歸之道別得性命自我所造之因而超超乎悟此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淡幾神哉故有了生死而證眞常者有卽塵勞而獲解脫者有卽王道而行佛道者有卽權教而明實教者自是歷代帝王異世賢聖悉親佛法之微得拓內外之化雖國位之無常皆尊信之不貳所以西來之僧法迭至重譯之教藏彌隆梵行徧入於人心不待誘而自信微言淡參於世典不假思而自成佛刹與鴻圖共麗三代之禮樂斯存僧伽與像法同嚴十界之性修具在所以僧因佛而成儀法依僧而成教故僧種卽是佛種僧身卽是法身也世人所以尊敬三寶者正尊敬自心本性之智行耳供養僧者非直以飲食衣服臥具醫藥四事具足而資給之使彼得免經營安身辦道之爲我有功德也正以能使我等發希有心生難遭想忘軀爲法決擇死生或因此知苦斷集得出恩愛名利之纏或因此慕滅脩道得悟因緣依正之業或因此從佛通儒得世出世間不二之道或因此明心見性得向上一路不傳之宗或因我供一眞僧而天下之妄僧俱振或因我建一正法而天下

之邪法皆敢或因我續一僧之微命即續三世諸佛不絕之慧命或因我護一僧之初心即護十方衆生常住之真心。如是齋僧是名供十方法身之父。如是護法是名保三世含識之靈也故昔日我佛親以大法付囑諸大菩薩於此十方刹土示現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及四衆人等之身爲內外護成就莊嚴此世出世間法所以不致斷滅也如趙州禪師住院之日燕趙二王感其道行息兩國之爭睦州尊宿以大草屨掛於城門巢賊入境見之因感悟而救其擾亂靈樹禪師預知廣主有興兵用武之心即將坐化遺命

以消其隱慝永明壽禪師以一言勸錢王俶納土於宋太宗使浙江一軍十三州俱免血刃皆是僧法之力。互相制治而成其至化也又況能以律制天下殺盜婬逆之幾與消奸淫僭奪之微又況能以教拓天下忠孝廉節之心與充仁義禮智之性又況能以禪開天下生死性命之關與明天地人物之主乎予忝生末法幸廁僧倫豈敢以我爲僧而自贊我僧之法蓋我亦此世間之人也知有僧之可尊可敬可以自度度人可以報國王之深恩可以酬檀護之厚德是故即以此法普告同一佛性同一智行之人共相自尊自重自行供養使此正法常住於世云耳。

刻經以自護心法續佛慧說

三世諸佛。一皆以法爲師而得成道即說法度生衆生雖曰師佛其實師佛之法也三寶之以佛爲尊者蓋重其法由佛說僧依法行故也使佛與僧非如法說行則佛不名其爲佛而僧不成其爲僧矣其法又何足貴亦何能孤起而獨立哉故佛僧之必依法而成其覺道是法必因佛僧而得常住不滅者正所謂一體三寶是也所以從上佛祖始終說法及相授受之際必至囑曰善自護持毋令斷絕至再囑諸大開

士於十方刹土示現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四衆等身爲內外護是故不忘付囑之人普現色身建法幢於處處破疑網於重重或捨全身以求半偈或斷隻臂而乞片言或入海藏而憶餘詮或造異域而請重譯或弘法而罹禍難或忍法而雜惡譽如此苦心苦行無非使諸佛正法眼藏常住於世以開示悟入一切衆生佛之知見耳。余嘗慨近世佛法荒涼師宗昧滅幸有達觀雲棲壽昌三大師鼎立宇內使法流傳余已作不二門發揚雲壽二大師矣但未得達大師行實故未之及耳然聞大師挺身爲法振起頹風刻方

冊藏板於徑山。表諸佛法身於末世。至於城邑巖穴莫不淡沾法恩。誠可謂功齊諸聖。行越三祇也。予昔往徑山禮塔。尋杖履錘拂所過化處。求其行實語錄。並不能得。因低徊三歎曰。大師能使從上佛祖法身常在於世。即大師之法身也。奈何知尊重供養之名像者。獨不知其語錄行實。與大師不滅之全身乎。安得天下知法感恩之人。繼述其志。事急為脩葺雙徑藏板之所。更於化城鼎建大藏樓閣。及諸僧堂。剞劂守護。奉此經板。如諸佛法身現在。擁諸梵王帝釋天人等衆。儼然未散。而為轉法度生。禮拜尊重乎。余嘗

笑天下叢林之徒。每自建立靜室。極其巧妙。精工置彼玩好器具。不知動費若干。至於尊重經法。與安措十方僧堂。不但如積故紙。與養犬馬也。悲哉。余昔以親柩野寄未葬。不忍此身立簷屋下。況我法身父母生靈。親依忍使暴露。不顧而自安。精美哉。且我等今日受此清貴之福。不有十方僧法之力。又安得享此國王憫護之庇乎。余聞宋元之間。藏板尚有二十餘副。以遭兵火燬滅之災。方今止有南北二藏。非遇我二祖降詔禮部。並咨天下高僧。重新較正。翻刻徧印。諸剎流通。加以列聖頒賜護持。則此正法眼藏。不幾

於湮滅歟。余於耿玉齊案。見達大師錄。乃蹙起嗟嗟曰。吾不藉此錄。又安見大師雄心猛力。荷擔此大法哉。即此可見剥皮析骨。與漆書壁經等輩之心。至今在也。使三皇五帝之典墳。及文武周孔之誥籍。不有漆壁之人。則一經秦火。已無餘矣。安復見上古聖人之心膽骨色。與大經大法之妙密。而堯舜周孔。亦土苴糠粃耳。何足以開見神交於後世哉。審如是。則天下名山洞府。皆當刻木鐫石。乃至金匱玉函而藏之。使山靈鬼神呵護。防其湮滅。以垂不朽可也。悲夫。法末道降。聖賢感化。他方世間誣世惑民之書。惧心焉

志之說。恨無秦火。盡為之燬燒。苟不藉此正法眼藏。開示羣迷。則日暮途窮。而彼未歸之客。爭免墮落於無救也哉。即我壽昌祖。未參訪時。因讀金剛經而開解。後因閱傳燈而悟心。則此刻經之功。豈不同活佛說法度生之力乎。則此見聞之利。寧不同親承佛祖授受之益乎。予於是述茲見聞大法之緣。為刻經之勸。

放生以感悟羣機祝太平說

法界種性。只是一生。以凡聖分。故有戒殺放生四字。衆生之本業。只一殺機。諸佛之本業。只一生機。度衆

生之迷業只一戒機成諸佛之覺業只一放機殺則迷情自墮戒則悟理自升放則種智自充生則覺心自妙夫天地之道長且久者只是生生不息不曰滅滅不生不惟歲次之春夏是生即秋冬亦生不惟晝之日轉是生即夜之月運亦生所以太極陰陽五行八卦度數無有一時一刻不生即吾人從父母未生前以來至有此身四肢百骸未有一呼一吸不是生也稍有一氣不生則此四肢百骸皆潰滅矣修此幻身之術者尚不可一氣不保全此生而此至靈之性至妙之智何可一念不常住此生哉故戒放二字曲

盡三藏玄微透出別傳機用蓋戒是遮詮放是表宗遮則凡聖兩分表則性相平等放表之義的是直指天機橫身異類之妙密也時有士曰此未曾有從來以戒放爲佛教之初機然未聞爲妙密別傳之旨也請更詳示之杖人曰世人多以戒放只爲憐彼刀砧烹煮之苦遂彼恩愛身命之樂或更藉說法以超度之爲至耳然未細剖其所以能使彼憤發感悟之機速於超凡入聖也何則一切衆生皆死於安樂多生於憂患皆迷於情欲多感於死生至於下劣衆生黑業深重多不知文字道理知見及參悟之法所謂鬼

神沉憂愁之苦鳥獸懷猶彼之悲修羅方嗔諸天正樂可以整思慮趣菩提惟人道爲能人爲萬物之靈能知文字道理知見參悟尚不能直下令彼戒殺放生何能速使直趣無上菩提哉所謂人而不爲吾未如之何也此裴公深有望於人獨恨諸天之樂與四惡之苦難度然則四惡既已難度今之所謂戒放者不只是戒放吾人本心之生自足以消此殺業充此生機歟是則猶未盡善也予正妙在四惡道衆生迷到至極之處全不知文字道理獨有一念貪生惡死之心雖至蚤虱蛸蝶若捉之害之必驚走而竄伏也

以故有一人殺彼害彼則彼惡死之心恨入藏識生生世世必冤報不已必無能自解也有一人救彼放彼則貪生之心感透藏識念念心心必恩報不已亦必無能自障也既彼有此感激報恩之心透出藏識則彼無始積習深業皆不能爲障爲迷及因一念報恩之良心良能頓發良知良行如一星之火能燒萬劫之稠林以一念之靈能豁萬德之光藏豈不一念放生之機超於諸天之死於欲樂人道之危於寬閒而頓破萬劫之鐵圍銷亡無間之地獄哉所以有雀之啣環龜之載溺與種種出類生天及悟道證果又

有如鶴勒龍樹諸祖之傳佛正法眼藏者皆是放其本來自性之生生種智也不見古來有許大聖人如解網易牛是心足以爲王等皆推天下不可欺之奸惡爲格致治平故能救人情欲之死命放人心性之生機雖至惡至奸至愚至劣之徒一念憤其感激之良而成天下國家不世之功業何可指數哉此皆戒放之機而充之也吾所謂法界只是一生而妙有別傳之旨而續慧命者不於此見乎

念佛以全提一心成淨土說

法界一切含生元同一心只因一念妄動遂自各成

異途所以念善則從善念惡則從惡念有則墮有念空則沉空念妄則逐妄輪迴念眞則歸眞常住故說心之前謂之性而與情俱來謂之識轉識成智是教家之所以指縱也念者今心也就今心而提斷之衆生因念動處而向外流轉諸佛亦因念動處而向己歸還馳之遠者愈散而愈逃返之近者愈收而愈悟所以迷者亦有淺淺悟者亦有頓漸救者亦有權實求者亦有速遲種種設化投機無非即念接引然百千三昧法門其最捷最頓直指全提之法莫過於自心念自佛自佛念自心爲因果不二本始同源之妙也蓋十界依正報相皆循一心之業而得發現所謂情生智隔想變體殊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既一切衆生有此若千種性色心情識欲念名言習氣計着妄想惡知惡覺邪見邪緣則此不可思議業用自不得不如是也是故我佛出世說法四十九年亦因其業用或談空破有或談有破空乃至百千方便互相攻擊無非欲令衆生發眞歸元不爲妄想之所轉耳至於說彌陀經更不分眞別妄較實論權並無頓漸偏圓之可拘亦無始終大小之可判直是全提一心不亂清淨解脫之法使彼一切有見無

見常見斷見之凡夫小乘邪人外道一一皆得頓發自心超越世出世法而成就不可思議功德也世人孰知此經大旨妙在不立依眞起妄返妄歸眞之語但敘彼佛現在說法其極樂世界依正報相有如是樓閣階道水鳥行樹有如是聲聞緣覺菩薩衆會皆是如來一心清淨行願之所作也若有善根之人發願往生執持名號毋論一日七日但能一心不亂自然頓斷生死命根現前感應道交即時親見彼佛及諸聖衆豈非臨終西方境分明在目前乃吾自心佛性現量所成就之功德莊嚴哉而六方諸佛恐此土

衆生淺信不及葢以一向聞佛說法種種教人觀察修省六度萬行然後始得到佛境界如何此會但教一心持名不假方便即得成就如是莊嚴所以出廣長舌異口同音稱讚我佛所說一心持名之法是衆生難信之法是諸佛難行之事汝等衆生當信一心念佛是諸佛已曾成就不可思議功德之所護念者也若能淺信一心持名則心心清淨念念解脫根根塵塵遍徧法界皆成莊嚴淨土矣豈非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微塵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哉雲棲大師彌陀疏鈔其中融通藏海透徹化機廣大悉備

無不極至余此全提之說直聊與能信自心之人與不疑禪淨之人與博觀約取之人與竿頭進步之人為一前矛而助其一囫地可也

持戒以當當心地證法身說

夫轉凡成聖寄在雄力之大權發覺出塵機在猛省之始念故本師和尚曰力生小子沙彌曰勤策惟力能生含識之真心惟勤能策後心之發覺所以世出世法妙在一念生機如火之始然妙在益薪以助發如泉之始達妙在撥沙以疎通又如亡子之思親始有歸家之念迷途之覓路始有悟道之由故我盧舍那佛與諸佛說心地法門如毛頭許須知秖遮一毛便是十世古今微塵剎海之種性也令諸佛轉我所說與一切衆生開心地道如我於心地中初發心中常所誦一戒光明金剛寶戒是一切諸佛本源是一切菩薩種子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一切意識色心皆入佛性戒中當當常有因故有當當常住法身有緣非無因故念念不去其心如是心地十波羅提木叉無盡藏品是一切衆生戒本源自性清淨嗚呼只此一段便是三世諸佛菩薩直指人心當當見性成佛之妙旨也乃至談經三百餘會說法四十九年以至

末後拈花亦何曾出此心地法門最初一念發心之當當本源佛性哉良以衆生覺性無常不自知有所以背覺合塵不自知返是故諸佛種種方便秖欲使人發此一念覺心返本還源歸無所得而後已也故曰我是已成佛汝是當成佛一切有心者皆應受佛戒衆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真是諸佛子只遮子之一字便是發覺初心從覺性起如帝王子是王所生必須長養護持使戒相具足戒德圓成方能使此始覺王子還證本覺王位也或云但能發此戒心不作不犯自成性戒又何必具足戒相與圓

成戒德乎。曰。是不然。所謂戒心者。即此一念發覺初心勇猛奮烈者是也。若不有戒相。如有力男子。欲往京師尋求父母。不知前路險夷之相。徒恃己力。不免觸途成滯也。有戒相而無戒德。又如有力男子。已知路途。而未有資糧給使。亦不免半途而廢也。即有相德俱圓者。不悟戒性。是猶雖到京師。未知父母落處。及其本分受用。亦不免錯認它阿爺也。又況能承顏色而奉甘旨哉。所謂孝名為戒。亦名制止。苟持戒不知戒性之所止。尚得制欲而順其覺性哉。若欲知其性戒之所止。直須自知遮念覺心從何而起。則知遮念覺心從何而止也。知其所止。則知釋迦牟尼佛從體性虛空華光三昧而入。亦復從體性虛空華光三昧而出。不知自己覺心出入之所。又安知諸佛安身立命之所。又安知衆生安身立命之所哉。故曰戒性如虛空。持者自顛倒。若不悟虛空戒性。正是門外打之遮也。是故諸佛愍此心外求法之人。始揭出心地法門一毛頭許。令汝自參自悟。自作自依。自求超越。所以最初入門。必先令三自皈依者。何。正以行人求戒遮念覺心。既從覺起。還從覺歸。使彼自求落處。於此知所自歸。則知所自依之清淨佛也。蓋覺性無

常感善法則從善感惡法則從惡。欲使覺性常任妙體常明。必須自發真智。決了性真。則自不起覺明分別之心。亦不為善惡業緣所惑。又如寶鏡當空。萬形俱照。於此知所自歸。則知所自依之微妙法也。智本虛明。非行不顯。必須自起真行。行起則知解情空。行起則智覺性滿。於此全性成真。全真成性。繁興大用。舉體無它。是為真知所自皈依之解脫僧也。吾嘗謂若有一法不能了。不名法身。若有一法不能入。不名般若。若有一法不能捨。不名解脫。豈非三自皈而三聚淨乎。於此透得。則五根本戒。皆以一念發覺而圓證之矣。若能發覺自歸。則自無不忍之心。世無可殺之命。所謂一念忿起。即是自傷法身慧命也。可不純仁而自持乎。若能發覺自歸。則自無不足之神。世無有餘之物。所謂一念偷生。即是自棄法身慧命也。可不純義而自持乎。若能發覺自歸。則自無能泄之情。亦無可惑之色。所謂一念欲萌。即是自喪法身慧命也。可不純禮而自持乎。若能發覺自歸。則自無能欺之辭。亦無可誑之事。所謂一念妄動。即是自誑法身慧命也。可不純智而自持乎。若能發覺自歸。則自無可昧之靈。亦無能困之味。所謂一念酣發。即是自顛

法身慧命也。可不純信而自持乎。此三皈亦猶克已存誠。五戒亦猶閑邪。四勿雖淺深之有別。實正助之無殊。然此一念發覺始心。又何但能成三皈五戒之宗本。直將超越六度萬行。而圓滿四智三身也。誠以初心行人。深知奉重則性業遮業。自然不作不犯。不執身而二乘之戒相自精。不執心而大士之戒德自備。不執性而諸佛之戒體自虛。吾之所謂當當常有因。故有當當常在法身者。豈非頓證此始覺而成本覺哉。故我博山大師云。戒有大小體非異。同戒有廣畧理無分析。戒有斷續性絕開遮。自非初生大士。不

無犯於塵勞。有力行人。何難行於頃刻。審如是也。能於頃刻聞思而修。奮烈而行。則此一毛頭許。可以含吐十虛。融通法界也。可不自尊自重。獨秉此發覺眞心。徹證本源佛性之金剛三昧哉。

參證以激發精微透千聖說

盤山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汾陽云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即此不傳不然二語。已劈腹剜心。爲千萬世道破矣。雖然如是。若不曾親向懸崖撒手。絕後重甦。得來依舊屋裏販揚州。有甚理會處。不是徹底掀翻打破漆桶。又安得立地搆去。可中須遇眞正大手眼作家始得。不則縱抱荊山之璧。誰能賞鑒而剖示之哉。余嘗有語云。不慮英奇之不頓悟。特患無全機大用之師。不慮宗匠之不奇逢。特患無深參徹究之士。然則師資之眞相遇者。誠千古之未易得也。即如達摩未曾西來。此土豈眞無祖意哉。然達摩未來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何六朝已前。絕無一人承當耶。不惟達摩未來此土。不知立地成佛之旨。使摩騰未來。而此土亦先知有生死輪迴之說也乎。是則佛本自心。非人指授。不見心本是佛。非人參悟不明。而參悟之中。更有淺深。其指授之中。尤有邪正。不然世出

世法。安得有聖凡之異類。大小之多乘哉。是故參須參向上之人。證須證莫大之法。庶不偏落邪外。自陷於坑穽也。或問西天之外道甚多。何也。曰彼方以大法流布之廣遠故也。如此方初未有佛之正法。又安有邪外之法哉。其邪外之法。非別有種性。正以學佛正法之未盡其廣大精微。而各執其小見偏知。遂各成其邪外之異端耳。不惟出世之法爲然。即世間文章六藝工巧百技。凡有一人□其眞正之法。則必有無限倣効習學者。其倣效之不似。與習學之未成。或傳於世。世復以未眞者爲眞法傳。未成者爲成法學。

以謬傳謬。以訛學訛。則蔓延滿天下矣。故世間之名世。如唐詩晉字漢文章。千百年來學者滿天下。有幾人能詩如李杜。字如二王。文如史遷乎。故善學者須學其已成之法。不學其未成之法。亦在學者之下人心精則其得道必真也。自斷臂求法已來。為法忘軀者。往往皆是。總以致其精誠。自成變化。絕非有一毫假飾而可得也。禪宗之盛。莫過馬祖石頭之世。已自有邪外妖孽。故德山黃檗。每切齒痛恨。而欲敲其骨。出其髓也。不道無禪。直是無師耳。夾山開法竹林。幸有祖師骨性。纔聞道吾譏笑。立時棄眾而參船子。黃

龍南已受泐潭澄之分座。遇雲峰悅之憤激。而重煆煉於慈明。兜率悅已獲真淨文之旨訣。值清素老之錐劄。而重透脫其瞞頇。若此數老。何可指屈。使生今世。得一知半解。已出世為人矣。天下寥寥。孰能窺其破綻。攻其敗缺。與激其肯心。服其私意哉。又孰能如諸師之下。已虛懷。不顧名位。不惜身命。獨求大法哉。余又竊思古人之悞。非今人之欺也。古人至有冒濫。非彼成心故作。稍一知非。便乃翻然改過。究竟不失其奇偉俊傑。抑且愈見其赫奕光明。今則不然。明知心行之非。了見疾疢之過。不肯棄捨一時之名利。專

以回互四眾之譏嫌。故故不肯虛心下氣。故故不顧了死出生。使佛祖親執鉗鎚。考其虛實。明辨是非。彼寧甘心碎身。供塵土矣。孰肯憤然自怨自艾而自透露乎。宋丞相張無盡。初作無佛論。幸夫人激入此道。閱維摩經有省。復過廬山謁東林總。寄與盤錯。尤為印可。及見兜率悅。遭其毒手。再過歸宗。又蹉過真淨之熱罵。後洪覺揜鼻笑曰。葉公好龍。及見真龍。乃怖走耳。噫。如此一人。見如此諸大宗師。受如此鉗鎚煆煉。尚有如此曲折疑昧。又況曾未見人。與未經爐鎚者乎。即大慧杲遍參諸方。誰不許可。惟杲不肯自欺。

乃曰。彼皆證我。奈我自心不然。何後見圜悟。勤而平日知見氷消。始為到家時節。吁。今人非此種性。無此決定。又安得巖崩石裂。天廻地轉之受用哉。從上諸祖於師資兩相求。有如此之難。古今較參證。有如此之異。使真正有血性為生死者。聞此憤發。當何如耶。

著述以寄傳心神授萬世說

中庸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蓋孔子生於周衰世道當秋。如天地萬物。發生暢茂之極。而將凋零之時也。自非孔子以大經大法。集成始終一貫之大成。則從上聖聖之文章性道。精一神明。有不勝支離散

落者矣至孟氏時復有楊墨之仁義荆榛塞路益聖人之道如天地之高厚山海之峻深彼曲學小見不能盡窺其廣大精微盲人摸象耳鼻蹄脊各得一端遂成異端之偏執而全體大用失矣孟子以能言拒楊墨者為孔子之徒豈容已乎卽吾出世法固有類此不容已者我佛生西域將千年此土尚未聞其名字及摩騰尊者入漢始傳佛之聲教至達摩大師來梁始傳佛之心宗則此聲教之關於世也大矣初禪宗之來輒呵斥執文字名相其教律諸家互相作難賴有法力神通而顯化折服之其教雖迭廢迭興而

天下學者紛綸異議猶自梗其正化唐末有永明壽禪師出而會通解息之乃作宗鏡錄百卷此書初出卽為外國師奉矣嘉祐中有繼韓排佛者明教嵩禪師起而作正宗記及定祖圖輔教編伏闕上書仁宗大喜旌以明教大師賜其書入藏一時士夫如歐陽修輩見其文咸色驚心折而歸敬焉然自馬祖石頭二支分為溈仰臨濟曹洞雲門法眼五大宗派而天下枝葉蔓衍其中學人冒濫師承參證無據者往往僭竊公行而壞正法於是有道原禪師深為此懼乃披奕世之祖圖集諸家之語錄由七佛以至法眼之

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成三十卷目之曰景德傳燈錄詣闕上進章聖皇帝詔翰林學士臣楊億等同加裁定勅賜流通自是師承源流乃有證據亡賴之徒亦不敢篡亂矣沿宋元之末以及今時漸見師法日微邪外昌熾胠篋祖道者不可勝數而此宗之正脉離散欲絕未見有能大振而反正者卽間有餘波末流自謂參究得悟復以提演示人何曾有不以炙語炙法而綴繫於人者哉正如宋之竊竊說道學仁義者雖有功於澆漓傾險之俗至於臆解聖經胼擬性命不能不獲罪於孔孟也嗟乎法運值此尚

何言哉余每念宗風之不振正以祖道之正脉不行於世故邪外乘隙以蒙蔽其法而不通明也苟有能自明悟之人先定其宗旨正其門庭嚴其號令審其關鍵斥其邪說絕其跛行闢其道途端其向往則天下有血性英靈之徒未有不共相振刷而望風自立者矣夫如是則千聖之師法不容不急為之先舉也余於歷祖宗燈欲編集五種書其一較正諸祖語錄不論多少各以全部流行其二續傳燈錄凡有語錄者精擇其事無語錄者舉詞片句若碑記所載凡有師承者皆不敢遺以為統紀備參證也其三作選祖

傳以具全機大用堪為萬世宗門作法印者如洪覺範之僧寶傳而評贊之抑揚斷論畧倣史法其四單集五家宗旨為五部指出師承源流而定其門庭堂奧貴在識眞僞辯正邪使此五家子孫有所證據不復亂統失宗其五撰十法集以足為十大法中所列之法印者各取其所長而入集中評斷激揚永為龜鑑此亦有大一統正名分之意乎嗟乎不欺夙願而隨薪火之緣果能集成以質天下後世斯亦不負區區繼述之一報也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二十五

門人 大然 弘䂓 大中 大充 較

說

麗化說

余昔於匡廬作五燈熱序發明吾宗傳燈命名之意蓋火藏光無體因物續燄而師資投機之際各自得此熱燄始能傳受此神不則徒於光影門頭妄自玩弄於心性何有發揮哉嗣於桐城與諸公談易嘗以先天之火為神妙在附麗於薪燈始能脫化此薪燈之神亦惟此火神之能脫化乃能附麗於萬物而轉轉脫化此神自不斷絕如麗而不化則成執妄之迷化而不麗則成墮空之失矣火之分合能傳而成生生不息也大矣哉因作尊火為宗論參合華嚴法華以借象取義而闡發之或曰從古謂土為五行之主今以火為宗無乃矯先聖乎曰以土為主者會天地已成之數定位而為中極也天地未成之先則當以火為宗而陰陽五行始皆得成就也何則先天之初無聲無臭獨有此點覺明之火為造物主運陰陽之所以變化五行之所以相生皆此火為神也如木木

璞中曰火土中旨藏燥淫生殺之氣而以沖和之氣合之也尊火者以無體而用諸有體者是充運無息之陽神也

土金皆有形質自守可以執作玩狎獨火爲神操存舍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心之所以屬火也然五行之火猶有相可見至於藏爲太極使靜極生陽動極生陰爲萬物之化神是天人之不可測也有先天之火性爲太極本有後天之火神爲太陽元有無相之火精爲五行體有有相之火氣爲生尅用以故天地人物之先非火不能生天地人物之後非火不能養水非火不能自潤木非火不能自長土非火不能自和金非火不能自堅卽人生非附麗于父母精血之火不能脫化成胎身非火不尅化飲食而長養骨

肉形非火不能出力作勞命非火一時不能久存卽人垂危心上煖氣附麗雖瞑去尚能復生心上煖氣纔無四行雖在終不能起人之死屍有陰魄附體者與所葬之地有煖氣溫養其年雖久啟壙儼然出土見風卽時敗壞此天地人物之餘火尚能如是況有心之精神以爲聖者如日月燈明之相麗寧不足以克塞乎天地而默成其人物之位育哉又須知此火以性空之火爲主有智慧火緣生火有無明火業識火有瞋慾火癡迷火有冥陽鬼神無根之火各自麗化而有眞僞大小之不同也一等陋人不知魂升魄

降因於業力尚有精爽之火性妄謂人死神滅無三世因果善惡報應之說反指佛氏爲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去人倫絕天理而排闢之夫旣以佛爲虛無則不應以因果示人倫使悟生死而證性命以敎爲寂滅則不應以報應明天理使擇善惡而全心神不知所謂去人倫絕天理者莫大於誣人死神滅也人果死而神滅則此後人類從何出生若謂天能降衷於人道之大原出於天是天爲有性情之天乎爲無性情之天乎謂天無性情彼旣自無性情何能有性情與人謂天有性情則天與人同有性情不可以性情

分人且此天獨居何地乎謂是無地之天天而無地則天亦無有作爲不應如此紛紜降衷與人若謂此天是上帝之天與三十三天梵釋相類則當是有性情之天能作善法樂五欲者也又如是天降衷賦命之人是有性情之人乎無性情之人乎若無性情之人彼旣自無性情又何能受天衷命若有性情之人彼旣自有性情如何又受天之衷命此衷此命是有性情之衷命是無性情之衷命若有性情之衷命則人之性情已有之如何更受天之性情衷命若言此人原是無性情之人因受天之衷命而後始有性情

是則無性情之人。從何而有。且能承受天之衷命乎。不然。土木金石。本是無性情者。亦當受天之衷命與人同有性情則上帝之可天可人。可空可物。亦可以分合同異也。人既能受天之衷命。而不知因果。乃自滅絕其神。不特人如傀儡。不能祈天永命。而上帝亦何其易於息機乎。上帝既能以衷命與人何不作一永命之人。如天之自強不息。生物不測。與高明博厚同其悠久乎。陋者又謂人稟於天之清者為聖賢。為仁善。稟於天之濁者為凡愚。為暴惡。如此則人真似木偶。既無性情。不知憎愛。懵然受天所賦。聽彼清濁。任天戲弄。夫上帝好生。只應平等為心。何當以清賦此。以濁賦彼。使順逆相反。自違其天命乎。或謂上天原不賦人以清濁。世人稟受於天。自有清濁。而作善惡則何謂作善天降之百祥。作惡天降之百殃。救者曰。但人作善惡。天乃因而賞罰之也。予謂上天既不授命於人。而人自為善惡。如我無借貸於人。無端索償。是天何橫逆如此。而不聽其人之自作自受乎。或又謂天之賦畀。原無彼此。如一器物與人。善用則順而昌。不善用則逆而亡。如此則又落在佛氏之因果報應也。世人不知自心循業發現。而有聖凡依正之

報。強以聖愚貴賤善惡壽夭。皆天命所賦。又何知自性之天。自心之命。所感見之同異乎。若果是天賦。天何賦堯之清而聖。又賦其子丹朱濁而嚚。以報之。既賦瞽瞍夫婦以頑嚚。則不應賦長子舜清而聖。以報之。既報長以清。何又賦其小子象濁而傲以雜之。如文王武周父子之清聖。而又報之以管蔡。此非各自循業之報乎。蓋人自心天命之流行逆順。以成因果也。彼上帝之天。蒼蒼之視。亦何能如此分合同異之不可類而齊乎。試以易理推之。乃知性命之神不滅不可誣也。聖宗之道。莫精微於大易。聖人未作易時大易不傳之理。全在天地人物中。及聖人作易後。則天地人物生生不息之理。皆在大易中。予以先天後天。表原始返終之故。而以乾坤為樞紐。故有乾元用九。坤元用六。為聖人幹天旋地之樞。若無此用。則八八卦七七蓍。皆無情之物。無以通變化行鬼神也。世人讀易訓易。往往蹉過此二元二用。未嘗專提出也。又何處見聖人能致中和參贊位育。二元為大經大法。二用為大功大能哉。乾坤是先天定位。變化之機全在後天坎離復姤二爻。為天根地柢之元。是為九六之初。此慎獨之機。精一之秘。天人之竅。性命之關。

中和之宗位育之本能用此九即能原始而出生能用此六即能返終而入死所謂原始返終知生死之故通乎晝夜而知者既不知此何知朝聞夕死之道哉更須知陽之出即六爲九陰之入即九爲六陰陽元是一氣以出入起伏別爲之名耳即人一身呼之出爲陽九之升吸之入爲陰六之降督任二脈即乾坤之二元何曾有二氣之不一哉吾故曰聖人通乎一氣之變化而能出生入死以傳神凡愚昧乎一氣之死生而爲生變死化以失性能知此則用初九即用八八諸爻之九用初六即用八八諸爻之六一奇

一偶之交錯須剛柔相濟始成兼到之中和惟聖人能用九即用六用六即用九故能通變化而行鬼神與人物造命賢者只能用九六而奉承天命順人物以各正性命百姓則但爲九六生滅所用而且顛倒生命悖逆天理爲失身失命之徒聖人之所以與百姓同其憂患者獨用此九六之神設爲道教以制禮樂刑政曲成其人物之九六於可安立處不致自相賊亂也予嘗曰造化之妙必附麗於天地人物始能脫化其精神以成中和位育之元元不息猶心神之附麗官骸大道之附麗器用也太極必附麗於八八

卦爻以摩盪使諸卦爻亦自附麗於屢遷周流者正以能脫化於生死易而不易也夫至聖莫過孔子猶自附麗于祖述憲章上律下襲爲始終一貫之時中孟子亦善於附麗私淑以攝清任和而脫化焉夫附麗諸聖而集成者是自能擴充會通神明統類曾非假於外鑠也吾宗傳燈亦此旨也世間山海虛空艸木金石無不有火以無人能取用故自埋沒有人以燧鏡鑽斗而取出之以附麗於煙紙艸木傳諸鐙籠其用無窮謂有傳者是師資相激初投機之時也謂無傳者是師資已印契之後也使不傳終似廢物而

自埋使有傳還似借光而未發又況傳受之有善惡邪正爲聖凡升降之各異可漫浸哉世法不悟河圖洛書洪範及五經四書老莊諸大子史未必能會通精一時中之道如出世法不悟華嚴法華楞嚴唯識諸大經律論與宗門傳燈諸錄未必能會通性相一多相即而通達佛道也夫不善於陰翊王化之不逮與折攝邪外之同歸者正以各坐於宗教一偏之枯也故予獨於易旨三致意焉古人有謂易取意於畫前而實傳神於畫後畫前之意即太極也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即此太極是先天後天之本即是伏羲

一畫此畫即負陰抱陽是諸畫之宗未曾以有無而名之號曰太極又何必加以無極乎此中須悟通變化裁可也周子云無極而太極將謂無極是無有方體就萬物統體言之太極是會其要領就一物根柢言之無無極則太極無所本無太極則無極無所寓乎朱晦菴極力闢發未免支離夫加無極於太極未嘗不妙但其說不圓反失通變後人泥無無極則太極止足爲一物之根柢如未加無極時則易有太極皆不足爲萬物體統可乎邵氏曰未可以有無動靜言而未嘗離乎有無動靜也夫對有極言無極而不

落有無號而太之尚不執一可執二執三乎後人有謂宋儒雖能發明聖學亦多有蔽於詮釋之臆見杜撰失其本來面目者不若還經本文令人於八面玲瓏無牽掣障蔽處自尋自繹必有得於秘密通乎聖人命意之微也前古不論即孔孟亦於絕學時深思而通之周程陸朱亦於絕學時深思而通之雖通之有本末大小安知後人獨無如孔子之賢於堯舜者哉古人著作如醫書雖一家法有各善者或著脈經或著病機或著藥性或著炮製或著成方或著醫案必須合異爲同而用之則神更有善於著作者則取

其親切要妙以會通之如煉成金丹只待人解吞耳秖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一故字即是造物無盡藏也大易以感而遂通之故有八八六十四卦無不經緯之此感之時義大矣哉天地以陰陽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以德政感人心而化成天下如卜筮法於人未感一爻時則周天諸卦皆寂然不動嘗無吉凶悔吝之可占天下之賾在乎幾幾者動之微也幾之未動神亦莫測以故聖人之明道設教先命人慎獨審幾正所以慎感感是危微之端中和之兆此而不慎則成習不著行不察無所忌憚而放

辟邪後尤難於審察制伏也故吾以罪莫大於不知念起神莫妙於能見幾先幾先之妙在爻爻交易中見九六之用在念念遷變中神幾感之故與佛華嚴諸經甚合偈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此即寂然不動太極之本體也普現一切羣生前此即諸卦交錯成文之象也隨緣赴感靡不周此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而恒處此菩提座此即成天下之亹亹何思何慮也雖然此感之故先須悟得始不爲妄想境界所感而生執著顛倒聖人悟此感之故故能用九以通天時用六以行地利用九六以成人和我佛悟此感之

故乃曰奇哉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我當教以解脫之法使各自證得然則佛雖自悟亦必附麗自己智慧德相用之以示無性緣生而脫化其一切妄想執著以證緣生無性又能使六凡四聖皆得附麗我五時說教以脫化其智慧德相於拈花微笑作教外不傳之宗雖皆屬一眞法界惟佛祖能徹悟心性圓滿果因附麗於十界聖凡以大權方便脫化格外機神傳此宥密爲法界主中主也是則皆以明此幾感神其麗化因根之利鈍以成自他受用一眞之法原無大小先後其機宜

在人自悟耳莊生謂薪盡火傳人或失於附麗予以火麗薪傳人當悟此神化令人心之火初失於藏而不能善取次則失於取而不能附麗後又失於附麗非法而不能傳此眞神即眞火藏之於太極必因感而後應如世火能生水木土金實藏麗於水木土金中亦必因感而後脫化如龍爲火之至精必藏於淵海之至密非附麗於雷霆風雨亦不能起蟄也故太極火神必先附麗於坎二陰中當坤盡子月之半一陽始來爲地雷復所謂帝出乎震以躍乎龍門而入於巽方乃相見乎離爲九五之飛龍在天與天地合

德四時合序而後成乎離中一陰姤於乾底而致養乎坤以麗澤乎兌而戰勝乎乾後入天門以勞息乎坎而成言乎艮此即原始返終而貞下起元也乃知生死之故以通晝夜之道如循環之中虛而無有端倪可得所謂時乘六龍以御天以聖人能用九於附麗故脫化爲無首無尾可見此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即薪之傳火燈之續談而教外別傳特嗣過現未來三世日月燈明之所以然者必如此也華嚴一眞法界以寂滅場地香水海中之藏爲金剛際此正水中之金坎中之陽爲善財童子之初爻純粹

精之不雜者是愼獨精一時中克已之第一念也人心道心渾在厥中之隱見惟大人能克念作聖緝熙敬止不失赤子之心則能福城東際發於帝震羣動之初如海日出於扶桑遇文殊之根本大智而法乳成人儼然巽順而附麗於南方離明獲五十三善知識之差別智而脫化於普賢之行證得致養麗澤於坤兌之地位始得慈氏補坎之處以成純乾而入毘盧藏身樓閣之重重涉入涉入重重之妙密初從體起用此攝用歸體正以太極如一眞法界之主中主也著述大經須華嚴爲原始以人地爲宗佛於寂滅

場發用法華爲返終以法乘爲王法以大牛車歸體如善財之子陽爲復卦之初心龍女之午陰爲姤卦之初智能悟此初心之九初智之六則於法華華嚴大易河洛隨得之淺深而了生脫死成佛作聖世出世法曾不離此一眞法界也世人謂佛儒之分者皆以人智之見自別利鈍之根自殊耳夫一心之外豈更有異法可得哉人知木石中有火不知善於麗化者終於木石之自置也木石中火須以刀錐取之以煙紙度之以艸木接之以鐙竈傳之則聽其無所不用凡夫既無取法火神何自而發乎外道不善於取以刀錐擊碎木石不特不得火神又且失本來形性於空亡斷滅二乘之人雖能善巧而取於五識浮光迸出分段生死正如時禪忽於聞聲見色驀然有省究竟墮無事甲裏還守幽閑坐變易生死之枯木寒崖異艸青也獨有大乘利智能以大行大願之刀錐取一眞法界之火神附麗於機緣之煙紙傳受於宗旨之薪燈以脫化其十界五蘊識精之變易生死爲等妙大覺之三身四智以妙叶向上不傳之火神也是誰得此一錐便能透出眉光迸出胸卍與我輝天照地容古藏今於言象之外哉後世學人聊唔章句

依通識解尚未全知至其爲人處何曾於事理險絕處頓斷業識得根本眞智然後於一切生死險絕處證差別妙行於事事無礙境界逼變此遮那神用乎大易乾坤開闢後繼以屯蒙立君立師天險莫過於雷地險莫過於水水雷之險難作艸昧英雄之妄想皆起非有初爻之妙智眞王從地震作能自建立以出經綸而破惑亂則天下之無知妄作何自寧息吾人同陷於險難亦無自而出矣故先立君以嗣天地位育之象蒙當初剏則人物皆狂山水艸澤間相渾何能使一王之法即將家諭戶曉仰體力行而無犯其功令哉苟不立師法敎之以居倫處世之方導之以安身立命之義則天地何自以爲天地君臣何自以爲君臣乎夫立君所以能成天下之經綸者能用來復之初九爲天地人物之本心用此以習入坎出坎之險如龍之潛於九淵乘風雷以出而爲天地之文明所謂習坎維心亨行有尚心之不亨行何有尚太極眞精不入坎出坎又何自而經綸天下天向一中生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此一何一即坎中之奇一即厥中之精一此心何心即復初之天心即時中之道心不入坎出坎此一此心又能自用以見事功

哉此一此心猶是太極動後之一心太極未動之先求此一此心皆不可得凡大易中之陰陽動靜皆動後之陰陽動靜如陰陽之後又為木火剛柔皆後天之陰陽也此非讀唯識者安知有心丁心所與三細六麤之次第亦唯頓悟向上全提之妙者則非性相事理之所能擬議也微乎微乎更以幾感之故論之如火在木石中無善巧以出有無之險何以得此火神為傳心燈之用世人全心陷於癡愛事法中陽明之智不習善巧何自而出如孩提之子雖秉二五之精純如泉在山巖險固中非得水脈鑿而導之何能

因始達以漸至於澤及天下哉孔子開章便道學而時習之即習此心坎使心亨也應知天之險於日月星辰也誰能仰而觀之以得其文地之險於山川丘陵也誰能俯而察之以得其理人心之險於喜怒哀樂也誰能近取而制之於中和物性之險於生尅制化也誰能遠取而用之於通變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不徒以城池兵甲也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禮樂刑政之險不能設以防民心則自心尚不可守何能保守天下國家之城池兵甲乎險之時義大矣哉不惟是也八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一卦一爻不

是大易危微之至險無一卦一爻不是喜怒哀樂之最難過無一卦一爻不是吉凶悔吝之最難通養使非聖人善用九六之初何能得幾之先神致誠之先見而不為喜怒哀樂之所遷變不為吉凶悔吝之所迷昧也哉世人只知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百姓設險以守其家誰知先聖之制河圖洛書洪範六經書史與禮樂刑政射御書數九流百工等無非此心之附麗設幾感之險令人習之以維天下之心以創天下之義以治天下之情以通天下之志以開天下之愚迷以塞天下之狂放以絕天下之篡逆以杜天下之

竊欺或防之未發或制之將然或治之已成且使未發者發於誠而不敢發於不誠將然者從於道而不敢從於非道已成者創其善不敢復為不善此皆先聖制險以守人心以存天道也何曾於心外別有事功哉佛氏以慈悲設教而附麗於三藏修多羅與宗門千七百誵訛公案則一言一句一機一境一語一默一棒一喝一逆一順一正一邪如吹毛劍塗毒鼓如虎鈌馬羈觸背不得何非設險使參學者習而脫化之為入坎出坎使眾生之金出鑛無明之火出木真心出於妄想解脫出於執著不如此則眾生若干

種心。若干種情。若干種妄想執著。如何能觸其聲影。即頓斷命根。不徧習差別之險。則涅槃妙心正法眼藏。亦終如金之在鑛。火之在木。更無能自出也。參學人不肯求了生死。而自陷於依通識解。如假死之汞。終不可以見火。果是出險之九轉還丹。又何不可以脫胎換骨。超凡越聖也哉。予故重重表此習坎心亨。麗正鹽郘之旨。蓋佛聖能以心習坎而成盧舍綱宗。凡夫須以坎習心。而入法界種艸。合之不妨能異。分之不妨能同。為參學者不傳之秘。其有能猛然自悟自證。則此道之存於麗化者何幸。

參同說

鐸夜子問曰。和尚嘗有云。凡厥有生者。皆當參造命立身處世之三法。既得實際。庶足以知大權示現。顯密開宗之意。窮則知變。變則知通。不至於自迷陷而無救也。特求示此三參之法。杖人彈指曰。阿誰向此中造命去。又舉拳曰。阿誰向此中立身去。又展兩掌拍一拍曰。阿誰向此中處世去。復袖手而笑曰。會耶。鐸夜曰。且留此與向上人。請按下雲頭。入此泥水救荒亂之迷可乎。杖人笑曰。卻原來客是相師也。試為汝標示之。凡厥有生。莫不有知。只此靈知古今不昧。

凡聖不磨。其所以異者。只為真知不能自了。因隨念而成垢淨。淨則不迷。垢則不悟。既不能使常覺不迷。又何能使常迷忽悟。欲使忽悟。必須返參。尋常不參。終無自悟。以故佛祖獨貴參悟之門。聖賢全重省察之法。如曰三參者。一須參造命。二須參立身。三須參處世。參造命之法。莫過於一念未生前。父母未生前。喜怒哀樂未發前。參立身之法。莫過於善惡未萌之際。敎養命意之際。人倫立義之際。參處世之法。莫過於事物交接之中。經營生計之中。出處變通之中。參此三法。唯佛祖聖賢帝王。能始終本末備悉天下古今之事理。成全天地位育之化機。人既有身於天地間。則與天地人物相關。性命身世相接。分之似有彼此之姝。合之實無自他之別。佛祖洞視。則有同體之心。聖賢徹觀。則有胞乳之義。帝王總攬。則有統御之宗。故凡厥有生。須當參此三法。是世間出世間皆不可須臾離也。更請細言之。如何謂之造命。凡人皆本有生。何必更造。須知此命有性命之命。是不生不滅之命。有業命之命。是意想所作之命。有身命之命。是感報所結之命。本心自性。初無聖凡善惡形色勝劣之名言。特以無念清淨心中。忽生一念意想。乃有淨

垢善惡之分既有淨垢善惡之分則有聖凡業識之命既有聖凡業識之命則有聖凡業報之身既有聖凡業報之身則有勝劣依報之世教中所謂無明不覺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麤是也此不覺隨緣四字是當參當悟之本法也惟一念不生之前以不覺故妄起善惡之念而隨淨垢之緣使能參透此不覺緣生而性空則了根本無明而證性命之體是成等正覺也能參透此緣生不覺而無性則了意想業命而證身世之用是莊嚴淨國也果能參透命由心造身因業生淨垢業分感報世異誰謂過見未來無因果之報應哉試即現世而推之使無報應如何各纔生身便有富貴貧賤善惡賢愚之異即現世為人各自一身造業始終前後或異或同雖則事各有殊其法曾無差別如人未造業初誰能定其功罪升降之事天子雖操賞罰生殺之權亦不能強置人於非分法中如士子之考言試事各有等差則進之於有司薦之於朝廷天子亦必因其文章政事而後準法以下其敕命雖曰命降自天其實皆由自造如命九卿科道百司及天下庶職各自有分命各自有出身各自有地位此非命由業造身由業生爵祿名位皆天之

明命與分之成數哉以吾心意生之理而造命吾命緣生之分而成數世人不達緣生而陷於命數又誰能轉緣生之數且於數中而造命哉如在吏部是數或移其數而超陞或移其數而遷轉或移其數而下降此皆於數中造命命中造數也不見道堯只能薦舜於天不能使天以天子與舜能參透此意則知堯之所以薦舜舜之所以薦禹禹之所以傳子湯武之所以代天討罪文武之所以受命有周孔子與顏曾思孟之所以為千聖百王之師者皆自能造此聖命聖身聖世與天地同其高厚悠久也若上天能造人命則天何獨秖造三皇五帝三王及此數聖賢哉推而至於出世間法世尊之為法界主中主達磨之為教外正法眼二支五宗之為向上全提皆能自造命於本心自性也惟佛祖聖賢能善用心而自造命所以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此外九流百家士農工賈亦自有造命立身處世與佛聖相參於天地間者在也其間或有聖凡善惡權實淳疵之不同不可槩以形迹而窺測者如佛氏以一心法廣開十界之門有以五逆十惡而造地獄之身命有以慳貪嫉妬而造餓鬼之身命有以貪慾癡迷而造畜生之身

命有以世諦五常十善戒法而造人仙天梵之身命有以四諦因緣轉分段生死而造二乘小果之身命有以般若心宗轉變易生死而造佛祖之身命有由一念之豎於十界次第而漸造地位之慧命有由一念之橫於十界隨類而頓造當體之慧命即世間法亦有循途漸進與路交通而造分數之身命亦有大機忽遇平步青霄而造大成之身命或如宰輔有一時造化天條之命或如桀紂有一時造誅九族之命此皆明如日星昭示今古者誰謂命不由心而造身不從業而成也哉故予曰善造命者只在善用其向

上心志端其正大趨向古高尚之地步享速疾之便宜亦不必以世間所處之地位為地位世間所尚之機權為機權所謂向上者正是一念未生前之類也趨向者玅密圓通之類也地步者自利利人之類也便宜者主中作主之類也吾人以分數在三教即三教中造命在百家九流即百家九流中造命不必別尋蹊徑求尊反成卑求榮反成辱求進反成退求得反成失也進退得失未嘗不可求但求之無理取之無道則顛倒耳如醫者以生死危難造人命堪輿以相宅卜塟造人命星者以守分進取造人命相者以

量才作為造人命卜者以趨吉避凶造人命至於士人則以設教維世造人命農者以勤苦耕種造人命工者以器物利用造人命商者以交易相濟造人命然此有善與不善其功過不爽也善者則能密用聖賢造物之機權交扶民生身世之經濟不善者不特不能自己造命亦乃傷天滅理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此惟士可兼醫輿星相卜之術農工商三者自食其力則不可責以術數天下之所以得養者皆食其力而農之為命尤重也自古及今皆稱三教以道養天下百家五流以術養天下三民以力養天下然此天

下非道以成治則五流三民亦無所措手足矣使無三民之力養天下則三教五流又何可一日無養欲為天下立極者不於教養以致其中和則天下人物又何自以各正性命哉天下無制全賴神聖設教以造天下之命天下有制全賴世主輔相之能行教養之法以造天下之命也使一日不與天下造命則一日天下無安身立世之處矣以故佛聖不敢以一人自了即了天下之事不敢以一世自足便足千古之宗聖人以一夫不被堯舜之澤為推而內之溝中佛祖以一法不嚴於遮那法身為陷盡法界之種性若

非參透如此造命何敢以虛空界盡而生疲厭哉不見世尊於雪山夜覩明星乃大悟曰奇哉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我今既悟既證必當教以解脫之法令一切衆生皆悟此妄想執著本無實法而證如來智慧德相與我無異始得名爲平等菩提一眞法界也正以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阿難悟得如來藏性乃發誓曰願今得果成寶王五濁惡世誓先入如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泥洹者如來極果不生不滅大涅槃卽薩婆若海大寂滅場地毘

盧遮那與十方諸佛同悟同證此清淨法身之常寂光土也亦是一切凡聖衆生本源清淨覺地雖居十法界中各各差別原不曾離此地阿難未悟時以五濁爲衆生業地及悟後乃知五濁衆生之根根塵塵周徧法界當體卽是如來藏心捨此五濁無從發智悲行願而爲入處以成就寶王證如來之莊嚴極果也衆生全身在此覺地以妄識緣生各自顛倒執著其心命身世不知參究不得此入處耳如天上之星辰羅列各自不同而不離於天其地上人物禽獸山川艸木各自爲類而不曾離於地此天卽吾性之覺

天此地卽吾性之覺地此種種不同之類卽吾靈知之所發現捨吾靈知則一切皆不能發現也人在睡夢中凡所見所聞所交所接之命之身之世天地人物與明暗色空各各差別皆不出一已靈知之所發現如無此靈知則無此夢想如無此夢想則無此靈知若以唯識推之根身器界所生各有次第心王心所見分相分親疎自證等分先後能所種子現行之別一法不可攙越如能悟此靈知之夢想于一時頓現于一念頓消何曾有親疎次第之事所謂一念發眞歸源十方世界卽時消殞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

空空無大千是也又誰能悟覺後之心境還如夢中而不執著乎又誰能悟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之旨爲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乎此又非木人石女所得而唱和也傀儡戲曲盡古今人物之差別線索雖百般抽牽何曾動著本身妄想生滅顛倒不曾動著常住眞心如孽兒之舞弄鏡光故曰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涅槃證而衆生爲夢想役其靈心如眞金爲匠作役爲瓶盤釵釧其名相雖異而金性未移眞金雖能隨緣現衆器器器之金曾無變異所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也以故華嚴毘盧遮那爲一眞

法界之主中主隨緣而現為正覺世間主有情世間主器世間主統十方塵刹諸佛菩薩若聖若凡若天魔外道夜叉羅刹山靈海島一切鬼神與五十三參善知識無論是男是女是僧是俗各自有主曾不移本位一絲毫許如善財雖初得根本知後得差別智而始終曾不易其童心於其中間法法不相到而自到各各不相知而自知亦不見別求戀易名相而成佛皆與遮那同一藏性三昧如金性之無一無異無欠無餘更不必如法華會權歸實三變淨土又第授記龍女轉男然後向南方無垢界成佛也會得華嚴之不變隨緣與法華之隨緣不變則知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之妙旨矣又如梨園登臺各自作古今人物曾不昧此靈知而喜怒哀樂曲盡其情雖屬假事能以全副真精神為之又不自謂能如此超然解脫不執著也殆所謂世間奇男子乎及乎下臺或讚之則喜嘗之則怒稱他為聖人之流則矜呵他為賊人之類則恨雖皆上下無實而迷悟之情不同予謂臺上戲子以有為無故能如佛聖之解悟臺下戲子以無為有故同衆生之執迷世人全身是戲大地是臺而不能如戲子之解悟者豈非以妄想執著自迷

倒哉使人皆能參透以有為無之解悟以無為有之執迷則臺上臺下皆相忘于大化之鄉也豈不為世出世間之真奇特乎雖然更須知衆生以不干己事常解脫其干己事常執迷何以見之岳王墳前鑄鐵秦檜賢愚莫不禮岳王生敬畏心擊秦檜且溺之嗚呼世人于岳何親於檜何怨特以好善惡惡之良知良能有不可磨滅者在至有事干涉於私己便自蒙蔽或能設身處地不黨秦而助岳且能爭善惡是非如拜岳墳打秦檜之不惜心手者幾人哉更有可笑者如檜再世幸得為人到此墳前亦必禮岳王而自擊也彼董卓何嘗不痛罵王莽盧杞何嘗不罵李林甫但傍觀者多醒當局者易迷耳人有善惡之良則可以處身世而無昧人無執著之妄則可以悟心命而不迷如果能參透如夢如戲登臺上之禪則諸法皆畫蛇添足捫空布彩耳鐸夜曰三世諸佛以種種方便因緣譬喻言詞開示其結集經典充滿海藏流布十方祇應衆生業無不盡衆生界無不空而猶然如在夢中其出生受生不由人教偏能具足一切癡愛貪嗔嫉妒我慢誑欺奸矯詐偽種種妄想執著法門觸處皆現如磁石之見針自合貪慾之見色自迷

抑且磨之不滅壞亦不銷諸佛豈曾爲彼設教結集此業識之藏於天上人間哉是何善法教之多不能就如煉石之難于補天斷鰲之艱于立極惡法不教卻自能成如流水之易于趨海野火之速於燎原豈善惡逆順之理有固然哉將謂初教之不親次教之漸似再教之逼眞終教之必神乎將謂佛聖世出世法如春夏秋冬之必當循環乎必生住異滅而後成法化乎必成住壞空而後成法界乎如此則佛聖之道只能以一時人救一世事不可以前遺後亦不可以後代前乎或以不可遺爲相遺以不可代爲相代

必以各時各世各自爲繼往開來始不壞其造命立身處世之事以互相容成者使人各自振作而不倦乎杖人乃大笑曰其然豈其然乎子不見窮須知變變須知通通須知久此所謂千聖不傳之秘乎天地不能以一時成歲佛聖不能以一法利生太極不能以一卦成易帝王不能以一制成治神道不能以一敎齊民立法不能以一義成宗醫王不能以一藥治病以故佛有三藏十二部儒有經書子史九流百家各有傳授之業善能參透一法可以通一切法參透一切法可以歸一法或各自執于一法專于一門大

小偏圓正邪淺深之異皆不能出一念未生前爲根宗也即有透此根宗而不悟差別徒執未生以爲已證而不能使法界聖凡同參悟此心命身世則佛聖亦是自了漢如焦芽敗種墮斷常坑矣何足爲法界之調御師哉但有能參一念未生前則於身世不遠從源出流自得本宗若上根利智之人何枝末非原本之心哉如孔子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視觀察三字即參究也即精一愼獨克已也所以所由所安即生住異滅之心也何心何事無以由安哉但無人能視觀察耳又如曾子之動容貌出詞氣正

顏色動是誰動正是誰正出是誰出此三字即有神之司存也容貌顏色辭氣三者即如籩豆之事也世人視此三者爲事而外之豈非自棄其形色別覓天性之所存乎曾子見道之妙愼獨之功全在於此足見動容周旋而中禮爲盛德之至灑掃應對皆是精義入神果如是而參造次必于是顚沛必于是何非復禮歸仁之所在乎果能如是參求其不如是亦不可得也趙州所謂除二時粥飯不雜用心何異終食之不違仁與須臾之不可離此道乎儒者不肯參究禪者不能偏參便有儒釋之分淺深之異使能參透

此言。則學佛自能知儒。通儒自能造佛。世豈有曾入門庭而不窅造堂奧者乎。一部禮記。不出毋不敬三字。至於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即大學中庸之三綱領也。如謂動正出。即曾子之戒定慧也。容貌顏色詞氣。即曾子之經律論也。既不曰形色而曰所貴乎道者三。非曾子之禪乎。即門人記孔子所愼齋戰疾。非愼此三也。以形容夫子之愼。如齋如戰如疾也。此愼即夫子之戒定慧也。此齋戰疾。即夫子之經律論也。得此愼之神。非夫子自性宗通之禪乎。即吾佛三藏十二部之妙。與敎外別傳之神。亦不出此身語意三

業也。神而明之。化而裁之。默而成之。亦必存乎其人耳。何分世法出世云乎哉。自無如粉飾取榮。而不致精一。末法奸巧。本學日荒。天下豈果皆可以粉飾而不切於心命身世。遂足久安長治乎。大氐善者終順可以漸誘漸磨。而惡者終逆。必致暴起暴滅。佛聖深見其常。遠見其大。不敢謂善惡不同謀也。不見先聖爲萬世制作。凡民生日用養生送死。乃至山川鬼神禽獸艸木。無所不用其極。以安身世性命。無少偏虧。合天下之人。會古今之事。爲一人之事。或有匹夫匹婦一事一物。不得其所者。引爲一人之責。一已之罪

天下即不已責。而一已當自責。古今即不我闕。而一我當自闕。從上帝王聖賢。與出世佛祖。爲十方慈父。世豈有師遺天下之徒。父捨法界之子哉。天下人皆有父義子義。法界人皆有師義徒義。然未有不子而能父。未有不徒而能師者也。人不以父子師徒自命則將爲何如人哉。既知則必眞知。不眞知則迷苦而不可救。既爲則必眞爲。不眞爲則迷倒而不可扶。夫眞爲者。非欲盡爲極富貴權位之人也。爲此外慕便喪身失命矣。眞知者眞知有造命之妙法。立身之善事處世之正道。如父頑母嚚弟傲。烝烝乂。夫亦自能

以孝道得祿位名壽。如伊尹傅說太公之終顯。及顏曾思孟之不遇。亦何嘗不從貧賤。自致身於聖賢豪傑之間哉。予雖如此比似。以激發世人。而其宗旨實要人參究造命。爲法界中第一義也。世人不知此意。故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聖人之言。不知造命立身處世之法。乃敢犯法侮亂。蹈于不測。或甘死于偷安取樂。或醉死於亂事危機。所以畏之一字。爲衆生出苦海之慈航。即人天之聖。與三乘大聖。皆有所畏乃能成就大法。唯佛出過聖凡。永謝二死。故號爲無畏法王。如師子一吼。百獸腦裂。自此之外。誰敢不畏

哉如我意者即佛祖大聖亦有畏也佛爲法界之父而法界之子有一無知以犯危險則父母之爲子計不能不憂畏也如火宅中諸子以癡迷不知畏故或迷死於五欲之樂或迷死於五逆之惡或迷死于功名富貴勢利恩愛或迷死於文字道理知見功業而不知出生死性命之活路或以正爲邪以邪爲正妄自顛倒執著不可教之以道不可化之以法不可制之以刑不可畏之以威或以一邪事而亂國家或以一逆政而壞天下是一人之別業與天下之同業互爲因緣互爲消長或激之以自憤或毒之以破迷或

因禍而致福或由亂而成平也在佛祖神聖正眼觀之安知非衆生無始劫積集有不可思議智種於五蘊識藏或以上天造物憐愍沉迷因其業力掀翻其劫習如火宅之三災變起使諸子棄捨貪慾命根而趨出火宅以取三車也孟軻氏亦謂世人多死于安樂少生于憂患若非苦到動心忍性而得增益其所未能亦終是小人陷于坑穽而莫之知避也夫世出世間法皆重在有主有主之學雖習邪法而皆可歸于正無主之學雖習正法而或亦流于邪如華嚴有三世間而盧舍那爲主中主則十方塵剎皆有所主

雖欲自安不能安雖欲自亂不能亂雖欲自邪不能邪雖欲自外不能外也造天下之命者其在斯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人能以天下之天下爲心者即一人是天下之人萬古之人唯天下之一人能以天下之性命如一巳之性命天下之道德如一巳之道德天下之功業如一巳之功業天下之罪過疾苦如一巳之罪過疾苦者則能分性命道德功業教養與天下而爲天下不以天下之教養養我一人當以我一人之教養其養于天下爲心爲法爲事或可以爲君師主盟此天下也人不知天下之

亂皆是生民自巳業報反乃怨天運恨世數自古以來天何曾陷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不爲聖何曾使桀紂幽厲莽卓操懿必爲亂哉所謂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寧不信乎夫佛聖之妙道深遠難測不至於神悟焉終不足以感通於天下也初心參學者未可即令其盡知未可即令其盡行但能控其先得入處之真而察其心命之所可知其所不可知者當自悟精其身世之所可行其所不可行者當自神如知焉而不久習于察行焉而不久造於精則亦徒事虛文其所謂察而悟精而神者曾不感通于實際而反怪佛聖

之道雖嘗知嘗行而不見効于神悟豈不爲自誣與誣佛聖哉更須知世人非不察不精也如察而非所當察精而非所當精如百工之妙技外道之妙門雖察雖精又何預於佛聖之道法與性命之神悟哉正由此輩以不察不精之知行與非所當爲之參學流弊至後之學者例如此從事襲成頑風以痼天下爲不可救藥豈非千古教法之大寃哉從來此道一治一亂天下承平日久人多狃於故常以假性情出假禮義以假禮義作假文章以假文章取假功名事業以假功名事業立假道德聲名及乎天下既無實際而上下無勤僉之功有侵殘之害事無生法物多困窮天下相奪相爭勢必各無自立則三教九流百工技藝無不假假相僞各不相容如養癰之必潰久蠹之必摧積火之必然畜毒之必發安能不傾天下之否不倒天下之倉不化腐爛爲神奇不反乾坤爲再造然後如大冶紅爐乃能煅去一切假物煉出一切眞性情眞文章眞事業眞功名道德眞禪道佛法安知此非佛聖天地之所以爲天下造新命立新身處新世作新宗旨經法乎人能參透此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之妙密則能以窮變之機自造造人自立立

人自達達人雖不能博施天下濟衆古今亦可以一眞之法存此世間以濟度人也昔人願天常生聖人願人常行善事者以有聖人在世天下雖有小人終不致爲亂自當循守善法如無聖人在位則雖有聖德如孔孟無能以致天下如禪道於會昌不免自隱其身以故此造命之道猶重在位者得之雖天下之萬民不一一皆能立身處世而天下如大船聖人能載萬民而撐之於生死苦海免風波之溺不亦大哉如大地皆是風波蛟龍鬼怪之危而無舟楫以度大地皆賊盜虎狼之險而無善兵以護世之能自度自免幾人哉是故佛祖以性命之道而通聖賢帝王及有權位者聖賢帝王與有權位者能以造命之法推及三教九流天下黎庶以至山川鬼神則天下之身可立天下之世可處天下之命可以自造造人也而世之能自造者亦佛聖之所與也我此三參宗旨清淨法身毘盧遮那如來於自心正中立十方法界諸佛身命之極爲王中王如堯舜之精一厥中孔子之一貫時中與大易河圖洛書洪範之建中立極合致陰陽之中和成位育之經濟三教九流百工技術雖有大小淺深之殊曾無一法一事一物不由此王之

中而得自成立也卽吾教外諸宗皆以向上全提正中妙叶爲千聖不傳之旨捨此則是外道邪命陷于偏枯欲出此陷如不以中又何有出身之處哉所謂天向一中生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羅經之針非中不定子午律呂之管非中不見天心如此之類非中皆不成就又况爲君爲師與天下人物造此身命不有神於中焉者而能爲世出世間之主人公哉故有天下者必祀天祭地奉宗廟與先聖先王及有功德于世者乃至社稷嶽瀆山川鬼神無不統制其祀典以隆殺於禮中爲聖帝明王之師法設使世間之師

道能尊則於出世間法自能尊尊親親此毘盧師法身乃爲吾心法界之王中王也中乎中乎自非參透而神悟此中之妙寔有不可得而思議者誰能與於斯乎善乎韶國師之示衆云世尊於一切處成等正覺菩提樹下成等正覺塵塵剎剎成等正覺習浮世界裏成等正覺一切聖凡乃至三途地獄處無不成等正覺更須知吾法門於言語機鋒豎拂拈椎無不是令人成等正覺者如華嚴爲一眞法界有勝熱婆羅門以五炙投身令人成等正覺無厭足王斬截刑戮令人成等正覺婆須密以貪慾清淨令人成等正

覺又如提婆達多歌利王等及十方作大魔王外道者或以慾鉤而引其佛智或以非法而導其神機至治世語言資生業等雖種種幻法於實相印中皆以大權示現寔令人於一切逆順法中造命立身處世而成等正覺不然則道有偏黨而滯狹小法有所不到事有所不及也何故以心外別無有法法外別無有心如心境可分則前之所謂金性與器相亦可分夢想與靈知亦可分戲子與戲文亦可分水與波浪亦可分春與花葉亦可分六根與此身亦可分六識與一心亦可分三教與性命亦可分善此顯密法門

者機不墮于毒海妙不昧于始終大用現前絕無滲漏則分與不分皆名言無實法也不見先聖親丁此難曲盡天下之變亂目不耐見心不自安入水入泥推原此故乃不辭三令五申叮嚀反覆如貫花之參差迴文之周匝不過要人自參自悟自得自證以自脫化耳世尊於靈山拈花百萬人天獨迦葉微笑者得如來正法眼藏教外別傳之旨益能深悟此本分風光有千聖不傳之妙也如阿難號爲多聞第一猶自迷於聖見法執不忘不知金襴袈裟外別傳何物若非迦葉尊者於糞掃堆頭翻出正法眼藏何能以

倒御門前剎竿令阿難頓斷偷心跳出活路悟此向上不傳之秘爲三藏十二部之綱宗哉達磨渡蘆面壁二祖安心得髓六祖落葉歸根來時無口青原聖諦不爲不落階級而盧陵米價妙出全提南嶽說似不中染汙不得而磨磚作鏡別出大機二支得之而分流五宗得之而會旨是皆能與佛聖造命與人天立身而處世也世人若但執佛聖之言教而不參究宗旨終是自救不了何能與人天作眼目與佛祖作師宗哉末法邪外掩日月燈之光明恐世人陷于長夜之迷幸此鐸者能振先聲於三墮縱横中以啟夢覺以悟戲場使人皆得入千聖不傳之家門苟非與法界衆生示異方便中之方便出向上全提之旨何能會法界同參皆令悟入此遮那主中主之光明徧照大統綱宗哉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二十六

門人 大奇 大寧 大忍 大權 較

說

皈戒說

杖人一日晏坐次一士過而問曰佛法陰翊王度學佛而後知儒儒童菩薩爲佛法前矛大師有是說乎師曰此是唐宋間柳宗元張商英諸公之言衲特拈出耳士云幸再一啓未聞何如杖人曰善哉公能不棄方外之言吾請入方内而論之三皈五戒出世之初壇也通此三皈五戒卽已陰翊王度弦範聖經矣何待詳言六度妙行與教外別傳之宗乎三皈五戒孔門亦有但未標示與人耳中庸天命之謂性卽皈依佛也率性之謂道卽皈依法也修道之謂教卽皈依僧也何以見得蓋佛者天然尊貴之覺性而靈明不昧亘古常存卽儒之至誠無息於穆不已也法者是自然微妙之觀智而圓通無礙觸事常真卽儒之不見而彰不動而變也僧者是當然堅密之功行而絕一無雜隨緣常淨卽儒之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也其修證得力處全在皈依二字是返已還源之要旨

卽戒愼恐懼爲自强時習之眞工候也天命之佛性本來現成無有增減但因人不悟歸天然之性智愚賢不肖各逞私情太過不及故違其先天本來之命而亂其後天中正之道聖人起而救之表此率性之中正教戒豈容已乎正以非佛性不能有法道非法道不能有教戒非教戒不能悟法道非法道不能證佛性非念念相續無有間斷不能皈一卽三非時時愼獨無須臾離則不能皈三卽一但後世之儒言愼獨不肯如專受戒者嚴切行持耳使儒者愼獨如佛之設戒時時禮拜敬誦時時省察皈依時時質正三

師時時羯磨舉過時時懺悔受罰時時斷惡修善時時求法利生則世間之儒卽出世之僧矣一不殺生仁也儒不能盡不殺佛非獨不殺且能放生且能救度衆生而冤親平等詎肯殺含靈之身命乎二不偷盜義也儒守義則不偷佛非獨不偷且能普施且能捨內外執吝而成解脫詎肯盜世間之財物乎三不邪淫禮也儒不能盡不淫佛且能絕欲且能化生死愛根爲清淨命詎肯淫自他之心境乎四不妄語信也儒篤信則不妄佛信本來無妄而能弘法啓發羣蒙悟眞實地詎肯欺聖凡之是非乎五不飲酒智也

儒不能盡不昏飲佛非獨不飲且能開顚倒之迷爲明達之慧詎肯飲癡狂之毒藥乎是則五戒卽五常也但因時因地立例有權實耳進而言之但起一念妄心卽是破壞自他法身慧命之佛法僧矣儒者能愼此獨察此幾卽是同此皈戒愼自己之獨卽所以愼天地之獨愼萬物之獨而致中和成位育皆在此皈戒中參悟佛祖之心宗亦在此一念獨中而貫徹也使儒者果能以性道教之旨會三皈以五常會五戒而躬行倡化至誠熏感則足以使天下無刀兵之慘殺無賊寇之刼盜無姦掠之淫亂無欺害之逆妄

無昏墮之醉迷矣況乎固聰明聖智而達天德者悟淡密之宗旨而超生死出聖凡以不負立大本知化育無所倚哉士稽首皈命曰弟子今日乃知學佛知儒果能陰翊王度眞信得孔子是前導也敢不兢兢奉持以求進於無上道乎

儒釋參同說

士曰皈戒攝吾儒之旨誠開人天眼目也秪如堯舜至孔子其心法有可以佛法參證者乎師曰功莫大於立教教莫大於明性情能明性情本有之動靜則不爲邪妄所淆其御動靜之功全在存本有之誠正

開其本無之妄邪則性情之動靜自如而身心之言行無悖其於家國天下直桴鼓竿影耳堯舜之十六字誰不嘵嘵為千聖傳心乎亦惟佛法乃能深明其幽與而不至顢頇夫人莫不有本來心性而心莫不有本來動靜如太極之有乾坤中道之有眞俗也人心卽心之動機其顯見昭著故惟危卽俗諦也道心卽心之靜機其隱微幽密故惟微卽眞諦也動靜之機有天然而動靜有當然而動靜有感觸薰習而動靜有勉強執着而動靜有妄慮激發而動靜大約因喜怒哀樂之邪正而動靜者也是故聖學之功全在

精一二字佛敎之功全在止觀二字觀自精也止自一也喜怒哀樂之已發或失之垢染故須惟精之止以靜之則人心之俗諦自化為道心而感應寂然常在厥中也道心之微為喜怒哀樂之未發或失之斷滅故須惟一之觀以惺之則道心之眞諦自融其人心而虛靈不昧常在厥中也惟聖功之精一不二止觀互用則能愼獨以至性情之中和而證太極之理惟此精一不二為止觀雙融則能克己以合天人之一貫惟此精一止觀之不二是為允執厥中之第一義諦而眞俗二諦亦無時不中也易之乾卦卽道心

之純粹精也易之坤卦卽人心之直方大也萬物負陰而抱陽人心居寂而由感八八卦爻皆不出人心道心之危微一陰一陽之變化也惟此執中之旨從堯舜禹親相授受以至於湯文武周承此心法而聖敬日躋天命常在是皆能致力於精一之道而不失其建中立極者也天生孔子集羣聖之大成始終條理一貫天人命曰時中大矣哉顏子博我以文此人心惟危之能精也約我以禮此道心惟微之能一也卽服膺勿失也卽允執厥中也卽曾子所唯之一貫所舉之忠恕也捨堯舜之厥中無夫子之一貫亦無

曾子之忠恕顏子之文禮亦無天地之陰陽大易之乾坤佛敎之眞俗也雖然此惟世法出世法之大人能之世法之所謂大人者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況於人乎天地之道無私故其顯仁藏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而聖人却與天地合其德故有輔相裁成之功與百姓同其憂患全是一與字有天地之全能焉全是一裁字見性中之密理焉人心道心文禮忠恕有不與天地人物相合則又何處見聖人之憂患能成其神純功化之妙所謂吉凶能生大業者亦惟聖人為能也至于未有天地萬

物之先。此天地萬物之根源。從何處生起。于此有疑安能不於出世大人之大法。別傳直指之專門。極深窮通。穿徹一回也耶。以不生不死之攖寧。磨應而不藏之鏡。則益見其天地萬物依正因果之根源有自也。且道如何是直探根源之宗旨。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子路聞行說

孔子得子路為弟子。而門庭日以高峻。惡聲不入於耳。蓋子路為人。果敢勇決。負任者之進取也。唯恐所聞不能行。故勇于行。惟其喜於聞過。則勇于改。乃知

聞過則喜之心。即是聞行則恐之心。世人聞過不能喜。不喜則不能勇于改過。聞行不能恐。不恐則不能勇於必行也。又況從上指一相傳之彙斋。皆從兢兢業業中入。不則倚意見縱嗜欲。為無忌憚矣。此金剛所以為上師乎。子路之喜。正所謂發而中節者也。孰謂升堂不入聖人之室哉。且以何者為室。

愛梅說

予與李何老到旻昭丈室。見居士方題元亮畫冊。予曰。袁石公有言。人而無癖。不惟志趣不佳。語言亦無味矣。旻昭曰。如陶靖節愛菊。濂溪觀蓮。是癖耶。予曰。

然。昔予家侍御善公翁。深愛梅。嘗自歎曰。安得如此梅。能忍寒衝雪而獨開者乎。無論凋落之際。此賞其奇。凡風晨月夕。相對原無間也。或以金購之。翁勃然變色曰。是欲以不義陷我耶。此物雖微。我敬之如良友。事之如嚴師。已三四十年于茲矣。夫以見利奪志則世間更有尊貴之事。亦可以奇貨居之乎。如是則予不特無面目見天下花即一切草木。亦負慚不可見矣。其人慚謝而退。又一日。彼偶得一怪石奇盆。持之而進曰。我前見公愛敬此梅無比。惜其磁盆甚陋。我將以易而配之。翁復變頟曰。窕哉君。益過矣。此盆

雖陋與此梅相與已久。如結髮之義。貧賤之交。亦可以極富貴者奪之乎。旻昭憮然曰。此聖賢格言。千古之春秋。天地之綱紀。不是過也。予于此足見柘浦張氏淵源遠矣。請述之為後世鑒。

浪公齋說

浪杖人自視何有一法與人哉。公齊居士相與靜對。乃以余有可以令人齋戒相通乎神明之密者。遂立說以會同志。每閱月於朔望諸齋之外。補其闕而訂十月受戒之期。此居士權巧施設。以作漸摩之資。為助發之引歟。其說簡易而疎暢。令讀者惕然惺。信然

受亦可謂毘耶居士以手斷大千於掌上而過淨佛國土含識者不可思議而入解脫法門也適說成龍伯潛岑二居士過訪一見而契且快讚其說謂此一齋不惟可以淑人心關世教苟能推而廣之何法不於此會通耶即屬一語以作羣公之倡予曰今三公旣已倡矣余復何贅哉雖然予忍不應命而求質於諸君子耶因試言之易之八八莫非一誠然此一奇一偶交錯成文而有吉凶悔吝則其幾惟於一動而已矣夫人生旣有此身世何日能無動哉是故聖人哼哼知幾哼哼愼獨以故發皆中節而一言一行悉

可爲天下法亦觀察一動機耳以此齋戒洗心密藏通神明類萬物豈渺莽哉開閉之權在復之初履霜之戒在姤之初存去於幾希之間潛龍勿用而無所不用其極矣曾用此勿用之潛否猶不信頓發一念之善足爲天下之元長哉諸公果然過冬關而造淵雷遇品物而懽躍豕各專一善之權而美利天下統御各正保合太和其繼成仁智百姓之用有不能自已者則予一浪之興誠有足以鼓舞振作此毘盧性海之波濤也天下高明詎無雲興瓶瀉而爲之唱酬者乎

田道人說

建幢曰傳開達大師末後獨得田道人非大奇特事乎師曰此亦彼師弟子現前遮念不思議不自欺不昧滅之交感也如達大師門庭方盛之際海內名緇神奇衲子禀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電奉之如父母又有疾之忌之不勝生訕謗而致毒害者及乎大機頓發橫事交生則向之敬畏禀奉者如星飛鳥散直成就得田道人不用命而終其如幻解脫之事耳嗚呼人只知爲一時之事已也最初達大師何嘗屬意於田道人而田道人亦何嘗預意於達大師此葢機緣

湊合自不容已而成就也又何可以時勢隱顯以定其竄伏不前者皆非眞知己而能一時成事者即徹底眞知己哉如李卓老當時聲勢豈在達大師之下而卓老嘗自著述謂人最難是得死所人不死於眞知己必死於不知己後果流言一起身家不保以至自刎或謂卓老剛愎自用以取之也予曰此卓老之得天下名與得其死皆此剛也彼不惟得一死且得兩死也値流言而自刎死於不知己也死獲馬侍御父子獨能於生死危難不變交情是死於眞知己又成就一眞知己也誰謂卓老不得其死不死其願哉

雖然此亦盡卑老學識之分量耳古今人物豈易盡得其定評哉如二人作鬬必有一強一弱毋爲此強能勝天下之強此弱能劣天下之弱使強者遇勝則強反爲弱使弱者遇劣則弱反爲強況此中有大有小有眞有僞有時有勢有感有遇有慷慨捐生於知已不知已者有從容就義於知已不知已者有素無操履智識適逢其會者有素有抱負精密不幸而誤者此豈可一定而論其心行哉故凡古今事實如據從新案但取現前一事於理法何如耳又豈可以一途而定其人一生之眞僞品地哉故大聖人直求諸

已無惡於志可也況吾法門爲法忘軀捨身捨命之事有非世間之不可測哉若田道人者亦現前之一案然亦足以激發後世之不思議不自欺不昧滅之交感也予其勉之

法門必有事說

解御日禪人從江南來因侍次問云諸方善知識互相攻擊是非乃至設問難於語錄特爲吹毛求疵出已所長必置人於不堪之地此豈佛祖之心行乎甚至門人小子造言揑事遞相訕謗各自莊飾門庭或朝秦而暮楚或昨怨而今恩此又豈法門之祥瑞乎

師笑曰此非子所知也諸知識之攻擊正彼各出手眼察相激揚其中邪正相傾眞僞相奪自不容已而成其機用正欲使天下衲僧於刀山劍樹鑊湯爐炭中絕其偷心不得繇根于情識知見自求出身活路踏翻生死窠臼此大慈大悲相爲主伴交參正打傷敲之妙旨也如大易以變化不測謂神正以摩盪交錯爲吉凶悔吝始能生其大業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民被陸沉若不如是正法眼藏涅盤妙心孰能爲之簡擇哉至若門人小子此又何足怪乎蓋彼未造其門庭堂奧之密自逞私臆妄爲測度故不免有

讚歎而成謗毀有毀謗而成讚歎有因毀謗而感悟有因讚歎而發機此中激揚砥礪之妙原要開眼之人自相委悉也況歷祖全提向上一着乃至顚倒縱橫中施金剛鋒作獅子吼或撒金撒沙或下毒下藥一任惱殺天下賺殺天下疑殺天下踏殺天下此正宗門鎔凡鑄聖之大爐鞴也若無諸方無知識無門人小子孰爲攻擊孰爲讚毀孰爲交錯變化哉日禮拜云今日乃知和尚之爲人矣

李長庚曰可以悟大易之包決矣眞士以一切境爲鉗錘達者以一切事爲瘖聾總須消却我見

大嶽命名說

桐山方子何人也天資傲岸才氣縱横其父玉峽戶部公命名曰文字爾止以文不可過務求厥止此繫負之時義也方子年少能文有經營四方之志忽值世變靡然自反於畎畝更名一耒字明農謂專於耒耜可明農也及事農無田可耕無地可鋤則又放意湖山隱於醫卜且不可與要惟變所適於是乎聞浪杖人之風而趨焉發難質疑窮極天人性命之理浹旬恍然有感乃舉身投地曰吾師乎吾師乎舍此吾誰與歸哉杖人亦欣然喜引而置於吾法命名曰太嶽字居易於義云何蓋孟子有泰山嶽嶽氣象以能私淑孔子而知言養氣卒入於化故能篤七十子之士而得其傳且易之爲言平也必得陰陽之平乃可通變以美利天下正吾宗所謂高高峰頂立者必善於深深海底行也又況明悟之後有轉位旋機之妙豈不超超乎三墮而取向上之正命倉哉方子其以吾言思之則文耒之義皆可通矣

示賣燈心人小生意說

杖人偶與一長者閒坐二一少年來參禮杖人曰子是何處人曰遠方做小生意人杖人顧長者曰公試驗

他是何等人長者問少年曰世間何者最遠何事最小而有生意可做耶子莫是天地未判已前做造化生生不息之意者乎曰不是子莫是盤古已分之後做三皇五帝與人物制作安身立命處世善終于幾希中之生意者乎曰不是曰子莫是纔捨異類之身而得爲人不忍孤負此生以求勝進欲學聖賢仙佛做此一轉機之生意者乎曰不是曰子莫是見世道交喪有所進取皆是殺機必須眞做格致誠正而爲修齊治平之生意者乎曰不是曰子莫是見世間功名富貴利欲恩愛種種多是殺法身慧命之業乃今發心求做學道參禪以明心見性而自利利人之生意者乎曰不是曰子莫是已承善知識指點一切言語文字道理知見玄妙皆是無明生死業識只求單究此念未生前本來主人公一著以超聖凡迷悟之生意者乎曰不是曰子莫是於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自拈花及一千七百誵訛公案與五家門庭堂奧必求徹底發明以得全機大用使佛祖也沒奈我何之生意者乎曰不是不是長者喪然曰老人伎窮倆盡勘這個沒孔鎚不破請老和尚自己驗過杖人曰教你去驗他你却先自納了許多敗闕何不教他自己

以實供出。少年曰。弟子實不敢欺瞞。只是個賣燈心小生意人。長者笑曰。豈不是我所料底。杖人曰。你何曾說是賣燈心底。長者曰。正是正是。乃顧少年曰。你也只是做個懵懂賣燈心底人。却不知能點此燈心之法也。若不知能點燈心之法。雖賣此燈心與此油物。皆是死法。安得謂是生意。其生意全在能以火種子。點着此燈心。則此燈心本有光明。當體發現矣。如無此。火種子點發。雖有天地造化之機。佛祖聖賢之妙。與輝天焰地之光耀古騰今之燄。終自埋沒而不能發生也。又何貴佛祖相傳之秘密哉。果能得此點

發之生意。則千聖不傳之心。皆歸于千聖能傳之法。法外無心。決非兩橛明矣。嗟乎。今日者世出世間誰能做此小生意。以點發天地古今三教九流之心。皆得息此殺機。同做此生生不息之意哉。少年乃驀然驚起曰。乞和尚指示如何得真火種子。點發此燈心。以自焰焰。人杖人曰。你禮拜着。少年便禮拜。杖人乃呵呵大笑而歸丈室。長者與少年相視莫逆于心。各自踴躍歡喜而退。

示提傀儡人無可奈何說

杖人又與長者閒坐。復有一少年來參禮。杖人曰。子是何處人。曰是無可奈何人。杖人仍顧長者曰。公再驗此人看。長者曰。如今不似昨日先自漏逗也。我問子來此何事。曰。昨見賣燈心人言。古今無可奈何事只去見靈山老和尚與那長者。便有奈何處。因此特來求指示。長者曰。子試說爲甚無可奈何。少年曰。我思自出胎來。漸至長大。但略知日用事。求初出胎事已不知。又安知在胎入胎。與父母未生前事。此是頭一箇無可奈何。次見人身。日壯健。日衰老。眼漸昏。耳漸聾。齒漸枯。髮漸白。神氣漸不精采。筋骨漸不支持。此又是個無可奈何。忽而有疾。或寒熱傷感。中風毒

邪痰。或遇庸醫錯悞。不論老少。立刻會死。此又是個無可奈何。夜來寢或思想。或放懷。忽而作夢。或吉凶顛倒。睡是我夢是我。醒是我。如何我便作主不得。當此尚有神魂。即不繇我。設使一口氣不來。上天堂下地獄。作餓鬼畜生。不更隨業識迷輪去乎。此又是末後最無可奈何。至處世朝廷官府鄉黨宗族骨肉親友之好惡勝衰。與讀書科第宦途之遭際逆順。及農工商藝之得失。此又是個無可奈何。或天地災異。四方賊盜。人事奇險。冤親遘會。鬼神變怪。此又是個無可奈何。設知百年終盡。不忍此靈心同歸昧滅。決志

出世求性命事不知遇師友之邪正與叅學經律論淨之適從及叅究工夫機緣宗旨之曲直或當下不能領略或太過鹵莽承當此又是向上一個無可奈何外此不可枚舉統惟大慈救拔之長者曰既如此平生以何過活曰實不敢瞞是做提傀儡生意藉此倩錢以度日也長者笑曰我看你是個弄精魂漢原來只知提那古今佛仙聖賢忠孝節義與奸僭亂賊機巧變詐與世代興廢存亡善惡禍福之事不知為傀儡所提也傳記雖是假底提弄恰要逼真若不以我之精神則提弄不出古人之精神亦不能激發今

人之精神也你還知傳記未煞鑼鼓未響提弄未出時是個甚麼故事能提弄者又是誰正當鑼鼓已響曲調已唱正當提弄時千變萬化又是個甚麼及乎結局曲終聲沉戲罷人散俱散從這個提弄底人又作麼生正以你不知所以妄自入胎出胎被此生老病死好惡是非所累若能向這沒奈何處驀地碎撲地折則世界人物生死迷悟皆無可奈你何你卻能出死入生游戲凡聖奈得世界人物何矣少年大喜曰弟子幸承開悟如今乃真能提弄古今聖凡人物以此親切痛快而醒悟天下萬世人之親切痛快也乃倒地禮拜杖人纔拈杖欲打彼拍手呵呵而去長者曰這棒我亦甘心喫也杖人亦大笑曰要打底偏不打你奈何

揮鞭影僧寶說

夫僧為無上寶者以其能住持佛法大寶也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為法王子續佛慧命作天人師是故皈依曰眾中尊豈非世出世間一無上之大寶哉然今之所謂寶者須得其真乃可寶耳若出兩片大門之家何可寶也若剃一個俗頭之髮何可寶也若以飲食衣服臥具醫藥受用具足何可寶也若

以國王大臣長者居士禮拜供養何可寶也若利狂官不差民不擾飽不耕煖不織何可寶也若但圖名可欽貌可敬威可畏儀可像何可寶也若生有所托死有所歸止要宮殿隨身供給到處何可寶也若千年常住一旦衆僧止享百事現成諸緣備集何可寶也又若謂慈門廣大可混異徒悲海汎濱能容邪命假僧儀而恣竊盜藉寺產以助貪淫至於結怨檀那輕毀佛法退心道俗滅裂師僧何可寶也若倚附權豪謀為不軌坐成淵藪召集無覊拳拳於邀惠乞憐汲汲于賂知取辱至於鑽刺經懺折腰叩頭穿鑿功

緣告肝祈將何可寶也若纔爲弟子即作人師不達教乘不精戒律顢頇儱侗欺誑賢聖相沿襲而子復子亡羞惡而孫復孫興寺開山沽名竊位昧初心之淨眼同生陷于迷坑何可寶也若不歷師承不經友證不明觀行不透機緣得少爲足躐等稱高隨風習而與性成捨眞參而無妙悟意鑽識解妄授訛傳爲僧海之魔究作法門之毒害何可寶也嗚呼法末世降道喪風漓可寶其僧鮮見久矣安得菩薩再來豪傑並起同扶大寶耀古騰今也哉然古之所以能自寶者從初一念發猛烈心求眞出家欲了生死跳恩

愛網越煩惱河斯可寶也棄世間榮捨身外寶頓忘口體迴脫塵緣五欲都灰一心念道斯可寶也捐軀爲法徧訪明師決擇疑情奮力倒斷甘奴僕行歷萬難而不辭勞被堅固鎧蓀一眞而不受玷斯可寶也捨己從人淡參勝友警悟鞭策洗幾陶微由盡門堂誓終身而常居學地徹窮骨髓願實證而不事空言斯可寶也服膺至善刻意精操稟嚴命而履薄持盈挺毅肩而負重道遠結終場于初步拓末局於始心斯可寶也明經肯趣定論權衡正眼目而鑒格人天凜犍椎而降伏魔外作狂瀾之砥柱爲斷岸之浮梁

斯可寶也鼓淨毘尼弘三乘之正範堅持衣鉢傳諸佛之常標尊重波羅提木叉化化不絕孝順摩醯首梵網當當有因般若大師生生恒依是學愛惜一千念念不去其心制三世以無違敕十方而無犯斯可寶也深信唯心標九蓮之淨土全提本性攝六識於圓通一門超越妙莊嚴十方接引三昧頓成眞解脫四字專持人聽難思故復說誠讚歎我見是利不覺吐舌宣揚感憶母而兩淚契願王於一念斯可寶也退步食玄嚼藿藜而忘苦淡進身研道披縷褐而失寒溫磨心鏡於痕垢盡除拂靈臺於是非不汝戒珠

瑩淨息靜慮于漩渡之波定海淵澄發慧光於渾圓之境斯可寶也千林滌草戴星月以扣華宗萬里瞻風踐氷霜而慕梵印擲形骸于煙霞之外輪性命于爐鞴之中親知是事吞棘栗未敢吾欺自肯方休撒懸崖不從人得斯可寶也橫擔榔標直入嵯峨盤結草菴目空雲漢吞三世而無生可度拒四詔而絕意爲人煨黃獨而香透九重不暇爲俗流拭涕藏青灰而聲聞二國未肯因世主下牀斯可寶也道圓德備果熟香飄感而遂通迫而後動秉金剛於寶華王座傳正令於妙帝天寰截英雄之伶俐命根續五宗不

傳之緒烹佛祖之玄微骨髓顯三寶無上之尊斯可寶也若能始終是學央定究竟斯成不惟示末法之雞犀抑且懸將來之龜鏡然則漫謂不逢鷲嶺見前覩文佛以放光勿勞再會龍華當下獲慈尊而授記增大明之佛日三世光輝運常轉之法輪十方通達惟無上寶是衆中尊堪酧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末法下凡不揣固陋敢述此作願僧自寶

不自棄說

杖者一日坐室中與客激揚今古有侍側愚門人因撣塵之暇乃整衣禮請曰小子願乞一言爲終身成人之警以不自棄惟師哀憐而加錫之杖者奇之曰大哉小子乃能以成人之事問予耶予安能以一言曲盡成人之道哉且以予生平所未能成而欲自棄者詳與予言之使女得常誦予側并警覺予之所不逮焉庶不負予爲女師以女爲予之資也居予語女女欲成人而不自棄也則此生可爲了生死人矣女肯爲了生死人也則此生可爲不自棄人矣且予與女未能成人而妄欲自棄者何哉郎予與女不務了生脫死秖欲自欺欺人非自棄乎不務真參實悟誑以未得謂得非自棄乎不務忘情絕識謬爲刻妙雕

玄非自棄乎不務明宗透旨詭爲接響承虛非自棄乎不務親師習友僻爲離羣索居非自棄乎不務行詣百城局以一隅自大非自棄乎不務入室通方劣爲單板獨掐非自棄乎不能心眼圓明瞎爲濁智流轉非自棄乎不能迸出胸襟徒爾數他珍寶非自棄乎不能精金百煉僞爲假死汞銀非自棄乎不能絕後重甦寐與痴人說夢非自棄乎不能竿頭進步死欲執守真常非自棄乎不能淡透五家僭謂當代宗匠非自棄乎不能道逼德備冒欲出世爲人非自棄乎不能韜光歛彩惟欲顯異惑衆非自棄乎不能孤峯坐斷險欲將高就低非自棄乎不能證大解脫愚欲垂手入鄽非自棄乎不能久安學地妄欲方丈自居非自棄乎不能大法自欽夸欲開山建寺非自棄乎不能超凡越聖狂欲呵佛罵祖非自棄乎不能一口吸盡竊欲評唱古今非自棄乎不能鑒衡一世罔欲貶剥諸方非自棄乎不能克己復禮悖欲收拾人心非自棄乎不能至誠感格逆欲顛倒英雄非自棄乎不能心齋坐忘濫爲呈身長老非自棄乎不能韞匱待沽炫欲求售天下非自棄乎不能功成不居妖欲受人供養非自棄乎不能含弘光大甘以得少爲

足。非自棄乎。不能順致天年。枉為暴殄天折。非自棄乎。不能貞介自守。賤為搖尾乞憐。非自棄乎。不能自度力量。矯為大事荷擔。非自棄乎。不能振綱立紀。忍欲發人陰私。非自棄乎。不能藏汙納垢。痛欲竪白自鳴。非自棄乎。不能身先天下。屈欲捨巳徇人。非自棄乎。不能象罔獲珠。痴欲憐才惜器。非自棄乎。不能激揚向上。盲為煆煉鉗鎚。非自棄乎。不能藏身遠害。昧欲冒難持危。非自棄乎。不能本色自高。巧為翰墨媚世。非自棄乎。不能相忘機術。托彼權勢張施。非自棄乎。不能方寸自貴。殉彼名勝山川。非自棄乎。不能精

嚴妙行。撥彼勤苦徒勞。非自棄乎。不能窮通經論。蕩以文字掃除。非自棄乎。不能大機大用。陷以死語死法。非自棄乎。不能慧命自權。亂為傳授許可。非自棄乎。不能忍難付囑。輕自透露鋒芒。非自棄乎。不能清正源流。濫使天下僭竊。非自棄乎。不能陰翊王化。輒自犯世典刑。非自棄乎。不能斡旋風氣。反為奸邪所乘。非自棄乎。不能見幾而作。忽其天人向從。非自棄乎。不能謹避嫌疑。或至觸傷尊諱。非自棄乎。不能經大傳遠。疾欲美振一時。非自棄乎。已上略舉五十三則。皆予與女所未能而妄欲自棄者。予與女自今而

後。當書諸紳。誦諸口。銘諸心。時時自警。念念自規。庶不致自棄此生。以成徹頭徹尾。融通廓大之了生死人也。子其識之。毋自落大事。諸小子咸喜咸懼。共拜受之。艮久曰。行到三巴三峽處。一度聞猿一斷腸。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二十七

門人　大奇　大忍
　　　大寧　大杲　較

書札

復梅長公中丞書

有真骨性人被世界磨成無真骨性人被世界磨滅歷觀神聖英奇莫不遭危難而大有爲所謂吉凶生大業乎今當治久而亂固是常事獨此幾希公道望人王張則天地之健順可不息也幸明公挺然以斯道自任復能力持出世性命之宗即使天下知有而

不克承當彼或稍有戒心亦不敢故意作逆也況有乘風雷而自爲變化者乎龍湖之龍砍額在此

又復梅中丞書

天下事皆有直捷簡要法有費盡平生才力竟不能得者有費盡平生才力而後始得者有不費一毫才力纔入手便得者所謂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而智愚賢不肖有過與不及之弊獨大舜得之則用其中於民顏淵得之則服膺而弗失其餘索隱行怪則無所忌憚矣釋迦談經四十九年老婆費盡腕頭力砧杵猶成斷續聲及至末後拈花始得一直捷簡要獨迦葉破顏領旨不啻夫子呼參而唯也後世不達其直捷反成無限諸訛又豈止不悟一千七百爛葛藤而已哉而佛聖之愈直捷轉使衆生之愈委曲自非善於隨機點化就路還家其鈍置人固不少耳所以山僧昨日答公拈花頌云世尊伎倆窮處纔得一箇出身不是他家具眼依然腳底泥深不知高明以爲何如

答李夢白太宰書

讀手諭深知爲彼不肯參究者開一接引之機要於途路中指入堂奧之意正古人放行中有把住把住

中有放行孤危平實就裏縱操皆親切爲人處然尤望爲人不圖目前取驗恐見小利而大事不成往往垂手下藥不使惑亂瞑眩則骨髓膏盲之疾終不瘳也如云有見公案話頭妄生穿鑿反生毀謗果有人焉能于真法穿鑿生謗則如人以惡心伐旃檀樹則彼身染香氣亦終得解脫也故曰不妨惑亂疑殺天下人是皆以異方便助發真實義也觀公之意即衲之意然衲雖如此答公而其爲人垂手必須如公所示始可投今日之機也誰謂今日金粟如來床頭寶劍無殺活哉

寄浦城雪生潘達書

見子書。與弔白臯及招魂傳囑諸稿。予之才過於識。學激於情。雖向慕古今奇特之士。然終未專用力於默識。以祈神悟耳。夫默識之功。即返觀天性也。於無聲臭中。容得領悟。則神叶天人。自無物我不平之氣。與今古無聊之辭矣。昔夫子門下。獨顏曾愚魯。能克巳愼獨。絕無一毫外樂之思。故其心齋坐忘。神清全石。自足與天地參正。所謂虛室生白。吉祥止止是也。吾子方將琢巧以擬造物。何若收其放心。而恬養此浩然之充塞哉。

因賊亂與梅中丞書

衲前年在麻城。聞賊勢甚急。而官長守城甚嚴。城中士夫及富豪。日夕多作計較。私奔出城。到山中作寨。而寨多未成。或惹起窮民。變爲土賊。乘機殺掠。日傳訛報。驚駭愚民。流離困苦。自相殺亂。及乎寇至。城雖未破。而城外人民。自投鋒刃。彼彼皆是也。悲哉。及今年再至麻城。而城中士民。以慣經不惟。見四鄉百姓。擁來城下。官長輙令築城門。點煙戶。守城垛。不問彼是有身家可戀。不相通城外爲亂否。亦不問彼平日活計有餘可忍窮餓不奔走否。彼賊果逼近則官長巡城點煙戶。不在者責罰。不知官纔去而煙戶亦趨歸。且怨恨賊不速來。即開城從賊。反得快忿而恣欲也。適在河南鳳陽一路。親見此病。何曾賊善攻以破城。是皆官長士夫。憤激百姓。私通外寇爲內應。而破城也。夫天下守城之計。莫善於保民。保民之計。莫善于察貧苦百姓。使之有衣食度活。有身家可戀。則百姓用命。不待教誡責罰。自戮力死守矣。古人以百姓爲干城。仁義爲甲兵。豈虛語乎。又見有賊勢急遠遠於省城州府請官兵。殊不知官兵亦他處百姓也。竭盡庫廩錢糧。以養官兵。戕害百姓。擄掠婦女。樹頭草根無不剽盡。官兵之毒。慘有甚於流寇者。何不以庫廩錢糧。養我鄉黨親友父子骨肉。爲足食足兵之計。以死守信義而不去哉。近聞涿州馮。因西邊闖入關。公自散家財。以給貧苦。手執壺漿。登城慰諭守城窮民。使能下城斬賊首者。懸賞金寶若干。如有士夫富豪私奔出城者。任百姓抄奪其家。於是貧富無二。貴賤一心。而賊不敢窺。則城爲之守矣。即壽州方孩未侍御。亦嘗親見其若是。此二公。真天下保民守城之萬全策也。葢自古以得民爲得天下。欲治天下者。捨百姓之心而能治天下者。吾未見其可也。我公素以

經濟自命海內推重有邊才堪寄社稷之任今此疏城皆宗族鄉黨不能明目張膽以排難決義是擲宗祀鄉親於賊盜之鋒刃也安見能推忠孝于天下國家哉昨與大宰痛口說此亦大驚愕今特遣使迎公歸城急圖全策何故以小忿而退守一沈莊耶某嘗謂良醫不患病奇但患不察脉理與下藥良將不患敵詭但患不識賊機與制兵備有以天下自任者凡有危疑險阻皆反求諸已平心處事平氣通情則天下古今治亂如庖丁解牛恢恢乎游刃有餘地矣道盛無狀唐突以公知我我知公故不敢避諱忌冒瀆尊嚴惟慈悲原諒幸甚

復李太宰書

承示答中丞公問着着皆有手眼據欵斷案就中接引如趙括讀父書悞殺四十萬性命正是今日談文字禪悞墮生死也若真悟佛祖心法則縱橫機用又孰能當其鋒哉如四種貪欲料揀此四等人皆應病施藥如泥合水而乖利濟也雖殊聖帝明王嘗使貪使欲使痴使詐以毒攻毒以病治病往往成大功業證大莊嚴所謂先以慾鉤牽後令入佛智是也葢天下皆貪欲之藪如京師絕域無貪欲則人誰肯奔赴與拚命建功業哉即今沈庄集聚誰非貪欲之人乎獨有不貪不欲之人難度佛嘗呵為焦芽敗種無激發之機故當以彼可畏可患迫之投以毒藥惱亂之而起其疾以發其機其餘有貪欲之人隨其情欲以餌之又誰能逃此法網哉載讀中丞公復居士書竊見親履實踐所以觀自在菩薩必須行深般若岸頭始知五蘊皆妄識緣生無實性也若不深造到無實性無智亦無得處安能心無罣礙而出夢想顛倒而究竟涅槃得大安樂地耶盛嘗言八萬四千稱性功德智慧門門門皆有八萬四千魔王耶外把關據要

水泄不通若非普門大士通身具八萬四千爍迦羅眼八萬四千毋陀羅手安能一一覷破一一打開此種種差別以大通廓徹此八萬四千功德智慧之法門哉如某漢者八萬四千當關之一邪魔耳惜公於此退屈更不就中發一大力尋出降魔劍照妖鏡鼓勇直前掃清天下以致太平也此公雖謂勘破誓不復為其冷煖最熟而實為某漢一戰而却反使彼八萬魔軍之類益得昌熾而不可滅也我正欲公不忘夙憤發一大怒而掃清妖孽以報君父以安天下始快我心也即今日偏守護生堡而置西陵危城于槩

耶之上此實某所抱恨亦復視公如趙括讀父書也知我罪我乎何敢辭客曰某當親請況庄願剝心以質正之。

寄吉州蕭伯玉次公

古今芸芸是一則不可結欵公案孰能于此目空天壞哉。目空天壞猶半提也。自策此杖於方外。擬艸贍風第求一可與此杖敲擊者。以慰生平而已。盡生平不獲亦何負於獨往獨來。以畢鄧林耶。原非敢於分外倖求也。承公伯仲洊心衞護。忽讀佳刻吹毛淬利。其於天壤間超超乎格量之表矣。此道談之如剝筍。

護之須如愛竹。不知何以親切至此。銅山西崩洛鐘東應。郗公舉此以問遠公便是易耶。遠公默然當時爲遠公作何語方爲匡廬石耳出氣乎。惟逢如是人。不肯放過何待他日相逢始爲絕倒

復黃海岸公

濟于至得接二手札。徹見爲遷聖建梵剎振宗風之心。雖是古佛再來。其始終願力不過是也。承諭赴閩登歸欲於觀星日向圓通受大菩薩戒。此正公洊契丹霞掩耳又能嚴樹律幢。況此末法人多習漏爲濁智流轉。自非金剛大士挺力荷持則此梵網心地戒

臺幾爲艸莽所侵安望有從正定而現萬德莊嚴以攝授羣情哉。此盛當刻日趨歸冒關黎位以證盟盧能大士登壇受具而開天下之宗門也。春間貴同年金正希過訪。洊能以大法自任。與盛訂今冬。山中結制必須親證大事。又極致意凡士紳相從者。必先令嚴肅戒鋒爲入道前陣。何期氣類有如此妙叶乎。欣慰欣慰。

復少司農嚴犖戴公書 附來書

法末明說海澄陳人。滄桑以來百苦交煎。始知偌大乾坤無立錐地。爲未聞道者着脚處也。夙生悲

憤。陡從兵火中喚出甲申之冬。幸遇三峰下問石老和尚門人。今大司成胡此菴老師。不吝婆心。成就有加。雖然覷得機頭。終以未能大用現前。曲盡法奧爲恨。昨幼仁道兄來。須賜兩語錄。遍悉金鏡見大和尚不惜弄粥飯氣到處尋人。乃知和尚求人之難。與學人遇師之難。其切一耳。今因幼仁還敬啓洞上門庭。卽不問且問搥碎三門。打翻露柱。還我尊貴無上一路來時如何。數千里外。可爲灸豬左髆也。無直待血濺梵天。始見老僧今日撒地。明說頂禮。可勝悲仰之至。渇望喝聲。祈卽郵及。法

末明說合十百拜。

衲於方外為法求人。已數十年矣。近於江寧有陳旻昭諸公。力為護法。使此縣絲不墜。今幸飛翰從空而下。始知血性丈夫。能於百苦交煎中悲憤而出。且得與大司成胡公激揚此本分大事。何奇特如之。衲素神交者莫過陳百史。想必嘗相倡酬。此如幻解脫法門也。當此之際。有如是機緣。得非佛祖不傳之慧命。大有以振興乎。雖然。也須絕後重甦底漢子。始擔荷得。始不自欺欺人。昔者裴相國於壁影間喚起黃蘗。幾番痛受鉗鎚。陸大夫於鵞瓶裏呼出南泉。未免湥

承錐拶張無盡得兜率辣手。始能捉敗德山張子韶遭妙喜毒心。乃得勘破物格。諸作家是皆棒頭有眼明如日。不變精金火裏看也。如大居士果能捶碎三門。打翻露柱。自當得全機活脫大用現前也。又何從人問如何若何。向上向下。別尋尊貴一路哉。事不獲已。大居士直須向佛祖無立腳處。眞的的得個轉身吐氣。則如師子兒哮吼返擲。縱橫自在。更不假他人一毫威力。便能獨蹈大方。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也。到這裏正好與山僧相見。

復熊銓部雪堂居士書

從來以知己為難。而時節機緣為尤難。即昔人亦有尚友千古者。而恨生不同時也。今山僧幸居士一見莫逆。又能傾倒素心。非不世之遇乎。倘果能徹底參證本分大事。正不妨於世出世。而君親之恩。佛祖之恩。一賽兩彩也。誠如手諭。若未到心空及第。透過鐵壁銀山。眞可謂門外打之遶。一場懡㦬矣。又何貴於世出世哉。惟居士始終此言是幸。

答唐空之居士書問

承居士手翰云。學人晝間念佛。至衰老之年。淫欲尤其湥恨。予曰。祇恐所念未必切。所恨未必湥。又謂乃

夜間猶有不曾識面之女人入夢。予曰。何物神通乃爾。又謂雖未必有邪事。而念頭上有不能作主者。屢屢。予曰。念底佛向何處去也。乃使此妖魔屢屢。又謂此明是夙習湥重。工夫不得力。予曰。據此供是實。則晝間所念之佛。未切而作不得主也明矣。又謂假若頓明心地之後。此境還現也無。予曰。待公悟後自知不着問人也。又謂假若有境相亦不相妨否。幸垂開示。予曰。不特假若有此境。既眞有天堂之樂。地獄之苦。亦不相妨。但有苦樂之夢。而顛倒。不如無苦樂之覺為解脫也。不知公能觀覺時之假若。有如夢中之

眞覺乎其或未然直須猛力喚醒主人公則雖夢裏明明有六趣何如覺後空空無大千哉又問昨日某請問自從無始貪嗔癡予曰若知無始即悟無生生死本無貪嗔何有又謂既曰貪矣貪者即是始如何又說無始予曰公未開口前這一問還有始也無又謂老師搖手弗令開口予曰山僧打失手眼處最多又謂假使釋迦牟尼佛在座上此問還答也無予曰佛豈有不答但莫問着臨濟德山又謂意者發明心地之後無始消息自然曉了此時不須言乎予曰公未悟已自曉了若眞箇悟後我也怕殺你又謂抑無

始消息三世諸佛亦有難開口處故置而不言乎幸垂慈示予曰若恁麼再參三十年秖恐仍在鬼窟裏作活計也且與公舉一則舊公案看昔有外道問世尊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禮拜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公且道世尊良久還是有難開口處否如何外道以爲令我得入又入箇甚麼阿難是佛侍者如何作此問佛以爲見鞭影且指何處爲鞭影公以山僧搖手爲不答話而世尊全無一語則佛無慈悲有不隨

機答人話之過矣公也須這裏着眼看透始得不然則山僧鈍置公之罪不可以自懺也又謂修行人上乘煩惱即是菩提不須轉不須除也不須覺予曰公見經中云知是空花即無輪轉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乎又謂盜賊與聖賢雖是同體然現行爲盜賊予曰空本無花捏目而有又謂如金入鑛必須陶汰方始成金予曰但了妄緣即如如佛又謂鑛即是金是義然否予曰妄依心起悟妄即心波因水生悟波即水何不可之有又謂既云不須轉矣相宗又言轉識成智二義相背否幸垂慈示予曰

有分別心名識無分別心名智此相宗所謂轉名不轉體六祖亦云五八六七果因轉但轉名言無寔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是也而法華寔相妙義以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今公必欲分別明白不知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乎若知此意則知維摩雖云善能分別諸法相而於第一義諦實不動也又謂如來出世原爲大事因緣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予曰若是本來心性成佛亦是假名又謂隨機接引隨問隨答蓋千變萬化而不可窮予曰心外無法使彼法法頭頭自悟本心何不

可窮之有。又謂今宗門上堂拈香，其詞意大約相同。予曰：公能知同中之異，異中之同，則無宗教之疑矣。又謂至門庭施設，或用一棒，隨人來皆一棒；或用一喝，隨人來皆一喝。其以棒喝悟明者有之矣。予曰：公亦知語默動靜、喜笑怒罵處，皆有機鋒棒喝能開悟人處也無。又謂其棒喝而仍然昧者甚多也。予曰：有終身于文字道理中昧然者亦不少。然一等狂妄瞎禿，借此胡喝亂棒，以欺心欺世，而賺誤天下者，誠可恨也。又謂譬如人病千般百樣，總以一丸藥療之，恐未能應病也。予曰：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如世間果有

神丹大藥之機鋒棒喝，直當使人起死回生，化骨成仙去也，又豈特能療千般萬樣之妄病哉。又謂古來宗師，皆是大開手眼之人，實其見不及此，終守此法而不變易，必有其故，幸垂慈示。予曰：此或公未及見古人作用，不可以執死語、守死法者，以誣先聖也。果有大開手眼之人，死蛇也弄得活，元不在法，須看其人之作用，則悟其故矣。又謂昨承教理障難除，不欲饒舌，愚謂理障者，自謂有得而欣欣守其營壘也。予曰：此公說得着也。又謂今某方抱惑而來，若無一言解其疑惑，問者自說問的話，答者自說答的話，未免

有悵然失所之歎，幸賜落艸之談，以解一時之惑。旋次紙筆不恭，翹切翹切。或大衆中開示，或賜書垂教，皆隨師意。予曰：此有數種：有一種問東答東，問西答西，以水濟水，以火益火者，此增人業識，枷上添鎖者也；有一種問以分別，答以無分別，問以有情識，答以無情識，此以殺人刀為活人劍，或以毒攻毒，以楔出楔，神出鬼沒，正打傍敲，令人悵然失其來意，未嘗不是毒手，令人自疑自參，如郭功甫之聞上大人，如張無盡之踏倒溺器，如李翱之貴耳賤目，如于頔之客作漢被黑風吹，未嘗非婆心徹困，落艸相為也。又何

待借毛錐子向口中漉漉地處掃來，以塗人面孔哉。惟公以洪心法門，洞見天下皆有此疑，故先為發藥耳。此豈居士真有如此之遠之葛藤哉。不敢有負來意，奉復如此，惟高明諒之。

復廣陵姚永言太僕書

古云：知有者始解奉重。世人既不知有，又安能自奉重哉。衲嘗以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是渠自巳悟得，乃特地喚醒世人，無徒聞夫子之文章也。不然，則孟子所謂見而知之、聞而知之，皆得纘其道統者，又何物乎。昔與黃元公、金正希諸君

子相與得以神交居士。亦藉此見不可見聞不可聞之文章。以神交也。今薛更老歸獲接手教。幸覽龍湖外錄。併佳作見寄。淡見虛懷過譽。語妙心精。當此時也。幸陳旻昭諸公全身荷持此事。更有高明如公。能爲此宗酬唱。又何患末法不大相振起哉。凌蒼老張穉公。聞在廣陵。會迅之極。皆欲即赴選佛。我公必慨然偕來激揚矣。可勝佇望。

寄木陳大師書

久仰道風。未獲快晤。而別峰相見。已非形迹矣。近聞雪大師示寂。雲門傳者多謬。因思彥聞章二禪人相

大而來。審知有師爲主。末後大事。則此凋秋雙樹。愈見體露金風也。可勝慰哉。某濫席徑山。續遭多故。未克完大師祖庭公案。誠山門不幸也。適於金陵與諸護法商榷。又聞雲門諸公已有定議。此正各成其是。而公論曾不廢也。況古人塔有舍利靈骨爪髮衣鉢等。分供一方。隨其親疏而奉之。總不悖于法化。茲旣得師爲至親。必能淡原大師生平精神意志所輕重。而位置之。則今日之舉措。即天下後世之光範也。某本局外。何當預此。以曾有請大師主祖庭之事。似不容恝然付之不聞。故先以法門大體始終爲之議艸。

必請正高明。并質諸護法。務使曲盡善美。然後彼此皆千古有光。統冀鑒裁爲定。區區毫楮不宣。

請雪嶠大師任持徑山書

盛自庚辰秋。於匡廬別大師。入閩亦嘗脩候。然不奉教言。已四閱星霜矣。今秋從金陵來武林。掃雲棲先大師塔。即擬趨謁。聞已飛錫別峰。故不果也。在京時承余未也諸公。訂盛任黃山。故於十月即歸光明寺。爲藏拙計。護法諸公及鄒邑侯。以徑山方在是非未定。知金陵諸公。及研窮上座。與盛有方外緣。特招主其席。庶可息此餘紛。而盛亦特與南中諸公有夙好。

故慨然應之。欲藉此以疏通其故而完美此勝事也。仲冬十八。勉而入院。以慰其心。亦因是通訂諸護法登山。必請大師旋錫雙徑。主持祖庭。以快海內渴慕。并俾盛返光明。以踐前約。豈不遂區區贊成法門之一念乎。且盛前於廬山。嘗與海岸計延大師主開先時。竊有疑其中未實者。盛力任之日。如果不諧。盛當追圓通訥以方丈居白雲端之故事。待大師也。況此徑山是大師先任。盛在後任。昔妙喜嘗再任雙徑而愈興。則今大師何獨不可重振五峰乎。蓋盛之意知大師必不介意於去來。在世諦流布中。不妨留一則

大公無我。毋固毋必之機緣。以啓廸此末俗也。竊以大師爲深知盛者。必不以爲虛衍故事。乃敢仰扳諸護法與山中耆舊自來親迎法駕。先布此懷。伏惟允許。

與杭州嘉興諸護法求請雪大師公啓書

近日海內先輩尊宿。獨有雪大師。其住雙徑靜室已久。雖嘗開法於廬山長水。乃應一期之命。而非所坐道場也。徑山實天下之祖庭。偶以敎律所居。與宗門相左。故有前此一變。而大師又因是離山。識者深爲之惋歎焉。衲去秋適來武林。掃雲棲先太師墖。即入

黃山光明寺爲藏拙計。不意諸護法過推衲之爲人持以徑山法席命主持之。衲切念祖庭有難。豈忍默視。故慨然而應。葢欲藉此爲主。庶可挽廻嫌隙。及完美雪師住山三十年之高行也。前已先脩書達其必請主持之意。復書雖是固辭。然衲已先決之于心。必成其事。而使天下人以衲眞實爲法門。成此揖讓之風。不爲欺飾深取罪于明眼也。雖然。此天下之公法也。一去一就。皆當以大法爲重。此正衲所以不負諸公之意。亦所以成衲于法門作一勝事。是必仍仗護法大公之心。鈞鼎之力。發一公啓請師主持。則千古之下。知一人之心。即天下之心。一山之事。即萬世之事也。惟諸公不忘付囑。幸始終贊成。山僧幸甚。法門幸甚。

與槁木上座

梅惠連既出世。豈有不親來決擇於浪杖人者乎。浪杖人既知惠連已出世。豈有不親爲激勵者乎。此勢所必至。無待更謀之也。昨聞於太平蹉路。路雖已蹉。而人亦肯自蹉乎。惠連今更號槁木。此木非眞槁。然無生意者乎。好當看取龍吟花噴底消息。幸木公速述親向杖人道來。

耿玉齊居士

小子從浙中來。言於西湖舟上。會天臺主人耿居士與淡然兄。深詢杖人近狀。幾笑破知己之口。今且蒞政東越。則此時庭前一株花。切不可如夢相看。以昧滅吾正法眼也。杖人以別緣在白門。不久當歸雙徑。或我居士於省會尚可圖晤。并討十七年來本參機緣。與近日之作用何如。杖人當不惜眉毛。與一決擇也。越中必於天童雪竇雲門諸尊宿處。作大佛事。不知曾有何敲唱。幸有以慰我。

與陳旻昭居士

偶讀武夷第一搭歌有云石屏崖下埋金鏡月黑風高千刦命自從擊碎珊瑚鞭不許諸人離險穽杖人乃蹩起曰不意我東苑先師一點毒血從大險穽飛入吾殼先中子心腑裏成一惡蠍斧斫不開也不知更能奪杖人無文印子與大地寃家作個飲恨咽氣之路否速速爲我道來

與蔡蓮西明府

道不難於知而難於行有能一日行之則道未有不明於天下也孔子天縱之聖尚乃學無常師以多聞擇善而集其大成故能賢於衆聖焉其高弟學而優

者每出仕必聞政於夫子夫子必以切於事情者告之如子賤子游輩能承其命於臨事亦必尊賢取友學道愛人以成其善政此古人之能知能行足以風法天下後世者也今我高明家學淵源天資又超朗出宰西秦則其舉賢赦過任怨任勞正下車之第一義也予方外人何以此而塵冰鑑憶昔有懷未達或藉此亦所以陰翊聖道并酬知己之私又何嘗非以身心性命之旨而公諸天下乎琴劍之次不妨以徑山大慧全錄王陽明文集及顏氏廸吉錄載之以恣探討其於心法聖學治政經濟無有不講行將大有得於此也

答陳百史少宰書

衲前年在靈谷時偶溧陽一禪人持高明火宅狹門六問索衲下語時衲大笑曰答在陳公問中矣爾吏問津尚合繻乎彼時北望已知火宅狹門牛車鞭影自不容已也客秋復來白門會令兄侍御公談及大居士澹泊自處加意嚴整性光流逸利於吹毛愈令人擊節痛快有此兼長自以爲今日兼中妙叶尚有所屬正藉明眼大人塤箎唱和而後振此黃鍾也山僧三十年來爲法求人苦心片片今得苦心承當者

得非親受靈山付囑特示於此大轉變中寄爲接續者乎古人所貴者心法相符正得其用也未一謀面而能親如骨肉是非侍御公之久參與衲密邇又孰能使吾與大居士至如此哉然當斯末法彫勉正有事在非徒說而已也千聖慧命別路激揚將誰爲寄將誰爲傳此衲之所以急急如救頭然如持絲命竊淡有望於二九輔太虛始不相負此一時之雷雨屯也此時青雲之端正是昆明池底刦火洞然雖欲不放舍身命亦可惜許公既不以衲爲外人衲安敢不盡情剖露果然放舍身命自然不犯鋒芒叢林之舞

四顧委土矣若傷大瓠亦可惜許

又答百史

讀書先當辨人真是其人不可以形迹拘也藏身方外本為求人雖借著作寄意鑒諒者亦多至可與立與權者誠難旦暮遇矣老居士生平自矢者何如多生慧種何如天以奇世界煉公者何如遇此時位不負本來而能成大菩薩行為萬法之大成不開向上眼而可乎惟開向上眼而秉夙願力因立處之時位攪長河為酥酪則庶可以不孤負耳試問姚樞許衡與羅什之吞針澄圖之塔鈴有同別否

復方潛夫中丞

夢筆托孤于竹關乎竹關托孤于夢筆乎代明錯行忽爾刼叶非感時義曷知消息誦至此處啞然一笑請更為公廣之水火托孤于土乎春秋托孤于冬乎道理托孤于象數乎百物托孤于一毫乎五倫托孤于師友乎正坐托孤于傍觀乎覆載托孤于虛空乎混沌托孤于天地乎三摩托孤于刼奢乎毘盧托孤于彌勒乎先咷後笑怨怒中和杏花藥樹真空刼有以貌例之無不反判果知其故皆一貫也直是業緣無迴避處多生公願隨分自盡然不可不一原反窮

致始享真不動心耳我公三世淵源研極不倦誠慮墨守理窟正坐傷鋒恰感此時隱几開徑豁然遯世之無悶藏身之無礙變易不易偕行消息更何疑乎豈待以蘇子瞻黃山谷李伯紀張子韶為比哉生于憂患天之鉗錘既嘗蘗味索性苦瓠連根吞萬古風吐一口氣猶是冷竈熱血語也且問超乎甘苦不落計較者又在何處

答黃玉耳居士致馬擎宇督臺

奇男子偶然覿地別行一路自非人所能阻者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孔子信之矣竹關自為竹關

登枝人能接牛頭耶諸公若撦得出去自是諸公手段若撦他不動自是道人腳跟老僧只管看

寄梅惠連槁木書

昔衲與令兄中丞游小洛伽時正遇寇警衲有詩云大地驚危欲震鰲浮生何處腳跟牢洛伽原在風波上誰解乘流占步高今已十年只恐洛伽大士觀此夢事厭於疲勞不肯隨波逐浪孤負却我此偈也居士試為我簡點此偈還無恙乎前日許天魚會予於天界談我居士已披髮入山括天地於毫端囊古今於一念專以六時修蓮花淨業無乃太占地步於洛

伽大士頂門上乎。聞陳庇華亦把臂入社今日支許王盟陶謝齊收自當不讓東林矣不知耶舍如意尚能令石上淡影作虎溪聲否。

寄李公子拄杖哥書

予自己卯秋離廝城之後世事日見多變令先尊太宰翁雖仙去此心無一日不念拄杖哥年幼如不得正人君子扶持恐未免習俗移人而爲賢者所難也孟子云天降大任勞筋餓體空乏拂亂以增益其所未能又謂孤臣孽子能居心慮患而求其必達夫人誰不勞苦空乏但無能增益其所未能而自達耳稍

可容頭過身因循荏苒且陷溺蠅營狗苟矣自負負天者何限今拄杖哥亦可謂孽子矣能居心慮患以求必達而增益其所未能乎莫祇以操切世事造械衒術能計營贏與世人較智角能爲達也讀書見聖賢之心學道行聖賢之事必以格致慎獨爲準其身能正則物正事正而家國俱達矣孰能以不正物事而欺誑之哉寄來龍湖開示諸篇時時過目如時時見我也

寄大同嚴三求孝廉

予久不見三求乃於僧持手上讀懷友集見三求能取師友於格外又能卜逸山取千古逸事將知三求必能取逸師逸友而進於大宗師之逸然以享其大生也險阻人間有如此種種逸致則天地待人亦厚矣其亦不負爲千古之逸人也夫

與劉阮仙

昨黄坤五過竹關以奇辯與無可往復赤幟羽扇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觀者愕然阮仙居士驛騎頓勞何怪真長故入渼源雲霧中耶幸得杖人來一咲而罷誰信得無用之用別路尊貴也乎凡事不徹其故未易入折攝場中由我時出也庖丁解牛而文惠

君悟養生輪扁釋椎鑿而桓公化其糟粕矣何謂小出不是大遇

復僧祥旦公書　郎馬嘉植

昔有覿面不相見千里却同風如西河獅子慣咬殺人之慈明以楊大年李文和見道穩密特意而晤果一酬一唱如撾毒鼓至今聞其聲尚未有絶者予前會於鴛湖會靈巖棨菴諸公談及晚近法門卒多點綴即有機鋒可觀了與生死性命無涉辟如真道士書符略爲塗抹便能驅雷遣將若假道士雖極盡呪水燒黄徒使野鬼見之撫笑又討甚死急乎彼時相

推已知公爲血性丈夫有著手心頭便判之風矣去秋於汝航處讀菜根佳什興味果爾蕭然喜爲之和不意高明能不厭我葛藤於別峰相見且訂晤期將見此宗猶有仙人無婦玉女無夫之畜也又何幸如之

與吳子遠

尊翁太史合蓮池憨山博山爲一滴乳纍纍設問反復所以擁篲淸道扶掖來學苦心哉居士爲三一公之象賢獨于一念及此可不怵然所以繼志者乎覲近賦情黠識未嘗用剥蕉洗彴之力輙藉維摩大乘自恕其三毒寔縱淫醟耳道且勿論身爲之夭比比也念觀我太史甚安敢薄待子遠

復吉州李梅公諸護法請住青原書

庚辰洪都承大居士與劉西佩諸公延衲泰定及建安國王請王上藍一時宗風丕振皆不忘付囑之力也明年郭首龍居士親到廬山圓通挽衲主青原祖庭彼時以圓通事不能脫手後因楚江亂在吳越閒幾二十年前在天界適台駕過訪獲與劉平老及旻昭笑峰友蒼諸子相會亦皆以護祖庭爲囑此正時節因緣有待耳葢青原七祖爲曹溪長子首出羣英後石頭下二支一藥山雲巖下出洞山一宗一天皇龍潭下出雲門法眼兩宗皆其源高流長也從來法道有興有廢使無興廢相尋則天地生殺之氣機亦息聖凡剝復之神化亦窮矣惟在人能通變則使佛聖皆不倦耳設世尊不有調達諸魔外攻擊則三明六通及諸莊嚴皆無繇發現所以維摩云衆生不病則我不病吾若不病則衆生病不能愈也正以諸佛功德莊嚴皆從衆生六十二見諸病中得龍樹馬鳴不因外道則不造論達磨不面壁不服毒則不能傳法二祖不立雪斷臂則不能安心得髓即六祖亦有室中揮刃之事傳此法者命如懸絲不其然乎自古佛聖英雄誰非以吉凶悔吝而生大業即二支五派之後獨存濟洞二宗子孫亦從近世始盛也山僧數十年正爲祖宗大法不惜軀命而海內諸明眼咸能見諒以故到處建立非爲一己之私今在浙中以先因護法請主臯亭崇先是真歇了禪師開山者茲五百年來祖塔祖庭幾于湮沒非乘此會後來未易於重振也青原今得笑峰主持使山僧爲向上一位不更尊貴乎惟高明鑒原

與韓聖秋大周

高明天資不世出。於道法踴躍如此。當以慧命自愛。先當發明向上事。以持戒立德始能光輝之。而酒色尤是伐性之斧。切當痛戒。庶幾有入道之候。不然徒以口說是勝。終是自暴棄也。

復毛尊素居士

杖人自出世來。遇大根器。如焦弱侯諸老。乃耆皓之年。又會心蘗曹能始李夢白梅長公耿九一黃元公金正希諸公。皆退休於鼎沸之時。相遇酬唱。足以引發後昆。而吾此法脉。猶未及托囑。至竺菴笑峰光雪無可輩。出世分上。不必較也。天界遇賢昆仲。英茂堪

任高湥。亦以世艱。莫湥盤錯。近於劍川提麗化參同。最有關係。今質我書義全提大快凤隱。端有賴紹述矣。去秋劉千里曾在越中數會。已與談及。此公自不肯輕易。向去更有頭正尾正荷持者在也。如蘇黃趙張。亦何曾非湥入虎穴。再上重樓者乎。即大手眼。如黃龍雖代座泐潭。終振起慈明之道。妙喜不嗣湛堂而光大圓悟之宗。況此時正當羣吠影響哉。非欲控人以自私。而實為天下得人。法門惜眼也。居士與彼同事親密。正宜使三楚宗風從此振作。明春能不畏石頭路滑。一親省杖人於臯亭乎。惟為法自愛。

復龍三翁及石谿上座

山僧生來。實有賣心肝。求人痛癢。以故不敢以大千世界有芥子許。非我捨身命作佛事處。然而就中求本色真知己。為此慧命者。又的有類不齊。混不得一着子在。亦嘗有語云。人如比干心可剖。心如比干人可友。使能執此以繩世。則當作孤風絕侶。如船子倩人求法嗣。未必可能得也。何肯如雲蠖向異類中行。不露頭角。即南泉道吾沒巴鼻老。不免將黑豆子換卻他眼睛。況其餘哉。如山僧從前知己。寧有過於李夢白黃元公者。與彼數十年。親相盤錯。末後乃見得

力。此後獨我龍三翁與石谿公。曾不謀而千里知心。每接讀手書。刀刀見血。令我楚然驚起。愧彼先聖常遊化諸國。邦難求人。今有若而人。能以生平不屈人者。而甘心委命於我。而我何心何行。不心肯口肯。相與質成。況二公久於此道。正如畫龍已成。又不加點者。又何風雷之能相送。竊恐眼高品潔。不耐時世。將為絕侶之行。欲托孤于萬世旦暮之遇也。二公如果不屑屑於此。則亦不應急於見山僧之入泥水。一稱之為憂天憫人。一稱之為赤子聖人。此仲尼不敢當者。我何敢直任。觀此則湥知孔子者。莫如儀封。以天

將夫子爲木鐸。達巷黨人。以大哉博學。無所成名。其超於長沮桀溺。石門荷蕢。諸人之偏於自知。而何知有天地日月。始能成此古今哉。此山僧又剖孔子之心。密我佛祖之意。欲託命於智過師者。舍此豈更別有尊貴之一路乎。正我能翁。所謂造物不報之以人。而報之以天。能壞乾坤已壞之壞。欻棄承假欻之欻則不啻於龍潭吹滅紙燭。以一條白棒。專打毘盧頂上行者也。石上座謂此眞血脉。如鐵函心史。終不可磨滅。則又能剖比干之心。於杖人所賣之心矣。如此何求不得。肯強自彌縫。以自虧其渾全之本領乎。逆知與天門洞庭一隊。近况當更有相質正者在。

又復龍三三

無心於天下求知已。而有眞知已者。以不謀自合也。有心於天下求知已。而無眞知已者。以有謀卻背也。端木氏以夫子之得邦家。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此深得不患人之不已知。求爲可知之妙。吾宗有聞答洞州大聖話。謂雲門兒孫猶在。豈別有術哉。正是深於致知而自能格物也。今山僧之得遠交於公。眞快足我生平。亦自有故。豈肯以施設故事。要於入門機鋒轉語。而後爲之眞投契哉。嗚呼末俗之流。凳瞎千古

平人之眼。正在此也。中靜赤膽忠心。不讓古之孤臣孽子。此來吳越。使諸方皆知白雲問石和上。有此最後侍者能痛切爲師。求較刻語錄。及乞塔銘。以垂不泯。只此亦惟公與欒老。深見其始末。又况有靈巖靈隱萬峰諸叔。爲之策勵。此外孰能以一巳之私。而爲彼此之異同乎。幸公更須表述之。使彼不敢自委。當爲之事。正不負白雲和上。是公輩親承之所自也。山僧與公神交如此。不更深於別峰相見者乎。

與出泥尹洞庭居士

世固有風聞及觀其文字而知其人。乃於親見其事。更不知其人者有之。又有風聞及觀其文字。而不信其人。乃於親見其事。始深知其人者有之。或初見而疑信相半。及久與之同事。而後深悟其人之眞僞者有之。使此三種人。自求其故。亦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此千古神理之妙。有不可偏執心境以求之。而自能傳其造化之宗脉也。以故佛祖聖賢。於世出世法。但深自求其精密。以交接人。而待其人自造自入。自悟自證。更不強其人。如何造入悟證此機緣也。於是乎言曰。此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末後牢關。直須親透。如此則不獨在參學分上。即爲人分上。皆當以此自勉

也。今之爲人者。不能以此自勉。乃執此以督責學人。不更與自已本分草料。轉沒交涉乎。即山僧與公初會於金陵。與善及牛首。與杭之淨慈。更於天界。以書札相通有年。亦兼於聞知見知。而山僧之所以懷公。公之所以懷山僧。兩皆不知其所以能然也。此中又誰能蛇足乎。雖然也須公與山僧於生死性命中。有自肯處。有出脫處。有不可相欺處。則可謂向上不傳之眞知已也。不則世間豈無以文字道理與人情世事。各自以爲能知已者哉。

寄些菴郭天門居士

千古萬古。只有遮些子。千變萬化。只有遮些子。遮些子通。則世出世法無有不通者。遮些子不通。即自已一身。底根塵識與日用動靜。生死性命。皆不通也。又何能通彼六凡四聖之種種法界。爲吾一心之法界哉。秪如世間人。有能通遮些子。不能通那些子。有能通文字道理。而不能通人情世事。有能通機鋒妙密。而不能通生死性命者。何也。此正是不能眞通遮些子也。果能通遮些子。則又何生死性命。夢想顚倒之能惑亂哉。所謂通遮些子者。正要通生死性命夢想顚倒遮些子也。如公高明。以此自命。爲楚些乎。爲遮些子乎。果能爲遮些子。必須有箇自肯處。必須于佛祖聖賢。世出世法。有箇大透脫始得。不然。公與龍三翁及檗菴洞庭石谿諸公。平生相過從者。是那些乎。當此時世。當此機會。肯如此瞞頇。而不大作箇徹底打透之事乎。前年承公過訪於蕪湖六度菴。一見莫逆。亦深知公是箇不肯自欺底人。必不肯得少爲足。必不肯如假汞銀。不可見生死之洪爐也。惜乎不曾久相盤錯。別來應更有出脫處。中靜歸藉此一訊。高明幸有以慰我于千里之外。庶不負遮些子神交也。

辭杭嘉湖諸護法請再住徑山書

甲申冬。山僧承諸護法請主徑山。已爲祖庭一番安置。而往金陵。忽當此時。山中多故。而虛其席。又承諸護法。公舉於當道宰官。力請山僧復主祖庭。山僧業任崇光。曾面對張方伯范兵憲諸公。再三辭之矣。今日諸當道公啓。又到山中。諸耆舊亦來。足見護法深心。山僧已領其意。然決不敢應命。亦使一等人不言而喻也。蓋護法以扶樹正宗爲主。既能請山僧主持祖庭。又肯使山僧保全大體。則請者辭者。兩皆有光。此又勝於再主祖庭。再倡祖道。而護持正法眼藏。莫更全美于此矣。況天下尊宿甚多。那惟大護法見亮

與劉潛柽居士

江南宗門之盛。曾不過三十年來。而衰濫之極。過於唐宋之末。此亦風運之所致也。不有振古眞人。孰能挽回旣倒之狂瀾乎。前自吾壽昌崛起江西。而承嗣者。獨博山東苑二師。一顯一隱。門堂大峻。傳法者命如縣絲。而雪關兄早逝。獨區區責任在巳。故不惜軀命求人。幾四十年。然所遇名公。幾滿天下。求其如李夢白黃元公。余集生諸公。能自參究。挺身爲我法者甚少。卽有之亦但外護。不克如龐裴楊李諸老。必以參透生死牢關。親證佛祖宗旨。表表於傳燈。足爲千古之心眼也。至若今日。能以內外自護慧命。必欲親取證此心法者。獨見居士與陳旻老。幾費草鞋。如三登九上之矢志不委耳。古人亦有寬於性命。以得少爲足。如蘇子瞻之自謂印可於東林。及借座於佛印。假秤於玉泉。每自失機張無盡亦自謂再參兜率。已得末後句。不免又爲眞淨覺範所奪。只此亦可爲參證諸訛之激厲也。今日此宗之濫。又何會兢兢以性命爲宗本哉。山僧此說。在居士已熟有成鑒。果能以求師友。徹證巳躬。而爲吾宗主盟。則世出世法。均有賴也。豈非山僧與居士。世交法脉之源流有所自哉

復錢牧齋老居士書

山僧昔年。以痛念法門濫壞。故於檀聖草中有五大著述之作。今幸老居士。具擇法眼。見此深爲擊節。當不畏百倍之難。於集景德傳燈時。且欲多方身贊其事。此非如看兩大蟲相咬之機。忽然觸發。八角磨盤空裏走。而作獅子吼。以震動北斗南辰之秘哉。吾宗洞下諸祖語錄。著述甚少。獨投子青。丹霞淳。天童覺眞歇了四祖有拈古頌古。與雪竇顯並傳於世。而宏智眞歇二祖語錄。久巳散失。近聞毛子晉居士。有舊刻本。正擬求之。晉公與老居士最是密邇。乞轉致之。使得重梓。又使二祖再生。而法乳橫流於無盡也。今有宏祖與歇祖所作塔銘呈上。可見妙絕千古。彼時妙喜善罵諸方。獨推重智歇二祖。則其爲迥出常流可知矣。惟高明留神是幸

屢接台教。何深心至此。正以從上諸宗語錄。行實機緣。如紫柏大師密藏開公遺稿。皆當到處采訪。以存此大法慧命。聞吳中有續古高僧傳。傳道生家。多藏舊本。或得便求之。共成勝事。此全在大護法垂手得索也。承命作募刻夢遊全集疏。并讀憨師碑公記。聚得此緣起甚妙。如貴邑圓幻寄網遊月錄。此公手

眼不讓古人已爲彼采集作傳稿在白門當卽彙出一大快事也拙作幸而引玉又特作獅子一吼矣

寄示無可智公

老胡西來踏翻震旦盤子立倚天長劍使絕代英雄皆從渠乞命迨二支奔放五派橫流更出諸訛別施殺活雖有神奸莫能反欵及乎蟲生獅肉狐假虎皮僭竊威襬詭詐变易而符劍失眞邪異得計安知更無踏翻此盤從彼乞命者乎此杖人隱忍的有不容自已者在也你智子於此又何敢自委乎彼臥薪嘗膽破釜焚舟爲何事而吾宗正丁此時如不能於無

門創開不測之門無毒拈出不傳之毒則又何足使此能作向上主盟別展逆流手眼乎聞子已出龍眠隱於匡廬當以破鑑一莖幀自變化之

寄秋岳曹居士

衲前在龍淵眞塔正當擊水尋珠聚沙稱佛之時而高軒偕葵翁屢顧如春風吹卉花鳥逞機自應有介眼俊心觸發天分者得非主賓酬唱之妙寄哉友蒼比來又承慰致愈見旋乾轉坤輻湊時至幾自有在耳錢牧老以憨大師全集屬序相傳寫正本幸我公在粤中搜得之令使法乳流通則曹溪肉祖儼然未

壞也又節師來乃知至孝格心得見親啓手足靈源以逝者如斯所讀萬卷書今在何處父子間當有不隔者悟此薪傳之寄則何詫徐師川獨入燈林哉特遞慰詩聊表微意嘉禾拙錄幷塵慧眼或笑故紙有時亦堪合藥也惟清幃中不惜眉毛看紅輪決定沉西去也無幸有以示我

復劉覺岸居士

杖人嘗以吾宗最盛莫過於唐宋彼時二支五派交錯縱橫而師承妙寄國王宰臣具擇法眼者甚多護持正法易爲力也至近代獨有濟洞二宗不絕自壽

昌雲門天童磬山諸老崛起雖是中興還同草創而後之師法多有混濫而具擇法眼者甚少或此後當多有因邪打正者出也杖人最奇是前集指月錄之瞿公彼雖會親近達大師而其手眼有無師智自然智不讓古之作者杖人嘗令笑峰無可細採其事入於傳燈正宗更別爲傳集而流通之如龐居士錄可單行也余於金陵最喜居士不事邊幅能於底裏着到正當與笑峰無可輩相與砥勵使此正法眼不致混亂卽杖人之所以望公當如楊大年之能透悟而修傳燈瞿幻寄之能省發而集指月豈不千古有同

風哉。

復王子京居士

杖人自鍾山與居士論出處之有時。果至後來。神幻百出。此正是造物不欲置人於死地。而以活法變化之也。有一等自負遮天作畧。到此曾有一籌成驗乎。可見眞作畧。全在生死急難中迫出來也。凡小百姓。則不在此論。如二乘人以出生死爲重。涉生死爲破戒。大士以度生死爲重。以遠生死爲破戒。使皆以冒難遊行。爲犯輕垢。必不可。則釋迦不說我以提婆達多。入諸磨難。故得成無上莊嚴。又如善財。已發菩提

心。必徧參勝熱婆羅門。無厭足王。於刀山劍樹得大如幻三昧。何曾以坐在黑豆未生芽前。爲得大遊戲乎。試問今日不問介人。還入山中。得不犯嫌疑乎。還入朝市。得不免諱忌乎。如此較之。則我與公皆不可一已之私。而害造化之妙密也。正要公參大冶紅爐禪。三墮縱橫禪。若喫老婆飯。抱不哭孩子。說不能說大話。將欺闖闖哉。好生努力。向自已逆順心中。切切參證。非欲公好惹事。向外去打埋。以賊夫人之子也。試問居士一口氣不來時。安排箇甚麼出處好。

與紀伯紫居士

杖人嘗與梅長公云。眞有骨性人。被世界磨成眞無骨性人。被世界磨滅。如此世界。在吾子亦可謂備嘗其風味矣。可能謂有骨性人。被世界磨成者乎。果遇世界能磨成其人乎。速須猛自提起。勿一差二悞。尋救手不着也。如作巫師人。要去捉鬼。先要有藏身法。使鬼捉我不得則可。自古未有不立身於不可勝之地而能勝人。且不爲人所勝者也。立不可勝之地是何地乎。早不尋此安身立命。不爲生死所侵處。終無以自勝也。况我期子有向上事。在可不破釜焚舟以自圖之。

復巖三求居士

居士昔於靈谷結制時。與竺菴諸子法戰。更於印海處閉關。半夜大呌。打破漆桶。被杖人捉住。直得目瞪。乃推出旋作偈呈悟。即時扯破。乃喻之以錢塘忠懿王納土於宋。設彼於身國性命。有一毫捨不得。則太宗肯慨令彼復王於越哉。此正是懸崖撒手。絕後重甦。始得如廻途石馬出紗籠。且能踏殺天下人也。居士自此遭世變幻。漢能韜晦。不敢妄生節目。此亦神龍出沒。無人能窺其首尾也。必如何爲我出一手眼扶此不倒之光幢乎。今承手札殷至。特題小像。命阿

劍別子。持與居士。好知此題。非贊杖人。即是居士贊。且作麼生能如楊大年使八角磨盤向我傳燈中徧作獅子吼乎。幸有以慰我。

寄天童木陳和上

客秋獲覩光儀。消盛數十年痞瘵。惜未久領玄誨。啓我頑蒙。然亦不減道存目擊也。愚菴兄從四明歸。極稱太白風光。愈見於大多勝。此不特為法門慰籍矣。淮上嵩乳兄幸大師以大法為公讚序扶獎。溪用感激。盛素所無狀。今任皐亭破院。百廢莫舉。亦秖苟全衰病而已。每於寂寥中。懷想海內所得知已者。莫過

於大師與愚菴靈巖三四老友為最親密。賦詩自慰。却又夷然。今特奉質高明。或不擲我於不屑也。拙刻雖多荒穢之極。板在江南。未全印。便附數冊。先乞揮斤。爲勝顒望。

復西湖愚菴和上

弟無似。今得倚杖越中。藉法兄木老繼老二三良友交光披拂。亦足以慰此孤寂。則所幸者多矣。而老兄至親汪念尤切。人生於世。又何加焉。讀預矚稿振勵神奇。西子湖摩盪千古。別有一段天機。存此不傳之秘也。木老書序引弄弟之贅辭。而化出精異。此又妙

於倫紹之點眼也。安得高什。時時啓我之盲聵乎。尊體本質淳粹。暫爾息倦。寒梅忍俊不禁。時則皐亭專望老頭陀一快笑也。惟時珍愛不一。

寄靈巖繼起和上

盛嘗以世界之大。古今之遠。而歷世能主盟此名教宗旨。而不可以昧滅者。不過數人。其餘皆附和贊成。雖少有乖異。適足以成其機用之變化也。自古有天資者。誰不謂能主盟哉。或此中不能開心見誠。以感格天下。亦終不濟於名教宗旨。反資其無忌憚者。以成大滲漏。却難於挽救也。是故佛聖之道。皆貴乎至

誠無欺。所謂誠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是也。如此誰謂世法出世法有異致哉。岐而二之者。特以名教之於身世。以宗旨之於性命。自相懸絕耳。如仲尼與釋迦。會遇肯自異乎。故盛在太平時。曾作斯文宗旨。難得知已。說以就質法眼。正以此也。昔妙喜善貶剝諸方。晚年嘗於雪峰訪眞歇。於天童訪宏智。至今以為法門標格。盛在今日。得與法座天童愚菴諸老。獨相親密。不能自解者。豈非各自開心見誠之所致哉。故前有懷三友詩。托石谿道者。持上正使我輩為此宗主盟。不致於異。人

所變亂。又安知吾輩之仰前人。不猶後人之仰今人哉。偶有所見。特書此附衲子歸山呈教不一。

復瀋陽祖心可姪禪師

余杖人嘗有脫空不可必之語云。人如比干心可剖心如比干人可友。又云有能爲千古傷心之人。則能爲萬世快心之事。亦自笑之果以此法求人。則千古亦不多得也。雖然世固不可多得。有以大法自持。斯文自命者。而不以此眼而求此心。則將何以立身處道。而不爲自欺欺世之人哉。今讀老姪書。益見千古之傷心有在。端然不是脫空千古之痛眼未亡。的然

自是可必。果有此痛眼。能爲此傷心。果有此痛心。能爲此快事。則余前此的非誑語。的非苛求於天下人也。來書中句句非字。而字字皆血心也。字字可激英雄也。字字可泣鬼神也。字字可痛佛祖也。字字可破癡頑也。可解不可解之連環也。可刻不可刻之心印也。予亦無復重敘原委也。蓋來書已滿盤揭露。若隱若顯。若僞若真。橫拈倒用。傍打正敲。其縱奪殺活。已曲盡其機神矣。即吾未答之意。已先在言中。即吾欲答之言。已先在意裏。至苦心爲壽昌博山拳首祖父法脉之淺微。并余與老姪。自匡山自門於南北之分。

及天然姪笑峰。友蒼旻昭諸公之能同此眼此心。於傳燈正宗。有可質正。不可質正者。皆在此中。無餘蘊矣。去年從博山歸浙。倚杖皋亭。今夏友公持此書來。不勝悲感。聊勒此附復。惟爲法自愛是囑。

王博山時復何觀我書 公諱三省

衲在廬山與黃海岸談天下士。輒稱居士高明。當爲吾宗過量人。海岸已作古矣。忽接手教。先得同然。真不禁搔着生平痒處。衲自承壽昌先祖記別來。四十年求人。若止爲吾洞宗探取此逆流者。則是世間有外人。心中有外法矣。裴公美不云乎。夫血氣之屬必

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衲所求于有知同體之間。雖繇迷悟而感聖凡。又豈肯以世出世間而分其體哉。即別傳五宗。昇唱同風。而洞上獨以君臣父子主賓正偏功位。內紹外紹。五位三墮。玄關金鎖。鳥道玄路。種種綱宗。以簡擇聖凡之偷心。透徹佛祖之秘旨。何其密乎。後學不知先聖立法之微。輒或泥五宗之門庭。而失別傳之指歸。此又何足於世出世法而能兼中妙叶其有知同體也乎。故衲以此宗難得其妙。乃於集成鼎定。惓惓不能自已也。前得竺菴成能荷祖庭之事。復得笑峰然。無可智。旻昭中。諸子。尚堪任此

今返西江。又幸高明能協諸公。不謀面而應。幾得先聲而薦旨。則壽昌博山之空荅呼應。密證妙心。共印全提。當有坐我匡牀。奪此柱杖者。不在破顏分付之後也。千古痛快。無踰此時。茲度歲於夢筆。開春卽歸博山。定常任事後。或爾振杖而行。應不負此嘉命也。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二十八

門人　大別　大選
大健　大權　較

題跋

題姑蘇建法藥寺療十方僧引

黃道來居士爲先父友也。歲辛亥予方出家。適值恩愛執歸。幸居士涣爲勸釋。復爲予卜夢筆山。因得閉關。後謝去。參壽昌大師。遂策杖觀方。時戊午從金陵來。闔門訪居士。正有事。余因特下毒手。以酬其夙私。而別。迄今又十六年矣。去歲予有嵩衡之役。偶西湖雙徑度春夏。因取道荆溪。故不及姑蘇也。抵金陵時禪者言居士有藥僧願。予卽寄一偈曰。殺得天下人。活得天下人。若非自殺漢。此鋒無處尋。予已先涣期居士矣。及予之楚。耿天臺請予主盟。并以藥僧願約屬予作序。願中有曰。人之生老與死。此中着力不得。惟有病之一路可以救藥。予笑曰。是則是。豈不知佛祖出世。特以生死二字爲人着力者乎。舍此則亦無從施設法藥矣。居士以僧徒無主。病苦可悲。或小恙而大劇。活症而顛死。誠大士見爲藥草救療沉痾之弘願也。又云年逾五十。筋力易衰。不趂此歲月作行

門犬馬悔將何及至望諸方大德皆發勇擔荷共成勝事嗚呼余讀至此益可悲其志而傷其事也居士欲以自已必死之身救他人無常之病其智癡願切世人所緩而獨急尤可謂難行之事也况有一等向上病痛千聖所拱手不能爲治者在耶昔維摩示疾毘耶以病作醫欲去衆生無始愛見攀緣妄想之業况此四大地水火風變化詭異如夢幻空華難可捉摸孰能一一按其症候人人授其藥石哉卽維摩神力亦不過欲衆生悟此生死妄因而自得解脫耳不然卽使盡大地人皆如長壽天無病苦之惱亦何補於衆生慧命乎卽予一人有身已來無日不病無病不奇使居士終身爲予左右調視亦不能盡善此幻業也况能爲天下後世耶昔有眞人患大瘋癩自視身爲棄物不久卽得成道是則衆生因病悟幻因病了心以病爲大良藥者則亦取諸自身矣居士年迫桑榆而不自治亦何暇以不急之務自悞哉噫居士必先有見于此乎必先有主張于是乎一切衆生至于羽毛鱗甲之屬其迷已極卽有微言妙法難使開悟獨有人於彼生死之際解放其性命彼必感我救拔以激起報恩之心反能消落其積業而頓悟此靈

則施藥之當機捷矣又如僧者豈不有因病而感其眞智因法以悟其妄業而同游此大藥籠乎夫如是能以法藥二施則療一僧之身病卽可療盡天下衆生之心病也續一日之危命卽可續萬世不絕之慧命也卽不然居士雖藥院不成能舉此心倡此行自足感悟十方豈有如是眞因無如是眞果也哉予壽昌祖每見病僧必親調藥餌見僧遷化必躬負薪荼毘予此身不知爲人調藥負薪者耶人爲我調藥負薪者耶予當執杖鞭吾徒皆從其後則吾最初感居士勸釋之心亦可以酬矣居士矍鑠哉無疑予不來也無疑予不來也且爲先聲

題梅花和韻

陳涉江特地向寒崖枯木中拈出一枝花自笑自吟不知熏出許多忍俊不禁者迭爲敲唱生出無限幽光逸韻振作性情益見此中有一種天然秘藏愈出愈奇愈無而愈有也卽石生亦感此而和之隨手指點半空陸離此花能固人窮又能與人富矣嗚呼邵子須知徹骨之寒本不爲粥香計而香落人間熏人性光有如此者夏時殷輅周冕韶舞皆森然于陋巷簞瓢中要在自問其不改者何如將徒以郊寒島瘦

作口語遣放耶。

又題梅花和詩

吾宗提唱獨貴生機。機生則句活也。句活則不與人粘根。能令人起疑發悟。亦可入而受敵。不死于人句下。文辭之妙亦必得此。始爲可傳。故諸尊宿每拈古詩。以激揚玄旨。蓋有取于此。陳涉江偶以梅花作十六咏。其匠心獨妙。能創人生機。王穆如諸風雅忍俊不禁。起而和之。方歎其奇才異出。紀伯紫亦托此寫其氣骨勁挺。姿韻高華。儼欲先春爭意。予因進之以參宗門之花。一朝勘破性命根芽。則品地才情。超超

物外。更當別有聞香者在。

石谿道者禪偈引

奇而不出乎正。則涉怪誕矣。機昧終始。能免乎。正而不寓乎奇。則涉鄙俗矣。濁智流轉。能免乎。此怪與俗。皆是學處不淺。宗旨不爛故也。杖人讀石谿道者禪偈。其題註皆出於佛祖言行之正。其偈語皆出於佛祖宗旨之奇。惟奇能使人疑而悟。惟正能使人思無邪。此雖不可以拈頌並欸。而語意甚似雲門諸綱宗偈句。蓋彼得之於秦時轆轢鑽。石公得之於鈯斧石頭滑。以故龍三老特拈出曰。依舊是香嚴上樹話開

口便喪失身命。此又鼻王兩孔。一路出氣。不啻與時人作僧繇點眼法也。余不禁忌。爲此嚏之。

馮開之先生小像贊題辭

古人不死。能令後世人見今人不死。乃能徹見古人。如馮開之先生文章德業。令聞施身。又能精出世法。其奇特處。儼然與蘇長公之事迹。異世同風。誠千載之間出者也。古今之人。皆稟此靈植此身。遊此世。乃其獨超超於身世者。果得何道耶。阿咸爾中居士。嘗從杖人遊。獨恨先人不得同此一時。予笑曰。先生曾偕陸太宰。畝心紫柏尊者。不啻文殊普賢之相符。又

何歎於此乎。爾中蹵然喜曰。今幸大師一點出。則此三大師又向徑山拄杖頭上放大光明也。小子又何恨哉。因出此卷請題。余援筆曰。遊山水間。攜書何爲。松下石頭。庶幾知之。

題方孩未侍御書白香山八漸偈卷

白香山於教義無涯中。揭出八漸。如使人從一摩尼圓焰中求入頭處。亦是導人一方便也。士大夫家。誰有閒心於此循序。而求其從容中道者哉。方孩未直心言事。於獄中有得。晚年逍遙。偶爾下筆。皆類香山。今於其弟萍水上座處見其手錄之卷。亦可見其留

神慧業。蓋亦從香山而進步者也。心性本妙。衆生自粗。猶將金剛寶刀。日以割泥。則其鋒亾日損。如能以純靜心。以法理自磨。則其智刃日新。不可當也。此非佛祖聖賢之所以異於衆生百姓者。以其能善用此寶刀也哉。賴上契濶。今日重得一相見矣。然青山白石之誓。切不可又同香山之忘之也。

王元倬孝廉南陔十詠引

人未相見時。求有爾我之形神。固不可得。旣相見後。求無爾我之形神。亦不可得。昔無不能有之。今有不能無之。向來目形爲色。而以性爲神。安得不二之耶。

就中交神之道。是古今之秘密藏也。誰能悟哉。雖然使無道學性命之義交神於中。又何貴於相見之有。予丁巳冬初到金陵。卽晤元倬王公於天界。彼時皆少年也。偶一談笑。適然相契於鏡心像迹。至今庚寅春。重晤於方圜。已相去三十四年矣。而此形神之交。孰能更有無之。倬公廣交天下士。獨於杖人不能相忘。今且以南陔十詠相質。屬予一言。以識其親友之密。夫南陔爲思養不及之詩。而笙歌以爲無辭之曲。十詠相賡。亦時哉之噫乎。此足以見公天性之親。與神交之友。曾無間然於色性也。予夏嘗問孝。而聞色難之旨。果其賢人之賢。能易乎君親友之色相。而踐乎天性。是眞能學道者也。非人生之最難者乎。倬公天資淳至。祇以事親爲出處。以道味爲交游。踐形者神。形卽是神。隨其爾汝。又何以有無支蔓它求乎哉。公其勉之。當更有無愧相見於秘密者矣。

讀方挺之傳題辭

天地人物。只有一性情之靈。爲可傳也。性情不靈。則與草木同腐。卽天地之幾。亦息矣。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名乃神之應也。神而不應。則性情無所附麗。附麗之指。不獨推佛聖之圓妙。卽一言一行之有

神者。亦足以昭人倫關風化也。古來有歷世第存氏族之譜。而無其傳者。有富貴而且壽考。無其傳者。有文章功業可傳。而無其傳者。卽有之。大都是子孫爲其祖父。朋友爲其知已。後世仰其高風爲之也。然未有父爲子傳。若方爾止爲其子挺之之傳之奇也。是其奇也。豈其父有不容已者。故痛爲之乎。豈其親友亦有不容已者。快爲之乎。嗚呼。世風斯下矣。有能篤父子親友之性情而不容已者爲之。則又不可以泥於氏族富貴壽考文章功業之爲之也。旣爲其性情所不容已。故能於生死夭枉中。神神奇奇。靈靈幻幻。

足以鼓之舞之警之惺之以關世人三世幽明之不迷五倫交感之不隔也雖然亦繇於父奇母奇子奇親友奇然後可以吞吐古今激揚隱賾也特人不達性情之感區區苦欲求解過去因果強引古人機緣爲據證無乃誣見在之神靈爲不可據乎於此正足見父子親友必於性情交感此神乃靈不則徒如聚木石塵垢自相埋沒不亦大可哀乎哀莫大於心死此心不死則天地人物文章功業皆有神而可傳傳而能通也是又烏可已哉予方外人讀此更不引佛法因果爲之解第提其性情之不容已處使能先讀

吾之題辭然後再讀挺之傳與諸公詩賦則後世下必有勃然怨艾於性情而警惺之者又當以方子之傳爲嚆矢也

心經別題引　爲雲棲座主蓮勺

可二祖於少林覓心了不可得末上禮拜而立未免殃及兒孫璨三祖因覓罪相了不可得特地作信心銘大似鉢盂安柄後來中峰於天目度竹篦子處猛省乃從銘下更作闢義雖則以毒攻毒其奈以訛傳訛如此之輩是皆與心作冤對者也殊不知始作俑者是黃面老子於般若中談出此心經耳然不知此心何來此經何出直饒他各逞妙手幾曾不依樣葫蘆雲棲璸公久爛教乘嘗親依杖人於徑山獨恨未能與之倒斷無端被人把住作心經別又不免彷彿闢義將娘生鼻孔東扭西捏而添負累矣雖然有能於此捉敗得渠則可許彼來徑山討痛棒喫

題掌下血痕卷後

杖人主廬山時黃海岸金正希二居士嘗稱魚山熊公種骨奇峭如見吾師必能別出手眼杖人於楚已曾遙識公之丰采矣以世幻變常各有轉身出路至於一死一生交情自見今久乃有湘潭禪者來石城

始得傳魚公已披髮入南嶽青黯黯處然念杖人甚切不啻密移一步看雲飛也杖人聞之喜而不寐偶有郝子一則公案正是三峰問石頂目三老婆徹困之蹟與杖人掌血之痕似乎決不可付與非人恰好魚公是自家屋裏漢特地寄去當使熱面相看悲風匝地尚有杖人與公所自負之末後一事正當磨劍幸速有以慰我

王仲山司馬表其同官阮函峰司寇平反天界航公寃獄之卷其八世孫萬松果公不忘先祖所感之德求爲之題

文殊普賢二大士忽起佛見法見被世尊神力攝入二鐵圍山中。不知有何過犯不知誰能爲出之。此是佛祖一向上牢關之甚密者也。吾人無始劫來之事且不論。卽今一日十二時隱微中有多少自迷陷事。何曾有一人能自平反之。此甚可畏者也。又何區區形於事迹而後始可警省哉。予見陳旻昭侍御於諸公中。又別出手眼。一拈題之。更足以因機激發。則前人之爲後世嚆矢。益可見矣。

題樺冠子自傳

人有奇才異志而不遇於世者固矣。卒能於澳山取樺木之葉。爲頂上之冠。且自仰羨之無斁。則所取非木葉之儔。皆是所棄。觀其自贊。欲以樺膚代茅庇世寒。以樺肌代膏燭長夜。又如秋水明霞。幽壑新月。何可以孤絕擬其神骨哉。唐宜翁書其自傳已高之。獨竊怪其出入三乘之言。不得以文字作游戲。此君子正誼以告朋友。伯紫當爲其父拜命。則古道眞風足以振起。伯紫之所爲孝。又當資始乎此也。予遂題其端曰木葉之光。

牛首山藏名公游山詩記跋

洪覺範禪師跋顏平原蘇子瞻黃山谷諸公墨跡曰。文章翰墨。以道德節義見重。使諸公書法卽不工。亦足見重於世。矧又妙絕千古。有不足以傳乎。牛首弘覺寺主僧慈公。以昭代大宗伯鳳阿姜公。大司寇弇州王公。游山詩記。先年已落世人之手。獨能苦心求歸常住。爲一大軸。寶惜之。以增重山門。因屬余跋數語於後。以識其傳遠之意。予曰。我知公非寶此墨跡也。惟是其人。則心畫心聲。無非贊揚法化。以引後世皈依。登徒壯觀名山。以恣游覽已耶。蓋有所以託乎筆墨者。而非筆墨也。有所以遊乎山水者。而非山水也。後來遊山水者。觀此亦知自愛其鼎。始足托重也乎。

爲石谿書楚辭招魂

楚忠臣屈原被讒見放。乃作離騷。冀君感悟而還已。懷王不省。原不忍見宗國之危亡。遂沈汨羅而死。弟子宋玉悲其志作招魂招之。原之魂。誰能招乎。非君命無能招。非君國無可託。乃設爲帝命巫陽招之。猶曰楚王已悟。今招原之忠魂。必能歸於楚國也。屈原果可以假托而招之乎。正以忠臣孝子不得君父之心不盡臣子之職。生生死死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余曰。招魂者。須君臣先自招也。君無所歸則臣無

所託。所謂君憂臣辱。君辱臣死。今君既辱且死。則臣之生死何所逃乎。卽死誰能招之。卽招之何所歸之。故曰此實招千萬世下爲君爲臣者。當先有所歸也。不然。滿天下皆游魂。又孰能招之。弔原而反騷者曰。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此豈不知忠魂之有所歸乎。石谿嘗錄善本。又欲何招焉。予因語石谿曰。招魂賦備述四方之惡。獨崇楚國之美。而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爲乎四方些。舍此樂處離彼不祥些。此正與一部彌陀經。以彼佛國土無有衆苦名爲極樂。但能一心不亂。

專持名號。卽得往生。成就如是依正功德莊嚴。知此一心不亂。則知魂兮歸來。知此魂兮歸來。則知一心不亂。蓋人倫以不得君父。則無所立命。忠君愛國。與唯心淨土。是同是別。知此則盡法界亦無所逃於此心矣。奇哉。

題葵石居士夢石圖

華嚴宗旨。以法界惟心造。正與大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一機軸也。聖凡之依正。皆感心業而成。卽佛祖神道。亦以感應始交。文恪朱公。以廷對第一。至翰林時。夢家園葵花大開。感而生子。喜其有向日之忠。因字葵焉。及公成人。忽自夢於古刹彌勒前見烏雀有失羣者。觸石而殞。乃自創曰。禽鳥有至性。尚不滅。奈何人不如乎。俄空中有神告曰。善哉。果以一念之忠貞。足感千秋之靈應。公不覺豰然化爲石。峰烱烱若有至大至剛之氣。充塞於天壤者。驚而寤。乃自命爲葵石。以故一生居家出仕。無不感此忠貞。而發諸事業。此父子傳神之學也。且世爲法門柱石。契濶寤寐已十餘年。今又晤公於針劄不入處。當能石上栽花。咲倒南泉。無措手口也。更爲夢石圓夢。可乎。

題定菴老人手澤卷

予昔在博山。見懷煦道默石車同參。友以諸方尊宿手卷。呈和尚。與雪關兄同看。各自有賞鑒者。予時獨以須看有何言句。能與人結寃業。如紙木上擊梧堪作何用。和尚與雪兄皆愕然。點首曰。正是所謂千年故紙可合藥也。予今偶倚杖梵受院。王靜聞乃焚香大展以其祖定菴老人手澤。及諸家題辭卷。呈覽。并求一語弁之。予細閱。乃知此老操履孤峻。如天馬行空。不落影跡。卽彼山海關外。慘殺場中。爲拔幽魂。與五臺冰雪中。掉頭不返。此便足以媿悚人心神。不忍自陷於生死也。彼交游如雪嶠之倔強。瓶窰之精審。

咸能磨稜合縫相就於公可不覩友而知其人乎至如題辭中有永覺古德石雨三宜素華道開諸公之稱述其高風異節與發藥其後世子孫又有足與人結業報恩竟之有在也予特拈出以示其有血汗之厥種云

題小屋如漁舟卷

一篙上人未脫白時即以小屋如漁舟自額其居不知志於渭川之出乎志於嚴陵之處乎石倉曹公喜與游嘗題詠其風流標致而友愛之誼甚高素法師已鮮筆稱之矣值世變烟波乃以一篙自命而撐出爲獨追龍門懸卷二老倘徉乎西泠鴛水之上石老奪其釣竿要討浮定有無之意三老縱其船子要使沒踪跡處翻身則篙之爲篙誠不易也今年杖人偶來梵受將閱月上人周旋於丈室間煞有轉變之竅一日披其卷乃再歎之曰古人抛梭爲龍葢妙於化也上人之機如此則化之及篙篙之爲化又何可預爲畫哉杖人且拭目待之

題恒生上座血書法華經

華嚴一眞法界如箇太極盤子八八六十四卦無不具備爭奈針劄不入所以天下人物無不陷在卦爻之中自非悉達從盤底下翻出坎中指天指地団轉坤艮之蘊誰能使天地同根之人如帝出乎震潔齊乎巽相見乎離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與萬物各正性命乎法華經本末開合之意爲符正在乎此不則何以收歸坤兌而證天乾之涅槃眞際爲原始返終之道哉恒生上座發源於台宗必深討其旨故能以舌血代脣間放光照破根塵識界全歸華藏一眞乃知水潦遭一踏俱胝覩一指便能頓見全機超超向上非強設也杖人偶於鴛水發棹武林時驀遇恒公索此不免剔起兩莖爲之喝彩更請衍門老代我一撥恒公恒公當從何處始能以斷貫索穿却善財龍女二人鼻孔爲踏盤子人耶咄

題韓聖秋通天巖問答語

郭功輔訪白雲端驀拈上大人大似重與渾沌氏破一天荒楊次公訪芙蓉楷驀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大似與黑漆桶開一生面秪遮兩則機鋒置在泠落地上項者聖秋中翰特來武林見杖人不拈丘乙巳不作別來久但道居士來也不禁撫掌一笑韓公云某胸襟有天樣大海樣深底事擬欲舉似和尚被遮一笑直得如見駭鷄之犀無處不頓發神彩也杖人

又笑云。還有恁麼那韓。公曰。某從西江一行。於吉州正會笑公。王持青原。振起垂足之風。轉見石頭路滑也。某會於通天巖見坡公遺石上一語。質諸任山人亦不免皆揣摩之意。獨笑公佛法人情。有一椎兩當而格外奪卻通玄者。即坡公于道德有無天世三五等語。將謂不作意言分別耶。今遭和尚遮一笑。頓使上大人。別來久。與坡公之借座於佛印。逞秤於玉泉皆活潑潑身裏出門矣。乃出其通天巖問答稿。請曰和尚不可便休。更與一句。杖人曰。居士且去。

張方伯金剛心經別解題辭

予嘗見癡和予謎語曰。遮裏遮裏那裏那裏。不是不是正是正是。此眞千古之絕快也。天下人最親切于身心者。莫過痛癢。忽然搔着其處。是何等快。予壽昌師翁。初與諸友同論金剛經甚暢。廩山老祖驀呼曰汝等還知此經有教眼宗眼乎。翁驚問如何是宗眼。祖乃拂衣而去。翁疑之。後於大好山話頓悟此旨。乃知教眼端有宗眼之妙密也。六祖初於此經有省。後從黃梅碓房。重得入室印正。以故妙通宗說。如舞太阿。無人能避其鋒影。蓋此經有時如清涼池。四面皆可入。此諸家之解釋也。有時如大火聚。八面盡燎人。

此諸老之提唱也。此經之妙。又何曾限人于各自激揚乎。予亦有二經別拈。正欲質之明眼。今倚杖阜亭。偶韓公聖秋以予過于坦翁居士。特邀駐于鳳凰山寺。可謂敲氷來煮茶山海坦然平也。張公素與方外人遊。而淡于宗說。乃以所著心經平等金剛如是二解示予。乃略展讀其提綱數篇。此中意何縱橫絕無訓詁之累。機鋒錯落。妙得殺活之神。自非淡于教眼宗眼。能如是處處搔着佛與空生舍利之痛癢乎。韓公見予擊節不已。乃屬予作一題詞。以識千古法喜遂述以質之。不知能搔着公之癢處否。

題友蒼嵩公軸子

蘇蒼山以天地鬼神不能與人相接。故以蓍龜為之介紹。此善其命也。韓子心醉友公。無以擬諸其形容。乃倩奇人邈此川藞藞將箇小古錐托在掌上。且自瞋怪之。是又欲以此為介紹乎哉。杖人見而笑之曰。其凶其凶。繫於苞桑曹家女子。嫁孟八郎。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二十九

門人 李長庚 梅之熉 較

襍紀

龍湖外錄揮塵影

師初住龍湖時。李冢宰。梅中丞陳司寇。周司馬梅惠連李公栯諸公。延於寶筏結制。及解期歸龍湖。而李冢宰復偕諸公過訪。見潭中擁沙俱開。乃訝曰。龍見之瑞其在茲乎。師曰此利見大人之象也。公喜曰昔卓吾無念二大師。與海內名公。於此舉倡道學性命

三一老入日矛頭斷來劍頭炊常啼心軒貴輿誰金剛拳打金剛咲若過此關無是非徐師川日不學混絕學羼念菴曰蝸才不可欺

之宗。今遇大師與吾儕重爲激揚。頓覺先德儼然未散也。師曰今之所以激揚。非特爲一時也正藉吾儕神明以光前啓後耳。如孔子對哀公康子。屢稱有顏回者好學。此豈夫子直贊顏回已哉。祗如末後今也則亾一語。與此老之殺人刀活人劍特地使七十子之徒。生大慚愧而自激烈耳。孰謂孔子不知用鋒刃事乎。使夫子當時但言顏回好學。諸門人未必皆服。謂我等如此相從。豈皆非好學乎。夫子意謂如諸子輩入見聖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孰能如顏回得一善則拳拳不失其克已復禮更不爲過所貳。怒所遷

大別曰好學是南方喜機戒懼是北方畏機方才一棒復禮便來聽樂嫌脚須知北門成許多烘染也只是不圖二字揚省大幡曰韶武論樂省得手右矣

乎。此諸子之所以不敢不服也。公撫几曰。此論眞能使孔顏重開生面尤足令後來者猛然通身汗下也茶次。公云。自見大師後。每於淸夜平旦。嘗如對晤於明月寒潭之上。即遇晏會。亦忘其世味矣。師曰昔孔子以聞韶而忘肉味。看不圖二字。蓋悟入之深也。故後來論韶武二樂。獨以韶能盡舜之善。而武尚有所未盡武之善。後人不知孔子深悟樂意。妄以揖讓征誅而錯認夫子贊揚之意。爲譏貶之辭。殊不知夫子於此正二樂之得失。非論二聖之善美也。夫天生聖人尚於三月而後始悟韶樂之善。後世闇知淺見。又

鏈不圖一日而忘素味也

各安厥止亦是夏葛冬裘然非剃盡芭蕉難免舌齒相礙有直心致曲者六龍一天試定當看

豈易得窺大聖人所處之時位哉。公大笑曰。然則我輩欲盡武王之善。更當三年忘素味可也。師復曰使夫子果不足武王。則不得憲章文武。大學中亦不得以湯武之新命新民爲無所不用其極也。夫聖人者人倫之至也。鼎革隨蠱之變。非聖人出孰能正之。孔子仁夷齊。而易著湯武革命。革而當其悔乃亾。此正竝行而不相悖也。下民爲亂惟君能正之。天子爲亂惟天能正之。湯武以扶君統。故有代天弔伐之事。夷齊以扶臣統。故有仗義扣馬之事。觀夫各安厥止。豈非無所不用其極而止于至善乎。公曰。武王與夷齊

支那撰述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二十九 襍記 二

相責處異其為扶正人倫之本心元同此發千古之未發也師曰易之為道妙在乘時歷位而不變其天心所謂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此六乾之位在君為君之次第在民為民之次第在物為物之次第在事為事之次第所謂其次致曲乃能曲盡其誠非指定一死法其吉凶悔吝元無定體在聖人處之皆道也如九五之位最吉堯舜處之光被桀紂處之則亾所謂吉凶能生大業亦在知天知人者自盡其時事耳即人事觀之則潛見惕躍飛亢之有殊以天心觀之則為一乾道之變化也見羣龍無首吉乾元用九乃見

天峽曰豁然人生个个六爻則元會亦六爻也呼吸亦六爻也

天則正以不執六龍之人事而達乾元之天理時乘六龍以御一天時乘一天而御六龍又何大明終始非循環無端乎知此始是君子之自強不息而能用九行健以合天則也如亢龍有悔猶日中之明極必晦在聖人處之如孔孟適天下之晦雖無位無民而依乎中庸即遯世人不見知亦無悔慍孰非用九乘龍以御天哉君子能處窮而知變小人處窮則為亂于亢有悔不亦宜乎即夫子一生而論志學即潛也立即見也不惑即惕也知命即躍也耳順即飛也從心即亢也此皆時習之學率性之道惟時中聖人得

何許信手拈來現成耶

乾道之變化故無可無不可但不可執泥其爻位之首尾所謂知進退存亾之妙其唯聖人是也至于原始反終唯聖人乃知生死之故世人尚不知處生又安知處死既不達生本無生與死本無死則於臨命終時心惑神馳手足芒亂能無悔而不及乎若聞此一陰一陽之道通乎晝夜如循環中之妙更無生死之端倪可得又何有貪生畏死之念存乎靈性而自顛倒哉此惟吾大覺氏乃能窮原達本知生死之虛妄悟性命之圓常每於臨終之際笑談說偈延促不二何生死之足繫累乎特其一徵也夫子亦淺窺其

大別曰生死無生死從卦爻首尾看破愚大難關智曰只須看破二字要看破一字難次如此且道些絡索與

旨故特示人朝聞更聞何道不聞此無死可死之道又何可死哉惜當夫子之際天下人倫之道尚未暇整頓仁義之理尚無人承當又孰能與於此乎此聖人原始反終之道獨寄於乾坤二卦此二卦初爻與末爻即生死之機原自無終無始夫天地之玄黃如晝夜之明晦其造化之血脉原無始終生死之異無人看破所以終未明天地之心生死之道徒以卦爻彖象吉凶悔吝而為膠柱調絃誠令傷觀者嚬也故夫子亦嘗自歎謂莫我知也夫正以下學人事即是上達天心故不有天人之怨尤世人以不得時不得

入消閒氣也好

位之人事觀我不免失吾之天心矣又安得無怨尤乎。殊不知處亢處窮皆吾之時位也如欲知我之下學上達處其觀我以天心則吾道一貫之旨得矣夫如是則八八卦爻皆聖人範圍天地之經濟也又何有吉凶悔吝之開氣而混我環中之精妙哉陳公蹙然曰安得起卓老於九原相與痛論乎師曰山僧昔年嘗與焦猗園先生談及卓老為人與著述之膽識其痛快明爽善與人敲枷解鎖釋黏去縛亦有起熏立懦之風使當時有大手眼知識過於彼者彼必虛心就正而優入聖人中庸之域更不至自行腑臆駕

狂放之言而籠罩天下此正是彼英雄欺人以強辭奪理處不免為偏鋒所使為可惜耳焦公亦撫膺久之予前年初到西陵即訪此地有弔卓老詩曰客山何似弔家山千載龍湖怒未闌厚責于人終薄己然猶血性逼人寒此山僧之見卓老如此不知諸公以為何如陳公曰此怒之一字乃莊生為鵾鵬傳神也今大師為卓老傳神尤妙於顧虎頭頰上三毛矣太宰曰今日此論當使大地震動六龍起舞也相與揖謝而散。

商城汪雲澤太僕特到龍湖相訪李梅陳諸公皆來會晤適前一夜風雨大作倒拔湖側大松樹數百株而殿宇儼然無恙李太宰大喜曰此神運木也芝佛上院之重建有其材矣遂相與作詩紀其事梅公有天地生材於此時乃今得用始不負之句諸公擊節師曰先聖嘗有才難之歎其旨固自深矣梅公曰此是今日聚首話頭也且為我輩作一小參何如師笑曰先作草稿可也秖如舜臣五人武臣十人則前之九官十二牧後之八士皆非才乎汪公曰但舉當時大才難於為帝王佐者師曰然是正先聖深激勵天下之才而進之向上也梅公曰子稱文王服事殷為

噴雪曰惜不令東坡見之食肉不食馬肝不圖今日知此味也

至德不暗議武王乎師曰此特揭文王有天下之德有天下之才有天下之土而能守臣節所以為德之至其於武王則紂惡不悛生民塗毒君道亂壞使不起而救之是豈聖人鼎革隨維幹蠱之時義哉予於此又隱然見夫子有七十子之才而不得行道於天下亦如文之守節而使各安厥止是非夫子之德之至乎諸公喜曰不期今日痛快千古師曰聖人為三才之至故能用天下之才而不棄天下之不才所以有全能焉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才難之歎似為語上而發孰知不可語上之

言已深與以下之人語乎誠意以惡惡臭好好色明君子不欺之慊此人易知也以揜著點出小人欺中不自欺之良心使其自視惕然不亦致其眞知格其眞物以入於君子毋自欺之自慊其利益又何加焉從來大智必歸之舜正以其能問察隱惡揚善而致其眞知執兩端之至善者用其中於民之性情而格其眞物世孰能如舜之大公無我以時中率性之道大同於天下使天下人欣然由此不謀自達乎然世人未嘗不藉口曰我能隱惡揚善也彼不肯學問而護短者隱人之惡適足以滅人之善揚人之善適足

或問噴雪何謂包決雪曰否泰一包襟

以長人之惡何則聖人能隱小人揜著之惡而揚其不可欺之善見君子而厭然誰爲君子而使小人自惕乎聖人於此深欲小人自視而悟而君子愈自憮而無息矣大聖人之法全是救人之心捨此不救更有何法挽天下乎世亦有自謂君子而揚善不能表其眞善隱惡不能惕其本心使天下護短者縱脫巧竊公然不疑流毒天下天理昧滅徒以一段虛假之事陷溺萬世卽有聖人復起又以何術救正哉故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此正深明格致精義之大學問也好惡幾希大畏知本包決藏密鼓舞同患君

卦一決格通兩端相奪作鎔之故則喜畏皆知本而顯密皆藏用矣起而歎曰幾希

子稍有一念偏倚稍有一念揜著卽已欺而不慊矣夫不能眞讀聖人之書得格致隱揚之旨何能幾希間不失救人之心法乎徒以凡例冒稱君子汗不下耶可畏哉卽如宋時程伊川蘇子瞻王荊公諸老豈不表表爲一世君子至同事於朝則不免水火不相濟是非偏於好惡涉于揜著而不能致隱微之眞知乎幾希之間旣無明辯又安能平心和氣而調燮化育哉或謂三公各得行志於天下亦足以勝殘去殺扶植人心不幸會于同朝便見學識未精道理未鎔見地未大耳學術自任勝心熾然我執爲崇踞理益

愎三公且如此則天下忍於殘殺者不皆此執而不化泥而不通同而不和之情見所使乎雖然此蓋以天下大道責備賢者耳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正此意也又况後世求如三公之高明特達者幾幾乎梅公曰論至此眞可令千古聖人痛哭流涕此大道之難明也後學者可不深求此好惡隱揚之旨而自慊於天下乎陳公曰大慧子韶酬唱物格固自高妙正不妨此落草大有關係蓋聖經含蓄深密今得如此剖擊激勵始使先聖歎才立言之妙有所歸也李公曰宋室三公爲我警策命千古者汗浹背矣

師因梅中丞邀到沈庄關帝祠。公曰。我生平奉佛外。獨尊關帝。與乾坤正氣。師曰。古云三國無文章。獨有孔明出師二表。殊不知關公更有一大文字。公驚曰。何文字。師曰。只二字。公曰。何二字。師曰。公與曹孟德書。有公猶是漢。羽安敢不臣漢哉。是漢二字。與三國一部春秋。不特生鉗曹瞞之心。即萬世下亂臣賊子。縣稾街矣。公撫几曰。此雖素知。揭出更痛。師曰。操雖奸雄。無漢。見君子亦自厭然。以故終身不敢簒位。臨終命子立安漢公曹孟德大將軍之墓。將非是漢二字之力歟。關公之配天祀帝。豈待勑封哉。因題其二

關諡壯繆乃壯穆也古繆穆通

柱曰。是漢一言。濺血肩間。縣日月。稱帝千古。剛刀立處。凜春秋。公大喜曰。此一對。撐天拄地之大刹竿也。

學人大運錄

大時曰。引宋三公鉗鎚。卓吾正徵賢者之用。與用賢之人。當知此包決也。寔歎才難。不欺好惡。恰收關壯穆侯。以結人道總持之欸。李孟白梅長公之遇杖人激揚也。千載一時哉。痛讀一過。勝似茹肰。大中曰。杖人舉大易學庸。亦是入田不揀。信手拈來耳。天地正用。本自如斯。因其親切。故可宗也。既破世間之膠與亂。又破出世之膠與亂。其功大矣。

鹿洞潛老大覽此荅詰而無然曰一社二中固二以濟正須徹上徹下乃能用中務民義而敬之遠之耳中庸見幾未發窮理已成三根隨示故疑辨參

荅詰神徵

梅長公中丞以李孟白冢宰。與黃安荀長吳公書請看一遍。爲神解嘲。不必用半句禪機。要實實落落。足服鬼神之心。開人天之眼。子細讀之。全是一篇人神善惡之詰。此實冢宰備嘗世故。同病相憐。特於知己不覺披露如此。吳公因刻之。以質天下。此尤梅中丞素欲致詰而未及發揮者。予又何足以知之。以予觀從上聖人。嘗見幾於未發之先。乃能窮理於已成之後。故示上根以危微未朕。示中根以隱見初分。示下根以善惡已變。如大易之一奇一耦。交錯摩盪。以至

善耳易原聽入自悟詩曰夙夜基命宥密宥誰洗密誰能提出

瀰綸紛雜。有聖智不可致詰者。皆神化之所爲。不測也。雖然。聖人洗心於密。天下在宥。又何物能逃原始反終之故哉。

太宰書云。每見善人獲惡報。惡人得善報。一一據事以質於人。人或答曰。以前世業也。夫王者立法朝犯夕刑。尚不能禁。而乃以前世不可見之事。示人。是益人之惡也。又答云。報其子孫耳。夫前世之事。惡止其身。罪人不孥。而乃累今生之眷屬。同受憂煎。今生之眷屬何辜。隔世之人何幸。而爲之代罪耶。

冤悬山嵒錄青原劉洞問曰當云吉生大業而曰吉凶生大業何耶愚山曰何不看幾者吉先見乎已而問智智曰能知一切是我鈯鈯否

師云善莫過於盡心知性惡莫過於悖理逆天而公所謂善人獲惡報者不過以功名不遂意富貴不從心眷屬不完全患難不得免目爲惡耳亦何曾以唐堯得傲息之子虞舜有頑嚚之親文王羑里不能體明夷周公斧戕不能感雷雨孔孟不得身行王道爲惡報哉所謂惡人得善報不過以科第取捷仕宦日升富貴遂慾眷屬叉聚目爲善也亦何曾以四凶格堯舜之化桀紂復夏商之仁季氏還魯國之政亂賊免鑑史之誅爲善報哉若公以不得世榮爲惡則龍比夷齊皆萬世之惡報也以苟得世榮爲善則莽卓

操懿皆萬世之善報也若以華宮室麗冠蓋驕妻妾擁僕從爲善則梨園戲場倡優伎舞尤善於彼而無奸究得失之心乃今日夜煎迫於胸雖有榮觀不異劍樹鑊湯之自刑自苦也又安知從上大聖欽明緝熙克己愼獨之爲樂天知命哉所疑一身後世者將謂五倫之善惡因緣會遇耶如京師朝廷天下共聚而王公僚庶品位尊畀黜陟高下原自分殊若皆以朝廷視民如赤子言之曷嘗分富貴貧賤與高下尊畀之異耶即此可悟現世善惡因果萬有不齊皆屬各人業報所感矣君臣雖會遇然君有君業臣有臣

業父子雖會遇然父有父業子有子業謂之各業是也即謂之共業亦是也何可撥無因果乎世間有不達事理制度之人以爲朝廷予奪不公百姓貴賤不等是豈理耶此葢世人見近而迷遠知淺而泥深也公憂世之見理未精發論未透以致意見轉爲大惑故特發藥設難而啓其幽微耳詰豈公之誠然哉

太宰云或謂惡人之不即報乃惡貫未盈也盈而降罰夫惡人之害人也日生月盛大如豺虎之嚙噬小如蚊蝎之嚼螫天心仁愛而乃以大地衆生肌骨性命借善人爲惡人盈貫待其盈貫不知喪

命者多少仁愛固如是乎又答曰報復循環業因不了也夫如來發願地獄不空不願成佛果其如此何不於現報之一施一報立地分明永無牽掛如人世訟獄早結一日早淨一日花報立應誰不寒心既使受者得完又使造者知懼地獄豈不立空譬如雷聲一震凡人莫不凜凜而及詢所擊皆田野愚痴之人誘之前世人心益玩不以値截明白之事禁人爲惡以空地獄而徒以前世杳冥之說相爲勸戒彼爲惡者決不肯聽是不欲地獄之空也而反云地獄不可空乎梅長公曾有告地藏

剛涯六日刀山劍樹正學人安身立命之處

文更爲懇切可不竝觀乎於是答者詞窮矣
師云世間惡人若不悖理逆天百計害人如豺虎蚊蝎則何事以爲惡若善人皆被惡人所害而不動心忍性孰善不移又何事以爲善天下之事非善卽惡非僞卽眞不因惡不見善不因善不見惡所謂國亂見忠臣家難見孝子是也如大舜以父頑母嚚弟傲日以殺舜爲事竟成大孝管蔡兄弟以反逆竟成周公之達孝豈天心仁愛獨借舜周之善爲頑嚚反逆之盈貫乎予與梅中丞云眞有骨性人被世界磨成眞無骨性人被世界磨滅公最擊節此語若公以惡

人能磨滅善人是則善非眞善而惡果眞惡也願成佛之意正與堯舜周孔欲人戒愼恐懼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先耳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惡降之百殃作德之心日休作惡之心日勞卽此數語皆善惡因果之明證况罪莫大於不知動惡莫大於不擇善今有自謂賢智之人不敬天命不畏聖人之言甚於不畏雷霆之椎擊也雷霆震怒所擊田野愚癡之人而愚癡之人或有一念警戒春秋之誅法令之戮甚於碎屍粉骨而不格心更慮是自陷穽而莫之知避也又何怪夫如來帝王欲訟獄之空而不可得乎葢上智下愚皆有至教故天上有梵王帝釋下有地藏閻君如大易之山地有剝地雷有復也此非聰明聖智孰能與於此耶

太宰云或謂天人一理也人怕惡人奉承恐後故天亦畏惡人而以百福叢之至於善人則罵不回聲打不回手正好借之以爲張威逞志之地天人交謫而世之爲善者孤矣又遍其詞以答曰是陰惡也是柔奸也陰陽不竝立剛柔不同用如以善人爲陰爲柔而爭誅其心以加之毒彼爲陽爲剛者則畏之避之是率天下而爲剛爲陽也若流寇

若虎狼皆明白公然爲惡其爲剛爲陽何如可稱陽剛之流寇虎狼耶又太平廣記一事一人掘太歲方得肉一塊而棄之人問之曰太歲何不報之夜夢太歲曰此人氣方盛夫畏盛氣而任其爲惡亦何取於神明耶此可見神人之畏惡人有同矣又小說載唐相盧懷愼一生淸苦死無以殮家人死者見張丞相有多爐鑄錢而盧無一爐張相平生多機權故陰府亦爲錢鑄可見陰陽之苦淸士有同矣又佛與調達同時調達以謗佛在地獄佛於法華會上授記于無量劫後成佛夫無量劫以

大衆曰全窺河伯翻騰迴得海若吐出空際理地

或曰孔子特地向子貢說此亦叙怨尤矦則奈戶之歎

後成佛。則無量刧以前皆在地獄矣。目前受無量刧地獄之苦。而懸想無量刧後之成佛。其誰肯信耶。

師云天人一理者。乃天理即人事。人事即天理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夫世人之有怨尤者。以彼我相隔不通故也。使能以人事即天理。則下學即上達矣。又何復有隔越之怨尤乎。若但以吾平生所遇之人事觀之。如伐木於宋。削迹於衞。畏於匡人。厄於陳蔡。栖栖遑遑。轍環天下。如喪旅之夫。無所歸宿。則未免有怨尤。若以吾平生所處

哭大呼何以詰大宗師耶愚曰曾知此詰此若亦是霖雨祭歎也耶

之盤根錯節。皆顯微闡幽之天理觀之。則下學無非上達。又何入而不自得哉。故曰知我其以天理乎。若以人事觀我。則我皆不得意之境。何足以見天人一貫之道耶。此夫子自白其心迹。昧此則往往毀謗誣陷古聖矣。公以天畏惡人。借善人爲惡人張威之地。無乃太誣天人之理乎。若以陰柔爲世人爭誅其心。陽剛爲寇狼明害其世。是則齊景千駟。盜跖萬鎰。與夷齊餓死。淵憲陋巷。皆天神褒其富強。貶其清苦也。曾何以求仁得仁。殺身成仁。與君子固窮。小人窮濫而甄別之哉。至太平廣記與掘太歲陰鑄錢之說。皆

智曰不見寶王論乎無非就此反因爲禪代諸覺則一公因矣然病尤二大恩人去來今一條拄杖

憤事不平者爲之。可盡信乎。即有其事。天神人鬼。原自不齊。何可以盡心知性。純德統天之理。而責其事遇。易稱大道。便有許多陰柔陽剛之不一。又安可盡以中正律之。蓋佛者覺也。衆生迷而不覺。菩薩則覺而有情。惟佛則覺而能照。照而能通者也。釋迦曩刧嘗授業於調達。欲求速證大覺圓滿莊嚴。調達曰。子欲速成正覺。子須世世堅忍精進。行菩薩行。吾當世世隨汝之後。爲大魔孽。以種種怨害煅煉爾心。鉗鎚爾行。幸無退墮改志。則疾成矣。是時各自出世。互相激揚。以成其道。正孟氏所謂天降大任。必先勞其筋

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動心忍性。增益其所未能。其致一也。但世人淺見。止知一世之責任。絕不知曩生之成就也。況佛授記調達正見。以德報怨之意。開世廣大知見。於此尚以延促爲論。又安知十世古今不離於當念哉。

太宰云或謂我輩既生稟一付柔善肝腸。即蠅蟻微物亦不忍多殺。而況傷心害物耶。以此甘心忍耐。隨人魚肉。隨天困厄。於萬不得已之中。無可奈何之際。只得以佛法慈悲。隨順衆生之說自解。始悟佛所說一切法。皆萬不得已。無可奈何。而說此

以自寬自解。幷解諸衆生也。佛有三不能。不能違定業。不能度無緣。所以於衆生行惡者。誘之於定業。誘之於無緣也。舉世惡人。皆定業皆無緣。又何怪惡人之縱橫。亦何取於佛耶。此不佞十年中之事。因字來及此。敢爲縷縷。幸勿以示人。增我口過也。

師云。此末後一段。實收從上議論。雖是平生對斷。實以發泄自家憤懣不平之意也。公蓋太自求完全。自視高廣。不欲於古今天下事有少缺漏也。請試平心論之。公亦天地生下一人耳。公視天下更有多少人。

天何故生公於世家。下地卽嬌養。弱冠卽聰明科第。仕宦四十年。如登樓拾級。歷仕四朝。爲四部尚書。廣譽施身。目爲麟鳳。讀書仕進之報。天如此待之高且厚。年六十七歲。耳目聰明。心志強固。有長子賢而死。長孫賢而死。既賢而死。愈於不賢而生遠矣。天不靳仁人之後。有晚子七歲。岐嶷過人。有子萬事足。又何求乎。公以死長子長孫爲不幸。天下孰有子而不死者。以得君得民之冢宰元臣。燕喜偕老。兄弟怡樂。宗嗣封蔭。垂裕後昆。天之生人。至此極矣。猶以天神助惡。而困厄於公。尚欲天置公於何地哉。必爾所謂均平。則天當使滿世人皆少登科第。皆仕至天官。皆與以富貴爵祿。爲磨苦之資。以害世間貧窮畀賤之人也歟。公又久參經律。進遊禪喜。機鋒錯出。不啻裴張自非橫身異類。無疑設疑。無難設難。安能於生死情識結縛之處。以救定業衆生。破其執着。使無緣衆生得一津梁乎。正如作無佛論。撥無因果。而創起護法隄防。以降伏邪魔外道也。於此足見公以天下之心口。爲一己之心口。以古今之情理。爲一己之情理。以開天人之迷。以破鬼神之惑。故爲是以問有心大士耳。維摩詰云。我病無本。若衆生病則我病。衆生病愈

則我病愈。此不可思議。如幻解脫法門也。今公坐毘耶離城。示此殷憂疾苦。而爲說法。愧不及文殊辯才。不足酬對。率爾而答。且以捧腹。

梅長公中丞之煥曰。此解非口頭禪。末投更足洗善人鬱結之懷。看來實實造化。不曾相虧負也。古詩不云乎。顏回夭死伯夷餓。我今所得亦已多。作如是觀。只見得過分。賤性每見人冤枉。輒如烈火焚心。不憚從井以救。乃偏得冤枉報。未免致歎於鬼神之欠靈。忽思甲子乙丑間。同時遭値。粉骨碎身者。塞滿枉死城。自揣何功何德。獨倖免生全還

贊曰不于前後際頓乜後節是決法眼然通書從而知

是鬼神過於徇護安得反謂之欠靈哉讀此通身汗下。

陳石泓司寇以聞曰辯析精當令天帝避席閻羅結舌矣但陰陽一也王法有時亦不可問鬼神之事何獨不然何責之備乎造物大矣自施自生自聚自散自作自受自變自化決無衡量付與一一不爽錙銖之理有因有果疑因疑果正於可信不可信或然不必然處湊成缺陷世界學人只須於自心討分曉幸大師直截點破不於前後際強生枝節畫蛇添足也地獄決不可空衆生決度不盡

已甚言先矣或問者原如何決法書原曰從今不綴須突悄枕子雖鳴自古盡

佛與菩薩願力亦只示人生生世世永無退墮而已淺見如此堪琢削否

李孟白冢宰長庚曰庚于吳荀長世變就中有許大委曲有不可以直示故宛轉引憤悱之辭容相啓發是亦庚與梅長公同有之隱情也幸大師金鎞刮膜令千古疑憾釋然此亦唯大師不坐孤峰肯為落草婆心徹困處正渫于棒喝也又孰知恩大難酬哉小頌弁乞慈正天地之大猶有憾聖人有所不能知草鞋綻破程途遠五十三參鈍置伊。學人大日錄。

予盤曰回繫心慄魂入猶退本悲淚皆垂乃作念言安身立命當在何處陸支安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能孝事君能忠不假外求取己乎足鳴呼

西陵別錄

師到西陵不數日流賊驟至三鄉焚殺甚慘百姓奔走城下餓死者相枕藉師因親向諸縉紳居士處募米散衆煮粥救活者無數或謂此時城內亦甚窘迫何能及人師云往時但濟貧此時乃救命況大士於疾疫世變為藥草救療沉痾饑饉時化作稻糧濟諸貧餒以至捨身飼虎割肉餧鷹乃今見死不救豈大悲同體之心乎或曰師果大悲何不化流賊不殺人放火師云佛祖度世亦先於見聞之所及與性情之相近而激引之始易入耳若彼流蕩忘返非業盡氣

人心未必自日方中何有世乎聽其抄鶴耶跳子錄杖人兩陵語見示皆就學提撕六種實踐嗟嘆毋乃要見氷消瓦解時乎方孩未曰幾利相成特

消孰能挽救哉故佛有三不能蓋言其機緣時節有親疎也如我與諸公當此之際不以此激揚我等心性之近亦何貴於會遇之道乎陳司寇云此正聖人親親仁民以及物之意也諸公聞此莫不克己施之梅中丞問曰吾聞齋僧造相皆屬有為和上化米救死與大悲尋聲救苦也還是施飲食還是與他說法耶師云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益君子喻義於利小人喻利於義此義利相成乃聖學王道之本佛所謂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也公曰善哉此現儒者身而說佛法也師云今日沈庄界上百姓歸依流賊畏避

說痛快親民親字是眞三昧可惜人皮厚耳幸有無厭足王刀刀見血莫愁鈍置

譬之煩白白米一喻豈非善用實有無乎緣生無性可語悶氣生虫

不藏無厭足王之境界也。孰知華藏莊嚴。卽在干戈叢裏乎。公又問地藏菩薩之痴心。何日出地獄耶。師云待公墮地獄時出也。公曰我這裏也不減地獄。師云衆生度得盡否。公曰待地藏出地獄着。師云我知沒有所在安置得公。公大笑曰。和上莫鈍置人好。師亦大笑曰。且出米着。

梅中丞問吾聞百姓皆有良心。衆生皆有佛性。如何流寇殺戮人民。豈良心佛性盡泯滅乎。師曰百姓衆生之性情。如出穀白米。煮粥則融。做飯則耎。煎糖則甜。造酒則釀。作醋則酸。壅穢則臭。悶氣則生蟲。善食則生精神續命脉。惡食則敗臟腑損壽元。此豈米性之使然哉。是故佛聖立教。無非令人存其本心。全其天性。順其行事。不落邪僻而已。公曰善哉。大師有如此佛聖眞見。如何使世界復淳乎。師曰。談理甚易。然王道無近功也。堯舜帥仁於三代已前。則能成揖讓之風。湯武行法於夏商已亂之後。不得不成征誅之事。所以孔孟不得位。只成師道。今世界雖亂而殷憂啓聖。大權未移。又何難於中興哉。故大學聖經德在親民。蓋上下無隔時也。親之一字。乃佛聖度世之眞三昧哉。公深肯之

靜曼口以今反觀曹操秦檜亦追不出何況鄧耿諸將只有柴市風雷莊嚴華藏而已噫

師謂李太宰曰。人人相見。必先問如何殺流賊。予笑曰。一念殺機。便是鼓倡賊之發端矣。何曾有一人問何以保百姓安生理。何以透知賊情。銷解危難者乎。況今日之流賊。卽昔日之平民也。如人傷逆氣血。以致吐紅作衂。既不導引復歸臟腑經絡。又復尅伐其元氣。則必不旋踵矣。良以官府夙無善教。而剥削侵牟。民困兵驕。加倘搜括。今又迫民殺賊。正是迫賊殺民也。此機不轉。何以挽天心救民命乎。蓋民心卽天心。民命卽天命。民情卽天情。民亂卽天亂也。今不通民情。以亂易亂。何日得安此生生哉。然安知不追出命世眞忠眞孝之人。舍身撥亂定國救民。藉此驅除積弊。以報君父者乎。辟如臟腑受病。潛伏未發。偶因外感。發一奇病。幸遇良醫調治。血脉相生。不特使此奇病得愈。兼使積久潛伏之疾。亦因此而消矣。國家承平。因循既久。飾偽相蒙。號令不行。將有土崩瓦解之懼。或因此盜賊。而詔書罪已。感激異才。則杜黃裳用高崇文。裴度用李愬。唐之中主猶能因亂中興。而況有宵旰之聖人在上哉。公曰此無上大法醫王。善調衆生之病也。經中以病爲衆生良藥。我於今日見之矣。

批襄曰沙汰果然迫出者誰成就種智之諸魔也

師曰公知流賊之利害機緣不可思議耶世人以貪欲而正性命復以貪欲世間貨財功名勢位富貴恩愛造種種業以致自害害人遂迫出許多平民殺人放火以快其憤乃復破其所貪所欲之功名勢位富貴恩愛歸無所得復沙汰去世間許多假道學假經濟假英雄假忠良假禪道佛法又復逼迫出世間許多眞道學眞經濟眞英雄眞忠良眞禪道佛法利中有害害中有利否泰相因生剋相化此非維摩所謂十方魔王外道迫抑菩薩天人以成就其種智者乎今人平時誰不自負有王佐才至此則一籌莫展縮

首待斃豈非假死求銀一逢烈燄而形消魄喪哉若是眞正英雄必因是而顯其作略矣然此流賊更有兩種大利害一種惡人雖有微少惡機潛伏於中未敢發作因此殺亂昌熾如星星之火遂致燎原一種善人雖有微少善機潛伏於中未能發作因此殺亂逼迫亦如星星之火遂致燎原平日斷不得底名利恩愛乃因此而斷平日開不得底生死結交乃從此開交又或有平日好侵占人田地家產好圖謀人子女玉帛好造作許多妄想事業偶值此機一旦灰冷遂翻然悔悞從前錯用心行以取眞實受用此又是

佛祖聖賢所難化難度乃因流賊一番惡化遂證妙果者也誰謂天堂不與地獄相爲激揚佛祖不與魔外相爲關化哉所以泗聖因厄運成功地藏因閻羅成願樂地因火宅相驅善果因惡緣轉念吾今所謂惡化之機緣利害有不可思議乃如此也太宰大喜曰此眞教外別傳之別傳也請侍者識之以質同參

師與毛克舉朱君燮冑更生洪西生諸公曰今日城外流寇縱火殺人得以徧地扎營各處破柵四野割麥將一切禾苗皆與驢馬喫盡者此正攻野不攻城野空城自破也古云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若西陵有

道則守在四境也當時不先固守四境關隘以致賊入境內縱火殺人令百姓無救無歸無作無食雖能嚴守孤城其如城中饑民有欲相食相害復有願爲流寇不可得者乎朱孝廉曰四境不守其過何出師曰蓋城中當事與諸鄉紳士子不預爲謀并不肯死心矢志念父母宗祀根本爲生死相依危難相持之誓尋山作寨或立意移家過江避難至於協心爲公謀守城之法則人人藉口異心吝財礙事終日商量竟無成算誰肯死心矢志決定爲成萬全之策乎善

用兵者置之死地而後生。先欲絕其偷心與活路也。秪如日來處處遭賊破寨以致殺身亡家遺害鄉黨宗族。其冤慘罪過皆出於一己之私心活路以害及諸人於死地也。城郭外人無城郭可守。則不得不勠力作寨以保身家。若城中之人。捨城不守。使城中人各自懷私。不相保守。是誰之過歟使當時能捨作此寨之人馬錢糧及身家性命。爲至公之謀。全城之計。豈非千古一聖賢豪傑之用心哉。寧可死此身家性命於流賊之手決不肯將此身家性命。以守公城而保宗祀社稷之生靈。此豈封皷難逃故如是逃倒乎。

諸公皆謝曰。此可謂應以救苦救難身而爲說法者。善哉善哉。有國有家皆當信受奉行也。

救荒亂策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國家自有常典。特因循未舉耳。舉之須振三綱張四維。寄十目。何患民不信耶。三綱者何。官爲民綱。貴爲賤綱。富爲貧綱。三綱能振則四維自張矣。四維者何。設險爲禦寇維。作寨爲安民維。賦田爲足食維。教民爲練兵維。不設險於四境則賊入內地到處焚殺。郊野盡空。孤城何守。不作寨於四鄉。則民不安生。無歸無止。田疇盡廢。民命何存。不賦

田以聚糧則倉廪無儲。公用無措。旦夕急迫。兵食何圖。不教民爲田兵。則放肆怠傲。難以節制戰守散亂。性命何依。若此四維能張則十目自寄矣。十目者何。一尊賢智爲明治亂之目。二推德義爲濟急難之目。三聚義勇爲振材能之目。四講經術爲結忠孝之目。五列戶籍爲整隊伍之目。六嚴探訪爲制內外之目。七去浮技爲廣耕種之目。八正交易爲興民用之目。九勸勤儉爲防窮困之目。十禁鬭訟爲保身家之目。小而舉之。行於一鄉一寨。大而舉之。行於一州一邑。未有不足齊治者也。豈特富強云乎哉。所以自古制

田之法。皆在簡冊。其人存則其政舉。是知天下之治亂。只在人心。幾希之存亡耳。豈復有奇異之策哉。

麻城制邊境策

賊數入境。亦嘗殺掠數月。或設兵守。或措餉糧。東支西應。左防右護。乃至三築城。十請兵。邑宰調停。鄉紳籌資。而中丞則又自立護生堡于沈庄。創制森嚴。守禦精寄。居然爲城東保障。賊不敢窺其境也。中丞嘗延予護生。指畫設險之事。予乃推其旨云。古人守禦重在遠近設險。爲相生相制之法。師卦以地順水險而用兵。蒙卦以山止水險而禦寇。盜高險必因丘陵

低險必因川澤也。若以麻城四境八方之界。擇要害地設險以守。則一夫可當關。諸方爲率然矣。其制有三。一遠地險。二近地險。三內地險。遠則四境關隘。近則四方要衝。內則城郭營衞。其餘山鄉則聽鄉民自爲保守。亦照應城中之節制也。遠近內地。各有犄角之勢。互相制治。則諸鄉之寨。籍此要害無虞。以保其無圍困攻擊之患。始有餘力。相爲接應。則保護愈固矣。麻城北境多遠山障蔽。無甚要路。獨王家樓北路地險可寨。以通光山河南北直路也。東北有兩路口地險可寨。以通商城光固南京也。正東有長嶺關路

地險可寨。以通商城陰山六安也。東南有馬鞍凹田家村地險可寨。東南有石牛衝地險可寨。以通羅田也。正南有沙河路要地不險。須設高城深池。以通黃州江西及南北各路也。西南有岐亭路地平半險可寨。以通黃陂湖省也。正西有三角山路地險可寨。以通黃安羅山也。至於內鄉要衝近地。北有陰山坂及寒陂凹路地險可寨。東鄉近地有古城坂及龍湖路地險可寨。東北近地有霧仙司路地險可寨。南有望華山白泉路要平衍可屯。西有鎖口河平衍可屯。東之內地有沈家庄護生堡。已當地之一面矣。如我扼

要而山不甚高。則鏟其坡以培其險。水不甚深。則鑿其低而深其池。可墻墻之。可臺臺之。可坑坑之。可陷陷之。平衍則高其城。塹深其池沼。如屯井畝畞之法。開溝洫。築堤防。崎嶇其山。參錯其路。森樹木。障往來。使彼戎馬不得馳驅。絕其糧食。屈其鋒威。我有憑而彼無據。我有守而彼難攻。我惟逸而彼惟勞。我惟實而彼惟虛。如鄰邑有兵追逐。則內外夾攻。而彼無噍類矣。彼安敢窺我邊境哉。當事鄉紳。協力勸諭而行。何山無王。可作墩堡。何地無民。可作農兵。此不費公用。不奪民財。自安安人之術也。畧舉有十利焉。內境

無殺焚。一也。士民無廢業。二也。官宦無兵餉。三也。村野無逃亾。四也。田疇無荒棄。五也。寨堡無困敗。六也。官府無擾害。七也。差役無徵苦。八也。朝廷獎拔收才。九也。國家經畧得法。十也。較此十利。孰如勞民傷財而坐受賊害官害兵害哉。運籌帷幄。決勝萬全。一舉永安。又誰不見義勇爲哉。習險心亨。即此可見。亦在僭當而已矣。參學門人大應姚元愷錄

梅中丞云。文淵聚米。執在目中。此議洞見形勝於掌指。誰謂出世不可經世耶。安得經世者見諸行事。

大時曰。莊生之書。究極性命之初。放乎大道之原。[illegible]儒之所[illegible]所[illegible]起[illegible]而[illegible]加喝棒非止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三十

參學門人　大瓊蓮勺　大中陳丹衷
大時出之　大文曹正眼　評較

䃳紀

莊子提正

莊周戰國之隱者。能以古今之大道自任。又不甘於流俗。憫世道交喪之心獨切不可以自禁。乃敢大言而無慚。之人也。予讀其所著南華。實儒者之宗門。猶教外之別傳也。蓋其旨也妙於以神化而移人心之天也。神之於天。則自然矣。自然者天之別名。化之無

爲畢畢功利者笑罵也。儒宗別傳誠開天譁論。

大中曰。孟夫子以文王一怒而安天下。吾師以一憤一疑開千聖活路。又舉妙之門眞神奇哉。

迹者也。究之不外於慎獨致中和而冥聲臭。是彼固能先任天眞之自然。而同人物冥於自然之天眞也。又觀其立言之意。大似憤世儒與諸治方術者。不能知天立宗。而相將陷於名相功利。以至於爭奪殺害如江流之日下。有不可挽迴也者。乃慨然撫心而有感曰。是惡可使若而人。終不知道德性天之宗乎。是又惡可使吾儒之眞宗。終不可以挽迴乎。夫如是也又何所藉之。以自明吾之所存。又何所藉之。以自行吾之所主乎。於是俯而觀之。憤焉愈不可解。仰而思之疑焉愈不能釋。憤疑之極。忽若成然寐。蘧然覺。如

大文曰。千古救法皆生于不得已始能出盡其苦心密行。

有以自慰也。於戲。世未有不至於自得。而能使人得之者。此眞千古之大惑也。於是儼然曰。自開闢漸遠。更有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孔顏若而人。能知大道之原天地之化與能因人物之自然。而為民生日用制作法度。為道治之宗。使之各安身世性命者乎。夫如是設教立宗。而天下後世尚有不能知其所以而愈效其迹。乃愈敝其神。甚至有不可復以教宗救挽之者。其弊又安在哉。弊不生於簡易。而生於支離。不生於無為。而生於生事。不生於無識。而生於多知。以至於世道交喪也。盍亦追其本而救之乎。

大瓊曰。以主賓權實殺活正奇形容出一移字。眞教外別傳之秘哉。

乃不得已。仍借羲黃堯舜孔顏與老聃許由壺列楊墨惠施諸子。互相立論。而神化之。其中益有主有賓有權有實。至於縱橫殺活。隱顯正奇。放肆詭誕。嘻笑怒罵。有以直指其天眞。有以曲示其密意。其為移出人心之天。而成其自然之性者。不可以常情臆見領略。而且有如聾如瞽者。是何足怪哉。內七篇抑揚錯綜。要不過正打傍敲。以闡發其神化自然之旨。而歸應帝王于堯舜。歸大宗師於孔顏也。自謂天下沈濁不可與莊語。故為此無端崖之辭以移之。使天下疑怪以自得之。則庶幾藉此明吾心中之所存。行吾心

中曰指斥其始作俑者不啻雲門一棒

特曰玄要全在此和盤托現

中之所主耳世人不知以爲詆毀堯舜孔顏又孰知
稱贊堯舜孔顏更有尚於莊生者乎世人泥于常所
習見常所習聞之名相功利或見聞其指斥名相功
利於始作俑者以故無有不毀而棄之若也夫有毀
之則能疑之是則善於讀莊子也毀之而不疑則終
不得其旨即使堯舜孔顏復起而正其說亦不能使
入神化之域也是惟疑之則所見爲驚所聞爲熒見
聞既驚且熒則平日道理無所用道理無所用則心
知迷無所從迷無所從則惑惑則困困則愚愚則神
與天冥同乎大通此正疑始而後攖寧也是故冥則

寶曰乾屎橛麻三斤誰能鑿死

幾于無所待而天爲之逍遙矣冥則幾於喪我對耦
而物自爲之齊矣冥則幾於內不見我外不見物而
怵怵乎游刃有餘地中心之生可養而有主矣冥則
人物相忘於道術而無加損於治化則人間世可適
矣人間世之可游則德自充符與天地變化爲一而
爲大宗師以應帝王雖則渾沌爲倏忽所鑿亦無死
地而常超超乎天地生死之外爲天地萬物之宗矣
莊生移人心之天以冥乎自然之性眞神化哉或謂
莊子之書可以獨行於天下古今也乎曰不可莊生
所著雖爲六經之外別行一書而實必須輔六經始

文曰吾師以莊子善置人于死地而後生此深于共法之奇也

能行其神化之旨也使天下無六經則莊子不作此
書而將爲六經矣老聃云正以治國奇以用兵夫六
經皆準天地人物之正是天地人倫不易之常法雖
稍有變皆不敢稍違其正此莊子如兵書雖正奇互
用而法多主於奇如兵之不得已而用也使天下絕
無六經獨行莊子之言則自相矛盾自相成毀自相
破立者不一安得如六經之前後本末始終大小不
敢一毫參差不敢一毫違逆不敢一毫虛設不敢一
毫假借也哉此莊子所謂故爲悠謬荒唐以寓言之
也若不以意逆志以言得旨則何可以爲典則功令

寶曰不敢假借不可獨行深有關于宗教

文曰獨借未見

哉然則以宗門教外別傳比何也曰此亦借之以比
類使人易於發明也即吾宗亦有不可以獨行者如
佛初生指天指地而雲門欲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
圖天下太平及後之瞬目揚眉拈鎚豎拂翻筋斗滾
木毬推倒牀打破鏡種種不可以常情常事測識者
若但單舉之而行則天下不必殿宇不必佛像不必
經書不必僧衆不必戒律亦不必馬祖叢林百丈清
規及陞堂入室示衆小參肅肅雍雍之儀範皆可廢
矣此向上一著簽千聖不傳所以達磨初來東土斥
相指心直得面壁猶然六遭受人毒害至於死若不

僊奇絕似二語，吸盡全篇波濤而歸海藏。

遺履空槨，而自將隻履西歸，又孰知其為向上之宗，又孰信為教外別傳之旨乎。噫，吾於是獨惜莊子未見吾宗，而又獨奇莊子之絕似吾宗。

正莊為堯孔真孤

古人以死節易立孤難，立孤者必先亾身避讐，使彼無隙以肆其害，則必轉徙藏之深遠莽㵿，托其可倚之家，易其名，變其狀，以扶植之成人，然後乃可復其宗，而昌大其後。予讀莊子，乃深知為儒宗別傳。夫既為儒宗矣，何又欲別傳之乎。蓋莊子有若深痛，此內聖外王之道，至戰國，儒者不知有堯孔之宗，惟名相

璞曰：幷歸殺奪一語，尤令千聖擗傷。

莊子一生心力，匯洙泗之微言，今得和尚闡發，眼而立。

功利是求，不至殺奪不饜，至於治方術者，竊仁義禮樂，而殺奪以喪亂其統宗，使堯舜危微精一，孔顏至誠天命之道，幷歸於殺奪，即有一二真儒，亦未深究性命之極，冥才識智慮、仁義禮樂，而復其初，遂使後世不復有窮神知化之事，而天下脊脊不能安性命之情，則所學皆滯迹耳。而此嫡血之正脉，孤而不存，天下萬世，下有為內聖外王之道者，無所宗承。莊生於是有托孤之懼矣，故托寓言於內外雜篇之中。上自羲黃，下及諸子，以荒唐自恣之說，錯綜其天人精微之密，而存宗脉於內七篇，以大宗師歸孔顏，以應

（編按：此處原稿模糊。）

正孤之論，吾儒當噴血淚認取耳。

特曰：提出孔子思托狂狷，遂危。

帝王歸堯舜，應帝王之學，即大宗師之道也。此莊生所立言之真孤，雖天地覆墜，不能昧滅也。夫立孤之人，視殉節為尤難，隱身易狀，轉徙于莽㵿，以存其真，又謹護其所證，非直寄之以避一時之危而已，固將圖復昌大其後也。莊子至今且二千年，知者固少，賞音者不絕，未有謂其為孤，又孰能親正其為真孤哉。予笑曰：莊生不先自云乎，萬世之下一遇大聖知其解者，猶旦暮遇之，誠危其孤而快其遇耳。豈惟莊生危之，孔子思託寄於狂狷，益不啻危之矣。即顏氏子不死矣，喪予之慟，萬世猶當

顏孤，道欲痛絕，萬世今日和尚重為孔莊一慟，天地皆當兩血矣。

璞曰：正以老莊並稱，始識得託字，不然託得無著落也，奇絕。

共悲痛而思其故。雖聖門不乏守道之賢，而彌其蘊，抉其微，精義入神，符乎大道，合乎大方，恐難其人。莊生幾是矣。予雖不敢與於大聖之列，幸今已知其解，故快其遇而轉危其孤，特表而明其系，願與萬世共認此嫡脉也。夫論大易之精微，天人之妙密，性命之中和，位育之自然，孰更有過於莊生者乎。予之表系不得不亟推之，正懼儒者之心印太孤也。曰：自周已來，皆以老莊並稱，莊子於諸大聖皆有譏刺，獨於老聃無間言，至稱之吾師乎吾師乎，非老聃之真嗣，則莊子又何所嗣乎。曰：惟此吾所以正其非老聃之嫡

中曰若無應帝王大宗師何處見他是堯孔之眞骨血眞氣脉此正搽之結文也。

嗣。實堯孔之眞孤。何則。孔子嘗問禮於老聃。亦嘗屢稱曰吾聞諸老聃。莊子目空萬古者。捨老聃之不託更欲託誰以自全此寓言乎。夫既謂之寓則所寓相似而非眞也。能寓之人。豈可以相似。而忘其眞出處哉使天下萬世無人知莊子爲堯孔眞孤。而以相似之老聃爲所嗣。亦何愧乎。然此一副眞骨血眞氣脉之爲大宗師應帝王者。又何所歸焉。或曰昔有一大聖亦嘗言老莊全不似道家玄學。乃儒者之逸流。此誠千古特見。然未還正之爲堯孔眞孤也。今以莊歸之於儒亦何不并老而歸之乎。曰。老子道德五千言

莊子提正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三十　謙記　七

鸞曰何述嗣何必嗣三語別與老子占一地步千古高議。

雖亦可羽翼五經。但如齊太公之夾輔王室則可。若以比魯之周公爲文武之嫡嗣。則不可也。老聃亦未曾有一言及于堯舜文武周公。及推孔子之賢。何足以嗣堯舜。亦何必爲堯舜之嗣。老聃之語渾雄簡樸眞足爲天地無爲自然之宗。然而闡揚內聖外王之旨。曲盡天人一貫之微。其縱橫抑揚。奇偏痛快。能以神化移人心之天而歸於自然處。即老子之文亦有所未逮也。雖然今歷數已久。有人能正其眞孤。必欲還其宗于堯孔。仍從天下以老莊竝稱。如儒佛原不同宗而道有以竗叶。亦何不可以竝稱乎。此正吾平

中曰不能以道大同天下使異端終爲異端以貴聖人此吾師善於攻乎異端使之同歸於大道也絕唱絕唱

中曰莊子生乎眞借人

日所謂世人不知道不同不相爲謀之語是破人分門別戶。實教人必須以道大同於天下。使天下之不同者皆相謀於大同之道。始不使異端之終爲異端也。使異端之終爲異端此聖人不能以道大同於天下之過矣。使能同之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無不與之合也。又何更有不同者乎。此吾不忍天下人負莊子立言標宗之意以棄爲無用而自失其天人自然之道也。時予倚杖靈山偶與不二社諸子談及莊生之秘。曹子請爲快提以曉未悟。故提此托孤以正其別傳。即有謂予借莊子自爲托孤與自爲正孤謂非

莊子提正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三十　謙記　八

用和尚今亦借賦莊子不益見其奇特乎。

時曰以客形主以據出據南華一經拈來字字皆使人顛破。

莊子之本旨。予又何辭。

提內七篇

莊子實以內聖外王之道。爲主。而具經濟天人之全機大用。內七篇始逍遙終應帝王。益竗於移。神化自然之旨。而歸於堯舜孔顏者也。其中雖多稱述伏羲神農黃帝許由老聃壺子列子。其意全是借客形主。托權明實。以一抑一揚而互相發揮也。何以知其所必主哉。如主義黃也。則屬上世。不太荒唐乎。如主聃壺也。則涉方外。不太湫蕩乎。如必欲主大宗師應帝王之道治。苟不推尊堯舜孔顏爲天地中和之主。則

中曰以虛濟實。創不襲人。誠震旦之奇也。若非和尚誰能收拾得去。

道術將為天下裂矣。又何所取法以為宗乎。是吾卽七篇之命名。與七篇中首尾出堯舜孔顏之旨。予知其必主於堯孔為內聖外王之宗也。夫六經之宗旨全主於實理實事實功實用。而莊子則多主於虛理虛事虛功虛用。而究其指歸皆有濟于實義也。以故莊生之所以不經而冠於百氏之上。以能自創而不襲人。卽多引成語。皆出匠心獨鉥。而古人成語卽自巳語也。其豎義設喻絕世所無。而至理有所不加。此時佛法禪宗尚未來東土。而莊子先為之破天荒。又具眾體。奇出無端。排山蕩海。出鬼入神。其才力膽識。

中曰。王道無近□褊快。此六經諸子不易之論。

手眼作略。大似諸祖之機鋒棒喝。以毒攻毒。以楔出楔。能使人立地死心汗下。絕後重甦。誠震旦國之第一種奇書。又有褊快于六經者。蓋六經如養元氣之藥。以王道無近功也。百氏之作。未必立言皆能自創其奇。卽文字亦未必皆能自創其法。卽有能師莊子之意。法莊子之文。而自新之者。亦未嘗不擅場為一代之名家也。卽天下英雄豪傑有澇天熱血者。或能一聞莊子趍放之言。如投之於清冷之淵。棄之於荒穢之地。不覺喪然自失。反不如兀者介者支離者擁腫者之能傲倪於萬物之上。為自得乎天也。何則。人

(編按：此處原稿模糊。)

叔之棄之。喪之而又省發之。且喜莊生猶在。

生之所以不得乎天者。以有二事交戰於胸中而自失之也。二事為何。一則世所共尊尚者。莫過于聖人帝王才智仁義功利聲名富貴福壽之類。一則世所共畏惡者。莫過於生死疾苦憂患孤獨貧賤介兀支離散木之類。試令一讀莊子。忽能心目頓更。榮辱俱喪。則尊尚者不知其所尊。畏惡者不知其所畏。并其平生所未能省發者。忽因喪此二執。而又能省發之也。夫如是。豈非莊子之度人難度。移人難移。為儒宗之教外別傳哉。設使莊子生於摩騰入漢之時。必能破冥諦神我之計。揮鞭于生肇融叡之先。以開拓聖

中云。又踏殺一個冥諦。又滑殺一個委蛇。

諦第一義矣。生於達磨來梁之後。必能破委蛇渾沌之疑。蛻穎於磨磚垂足之表。如馬駒之踏殺天下人。石頭之滑殺天下人也。雖然。安知莊生非以權教示現。故先於戰國為佛法之前矛。復於唐宋而出世為馬石輩之以全機大用振吾宗哉。

府曰。開首寫出天地萬物自然之機。及聖人之□缺正。

提逍遙遊

莊子以人習於常所見聞而滯於名相功利。不見天地之神化出於自然。故拈鯤鵬之大而化者。移人之見聞以入於神。則逍遙乎與天遊矣。夫人物之各得逍遙者。以各自無相待也。斥鷃笑大鵬。冥必以之九

與大易寂感中會貫隱互相靈乘奈何貫莊子非儒宗而外之也此提莊與洗千古之陋

萬里而南爲正以不必相待也宋榮子雖自笑其可笑又惡可以笑列子之奚必以之御風而後冷然爲善哉所謂此雖免於行猶有所待者以彼未由乎天眞自然之道不免於藉功利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聖人無己神人無功至人無名此逍遙之大意也夫無己無功無名其果誰乎堯讓天下與許由庶幾似之堯曰夫子立而天下治而吾猶尸之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賓乎此則明乎兩不相代如庖祝也此二子之辭讓猶似

峰曰透境而入其中堅

乎以天下爲天下以能治之爲治而未出乎功利之迹以藐姑射之神人表之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故以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窅然喪其天下正見堯之所以神乎自然非天下功利之迹可求也此中之妙在下一轉處人不知之耳莊子意以人只知事迹爲迹不知以事迹爲神使彼果不能以事迹爲神則不以惠王之大瓠大而無用欲剖之爲惠子之拙於用大又不以不龜手之藥或鬻技千金或裂地而封爲所用之異又不以犛牛之大而不能執鼠爲無用又不以大樹患其無用而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莊

（編按：此處原稿模糊。）

故一筆攝萬例之竹枝葉節理畢具

子之不計物事之大小不泥人情之有用無用此正明能以神化而任其自然則事迹之大小短長動靜有無未始不各適其天而與之逍遙遊也此篇主於各無所待故得逍遙而一篇之旨又足以含攝七篇也如鵬鷃之大小菌椿之短長彭殤之壽夭皆各自相忘即齊物也冰雪之處子乘雲氣御飛龍其神凝使物不疵癘即養生主也宋榮子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後其於世未數數然即人間世也許由之不治天下有治天下之德寧爲其實不爲其名即德充符也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

眞曰一篇而具七篇之義一字而含一篇之旨凡讀書者須具

此等眼目始得

金石流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即大宗師也堯治天下天下既已治而窅喪其天下冥於自然即應帝王也予所謂活句活法乃能八面受敵而直應曲當誠莊子之謂也噫安得若而人與之細讀逍遙遊哉

提齊物論

中曰眞吾無我何有對耦可累只此提醒全機

莊子以自然爲宗而功在無爲其所立言不外乎此是齊物論蓋踵前聖人無己而無所待任萬物之自然非有使之更不以生死彼我是非得失爲同異故渾然各相忘於無對耦之大道也此以子綦隱几仰

直教枯木生花寒灰發燄大地有情國國立地成佛

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者。是大塊之噫氣同出於無爲而自然也。世人之爲物累。不能出生死於塵垢之外者。以有我也。眞吾無我。何有對耦可累。所謂形固可使如枯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者。子游只見其似喪其耦。曾未知吾已喪我也。吾者我之眞宰也。何可喪乎。吾所喪者是妄執之我見也。我見能忘。則一無所爲。其天眞之吾。與天地萬物冥乎無朕。又何有一身所耦之情形。如臣妾之不足相治。而自損益於其間乎。此雖齊物。卻提出吾喪我爲主。則與前無已而冒然喪其天下。始終貫徹於蝶夢物化也。至曰非彼無

續曰提非物我本空二

我。非我無所取。此正明我見本空。以對物有我物不自物。由我而物。如我不取。物亦不有。知此非幻成幻。則亦近於自然矣。而不知其所使者是幻作。似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此正是唯無作。作則衆竅怒號。而不見其形。正是厲風濟則衆竅爲虛。有情而無形。正是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作者怒者豈眞有使之者。而非我無所取之我。不益見其幻妄乎。於此可見風與竅。與作者取者。怒者使者。乃至閑閑閒閒。炎炎詹詹。其寐魂交其覺形開。與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啟態。互相求

無損益令人徹見不取無非幻之妙。

之。如樂出虛。蒸成菌。一無可得。則物我本空。而達者於是知通爲一。不損人而益天。不益人而損天。一無所爲。而休乎天均。又孰更能喪吾之天眞乎。人不達此。一受其成形。則與所耦而生我見。與接爲搆。日與心鬬。日夜相代乎前。莫知其所萌。而妄執之不亡。直至老死不能盡去。與物相刃相靡。其心盡如馳。莫之能止。固已可悲。以至其形化心與之俱化。而芒乎無本可據。不亦大可哀乎。此莊子痛與世人提撕此生死性命大事。是發六經所未發之秘旨也。所謂有大覺乃能破此大夢。萬世之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

中曰提全文之要旨。發言外之

旦暮遇之也。而人豈獨無一不芒者乎。夫能不芒者。以能知天眞之獨存爲可據也。天何存乎。夫能隨其日夜相交乎前之成心而師之。誰獨無此成心爲可師乎。既謂之成心。則非知能益愚能損也。所謂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亦有與焉。則此成心是吾人天眞自然之心。是常存之心也。又豈未成乎心之心得而是非之哉。未成乎心之心而是非之。則雖神禹亦不能知也。吾獨安能復以眞僞是非。而辨其未成之心哉。此天眞自然之心能自見之。則天下所言之是非眞僞皆無隱也。彼此之所謂是非眞僞皆有

猶似不曾莊周之爲胡蝶胡蝶之爲莊周。

所偶。此道無偶。如樞之環。中空而外無端可尋。以是
而應無窮。則不可喻以天地萬物如指馬也。今天下
道之成毀。言之是非。正如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枝策。
惠子之據梧。是三子者皆以自好相異。而欲明之於
世。亦竟以堅白之昧其終。所謂道隱於小成。言隱於
榮華。使能圖其滑疑之耀。不用自異而寓諸庸。不亦
如聖人愚芚。以是相蘊爲有得乎。夫如是旣和之以
天倪。而無是非同異。其孰更能爲正之乎。故吾曰。於
此能知。則彼此相耦。如罔兩之對影。化聲之相待。莊
周之夢蝶。是皆謂之物化。不取無非幻。猶待悟耶。

乎且讀此提乃知中庸

提養生主

養生以何爲主。即緣督以爲經。率性之謂道也。人之
不能保身全生養親盡年者。以外有形生物欲爲有
涯之肯綮。內有知見執著爲無涯之自厚。而內外兩
相觸犯。則主無以自存。如族庖所見無非是牛。未免
於折刀也。豈不殆哉。使能內不見有己有功有名有
待。則吾天眞之神。無我見之厚。官知止而神行矣。外
不見彼此善惡是非名刑。則吾自然之生。無物欲之
閡。而依乎天理。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游刃有餘地
矣。此自善其刀十九年如新發於硎者。是君子之能

知仁勇是無厚之刀刃五倫九經是有閒之全老又拈出眞宰爲致中和之本眞神解哉。

愼獨於莫見莫顯之中也。故每至于族。吾見其難爲。
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提刀
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於此足
見孔子用行舍藏之所愼處。惟顏子拳拳服膺者是
與。若子路之雄心壯氣。無所忌憚者。痛誡之爲暴虎
馮河。必也好謀懼事。是則已全乎知仁勇之妙。其所
謂保身全生養親盡年者。不由此可以見乎。公文軒
驚見右師之介。疑乎天人。孰知天生者非天。人有者
非人乎。莊子意在因物自然。不敢以養生而反傷生
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飮。人見其勞。不知其養。使

文旦道個便是汝皆天尊。

一入乎樊籠中。飮啄固不必求。而困頓其形氣。神雖
欲王。亦無自善之方也。又何如逍遙乎無累哉。方今
玄家者流。特以長生不死自表號爲全眞養生。其亦
能知右師之獨。澤雉之神。以外身身存。後身身先之
旨乎。知此則多方勞其精神。竭其血氣。以圖卻病延
年。殊不知天眞之神。已日與形氣俱化。雖欲自王無
及矣。是可不謂之遁天倍情。忘其所受者乎。莊子以
老聃死爲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
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
火傳也。不知其盡也。秦失弔。見其老者哭之。如哭其

（編按：此處原稿模糊。）

已薪火何傳，莊教生向死灰中猛

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任老子又何哀樂足以入其靈府。以世法視之，則必以老子為聖人，能使人盡死喪之體，如此所謂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而秦失乃謂之遁天之刑，帝縣之尚未解。此又深於方外，欲使人知超乎生死之迹者也。生時死順，是老莊無為自然之學，其宗本亦只如此。獨是薪盡火傳一語，可通吾禪。然彼但曰火傳，曾未深言薪既盡而火何以得傳，且不致於昧滅也。即生時死順，只能不違此色身業力，以還其自然之天而已。

然爆出始快。

時曰以極難為極不然，極要用事與孔顏盤錯，此入人間世以闢費大机大用，徹見其私，敵洗酒之心而

又何知吾有父母未生前，此常住真心之主，能了業識而出死入生，與超凡越聖於名相之外哉。

提人間世

人知莊子以無為自然為宗，無用為用作主，不知彼獨將極難為極不然，極要用之事，與仲尼顏回二師弟子，以苦心密行，周旋盤錯，以曲盡其處人間世之妙。於斯始見無為而能無所不為，自然而能無自不然，無用而能無所不用，而不圖創此一段議論也。如回請之衛，曰聞衛君年壯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民無如矣。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國有

心乎，救世以續大道之命者也。謂為吾儒嫡血之真孤，人天雙眼哉。

瘳乎。只此提出為人君無道而剛愎自用之病，可作頂門一鍼。仲尼曰，若殆往而刑耳。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若亦知德蕩乎名，知出乎爭乎。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是以火益火矣。昔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拂其上者也。只此提出為人臣有才而不能善用之病，可作腳跟一棒。至若端而虛，勉而一，內直而外曲，與天人為徒，雖能無罪，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師心者正不能忘我見，猶有所待也。又何如心齋之無我無待乎。若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

時曰。氣外心知，符叶鬼神，發寂感之妙，無過此館。

也者，外其心知，虛而待物者也。符也者，叶乎鬼神靈而不昧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是心之不役於外，而自虛靈了無知見，如明鏡之無心待物，妍媸自形於鏡。如瞻闋之虛室生白，吉祥自止于虛。非若有心於端，勉為虛一，而為我見之所留礙，所謂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而非天使以無知而知，一無所偽，為萬物之自化也。如此則心行處滅，雖入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隨機而應。又何容心於其間哉。仲尼曰，無所逃於天地間，是為大戒。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

中曰莊巳以事心不踰矩治世

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巳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此決斷爲臣子之心與事心之不踰矩處如斬釘截鐵眞孔子萬古不易之正論也此後又教其行事之妙曰兩喜兩怒之言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乘物以游心託不得巳而養中至矣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與之爲嬰兒無町無崖達之入于無疵此皆隨機利導如禹之治水所惡於知而行乎其無所事則可以殺其狂奔

以行乎所無事二語拔出內聖外王之秘方無餘藴矣

而達之以性情也不然則未免流爲揣摩縱橫之家與刑名法術之徒而作偏于治也噫此明眼者尤當擇之養虎愛馬二喻切矣正如保赤子以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使有誠心而不得聖人以人治人因物付物之法其不爲鉠銜毀首碎胸者幾希末上以不材之散木自寄於社與支離疏者以常疾免役而且受粟猶足養身終其天年又況自能支離其德如聖人之無巳無功無名無待而超超乎天地萬物之表者乎孔子適楚接輿歌鳳而歎衰大似譏孔子孰知此正莊生之滿腹憤懣痛世道之交喪不可挽救

環曰此末上一轉是孔子昔日心腸亦是和尚今日段

徒以德臨人何似山木自寇膏火自煎乎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首尾皆以孔子事述之正表道德與志行之盛如孔子周流列國以求用於時君竟不能少展其一二此深於痛世而垂戒於爲人君爲人臣爲人師及無此才此德者不可強試於世莫若如不材之木支離之人自寓於社自寓於疾以自全正莊子之自道也噫又孰知世人之不材世道之支離世禮之如社世患之如疾而神人正當以此自寓其神以無用寄其大用而逍遙乎神化之天以轉移此人間世哉讀提莊者到此更須別具隻眼

峙曰開首結尾必出一番大議論出盡

提德充符

予提到德充符益見莊子一副心膽手眼超出千古使人難見如此篇以德爲主豈從古來無有一全德人堪爲充符之標指乃一篇中重疊拈出王駘兀者申屠嘉兀者叔山無趾惡人哀駘它闉跂支離無脤此五種舉世敗缺不堪爲天人所共棄者與老聃仲尼子產及人主酬唱以高其地步占其上風而莊子以爲能全乎天且能全乎人而德又足以充符于天下國家將爲大宗師應帝王之根本也然則莊子果見從古來絕無一聖人有能全天人之德者足爲主

止言之意。然後又使他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正吾師所謂自能作主。更須有自繇分。出身路。始能縱橫而超拔異類。讀曰說此難信之法。行此難行

耶。此中別更有意不可以明指耶。於此窺見莊子之意。則內外雜篇皆不待索解而自了然矣。讀提莊者。正好發大疑情。深自求其故。則悟入此神化之妙也。莊子憤憤無乃以巳生不逢時。不得於君相而不能見用於世。故為是耶。是傷感聖人之道不能行於世。只可如此敗缺之輩以自全為自得耶。是真欲譏聖人不知時務。徒求行道於世。終不能行。不如兀者之安分為德自充符耶。是見天地之道。從來愈降愈下。聖人少愚人多。善人少惡人多。吉事少凶事多。治世少亂世多。故拈此可驚可畏可痛可恨。是是非非。虛

之事。故釋迦稱之為能仁。

虛實實聯寓宗旨於萬世下。或得一二能疑疑悟悟。知其解者。使此幾希之脉不致斷絕耶。嗚呼。予於是乃知莊子真如吾宗門之五家別唱。千七百公案之諸訛。至有惑亂天下人。賺殺天下人。無所顧惜。無所諱忌者。皆有不得已而成此機用也。是豈好為奇特以欺籠天下萬世哉。常季曰。從王駘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夫似與孔子傳神而嘲其道不行如兀者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引天下而從之。又似將機就機播著

中曰。南泉示趙州謂平常心是道。趙州得此。便能縱橫無礙者

自巳痒處。爭奈把手牽他不肯行哉。仲尼又曰。然也亦太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所守者何宗。而能命物之化。且不為天地生死之所變遷。非巳得朝聞夕死之道乎。彼所知者為巳非為人也。以其自知乃得其心。以其所得之心。是得其本常之心。而本常之心無可顯異。何能使物尊之而從游之者莫不皆自得之哉。仲尼以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眾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夏冬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眾生。此正

是別人便成乾蘿蔔頭也。

如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夫聖人之德如乾坤之健順不息。自能資始資生。使品物流行。非如世人不本於德。徒以名教法術而為治化也。不見舜處父頑母嚚弟傲。唯求自正。其父母昆弟不期正而自正。堯用是舉天下以與舜。亦以此而天下正也。又況能以自正而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登假而天地萬物且將從是而化之矣。申屠嘉兀者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此正是同門出入。夙世冤家也。子產曰。我先出則子止。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此又

惹得火來燒自身矣。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乎。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遮兀子卻能信手拳。隨腳踢。甚是無狀。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此何似大象溺泥。一腳不起。三腳俱陷也乎。申屠嘉曰。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此所謂恩大難酬也。今子與我遊于形骸之內。而子索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此又索子產于形骸之內矣。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焦磚打著連底凍。莊生善于扶弱不扶強。儘可當

瓚曰。孔子老聃未必是此意。和尚借孔老別出手眼。卻

場一棒一條痕也。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既犯患矣。今來何及。無趾曰。吾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請講所聞。無趾出。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耶。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耶。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安可解。此則大似學人參善知識。不知師家探竿影艸。先自逐語生解。不覺墮他陷虎之機。乃拂袖便去。已為得計。又何曾入他門庭堂奧。

又將德山巖頭俱捉敗也。

得七穿八穴。以曲盡其宗旨之妙。奇哉。卻又到一叢林。謂其知識不具眼。不知先納敗闕。又被此知識換卻眼睛也。如此無趾固是一箇奇特人。不免被仲尼陷殺。再見老聃。其陷他又更深也。到此各各須有出身活路始是作家。魯哀公舉衛哀駘它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國無宰。寡人傳國焉。無幾何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是何人也。此又似以國餌孔子。奈碧潭之龍非香餌可得。仲尼曰。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而與物為

瓚曰。如此提出。願卻人多少惜慚。

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無端設一空釣特地釣出孔子生平之心肝五臟。血滴滴。是熱物。又能使人冷然毛骨俱竦也。奇哉莊子之神於顧虎頭。其寫為魯司寇三月大治。齊人進女樂三日遂行之妙無點染乎。哀公異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天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實。輕用吾身而忘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此莊子痛惜不自忍。於此提出孔子為德友。是德充符之大主意也。演於為人君為人師處可謂箭上復加尖矣。闍

丈曰文晉疑孟子與莊子同時皆好闢異端之人何兩不相及

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衛靈公說之而視全人。此強聱之末不必更進可也。惠子無情一難逼出。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以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嗚呼。此末後一結不可輕視。此正莊子爲德充符曲盡其旨。亦深得勿助勿忘之妙也。今人之所以不能集德而充於天地人物何也。以精神向外用。而不取足於本性。如惠

而伯忘和尚拈出此旨又甚相叶此亦千古一奇也。

子強欲益生。是何異與苗助長。適足以害其生也。不特據梧爲逐外傷內。即自執以道德仁義禮樂爲治化者。未忘我見。亦不得無爲自然之宗本也。此豈直以此爲堅白自鳴哉。

提大宗師

德之所以能充天地而符萬物之性情者。如北辰之不動而衆星拱之也。今人間世無尚德之君臣。雖有盛德之師如孔子。終亦與其弟子顏回子貢輩。自盤自樂而當身世道不得行。而何充符於天下。使爲予宗之與有。且是道也。唯可宗於上古。自道德降而爲

時曰南華之宗拈透矣須知天中天聖中聖此之大宗師而上尚有最上宗師在和尚已露出消息也噫中曰提此更令人可痛和尚不忍末世乃按下

仁義禮樂刑政。以至於功利。乃功利亦不世見。徒以鬭爭殺奪。如之何可使從此不急之務乎。正以世不尚而吾尚。世既已尚而吾尚。是奚異以許由代堯治天下乎。世不尚而孔顏尚。孔顏尚而世仍不尚。如莊生之能尚孔顏而自亦終以寓言尚乎。宗旨於萬世之後。蘄乎一遇大聖知其解焉耳矣。又奚必能使天下皆從所宗乎。夫自開闢來。世常多亂。而少治。神聖之出。歷數或千年。或五百年。或偶一繼世。如三代之聖可指數。然萬世下終賴有此道。或間有知乎此。即可首出羣雄而有天下。果有眞能尚者。敢多求乎哉。

雲頭指出三代後之英明者以警惺之其心亦太苦矣

少得其宗。亦足以慰應帝王於天下矣。然而此宗之旨。不可一日不尊尚。不可一人不師法。此則是作大宗師最急切之意也。敢自委爲不急之務乎。莊生開手說天人。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眞人。然後有眞知。此不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能知誠明之不二者。此盡性之聖人。可爲天人一貫之大宗師也。其曰眞人

中曰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雖彼杖頭拈出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此非愼獨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乎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能登假於道也此非致中和參天地使陰陽不乖戾以自達於道者乎至謂其寢不夢其覺不憂其食不甘深深息踵不知說生惡死翛然往來此皆明眞人知生死變化不出於我以我自能順適不爲所累而不失乎無爲自然之宗至謂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是皆點醒生死之幻人情之勞不若返已知宗而相忘於大道也夫藏舟於壑夜半力者負之而走昧者

不知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不爲高在六極之下不爲深此神化自然非有能使之而然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逝者何物斯者何斯果可逝耶果不可逝耶斯亦可以藏耶斯其不可藏耶善乎斯者則亦可以善乎生死始終亦且果有生死始終爲可善耶始藏天下於天下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者可心傳而不可以語受可自得而不得以理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

中曰成箇那畔一個沒孔鎚和尚拈出不特打破九十六宗

以固存豈不能神萬物於一化神萬化於一神之可宗哉女偊以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只此可會通內七篇旨趣外天下可通逍遥之堯讓許由外物外生可通齊物之喪我朝徹見獨

而無古今可通養生主之薪盡火傳無古今而後能入不死不生可通人間世之無用爲用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可通大宗師之知天知人其爲物無不將無不迎無不毀無不成其爲攖寧可通應帝王之虛而委蛇而未始出吾宗然此文簡義奧宗趣有歸如見獨而後無古今正教中所謂冥諦神我直須透過始得問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洛誦之孫洛誦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善乎莊子之能見道而有終始使造道者

之有所悟入也既曰攖寧則已極盡造道之微妙矣而特揭其子獨惡乎聞之而聞之副墨以至於參寥可見副墨中之文字語言道理知見到此參寥全無棲寄矣妙此一轉曰疑始此眞參禪之所謂纔能頓發疑情也夫疑何始其始何疑是惟不疑則不悟大疑則大悟此悟豈易致哉所謂攖寧必攖而後始成非如撥亂乾坤始見太平勦盡無明始得見性度盡衆生而後成佛也哉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生死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子祀問子輿病子輿曰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

璸曰世間亦多有能永訣而逝者但未能如太

句贅指天閒而無事跰𨇤鑑井化尻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安時處順哀樂不入所謂縣解也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哉子來將死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曰叱避無怛化子來曰父母於子唯命之從陰陽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大冶鑄金金踴躍爲鏌鋣此不祥之金也今一以天地爲大爐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予初年見大父臨欲終先自擇日乃召諸子孫及親友至前囑曰我後事已授長子矣從此永訣吾其往生

鍇開示以生死爲化迹自能作主而超然獨往爲眞有所得也

也予時與諸親屬痛哭大父復召而誡之曰夫哭人者以傷其不生而就死地也吾早已善吾生而不惡吾志今既善吾死而樂吾往生死皆化迹吾以是存吾眞又何以哭爲所可哭者汝徒生不知化所自來死不知化所自去此心爲生死幻化所迷昧爲可哭也汝何不以哭人者而自哭使異日自能作主不爲造化所移則去來無非化迹也又何哭之有予從是猛然省此自能作主不爲造化所移一語而決出世志以至知宗門事則又趨于莊子以造化是從不敢違命爲疑始以此爲攖寧之大師法也意而子見許

特曰雖殺天下人

由由曰堯既已黥汝仁義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途乎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顏回忘仁義矣猶未也忘禮樂矣猶未也回坐忘矣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此篇中文字曼衍略提精要存其大旨如論眞人之疊見病者之錯出無非欲極描出其所得於無爲自然之狀與其適生死變化之妙而末上又歸于堯之服仁義明是非爲黥劓若必以

須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冤。正須自己有出身處。

許由之爲是。堯言之爲非。則又爲莊生是非之所黥劓矣。夫仁義禮樂。此孔顏生平所恃以作君師。敎詔天下萬世不易之法也。而莊子以爲顏子自謂回忘仁義。忘禮樂。乃至離形去智。同于大通。豈不大相矛盾。果知心齋之旨。則知仁義禮樂皆是大通所謂同則無好。化則無常也。是何仁義禮樂與形智之不同於神化哉。又須知堯孔已是向上人。而蕩蕩乎民無能名。如天之不可階也。以降迹入泥入水。說仁道義。與百姓同其憂患而救人者。顏子所謂夫子步亦步。趨亦趨。馳亦馳。是皆可與天下人共學也。使夫子超

中曰。任大功。始能任大過。正是夫子自道。

靜曰。世出世。識同一條。

軼絕塵而去。雖賢如顏子。猶且瞠乎其後。又豈許由輩如參單板禪之自了漢所可議議哉。葢任天下萬世之大功者。乃能任天下萬世之大過也。此莊子平生學問全在此中。能翻弄變化。使攝末歸本。推本於末也。不然。又何足以此爲大宗師之本旨哉。

提應帝王

予昔讀憨大師莊生影響論曰。不知春秋不知涉世。不讀老莊不知忘世。不參禪不知出世。予以此論甚善。不知者必以老莊爲忘世。爲無事于經濟。則濮負莊生內七篇立題命名之至意。是擲民生事業與內

實應世而不存出世之宗。帝王功勳。祇成雜霸之學業耳。如此拈出莊叟深心。正幸儒宗之未墜也。

聖外王之道于空虛無用方之外也。內篇之意。其事則主乎人。其旨則皆主乎天。又誰知卽以人而主天。以天而主人乎。知此則知莊子全是以神化而移人心之天。而歸於無爲自然。以神化之無爲自然。而應於人心之天。而同於大通。以不出於其宗也。篇首齧缺問王倪。四問四不知。夫不知之知是眞知也。齧缺大喜。以告蒲衣。乃今知之乎。一曰。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一曰。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層層化其偏見也。將以有知有爲之爲人。無知無爲之爲天乎。人而不出於天。則人卽天也。天亦何曾出於人哉。

直人自忘其天。而墮于有知有爲。以此自累而累天下也。日中始語肩吾曰。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而已。彼以已出經式義度人。與此正而後行。確乎能事。何相遠之有。而爲欺德。何也。直以求諸內外之分矣。彼皆本諸已。又何式義非正而後行乎。天根遊殷陽。至蓼水。遭無名人而問爲天下。無名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渺之鳥。以出六極。而遊無何有之鄉。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

人曰。汝遊于淡。合氣于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老聃語子居曰。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游於無有者也。即此便是應帝王之大宗旨也。與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及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篤恭而天下平。又何異乎。列子見季咸而心醉。歸告壺子。壺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以相汝。嘗試與來。列子與見壺子。初見濕灰焉。壺子曰。鄉吾示以地文。殆見吾杜德機也。再則見其杜權矣。壺子曰。鄉吾示以天壤。殆見吾善者機也。三日。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壺子曰。吾鄉示以太冲莫勝。殆見吾衡氣機也。明日又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故逃也。列子自以爲未始學。雕琢復朴。塊然獨立。一以是終。夫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故曰。用心若鏡。南北中央三帝。舉出甚奇。是誰相遇。是誰善待。是誰謀報。是誰鑿竅。是誰鑿不竅耶。此末上以神巫相壺

齊曰。返魂香。奪命符。知

尚不惜都撒向人。不知是誰具眼拈來便能用得。

中曰。莊生畏死。和尚繫

子三度。皆能窺其影迹之機微。而末後示之以未始出吾宗。以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故逃而不可追也。又何異乎大耳三藏之得他心通者。第三度不能見南陽忠國師落處。其機雖不同。而神巫之見亦世所無也。正當全機不動。未始出吾宗時。即壺子欲返已自照。亦不啻隔九重淵矣。何則。壺子能示能知。則神巫亦能見能知矣。壺子不能示不能知。則不特人不能知。即天地鬼神亦不能知。又何生死存亡禍福壽夭之所得而寄其靈幻哉。以故齧缺以問四不知而喜躍。季咸以一不知而神沒。正壺子謂列子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此是壺子能以機用翫弄神巫與列子。寄使其胥然而喪其所有。忘其我執。任其天真自然。而無見得。亦虛而已。化其無爲自然之宗。則其心如鏡。亦無不將不迎。應乎天地萬物而不藏也。又何內聖外王之道。不可以虛而委蛇者應之哉。若然者則非以堯舜孔顏。更無有能當之也。不讀中庸乎。首提天命之性。即未始出吾宗也。率性之道。即神動而天隨也。至於修率工夫而莫顯莫見。即淵默龍見機發於踵也。故君子必愼其獨以致中和。正虛而委蛇。無不藏無不應也。所謂子懷明德。

未奇教問拔茲半作踏公也有皿匠者又當作擊手。

不大聲以色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非渾沌而何若能於此透過聯昧爲空。始可冥合天命之性。於此不知。倏忽一念遂。已逐物。爲聲色所轉。不亦鑿破渾沌之德。而失其天命之宗哉。夫眞爲渾沌也。非知見所能到也。孰能以知見鑿而死之。雖鑿亦何有死地。是人之自失其守而徇七竅。自爲流浪生死。而死其冥天命自然之靈也。吾特提此莊子。以正堯孔之孤。將使此天地古今不可死者復靈也夫。

吾師浪杖人慣用吹毛利劍。殺活古今。而横拈倒用。靡不神解。從上宗門大匠恢廓者。特於本宗發

揮耳。世出世法。有千古疑情。人不能破。一經吾師指點。則死者活。活者死。腐者神。神者化。或聞一言見一機。有不勝感慨喜悅而欲絶倒。甚至痛哭悲傷。汗下心死不自已者。此盖吾師夙乘願力。故能得無師智。自然智。以無礙辯。剖佛祖心也。即師法嗣壽昌東苑。特以一定師承。取信後世而已。其所播揚建立。何嘗襲祖父言句。與歷祖葛藤。爲生平之活計哉。師云世界未有不壞。聖人未有不死。獨此聖賢之經法。與佛祖之宗旨。固不可一日昧滅乃知吾師所謂正孤。非直以正莊生所托堯孔之孤。實吾師藉此以正自正之孤。用正天下萬世佛祖聖賢之眞孤也。卜視莊者。以其怪不入堯孔之道。擯斥而拒絶之。高視莊者。以其奇足入佛祖之宗。附會而攔入之。是二者皆亡羊也。孰能如吾師正其爲堯孔眞孤。以冥其上天之載。即謂如教外別傳者。特以抑揚縱奪似之也。不見師於薪盡火傳處。見獨無古今處。惟造物是從處。委蛇渾沌處皆有所指。吾師所正孤中更有眞孤。藏之甚密。豈常情所能測耶。莊子自謂萬世遇大聖何期得吾師以神化發出莊生之奇而不失其正使萬世參

悟不傳之密。豈復惟隨造物者游夫恣雎轉徙之途哉。時於此又安敢避截舌之譏。不痛憤悲感。與吾同參共認眞孤乎。弟子大時淩世韶題

陳大中曰。杖人癸巳又全標莊子以付竹關。奄忽十年。无可大師乃成藥地炮莊解拘救蕩因風吹火云爾。天下竟無知者乎哉。可惜許。

提莊託千古之孤眞奇書也。藥地大師因作炮莊。將以一參兩行託蕪中玅叶之孤乎。將以曼衍遊息託公因反因之孤乎。發覆在此。苦心至此。孤哉孤哉。知愚者誰。廬陵學人宋之鼎跋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三十一

門人　大然　弘翻
　　　大中　大權　較

禘紀

浮華紀畧

浮山去桐且百里。從江入。則半之。戊子春。夢筆杖人從白門來。竟至會聖巖埽堷而桐邑諸公。皆不及會。小子聞而從遊。誠哉幸也。遠公初於兵戈參葉縣。後爲太陽得青鷹。一帶雙關。高風仰止。此杖人所以再三歎歟。過華嚴寺。惜其殿庫。不稱巖嶂。吳觀我太史

大然曰看破本自如此何怪何常何醉何醒耶然作此語早見乾坤醉眼中

恢復後。無人續起。艸濴丈二。要自有其時待其人也金谷之巔。若建一閣。則合明楞峰黃華會公諸翠。滴此湖中。誠曠觀哉。閱胡心澤公浮山志。見鍾伯敬賞雷躍公。乾坤惟未了。天風醉花鳥。杖人曰。人從不見而見輒以爲怪。及乎知不自知。遂如醉矣。黑白未分前一著。落在何處。笑此棋盤。惟耶醉耶。過阮君洞。阮霧靈公所題。森舉記中。於此寫寄憨公詩。彼哳南雲千頃雪。下方落日萬池金。杖人曰。上下一覷。亦勿惟其醉也。洞在野同巖。方君靜廷尉筮同人於野而名之。行窩。方潛夫中丞題。亞侯曰。此中丞夢邵子而命

大中曰快有以後著爲先著者誰得此忍

窊山書者。近編時論。多以邵子發揮。因問元會運世之旨。杖人曰彼固信成任壞。空而享其時義者。人悟本空。則穿過阿僧祇劫矣。與時偕行。豈復動其中乎。忽有揭竿白雲巖者擾擾且至。四衆獸駴。杖人晏然。以數語諭而感之。攘攘者遂去。掀此名山祖庭。始信定力之有用。如此森迎杖人於黃華。諸友相聚歎亂。杖人曰。此正天地之妙鉗鎚也。遠公兵戈裏參學。今日煆煉。不更切乎。霜雪剝落。碩果之仁獨存。是無生法忍也。浮山棋盤。著著皆是先著。諸公正好自煉。豈可蹉過。森禮謝曰。無生法忍。感冬恩矣。弟子大森方

郭青螺曰武安王昔人引關公辭曹書曰日在天中昔照萬方心在人中不容一私

智曰哀樂好惡遊息皆兩端相因也謀悟遊息

爾瞻記

過樅陽記

小龍中方寺。迎杖人於浮山。因過蛟臺。抵天喜院。院故漢壽侯祠。舉侯日在天中之語。喜而名之。兆及謁杖人。嘘唏世故。遂及畏匡絃歌。天未喪文。如後死何。杖人有眞性情眞事業眞文章。數語。語甚痛快。兆及悲曰。經生家。此時安所用之。杖人曰。惡知此世界。非沙汰汗漫無用之學。然後事業出。性情見。而文章即性道乎。士毋苦恨亂而悲憤也。小雅之詩曰怨。五至之終曰哀。吾嘗謂莊生誑聖人。斥王者。何乃憤甚者

耆乎莊曰山林皋壤欣欣樂歟樂未已也哀又繼之禮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大學曰有所則不得其正性不落二者亦不離也謗譏非因緣非自然非即非

知其心益傷而不傷怒而不怒者乎若離騷者又多乎哉哀樂無常每相反而相生二者之中王者爲何物乎大學之艸蛇灰線盡於好惡中庸之反復轆轤以節哀樂兩端用中本貞夫一曰藏恕曰先愼亦因是也亭午過望龍菴及故讀書此間大小龍山佳哉從杖人望之語三祖山漢武祀天柱代南岳事三祖寺門有望岳碑遊外以弘內曠觀瀟灑望而喜之固其寓也杖人曰五須彌在吾掌中誰能望之心有天遊遊即息也非靜正者不知也壁有龍眠圖因詢龍眠投子有遊天柱過投子之典焉杖人曰李伯時隱

離是即非即且問主者爲何物乎龍谿曰無鬧忙則無生死矣人鬧我忙人忙我鬧衛頭拍背何似釣翁智曰讀文成易與老父時論皆以象數爲端幾

居龍眠曾爲遠公蓮社圖是亦能天遊者又作陽關三疊送別圖有一釣翁持竿立水傍觀者盡忽不知乃李龍眠靜中隨手點化人處黃沙萬里蕭蕭馬鳴擾擾憂煎得毋爲持竿人所笑及撫掌曰得靜旨矣燈下論國家治亂之故兩京殉難之士世人出處之情甚悉杖人曰邇靜正遠不禦信得及乎進退存亡死生大業莫逃於幾知幾先者其神乎及舉石齋易象正與家潛夫叔時論問焉杖人曰數數者非數而見乃謂之象此固一切見成者也神明者因觸幾焉時之爲義大矣哉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變變不變在

而闔捩序變化寂歷同時之旨惟其一切見成故爾正用時義自非研極通關亦難信關捩不昧也神無方物有則世多偏執雜跌用時兩撇其捨訓何

其中矣及問坤上爻杖人曰七日來復之幾也勿謂無龍陰退則陽至如戰愼獨之謂也野者人不見也陰陽生克而血脈流通乾生極必死故亢而姤坤死極必生故戰而復死生相循如環無端及曰猶未離其類也何以故杖人曰安見龍馬非一類乎復問亢龍杖人曰兩唯聖人一正爲本知則貫矣時乘法位無用安排致命遂志過涉滅頂不可咎也從心即亢不踰矩即潛時哉素逝亢以爲潛寧有悔耶客問何謂素逝杖人曰逝者如斯夫素其位而行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上律天時六合之矩靜見幾先曾格此否

知始知終而直下不失其正焉已矣中方迎者鵠立矣遂行題望龍曰古風菴桐城學人方兆及記

漆園提素逝杖人握亢潛透過悶忙哀樂不易燧彌宇宙一際方圓消息隨時只在幾先爍破耳濵其窮而入水火善藏刀而無死地固曰風雨無鄉怨怒不及其寔準飛集谷惟舉翔而知之滿地迷陽空歌衰鳳雖噫一曲至今龍吟此篇爲蛟峰弟所記愚時避亂粵西也癸巳始炙杖人閉關高座點睛哭笑何世何出乙未奔塟廬墓重編時論亢潛兼中時感恩矣因覽蛟峰書而集之弘智謹識

環中堂曰聖人悟此本無生死故與萬世泯於當務而已覺復爲涓蜀梁所惑而計有計無錢影畫空也乎出世逸入既過重關辦故憨疑其

多方接機者滑疑困激有之非可以不學道之膠情濁識放縱謾語謂無生死也

癸甲全提癸未除夜語

問人於生死能蛻然者何修得之師曰能於生死蛻然者儒門大畧亦有三種上焉者如朝聞道可以夕死彼能原始反終知生死之故通乎晝夜之道循環無端生本無生可生死本無死可死故幻身之生死不足以驚駭其無生死之心蛻然如逆旅傳舍主人一行一止總無憂懼也人不悟此本無生死之道即如三家村裏樸實頭漢自謂人生必有死先置棺木衣服臨死分付兒孫遺囑後事而去不爲外物所纏惡疾所苦能蛻然無累此亦善人之無冤業無欺害或平生正直剛決或布施念佛持經咒者之所能而生死幾微未明本心常任未悟亦未可爲見道也中焉者如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知義理名分臣必死忠子必死孝夫必死義婦必死節知此忠孝節義四字亦自能死與日月爭光不必盡見道也如必見道始能死彼婦人未讀堯舜周公之書未參生死性命之道何以能死哉今有人讀聖賢之書參佛祖之道反不如愚夫愚婦之能死者彼爲聰明心所使義理障所害私欲乘之如人參資於毒藥其毒愈甚其惑愈任也下焉者如愚癡無知百姓偶然犯法囚獄禁錮

求死不得或情真罪當甘死如歸或逼迫之極投水自縊又如刺客報仇荊軻聶政之輩或死於知己或死於俠氣或死於憤恨或死於恩愛此皆死於妄想顛倒未得死所尤不足以語見道也如朝廷邊塞之大臣大將死難者雖多死於義理者甚少是故君子喻於義不喻於利義則無心於是非榮辱得失利害之間利則有心於取捨趨避進退諱忌之內不特本心失其大義即本心之利亦竟失之矣即此三種生死世人尚認不清安望其能悟常任真心本無心意識之變異生死及四大色身之分段生死哉若欲了此常任真心本無生死非參究楞嚴經及唯識論諸經典決不知有了生死之法不參究禪宗更無直下了生死之心看經教只明得了生死之理參心性乃盡得了生死之心如不了心終是說食不飽說飛不超說水益乾說茶益渴何濟於實事乎然所言實事又非取於外貌名相惟能參悟此心本無容受生死之地而此心無所安寄無所依倚蓋一切衆生皆於無心可得之中了脫生死根本又於無心可得之中妄起生死根本了生死者但了其虛妄心之生死至真實心尚自無所安寄無有名相又何有一心爲容

大众日白馬寺撫平日叫快活病叫苦僧曰和上平日叫快活今日如何叫苦墨曰你道叫快活者是叫苦者是杖人常舉此李孟白日今日省我無限氣力

受生死之地也。人心果能了脫虛妄。則幻身生死苦樂。非其所討。古亦有悟道知識。臨終業病纏身。苦痛難忍。此但色身受苦。彼真心無有生死苦樂也。如人飲酒必醉。向火必熱。服毒必苦。受割必痛。豈如土木頑石之無知。始爲能了生死哉。但當此際。自能作主。不受妄想流轉。爲可貴耳。果能如此。雖入刀山劍樹。孰能昧滅其真知真是乎。盤再拜曰。千古生死之關。可於此破矣。師曰也須親自參透。親自解脫始得。不然說時似悟。對境還迷也。眾惕然。

一居士問曰。某處一院主。平日最真實。凡開期場。請

法師待學者。至誠盡敬。護法僧眾。無不讚仰。忽一日遇知識點化。自覺生死事大。乃以庫房帳目。始末查明。留一字於房。半夜遁去。無處蹤跡。奈何。師曰是他平日能於事緣得爽利解脫。故今日不與人商量。超然徑去。使他腳跟有一些點染牽絆。則此時不能自去。而人亦覓得著他矣。正古人所謂超生死不相干之地。了鬼神覰不破之機也。諸居士亦嘗對人說。我欲如何斬截妻子恩愛。我欲如何擺脫世利情緣。非所謂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乎。我見善說者多不能自行。善行者多不對人說。蓋說時無行

路。行時無說心也。使今日真參究性命者。如此人不假商量卜度。驀直參將去。何道理情識。能障其悟門哉。居士問曰。弟子欲求脫生死。無出身之路。何也。師曰。你問那僧。如何便有出身之路。世事如何不繫他。不特此也。如人見人欲死。乃悲痛。他欲死者亦自驚怖。腳忙手亂。不忍死去。何異世人欲出門。先捨不得家中恩愛。欲上路。又怕前途凶險。是皆自心惑亂。自心豈心外有法。能惑亂人乎。如果有家不可出。有路不可行。則此僧捨此院不得。而人亦覓得著他矣。如他恁麼脫手不顧而去。可見生死識情。皆自心妄想

執著。非真有生死識情。能繫縛我之靈妙真心也。居士曰。如今世法之人。皆爲名利恩愛所牢籠。非出世法。何能解救。師曰。世間法。牢籠麤。出世法。牢籠細。如籠好鳥。用竹絲籠。瓦礶食。固不解脫。更用金絲籠。玉礶食。亦不解脫。竹絲籠人輕賤他。易破壞。不甚牢。金絲籠人珍重他。難破壞。更堅牢。居士曰。主人不肯打開籠。自又不能撞破籠時如何。師笑曰。我有一戲論最痛快。昔有一八哥能人言。在籠中不能出。忽聞人傳西來老達磨善救人迷情。一日達磨經過。八哥叫曰。西來意。西來意。你教我箇出籠計。達磨奇之。即曰

你要出籠計。除是你脚遍直。眼緊閉。鳥大悟。必須主人來呼八哥。八哥巳僵死籠中矣。主人大駭。急開籠取置掌上。對人悲嘆。欲埋葬之。囮地一聲。奮然飛去青霄之上。叫曰。西來意西來意。謝你教我出籠計。若非忍死吞聲這一場。安得我絕後重甦輙飛去。居士謝曰。和尚太煞慈悲救我。如此我等不大死一場。安能出生死牢籠。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師曰。公等天資奇拔。如好鳥毛羽音聲。令人可愛。所以不求入人牢籠。而人千謀百計。必欲捉入牢籠也。使諸公以愚魯自晦。收神入心。如死猫頭。自無人著價。何知希之可貴哉。

師曰。公等有大根器。直信千生萬劫。只有這一件生死大事。必須自參自悟自了自證。決不假心外一法所能了脫。則此生精神氣力。決不可外用。恐蹉悞卻我千生萬劫這生死大事也。如今若不急急求眞正師友。結箇生死冤家。拚此一生。互相斬截了脫去。則如彼惡友輩。相牽相引。落在坑穽裏。何日能自跳出。又何人能使他出哉。郝荆子曰。閻羅王拋下一件皮在地下。有一鬼纔動箇愛心。其皮便綑在他身上。變成那箇去了。師曰。凡天下人見功名富貴。利欲恩愛。

（編按：此處原稿模糊。）

文字道理。知見玄妙。機鋒公案。纔有一念貪著。心便被他綑縛去。被他轉變去。本分風光。卻昧滅也。孰能超然出於生死。又能入生死而度人出生死乎。莊三求曰。生死之事甚是難明。師曰。生死之念。甚是難了。凡一切衆生。不爲生念所生。則爲死念所死。生念之類。一切有念是也。死念之類。一切無念是也。蓋生本無生。死本無死。惟佛祖能出衆生情識之妄生死。故能以言句機鋒爲殺刀活劍。殺衆生之妄生。使不爲生念所生。活衆生之妄死。使不爲死念所死。所以逢生即殺。逢死即活。殺中有活。活中有殺。必須盡其生死之機。始能超其殺活之用。有時殺人刀即活人劍。有時活人劍即殺人刀。若不如此。佛祖何以超出衆生之生死。而衆生又何能自超於生死哉。且道殺刀活劍。只今在那箇所在。諸公快須拔出。始得。莫教失落。待人救拔。卻難也。

甲申元日語

問念佛法門。亦可見性成佛乎。師曰。此當念與醒主人公。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全提宗旨也。參禪雖爲直指悟入者難。唯念佛乃眞圓頓法。古人指念佛爲捷徑。猶未盡其善。捷徑雖異於曲路岐途。未免從門

誰知其苦心乎。壽昌以念佛參禪不二法門宣宗上律仁智交闡雙輪并運由成不遺杖人元以呼醒萬世誰知歸耶生死所來處念佛底是誰不取於相亦不取非相但曰喚甚麽作佛演若達多豈免任走耳

外而入。今主人現坐堂皇之上。自呼自醒。豈有舍元殿上之人。更覓長安之捷路乎。故吾以念佛即念心。使當任眞心圓明淨照。不向外馳求。則超出聖凡善惡是非大小偏圓諸對待之外矣。今人不知自心念自佛。强立西方許多名相。轉使此心王向諸心所法上比量較計。是令殿上帝王。降階而與羣臣黎庶較貴賤也。是復令殿上帝王。轉向士庶位中。求科第進取。而後再進王位也。夫此內紹宗旨。不繇臣僚功勳而入。所謂諸三昧中之王三昧。既謂之王三昧。何可與心所法。及諸名相。六度萬行差別進修相比量哉。

今日無眞念佛者。皆主持蓮宗之人。悮此心王之佛。流落他鄉耳。如主人在家中坐。忽有客從外來。呼主人在家否。若眞正主人。合應曰你喚我作甚麽。若此特自已作主不得。卻向門外亂走。客復呼曰。主人。你歸家來。與你說話。彼主人聞呼之急。愈走遠去。如人追賊相似。愈呼愈趕不著。且不討千山萬水。拋家棄土去也。又安得彼一念自悟主人元在家常住坐乎。嗚呼大地衆生。皆是昧自已主人。棄家亂走者。惟我彌陀慈父。念此衆生如一子。念念欲呼彼在家中住坐。莫向外馳求也。

問拋家外走。呼之不回。要設何法令其歸耶。師曰此喻甚妙。人走在他鄉。須歲月始得歸家。而達磨云一念旋機。還同本得。信得及否。衆生心迷。如身睡牀上。夢馳萬里之外。或見天堂之極樂。或見地獄之極苦。或見刀兵水火賊盜劫賊。或迷妻子名利恩愛。或於究家業障罪犯臨身。或於朝廷邊塞軍國大事。不勝憂悲苦惱。驚魂駭魄。大叫救苦阿彌陀佛。驚回大夢。原來身子猶在牀上。雖則通身汗下。亦不曾移寸步出故鄉也。安可以他鄉實法會耶。故曰念念呼醒夢中人。自悟本無生死心。今人睡熟沉酣。不能自醒。必

須眷屬親友。呼之推之。錐之劄之。伶俐人一呼便醒。沉重者再加推呼。若更睡死沉迷。不免渼錐痛劄入於骨髓而救之。如果死而不返。此一念佛心。猶足為九轉還丹。起死回生。肉白骨而返靈魂。惜乎千古之人。不知念佛之靈驗如此。雖佛祖廣長舌相。無如之何矣。吾三寸錐子。亦將奈之何哉。問曰念佛即是念心。何不但令人念心。為直指乎。師曰衆生心多不淨。正以妄想愛欲多。牽入輪迴生死。此等妄想愛欲之心。不是地獄心。即是餓鬼心。不是畜生心。即是修羅心。不是五逆十惡心。即是貪瞋癡妬貢高我慢殺盜

濡妄僭竊篡亂之心。此心何可念哉。世間最可念者父母。有時炤應不著。或病患之至。雖叫爺娘不能免其苦。至若妻子恩愛兄弟朋友之好嬋娟玉帛珍寶車馬宮室土地乃至萬乘之尊。極品之貴。一旦生死禍患。毫無能救。返而求之最親。莫若自己身手頭目耳鼻口舌。互相愛護。一朝目昏耳聾。手攣脚痓。咽哽舌結。氣息不通。則心志神魂。皆顛倒迷亂。而不能作主。況身外之法。何可念哉。身外之法。既不可念。則心上之法。如平日能文章。能詩偈。能說道理。能經濟世事。能明經教妙義。能參公案機鋒。及到一口氣不來

時。畢竟心思不及。擬議不能。惟有此念佛心。自爲主宰。始得自繇自在。超超乎聖凡善惡生死妄業之外。豈非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卽如如佛乎。或曰唯心淨土與參禪同。發願往生又與參禪異歟。師曰禪重在不離本體。恐人心外取境。故不言末而末自在本中。念佛亦重在不離本體。而兼言發願往生。以資信力。雖名爲教。乃圓頓最上乘。諸三昧中之三昧王也。如悉達太子。投胎於淨梵王夫人腹中。纔生下地。已是天上天下獨尊。亦便是梵王太子。父王之天下國家。皆是太子所有。何用如臣子。從一科一第

取功名爵位以至極品。而後始有國土哉。信此一念妙圓真心。天然尊貴。迥絕聖凡。祇恐不是真佛種子。不愁成佛不解說法。非如諸小教修一功立一行斷一惑。進一品。漸積階梯而後到極地也。

問有至老念佛不輟。未得直下成佛者何也。師曰誦堯舜之言。行堯舜之道。則可謂堯舜矣。讀聖人之書而行盜賊之事。安能直下成聖人哉。今有誦佛祖之言行衆生之行者有之。未有發佛祖之心而行衆生之行者也。如誦忠孝之言爲賊盜之行者有之。未有爲忠孝之行而肯誦賊盜之言者也。若人心起賊心。

雖莊嚴道場。共作佛事。一舉一動。無非是賊。若心是佛心。雖入於盜賊之鄉。混於異類之道。一舉一動。無非是佛。是故聖賢亦只以自心之顧諟緝熙克己慎獨。爲盡心率性之妙道。何曾外其心而取於聲音相貌乎。念佛三昧法門。獨取一心之純粹精。如易之乾不見六龍之有首。則純一統天。乃見天則之不雜也。是故阿彌陁佛。在極樂爲無量光。在華嚴則是法界藏身之主中主。於宗門則可以配天然尊貴。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而嘗寂光土。淸淨法身。又何必極力推爺在裏頭耶。

本天親上本地親下受天地之中者何親耶父子至親同睦異學何耶到此莊且問不揹不閒誰是親相分乎

五臺紀略

李延壽隨左鶴巖吳燕公周開遠諸友同敂覺浪大師於五臺院遠近如堵師皆隨機開示諸子端拱緘默無能送難偶有拈周海門聖學宗傳問者師因云泰伯既入道統夷惠何以不入孟子稱夷惠以淸和已有踐聖之階不以入錄不知何所見而云然孔門諸賢顏曾貢夏思孟不待說而曾點漆雕開事不多見亦既入矣則仲弓閔子騫有若輩又安可不入耶因拈有子所云信而必取近義恭而必取近禮夫豈無味而收以因不失其親一句大有關係親者親切也大凡道理不到親切如何可宗從上先聖制禮樂皆因民最親切處乃是中和中節之學不觀下節孔子曰敏事愼言必就其言事之有道者正之如食無之求飽居無之求安與有道之是人是已此皆可以想見其因親二字之義孰謂有若不見道哉衆皆聳然曰師不獨開有子生面大有補宗傳之遺我輩不能讀書知人正爲不親切耳仍有謁客至相與靜坐良久師咏杜詩落花游絲白日靜又拈欲覺聞晨鐘鶴巖問其意師云落花游絲非白日靜人何得具此冷眼發深省何妙在欲覺上非欲覺何能發深省如曾子無欲覺處卽夫子呼之何能自唯哉鶴巖曰師解詩至此又爲我輩發欲覺之晨鐘矣李子曰昨見師學庸宗旨妙義無窮從來惑格物致知四字師又引天生蒸民四句作證是則博我約我豈非無內無外無中間乎師曰格致者卽明明德之無不在而在此下手也李子曰補格物章贅耶師曰誠意章毋自欺句正以好惡二者貞夫一也人能於心幾初動處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毫無自欺如此致知始是眞知始是無妄蓋欺亦自欺也慊亦自慊也此自字豈非愼獨之意誠不可揜哉下節說小人閒居爲不善見君子然後厭然知此厭然卽是良知遏露自不可欺一提醒其良知使無所逃詎必十目十手之指視而後謂之嚴乎因此好惡徹上下左右前後之矩治已治人隨處見天則矣眞正力行故曰良能正所以成此知之分量也德潤身心廣體胖不悟其本誠而能之乎鶴巖諸子云經生家平日循事境而忘自心今日披愼獨之幾微矣壽復問致中和一節師曰會得道也者三字壓壽曰不會師顧鶴巖曰既不會道爲何物如何會中和致位育乎自陽明近溪諸公過去此脉遂衰山野不惜心力必欲扶起堯舜孔顏之心

傳於天下後世拖斯志已久因無講求斯道者常覺伊人可懷今日諸公叩問是空谷足音矣試畧拈之一部中庸大旨全在性道教三句性雖本自天命而實在人心之能率天命者是道此道若人人能率則何用教爲因有不能率此天命之性者故聖人立此率性之教而爲修道之宗旨也故教者教天下以當然之則也然不從修道來則異端曲學皆足以亂世故云率性然後謂之道性者天人合一之理也然不從天命來則可善可惡皆足以誣天故云天命然後謂之性率修者卽率修此性中之道教也故次節直頂道說觀也者二字要人知得此道是率性而來者卽此就是天命既認得是天命則如時行物生何須臾可離須知可離卽非率性也道之發端不在睹聞而在不睹不聞此幾微處舉步一錯則千里萬里俱錯而戒懼又在不睹不聞之先所以說隱者見之幾微者顯之幾非有慎獨工夫向此睹聞聲色之絕待處省察何以成此率修而不失性之功用哉子思恐人落於有無兩邊故特拈出喜怒哀樂未發與發皆中節使人體認不是率情乃是率性性卽是中率之卽和中是天命之公正和是流行之無乖大本者是

寂然不動之地達道者是感而遂通之途人果能致此中和必要在不睹不聞處以慎其獨而天地於此位萬物於此育矣又何更有無忌憚爲自慢慢人之道哉須知此理不必別尋註脚只於本文逐章看去一一皆有印證諸公不信還請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明杖人之學庸宗旨矣衆禮而退弟子大季李延壽謹紀

大槩曰生平不剖之疑甚多卽如坑長平六十萬卒夫六十萬卒未必盡犯可死之罪而慘酷若此豈長平衆生之業報耶抑坑之者種毒自有毒發時耶師云當兩軍對壘之時存亡呼吸非彼卽此得勝爲強不勝者死雖有冤對然此中非如故殺者之利害也昔關公未嘗不斬將搴旗特以其義膽忠肝照耀古今就中生殺之機固有別耳如人悞傷一蟻穴百萬生靈與一人無故取一蟻殺之者其罪輕重何如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有天下不爲者慎此殺機也此機弗動自然不殺無辜此機妄動自然殘害不顧是六十萬卒以動殺機而獲殺報也坑之者亦以動殺機而自種毒也大聖賢無死地固不爲人所殺大奸雄惡貫未卽滿亦不卽爲人所殺今無孔子微

服過宋之幾先自居於福地又無曹瞞敬禮關公之智獲効於華容徒蠢蠢發機自作自受造化雖善亦無如之何矣師言未終而諸弟子當下生生之心油然以出卽師亦以此問爲可挽回殺運有足補世教云

大全曰大慧語錄有云天命之謂性清淨法身也率性之謂道圓滿報身也修道之謂教千百億化身也不識此等意義可以互相發明耶師曰此三配妙矣然且未盡今日詳言之可乎天命句是本來常住法身卽正因佛性實相般若不屬修證而成者是也率

性句是自性現量之德卽了因佛性觀照般若不起染汚之妄是也修道句是日用常行之事卽緣因佛性文字般若不墮迷執之途是也蓋性學絕傳繼往開來全恃有教但所貴乎教者在於以修道教人耳諸子百家非不自云立教而刑名法術去道滋遠是自悞悞人也豈得謂之修道之教乎所謂道者何卽率吾人固然之性是也率之而中其秩序之天則爲君子中庸不修而以偏詞抹撥中節則爲小人反中庸譬之太極盤中金鍼對合六十四卦皆安其位鍼若一差六十四卦盡移矣雖然羣儒論性幾成聚訟

（編按：此處原稿模糊。）

水中曰　此論命　了如落　此一卦　則宗　又不　耳第理　盡性以　至於命　則不可　思議莫　之致而　至者也　虛舟曰　性無方　所而用　於心心　無方所　而寓於　身世其

故歸其原於天命而善惡幷善惡混諸議總無參入處後章於穆不已便註此句於穆者卽天也不已者卽命也其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卽至誠是也常住眞性原不斷絕卽無息是也教以當然而歸於自然行乎歷然而信其天然三性卽一性之本始也佛性卽我性之靈覺也行無事必有事無然畔援無然欣羨何處容計較造作心哉如或紛穀請從此格

大李曰中庸三句旣窮極義理之精微矣別傳之明心見性敢望慈言一暢發之師曰且作幾箇圈圈可乎第一圈性第二圈心第三圈命第四圈身第五圈

世性寂然不動妙淨圓明原無色相可名心爲源頭之地源頭而善則生機流於命定慧見於身種種福緣便自成一善世界矣源頭而惡則殺機流於命凶殘見於身種種禍胎便自成一惡世界矣幾者靜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譬之天子端拱未發念時是先天未兆也忽發念用某命爲六部官是先天造命已下則落後天之數也六部命下便各自盡其職業雖有兼才不敢代庖蓋此幾一愼良知惺惺便見自性卽成佛矣若此幾不愼迷卻良知便不見自性卽墮迷途矣是善者得福皆因心造必不能以惡人

是處之定明是命也五圓約爲三圈十字可以四維本自如是孰能遊乎智矣弗察朐然者誰

而代享善人之福也。卽有禍亦福也。惡者得禍。亦因心造。必不能以善人而代罹惡人之禍也。卽有福亦禍也。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矣。繫傳舉中乎言應違。可弗慎乎。夫物格知至者。當處歷然。當處寂然。所謂先天後天。大本差等。斷非判若兩橛也。猶執首上安首之綴旒乎哉。直須神明其故。處處見其則焉。質俟不惑。易不欺人。明矣。貴知有者。自願窮盡。總在各人自已。格皆備之物。見大公之性。中隨時之節。勿作口頭禪側聽過也。少坐。因作◎以示之。衆復愕然。師曰。此處不能現前。仍是口頭漉漉空過矣。鑄鏡磨鏡。如何可忽。衆益惕然。桐城弟子大全左國林謹紀

大中曰不交一語不設一問。卽出而咨嗟判斷一向屛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三十二

門人　大然　弘解
大存　大中　較

禪紀

青山小述

師謂今古文章之妙。莫過於論語。其旨趣幽微。前人亦有所未發也。語中有孔氏大知已者三人焉。讀者能一一醉心否耶。其一爲儀封人。封人不過一見面耳。不交一語。不設一問。卽出而咨嗟判斷。尊之至極。信之至深。斷之至決。以爲吾夫子乃萬世師也。何喪

皮擔過不發此疑忽被杖人點睛頓使封人起舞智曰抑知令三人起舞爲孔子點睛耶抑知爲萬世讀者點睛頓使千佛起舞耶

不喪之與有。何有道無道之與有。試觀木鐸二字。今古以來。論贊尼山者有過於此者乎。是亦藉賞鑑夫子而自見於千古之上者也。其二爲達巷黨人。贊曰。大哉孔子。博學無所成名。只此兩語。已畫出夫子全體全神。卽夫子聞之。亦開顏微笑。辭之不可。受之不當。而曰黨人愛我。欲我成名乎。人誰不欲名者。但成名必有所執。執御執射。吾將擇而處此。庶幾其御也矣。於前篇贊歎。居然隱躍照應。其三爲楚狂接輿。他人亦有知尊孔子者。而未有若斯人之稱之曰鳳也。當時無知。且有呼之爲喪家之狗者矣。而楚狂獨稱

曾曰屆子自爲漁丈趣去不復與言淵明欲覲東方之土已發去遠關矣世人謙與此眼　蝶菴曰左傳追論語不及而用巧論語化矣

之曰鳳贊之曰德。而惜之曰衰。豈中根人見地所能勘出者乎。孔子下車。將欲與語。而斯人已不可復見。其鴻飛冥冥。眞可一想像也。余問曰。孔子下欲與之言。假如接輿尚在。將爲夫子作一轉語。其所言者是何言歟。師亦微笑曰。此正記者之玅。不必蛇足也。余曰。惜此三人。終不知其姓氏。豈所謂猶龍者。是其人歟。師曰。此又須知自夫子之木鐸一振天下。而天下野無遺賢。莫不皆乘機而起。以附會於雲龍風虎之末。如夫子不周流。不問津。不投宿。不擊磬。則晨門荷蕢丈人長沮桀溺微生畝之徒。又何從得因夫子而

海岸門緊傳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謂之同心世儒只目皮相豈知晨門荷蕢沮溺諸人皆孔子化身耶浩曰人情責人恕己聽些好道理徒增責高而己學三

自題其奇。得與於主賓迭唱之列。而爭光千古也哉。又有所謂南子者何物么魔。亦欲一見夫子。遂得附於周家有婦人焉之列。此所謂聖作物覩。三代之際於斯愈見其盛也。

師謂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若孝弟自不犯上作亂。只應曰其爲人也孝弟而犯上者鮮矣。何必多一好字。可見從來犯上之人。必其自以爲孝弟者也。自以爲孝弟而爲其上者略有所不當。遂悖悖然曰。君父有過。非我規正之。諫諍之。而誰歟。從此生出好字。而悖逆不道俱胎於此矣。此蓋非眞能孝弟

年而名其毋又誰知好犯上之胎毒耶　大存曰埶師亦從出戲其徒不出其師甚悅　智曰鬱子由閣子論不妨合觀　鏡曰雀蒙勸孔子建仕孔不從

者也。眞能孝弟者。決不自以爲孝弟者也。舜惟不自以爲孝弟。故卒能使瞍象感化而後已。此其所以爲眞孝弟而其仁不可勝用也。

師謂子使漆雕開仕。誠試驗之也。然見開於經世之事。儘可優爲之矣。而開乃如夢忽驚。自指此中一件大事。未能相信得過。夫子喜不自勝。更不設是非。不假贊歎。而記者窺夫子之神情而記云子悅。亦善於傳神也。

師謂夫子明知吾道不行。而遑遑救世婆心。決不能已。惟恐及門之人。念頭衰敗。激發不起。故提出子路

而提惱今人信否　救仲曰東坡爲子我表

來作機鋒。猛然曰。吾道不行。吾當去而入海矣。及門之人。誰肯從我。庶幾其由歟。此時若不提出仲由。則子路不喜。子路不喜。則及門之人。有信不信。夫子全神。依然鈍置。唯時子路既喜。夫子遂急急以痛棒打轉曰。是何人者歟。是何人者歟。其由歟。此一勇無所取哉之人。吾問子。我豈浮海之人哉。我豈浮海之人哉。似將子路全體掀飜於千丈崖巔。推落下地。將一輩及門之士。冰消瓦解。而吾非斯人之徒之語。不必再申打退鼓者。於是乎不敢自息。更憤發而興起矣。此與前邊發語。居然剌謬。所謂有殺有活者是也。

節想見井仁須溪以短長激揚又一觀影矣叩鐘先醒誰繼聲耶大中日文殊以劍逼如來說法遂使五百衆皆得無生法忍

師又謂亦有道理全然具在。而不得一問。則不出者。且不得一至偏之問。以至於無可對答之問。其全神亦不出者。如宰我從井。短喪。乃是宰我感慨發難之問。正欲夫子正言直斥之。此所謂善爲說辭互爲激揚也。又如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則問在答中。答在問中矣。自此以下。在他人必不敢再問。而夫子亦何必再答耶。乃子貢再窮而夫子正告。然後知此一件大事。自古及今。有何生何死。可以脫離。即痛癢不關之人。聞此可以通身汗下。甚矣聖門問答甚於鐘鼓雷霆也。

師謂昔人有言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吾以爲天下之奇。未有不出於正者。用之自不測耳。即如用兵。必當以正治兵。以奇取勝。如堂堂正正。三令五申。七伐八伐。四門六花。孰有一件不由於正者。惟教之以正之極。而忽以奇而用之。如九天之上。九地之下。此是不可擬議。不可告誡。而其取勝也。如弄嬰兒於股掌之上。蓋此處智不可傳也。跡不可學也。如背水。井陘。奪幟。減竈。火牛。流馬等。用略用其意。無不萬全者。非筆之所能述也。豈特治兵以正。即治國亦且有奇焉。如高宗之於殷也。一傳說爲興殷之臣也。然必知一世

寥寫子曰葉聖予面諫煩自照曰入言

之人。其心皆繫於傳說矣。而幸有神奇之事。曰夢帝求良云爾云爾也。而後一出而成中興之盛。如武之於周也。一太公爲興周之臣。也。然亦必知一世之人。其心皆繫於太公矣。而幸有神奇之事。曰非熊非羆。太公望子久矣。云爾云爾也。而後一出而成牧野之盛。蓋聖帝明王。取威定霸。必先審一世之人心。於其所注射之處。而復繼之以神道設教之意。而感之夢兆。以使萬心皆如一心。夫然後一舉百當。行之而不疑也。管仲之欲霸桓公也。桓公田而管仲御。見鬼焉。公謂仲曰仲父何見。曰臣無見也。公反而不懌遂病。

裝鬼爲戲策是大不然豈有下筆議書而能作神名奇正相生經權一際談言微中自有善刀且問樂在何處

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胡能以傷公。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水有罔象。丘有莘。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公請問委蛇之狀。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霍然而起。囅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不終日病去。而日圖伯功。卒以霸天下。夫使見鬼之時。問仲而仲亦云見。則桓不病。不病則皇子告敖之言奚以入。而伯心奚以堅。故夫皇子告敖之言。安知非仲父之移桓公精神於圖伯之事。陰用而不使之知者耶。

我目公曰文章風論也千古傳神非意生身耶以介曰來石點頭待月取影何如呼起古人讓我批斷

意微矣

師謂古今文章之士似與道德性命無甚關係然而往往有爲乾坤吐氣若無此一筆便不能使千古英雄一段精光永永流傳於天地之間此誠所爲不朽盛事非虛語也如太史公文章第一不必論論其傳項羽一段昔人謂高帝大風歌與霸王垓下歌各自寫出帝王與衰氣象蓋謂其語足竝也余獨謂垓下是何等時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馬逃亡身逃大澤此際亦何暇更作歌詞即有作亦誰聞之而誰記之歟吾謂此數語者無論其事之有無應是太史公筆補

（編按：此處原稿模糊。）

阮仙曰扶殺波不擯却[illegible]只

造化代爲傳神首二句轟轟烈烈感憤千狀是造物之逼殺英雄直使風雲失色而天地無光後二句悲極悲極到此處饒他蓋世好漢至於無可奈何只有一悲憤以作結局耳此與下文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一語正相映帶然後將英雄喪身失命時一段氣槩謄出全神而文章之事亦可以不朽於天地之間矣細玩此語余讀史幾十季來未有拈解及此者可以使項將軍下拜亦可使龍門生叩首九原也師又曰吾猶怪文章之士嘗自逞其筆鋒所至不善爲千古傳疑以爲遺恨即如武王之取天下不過救民於

爲我信其理而已今曰武成原無此語

水火之中原非敢懟其父而伐其君也既已克殷而紂衣其寶玉自焚而死則其事已畢矣而必曰左仗黃鉞右麾白旄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此是何語無論武王之聖必不忍爲而太公周公以下多少聖臣肯陷君於過如此其甚者歟如以寶玉美女獻紂以出文王於羑里之類皆不仁者之不經也漢高滅楚猶封楚爲魯公越勾踐勝吳欲赦夫差必三問之范蠡而後決以武王伐紂而不商之諸臣是周公太公不如范蠡而武王不如漢高與勾踐也太公於叩馬諫者猶曰義士扶而去之而甘心手刃於既死之共主

是與鞭尸誣伍子胥等耳此不可信之太公周公而況於武王乎此事即有傳疑當一筆抹殺又如董公三老說沛公爲義帝發喪一語此興漢第一等大義而遺之惜乎太史之不能也又如夫子臨歿而自稱曰泰山其頹梁木其萎此亦非聖人語以聖人生平無些子不退讓而臨終自謂泰山梁木抑何其陋也若此只可作門人慨歎傷感之語安得杜撰之謂是夫子自道吾故於文人之不能周旋有遺恨焉

談詩次客謂太白絕句爲唐一人其絕句爲第一師不以爲然也太白才高時有露處如但見淚痕濕不

知心恨誰眼淚恨容滿面有何含畜可思何如玉階生白露夜久浸羅襪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二十字耶玉階露白旋生浸人則空庭獨立夜分已久直是徹骨冰冷形影無依不可攀援而四顧躊躕只有明月在天耳一筆到底不寂寞而寂寞已甚不言悲怨而悲感悽怨極矣作詩者之神情原在詩外所以謂之僊人也老杜新婚別云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人俱一往看過余謂未分明三字寫出新婚未成人之狀多少艱難羞澁一篇精神此其頰上三毛乎妾薄命詩云墮地自生神是何意耶人以妾爲人棄

中峯曰及用貪嗔癡更成得成就智曰

抑或季女斯饑怨薄命耳此詩若曰妾之薄命其在父母生我呱呱下地時若爲男子則墮地自生神矣既爲女子擲之地投之水弄之瓦妾之得此於父母懷中也已薄命矣如是觀之一語淺入骨髓不可以色聲香味求也一日登山詠云此境可常住浮生自不能古今千態萬狀無限睽離而此以自不能三字寫之何等眞率自然何等感慨痛恨詩骨高貴登臨曠懷無踰此者又詠云此境可常住浮生自不能師曰儒門有一怨字如大舜如怨如慕太甲之自怨自艾與詩之可以怨等乃禪家所謂疑情必欲求其

誰能悟余符之浸溺與前擊之擊怒是一幾耶

故而不得也本初曰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疑又豈易言哉今而後余于學道求已有入門矣師曰予昔在一名邑與諸縉紳會茶方就坐偶有一老文學到來諸公皆起讓其座有一縉紳曰此吾老社友也惜乎讀書未成耳予時不能放過乃顧之曰公將謂讀書已成也若但以得高爵厚祿即謂之讀書有成則曾子躬耕顏子陋巷皆是讀書未成也彼縉紳勃然變色甚不安予曰公無傷也此舉世風俗如此豈獨公哉世人未生兒子時每向佛神前祈禱多生中舉中進士做尚書閣老兒子曾未有祈禱但

生做聖做賢兒子及有兒子未展開書本未寫上大人時即相囑曰你好生讀書必須求連登科甲始得曾未有曰你好生讀書必須求格致誠正始得此所謂黃河向源頭上濁了也源頭上以作聖作賢爲事則以能作聖作賢爲讀書有成不以不能取連登科甲爲讀書無成也復有一位曰大師痛快之極但太利害耳予曰不利害則不痛快此吾所以不敢有負聖賢不敢有負你讀書君子不敢自負我是方外之人乃同于流俗也前縉紳亦轉爲歡喜曰非大師不能出此語非學生不能當此語予曰正惟公是其人

故作此語相激揚耳。此老文學。忍喜不禁。纔辭出門。逢人卽大叫曰。這個纔是眞大和上。這個纔是眞出世人。我等皆要眞讀聖賢書。更無以中舉中進士爲念。以自悞悞人。悞天下國家也。此和上之言。人人皆知。只是難得他於諸縉紳中。出此痛快之言。令人心悅而誠服也。予聞師叙及此。不覺生大慚感。生大痛恨。恨早不聞此言。如吹毛劍塗毒鼓。能立地出人生死也。世人只知以棒喝爲棒喝。說禪爲說禪。又誰知吾師。一言一字。棒盡天下人。喝盡天下人。誰聞此棒喝。不汗下心死。死而復甦也哉。噫。聖人難遇。固如是乎。

師曰。昔在麻城。與李孟白諸公聚談。梅長公曰。請問和上。如此世界壞極。人心壞極。在佛菩薩。以何慈悲方便而救濟之。將來畢竟如何底止。勿以機鋒見示。幸明白一提醒之。予亦好笑。乃以手作樣曰。國初之時如一錠大圓寶相似。梅公疾點首曰。開口便就妙了。快請教。予曰。這一錠銀。十成足色。及斬碎來用。卻塊塊是精底。或人見其太好。乃過一道爐火。攙一分銅。是九成了也。九成銀尚可用。再過第二手。又攙一分銅。是八成了。及第三第四。乃至第七第八手。到如今。只見得是精銅。無銀子氣矣。梅公曰。然則如何處之。予曰。如此則天厭之。人亦厭之。必須一併付與大爐火烹煉一番。使那銅鉛鐵錫。都銷盡了。然後還他國初十成本色也。梅公曰。如此則造物須下毒手。予曰。不下毒手。則造物者不仁。亦無功。而天地之心皆亡矣。梅公與李冢宰諸公相顧曰。噫。不知我輩還有能跳出此造化之爐錘否。初日聞下此爐。正是冷水澆背。

師嘗曰。天地古今。無空闕之時。無空闕之人。無空闕之事。無空闕之理。惟聖人不違心而擇時。不捨事而

求理。以天下之事。是吾本分中事。古今之時。是吾當然之時。所以處治處亂。處吉處凶。皆是心王游衍大中至正之道。今人動以生不逢時。權不在我。爲恨。試問汝天當生。何等時。處汝方好。天當付何等權與汝方足。我說恨時恨權之人。皆是不知自心之人。故有悖天自負之恨。又安知生生死死。升升沈沈。盡屬自己業力哉。汝不知自心業力強弱。不視自己種性福德。智慧才力。學行。造詣機緣。還得中正也無。卻乃恨世恨時。恨人恨事。且道天生汝在世間。所作何事。分明分付許多好題目與汝。汝無本事。自不能成。如庸

天然曰佛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且道是何病若猶疑邪安能醫醫

醫不恨自己醫學不精。卻恨世人生得病不好。天應生何等好病。獨留與汝醫成汝之功。佛祖聖賢將許多好脉訣。好藥性。好良方。好製法。留下與汝。汝自心麤。不能審病。診脉。量藥。裁方。卻怪病不好治。是豈神聖工巧之醫哉。汝不能醫。即當反求諸己。精讀此書。淡造此道則自然神化也。果能以誠仁信義。勉強力行。向上未有不造到佛祖聖賢地位。向下未有不造到英雄豪傑地位。今人果知有此。則自不恨生不逢時。權不在我。與自為暴棄之人也。

二十季夢寐皈依覺浪杖人。而未得一晤。戊子六

月。始得領威音於靈寺。從遊青山。深自愧幸。然恨生平不能有所見聞。為印證地讀癸甲全提龍湖外錄等篇。有歡喜信受而已。吾聞通天地人曰儒又聞知佛乃能知儒。吾既未能捨儒而見道。又安能捨佛而尊儒也。本地風光。未能省發。而欲噭噭乞人以不識機用之棒喝。即雷霆何益於聾。而泰山奚益於瞽乎。師通身是眼。通體是膽。彈指是法觸手皆圓。三教九流。處處指出本來活路。即文章技藝頭頭點出現在紘明。噫嘻。真大統矣。我輩無論學佛學儒。而不聞師語。恐亦水中撈月。鏡裏尋花耳。上堂法語自有記者。余因隨其晨暮茶次。隨筆錄之。或錄未及全。或全未及聞。則以俟之同參留神於此者。或因一言頓開心眼。則千聖絕學。賴有振起也。毘陵弟子大音惲本初謹記

余老歸空門。麤涉教乘。根器鈍劣。了不知向上一著。一時尊宿開堂豎拂。都不參請。自笑如城東老姥。獨不見佛。有目余不喜宗門作夜郎王倔強者。不復置辨。領之而已。今季孟夏會覺浪杖人於武林。數季相聞。握手一笑。觀其眉宇疎疎落落。如有一往冰雪之韻。沁入人心腑間。退而繙其書。得其

與吾友梅長公問答一則。杖人有烹煉銅銀造物須下毒手之語。快讀一過。幾燈明滅。霍然如電光得路。愈讀愈快。亟呼自釀椹酒澆之。乃就寢鳴呼。長公不可作矣。有情世界。已經大火爐猛利烹煉。神焦鬼爛。邈然如昆明劫灰矣。長公與杖人問答尚在紙上。如見鬚眉。如聞嘆噫。長公精靈男子。目光如炬。安知爾時不在天宮寶地中。奮髯捋鬚與八十老人挑燈酹酒。相春應和乎。杖人又云。古今事理無空闕時。今人動恨生不逢時。權不在我。如醫不恨己學不精。卻恨世病生得不好。是豈知自

黙伯玉曰：言須有爲而發，書其無爲可以不說也。伯升曰：杖人爲何而言，蒙叟爲何而言耶？請到不堪回首處，一齊分付與西風。

（編按：此處原稿模糊。）

心之人哉。此一痛棒，有人聞之言下不汙下心死死而不能復甦者。此則風痺不知痛癢，與死人無異者也。世人眼孔如鍼，聞說睦州陳尊宿將一艸鞵挂城門，止巨寇之兵。鄧隱峰擲錫空中，解吳元濟兩軍之鬭，口吐不能收，以爲都無此事。我觀和尚此番提唱，便可使大地平沉，虛空粉碎。睦州之鞵，隱峰之錫，便當從舌根筆尖上取大漏出，始知懸崖撒手人，實有此理，實有此事，非爲現通，非爲表法，人自看不到，信不及耳。余於杖人新刻諸書中，信手拈出，作爲贈言，或挂壁間，或鐫木上，使見者聞者身毛皆豎，涕淚悲泣，庶不負獅子一吼，亦不負余與杖人覿面相對，一片老婆心也。或曰：杖人囊括宗教，參同儒釋，多文廣義，浩如煙海，今所舉者，非其要也。毋乃市兒之博，輕金錢而重摶黍乎。余曰：善哉，子之能發吾蒙也。此義文長，赳在來日。戊戌夏，海印弟子虞山蒙叟錢謙益槃譚謹序。何三省曰：黃山谷最賞東坡洗著痛快，張顛濡墨，得之擔夫，其爲痛快，世豈知耶？惲道生寫杖人之痛快，蒙叟又從而痛快之，有同別否？如其悠悠讀過，不能欬甦，一任世人看作擔夫爭道。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之三十三

古吳弟子楊廷樞
古宣弟子湯斯祜　評較

襍紀

學庸宗旨

廷樞曰：只明德括大學，只格致盡明德，只好說兩大端，恰盡格致工夫，全書血脉絡如室，果不煩他說矣。鹿湖曰：有物有則，即無聲臭，向上一見，永不再見而止有一事實耳。近溪提出有物有則最爲的確，人徇今特則迷執，空卻則

大學總綱只在明明德一句，其親民止善二句只是完其明明德之功用也。其原始要終之血脉工夫，全在致知格物四字。此四字只當在本文上看教貫徹，不必別尋枝指也。果能貫徹此四字，則明明德於天下能事畢矣。豈更有內聖外王之道學哉。何則自古帝王若無格致之功，則與人同在昧昧，安能明明德於天下。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雖則人皆性具明德，莫不有知，惟是聖人學道，始有致知之功。知即明德之明也，致知即明明德也。即顧諟天命，克明峻德，皆自明也。如無聖人之學推而致之，誰能知吾明德中之意當誠，心當正，身當修，家當齊，國當治，天下當平哉。人皆性具天則，莫不因物而用之，惟是聖人學道，始有格物之功。物即明德中至善之天則，而隨處皆見也。格物者，格通其故，而止於至善之天則也。即敬止，帥仁，絜矩之道也。如無聖

流性格物之則卽天之則卽心之則而秩序變化之符寂然歴然萬古矣誰敢眯滅

湯曰性具明德聖人學道始有格致之功性道敎三義透出併中庸宗旨括盡

人之學止而格之誰能使吾明德中之意必誠心必正身必修家必齊國必治天下必平哉所以不曰致知必先格物而曰致知在格物者須推明德中至善之天則纔是良知以顯良能也又不曰知至而后物格而曰物格而后知至者正以平心窮理神而明之不爲物蔽亦不廢物故能止明德中至善之天則纔是良能以顯良知之至也所以大學之道是知能不二之全德也在明明德是先致其知也在親民是致知在格物也在止於至善是物格而后知至也知止是知至而意誠也止而定是心正也定而靜是身修

祐曰知能不二千古學脈格致二義如此分疏融會了了大學全書阃可迎刃而解

知止節定生慧格物節慧生定知其故矣兩端

也靜而安是家齊也安而慮是國治也慮而得是天下平也如此致知纔是使無訟纔是毋自欺纔是自慊纔是愼獨纔是必誠其意而德潤心廣也如此格物纔是大畏民志纔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纔是好而知惡惡而知美纔是藏身以恕而能喻諸人纔是同民好惡爲天下絜矩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致知格物爲修身之本也所以致知卽明德格物卽親民格致合一卽止於至善康誥章首舉聖帝明王皆不外此明德三代之君皆能自明其德與民相親故親之而已傳中以桀紂失其爲君之德不能

用中更何詭焉

湯曰親以處常新以處變千古治脈

親民且陷民於濁亂故湯武出而新之蓋新民卽新君也新命卽自新也是故君子親以處常新以處變而無所不用其明德至善之極也邦畿丘隅章正引之以明知所當止如文王乃眞知止者也緝熙卽明明德也敬止卽止至善也爲人君臣父子與國人交皆得所止卽親民也此非三在之宗旨乎其次如武公道學自修卽明明德也恂慄威儀卽止至善也道盛德至善與賢親樂利卽親民之不能忘也於此亦可曲盡其微旨矣至於聽訟乃格致之功也逃亂之情莫過於訟內則意之善惡不分外則民之爭搆莫

楊曰點穴淸

湯曰中正之用不落有無學脈治脈千古無兩

決皆是訟也能通天下之情以定天下之志非知之至物之格何能必也使無訟乎故誠意章以毋自欺爲致知點眼以惡臭好色爲格物定衡夫自慊莫慊於毋欺意誠莫誠於愼獨慊則惟自欺亦惟自然小人揜著一念明知有善可好不善可惡并亦無能自欺正良知良能不容泯滅處豈待十目十指其加嚴乎此德潤心廣必誠其意是皆格致之力也夫格致誠意之功也誠意正心之用也正心修齊治平之體也此三者同德異事雖分不分蓋意者心之所發發非格致而不誠心者意之所主主非意誠而不正心

湯曰諸偏心要亦復如是

主正則發與未發皆得乎中而不偏於有無故有所則偏於有矣不在則偏於無矣身心各偏何從得正內外無偏則心自中正矣此孔門傳授心法之秘旨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若不淡明此體用功以何為修身之本哉蓋一身之好惡關家國天下一有不修而辟焉則家不可齊矣安能不出家以孝弟慈而成教於國以及天下乎正以心誠則好惡胥正而民聿從堯舜之治治以此也心不誠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桀紂之暴暴以此也夫齊家治國平天下只在能推一人之好惡以及上下前後左右即是絜矩

湯曰收穴正

之道即是民之父母故君子先慎乎德慎德者慎格致也格致慎則好惡明好惡明則人土財用皆不悖於常道得衆得國足以保我子孫黎民矣又何有命過拂人之性與小人不以義為利使菑害並至以亂天下之治哉誠意章以好惡別君子小人之慊欺即平天下亦只以好惡定君子小人之義利此吾所謂格致為原始要終之血脉工夫正於此可以見大道之學之全功在能知止於至善以明明德於天下也

湯斯祐曰以明明德為顱格致為目好惡為骨即三綱八目不煩註疏一經九傳一齊挈出

湯曰識破頭腦便可一口吸盡西江水

一部中庸之大宗旨全在性道教三句性之一字乃天然本有不屬修成特標之為宗本也道教二字乃屬率修而率修之功全在慎獨致中和五字蓋性非率而天命不中道非修而性命不和中和之道非慎獨不致提起慎獨則率修之功在其中矣子思作中庸之意正見得天地人物不中和則不能成位育以使各正性命致中和之道非慎獨之功不能慎獨之旨非修道之教不知修道之旨非率性之宗於天命則無本是故率修之宗旨全在不覩不聞處以慎其獨而不徇喜怒哀樂之情以致中和則天地人物皆

得位育而各率性命之正也故其第二章首節即提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即率性而中和也反中庸即不率性而不中和也君子時中即能慎獨率性而無太過不及之道也小人無忌憚即不能戒懼慎獨各自徇情成太過不及而反中和之道也故孔子曰中庸其至乎民鮮能久矣此數等人皆各有君臣父子之倫皆各有智仁勇之德日用倫常何曾須臾離此道但彼未聞修道之教未有慎獨之功故習焉而不察耳欲斯道之明與斯道之行必須如舜之問察用中回之能擇中和服膺勿失方謂之飲

食其中。悠然知味耳。一有予智之心。正自陷於意見而不能擇守。安能如舜之大智若愚。回之大仁若訥。而虛下拳拳乎。此所謂中庸之智仁勇。終不可能也。若子路之問強。尚於南北有不相及。敢望君子和不流中不倚之強乎。素隱行怪之太過。偏執隱也。半途而廢之不及。偏執費也。唯聖者夫焉有所倚。而能依率性之中庸。此夫子不自居。看前之吾弗為吾弗已。則知此實夫子始能之也。故夫子又提出費而隱。以顯天地聖人同一中和位育之道。本乎最微。而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此正聖人如天地之能與

吳觀我曰識之顯者常無常有費而隱者即有即無折攝異耳
楊曰部盡秘密藏

鳶飛魚躍。各遂其天命之機。人能上下察之。豈不與聖人天地同其大哉。故君子之道。必造端於夫婦之能知能行。始能察到聖人至誠神化。與天地之化育同功。真費而隱也。夫如是則天地本無知能所可知能者。特行物生。鳶飛魚躍。各遂其趣。即天地之大德。即生生不易之機。即至誠無息之化也。人能如此察到聖人與天地相同處。則聖人亦無知能所可知能者。與夫婦同知。夫婦同能。使彼各遂其倫常日用。正是求已治已。以人治人之道。初不曾以君父兄朋求全責備於子臣弟友也。此夫子之求未能。正如天地

（編按：此處原稿模糊。）

楊曰至誠爲體慎獨焉

之有所不知。有所不能。始能與人物同其化育。而相忘於至誠之大道也。葢此費隱之道。原不遠人。惟戒懼慎獨。反求諸已者之言行相顧。素位自安。則自不願外。自無怨尤。無入而不自得焉。此雖於費行隱而實於隱行費也。夫隱之費。微之顯。即造高遠自卑邇格父母自妻子也。豈非鬼神之德。誠之不可揜者乎。不見不聞。孰為體之。上下與左右之如在。孰為使之。此處是真隱微。真見顯。可見鬼神即獨。獨止一誠。誠不可揜。即是致中和而成位育。其惟舜之大孝大德。乃能感天地。徵鬼神。而受天佑命也。葢舜能以至誠

[illegible]教人[illegible]人都[illegible]二義

楊曰自誠明一章是此書之脊與首章性教字相應從此以後

慎獨求已盡孝　求於父母兄弟所謂行隱於察。以至察乎天地鬼神。而德位與天地化育。參同神化。又豈復有遺憾乎。其次則莫如文王也。文王亦以至誠慎獨而求諸已。不求君臣父子。而自能純德如天。使武王纘緒而有天下。使周公繼述成文武之德。其達孝之道。全在有志可繼。有事可述。所以制禮作樂。事帝祀先。孝無不至。是非文武周公之慎獨而致中和。成位育乎。然此舜文之道。皆是誠者。自誠明謂之性。乃天之道也。所以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因性而垂敎於天下者也。此下哀公問政。孔子以文武

尊尊皆說誠字節者天之道也綱首句謂性末句上天之載三道天字皆血脈貫串處也誠者其節又命之性乎

揚曰二章開紀甚確

之政具在人擧正是誠之者人之道也使其擇善固執因教率性而正天命也故先告以取人以身之道須知人知天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而列生知學困安行利勉爲修身治人之本其爲天下國家提九經爲要領其行九經之本又在一修身故又告之以誠身明善必學問思辨篤行而後能致此中和之道也故惟至誠而後始能盡已盡人盡物與天地參然則必須次第推而致之始能曲盡其誠也所謂曲能有誠以誠則著是能盡其性也著則明是能盡人之性也明則動是能盡物之性也動則變是可以贊天地之

化育也變則化是可以與天地參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如此又何國家之興亡禍福有不先知如神乎所以誠非自成自道乃成物之終始爲可貴也使其不誠則天地人物之幾亦息矣何有博厚高明悠久之可徵哉如此則爲物不貳之獨生物不測之中豈不可以一言至誠盡天地人物之無窮廣厚乎蓋天地人物統於一誠而合於聖人之至誠於穆不已所以爲天之至誠不顯之德之純亦於穆不已所以爲文之至誠大哉之道至育物峻天必須待至德之人始凝至道豈可苟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知

性命也致廣大而盡精微知天人也極高明而道中庸知修道也溫故而知新知慎獨也敦厚以崇禮知致中和也知此則不驕不倍既明且哲何身之不可保哉然愚賤不知聖人修道慎獨之教故無忌憚而自用自專又不知聖人率性中和之道故僭越妄作而災及其身可不慎乎是故非德位時之三重安敢議禮度文與斯民同寡過乎此唯明善誠身之君子參天俟聖爲世所信從始能永譽於天下也繇是推之自生民以來獨有仲尼乃爲道教之主天人之師故能祖述堯舜爲中道之正始憲章文武爲和道之

正終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仲尼與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夫至聖之至誠有不聞之聽不覩之明不顯見之睿智焉於獨中而正已於有臨而正天下故能溥博淵泉而洋溢尊親此亦唯仲尼之至誠足與天地同其神化也亦唯天下至誠慎獨爲能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大化故曰配天至誠至於配天又焉有所倚乎所謂達天者正於慎獨之中闇然而日章非的然而有疚也故於暗室屋漏自能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非不顯之德中和之至安能使百辟其刑篤恭而天下平哉統而收之不外於慎獨致中和返於吾之至

王新建全鄭玄大學管東溟喜賈眞石經本而豐稷闢逵校爲

誠而神化於不覩不聞無聲無臭以達上天之載天命之性爲萬化之統宗也可見天即是性性即是誠誠即是獨慎獨者人盡而天不能外故自天而之人誠之者則自人而之天凡人不知藉聖人始知故言教聖人之道不遠於人故言道道之大原出於天故言天豈非聖人立教知天知人天人合一之原本哉

湯斯祐曰發明天人合一頓漸二門俱可不立

戴記四十九篇先儒程朱獨表章大學中庸二篇爲之章句遂與論孟列爲四書於是聖門相傳授受之心法其旨具備宋儒之功所以大於漢儒也

傷其實不必也讀研圖以爲學庸皆子思著或曰大學良農中庸農良大學知止而格物中庸慎獨而盡性果有異乎要必歸敬乃能神明不肖智識

二書同異亦有可得而言大學言德中庸言性大學言格物中庸言致中和大學言知中庸言能大學言止中庸言行大學言治其言近而顯極鉅而無外中庸言道其言遠而微極細而無間此其異也大學言慎獨中庸亦言慎獨大學言至善中庸亦言明善大學言誠意中庸亦言誠身大學言本中庸亦言大本大學言仁中庸兼言仁知勇大學言恕中庸兼言忠恕大學言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庸亦言夫婦子臣弟友九經三重以及篤恭而天下平此其同也大學言大雖身心意知之事不爲小中庸言庸雖鬼神百世之事不爲奇大學始人而終天故明德新民以至於新命中庸始天而終人故天命率性以至於立教此其同而異異而同也雖然舉世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窺其閫奥矧夫三教既分末流逾遠詘佛而伸儒與夫抑儒而崇佛者其徒若東西易轂燕越背塗交馳而不知所極孰與論宗旨之同異哉徑山覺大師植根香國授莂靈山三乘夙圓十地齊攝雷音轟於震旦法雨霑於曹溪拈花擊竹無非微妙之宗竪拂擎拳盡是神明之教顧心通萬法智會一原不以佛道

之幽玄而笑儒門之澹泊謂此學庸二書非獨治世之準繩而亦出世之心印也爲儒不可不知爲僧亦不可不知特自拈爲宗旨以示後學其上座屬余爲序余不辭固陋竊效丹鉛輒弁數言於首大師尚有論易論學及講學道治諸篇其言皆中正易簡始終條貫揭明天人性命之宗而無玄虛似是之說昔張無垢爲論語作頌乃儒而禪也今大師宗旨直起孔顏於旦暮覿曾思於同堂能發程朱諸大儒所未發佛學之有功聖學詎不於此見哉丙戌居廬復菴弟子楊廷樞題於眞如塢中

圖中衍義儒宗三寶圖

渾沌未分時獨賴此盤古老子。出大手眼而開闢之。於是兩儀既判。三皇之才始立。五帝之行始全。化育之道始足。至此天運。如日方中。其有生必有剋。人物始得反情復性。故禹以平水土而成天地之功。湯武以用征誅而應天人之變。至周末有孔子。始終一貫以收拾。造化之權而天地人物之道至此大備無復加矣。夫古人之所以爲聖神者。直在自爲之而已矣。今人之性靈中。莫不有一盤古。統此十二聖心。周旋于時中。苟能覺察之。則於生動時。不爲狂陽發散其精氣。且能愼獨以致中和。至寂靜時不爲幽鬼沉迷其誠明。且能率性以歸天命。夫如是。又何古今之同異哉。因倣出世法。特揭出聖教師作三寶。爲天下萬世之當皈依者。爲圖以配四衍義。誠儒宗始終之標旨也。有具手眼君子。當必有自寶者在。

戊子師在太平園中。拈心經金剛後。又著河圖洛書先後天八卦衍義。而先作三寶圖。歸于一圓圖大哉旨乎。正欲人卽行布是圓融。而與民同患。乃其所以爲至密也。小子入候錄此以歸學人大中

陳丹衷識。

教寶

艮　孝經　立身造行之本其守約成仁有恩不出位之象

震　論語　開心明道之權其教育英才有啓祚咸新之象

離　禮記　彝倫節制之儀其誠中形外有文明麗正之象

乾　書經　帝王治道之統其參贊化育有聖作物覩之象

太極　大易　天地人物之宗其始終本末有混融含攝之象

坤　詩經　國家風化之元其溫厚和平有承順利貞之象

坎　春秋　君臣名分之綱其褒貶顯微有習險心亨之象

兌　學庸　設法垂教之常其制作方中有絜矩成物之象

巽　孟篇　維世扶治之術其正志自得有申命行事之象

聖寶

一爲九元九爲一宗
參兩變化縱橫錯綜
中五合八立極九宮
洛河交互位育無窮

仰觀俯察二五經緯
創制造作民生用利

自子至午天地發生
從未返亥化功收成
位育一盤古今法度
此着悟迷惟十九路

渾沌初分　天地開闢　午 唐堯

天平地成人物變易
禮樂征伐聖道王治

祖述憲章

太極盤立　丑 地皇　辰 神農　酉 商湯　始終巍煥

一者始元　○ 盤古　子 天皇　卯 伏羲　申 夏禹　亥 仲尼　集聖大成

造化開密　寅 人皇　巳 黃帝　戌 文武　時中一貫

生尅制化時措是宜
範圍不過統紀在斯

人生其中　未 虞舜

之十二子萬古周天
精此一著天地盤旋
不必別求只須愼獨
三百彖爻勿昧始復

天地生人三才立極
造化無爲神聖作述
原始反終節情率性
因時制宜大中至正

立身處世長養周備
倫理文明方物定位

師寶

生知　好古敏求

萬古至聖　素王木鐸

乾　孔子一貫

千聖宗師　時中大成

默識　不厭不倦

覆載中日月代明四時錯行其功高于天地

優洋哉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其道賢于堯舜

元　傳孔聖心　顏子　克己
不遷　不貳　不改
好學　用行
約禮　舍藏
弗失　不違　能樂

利　闡孔聖道　子思　愼獨
明善　知天　知人
率修　費隱
中和　誠明
誠身　成己　成物

亨　脩孔聖身　曾子　誠意
守約　養志
孝親
忠己　致知
恕人　格物
日省　謀信　傳習

貞　揚孔聖教　孟子　盡心
良知　勿助　勿忘
知言　居仁
養氣　由義
良能　求放　不動

自開闢來。神聖繼天立極。參贊位育者。始終不過盤古。統十二人。如一日有十二時。一年有十二月。推之萬古常不忒也。特立此圖懸象昭示。則吾與萬世聖神儼然同堂未散。可不自觀自察而奮勵之哉。今人所以不能爲神聖者。以心幾不能精一。師法不能時中。知行不能大成。所以人心愈幾。治道愈亂。世情愈逃。終難反古也。神聖能善用易道而自治治人。以知陰陽偏勝而成逃亂。乃使剛柔相濟。水火交資。故性情中和而天地化育也。使人能一心皈依此聖教。師于十二時中不至偏勝。則人心可純。道術可正。長夜可以復旦矣。孟子云養心莫善于寡欲。正以世人多欲而自雜亂。故不能帥一其志氣以充塞乎天地。所以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專其格致。而寡其所欲。始能充此大欲以從心而不踰矩也。噫。此九一之宗。庸詎非萬古寡君寡師之所以寡欲寡過于天下之道也哉。

人者天地之心。人不立極而用時宜。則立天之道。立地之道。又是誰耶。易曰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中。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時中之幾。渶哉神哉。十二時藏閏爲十三。則數度之幾也。門人大癸識

河圖



孔子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成變化行鬼神五行次第分舉不得不然陰陽互根本來不二一切即一合別無總是在人不執名字而研極會通其故耳

河圖衍義

河圖洛書各具先天後天體用互相參兩錯綜而成太極之性德即人心中皆具太極陰陽五行互相生成秩序變化本性天然如是也如為君為師者必須于未發之前省察一念纔動皆當互具五德而不偏陷則能致中和而參贊位育使天下古今皆得成此性命之正矣。

河圖天包地也一六三八二七四九運于四方五與十居中以圓涵方天道下降陽生于下始北次東故一與三生數居之自內而外歷南終西故七與九成

數居之地道上升陰生于上始南次西故二與四生數居之自內而外歷北終東故六與八成數居之一六水表智之淵二七火表禮之明三八木表仁之生四九金表義之成五十土表信之蘊此槩也一行各具五行一德各具五德隨舉可見而言不頓彰故不得不配以表之乾止言四德而藏中旋邊元亨利貞以信土而居智水之位下襲即以上律而乾知大始之智以統之故曰乾元亨利貞孔子以春夏秋冬表之而坤以西南東北盤之實則縱橫上下無中無邊而宇中有宙宙中有宇合觀而總別一際矣聰明

睿智至誠有臨非天藏中土人受中生一點靈明本不可欺為信知大始之乾乎文理密察智能折攝蓋致廣大必盡精微蒙泉習坎潛用之幾貴過冬關而十二時皆子時也齋莊中正禮以相見合內外而適品節克復之後交泰文明矣寬裕溫柔春和長養帝出震而轉巽風金木相刑以克制為成器而學問寘升全樹全仁享其花實矣發強剛毅義能裁成執精一而措時宜金剛純粹即博即約麗澤收成大矣哉大抵卯酉日月之門仁包義決所以藏智用于北而顯復禮于南也子午南北之樞智崇而潛于下學禮

界而峻極光明所以主春秋之中和而享其生成也天藏土中人受其蘊中以旁通坤艮補二氣之有餘不足而燥潤交濟號曰環中苟舍四時寧有歲乎此河洛以中五約示而統類皆備惜人習不察耳。

就天地生成之數而衍之一參貫隱先後玅叶顯仁藏用代明錯行中邊回互歷然寂然先聖表出使人觀玩引觸原始反終而愼危微精一之幾也德性本具但不能終日乾乾以自尊之修辭立誠而問學知味耳去聖時遙賴此神象微言或有觀感而興起也夫。

洛書



圖示全六于子位書示全九于午位以用六先用九者十化爲一而不可爲首時乘御六而利永貞以大終乃乾藏坤中方圓同時之道也人誰知五之無用九六乎人又誰知播五于四之即邊是中乎神明其故而時乘其位則常變中節而享其於穆矣

洛書衍義

洛書以九爲宗以中爲體以一爲元一是陽之始智水初生爲始覺乃潛龍之來復三是陽之少仁木方長爲自覺乃見龍之帝出七是陽之壯義金正堅爲覺他乃惕躍之乘時九是陽之終禮火還原爲滿覺乃亢龍之用九上位乃後天離先天乾聖人居之則尊高無輔小人居之則過亢傲驕是以動而有悔惟能用九使天道下濟則位育光明矣故五爲陽之中信土大成爲正覺乃飛龍之出治蓋陰爲陽所統陽能始終用九以見天則陰必能始終用六順承天行故陰以從九君而喪其陰朋爲陽之用臣以終于東北之有慶二是陰之始而側居西南以九陽終于午中而陰承午中生之爲姤而側居傷隅在河圖雖居正午而在上九之下爲臣奉君之象故乘得陽火之餘如月之無光以承日之陽爲光故地二屬火于洛書側居西南爲先天巽後天坤皆得臣子遜順之義以非禮勿視輔禮而履霜四是陰之少側居東南爲先天兌後天巽以非禮勿言輔仁而括囊八是陰之壯側居東北爲先天震後天艮以非禮勿動輔信而含章六是陰之中側居西北爲先天艮後天乾以非

禮勿聽輔智而直方十是陰之終伏而不見在河圖則具十而輔五居中在洛書用九而攝之故十陰有美而推之于君不敢自居爲德蓋臣子爲股肱之任惟惕于四支而成事業故孔子以大哉乾元之君稱唐堯虞舜能則天以至哉坤元之德稱泰伯文王能忠孝而天尊地卑八卦成列於人倫之道各有定位矣吾以尊火爲宗蓋火乃乾陽上載之九無極之元是天之明命爲先天資始之主潛于太極爲九五之黃中以能通理而資生萬物故後天之陰陽五行皆從此爲時出故中庸以至誠爲經綸天下之大經立

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所謂肫肫其仁者指此中體為潛龍勿用之地是未發之中也淵淵其淵者是此陽龍之進德修業欲乘時而上升也浩浩其天者是此龍飛于九五與天地合其德位而化育萬物正為君以治天下為師以教天下之時也學聖人者必以上天之九為宗太極之中為體以坎中一陽為元則致知慎獨不昧天地之心矣故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必先自致其知能知此天一之智水所自出則能生仁木生禮火生信土生義金以至全五性之德今人不能逆知未發之中安知危微精一之本于

智曰十化一者著法十不用可微也用九用六皆用中五也圖如十書加米四邊不壞而大一難見其神乎用三餘一以一揀三其幾也無聲無處有物有則

慎獨哉能知獨中有此神明之火為吾上載無聲無臭之天心則知天道必須下降為二五之秉然後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則可為民秉彝之有物有則也人既不知未發又烏知方發之仁義禮智為喜怒哀樂而發皆能中節哉于化為一用九于中圓四破而書加八邊常顯而中常隱河洛本不二也吾先就八指之九為天命本覺之性中為率性之德一為慎獨之幾雖然如是須時時觀象玩辭返躬省習以至得意忘言神純功化千聖不傳之寄天地造化之權皆備于我九一之宗旨矣

（編按：此處原稿模糊。）

信其不二又何逸何中也耶

準伏羲先天八卦會孔聖配大學宗旨

先天不違　後天奉時　乾坤終始　立位時成

建諸天地　考諸三王　質諸鬼神　俟諸後聖



明　親　止　善

義文衍易　刪孔繫辭　曾思繼述　聖賢同揆

卦爻彖象　極深研幾　得意忘言　神而明之

準文王後天八卦會乾象配中庸宗旨

此大臣之任乃順承天為主德之道厚德載物行地無疆即先天坤卦中命行而在淵與乾之天命而以成泰而完太極也

舜之重華協帝而能好問隱揚定倫察物明中於民能明天命之性則率性之道行矣此即先天乾卦以重明麗正而化成天下也

此君子德風無入而不自得惟乾乾惕健若故能中命行事喜怒哀樂發皆中節為天下達道之和即先天先凝而能共利天下也

兌為教有麗澤講習之義余嗣心中具君師德能裁成輔相使天泰而致中和位育即先天坎卦正位乎中則飛龍在天以文離明照天下也



此巽見巽顯之際于聖修道之法在斯造端益幾者動之微吉之先兆乃潛見之龍帝出利見即先天離明麗正乃故知始終功能也

此群龍無首退藏于性命之密為萬物資始正位乎上天之載為貞下起元即先天艮卦以成終成始使亢龍無悔復命于太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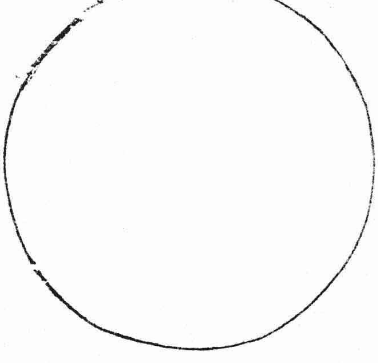
同得一善克己歸仁習坎心亨所立卓爾即先天坤卦而水土同宗能行率性之道則天命之性自明如北辰不動眾星拱之以擇中寂感也

天地闔闢以成人物終始此人生于寅為仁元其未發之中是天下大本即潛龍勿用以艮止反為震動乃先天卦即道心惟微也

先天明體而用。卦爻自內而生。後天明用而體。卦爻自外而生。此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及六十四爻爻皆具太極體用。在人之性命心身與物形世界。無論太小正偏亦莫不全具太極體用。以人不自知故念念昧此體用。惟聖人於念念爻爻。知慎此獨。故能率修而參天地於念念爻爻。精一此中。故能致格而享天命也。

有晝以後皆後天也。先何在乎。神明者。即此後天而先天不違也。綱宗既明。其本自立。時行擊節。善用者誰世以義文分先天後天八卦久矣。故因而衍之。

是甚麼



此中有有無太極之意麼
此中有已發未發之中麼
此中有陰陽動靜之變麼
此中有喜怒哀樂之情麼
此中有仁義禮智之性麼
此中有生殺制化之道麼
此中有元亨利貞之德麼
此中有生死始終之故麼
此中有用九用六之用麼
此中於身心性命有用麼

聖人未作易。此易理具在天地造物人生性情之中。既作易。則天地造物人生性情。具在易理之內。既已具在彼中。何更作此易乎。善哉。正欲人知作易之故也。天地造物。是氣化所成。雖歷古今之變而不忒。人生則有性情私欲。或變爲狂爲迷。爲僭爲逆。有至滅身滅頂敗國者。聖人憂之。故法天地造化之無私準陰陽變易之不忒。設象繫辭。使人觀玩。以返情而化私。率性以合道。而還天命之眞常。是則聖人之功。高天地以能設教也。易者古今設教之祖也。易不設太極而首設乾坤者。太極乃天命眞常之體。本無爲也。

人生之私欲。以情也。乾坤能率情于性。則太極本自天然于其中矣。是故設乾坤以明天地人物。因性情之動靜爲變易。性元不變而情變。情有動靜。有善惡有吉凶有逆順。以故繼善官天而設教。祗是收攝調治其情欲使千變萬化不失其性之本常而已。以故乾坤爲八八始終綱領。乾坤綱領。惟在用九用六之一用字。能用此一用字。則千聖設教之本。率性之功。皆在是矣。百姓小人。又何知有此用哉。如乾初九不能用九。則潛龍既爲妄所用。不能慎獨于未發。則不能于九二出見有利見之文明也。二不能用九。則于

三不能乾乾行事以至于躍也四不能用九以進退修德則不能于九五飛天而出治也五不能用九則不能于亢而無悔也上亢能用九則不以尊貴自傲禮絕百僚而為頂墮又能以乾道下濟為復泰姤坤以承順天行也坤初六不能用六則不免于履霜為堅冰如臣子不能以微漸自戒而弑逆滅身矣惟初六能用則于二為直方于三為含章于四為括囊于五為元吉于六則無嫌疑也龍戰之象天道人事皆有勢極之候惟藏用九于用六者能知而調御之故曰六十四卦卦卦是一大公案爻爻是一小公案能

用于未發而神純者乃大聖大賢為元亨利亨也用于方發而中節者乃賢人君子之吉利貞無咎也用于已發而遷改者乃善人平人可悔吝之災不害也不能用者則無忌憚行險小人小則為悔為吝大則為凶災為敗亾也蓋有百姓之慎修焉有宰輔之慎修焉有善人君子之慎修焉有大聖大賢為君為師之慎修焉有一世君師之慎修焉有為天下萬世君師之慎修焉此作易之諸大聖蓋與天地古今而無息者也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中條理歷然寂然誰是靜正而神明其故者乎

靈山公衍

李盤問曰伏羲止畫方圓圖不說太極何也師曰大易不說太極首說乾坤者太極不離陰陽離陰陽無太極也舉陽則陰在陽中舉陰則陽在陰中惟乾坤無變易純一統天其餘六子則破體不純而有變易然亦不離乎陰陽太極欲湊明此宗旨須先明太極為第一層陰陽為第二層有悟一不成二不是者乎不必語矣此話且任今就第二層中當約二儀四象八卦為內三層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為外三層是謂六虛實無內外過此已往則重重涉入巧曆

所不能計也雖然饒有千層萬層秖是兼三才而交其三其兩秖是第一層中冲湊合攝之寂感也寂感之妙即出于如來藏心能妙悟之何分儒釋郝子荆曰如我輩團老人坐豈非各各占一卦耶師曰人人物物各具大易全體不特一身具一太極即一毛孔亦具一太極汝纔發一兆便落一卦動一爻矣汝一念未兆即伏羲神禹文王周孔亦無處窺測得汝亦無處象象得汝亦無一毫端可名太極者况彼孫臏鬼谷空搖龜殼其奈汝何所謂吉凶悔吝生乎動幾者動之微也幾微不動何生夫吉凶善惡苦樂之有

是故聖人慎獨於未發絕對待於覩聞聲臭之前。今人既不慎獨。則隱微無主肆念妄行。徒被他卦爻彖象吉凶悔吝之所顛倒錯亂而已。是故聖帝明王之道皆取法于易以致中和。易有不易則得中。不易有易則得和。惟堯舜能允執厥中而和平。故能知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乃出入之幾。即天人之際也。可但以人欲為險危解耶。天而不人則能位而不能育。人而不天則能育而不能位。惟位乎中則能育乎和。惟位乎和則能育乎中。吾嘗曰。堯舜之前法度不齊。荒唐不可述也。文武之後法度大亂。支離不可窮也。

惟堯舜為中道之正始。故孔子祖述之。惟文武為和道之正終。故孔子憲章之。上律下襲。下易已見河洛卦策。皆本然之條理一貫可徵者也。俯仰遠近。莫不同然。所謂法住法位。一切見成。代明錯行。覆載本具。豈人力可造作哉。孔子生于周末。功高堯舜文武。正在此時。顏曾思孟繼其後。使孔子之道大明。亦不愧為弟子。三代而後無幾人能窺其門墻。況有能窺其堂奧者乎。盤再拜請曰。孔子之集大成。猶今日吾師之明大易也。吾師開佛祖之面目。儒者未見為奇。惟吾師開周孔之面目。儒者乃見為奇。幸勿吝慈悲。再

示大易之道。了此身心性命之法。師曰。諸公知大易之道本末不異。體用一如乎。體中有用。人不能見其用。感而後見其用。用中有體。人不能見其體。寂而後見其體。所謂寂然不動。體也。心性之理也。感而遂通。用也。生死之法也。即感而寂。無生死之用。不為心性之體。即寂而感。無心性之體。不為生死之用。感而非感。生死寂然。寂而非寂。心性明妙。但世人只知後天六層八八六十四卦盤面上趨避進退。不知即卦即爻上透底一針。刺到根柢。先天一層太極上。一幾未動之先。則本無陰陽八八渾然也。惟吾真宗不於盤

面上橫蕩而行。遇一卦遇一爻。只是一針透底。則彼吉者不能吉。凶者不能凶。陰者不能陰。陽者不能陽。處處逢歸路。頭頭達故鄉。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又何根根塵塵非當住真心哉。又何千波萬浪非一水。千器萬皿非一金哉。能如此透悟根宗。先天自我立命而天不違。後天自我順命而奉天時矣。雖然不可以我透針之言。瞎錐亂刺。不向自己性命上透脫。如今人之用棒喝。是底也一棒喝。非底也一棒喝。更無展事投機生殺與奪之妙。如此瞎亂相欺。則千古佛祖聖賢之大經大法。皆是一個儱侗東瓜禪盲瞽

泥塊法。何有精一微危之妙道。能致中和位育乎。嗚呼。安得洗心于密極深研幾者。相與發明此道。以報先聖之恩也耶。諸公大喜禮謝

伏羲圓圖

伏羲止畫此圖。未嘗標出太極。孔子標出之。而隨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秖如此圖。何者是道。何者是善。何者是性耶。綸之則一卦有一卦之時義。一爻有一爻之時義。絲毫不亂。彌之則渾淪周徧。隨舉一物。皆全具也。神無方而物有則。本自方圓同時。非默成神明者。孰能知之。

方圓費隱同時總別先後一際



合俯仰遠近而範圍如此。即此行布。即此圓融。即此絕對待。即此貫對待。即此先天。即此後天。即此中理。即此旁通。即此覆轉持藏。即此代明錯行。即此彌綸。即此昭昭。即此森羅秩序。即此無中無邊。是法住法位。即清淨無為。一切語言文字規矩變化皆藏此中。而時出之。但不能洞幾神明。則執名相者。與徇洸洋者俱不達也。

天界浪杖人全錄序

何爲而有天地何爲而有日月何爲而有山川草木人物牝牡之類此理耶事耶誰爲之甄陶點染而色相萬殊不可名象不可方物不可治齊耶又誰於不可名象中而強名之曰天地日月山川艸木人物牝牡分之則庶其類而合之則一其致耶又誰於不可方物中而方物之不可治齊中而治齊之此伏羲神農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由作也故君相者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也自天道有所不行不得已而立之君君道有所不行又不得已而立之師君以佐天道之窮而師又以佐君道之窮誰爲爲之道是也誰爲任之孔子是也乃孔子之道亦有時而窮而佛氏之教又起而翼之斯道遂無復有遺恨矣斯道無遺恨而天地始有遺快也說者謂佛氏興而孔子之道衰不知孔子之道不衰於秦漢之後而衰於戰國之初不衰於佛氏之興而衰於異端之盛異端者誰楊墨鄉愿之屬是也今天下之學鄉愿者衆矣學楊朱者又衆矣即求一墨子且不可得乃硬坐後起之佛氏以當之曰此即異端也豈不寃哉或曰若如言則儒者之說非乎曰果爲程朱之儒則闢之可也不闢亦可也程朱罹儒門之淡泊也故闢佛以存儒然使天下之儒皆如程朱則佛且不作矣又何闢焉天地仁愛之心知後世之儒必不皆如程朱也故復生一佛教以翼之佛氏之有功於孔門者大矣儒者苟不能如程朱不必闢佛且不妨學佛學佛而有得於吾道自有妙叶之理非必捐棄父母妻子披緇入山而後爲佛也但今佛氏之教抑又窮耳或執滯於因果輪廻或偷息於幽閒冥漠豈唯未窺其堂奧亦且未入其藩籬也豈唯士大夫即秉其傳者講師座主既死於言下拈椎竪拂亦逐於聲影求一大徹悟大休歇人曹溪而下若德山巖頭汾陽慈明之流已如披沙揀金又安望其立言垂世若釋迦當年與孔氏之教並垂不朽乎明啓禎間覺浪盛禪師起於八閩嗣法東苑決幾壽昌手挈祖印肩荷佛乘年三十即開法於興化道風遠振海內傾仰名公鉅卿莫不入室扣擊俯首皈心而笑峰然藥地智二大士則以宰官身現比丘相稱師之嫡骨眞子也豈不盛哉夫師於佛法凋落之日能使斯道復興天下士大夫氣宇如王不可一世者莫不折節師事之以至兒童婦女販鬻屠沽之流亦莫不知天下有

覺浪和尚者蓋由其雙選之恣足以佐斯道之竆也鳴鷄冠時讀唐荊川左編始知有宗門下事遂讀之不忍釋手及見洞山价祖傳有喜則不無譬如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語胸中躍然然無從質問偶洞山慕偕至示以孤岩和尚語錄乃作書舉以問岩岩答云巒峰奇秀鶴不停機余於此有省後參煦杲照禪師相隨數載每於一棒一喝中見臨濟之大機大用壬辰客白門謁杖人於天界蒙許入室咨決種種妙論快所未曾從此廓然四達於儒釋分合之際及古人言句了然無疑矣欲自六經四子之書以至三

藏十二部諸子百家與神仙養生之術畧一寓目畧一拈提即有水乳之妙然後知杖人之為我至也嗣後見諸善知識不可勝記然更求如杖人者未有也辛亥春入青原與藥地和上坐語移日和上命作杖人全錄序余以杖人語錄遍天下諸先達長者如梅長公李夢白輩序之詳矣余小子復何辭但以余親見杖人於二十年之前今讀其全錄於二十年之後宛若面談即不能如梅李諸先生親炙之久然視彼聞而知者則有分矣故不辭固陋輒弁數言於簡端使天下後世知釋迦而後又有若杖人者振起斯道於不墜且合儒釋為一家視今日諸狂禪瞬目揚眉裝神嚇鬼者不大相徑庭也哉有志者學儒學佛當必知所與起矣

旹

康熙辛亥孟夏之月青原學人李鶴鳴拜題

杖人翁全錄集要序

于百千光中日爲光大于百千水中海爲水大于百千善知識中浪杖人爲善知識大此非余之臆說也余嘗聞諸竺一老和尚而知其不至阿所好也浪杖人斯可以爲過量大人已乎然而人有過量語無過量惟及量耳葢由乎度越尋常謂之過由乎適如本分而要歸切近謂之及之兩也其實一致今夫杖人其書滿家其門目至于百有數十豈不日文彩全彰乃終日言而盡道亦終日言而未始出吾宗此則南華聖人之先得其然者矣如徒以簡帙褒重有類夫取

精多用物弘之爲貴者卽彼恠尤或能勉爾顧狐之嗚呼倡人聲非人聲也曷足聽聞今日者獅絃既張毒鼓更震一唱三歎偏正回互靡不逢之嘗試攬其篇章以循其經緯本末雖使九變復貫畢竟語忌十成洞上流風于斯固爲增華加厲焉耳且如潔淨精微易之敎也先儒弟謂之能不犯手安在其有彖三尺而必爲前朝斷舌之才也乎若夫宋人立尊堯之題吾代高汪莊之作則杖人亦嘗從同惟托孤一語于斯道絕續之際惘乎其言之不獨以資談柄也中天午運所不至與僞欵俱淪者吾言將繫其九鼎必

如是而後可以至于精矣亦必如是而後可以至于大矣世稱文章卓詭但爲名家其廣博而無涯際始爲大家名家之不及大家甚遠卽于不立文字而有文字從有文字而發揮其無文字者何獨不然此向來明敎永明覺範大慧諸老之所由尚也麻三斤乾矢橛庭前柏樹子等雖日咬嚼不破亦往往作避鋒藏拙之地有如文身句身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卽豈得于此緜根昔者三佛之門竝高矣而漸成窠窟佛鑑佛眼座下有爲狗子吽鶺鴒鳴者有覷燈籠露柱指東画西者則佛果譏之且自幸其無是病夫狗子

鶺鴒燈籠露柱無論不可爲佛法恐併不可爲世諦杖人書都不若是談性命則淡以出語事理則洽以該三敎既與爲總持兩戒復極其關切于是而欲以廉纖譏之不得欲以綿密稱之抑猶未盡是誠壽昌古佛之內紹而五宗諸大老之集成遂入藏流通進名家而大家由此其選也竊伏聞雙徑祖席羣衆歸重眞以不遷此亦大日來仰大海來朝之常事已耳而今乎青原青原者七祖道場也自笑峰大師起之無可大師承之其山岔峻兩大師固與竺一和尚鼎足而全錄集要之刻則無大師董其成無大師高足弟

子爲余好友洪浪遂輿雙嶺以應之得髓之義及于肩功則是其爲日光九重若海之前後左右際者不又多乎哉余亦在杖人子光孫水之列而浮游他日失所依歸顧十指中猶見佛而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爰恭無大師之命而序之其言有止亦姑以志其欣愧焉

在道凡夫黎元寬法名輿遠拜題

杖門隨集 附全錄後

天界學人　大中陳丹衷　大斧毛　燦　編

天界紀聞

三大恩人

丁亥清和積陰新霽偶過丈室適有少年求師開示師笑曰世間有三大恩人一切衆生當面蹉過不免辜負他甘墮下流少年問云何是三大恩人師曰極貧多病大苦添上個死字是煅煉我身心的大爐鞴千金難買萬劫難逢不向此中打破關頭巍巍堂堂做個知恩報恩頂天立地的好漢反視如生冤家百計求脫露盡醜拙將貪瞋癡種種毒藥滿口吞下縱饒得金高北斗五慾目恣也是生鐵鑄就臭髑髏諸佛拱手無可奈何窮究病根紙緣昧卻勤儉兩字或問止如勤儉中下根人亦盡識得師云世人作勤盡是業識世人作儉一味慳毒今爲真勤儉下個註腳日公勤而公則爲禹惜寸陰周公待旦儉而公則爲顏子之庶乎屢空武侯之澹泊明志死則死盡一切偷心根塵消隕六用不行庶幾是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世出世大任一肩挑起不負三位大恩人煅煉我

做人一番汝亦知勤儉公三字是化難生恩之造物。佛祖聖賢總跳不出此三者。秖如聖學博我以文。勤也約我以禮儉也。一日克復天下歸仁。非公而何。造化之有春夏博我以文勤也。造化之有秋冬。約我以禮儉也。各正性命。德合無疆。又公到極處矣。一切聰明男子。遇此三大化難生恩之人。若肯拽轉鼻頭來。定知老僧不是賺汝薛正平紀

孔子棒

人只知宗門用棒。不知孔子善用棒。而棒棒見血。且無痕。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開頭遮一棒。直將人纔生下地來。便打透也。又散開棒打出四個未能來。如父未能求子。君未能求臣。兄未能求弟。朋友未能求先施。卻先棒棒打着爲君爲父爲兄爲朋者。而實棒棒打着爲臣爲子爲弟爲友者。然而夫婦一倫不打着。何不見此四者皆出於一夫婦乎。孔子所以棒棒皆打着。求己不求人。則人皆有己。所以明頭來也打着。暗頭來也打着。連架來也打着。直走入古廟裏去。如閨閣中夫婦。在黑鬼窟裏。也憑空打着。呵呵。痛快麼。又誰知故紙上孔夫子。解打此活棒乎。

一字法門

孔子懼作春秋。卽此懼字。能使萬世亂臣賊子懼。孟子爲此懼。故能距楊墨闢邪說。使王道廓如。功不在禹下。一部中庸。全在戒愼恐懼中提出此性道教底廣大光明。震爍天地。小人無忌憚。又何知懼哉。懼正是小人良藥。能用此一字。卽寸鐵殺人活人。開天闢地也。如孝親孝字。恭己恭字。敬己敬字。皆千聖傳心之學。又變爲孔子之言詩可以怨怨字。莊生怒而飛怒字。與孟子文王一怒安天下怒字。皆是自心中創出造化來。變易天地人物。卽此一字。爲吹毛劍也可。爲塗毒鼓也可。爲獅子吼也可。爲九轉丹也可。若武庫中利器。但能用得慣。如一指頭禪。便一生用之不盡。千古人不能成大事者。只是不精一。雜用心。故寸鐵殺人之語也。須是大猛烈漢子始得。

拈重閬

薛正平少誦南華。胞有重閬。心有天遊。極愛其語。與老氏合。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殆謂此也。與學人語。都不能了。適宣州翟孝廉羽侯禮師。師云向南昌曾與君拈胞有重閬義。尚能記否。翟悚然。余問當時云何舉似。師云如見鷄抱卵。識得此義。卵殼中着頂空處。是爲重閬。人疑其不足處。正其有餘處。

天地化醇生生之妙盡從此出卵胎皆然卵特易見耳莊生欲示人天遊於未始有物之初寄之重闉故又云人之知者恃息歸根以踵孟子表之夜氣九萬里之怒飛以六月息故云生物以息相吹試觀世人負重遠行氣急殺人放下擔子低頭合眼得刹那之息聳肩便起師作挑擔勢中添邪許聲復作歇擔勢笑云爲莊生盡情吐露矣余聞躍然曰今日因師得悟中孚一卦乃大易關紐坡公解易亦云卵生爲之孚孚之傳曰柔在內而剛得中孰知在內之柔坎一眞陽重重包裹流行兌澤巽風之中變化生焉予云之二五從中孚而起良有以也摩耶夫人腹中諸佛菩薩往來問法又極重闉之虛空不可思量矣於此悟入則大衍之虛一不用與叫不響山谷一切都了非師委曲譬喻不能剖塵拈出師頷之曰子可謂善於引伸也周子無極而太極與邵子未嘗有無而未嘗離乎有無圓此一句有同異否智曰人身頂腦虛者靈醫經心不用而用小心喉以管竅吐聲鼓以閉空爲響艸木之核仁皆兩片也而生命藏其中誰知質測具通幾耶曾格此否

拈先着

世出世間法只爭個先後着易云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天下事原有吉無凶不認得吉之先見便變出凶來師少年有詩云大聖有隱憂乃知天下故坐折英雄心能先其後步妙言可參陳旻昭與二奕客到師方丈通云是國手也師笑曰我雖不善奕卻識得碁中肯趣遂舉向詩乃徐云世稱碁家國手謂着着是先着妙在先存結兩個眼地步若一個眼便是死局太極之不死妙在陰陽之交錯而不相奪其陰陽之不死全在太極非虛非實也葢彼未下子時已識得末後得力著子便緩緩地放在冷處對局者不知其殺活在手只管東衝西突到得應手不迭方悟其妙已箭過新羅矣故曰國手先着妙在占得兩個眼地步其後步自不可破也萬法皆然學易者謂之逆數沛公與項王之成敗也只爭遮些子老氏有言圖難於易爲大於細非識得後步何以下手第世人不易曉耳唯十九行碁路上幾點黑白子將下未下處可以神而明之便是英雄默而成之了向上句與末後句矣一等拍盲禪但問黑白未分前遮一着子落在何處卻以掀卻棋盤者是豈不爲撥無因果之外道哉他又安知未分前在何處乎旻昭勇躍嘆

為聞所未聞。它日竹關又舉。旻曰因曰長生變勢。以三個劫而兩持其義。更妙。師笑曰人妙在兩個鼻孔。便可合口而坐。捏卻鼻孔時能不開口吐气耶。

信近於義章

三代以上有孝字。無學字。蓋學統於上。即覺字即親字。猶先天之良知能親切可爲宗。可以宗也。甚矣有若之似孔子也。既拈孝弟爲仁之本。復從仁本中。拈出民生日用最親切處之親字。爲禮義之宗本。孔子告哀公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夫尊親與親民。是皆

因其天然而不失其民生日用最親切處。立出種種名。以爲千聖制禮作樂所因之宗也。義豈遠乎哉。信一近之。便言可復。禮豈遠乎哉。恭一近之。便遠恥辱。近與親對。而義與禮與仁。俱從近中寫來。乃是吾人最親切處。信因於義。恭因於禮。而此禮義。又皆因不失其親。亦可立爲宗旨。亦可與人師宗。云爾。非是不失可親之人也。唯識指出親見分。親緣緣分。言心外無法可作耳。後來子夏子游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亦欲與商確舊聞。結集遺言。如阿難現佛身說法。如是我聞。亦有與人師宗處。使此宗旨不墜也。曾

子便拈出江漢秋陽。又無異九峯侍者。遍殺首座。此更有親切處。遂各建立。有子夏之儒。子張之儒。有若之儒。漆雕氏之儒。而統遂散。百年而孟子出。提出夫子集大成。以收歸大統。反復歎見知無人。以聞知自許。而昌黎謂軻死無得其傳。有以也。余有感於因不失三字。與亦可宗三字。以見聖人制心制義處。學者之親切苦心處。故曰因包因果。宗包統類。統包破立。類包寂歷。親包親疎。至此者誰。惟善用心即得。

樂其可知

孔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看爲字。不圖字上。形容豁然。此豈是悟得聲音哉。正如香嚴聞擊竹豁然而悟。實不圖在聲音邊也。師摯是上流人。孔子欲就聲音中。指出向上所以爲樂之宗。樂其可知。非謂樂可知。蓋欲其知所以爲樂之至於斯也。故告之曰。爾固自謂樂可知也。然亦知千聖未作樂之先。此樂從何而生乎。知樂之爲樂。不知樂之所以爲樂。若始作知其翕如。從之知其純如皦如繹如。樂至此成矣。爾之知如是止已。未始之前有翕如。爾知之乎。未從之先有純如皦如繹如。爾知之乎。先王作樂崇德。聽之不聞。是誰於雷出地奮。而薦取

夫子微意乎。非生日有成與虧者。昭文氏之鼓琴也。簫韶九成。成於歷山之號泣。洋洋盈耳。成於敬止之緝熙。若軒轅氏。何待張樂洞庭。七聖俱迷。大地變作琴聲矣。師摯於此徹去。遂逃之無何有之鄉。不識者以爲適齊云。

儀封人

封人見地最高。不惟荷蕢諸人殼不及。卽聖門高弟亦當避三舍。弟子中識見超卓。顏子猶謂不容然後見君子。如子貢卻虛擬一綏來動和功勲邊事。描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何異盲人摸象。乃

封人一見尼山面目。便識得天截鼻孔。想其平日憂天憫人一副肝腸。無處告人。天下無道久矣。隱隱想着個木鐸。自堯舜以來高懸天上。無人承當。卻落在孔子手裏。無限慶幸。措辭不及。便欲向二三子吐出自家肝腸。不免惟笑諸人止具一隻眼。爲得喪兩字熱瞞。余故曰封人不特孔子之知己。亦天之知己。

晏平仲

晏子善交。得力全在與之一字。便有擇交不輕交不苟且意在。故能始終其交。久不忘敬。若於夫子。不免有累世之疑。遂畏而不敢與交也。夫子識其短處。不

捨其長處。故特拈出想平仲雖好賢。定因石父告絕是以見賢益惕。執蓋同升。倘所交非壁立千仞之人。不免曲江歎美一路。求其久而愛則有之。求其如臨父師。久而敬。不可必也。雖然交固難言。善交如晏子。猶屢失之。去齊別北郭騷。騷曰勉之。上車歎曰。嬰之亾。不知士甚矣。迨反國聞騷之自殺以白已也。復驚歎曰。嬰之亾也宜哉。愈不知士甚矣。善財五十三善友。亦從展轉得來。非伸兩手。便能摸着鼻孔。擇交者不可不知。潙鳳山云。見執蓋者則爲之過。孔子則沮之。勘到鼻端栩栩然矣。晏昭曰。孔子忘其沮而稱之

此所以爲聖人也。管鮑乃是過情之事。獨舉此者。以久敬爲無弊耳。

孰謂微生高直

夫子歎世人不識直。特借微生乞醯。點醒世人耳。此非舉微生之過。亦非爲微生雪屈也。人之生也直。直者率性之謂。似乎拈來便是。乃子又云敬以直內。則直不在徑情。天之大生曰動直。君子之安人安百姓。在集義敬禮而合觀之。直之中有不可思議妙用。卽如父爲子隱。與直相反。子則云直在其中矣。若微生高乞醯一事。子以爲無害其直。試味孰謂二字。無限

嗟嘆非捉得其敗缺想當時或之乞必有不得已而乞故高之應亦不得已而應子蓋委婉其詞曰那個說微生高是直人乃於其乞醯一事婉轉若此政喜其任行胸臆不在區區形迹上矯情鎮物如世間所稱直是故好直者必須好學於此可思正平云嘗看世說裴叔則歲請二國租錢卹中表之貧或議其乞物行惠裴曰不然損其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名士傳謂叔則行已取予任心而動不顧毀譽皆此類知此便識夫子不抹殺微生高意師微笑

舜禹之有天下章

師笑曰與之一字千古未夢見孟子畧識得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與作與奪之與試為問曰舜禹之有天下也孰與之曰舜禹之有天下不待耕稼陶漁胼手胝足時便已具足由是而觀湯有天下非關放伐武有天下不待征誅桀紂失天下原自不曾有非是被人奪卻如此則不特人不能與天亦不能與也是知君子有三樂皆是自已性命作得主中來的即與木石居與鹿豕遊未嘗不與舜禹把臂共行也

事君數章

數非頻數之數乃煩數之數謂微細瑣碎不關係事大臣以道事君責難陳善君子處友忠告善道必具大手眼大展演自然水乳合方為忠臣為益友即云不可則止亦不是冷眼覷他直重下鍼盤別尋龍穴耳若只瑣瑣屑屑小處去賣直沽名辱與疏隨之矣如孔子與原壤友壤方母死而歌罪不勝責正於夷俟時訶責之幼而不孫弟禮不為我輩設也長而無述為谿為谷也老而不死出死入生也三者乃原壤生平大得意處此不過自了漢故呼之為賊狄梁公事女主日夜苦心指天誓日只有廬陵一案若貌似

蓮花之六郎一切穢濁不堪直視之狗彘此大聖大賢事主處友之機權故曰君子見其遠者大者小人見其小者近者即衲子輩事師交友亦須別具一隻參學眼潘逵曰亦有小處近處極關係者

仰之彌高章

高堅前後認為歎道者固錯謂歎自家工夫無捉摸者亦錯顏子初時不知道之在我只將我去求道又認作聖人可以一蹴而至嘗自云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絕塵而奔回且瞠乎其後只遮瞠乎其後處正是出身活路不知卻坐在此處反以為不及此是

學道通病。待得夫子拽轉他鼻頭來。始覺開眼也。是合眼也。是方悟夫子循循善誘。博我者還是我自家的文。約我者還是我自家的禮。到遮裏不能親自見我。便罷手不得。直是聰明才智。一毫用不着。斯時於山窮水盡處。瞥地開眼。原來只在遮裏。所謂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而末由。正是放身命處。不復如從前向外馳求。乃知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底意。方透。可謂極善形容。自述悟由。始終得力行狀。特地與夫子。拈此一瓣香。以酬直指我心一點法乳之恩耳。使非萬分勇猛於反己。何能至是

哉。是以顏氏子歿。夫子不勝歎息曰。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使顏子不死而遇人逢時。又不知作何大事業。

以德報怨章

以德報怨。此大聖人事。亦老氏之言也。彼見當時瞋毒熾盛。睚眦殺人。思以救之。譬如人患熱病。將冷水當頭一潑。暫時得蘇。熱終內伏。不若夫子先與提清脉絡曰。何以報德。又向德中揭出直。直中揭出德。又妙於怨中揭出直來。不揭出直來。則天下盡陷於不仁不義。無一人能存性生之直也。夫子嘗云。詩可以怨。怨者天地之義氣。立己處人。有一毫不合於德義。則自怨自艾。自不容己。艾藥也。人無耻而不自怨。則是大聖拱手不可救藥之人也。不知怨。則不知與。并不知德矣。立個方便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蓋犯而無校。橫逆必反。此克己強恕事。不可以恩怨一槩溷濫。記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而鬭。朋友之仇。主人能則執兵隨其後。是之爲直。直是吾心之天理生性。不可滅也。人無此。則彼此倫常絕矣。賴天有怨報之直。故天下多不敢行不義。且使不義者知有義也。即如戒經瞋不報瞋。獨於君親云。不加

報。不加者。亦適相當。亦不可更有加於君父。即子之所云直也。雲棲大師梵網發隱。亦於此分疏明白。云佛法不曾教忠臣孝子。忘了君親。余嘗謂堯薦舜。舜薦禹。而天受之。方當得德報。湯之鳴條。武之牧野。順天休命。方當得直報。復笑云。老僧今日太直。又不忌口。

善人之道章

莊生云。絕迹易。無行地難。古人有踐迹而入室者。有不踐迹而入室者。孔子搭提迹室。架起兩頭。善人遊行其中。所謂香象渡河。擺脫羈鎖。不惟迹之一字。不

肯黏着。即室之一字。亦欲掃除。似與狂簡相類。而絕不同狂簡以氣魄用事。善人以清明純粹用事。是以聖人思之不置。如云善人爲邦。至於百年之後。其遺風餘烈。亦足以勝殘去殺。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即戎。煞有作畧。善人所有。似乎狂簡所無。惟孟子解得善字最親切。曰可欲之謂善。可欲二字。從孔子繼之者善也來。是善人者。乃善繼天之志者也。豈不可欲。若止質美。猶是孟子所謂未免鄉人。君子憂之。何可欲之有。只因善字不明。悞殺世上多少人。子張一問。大奇。孔子答他。可謂不負來機。同鄉林子過訪。因問和

尚何時還鄉去。師笑曰。歸恐作鄉愿。曰何故。又笑曰狂狷中行。各有本色。欲學進取爲狂。則是狂之鄉愿。欲學有所不敢爲之狷。即狷之鄉愿。學不狂不狷。爲中行。即中行之鄉愿。故孔子以爲亂德。德者本色也。即同人於宗。亦吝。所謂認着法身。即墮也。况其他乎。林子訝之。師曰。待我還鄉時。向汝道破。

戒愼恐懼是作聖宗旨

師云。聖人之學。關於性命者。獨是有個戒愼恐懼。無論未發已發。皆可以致中和而成位育。如不知有戒愼。便是無忌憚之人。不待到放僻邪侈也。不見堯舜只是個兢兢業業。所以成堯舜。即如曾子到啓手足時。只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所以能全其始終。既謂之如。則非有深淵而能臨之。戰戰非有薄冰而能履之。兢兢。世人全身沒在深淵。墮在薄冰。而且放肆無忌。所謂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避也。豈不重可哀乎。孟子善於警策。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君子存之。小人去之。存去二字。尤嚴於斧鉞。一存便是戒懼於時中。一去便是無忌憚而乖戾。此正是克念作聖。罔念作狂之幾希也。世人雖曰讀書習禮。設教行道。於此中心稍

無戒愼之密。縱有一切經綸事業。無非是雜霸無忌憚之虛詐。何曾知有精一中和。勤儉易簡之宗旨。既不知此。則不免相習虛詐。舉世如狂。而載胥及溺。何曾於生死性命。有可救援哉。欲求救援之法。亦不過戒愼恐懼而已矣。旻於是驚起而問曰。只如能戒懼而致位育後。更作何保任。師笑曰。那得輕易到此。如果到得位育境界。正好十分戒懼也。不見道。橫按鏌耶。傳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乎。

論慾

孔子言詩。雖與觀羣怨。並發其秘密藏。而純歸於一

怨字。此怨乃能以天地人物不平之氣。保合天人性情之太和。則怨字又愈於元亨利貞。貞字元亨利貞明天性自然流行之氣。此怨字。發人情後天之寄非到怨處不足以興。不足以觀。不足以羣。到羣。又不能不怨。不怨則不能歸根復命於絕後重甦。亦不能使貞下起元爲可興可觀也。予以莊生善怒字。屈原善怨字。孟子尤善怨怒二字。蓋未有怨而不怒。怒而不怨也。莊子以怒而飛。怒者其誰。艸木怒生。達其怒心。即達其怒心尤妙盡怒者其誰也。屈子怨而不怨。則怨即怒也。不見離騷皆不平之怨耶。孟子云一怒而

安天下。又以舜如怨如慕。以自求其不得於父母之故。太甲自怨自艾。終得阿衡之意。凡皆以怨怒成此浩然之氣。如大易以地雷復爲見天地之心。怒莫若雷。至於雷電敕法。帝出乎震。震驚百里。摩盪八八六十四卦。皆從震發怒機。此大易又爲一部怨怒之府。即堯不得其子而舉於舜。非怨怒而何能如此神遠哉。舜以怨而得底豫。禹以父鯀殛死而治平水土。何怨如之。即湯武以臣伐君。不避慚德。何等怨怒耶。文王拘於羑里。口無怨言而此中之怨艾。至以一怒安天下。何如若周公以大義滅親。流言居東。怨可知也。

春秋。怨史也。孔子懼。作春秋。擅天王之進退褒貶。孟子距楊墨。只此一懼。乃不肯避萬世亂賊之諱忌。此又何等怨怒哉。凡此以正直之氣。發天地人物不平之氣。以會歸於天地中和者。皆怨怒功也。世間法如此。參禪學道。視此生死性命之怨怒。果何物乎。

賢賢易色

賢賢易色者。言賢人之賢。不是空空企慕。直將彼之賢陶汰自己。脫胎換骨。把舊時色相盡底變易一番。何等勇猛。遮様人事親必孝。事君必忠。交友必信。或以其一味誠朴。不加粧點。疑爲未學。不知人生除了

大本達道。更有何學。故曰吾必謂之學。或疑何以不及師。蓋賢即師也。子夏居西河。不忘弟子職。故列師於君親之上。

哀公問社章

哀公瞶瞶已甚。曾不知德政爲國之本。驀問社於宰我。豈亦知山川社稷爲天地神人之主所關乎。宰我善言語。乃知松柏栗爲社。不說所以爲社之意。又以使民戰栗爲辭。至今千古經幾存亡。尚無人疑悟所對之微意。哀公又何能直下即悟乎。宰我所對三句。已如鐵饅頭。咬嚼不破。孔子又放出金彈子。又誰能

自透心腑。知聖賢苦心深心有如此者。公昔問政。夫子以人存政舉。分明露布。已漠然不能信行。及與之語此。應自揣曰。我問社。他如何說個使民戰栗。民尚能使之戰栗。矧我有國家社稷之所寄者。聞此反不能戰栗。何也。如此自疑。必能自悟。孔子聞此答得奇險。彼必不能疑悟。卻乃箭上加尖。曰此松柏栗是夏殷周之成事。是時人不能說者。今已明說之而不省。此夏殷周之興亾。是分明可警者。時人遂安意而不能諫。今已為諷諫之而不悟。又誰知既往可以鑒誡將來。而君人者不能藉既往者。早自引咎鑒誡。如此社稷安望長久。而不為人所易哉。故予笑宰我於以栗後繼曰戰栗。賺殺天下人。悞殺自己語。是此栗字相同之毒也。

論賁卦

說者以賁是山間之火。其明幾何。噬嗑乃雷電之火。其明始大。此泥於小利。與無敢之言。而未察其命意之深也。蓋聖人必先禮樂而後刑罰。刑罰可措而禮不可措。禮者。文明以止者也。明而能止。故小利有攸往而亨。此小正天下莫能破也。況兵刑皆聖人所忌。不欲以利見天下。如攝生者不輕於用藥。聖人以師藏水於地中。又以賁藏火於山中。不特兵之利器不可示人。即文之利器亦不可示人。聖人所貴於天真。如黃裳通理。美在其中。不得已束帛戔戔。至於白賁。則聖人所尚之志得矣。於此可見小利有攸往。不敢張大其辭。如露布之毒天下也。東坡以致飾授賁。與孔子筮賁愀然。皆所以傳斯文也。知之乎。

四聖心易

村野之民。嘗於屋壁。私以灰畫長短。積之以自識。世人一毫瞞昧不得。此學是村民之心易也。因悟伏義當初於天地人物。燦然寘然處。忽而窺得其妙。乃撩空而畫之。無文字道理之名言。而造化秘密之機盡具。此伏義之心眼中。先有此易經俯仰遠近。不定中定。所謂先天而不能違也。文王又何所見便能名其畫象字其卦爻而曲盡其奉天時義乎。亦惟文王自信其寂感秩序之故。始悟伏義與天地人物。同此先天不變易之體。而後因之為後天變易之用。正以盡後天變易之用。而後不違其先天不變易之體也。周公孔子。自悟皆然。故曰先須知自心之易。始知天地之易。伏義文王周孔之易。即如村民之出私意非結繩之易乎。天地之易。無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此天命

之流行雖有變化無生死也伏羲之易有畫象而無名言乃代天地人物收其性情之秘密而藏諸卦爻之中雖有變化亦無死生文王之易本於天命發於至情以人物後天之易推其情僞相感故有喜怒哀樂吉凶悔吝之交易移易謙易變易轉易與決不可易之道此雖全體居於變易之用其全用之道亦實無生死也周孔述而不作顯微闡幽使民生日用身心性命知先後天之體用有原始反終之故順流逆轉之機先後豈相違哉先天畫象之易如生成孩子之全體後天繫辭之易如教養食息之全用非此全體無資全用非此全用不享全體文王周孔三聖之贊易乃亘古今教養民生之慧命也何卦何爻非教養身心性命之法又何卦何爻有吉凶悔吝之法又何卦何爻無吉凶悔吝之法哉即如一身六根本自聰明本自互用本自渾同本自差別各各不相知而自知各各不相到而自到親疎自得天然渾忘於大化中也如此然生民既有情僞交作矣安得無教養哉教養之法全在一幾之通變見於幾先無往不吉一不知幾而錯亂用心則不免於自陷此中固自有吉凶之太少也如視聽言動原無吉凶悔吝但以不知正已爲元吉而逐其私欲則視聽言動使有非體之凶悔吝也使能正已之元吉動止中節則又何有視聽言動而非天然之禮哉即民生日用飲食衣服艸木寒暑原無吉凶悔吝正以未得教養變通之法未免奇偶悞用負此生成恩德反不如野人不自欺不爲人欺也欲爲天下萬世之君親師友與爲天下萬世之子民者孰可不知自心具有生成教養之大易哉如此視之使先天不與後天交則先天墮於死劫後天陷於生緣正以先天後天之能交則先天活而不死後天寂而常生也看透此先後天之交易自於易而不易生死不能遷流不易而易造化自能任運又何禪道佛法之不可以參入哉欲知安身立命而能常變化以超生死者又何可不知此四聖自心之易義哉智曰伏羲畫易亦是後天亦用占幾文周孔子都具先天自能格致須知中無先後靜正不禦俯仰遠近內外一本秩序變化歷然寂然格物之則即天之則即心之則四聖原不求無爲於恍惚也

因舉五位綱宗而論及象數端幾

古人之立法立言正如大易之立象立辭也使無大易之象辭則天下萬世何從而得天地造化之幾微

人物生死之性命哉。所貴於觀象玩辭而顯仁藏用也。人每以理爲活。數爲死。不知理雖活。或以意見自用而反落於怪邪。數雖死。能存法則。而可悟其天然。有不得於象。則求之於辭。有不得於辭。則求之於象。或於言辭有盡。而得象意無窮。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不於此可悟耶

象數有法則而無情識

或曰。不墮諸數矣。又論數乎。曰。數數者非數。邵子亦云。一非數也。從二起數。師因屈指曰。一二三四五。伸指曰。六七八九十。此處容得一毫情識造作安排也乎。推而行之。化而裁之。極其變。通乎神。體物而不可遺。百姓日用而不知耳。單執一句不墮諸數。乃是剔出之法身。執之是爲理障。不見道含第二句第三句。別無第一句乎。不則執名相與掃名相。皆不能會通。依然各守所知。愚耳。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會通不礙名相。

姚愚谷曰。西來以破名相爲宗。何樂於存像教以自泥其宗旨乎。杖人曰。人知名相之爲名相。抑不知名相之爲全機大用也。佛初生。指天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與末後拈花。亦何非名相乎。

五備五明

何謂五備。曰。羅什答遠公云。五備者。福也。戒也。博聞也。辨才也。深智也。仁者備之。善弘其事。何謂佛學五明。曰。聲明。巧明。醫明。調因明。內明也。四明是資生用物法。制名義也。內明乃身心性命之理也。壽祠平術。則四吠陀外道也。華嚴五地菩薩無所不知。能於曆律學藝。莫不通曉。故能涉俗利生。誰謂文佛入中土。而不能讀此土之書乎。達磨對彼時經論支蔓福禱功德之病而藥救之。指出心體。尊正法眼藏也。將以不通文字爲不立文字乎哉。盡兩間是文字海。伏羲自合俯仰遠近而讀天地之書。即是讀自己之書。觸馬龜畫卦圖。乃是抄造化之文章。衍自心之秩序。一多相貫。總別同時。特世眼自障耳。折攝正欲備明。不礙三番兩折。根本智易得。差別智難窮。分心分識。豈得已乎。佛見舁豬者問之。舁者曰。佛具一切智。豬亦不識。佛曰。正須問過。然則好問察邇者。入太廟每事問者。可以通觀矣。六合周行。初生即備。物物皆然。但不自知耳。不因鏡水。誰見自己面目。不徵三才。誰信自心條理。慎獨格致。仁智交圓。何外何內。而自裂其貴哉。然習俗浮濁。不能清明。自須從靜正入。

金鎞

才三

岐伯對黃帝曰。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氣交。范蠡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孟子曰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杖人曰無處不具三才。無處不是三不齊。惟心統天地人之用。而物示天地人之則。見破者時用之。即時統之矣。知天即能用天。知地即能用地。格物即能知天地而各正性命。百物不廢。惟我裁之。惟我才之宗。門無所不統。超一切而入一切。若膠一橛。猶是枯樁。

才真不可假

有假道以自匿者。而真才必不可假也。處於才不才之間。似之而非也。必盡其變。知其故。而後不枉其才。不負其才。顯仁藏用。則才即道也。劍室燈帷。正所以善用其才耳。

道德法

體道凝德而明法。則三者分而本一也。學者不析以顯之。則有乍聞偏舉而爭者矣。法主於明。德主於闇。道在默識。或離法以言至德。離德以言天道。將謂制度果為末務。而四時與誠明無與乎。

比興賦

比興賦。何處不具。有比中之興賦焉。興中之比賦焉。賦中之比興焉。猶之函蓋乾坤。截斷眾流。隨波逐浪之可九也。圓覺二十五清淨輪。乃禪那妙奢三摩之所衍也。華嚴之旨別。即是圓。尚有疑耶。

因兩而後用參

鯤鵬者淵天也。北南者冬夏也。習坎心亨。而離明麗化也。高深潛飛。莫非是也。培風者下學而上達也。中庸首之戒懼。論語首之悅樂。同耶異耶。特舠筆以寫之。而破其名言之滯執耳。因兩而後用參。此所以貞

夫一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若執一端。奴法必不能用中矣。故曰道寓於器。亦泯於器。情節於法。而泯其法。過而不及。乃知用中。中而旁行。乃能會通。

平奇互藥

俗不可醫。非奇不能出類拔萃。好奇成病。以平寔消歸之。鄙田磽陂。一望黃茅。忽有古木危石。寧不一徘徊耶。千人有英。一州有豪。役人自養。埶所必然。學者卓犖不凡。或伉行。或文鋒。或淹洽。或高逸。皆喬楚也。是真畸人。不依廡下。別路孤行。寧可禁乎。惟遇聖人。乃能賞鑑而煆化之。故曰慾怒致中和。奇特造平淡。

道善性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舉天命之性而三句衍之乎道之泯善性也性之藏善道也善之統性道也三而一也官天繼善人道總持則由擇善得一善以止至善故曰善用貫有無則全天委化造命俟命皆止至善中之固然者也非知其故則此三句離微且角爭矣知惟心識矣知物自獻其天則矣器自具有良法矣綜類時宜本不變也更有何說可以惑我絲毫若疑請自反復

偏藥正用須知其故

干於斷欲其藥多偏主於明理其用自正要惟知其故乃能旁行不流而時宜用中夫三才性命費隱秩序一多宇宙寂感橐籥所謂故也聖人知其故而質建不惑不惑乃是眞不動心時正烹茶杖人笑曰破蒲葵扇臘月亦有用處

不斷滅而變化

丹曰如灰覆火此亦一故也杖人曰此謂終不可斷滅耳非謂不可變化也禮樂薰蒸學問陶冩正如剡矢楺輪者然又如移花接木者然如法制之如法養之乃得其用豈曰如灰覆火終不得斷而置之諉之

乎欲知此故非眞參徧參不決也

心自本靈受命如響

興公言一友夢神言同學張生初五死李生初十死驚醒記之至期果然此何故耶杖人曰心自本靈切勿昧滅易言受命如響尚不信乎筳篿者鏡聽者總以至誠爲驗靜專一心觸幾成讖況叩之靜正神明者哉大道慧足而不欲爲慧所使故正訓不詳耳理有顯晦原無斷滅如晦夜不見山林而山林如故也末流每倚心不自知而荒之噫

報不忘

維摩經曰無我無作無受者善惡之報亦不忘此正顯虛靈不昧之本體此正顯法住法位爲固然正已旻逝謂之無作無受業力強弱自作自受原無所逃也惡空強自解說臨終迫乃情見與正已旻逝者宵壤懸隔矣辟如口作大言空房毛億業報隨現更何諉哉以易徵之一不壞二亦不壞決無二外之一千里應違始於一念因果歷然本不可昧豈必臨終乃知之乎故曰知無我則不違理知不忘則不壞事依法而任即是脫體無依不可以剝蕉之語而昧其寔際也

研極徵信

本爲盲修故須勉其參究往往錯仞又復蹉過不可語上誤而可乎若人欲了知日日念誦猶不破生死之疑乎眞參見性猶不破心識之疑城乎緣生無性猶不破恍惚而安法位乎中庸言盡性盡人盡物易言至精至變至神自非研極徵信安能決疑末流無眞願力道聽說鈴八風一吹毫無主宰受用不及曼語給人又不如荷鉏磨研自食其力者之爲無欺也

杖門隨集

天界學人
大幬何三省
劉邦儱　較

雙選社

六十四種當如事

此事當如事選事選當如事射事射當如事中事中當如事卜事卜當如事佛事佛當如事感事感當如事天事天當如事君事君當如事鏡事鏡當如事親事親當如事燈事燈當如事暗事暗當如事心事心當如事師事師當如事眼事眼當如事夢事夢當如事友事友當如事想事想當如事子事子當如事病事病當如事寃事寃當如事救事救當如事毒事毒當如事情事情當如事偶事偶當如事綉事綉當如事春事春當如事園事園當如事種事種當如事名事名當如事仇事仇當如事利事利當如事罪事罪當如事欲事欲當如事刑事刑當如事革事革當如事誠事誠當如事鬼事鬼當如事民事民當如事神事神當如事羣事羣當如事怨事怨當如事貞事貞當如事元事元當如事險事險當如事蒙事蒙當如事畏事畏當如事影事影當如事欺事欺當如事意

事意當如事智。事智當如事惑。事惑當如事法。事法當如事行。事行當如事變。事變當如事悟。事悟當如事窮。事窮當如事證。事證當如事逃。事逃當如事覺。事覺當如事密。事密當如事藏。事藏當如事誰。誰是其人咄咄。

名教宗旨之大端

天地之能長生不死者。在二氣之中和。佛聖之能長生不死者。在此心之精一。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在易簡。曲成萬物之業而不遺者在勤儉。精一非勤儉則不成。勤儉非精一則不當。易簡非勤儉則不能範圍。中和非勤儉則不能位育。唯勤於聖人之名教則天下有功於生發。唯儉於聖人之名教。則天下有德於收成。勤而不儉則虛花不果。儉而不勤則死煞無為。天行健而勤不息於博施。地載厚而儉有餘於濟衆。民不務易簡。則浮蕩於生死。皆無結實。民不務精一。則雜亂於性命。皆無歸根。聖學不精一。則天人之道不明。聖治不易簡。則倫常之道不行。修身齊家不勤儉則敗亾。正心誠意不精一則迷昧。三教九流百工技藝。治世出世。殺人養人。不於精一中和易簡勤儉中八字。而得其宗旨。則終是雜用形神。徒勞生

死。不當於身心性命之法。以精一而參悟於宗門。則證金剛上師。以勤儉而修證於教法。則成華嚴密藏

六十四種妙于參

雙選妙于促參。促參妙于杖易。杖易妙于機創。機創妙于交隔。交隔妙于兩責。兩責妙于不白。不白妙于爻觸。爻觸妙于見獨。見獨妙于四逃。四逃妙于夢駭。夢駭妙于路亾。路亾妙于踢毒。踢毒妙于眼瞥。眼瞥妙于伏符。伏符妙于對背。對背妙于脫屣。脫屣妙于升刺。升刺妙于討殺。討殺妙于奪空。奪空妙于隙死。隙死妙于活横。活横妙于解擨。解擨妙于滅垜。滅垜妙于鋒的。鋒的妙于破立。破立妙于谷函。谷函妙于飛幻。飛幻妙于勿與。勿與妙于兼收。兼收妙于羣旅。羣旅妙于驅疎。驅疎妙于不逃。不逃妙于有宗。有宗妙于格拜。格拜妙于訂拆。訂拆妙于逆成。逆成妙于傷出。傷出妙于風入。風入妙于木先。木先妙于火薦。火薦妙于革金。革金妙于食句。食句妙于神示。神示妙于春甘。春甘妙于倫絕。倫絕妙于花語。花語妙于石領。石領妙于天故。天故妙于笑逗。笑逗妙于竿倒。竿倒妙于不指。不指妙于古在。古在妙于傳賺。傳賺妙于今無。今無妙于不敢。不敢妙于贅申。贅申妙于

試參試參妙于森愚森愚妙于不印不印妙于文艸文艸妙于衆謀衆謀妙于葵帝葵帝妙于拱肴拱肴妙于命命丹衷曰八八交參咄咄命命當紉者誰

參悟宗旨之大端

杖人已序結社之意尚未拈出雙選之宗旨當如何下手始能全身撥入不致於互相鈍置也夫選佛選儒之舉古人從來如此結社間亦有深於不二之名教者然此不傳之密久在二宗之故紙堆頭爛籐套裏又有幾人能自夢發疑情求其妙叶而無遺憾哉今杖人特地揪起此機何當仍以故爛埋沒諸英奇

耶且二宗故爛非二宗咎也直是無眞師友深錐痛劄以了生死證性命之宗旨使彼眞參實究自悟此向上不傳之密耳果有眞師友又何患乎不立見斬新之條令哉先此已示六十四種當如事更續示六十四種妙於參弁使同社者深心撥入必期於同轉變同悟證庶不負矢上加尖之神疾亦不致杖人徒於大庾嶺頭以網張取此沒勾當也噫還有性燥漢子來相叫喚使此天下萬世之眞種艸不昧滅乎杖人望甚丹衷曰總以慫恿油麪剳洗浸激乃中節耳又爲偏高執揄故因生成之易而化裁之苦心哉

正決

欲爲英雄豪傑賢聖佛祖必先降伏自心然後始能降伏天下必要作佛聖英豪則此心自能降伏世界是個洪爐人人都被世界磨壞是個漢始被世界磨成造化必奪英雄之志始能化英雄英雄必奪造化之權始能雄造化若能爲千古傷心之人則能作萬世快心之事人如比干心可剖是何等心心如比干人可友作麽生友人誰不有此心誰是有此心人常啼菩薩賣心肝求般若賣底是甚麽心肝更求甚麽般若誰要買此個心買此心來將何用耶一星眞火

能成天下之烈燄一滴眞水能收天下之狂瀾一念眞誠能感天地之化機一念眞心能全法界之種性歎一星之火必爲天下烈燄所燒歎一滴之水必爲天下狂瀾所沒歎師友之一法必爲邪異無救之逃徒歎言行之一幾必爲萬世自心之劫賊欲求超生死性命何憚而不肯存眞盡天下人弄假只成就了個作眞之人作眞底人既不怕作眞底人又豈怕弄假底人故曰天地鬼神刀兵水火極怕至誠猶信不及耶事事物物皆有個天然絕妙只是當機蹉過便成逃倒眞工夫只是開心逆順中無可奈何處自已

參究久之自入自開

斧鐸

問曰不知盤古一斧從何處來的曰我於不得已處忽然感觸着此物耳問感觸後又何如曰我終不敢輕此一問問儀封人中途替天抛出一個木鐸有知其來處麽曰答在問處曰何故用此曰心無師法則不能使六識嚴密如六部之臣服以統六根六塵如六合之泰寧古人曰寧作心師不可師心此心師法又從何出耶將謂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耶萬物即天地也天地萬物皆於修之斧鐸也斧鐸者能造規矩傳規矩而斧鐸即規矩也惟志於公則能致眞知而立其大者故物格而無惑物格無惑處處皆天命之流行使初志之不公不大又何能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如天之行健地之效順而至誠無息哉唯君與師能得此斧鐸則能主教養之道姑析而言之以衣食之教養身以倫常之教養世以仁義之教養情以道德之教養心以天命之教養性以向上不傳之教養神化但標仁義則萬物一體仁也各得其所義也若曰於穆不已則一切皆歸不可思議矣君師授天下臣民以規矩天下各時習其規矩

而成天下之巧善取法則自省力善讀書則自會通能戒愼則自悅樂能專精則自入神蓋以習其所知其所不知自悟行其所能其所不能者自成也能盡子道則父母在其中若以養子方知父母恩則爲子時皆不能盡孝道矣眞忠孝人決不謂自已是忠孝孔子是立極聖人學易可以無過顏子是克復亞聖知幾能不違仁尼山以萬世爲國土顏子易短命爲長年聖人責君子甚忠責小人甚恕不敢抹殺小人一念之良不忍姑息君子一念之過在君子心上挽救出小人在小人心上挑剔出君子善立義則自貴善集義則豫定不爲已甚則大能留後手則昌求人之短雖古聖賢亦有過用人之長雖下流者無可棄口業最利害小則關一人一家大則關天下萬世學道自不妄語始口無擇言者時然後言言爲心苗一動便知不見大慧呵默照之邪禪陽明之言默有四僞乎言語通親眷屬此千古丹頭識得破忍不過是天下通病聖賢必須善讀書能戒懼中來

約節得中

守約則施博知節則得中浮奢作僞是教法總弊既不愼獨即無忌憚務爲太過不及以亂勤儉簡易之

道使民不知率從若圖漸次禁制必自王治政者始佛教之制以身心性命為務能就禪經律論觀淨諸宗而參悟取證之又何有濫浮之亂且使俗人看看天牛襄眚一陣松風時時過耳其為陰翊王化何如況更有煆煉向上之中道乎

拯安拯樂

拈三世諸佛來供養六道輪迴之衆生不過此喜懼中發機然贊得人懽喜徹骨不如罵得人刻骨傷心人盡知念菩薩能救苦救難更不知念菩薩能救安救樂苦難易於救人安樂難於救世救得世則出得

世出得世則救得世如今還有能救安救樂者乎契得病得不特盧扁用不著即艸茅庸醫亦用不著然而窮理驗症采藥之醫王終不自空過也普門云念念不空過能滅諸有苦杖人云念念不空過北斗裏藏身或問如何是夢筆曰千峰驢覷花中影進云如何是境中人曰一杖風生天下痕恁麼則恩歸有地也曰驢書不到家如何是選佛曰倒騎玉象趁麒麟如何是選儒曰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如何是雙選底向上宗風振杖云待你夢見遮一棒着

妙叶

師與丁仲陽王於一諸公曰世法不兼出世法則人多為利欲恩愛所累更不知有生死性命常樂我淨之妙出世法不兼世法則人多為枯槁寂滅所累更不知有福智莊嚴學問游養之事所以世法賴有佛法則性命心親而情欲心遠自不致鬪爭劫殺水火刀兵之競起於人間也佛法賴有世法則福慧心圓利濟道廣自不礙山林朝市凡聖龍蛇之互忘於法化也此言雖淺可以喻深而吾洞上宗旨特立君臣正偏以發明世法出世法之妙叶眞足陰翊王化寄

旋神幾信蓮花之法位垂萬古之經綸享帝網之珠宮繼千聖之照用諸公幸同參究自到兼中佛祖聖賢果有二道乎哉譬如甲子一起甲於東方一起子於北方譬如宇宙一衡而平列之一縱而豎範之實一際也

不語怪力以亂神

杖人嘗謂盧子繇曰子不語怪力以亂神也神出至誠怪力乃妄其不語嚴矣

旦氣

世法出世法如一枰棋相似處處能占地步則頭頭

皆有先着。惟在善應變耳。道人知得活子時之妙。則念念皆第一念。時時皆初子時。可信女偶之朝徹。孟氏之旦氣。亦秖尊此清明一念之能銳然在躬者。白不落昏散之暮氣。而通乎晝夜。常如神矣。

敬義先難

佛法無多。久長難得。自已主人公。立得定。造得妙。守之不渝。執之能變。如敬鬼神而務之至審。永遠如是。雖先難。必後獲也。雖然。義之當爲。無計得失。必乘時行之。老聃不云乎。執大象而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此正以能自執其大者。而爭天下先也。孰謂老氏不敢先此天下之大象乎。求道不先於性命急切而自立。恐猶未免爲泛泛浮鷗。隨波而上下矣。

三驗關

子曰。視其所以。可以得其心之發機矣。觀其所由。可以得其心之流注矣。察其所安。可以得其心之落處矣。以此三法勘證人之始終。豈不毒於莊子之九徵乎。

傳心丹頭

聖賢之功在立教。而道在傳心。心學不傳。惟傳此名教。漸變爲功利爭奪。何以救之。使無傳心立命之學。

爲之運斤施鑿。終不免以糠粃而陶鑄堯舜之事業矣。古人以糠粃陶鑄堯舜者。正恐人滯於名教。變爲功利爭奪也。孔子自叙志學而立者。知止也。從心不踰矩者。物格也。朝聞夕可而超超大覺。不爲所知愚矣。或曰孔孟之道不能行於當世。何歟。曰聖人以萬世爲土。木鐸至今在耳。薪盡火傳。鑽燧析薪。又何嘗不行於天地間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如能採艸爲藥。煉藥爲毒。煉毒爲丹。聚丹爲神。則能變化天地人物而照耀今古也。子知之乎。

琱像

大匠得一良材。欲琱佛像。必先得佛像之名義。如佛有垂手者。有擎拳者。有高冠莊嚴如觀音者。有坦腹散誕如彌勒者。既先得此名義在心。而立其性命。然後運斤施鑿。任其橫斜曲直。始有數存焉。雖未即見容儀之精。與慈威之狀。而彼匠心應手。一一皆幸神明而化成之矣。至於已成形像。則落乎今時。名教節義之數矣。其立心造命於未形像之先。是豈人之見聞所能及。至於功成像見於有名義之後。人之聲色皆可擬矣。是故將發未發之際。神聖之所獨慎。而不敢自欺者也。

情見之微

凡聖情見之幾。乃微細生滅之妄。妄惑之起。卒不易除。或以聖見而去凡情。或以凡情而去聖見。或復以情激烈其情。或復以見摧折其見。或以非情見而神悟其情見。或以卽情見而頓證其情見。故有文殊伏劍。罔明出定。婆子燒菴。德山托鉢等機緣。正所謂隨其顚倒。以緇爲素。顚倒想滅。肯心自許。與夫三墮滲漏之語。眞先聖大悲。爲法檀度之玅旨也。自非深入生死。透出聖凡。安能入此如幻解脫之金剛三昧哉。丹曰。衆生勞之乃安。安乃肯勞。少有一得。蚖蛇戀窟。

（編按：此處原稿模糊。）

或委之天。或[illegible]其力。或淺視之。不過如此。或深畏之。非我所及。竟亦茫茫。嗔鐘作爨。故必以楔去楔。以疑去疑。親到乃見其誠。然歷過乃知其利害。力竭半途。因而退步。究不知也。隴斷迷飲。藉以牢籠。幾能破之。故深入門中之、不症轉變如此。不似世味世獘之易辨也。老人苦心哉。今之見性。多泥神我。透脫一路。多屬冥諦。迷於本覺。生滅徒然。不了目前有無俱妄。猶不感和盤托出之恩乎。

眞切金剛義

不見古之英雄。如漢高祖以布衣提三尺劍。假爲義帝發喪之師。於諸暴虐王侯手中。奪得天下。及見沙中偶語。殿上擊劍。乃思制作法度。始於今日識天子之尊。又於沛豐見諸父老。乃悲歌慷慨。泣數行下。此皆眞英雄。到眞切所在。始有此眞憤激。眞畏懼。眞慷慨。決非後人扭揑得出。描寫得出。如漢高到此。豈能卽了帝王之局哉。縱於後來殺叛臣。困白登。屬后妃。囑平勃。安劉氏。恐此心尚未能卽盡也。夫高祖不過爲雜霸之業。萬一不能企及三代之聖明。尚自如是。況此大法時機。可一言一行。一事一緣。卽能盡哉。然此時機。惟佛聖英雄。乃能言言步步。推緊將去。始見

大業之盛。弘願之深也。空生不是闢初一番希有請法。後此一番悲泣希有。則何以見深聞此經者。必須說到行到。始能曲盡門庭堂奧之玅客哉。噫嘻。英雄不遇眞知己。寶劍磨來付與誰。

知命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吾亦謂不知命亦無以爲小人。蓋小人實托命於君子也。此命豈易知哉。知命。知天也。知禮。知地也。知言。知人也。

知故

夢筆詩曰天下藏所以時與機自穊。知此所以則知

天下之故知此故則仁無不明明無不誠誠則無有不能盡已盡人盡物以參天地贊化育皆此時機之自輪轆也學易者本諸心徵諸俯仰遠近故不爲爻象所迷明心者本諸易以定時位條理故不爲情僞所亂凡此皆有其故知其故而愼其感則分合之幾不起離岐生死之變不生疑炫且能以分合贊化育以生死利性命焉知此故則能通乎晝夜而知即知此陰陽分合爲原始反終即知此生死之故皆天命流行之妙也此故全在原反二字即用九用六之用如不知生死之故如何能用原反如不知原反之故

如何能用生死如能用生死則能用九之奇用六之偶用九用六即所以旋天幹地而用天地人物使各自正其性命矣

裁成因宜

天地之生如桃之種自爲桃李之種自爲李火之熱自炎上水之濕自潤下不能使桃李爲水火使水火爲桃李即有能使桃李易種水火相濟亦其氣機之自然也又天地之能生此艸木金石也不能使爲宮室器物之用雖有可爲宮室器物之用亦必聖人之學乃能使之而裁成其用也又如艸木金石有寒熱

補泄之性情可爲藥石要亦不能自治必聖人之學始能察其性情制其氣味而用以卻疾延年起死回生乃助發其身心性情之靈妙也觀此則其可能不可能可與不可與是誰所致不恍然耶

徵信

莊子曰聖人之靜非曰靜也善故靜也非所謂靜而無靜者乎六祖曰若要眞不動動上有不動非所謂動而無動者乎理外之事是爲事障事外之理是爲理障猶不信事理不二而事圓理畢耶向上圓滿歸無所得而首楞嚴譯爲一切事究竟堅固猶不信本

來證空而日用安理也耶一有多種二無兩般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猶不信一多之相貫而秩序永不壞耶能隨境泯智與理泯猶不信素位即無妄想而中節之爲兩忘耶本末盡歸宗尊卑用其語萬物各有功當知用及處猶不信物皆是我謂之無物心泯於物謂之無心耶然則宗門之燈籠露柱庭柏布衫果何謂乎然則易經之龍狐鬼豕杷爪梯楊果何謂乎神明者見一而知萬故會通象宜而賾不惡動不亂也世人見賾爲多所迷見一又爲一所迷矣安望位中而時出之學者須自徵信乃能致用

杏花影

人宰天地藏悟於學

學而時習之一篇開口揭盡人宰天地之宗旨矣若無此習雖有此時亦不能得此心學之悅惟得此悅乃能有以及人而同得此樂也不到與人同樂又安能使人於生死性命不可知之處而不慍其無所倚以相冥於無聲無臭之天哉卽此是夫子作而能述之行狀亦是述而不作之張本也此章三節首節是爲未知學者示其爲學之心法卽在明明德也次節是爲已能學者表其爲人之化功卽在親民也末節

是爲學已成者指其歸宗之密旨卽在止於至善也天地人物安身立命其以此學爲秘藏乎物則心矩無外無內日作日息消息偕行生生不息乘龍御天成位乎中而時出之時義大哉故曰性在習中時習者所以亨其不習之性也未致未格學爲功力已格已格學乃茶飯也丹日下學而上達達上而學下無上無下一見永不再見直下素行藏萬世於學時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固是其緣不得已亦正是其隨緣放曠樂以忘憂耳

習坎

八卦單名而坎獨言習何也習坎維心亨乃行有尚非習之於心則不能亨惟心必以能習坎始悅也惟習乃知學之有生死性命吉凶悔吝之險也必先迷而後得也必先難而後獲也必於亢而能有悔而不失其正也必朝聞此道而後夕可死也必於死中得此不死之道乃爲可死也如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必能知此義命之可死而後能死也亦必能知此義命之不可死而後能生也知此然後於生中能死其心於死中能生其心也如於生死性命尚未有能行故不免借水火刀毒而後能死未能得原始返終之故

知時知幾獨往獨來談笑而化也如紅銅欲出其血白銅欲出其鐵空中欲出其火水中欲取其金豈無故而能然乎此人所不知之處如未曾習此生死性命之險何能入險出險行有尚而不慍此旨哉此莊生所謂疑始之學是其險也惟以疑始而創發乃能攖寧所謂攖而後寧疑而後悟撥亂乾坤復見太平雷雨滿盈經綸乃建是劫在使人先迷後得又劫於先得而後能入迷夫豈世人之所知乎所以天地無情不與聖人同憂聖人有情能與百姓同其患難同彼習此諸險而後共濟此生死性命也聖人不能自

濟而悅則此心命尚不能自有何能有父母兄弟妻子與有朋友自遠方來而就我而共濟此險爲心亨之樂哉所謂樂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而於從政乎何有亦可使不識不知者相與順帝之則也如夫子之轍環天下至於削迹伐木畏匡厄陳栖栖遑遑無非樂天知命如乘六龍以御天也人不知習坎之効視之爲喪家之狗而夫子自習其坎中之心與天一之水泛於八八卦爻風波之上信其中樞旋機不動感通天下衆星拱之南面聽政亦是習坎繼明故禮記曰政者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格物致知需於酒

食也大畏其民是非之志使善惡之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豈不是人自不能知而我使其得不慍之秘乃爲知本之學哉夫子亦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是彼已有知也我則空空如也扣其所知之兩端而自竭焉則彼有知亦還無知與我相冥於空空又何慍之有此聖人神化不可傳之學也必先得而後能逃也必悟了還同未悟也夫婦之愚與知與行是順帝之則也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此中容不得知能也知能是性命之隱怪是生死之結根也知能是毒天下之毒也惟聖人能用之以毒天下之隱

怪亦以不知不能而亭毒天下之生死也如天地之太常自無情而運行其生育萬物之多亦常自無情而承受其功化兩皆無情而未嘗不各自安其性命之正也彼又何嘗相知與相慍哉聖人以我忘天下易使天下忘我難擊壤而歌帝力何有而堯始可相忘而無憂也人不知天地之大自有太過不及故猶有所藏實於天地與已性命何加損之有哉是以語小而無內天下莫能破也語大而無外天下莫能載也此正是人不能知而自不慍之秘旨也如鳶飛魚躍之機孰使之能然哉卻能與天淵兩相忘也此何

習乎能使魚習於天乎能使鳶習於淵乎此知能之所不及也魚鳶亦何嘗自慍其無此知能爲不及哉天淵是鳶魚之天乎能飛能躍是鳶魚之天命流行乎習坎而心亨不習無不利有異同否習察之秘食鮮知味然矣將以不知冷熱甘苦爲不知味乎將以不敢嚙石吞鐵噉火服毒爲不知味乎聖人惟自習人察至夫婦鳶魚無知無能處乃能放身捨命與無情天地同流故無適而非此中也而小人於此視聽言動尚無忌憚而不戒愼又何能習心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愼其莫見莫顯之幾哉世人之所以

陷於二陰險昧之中者正是陷其知能於知能卻乃愠聖人不能如鬼畜之逃於五行以為知能故終無自悟性命之天而享其時中之主人公也毛燦曰且有襲倚其不知不能愠聖人之學習為多事者是其陷於二陰又何等哉

禮會仁智學擴仁智

易繫傳言智崇效天禮卑法地為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矣又舉道善性而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其下即曰顯諸仁藏諸用但表仁而不言智何哉藏諸用即智之事也博文約禮則顯諸仁矣故

曰易有仁智而無情識非無情也節情率性而不違其秩序天則也非無識也破識用智而享其神明鏡照也好仁弊愚好智弊蕩而問學者用識化識游心養心者也禮則會仁智而使民共由者也水可析可合火因膏因薪體物者誠物格則神禮也學也聖人與萬世析合膏薪烹蒸麗化之藏用者也

大心精心

戒慎恐懼惟危也不睹不聞惟微也有物有則惟精也無聲無臭惟一也大心欲統天地而不踰即邊是中之矩精心裁成四時而造此參兩貞一之命

鑑鍼

春秋

季彭山曰春秋之所謂懼者不逆之於勃然動者之不可忍而牖之於隱然在者之不容息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為之謂也丹舉以問杖人曰因是非還是非即謂之無是非不必復為之迴避矣然如推論不日以為刻核則郭公夏五亦寓譏貶耶何怪斷爛之姍乎春秋懷之故是忠恕之書也丹曰司馬談宗道家無為而遷史記倣春秋不與其父旨違乎杖人曰談執遷手云周衰孔子修舊起廢至今五百歲有能紹

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是遷奉父命也遷之大孝也又所以申明道家之大用也曰艸野作春秋亢乎曰時亢而亢則悔亦龍也宰相非天子政府即朝廷尚有疑耶

假馬

孔子侍座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杖人曰聖人救正天下萬世只在一字愚謂君取於臣不曰假則臣進於君可曰與乎黃坤五因言名為五欲之一達

人視聖人舍身立名教大似生銀入銅乃可用耳。杖人曰聲聞為我便欲斷滅且問此欲成聲聞乘之我非名根乎福果則利根也立教必正名故曰名不可得而好不可得而避此中道而立之教綱也。入道真實須全放下纔着名想便為名鬼所噉矣果熟香飄隨緣行化故曰名空不避名聖人立命不落因緣之見聖人哉成不落自然之見故知其所以然行乎不得不然即嘗泯於當然是名教即自然也但未過屢空卓立之關者未可同日語矣。

陳不占

齊崔杼弒莊公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勇怯氣也遂往聞鬬聲而死杖人曰特地離微其義乃著孟子以兩不謂發揮中庸之三謂水中鹽味色裏膠青不於此别一燈乎智曰藥止可以醫血氣心病還須治神此可悟全孟全水全清全光不二不一之故矣丹曰晏嬰於莊公之難曰獨吾君也乎哉非其親昵誰敢任之弘演則曰安得選無過之君而後死之二者孰是杖人曰既能舍身何不平日引君于道之為得乎。然君亦有諫而不聽者自視

其職何如。可以引去則復明夷之心於出門庭亦一道也。論事之書且快發其一節焉已耳。丹曰卓吾謂趙苞溫嶠為殺母逆賊然乎。杖人曰迫於重親猶一丸藥之決曰救父耳苞全城而歸死墓下。復何咎乎。溫嶠為國固自有辭然不能臥薪嘗膽以感激同朝臣子而乃以紗障謀豔婦又何辭以逭責乎。徐庶曰今失老母方寸亂矣入魏而不獻一策以老是亦一道也智曰先廷尉公言觀趙苞之苦凡仕危地不當迎養沛公先迎太公居漢中豈有俎上之事哉從周宇文護以母在齊而緩之馬超棄父擇主固何如李璀也無故使人縮高其親豈能望賓進德救李勣之父乎何可不審獨孤寔曰達人知事執之固然先幾遠引不受人之職即可不殉人之難此莊子休所謂養親盡年者乎杖人歎曰既落人間業緣難避。

隱讓

環中堂曰田單可以有齊而不有郭子儀可以有唐而不有朱虛侯可以有漢而不有皆隱讓也杖人曰隱讓自泰伯始非孔子稱之誰知其為至德吾故謂丹朱為大孝子甘心不才而以天下讓人成父之志亦隱讓也莊子首表堯讓天下與許由是為讓書高

人達士不與天下爭。而別行一路。且以自娛亦隱諫也。

正諷奇諷

光武欲廢郭后以問郅惲。惲曰夫婦之間父尚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然古來廢后奪嫡往往亡國願陛下慎之其對太子復勸以順爲孝此最善處人骨肉者。語正而婉。真可法也唐讓皇之遜明皇蓋觀此乎。何魏徵之智不及此李泌之爭太子迎刃而解。藏鋒應機得庖丁之神者乎。然終不能救建寧王倓事固有不可盡論者諫有五。孔子取諷有旨

哉魏武立後不決以問賈詡詡不對。曰何以不言曰有所思。曰何思。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耳此奇諷也德宗欲復用盧杞以廷爭而止轉別駕泌曰連日比陛下於桓靈。今日此舉則堯舜不如也胡致堂乃曰何得以堯舜獻媚迂哉程伊川有方長不折之諫。司馬溫公曰它日使主上不欲親賢。繇此故也。

內黃舍人兒

項兵欲屠內黃舍人兒十三歲數語救之。范增坐視坑秦卒屠新安。乃不如此十三歲兒耶。鴻門舉玦長沙之毒。背疽早自此發矣。矢人函人擇術烏能無感

管脫

鍾儁曰阮思曠以虛譽無寔。王敦出之於外。劉伯倫爲建武參軍。以無用罷鄭綮歇後亦此類也費貽漆癩。郭文不妻不肉。袁閎土室。非故爲已甚以爲非此無以管脫環中堂終懷詩曰熊道生掃門韋祖思談拜。辛謐甘不食。王尼車早壞。龔壯稱耳聾。王嘉竟負債古人善支離。神仙亦鍼綁變名棄妻子。不知其所在。采藥亦遁。嵇鍛從莫驚怪獨有華山翁。一陸何如快杖人曰德充符以王駘一輩寓魯國中天之化身其上律下襲之鍼綁支離游於列國是誰知之正爲

時乘六龍別峰與知隨處肥遯。自非世人之所測也。

倘傲非道

丹曰舐痔兼車。鳴鶩吝腐。以茲自口。於焉玩物。殊與虛舟有同攘臂。此晉史之論莊子也。自叙曰老子謙退莊子倘傲然乎。杖人曰讀書須善讀古人之書。不則誣古人。且自陷象隱居遣放郭象以爲放而不傲阮籍所謂致意之詞也讀莊子。如讀樂府。乃以告示倒之乎。韓非解老慈。故能勇。遂流憯礉。將以罪老子耶。言因救弊。法久必弊。在後人之善用以濟之非委於至理之弊也。老子言亦刻峭而當時自處謙退按

人以禮故孔子問禮於老聃約禮爲仁遜以出之遜象不惡而嚴以禮故也莊子亦曰以刑爲體以禮爲翼謂內省戒懼不起妄念而外以禮隨順世緣者也戴安道宗老莊而履禮深以放達爲非可謂有見而奉重者達士取快往往置愚不肖爲不足論而專責賢智故出口若與經訓相翻耳形容孤硬便似簡傲形容不犯鋒芒便似波靡況以鬼神寫照乎況加以才人之賞恠而搆虛乎故曰善讀書者貴知寔際

王尼

王尼見何綏簡傲之書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

其能免乎或曰伯蔚聞此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已死矣及永嘉之亂何氏無遺種管輅見何晏夏侯湛而規之人或以何等勢盛輅曰鬼燥鬼幽其能久乎丹曰管輅亦夭而王尼且死車牛之下矣杖人曰世亂不可槩責而風尚確有其幾定數固莫能逃而君子貴乎自盡嵇叔夜以倨鍛致殺豈莊子之旨哉昔慚栁下今媿孫登此其回光語也不可以廣陵散之從容與夏侯太初之霹靂倚柱而爲之解也

馬伏波

竹關嘗舉馬伏波戒兄子不得言人過失然書中述杜季良之行非過乎其後季良仇人據援書以訟季良梁松因救季良不得遂恨援而搆之禍則援亦有以取之不獨受松之拜也杖人曰雖然果能痛乎或責援以老不知休則彼受之耳在毒霧中自念少游語乘下澤車何可得也據鞍矍鑠未免見長

殷深源王安石

殷浩北伐既敗廢居東陽桓溫遺書示引用令僕之意殷開閉十數竟達空函史蓋譏之杖人曰其玄沙之白紙乎兵非高士所能一試不中摧幢折牙深源

豈不自知而乃與流俗同醜吾知其必無是事也一日閱湧幢曰殷答空函斥之也咄咄書空蓋已超凡界入初地矣道生之對亦是至情後溫果殺其子涓以報辱桓玄得志痛詆浩以成父志劉裕建義止競武功何暇改正故晉書有二大寃屈事桓氏之於殷浩王庾之於陶士行是也丹曰相如通西南夷陸機入洛建功殷浩房琯之敗皆不欲以文士自居亦因世不憐才而以文士輕之遂爾強談經濟賈生治安策著於長沙將以陰折絳灌三蘇之策揣摩可觀未必可行也杖人曰經濟不可強營固也士子居恒安

得不講求經濟。近代陽明能作事者。以悟得寔際。故人情物理不能惑之。吾嘗惜王安石遇天子知已而為國無功者。正如參得一橛禪。不知差別智。所以全昧物理而辦事不効也。世豈有官吏與民貿易而不侵牟者乎。豈有欲收青苗錢而弛禁令人私鑄者乎。曹孟德初置校事。魏文因之。程曉言其弊。王安石欲籍口。乃置京城邏卒。其智不及程曉遠矣。

形神相離不得不騷

離騷者。言乎形神相離而不得不騷也。卜居漁父。反復自盡道法時位安於所傷緣不得已也。太史公非

屈。何以知其志與日月爭光。原其救少卿一事。真為國家。非為朋友。其志不得自明。且得罪焉。是以悲屈而自悲耳。學道者亦有形神相離不得不騷者乎。亦有悲人而自悲者乎。噫

元亮

靖節作乞食詩。無非一念所激。恥食世粟。其曰愧我非韓才。蓋自傷也。子美曰。淵明未聞道。達生豈是足。黃山谷曰。世執此詩以貶陶。非癡人說夢耶。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而業夢得亦不肯陶。何也。杖人曰。不妨癡人說夢。

杖人全集跋

道法之峙乘也。代錯之本不二也。自非靜正不禦專入甚深。窮盡上下四維而止有一寔者。未易語其故也。事以時起。道以法行。教立尊幢。為衆所射。百家鑑午。闡責互起。烏能免乎。智嘗以醫學喻醫王。而表醫醫之願焉。運氣經脈。三才同符。靈素舉之。而人不盡達也。張仲景提出傷寒為重而論之。劉河間以傷寒為熱病。治用寒涼。而張子和汗吐下寔宗之。李東垣辨外感內傷。而闡扶陽之論。朱丹溪謂人身陽有餘陰不足。而貴滋陰之方。薛立齋則發揮腎中有真水

火。其說各別。似乎水炭。非欲為異也。務發明前人之所未發者。則專言之。其已發明者。則略之。合觀而體究焉。皆本具者。非人力所可誣飾也。後人不知集大成而後能應病予藥。乃囂囂然倚一家而執之。豈不蔽哉。況以媮心。便其苟簡。易以驪門。以惏心。縱其恣睢。詭以障世。又挾單方燒靈素乎。我杖人橫身于刀兵水火。求天下大傷心人。與之擔荷。傳真宗旨。時至此時。喙鳴矯亂。必通其故。必集大成。方能知天下分科專門之利害而用之。各隨其類。就材食力。固也。待其人而後行。具大過人之資。發公願力。窮盡而統御

之乃其所望也欲集大成正知徧知徹上徹下何可以已格物之則內外互徵日不敵日盆水映之無逃也恃自直之箭則中鵠無矢恃自圓之木則行地無輪規繩檃括而得法者簡矣離必不可以箭楞必不可以輪盡性而善因之順理者易矣每歎言法言性二者聚訟言守成言盡變二者詎免翻齬耶夫信得先天之仁智而貞性不死自知後天之奉順而安心不生猶乾道之健行而無息坤道之有功而無成也猶有一央焉聖人見古今備萬之大獨而知宙合混闢之貫幾天無先後中具條理更何疑乎末流學者速於見利規矩偭錯不盡其誠巧於護短怙氣矜勝奇幢尊我易失毫釐匿以埋伏使敵開户以奪爲捽使不及距急口之直執硫使炊無星之權向空筈箭祗爲利器示之故流弊用閑耳破庸籠破空籠破疑籠忽開參膺旋覆頂門還其重瞳隨宜鏡照口司飲食言語時有開閉而鼻下垂二孔本無開閉也藏理相齒倫脊忘言是尚爲綴旒所縛而聲軒所炫哉嗟乎時哉鳳山杖人忽發堯孔托孤之論而鹿湖老父亦致竹關下宮之辭時節因緣無容迴避土木同纏歷天適然安於所傷習坎自盡業已一門深入谿其

通幾公因反因藏于代錯各一本事即是共一本分直下原無岐見復何噥噥本于無私而遇緣即宗同患至密而決于中節夫豈憂本來於穆之鈌少乎杖人觸處剔發而中切脉之針經反因痛刺而順新硎之刀理非許常人可以濁識浮情學之者也如無其人何敢漫責一概者一概別路者別路約於不欺而泯於薪火識大識小道自不愁斷絕藏天下于天下已矣故就杖人三槖槖而芟煩去複歸決於此此固午會全彰集大成之雷雨也安知無傷盡倫心觸此自奮者乎鳳山季人弘智謹識

天界覺浪老和上全錄佛弟子王梅張伯
升倡首流通　伏願
皇風洋溢　佛日增輝
天下太平　法輪常轉

佛弟子熊進學助刻
天界覺浪老和上全錄　伏願
皇風洋溢　佛日增輝
天下太平　法輪常轉

信官耿繼善繼美助刻
天界覺浪老和上全錄　伏願
皇風洋溢　佛日增輝
天下太平　法輪常轉

佛弟子呂應陽夏有德繼旺廖廷貴王惟明高
世勳金有登朱雲登董一奇楊樂平徐弘勳鄭
正詢孫元覲申振祖劉士倫助刻
天界覺浪老和上全錄　伏願
皇風洋溢　佛日增輝
天下太平　法輪常轉

天界覺浪盛禪師嘉禾語錄

明・覺浪道盛 撰

大樞 等編

覺浪和尚語錄序

天下之大善知識莫若江南江南之大善知識莫若覺浪和尚年未古稀而閩楚吳越江淮以底舊京建業展坐具者閱歷五十會大道場聲名洋溢無間華夷到處雲行雨施影從響附欽爲明神戀如慈父實目前所罕遘逴昝所希有也艮繇洞上眞鋼刮人眼膜夢筆靈焄直射斗牛居恒澄徹一門該練三學遂使儒門澹泊收拾不住者茲得皈師換一頭面翻一筋斗而禪門之徒無論玄門之徒又無論矣不慧嘗讀孟子七篇至末章敘述堯文至孔子見知聞知道統皎於日星歸結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兩句著語圇圇吞嚼不破全似言語道斷見聞雙泯從此無復擔荷魯道之人金絲堂鐘鼓章縫剎那間交付西來衣鉢之旨又嘗讀莊子內七篇外雜廿六篇其中有東郭子問道惡乎在莊子疊答以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又有與物無際不際之際等句子全似麻三斤乾屎橛前後際斷爲呵佛罵祖西來大意無義話頭最先嚆矢抑何奇特吻合甚也是知孔教而孟宗

老教而莊宗釋迦教而達摩宗宗中教
教中宗叅同妙叶臭腐神奇則浪和尚
之坐進此道而集三聖大成固有不可
思議者在矣是以筆說舌說實說權說
橫說竪說旁說曲說熾然說無間歇說
語大莫載語小莫破毫末不足窮至細
之倪天地不足窮至廣之域所謂萬川
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
知何時已而不虛尺水可使興皮狂瀾
偏能砥柱逝者不舍晝夜資深若決江
河卽令四隩橫流大地陸沈畢竟大覺
海中前波不動後波後浪一如前浪眼

見頌湫倒峽換谷移陵總不越曹溪一
滴青原半點洞山五位東苑一指呼吸
飛灑中萬派朝宗處源頭活水來遇此
解者可許讀浪和尚等身著述少分相
應乎不慧自從白下滄桑之日塵刹相
對浹歲盤桓數數肰望洋向若而歎拊
髀雀躍而遊比來檇李兩番卓杖諸刹
翹首企足瞻禮趨迎恐後旬月之間說
大戒於龍淵而真如而楞嚴而天寧幢
幡爭致鼓吹同聲浩浩說法狠籍如許
悉憑朱葵石郡侯矢無邊心締最上契
純陀之供屢修維摩之坐常滿圓就東

梨香積終始輪藏勝因自憨山雪嶠兩大師飛錫我禾檀緣輻輳以來未有如浪和尚之擎扶象教拂拭禪門咄咄後先輝映者也神豹寸斑吉光片羽禾錄之視諸錄特芥子之納須彌耳而明眼人見偏得全聞一知十不止作東土文

字觀併不止作西來無文字觀則於標一函三之旨思過半矣

欽命國子司業前戊辰二甲進士工部虞衡郎大理左寺副曹溪侍者福徵

譚貞默槃談謹撰

覺浪盛禪師嘉禾語錄 癸戌合集

記室侍者大樞大英同錄

師癸巳秋到梵受靜聞監院偕闔郡諸護法請上堂古帆飛影到鴛湖坐我同人笑傲圖何似雲門枷卸漢東山水上倒騎驢若向這末後句子薦得則知諸佛出身處別有生機一路所以德山云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秖如這箇句子若非我同人如何得通這消息不知我龍門顯聖二法兄從何處放了這毒氣創發此伓社於屍陁林內掀翻活埋攸人頑石堆頭火葬無依漢子拈一莖艸建立梵

王宮殿入此門限使他頓斷偷心斵枯木椿示現丈六金身瞻此影光令彼全機脫穎不論船來陸來不涉程途底各與三頓了去佛到祖到無可安排中也要為他處分乃打圓相云向我這裏七花八裂卓卓出得身者始能消我同人毒氣使我此宗遮天蓋地去也還有當陽跳出者麼八萬里鵬從海出三千年鶴遠空歸

偕靈巖儲和尚應朱葵石郡侯於真如建塔請上堂喝一喝云還有向這裏入得者麼又一喝云還有向這裏出得者麼又一喝云還有向這裏放得去者麼

又一喝云還有向這裏收得來者麼又一喝云更須向這裏透得則許他是箇頂天立地漢子脚跟下有眼頂門上透尖迸出胸襟掀翻法界古佛今佛分座儼然賓主交叅正偏妙叶十方分影敲唱同時似拂吹毛如擊毒鼓斷他凡聖命根開我佛祖正眼且道這一著子落在阿誰分上果有向這裏得箇轉身出路則知昔日黃檗呼來風凜凜裴休應處日團團長水於佛頂上生波彩雲向拄杖頭弄影到這裏須知於全主即滅處湧出大光明幢所以三峰和尚於此提智證傳使覺範老人直得七花八裂文彩縱橫許

多人向這裏要死不得死要活不得活正是羅紋結角處又誰能於此透去乃有追古遺風如麗裴者朱居士父子一門紹述祖先皆是從佛口生從法化生發此重典真如願力振起創造機緣故有印白上人之造端文節法師始終成此多寶奇特更有三箇漢子如常不輕且現三頭六臂敲磕無限頂門正當親見法華一會諸佛同時以故驀劄相逢機輪互換直使現前人人眉光炤破今古去也還有覿體承當者麼正好於此明試杖人適於舟中有一偈并對衆拈出以似朱公載得鐘聲震水雲筆尖不點已成文裴公風度今猶在互換之機孰與群珍重

譚埽菴居士偕諸護法請於龍淵上堂舉灌溪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演祖云同門出入夙世冤家秖如這兩箇恁麼道還有立地處也無昔有老宿於門上寫心字壁上寫心字有老宿云門上但寫門字壁上但寫壁字又有老宿云門上不必寫門字壁上不必寫壁字何故文彩煥然杖人云這一隊沒孔鎚東敲西磕未免在門戶上起見何似泥裏洗土塊有甚分曉處諸公也須知杖人此來驚水更到龍淵是何緣故便是這譚居士惹下此沒頭腦公案要杖人

與他剖判也還知此中底利害麼噢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龍淵逵羽衛監院偕衆護法請上堂一句定乾坤十方同聽命突出金剛睛來窺無影鏡驀振拄杖云看看龍淵長老拄杖子撑天拄地擊碎諸訛佛祖齊立下風山河驚起倒走直得文殊拱手向佛殿裏燒香徧吉迷踪於山門前合掌到這裏還要渠別尋箇轉身活路始得秖如諸護法請杖人主龍淵一句作麼生復振杖云揭開法藏融凡聖放出光明照古今

方荆溪居士請上堂天花處處鳥鄭飛浩蕩春光却

自從尼父曾言吾與點風流千古幾知歸天不言而時行物生將謂藏舟於壑以爲固有力者負之而趨正在昧昧又安知藏天下於天下有不可得而遯之者乎到此須是通身手眼巳曾再三撈摝始得於指尖頭彈去迷魂蝴蝶眉睫上撒落啼血杜鵑移步荊棘林中轉身月明簾外於有佛住處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無師表時垢衣掛體垂手人鄽始許他入佛入魔縱橫異類其中還有向這裏能撩起便行者麼復喝一喝云看脚下

五龍坊衆居士請上堂喝云會麼有物先天地呼客灼龜無形本寂寥隔靴搔癢能爲萬象主埰生招箭不逐四時凋平地喫交有箇漢於此能抽腦後釘去眼中屑許他與傅大士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切忌龍淵門下過直教打折老驢腰何故相逢若不親錐揆千古痓柴恨不消

雪呼上座偕張竹房項善男居士等請上堂僧問從來密旨起潛淵今日相逢不偶然覿面親承千聖眼風光無處不周旋如何是格外句師云杖頭指出千峯秀五鳳樓前聽好音進云恁麼則四海五湖歸洞水神龍特地見縱橫師云目前無别意袖裏有乾坤進云禮謝和尚去師卓杖一下乃云一句定綱宗古今拔異同豁開千聖眼剎海盡玲瓏諸仁者一句既能定綱宗如何從上佛祖箇箇鉄鑄面門火燒肝膽口羅舌沸奪食驅耕辨異揀魔抽釘攻毒乃至遺殃末法奇幻愈訛安得使剎海盡玲瓏乎可中還有知龍淵拄杖子落處者麼若也薦得牛頭沒馬頭回曹溪鏡裏絕塵埃脫或未然縱有衝天之志入地之謀徒使徃惟鋒橫戾車箭疾則此垂手者又何能自已乎秖如雪呼鰲子親依杖人有年今偕衆居士求予指示向上樞要又作麼生復卓杖云好生踏毒還升

剩振起亾岐格外機

息波上座偕王文學張觀察項别駕諸紳衿請上堂僧問豎教扶宗須憑作者拈提奪食驅耕還他大人作畧秖如今日四衆臨筵如何指示師云錦花毬子半空拋進云與麼則儒釋並茂禪律兼收去也師云四海六龍皆起舞進云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師云木人拍手千峯笑進云一人有慶化被兆民師云天台山聳聳地進云今日大衆瞻仰有分師云落艸還他落艸人乃振杖云會麼孔子不夢周公萬古人昏弗醒莊生能化蝴蝶大千物幻成迷文殊莫出女

子禪德山不會嚴頭意大悲菩薩甕裏坐道士踏翻捧漏卮原始返終天地可測横施逆用鬼神亦疑看我杖頭指點便能突出神奇是何奇龍生金鳳子象蹈玉麟見太平曲調從斯唱振起新豐向上機

佛誕日高念祖居士請上堂佛眞應身如井覷驢黃鶴樓詩崔顥漫題一棒撩空打出甕中之鼈誰能垂手無底籃兒自提正當恁麼時還有撞著至親更問是甚麼人者麼於百萬人天中見一箇跳出指天指地有箇旁觀不肯欲處分他者麼若有好與一棒若無好與一棒何故平分風月會無異偏饒還他各自

知如不知年年空將惡水澆頭皮

眞如鑄塔頂文節大師偕朱葵石曹秋岳諸公請上堂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重言不當契耶耶攪轉長木鼻吹散九霄雲天花仍亂墜插莖艸而建梵王宮拈一花而傳西祖意薦取目前機莫作等閒戲法華以童子聚沙爲塔漸漸積功德皆已成佛道既云皆已成佛則漸漸所積卽圓頓妙道也如文與可胸中不有成竹何能疾筆一揮而枝枝葉葉皆成竹之清風高節哉只今現前諸公儼然一會心中如不有佛何能敬禮如不有塔何能瞻仰如不知有向上事何能親向上事不見文大師朱居士與衆耆宿幾創重造此七級之機則咳唾掉臂無非多寶玲瓏十方影現又況有生鐵鑄成底三箇漢子東敲西擊使六種震動舍利飛光凡有見聞誰不平分此風彩今日特爲開鑄合尖一句作麼生杖頭點出千花影箇箇遮那頂上行

天寧修千佛閣靜聞監院暨諸薦紳爲張觀察祈嗣請上堂僧問莖艸重拈畢竟是誰能出手師云天開瑞象光河嶽八表飛騰五彩霞進云若然則樓閣重重見至尊師云彈指一聲超劫外刹塵於此各抽身

進云大千覺海洪波靜三世聞名不待安師云箭穿紅日影珠湧海濤深進云祇如不立峻峭不居正偏還有轉機無師云自己脚跟知落處自然光彩照人天進云輕將一句詩題出致使清風匝地來師云頭頭別有好生機進云昔日長沙今朝和尚師微笑乃擊如意云會麼正令全提驀地憑空霹靂桃花浪暖燒尾跳過龍門正當恁麼時難逢此快便昔僧問雲門云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大慧擧問圓悟悟云天寧則不然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這裏薦得不妨兩彩一賽更須知有向上關棙子在

長沙岑因秀才問弟子嘗見千佛名經不知此佛居何國土亦化物也無沙云秀才曾見黃鶴樓崔顥題詩後還有人題也無才云未有沙云得閒題取一篇好杖人云這箇岑大虫太煞奇怪且留一句子與諸佛作出身路好秖如今日天寧重脩毘盧寶閣杖人必欲使天下同見法身同聞妙法同得悟入又何妨別開一路乎驀振杖云看看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麟現瑞鳳呈祥太平盛事有輝光所謂諸法性無常佛種從緣起一花開而萬國春一佛生而千聖喜金盆捧出活孩兒寶閣重重添紫氣夜明簾外臣進位而朝君晝錦堂前子轉身而就父秖此感應道交天機妙合豈不使千佛慧命常續此主中主哉杖人特爲指歸一句又作麼生靈山今日親分囑花萼聯輝萬世芳

歸居士薦子請小參鏡光無異影眼幻郤生迷驚破玉人夢黃鸝枝上啼諸仁者嬌花易謝誰隣弱喪知歸嘉實晚成自喜傳芳有在父子之恩親不爽去來之義命靡常就中撥轉機關格外濬通法脉只今當如何撥濬心契可能形再合春還應見樹重榮

嵩乳和尚訃音至小參逝者果如斯夫猶有不舍晝夜者在花釘菩林清浦渡頭烟棹今月沈東海通玄峯外夜猿哀雖然此是今時門中世諦流布邊事秖如法乳相關別有親切一句作麼生神其鑒諸妙叶斯在

眞如浮圖將合尖衆居士請開示常啼菩薩賣心肝求般若杖人賣般若求心肝且道常啼與杖人有同別乎於此箇點得出則千聖不傳之寄自能通變足以成就世出世法矣秖如眞如這箇塔子亦能賣心肝求般若乎亦有向這眞如塔子賣般若求心肝乎金剛般若經云若有人能讀誦此章句者此經所在之處即爲佛塔一切天人阿脩羅所應供養又云若有受持讀誦此經能爲人演說者即爲有佛現在於世若尊重弟子且道讀誦與受持何相去如此讀誦章句者但得如佛塔廟而受持演說者即爲有佛現在於世只此可知此法重在有人此人重在有法章句者法也此法是諸佛法身慧命之遺象佛雖滅度而此法象不可斷滅能誦此法則諸佛法象常自不滅如塔廟是佛之遺法不作斷滅相也能受持演說者即是傳佛心印說法度人所謂得佛法分爲法王子紹隆佛位即如佛現在爲可尊重之弟子也不見

儒書云誦堯之言行堯之事是爲堯矣今滿天下誰不誦法堯舜周孔者亦誦法者但聞夫子之文章也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此不重在能行堯孔之事是爲堯孔現在於世而不曾滅度哉如今滿世間皆佛子滿天下皆禪人誰不誦佛之言讀祖之語其孰能傳持佛祖之心法乎即如五宗之章句皆載在燈錄何獨濟洞二宗之心法爲有人哉正以此宗有能參悟而得眞師承之爲授受也不然亦不過如天下之佛刹祖庭在處徧滿但取象設之事終須待能參悟者以自取證而使眞法身不斷絕也

汝諸人若知此參悟之義便知實底心肝與實底般若的的有指歸非徒翻弄人之耳目便爲說法利人也即如此眞如墖是古墖一旦毀壞若無葵石朱護法與寺中耆舊延文節法師於此重創與你衆道人於此出力則此佛墖亦滅無復存此法身慧命之遺象矣如果人人皆能以諸佛慧命而自悟悟人自證證人則不特佛墖常新而佛身常在而傳法弟子如佛之可尊重也不見世尊與阿難行次見一古墖世尊乃作禮阿難問是誰墖世尊曰是古佛墖阿難曰是誰弟子世尊曰是我弟子杖人嘗笑阿難彼時當

曰我亦應與世尊作禮也汝等若於此薦得則今日眞如墖前十方諸佛同時於此作禮證明讚歎希有豈不我等現在於世者與多寶古佛同不昧滅乎

天寧諸護法爲求嗣請開示師云西天諸祖多於爲法求嗣遊化諸國或因遺讖或觀祥瑞而往往得人如達磨於天竺望震旦有大乘氣特特西來四祖於廬山見金陵有異象而到牛頭此感應道交之有時節也洵乎得一人可以嗣千聖垂一法可以振古今況有摩耶夫人不願生五百子皆證辟支但求一子爲天人之師即釋迦出世亦必先觀大千世界誰堪爲父母乃擇淨梵王摩耶夫人而後投胎如此者豈非願力之所成就哉上古有維嶽降靈生甫及申如孔子亦禱於尼丘而生讀諸傳記所載以祖父艱嗣而求諸佛天神及名山而叶夢兆者甚多此中別有說也人之生子皆其祖父夙業所感或善或惡或早或遲聽其報應而已至於求嗣雖亦感應不同凡求得者必不至於惡報何則如人求種子於人彼必不忍以壞種與之況求之於佛聖天神肯以壞種而眞人乎此人情之必不然也但求之必求於上聖眞神如求官必以我之文才德行而達之於朝廷始得眞

功名祿位非可詭遇而求榮反辱也嘗見一等人不先量巳德力輒如尋常人纔搆得橫才便乃恣富驕人多延堪輿於方寸外妄求封拜及科第連綿風水地以葬親屬此豈仁人君子之所以求安親屬之心哉不過逞一時之僥倖耳或竟求之不得積代停柩以致暴露不能收拾矣嗚呼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旣無子便當脩省警惕不得已托宗族以求良家子爲側室不致爲妬婦所撓齋戒以神明其行節慾以凝聚其精或祈諸佛聖以助發其誠以大其後何可妄爲縱慾過度以求種子哉若非父母是十善之家即

有聖子肯輕投於非人爲巳之父母乎殊不知得子之艱有大利存焉或上天故欲使其脩德立行或祖宗欲使其改過遷善或夙業先償而後得報或末後自危而急轉機更須知惟賢父母乃能求聖子惟聖子必須求賢父母又不可坐於命數而不爲善求以盡人子之存宗脉也可笑世人亦未嘗不求却去佛聖許下一願待生子後乃來醻此非與佛神作市井之交易乎如果能至誠而求便當捨其最珍惜最尊貴之物以供佛事祖宗乃至濟衆作諸福田而佛神亦必鑒其誠敬以最珍惜最尊貴者而報之也今以

不肖之心待祖宗父母與佛聖龍天以刻薄驕吝之事以待親戚下使而欲求嗣於佛聖以感神奇之報則佛神亦倒行逆施爲撥無因果也如此之人是豈仁人孝子之所以欲於方寸中爲萬世祖宗培植根本之心哉人果能因艱嗣而返躬自省以至誠心作福不囘而祈天永命爲萬世祖宗作根本計者又何天地不從我立心生民不從我立命也哉此山僧仰體佛祖聖賢與天下萬世於方寸中造命之心以作是說惟諸公於方寸中諒山僧是幸

著作

題朱葵石郡侯孺慕圖

孔門七十子皆才智過人得傳其心法者獨愚與魯耳然自古忠烈貞節亦多出此如王祥以孝行稱亦以愚故彼只知有母不知有身與天地故氷可臥魚可得身可全母可愈而天地氣化亦畏避逆施而成其孝思此智可及愚不可及也葵石朱公生於貴族當父母兄弟無故而能終身孺慕其親世人皆感仰而圖之此古人之所難也從來忠孝多生於危難而富貴則臣子驕公無故而能不驕非愚於天性能乎公以葵石自愚今且進乎性命之奧蔦於蚊子上鋏

牛處別得箇轉身吐氣則又非入角磨盤所能追風也予喜爲之贈云

題葵石居士夢石圖

華嚴宗旨以法界惟心造正與大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一機軸也聖凡之依正皆感心業而成即佛祖神道亦以感應始交文恪朱公以廷對第一至翰林時夢家園葵花大開感生子葵公喜其有向日之忠因字葵焉及公成人忽自夢於古剎彌勒前見鳥雀有失群者觸石而殞乃自創曰禽鳥有至性尚不滅奈何人不如乎俄空中有神告曰善哉果以一念之

忠貞足感千秋之靈應公不覺豁然化爲石峰峒峒乎若有至大至剛之氣充塞於天壤者驚而寤乃自命爲葵石以故一生居家出仕無不感此忠貞而發諸事業此父子傳神之學且世爲法門柱石故予十年前契闊今又晤公於針劄不入處當能石上栽花笑倒南泉無措手口也更爲之題云

題定菴老人手澤卷

予昔在博山見懷煦道默石車同參友以諸方尊宿手卷呈和尚與雪關兄同看各自有賞鑒者予時獨以須看有何言句能與人結究業如只水上打棒子堪作何用和尚與雪兄皆愕然點首曰正是所謂千年故紙可合藥也予今偶倚杖梵受院主靜聞乃焚香大展以其祖定菴老人手澤及諸家題辭卷呈覽并求一語并之予細閱乃知此老操履孤峻如天馬行空不落影跡即彼山海關外慘殺場中薦拔幽魂與五臺氷雪中掉頭不返此便足以愧悚人心神不忍自陷於生死也彼交游如雪嶠之倔強瓶窑之精密咸能磨稜合縫相就於公可不觀友而知其人乎至如題辭中有永覺古德石雨三宜素華道開諸公之稱述其高風異節與發藥其後世子孫又有足與

人結業報恩究之有在也予特拈出以示其有血汗之厥種云

靜聞監院結社引

灌溪云我得臨濟爺爺半杓末山孃孃半杓合成一杓受用不盡後示衆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浪杖人云這漢更須喫山僧腦後一棒始得渠只知喫爺孃殘羹剩飯淨躶躶做箇躲根漢有甚麼大變化處雖然要到這漢立處打破大唐國能得幾人哉梵受院主靜聞脚跟下踏了天寧一片田地却能破除窠臼別立生涯於龍門處拈

一莖艸建立梵刹於顯聖處盛一鉢飯接待方來令彼於無門入門無食得食穿却五十三叅之鼻孔收來百城烟水之杖頭豈不勝於寒蟬抱枯木者哉果能如此則不負二老之指授不則如諸岸口架大屋養閒漢取笑明眼問著大家相共喫莑虀作麽生會未免開眼屎床如箭射向何處亦不知也豈不惜哉院主當以此勉諸同社則將頭既猛先勝三軍矣

題小屋如漁舟卷

一篙上人未脫白時卽以小屋如漁舟自額其居不知志於渭川之出乎志於嚴陵之處乎石倉曹公喜

與游嘗題詠其風流標致而友愛之誼甚高素法師巳鮮筆稱之矣值世變烟波乃以一篙自命而撑出獨追龍門愚菴二老徜徉乎西泠鷲水之上石老奪其釣竿要討浮定有無之意三老縱其船子要使沒蹤跡處藏身則篙之爲篙誠不易也今年杖人偶來梵受將閱月上人周旋於丈室間煞有轉變之寄一日披其卷乃再嘆之曰古人拋梭爲龍蓋妙於化也上人之機如此則化之及篙而其爲化又何可預爲畫哉杖人且拭目待之

題恒生上座血書法華經

華嚴一眞法界如箇太極盤子八八六十四卦無不具備爭奈針劄不入所以天下人物無不陷在卦爻之中自非悉達從盤底下翻出坎中指天指地因轉坤艮之蘊士誰能使天地同根之人如帝出乎震潔齊乎巽相見乎離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與萬物各正性命哉此法華經本末開合之意正在此也不則何以收歸坤兌而證天乾之涅槃眞際爲原始返終之道哉恒生上座發源於台宗必深討其旨故能以舌血代書問放光照破根塵識界全歸華藏一眞乃知水潦遭一踏俱胝覩一指便能頓見全機超超乎

向上也杖人偶於鷲水發棹武林時驀遇恒公索此不免剔起兩莖爲之喝彩更請衍門老代我授你恒公從何處始能先以斷貫索子穿却善財龍女二人底鼻孔做箇踏盤子人聻咄

龍淵景德禪寺募重建鐘樓引

法界雖廣不出三科七大而成凡聖之緣生至楞嚴了義教中獨選耳根音聲輪爲圓通常之最初眞實方便以此方眞敎體淸淨在音聞也如世尊之心色俱勝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與法界莊嚴使佛滅度後色相俱空卽未滅度如隔彼城郭山林與一羅

鼓亦不能見獨此音輪與此聲教不可昧滅益見此圓通常之端有統於十八界也禾中龍淵禪寺其創建自唐宋以來詳在譚埽翁序中予不復贅今寺中有鐘而樓已壞雖有鐘不能撞亦如無鐘也人隔山林不能見寺或一聞鐘便知有寺以及僧法之莊嚴今既鐘無震發雖近城郭而此人民朝不聞暮香不聞息日不聞有登座說法則此地靈亦消歇而不能疏通法化亦泯亾而不能導達矣較此豈非主法者與護法之責任有所不備也譚公特倡此舉予又不能不為之先聲以告夫諸高明共成此真教體之圓通常端有所屬而不致於昧滅云

項牧公居士重刻準提懺儀序

觀夫天下人物莫不有此靈心在法界中以各因所引所感故有種種差別以交錯成此凡聖之文而佛聖之設教利生亦各因其所近以導引之感激之使彼各自原其始返其終而不失其性情之正然此便有世法出世法之方便至如諸佛菩薩充滿剎塵獨有觀音與準提救世最為靈應而法界中亦無一人不知有觀音與準提者正以準提即觀音之普門示現也不見其咒先以觀音大明王真言冠其首以準提真言成其終益此咒乃法界秘密藏中之三昧王能出生諸佛菩薩之智德莊嚴以故稱之為佛母以準此凡聖之情以提此遮那之性為主中主之鏡印也惟此菩薩有必救之心以故羣靈有必求之信使此無感應則盡法界無有肯信受也持咒與念佛全同惟叅禪稍異咒以信為主禪以疑為端信極則無疑而直入疑極則必信而頓通在持咒與念佛決不許疑稍疑則如輪刀上陣而志不勇猛必自取敗也而叅禪雖曰疑情而先必深信有教外別傳之旨但不知古人言句之異猛欲發明之為疑也非謂疑此

或有或無不可必也若如此疑則又是信之極求之切也又何始終之不同哉此中有二義一利於童蒙以其心無雜慮但恐彼無求心能有求心則推開秘藏光粲天然矣二忌於聰明以其心多散亂不能專銳一心如能一心則全收法界體露真常矣是故聖學以顏曾之愚魯獨得心傳而游夏之文華難於入室況持此咒獨以收攝身口意之放心於三相應處退藏於密而默識貫通於參贊位育也誰謂佛教不與聖學相表裏哉然則儒宗自有克己慎獨足矣何必更持佛咒乎曰從來諸儒專以世教為事而未肯

於身心性命中求透露至遇生死危難水火刀兵中得大神通解脫之機用者幾人哉正以彼志不在生死性命是故借此咒力以引導之如有別傳大藥能療萬病亦必有藥引始能導達於五臟六腑十二經絡而通乎風寒暑濕表裏虛實使無此引則閉塞而不能自達也以故準提稱爲佛母如母能救子子能求母則兩得之矣如子不專心求母則母徒有倚門而悲耳天下群情各有志願之所到卽是藥引之所到至於却病延年起死迴生超凡越聖又在引之淺深與志之勇怯也又若蒙者陷於無憤無求爲五欲所引聰者陷於偷心傍瞥或爲異端所迷卽有求而非關性命卽有持而不專久常不求正法而能證眞必無是也惟久持此咒最能啓蒙攝聰速應危險之求神化魔宪之業此非謂祕密金剛王哉嘉禾項牧公居士素承家學淵源忠孝名世獨於準提得其法脉常較梓其脩禮懺儀而譚埽翁詳爲序其顛末深得顯密圓通之旨也今我燈侍者是其嫡姪因得讀吾充智證傳大有感激於宗門綱要而叅禮於予叙從前親石頭余集翁之機緣且請序此懺儀以表揚其感引道交之旨予以設壇脩懺須協衆人之力而

有時若要直捷易精只須持此一咒而無間則亦不負上承下仰之法可速得成就此王三昧也因是曲爲之闡發云

高玄期先生明水軒筆記序 諱道素原名斗光

天下乃古今人所公共之天下此可能爲者彼亦能爲也然而天下是非好惡未有不同亦未有不異雖萬有不齊亦不能出此公共之同異也以故有神聖出世爲人立極以道德功行制作文章與天下均其是非通其好惡爲安身立命處世爲人之法是亦因其是非好惡以成公共使天下萬世不可以各自異同而外此公共之異同也神聖則能通其變於古今賢哲則能循其變於一世而愚迷者既不能循其變則自陷其身世也故天下萬世獨賴神聖之法爲之定制可變通也變通之法無窮然不出於讀書學道脩己治人爲主舍此則不知有通變之端今閱高玄期先生明水軒筆記獨能推明古人而得其五要上可通於神聖下可變其愚迷自一身推之家國天下無不可公共也先生之平日操脩又何如哉予不能贅請以此帙刮目讀之當自有躍然而起者矣

高寓公先生示兒語序 諱承埏

今之天地日月與古之天地日月無異今之世界人物與古之世界人物亦無異獨今之所謂聖賢仁義與古之所謂聖賢仁義却於真僞虛實大不相同者其弊端安在今之弊正如假奼之汞銀雖亦好看纔入爐火其形神立時俱喪而不如古之百煉真金雖經折挫更入爐烹煎愈見其精神堅密不可昧滅何則古之君子其於立身處世必以戒慎恐懼為主決不敢肆無忌憚為放僻邪侈也此三代之後無真聖人學術者凡一切稱為功名事業制作文章多出於無忌憚所以真聖賢仁義少見於世而風俗靡靡愈

趨愈下有不可挽廻也雖然豈天下真絕無能戒慎者哉予因高子念祖以其祖父遺稿屬予為序既述其祖復讀其父寓公先生之示兒語引用古人之格言以警策子孫之倣傚真可謂戒慎恐懼有得於聖賢之學術者矣子輿氏有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發願為大人者請事斯語

吳瑟黃居士竹山詩序

陶靖節晉處士也能不為五斗折腰而賦歸去來辭門栽五柳高自標致獨以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儼然為羲皇上人以故其詩之清真古邁直凌駕漢魏之上而追三百篇之遺風令人讀之蛻出塵埃之表後世無不目之為千古人周濂溪嘗教人尋孔顏樂處繇有味乎此者而陶子之於飯蔬飲水視富貴如浮雲與簞瓢陋巷而能不改其樂相去其幾哉禾中吳子瑟黃乃今之處士也才品足以有為詩文足以自娛尤能見幾而作移居於桃溪竹山以躬耕畝畆樂志潛脩不敢多求於造物不可得而為者則造化亦無從操縱其所以自為也異哉吳子之進於禪學以性命大事必求其大透徹活路有不可以槩之者予不獨以潔身善世而高其志也予竊有以

望之故并引而勉之

汪西厓居士知命序并偈

孔子以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杖人以五十而學過可以無大易此與觀過知仁甚符使孔子曾無志學以自立而至不惑何能於五十即知天之明命哉然亦太煞與人立階漸不許輕於躐等俾後進深自勘對則致自心之良知格自能之良物誠於性命之道有不可自欺昧也桐城汪子西厓夙曾親先博山和尚志於本分力持金剛準提既出仕而知海南備歷變革能自保朓抑且歸而琴瑟和好友愛而教子

女斯亦可以觀過知仁於居變易而能俟天命之有漸也茲特叅予於龍淵會諸公請提向上事尤折節皈依其志炳然洗心於原始返終之故則大易習坎維心亨行有尚庶幾麗而化乎吾宗別傳之密也復壽以知命偈云博山自少曾親見鏡破花枝尚儼然今幸龍淵逢杖影好藏於密看飛潛

題寶夢記

雪峰云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盡大地是法王一箇身趙州聞僧舉此語乃曰你返閩時爲我寄一把鍬子去又道吾問雲巖大悲菩薩如何有許多手眼巖

云如半夜以手摸著枕子相似此兩則是千古誵訛公案若有人能勘破切忌開眼向人說夢杖人今閱朱子蕃居士寶夢記大訝曰何物作怪得恁麼奇幻不奮僧繇欲邈誌公眞誌公以手劈破面門作十二分觀音神變光明錯落使僧繇無著筆處只這些子杖人試問朱子還用那一隻眼覷破始得阿呵呵不妨疑殺天下人去在

爲金載含居士作法戒約

予倚杖龍淵偶與諸公談及袁中郎之奇才予以兼有仙風佛骨與蘇子瞻爲千古上下人問何以見之予曰仙佛且置聊拈其詩如高飛知鳥意淡放解花情與鶴瘦行藏穩鷗閒飲啄工之句便有風人之旨足以振起大雅也近世人文之浮濫既無實際操履又無師友相規不免爲身心家國之累從何處有避禍之路而尋入德之門哉前者見武林權關李公梓蘇子瞻晏會約定爲三四五品之次第雖爲人事一端可見其有飛高放淡瘦穩閒工之妙豈止使人戒殺省費惜福養和可以時聯親友久處交情之無弊哉使能推此密用於作文章立功業居疑畏全始終大有足爲中和勤儉之風敎也座中有金載含居士

避席而禮請曰某前日於姊丈張竹房案頭得讀和尚諸刻專提佛聖安身立命之旨與精一中和易簡勤儉八字爲世出世法之根本直下令人心死汗下巳早五體投地皈依矣今又得耳提面命何敢不銘刻哉乞師授名示戒作入道初機則異日不致爲門外子以自暴棄此生平也予乃驚起曰善哉君少年高奇能不鄙我山野之言與能折衷於吾宗旨則所拈之蘇袁不爲君之嚆矢乎予新刻有麗化叅同及充智證傳如能深心叅究則此悟證當不讓古人也雖然讀書得吾妙却易知言行巳事却難君之內能

以三刻而參究外能以蘇袁之詩約爲禁戒則吾道不在文章之高淡而一貫全在忠恕之穩工也因卽述其語爲君守常之法戒幸毋爲世情所轉必當藉此以挽廻風運豈非千古奇遇於旦暮者乎是爲約

和譚公頌文師朱公重建眞如墖韻

墖勢如湧出驚飛日月宮杖尖迸活眼爍破幾花空童子戲聚沙拈來奪化工文可有成竹一揮凌蒼穹漸漸皆多寶枝枝撐八風影分塵刹佛眉毫先射東謦咳古今開葵心笑玲瓏儼然趺未散主賓無縫中梁公右掌擊斷取天地濛剎盡雷還復重離標我宗

誰見上之載神道藏靡窮

和譚公迎墖心木韻

龍樹地中湧天生多寶年一心奇作主七級看飛仙日月分神彩山河藉法緣指彈驚舍利塵刹拂兜綿

過朱葵石居士別業拈贈

沒分曉句逈常流放鶴洲前笑自縣七佛秖應無覓處却能空手把鋤頭

帚菴居士過訪龍淵和荅

擇地樹吾法踐君夙所緣不勞彈指力重振隱龍淵歌載三吳月棹來西越船臨風堪接引應有異人禪

荅高念祖居士過訪韻

秋引龍淵醉誰探古鏡顏鐘聲飛鳥外塵影拂松間結社掄精白開爐煅往還高賢如有在何必羨廬山

次韻荅帚菴居士有引

予海內知交雖多至如帚翁獨擅著作之林更能深心爲吾宗贊揚法脉而推重予不在古尊宿下始終必欲成吾三藁全錄於楞嚴大藏流通此實千古之眞知己也此行且作詩訂我秋期於天寧共襄大事益令予感激特和其韻以酬正云

杖引千岐路敲空笑幾回神鷄甘食火狂象畏聞雷

麗海珠何去橫秋鶴自來獨憐刪定事知己急相催

次帚菴諸公送故司空高玄期寓公兩先生祀東塔功德林韻兼贈念祖居士捨石建大悲閣

拈將莖艸表高深影掠風旛未易尋既有亞仙能捨宅豈無盧老獨傳心孝思直薦悲華閣法社弘開功德林古道貴於存實際觀斯足以勵來今

當湖朱鶴門明府招遊弄珠樓讀寶月巢雲驕合浦之句屬予題額拈天湊二字并賦贈

一棹南來不遠尋喜逢知己共登臨危樓尚有弄珠手奇句堪傳巢月心烟雨湖山秋已醉笑談飛躍意

何深天機自奏忩遊適千古風流只在今

讀汝航兄次祥老諸公時挑野菜和根煮韻

眞箇能開解此探皮膚脫盡自相甘石頭路滑機斯
寄竿木隨身試所堪拔出有根驚得句來時無口笑
何慚鬢髮鬆一碗眞風味勘破吾宗較二三

贈馮兼山居士

雙徑當年會達書點中圓相近何如掃除丈室誰能
對斷取東方妙更舒照世戒幢招慶月化身帝網放
生魚乘時揭出三無朽覺後宗承孝有餘

讀梅溪肩公感激詩明眼人涼不作實法會因

次韻慰之

桄犀破夢快炊粱芻狗誰憐踐道旁長肅蘇門知有
識放懷鴑水擬何鄉布毛拈出鳥窠笑紙燭吹來龍
杖行言與心親非可比英雄自古善疎狂

仇敬泉居士七秩

大法從心世所稀昂昂竿木好旋機逢塲作戲誰爲
侶在欲行禪獨入微栢子庭前看秀遠桂花雲外笑
香飛石頭路滑如能造自有丹霞提手歸

偕譚埽菴張菊存項扶公項牧公高念祖過賢

谿訪息波源公其燈子爲吾侍者弁此志喜

卜得嘉棲最快便於溪尚可使思賢昔奇相業爲藺
若今喜宗風有陸宣花發上林春更媚月生秀水夜
尤妍殷勤不必頻留記此後天機已儼然

王雲來居士未及就訪先以詩見寄喜其篤於

爲法次韻酬之

未見能親別是便當機端不讓前賢常啼賣底心應
剖尼父拋來鐸可宣空谷鶯遷音自囀幽花春在笑
猶妍龍淵杖擊千峰月光射眉間有躍然

高念祖居士過訪咨向上事弁出其祖父詩集

及自所著示予因即前韻賦此

披來三集喜便便家學淵源不一賢此道未行惟自
審斯文既沒在能宣精金躍冶休驚怪美玉離荊漫
詫妍傳世經綸應不墜寸心千古有同然

贈秀石禪師

劒閣重關昔已過禹門浪裏唱巴歌江南到處皆親
友節拍陽春亦自多杖影無端落荒艸秋江清淺君
能討大悲林下雨薪花香風八面將人埽

埽菴諸公八過訪龍淵兼爲予作全錄序及刻

提傀儡賣燈心二說次韻謝之

廿載交遊著作林頻頻敲唱一何深機抽千古戲堪

作光射群靈燈有心撥出雜糅奇自勘引來醇美喜相斟黃金不必鑄鍾子別有無絃解賞音

和苓埽庵居士九過詩

天下久爲類分裂有教不使謀各絕道能大同統其別海何曾拒百川決笑彼小異藏孔穴無端强證龜爲鼈惟見千聖能出楔多方善誘使自徹吾無隱乎其秘訣著作當濺筆端血石城曾訂衆同牒雙徑飛符振西越禾中六載相交迭龍淵九過詩如綴我亦附麗公之熱千古風流無與埒

酬沈萸庵項子介二居士過訪

八面旛吹不令風誰從竿立問天中不禁附麗傳斯化却喜衆尋妙此同鶴唳九霄驚影白花飛三月笑春紅曾聞梅巳山中熟咬破方知道在東

壽王亦含居士七袠

方外將何以壽公木雞養就好乘風一聲啼徹曉天戶扶杖欣看海日紅

苓埽庵諸公過訪四韻

春色招搖烟水中喜君一棹快如風龍淵六過何奇特不怪衆同善脫空千古誵訛暗號通添多減少孰能工相逢不厭頻頻

舉掀弄全憑破格風

幾人看透此宗㭊用則行兮舍則藏愧我謬承三聖集滿江花鳥載幽航

斫盡絲竿還自尋於焉笑傲入高林陸公不是閑敲唱呼出瓶鵝別有音

和譚公留巨方法師久主楞嚴用達大師韻

剎竿扶起意尤新鷲嶺花開別有春今日當機拈出看儼然能笑是何人

紫栢風高類不齊一言曾豁古今迷楞嚴統揭真聲教法藏全彰豈止啼

紹述堪承三祖家春風吹醒劫前花血痕徹見遮那痛忍看寒巖弄晚霞

紫柏大師刻册藏板於楞嚴巳有成規項蝟雪諸公再三請予主其法席予適有長干脩藏之舉乃賦此辭謝

誰將心血繡遮那紫柏曾雕藏貝多我亦長干慚剎刺那能錦上更添華奇君此念深塵剎就裏希爲較雜訛大法機緣應有在眼明當不混金沙

贈曹秋嶽居士過訪

英雄必奪造物權造物必奪英雄志英雄造物兩對

頭逆順曲成萬古利今喜與公談禪易習坎堪爲性命敵八角磨盤空裏飛七聖俱迷漏消息

輓嵩乳窨和尚

棲鳳枝頭聽好音歸來還自笑吟吟藏身東海誰能見春起龍門雷雨深宕漾風光天湊巧兒孫得力何辭討臨行一語寄同條珊瑚撐出日杲杲

贈嘉興高明府過訪

靈風善啟多情錀八牖軒軒群翅掠庭花春盼玉炊烟化毋何曾先嫁作嚙鏃之機暗號通天生奇中捷於兮柳眉痕拂眺梢月說劒巴陵鷹獨工

重晤汝舫法兄

三十年前事已陳不堪舉似與時人相逢喜有先春意猶勝芙蓉滴露新秋拂長空鴻雁好同條句子宜傾倒一笑風流徹古今菱花枝上月皎皎

喜晤吳瑟黃居士

才高能取亦能與自可因今而作古天下探春實際難幾堪擊起驚心鼓喜君濯濯冰月姿拂拭吹毛人著疑痛快吾宗爲變化臨風杖影笑何奇

示與麗馮達生居士

自能因不失其親亦可師宗於此 世吾子龍門已傑然而弗苟且於出處嘗向嘉湖作浪遊二三子與相綢繆情乎逝早不終事在我獨於後嗣憂杖人今偶來此地喜君父子親承記則此法乳尚能存勉哉紹述成其志

重晤吳冉陶居士喜叙匡山之舊

石耳峰前看鶴飛十年清唳尚依俙鴛湖重發一高笑逗出宗門向上機

贈梅溪眉公佛擔之字

少處減些多處添掀翻三藏兩頭尖雲棲古佛親收拾東土西天一擔肩

次墉庵居士韻

杖頭灶破寺苔新蓦面風吹沒馬塵誰向屍林敲骨問當機應有剔眉人

圓戒日和韻疇譚公

梵網偏收此有情戒香染處妙非輕慾鈎拋在能牽引終始遮那浪裏行

示宰行項子

山下有泉蒙啓蒙不求不憤聖無功經綸天地從心起習坎方今造化通

壽靜聞上座五十初度

資聖親扶古刹竿三吳兩越作同參就中別有超方句鴛水門前看指南秖這是許誰甘花鳥天風意已酣

贈張玉可居士寫照

爲我傳神見者皆喜無可相疇只呼你一聲使你筆床震動毛骨驚起秖這箇不落不昧底在你眼中手中且道是花之寫春是月之照水

示先籌禪人

如虎之鈌誰敢爭先據其頭如馬之鼻切忌落後遭其跡十道不通風處別有運握一籌當機纔能奪得

便可倒跨鐵牛

示李士先道者

能爭居士先百尺竿頭須進步不落衲僧後無底籃兒應自提更能撞破函谷關中月來討棒喫與你一箇類之不齊咄

贈息庵居士持般若獲蔓授弄孫嘉兆

金剛翻影六如夢誰見如來真有爲大士白衣親吐露杖頭指出玉麟兒

壽瑞桓馮居士八袠

剔起眉毛是幾莖萬年枝上月如氷分明照徹山河影誰見蓮臺最上層

鼓山永覺和尚像 天寧寺請

大好聖箭射透石鼓賺殺太原幾遭猛虎如何影弄鴛湖驚得木人起舞爲甚麼起舞只爲惧沾著了他的毒蟲

佛日石雨和尚影

兒從雪峰滾毬來我往鼓山放箭去恰直驀淡灘頭招手一笑直得船驚目注旋於南屏徑山又隔角相思却成箇巖頭道底末後句咄且放過這一著

聞谷大師影

顛脫瓶窑禿號掌石鬧藍裏抽條冷灰中迸擲狹路曾逢渠撥教牛上壁將我鼓山箭上加尖奈棄禹門跳浪一霹

寒山拾得二大士倚古槐看龍爲燈子題

是誰創此想頭寫彼二子弄賣俯古槐而看潭龍引風雷而出神恠不知久水幾年藏直至如今倒嶽傾湫使此造物乾坤不敢頑癩

三宜和尚道影有靜聞監院侍立

老儂以保社累這廝入泥入水恨深這廝以說法累老儂負吾負汝寃結就中斧斫不開誰惜老婆心切

梵受門前鴛湖水底有箇火把子能燒變化之魚龍一恁攪亂烟波賺殺他迷頭認影之跛鼈

愚菴和尚遇陳白子圖贊

放步横行沒落拓漢到處逢人誰能把斷無端撞著小孩兒拈出一枝花不知渠被你換你被渠換黃梅路上雪狗翻留下一則奇公案

文節大師偕三居士同幀

儼然指出目前機鳥自啼兮花自飛這段風流誰會得一堂師友笑依俙

遠門柱蛭禪師像

支提崖上抱不平石耳杖頭驚毒鼓翻身一跳過龍門大吽雲門一字普五燈續起燄紛飛燒殺神蛇與鬼虎

白法老宿與高子念祖同幅

高子英華凌跨一世慧眼古心深求實際足以振作天機足以破除積滯更繫以贊曰蒼蒼乎松幽幽乎石盤桓者誰水清月碧噫蓮社之高風未墜兮遠公彭澤頡頏於千載上下兮聊通這些子消息

飛來大士像爲周摩雲道人題

大易命根斷是爻皆變化六龍無首飛渠今何似我却疑大士掠空拈起餬餅將天下人勘破賀賀喜你又遭饅頭罵

三十二開士寫金剛經贊

瞿曇托鉢歸方丈不曾放光動地爭奈空生眼花無端密啓其意三十二場惡水潑得盡法界血淋淋阿那箇勘破他末後句咄

馮瑞垣居士八袠像

天與之容道與之貌人倫之標孝友之教密藏徤順之機英發化育之造五福全而壽高四世賢而德邵自笑步行騎水牛相將寶誌同傾倒

項孔彰居士以手加額圖

人之所以奇於人者輒稱爲有手眼惟眼能擇人手能接物如有不能擇接則必盲於邪僻溺於坑穽不如無者之自能藏拙於渾沌也如公之眼久冷手久閑驀而加額有望使不深於知已者何足以知其故哉予方外人絕未能知公而公絕能知我是必以不能知爲深能知也不然何肯如此冷閑而獨索我不知者神而明黙而成其故乎予於是益奇公之手眼去人遠甚

張菊存觀察緇衣像

王文正公爲宋朝賢宰輔自恨一生未曾爲僧而此志已非將相所能及今張菊存觀察退居林下以方服自娛將追裴公美披衲托鉢於歌姬院而倒用佛智作牽慾鈎也較此三老有一毫諱忌何能脫體風流以振千古乎噫亦奇矣

張竹房居士像

五柳先生自作傳恐無知者污其面竹房有函秦展卷停筆沉思如想見忽親見春風吹醒瓊花院

李士先居士像

龐公傾家私於湘水便能吸盡西江以一破笊籬於

陸地上撈摝蛟龍蝦蟹平分風月於馬祖石頭之門今之李士先如地行仙於無爻象中撥出天地人物之性命危微而且赤手遊於愚菴諸尊宿之門與人解粘出楔其孤風絕侶殆幾乎龐公之逸翮也杖人每見其狀輒咄咄而解頤亦奇矣乎

項善男居士鏡中像

這漢毅然藏身弄影驀面相逢如驢覷井笑他三聖自肯開眼尿床賺殺鎮州誰向剛圈撞醒

項牧公居士小影

飛蚊上鐵牛拍手笑無休一卷伏羲未畫一琴黃帝未調二暨天聾地啞巖得松石爲儔杖人不合點破太洩牧公風流

應羽六頭陀獨步像

羽有六而空飛爻有六而象變君之翩翩獨行妙在自能潛見今已暗度金針與人聊通一線

悟南張居士像

吾宗亦從南渡多因忠孝傳家浙閩各樹標幟遺風愈見高華公尤自振新木後進無不盈科此其淵源伊洛孰能更知幾何

文發居士影

能擘峰頭眼可看海底紅驀然俄一笑入面響成風咄須是眞到恁麼地步始得

天一頭陀朱子蓉小坐像

此何時乎獨忍冷坐這些機關許誰勘破杖人笑曰得坐且坐切莫屎裏去臥待你一日自驚而起曰此何時乎不妨與你箇杖子去勘天下

呂幼安居士像

學能追古以爲已才足從吾以慰身夫如此何可以出處較其人哉呂公交遊徧海內無不服其高致獨與箬庵和尚最爲莫逆未與杖人酬唱且親益見善

刀而藏能作養生主於薪傳矣

屠公愚居士影

隱几何人嗒然而作不點成文化工在握密移上載之神機闔發六龍之舞躍坐臥閑房春艸深指揮如意天花落

譚東里居士痛飲讀離騷圖

屈平死兮離騷已爲故紙日月昏兮偷光以何自處譚子亦痛飲此恨兮洩幽憤於幾許果詩之可以怨兮今之人於此又何所取此其所以讀之愈不容已兮抑自招其魂且不敢死只

楊英羽居士像

何處劍牽他慾鈎乃能撞入於佛智百花影裏醉春風十字街頭笑瞥地

自題 朱葵石居士請

西冷橋頭驀劄一笑凌霄峰前看扇踍跳杖影俄飛放鶴洲半痕月弄千峰照葵公何似再來裴引出壁僧還大叫

覺浪盛禪師嘉禾語錄終

復僧祥旦公禪座書

昔有覿面不相見千里却同風如西河獅子慣咬殺人之慈明以楊大年李文和見道穩密特意而賡果一酧一唱如撾毒鼓至今聞其聲尚有絕倒者予前曾於鴛湖會靈巖檗菴諸公談及晚近法門卒多點綴即有機鋒可觀了與生死性命無涉輒爲之喻如眞道士畫符略爲塗抹便能驅雷遣將若假道士雖極盡咒水燒黃徒使野鬼見之撫笑又討甚麼死急乎彼時相推已知公爲血性丈夫有着手心頭便判之風矣去秋於我汝航友人處讀菜根佳什典味果

爾蕭然喜爲之和不意高明能不厭我葛藤於別峰相見且訂晤期將見此宗猶有仙人無婦玉女無夫之客也又何幸如之附便裁復俟容傾倒不一

附來書

旦披髮入山時即知和尚法幢丕振江左恨無翼可翻乃五六年前記錫飛鴛湖時以臥病蹉跎客秋從龍池還接讀和尚萊羡詩則又惝怳自失矣痛且陸沉苦海群陰膠結人醉我醉未能撥雲霧而睹青天坐是頑鈍待盡而已展誦法語雷奔電掣六種震動豈止三日耳聾至醒世雜著到處醍

酬輙令人意解白樂天得句能令兒童婦女卒皆
點首者也即作座右箴銘焚香頂禮曷其有極先
此附頌吝是月望後或隨靈巖過武林或隨雪竇
渡江時當叩謁一傾鬱抱未盡願言